玉葉

第二

藤原兼實公肖像

九條公爵家藏幅摹本

山田安榮氏寄贈

藤原兼實公肖像

九條公爵家藏幅摹本

山田安榮氏寄贈

玉葉第二目錄

頁數

玉葉第二目錄終

玉葉　卷第二十三

自安元三年正月
至同年三月

安元三年春夏　歳次丁酉

正月〔小〕

一日、壬寅天晴、時々小雪、寅〔刻〕拜二天地四方一如レ常、行事勾當源定季、(吉服、)去夜信季書二進次第一如レ例、去諒闇年無二四方拜一之由見二寛德記等一、二東及土記、雖レ然依二天曆九、延久御曆、嘉承殿曆、保元故殿、永万故攝政殿、例一、着二吉服一有二此事一、傳聞、內裏雖レ備二御裝束一無二御拜一云々、是又先例也、午刻、先着二吉直衣冠等一、姫君戴餠、五歲、自二今年一〔又〕所レ供二齒堅一也、次改着二諒闇直衣冠等一、有二手水齒堅等事一如レ例、手水陪膳光經朝臣役二家司職事一、皆亮闇服也、申刻、着二亮闇束帶一、色目見二去年除目記一、先參二女院御方一、先レ是二位中將兼房參候、即參レ院、於レ院不レ可レ發二前聲一、依二褰家所一制二止之一也、而隨身忘却一兩聲追レ之、余以二藏人一申入、次參內、此間、陣平座事訖云々、余敬即參二御所一、主上出給、預二御祝言一、其御詞云、種々(サマ〳〵)御慶允神妙云々、余敬屈祗二候其後一、暫與二女房等一交レ語、次參二中宮御方一、年來强不レ參、而元三之間不參、於レ事有レ所二恐憚一、仍參入、追從之甚也、可二彈指一々々々、次參二八條院一、謁二女房一退出、今日無二一員一、是先例也、見二長和小記、嘉承殿曆等一、又隨身裝束、鈍色袴之外無二相替事一、但其袙單非二當色一、各任レ意着レ之、或白或鈍色或黃、關白隨身又以同前云々、今年、私家侍隨身所饗如レ例、節供又如レ例、陪膳季長朝臣、無二宿申一、爲二亮闇例一之由政所申レ之、院中不レ調二御膳一、又無二所々饗一云々、今日欲レ出之間、五條中納言來、依下着二裝束一之間上不レ謁レ之、出行之間、中御門中納言來云々、此外辨官殿上人少々來、依二諒闇一無二節會一、有二平座一、依レ非二代始一不レ奏二見參一、上卿中宮大夫云々、無二院及關白家拜禮一、

二日、癸卯天晴、今日不二出行一、手水、齒堅、戴餠等如二昨日一、辨官、及兩大外記、大夫史、又六位外記史等來、但政官等非二列參之儀一、不レ進二見參一、是亮闇年、例也、晚頭、左頭中將定能朝臣來、呼ヨ入內寢一謁レ之、語次云、光經事、去晦日奏聞已了、雖レ無二分明之仰一、天氣太

快、追儺之次依レ無二除目一、默止、春除目之時、定有二其沙汰一歟云々、件事、伯父大學頭有光朝臣以二所帯職一讓二光經一也、姪撿下以二所職一讓二傍親及他人一之例上副レ之、余吹噓之詞云、長光居二儒官一之間、勞効多積、光經列二仙洞之籍一、奉公匪レ懈、以二父子之勞積一盍レ無二哀憐一乎、就レ中長光者當今浴殿之儒也、雖レ然運微齡迫、不レ待二朝恩一遁世、令下當二此時一慰中彼愁憤上、且可レ謂レ讓レ災歟、又光經任二此官一何謂二非據一乎者、依二吉日一今日初浴、

三日、甲辰天晴、齒堅戴餅等如二昨日一、手水陪膳季長朝臣、午刻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歸來、酉刻、隆職宿禰來、昨日恒例參也、今日別所レ參也云々、件人於レ事致レ志、就レ中、官奏之間殊有二忠節一、余召二簾前一、問二元日平座之間事一、申云、參入公卿、中宮大夫隆季、藤大納言實國、權中納言實綱、參議朝方、長方等也、先人々俳二個宜仁門代邊一、未レ着レ陣、口日上、隆季〔卿〕召二左中辨重方朝臣一仰云、豫仗座可レ居レ饗、而不レ居レ之違例也如何、隆職申云、近代、皆上卿奏二事〔由〕一之後被レ仰下可レ居レ饗之由上、其後居レ之、不レ待二上卿仰一、兼可レ居之由所レ不二相存一也者、重仰云、恒例平座奏二事由一、至二于諒闇年一者、無二出御一之條已無二其疑一、仍不レ可レ奏レ之、早可レ居レ之者、仍居レ饗了、上饗已下着座、一獻少納言信季、二獻、右少辨光雅、三獻、右中辨經房、近例、多自二下﨟一勸レ之云々、二獻居二粉塾一、三獻居二飯汁一如レ常、其後、外記隆業進二小庭一申曰、諸司ノ奏候不、上卿被レ尋二職事等一之處、皆以退出、仍付二殿上辨經房一奏二事由一、被レ仰下可レ付二內待所一之由於外記上、抑居レ饗事官所レ存者、大內宜陽殿座猶待二上卿仰一敷レ之、何況里內之儀、以二仗座一擬二宜陽殿一、爭不レ待レ仰可レ設二其座一哉、於二奏否之條一〔者〕誠上卿之故實也、官不レ可二知給一、但延久、祐家〔卿〕、天仁、家忠〔卿〕、保元、公能〔卿〕、永万顯長〔卿〕等皆被レ奏二事之由一、仍不レ知二故實一、存二近例一許也、只雖レ有二可レ居レ饗之催促一、不レ可レ及二違例之勘責一歟者、余案レ之、近例奏二事由一、如二隆職申狀隆季之所執一、因二寬德養房記一歟、彼度豫居レ饗云々、但諸卿先着レ院歟、又長和齊信卿奏二事之由一之旨、〔不〕レ見二權記一者、上卿執二舊儀一、官底存二近例一、共非レ無レ所レ據、但憶二事理一、不レ可二必奏一歟、於二居レ饗之條一者、如二官申狀一、縱雖レ不レ奏二事由一、諸卿先着レ陣、召レ辨仰二可レ居レ饗之由一、即起座可レ令レ居レ之歟、不レ待二上宣一、官推居レ之、條理不レ可

然歟、但尙可勘先例、余又問隆職云、於仗座六位外記史依召參上之時、先候小庭、隨上卿目參軾、是例也、而持筥之史先候小庭之例不見舊記、是史失錯歟如何、申云、官故實、於書杖者先候小庭待御目、於筥文者直參進、未知持筥先候小庭伺氣色之說、無疑失儀也、又不持物之史有兩說、只蒙召之時先候小庭、若官人傳仰可撤筥之由、時直參軾、是例也云々、此事理可然、尤有興、但見先例、雖仰可撤筥之由、不持物之時尙於小庭待上卿目、其例已多、是又一說歟、然而、當時官長者之所存不可有異議事歟、隆職又申云、去年和奏之日、一夜中被行五ケ事、上下期曉鐘之處、早速儀了、辨官等云、未見如此之例云々者、

四日、乙巳天陰、午後雨下、欲參法成寺阿彌陀堂修正之間、浴之後風氣發動、仍不參、

五日、丙午陰晴不定、時々雨雪交降、又大風、依亮闇無敍位例也、

六日、丁未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方、傳聞、內大臣元三之間不被出仕云々、隆職宿禰來、

七日、戊申天晴、依亮闇無節會幷白馬等、御弓奏付內侍所云々、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太神宮上卿被仰左府了云々、

八日、己酉天晴、戌刻着直衣亮闇裝束如恒、半蔀車、隨身上﨟冠、是又亮闇布衣也、依可參法成寺修正、乘半蔀車也、參內、先是關白被候、暫而關白被參御堂、余相次入、前駈及上﨟隨身經壇上、下﨟隨身經壇下、余入自座後障子着座、此後職事二人各持參、史置兩人前火桶、次神分導師、次初夜導師、亂聲及行道二度如恒、亮闇之年有樂、若先例歟、可尋之、次大導師、法用錫杖如恒、有大導師昇樂、今夜不給祿、竟夜給也、又關白及余前不居湯漬可尋、今夜他上達部不參、事了先關白退出、次余退出、今度出自正面間、依關白被出了也、依亮闇無呪師、但竟夜可有龍天毗沙門鬼等云々、今夜問申關白事等、

一亮闇年、御弓奏付內侍所、或依執柄仰直付之、或上卿參陣奏事由云々、今夜如何、

被答云、外記來觸、但於上卿參否者不知云云、

嘉承殿曆云、依近例依余命直付內侍所云々、因之問之、而如今答者、不被存先例歟、

一吉書奏結申之時、可レ有ニ同字一否事、
答云、分明不ニ覺悟一、
一持ニ參奏杖一之時、以レ書可レ爲レ上歟、可レ爲レ下歟
事、
答云、可レ隨レ便、但憶ニ事理一、書可レ在レ上歟、其故ハ、
若書在ニ下方一者、片鎰ニ結タル所下ニ可レ隱、此事不
レ可レ然、其結目可レ在レ上之故也、
余案レ之、被レ命旨理可レ然、去年兩度奏使ニ書在ニ
レ下、是又一說也、然而、關白會釋旨有ニ其謂一、自今
以後可レ存ニ此儀一歟、
一賜ニ書於史一之時作法事、
答云、下ニ文書等一之後、最末下ニ雜書一歟、但大臣無下
折ニ其端一之儀上云々、又仰ニ難之由於大辨一云々、
重問云、史折レ之歟、
答云、其條ハ不ニ覺悟一云々、
一後不堪申文事、
答云、近代不レ見、又不レ知ニ子細一云々、
一大内之儀、府生隨身入ニ無名門一居ニ時簡下一、而無ニ府
生一者、上﨟番長可レ入歟事、
答云、可レ然、

一荒奏之日、所レ載目錄之當年不堪國之大畧、皆讀ニ
申之一、而及ニ數ケ國一者、悉讀ニ上之一可ニ聞惡一歟如
何、
答曰、隨レ便可レ畧歟、六七ケ國マテハ皆雖レ讀レ之、强不
レ可ニ聞惡一、及ニ十ケ國一者可レ畧ニ少々一歟、
一引ニ延禮紙左端一之時、家說先引ニ延下一、而他人々皆
先引ニ延上一、(如レ右、)如何、
答云、他人皆然、是不レ知ニ故實一歟、家所レ傳者先必可ニ
引ニ延下一也、
一有ニ副文一之時、一說、副文許ヲ押ニ禮紙右端一、不堪
文書ヲハ乍レ置ニ左端一、披ニ取目錄一、結レ之、一說、皆押
レ之、結ニ目錄一、若定文了、如レ本指レ之、更置ニ左端一、
兩說是非如何、
答云、尙不堪文書ヲモ可レ押レ右也、
一膝行之時、又有ニ兩說一、一說、左右膝一所ニ跪テ更令ニ
膝行一、是常說也、又說、假令先突ニ左膝一、次突ニ右膝一
之時卽進メテ突レ之云々、是非如何、(件或說、多土御門右大臣流用レ之歟、)
答云、只一所ニ等ク跪テ、更令ニ膝行一、是正說也、又說
不ニ普通一歟云々、
一刷ニ下襲尻一時、只顧テ以レ手引ニ寄之一常事也、而不

顧其身、竊手許後遣漸參寄之云々、可然
哉、答云、官奏之時不可必引寄、可隨便、若
可引寄ハ、只顧以手引寄常事也、除目之時作法
同事也、
重問云、下重末不觸ハ、只尻下許頗可引直
者、又手許竊指遣引寄、失錯ニハ不可有歟、
如此事、偏可依便歟如何、
答云、恐然也、凡此程事ハ、不及口傳、只可隨便
也、但除目之時ハ、只顧、引寄也、
一故者院字前字事、
答云、可有之、
重問云、檢先例、上皇ハ多不加之、所謂、後朱雀
院、後三條院、白川院等不加之、但冷泉院、一條
院共加之、不審、於女院者必皆加之如何、
答云、如所命、於上皇者、近例不加之、不可有
〔難〕歟、〔又雖加不可有難云々、〕
一內給名替國替下勘否事、
答云、不覺悟、引檢可示云々、
余追檢之可下勘之、先々不勘之、爲一說也、
然而尙可下勘之歟、

〔一〕五位介、人給之時尻付事、
答旨同前、
一召參議之時、可召兼國歟、節會之時不召之、
至除目ハ對馬召之、仍雖兼國先例召之歟、
答云、然也、至除目者可召也、
一關白不參之時、封大間紙撚、今一結相加事、
答云、此事一切不習不知云々、
今案被祕歟、
一敍位及臨時除目等、以紙撚可封歟、將如消息
可封歟事、
答云、可用紙撚也、
一除目之次、被行敍位之時、其申文可加成柄
歟、不可然歟、
答云、不覺悟、但若不可加歟云々、
一敍位除目合行之時、（寬閑例也、）臨期召二省奏定例也、
於十年勞如何、
答云、十年勞ハ不召歟、
一可召入內一加階勘文、及宿官勘文哉事、
答、不覺悟、
余案之、於入內等者不可召歟、非如法敍

位之儀之故也、於宿官者天仁被召之、但外記依不知叙人、申其之由云々、依重仰進之、尚可尋檢之、

一諒闇年叙位、不叙院宮給例也、未給如何、近例令叙歟、

答、於未給者不限叙位、事次被叙也、然者何事之有哉、

今日御齋會始、毎事如例云々、依諒闇無樂云々、內大臣已下、公卿十四人、參入近代無此例、毎事嚴重云々、

九日、庚戌天晴、晩景參女院御方、亥刻歸來、二位中將兼房素祇候、今日近江介重綱爲仁和寺〔宮〕使來云、故殿有御筆之物、不知何物其具若書給乎、申無術計〔之〕由了、

十日、辛亥天陰雨下、終日不止、少納言信季申政所吉書、入宮信季衣冠也、余召簾前問平座及御齋會等事、平座事、如隆職申狀、但隆季卿先召左少辨兼光仰鐘事、而兼光申云、裝束司辨參候、可被仰彼歟云々、因之更召重方、上官等以謂上卿之失云々、御齋會事、內府參上、公卿濟々焉、事々珍重云々、行事辨右中辨經房云々、信季物語之次申云、光雅可避兩職云々、五品侍中爲所望之由示之、又云、兼光參詣熊野、世間之人傾奇、是爲職事之者不可參云々、近例顯遠上辭書參詣、歸洛之後返給件辭書、其後行隆前左少辨、不進辭書參詣、不吉〔之〕例也、〔又〕親憲爲建春門院御共詣之、是又公事也、此外無例云云、余案、藏人頭已參、五位又何事之有乎、今日給去年秋除目大間成文等、令書出公卿給、仰龍出清書可進之由、

〔十一日、壬子陰晴不定、風大吹、參女院御方、入夜皈來〕、

十二日、癸丑天晴、淸輔朝臣來談和歌事等、其中有歌病等事、日與畫可爲病之由、高陽院歌合經信卿稱之、雖仰而可信、猶不可然歟、非同心、又文字相替何爲病哉、又人與獨仲實爲病、俊頼不決之、淸輔又未決之、忽與下官問答、准彼畫與日已是不同事也、不可爲病之由議定了、又後拾遺問答、問經信、答通俊、經信難和〔泉〕式部歌、けさはしも、おもはん人は、とひてまし、つまなきやとの、うゑはいかにと、曰、妻トハ稱女也、以男不可爲妻云々、多引其證、又說由緒、通俊絕強イ才學、陳之兩三度問答、

遂通俊伏理、出件歌了、先賢所爲又以雖可取信、淸輔撿萬葉集、男女共有可稱妻之證、彼人々臨期不覺悟歟、尤遺恨事也云々、此外多吐才學、道之優長誰人比肩乎、可貴可褒、

十三日、（甲寅）天晴、午時許、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使季長朝臣申云、太神宮事之間、有被仰下事者、余着烏帽子直衣、（可着冠劍也、然而爲參女院御方、素着烏帽、强不能改之、又着烏帽謁職事、非無例、）出客亭謁之、基親持來文書、余取之披見、基親退去前廣庇仰曰、大宮司公俊前宮司有長等論申觸穢殺害等之間事、於官底度々問注殺害之條下手人二人已承伏、然而未申誰人下知、仍給使廳可拷問歟、是爲神宮事、若可有寬宥之法歟、且者汝上卿之時有此沙汰、能知子細歟、可令計申者、此事自去年有其沙汰、其事濫觴、宮司公俊以卅ヶ日死穢稱七ヶ日穢、供奉神事、兼又欲殺害中臣氏人、（今稱重親法師、）而重親法師不慮蘇生、公俊其身爲大神宮司、殺害氏人、以穢身供奉神事、其罪尤重、可被尋問之由、前宮司有長經上奏、因之被問公俊、於神宮祭主問子細申上之、尙依有〔不〕審問事等、重於官底度々問注、今下手人已承伏、造意之者尙不明、仍可給使廳否、所被尋問左府余內府等也、

余申云、可被宥否之條輙難計申、但神宮與他社有相論之時、神宮事因不可准他、或隨狀有寬宥之例歟、至于此事者、已爲神宮之狼藉、事及殺害、何況問注再三、經次第沙汰了、爭無其首尾哉、給使廳被拷問尤宜歟、件下手人等、若爲神宮被官之者、（者イ）元尤可有思慮、其身尙不及神人云々、偏田夫之類歟、拷問之條、蓋有神慮之恐乎者、基親語云、則貞丸、鷹石冠者、（已上二人、承伏之下手人也、）及重親法師（欲被殺害之者也、問注之間申詞不一樣變之云々、）等可有拷問歟之由、豫有其沙汰、而今朝院宣云、（親宗奉、）於重親法師者、爲中臣氏人、不可有沙汰歟云々、仍只承伏之者二人可被拷問否、所被尋申也者、又云、左府申狀云、長曆之比、神宮之輩給使廳被拷問之由所覺悟也、先被問例於外記、尤可被拷問歟、被宥之條不可然云々、

內府大畧同前、但不被申長曆之例云々、余案之、爲神人已上者、尤可被問例、於件者等者皆公俊之所從、不及沙汰之輩云々、又語云、神宮

上卿、去五日爲光能朝臣奉行被仰左府、左府領状云々者、今日、信季書進公卿、給三通、（二通可給外記、一通可給式部、此外書進可留家料、）

十四日、乙卯、天晴、依爲吉日、請智詮闍梨、初護身、（女房小兒同之、）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參詣熊野、余所書之金泥心經三卷、三御山各一卷奉纏之云々、又每御山行八講、每王子行論義講、是皆余祈云々、又余有最吉夢等、語智詮、々々深以歸向之、申刻、源中納言雅賴送書云、其息侍從兼忠加階料女院未給、可申給之狀令申女院之處、皆給人了、又御給事、關白進止也、仍力不及之由有仰、件人爲余致志、此事不許尤遺恨、仍侍從加階料有仁安三年御給、以件年可令申之由示送之、但件御給、去年秋敍四位之時、募彼可被敍之由、自女院被申了、而敍位之面不被載件之由、仍人皆存臨時恩之由、爰知不被用件御給歟加之、臨時加級殊爲朝恩之由、自女院被申院、彼時以件御給令敍之由無勅報、彌爲未給之由所存也、但重尋傳奏之人（定能朝臣、）可示一定之由同示之、入夜參女院御方、

十五日、丙午、天陰、時々小雪、女院御給事問遣定能朝臣許、即尋傳奏女房、返報不分明、重可問親宗云云、

十六日、丁未、陰晴不定、雪降、晚景參院、以藏人示女房、只今御鷄合之間、不能申達云々、即參內、亥刻許退出、女房等衣〔服〕事余問之、各答云、至于去十二月不着綾云々、而自元三着綾衣、但其色淺黃鈍色、或面白裏淺黃又如此、似薄柳薄櫻等云々、唐衣不論上中下﨟、皆同用平絹、又裳無引腰、只大腰小腰許云々、唐衣及裳腰無中陪云々、紅袴如例、但唐衣或用練緯云々、申出主上所令書給之金泥御經拜見之、尤神妙見御筆勢可謂得天骨、是來八月之比、奉爲前建春門院、被行御八講之料云々、天曆長保等例也、今日、關白小兒參中宮御方、華山中納言相具之云々、

十七日、戊申、陰晴不定、時々少雪、憲雅朝臣及覺智法印等來、各相逢之、入夜定能朝臣來、深更歸了、多問除目事等、

十八日、己酉、天晴、無賭弓、亮闇年例也、去年侍從加級臨時之由親宗申云々、仍仁安三年女院御給賜兼忠

之由、示三遣源納言之許一、有二喜悦之報一、
十九日、庚戌天晴、女房姫君等最密々參二詣吉田祇薗等一、女院判官代六位光茂參會、吉田社頭取レ幣、依レ無二藤氏五位一也、基輔乘レ車在レ共、用二人車一、出車一兩、共有レ侍、幣不レ裹レ之、仕丁不レ着二赤衣一、又社司不レ給レ祿、是毎年例事、殊以密儀也、幣取雖レ可レ用二共侍一、依レ凡也、近江介重綱參上、內々申云、先日御返事、具申二仁和寺宮一了、而尙調二料紙一、枉可レ給之由重欲レ令レ申之由內々有二其議一云々、難レ堪事歟、
廿一日、壬子天晴、未刻、源中納言雅頼、左頭中將定能朝臣等來、終日有二除目沙汰一、定能朝臣竊云、頼輔朝臣三品事、奏二事由一之處、無二分明之御報一云々、頃之、定能退出了、納言及二深更一歸了、
廿二日、癸丑天晴、借三送康平五年土記於源納言之許一、依レ示下可二申請一之由上也、送二書於定能之許一、三品事、尙示下可二申驚一之狀上、此日除目初日也、執筆左大臣云々、早旦大外記頼業來、依二昨日召一也、以二家司季長朝臣一欲下下二公卿一給上之處、忽見下出與二大間一相違事上、(日來委不レ見、尤懈怠事也、)仍仰二追自レ是內々可レ遣之由一、頼業進二闕官帳一、申云、須二六位外記持參一也、然而依下各有上レ指二合公事等一、參上之次所二持參一也云々、又密々進二闕官寄物兼國勘文叙位勘文(不レ載二諸司外衞労等一、)草等一、依二內內相尋一也、即頼業退出了、遣二公卿一、給二於信季之許一令レ改三書之一、以二季長奉書一遣二頼業之許一、又召二式部丞等一之處、一人重服、一人物詣、一人直召稱二不レ可レ然之由一不參、勿論不レ足レ言也、依二先例一仰下レ可レ遣二大輔之許一旨上、遣二信季之許一(二合傳任許也、)申云、下二公卿大輔一事、此先例不レ詳、如レ此之時被レ下二外記一之由、先々頼業所レ令レ申也、如何、可レ隨二重仰一云々、重仰云、下二公卿大輔一之條、誠非レ無レ疑、殆任二近例一、下二外記一、仰下可レ傳三給式部一之由上、尤宜歟、隨又下二諸所司一之宣旨、其身不參之時傳二外記一給レ之例也、盍レ准哉、且又尋二先例一、可レ令二下知一者、令レ申云、下二頼業眞人一了者、又以二下家司一付二年給申文於職事一了、今年撿年也、人々申文少々遣二右頭光能之許一了、今夕參二女院御方一云々、
廿三日、甲子天晴、除目中日也、執筆同人也云々、戌刻、頭右中將光能朝臣爲二院御使一來、余着二直衣一出逢、光能先居二長押下一、依二余目一入二座末一、居二余座下方板敷一、竊傳二勅命一云、欲レ令三內大臣任二太政大臣一、而

於二左大臣一者、太政大臣永非レ所レ望之由令レ申レ入也、汝所思如何、定無レ所レ愁歟、所以何者、令レ任二太相國一之人者、不レ仕二朝庭一如レ無レ所レ期、隨又內府聊有二申旨一、朕又有レ所レ思、仍汝不レ可レ愁二此事一歟、然而、無音超越者、一旦成レ奇歟、故先所レ被二觸仰一也、且隨令二計申一可レ有二左右一者、（日來內府申狀風聞二天下一、其趣、臣永斷二執政之思一、故望二此職一云々、是則、先例拜二太政大臣一之後、無二攝籙之人一之故也、今朕有レ所レ思之由、仰若レ此事歟、爲レ慰二超越之愁一有二此仰一歟、事似二輕々一、至二于此事一者余敢無二申事一、）余令レ申云、兼被二尋仰一之至、畏申不レ少、於下令二計申一事上者、更難レ申二可否一、左右只可レ在二御定一者、光能內々語云、丞相將軍兩事有二御要一故、此沙汰出來歟、歸參申二此御返事一之後可レ向二左府第一云々、又語云、去夜除目、公卿濟々焉云々、又橘以政勘二濟筑前公文一、欲レ定二功過一之間、忽然而被二停止一了、今度除目之次不レ可レ有レ定云々、是上薦訴歟、

廿四日、乙丑天陰雨下、關白被二示送一云、左府被レ申レ障云々、執筆事可二用意一歟者、余此兩三日有二風氣一、仍素不レ可レ參之由存レ之、入レ夜人來云、入眼延引、定日未レ聞云々、爲二執筆一被レ催二中宮大夫一、領狀之間俄延引了云々、余、內府、源大納言等不レ被レ催、爲レ奇不レ少、今日法皇御除服云々、來月可レ有二御熊野詣一云云、

廿五日、丙寅晴、早旦人傳云、除書雖レ有二延引之儀一、忽以被レ行レ之、鷄鳴之後有レ召、午刻儀了、執筆中宮大夫云々、申刻見二聞書一、權大納言邦綱、左大將重盛、右大將宗盛、此外雖二甚多一不レ能二具注一、抑、去夜俄內大臣被レ上二大將辭狀一、（件辭狀、內藏權頭敦任作レ之、即又相兼淸書云々、其狀筆削之體太有レ恥、儒中嘲レ之云々、）其使本所無二用意一、仍自レ院被レ催二遣左近少將源有房朝臣一云々、日出之後參內云々、爲レ任二右大將一、卒爾被レ仰下可レ獻二辭狀一之由上、仍太以周章云々、內府可レ被レ昇二太相一之由、此兩三年歐歌、須下除目以前被上レ行二任大臣一、若獻二大將辭狀一之後、心閑有二次第昇進一歟、世間作法每事如レ此、淸書上卿左兵衛督、參議新宰相中將實守、右大辨長方云々、左中將知盛叙二三位一、（中將如レ元、）當時公卿將二七人一、未レ曾有云々

廿六日、丁卯天陰、入レ夜小雪、今日院尊勝陀羅尼也、余不參、依レ催進二陀羅尼一如レ恒、（以二下家司一爲レ使也、）參入人皆着二亮闇一、豫可レ着二吉服一否有二其沙汰一云々、然而遂被レ仰二下諒闇之由一歟、導師禎喜法務云々、

今日召二寄鎮西醫師法師於賴輔朝臣家一、使三人問二脚

病風疾等之子細、申旨不詳、

廿八日、己巳天晴、小童着袴之後、始參吉田祇園等社、密々事也、無前駈、用人車、散位保能（故季行卿息、）着布衣、吉服乘車右、共又爲幣取、女院判官代光茂（長光入道子、）參會社頭、如初、是又布衣、因密儀也、但於社頭、小童下自車、社司給大褂織、（幣取給之、）又裹幣、赤衣仕丁持之、雖密々事、依爲着袴之後初度也、今日賴輔朝臣參詣春日、女房付幣、是聊依有夢想事也、又來月下旬、女房及姬君可參詣春日、且爲祈請其間事也、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廿九日、庚午天晴、智詮阿闍梨來、仰付祈事等、未刻、定能朝臣來語除目事等、先被行叙位、被召二省奏之處、稱省不付奏、外記不進之云々、又除目之時、雖被召宿官勘文、外記霍執不進之、重被仰云、保元進件勘文如何、申外記失錯也、不可爲例之由、尚不進云々、余案此事、嘉承進件勘文、師遠雖申依不知叙人難進之由、尚存各第一者令叙之由、被仰可進勘文之由、仍進之云々、此旨見中御門右府記、今度何不被仰嘉承例哉、嘉承保元共中家大外記也、賴業存不可遂彼跡之由歟、如此事只可因例歟如何、但可撿寬德延久等除目歟、又語云、內覽申文之間、光能朝臣指笏於右云々、希有之又希有也、又定能置杖於右云々、余云、以官奏之儀准之、簀子之時横副長押可置歟、但不知職事作法、可被問源納言歟、又定能結申一通、（故內府例、幷源納言說也、豫示合余云、又答一通可宜之由耳、）殘三人皆結三通云々、此外令談語事等太多、抑除目夜被仰下撿非違使別當、其間有違亂事云々、先被仰時忠還任之由、次被改忠親、件事、職事若清書上卿等之間有失錯歟、法皇注任人於一紙（宸筆、）被（彼）獻（新イ）博陸、卽忠親也、博陸又被下知之由、了而有此違失、大略職事之誤歟、其故兼風聞時忠還任之由云々、除目翌日祇候院、北面撿非違使等、依內々天氣、先向忠親之許、而稱僻事之由追歸之、仍向時忠家、喜悅謁之云々、然〔之〕間、改定時忠、大歎息云、本自全不致此望、拜除之後忽被改之、雖不過事現早隨之高名、太以難堪云々、入夜參女院御方、深更歸來、賴業密々注送除目尻付、披見之處、有不審等、其中隆季執筆之內、以內給國替注臨時內給大失也、

二月

一日、辛未、陰晴不定、依諒闇不奉幣於春日、去年十一月今日修由祓、是因殿暦也、而嘉承三年二月同御記、祭當日有由祓、倩案事理、無奉幣由祓須有當日歟、仍隨彼三年例、今日不行由祓、然而尙神事也、是又先例也、申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余着冠直衣、吉服、依神事也、抑私神事之時至于公事者不可着吉服歟、然而依爲家中着之、尙不可然事歟、可尋之、出逢基親、吉服也、余問其故、答云、中宮春日祭奉幣役送之故也云々、授廳使問注記一通、無禮紙、仰云、有長訴申公俊罪過二ヶ條事、任先日人々申狀、給則貞、依與撿非違使同名、改爲則員、辨鷹石冠者等於使廳被拷問云々、拷七十、之處、申狀如此、大略不詳歟、其趣不異神宮及宮問注、此上可拷問定朝法師也、而爲中臣官人子息云々、此條有可被問重親法師之儀時被尋例之處、已無所見、但於荒木田度會等氏人者有此例、准彼可拷問定朝歟、又宮司公俊以度々修造之功令申可重任之由、此沙汰未斷之間、被下重任宣旨、如何、件修造可爲重任之功由未被下宣旨、只嘖募申云々、又祈年祭、宮司必可罷入之由祭主所申也、而期日已近、沙汰未決、使權宮司供奉神事如何、此等事可令計申者、余見問注記了令申云、中臣氏人拷問之條無先例者、難申左右、只可在勅定、重任之條忽不可被宣下、總宮司不可重任之由被下起請宣旨了、加之、件修造可爲成功之由未被宣下、縱無雜怠、重任之條、可有思慮、何況犯過沙汰未斷之間、可謂勿論、祈年祭使權司被行之、何事之有乎者、去夜有小除目、下名之時有任人相違事、改正其事之次、有加任者等云々、或人云、任大臣十日云々、又法皇自六日始精進、可參詣熊野給云々、

二日、壬申、天晴、遣職事一人於河原修由祓、陰陽師漏刻博士憲成有安示入道相國報旨、欲辭兵仗之間事也、

三日、癸酉、陰晴不定、時々雨降、右大將宗盛拜賀云々、

〔新〕院渡御同殿、爲備拜賀禮儀也、北殿可有其憚之故云々、將軍前駈、殿上人親昵輩十人、藏人五位六人、自院殊被催遣之、祗候闕白之許人々被釣出云々、六位二人、扈從公卿、三位中將知盛一人、番長中臣近武、本候院府生也、今被侍下番長云々、見物者等所語也、又人語云、大將參闕白第、着布袴、被出逢、又被引馬、光長申次云々、隨身給腰指云々、此事如何、後聞、光長申出、歸出仰闕食之由、宗

盛不レ拜而昇レ殿云々、是又如何、
四日、甲戌天晴、實嚴闍梨來、示ヨ付新事等一、人傳云、除目史轉任之間、不レ依ニ上日一、以ニ任日上﨟一被レ任ニ大史一、上日勝者殊愁申、有下可レ被ニ任改一之儀上云々、但未レ有ニ一定一云々、
五日、乙亥入レ夜邦綱卿問送云、於ニ内裏一可レ拜否、報云不レ可レ拜、於レ院如何、報云、御除服了可レ拜、但御所爲ニ七條殿一者、不レ可レ拜歟、凡亮闇之時有レ拜無レ舞如何、報云、此事不レ知ニ尋常之時一、有ニ舞踏一之所何止レ之哉者、
六日、丙子終日甚雨、新大納言邦綱拜賀云々、示下可レ來ニ余第一之由上、報云、不レ可ニ答拜一、定無骨歟如何、因レ之不レ來、不レ足レ言云々、
七日、丁丑天晴、定能朝臣來語云、任大臣、一定來十日也、當日可レ有ニ太政大臣兼宣旨一、於ニ内大臣一者、不レ可レ有ニ兼宣旨一、是父入道相國之例云々者、不レ可レ有ニ大饗一云々、無ニ兼宣旨一被レ任ニ大臣一事未レ聞、末代之政只如ニ犬馬之戲一、又語云、入眼執筆不レ催、源大納言直催ニ中宮大夫一云々、是又未曾有々々々、申刻、源中納言來談ニ雜事一、故六條攝政殿若君、生年十四、今年可レ有ニ元服之儀一、其月未レ定、但可レ及ニ秋冬之比一歟云々、又語云、隆季卿被レ催ニ執筆一之刻、先申ニ博陸一云、執筆作法無ニ相承一、庶詣ニ閤下一欲レ蒙ニ嚴訓一者、其答不レ詳、重又申云、縱雖レ不レ承ニ子細一、於ニ御前一一反讀ヨ申愚作之次第一、以レ之可レ爲ニ相承之號一云々、報旨許レ之、即以詣ニ彼亭一、主人被レ謁、其後參陣了、因レ之傳ニ博陸之說一之由唯稱云々、余案レ之、此事未ニ曾聞一、隆季於ニ彼殿一、致ニ無禮一者也、故按察使重通初欲レ勤ニ内辨一之時、爲レ問ニ作法一參ニ故殿一、々々僞稱ニ一寢之由一不レ謁レ之、重通懷(怨イ)レ愁退出、執レ道之習古賢如レ此、彼尚、親昵、況疎遠哉、隆季譴責可レ謂ニ非常一、博陸承諾可レ謂ニ柔和一、悲哉、雖レ有ニ攝籙之號一其寄太輕、爲ニ隆季等一如レ此被ニ輕忽一之可ニ彈指一、余示ヨ合兵仗事一、納言云、辭遁何事之有哉、但尚可ニ思慮一云々、秉燭之後納言歸了、入語云、〔後聞、參ニ博陸一事專謳事也云々、〕去夜邦綱拜賀、參殿之儀如ニ右大將一、〔軍〕但邦綱取ニ綱末一拜レ之、無ニ答拜一云々、戌刻參内、謁ニ龍顏一、勅云、隆季卿執筆、爲ニ前太相國弟子一之由朕聞レ之、如何、奏下不ニ知給一之由上、抑、彼相國誰弟子哉、又自未レ勤ニ執筆一、豈爲ニ師之器一哉、又勅云、去年秋除目太早速、終事殆可レ謂レ過レ法、余敬屈不レ言、又勅云、左府ハ取ニ上大間一テ卷レ之、隆季ハ乍レ置

卷レ之、是非如何、奏云、共有二其說一、恪怡非レ失者、暫
入御了、
八日、(戊寅、)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九日、(己卯、)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日、(庚辰、)天晴、今日忌日也、送二佛經布施取等於法性寺
堂一如レ恆、申刻、新大納言邦綱來、今日着二直衣一始出
行云々、前駈式部大夫、五位四人六位二人、宮內少輔
棟範着二束帶一相從、今日任大臣延引了云々、左大將
今日入洛、猶有下可レ儲レ饗之志上、因レ之彼延引云々、
秦親朝臣來語二天變事等一、熒惑逆入二大微一、平治之外
無二此變一、天下大事出來歟云々、可レ恐云々、
十一日、(辛巳、)天陰、或人語云、去比、法皇御除服之間、
有二違例事一云々、切二御素服一流レ之定例也、而着服
之時不レ召二素服一、因レ之無下可二切流一之物上、忽被レ問二
前相國一之處、召二扁御帶一可レ切レ之云々、而在憲朝臣
申云、御着服之時不レ召レ之、忽召レ之有二禁忌一云々、
又被レ問二隆季一、申云、只雖レ不レ召、求二出素服一可レ切
レ之云々、是又猶有二禁忌一、仍隨二在憲申狀一、日來所レ召
之黑御帶テ切流レ之云々是又新儀也、
十二日、(壬午、)或人語云、任大臣日、關白被二參入一、供奉所
司皆以參候、奉二仕御裝束一了、忽延引、古來未レ有二此
例一、官外記等歎息云々、
十三日、(癸未、)小兒可レ參二春日一、宿所儲等事示ヨ送僧都之
許一、可レ有二沙汰之報一、
〔十四日、(甲申、)佛嚴聖人來、良久談二法文一〕
十五日、(乙酉、)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先レ是、奈良僧都
被レ候、數刻談二法相宗法文一、雖二年齡未一レ闌、能練二習法
文一、尤可二歎美一歟、入レ夜僧都退出、余又退歸、
十六日、(丙戌、)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執二申雜事一、御役(雲イ)
後事等、有下被レ仰旨等上、此間、大暑連日有二此沙汰一了、
先年葬禮已下雜事、書置給者也、
十七日、(丁亥、)時々雨下、自二今日一彼岸也、仍余精進、七
箇日之間、不レ可レ用二魚類一、可二念誦一之故也、入レ夜、
始二念誦一、(非二每日念誦一、殊有二新請事一所レ始也、)戌刻、藏人檢非違使源長俊
來、申レ悅、午刻、侍助阿闍梨來、〔云〕廿五六日之比、
參二詣高野一、兩三月可二經廻一云々、未刻、智詮阿闍梨
來、女房有二風氣一、仍爲二護身一所レ召也、
十八日、(戊子、)天晴、申刻、邦綱卿告送云、主上、自二昨日
巳刻一溫氣御生、雖レ不レ及二殊御事一、所二告申一也云
云、仍曉頭參內、先レ是、關白被レ候、余問二御有樣於

女房、（美作内侍）、昨日只同御事、如只今者、殊非重煩給、御膳乖例、温氣少御、疑近來之疱瘡歟云々、謁關白之次、余問去入眼執筆之間事、被示事等、

一依召參着圓座之時、先着最末圓座、彼夜敷三枚云々、（余案之、敷四枚者可着最末座、長家信長例也、敷三枚之時、着圓座尤失也、見任大臣三人也、計員數可左右事也、可書守株歟、）

一寄物取成文、

一兩夜結緒切之、

已上兩事不審、上﨟勤以前、兩日執筆、大間成文可留彼亭、先例如此之時不切、二箇夜結緒、又如寄物不取成文歟、但定有所存歟、此條問關白、分明不被答如何々々、

一宿官不任之、外記申云、嘉承、永萬、不任之、保元被任之、違失也云々、因之不任之、

此事又如何、嘉承除目、可尋見、如日記等（殿曆、中御門記、爲房記等也、）者、無疑被任也、

一轉任之時、史轉任之所、依任日裁勸文、但下﨟注申上日勝之由云々、而執筆無左右、令任日上﨟之間、彼日新出來云々、彼夜件子細全不聞及云々、

一繆大間之時、如本折目云々、

余又問申云、件夜、先參御所、見參之後、參內之由承之、如何、被答云、全以不然云々、此事如何、世間風聞謬說歟、將又被隱事歟、可尋聞一定、此外、良久言談、及亥刻余退出、今日、出行以前、定能朝臣來語、任大臣延引日事、如先日聞、又語曰、兼宣旨來廿三日云々、關白於內裏被語云、任人忩申兼宣旨、仍以卿力（○一本作御與力九本作以卿申依今折裏二本爲以卿力）申此由於法皇了、隨彼左右、可有一定云々、

十九日、（己丑）今日忌日也、仍不參內、早旦、以消息問女房之許、報云、疱瘡少々出給御有樣只同事云々、巳刻、參女院御方、佛事如恒、此後、有恒例舍利講、事了、余歸來、自今夜被始御懺法、是又例事歟、

廿日、（庚寅）天晴、秉燭參內、謁女房、問御藥事、只同事云々、但頗多出給云々、余謁兼光、兼光語云、御祈等事、被始行、欲被始行季御讀經、而明後日、可有九社奉幣、（御藥御祈）仍延引可及來月上旬云々、件奉幣宣命〔被〕載三箇之條、御藥、幷天下病患、天變事等云々、今日、參內以前召智詮、護身女房三箇

日可有也、
廿一日、辛卯天晴、送書於女房、被問御樂安否、御有樣同昨日昨日云々、
廿二日、壬辰陰晴不定、及深更甚雨、晩頭參內、御樂體頗有減云々、先是、關白被候、數刻言談、被語云、大臣兼宣旨、明日可被仰云々、房覺僧正、勤修御祈、可有憚否、女房奉問關白、被答云、日來勤仕御修法歟、今更有此沙汰如何者、仍自今夜可始修千手護摩云々、番僧二口、雖護摩、公家御祈先例被加番僧云々、房覺忌諱之沙汰、女院崩御之刻、奉祈之故云々、又自今夜、被始尊星王法、前大僧正、於本房被行之、番僧廿口云々、今日、欲被立九社幣、而依幣物不具延引、被定日時、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辨右中辨經房、奉事兼光〔云々〕關白着吉直衣被候、余着亮闇服所參入也、雖奉幣致齋日、非執政及行事之人、着亮闇祗候、是先例也、抑、亮闇年、雖被立宮幣、私不奉幣、但付幣物於社司不憚之、是內々事也、而古來或又奉幣云々、如何、此事問申關白、被答云、依着亮闇服憚歟、近代多不奉幣〔申〕歟、余又問申云、於女房〔若〕小兒者、參詣神社不可憚歟、如何、被答云、勿論事也、其身不着亮闇、更以有何憚哉云々、
廿三日、癸巳終日雨下、及秉燭雨止、自今夜、余、公家御祈、泰山府君御祭、三箇夜所勤修也、陰陽師時晴、昨日、豫此由觸兼光了、日來彼岸之間、七箇〔日〕精進念誦、今日終其功了、
廿四日、甲午雨下、欲參內之處、風氣不快、仍留了、遣書於邦綱卿之許、問御惱之體、令倦御之間、頗六借御、但御溫氣漸令散歟云々、
廿五日、乙未天晴、此日、姬君五歳始參春日御社、余綱代車、出車一兩、中務權少輔季信車也、件人殿上人也、布衣前駈六人、右馬權頭基輔、前大宮大進行頼、散位保能、〔故季行卿息也、〕散位平貞俊、右馬助源國行、女院判官〔代〕藤原光茂等也、先例女房前駈、不論者〔若恐公誤〕達諸大夫勤仕、定事也、各布衣着半靴、其侍五人、出車侍二人、南都宿所、僧都沙汰也、儲同前、又得業覺乘、雜事等、少々致沙汰、今日不入神吉、仍明曉可參社也、須明日可出京、而明後日、京洛當〔日〕太白方、爲避彼、今日出京、明日參社也、去年冬撿先例、不避之、然而、彼者宿願有限、又無殘日、事無止之故、強所尋先例也、是不可爲常途之例、仍今度所避〔之〕也、抑、諒闇之中、公家雖有奉幣、臣下不奉幣、又不參神社、是例也、但古例不必然、九條殿不憚給、

然而近代例如レ此、是其身着ニ諒闇服一之故也、於ニ女人一者、敢不レ可レ憚、因レ之所ニ參入一也、加之、有下可ニ忩參一〔之〕夢想上之故也、女房同相具所レ參也、又小童九歲密々相具、自ニ宿所一參社之間、可レ用ニ他車一、不レ可ニ同車一之由、所ニ仰含(合イ)一也、是件小童、着袴之後也、與ニ姬君一同車、理不レ可レ然、是以用ニ別車一、但路之間、密密所ニ同車一也、三人幣皆褁レ之、着ニ赤衣一仕丁持レ之、前駈之中、諸大夫爲ニ藤氏一之者無レ之、仍雖レ爲ニ六位一、所レ召ニ具光茂一也、爲レ令レ取レ幣也、卯刻出京了、　天晴、風不レ吹、尤爲レ喜々々、申刻、大夫史隆職宿禰來、呼レ前談ニ語雜事一、令レ申事等、

一任大臣〔之〕日、奉ニ仕御裝束一公卿皆參、及ニ亥刻一延引、未レ有ニ此例一云々、

一去廿三日兼宣旨、左大將家、依レ有ニ流產事一延引、來廿九日可レ被レ行云々、是又尙七ヶ日內也、如何、

一去除目入眼執筆、不レ催ニ大臣及上﨟源大納言等一、直召ニ中宮大夫一事、光能語云、依ニ左大臣諷諫一、不レ催ニ大臣等一、又依レ無ニ上仰一、不レ催ニ源大納言一云云、

一宿官事、入眼夜、先被レ召ニ轉任勘文一、次被レ召ニ宿官勘文一、外記(明業、師尙、相議申レ之、)申云、亮闇年先例、不レ進ニ勘文一、因不レ〔知〕叙人也者、重被ニ仰〔下〕一云、保元〔例〕進レ之、尙可レ進ニ勘文一云々、又申云、保元例不レ進レ之、但於ニ被レ任事一者、不レ因ニ勘文之進否一之由申レ之、然而不レ被レ任云々、

此事、先日如ニ關白被レ示者、外記依レ申ニ先例一、一切不レ被レ任之由、不レ任云々、若職事傳申之間僻事歟、

一史轉任之間、又有ニ違例一、依ニ任日次第一載ニ勘文一、但下﨟上日勝之時、注ニ折帋一申ニ其由一例也、今度如レ此、而不レ被レ問ニ先例一、無ニ左右一依ニ任日一被レ行ニ轉任一了之間、上日勝之史、殊愁ニ申之一、先例、偏依ニ上日一被ニ登用一、(謂ニ轉任及叙爵一也、)若可下因ニ任日先後一進上、豈勵ニ奉公一哉云々、因レ之、可レ被ニ摺改一之由、有ニ法皇及執柄御命一、而上﨟史又申云、非ニ無レ故忩ニ奉公一、遭ニ母喪一籠居之間、上日被レ超了、而不慮昇ニ大史一、無ニ指雜怠一被レ下ニ少史一之條、大愁也云々、所レ申又非レ無ニ哀憐一、是以、折中被ニ仰下一云、祐重(上日勝者、當時左少史、)轉ニ大史一之時、可レ列ニ盛景(任日上﨟、今度轉任者也、)上ニ

云々、仍兩人共開レ觸云々、
余案ニ此事一、先例皆依ニ上日一被レ行ニ轉任一也、不レ知疇ヲ知先規一、瞎任ニ勘文一被レ任、尤失歟、
一御祟御祈、昨日被レ發ニ遣九社幣一、上卿三條大納言、辨經房云々、 使八幡、權中納言實綱、賀茂、六角宰相家通、松尾、堀川宰相頼定、平野、右新宰相中將實宗、稻荷、治部卿顯信朝臣、春日、周防守季能朝臣、日吉、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祇薗、新中將清通朝臣、午時進發云々、
一來廿六日、欲レ被レ發ニ遣祈年穀幣一而止レ之、此御祈、於ニ御殿一被レ行ニ觀音經御讀經一、仍延引、可レ及ニ來月上旬一〔云々、〕
一有長、公保等事、依ニ下手人等申狀一、定朝法師被ニ考問一、然而不ニ承伏一云々、中臣氏人考問之例已多、而職事講ニ無レ例之由一、被レ問ニ人々一、是只問ニ外記一、不レ問ニ官辨使廳一之間、外記委不レ知レ之、故不ニ勘申一歟、如レ此事、尤可レ被レ問レ官也云々、此條、被レ問ニ人人一之時、內府申狀云、可レ被レ行ニ御卜一云々、此事雖ニ不審一、依ニ彼申狀一被レ行ニ御卜一、官寮共、申下可ニ栲決一之由上、仍被レ栲ニ問之一云々、
一檢非違使別當違亂事、彼夜光能朝臣、憖依ニ殿下仰一、以ニ忠親一可レ爲ニ別當一之由、仰ニ上卿一了、而上卿、誤仰ニ時忠一云々、是光能所レ語也者、是又相ニ違世間之風聞一歟、
此外、多有ニ令レ申事等一、秉燭之後、退出了、
廿六日、丙申天晴、午後陰、雨不レ降、戌刻、姬君歸來、
今曉、寅刻、先參ニ社頭一、前駈如レ昨、侍等又同、出車不ニ相具一、依レ無ニ可レ入事一也、小童乘ニ件出車一、不レ懸ニ下簾一、遣ニ連之一、於ニ鳥居外一降レ自レ車、國行抱下之、步ニ車後一、姬君車放レ床、舁ニ居外中門內一如レ常、小童居ニ其傍一、社頭豫敷レ疊、次先有ニ祓事一、當日出京之時、欲レ出先有レ祓、仍於ニ社頭一無ニ此事一、前日出京、仍當日有レ祓也、依レ無ニ陰陽師一、即正豫有政奉仕之〔役也〕無ニ贖物一例也、次有政申レ祝、光茂取レ幣、布衣、立還、祝之後授レ祿、大褂一領、光茂取レ之、須前駈之中五位取レ之也、而皆依ニ他姓一、留ニ中門外一之故也、次參ニ若宮一、此間天曙、小童步行、若宮神主祐重申レ祝、幣取同前、又授ニ大褂一如レ初、次歸ニ宿所一、更乘レ輿、先詣ニ南圓堂一、小童又乘ニ別輿一相具、但於ニ門外一下レ輿、壇上敷レ疊居レ之、申ニ御明一、給ニ布施一、堂中荒涼、人不レ入、彼堂有レ云堂童子者、件物取レ之給也、次參ニ東大寺一、其儀同レ前、次又歸ニ宿所一、上下喰之後、巳刻出ニ奈良路一之間〔上〕下向無ニ違亂事一、就レ中、一昨日雨下、昨日今日天晴風靜、又參社之間、雖ニ夜中一鹿太多出來、

是皆明神感應、最吉之祥也、逢二最初之鹿一、人必下レ車奉二拜之一云々、仍小童下レ車奉レ禮レ之云々、小童裝束布衣也、 僧都設二宿所及上下膳一、毎事丁寧云々、宿所松殿也、先例、爲二上卿一下向之時、定二用宿所一之也、

廿七日、丁酉、天陰、入レ夜雨下、晩頭參內、此雨三日、風病不快、仍不參、今日所二參入一也、先レ是、關白被レ候、問二御欒之體於女房一、大略皆出終了、令(今イ)二倦御一之間、心地不レ宜、雖レ然、大都御減氣之體也云々、 關白被レ語云、自二昨日一被レ始二孔雀經御讀經、并觀音經御讀經等一云々、又自二明日一、可レ被レ行二十座仁王講一云々語レ之、次被レ示云、見二舊例一、季御讀經論義日、親昵卿相兩三人、應レ召參入、聽二聞〔之二〕(着二直衣一、候二簾中一、)近代無二此事一云々、余云年來有二御論義聽聞之志一、雖レ然、有二公事一之日、非二指召一、着二直衣一參入有レ憚、仍不二參入一、自レ今以後、推參欲二聽聞一如何、被レ答云、更以何事之有哉云々、秉燭之後、參二女院一、依二小御堂修二月一也、先レ是、被二始行一、藤中納言資長候レ座、僧十口、(此中、僧綱二口也、)大導師敎化了、錫杖之間、給二大導師祿一、(光經朝臣取二被物一、宗雅取二布施一、)次給二諸僧布施一、四位已下取レ之、資長不レ取レ〔之〕如何、行事不二告示一歟、事了、僧等退下、余起座、參二御所一、次歸出、招二藤中納言一、女院御後事等、自レ兼有下可レ被二沙汰置一之事等上、其間事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仰レ之、且是御平生之間、有二如レ此沙汰一、是上東門院、四條宮等例也、四條宮例、大夫俊明卿奉レ仰、可レ被レ行次第及雜事等、注二置之一、是其例也、當時院司之中、多是疎遠人也、仍殊被レ仰付之由、加二仰之一、資長申云、早可レ申二沙汰一、凡院中之外、更無二相憑方一、縱雖レ可レ有二御追却一、御萬歲之後、必可二參籠一之由、中心存レ之、如レ此被二仰下一、且爲二本意一、但一切不レ知二子細一、下レ手作二其式法一之條、不レ堪二其事一、只任レ被二仰下一可二奉行一也、余答下不レ可(之イ)レ有二別事一、尋二見舊記等一可二計申一之由上了、納言退出了、今夜、女房參二此御堂一、事了歸レ家、余同歸レ家、

〔廿八日、戊戌、終日雨下、早旦、大原聖人(本覺房、)來、談二法文事等一、多是後世菩提事也、〕

廿九日、己亥、陰晴不定、晩景參內、陣口車數兩立レ之、依二不審一相尋之處、有二大臣兼宣旨一云々、仍密々入レ自二北門一、參二御所方一、先レ是、關白被レ候、此間、於レ陣有二召仰事一云々、頭右中將光能朝臣仰レ之、左大將先

候ニ御所方一、次赴レ陣承レ之、即退出了云々、件兼宣旨、去廿三日可レ被レ行、而左大將家、俄有ニ流產事一、依ニ七箇日穢一延引、今日尙爲ニ彼穢中一、仍又可ニ延引一之由、昨日聞レ之、而猶今日被レ行レ之、如何、御樂之事、問ニ女房等一之處、昨日今日殊以御滅、於レ今者安堵云々、頃之、關白退出、次余退出了、

三月〔小〕

一日、辛丑、陰晴不定、依ニ每月幣一沐浴、神事如レ恒、付ニ幣於社司一、依ニ恒例事一也、奉レ寫ニ心經一、又如レ例、」

二日、壬寅、天晴、未刻、參ニ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歸來、今日、實嚴、奉レ渡ニ愛染王一、白檀、爲ニ本尊一所レ奉ニ造立一也、先年奉レ造了、重又所ニ彫刻一也、送ニ書於女房許一、問ニ御樂事一、報云、御減氣之後、殊事不レ御云々、

五日、乙巳、天晴、此日有ニ任大臣事一、以ニ內大臣師長一、任ニ太政大臣一、以ニ左大將重盛一、任ニ內大臣一、以ニ前大納言實定一、還ニ任大納言一、內辨三條大納言實房、宣命使堀川宰相賴定、外辨上卿別當忠親、召ニ少納言惟基一云々、頭右中將光能朝臣奉行云々、三條大納言、卽向ニ饗所一云々、左府、及余、被レ超ニ越下臈一事、已三箇度、希代事歟、

六日、丙午、天晴、自ニ今日一、被レ初ニ行季御讀經一云々、午刻、長光入道來、語ニ和漢事等一、隆職注ニ送昨日任大臣宣命一云、

天皇我詔旨良萬止勅御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士公イ民、衆聞食止宣、內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師長者、久任ニ朝庭一天、國乃重臣奈利、仍太政大臣乃官爾、上賜比治賜布、又正二位行大納言平重盛朝臣者、勳績相積之上爾、朕加儲宮之間爾、大夫乃勞毛有爾依弖、內大臣乃官爾任賜布度。又宣布、正二位藤原實定朝臣乎、大納言乃官爾任賜布度勅、大命乎、衆聞食止宣、

安元三年三月五日、

執政臣、未レ任ニ太政大臣一之前、他人令レ任之時、宣命詞云、其大臣指ニ執政人一也、可レ任き官也、然而、依ニ謙讓之心切一、任ニ賜他人一之由載レ之、而久安實行、元右大臣、越ニ左大臣賴長一、執政以前、任ニ太政大臣一之時、依ニ大內記長光障一、文章博士永範作ニ宣命一云々、左大臣ノ可レ任き官也ト作レ之、是憒ニ執政一之人例也、時人稱ニ違失之由一云云、今度、依ニ長光入道諷諫一、業實所レ削、尤可レ然、此

詞、兼日大內記不レ得、案云々、欲レ稱ニ朝元老之由一、卽其齡末レ及ニ四旬一、欲レ書ニ累代奉公之由一、又其父謀叛人也、其身蒙レ罪之人也、欲レ載下仕ニ數代之朝一之由上者、是又無レ實也、歸洛昇進後不レ歷ニ幾程一、進退惟谷云々、只久任ニ朝廷一、爲ニ重臣一之由可レ候之旨、長光敎訓歟、是尤可々々、

源中納〔言〕注ニ送昨日儀一曰、

酉刻初參內、于レ時、左右大將、左衛門督等、候ニ中宮殿上一、光能朝臣仰ニ宣命趣一之間也、殿下候ニ御前一給云云、宣命草淸書等、光能奏聞之間、日入了、昏黑之間、內侍出、基親扶ニ持之一、內辨三條大納言、相ニ具內記一進ニ軒廊一、外辨上大理、宣レ制如レ常了、內大臣自ニ庭中一經ニ階前一、進ニ東中門一拜賀、光能奏レ之、再拜了、被レ申ニ饗祿事一、仰ニ昇殿一、昇ニ殿上一之後、光能又召レ之、參ニ入御所一、次自ニ堂上一被レ參ニ中宮御方一、簾中有ニ贈物一、御琵琶、輔亮取レ之云々、依ニ父子儀一、無ニ拜禮一云々、如レ前、自ニ庭中一歸ニ東門一被レ出、無ニ御前儀一云々、光能朝臣出レ陣、仰ニ饗祿事一、大將如レ元、宣旨等、上卿三條大納言云々、拜賀等時、庭上相從公卿、右大將、左衛門督、右兵衛督、平宰相、三位中將、及相親雲客八九人許也、武安布衣、諒闇衣、濃打衣、立烏帽子也、還ニ宣旨一了後、退出之時〻、猶布衣也、右大將隨身、時々有ニ前聲一、饗所儀、主人先入、諸卿來集之後、三條大納言、自ニ公卿列一進、入ニ中門一、主人降、立ニ南階西柱南二丈許一、客首進五許丈、政官等立了、主又揖、頗深、客答揖、至ニ第三度一、客不レ揖、進ニ出二丈許一、主又揖三ヶ度、皆有ニ答揖一、主進昇ニ着親王座一、客昇ニ階東邊一着座、次々着座、納言座敷云々、至ニ賴盛卿一、八人着了、無レ座也、仍雅賴退出了、不レ知ニ後事一云々、打出白衣、蘇芳上着、生木唐衣云々、左衛門督、於レ座可ニ行事一、權右中辨親宗、於ニ透渡殿一可ニ行事一云々、饗所見參公卿、

大納言、實房、邦綱、中納言、宗盛、兼雅、時忠、忠親、成範、賴盛、雅賴、實綱、

參議、敎盛、賴定、宗通、

政官辨、親宗、兼光、光雅、

少納言、惟基、師家、

大外記二人、賴業、師尙、

大夫史隆職等、〔云々、〕

又定能朝臣注送、大略同レ前、但拜賀之間、殿上人賴實以下十人許、取ニ松明一前行云々、又內侍着ニ諒闇裝束一召レ之云々、

七日、丁未雨下、申刻、大外記賴業、相二伴息男外記良業一來、（件良業、去除目、任二外記一、而煩二宅藏一、于レ今不レ〔申二〕拜賀一、仍今所レ參也〔云々〕）余召二賴業於簾前一、尋二問條々雜事等一、

一除目之時、不レ被レ任二宿官一事、

申云、頭右中將光能、仰下可レ進二轉任宿官勘〔文〕一之由上、外記申云、於二宿官一者、先例不レ進二勘文一、天仁記注云、雖レ被レ召二勘文一、不レ進レ之者、重被レ仰云、保元進二勘文一、今申狀如何者、申云、於二保元一者不レ知給一、天仁例如レ此、永万又不レ進レ之、但雖レ不レ進二勘文一、代々所レ被レ任也者、而不レ被レ任之外記、力不レ及事也、於二轉任勘文一者、密可二敍爵一〔之〕者、行二轉任一、進二勘文一、宿官雖レ可レ爲二同事一、已書二載敍人之位一進二勘文一、此條、敍位披露以前、尤多レ所レ憚、仍代代不レ進レ之、若被レ下二異名一、尙可レ進之由被二仰下一者、別御定無二左右一、一旦爭不レ申二子細一哉、隨又先例如レ此云々、

此事、外記、先例不レ被レ任二宿官一之由、依レ令レ申、不レ任レ之旨、天下謳歌、仍不レ耐二不審一尋問、所レ申如レ此如何、加之、先日、隆職內々令二語申一旨、（彼時、在二其座一聞二子細一者也、）又以如二賴業申狀一、然者、無二外記之失一歟、

〔一〕吏轉任之間事、

申云、外記之習、任レ之日進二勘文一、若下臈上日勝之時、申二上其由一、是定例也、今度又以如レ此、而不二事問一、依二任日一被レ行二轉任一、而之間、其愁出來也、先例、多依二上日一有二登用一、今度之儀、無二其沙汰一歟云々、

此事又、外記只因二任日一進二勘文一、下臈上日勝之由、不二申上一之旨、世間披露、仍尋問之處、申狀如レ此、是又、先日隆職之說符合、然者、兩條共、非二外記〔之〕失一〔歟〕、

一入眼欲二延引一、又俄被レ行事、

申云、件日、依二光能告一、先參二殿下一、光能令二語〔申二〕云、今日入眼延引、其故者、可レ被レ行二任大臣一、其後任人等一定後、可レ有二入眼之儀一出來者也云々、爰賴業申云、依レ可レ有二任大臣一、入眼延引之條、未レ得二其意一、只今夜、被レ行二入眼一、雖二明日明後日一有二任大臣一、其後有下可レ被二任官一者上、更被レ行二臨時除目一、可レ有二何咎一哉、被レ始二行除目一中絕、入眼延引之中間、被レ行二任大臣一之例、未二曾有一者、光能參二殿下御前一、歸出云、

所レ申可レ然、素延引不レ得レ心事也、早參院、可二申定一之由有レ仰、汝可二相具一云々、仍光能相共參院、奏聞之後、入眼、今夜可レ被レ行之由、光能仰レ之、其次密語云、今夜可レ有二任大將事一、其間事、可二奉行一之由、參內之次、可レ傳二基親、光雅等之間一云々、仍賴業參內、傳二示基親一、光能不レ候云々、于レ時丑刻許歟、此後、始、大將辭退事出來、被レ上レ狀事翌日之朝云々、次第未二曾有一云々、

一任大臣延引事、

申曰、備二御裝束一公卿參入、博陸御參、內記草二宣命一、參入政官等、書取披露、而及二亥刻一、忽然而延引、是又未レ有二先規一云々、

一今度、隆季執筆之中、以二內給、名替、國替等一、每度注二臨時內給一、尤不審事也云々、

一祈年穀奉幣、來十一日、上卿左大臣、當日定云々、

一宗勝講、依二亮闇一不レ可レ有之由、世間云々、

此事、理不レ可レ然、寬德以後、亮闇、皆是大嘗會以前、不レ被レ行二最勝講一、不レ可レ爲レ例、長保例可二相叶一之處、彼間、件講、必每年不レ被レ行レ之、又不レ被レ定二其月一、仍縱雖レ不レ被レ行レ〔之、〕難レ備二證據一者、以レ理思レ之、御齋會、季御讀經御論義於二御前一被レ行レ之、又他神事佛事、除二宴飲作樂一之外、諸公事、皆以〔後〕被レ行レ之、至二件御八講一、何因二諒闇一可二停止一哉、但保元、八月被レ行レ之云々、頗不レ得レ心事歟、以二此子細一、含二賴業一、賴業深以甘心、

一公家御筆御八講、周忌以後可レ被レ行云々、此條如何之由、賴業令レ申二出之一、

〔余〕答、以二周忌之內一可レ被レ行之狀、是天曆、長保之例、每事符合、又吉例也、隨又御經、已可レ終二一部之功一、報恩謝德之道、以二早速一爲レ先、強爲レ調二過差音樂一、被レ過二周忌一之條、不レ叶二物義一者、賴業又以甘心、

此外、咄二和漢之才一、談二天下之動靜一、其才可レ謂レ神、可レ貴云々、此次示云、全經之所レ判、天變有二二義一、一者、變異先呈、禍福後顯、是必然而不レ感、一者、變異不レ可レ必二果成一、所以何者、爲レ使三君施二治政一、爲レ使三臣竭二忠節一、以棄レ惡取レ善之謀、天示レ之、因レ之聖主施二德政一、變早退也、以二此說一爲レ勝云々、又申云、世之衰微、逐レ日遠疾、可レ恐可レ悲云々、良久退出了、

八日、戊午陰晴不定、風吹、未刻、頭右中將光能來仰云、左相府依腫物、辭申神宮上卿、如本早可奉行、又來十一日、可被發祈年穀奉幣、同可奉行、抑、神宮事、先々奉行之時、殊令尋沙汰之由聞食、尤神妙事也、必可奉行之者、（余依所勞不能出逢、以季長朝臣令傳申之、）令申云、神宮事、於子細者、先々令言上了、殊被仰下旨、不能申左右、但當時沈病席、如不辨東西、何況奉行公事乎、今暫不可叶、是偏非遁避之儀、於所惱平減之後者、早可致沙汰、如只今者、乍臥病難受取公事、相計可然之樣可被申沙汰者、（余此五六日、風病更發、企藥湯之間、彌以倍增、當時不能起居行步、故申此由了、）奉幣上卿、又以勿論病中不可叶者、光能退出了、

九日、己酉天晴、一昨日、關白所被借與之故殿御記二卷、返獻了、　此日、季御讀經結願云々、

十日、庚戌天晴陰、雹下雷鳴、風病有少減、湯治終子今日、施藥院使憲基參、問所勞事、又大夫史隆職參、悅申陽寬阿闍梨事、余不逢之、

十一日、辛亥天晴、長光入道來、余受貞觀政要之說、自今日止湯治了、　人傳云、神宮上卿事、有可被仰太相之（○之下恐有落字歟）云々、而依關白之被申、不被仰之、因之、下官奉之云々、自今日服薤、依病重也、

十二日、壬子天晴、自昨日夜、風病猶增氣、無術、忽難復尋常、仍送書於光能朝臣、示可辭申神宮上卿之狀、有可申沙汰之報、此事、先日被仰之時、當時有所勞平減之時、奏可奉行之由、因之、未被仰他人、過今明、可被下文書之由、有其沙汰云々、而所惱非輕、專難相扶、仍重所奏此旨也、關白之許、同示此趣、報云、可存此旨者、

十四日、甲寅天晴、入夜小雨、女房密々詣廣隆寺、未刻、頭右中將光能朝臣來仰云、神宮上卿事、先日所勞平減之時、申可奉行之由、重又令辭申、何樣事哉、先々奉行之時、殊辨理致令申沙汰、叡慮善之、故再三被仰之、今強遁申之條、頗遺恨所思食也者、內々示云、御氣色頗不快、令奉行御、尤宜歟云云、（余所惱不輕、仍以季長朝臣、所傳申也、）余令申云、初被仰下之時、雖臥病席、恐忤詔旨、奏疾愈之後可奉行之狀矣、其後雖加醫療、敢無減氣、彌以倍增、猶待其減者、自涉旬月歟、神事擁怠之基、還有其恐、

因レ之、重所レ奏二子細一也、而今承二重勅定一、不レ能レ申二左右一、但非二敢詐僞稱一レ病、雖レ然、綸旨重疊、於二奉行一者不レ可二辭申一、至二出仕一者、更不レ可レ堪、此條猶可レ有二後恐一歟、可レ然之樣、可レ被レ奏者、光能云、法皇今曉臨三幸福原一、來廿二日、可レ有二御入洛一、彼時可レ奏二此旨一云々、此事、未レ得二其意一、疑光能之結構歟、左〔相〕府依レ病辭退、已以允容、被レ責三仰病身一之條、爲レ恐不レ少、疎遠之身、於レ事如レ此、是末代之習耳、

〔十五日、乙卯天晴、實嚴阿闍梨來、談二眞言事等一云々、〕

十六日、丙辰天晴、自二今日一、以二智詮阿闍梨一令二護身一、又余、每日所作書二目錄一給レ之、自二去十一日一、依レ服レ藥退レ之、自二件日一服レ藥之間、令二件僧修一レ之、以可レ代レ之、

十七日、丁巳天晴、主上御不例、令二平愈一給了云々、依レ無二日次一、未二令レ浴給一云々、

十八日、戊午天晴、右少史中原國保來、申云、明日可レ被レ行二列見一者、自二今夜一所勞更發、

十九日、己未〔天晴、終日病惱、濕氣殊甚、近日之、〕此日列見云々、又有二仁王會定一云々、

廿日、庚申天晴、右少史〔中原〕國保、持三來餠淡一、此次、問二昨日列見、公卿辨官等見參一、申云、三條大納言、別當、權中納言實綱、六角宰相、左大辨、右中辨經房、左少辨兼光、右少辨光雅、少納言惟基等云々、余自二今朝一汗多出、濕氣頗散、然而惱亂不レ止、

廿一日、辛酉天晴、所惱同二昨日一、人傳云、山上大衆已欲レ下レ京云々、是去年之訴也、加賀守師高、可レ被二配流一之由云々、件目代、燒三拂彼國白山領一云々、子細委不レ聞、中務少輔季信申云、去夜、依二當番一參內、左少辨兼光、密々令レ申云、御所邊事、猶事外六借之體、其聞候、若未二聞食及一歟云々、日者存二御平愈之由一之間、聞驚不レ少、所勞次第如レ此、仍不レ能二馳參一、可レ然之樣、可二披露一之由、可レ含二兼光一旨、仰二季信一了、入レ夜、以二使者一、問二御藥之事於邦綱卿之許一、所レ答旨、頗似二重煩給一、御痾瘡、御頸腫、兩種御惱非レ輕、適御減之間、今又御濕氣出來云々、次第太以可レ恐事歟、余今日、使三時晴行二泰山府君祭一、使三泰茂行二天曹地府祭一、共是所惱之禱、兼又爲レ消二天變之災一也、此間、熒惑守三犯右執法星一云々、件星猶在二太微中一、自二去正月一于レ今未レ出云々、左〔相〕

府厩物太重云々、今日〔申刻〕法皇御入洛云々、

廿二日、壬戌、天晴、未刻、隆職宿禰來、進康和四年、太神宮禰宜宣綱、依放火落書等事、被糺問之間宣旨目錄、申刻、頭左中將定能朝臣來、爲訪余疾也、昨日、院御共歸京云々、福原千僧之間事、問之、答云、先自十五日、三ケ日之間、有千壇供養法、此中、百壇護摩、其中壇法皇修、自餘、東寺、天台、眞言師等、各宗長者已下、大略無殘人云々、自同十八日、三ケ日、供養千口持經者、供養法者、入道之所修、供養持經者者、法皇之所令行給也、是奉爲建春門院也、其持經者等、殿上侍臣已下、北面武者所、主典代、廳官、皆悉被宛之云々、還御之時、入道進引出物等、唐物等珍重云々、余委語聞所勞有樣、示可達叡聞之由、先日稱虛病之由、有聖訓云々、爲遁其恐也、此次、定能朝臣云、只今參內、自彼所參也、御藥事、已以令復例給了云々、

又語云、大衆只今不可下京云々、以奏狀可申之由、以光能朝臣被仰座主云々、

廿三日、癸亥、天晴、送書於女房之許、問御藥事、報云、於今者、御平愈了云々、　又奉書於關白御許、申同事、及大衆事等、報旨云、御藥復例給了、大衆事、其後無音云々、

廿四日、甲子、天晴、右少史中原國保、持來春季仁王會日時僧名、謂立紙是也、去十九日有定、上卿大納言實房、辨左少辨兼光、廿九日可被行云々、基輔參院、歸來云、光能朝臣申云、神宮上卿事、御所勞、子細具以奏達、仰云、尤不便聞食、早可仰實定卿云々、仍仰彼卿之處、已以領狀、　御辭退之條、御氣色不快之事、更以不候云々者、入夜、定能朝臣示送云、御所勞事、達叡聞了、更無不快之御氣色云云、

廿五日、乙丑、天晴、未刻、泰親朝臣來告云、熒惑已犯右執法星、相去五寸、猶定掩犯歟、先是、犯左執法星了云々、左右大臣、其愼共重云々、　此旨、今日參院奏聞、各不早可告申之由、有御氣色、仍所參啓也云々、即可使泰親修大星祭、問日次之處、來月四日云々、余內心所思者、去年兩度犯此星、無幾程有超越之事、今度逆行又犯之、其災重於去年、深所可懼愼也、余以不德居重任、六正一而無備之、豈足爲輔弼之臣乎、是以頻星變異、加之、宿曜之所指、中天不輕、理運之厄會、無由予欲遁、

只以直正所任天運也耳、申刻、新大納言邦綱卿來、余依所惱不快、隔簾謁之、多有示事等、移刻歸去了、

廿六日、丙寅、天晴、未刻、左少辨兼光〔來、〕爲訪疾歟、余不謁之、同刻、藏人中宮大進基親來仰云、有長申、公俊兩條犯過事、於使廳被拷問下手人、（則員丸、鷹石冠者、）及定朝法師等之處、所申不異〔及〕官底之問注、已無承伏之辭、（則所被副下問注記通也、）問以之謂之、有長之身、奏事不實〔之〕過難遁其罪、何樣可被行乎者、余申云、今如被仰下者、有長已被處奏事不實之科歟、於罪之輕重者、問法家可有沙汰歟者、余依疾厚、不謁之、以職事國行、所令〔傳〕申也、

廿七日、丁卯、天晴、午刻、女院御所、有炎上事、失火也、自御持佛堂出來、（御在所傍、寢殿內也、）即渡御々堂御所、（依爲坤風、御堂所令逃也、）余直廬始爲風下、而俄風直、免餘熘了、希有事也、先是、阿闍梨智詮來、即有此灾、余仰可祈念之由、今令逃了、是佛法之力歟、可貴々々、關白已下、參御堂御所之輩、濟々焉、余同以參入、日來依重惱、不〔出〕紙障外、今依無止事、慭參入、神心如無、及晚歸來、入夜、女院渡御蓬屋、余渡賴輔朝臣南直廬了、抑、先年火事之後、今年當第四年、無幾程、頻有此災、可恐可歎、倩案火之起、是天運之所令然歟、不能左右、壞渡法性寺御所、可被造作之由、眼前被申關白了、此事雖不可然、忽他計不可叶之故歟、今日參入公卿已下等、關白、余、大納言邦綱、中納言資長、忠親、雅賴、成範、按察使資賢、（件人來余第也、）參議家通、散三位信範、俊經等也、殿上人、頭中將定能朝臣以下、數十人也、

廿八日、戊辰、天晴、入夜甚雨、終宵不止、昨日不參入之人々、參女院云々、又來余第、淸輔朝臣來語云、大納言實定卿令申云、還任之後、公事之間事、聊欲致沙汰、不審太多、如然事、更無申合方、參上欲入見參、凡萬事以蒙仰、可爲悅云々、此旨、便宜之時、可申入之由、所被申也云々者、余答云、追（今イ）可申案內之由存之、然而、無仰之間成憚、令命可謂本意者、余內心所恐者、內辨、官奏、執筆等事、爲尋問歟、於此三ケ公事者、無相承之時、難勤其役之故也、但隆季之類非此限歟、此事、

可レ謂レ難レ堪、家説更不レ能ニ口外一事也、又事躰頗似ニ無骨一歟、爲レ之如何、入レ夜、定能朝臣來、欲レ辭ニ兵仗一之間事、可レ付ニ御氣色一之由、仰含了、是依ニ天氣一、及重厄、所勞等事一也、此事、自ニ去年一思萠、自然至ニ于今一、而之間、近日甚愼殊重、仍所ニ奏聞一也、又侍從中將所望事、火事以前、自ニ女院一被レ仰、伺下可ニ申入一之由上、不レ得ニ便宜一之間、未レ申云々、除目、來月一日三日五日等之間云々、今明可レ伺ニ便宜一之由、所レ令レ申也、余兵仗之事、除目以後可レ奏之由、仰了、又光經所勞事同示付了、先レ是、全玄法印來、有ニ示事等一、今日、又長光入道來、談ニ古事等一、

廿九日、己巳、自レ夜雨下、朝間風雨太烈、巳刻以後天晴、今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恒、余脚病、昨今殊以倍增、是火事之間、忘レ病奔波、五躰四支如レ攉如レ屠、起居偏以不通了、

玉葉卷二十三 終

玉葉　卷第二十四

自安元三年四月
至同年六月

四月(大)

一日、(庚午)天晴、召智詮(阿闍梨)有仰付祈事、今日平座之次有叙位云々、太相國被叙従一位、上卿成親(卿)職事光能云々、少内記成棟承之、入夜五條大納言邦綱來、余依疾厚、隔障(子)謁、

二日、(辛未)雨下、大夫史隆職注送云、去廿九日宮司公俊給榮爵、五人修造離宮院、令重任、兼又則員、並鷹石丸、給獄所、(已上兩人、害殺下手人、)自餘輩可給身假之由被仰下云々、又去晦日、依山僧訴、加賀目代師恒、被配流備後國了云々、戌刻、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卿被來、余依風病、隔障子逢之、炎上日依所勞不參、爲謝其恐參女院之次所來也云々、被語云、去月下旬之比、新少納言惟基、初申行睛政云々、請印間神宮文出來、着亮闇裝束請印神宮文之條、有其恐、仍留件文了云々、後日列見之次、作着亮闇被請印了、(上卿三條大納言、)此事是非如何云々、余不知先例、如此事一向可因例也、

三日、(壬申)天晴、入夜小雨、自女院以定能朝臣、有被申入事、御氣色不惡云々、申刻、關白送書被示云、橘氏是定欲令讓申如何、先々上﨟大臣被定行事也、某依六條攝政讓、多年致沙汰、隨御返(事)可奏聞也云々、余報云、畏承了、可隨御定(也)者、　此事被攝籙之最前可被讓也、而數年之間無其事沙汰、至于今忽然而此議在來、頗爲奇、然而非可遁避事、仍答可隨命之狀耳、以五條坊門東洞院地可被宛御作事之由、女院有其仰、余申尤可然之由、(件地、余可傳領之所也、日來以彼地、可被支造作之(由、)欲令申女院、而以領地被宛作事、頗渉凡庶之儀、是以不申出之間、適有此仰、因之服膺稱善者也、女院被(悅)仰云、承諾之由、余申云、此仰還以遺恨者、)卽被仰合邦綱卿、申云、事體雖非神妙之沙汰、無他計者、爲之如何、尋要人可申云々者、又法性寺御所、除寢殿已下、兩三屋之外、皆悉可被壞渡云々、新造御所指圖、可作獻之

由有レ仰、余依レ疾不レ能レ致二如レ此之沙汰一、申下可レ被レ仰三合雅頼卿一之由上、依レ仰召遣了、申二明後日可レ參之由一、

四日、癸酉天晴、邦綱卿申下五條坊門地有二要人一之由上云々、大略有二其思一事歟、依二天變事一使三全玄法印修二冥道供一、一夜、祭文、長光入道草レ之、余自淸書爲竭二精誠一也、又爲レ銷二同災一、使三泰親朝臣修二熒惑星祭一、以二職事國行一衣冠、爲レ使、又自二今夜一、使三智詮阿闍梨修二不動供一、七ヶ日、爲レ除レ疾也、

五日、甲戌天晴、未刻、源中納言雅頼被レ來、示下可レ被造二獻指圖土代一之由上、納言諾、此外有二示事等一、今日祭除目云々、

六日、乙亥晴、見二昨日聞書一、信業子業忠、任二左馬權頭一、去年冬、今年春、今度並三度除目、皆以有二珍事一歟、入レ夜甚雨、

七日、丙子雨下、小童自二去夜一不例、疑疱瘡歟、以二女院藏人通業一、近習太相國者也、訪下太政大臣遭二大災一事上、

八日、丁丑天晴、此日依レ當二神事一、內裏無二灌佛一、院及皇嘉門院進二布施一、今日院有二御堂供養一、是被レ模二造天王寺念佛堂一也、公顯僧正爲二導師一、讃衆八口云々、左少辨兼光爲レ訪レ疾來、余不レ逢レ之、

九日、戊寅天晴、小童疾重、修二土公鬼氣泰〔山〕府君等祭一、今日奉レ爲二建春門院一、有二一品經供養一云々、

十日、己卯天晴、泰親來問二天變事一、熒惑猶留二太微中一、今日成二鈎乙一云々、

十一日、庚辰入レ夜大雨、

十二日、辛巳朝間小雨、佛嚴聖人來、余隔レ障謁レ之、談二法文事一、又問二風病之療治一、此聖人能得二醫術一之人也、」

十三日、壬午天晴、齋院御坐之時、自二今日一神事、近年無二御禊一、仍不レ齋、自二去夜半一台山衆徒、參レ洛集會、祇陀林寺、卽欲レ參二陣口一之間、爲二官兵一被レ射散一、東西分散、神輿等弃二置路次一云々、件神輿射二立矢一云々、古來雖レ有二衆徒騷動一、未レ無下其矢中二神輿一之例上、尤可レ懼々々、

十四日、癸未天晴、寅刻、人告云、山僧又以下向、依レ恐二其事一、忽行二幸法住寺殿一云々、余敢不二信受一之間、大夫史隆職告送同狀、縱夷狄雖レ致二謀叛一、天子豈弃二皇居一乎、可レ彈二指一之世也、其臨幸之體、又以非二直世事一歟、供奉之輩、或直衣、或衣冠、主上駕二腰輿一、關白兼不レ被レ聞レ之、依二卒爾之告一遲參、御倚子時簡殿上

雜具等、積二雜役車渡之鎰鈴等一人夫負レ之、凡禁中周章、上下男女奔波、偏如二內裏炎上之時一云々、中宮行啓、大進基親之外、更無二他人一云々、佛法王法滅盡期至歟、五濁之世、天魔得二其力一、是世之理運也、惣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非二筆端之可一レ盡、夢歟非レ夢歟、言而有レ餘、歎而無レ益、不レ能二左右一云々、經家朝臣來語云、昨日於二內裏一被レ問二人々一事兩條、一神輿幷弃二置路次一、爲二之如何一、人々申云、可レ被レ仰二座主及僧綱等一、不レ然者可レ被レ奉レ渡二祇薗一、仍被レ奉レ移二祇薗一了、一大衆已致二謀叛一、其罪科之法如何、人々申云、忽難二計申一、退可レ有二沙汰一者、今日又被レ問二人々一云、衆徒猶欲二下向一云々、任レ法可レ被レ禦、而若猶敗二軍陣一亂二入洛中一致二濫惡一者、何樣可レ被レ行哉、人々一同申云、其條非二力之所一レ及、只在二叡念一云々、此問狀太見苦歟、官兵等被レ分レ手可レ被レ防二衆徒參洛之道一也、而敢無二其沙汰一只御在所之近邊、雲集星列云々、大都以二京洛一、可レ爲二戰場一歟、是又未曾有事也、又內侍所、今夜可レ奉レ渡二法住寺殿一云々、此事先例全不レ見事也、內侍所不レ出二給洛外一、不レ尋二先例一被レ行歟、不便々々、或人語云、大衆送二書狀於相國入道一云、爲レ致二訟訴一、猶可レ參二公門一、早可レ被レ致二用心一也云々、忽見二此狀一、深以恐懼、因レ之行幸之儀出來云々、今夜大衆、一定可二參洛一之由風聞、余云、忽不二下向一歟者、

十五日、甲申天晴、午刻、大夫史隆職來、余依二疾厚一不レ謁、使三人問二衆徒之間事一、申狀如二風聞一、但賢所渡御事、昨日被レ問二公卿一、參入公卿、實定卿已下十二人云々、各依レ申二無レ例之由一、忽以停止、經盛卿及左少辨兼光等、爲レ守二護內侍所一祗二候閑院一云々、又申云、奉レ射二神輿一及依二大衆事一臨二幸他所一、共以無レ例云々、即參二法住寺殿一了、人告云、今曉依二院宣一僧綱等企二登山一、衆徒大怒、皆以逐散各逐電、歸參申二此旨一云々、申刻、隆職告送云、還御今夕之由被二仰下一、衆徒訴事、賀茂祭以後、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賀茂祭警固、還御以後可レ被レ行云々、酉刻、關白送レ書云、今夜可レ有二行幸一、可レ借二送毛車一云々、申承之由、即送二網代車一、今夜許可二立替一之由被レ示、以二其牛一進二毛車一了、又人告云、加賀守師高配流、奉レ射二神輿一之者可二禁獄一、件〔兩〕事等、祭以後可レ被レ行之由、內々先被レ仰二座主一云云、因レ之去夜大衆不二下向一云々、今日尊勝念誦如

恒、賀茂上社送葵、下社並松尾不進之、爲奇、
十六日、乙酉天陰、一昨日泰經朝臣、書院宣之趣、遣座主之許云々、其狀如斯、

叡山衆徒、訴次第申狀、忘道理、當時濫行越上古、然而不慮之外、神輿事出來、依恐思食、可被行罪科、以此旨、可令下知山門僧徒給歟、者依院宣、上啓如件、

四月十四日　右京大夫泰經

謹上天台座主御房

今日祭也、使右近少將雅賢、中宮使權大進重頼、內藏寮使三善倫仲、召憲基問療治、寸白、脚病、風瘴三種之病、同時發動、仍所問也、申云、可服哥梨勒丸、又每夜可洗足云々、今日神事也、
十七日、丙戌雨下、今日又神事也、入夜解之例也、一昨日還御閑院之間、葱花鳳輦有議定云々、遂被用鳳輦了、近代多神事之時、被用葱花之故也云云、又昨日重遣御敎書於座主之許、其狀如此、此御敎書、文章狼藉、理致不明、就中被損神輿之次詞、此次第先例度々云々、已是虛誕也如何々々、

衆徒濫行間事

右白山僧侶、末寺燒失訴出來、被問子細之處、代々國領也、更非寺領可有對決之由、頻所陳申也、但雖非寺領、燒拂之條、所爲之旨不穩便、仍國司改定目代了、其後不及公家、誠雖散欝陶之由、依令執申給、忽處配流之罪科、豈非過分之裁許哉、而被倩惡僧結構、今及衆徒騷動之由聞食、被加制止之處、不用院宣、切拂使所司住房、尤猛惡也、以奏狀可言上旨、職事加下知曰、初解狀白山訴人、可令對決之由、被仰下、不進神人、恣動神輿、猥企參洛、此次第已以反逆也、任前例、於坂下邊、雖可被相禦、爲聞食披子細、被免參陣、如先々者、留官兵、前以僧綱所司、可言上、愁緒之處無左右、打退官兵、欲亂入內裏、又令及傷官兵了、濫行已過古跡、更非訴詔、已同謀叛儀、仍相禦之間、神輿及破損、實是朝家大事、叡情所痛也、但此次第、先例難及度々、又非可默止、何況叡念所歸、偏圓宗之敎法也、已忘衆徒凶惡、只思食一山安穩、仍國司處流罪、下手官兵又可有罪、兼又神輿事、御沙汰候之處也、以此趣宜令下知山上給者、

依院宣上啓如件、

四月十六日　　右京大夫泰經 奉

謹上　座主僧正御房

十八日、丁亥、天晴、未刻大雨、去十三四兩日、大衆合議事問送源納言、報狀云、十三日神輿事出來之後、光能朝臣問諸卿〔曰〕(于時、實定、定房、實國、忠親、雅頼、實家、實守、候殿上、)神輿御于陣中、何樣可有沙汰哉、惡僧等殘于京中、又爲之如何、實守發語云、神輿事仰座主、以祇園神人、可奉送歟、惡僧事被尋搜、隨狀可有沙汰歟、雅頼申云、神輿事、可被仰合座主、惡僧事、仰撿非違使、可被追上歟、　光能參院了、歸參語云、直被召仰澄憲了、(祇園別當也、)

十四日、雅頼參上以前有定云々、　仰詞曰、蒙甲冑可參洛之由風聞、於今者任法可禦之由、被仰下了、其上事何樣可有沙汰哉、人々一同申云、可禦之由、御定切了、其上事隨有樣可申歟、兼(兼イ)難知之故也者、未刻許又有定、于時雅頼、長方等參加、仰詞曰、山僧悉被致害之條、以外罪業也者、可被計沙汰之趣、可定申者、長方發語、大衆已如囚徒忽有裁許者、自今以後、可積習歟、縱雖可有沙汰、後日可被許行歟、雅頼申云、目代配流了、雜物可返與之由宣下了、此上忽不可有沙汰、然而神輿事出來、(之間イ)非無其恐、依驚思食、此事任申請旨有裁許、又何事之有哉、此上可有勅定者、忠親、宗家、實國、定房、(已上四人、同此詞、)他人申狀不覺悟、實定卿申云、嘉保保安等、大衆之時、被計沙汰之旨等候歟、被尋外記、可有沙汰、又少々折中裁許旨、召僧綱等、仰含遣山上、令仰聞大衆之後、隨申狀追可有沙汰歟、其後數刻重出來、仰云、(相副大衆奏狀、國司陳狀等、)大衆申狀、一々無理、仍無裁許也、如此濫吹之間、官兵數日警衞、其煩尤多、何樣可有沙汰哉、一同相議可〔令〕申者、人々口々樣々〔候、〕令申、但所詮者、官兵警衞、未及數日、只昨今許也、只今不可及沙汰又裁許之條、先度定申了、召仰僧綱、勅定之旨ヲ令聞衆徒了、彼左右也者、此後又有定、定能朝臣(帶狩胡籙、野劍等、光能共不帶也、)仰云、內侍所可被奉渡哉否者、長方發語云、內侍所令出洛外給事、未有例、御所各別送日數之條、如御賀之時、七八日或又十餘日、有其例、然者縱雖過其日數、不可似洛外無例之難歟、

若他所可レ有レ恐者、仰二可レ然之武士一、可レ被二守護一歟者、家通申云、大略如レ此、其上猶可レ御二同所一者、可レ有二御卜一者、雅頼以上皆同二長方一了、

十九日、戊子天晴、吉田祭也、神事如レ常、於二川原一行二由祓一、是亮闍例也、季經朝臣參來仰、女院御所指圖事、晩頭定能〔朝臣〕來談、衆徒之間事、次第如二風聞一、奉レ射二神輿一事、武士之不覺也、先年依二成親卿事一大衆參陣之時、左衞門陣方〔雖二〕頼政禦レ之、大衆不レ能レ敗二軍陣一、〔又〕不レ出二濫吹一、事謂其人勢不レ可レ及二今度之万分之一一云々、又語二行幸之間事一、猶以如レ夢、誠是物恠也、賢所可二渡御一否事、先申二關白一、關白之被レ答云、不レ可レ及二議如一レ此、〔此〕程事になりなんには、何不二渡御一哉〔云々、仍奏二其旨於院一、仰云、隨二關白申一、不レ可レ奉(天イ)レ渡者、〕仍以二出納一仰三遣兼光之許一了、于レ時及レ曙也、兼光申云、已天明了、雖二白晝一可レ奉レ渡歟、可レ隨二重仰一者、卽奏二兩方一、晩頭可レ宜之由有レ仰、仍仰三遣其旨二了、此後人々參入被レ問二條々事一之次、殿下召二定能一卽參上、仰云、今朝行幸之體、已以非レ常、綷絕二常篇一、仍賢所御二洛外一、何難之有哉之由令レ申了、而如二只今一者、頗事頸(稽カ)延了、無二左右一京外之條、先一旦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歟、此由可レ申レ院者、卽以奏聞、仰云、可レ問二諸卿一、人々一同申、不レ可二渡御一之由、實定申、可レ被レ問レ例之由云々、先申二關白一、關白有下不二甘心一之色上、尙可二渡御一之由歟、但可レ奏之由有レ命、仍奏聞、仰云、關白可二計申一云々、關白被レ申云、〔云、〕人々一同申二無レ例之由一、任二彼趣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云々、仍渡御之儀停止了、但有下可レ遣二武士一之儀上、院仰云、可レ遣二經盛卿一、卽仰遣之處、不レ進二請文一、已及二數刻一、度度雖レ問二散狀一、尙以不レ申、左右在二入道之許一云々、此間兼光恐懼、難レ忍之由再三示レ之、已及二亥刻一、仍奏二事之由一了、時右大將在二御前一申云、經盛ハ可レ候二一所一之由、入道所レ申也云々、爰仰云、然者可レ遣二賴政一者、卽召仰、不レ廻レ時〔刻之〕參向了、云々、自二今日一法皇被三始修二百ヶ日八講一、僧五十口、每五ヶ日被レ請二十口一云々、

廿日、己丑天晴、經家朝臣來語云、去十四日光能朝臣、爲二院御使一申二關白一云、大衆事奇恠無レ極、而如レ思相誡了、但神輿事聊有レ恐、可レ有二裁許一歟如何、被レ申旨不レ承、及三但今度有二沙汰一云、(御渡者イ)彼代二大衆一乘レ勝歟之由、內々被レ存歟云々、申刻、大夫史隆職注送

云、
安元三年四月廿日宣旨、上卿別當、
加賀守藤原朝臣師高、宜レ解二却見任一、
仰二外記一、
加賀守藤原朝臣師高、仰二諸司一除レ名追二位記一、
令レ配二流尾張國一、
依レ奉レ射二神輿一、給二獄所一輩、
平利家、字平次、同家兼、字平五、田(同カ)使俊行、字難〔波〕五郎、藤原通久、字加藤太、同成直、字早尾十郎、同光景、字新次郎、
已上被レ仰レ官、
〔廿一日庚寅、雨下、〕
廿二日、辛卯入レ夜定能朝臣來語云、御筆御八講可レ被レ過二亮闇一之由、關白被レ申レ院、院仰又同云々、而主上仰云、報恩之道、以二早速一爲レ先、周朞之內可レ行レ之云々、仍自二七月五六日之間一可レ被レ行云々者、此事吐二愚案一了、依叡慮叶二先規一、可二感歎一、可二感歎一、關白被二申行一之由、世以不レ爲レ可云々、又云、御八講定文定能可レ書云々、長保頭中將經房、治曆頭辨經信、長治頭辨重資書レ之云々、
〔廿三日壬辰、〕
廿四日、癸巳時晴參入、問二天變事等一、申云、火星猶未レ出二太微一、又定有レ事歟云々、日者守二右執法一、此間又欲レ犯二左執法一云々、
〔廿五日甲午、〕
廿六日、乙未天晴、定能朝臣來語云、祭之間、蘆簾可レ懸二葵葉一哉否、有二其議一、忠親卿曰、保元懸レ之由、所二覺悟一也、彼時爲二職事一慥見レ之、但於二可否一〔者〕不レ知云々、藏人次官基親云、保元依二亮闇一不レ懸レ葵之由、祖父範家所二記置一也、是定例也云々、兩人之說、已以參差、然而遂付二基親說一不レ懸レ之云々者、余案二此事一、從二神事一之時、主上臣下、皆改二諒闇服一、是例也、於二內裏之鋪設一者、已是諒闇之御裝束也、豈觸二神物一哉、憶二事理一不レ懸、何事之有哉、隨又社司等申云、亮闇年雖レ進レ葵、不レ置二黑漆臺盤一、不レ懸二蘆簾一云々者、又語云、依二衆徒事一、行幸之日於二法住寺殿一、欲レ下二御一之時、無二莚道一、仍忽引二出高麗疊一用レ之、又無二御草鞋一云々、定能依二遲參一、不レ候二合出御之所一云々、又中將通親安二置御劒一之間、逆入レ之云々、而主上令レ改置給云々、又云、諒闇年可レ被レ行二寢勝講一哉否、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之由、基親所レ申也云々

者、余案此事、更不可被問人々事歟、寛弘以後、至于嘉承、皆代始大嘗會以前也、仍不足為例、長保之度、可叶今度之例也、而彼度五月七日、憖以被行之由、見行成〔問〕記、憶事理、又何被停止哉、縱無其先例、尙以不可被停止、依無理也、何況吉例炳焉、可謂勿論歟、

〔廿七日丙申、〕

廿八日、丁酉天晴、戌刻、出河原除輕服、陪膳季長朝臣、役國行、共布衣也、陰陽師漏刻博士經明、余烏帽直衣、網代車牛童遣之、前駈國行一人也、向坤解除也、件服暇、故攝政殿落胤小僧、去比夭亡、在兄覺尊僧都之許云々、今夕女院同御除服、又侍從除服、於女院御所門外除之云々、雖須出河原、依為幼少之者隨宜也、亥刻、上方有火、樋口富小路邊云云、曉更人告云、夜前火猶未消、京中人屋多以燒亡已、及內裏(閑院)云々、余騷起見之、火勢彌盛、其熘靡乾方、閑院有危歟、然而依疾厚、不能相扶、遣人令見實否、歸來云、於閑院者免了、雖然火勢熾盛、禁中大途為熘下、仍忽幸正親町東洞院、邦綱卿第、(駕腰輿、關白騎馬出御自西洞院面西門云々、)中宮同渡給、(乘糸毛云々、)子細追可尋記、依大衆事、駕腰輿、卒爾行幸、為物恠之由、世上謳歌、今以符合歟、

燒亡所々、

大極殿已下、八省院一切不殘、

會昌門、應天門、朱雀門、神祇官、(八神御正體燒失、)民部省、(圖書倉不燒亡云々、)主計寮、主稅寮、式部省、眞言院、(兩界曼陀羅、同以燒亡、)主水司、大膳職、大學寮、(孔子御影本取出之、)勸學院等云云、

公卿家

關白、(錦小路大宮、)內大臣、源大納言、(在西京云々、已上三人、當時不居住彼之家也、)中宮大夫、(三條西洞院、)二位中將、(已上四條大宮、〔町〕內兩方住之云々、)藤大納言、(三條油小路、)藤中納言、(綾小路西洞院、)別當、(三條堀川、)源中納言、(三條猪熊、)堀川宰相、(綾小路堀川、)大宮權大夫、(在西京、不住之家也、)左大辨、(六角大宮、)五條大納言、(二條油小路直廬也、)

已上公卿十四人云々、

此外殿上人已下、不知幾多、凡東富小路、南六條、西朱雀以西、北大內、併以燒亡、古來未有如此之事云々、炎上之中間、辻風度々吹來、雜人等迷惑、多以燒損云々、五條以南之火烟、及八省諸司之條、未曾有、未曾有、凡餘熘之為體非直也事歟、火

災盜賊、大衆兵亂、上下騷動、緇素奔走、誠是亂世之至也、非二人力之所一レ及、天變雖二頻呈一、法令敢不レ改、致レ殃招レ禍、其不レ然哉、熒惑入二太微一、渉レ旬渉レ月、熒惑是火精也、太微卽宮城也、華洛成二灰燼一、變異之驗、可レ謂二掲焉一歟、故殿常仰云、末代之天變、咎徵速疾、是不レ施・化不レ行レ德之所レ致也云々、先賢之語誠矣此言、

廿九日、戊戌、至二辰刻一猶未レ消、以二季信一依二疾厚一不二出仕一、深恐思之由、申二內裏及關白一、又以二消息一、重申二關白一了、季信歸來云、付二女房一申入了、凡不レ能二左右一云々、但關白不レ被レ候、又不レ參二御所一云々、勿論事也、關白報云、是非不レ覺云々、又以二使者一訪二二位中將及源納言等一、各報曰、以二存命一爲レ事云云、納言云、文庫六兩之內、三兩全、出二其殘（蔵イ）一雖二引出一輪破令二燒失一了云々、隆季卿文書、不レ殘二一紙一燒失了云々、又隆職文書多以燒了、宮（官イ）中文書拂底歟、凡實定、隆季、資長、忠親、雅頼、俊經皆富二文書一家也、今悉遭二此災一、我朝衰滅、其期已至歟、可レ悲可レ悲、又伊明文書六千餘卷同以燒了云々、今夜還二御閑院一云々、

卅日、己亥、朝晴、午後雨下、入レ夜猶未レ止、遣二侍搭勤者於隆職之許一、訪二文書燒失事一、如二長案一少々取出、其外文書悉燒了、故〔給三〕御使一不レ知レ所レ謝云々、今朝問三大極殿眞言院八神殿等燒亡之例於二賴業之許一、令レ申云、

貞觀十八年四月十日丁巳、子時、大極殿災、（于レ時御二內裏一、）十一日戊午、廢朝三ヶ日、十三日庚申、諸衞警固、（十五日解嚴、）廿日丁卯、於二建禮門一大祓、五月三日己卯、奉二幣伊勢一、四日庚辰、奉二幣松尾賀茂一、八日甲申、被レ立二柏原山陵使一、

天喜六年二月廿六日丁卯、亥刻、大極殿、新造內裏、（只渡二御一條院一、）中院等燒亡、廿七日戊辰、公卿參二御所一定申、廢朝三ヶ日、　三月七日丁丑、大祓、伊勢並諸社幣定、中（御イ）院燒亡、諸道可二勘申一之由被二宣下一、被レ行二軒廊御占一、十日庚辰、山陵使定、十三日癸未、伊勢幣、（神祇官、）十五日乙酉、七社奉幣、（石、賀、松、平、稻、春、）原、廿日庚寅、仁王會、（豐樂院、）廿一日辛卯、山陵使、（柏原、圓乘寺、（後朱雀院、）今日國忌也、）廿五日乙未、廢朝、政始、八月廿九日丁卯、改元、依二大極殿火事一也、

已上大極殿炎上、例二ヶ度歟、

大治二年二月十四日、神祇官、八神殿燒亡、後日發朝三ヶ日、
此外、天暦七年二月十七日、神祇官後廳、長德四年
三月廿八日、同官廳屋燒亡云々、無二發朝一、
眞言院事、未レ見及一云々、
余檢レ例、眞言院、大學寮、勸學院、此三ヶ所、未レ遭二
此災一歟、

五月

一日、庚子天晴、今夜陣中、自二二條北一、至二油小路西角
古小屋一、爲二中宮廳一、件所强盜數人、亂二入宮中一、雜物
等悉以盜取了、又廳直、廳守等之類、兩三人被レ疵、又
令レ放レ火云々、禁中騷動、上下周章云々、於レ火者相
構打滅了云々、陣中强盜、古來未レ聞、可二彈指一之由
也、又人云、右衞門陣、油小路西門也、矢二射二立之一云々、天
運欲レ盡歟、悲泣而有レ餘者也、先流矢中二神輿一、尋承保
又有二此事一、深可二恐怖一歟、我國滅亡時已至歟、〔余生二
於亂代一、只可レ耻宿業也、〕去夜關白送レ書被レ示云、
氏院燒亡其後事、何樣可レ行哉、無二先例一之間、失二
計略一了、能思慮可二示送一、如レ此之時、氏公卿可二會
議一也、而近代之法、親背不レ來、況疎乎、無二人于〔相〕
訪一、爲レ之如何云々者、余昨日獻二愚札一、付二其返事一
所レ被レ示也、今日獻二其報狀一曰、先氏社及本願墓等、
可レ被二祈謝一、又火災之條、所レ及二占卜一歟、此條在二
時議一、又造營事、可レ被レ立二廟堂之内一、子細早可レ被二尋
問一、件廟堂建立以後未レ聞云々、又彼院生徒、殆可レ及二逃脫一歟、可レ有二
安堵之沙汰一歟、此等之外、短慮難レ及、如レ此之時、
依二所勞一不二參入一、爲レ懼不レ少者、件院閑院贈太
相國冬嗣、弘仁十二年建立、其後未レ有二火災一、及二三
百四十餘歲一歟、惣天下之滅亡、別我氏之衰微、悲淚
數行哀哉、今日依二每月幣一、晝間神齋如レ恒、
二日、辛丑天晴、雖二疾猶未一レ快、懃念誦、依レ恐二天下之不
靜一、爲レ被二謹愼一也、午刻、藏人勸解由次官基親來、
以二光經朝臣一示云、火事之間、被二尋問一事、條々候云
云者、余依レ疾不レ能レ正二衣服一、隔レ物可レ謁之由示
レ之、即隔二障子一逢レ之、被レ尋事四ヶ條、
燒亡之穢七ヶ日、又無二甲乙一、是式文炳焉、而永暦四
年、内裏燒亡、翌日見二付死骸一、因レ之可レ爲二卅日
穢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了、今度炎上、燒死之輩已多、
其穢大略、充二滿京中一、不レ似二普通燒亡之例一、尤有二
疑殆一、仍被レ問二法家一之處、申曰、燒亡穢限背二式

文、難申異議、但於入穢所郭內之輩者、其身可有卅ヶ日穢、又爭無甲乙者、就之言之、已滿遍之穢也、淨否之條、暗難知歟、欲遵普通之例、卽死骸滿京中、已顯然也、欲定死穢、又不似承曆之例、兩ヶ之間可計奏〔旨、〕被副下外記勘例一通、法家勘文二通也、師尙勘文、聊注載子細歟、

余申云、如被仰下者、死人已滿京中、穢氣又遍天下云々、燒亡穢限之法、式制雖分明、死骸顯然之時被用卅ヶ日、承曆佳例蹤跡已存、但彼者死骸在禁裏、頗不同、今敢之議歟、雖然死穢已有實、甲乙更難略歟者、縱不見其骸於九重、爭被定其穢於七日乎、若猶有事疑者、宜決占卜歟、

一伊勢幣者、八省若有穢之時、自神祇官被立之、兩所共爲灰燼、爲之如何、延久之比、齋宮群行及臨時廿一社奉幣之時、幸太政官廳、被發遣其幣、今度不可有行幸、頗不似彼例、八省神祇官、燒殘屋雖有之、自燒亡之處奉幣、神慮有恐、何樣可被行哉、同可計奏者、申云、八省院、神祇官共化煙焔了、於諸社幣者、雖被立自陣、至于伊勢幣者、已無其例者、雖無行幸於官廳、被發遣、更何難之有哉、

一火災之時、被行御占者例也、而穢中有憚否、天德之度、神祇官參內裏卜之、但尋常軒廊御卜、所被憚穢氣也、如何、同可令計奏者、

申曰、內裏燒亡、其例已多、被行御占事、又每度也、不必被過穢歟、就中天德之例已炳焉、穢中有御占、有何難哉、隨又今度神祇官同觸其穢了、可謂勿論歟、

一炎上事被申二陵先例也、其一、是柏原也、今一所隨時被申之、天喜六年、八省燒亡之時、被申圓敎寺（祖父一條院）、今度可被申安樂壽院歟如何、同可計奏者、

申云、被用天喜例者、安樂壽院何事之有哉、但如此事、猶可被尋例也者、（追見東記、圓乘寺云々、是後朱雀院御陵歟、然者祖父之議相違歟、）

基親語云、可被問太相國左府等、自是可參向云々、

又一昨日夜、中宮廳燒失、右衞門陣、矢二立事語之、

彼夜守護經盛卿云々、而一切無人、仍不能擱留云々、即退出了、晩頭定能朝臣來、仍服暇不出仕云々、語云、去燒亡之日、行幸土御門亭之後、關白召定能、被仰云、可召在憲朝臣、即遣召之、隨又參入、關白先是被退出了、仍相伴在憲、參里第、於關白第被問還御日次、申云、今日(廿九日也)、來月一日二日等也、今夜可有還御之由、被仰下了、退直廬、須臾有召馳參、關白仰云、只今向前相國左府等第可問、今夕行幸事、其趣還御日次注申日如此、今夜行幸於閑院、可被仰廢朝歟、將又於此第被過廢朝日數、可有還御歟如何者、即先馳向左府第、仰此由、(依病不謁、)被申云、還御之後、被仰廢朝可宜者、次向前相國第、自謁之被申云、土御門第、已是本皇居也、今夕被渡內侍所、於此內裏被仰廢朝、過日數之後、可有還御、八省燒失、天下大事也、怨備威儀行幸、不叶物儀歟、若尙可被忩還御者、不調行幸之儀、供奉輩不改燒亡之時衣服、可有還御歟、讃岐院御時有此例、頗雖非吉例、足爲證云々者、歸參申此由、被仰可申院之由、即參上申之、院仰云、先於讃岐院例者、都不可被用、最不吉也、於廢朝前後者、關白可被計〔申〕者、關白云、供奉人可用燒亡裝束之由、尙不被甘心事也、猶今夜可有還御云々、仍彼夜還御閑院、(鳳輦云々、)其後此事等奉行、依爲大事、可被仰他人之由、以兼光申、關白仍被仰基親了云々、良久退出了、

三日、(壬寅)雨下、午刻、長光入道來、火事之間事歎息、此次談我朝故事、今夜、女房及小童除服、陰陽師憲成、於家中除之、但不用寢殿也、女房必不出門外也、小童同之、(但在祖母北家也、)先日被尋問山陵使事、倩廻思案、今度尤可被申圓宗寺也、所以何者、天喜六年、大極殿炎上之後、後冷泉院一代、不被造畢、而延久聖主、終古來之功、其後始遭此災、尤可被申彼寺也、乍置祖及曾祖、及五代之祖條、若可有疑歟、此條檢例、即貞觀八省炎上之度、被申柏原〔一〕所、是則五代之祖也、又天喜之例、乍置父後朱雀院陵、(後圓敎寺、)被申祖父一條院陵、不必爲先近歟、又大治御元服、乍置後三條院以下四代、被申山階(天智天皇)、及後圓敎寺等也、(是又五代祖也、)就中於造宮事者、必被申柏原、於御元服事者、

必被申光仁、此等皆有由緒事歟、八省炎上事、尤可被申延久之陵也、遂祖之條有(公イ)難者、以此子細可陳歟、仍以書狀示送〔云〕基親之許、其狀如此、

八省燒失、被申山陵事、任天喜六年圓敎寺例、可被申安樂壽院歟之由、先〔日〕被尋問之時何事之有哉、且又猶可被問例〔之〕旨令申了、退廻思案、被申圓宗寺尤宜歟、延久聖主修造八省院、其後今般始遭此災、被告申彼陵、頗可叶物議歟如何、且相計事宜者、可被披露歟、仍執達如件、

五月三日　右大臣判

藏人大進殿

逐申

他人若被申此旨者、努力々々、不可有口外、

〔首書云〕後日檢之、天喜度被申後朱〔雀〕院歟、二東記云、〔圓宗寺云々、〕圓乘寺(宗イ)ハ後朱雀院陵之由、賴業所申也、

四日、癸卯、天晴、基親返事到來、(昨日使者、不尋逢云々、)早以此旨可申上、又穢氣事、明日可有御卜云々、又借送火災之間勘文三通、(大外記賴業一通、師尙二通、)書寫了返遣了、少納言信季來、去二月以後、依所勞不出仕云々、語云、時忠卿佐女牛東洞院第、可爲皇居、依閑院中流矢也云云、此條被問人々云々、然而未預此問、及晚菖蒲如恒、

五日、甲辰、天晴、節供如常、陪膳行賴、行事國行、今日天台座主法務僧正明雲、宜解却見任、停止職掌之由、被下宣旨、又大極殿已下炎上事、何咎徵哉、及燒(諸カ)氣可有卅ケ日哉否事、兩條有軒廊御卜云々、已上事、大夫史隆職所注送也、座主自去夕付使廳使、(信房云々、)家門以繩結之、房(屋イ)家一切無人、非覆蓋、下部等昇立堂上、大略同座云々、是依被召大衆張本也云々、

六日、乙巳、天晴、午刻許、密々女院渡御、爲訪余病也、又有被仰事等、入夜中院(六條室町也、)燒亡、凡近日每夜炎上、强盜不可勝計、亂代之至歟、

七日、丙午、天晴陰不定、泰親朝臣來、依召也、余召簾前、先身固、次問天變事等、申云、熒惑出太微了、八省燒亡之後、經六七日許出了云々、熒惑在端門之

間、朱雀門燒亡了、事之相應、嚴重無極〔哉、〕古來示
天變顯咎徵、其例雖多、未有如此之事云々、近
日又木星犯天星、是立王之變也、深可恐、過六七
月之後〔可〕案堵云々、但大臣愼於今者不可
有其恐云々、余問云、人家入北西地、有其忌哉、
申云、無忌也、俗之説無證據事也云々、又曰、人家
乾角闕有憚云々、是又不可忌之、又問云、人家寢
所不可當門之融云々、是又不可忌之、又問
云、於屋者不可繼北西棟云々如何、申云、於
寢殿者可忌、末々屋不可忌云々、七宮被補座
主之由風聞已一定云々、仍以季長〔朝臣〕示慶之
由了、
八日、丁未天晴、山法眼被示送云、大衆事無爲、可下
向之由風聞、更不可信受云々、
九日、戊申天晴、陰陽頭在憲朝臣來、依召也、召簾前
問條々事、
一人家入北地憚否事、
申云、舍宅圖云、入四方皆忌之、但於例者不可
勝計、大內東北院、堀川院、法興院、皆被入北地、
吉所也、就中始於入他領、可有其儀、假令我
領、其地廣博、家郭內狹少、更入郭內之條、不可
及議、無憚云々、
一入門、世俗忌之〔云々、〕有證文否事、
申云、文書之中無所見、只世俗會釋也、抑謂入門
者、乍向大路、門下許引入也、更開其路、向其大
路立門、不可謂入門云々、
一井堀、巳方是定事也、其外何方角可堀哉事、
申云、巳方吉方也、其外又無憚、乾艮北西皆以無憚
云々、
一門之融、當寢所有憚哉否事、
申云、無證文、不可憚云々、
此外陰陽道事等、少々問之、
十日、己酉天晴、座主事、去七日以光能朝臣被仰七
宮云々、依日次不宜、明日可被宣下云々、法
性寺座主事、以書問七宮〔之〕許、返報未得其意、
此法眼尤當其仁歟、先々長者之一族、有可然之
人時、多以補來事也、不然ハ又實寬全玄等尤當
其仁歟、於今者七宮不可被知事歟、而忠雲
法眼忠雅公息、可補之由、內々結構云々、又博陸有其心
云々、余〔又〕諮申關白〔之〕御許、返事云、近日不

及沙汰、天下之事等、落居之後可沙汰、法眼尤可然、且檢先例可沙汰、先例依長者擧、被補事也云々、未刻、大夫史隆職宿禰來、余扶疾召簾前、問天下事等、大衆事、燒亡事、陣中强盗事等、一々令談語、不遑記錄、官中文書之中、簿案目錄如形取出了、於雜文書者、一紙一卷不取出云々、於廣房文書者、不燒失云々、此次語云、貞觀八省燒亡之時、於建禮門被發遣伊勢幣之由、見官符之中云々、尤有興事歟、

十一日、庚戌、自夜雨降、今日座主宣命被受取云々、少納言惟基、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云々、又前座主明雲可被勘罪名云々、頭右中將光能朝臣宣下、左大臣云々、以史被下、右中辨經房朝臣云々、宣旨狀、

安元三年五月十一日　宣旨、

前延暦寺座主僧正明雲條々所犯事、

一故大僧正快修、爲當山座主間、相語惡僧等、令追拂山門事、

一去嘉應元年、就美濃國比良野庄民等、結構訴訟、發當山之惡徒、令亂入宮城致狼藉事、

一近日大衆蜂起事次第、超過彼嘉應猥藉、先以一旦意趣、催三塔凶徒、外構制止之詞、內成騷動之企、蔑爾朝章、欲滅佛法、或以凶徒亂入陣中、數ヶ處放火、或對警固之輩合戰、或帶兵具可下洛之由、令執奏、誠是朝家之愁敵、偏爲叡山之惡魔者歟、

仰下知明法博士等、就彼條々所犯、令勘申明雲所當罪名、

藏人頭右近衞中將藤原光能奉、

又昨日明雲知行、寺院所知、悉以沒官云々、其宣旨狀如此、

左辨官下延暦寺、

應令停止前座主僧正明雲知行寺務事、

文殊樓三ヶ所、　觀心院七ヶ所、
五佛院三ヶ所、　實相院四ヶ所、
持明院二ヶ所、　法性寺東北院一ヶ所、
大縁房領二所、　圓融房、
圓德院領三ヶ所、　同院丈六堂領五ヶ所、
佛眼院領西南院、　惠心院七ヶ所、

法親王家領五ヶ所、
右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房宣、奉レ勅、件寺院等〔任ニ〕注文ニ、宜レ令レ停ニ止明雲知行一者、寺宜ニ承知ニ、依レ宣行レ之、

安元三年五月十日　大史小槻宿禰 在判
少辨藤原朝臣 在判

凡此間沙汰、夢歟非レ夢歟、惣非ニ言語筆端之所ニ及、
十二日、辛亥天晴、未刻、賴業眞人來、余召ニ廉前一談ニ雜事ニ、吐ニ和漢才ニ、詎敢比レ肩、誠是國之大器、道之棟梁也、衆徒火災之間事、具以談語、不レ遑レ記、酉刻、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來、被レ借ニ與天喜三年春大間正文書ニ、寫可レ返也、今日賴業申云、勸學院廟堂子細、文簿之中、惣以無ニ所見一云々、
十三日、壬子天晴、晩頭下人云、大衆只今下京云々、但非ニ實說一歟、蜂起云々、以外〔以外〕云々、
十四日、癸丑天晴、山法眼示送云、大衆蜂起熾盛云々、然而下京事猶未レ決、今日合議可ニ事切一云々、是依ニ前座主事一蜂起云々、尤可レ然々々、於ニ此條一者、非ニ衆徒之過失一歟、今日法家勘ニ申明雲罪名一云々、
十五日、甲寅天陰、時々雨下、未刻、源中納言〔雅賴〕來、今夕爲レ定ニ前建春門院周闋法事ニ、可ニ參陣ニ、仍着ニ束帶一來也、行事辨經房云々、語ニ炎上之間事ニ、文書之中於ニ漢家書一悉燒了、於ニ日記之類一者、大都出了云々、其中於ニ日記一者二合ニ納ニ皮子一燒了云々、又談ニ前座主之間事ニ、廳下部等、已以ニ圓座一云々、座主此兩三日、飮食不レ通、自ニ一昨日ニ、檢非違使兼隆、爲ニ守護一被レ加ニ遣之、其譴責之體、如ニ切燒一〔云々、〕此外談事太多、晩頭歸去了、
十六日、乙卯天晴、早旦長光入道來、見ニ合勸學院燒失之間勘文ニ、是關白仰也云々、永範、俊經、長光入道、及賴業、師尙等、被レ召ニ勘文一云々、長光入道云、廟堂子細、文簿之中、更以無ニ所見一云々、仍不レ能ニ勘申ニ、但被レ安ニ置書籍一事、已炳焉、形像坐否事無レ知者云々、勘文之體、大略載ニ漢家准據之例一歟、人傳云、前座主去夜絕入、其譴責之間、不レ能ニ飮食一云々、昨日僧綱十一人、爲ニ衆徒一使ニ參院ニ、訴ニ申明雲罪科事ニ、以ニ折紙ニ申レ之云々、院宣云、更不レ可ニ載(裁カ)許ニ云々、入レ夜人云、所レ付ニ明雲一之使廳使只今去了、已優免歟云々、計之(也イ)、被レ定ニ流罪一之故、被レ立レ使歟、但可レ尋ニ一定之說ニ、後聞使立事謬說云々、

十七日、丙辰、天陰、晩頭雨下、戌刻、參女院御所、自去三月朔、依病不出仕、今日始所參也、申法眼法性寺座主之間事、可被申博陸之由也、又有新御所指圖之間沙汰、深夜歸來、所勞不快、

十八日、丁巳、天晴、脚氣更發、不知爲術、子刻、右頭中將光能朝臣送書云、前座主明雲罪名事、來廿日可有陣定、扶疾可令參列、院宣也云々、令申依所勞不耐參任之狀了、

十九日、戊午、天陰、午刻、定能朝臣來、談雜事、未刻、關白送書曰、明日可有合議云々、其間令申所勞之由給歟、依其事光能朝臣殊蒙勘責、事體大略及大事歟、相扶令參給、尤可宜歟、近代事迷是非、只以無爲可爲事歟、返々、驚承仍所馳申也、光能定令參啓歟云々、入夜光能送書云、猶可令參御之由、殊院宣候、凡被仰下之旨、不能左右、別儀候歟、以外御詞等〔候、〕内々爲御用意所申也、子細可參啓云々、令申云、相扶早可參、但所勞之條非矯餝、今領此〔預〕仰、爲恐不少者、此事次第未得其意、末代作法無緣之人、雖片時不可立廻事歟、可揚（哀イ）々々、

廿日、己未、終日甚雨、入夜猶不止、此日前座主僧正明雲罪名事、有仗議、余晩景着束帶參内、脚氣難堪、行歩不叶、然而依別院宣、相構所參入也、先是公卿等濟々、先向鬼間方、定能朝臣云、博陸早退出給了、光能卽（イ）參彼殿了云々、余先着陣奥座、定能朝臣來下吉書、（内覽察請奏臨時公用、）余結申、定能仰詞、（宣旨ナタヘ、）余微唯、卷文、取副笏、移端座、令置軾、召左少辨兼光下之、兼光結申、余仰御詞如恒、久籠居初出仕、加之除輕服之後、始出仕也、仍有吉書、是先例也、或有申文、然而故殿御時、常有吉書許、仍隨彼例也、定能兼光等昨日觸示者也、次余起座、參御所方、此間光能歸參、余謁邦綱卿、〔非〕暫（○暫、花園家本作是、）談雜事、頃之太相國參入、日來被申所勞之由、而譴責如余、仍相扶出仕云々、於左大臣者、依被申可賜實檢使之由、無沙汰云々、次余着陣、先是太相國、及參議一兩在座、相次人々着座、奥座中間漏濕、不能人居、仍納言兩三人〔注文〕、（忠親、成範、實綱等也、）着端座、次頭右中將光能朝臣、下罪名勘文於太相國、（有禮紙、）仰曰、三ケ條仰詞、並法家勘文可被定申者、（此仰詞、頗不聞付、無如何、）太相國欲結申

之間、光能退下了、次相國委見了、如レ元加二禮紙一授レ余、（相國及余、共在二奥座一也、）余置二笏於右一、（座下也、）取二勘文一如レ形開見、次第見下也、至二于最末一、長方許見了、卷レ之取レ笏候、太相國密示レ予云、先可レ召レ硯歟、余云、左右只在二御意一、即被レ仰下可レ召レ硯之由上、（見二下文書一之間、可レ被レ仰下可レ召レ硯之由上也、）長方仰、官人召レ之、次太相被レ示云、可レ被二讀申一、長方讀レ之訖、又取レ笏候、太相又示レ余云、今ハ可二定申一歟、余諾、相國被レ仰云、可レ被二定申一、長方定申之、逆上定申了、相國被レ仰二召レ硯可レ被レ書之由一、此間隆季卿及余退出了、不レ見二此後事一、定趣見二定文一、抑取條之間、人々所レ爲不レ同、太相、余、忠親、實守、宗家、實家等、稱二明法博士一、隆季、成範、長方等、稱二法家一、是非未レ辨可レ尋之、今日參入公卿、

太政大臣　余　中宮大夫隆季　中納言宗家

忠親　成範　實綱　參議朝方　實家　實守

長方　已上十一人也、

抑、太政大臣奉行、如レ此公事何度例哉、是關白下知云云、未レ知二其故一、奇異之中奇異也、今日太相國上卿之間、每事未練、似レ不二存知一、如何々々、後聞相國上卿事院宣云々、關白不レ被レ知云々、是光能未練之令レ然歟、大都無二左右一、可レ被レ行二流罪一之由、無二令レ申之人一歟、長方申云、衆徒依二訴訟一、企二參陣一被二相禦一之間、自然及二合戰一、偏不レ可レ謂二謀反一、加レ之奉レ致二一乘於公家一、奉レ授二菩薩戒於法皇一、令二還俗流罪一之條、何樣可レ候哉、且可レ在二勅定一云々、忠親、宗家、隆季、余、太相等、同レ之、但隆季申云、天台戒和尚處二死罪一條、爲二圓宗之瑕瑾一歟云々、余又同レ之也、他人申狀、其詞微々不レ能レ聞、得レ之子細見二定文一、但朝方申狀、〔似レ〕可レ有二罪科一歟云々、如何々々、今日最勝講初日也、證誠、教縁、玄縁、（○玄縁、花廼舍本作二宗海一）覺智寺云々、關白着二直衣一被レ參〔云々、〕今日兼光密示云、宸筆御八講自二七月五日一可レ被レ行云々、其事可レ有二御奉行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又願文咒願可レ有二御清書一云々、以二吉日一可二參啓一、且所レ申也云々、師隆今曉下向了云云、

廿一日、（庚申）朝間天陰、尋二取定（○定、花廼家本作レ官、）文案於右大辨長方一、

法家勘二申前僧正明雲罪名一事、

太政大臣、右衞門督藤原朝臣、長方朝臣等定申云、

法家勘二所當罪狀一了、減二一等一配流、不レ可レ及二異

議歟、但其罪渉謀反之由勘申之、雖理可然、事起自訴訟、爲蒙裁報催衆徒、令參陣頭、其間狼藉事、若出不圖、偏難處謀反歟、雖然衆徒騷動、爲彼結構之由、既以有露驗者、豈可遁霜刑哉、須任法可被行之處、明雲以一乘妙經奉授公家、以菩薩淨戒奉授法皇、而忽令還俗、處流刑之條、頗可及豫議哉、宜在勅定、

右大臣、中宮大夫藤原朝臣等定申云、大略同長方朝臣〔刻〕定申、爲菩薩戒和尙之者、處死之條、爲圓宗如何、冥〔々〕之照鑒難量者歟、

中納言藤原朝臣定申云、大略同長方朝臣議、但大治年中、春日行幸之時、興福寺權別當、漏勸賞了、五月之頃、彼寺衆徒訴申之、而有仗議、依爲隆卿定申、神今食以後、可有沙汰之由被仰下、賞罰雖異、今度射神輿事、解謝本社之後、可有勅斷歟、

左兵衞督藤原朝臣定申云、同長方朝臣定申云、尋准據之例、可被計行之條、同左近衞中將藤原朝臣定申、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左近衞中將藤原朝臣等定申云、如勘狀者、所當罪科、無所避、任法條可行歟、但圓宗之敎法、是超餘乘、台嶽之護持、久被一天、擇其耆德、被補座主、無被行流罪之例、是無犯法輩之故歟、猶爲菩薩戒和尙之者還俗之條、可有思慮、尋准據例、可被計行、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輕重之間、宜在勅定、

皇太后宮權大夫藤原朝臣定申云、法家勘所當罪狀、科斷之條可在勅定、

右近衞中將藤原朝臣定申云、所當罪科、大都見法家勘狀、此上若可被宥行者、可在聖斷、凡詔勅斷罪、而勅斷有輕重者、依勅斷斷之、是法意所存、施行之間只在勅定、

安元三年五月廿日

廿二日、辛酉天晴、隆職宿禰告送云、去夜前僧正明雲、被配流伊豆國了、上卿別當、右少辨光雅等奉行也云々、可爲此議者、素不可被及仗議歟、政道之體、後鑒有耻、可憐之世也、〔無此事濫觴者、〕

廿三日、壬戌天晴、申刻人傳云、前座主下向之間、大衆

於勢多邊奪取、登山了云々、凡非言語之所及、偏天魔之所爲歟、一宗滅亡時已至、哀而有餘、素被遣東國之條、希異事也、此條宣下之時、官深以傾之云云、職事無覆奏、今有此事、偏招災禍之沙汰也、不能左右、賴政朝臣知行伊豆國、仍下向之間、可付國兵士之由、〔日〕去夜半被仰下、然而殊恐山僧濫行、可守護之旨、不被召仰之云々、仍遣異樣郎徒一兩、敢不存可奪取之由云々、今日召賴政、有勘責之仰等云々、以此趣披陳云々、若兼承此由者、一身爭受取哉、須辭申也、一切無可用意之仰之間、忽現早絕、但此事誤而不誤云々、此上堅東西坂下、可被攻叡山云々、

廿四日、癸亥天晴、未刻、左衞門權佐光長爲關白使來、勸學院燒失之間、被問數ヶ條事也、相副勘文一束、余披見件勘文之間、光長密々傳示云、今日依爲㝡勝講堂童子忩(○忩、花廼家本作公卿)、可參內、委可御覽勘文者、可令進書寫本、明日參上、欲承御返事如何、余云、諾、即進書寫本、又返返賜正文了、

廿五日、甲子朝間天晴、午刻陰、未刻、左少辨兼光來、使光經傳云、御筆御八講事、可有御奉行、兼又御願文咒願可清書者、余亦可逢之由、即隔障謁之、依疾不出客亭也、余申云、奉行事承了、但當時有可出仕事者不可叶、兼光云、更無可出仕之事、云々、清書事更不堪其能、此條何必依宮職乎、兼光云、先例或親王或大臣被書之、仍院御定切了、重不能(辭退イ)奏云々、此次談八講之間雜事、

一僧員數事、

兼光云、今度廿僧也、證義者二口、講師八口、聽衆十口云々、余云、天曆長保六十僧、治曆長治卅僧、(減梵音錫杖也、於聽衆者、四ヶ度皆廿口也、)今度廿僧何例哉、可用長保之例〔之〕由有沙汰、須有六十僧也、而件條可依近例者、可有卅僧、御筆御八講、加今般五ヶ度、已爲希代之事、講師八口、聽衆十口、殆劣於㝡勝講歟、加之已無先例、又依被添聽衆今十口、不可及事之費、不(永イ)四代之蹤跡、減十口之聽衆、未得其意、雖有相議之恐、以此旨必可進關白者、兼光甘心之、此事敢不可被據用、然而有奉行之號違例事、一旦爭不驚申哉、仍所申也、

一捧物事

兼光云、長保記不レ詳、小野髣髴令レ注之外無二所見一、如二天暦例一者、后宮女御等之類、以二金銀一被二調進一、於二大臣以下一者、大都被レ止二金〔銀〕錦等一歟、今度可レ依二彼例一歟、將男女共可レ用二金銀一歟、又共不レ可レ用二金銀一歟、此等之間、何樣可レ候哉之由奏レ院、仰云、一向關白可レ被二計申一云々、申二關白一之處、近日天下忩々、無二他事一之間、不レ能レ披二見舊記等一、追可二申定一云々、其後未レ承二左右一、重可二申驚一云々、余云、早々可レ被二申定一也、臨期被レ仰者、爲レ人大事歟、件天暦捧物注文、余不レ持レ之、仍示下可二借與一之由上了、

一願文咒願事、

兼光云、宮內卿永範卿、可レ草二進之一、內々召仰了、代々皆一身兼制レ之、但長保小記云、咒願輔正云々、然而他記等匡衡一人、作レ之由所レ見也、又儒士等之所レ知如レ此、仍今度又可レ然云々、

一僧名事、

兼光云、未レ及二其沙汰一云々、

一定事、

兼光云、來月十四六兩日間也、如二天暦記一者、大臣參二御前一被二定申一、長保頭中將經房、書二定文一下二大臣一、今度如何之由申二關白一了、仰云、就二近例一頭可レ書レ之、（治暦長保皆如レ此也、）

一御佛事、

兼光云、如二長保一釋迦三尊云々、

一御經事、

兼光云、於二八卷一者神（○神恐宸歟）筆也、於二開結及阿彌陀般若心經等一者、關白被レ書レ之、先院宣云、若一身難レ終レ功者、相分余可レ書云々、而關白被レ申云、依二能書一可レ書者、雖二一卷一不レ可レ叶、付二宮職一可レ書者、四卷何不レ書哉云々、仍不二持參一也云々、是余冥加也、極熱之比、重病之者、寫經之役、不レ可二耐忍一、關白被レ申之旨、愚身之悅也、後日見レ之、心經阿彌陀經、猶宸筆也、

此外令レ談二雜事等一、

於二五條大納言家一內裏御物等、多以燒失之由有二風聞一、仍問レ之、兼光云、依二大衆事一、卒爾行幸之時、爲二兼光奉行一、辛櫃二合、手筥十三合遣レ之、（御本御記、他寶物等、多幾納レ之云々、）還御之後卽召返了、其外御手筥兩三合燒失之由所レ承也、於二大事御物一者不レ燒云々、此事有レ疑、其後

大燒亡之翌日又被遣云々、事體依爲不穩、事頗令祕藏歟、如何々々、尙可尋聞一定、

廿六日、乙丑天晴、自朝神心不快、猶以念誦及酉刻、所勞增氣、溫氣如火、前後不覺、終夜惱亂、

廿七日、丙寅天晴、溫氣未散、心神猶同、仍令卜筮、又喉腫是持病也、招憲基朝臣令見之、隨申狀療治之、入夜汗頗出、入道相國、今夜令入浴云々、

廿八日、丁卯天晴、溫氣頗散、心神猶不快、但不似一昨日、未刻、左衞門權佐光長參入、爲聞先日返事所來也、余雖所勞無術、慭着烏帽小直衣等出逢、但光長在簾前之緣、又垂其簾、不披中障子、依恐風也、余令申條々御返事、光長語云、此兩三日以前、向左府太相國二位大納言中宮大夫等亭、各被講追可申之由、仍自此御所可參向、太相國亭於左府已下者、自是以書狀被示可令申之由云々、今日且可申令申御趣也云々、余令申之趣、

一氏院火災以後、可被行事、

可被申氏三社、並多武峯、本願贈太相國墓所等也、又遣御使於燒地、必可被加檢察也、

一廟堂製造之體、同影像並安置物之間事、

六人勘文、已以一同可被安置書籍歟、廟像有無事、各雖設推察之義、更不勘證據之文、晴難信度、須訴謝氏社、被待彼感應歟、縱雖有本願之影像、新造可被安置之由、輙難計申歟、保延八幡宮外殿燒失之間、敦實親王造立、御正體爲灰燼了、彼時問諸道訪群卿、又及占卜、遂以不被造立、是代大匠難取斧之謂也、彼已御體安置之條雖無疑殆、殊恐神慮、不奉制造之、是猶尊貌有無之間、文簿不詳、爭以愚意令申左右哉、至于製造之體者、隨聖容之在否、可有內造之沙汰歟、以意巧不能計申者(也イ)、

一若安書籍者古(有イ)書歟、新寫歟、又可被置何書哉事、

舊書新寫雖何不可有難、可被安置之書籍事、被尋問、進勘文之儒士、可被相計歟、

一造營之間、可爲院家沙汰歟、修復之時、代々如此、將可爲長者沙汰歟事、

修造之時、爲院家之沙汰事、又若有由緒事歟、然者、非此限、若只爲省事、須隨便宜、代々長

者被レ付二院家一歟、然者今度已爲二非常之大事一、今之（云々イ）新造已同二昔之草創一、爲二長者御沙汰一、頗可レ宜歟、

光長退下了、

被レ召二勘文一人々、

資長卿、永範卿、俊經卿、已上非二勘文之體一、消息也、長光入道、賴業、已上勘文也、師尙、書樣雖レ似二勘文一、端不レ載二勘申之字一、依レ非二公家事一、可レ有二其差別一歟、可レ尋レ之、

廿九日、戊辰、天晴、人傳云、大衆奪二取明雲之後、近日有二沙汰事等一、京中帶二兵器一往還之輩、可レ搦二取之一、又台嶽末寺庄薗、仰二諸國司一、被レ注二進之一、是爲二停廢一歟、又近江、美乃、越前三ケ國、各可レ注二申國內武士一之由、被レ仰二國司一云々、又昨日以二僧綱等一令二登山一、被レ仰下可レ進二明雲一之由上、又被レ問二謀叛之意趣一云々、僧綱等今日登山了云々、 人傳云、昨日禪門相國參院、有二御對面一云々、大略堅二東西之坂一、可レ責二台山一之議、一定了云々、然而入道內心不レ悅云々、所惱猶不レ減、偏是風病（病、花廼家本作レ瘴）也、

六月〔小〕

一日、己巳、天晴、辰刻、人傳云、今曉、入道相國坐二八條亭一、召二取師光法師一、法名西光、法皇第一近臣也、加賀守師高父、禁二固之一、被レ問二年來之間所レ積之凶惡事一、並今度配二流明雲一、及讒二邪万人於法皇一、如レ此了間、非常不敵事等云々、又今旦招二寄成親卿一、同以禁錮、殆及二面縛一云々、武士充二滿洛中一、雲二集禁裏一、但院中寂寞〔云々、〕綷絕二常篇一、不レ遑二記錄一、猶院近臣等、悉以可二搦取一云々、今日院中猶被レ行二御八講一云々、

二日、庚午、雨下、去夜半刎二西光頸一了、又成親卿流二遣備前國一、相二副武士兩三人一云々、或云、西光被二尋問一之間、可レ危二入道相國一之由、法皇及近臣等、令二謀議一之由承伏、又注下申預二其議定一〔之〕人々交名上云々、隨二彼狀一可二捕搦一之輩太多云々、或云、成親於レ路可レ失之由云々、又云、左大將重盛平に申請云々、此間說縱橫也、難レ取二實說一歟、

三日、辛未、朝間雨下、京中騷動、上下諸人、皆以レ成二怖畏一、但院中無二參入之人一之由、禪門大以怒云々、仍昨今人々少々參入云々、院中上下形氣、如レ存如レ亡、失レ色損レ容云々、或有二流レ淚之輩一云々、大衆一昨夕、下二垂松邊一、以二使者一示二送入道許一云、令レ伐レ敵給之條、喜悅不レ少、若〔几〕有下可二罷入一之事上者、承レ仰可レ支二一方一云々、院中近習之人々、皆悉令レ逃二散妻子

資財等一、只一身許慈祇候云々、事變政改、誠只片時之間也、悲哉々々、余自二去夜一所惱又倍増、不レ知二爲術一、

四日、壬申天晴、人傳云、去夜亥刻、入道之許、搦召之輩六人云々、

法勝寺執行僧都俊寛、基仲法師、山城守中原基兼、檢非違使左衞門尉惟宗信房、同平佐行、同平康頼、

已上法皇近習之輩也、各渡二前庭一見レ之云々、又預給等徒等、令レ禁二固之一、於二木工頭成房一者、雖二召寄一、自レ院再三令二乞請一給、仍放免云々、猶〔以〕如レ夢、

巳刻、大夫史隆職示送云、去夜有下被二仰下一〔之〕事上、上卿源大納言定房、職事頭權中將光能朝臣、被レ行二停任事一也云々、山城守中原基兼、　左衞門少尉平佐行、使、平康頼同、惟宗信房、同、

已上四人宜レ解二却見任一云々、

件事入道申レ院、自レ院以二親宗御敎書一、仰二遣光能朝臣一、被レ催二上卿一之處、皆悉申レ障、及二天曙一釣二出定房卿一、被レ行レ之云々、我朝之亂、已同二漢家之禮一也、余依二疾重一、召二憲基朝臣、頼基等一、問二療治事一、各有二申旨一、先以二藥湯榲（温カ）一可レ洗レ足、是脚氣治也、又可レ加二少灸治一云々、又召二鎭西醫僧一、字賢障房、使下於二閑所一使レ人問上レ之、申云、可レ灸二五ケ所一、然者萬病一時愈哉云々、頗難レ取レ信歟、

五日、癸酉天晴、此日、女院御所、木作始也、但爲二下官沙汰一、仍以二家司一爲二行事一、行頼着二吉衣冠一、巳刻、主税助時晴朝臣參入、勘二申次第日時一、行頼覽レ之、又自二今日一築二御所壇一云々、先度余違二方角一、猶爲二女院御沙汰一、事頗參差、今般可レ改二彼例一之由有レ仰、仍偏下官沙汰也、又先度陰陽師在憲朝臣也、仍今度用二時晴一也、午刻、前筑前守橘以政持二來橘氏是定宣旨一、吉服束帶也、豫家司少納言信季參入、亮闇衣冠、若可レ着二吉服一歟、但事雖レ爲二神事一、已非二致齋一者、何事之有哉、入二宣旨狀於覽筥一覽レ之、余依二疾厚一、不レ出二賓莚一、仍使二人傳レ之、見訖返給、又進二夾名二通一、一通社司已下、一通學館院院司等、留レ文返二給筥一了、又進二功過別當名簿一、任二先例一、信季書二下書一、返給了云々、此外條々事等問二以政一、其後退出了、此是定事、去三四月之比、關白以二書狀一被二示送一云、橘氏是定事、欲二讓申一如何云々、申下左右可レ隨レ仰之由上了、去四月十三日、氏人進二擧狀一、

五月廿三日、被レ下二宣旨一、今日持來也、以政申云、依二吉日一、今日所二持參一也、是先例也云々、又云、代々例大外記書二副消息一、遣二宣旨一云々、今度以二使部一、送二宣旨一、不レ副二書狀一、仍雖二遣尋一不レ給、依レ不レ能二執論一所二請取一也云々、　抑此一族爲二橘氏是定一由來者、氏公卿絶之後、無レ人三于行二氏爵事一、仍寛和之比、中關白道隆、爲二大納言一之時、蒙二宣旨一所レ行也、其所以者、攝津守中正之妻、中納言橘證(澄イ)清女也、卽道隆、道兼、御堂等之外祖母也、依二彼昭穆一行二此爵事一〔云云〕、

擧狀宣旨等案、

橘氏、

請下以二右大臣一被レ令レ定二行氏爵一事上狀、

右氏人之中、無二公卿一之時、隨二氏族一申請、被レ下二宣旨一、令レ定二行氏爵事一者例也、爰檢二舊風一、爲二中納言橘證(澄イ)清卿女嚴子之外流一、依レ非レ無二昭穆一、請三申關白一之處、已以件事辭退者、以二右大臣一可レ令三定二行氏爵事一狀、所レ請如レ件、仍錄二事狀一、謹請二處分一、

安元三年四月十三日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政光、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親長、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以實、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清成、

從五位下〔行〕隼人正橘朝臣清定、

前筑前守正五位下橘朝臣以政、

正二位大納言源朝臣定房宣、奉レ勅、宜レ令三件大臣定二行彼氏爵事一者、

安元三年五月廿三日

大外記兼越中權守淸原眞人頼業奉、

功過別當仰書樣、

正六位上橘朝臣國貞、

安元三年六月五日

被二是定右大臣宣一〔云〕件人宜レ爲二梅宮功課別當一者、

安元三年六月五日

別當正五位下行少納言兼侍從長門權守平朝臣信季奉、

以政注進例、

代々是定例、參議橘恒平朝臣卒去以後、

中關白、寛和二年、宣二下大納言一、粟田關白、永延二年、宣二下中納言一、御堂、長德元年、

宣下大納言、宇治殿、長和四年、宣下大納言、大二條殿、寛仁元年、宣下中納言、堀川右大臣、長久三年宣下大納言、京極殿、治暦元年、宣下右大臣、土御門右大臣、承保二年、宣下右大臣、九條相國、承保二年、宣下右大臣、九條右大臣、嘉保元年宣下右大臣、〔堀川左大臣、嘉保元年、宣下左大臣、〕花園左大臣、天治元年、宣下内大臣、宇治左府、久安三年、宣下内大臣、六條攝政〔殿、〕保元元年宣下大納言、當時關白。平治元年、宣下中納言、

〔已上以政注進狀〕

賴業注進例、

御堂、正暦四年八月廿二日、權中納言保光卿、仰大外記滋野善言云、宜令件卿定行彼氏爵事者、〔于時權大納言 氏人擧之、〕内大臣〔粟田〕辭退替、

俊賢、長和四年十二月五日、氏人等擧之、被下宣旨日不分明、于時參議、大二條關白、寛仁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左大臣仰大外記小野文義云、宜令件卿定行橘氏爵事者、于時中納言、

京極殿、治暦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左大臣〔須〕仰大外記中原師平云、宜令件大臣定行氏爵事、于時右大臣、

土御門右大臣、承保三年正月五日、權大納言源顯房卿、仰少外記惟宗賴經云、宜令件大臣定行彼氏爵事者、關白左大臣辭退替、

堀川左大臣、

花園左大臣、天治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大納言能俊卿、仰大外記中原師遠云、宜令件大臣定行彼爵事者、保安二年、故左大臣辭退替、于時内大臣、宇治左大臣、久安三年三月廿九日、被下是定宣旨云々、于時内大臣、六條攝政殿、保元元年十月廿八日、權中納言藤原重通卿、仰大外記中原師業云、宜令件權大納言定行彼氏爵事者、于時〔權〕大納言、關白殿、平治元年十二月二日、被下橘氏是定宣旨、于時權大納言、

已上大外〔記〕賴業注進、相違以政注文事太以多々、可尋之、

今日兼光、皇嘉門院可被調進御八講御捧物之由、不送御教書於賴輔朝臣之許被申、承了之由了、云々イ不嫌親疎皆悉被申之、長治例云々、

今日酉刻、左少辨兼光來、余依疾不逢之、兼光以光經朝臣令申條々事等、

一捧物事、

去七月廿九日、奏院、仰云、奉於院宮者、不可有金銀錦繡之制、只任意可被調進、但各一捧也、此中准后盛子朝臣、與建春門院、聊有由緒〔被〕スイ人也、若憶其舊意、被進兩三捧、強不可及制止者、仍内々令進此趣了云々、

余案之、天暦之例依懇志之厚薄、有捧物〔之〕多少、若依彼例有此儀歟、

大臣大〔褂〕四領、平絹、捧物一種也、件捧物甲袈裟一帖也、如横被、大納言褂三兩、中納言二兩、參議一兩、殿上人等無褂、只捧物〔體也、〕

余復問云、公卿者紫甲、殿上人者青甲歟、如何、

申云、理可然、但公卿者四十八也、殿上人ハ七十餘

人也、加レ之僧綱等、數捧行レ之、凡僧ハ減二其數一、然者先只可レ進二袈裟一之由、加催ヨ取領狀一之後、計二員數一一ヨ定甲色一、假令所レ存、四位以上、可レ爲二紫甲一歟云々、

余云、尤可レ然、能計ヨ合員數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也、

一式事、

先例奉行上卿制レ之、今度同可レ然歟之由、內々有二豫議一、雖レ未レ被二仰下一、爲二御用意一所レ申也者、

余云、治曆、長治有二舞樂一、其間行事繁多、因レ之被レ制レ式歟、於二天曆、長保一者無二所見一、今度被レ用二彼兩度例一、何有レ式哉、縱又雖レ可レ有、何必可レ爲二奉行人役一哉、或宿老、或才人、制レ式者例也、微臣專不レ足二其器量一、若有下被二仰下一事上者、可レ被レ存二此旨一者、

申云、仰旨可レ然、尤可レ被レ遵二天曆、長保例一也、但若有レ被二仰下一者、存二此旨一可レ令レ申者、

一僧員數事、

先日令レ申御旨[御イ]、申二博陸一之處、有二甘心之仰一、而院中無二便宜一、未二奏達一、大略聽衆廿口可レ候歟云々、

此事余先日、聽衆必廿口可レ候之由令レ申也、子細見二先日〔日〕記一、

一關白導師事、

院仰云、公顯僧正尤當二其仁一、而爲二僧正一如何、殿仰云、永保〔之〕比、有二僧正一勤二關白講師一[謂イ]、卽得論議之例、今何有二異議一矣云々、仍公顯證誠講師可二兼行一云々、

余案レ之、萬壽之比有二此例一、但證憲可レ勤之事歟、

一定日事、

今月十四日、十八日之間、未レ有二定日一云々、

一願文料紙事、

表白、裏紫無レ薄云々、

一天曆御經事、

今日依二宣旨一、參二法性寺一、檢ヨ知御筆御經一、其間子細、追可レ注ヨ進之一、時移風變、有下不レ可レ叶二時議一之事等上、然而大都以二件御經及箱等一、爲二本樣一、可レ有二其沙汰一云々、件御經之具、有二願文一、其色淺黃、緣色也、手跡不レ知二誰人之筆一云々、往侶云、是書寫之本歟、正本紛失之由云々、或人云、正本也云々、眞僞難レ決云々、

一官方奉行事
申云、未事切、但長保長治共左中辨、（長保説孝、長治重資、）今度重方當其仁歟、申事由、隨御定、可下知〔云々、〕

此後余示云、所勞如只今者及大事、然而期日尚遠、所相扶也、若猶不扶得者、可申事由也、如此之間不能披記錄等、每事細々可示送者、又覺乘得業聽衆事、可得心之由示之、兼光〔申〕云、每事連々可參啓、又覺乘事、縱有十口、猶專一也、皆所存思給也云々、

去夜亥時、今日巳刻、兩度女院御方、有失火事、共自然消滅了、希有冥加也、事體又有放火之疑歟、內大臣辭左大將云々、其息少將維盛朝臣爲使云々、自今夜以智詮、令渡邪氣、（不動供、）

六日、（甲戌、）天晴、巳刻、泰茂來、依昨日召也、召簾前問天變事等、近日不見云々、此次申云、熒惑入大微之變、殆過彗星、古來無不顯其徵、〔後漢靈帝之時、有此變云々、余察之、〕後漢靈帝獻帝之間、世風似近日、今有同變、尤有興事也、又令問女院御方火事、申云、今月中旬尚可有其恐、盜賊所爲也、戊巳壬癸日〔可己〕愼之期也云々、但致祈請者、可有其扶云々、或云、式部大夫章綱（院近臣、）先日捕召、即放免、又召取禁固之、身體已損了云々、

七日、（乙亥、）天陰時々〔小〕雨、實嚴闍梨來、或云、一日被捕取之者中、基仲法師、祐（佐カ）行被免了云々、

九日、（丁丑、）天晴、入夜藤中納言資長來、日者在日野、只今所罷出也云々、爲訪疾所來歟、余隔物謁之、暫談語及亥歸了、未刻人語云、新三位中將室（入道相國女、）產云々、仍以使者（國行、）示送悅承之由、歸來報云、殊被仰下、畏申不少云々、棟範示國行云、男子御坐也云々、

十日、（戊寅、）天晴、午刻、源中納言被來、相具筑紫醫僧、（字大善坊、）是爲令灸予疾也、年來諸醫、加種々療治、或減或增、遂今及大事、件醫僧近日又別施驗、仍依爲令灸也、彼納言相知之、故所令尋也、三ケ所指驗、退出了、是寂密々事也、事雖非穩便、試爲全身命、不顧世上之毀而已、且是依彼納言之勸也、定能朝臣示送云、明後日可有行幸八條院御所、暫可御云々、今日胸腹兩所灸了、各七草也、或人云、西光白狀事實事云々、

十一日、己卯天晴、大夫史隆職來、爲訪〔事〕疾歟、去六日可召返前座主之由、被宣下、其次俊寛僧都停任云々、余問云、成親卿無停任如何、申云、是禪門依私意趣遂其志、仍自公家不被停任、於自餘之輩者、自上有御沙汰云々、或人云、成親在備前國、于今存命、内府密々送衣裳之類云々、範玄律師、自去朔日、晦跡逃去了云々、又但馬守光憲、同逐電云々、今日於女院御所、令修火災御祭、（陰陽師泰茂、）余恒例春日御供、今日供之、仍沐浴解除、依灸治三ヶ日内不拜之、

十二日、庚辰天陰雨下、物忌也、余冠鼠咋之、昨日戌刻見付之、仍卜筮申慎之由、甲乙日云々、件事去夜問泰茂、百恠圖之中有所見、明旦可令注申之由申之、今日注進之、同可慎云々、今夕行幸八條東洞院亭、（八條院御所也、）亮闇御裝束、被渡用之、不被新調云々、是有禁忌之故云々、

十三日、辛巳今日物忌也、院藏人來催云、來廿二日、奉爲前建春門院、可被（被イ）修法事、任例可調進粥時者、申承之由、卽仰政所年預信季畢、

十四日、壬午天晴、晩頭定能朝臣來語、一昨〔日〕行幸之間事、供奉公卿三人云々、道虛日遷御他所之例、被相尋之時、當院御宇、保元二年、自高松亭渡御東三條之例云々、又云、御八講於閑院可被行歟、將於此皇居可被行歟、未定云々、凡忽遷幸此第、人以爲奇、無知由緒之人、法皇博陸共以不被甘心云々、似無本體、可謂奇異云々、御于此第之間、可有御方違行幸、王相太有事煩、何況於閑院、可有御八講者、彌無所據事歟、余辭兵仗之間事、去三月之比、可奏之由示付了、而依世間物忩、不得便宜未奏、此間依疾厚、（愼公卿イ）欲忩上表、早可奏由相含了、今日未申刻許大雨、卽止、

十五日、癸未天晴、申刻夕立、卽止、午刻、藏人長俊來、催自來月五日、可被行御八講、五卷日可進捧物、（紫甲袈裟、横被大褂四領、）申承之由、（治暦例出納催之、今藏人催之如何、）此次問云、定何日哉、申云、十七日可被行之由承之、而依僧名未定延引、廿四日可被定云々、又云、於閑院可被行之由、昨日俄被仰下、自明日入土用、仍今日可有修理、依爲奉行、只今參入閑院云云、今日聊有犯土事、仍女房姫君、參女院御方、晩景歸來、今日余奉書於博陸、問可懸袈裟之枝事、

報云、可レ被レ止二金銀一之由被二仰下一者、可レ用二白木一歟、但銀切枝何事之有哉、兩方共可レ無二殊難一云々、又申山法眼道快法性寺座主事報云、世間落居之後、可二沙汰一云々、入レ夜以二有安一示二遣法眼法性寺座主事於入道相國之許一了、

〔十六日甲申、天晴、物忌也、〕

〔十七日乙酉、天晴、物忌也、〕

十八日、丙戌天晴、未刻、隆職注送云、解官之人四人、今日被二宣下一云々、

權大納言成親、左少將尾張守盛賴、右少將丹波守成經、越後守親實、

又被レ行二掌侍除目一、平範子、上卿權中納言實綱、依二參議不レ參、右少辨光雅執筆云々、今日召二尹明一、送二伊都伎嶋額於二右將軍之許一、寫二續紙一副二紙形一、來月十日、入道相國相共可レ參二詣彼社一云々、抑、件額字、都津兩字未レ決、仍尋二官文殿式正文一之處、爲二都字一之由、隆職令二注申一、仍用二件字一也、晩頭召二少納言信季一、仰下上表之間事可二奉行一之由上、但以二定能一奏二法皇一、未レ聞二其御氣色一之趣、奉二彼勅答一之後、可レ問二日次一之由仰レ之、法印靜賢補二法勝寺執行一云々、

十九日、丁亥天晴、尹明歸來云、右將軍額事殊畏申云々、申刻、定能朝臣來云、兵仗事、今朝經二院奏一之處、〔之〕無二分明〔之〕御報一、但可レ申二合關白一云々者、先内々所レ令レ申也、明日明後日、私爲二堅固物忌一、來廿二日參二殿下一、可レ〔令レ〕申云々、又語云、御八講定、來廿二日云々、御所事未レ定云々、

廿日、戊子天晴、佛嚴聖人來、基輔來云、今日辰刻、清輔朝臣逝去云々、和歌之道忽以滅亡、哀而有レ餘、歎而無レ益、就レ中余聊嗜二此道一、偏賴二彼朝臣之力一、今聞二此事一、落涙數行、惣論二諸道之長一、無レ如二清輔朝臣之得二和歌之道一、和歌者我國風俗也、滅亡時至、誰人不二痛思一哉、或人云、明後日可レ被レ行二除目一云々、

廿一日、己丑天晴、申刻、藏人左少辨兼光來、御八講之間條々事、且仰下、且申上、

一僧名事、

明日可レ被レ定二證義者四人、第二公顯僧正、可レ兼二關白導師一、講師七口、除二公顯之外也、聽衆十口、合廿一口一云々、

聽衆可レ有二廿口一之由、下官先日申レ之、爲レ存二先例一也、以二件趣一申二關白一、々々被レ講二（○講恐衍）、可レ然之由、次申レ院、院宣云、尚可レ有二十口一云々、勿論事

歟、

一御所事、

院宣云、於二閑院一可レ被レ行、是先々例、皆於二母后舊居一被レ行レ之、於二當時皇居一者、已乖二其儀一、加レ之行二幸此第一之條、且爲レ避二御靈會之路一、且爲レ修二造閑院一也、令レ修二御八講一之期、還二御閑院一、被レ行二此事一、猶可レ爲二皇居一、何有二異議一哉云々、而行二幸八條殿一之條、依二入道相國申狀一忽渡御、此事雖レ無下知二由緒一之人上、只依二彼一言一、有二此臨幸一、而今不レ經二幾程一、無音還御、彼人素懷難レ知歟、仍於二此第一被レ行、有二何難一〔乎〕哉、於下非二先院之舊居一條上者、長治御八講、依二天暦例一、於二弘徽殿一被レ行レ之、彼殿非二母后之御在所一、然而只依二先例一被レ用レ之、然者何必還二幸閑院一哉之由、或人和讒云云、因レ之爲二光能朝臣奉行一、以二此等之子細一、諮二詢福原禪門之許一、隨二彼報狀一可二事切一、仍今兩三日一、不レ可レ有二左右一云々、

余按二此事一、賢子中宮、堀川院踐祚以前崩御歟（然イ）者、大内之中、不レ可レ有二母后御在所一、白川院御宇之間、爲三妻后御二藤壺一、雖レ須下於二件舍一有中此會上、藤壺者、代々妻后之居所也、弘徽殿者、世々母后之御所也、今以二妻后之時御所一、難レ用二母后之御所一〔也、〕仍偏就二天暦之舊規一、被レ行レ之、聊非レ無二旨趣一、於二今度之八條殿一者、已放埒之沙汰也、不レ似二長治之例一歟、但如二世間謳歌一者、以二閑院更不吉之所一、永不レ可レ爲二皇居一云々、若可レ爲二此儀一者、爲レ行二八講一、强兩三日之間還御、似レ無レ所レ據、若然者只於二弘徽殿一可レ被レ行也、但如二院宣一者、猶以二閑院一、可レ爲二皇居一云々、凡近日之事、其說縱横、議定又非二一樣一、朝定夕變、更難レ取二實說一歟、所詮不レ可レ被三幷二置閑院一者、於二彼院一行二八講一、即可レ爲二皇居一、若可レ被二忌避一者、只就二當時之皇后（皇カ）一於二八條殿一被レ行、何事之有哉、

一奉行辨事、

可レ仰二重方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仍仰遣了、未レ見二請文一云々、

一式事、

依二先日余申狀一、不レ可レ有レ之、但當日事、尙被レ造二下次第一、守レ彼可レ致二沙汰一云々、

余云、依二所勞一出仕殆不レ定、況不レ及レ見二舊記一、

只以ニ兼光抄出一、可レ爲ニ指南一者、

一法眼事、

先日講師八口許、可レ給之由有ニ沙汰一、而尚任ニ先例一、皆悉可レ給云々、僧正香染、先例或雖ニ僧正一給ニ例法眼一（ニカ）、然而給ニ香染一之例、間存レ之上、必可ニ着用一、仍如レ此云々、僧綱紫甲、凡僧青甲、大略如レ此、而已講檀甲之由、見ニ或記一、今度同可レ然歟云々、

余不レ知ニ子細一、只可レ依ニ先例一之由答レ之、

件法眼（疑カ）、院宮但不レ書レ數云々、及御乳母等調也、其不足三具、行事所可レ調云々、

一捧物枝事、

白木切枝可レ宜之由存レ之、人々云々、議如レ此、但於ニ時忠卿一者、銀枝可レ懸、錦橫被之由承レ之云々、

一御經調卷之時、祿有無事、

延長、天暦、延長雖レ非ニ御八講一、有ニ宸筆御經一、共賜ニ行事藏人裝橫及繪師等祿一、長保以下無ニ所見一、今度如何云々、

余云、如レ此事可レ就ニ近例一、時移風變、必不レ可レ用ニ古儀一歟、但可レ隨ニ關白御定一也、

一先可レ有ニ御佛開眼一、可レ給ニ布施一否事、

先例無ニ所見一、今度如何、

余云、〔其〕理須レ給也、但尚可レ檢ニ先例一、

一佛布施机事、

天暦初日立レ之、長治結願日立レ之、今度如何、

余云、須開白日可レ立レ之歟、但長保例如何、可レ就ニ近例一、

又申云、佛布施裹物、長治以ニ淺黃平絹一裹、錦猶〔願〕凡卑歟、顯文紗如何、

余云、只可レ依ニ先例一歟、且又可レ申ニ關白一、

又云、天暦例用ニ金銅壺一、治暦長治積レ錦、今度如何之由申、博陸可レ依ニ近例一之由有レ仰、何可レ用レ錦也云々、

一願文作者祿事、

藏人頭被ニ祿褂一、今度同可レ然歟如何、

余云、可レ依ニ先例一、

一〔可〕捧ニ獻物一諸大夫事、

長治之例、四位五人也、今度不レ及ニ其人數一、爲レ之如何、又天暦諸大夫六十人歟、然者何必限ニ廿人一、如何、

余云、四位事、非下可レ限ニ員數一事上、五人難ニ出來一ハ、雖ニ二三人一、不レ可レ有ニ闕如事一也、但如レ此事以ニ過差一爲レ先、猶可レ被ニ責催一歟、又可レ申ニ關白一、惣

數事就ニ近例一限ニ廿人一可レ宜歟、聽衆之員、尙乖ニ
先例一被レ減、何必勤ニ捧物一之人數、用ニ天曆例一
哉、
一同諸大夫事、早仰ニ〔大〕外記一可レ令レ催事、
先例定日有レ之歟、此事所レ被ニ仰下一也、
余云、早可ニ下知一、但候レ院之輩、被レ催云々、是不
レ可レ有ニ外記進止一、然者守ニ先規一可レ下ニ知之一、
一被レ仰ニ願文作者一事、
公卿爲ニ作者一之時、直召ニ內裏一被レ仰也、(之イ)非ニ公
卿一者、上卿被レ仰之由、見ニ舊〔御〕記一云々、仍內
內仰了、明日可ニ參內一之由、所ニ召仰一也云々、
又余仰含事等、
一依ニ所惱一出仕猶以不レ定、過ニ今兩三日一可レ申ニ一
定一、如レ此之間、願文等淸書之役可レ難レ堪、縱雖レ可ニ
書進一、當日若前日被レ下ハ不レ可レ叶、兼兩三日被レ下
哉、
申云、來月朔日可レ奏レ草之由、可レ召ニ仰永範卿一者、
一依ニ所惱一自ニ里第一參入不レ可レ叶、近邊有ニ可レ然
之所一哉如何、
申云、於ニ八條殿一被レ行者、其所太多、早可ニ沙汰
進一、閑院近邊悉遭ニ火災一、陣中陣外、無ニ尋常之舍
屋一、內裏之內、殿下御直廬可レ被ニ申請一歟、
一代々願文等淸書、若在ニ蘭林坊一哉、欲ニ一見一如
何、
申云、全不レ候、但可レ尋レ之、
良久退出了、
廿二日、庚寅、天晴、物忌也、賴業眞人可レ來之由仰遣了、
未時、左中辨重方來、未レ被レ下ニ僧名一、弁先以來、徒可
レ留ニ門前一、仍雖ニ物忌一開レ門入レ之、以ニ光經朝臣一令ニ
傳申一云、昨日兼光仰下云、宸筆御八講、官方事可ニ奉
行一、參ニ上卿亭一可レ承ニ子細一者、仍所ニ參入一也云々、
余云、官方無ニ殊奉行事一歟、但今日有ニ日時僧名定一云
云、被レ下ニ件定文一之時可レ下レ辨也、暫可ニ相待一者、
仍頃相待之間、定能朝臣送レ人云、陰陽師及綱所未
レ參、彼等參入之後定了、參ニ殿下及院等一、自レ其可ニ
參入一也云々、仍可レ及ニ深更一歟、依レ無レ心早可ニ退出一、
被レ下ニ僧名等一者、密々可レ送之由示レ之、重方恐悅退
出了云々、暫祇候之間、與ニ光經朝臣一談ニ雜事一云々、
其中來廿八日、可レ有ニ除目一之由令レ申云、亥刻、藏人
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來、下ニ御八講日時僧名一、余依ニ

物忌ニ不レ謁レ之、使ニ光經朝臣傳ニ進之一、

擇下申可レ被レ〔行ニ〕御八講一日時上、

七月五日壬寅、時午、

安元三年六月廿二日、陰陽頭賀茂朝臣在憲、件日時、召ニ陰陽師於藏人所一、令レ勘ニ申之一、在憲朝臣先參、勸學院事始、俄霍亂、仍令レ進ニ代官一者云々、

證義者、

〔法相宗〕權僧正敎緣、　〔天台宗〕前權僧正公顯、

〔同〕法印覺智、　〔法相宗〕玄緣、

講師

〔天〕前權僧正公顯、　權大僧都澄憲

〔法〕信圓、法眼、公慶、

權律師藏俊、　覺憲、

〔花〕辨曉、　已講覺辨、

聽衆

〔東大寺〕〔三論宗〕成寶、　〔興福寺〕隆英、

〔同〕乘慶、　〔同〕尋忠、

〔同季行子〕覺乘、　〔延暦寺〕宴仁、

〔同資季〕信性、　〔園城寺〕慶範、

〔同〕公雅、　同〔雅賴卿子〕雅覺、

安元三年六月廿二日

件僧名、定能朝臣於ニ御前一定ニ申之一、已上日時僧名、依ニ御物忌一、皆書ニ宿紙一、卷ニ籠一禮紙ニ下レ之、余書ニ留之一、於ニ正文一者、遣ニ重方之許一了、須重召可レ下也、而及ニ深更一之上、今日已參上了、依レ爲ニ同事一、就ニ便宜一所ニ送遣一也、理須以ニ余消息一、雖ニ可レ遣之〔理ノ須〕參上可レ給也、送遣之條〔已〕密儀也、仍以ニ光經御敎書一遣レ之、其狀如レ此、

御八講、日時僧名隨ニ到來一、密々申出所レ獻候也、更御參之條、可レ有レ煩候之故也、恐々謹言、

六月廿二日　光經奉、

謹上　左中辨殿、

返報云、

御八講、日時僧名、謹賜レ預候了、早可ニ下知一之狀、所レ請如レ件、

六月廿三日　左中辨重方請文、

定能又申云、兵仗事先日院宣之趣〔今日申二殿下一〕申二關白殿(按四字注文誤混本文也)之處、御返事云、依二病苦(若イ)疾一辭退、所帶常事也、近則右大將獻二辭狀一、追可二返給一云々、然者何事之候哉者、參院可レ申二事之由一歟云々、余云、早可レ被レ奏也、又申云、勅答有無事、內々申二關白一、報云、可レ尋二先例一、追可二返給一者、暫取二置之一、不レ可レ有二勅答一歟、尙可レ檢二先例一云々、　余云、件條臨期可レ有二沙汰一歟、賴業〔申〕明旦可レ參云々、

廿三日、(辛卯)天晴、巳刻、大外記賴業參來、依二物忌一在二門外一、以二職事國行一傳仰云、自二來月五日一、公家可レ被レ行二宸筆八講一、第三日(五卷日)、爲レ取(兼イ)二行事所レ捧物一、(廿等)四位五位諸大夫等、可レ〔令二〕相催一者、賴業申云、此仰以二前諸大夫廿人一、可二催儲一之由、兼光仰レ之、而隨二外記一役レ之、大夫僅兩三人也、仍令レ申二其由一、但雖二兩三人一相催可レ申二散狀一者、又天曆以後、御筆御八講、外記持二來之一、依二先日召一也、余去夜書二送於兼光一、尋二今度御八講之間、雜事注文一、報云、今明之間可二參啓一云々、又今度御〔八〕講、惱可レ依二何例一哉之由尋レ之、報云、今日申定可二言上(口口)一云々、件返事今朝持來也、抑、治曆奉行職事、伊房兼數日抄二雜事一、覽二上卿內相府一、(土御門右府)公家處分進二止之一、今度以二詞粗一、雖二來示一不レ能二子細一、仍相尋者也、

廿四日、(壬辰)陰晴不レ定、定能朝臣來云、兵仗事、關白被レ申之旨、奏レ院之處、仰云、近日人々多辭二所帶一、過二此間一令二辭申一、尤可レ宜歟云々者、此事支度相違、凡不レ得二其意一、令二辭申一之條、若有二存旨一歟之由思食歟、尤有レ恐、但於レ今者何爲哉、頗經過程、又可二申出一事也、晚頭大夫史隆職來、內々示云、昨日朝臣僧名於二綱所一之間、自レ院爲二親宗奉行一、仰曰、御八講僧暫不レ可二廻請一云々、仍留二置于今所一候也、此事奉行辨職事等、共以不レ被二仰下一、尤多不審云々、余云、全不レ知事也、又申云、御八講之間、陣饗可レ爲二官厨家沙汰一之由、自二藏人方一催レ之、先例無二所見一、仍申二其由一了、又非明(時カ)一日可二調備一之由、同以被レ催之兩條、官文書之中無二所見一、若何樣可レ存哉云々、(是內々尋二問光經朝臣一之由所レ語也、)余仰云、陣饗侍從厨家沙汰也、又非明(時カ)第二三四日、所司各別調レ之、治曆、長治其例、又非一非二一樣一、一日官厨勤仕、長治例歟者、申下注付可レ給之由上云々、仍書二出給之一了、戌刻、藏人長俊(奉行)來、下二請奏二通一、(內藏寮一通、主殿寮一通、卷二籠一禮紙一、以二紙礙一結二其中一、)以二光經一傳進、(仰依レ請、)此次申云、兼

光內々申云、參上之間且所ㇾ申也、御所事大略於二八條殿一可ㇾ被ㇾ行云々、但一定被二仰下一之後、可二參啓一也、又僧名之間止二覺辨一已講、可ㇾ請二道顯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仍暫不ㇾ令二廻請一之間、猶又如ㇾ本可ㇾ請二覺辨一之由被二仰下一者也、此條泰直自ㇾ院被ㇾ仰ㇾ官云々、然而爲二御不審一所ㇾ令ㇾ申也云々者、余依ㇾ疾不二出逢一、留二請奏一了、抑如二治曆之例一者、五位職事持二請奏一、又奏聞以前、先覽二上卿一之後奏下也、而今度直以奏聞、又六位持來、已違二彼例一、雖ㇾ然長治如ㇾ此歟、仍强不ㇾ能二咎仰一也、長俊退出了、隆職尙祇候、仍僧名子細仰含了、但此事素上卿不ㇾ知ㇾ之、只隆職存二知此旨一、且尋二親宗一爲ㇾ令二怱二廻請一、密々所二仰含一也、隆職非明(時カ)等事散二不審一、恐悅退出了云々、重方明日可ㇾ來之由仰遣了、爲ㇾ下二請奏一也、依ㇾ爲二希代一□(事カ)可ㇾ下也、

廿五日、癸巳天晴、重方返事今朝到來云、聊有ㇾ營二佛事一、夕方可ㇾ參云々、余隨身中臣淸近子男、去廿二日、依二內裏放火嫌疑一、被ㇾ召二籠陣一云々、件男外祖父資廣來申云、實犯之者已顯了、於ㇾ今者可ㇾ被ㇾ免歟、此事即可ㇾ令ㇾ申之處、緣生有二沙汰一之由承ㇾ之、仍隱居之間遲々云々、此事次第奇異又奇異也、去廿二日、兼光示送云、中臣助近有二放火嫌疑一被ㇾ搦了、而申二御隨身一之由、實否如何、答全非二隨身一、去年春比、只一度雖二召具一、有二諠譁事一、即追却了、其後不ㇾ知二行方一、早任ㇾ法可ㇾ有二沙汰一者、因ㇾ之禁二固敎盛郎徒之許一了、日來存二此旨一之處、只今如二資廣申狀一者、非二件助近一、此男ハ未ㇾ付ㇾ名幼少者、淸近子也、助近ハ衰老之者、淸近之弟也、兼光示送旨不ㇾ慥尤奇、又資廣四五日之間、空以不二言上一不ㇾ足ㇾ言事也事體太以烏(嗚カ)呼也、然而依ㇾ不ㇾ可二默止一、以二使者一觸二遣兼光之許一了、次第未曾有也、申刻、左中辨重方來、依ㇾ疾不ㇾ謁、以二光經朝臣一傳二下請奏三通一、仰詞如二藏人仰一、重方申云、早可二下知一、但於二內藏寮一請奏者無二左右一被二裁許一例也、於二他所司一者、勘例續文之後、可ㇾ被ㇾ下二依ㇾ請之宣旨一歟、是和讒申狀也、早可ㇾ令ㇾ成二宣旨一云々、余云、以二此旨一可ㇾ問二奉行職事上卿故實一、雖ㇾ有二違失事一、敢不ㇾ難二返官一、有二申旨一之時、以二其狀一付二職事一、是定事也、早尋二職事一可二仰下一者、頃之退出了、即召二遣兼光一了、入ㇾ夜返事到來云、依二今夜行幸一、不ㇾ能二參入一、又申云、一定於二八條殿一可ㇾ被二御八講一云々、戌刻、定能來、中將所望事、以二女院一

仰示付了、今夜行幸俄延引云々、

廿六日、甲午、天陰入夜雨下、物忌也、召遣藏人長俊之處、（爲聞講奏事也、）不尋逢云々、又問遂兼光之許、申云、問奉行藏人可申云々、大略委不相尋所下歟、又申云、御八講尙一定、於閑院可被行之由、去夜半被仰下、是八條殿御所中、有大壁二ケ間、依爲大將軍方不可壞□（之カ）故也、

廿七日、乙未、申刻、左中辨重方令申云、於內藏寮請奏者、所令成宣旨也、主殿寮請奏、未承左右、如何云々、仰云、依仰詞下了、而依有被申旨、被問職事之處、不申左右、其上上卿力不及、所詮下知之條不可及、抑留事可及懈怠者、早可被下知歟者、（此事所詮、不可有上卿過怠、仍仰此旨也、）入夜兼光來、雖爲物忌、依御八講之間事不審、謁令申事等、

一次第事、

今度事偏可被用長保例、彼度次第有無、所見不詳、然而尙可造進略次第歟云々、勅定如此者、

余申云、次第事尤可然、但於制造事者、不堪其事歟、治曆奉行內大臣制次第、是彼間公事多、件人作式之故歟、長治內大臣雖奉行、左大臣作次第、爰知不可必因奉行歟、凡制式事者、依才幹撰元老之者也、太相國、左相府共當其仁歟、京極殿上之間、土御門右府爲下臈、數年勤此事、宇治左府雖爲博覽之臣、稱年少、尙八條相國多制式、何况非才非老、專不當此仁事歟、早可奏此趣者、

一御佛開眼供養事、

公顯僧正歟、長愼僧正歟、可在勅定之由、關白示給、未奏云々、

一請奏事、

兼光不知給、奉行藏人不相觸奉下、不可說、但如此急速事、先例必不勘例、無左右勅許、他諸司多有例、今度依有可被引勝事、主殿寮上請奏歟、於他八講雖有此例、於御筆御八講、已無蹤跡、仍若被勘例之時、無例者如何、是以無左右有勅許也、但尙可有違例者、可被召返彼請奏歟、勝事雖不然、不可有闕如者也云々、

余云、御筆八講無例者、勘准據例定事也、何

可レ有二續文之宣旨一、依二此事一無二左右一被二勅許一哉、似レ有二私者一歟、但無レ故被レ召二返事一、不レ可レ然事歟、若可レ爲二違失一者、可レ被二改仰聞一歟、其條又如何、凡雖二他諸司一有二不續文之例一者、可レ被レ准歟、抑至下于主殿請奏不レ見二御筆御八講一之條上者、雖二何所司一隨用□至二請奏一更不レ可レ及レ尋レ例事也、只仰詞之條、可レ有二左右一偏隨二職事命一、可二左右一也、上卿不レ可二進止一者、

重申云、已被二下知一了者、强不レ可二召返一歟云々、

一御經調卷之時、藏人以下祿事、

令レ習（畢カ）二御經一給事、已延喜天暦例也、今御書寫已用事也、可レ依二天暦例一之由有二關白仰一、以二此旨一申レ内、又有二勅許一云々、　余云、是又尤可レ然事歟、

一非時事、

藏人方弁雖レ致二其沙汰一、尚一具可レ被レ仰レ官歟云云、

余諾、

又申云、長保以後、自二第二日一給レ之如何、

余云、天暦已有二四ヶ日一、事理又不レ可レ除二初日一歟、

申云、殿下仰如レ此、仍四ヶ日之定可レ催也云々、

一僧布施使事、

天暦、長治不レ同、可レ就二何例一哉云々、

余云、申二殿下一可レ隨二御定一也、

一余宿所事、

申云、女房若州直廬尤宜歟、内々可レ被二尋召一云々、

余不レ可二思寄一事也、

余仰事等、

一被レ下二放生禁斷宣旨一之由、見二知信記一如何、

申云、未レ奏レ定、重可レ令レ申者、

一綱所可レ召二其人一之由、被二仰下一旨、見二治暦記一如何、

申云、是總在レ廳申レ障之時事歟、

余云、彼度全不レ然、威儀師一人、從儀師一人、被レ仰二其人一也、但可レ隨レ體事歟、

申云、申二事由一可レ申二左右一、

一陣饗事、

申云、初後日可レ居、其外又内藏寮、可レ儲二殿上饗一之由下二知之一、爲二用意一也、

余云、長保小記難（之カ）□歟、但有二用意一可レ被レ隨レ仰
歟、
此當日事甚多、不レ能二具記一、次第事一定、尙可レ作者、
注二出相違一、可レ申二殿下一事歟、又御裝束之事、可レ注二
進指圖一之由所レ申也、余又問、隨身放火嫌疑事、如二申
狀一者、小舍人不二承伏一、隨身似レ知二子細一歟、但逢二
光能一、可二尋承一云々、
廿九日、丁酉、天晴、兼光送二書於光經之許一、示二御八講之
間條事一、其狀如レ此、
非時事、
官方沙汰、尤可レ宜候、
布施使事、
可レ依二長治例一候、
僧行道事、
只可レ隨二天暦之舊規一候歟、
佛布施事、
可レ被レ尋二長保例一候、
小野記事、
經二奏聞一、可レ令レ致二沙汰一之由候、
次第事、
可レ被レ仰二左相府一候、
以前條々、令二內覽一候之處、御消息旨如レ此、子細明日
參上之間、且可下令二披露一給上候、兼光恐々謹言、
六月廿九日、　左少辨兼光上
謹上□肥後大進殿、
逐申
非時日々皆下二知所司一候了、
今日定能朝臣、條々御八講之間、作法尋二問之一、

〔右安元三年丁酉春夏此一冊墨付百四十四枚者以三緣
院道敎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二十四 終

安元三年秋冬（八月四日辛丑、此日改元也、爲ニ治承元年一也、）

七月

一日、戊戌、天晴、早旦兼光送レ書云、官厨家納物國々致ニ所濟一之由訴申、副ニ解狀一、遣レ使可レ令ニ催濟一之由、可レ被ニ仰下一云々、卽余下ヲ知非時事於重方朝臣一、雖レ須ニ召仰一、事急速、仍只以ニ消息一遣、非例之甚也、但近代之例也、（消息書樣、故非下下ニ宣旨一之體上、大臣以ニ消息一下ニ宣旨一、不穩事之故也、先々皆如レ此、）

御八講非時、可レ爲ニ官沙汰一之由、所レ被ニ仰下一也、任ニ天暦之例一、四ヶ日之間每日可ニ送遣一云々、存ニ此旨一可レ被ニ下知一之狀如レ件、

七月一日　　右大臣判、

逐申、

官厨家解狀獻レ之、任ニ職事御敎書一、可レ被ニ下知一歟、

卽報狀到來云、

覽請

宣旨、

官厨家申ニ催納物國々宛用御八講非時料一事、

右宣旨、任ニ職事仰詞一、早可ニ下知一之狀、跪以所レ請如レ件、重方誠惶誠恐謹言、

七月一日　　左中辨重方請文、

申刻許、源中納言被レ來、見ヨ合予所レ作之御八講次第一、是爲ニ懷中一也、此次談ニ雜事等一、

二日、己亥、天晴、晩頭兼光來、示ニ條々事一、余依レ疾不レ謁、以ニ光經朝臣一傳申、

放生事

任ニ長治之例一、御八講四箇日、可レ令ニ放生一之由、可レ下ヲ知諸國一之由、所レ被ニ仰下一也、

余云、成ニ官符一下ヲ知諸國七道一、兼數日可レ被ニ仰下一歟、依レ無ニ聞事一、先日申ヲ驚之一、而其後已經ニ數日一如何、抑希代事也、注ニ仰詞一可レ給、以ニ其狀一可ニ下知一也、

兼光申云、仰詞條、忽難ニ注申一、明日可ニ書進一也者、
懈怠之條、申ニ事之由一之間、自然送ニ日數一云々、
一次第事、
被レ仰ニ左大臣一被レ申下可ニ書進一之由上、隨レ被レ獻
可ニ書進一云々、
一堂場便宜事、
御堂、以レ東爲レ上、諸卿經ニ南殿巽角一可ニ參上一、出
居召ニ公卿一之道同レ前云々、又於ニ西透廊一可レ取ニ捧
物一云々、
余云、道場西上有ニ便宜一、但付ニ御所方一、以レ東爲
レ上、又何事之有哉、若然者、以ニ左近陣一可レ爲ニ公
卿座一歟、南殿巽階已御前也、如ニ僕從若召使一出
來可レ取レ沓歟、太便宜、況若降雨者、彌以猥藉
者、又於ニ西廊一取ニ捧物一者、右邊之儀如何、以ニ右
陣一可レ爲ニ仗座一事、可レ被レ取ニ御氣色一歟、
兼光云、仰旨尤可レ然、早可レ申ニ殿下一、行道事、北對
北面極以猥藉也、仍總可レ廻ニ郭內一之事停止了、只
南庭ヲ如ニ垣代一可レ遶之由、關白可レ被ニ定仰一也、又
右邊事、且臨レ期僧徒可ニ相計一歟云々、
一陣殿上等饗事、
兩方被ニ用意一云々、
余云、只可レ居レ陣歟、兩方不レ得レ止歟、但如レ此
事可レ載ニ次第一歟、又可レ隨ニ關白之命一也、
一僧集會所事、
以ニ關白直廬南庇一可レ爲ニ其所一之由、所レ被ニ仰下一
也、而件屋、可レ爲ニ御宿所一之由承レ之、定無骨歟、
以ニ殿上東妻一爲ニ其所一如何、
余云、被ニ定下一之上、不レ可レ申ニ左右一、只可レ被ニ計
沙汰一事歟、
一御願文咒願事、
先內覽之處、有下被ニ改直一事上、所謂博陸被レ書、開□
□之所レ載下究ニ三妙一之由上、尤後代有レ耻之由、有ニ關
白之仰一、因レ之改直云、歸ニ十妙一云々、卽永範卿當
座令レ改云々、今日奏レ院之處、仰云、雖レ須ニ亮陰之
後心閑被レ行、依ニ慇懃之志一、强被ニ急行一之由可ニ作
載一云々、仍只今於ニ此御所一書ニ御教書一、所レ遣ニ永
範卿之許一也云々、
余案ニ此事一、不レ可ニ必然一歟、天曆長保皆一揆之
內被レ行之、若不慮之外過ニ諒闇一者、尤可レ被レ載ニ
延引之由緒一、是爲レ謝レ違ニ先規事一也、今任ニ先

例、一周之內被遂行、何強難稱哉、後代之人定有所見歟、是不知食子細之上、此般御八講可延引之由、天下之人庶幾之云々、其趣達上聞、故有此仰歟、

一願文咒願等料紙事、

面白、裏紫、無薄、此定令用意云々、

余云、如長保者、面淺、裏濃紫云々、然者其面偏不可白歟如何、

申云、然也、納殿不知案內、如此令調進、隨又殊以□□也、然而相具御願文等明日可進云々、

一佛布施机事、

結願可立之由有仰云々、

一行道時僧可立哉否事、

可依天曆例之由有殿下仰、而猶如長保記者、(謂不知記者記也、)僧立行道之由令注歟、理又可然之由、左大臣被執申、因令僧可立行道云々、

此事、於長保記者、頗有疑之記也、然而其外無委記、仍被用件記歟、加之代々多有僧行道、左府被申旨尤可然、

兼光卽退出了、

三日、(庚子)天晴、兼光不注送宣旨仰詞、仍以消息仰遣重方之許了、依物忌、因不召仰也、及深更(丑刻計歟、)兼光送願文咒願等、(任院宮加入一句也、)副料紙、誠以異樣之物也、不足用之、

四日、(辛丑)天晴、入夜重方返事到來、早可下知云々、昨日今日不尋逢云々、今日終日淸書願文咒願等、私所調之料紙書之、

五日、(壬寅)終日雨降、此日公家供養白檀釋迦三尊、([一]擣手半、佛師法眼院慶造之、)金字妙經一部、(自去年秋、染宸筆書寫之、心經、阿彌陀經、令開結二經者、令博陸閣下書之、抑件御經等料紙、天曆例紺綾書之、以同色□其裏、長保以後皆以紺紙爲料紙、今又同之、以金銀泥堺上下畫蓮華、是又長保之例也、)卽自今日四ヶ日、朝夕兩座開講演說、蓋奉爲前院聖靈頓證菩提也、倩檢我朝之舊貫、被行宸筆法華八講之例四ヶ度、所謂、天曆、長保、(已上奉爲母后、)治曆、(奉爲先帝、)長治、(奉爲母后、)是也、此外、醍醐聖主、延長三年奉爲母后雖書寫一乘、不勤修八講矣、今度一向可遵行長保之嘉例之由、所被仰下也、余依勅定奉行此事、天曆右大臣(九條殿、)長保左大臣(御堂、)治曆內大臣(土御門、)長治內大臣(雅實、)等、爲行事上卿、或帝外戚、或朝之有識也、余以愚庸之質、難逐賢佐之跡、然而依恐詔旨、愁以奉行、卯刻、着直衣(網代車、)先以參內、

以博陸直廬爲休息之所、（稼鵜之）先參御所、次向道場、見御裝束、于時〔堂莊〕嚴之間也、兼數日有修理改造等事、東二棟廊（稱卯酉也、）□□爲堂場、依間數不足、以西子午廊南第一二三間加入之、仍東西相并五箇間也、件二棟廊南面妻戶扉等放之、又件廊南面假構廣廂、（葺檜皮、無椽及階、廻高欄也、）又南殿北庇南第一二間切下板敷、與二棟南廣庇（新造庇也、）齊（齋カ）之、又同庇東面妻戶、今二箇間押、西令入廣庇內也、（件戶閉之、）件二ケ間南隔立鳥居障子、如日來、（余案之、假鈎、又格子可下歟、）又南殿與對之間透渡殿放板敷、切南殿東面巽角高欄、假疊刻階、（如會時、）已上木工寮修理職等勤之云々、

御裝束儀、行事五位（兼光、）六位（長俊、）藏人等相共行之、（去□日始御裝束、委可尋見兼光記、又在指圖、）

南殿東卯酉廊母屋庇懸亘蘆簾、（布帽額緣等、）有黑染平作母屋北庇五ケ間東面（對與二棟廊造合也、）垂之南庇（實非庇、然而暫稱之、）五ケ間、南庇（實子午廊西面也、然而暫稱卯酉廊庇也、）三ケ間、母屋南面五ケ間之母屋庇、并南弘庇鋪滿長筵、東對西南第五間設御座、爲御所、其以北二ケ間爲女房候所、卯酉廊北庇（實子午廊南第四五間也、暫稱卯酉廊北庇也、）西二間爲中宮御所、母屋東第二間中央奉安御□□□□、（三尊南面、有大檀小檀等、共黑染螺鈿也、）其前立花机一脚、（□漆（黑カ）螺鈿、）置金□花瓶四口、（□造花、）机大檀上也、其前立佛供机一脚、（黑漆螺鈿、唐錦敷物、同地敷、件机等大檀下也、）已上佛檀机等〔也〕、如天曆長保者平文也、今度依治曆例、可用螺鈿之由、有關白命之旨、先日兼光所申也、佛供机南立御經机一脚、（紫檀地螺鈿、唐錦敷物、同地敷覆、青淡紗有之、帶、已下効之、）其上立花足、（紫檀地螺鈿、唐錦敷物、）置御經筥、（紫檀地螺鈿、唐錦打敷覆、青打濃紗、）佛供机左右立燈臺各一本、佛檀東間（寄西、）立聖供机、（南北妻、地蒔螺鈿、唐錦敷物、同地敷、）南庇當正面間立高座二脚、（東高座前机置□寫色紙御經一部、是長治例也、西高座前不置御經、臨期威儀師分經之時可置之故也、）南高座間居禮盤二脚、（高座禮盤半帖繧繝端也、）件机停立黑漆螺鈿文刻二枚、（一枚御願文咒願、件等禮紙、表薄、裏濃紫色、無薄、是長保例也、作者共永範卿、清書共下官、一枚名香袋宿之、件名香自上西門院所調獻也、）南廣當正面間立行香机、（地蒔螺鈿、唐錦打敷、）其上置白銅大火舍一口、遶四口、（上八枚、）其東西立散花机各一脚、（地蒔螺鈿、唐錦打敷覆、蘇芳淡紗、但丸緒、）置花筥廿枚、母屋庇每間懸花鬘代綵幡等、母屋東第四間東邊、（如左大臣造進次第者、第三間也、今依便宜被敷此間也、）南北行敷南面端疊二枚、爲證義者四人座、（南上東面、如左大臣次第者北上也、又天曆或記意用之、如小一條記者、副西壁、是改大內弘徽殿儀、准而知之也、今依關白命被用南上、是恒例最勝講之儀、不可相違之上、又依便宜也、）其西間（自東第五間、其實子午廊也、仍□二尺也、）擇東邊南北行敷繧繝疊二枚、（及北廂、）爲僧綱講師座、（南上東面、）同間北庇副北簾、□□（東西行、）敷黃端疊二枚、爲凡僧講師座、（東上南面、依僧綱講師座狹、辨曉律師就此座上、）南

庇東第四五間、東西行敷黃端疊三枚、爲聽衆座、東上北面、西庇御敷僧綱講師座同間也、南第一二間過西、南北行敷同帖三枚如左大臣次第者、五枚云々、爲同座、南上東面、此座末立磬臺、威儀師可着最末故也、但當座末與西座南妻、其間置二尺許、聽衆用此路、又爲雜役路、南廣庇正面以西東第三四五間也、敷綠端疊五枚、爲公卿座、東上北面、去南欄一二尺許、爲公卿衆僧路、同庇西妻戶東面戶也、前敷黃端帖二枚、爲出居座、北上東面、其座前頗寄北敷同帖一枚、爲右方堂童子座、同庇東第一間副東對南第四間長押、弘庇間也、敷同帖二枚、爲左方堂童子座、子午廊西南第四間簀子、敷同帖二枚、爲侍臣座、南軒廊南庭立幄一宇、其中立案二脚、爲御誦經所、公家五百段、院三百段、東中門廊懸鐘、以關白直廬余所寄宿也、南廣庇、爲衆僧集會所、立兀子如常、陣座左仗座如尋常、初日結願日所司儲饗、陣座饗、侍從廚勤之、殿上饗、內藏寮勤之、於陣饗者代々通例也、至殿上饗者長保之外無所見、彼記之意、初日之外公卿不着陣候殿上、仍每日居之也、今度兩方被饗、未得其意者也、東中門內自南腋至池頭、東西行引斑幔、

兼光語云、高座禮盤花幔幡等所被借用最勝光院也、其實件佛具不具、仍多自八條院所被借獻也云々、又曰、去夜半左大臣造進次第、檀紙、縱紙、卽持參關白亭、數刻有評定、御裝束事多有被改置事、其中大花瓶二口可立佛前之由、被作載次第、而天曆以後無此例、仍被止了云々、仰置改可進之由、曉鐘之後返遣左大臣之許了、雖未被進上、豫依關白命、所奉仕御裝束也云々、此間差分藏人所衆等、送遣衆僧法服、僧正香染、僧綱紫甲、凡僧講師鑪甲、(地薄鑪色甲黑也、)聽衆青香、近衞府者持之、件法服、院宮(不盡數、)被調進之、其不足行事所進用途給、御乳母等被調之、具在別注文、又先是可令禁雜人亂入之由、仰左右近云々、

次余退下直廬、卽藏人仲國持來御經、納箱、可奉書外題金泥、被相具者、又被下御願文咒願等草、今朝作者永範卿持參奏覽、兼日雖覽關白及法皇、今日日次宜、仍所奏也、作者給祿、褂一領、退出云々、余先奉書御經外題、幷十二卷也、余付仲國返上之、次淸書願文咒願等、昨日雖書訖、尙以所被下之草書之、爲見合也、未刻書了、此間、中御門中納言宗家、頭中將定能朝臣等來宿所、申刻、諸卿漸參集、關白同被參、衆僧參入集會所、直廬南廣廂也、余則着束帶、亮闇服如日來、相伴兩人宗家定能、參上、依便宜經中門內、此間關白被坐堂中、邦綱忠親等卿在前廣庇、兼光又以祇候、余招兼光付御願文咒願等、以檀紙二枚縱裹之、押折上下、使季信授兼光也、余同居堂中、依關白氣色也、兼光申云、御願文可指杖歟、余云、奏聞之後可指之、兼光先覽關白、次持參朝餉方奏之、歸來指杖

寄二立行香机一了、（此間忠親向二殿上方一了、）次依二關白仰一從僧等參上、（其路用二南殿巽階一、）置二香爐筥草座等一、普通法會儀、事始之後置レ之、今依二最勝講例一被レ行レ之、余問二申關白一曰、公卿參上路如何、被レ答云、可レ用二巽階一、余復問云、已是御前也、召使等取レ沓事似レ無二禮儀一如何、被レ答云、雖レ然無二他路一、爲レ之如何云々、（余案レ之、以二右仗一不レ被レ用二公卿座一、太以警懼、仍所レ出二此疑問一也、）次余向二左仗座一、（先レ是問二事具否於兼光、而僧參否於重方一、是皆於二便所一問レ之者也、各申二具之由一、）直着二外座一、依レ爲二饗座一也、自餘諸卿南北相分着座、右大辨長方着レ端、依レ爲二大辨一也、次打レ鐘、是藏人方直奏二事由一、所レ令レ打也、上卿不レ仰レ之、雖二理不一レ可レ然、代々例如レ此、但長保或記云、（不レ知二記者一、件記多二謬誤一、）上卿奏二事之由一仰レ鐘云々、而同度小野宮記不レ注二此由一、加之、度々皆爲二藏人方沙汰一、仍不レ用二彼記說一、次出居頭中將定能朝臣、右中將通親朝臣、賴實朝臣、左中將泰通朝臣等參上着座、（北上、其路昇レ自二南殿巽階一、經二同東簀子并公卿座後一着レ之、各隨身取レ履、）次定能依二天氣一（關白豫被レ候レ座、）經二參上路一出レ自二東中門一、經二仗座前屛西方一、（座主方也、）着レ軾召二諸卿一、（諸卿小揖、定能朝臣退歸復レ座、）次余已下經二同路一入レ自二中門一、經二南庭一、（此間雨止、仍不レ用レ笠、引レ裾、邦綱卿已下懸二裾於劔一、但實國卿不レ然、）入レ自二軒廊西間一、（他人經二東間一、）昇レ自二南殿巽階南頭一、（一級脫レ沓、隨身取レ之、）經二同東簀子一着二御前座一、邦綱卿已下於二階下一垂レ裾、經二同路一着座、（東上北面、）下﨟人々經二上﨟座後一着レ之、（諸卿沓、召使取レ之、）此間侍臣着座歟、不二見及一、（後聞、侍臣實不二着座一云々、）次余仰二出居一催二衆僧一、（先レ是、起二衆會所一、列二立中門外一、）次衆僧參上、（各持二香爐一、）威儀師覺俊前行如レ常、其路同二公卿一、但證誠講師等、經二公卿座後末一、（出居座前也、）并同座前等一、入二東第三間一、自二各座後一着レ之、聽衆等同欲レ用二此所一、而依二關白命一、入レ自二西面第一間一、自二各座前一着レ之、威儀師留二立東階下一、諸僧着座後、經二同路一着二聽衆座最末一、（東勝講之時着二座上一、然而代々例着二座末一、仍隨二其例一、此條若依二便宜一歟、）次關白命云、可レ打二行事磬一者、仍余仰二此由一、郎威儀師打レ之、（件磬事、見二天曆或記一、「不レ知二記者一」而小一條記難レ之、是非未レ弁、今依二關白命一所レ令レ打也、）公卿置レ笏、次講讀師先着二禮盤一、衆僧相共總禮三度、（先覺俊唱二總禮一二音、如レ恒、）次登二高座一、（講師在レ西、讀師在レ東、）次又打レ磬、次唄師發レ音、次堂童子左右各二人着座、（左方候二對南廣庇邊一、經二同西簀子一着座、右方自二侍臣座方一着レ之、）次唄、次堂童子（唄中段之間也、）進二散花机下一、（右方進レ自二公卿座前一也、）各取二花筥一引二衆僧一復座、（左方入レ自二東第一間一、經二佛前一引レ之、出レ自二東第三間一、經二公卿座上一復座、或又有下經二本路一之輩上、是非如何、右方參退皆用二東第三間一也、）次散花師進二佛前一發レ音、（用二釋加散花一也、）衆僧共行道一匝了、復座、對揚之間、堂童子進寄二收花筥一退下、次打レ磬、次開眼、（件開眼、御供養以前、早朝可レ被レ行レ之、藏人頭取二祿掛一可レ給二講師一、而講師公顯僧正先參二本院御正日一之間遲參、仍兼

（無開眼之儀、供養之次所被混合也、）次神分、此間院御誦經使參上、其儀、先（是堂童子□笘之間也、）藏人頭右中將光能朝臣（帶劍取笏、）參上自東中門方、昇自南殿巽階、經公卿座後末前等、跪關白座上頭、向御所方候氣、（若是奏聞歟、然者其程太以遠、若又申關白者、以背向之如何、未得其意、人々含咲歟、）右廻經本路、退下、次藏人敷圓座於公卿座末、頗前方、（持參自御後方也、）次御誦經使（院別當、）右近少將隆房朝臣（帶劍取笏、）參着圓座、（其路同光能、）次光能朝臣取祿（白大掛一領持來自御後方、光能經何方持來哉、不見及、）給之、隆房取之、經本路退下、（依亮闇不拜也、）次威儀師起座、經聽衆座前幷南庇等、自東第三間入母屋、跪御經机西頭取御經、（入御經筥蓋、）分諸僧、（講師第八卷、讀師第一卷、其殘十卷自證誠至凡僧講師各一卷分配了、返置御經筥蓋、）次更進行香机下、拔取御願文呪願文等、先授御願文等（○上文六字恐衍）先授御願文於講師、次授呪願於呪願師、（呪願在下座也、）復座、次講師啓白訖、讀御願文、次威儀師授御誦經文於講師、誦經之間作法如恒、（先內、次院、兩度授之、各打御誦經鐘、如常、）次威儀師取御經箱蓋、次第納御經等、返入御經筥了、但今日可被講之御經三卷、置講師前机、（無量義經幷第一第二卷等也、）次說法、（先總供養、次別說當卷、）及終頭、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起出居座、經公卿座前、入自東第二間、就敎緣僧正座前、仰下論義問答可注記之由、右廻

經本路退下、（不復座、）次論義、（問者講師共有表向之詞、依爲證誠問題許也、）此間、藏人二人、盛硯紙於栁筥、置注記者前、（每日朝座如此、）論義了、依證義者命、威儀師打磬、次六種廻向之後、講讀師下高座復、次威儀師進仰呪願三禮、次兩師着禮盤禮佛、次威儀師進跪行香机下、次關白已下公卿八人、（留劍笏於座、如恒、）進居同机西頭、次第分輪、次起經行香机南、列立東對西簀子、（威儀師前行、北上西面、）此間藏人長俊取火舍列公卿末、次入自堂場東第一間、經庇西行、（此間次第行香如恒、不及聽衆也、）自西面南一間下簀子、列立南殿北簀子、（東上北面、）次更經出居座前並公卿座後等、如本進居行香机西頭、次第返置輪、（威儀師置之、）復座、次藏人置火舍退下、公卿横劍、次諸僧退下、如本降東階、俳佪軒廊邊、于時甚雨之間猥雜無極、仍上臈僧綱等在南殿、次公卿退下、經南殿東簀子佇立同殿、次出居經同路退下、在南簀子邊、凡僧徒公卿出居職事六位等群立群居也、關白參入、御所方座不被着座、此間依及昏黑、所々擧掌燈、（御所前一本、□師講□□頭一本、證義者前一本、僧綱講師座前一本、聽衆前一本、公卿座上一本、已上殿上六位役之、）次夕座始、先定能朝臣奏事之由、仰鐘、（上卿不知之、）次打鐘、次出居着座、次余以下着座、（已上如初經南殿東簀子也、）次衆僧參上、（先是夕座講讀師從僧參

上、置二香爐宮一、朝座香爐宮等各從僧撤レ之也、次講讀師登二高座一、次打レ磬、公卿置レ笏、次發願、（願我生々是也、）次說法、次論義、（二重知恒、講答共以分明、萬人感歎無レ極、）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下、次出居退下、次余經二御前廣庇一、（依二事終一也、）退ヨ下直盧一、于レ時子刻也、及二深更一、爲レ勞二脚氣一、退ヨ出九條亭一了、今日先於レ院（七條殿、）被レ行二御正日曼陀羅供一也、御導師公顯僧正也、申刻事了、仍此御八講及二晩景一也、

今日僧所作、

朝座講師、前權僧正公顯、　問者、乘慶、（興福寺、）

讀師、宴仁、　唄、隆英、

散花、覺乘、　咒願、權僧正敎緣、

三禮已講、覺辨、

夕座講師、權大僧都信圓、　問者、宴仁、（延曆寺、）

講師、乘慶、　唄、尋忠、

散花、信性、

注記、（法相乘慶、天台公雅、兩ケ日、同人勤レ之、）（園城寺）

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邦綱、實國、）中納言、（宗家、忠親、實綱、）參議、（家通、）（已上着二御前座一、）實守、實宗、長方、散三位、（俊經、基家、）

出居、

定能朝臣、光能朝臣（但不レ着レ座歟、）通親朝臣、賴實朝臣、泰通朝臣、隆房朝臣、（不レ着レ座、）通資朝臣、（不レ着レ座、）顯宗朝臣、（不レ着レ座、）

堂童子、

左方、　右方、

六日、（癸卯、）甚雨大風、此日、御筆御八講第二日也、余依二脚病不一レ快、不二出仕一、

僧所作、

朝座講師、法眼公慶、（興、）　問者、公雅、（三井寺、）

講師、隆英、　唄、宴仁、

散花、慶範、

夕座講師、藏俊、（興、）　問者、二人、（信性、（山）慶範、（三井寺））

講師、尋忠、　唄、乘慶、

散花、雅覺、

參入公卿、

大納言、（定房、邦綱、實國、）中納言、（資長、賴盛、）參議、（朝方、）

散三位、（隆輔、）

出居、

定能朝臣、（不レ着レ座、）清通朝臣、（召、）光能朝臣、（不レ着レ座、）通親朝臣、賴實朝臣、泰通朝臣、（已上中將、）隆房朝臣、通資朝臣、

已上少將、

堂童子、

左方、　　右方、

甚雨之間、毎事無二禮儀一云々、

七日、甲辰朝暮雨降、晝間暫止、此日御八講五卷日也、早旦、着二直衣一參二内裏直廬一、如二初日一、於二路頭一、兼光送レ書云、今日五卷之儀、依レ雨可二延引一哉否、兼又關白有二故障一、不レ可レ被レ參、彼捧物可二行列一歟、若然者、誰人取レ之、何樣可レ列哉、兩條、口令二量申御一者、依レ爲二路次一、不レ能レ進二請文一、即以參内、尋二兼光一之處、參二入博陸一、未二歸參一云々、仍且、申下不レ可二延引一之狀於女房上、以二季信一申レ之、此間、兼光歸參、即來二直廬一、余申云、今日之儀延否事、治曆依レ雨一日延引、長治依二御物忌一數日中絕、蹤跡如レ此、延引之條、雖レ不レ可レ有レ難、至二于今度一者、以二聖忌一當二結願一、即移二此講演於最勝光院一、限二未來際一、可レ被レ修レ之、是御願本意也、今爲レ備二行道之威儀一、空被レ異二彼日一之條、於レ理有レ妨、加之、天曆發願日、當二國忌一、今度似レ被レ摸二彼例一、云二先規一、云二道理一、延引之儀、旁以不レ可レ然、見二雨脚之體一、自有レ隙歟、行道盍レ被レ遂哉、若猶終日不レ止者、堂上行道、有二何難一哉者、關白捧物事、左右只可レ被レ隨二彼殿被一レ申也、如二他不參之公卿一、所衆取レ之、在二彼列一之條、頗以凡卑歟者、兼光云、彼殿可レ異二他之由、内々所レ被レ申也、就レ之、其儀有二御不審一者、余云、鳥羽院御時、於二歡喜光院一、被レ行二八講一之日、知足院殿御捧物、左馬權頭顯定取レ之、列二院宮末一、若依二此例一者、彼殿緣邊之侍臣取レ之、可レ在二公卿之前一歟、但彼雖レ遁二執政一、已備二准后之位一、是雖レ爲二攝錄一、猶在二臣下之列一、尊卑之間、若可レ有二差別一歟、此條可レ在二聖斷一者、兼光又云、本家、内々御存知之趣、執柄之子息、獻二五節一之時、五位藏人、傳二下仕一、准レ彼思レ之、五位藏人可レ取歟、將又六位可レ取歟、於二行列一者、猶可レ在二不參之列一云々、余又云、五位藏人可レ取之條、尤可レ然、在二不參之列一之條、猶可レ在二思慮一歟、兼光又云、置二灌佛布施一之時、於二執柄布施一者、公卿之後、殿上人之先、置レ之、今日行列可レ同レ彼歟、余云、件條慥不二覺悟一、若如レ示者、准據可レ然、總此事、偏權儀也、左府可レ被レ參云々、可レ被レ會二議彼人一歟、兼光云、延否事、幷此條、以二御教書一尋遣已了、未レ見二返報一者、余仰

云、萬事早速可レ被ニ催具一、若適得レ晴之時、依ニ事之
不具一、徒被レ過ニ其刻一者、甚可ニ遺恨一之者也、兼光云、
皆所ニ存知一也、早々可ニ沙汰具一者、卽退下了、次余
付ニ捧物於行事所一、紫甲袈裟一帖、加ニ横被一、白大褂四領、各
懸ニ白木切枝一、大褂、如ニ僧衣一疊レ之、是今案也、置ニ硯箱蓋一、納ニ長櫃一、赤
衣仕可〇可恐丁誤、荷レ之、以ニ下家司一、衣冠、爲レ使、書ニ送文一
副レ之、書例、美紙、有ニ裏紙一、無ニ禮紙一、其上立文也、
送文書樣、

右大臣家、

奉レ送ニ　御八講捧物伍捧一、

紫甲袈裟一帖、加ニ横被一、

白大褂四領、

右依ニ先日催一、奉レ送如レ件、

安元三年七月七日

令前大和守藤原高實、

付ニ捧物於行事所一之間事、人々所爲不レ同云々、於
レ余者、依ニ治暦京極大殿、長治知足院殿等例一、所レ爲
也、但褂帖樣、彼例無ニ所見一、仍示ヨ合源納言一、以ニ今
案一所レ盈也、又雖レ被レ記下有ニ送文一之由上、樣同不レ詳、
仍以ニ今案一書レ之、此間、源納言、及頭中將定能朝臣等
來ニ直廬一、納言爲レ見ニ人々捧物一、廻ニ行事所方一了、及ニ
未刻一、諸卿、衆僧、漸以參集、以ニ余直廬南廣庇一、爲ニ
僧集會所一、如ニ一昨日一、僧等先群ヨ集仗座一、而左大臣參
入之間、被ニ追立ニ云々、僧等習ニ寂勝講之時例一、所レ爲
歟、被ニ追立一之旨、尤可レ然、後聞、以ニ兩大外記一被ニ追立之ニ云々、今案、可レ被レ仰ニ鋪若大夫史一歟、如何々々、余着ニ裝束一之間、奈良之僧都被レ來、直以ニ廬西庇一、可ニ休息一之由、豫所レ被ニ借請一也、余裝束了、暫以言談、又以ニ削氷瓜
等一、羞レ之、此間、兼光告ヨ示事漸具之由一、卽余自ニ中
門內方一、向ニ仗座一、先於ニ陣腋一、召ニ兼光一、問ニ事具否一、
申ニ具之由一、又問ニ諸大夫參否於外記一、兼光傳ニ仰之一、申ニ具候
由一、卽余就ニ陣奧座一、今日不レ居レ饗、先レ是、左大臣在ニ端座一、
其外卿相四五人、同以在レ座、相續、人々多參集、此間、
左府被レ示ヨ副式之間事一、又余相共、詳定ニ今日儀式一、
小時槌レ鐘、藏人方令レ打レ之、上卿不レ知レ之、次出居令ニ着座一歟、不レ見及一、次
左近中將通親朝臣來、召ニ諸卿一、其儀同ニ初日一、左府以下小
揖、卽各起座、參上着座、其路同ニ初日一、先レ是雨止庭乾、仍諸
卿引レ裾、但左大臣、獨至ニ于東階一、下レ手取レ裾、頗以
無ニ禮儀一如何、次衆僧參上、余催レ之、先レ是、左大臣云、今日事、不レ可ニ口入一也、余云、雖レ有ニ奉行上卿一、猶當レ□事、上臈可ニ奉行一歟、左府又云、納言奉行事、猶以不レ能ニ口入一、何況大臣哉、仍余行レ之也、下劾レ之、次講讀
師登ニ高座一、次打レ磬、諸卿置レ笏、次唄師發音、次堂童子着

座、（頻遲々、余加催、）次堂童子分花筥、即以退下、依可列行道也、次院御捧物、使頭中將光能朝臣參上、其儀、先是、（衆僧參上之後、講師登高座以前、）頭中將定能朝臣、自東中門方參上、經公卿座後、（異初日、光能作法、今日之儀、得便歟、）進御所南長押下、奏事之由、經本路退下、次藏人、敷圓座於公卿座末前方、次使參上、着圓座、（如初日御誦經使、）即定能朝臣、（先是、召御使之後、廻南殿方歟、）取祿、（白大褂一領、）出自御後方給、光能退歸、次光能取之、經本路、於廊軒一拜、（此事、左府被執事也、不甘心、）（不甘心、）退出、次撤圓座了、次散花師、進佛前發音、行道一匝、如常、（此間、左大臣、被仰僧云、不可有堂上行道、直可下立也、威儀師覺俊云、例、散花一匝了、更立佛前、出讃歎、所下立也、左大臣不復言、）次散花師、更進佛前發讃嘆、次公卿、出居、不殘一人、起座、（爲先下藕、）經南殿東南簀子、（出居、直向御後方退、）下、到西子午透廊、着沓下立、余沓、季信令着之、左大臣沓、前駈持來之、此間衆僧、下自南殿東階、副東對南砌東行、更南折、徐以進行、（暫東階邊列立、可相待諸卿歟、）爰行事所捧物、未進出、余頻加催、藏人一人、取菓籠、僅以進出、凡他藏人等、對捍所役之間、殆移刻、仍召兼光、相尋之處、申云、藏人能成、乍候不能寄云々、余仰云、此事不足言、慥可令寄之、所役之輩、兼不指定歟、臨期違亂、甚以不便、兼光退下、

其後僧經時刻、以隨身、再三加催促、良久、藏人長俊、（取薪、能成遂不勤之、仍奉行藏人役之云々、）仲國（取水桶、）等、適以參上、（後聞、能成、緊〔光〕不蒙催、臨期被責、而間僕從取沓遁電、更非遁避之儀云々、）即行事所捧物等、（藏人三人、諸大夫〔二十〕人、）入自西透廊中間、（切長押間也、）隨衆僧後、（先是、衆僧漸副池畔、西行北折、更副南殿東行、此間相從也、）次院宮捧物、次公卿、侍臣等、次第相隨之、（同出自透廊中間也、）抑諸卿捧物、諸大夫傳授之、（諸卿指笏、次第取之、進行也、）侍臣捧物、所衆等授之、（左大臣所存、次五位可授云々、而若不參歟、）此事、御筆御八講四ヶ度、一代而無其例、而今准御賀獻物之儀、左大臣作載次第被獻了、行事守其狀、忽寄役人之間、諸大夫等、不蒙兼日催、臨期迷惑、頗以懈怠、兼光大怒、行下可引出之由、雖然、各致對捍、皆以逐電云々、其中、右馬助國行一人、爲勤所役、進出之間、披陳兼不蒙催之狀、其間、頗事及喧嘩、仍余加制止、其後、彼是無音、凡奉行職事、每事如泥、無物取喩者也、次第行列、廻庭三匝、（其實、僧三匝、俗二匝、依長治知信記、可有二匝之由、左府所被示也、）此中、至于行事所大褂〔二十〕人者、任天暦以後之例、一匝之後令退下、（此旨、余仰兼光也、）凡行道之間、庭狹人多、不能立連、仍衆僧之初、與侍臣之末、七八人許之程、作入其輪、（侍臣在外、衆僧在內、）事雖爲權儀、依（○此間恐脫無字）他計、與左府示

合、所レ行也、抑如二先規一者、郭內、殿外、總可レ廻レ之、
而東北兩面、殊以猥藉、仍勘二出希有之例一、只可レ廻二南
庭一之由、博陸所レ被二定下一也、
今日行列次第、
先衆僧、散花師前行、威儀師在二其次一、證誠已下、隨二其後一、講讀師留二高座一、不レ廻、於二唄師一者、隨二衆僧一、
如二代々御八講記一者、似三威儀師在二散花師之前一、
今日儀違レ彼、仍問二威儀師一之處、申二散花師可
レ在レ前之由一、僧中故實、莫レ如二綱所一、仍不レ能二
執論一、
次行事所捧物、
先薪、藏人長俊、使左衛門尉、次菓籠、藏人基行、〔左兵衛尉〕
次水桶、藏人仲國、左府被レ示云、散花之次、先可
レ有二薪等一、其後、威儀師、卒（率カ）二衆僧一可レ隨レ之、余
云、於二他例一者、不二知給一、代々御筆御八講行列、
皆以如レ此、何求二他例一哉、左府猶雖レ有二執論
之氣一、一（無カ）重此條者、尤可レ爲二違例一、仍余不二聞入一
行レ之、
次捧二大褂一諸大夫廿人、
一匣之後、付二行事所一了、如二治曆例一者、諸大
夫雖レ廻二一匣一、猶置二大褂於莚上一、理可レ然、今
度雖レ可レ隨二彼儀一、行道之體異二先例一、中間置レ之
者、次第可二違亂一、仍任二長治之嘉例一、直付二行事
所一了、誰敢致二其難一、如レ此事、爲レ先二便宜一之故
也、
次院宮捧物、捧物、及持人、載レ左、
先院、次皇嘉門院、次上西門院、次八條院、次太皇
大后宮、次皇太后宮、次中宮、
次前女御藤原朝臣、
次從三位平朝臣、已上、后后、（本ノママ）
取二院宮捧物一人々、更取二自捧物一、可レ置レ之、而
一切無二其儀一、可レ云二違例一、但光雅獨置レ之、存二
先規一歟、
次公卿、
藏人右少辨光雅、取二關白捧物一、在二左大臣前一、
此事、被レ問二左大臣一之處、被レ申下可レ在二本位一
之由上云々、仍如レ斯、抑件捧物兼光、爲二彼殿家
司一、便可レ取レ之、而奉行之者、列二行道一者、無
レ人二行事一歟、仍兼光、臨レ期辭二申之一、忽改二定
光雅一了、
次左大臣以下、公卿廿人、交名、捧物、載レ左、

裾已、次公卿、令召使指笠、(右大將、令隨身指笠、)各以參上着座、其路如先々、次衆僧參上、次講讀師登高座、次打磬、公卿置笏、次堂童子着座、次唄、次分花筥、次散花、次撤花筥、次説法論義、如常、此間、關白參入、經出居座前、公卿座後等、被加着座上、事了、僧侶、公卿、出居、依次退下、皆悉徘徊南殿邊、關白、自西方、被向御後方、　次打夕座鐘、次出居着座、次公卿着座、(關白自西方被着之、他公卿之路、如先々、)抑此座、悉以漏濕、仍夕座未始以前、逼長押、改敷之、所着座也、次衆僧參上、次打磬、(件磬、如天曆記者、初日打之、竟日無所見、然而、法用次第、初後惟同、□所存、不可異由歟、)次講讀師就禮盤、衆僧相共總禮、三度、次登高座、次又打磬、次唄、次堂童子着座、(先是、初度磬之後、右方堂童子兼光、早以着座、被隔僧幷公卿等、不能見之、然之間、兼光揚音、催左方、堂童子懈怠之由、此時余初知、着座之由早速之條、甚爲違例、仍余追返之、唄發音之間、更所召付也、)　唄中段之間、分花筥、次散花、次堂童子、撤花筥退下、此間、頭中將光能朝臣、起出居座、經公卿座後、(其座、過長押、仍座前無路之故也、)幷關白座上、(卽第三間也、)跪講師高座右邊、仰可給度者之由、經本路退下、(余案之、關白座上甚狹、似無便宜、若入自西面南一間、可□歟、但是隨便令案也、)此間、依及暗、所々擧掌燈、(此中、證誠、講師等前燈、當給祿之路、仍仰藏人、令改置之、)次説法、其詞絶妙、聞者莫不感歎、此中頗有驚耳之詞、所謂、前院扶政之間、一天無爲、四海安然、彼崩御之後、世上不穩、就中近日民人不安心、道路只以目、是以前院之爲賢妃、崩後彌露者也云々、次論義、問答共以優美、證誠等不堪感歎、忽令疑三重、此間關白竊傾奇云、結座有疑三重之例哉、又非勅命、而證誠恣令下知之條、如何、余答云、疑三重者、是問答共有興之時事也、以之思之、專可爲證誠之進止、何必待勅命哉、昔隆覺僧正、問證誠之時、俊宗與覺長論談、共優、忽有三重之疑難云々、是出自證誠之雅意、敢非聖主之勅命、蹤跡如此、於理無妨、何謂違失、又依問答之優劣者、何強嫌法座哉、但若可加制止歟者、關白猶雖有不甘心之色、(○此間恐脱莫字)可制止之命、仍余不復言者也、三重之後、猶依其與不盡、依公顯僧正命、不引音、今一重難之、講師云、非竪義及四重、曾無此例云々、證誠等不堪感歎、忘禮義歟、(但於今度之疑者、頗不被甘心事歟、)論義評定之間、爾前教明一心三觀哉事、證誠公顯僧正、與覺知法印、聊有諍論、然而、不及喧嘩、論義了後、講讀師下高座、次威儀師進寄、差咒願三禮等、次咒願、三禮、着禮盤、次關白已下、公卿八人、立行香、藏人仲國

取火舍、其儀如初日、行香訖復座。如本帶劔、此間、咒願、三禮復座、次余起座、至南殿北簀子、催祿、（件祿、南殿西邊相儲之、經殿內持來之也、）卽五位藏人兼光、持來祿褂、授余、々指笏取祿、入自西面南第一間、東進、自東第三間入母屋、跪敎緣僧正之前置祿、顚退拔笏、右廻、經本路復座、實房卿已下、次第取祿授之、抑凡僧、講師祿、公卿不取之、頭中將定能朝臣取之、若依公卿不足、自然不取歟、將又、雖候不取之歟、然者、理不可然、雖凡僧、於講師者、公卿猶可取也、（後聞、公卿不足、自然頭取之云々、）聽衆祿、侍臣取之、次僧侶、各乍持祿、起座退下、次公卿退下、次出居退下、次關白、余、相共經堂上、向鬼間方、爰兼光、觸兩人云、明日可分給捧物於諸僧、如治曆長治例者、懸合兩數打、破滿遍分給、今度、金銀捧物、其數僅十一、不及懸分兩數、人數之所及、可給講師已上歟、將又一具之內、別々取分者、（假令招放、仍香爐可取放之也、）其數可及卄餘歟、然者、遍可給歟、關白被示云、此事不安得、雖然、物數不幾、不取破本體、可給講師已上十一口也、（讀誠四口、講師七口、合十一口也、）先是、行事藏人、從儀師、相共分給衆僧布施、從僧等受取之、是長治例也、如天曆記者、以內豎爲使、各送本房、今度可依何例哉之由、兼日申關白之處、可隨長治例之旨、有命之由、兼光所申也、余卽退下直廬、雖可還着陣饗、依窮屈無術、隨宜略之、且是准長治、初日、遂日、（遂九本作逐誤歟、）不着此饗之例也、休息之後、改裝束退出、此間、追却前駈國行、昨日喧嘩之間、雖無殊過怠、兼光殊欝申云々、依有上聞之恐、爲拂我前也、兼光不當之次第、還以有若、已不足論是非者也、今日、加立佛布施机於行香机北頭、（東西妻、）是長保以後例也、如天曆者、金銅器盛名香、初日立之云々、今度、綿十屯、裹淺黃顯文紗云云、是治曆例也、（但彼度、平絹云々、）第三日、撤行香机也、

今日僧所作、

朝座講師、已講覺弁、（興、）　問者、成寶、（東大寺、三論宗、）

讀師、慶範、　唄、隆英、

散花、覺乘、

夕座講師、權大僧都隆憲、　問者、隆英、（興、）

讀師、雅覺、　唄、乘慶、

散花、成寶、

咒願、權僧正敎緣、　三禮、覺弁、

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實房、邦綱、實國、中納言、實長、實綱、參議、家通、

實守、實宗、長方、 散二三位、基通、信隆、

出居、

定能朝臣、 光能朝臣、 通親朝臣、 頼實朝臣、

泰通朝臣、 隆房朝臣、 有房朝臣、 通資朝臣、

公守、 顯家、

堂童子、

左方、 右方、

僧祿法、

證誠四口、各白大掛一重、 僧綱講師六口、各白大掛一領、

凡僧師一口、紅染大掛一領、 聽衆十口、各紅染衾一領、

威儀師一口、白大掛一領、 從儀師一口、紅染衾一帖、

同布施、

證誠四口、各七疋、 僧綱講師六口、各五疋、

凡僧講師十口、四疋、 聽衆十口、各三疋、

威儀師一口、五疋、 從儀師一口、三疋、

同供米、

證誠四口、各六石、 僧綱講師六合、各五石二斗、

凡僧講師一口、四石、 聽衆十口、各三石二斗、

威儀師一口、五石二斗、 從儀師一口、三石二斗、

同大豆、隨同前、

證誠四口、各一斗六升、 僧綱講師六石、各一斗二升、

凡僧講師一口、八升、 聽衆十口、各四升、

威儀師一口、一斗二升、 從儀師一口、四升、

和布、

證誠四口、各十六帖、 僧綱講師六口、各十二帖、

凡僧講師一口、八帖、 聽衆十口、各四帖、

威儀師一口、各十二帖、 從儀師一口、八帖、

油、

證誠四口、各四升、 僧綱講師六口、各一升六合、

凡僧講師、二升二合、 聽衆十口、各一升、

威儀師一口、二升六合、 從儀師一口、一升、

新調佛具目六、

佛壇二脚、大小、 机四脚、一脚御經机、紫檀地螺鈿、一脚香花、二脚佛供、

燈臺二本、 文刺二枚、

已上皆黑漆螺鈿、但此中、御經机、紫檀地螺鈿、

御經筥一合、在足、螺鈿、 佛供机屋形、

已上紫檀地、

覆四枚、繡、青村濃沙、(モトノマヽ) 池鋪四枚、蒴木唐綾、裏赤地錦在伏組、

燈臺打敷二枚、錦同、阿迦一具、金銅、
佛器十二坏、金銅五色玉十盃、机面唐錦四枚、在裏、
蘇芳淡丸緒總、
行道具
薪一筥、採色、菜籠一荷、同前、入造花、水桶一荷、黑漆、
已上、金銅金物、青淡丸緒總、
分配捧物目六、明日分給之、
證義者四口、口別
銀捧物一捧、袈裟六具、大褂六領、單重三領、
講師七口內、
僧綱六口、口別、
銀捧物一捧、袈裟四具、大褂六領、單重一領、
凡僧一口、
水精念珠一連、袈裟四具、大褂五領、白單重一領、
聽衆十口、口別、
袈裟四具、大褂四領、紅衾一帖、
但此內、上臈兩三輩、錦横被、三衣筥、裲襠、
横被等、所二相具一也、
威儀師一口、
袈裟四具、大褂六領、單重一領、
從儀師、
袈裟三具、大褂五領、紅衾一帖、

九日、丙午、天陰、微雨時々降、爲レ尋二諸大夫參否之間事一、召二遣大外記賴業一、今日、依レ被レ勘二大祓日時一、候二陣頭一、不レ來、今日、藤中納言實長卿、遣二使者於賴輔朝臣許一、被レ陳二兼光間事一、入レ夜同卿來、余依レ疾不レ謁、今日、依□□着二吉服一、

十日、丁未、雨降、此日、亮闇大祓也、右大辨長方、就二朱雀門一行レ之、依二吉服御衣遲々一、秉燭之後御禊、陪膳定能朝臣、關白被二參候一云々、其後吉書、藏人方定能朝臣、官方重方朝臣、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次於二關白直盧一有二吉書一、官方、藏人方、同レ前、政所兼光申レ之云々、書記隆業參入、問二諸大夫參否事一、抑大祓之日、或令二解除一云々、令レ檢二先規一之處、寛弘御堂、嘉承知足院殿、出二河原一解除給云々、寛德、延久無二解除一云々、依二不審不一レ決、尋二申關白一之處、專不レ可二解除一、我同不レ然云々、因レ之不二解除一、後日、信範卿云、保元、永萬、故入道殿、中殿等、令二解除一給、今度不二解除一、如

何云々、余不撿知彼兩代事、但已有寛德、延久等之例、雖不解除、何強爲大失哉、

十一日、(戊申)雨降、巳刻、大外記賴業來申云、昨日深更、陣事了、仍不能參入、今日所參也云々、仰云、可取行事所□□□、諸大夫廿人、可相催之由、兼日召仰已了、而遂不申散□(狀カ)如何、申云、件事、一向奉行職事、以御敎書、被催之云々、其上、外記不加催、又不知散狀、仍不申候也云々、又問國行進奉之間事、大略不進請文、又不進奉歟、但當日、使部相觸也云々、其間申狀、太以縱橫、難取定說歟、賴業退出之後、昨日所參之六位外記參上、依不召具使、可暫以祗候、使部參上之後、令尋問之處、臨期雖相觸、依無兼日催、不領狀云々、次第勿論、兼光父子、頻陳不誤之狀、仍爲糺眞僞、又爲後沙汰所尋問也、□□未刻、頭中將定能朝定(臣カ)來語云、昨日御禊之間、於晝御座、可奉垂御纓之由、相存之間、卽以入御、女房奉垂已了。頗以不審云々、余案之、頗違例歟、關白可被申行事歟、申刻、兼光來、令覽御八講間雜文書等、見了返給、自此參院、可奏云々、以人傳申之、余不謁之、兼光先向賴輔朝臣家、此間事條々披陳云々、次第不足言、不遑記、頭中將退出了、次令召問六位外記、是□有事之、尋之時令申子細也、今日、關白家、依勸學院災、被發遣氏三社奉幣使、文章博士光範朝臣、(家司、)草進告文、春日使、(敦綱朝臣、)大原野、(光輔、已上家司、)吉田、(家輔、職事云々、)

十二日、(己酉)朝間天陰、午後雨降、主稅助時晴來、談天變之間事、去今兩月之間、天變五ケ度、皆是希代之變異也、就中、太白入太微之變、總爲天下、別大臣愼也、抑五星雖災、同金火猶爲甚、而熒惑入太微、其殃如指掌、今太白成同變、咎徵只擧足可待歟、末代之變、災殃不遁踵、不可不愼云々、

十四日、(辛亥)天晴、物忌也、大夫史隆職來、依物忌、自門外退出云々、拜瓮送法性寺南堂、念誦如恒、女院御方御瓮、使資泰朝臣、

十五日、(壬子)天晴、時々微雨、終日念誦、今明又物忌也、

十六日、(癸丑)天晴、物忌也、此日關白家被立多武峰深草等使、(多武峰使季佐、職事、深草使成光朝臣、家司也、)依氏院火災事也、有告文、(文章博士光範朝臣草也云々、)

十七日、(甲寅)朝間晴、午後陰、午刻、參女院御所、(吉服、直衣、烏帽、)入夜歸來、人傳云、奈良大衆蜂起云々、然而、未及

レ進二奏狀一、內々付二光能朝臣一、以二折紙一令レ申云々、又人云、大衆、切ヲ拂範玄律師房一了、（件僧、法皇第一近臣也云々、）今夜、有二小除目一〔云々〕、基輔任二美作守一云々、

十八日、乙卯天陰、雨下、時々雷鳴、乙童依レ召參二女院一、（布衣、）申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余着二烏帽直衣一、出ヲ逢基親一、仰云、大學寮燒亡之後、未レ及二事始一、釋奠於二何處一可レ被レ行哉、立二假屋一可レ被レ行歟、將移二官廳一可レ被レ行歟、若可レ立二假屋一者、已入二秋節一、自二皇居當面一、可レ有二其憚一、而大外記師尚申云、於二假屋一者、土用方角不レ憚云々、此事、何樣可レ被レ行哉、　余申云、〔天德〕四年、南堂、竿堂許燒失、是不レ能レ妨二禮奠一、長元七年、悉以爲レ風顛倒、然而、月日（卽八月也、）修覆、被二遂行一已了、此外已無レ例歟、至二于假屋憚之條一者可レ被レ問二陰陽寮一、不レ可レ依二師尚申狀一、但縱雖レ無二其恐一、而可レ被レ立二假屋一、於二釋奠一者、行事繁多、終日之公事也、若自有二風雨之難一者、臨レ期如何、是雖レ非下可二必然一之事上、爲二用意一也、於下被レ移ヲ行官廳一之條上者、尤以可二準據一例已多、列見定考、被レ移二民部省一、凡本司有レ障之時、其所公事、被レ移二他司一、其例不レ可二勝計一、加之、官廳之外、無下可レ被レ修二禮奠一之諸司上、式部省又以灰燼、然者被レ移ヲ行官廳一、更以無二其難一歟、基親申云、前相國、太相國、左相府、大炊御門大納言、中宮大夫、被レ尋ヲ問此人々一、於二大臣三人一者、未レ令レ申、自レ此可二參啓一、至二于兩納言一者、被レ申二明日可レ申之條一云々、此次、基親語事等、

一　去十日大祓、　主上、御冠有文、御直衣無文、是延久、保元例也、嘉承、永萬有文御直衣云々、但保元、七月三日大祓、同五日御方違行幸之時、有レ議、着ヲ御有文御束帶一、御忌月行幸、無二其例一、而依レ可レ被レ修ヲ造大內一、事不レ可二默止一、又大祓之後、敢前行幸、着ヲ御無文一、非レ無二事憚一、以二權議一、可レ令レ着ヲ御有文一之由、故殿令レ申給、此旨見二範家記一云々、但其後行幸之時外、御忌月之內、猶無文御裝束也云々、

一　今度、大祓〔之〕日御膳、及殿上臺盤、皆用二魚味一、是延久以後、皆以如レ此云々、但天曆、長保、御忌月之內、爲二精進一云々、寬德同レ之歟云々、今度被レ用二近例一也〔云々、〕

一　今日、自レ院被二仰下一云、大極殿、八省等、修造事、申二關白一可レ致二沙汰一、年內可レ有二事始一云々、

一　來八月廿一日、可レ被レ發ヲ遣公卿勅使一、不レ知二何

事御願事、邦綱、實國、時忠等卿、有御占云々、

一　來十月、可有齋宮卜定、〔公〕重女腹、當今皇女、

一　歳內、可有賀茂八幡行幸云々、

一　文書燒失事、時範、定家、親範、三代記錄、大都取出了、但三分之一燒了、其外、史書之類、少々出了、自餘七百餘合、併以燒失、十代之文書、一時滅亡、是家之盡也云々、

一　大祓日、定能、光能、六位藏人二人、已上、亮闇中補之、申下禁色之宣旨、即日着禁色云々、

頃之、退出了、入夜、隆職來、召簾前、問雜事、此次、問御八講結願日、遲居饗食事、申云、大炊寮、不下行料米之間、侍從厨、致訴訟、然而、釣出、遂令居了云々、又申云、五卷日、左大臣參上、欲着陣之間、衆僧群居仗座、左大臣於陣腋、仰兩大外記、令追立之、僧一切不承引之間、及諠譁云々、余案、僧事爲官沙汰、可被仰辨若史歟、仰外記如何、

十九日、丙辰、天晴、午刻、參女院御方、恒例御舍利講也、爲聽聞論義、參入、此次、逢覺智法印、談御八講之間論義事等、結願日夕座令疑三重事、覺智申出事也、於〔第〕四重難者、甚不被甘心、公顯僧正所行也、僧達皆以不爲可云々、於理雖無妨、結座之番、先例、或二重而止之、今依嚴重進御願、令疑三重、是殊有其興之故也、於其上之重難者、事甚無骨云々、所示尤可然、余前々、敎明一心三觀哉論義事、演說委細不遑記、彼日、公顯所立之義、未得其心、不入深境歟云々、

廿日、丁巳、天晴、此日、御匣殿忌日也、仍供養佛經、又念佛萬遍、

〔廿一日、戊午、天晴、晚頭、歌人兩三、不期而會、當座密々講和歌、深更分散、〕

廿二日、己未、天晴、參女院御所、入夜歸來、今日、以季長、申勸學院修理之間事於關白、美作守基輔、募重任之功、可修造之由、所被仰下也、

廿三日、庚申、〔天晴、〕物忌也、是姬君物忌也、

〔廿四日、辛酉、天晴、同物忌、〕

〔廿五日、壬戌、天晴、同物忌、〕

〔廿六日、癸亥、天晴、同物忌、〕

廿七日、甲子、陰晴不定、人傳云、兩都衆徒、蜂起不止、被配流範玄之由、奉奏狀訴申云々、其罪四〔十〕ケ

條、皆以無レ所レ據云々、又去頃、大極殿已下、修造行事
官等、內〔々〕有下被二定仰一事上云々、上卿大炊御門大納
言實定卿、參議右大辨長方、辨左中辨重方、右中辨經
房、史大夫史隆職云々、
廿八日、乙丑、朝晴、午後雷雨、晚頭、密々有二和歌一、光經朝
臣語云、釋奠於二官廳一被レ行事、不レ可レ然由、儒中令
レ申、尙於二本寮一、可レ被レ行二立幄一、可レ用二都堂一、可レ懸二
貌像於倉屋一、當時、奉二安置一、之屋也云々、大學寮、本不レ被レ立二內裏內一、
若有二由緖一歟、又布政之庭、不レ可レ安二貌像一之由、諸
儒令レ申云々、余案レ之、此條不レ可レ然、但於二布政之
庭一、講二演禮之書一、於レ議相應、加之、孔子者、治政正禮
之聖人也、被レ安二官正廳一、卽是政可レ及二淳素一之象也、
禁忌之條、曾不レ可レ然事歟、但近代事、及二如レ此之議一、
其上更無二沙汰一、無二左右一、被二忌避一事歟、抑立レ幄用二
都堂一者、兩儀如何、其禮總以難レ被レ行歟、以政參
上、申二梅宮社條々訴事一、賜二御敎書一、可レ持二向光能朝
臣一云々、仍賜二訴訟四ヶ條一、一御社修理事、一供レ神物不法事、一備中國庄事、一左馬寮妨二社領一
事、〔了、〕
廿九日、丙寅、天晴、巳刻、右中辨親宗、爲二院御使一來、布衣、
余出逢、持二來御筆御經一、墨字、故女院令レ書給、而不下終二其功一〔給〕上、仍法皇令二書繼一給也、白色紙、無レ薄、香色紙表紙、有レ薄、紫檀軸也、可レ書二進外題一云々、卽書レ之、金泥被レ相二具之一也、
付廻進上了、此次、親宗語事等、
一　讃岐院、院號、並宇治左府、贈官〔贈〕位等事、來月
三日可レ被レ行、此事、左府被二申行一云々、以二天神御
例一、爲二證跡一云々、此例不レ似歟、已是朝家大事也、尤
可レ有レ議、而無二左右一被レ行レ之、如何之由、世人傾奇
云々、余案二此事一、偏可レ在二叡慮一、他人不レ可レ申二是非一
事也、
一　改元、來月四日可レ被レ行云々、
一　齋宮卜定、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
一　神社行幸可レ被レ行云々、其數未レ定、先可レ有二賀
茂八幡一、
一　釋奠事、於二官廳一可レ被レ行之由、昨日賴業所レ申
〔作〕也云々、
卽退出了、後聞、今日、被レ行二贈官位並院號等事一、
〔云々、使惟基、〕
詔書、位記、宣命等、尋取切二續之一、
用二黃紙一
詔、宥レ過而後優者、聖代之彝訓、褒レ賢而追賞者、明
時之舊躅也、故左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器韜二珪璋一、

才叶ニ廊廟ニ、陰陽燮理之昔、漢牛無ニ春喘ニ焉、臚句奏宣之時、胡馬不ニ南牧ニ也、朕聞、其徽猷(御カ)倫動ニ哀念ヲ、吁嗟祚楡展改、遙忍ニ往行於金鑾之秋風ニ、絲綸惟新、更播ニ榮輝於青鳥之曉露ニ、故可レ贈ニ太政大臣正一位ヲ、庶極ニ人臣之職位ヲ、式照ニ泉壤之幽冥ヲ、宜ミ去保元元年丑九月宣命等、燒ニ却之ヲ、主者施行、

安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用ニ綠紙ヲ、

位記文、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少納言惟基、左近將監藤宗量等役レ之、

從一位藤原朝臣賴ー、

右可レ贈ニ正一位ヲ、

中務智究ニ淵識ヲ、任秉ニ國鈞ヲ、百寮仰ニ萱亮之化ヲ、兆庶歸ニ具瞻之任ヲ、而早隨ニ逝水ヲ、以拋ニ舟檝之用ヲ、空閉ニ蹇毫ニ以摧ニ棟梁之材ヲ、追聞ニ徽音ヲ、今加ニ哀榮ヲ、宜下施ニ朝章式ニ賁中夜壑上、可レ依ニ前件ヲ、主者施行、

安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卿中宮大夫、使少納言藤惟基、相ニ具外記史(利)元ヲ、作者大內記藤(マヽカ)幸實、清書少內記成棟、

用ニ黃紙ヲ、

天皇我詔旨萬止、故左大臣藤原朝臣に詔倍止、勅命乎、聞坐止宣、悼レ往亘宥レ罪免、懷レ舊亘錫レ終者、食國乃令典奈利、故是、以ニ太政大臣乃官、正一位乃階乎ヲ、贈給比崇給布、勅命乎、聞坐止宣、

安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院號、

宜下止ニ讚岐院號ヲ爲中崇德院上、大外記清原賴業奉レ之、

余案レ之、崇德院號如何、我朝、太上天皇贈號未レ聞、若可レ改ニ讚岐院ヲ者、只可レ稱ニ土御門院ヲ歟、崇德字未ニ甘心ヲ、通典文云々、永範撰申、上卿隆季卿云々、

十日、丁卯天晴、此日、法皇所レ被ニ勤修ニ之百ケ日八講結願也、仍未刻、着ニ直衣ヲ、(讃身布衣、不レ引ニ移馬ヲ、)參ニ北殿ニ、於ニ新造念佛堂ニ、有ニ此事ヲ、頃之、權右中辨親宗來、告ニ事始之由ヲ、仍引ニ率人々ヲ、廻ニ東方ヲ、入レ自ニ後戸ヲ、經ニ座前ヲ着座、先レ是僧侶着座、(皆宿裝束也、)朝座講師藏俊律師、問者隆憲僧都、(問者座在レ別、如ニ法勝寺御八講ニ、)夕座講師隆憲、問者藏俊、兩度之間、僧都公卿不ニ起座ニ也、夕座被レ供ニ養(御筆)御經ニ也、隆憲說法、神也又妙也、衆人驚聞者也、藏俊講答、又以珍ニ重(之)ヲ、事了、被レ引ニ布施ヲ、余爲ニ上首ヲ、口別被物二重、布施三裹、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下、今日、參入公卿廿九人、憖不ニ覺悟ヲ、昨日、院號、贈官等事、上卿中

宮大夫隆季云々、有二宣命、詔書、位記狀等一也、大內記業實草レ之、卽有二位記請印一、件使少納言惟基云云、

八月

一日、戊辰天晴、少外記隆業來、催レ之、來四日可レ有二改元一、可レ參云〔々〕、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二日、己巳天晴、入レ夜、密々有二和歌一〕

三日、庚午天晴、物忌也、左少辨兼光來、雖二物忌一、依レ輕歟、外記〔未レ〕來二入中門一、令二光經申一云、明日改元、定可レ有二御參一歟、外記〔未レ〕申二散狀一、依二不審一所二參啓一也云々、答云、一昨日、雖レ有レ催、申二所勞之由一了、加之、自二今朝一咳氣相加、不レ能二出仕一者、兼光又申云、上卿左府、凡公卿十餘人可レ參云々、卽兼光退出了、

四日、辛未天晴、此日改元也、余不二參入一、子細追可二尋記一、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先向下可レ被レ建二御所一之地上見レ之、其後、參二御所一、先レ是、奈良僧都被レ參、數刻言談、僧都示二其旨一、所二參洛一也、是依レ恐二衆徒一、所二逃上一也云々、事起、自二去正月之頃一、範玄律師、度々被三落二書寺中一、載二沙汰一云々、然而、不レ及二殊事一之間、去六月朔頃、以二奏狀一、申二五箇條訴訟一、此度不レ申、範玄公家可レ被レ罪之由、御筆御八講以後條々、大都有二裁斷一、其後去七月十六日、大衆切二範玄〔之〕房一了、同廿日、範玄方大衆、可レ切二別當僧正、及此僧都房等一之由風聞、然而、其事不レ遂、此後、寺中偏如二戰場一、重進二奏狀一、申下〔候〕範玄可レ被二流罪一之由上、其事未レ被二仰下一云々、

五箇條訴事、

一別院四ケ所、一條院、喜多院、唐院、修學房、爲二院御領一之條、可レ被レ放事、

仰云、今十ケ日之內、可レ被レ仰二左右一、且可レ被二付二別當權別當等一〔云々〕、

一寺領庄々、諸人知レ之、不レ出二所當一事、

仰〔云少々〕卽被レ付レ寺了、猶可レ被二尋沙汰一、

一一切經庄、河口庄、可レ被レ付二寺家一事、

仰云、早可レ被レ付二寺家一云々、

一三會巡守次、可レ被レ賞二第一一事、

仰云、尤可レ然、自今以後、可レ有二御沙汰一云々、

〔一〕今一箇條、慥不レ覺、可二尋注一也、

五日、壬申天晴、未刻、大夫史隆職、注二進改元詔書一、其狀如レ此、

詔、朕以二昧菲一、副握二乾符一、馭レ俗道疎、遙隔二三五之步驟一、濟レ世慮淺、未レ致二寰海之肅淸一、爰檢譚之變荐示、梓愼之奏〔寔〕(其カ)繁、況鐘去中呂律、火二于大極殿一、百辟朝享之舊墓、灰燼空積、一人夕惕之疑念、丹府無聊、政季之訛也、上懼二祖宗之靈一、德華之薄也、下慙二民庶之聽一、每顧二其治一、惻二隱于懷一、方今或(式イ)考二帝載一、旁訪二皇猷一、依二咎徵一以建レ元、驚二厄會一、以革レ故、是皆克己復禮、與レ物更始之義也、其改二安元三年一、爲二治承元年一、大二赦天下一、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二輕重一、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及僧侶未レ得二解由一者、皆悉赦二除名一、加二敎督一令レ得二自新一、但犯二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之〕二盜一、常赦所レ不レ免者、不レ在二此限一、又承安二年以往、調庸未進在二民身一者、同以免二除之一、又天下老人、百歲以上賜二穀三石一、九十以上二石、八十以上一石、鰥寡孤獨、不レ能二自存一者、各量給レ物、庶光二蒼蠅告レ市聲一、將レ來二彩鳳巢レ閣之翅一、布二告遐邇一、明俾二聞知一、主者施行、

治承元年八月四日

作者大內起業實、

定公卿、左大臣、二位〔權〕大納言、中宮大夫、三條大納言、藤大納言、別當、左兵衞督、源中納言、權中納言、六角宰相、右宰相中將、堀川中將、新宰相〔中將〕、右大辨、

年號勘文等、

藤中納言、

年號事、

仁治、

新唐書曰、太宗、以二寬仁一治二天下一、

治德、

淮南子曰、治レ性者、不レ以レ性以レ德、治レ德者、不レ以レ德以レ道、

權中納言藤原資長、

宮內卿、可レ尋二書之一、

左大辨、雖レ有レ召不レ進云々、中文書燒失之上、有二所勞一、不レ能二引檢一之由云々、

文章博士敦周、

勘申年號事、

和萬、

尙書曰、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弘保、

晉書曰、弘二保訓之道一、

德久、

文選曰、漢德久長、
右依二宣旨一勘申如レ件、
彈正大弼兼文章博士備前權介藤原朝臣敦周、
同光範、
勘申年號事、
仁寶、
孝經援二神契一曰、四夷賓從則金縢、見二金縢一
者、仁々寶也、
治和、
淮南子曰、治レ物者不レ以レ物先物以レ和、治レ和
者不レ以レ和以レ人、治レ人者不レ以レ人以レ君、治
レ德者不レ以レ德以レ道、
治承、
河圖曰、治レ武明二文德一、治承二天精一、
右依二宣旨一勘申、
文章博士兼美作權介　藤原朝臣光範、
其間作法、問二源中納言之許一、報狀如レ此、
改元儀、
四日戊時、左大臣、中宮大夫、三條大納言、藤大納
言、別當、左兵衛督、已上在二奥座一、源中納言、權中納言、六
角宰相、在二端座一、右宰相中將、藤宰相、賴、新宰相中將、
右大辨等、在二横敷一、左少辨兼光、下二勘文一、四通、有二禮紙一結レ之、
大臣、一々〔被レ開二結之一、每度仰下可二定申一由上了、退
入了、大臣〕更不レ見レ之、如レ本結レ之、目二中宮大夫一
之後、指二遣勘文一、大夫見レ之了間、二位大納言參著、
依二大臣氣色一、逆渡二勘文於二位大納言一、大納言見
了、授二三條大納言一、次第見了、右大辨欲レ見之間、大
臣直可二讀申一之由被レ命、仍讀二申之一〔云々〕、先讀二
勘者名一、次讀レ文、是一二之說云々、讀了、大臣被レ仰下
可二定申一之由上、右大辨以上、次第定申之人々申狀、
多以忘却〔了〕、追可レ注レ之、大臣招二兼光一、以二
弘保、仁寶等一、被レ申二上之一、是人々定、內々多載故
歟、被二仰下一云、弘字、經與難、寶字、數百歲不
レ用過了、若有レ故歟、仁治治承之間、相計可レ申
レ之者、先中宮大夫、二位大納言、藤大納言等、退出了、仁字、仁平、仁安、其不
快在レ近、治承、水作多々如何之由被レ申二上之一、而
重仰云、今度、依二大極殿火災一、有二此改元一者、以二
水作一被レ用、非レ無二其謂一歟、末代之憚、與二水難一論
レ之、水難是輕歟、然者有二何事一哉云々、遂改二安元
三年一、爲二治承元年一、依二大極殿〔之〕火災、天變等一、改

元之由、可令作詔書、赦令條、可依康平元年例者、此後〔各〕退出了、

字難、人々評定、其詞多候、然而、皆以忘却候了、勘文未尋取候也、以此旨可令申上給候、恐々謹言、

八月五日　　　雅頼上、

六日、癸酉晴、爲治風痺沐浴、入夜溫氣出來、心神不快、

七日、甲戌晴、招智詮闍梨、加護身、及午刻許發、心神尚不快、溫氣未散、

〔八日、乙亥晴、自晩頭所惱陪增、溫氣甚大、終夜、辛苦惱亂、〕

〔九日、丙子曉天許發、溫氣頗減、及晩發了、今日、召憲基朝臣、問所惱事等、大略申候風病之由、今夕瑯慶闍梨來讀經〕

十日、丁丑天晴、及晩微雨、今日、法皇、亮闇之後、始御幸、八條院御所、六條堀川云々、公卿直衣、殿上人布衣、或又、束帶之輩少々相交云々、未刻渡御、酉刻還御云々、有御〔引〕贈物、金泥小字經大般若一部、慈覺大師獨古云々、〔自今夕、〔余〕疾又發動、溫氣出來、此日釋奠也、於官廳被行之、上卿藤中納言、新中納言等云々、

〔十一日、戊寅甚雨、所惱尚不快〕

〔十二日、己卯所勞同前、〕

十三日、庚辰天晴、自今夕、以智詮阿闍梨、令修北斗供、是每月十五日式日也、而依所惱、自今日終（治カ）之、晩頭、中御門中納言來、訪疾、余不謁、使〔人〕謝遣之、入夜、邦綱卿來、同前、今日、使泰茂修泰山府君祭、

十四日、辛巳天晴、此日、還幸八條亭、今日重日也、而兼無其沙汰、臨期議（○議九本作儀）出來、雖然、已被渡御物等了、忽難延引、加之、被問參入人々、各申無憚之由、仍還幸云々、余案之、亮闇之後、初度公事、不必憚重服日、然而、近代之事、以諱禁爲先、就中、法皇御存生之間也、尤可被憚重日歟、所勞同前、今日、又修泰山府君祭、泰茂、今夕、大夫史隆職來、參八條內裏、而行幸遲々、仍先參入云々、

十五日、壬午天陰、入夜微雨、頭中將定能來、訪疾、入夜修泰山府君祭、泰茂、所勞尚無減、今日召泰茂、問所勞安否、申候靈氣殊重、召侍醫賴基、針齒下了、〕

十六日、癸未、人傳云、範玄律師解却見任、又停止知行之寺務等、(一乘院以下也、)依大衆訴之、此僧都如元、可領掌別院等之由、無宣下云々、凡南都訴、大都裁許了云々、

十七日、甲辰、雨降、所勞、雖有其隙、尚不快、今日、於嵯峨六道辻、使陰陽大允泰茂、令修靈氣祭、

十八日、乙酉、天晴、遣季長朝臣於奈良僧都房、(近日在京、)示一條院悅之由、報云、今日參入可申云々、入夜、僧都送使者云、今日、參候女院御所、只今、依急事忩罷出之間、不參入、御不例如何云々、〔所勞聊有減、未及平愈、賴基來、歯如一昨日、〕

十九日、丙戌、天晴、覺智法印來、余雖有疾厚、隔障子逢之、談法文、又鄕慶來、讀經半部、大夫史隆職來云〔々、〕來廿三日、可有造大極殿定云々、

廿日、丁亥、大雨雷鳴、賴基來針齒下、□□時晴密々來、談天變事、熒惑犯房云々、

廿一日、戊子、天晴、此日、渡住北尼上家、所惱之間、可易所之由、依有其占之故也、今日、渡以前、供養一日經、(知銓、)依為除所惱也、今夜、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初參、

廿二日、己丑、天晴、法皇幸仁和寺、依待賢門院御國忌也、

廿三日、庚寅、天晴、此日、於陣頭、有造八省定云々、今日、不被定國宛云々、抑此定、於御前可被行也、而於仗下有之、理不可、若遂天喜六年例歟、彼度、二東記云、須於御前被定也、而依御寸白、於陣有定云々、然者、強不可被擇用事也、加之、其例非最吉、不及事、始徒經數年之間、康平六年、重而有豐樂院炎上事、驚此事、更有造大極殿沙汰、今度、於御前被定了、此後、漸有其沙汰、遂不造畢、崩御了、後三條院御時、大廈成了、以之思之、何強以天喜例、為規模哉、但其外無先例、於貞觀者、幽玄也、然者、大途以彼例難可被模、於此定者、必於御前可有也、隨又彼康平度、已有御前定、雖可被用彼例、雖可被弃彼例、旁於御前可有定也、代々造宮定、必御前儀也、何况、希代之重事哉、又可被宛諸國之由風聞、同今日可有定也、彼天喜例、依貞觀之舊跡、依可為行事所沙汰、當日無國宛事、然而、追議出來、木造始之、次被定宛了、於今度者、行事所沙汰、不可叶、只可被

レ宛ニ諸國ニ云々、然者、今日便可レ有レ定事也、凡如レ此
事、委不レ被レ尋ニ先例ニ歟、陣頭之定、甚以不レ被ニ甘
心ニ者也、日時、並別當行事定文等、隆職宿禰、注ニ送
之ニ、其狀如レ此、

陰陽寮

擇下申可レ被レ始ニ〔造〕八省院行事所ニ日時上、

十月八日甲戌、時巳二點、若未、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

權漏刻博士　菅野朝臣季親、
權曆博士兼伯耆權介賀茂朝臣憲定、
掃部頭兼陰陽博士安陪朝臣季弘、
權　　助　賀茂朝臣濟憲、
縫殿頭兼助　賀茂朝臣宣憲、
主計頭兼土佐介　賀茂朝臣在憲、

陰陽寮、

擇下申可レ被レ造ニ八省院ニ雜事日時上、

初入レ杣日時、

十月十四日庚辰、時午二點、若申、

採ニ材木ニ日時、

同　日庚辰、時午二點、若未、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連署同前、

造八省院所別當、

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定、
權中納言源朝臣雅賴、
參議　藤原朝臣長方、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

造八省院所行事、

左中辨藤原朝臣重方、
右中辨藤原朝臣經房、
左大史小槻宿禰隆職、
右大夫中原　成擧、

治承元年八月廿三日

今夜、不レ被レ定ニ所課國ニ、上卿左大臣、令レ參ニ着右仗
座ニ給、仰ニ右中辨經房朝臣ニ、召ニ日時勘文ニ、次仰ニ同辨ニ、
召ニ別當行事例文、天喜六年例、御硯等ニ、次仰ニ右大辨ニ令レ書ニ
別當行事定文ニ之後、以ニ內辨ニ內覽、奏聞之後、被レ下
レ之、別當卿相之外、他公卿不レ被レ參、
廿四日、辛卯天晴、問ニ昨日定事於源納言許ニ、報狀如レ此、
昨日、秉燭之後、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定、權中納言
源〔朝臣〕雅賴、參議藤原〔朝臣〕長方、參ニ着八條殿右

仗、(在上北庭、)五位藏人基親來仰曰、八省〔雜〕事勘申之、〔昨也〕大臣召頼業仰之、即持參、(入筥、有禮紙、)大臣見了、付基親奏聞、(留御所、)基親又仰、(不聞及、推之、日時、別當行事〔等〕、又下折紙、)大臣召右中辨經房、令勘日時、經房先持參杣入日時歟、大臣曰、行事所始日時、一度勘進之由、見舊記、如何、經房申云、被仰下行事旨之後、可勘進之由、官所存也、然而、依大臣命、重勘進也、大臣見了、加入初禮紙內、今禮紙懷中了、仰經房、令進文書硯、六位史持參之、目大辨令書之、別當一枚、(造八省院〔所〕別當、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定、權中納言源朝臣雅賴、參議藤原朝臣長方、)行事一枚、(造八省院所行事、左中辨藤〔原〕朝臣重方、右中辨藤原朝臣經房、左大史小槻宿禰隆職、右大史中原朝臣成擧、)大臣加納日時等札於一筥、經房奏聞之、(內覽事、兼申請了、)即被下經房了、大臣已下退出、

今日儀、官並左大丞等、不甘心候、或人說云、康平例不終功、代末相當、今度故被替之云々、不知子細候、謹言、

雅賴上、

今日、雖不被定國宛、豫風聞、

大極殿、(邦綱卿、)小安殿、(光隆卿、但此事不定、)

會昌門、(資賢卿、)

如此云々、於迴廊、互(云イ)可被宛諸國云々、

廿五日、(壬辰、)晴、未刻、定能朝臣來語云〔々、〕五節所奉行也、而未取領狀、公卿成範卿領狀、今一人未催得云々、受領文、各難澁(也イ)云々、入夜、藤中納言資長來、余依疾、隔障子逢之、語云、自去廿二日、雖為伊勢幣、彼齋、萬事於成勝寺、自院廳有沙汰、被始行云々、

奉為讃岐院、(今號崇德院、)被修四日八講、講師、聽衆、各八人、無證誠、初日、依無人數無行香、資長依為彼寺上卿、四箇日之間、參入行之、辨重方也、今日結願、如形有行香、上官等參入云々、抑彼院御國忌、明日廿六日也、而强自廿二日被始行、今日結願、甚以不當也、凡每事希異也云々、又語云、於官廳有釋奠、以正廳為廟堂、以西廳為都堂云々、其趣、三度改定云々、今夜、於少納言資隆、為八條院御使來、仰美作國建部庄之間事、答、尋國司可令申〔候〕之由了、此事、為國未會有之訴云々、

廿六日、(癸巳、)自夜雨降、終日不止、

〔廿七日、(甲午、)天晴、戌刻、大夫史隆職來、〕

廿八日、(乙未、)天晴、未刻、大外記頼業來、召前仰雜事、(之イ)奉為讃岐院、(今號崇德院、)可被置國忌、山陵〔申〕候

由、人々被申〔候〕、(前大相國、左府、中宮大夫、)而被定十陵之後、未〔無〕加增之例、廢何陵可加之哉、至于崇道天皇例者、(追被置國忌、山陵例也、)彼時未被定置十陵、加之、桓武天皇、御惱危急之時、有此沙汰、雖然、遂以崩御、其例不相似、何況、彼者廢坊之人、追有天皇之號、又被置山陵、是尤足爲榮曜、是ハ本爲太上天皇、雖置國忌、山陵、何有尊崇之儀哉、旁可有思慮之由、經言上、仍忽停止了云々、

此外多有談事等、又定能朝臣來語云、八幡行幸、還御之次可有朝覲之儀云々、但未一定、申刻、左兵衛督成範來、　余依疾、隔物謁〔云々、〕

〔廿九日、(丙申)天晴、入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談世間雜事〕

九月〔大〕

一日、(丁酉)天陰、不雨降、此日日蝕也、宿曜師珍賀、申可有蝕之由、肱(眩晴カ)〔申〕不可有蝕之由、然而、依天陰不能決也、今日、成菩提院御念佛結願云々、又自此日被始院恒例供花云々、未神拜、受領皆悉勤其役云々、

二日、(戊戌)天晴、酉刻、隆職宿禰來、召簾前、仰雜事、造八省沙汰之間事、每事、違先規之由、頻以傾奇歟、

〔三日、(己亥)天陰、入夜雨降、〕

〔四日、(庚子)天晴、以使者訪前大僧正疾、(朱利病、)〕

五日、(辛丑)天晴、〔又〕以使者訪僧正疾、昨日同前云々、〔候〕昨日、法皇爲訪臨幸、今日關白又以被向云々、

法成寺、平等院等、執印辭退、以其弟子覺尊僧都補之、(故攝政殿息也云々、)云々、余依風痺猶未快、不能行向、入夜、爲方違、參宿御堂御所、

六日、(壬寅)天晴、僧正疾同昨日云々、入夜、有小除目、參議朝方、轉任皇太后宮大夫、頭中將光能、任權大夫、又左少辨兼光、給上野國、辭退攝津國也、(本國司賴高、任上野、)是可修造眞言院云々、今朝、大夫史隆職、送美作國、營造勸學院可被重任之由宣旨於國司之許云々、去月拜任之吏、忽被宣下重任、頗可謂早速〔歟〕、然而、近代賜成功之時、同時申下之、定例云々、仍國司上請文歟、

七日、(癸卯)天晴、以書問僧正疾、同前云々、但聊度數增云々、仍入夜、密々行向、(用人車、懸下簾、)若(旁イ)達諸大夫、皆乘車在車後、向彼房、以忠成法橋達之、依命入

臥內、見氣力非急事歟、其音頗弱、是無力之令然也、起居被逢之、依無心無程起了、召忠成問之、當時、度數五十度許云々、此四箇日穀類不通云云、此定十箇日者、無其憑歟、但當時之氣力、非可恐云々、歸路之次、參女院、退出、僧正乘車可歸之由、再三被示、然而固辭、於門外乘車、余依疾不快、雖不出仕、不堪不審、相扶所勞也、若及大漸者、爲世爲家、尤可爲歎事歟、

八日、甲辰天晴、以基輔問僧正疾、夜〔之〕問安否報云、同前云々、但忠成申〔候〕云、事外有減、夜晝相并三十度云々、又一箸許被食飯云々、若此定、得減者、有其憑云々、自今日至十五日、可念佛、是限一期、所修之行業也、去年立此願了、病重身弱、頗雖〔難〕堪、爲佛法、不惜身命之謂也、余敢不欲長命、唯所志在往于西土、努力々々、此念佛之間、大小諸務不可聞之由、仰家臣等了、

九日、乙巳天晴、巳刻、佛嚴聖人來、余云、每年七日念佛、一生無退轉可遂之由、可祈念、就中、今度所勞不快、又付公私、有忩々事等、必可無障難之由、同以可祈請者、此次聖人演說五蘊皆空之旨、節供、家司闕如、仍政所勤之、陪膳行頼、行事良盛等也、自今日、法皇令入精進屋給云々、

十日、丙午天陰、雨下、此日、皆爲僧正供養一日丈六正觀音繪像、道師覺智法印、佛師賴源法眼也、口以季長朝臣、爲行事、使令問病之動靜、報云、頗有減氣云々、此日、伊勢公卿勅使進發、上卿左大臣、勅使大納言實房卿、從神祇官發遣也、

〔十一日未〕

十二日、戊申天晴、入夜〔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被來、雖念誦之間、今日分、依終其功、謁之、八幡、賀茂行幸、奉行之間、有不審事等、尋問所來云々、行〔幸〕事、一切不致沙汰、仍不能示子細、小時被還了、

〔十三日、己酉天陰、申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依念誦之間、不謁之、以使者、訪僧正之疾、昨日平減云々、今日被向長谷〕

十四日、庚戌或人云、右大將宗盛〔可〕參法皇御共、而一昨日夕、置人首於門犬防內云々、因之、忽留了、希有之事歟、〔尤可恐云々〕、

十五日、辛亥天晴、早旦、參詣日野、每年例事也、自今

夜一女院御方、被レ始二行御懺法一、日來念誦、今朝結願
了、所惱無レ增、
十六日、壬子天晴、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此夕、爲二賴輔所
惱消除一、使三時晴修二泰山府君祭一、
〔十七日、癸丑〕
〔十八日、甲寅〕
十九日、乙卯天晴、日來、賴輔朝臣、有二所勞一、而自二今朝一、
及二大事一云々、仍密々、行向見レ之、〔非下忽可上レ有二命之
危一、於レ病者尤重歟、今日、〕女房、姫君、參二女院御
方一、
廿日、丙辰天晴、申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來月五
日、八幡行幸、六日還御、可レ幸二正親町東洞院亭一、邦綱卿家、
八日朝、可レ還二御八條第一、是七日、爲レ違二冬節一也、本
儀、至二于來十四日一、賀茂行幸、御二于彼亭一、還御之次、
可レ御二八條殿一、而兩度行幸、同不レ還二御本所一、又賢所
令二行合一之條、似レ有二可憚事イ一、又若內侍所、尙御二八條殿一
者、數日可レ離二御八條一、先例雖レ有レ之、猶不二打任一、仍
八日朝還御了、自二八條殿一、可レ有二賀茂行幸一云々、又
八幡行幸、可レ幸二七條大路一、是先例、八條大路、不レ用二
幸路一之故也云々、此事、愚意不二甘心一、代々皇居、皆
六條以北也、仍八幡行幸之時、用二七條一尤理也、今御二
八條一之時、被レ用二八條大路一、更可レ有二何憚一哉、似二
守株事一歟、　晚頭、人來云、賴輔所惱、獲麟云々、然
而、依二湯治之一、卽汗發之間、不レ能二行向一、及二深更一、爲二
方違一參二向御堂一、鐘鳴之後、欲レ歸之間、又告二危急
之由一、卽歸路之次、行向見レ之、大略不レ可レ有レ憑之體
也、
廿一日、丁巳病者賴輔危急、仍請二佛嚴聖人一、令二遁世一、于
レ時寅四刻歟、先レ是、余歸了、此遁世、多年之素懷也、
其間、注二正念一、行儀神妙〔云々〕、出家之後、心神頗落
居云々、今日、爲二賴輔一、一日寫二聖觀音等身一、使三佛嚴
聖人供二養之一、
廿二日、戊午基輔云、去夕、今曉、兩度汗出、溫氣發云々、
入レ夜告云、又危急云々、然而、佛嚴聖人云〔々〕、不レ可
レ有二忽恐一云々、大略出家之後、有二小減一歟、
〔廿三日、己未天晴、大夫（恐史脫）隆職來、〕
〔廿四日、庚申入レ夜、頭中將定能來、又覺乘、行業來、〕
〔廿五日、辛酉〕
〔廿六日、壬戌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七日、癸亥頭中將定能息小男名親能、年九歲、來也、

〔廿八日、甲子晩頭、定能朝臣來、〕
〔廿九日、乙丑入ㇾ夜、金玄法印來、談ニ大衆蜂起事等一〕
卅日、丙寅自ㇾ夜雨降、午後天晴、外記持ニ來詔書覆奏二通、改元、及故左大臣贈官位詔等也、並維摩會廻文等一、三通卷ニ籠一禮紙、各加ㇾ判朝臣也、返給了、

十月〔小〕

一日、丁卯天晴、賴輔入道、奉ㇾ供ニ養丈六阿彌陀佛、及五部大乘經等一云々、佛未ㇾ終ニ其功、冥日以前、所ニ忿供〔養一也、朔日〕之條、雖ㇾ可ㇾ有ㇾ憚、只生念不ㇾ失〔之時、爲ㇾ遂ニ宿願一云々、〕以ニ澄憲僧都一爲ニ導師一、
〔二日、戊辰天晴、今日、終日、見ニ佛嚴聖人所ㇾ書之十念極樂易往集、廣才之書也、件書總六卷、依ニ法皇詔旨一、所ニ撰集一云々、〕
〔三日、己巳天晴、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四日、庚午天陰、日夜雨下、〕
五日、辛未天晴、此日、石淸水行幸也、關白被ㇾ候、右大將宗盛供奉、公卿十六人云々、卽今日、可ㇾ有ニ還御一、而依ㇾ及ニ深更一、爲ニ夜行日一之故也、明曉、還ニ御土御門第一云々、後聞、丑刻出御云々、
六日、壬申天晴、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源大納言外、公卿不參云々、余依ニ所惱不ㇾ快、未ニ出仕一、仍不參也、基親問下ニ送來八日可ㇾ參ニ大極殿事始一哉否上、答ニ依ㇾ病不ㇾ可ㇾ參之狀一了、
七日、癸酉天晴、入ㇾ夜、參ニ宿御堂御所一、爲ㇾ違ニ節分一也、今夕、法皇令ニ還向一給云々、今日、重家入道、供ニ養持佛堂一云々、澄憲僧都爲ニ導師一云々、或人云、去頃、俊盛卿出家云々、其名覺阿云々、
八日、甲戌天晴、此日、大極殿事始也、先未明、自ニ土御門第一、還ニ御八條殿一云々、今日、女院御所棟上也、是偏爲ニ下官沙汰一、家司行賴、着ニ衣冠一行ㇾ之、陰陽師主稅助時晴、先來ニ此第一、勘ニ申日時一、今日巳刻、成ニ勘文一、行賴入ニ覽筥一覽、下官見了、返ニ給陰陽師一退出、行賴向ニ其所一行ㇾ之、先度御所、季長爲ニ行事一、今度、爲ㇾ改ニ彼例一、使ニ行賴行ㇾ之也、但巨細奉行、季長、盛光、相共所ㇾ致ニ沙汰一也、
〔九日、乙亥天晴、憲基來語云、中宮頻腫云々、〕
十日、丙子天晴、佛嚴聖人來、及ㇾ晩、參ニ女院新造御所一、見ニ廻之一、前大僧正所惱危急云々、仍以ニ季長〔朝臣〕一訪ㇾ之、歸來云、不ㇾ可ㇾ過ニ今兩三日一云々、聞驚不ㇾ少、
〔今日、憲基針ニ齒下一〕中御門中納言、注ニ送石淸水行

幸之間事〔也〕、今日戌刻、右大將宗盛、以内女房若狹、有示事、侍從可相親之由也、件人無女子、以少將隆房朝臣（隆房ハ宗盛妹夫、）女子養之云々、欲從之者、有墮家之謗、欲乖之者、有失身之恐、進退惟谷、已失方略、但報云、件少男、更非進止、偏女院御左右也、早申事之由、可示左右云々、倩思之、世間之體、不能是非、可彈指々々、

〔十一日、丁丑天晴、晩頭、參女院御方、〕

〔十二日、戊寅天晴、參女院御方、〕

十三日、己卯天晴、經家朝臣、女院執事之後、今日始申吉書云々、自今日始侍從祈、（聖觀音供、智詮阿闍梨、）

十四日、庚辰天晴、此日、賀茂行幸也、大將不供奉、非常之例也、（左大將、未任、右大將、詣嚴島云々、）今日、法皇有御見物云々、

十五日、辛巳天晴、但時々雨下、恒例尊勝念誦也、傳聞、去夜被仰行幸賞、

參議朝方、讓其息朝定、（叙從五位上、）大外記頼業、讓其弟祐安、（叙正五位下、）上卿、辨、史、追可申請云々、

十六日、壬午天晴、入夜、風雨共烈、子刻、人告云、前大僧正入滅、即欲遣使者之處、夜已五更、加之、暴風雷雨之間、遼遠之境、不能人通、隨又、宮並僧都等、居白川房云々、或又在長谷云々、如此之間、今夜不遣人、抑前大僧正覺忠者、生受尊貴、人望不輕、才朗顯密、器量尤重、其所經歷、五代之御持僧、三井寺長吏、天台座主、法務、僧正、法成寺已下氏寺執印（行イ）也、又薗城一門之內、僧正四人、皆爲門弟、加之、法皇列其上足、凡論其德望、古今少類者歟、誠是佛法之樞鍵、顯密之棟梁也、于時春秋六十、忽然而煙化、總爲世、別爲家、嗟嘆而有餘、悲泣而無益、抑人傳云、兼數日知死期、正念更不亂、唱佛號數百遍、見臨終之行儀、往生敢不疑云々、現當相兼、蓋此謂而已、今夜、抄出往生要集名目了、此日、前相國（忠雅、）室、落餝爲尼、（年四十九、）爲訪其事、博陸之室家、被向粟田口山庄、其儀、〔申（車カ）〕半蔀車、四位、五位、家司職事、相並十五人、着布衣、勤前駈、殿上人五人、連車扈從、出家儀了、曉天被歸云々、

十七日、癸未天晴、今日、欲弔僧正之喪之處、余衰日也、仍明後日、（十九日、）可遣使也、如此事、必所撰日次也、此夜、葬前大僧正云々、（火葬、）

〔十八日、甲申天晴、終日念誦、〕

十九日、乙酉天晴、依日次宜、使中務權少輔季信弔故

前大僧正喪、在長谷、圓惠法親王掌喪事云々、又遣其弟子僧都覺尊房、在白川、依疾不居長谷云々、同弔之、入夜歸來、又各報旨、今日、蓮花王院總社祭也、施種々藝業、如去年、法皇覽之云々、〔參女院御方、聽聞恒例舍利講、又與僧迎談法文、法華經壽量品顯本之間事也、延暦、園城、其議相分、尤有其興、〕
〔廿日、丙戌天晴、爲方違、參宿堂御所、〕
〔廿一日、丁亥、〕
〔廿二日、戊子風吹、〕
〔廿三日、己丑天晴、今日、終日念誦、〕
〔廿四日、庚寅天晴、入夜雨下、〕
廿五日、辛卯天晴、民部權少輔宗雅來語云、故僧正門跡之事、併被進法皇、木幡證菩提院、在其中云々、可悲々々、但法成寺、平等院執印方、門跡正敎傳之云々、今日、問除服日次於時晴、申云、來月二日云々、
〔廿六日、壬辰天晴、〕
廿七日、癸巳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催云、除服、可參帳臺御出、幷童女御覽等者、申所勞得減者可參之狀了、丑刻許、大地震、保延以後、無如此之地震云々、東大寺大鐘被振落了、又同大佛螺髮、少々落了云々、此日、齋宮卜定、今上第一女皇、先爲內親王、其母前少將公重朝臣女、即祗候禁裏之女房、其年多余廿云々、
廿九日、乙未天晴、今日神事也、服假之後除服以前、仍不行由祓、然而、神齋如例、此事依不審、尋申關白之處、報狀如此、
除服以前、不修由祓候事也、除服以後、雖日數內、可被修候也、神事之條、如常可候也、尤可〔被〕忌服者歟、　謹言、　關白在判、
或人云、同服之人不忌云々、仍問申之處、被答旨如此、仍忌之、今日、雖非祭當日、恒例發遣幣帛之日也、仍神事也、但行由祓之時ハ、明日行之也、然而、又今日尙神事也、

十一月

一日、丙申入夜雪、此日春日祭也、依爲除服以前、不修由祓、然而、於神事者如常也、使左少將實敎朝臣、
二日、丁酉自去夜雨下、及巳刻晴、更臨晚風雨、戌刻、出河原〔除〕輕服、陪膳行賴、役良盛、即前駈也、巳

上布衣也、陰陽師前內藏助安倍有親、(衣冠、)向良方除之、卽參女院御所、深更退出了、

三日、(戊戌)天晴、入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五節帳臺御出、有催之公卿、余、內大臣、右大將、左衛門督、又關白〔可乙〕被參、並五人云々、童女(如イ)御覽日被加今二人、藤大納言、花山中納言等云々、

四日、(己亥)天晴、入夜風雨、或人云、成範卿女、(祗候內裏、年來通御云々、)此一兩日之間、有產事、皇子皇女之間、其說縱橫、後聞皇女云々、

〔五日、(庚子)天晴、爲方違、參宿御堂御所、〕

六日、(辛丑)天晴、及晚、參女院御方、今日、二位大納言實定、示送云、今度除目、左府不可被參之由、內々有承事、若無御參者、定以有其催歟、執筆事、一切未致其沙汰、多年沈淪之質、倦萬事、忽還任之後、未及取懸、仍參勤之條、不可叶、若又被超越下臈者、生涯之恥也、今度有御參者、第一之望也、枉可蒙御恩云々、消息之上、又有使者、報云、日來、依所勞、不出仕、猶雖不快、依此命、可相扶歟、若不得減者、內々可告申者、

七日、(壬寅)天晴、入夜、大夫史隆職來、召簾前、問近日公事等、申云、今日、有軒廊御卜、上卿左兵衛督云〔々〕、是則、去月廿七日、地震之時、東大寺大佛螺髮、少々落了云々、又大鐘落了、宮(寺イ)藏艮角壞了之由、進奏狀、被下件事也、又有地震之御卜云々、又明日可有政、來十日行幸子閑院亭、十五六日之間除目、近日風聞事、如斯云々、余又、問大極殿事始事、申云、大極殿巽角、昭訓門內北腋、立七丈幄二宇、爲公卿座、(一行、北上西面、)其南、打九丈幄一宇、爲辨、少納言已下座、其幄南三ヶ間、爲陰陽寮候所、其東、又立幄、爲工等候所、政官座、豫居饗、公卿座不居饌、是依天喜例也、(彼度、不居公卿座饗〔之〕由、有所見云々、)而依上宣、兼居了云云、晚頭、左大臣、大納言實定、參議長方等參入、各自座後着之、豫北第二間東砌、(之イ)敷軾小莚、次召外記、問諸司具否、次召辨、仰陰陽寮、令勘申日時、內覽奏聞之後、(其實不參內、只致如在之禮也、)被下經房、了、此後、須於壇上打地引繩者、而無其事、被參內了、(依及夜漏、被略之由、大臣有命云々、)實定卿不參內云々、其後、於陣被召例文、硯等、官申云、先例、不被召例文者、依無重召、不進〔云々〕(之イ)、卽仰右大辨、被書國宛文、奏云、藤大納言實國、依他事參陣、

依無人、職事令催着座者云々、凡無人條、已乖先規、天喜之度、公卿大都參入、今度、總以無催云々、源中納言雅頼、雖入行事、依灸治不參云々、良久退出了、

〔八日、癸卯天晴、入夜、上方有火云々、〕

九日、甲辰陰晴不定、風吹、女房、並姫君、密々參廣隆寺、或人云、除目十五日可被行云々、今日、調置文庫文書等、

十日、乙巳天晴、參女院御方、今旦、頭右中將光能朝臣、送書於行頼曰、右大臣殿、可令參執筆御之由、所被仰下候也、爲申其事、今夕可參入、必令參會給云々、然而、今夕不參來、今日、齋王卜定之由、伊勢幣云々、此日、時晴來云、頻有天變、又先日大地震等、古文者不快、但如內論者吉動云々、

十一日、丙午天晴、今夕、法皇、自天王寺、令還給云々、一昨日、大納言實定卿、欲娶邦綱卿女、主上御乳母別當三位、而依入道相國制止、忽停止、已送迎車、空以歸還、世人嘲哢無極云々、

十二日、丁未天晴、左頭定能來、卽令參女院、依召也、是良通中將所望事、〔爲〕令申院給也云々、今夜、自八條第、日來皇居、八條院御所也、行幸閑院第、件第、日來加修理、又有新造舍屋等、是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募受領功、所經營云々、本家賞內藏頭藤原實清、敍從三位、八條院御所賞、上卿源大納言、被仰少內記盛俊云々、

十三日、戊申天晴、此日吉田祭也、依輕服、修不奉幣由祓、是則除服了之故也、申刻、頭權大夫光能來、余着直衣冠出逢、光能仰云、明後日、可被行除目、可參執筆者、申承了由、光能問云、召仰、於陣可有歟、將里第歟、余云、先例共多、但近代、多於陣被仰也、光能、問奧端座事、余云、是又共有例、但此一家之習、常於端座所承仰也、

十四日、己酉天晴、未刻、源中納言來、談雜事、及晚、基輔自院罷出云々、光能朝臣申云、參上、可申召仰事也、可申此旨云々、又語云、於端座、可承召仰之由、有其仰、此條、有疑之由、內々與重方朝臣、令申議之旨所承也云々者、余送書於光能云、召仰事、尙可被來仰之由、承了、此條、只可在職事之家、但除服之後、明日、依日次宜、參陣之次、先可申下吉書、其後、下知召仰事、尤〔可〕有便宜歟、加之、臨期被來仰者、召外記、辨等之間、定及刻限歟、擁怠之基也、如何者、返事云、申關白之

處、於陣可有之由有仰、只今欲參啓此由之間也云々、素不可及煩事歟、未練之人、於事如此、十五日、庚戌天陰、雨下、亥刻以後更晴、此日、京官除目也、一夜儀、皇居閑院、巳刻、大外記賴業來、以光經朝臣給硯筆墨等、賴業、依持來闕官帳、入件筥給之、亥刻、着束帶參內、先着陣下吉書、頭中將定能朝臣下之、召右少辨光雅給之〔云々〕、次參御所方、先是、關白參候、光能朝臣參院、未歸參云々、余謁女房、良通中將所望事、今度不可有沙汰云々、是非不許之儀、今度除書、一向可爲〔內〕御沙汰、院不可知食之由被申〔云々〕、仍萬事、不可有沙汰、只自院、被獻注文事、可有沙汰云々、暫而、光能朝臣歸參、其後數刻、任人事評定云々、曉鐘之後、藏人來、告事具之由、仍向陣、先着奥座、公卿着座之後、移外座、令置軾、次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就軾、仰召仰事、其詞云、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了、次〔召〕大外記賴業、左少辨光雅等仰之、其詞、同職事、次藏人來召、參、仰筥文、六位外記、次外記二人、史生一人、取筥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弓場殿代、如例年、外記、列立納言後了、余揖、公卿答揖、着殿上、關白在奥座、次關白、相共着御前座、次實房、忠親、實守等、取筥文置之、着座、次關白着圓座、次余依召着圓座、先我座如例、次依仰、奏闕官帳、次參大間、次任式、兵、次召院宮御申文、先奏事也、召實守卿仰之、召詞、右近中將藤原朝臣、次任民部、此間、居火櫃、衡重、又有勸盃、定能勸之、瓶子光雅、次關白、撰給可袖書之申文等、先是、給御硯筥蓋、上申文被撰置之、又被仰受領文可召之由於實房卿、召辨問有無、申上候由、依仰召文書、定之如常、筑前々司橘以政、功過也、但今夜、不加階、依上臈等訴申也云々、實守卿合見、實宗卿書定文、長方卿讀大勘文、余書袖書之間、實守持參院宮御申文、實守復座之後、功過定〔也〕、有余取之、置硯上、注袖書了、此中、多二分代申文也、問可任哉否於關白、盛子給之外、不可任云々、仍皆返奉關白、此中一通、書袖書、仍懷中了、是先例也、召實定朝臣、依四位召名也、余誤先召右近中將、依關白相示、召名、失儀之甚也、可恥々々、給文、仰可勘進之由、實宗取之退下、功過定之間、參議人數不足、依實房卿、申事〔之〕由於關白、依命、且召着定之、次余奏院〔宮〕御申文返給、皆引裏紙了、後任之、九ヶ所、給任人注文、折紙、隨任合就成文、及三通之時、成束如常、次關白撰給申文十餘通、可任之者申文等也、余撰分置座前并硯與一筥之間、先任課試者、文章得業生藤原家實、任右衞門尉、是實光、資長、兼光、三代之例云々、有申文、懸勾、指成文、次欲任文章生、而註文〔與〕勘文名字、有相違、問外記任之、注文曰、中原國光勘文、無件名、又無申文之間、不能見合、問申關白之處、

可問外記云々、仍使光能問之、申云、藤原光國也云々、次任可任者等、無指次第、隨便任之、此間、實宗進下勘申文等、余取之、皆悉任了、隨任、取放指成文、如常、次又任京官等、及終頭、實房卿、持來功過定文、余取之、奉關白、々々取之置前、給中大學頭之申文一結九通、云、下諸卿、可令定申、便可給實房卿云々者、仍余目留實房卿、欲退歸之間也、給之、仰可定申之由、實房〔卿、〕取之還座、次第見下、余須見件申文等也、然而怱給之間、不見之、關白見功過定文了、返給、余取之、入成文筥了、又任可任之者等、載注文之輩、皆悉任了、此中、無申文之任人等、少々有之、仍招光能、令書進之、此內、源季朋、任甲斐權守、尋問位之處、六位云々、余申關白云、六位任甲斐權守、有例哉、關白云、只可書五位之由也、但可問外記云々、仍余書從五位下了、又以光能問外記之處、近例、六位任權守之時、卽被載五位之由、定例也云々、關白又云、然者、叙位にも可載也云々、余申關白云、又六位、任大和權守、但有例、如何、關白云、其ハ只、六位にて可有云々、人々、見申文〔歟〕等イ、後實房申上云、可撰上申文歟、關白云、只以詞可被申上也、卽長方發語云、成光朝臣、爲位階上臈之上、名譽年久、尤當其仁、已上之人、皆同之、實房、實宗引添光盛、關白被申云、成光雖可然、辭文章博士〔浴〕加級恩、何强拜大學頭、在茂、雖位淺、爲菅氏之長者、未任一官、尤可被登用云々、關白、重命諸卿云、一同可被定申、各申成光可任之由、此間、實綱卿參、加擧敦任、人以不爲可、又申云、在茂可任、是隨形勢所申歟、他人不言、只以目、議定不一決之間、徒經時刻、天已曙了、關白寄簾下、竊被申云、人々在茂當任之由、令申、可任歟云々、此事如何、諸卿一同、擧申成光、今被奏之旨、未得其意、可彈指之世也、不聞勅答、此間、余竊申云、在茂若任者、上臈儒士皆可愁之、一人之愁、猶八主之所痛給也、況諸儒哉、能可有思量歟、此事、雖不可申出、中心所思、不可不上奏、縱雖爲菅氏神、不享非禮、豈失道理也、關白頗被思煩歟、此間、實房卿、返上申文等、余取之、暫置前、退出、實守卿又退出、暫而、關白重被奏旨如初、卽可任在茂之旨有命、仍書載了、拔在茂申文、懸勾、指成文了、殘申文、返上關白、依命也、此間、關白給顯官申文、余召實綱給之、關白云、秋不書擧、已及儀終、不可必有擧歟、隨又有例云々、然而無擧者、非常例也、仍尙可有云々、次余卷大間、卷之間、合注文、見卷了、入成文筥、次實綱持來撰上

申文一、余獻二關白一了、次有二叙位議一、召二光雅一、召二續紙一、如レ恒書了、
放二紙與一卷二叙位一、入二成文筥一、次奏二大間一、取二出成文一、置二第二圓座北一、横
加二入叙位一、功過定文等一也、其次第、右二叙位一、中二大間一、左二定文一、返給、定文留二御所一了、置二替筥一之後、
取二成文一、置二硯上一、封レ之、引レ墨入二成文筥一、又置二替
筥、指（細イ）、笏、取レ筥出二殿上一、授二實綱一退出、于レ時、日出之後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忠親、實綱、參議、實守、實宗、長方、
申二大學頭儒士一、
成光朝臣、　敦任朝臣、　盛業朝臣、　光範朝臣、
敦綱朝臣、　光經朝臣、　光盛、　業實、　在茂、
今度除書、非據事等、
在茂任二大學頭一、少將三人留二四位一、時家、公守、顯家、　貞經
任二侍醫一、信基任二修理權大夫一等也、
今度、可レ被下避二謗難一、行上善政二之由、兼風聞、若是
等歟、莫レ言々々、
十六日、辛亥天晴、午刻、外記良業、持二來大間一、余更披見
之處、大失有レ二、
一者、權少外記佐茂、載二復任一、然而、即夜叙爵、
被レ任二其替一、須二復任一之者姓名上、可レ塗レ墨也、
而不レ消レ之、大失也、

二者、長方朝臣、給二尻付一、注二右大辨藤原朝臣一、不
レ書二名字一、四位者可レ書レ名也、或加官、或〔不〕二加官一、共有レ例、而書
レ官不レ書レ名、大失也、
余勤二仕執筆一、已五ヶ度、頗雖二練習一、致レ失猶如レ此、
愚鈍之性、以レ之可レ察歟、可レ恥々々、入レ夜、參二女
院御方一、今夜、經房朝臣拜賀、任二內藏頭一也、今般除
目存レ理事、只此事歟、
〔十七日、壬子天晴〕
十八日、癸丑天晴、此日、五節參入也、
公卿、左兵衛督成範卿御覽、右大辨長方卿參入、受領、丹後參入、安房御覽、
余依二先日催一、子刻、着二直衣一參內、不二出衣一、牛輦車、隨身、上藹布衣、冠如レ恒、
五節未レ參云々、參二御所方一、謁二女房一、々々密々語
云、一日〔也〕（○也字九本無、似可從）除目、少將三人叙二四品一事、叡
慮不二甘心一、依二關白懇切令一レ申、自レ院再三被レ申云々、
今度、始爲二主上御沙汰一、可レ被レ行二除目一之由、法皇
令レ申給、主上又以固辭、如レ此之間、及二曉天一云々、又
良通中將事、先日、內被レ申レ院、院御報云、尤可レ然事
也、但被レ仰二合關白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雖レ似二御氣色
宜一、頗不二分明一、今度、起レ自二叡情一事、都不レ可レ行之由
思食、仍無二沙汰一、尤遺恨思食之由、有二天氣一云々、承二

子細之處、彌增愁緒、然而、不能申左右、經數刻之後、五節兩所參入、主上着御裝束云〔々〕、（御直衣、御指貫、霰地窠文、是定例也、紅打御出衣、）其後、暫經程、此間、與時忠卿交語、此次語云、後二代御記、（後朱、後三、）鳥羽院有御起請、被納置勝光明院寶藏、（被納香辛櫃四合、手筥四合、）二條院御時、申出被書寫之者、（經師等書之、範兼奉行、其間、經宗、維方、範兼等、少々書取之、依其冥罰、或終命、或懸秩〔祿〕、尤可恐事也云々、）小時、出御帳臺、出對西面北第一間、經南殿御後、幷同西廣庇、透渡殿等、入御帳臺東面妻戶、（關白褰御簾、頭中將定能朝臣取御履、御路敷筵道、不可必敷事歟、）關白已下不着沓也、扈從之人、（關白、余、時忠等也、時忠在此列、世間希異之隨一也、）入自同戶、祗候屛風外、豫敷疊二枚、（一枚關白居、一枚余居、時忠居板、）次舞姬四人、次第參入、之後、大歌發聲、舞姬舞之、（但只一人舞之、如何、）次殿上人亂舞、（先河音、鬢多多良如常、）次舞姬退出、次還御、次余退出、于時鷄鳴、

十九日、甲寅、雪降、不及〔寸〕、以職事良盛、送舞姬裝束於丹後五節所、內大臣沙汰也、

廿日、乙卯、天晴、御覽也、左兵衛督安房等云々、〔今〕關白被示送云、安房童、遲參之間、及亥刻、有御覽云云、余依風病、不出仕、此旨、昨日觸定能了、

廿一日、丙辰、天晴、節會也、不出行、及晚、參女院御方、

廿二日、丁巳、天晴、此夜、基輔直廬放火、卽消滅了、

廿三日、戊午、天晴、此日、被行下名云々、申刻、定能朝臣、密々告送云、侍從殿御事、若有沙汰（也イ）歟、聊有承旨、可有御所云々、仍祈僧之許仰遣之、余又滿愛染王咒祈念、夜半、邦綱卿告送同旨、

廿四日、己未、天晴、寅刻、大夫史隆職、送聞書、披見之處、右近中將藤原良通者、感悅無極、午刻、着直衣、參院、幷內、須着束帶致拜賀也、子慶賀之時、其父拜賀、定例也、然而、近代之間、不見此儀、只以隨宜爲先、仍所着直衣也、於院、以右京大夫泰經朝臣、申入良通慶賀畏申之由、（但以事次、可奏聞、忽可不奏之由、含之也、）仰云、〔此事、〕自皇嘉門院、同所被悅仰也云々、於內裏、被召入內々御所、今日、依地震事、被奉九社幣、（七社之外、依御占、被加吉田、日吉兩社也、是艮方神云々、）爲御拜、着御裝束之間也、（邦綱卿、重衡朝臣等、奉仕之、黃櫨御袍也、）依御物忌、於清涼殿、有御拜、（坤角間、供御座、巽向、）頭中將定能朝臣、獻御笏、向巽兩段再拜之後、返給御笏、卽入御、被仰中〔將〕拜任之間事、又仰云、一日除目、早速事了、神妙云々、牙御笏紛失事、有所見者、密々可令注申云々、今日、御笏、

自院被獻云々、件事、去十八日、三﨟出納、見出紛失之由、雖尋嫌疑之者等、更無證據云々、誠希異事也、古今未聞、入夜退出、

廿五日、庚申天晴、或人云、牙御笏、昨日出來了、其由來者、三﨟出納所從號戸屋來云々、妻女、嫉妬之餘、爲損失、盜取件御笏、打入實定卿燒失之跡、木守男、取置之、件事自然露見、被尋出了云々、此次第、頗非無不審、彼出納始、娟不誤之者、自問落其事、已無實、加之、今度僕從有〔此〕犯、以之〔言〕之、出納之身、罪科難遁、而都無其沙汰云々、愚心所欝陶也、抑此事、紛失之時、於藏人所、有御卜、在憲、泰親、季弘、各占申云、必可出來、自西巽等方之由云々、又泰親申云、件御〔笏〕、可〔有〕疵云々、而果以有疵、仍自讃云々、但其疵微少、不見分之程云々、又邦綱卿、同示出來之旨也、晩頭、大外記賴業參、召簾前問雜事、此次、中將左右之間事問之、申下見召名可申之由上、此次申云、牙御笏紛失事、先規未見得云々、又申云、去下名之間、光能朝臣、書下云、右近中將兼良云々、上卿、參議、疑而問外記、外記申上、兼良者、二位中將兼房息、大夫也、無官之人、直任中將、未聞其例、疑此中將歟云々、仍被問光能之處、失錯任了云々、次第不足言、若上宰相、不成疑者、奏後(爲イ)、兼良尤見苦歟、未練職事、萬事奉行之間、每事(時イ)如此、不便々々、又申云、件日、雜人等、群集陣座末邊、賴業交居其中、上卿、宗家卿、依此事、大被加勘(噉イ)發、誠雜人群集之條、雖有其咎、是已廿年以來流例也、然者、當賴業之時、非強過怠、爲五位外記之者、頗過法也、勘責頗可謂難堪、聞者莫不驚耳目、然而、依爲上卿之仰、不能陳申云々、入夜、大夫〇史恐脫隆職來、又人々、示中將慶賀、頭中將來、語任中將之間事、偏法皇之殊恩云々、可恐可悅、

廿六日、辛酉天晴、賴業注申云、右近中將也、又京極殿、自四位侍從、今任左中將御云々者、良通須任左近也、而不事問、被任右近了、代々例、多以右近也、然者、強不能申改、申刻、中御門中納言被來、此日、臨時祭也、使有房朝臣、

廿七日、壬戌天晴、申刻、覺智法印來、酉刻、余參女院御方、申中將行幸供奉之間事等、

廿八日、癸亥大夫史隆職、注奏大地震卜形、昨日被下云々、去七日御卜、昨日被下、以外懈怠歟、隆職如此、神祇官、

卜二恠異一事、

問、去十月廿七日地震、東大寺大佛螺髮二口落、幷大鐘鈎切落レ地、及官（宮イ）藏艮角頽落事者、是依二何咎等祟一、所レ致哉、

推レ之、公家可レ愼給一之上、恠所可レ有二動搖事一歟、

治承元年十一月七日

從五位下行權少祐大中臣朝臣範隆、

宮主從五位下行權少祐卜部宿禰兼衡、

陰陽寮、

占二東大寺言上恠異吉凶一、十月二十七日地震間、大佛螺髮二口落、或項上螺〔髮〕拔上、又大鐘鈎切落レ地、幷官藏北寅角頽落、

今日壬寅、時加レ酉、十月節、奉レ寅旨日時、神后臨レ未爲レ用、將白郎、中大一、〔將〕天一、終河魁、將青龍、卦遇二聑茹（聯茹力）類一、○寮占辭雜解恐有誤脫

推レ之、恠所有二口舌病事一歟、期今日以後廿日內、及今月○月恐年誤十二月、明年六月節中、並戊巳日也、

何以言レ之、用幷日上大歲上皆爲比御年上見自刑神辰上得二朱雀一、用帶二白虎一、卦遇レ類、是主恠所、口舌病事一故也、早被二祈請一、無二其咎一乎、

治承元年十一月七日

權漏刻博士菅野朝臣季親、

權曆博士兼伯耆權介加茂朝臣憲定、

掃部頭兼陰陽博士安陪朝臣秀弘、

主稅助安陪朝臣時晴、

主計頭兼頭土佐介賀茂朝臣在憲、

〔廿九日、甲子天晴、源中納言被レ來、談二語雜事一〕

〔晦日、乙丑〕

十二月〔大〕

〔一日、丙寅天晴、〕

二日、丁卯天晴、此日、中將良通拜賀也、依レ仰出二立自二女院御所一、余日來煩二寸白一、然而相扶、未刻參二彼御所一、同刻、持二參兵部省移文一、家司光經朝臣着二束帶一、覽レ之、入レ筥、件文無二禮帋一、余一見了、令レ見二中將一、留レ文返二給筥一了、件使給レ祿、下家司、着二衣冠一取レ之、

省掌三人、各六丈絹一匹、黃衣下部二人、各信乃布一段、是先例也、

次右近府廳頭淸景、布衣、持二參隨身差文一、光經朝臣覽レ之、見了、返給了、隨身五人、一人番長、四人近衛、參入、召二着隨身所一給レ饗、備レ机云々、或記云、立二臺盤一云々、然而先例立レ机之由、親重所レ申也、出納役送云々、抑件隨身所、此御所內也、

申刻、着二束帶一、藏人大夫定成奉レ仕之一、裝束色目如レ常、唐草蒔繪劔、件劔者、拜賀時所レ用也、御堂御物、馬瑙帶、紫緂平緒、笏、京極殿御物、同先々所レ用也、泥繪扇、

此間、藤中納言資長來、束帶、參二御堂御八講一云々、余招二中將出居方一、以二寢殿東妻南面三ヶ間一、爲二客亭一、二行敷二高麗端疊〔々〕四枚一、上二庇簾一、謁レ之、暫以交レ語、中將裝束訖、此間、資長退起、下レ自二中門内方一、立二中門内庭一、北面、付二別當經家朝臣一、申二事之由一、拜舞、此間、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次於二門外一、乘レ車參院、此間、源中納言被レ來、自二去晦日一、御二寂勝光院一、依二御念佛一也云々、中將出訖之後、招二兩納言於出居外方一、謁レ之、小時、各退出了、次六角宰相家通參入、余候二御前一之間、卽退出了云々、次余歸レ家、女房同前、

拜賀次第、

先院、於二中門一、奏二事之由一、拜舞、付二別當右中辨經房朝臣一、奏レ之云々、依二御時之間一、無二御前召一、直退出、

次内、於二殿上口一奏レ之、拜舞、申二次頭中將定能朝臣一、卽參二御前一、〔小時、參二中宮御方一〕

次中宮、於二西中門一申レ之、申二次大進宗頼一、再拜、

自レ此、可レ參二博陸家一、而今日、參二御堂一之間、可二無骨一、不レ可レ來之由、被レ申二女院一云々、加之、候レ内之間、關白被レ參、被レ示下爲二同事一之由上云々、

仍不二參向一、

次來二余第一、於二中門内南庭一、先拜レ余、二拜、申次家司光經朝臣、

次申二女房一、二拜、申次季信、次打二入簾中一、着二小膳一、卽歸參、女院府隨身五人、給レ祿、各六丈絹一疋、下家司取レ之、須欲レ抑女院、幷余許、共給二隨身腰指一、是共、隨身四人也、各六丈絹一疋、出之時、於二女院一、先可レ拜二余、幷女房一也、而定能朝臣、自レ院告送云、可二忩參一云々、仍歸レ家之次、來二余第一也、後日、定能〔卿〕云歟、護摩時已欲レ至、仍所二忩申一也、而猶御遲參之間無レ召、返々遺恨云々、

今日、共殿上人三人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諸大夫三人、上野守藤〔原〕頼高、散位源兼親、〔雖レ爲二院殿上人一、拜賀之時、先々不レ憚レ之〕左馬權助源國行、府隨身四人、褐冠、襖袴、壺〔脛〕巾、於二狩胡籙一者給レ之、番長一人留守、近衞四人在二御共一也、雜色十八人、

今日、不レ具二共侍先一例、中少將拜賀之時、不レ召二具侍一也、只出仕之時、召二具之一、又無レ童、元童有レ病不レ來、新參〔之〕者、未二出來一之故也、加之、下官中將拜賀之時、〔自然〕無童日歟、相二叶彼例一也、○今按日字衍而自然二字當在歟字下歟

牛童、給二當色一朽葉上下、

雜色二人、取二松明一前行、一家例也、

衞府長左番長下野毛忠武、着二布衣一在レ共、

今日、進二袈裟於御堂一、以二隨身一爲レ使、加レ常、

〔三〕日、戊辰天晴、此七八日、寸白更發、召二憲基朝臣一、問二

療治、可服牙子之由令申、煎之令進、深更爲方違、參御堂御所、〕

四日、己巳天晴、此日、御堂御八講結願也、余依疾不快、(夏イ)不參、入夜、中將小舍人童、余番長、中臣重武子、父去年夭亡了、祖父季近、曾祖重近法師等見存、於曹司加首服、越後權守盛光理髮、右馬權頭基輔加冠、六位一人、脂燭雜具等、折敷々檀紙置之、裝束、余所調給也、薄青狩衣、重濃蘇芳衣、青單、狩袴等也、本結、烏帽、中將給之、今夕、院藏人仲職來催云、來十七日、御塔供養咒願料、僧首(前イ)可調進者、申承了由、

五日、庚午僧前事、仰遣忠成法橋、申可調進之由、此日、前太政大臣室逆修結願也、關白室家、被行向其所、粟田口、家司職事十人、着衣冠爲前駈、兼雅卿、并殿上人三四輩連車云々、

六日、辛未番長敦直持參小童、爲進小隨身也、

七日、壬申此日、院御念佛結願云々、或人云、去三四日之間、强盜入左大臣家近隣、郭〔內〕中垣外、彼家臣直廬云々、其間、左府家中極物忩云々、凡近日、京中、每夜七八所、十餘所、無不逢此災云々、亂代之至歟、今日、右京權大夫光盛來、召簾前、談和漢事、

〔八日、癸酉〕

九日、甲戌今日、內侍所御神樂云々、本拍子中將泰通朝臣、末拍子顯家云々、

十日、乙亥天晴、召典藥頭定成朝臣、加灸治、腹六ヶ所、背三ヶ所、今年、背有年神之由、丹家醫師等所申也、而定成申云、是十二月之神也、仍今月不可憚云々、此事、年來相論、下官不能決雌雄、只隨當時參療治之醫人申狀也、丹家之者、加灸治之時、又以憚之、

十一日、丙子依血忌日、今日不灸、頭中將定能朝臣、經家朝臣等來、中將行幸供奉之間、弓箭已下物具等令見、沙汰之、又可申院御馬事、相含頭中將了、

十二日、丁丑今日、蓮花王院塔供養習禮也、左大臣已下參入、有御幸云々、

今夕、弓場始也、源中納言注送云、

能射、實定卿、實國卿、賴實朝臣、射手公卿、宗家卿、賴定卿、後方勝、有拜、北上東面、光能朝臣、仰射手、定能朝臣、勤陪膳、通親朝臣召云云、〔今日、又定成來、令灸殘所云々、〕

〔十三日、戊寅參女院御方、

十四日、己卯雪降、入夜積庭、

十五日、庚辰天陰、申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見、沙汰中

將出立之間事〕

十六日、辛巳天陰、申刻、自院賜御馬、明日、爲令騎中將也、是爲乘試、先密々、頭中將所沙汰送也、令騎中將、即返獻、明日拂曉可持來之由、所仰也、

十七日、壬午陰晴不定、此日、太上法皇、蓮華王院內、立五重之塔婆、設一日之齋會、當千手堂巽立之、依永保三年法勝寺九重塔供養例、所被行也、卯刻、送呪願僧前於院廳、仰忠成法橋、令調進之、

色目 折敷高坏十二本、施畫圖押綾面、用樣器、在綾折敷、

布施伍拾疋、代白布伍段、紙裹、

書送文、家令加署、相副下家司、衣冠、自院廳差副召使、送遣宿房云々、

辰刻、參女院御所、令出立、中將令參訖、於修理權大夫信基朝臣家、佐女牛南、東洞院西、可令騎馬、而遲參之間、於七條河原、騎馬供奉云々、余歸家、着束帶、色目如常、金樋蒔繪螺鈿、紺地平緒、隨身狩袴、無風流、行幸以後、法皇、去夜渡御、中宮同前夜行啓云々、參蓮華王院、入自南四足、着西卯酉廊座、豫立机居〔饗、〕西面引上對座、廊東北兩府在端、余着奥、今日無幔、先是、太政大臣、左大臣已下在座、兩府在端、余着奥、今日無勸盃、此間、左右近衞、陣御塔北面東西、左西、雅長朝臣已下着之、右東、此中將爲上首、次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帶胡籙、持弓、垂纓、着纎物裏欵冬下襲、萌黄表袴等、來、召公卿、登自廊東面、經北簀子、就大相座上、頭示氣色、座上無所、仍跪簀子仰之、退歸了、次太政大臣起座、降自千手堂南御所西面階、被參上、左大臣已下、降自廊座末、經幔門等、昇自御塔西假屋南面西階、經假屋西北廣庇、着御塔北面、正面以西壇上座、兩面端疊、關白豫在座、東上南面、關白已下、內大臣已上、五人着壇上座、大納言實定卿已下、着假屋北面簀子座、廣庇簀子、皆與御塔壇齊敷之、次院司公卿隆季卿已下、着正面以東座、次亂聲、振桙、次迎衆僧、千手堂乾角設集會幄、次迎導師、呪願、次兩師下輿經舞臺着禮盤、呪願覺讀、老耄殊太、行步不叶之間、十弟子等扶持之、導師公顯僧正、物範〔禮イ〕、三度、次登高座、次菩薩、鳥蝶等、供花如例、兩師十弟子等立壇、上傳供、證誠十弟子、立壇上供之、訖、菩薩、鳥蝶、各舞退歸、次唄師着塔中佛前座、次散花師進舞臺、先是、堂童子着座、分花筥了復座、衆僧相從、唄留座、爲先樂人、行事如常、

先左右相並、經舞臺、左西右東、左方、右廻經下衆僧幄與千手堂之間、廻北西方、右方、經東幔外廻南方、次左右一列、更出自千手堂北方、經前庭、舞臺南、幷幔東等、右遶一匝、次更左方、如初出自西北方、右方、歸出自東幔門、相共經舞臺復座

了、

次讃、次梵音、次錫杖、次堂童子、収花宮退下、次威儀師、授願文咒願於両師、次関白 次頭権大夫光能朝臣、先申非常赦由於関白、(懸褂、帯弓箭也、)次仰左大臣、(其詞、今日、太上法皇御塔供養、可有非常赦令、作詔書、毎字分明、令仰聞之、)大臣、被問拘者有無、申無拘者之由、退下、次大臣起座、居納言末、参議上程、被目大外記頼業、(上官座、在欄下者、)頼業起座、(着沓、)進檻下、蹲居、大臣被仰可召内記之由、頼業退下、即大内記業實、経上官座後、(可経前歟、)参上、敬折立、大臣被仰詔書事歟、内記退下之後、又召大外記、被仰可召検非違使(佐イ)候之由歟、頼業退下、次左衛門権佐光長、経上官座前、進立檻下、一揖、敬折而立、大臣被仰赦令事歟、光長左廻退下、(進退優美、)次大臣復座、頭中将定能朝臣、進自西方、(着沓、取弓引褂、)経上官座前、胡床上、(搢笏北等、就講師右邊、跪床上歟、)〔胡床上〕、仰賜度者之由、右廻経本道退出、次威儀師、授諷誦文於導師、諷誦了、此間召使一人、副欄干進来、稱右中辨申實定、定房卿、呼立之、(今案、経房、自進可申歟、不然者、又自座末可申上歟、召使進御前、不可然、)若為取證誠布施歟、次引布施、(咒願、内、兼雅卿、取被物、雅隆朝臣、取布施、院、朝方卿、経宗朝臣、中宮、實守卿、隆房朝臣、)

導師、(内、忠親卿、院、家通卿、中宮、頼定卿、)

次撤舞臺上下物具等、次舞、(左、安摩、二舞、萬歳楽、胡飲酒、散手、陵王、右、對鳥蘇、新靺鞨、貴徳、納蘇利、)胡飲酒之間、光能朝臣仰賞、(先申関白之後、仰左大臣、已下如此、)大臣起座、於初所、以陣官人、召舞仰給一階之由、忠節頗退、立西方二拝、歸入之間、舞両三切、人々稱美、散手之間、光能又仰賞、(此次、楽人時秋賞事、同仰之、)大臣〔起座〕於御所、以〔陣〕官人、召舞仰之、光近二拝、(但不退、立西方、畏忠節、)歸入了、(抑舞、序之間、光能仰大臣、〔々々〕待彼舞了、〔大臣〕起座、被仰之也、大臣不復座、為仰楽人賞也、)次大臣、以官人、召時秋、(此間、貴徳出舞、仰)賞、其作法同光近、此間、依及昏黒、貴徳於舞臺南胡床之間舞之、(隆季卿、依仰以院御随身仰之、今日候院随身等、着褐候東幄邊、其裝各有小風流、)歸徳未訖之間、余退出、不知其後事、凡今日次第、具在〔式〕、或又法會之儀、依為恒事、委不記之、後代可尋見奉行人記等歟、

今日、左方、右中辨経房行之、右方、権右中辨親宗行之、(経房、立假屋西頭地上、親宗、立御塔東頭地上、布施之間、親宗、向幄邊行之、経房、不向幄邊之間、事頗違亂、依其路見謬、不行向歟、猶須向其所也、)楽行事、(左、右中将通親朝臣、着紅梅織物下重、崩末表袴、紫緂平緒、左大臣云、紅梅〔織〕下重、用紫緂如何云々、右、中将頼實朝臣、不着染裝束、)今日式、左大臣造進之、

奉行院司中宮大夫隆秀卿、右中辨経房朝臣、

今日参入公卿、

關白、太政大臣、左大臣、余、內大臣、
大納言、實定、定房、隆季、邦綱、實國（院司）、〔隆季、在ニ院司公卿座一〕中納言、宗家、宗盛、
〔着ニ裏濃蘇芳下重浮文白表袴等一、隨身番長、狩袴付ニ松枝一〕兼雅（院司）、時忠（同）、忠親（同）、成範、
參議、朝方、家通、實守、賴定、長方、實宗、散三位、信隆、基家、修範、親信、知盛、實淸、
今日打出、上西門院、紅薄樣、中宮、梅重、以ニ千手堂東一又庇
北三ヶ間爲ニ女院御所一、北二ヶ間出衣、以ニ御塔假屋西
三ヶ間一爲ニ中宮御所一西二ヶ間出衣、
後聞事等、
一賞事、
從三位藤原實宗、上西門院、同長方、院、從四位上同實敎、
院、從五位上同隆淸、信イ隆秀讓、
中宮御給、追可レ被ニ申請一云々、行事辨賞、追可ニ申
請一云々、余案レ之、今度御塔供養、偏爲ニ院家沙汰一、
日時、僧名、於レ陣不レ被レ定、然者、何被レ定ニ辨、上
卿一哉、隆季、經房、其院司奉行也、然者、勸賞之時、
皆可レ〔在〕ニ院御給之中一也、永保、九重塔、爲ニ公家
御願一、被レ宣ニ下上卿、辨等一了、今度之儀、不レ可レ似ニ
彼例一耳、
胡飲酒忠節、散手光近、笙時秋、大工淸原貞時、已上、
各一階、

舞人、樂人賞、左大臣爲ニ上卿一、當座被レ仰了、他
賞、及大工賞等、實定卿爲ニ上卿一、被レ召ニ仰六位內
記一了、依ニ左大臣退出一也云々、左大臣、余、退出
之、即被ニ出立一云々、
法眼寬敏、上座靜賢讓、法橋成覺、別當覺讚讓、康慶、佛師、賴全、給佛師賴
源讓、已上、上卿同人、被レ宣ニ下右少辨光雅一云々、
一行幸儀、
公卿、列ニ立西幔外一、北上東面、依下關白被上レ候ニ御所一、藏人頭
定能朝臣、進ニ出御輿前一、示ニ氣色一、大納言實定卿、申ニ
次之一、其路、經ニ御所西一、進ニ北面一云々、樂人等參向儀
如レ常、御輿寄ニ假屋西面中間一云々、
一御幸儀、
前夕、渡ニ千手堂南小御所一、當日辰刻、遷ニ御御塔一、
〔一〕中宮行啓、前夕云々、
〔一〕於ニ閑院一出御事、
關白遲參、邦綱、宗盛、忠親、知盛等參會、自餘、於レ路
參會云々、少納言惟基候ニ鈴奏一、
一贈物事、
內御方、
定房卿、取ニ御本一、渡ニ御前一、定能朝臣授ニ取之一、給ニ藏

人、實國卿取琵琶、光雅朝臣授取之、
一中宮御方贈物事、
兼雅卿取御本、宗頼請取之、
〔一僧名〕
今日、中將供奉事、
於七條河原騎馬頗有後方、（雅賢少將前云々、）自東樓門內、竊向定能朝臣直盧、（須候入御所也、而幼少之者、無便宜、仍追可參之由所召仰也、）於事行幸事了、參入、（此間、於樓門邊、逢左大臣、中將抑車、前駈下馬、大臣令下前駈、被過〔云々〕、過分之禮〔大臣節也、後日遣使謝之、〕）着靴垂裾、他次將相共陣列、其儀、夾弓於右腋、（小臣末〔以〕左右手持之、）進出、（此中將、爲右近衛第一也、）置胡床兩三、自我座下方、（經胡床之間時、取立弓也、）爲先右、頗傍行、進立胡床前、（鞘突）弓、〔此間〕陣官人來、引懸下襲裾於胡床、左右皆進立了、闌時居胡床、座定倒弓、（猶夾右腋也、）此後、依庭狹、更渡東方改立胡床、各着之云々、上取置之、胡床三、更取下末テ次將等着是、又庭狹之間、任見參之員數、立胡床之故也云々、南殿登高座之後、堂童子着座之間、中將起座、（此間、又突弓、）自座上方、左廻退下、（此間橫弓、）即歸家了、
路頭行列、
先馬、次隨身四人、次童二人、次雜色二人、

申時、
中將裝束已下注文、（季長朝臣注進之、）
中將殿御出雜事、十二月十七日、（御塔供養、行幸御供奉、）
一御裝束、
御袍、闕腋、　御半臂、裏濃蘇芳綾物、文濃、
御下襲、同、　表御袴、濃蘇芳織物、文白、
御衵二領、萌木、　紅御單、
紅打御衵、　紅張御大口、
御襪、　御懷紙、
已上、女房御沙汰、
御冠、　御緌、
御帶、〔巡方〕、　御劔、螺鈿野劔、紫革裝束、
御平緒、紫綾、以銀梅小折枝、兩所付之、
御扇、泥繪、
御平簶、泥地蠻繪、後緒紫革、　御弓
御靴、　淺御沓、
一御鞍、
橋、黄地、　鐙、
鞦、（滑イ）　切付、水豹（少イ）
大總、紫革緣、　御手綱、紫綾、

御鞦、　表腹帶、
山木搦、　御差繩、萠木匂打交花レ纐、
御鞭、蒔繪、　鞍覆打、
柄立袋、
一御馬、自院令レ給御、黒鹿毛、
一御廐舎人、同
裝束、季長朝臣調進候、
萠黄裏形木上下、青草花實色々、絲色、張裏、
款冬打衵、
同色衵、　黄單、
合袴、　帶、
烏帽子、　藁沓、
唐笠、白柄、
一居飼一人、
裝束、
退紅、黒袴、襖、布下袴、烏帽子、藁沓、唐笠、白柄、
一御隨身四人、
裝束、五條大納言調進候、以二色々錦一摸二蘇綸文一押レ之、件風流、被二調儲一付レ之、
冠、緌、褐、狩袴、朽葉、顯文紗〔也〕、
紅打衣、萠木衵、紅單、合袴、布帶、市比脛巾、沓、

襪、革、太刀、有二尻鞘一、
狩胡籙、道頓箙、青革右手、同革背緒、有イ弓、唐笠、
一小舎人童二人、
裝束、一具藤中納言、一具大貳入道、
二藍上下、顯文紗、以二色々錦一摸二蘇綸文一押レ之、紅打衵、件錦、於二御所一付レ之候、衵二、款冬、
單黄、帶、沓、藁沓、童、淺履、藁沓之間不審、檢二先例一、多用二藁沓一、仍所レ爲也、唐笠、合
袴、本結、薄様、
一御唐笠、在レ袋、政所舎人持レ之、袋結緒紫、
一御騎馬御共、雜色二人、職イ、篠次、成貞、件兩人給二裝束料一、
一御馬髗、忠成、
裝束、
紺青丹上下、〔鶴松付レ之〕紅打衣、款冬衵、黄單、
一御共諸大夫、邦業、信光、
一御共侍、　左馬允奉頼、右馬允康敦、
一御車、物具如レ常、
一御牛、
一牛童、朽葉上下云二御拜賀之日所レ給也、今度不レ給二當色一、依レ無二車晴一也、
一松明、
一人夫、
一御車御〔少覔〕共料米雜色少々、

一御帳筵、政所舎人持レ之、
一當日御誦經、
賀茂、春日、稻荷、祇園、吉田、法成寺、淸水寺、六
角堂、
一院御厩舍人已下祿、
御厩舍人、ニ被物一重、帛布一段、
居飼、白布五反、
飼口、白布一反、
一饗、
御厩舍人、机、居飼、飼口、各折敷、久行勤レ之、
一龓御隨身給物、
細布二反、長絹三反、國絹十疋、紺布五反、藍摺五
反、白布五反、
此中、平胡籙、劔等、借ニ用二位中將ノ也、基通故殿令レ拜ニ
任次將ノ之時、白川院、新調給レ之、余初供奉之
時、二條院大嘗會御禊、用ニ此物具ノ、爲レ逐ニ家例等ノ、所ニ借用ノ
也、
十八日、癸未天晴、召ニ遣刑部卿賴輔朝臣ノ、中將乘逢之間
事、爲レ示ニ左大臣許ノ也、如レ此之使、用ニ藏人五位ノ頗
非レ例、加之、件人親ニ昵彼相府ニ云々、

十九日、甲申天晴、未刻、賴輔朝臣來、余謁レ之、一昨日、
左大臣逢ニ中將ノ、被レ施ニ禮節ノ之悅、可ニ傳示ノ之由、仰
レ之、今日、依ニ公事ノ、參ニ法皇ノ、〔明日〕可ニ行向ノ之由、所
レ申也、入レ夜、隆職來、召ニ簾前ニ〔談〕ニ雜事ノ、此次語云、
昨日、延暦寺執當重雲參レ陣、以ニ奏狀ノ付ニ藏人辨光
雅ノ、光雅返與不レ受ニ取之ヲ〔云々〕、是明雲座主房領、如
レ本可ニ返給ノ〔之由〕云々、〔今夜、爲ニ方違ノ、參ニ御堂御
所ノ〕
廿日、乙酉天晴、此日、女院御佛名也、余依ニ灸治ノ、不ニ參
入ノ、邦綱卿、忠親卿等、參入云々、別當實泰〔朝臣〕、判
官代兼親、藏人盛實云々、
二十一日、丙戌天晴、終日風烈、晩頭、定能朝臣來、中將
朝覲行幸賞事、申入了處、〔今度〕、所望之人、おほかれ
と許、有レ仰云々、〔仰候〕大略不レ許歟、此次、多談ニ雜
事ノ、及ニ亥刻ニ退出了、
廿二日、丁亥天晴、參ニ女院御方ノ、刑部卿賴輔朝臣來、示ニ
左相府返事ニ曰、畏承候了、法性寺殿御事、殊重奉レ思ニ
習御邊事ノ、始不レ可レ申、今故預ニ御使ノ、還有ニ其恐ノ、不
レ能レ申ニ左右ニ云々、
廿三日、戊子終日風烈、其夜、可レ有ニ官奏ノ、而依ニ文書不

具、明日可被行云々、
廿四日、己丑、天晴、及晩、歌人兩三輩、(刑部卿頼輔已下也、)不□□
□會講一首、又連歌少々、好道之餘、忘忩忙、而□□
□今夜官奏云々、左府被候之〔云〕、
廿五日、庚寅、天晴、史持來奏報、家司行頼、傳覽之、
(尊勝寺灌頂立紙、同所持來之、)及晩、長光入道來、談雜事、去比有所
勞云々、其間、有希異夢想之由談之、年來書寫大
般若經、已欲終其功、所殘只二卷云々、而夢想云、
寫大般若了者也、今一卷未終、然者、只今不可有
恐云々、于時、病獲麟之間云々、其後無程平滅、
〔誠〕雖末代、佛〔法〕之德、可信可貴、
廿六日、辛卯、天陰、及晩雨下、此日、關白息童、(當腹嫡子也、生年六歲也、)被
着袴也、余依先日吉相、扶灸治行向也、今度、被
遂承保、康和等例云々、戌刻、(戌時爲吉時之由、今旦、光長所告示也、)着
衣冠、(薄色指貫、)參向、(毛車、前駈六人、束帶、共殿上人二人、同束帶也、隨身褐衣、如常、)入西門、
昇自中門北廊、經中門、幷一棟廊南緣、及殿上人
座末、入內(自カ)寢殿西面北第一間、經上達部座末奥等、
着奥座第一茵座、
今日、裝束儀、寢殿南面庇階、以西三ケ間、(加階間、)
爲着袴所、(不加其內事、)同西庇四ケ間、爲賓筵、垂母

屋簾、(東北兩面也、副簾、立面四尺屛風、)上庇簾、(南面一間、西南四間、)敷滿弘筵、
(有著筵鎭子等、)二行敷高麗端疊、(南上對座、)南第一間奥疊上、施
東京錦茵、爲余座、同間端不敷疊、頗寄南、敷
菅圓座一枚、爲主人座、自第二間對座敷之、豫
居納言已下饌、(各高坏三本、主客料未居〔之〕、)同西廣庇、不敷弘筵、(如何、尤可
敷也、)南第二三四間、副端長押一行、敷紫端疊、爲
殿上人座、(同豫居机饗、)向同廣庇之南面妻戶垂簾、有
打出、(白衣、)上達部座上下擧燈、殿上人座上頭擧燈、
二棟廊南面簾、皆垂之、(此中、參入〔公卿〕(改イ)隱居也、)中門廊、敷紫端(近イ)
疊、(行事左衛門〔權〕佐光長、居件疊、行事職事盛業、候南妻、)前庭、主人隨身、並左右
官人等、立明、
次主人、幷諸卿、出自二棟(廊簾中、)同時着座、次雅長朝臣已下、
殿上人着座、次中宮御使(權大進宗頼、)參入、立中門、家司伊
與守高階泰經朝臣相逢、歸昇、經透廊、參進寢殿南
簀子、申事候由、歸出、降自中門內、告召之由、次
宗頼、自持御裝束、(置衣筥蓋、同無臺、)經同道、置座上筵上、
(座上頭、立中央、其西、有關白座、仍置燈東、)拔笏退下之間、於透渡殿、泰經朝
臣取祿(白大褂、)給之、宗頼相跪、左手取祿、右手持笏、降
自中門內、於砌內再拜、(依雨儀不進出前庭、)退出、次右少將顯
家朝臣、(在殿上人座、)起座、經後簀子參上、取御裝束持

參着袴所、經本道復座、次關白起座、（家禮公著勸座、）出自南面、被入着袴所、兼雅卿同參入、着裝束歟、次供若君御前物、其儀、左中將雅長朝臣、取折敷、經透渡殿南面簀子等參進、次役人等取臺六本、盤二枚、次第答（含イ）送、（資泰朝臣、季長朝臣、成致、長綷、季慶、信國、光綱、秀佐、）次陪膳退下、（不着殿上人座、）次關白復座、次若君出居、（兼雅卿扶持、）先例、居座上筵、而今度、余座茵外、疊〔可〕上、又着袴之習、如主上、御引直衣、作尻令着也、而如恒例、沒古江、未知可否、尤可傾奇之、卽歸入了、兼雅卿又扶持、次兼雅復座、次居余前物、四本（陪膳季長朝臣、須入西面南第一間也、而入南面之間、極以無便宜、然而主人不被示左右、）次〔居〕主人前物、四本、（陪膳資泰朝臣、同自南面居之、可然、）次一獻、資泰朝臣、持參盃、關白取之、被擬余、余擬定房卿、（在端一座、）次第巡行、次二獻、藏人頭左中將定能朝臣勸盃、藏人長俊（檢非違使、着青色、）取瓶子、關白再三被目、仍余受盃、擬關白、々々擬定房卿、此間、定能朝臣、着殿上人座、（勸盃以前、不着之、）次第巡流如初、殿上人座勸盃了、依關白命、定能朝臣、着公卿座末、（依端無所、着奥也、）次居汁、（主客手長如初、奥端座有手長如常、）此間、關白被示可有歌之由、宗家暫持疑、是存汁（○存汁原本作玫汁九本作存計今折衷二本爲存汁）後之由歟、尤可然、先例、多汁後有此事、但左右、只可隨主人命歟、不可及持疑歟、加之、及欲居訖、打拍子出歌之間、居汁了、後數刻猶奇也、頗〔似〕無便宜、主人、拍子取、共以可謂失歟、歌等（安名尊、席田、二反、青柳、）訖、長方卿申上、次下箸、次更食之、次三獻、長方卿、拔箸取笏起、經殿上人座前南行、自座上、降西簀子、於透渡殿西邊跪、（頗向東、）指笏取盃、（瓶子五位殿上人、）勸之、關白被目之、余固辭、遂關白取盃、余渡定房之後、長方起座、（拔笏揖、）暫留立廣庇南簀、盃過我座了、如本、經殿上人前復座、每獻有殿上人座勸盃、藏人五位勸之、次五位取瓶子、次居汁、（如初、）此間、依主人命朗詠、（宗家也、〔可申〕令月、德是等也、資長卿、定能朝臣等助音、）居汁訖、申上、下箸如初、次菓子、（手長等同前、）次湯漬、（居了、更持來湯也、）是不待居了食者也、而皆居了、更持來湯、次第食之例也、

次引出物馬一疋、牽出自東方、（黑駮、五位二人、秉燭前行、五位一人、衞府一人、引之、）一廻之後、於中門方內砌、余前駈受取、（賤司受取者例也、而今日不前駈、仍上﨟邦業受取之也、）次自下﨟起座、（定能朝臣先起也、）次余起座、經初路退出之間、定能朝臣竊語云、明日可有任大將事云々、疑實定卿歟云々、

今日參入公卿、

余、（衣冠、）大納言、定房、邦綱共着端、

中納言、宗家、奥、　兼雅、端、　資長、奥、　忠親、端、
雅頼、奥、
參議、宗實、端、　長方、端、
已上、皆束帶也、主客共衣冠、薄色指貫、
今日違例事、
一余路、須經透渡殿、并殿上人座前等也、而經二棟簀子失也、但如此事、不可守株歟、後日、源納言云、此路更非失、叶東三條儀云、可然、
一邦綱卿、尤可着奥也、而着端、若是兼雅、爲着端座兼相議事歟、猶不得心、
一尊者陪膳路、須經西面南第一間、而進自南面事、兼行事等、可指示事也、
一若君直衣着様、不造尻事、
一勸盃以後、汁以前、有歌朗詠等事、北條、非巨難歟、而多汁後有之、
一居汁了後、依被仰歌、數刻不下箸事、
一湯漬皆居了後、更持參湯事、
一初獻勸盃、長經殿上人勸盃也、經座末、自前勸之事、
一先居菓子、次居湯漬事、此條、先例不同、不必守株、然而、理須先居湯漬也、隨又永保、康和、久安、皆先湯漬也、
一若君、居尊者疊上事、先例、居筵上也、
今日午刻、大外記頼業眞人來、依召也、召簾前、問此中將可入勸文否申云、忽不覺悟、勸可申云々、

中將以二年勞、叙四位從上例、近則經實也、彼時、入勸文哉否不審也、仍尋問之處、兼不撿知歟、勿論、頼業〔申〕云、雖多例、不入勸文例ハ、不能載之、只被問之時、申其由也、又例及二之時、入勸文也、彼經實、若又雖他人、有入勸文之例者、無異儀、不然ハ、檢集例等、可申上、又自上被問之時、可申其由云々、明日、可勸申之由、召仰了、〔今日〕、又頼業申云、去御塔供養日、無拘者被赦除、而觸神宮訴之輩、猶可拘留之由、有沙汰、今日可改詔書云々、仍所參陣也云々、此事、素能可有尋沙汰歟、
廿七日、壬辰今夜、有小除目、於陣被行之、左大將藤實定、右近將監多節遠、此事、無他事、今日、頼業、勸申從上例、付定能朝臣了、先々不〔被〕入勸文云々、
廿八日、癸巳天晴、及晩、參女院御方、入夜、二位中將兼房被參、以政明日、可參之由、仰遣了、爲仰擧氏爵之間事、以左馬助國行、余家職事、示慶之由、於實定卿之許報云、今度之慶賀、兼不存之間、東西不覺、令仰畏申、故可參拜云々、件卿、才能相兼、家又不凡、多年沈淪、人以憐之、而去春還補亞相、今冬拜

任將軍、君之不ㇾ棄ㇾ人、當二此時一有ㇾ憑者歟、今日、史持二來東寺灌頂立紙一、

廿九日、甲午天晴、終日大風、未刻、以政來、依二昨日召一也、余仰云、使二職事國行傳一ㇾ仰之、是定之初、擧二氏爵一之禮、如二治曆一者、京極殿、召二集氏大夫於侍所一、令ㇾ擧二申之一、今度同〔可ㇾ然〕、但中攝政殿、及當時博陸、此兩代、其例如何者、申云、古例如ㇾ被二仰下一、於二件兩度一者、以二長者一進二名簿一、更無二參集擧申之儀一云々、重仰云、是定之初、其官職如何、申云、其納言時也、重仰云〔々〕、然者、其例不二相合一、昇二丞相一之後、毎事正二禮儀一者也、官位共淺之間、不ㇾ被ㇾ專二儀法一歟、今般、須ㇾ依二治曆之例一也、又仰云、彼度、初被ㇾ擧二功過別當一、今度如何、以政申云、當二爵運一之者、即功過別當也者、相二叶佳例一、足二感悅一、宇治左〔府〕、初被ㇾ擧之年、非二功過別當一、雖二功過別當一不ㇾ當二〔氏〕爵運一之者、不ㇾ能二擧申一、今自然叶二治曆之跡一者也、明春正月三日、當二吉日一、彼日召二集氏大夫一、可ㇾ參之由、召仰了、以政申云、宇治左府之時、侍所司、以二廻文一取ㇾ催也、○取恐所誤今度同可ㇾ然云々、仰云、治曆之度、長者引二率氏人一參入云々、直被ㇾ催之由、不ㇾ見者也、以ㇾ之思ㇾ之、只以二是定之宣一、長者加催也、早召集可二參入一〔者〕、申二承了由一退出、又召二遣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一了、爲ㇾ仰二此事奉行一也、信季依ㇾ疾不ㇾ可二出行一之由云々、上方有二火事一云々、

卅日、乙未天陰不ㇾ雨、召二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一、仰下擧二氏爵一之間事可二奉行一〔之由〕上、明春正月三日、依ㇾ爲二吉日一、可ㇾ擧ㇾ之、又可ㇾ付二申文於外記一、仍大外記賴業、午刻可ㇾ參之由仰ㇾ之、又橘氏長者以政、奉二氏大夫一、可ㇾ參之由仰ㇾ之、以政昨日〔能〕雖二仰聞一、猶奉行之人、可二仰遣一也、三日爲二吉日一之由、時晴所二勘申一也、去夜、有二小除目一云々、花山中納言息、太相入道外孫、加二元服一、即夜叙爵從五位下、昇殿、又拜二任侍從一云々、拜賀之時、可ㇾ被ㇾ許二禁色一之由、兼被ㇾ仰云々、攝籙之息、尙未ㇾ聞二元服之夜授官之例一、中納言之子息、元服之日昇殿、太以過分也、但權門之事、不ㇾ能ㇾ論二是非一歟、

追儺如ㇾ例、云々、

右安元三年丁酉秋冬此一册墨付百二十三枚者
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蹟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
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永正第十六十一月十七日於燈下抄之
從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
藤原花押〕

玉葉卷第二十五終

玉葉　巻第二十六

自治承二年正月
至同　九月

治承二年春夏秋　歳次戊戌

正月〔大〕

一日、(丙申)陰晴不定、午後時々雨降、依輕服日數未滿、無四方拜、巳刻、手水、(陪膳光經朝臣)、齒固等如例、姫君自今年(六歳)、不戴餅、灸治盛亂、進退難堪、仍不可參院拜禮、又元正無故籠居、非無所憚、是以申刻先參內、(裝束色目如例、魚袋餝劔、紺地平緒)、良通連車、于時人々未參院、拜禮了、參所々之間歟、余中將相共參御所、上出御、召具良通、入御褻御所方、頃之相具又出御、余依灸治、不可候小朝拜、節會等之由奏之、即出自右衞門陣、(爲不逢人々、參入用閑路也)、參院、以季信申參入之由於女房、依召良通參御前、小時還出、傳勅云、上西門院御同宿之間、依無便宜、不能謁云々者、次參女院、預小饌、中將留御所、次余歸宅、節供少納言信季勤之、陪膳行賴、依四位故障也、今日一員如常、今日良通裝束、闕腋、打下襲、垂纓、沉地螺鈿〔細〕劔、紫淡(綾イ)平緒、持笏、泥繪扇、又令持靴、壺弓緌等不具之、隨身紅梅狩袴、濃打衣、國行一人騎馬在共、又童一人、(萌木上下、款冬〔衣〕)、路頭行列、先余車、(一員前驅、隨身如常)、次余下臈隨身、次雜色、(於騎馬雜色者、在中將車後)、次中將車、(牛童犬小院丸)、次隨身幷共人、(國行)、次童、侍、雜色等、衞府長忠武、依爲余番長、今日無中將共、次共殿上人、(中務權少輔季信)、及昏黑之時、中將車前雜色二人秉燭、是家例也、今日出行之間、頭中將定能朝臣來云々、後聞小朝拜御靴、遲持參之間、着御排鞋出御云々、節會內辨中宮大夫、外辨、上卿、三條大納言云々、

二日、(丁酉)天晴、手水如昨、(陪膳同前、季長俄所勞之故也)、中御門中納言被來、余着冠直衣謁之、語云、依不借得餝劔、昨日不出仕云々、今日被帶螺鈿劔、是御堂流元正之間、着螺鈿也、即彼父祖如此云々、但於殿上人者用蒔繪也、又經房、親宗等來、各謁之、經房語云、昨日殿拜禮、中宮大夫爲上首、家司光長申次云々、依殿

拜禮遲々一、院拜禮及二晚頭一云々、又他殿上人等、少々來、不レ謁（進イ）レ之、上官列參、進二見參一、五位外記兩人、大夫史等追來、以政參上申云、氏大夫員數、不レ幾之上、無二出仕之者一、以政之外、可二參上一之者二人也云々、今日關白、被レ參二女院御所一云々、今日左幕下拜賀云々、亥刻、右大辨長方來、余謁レ之、大丞語云、今日左大將拜賀、所二相伴一也、前驅八人、殿上人十二人、同前驅頭中將光能朝臣在二此中一云、公卿三人扈從、宰相中將二人、實家、實守、幷長方等也、先參院有二御前召一、被レ給二御馬一、其息中將公守、受二取御馬一云々、次參內、次欲レ參二關白一、而被レ候二內裏一之間、被レ示下爲二同事一之由上、仍不レ參云々、他所々不レ承及一云々、番長中臣重胤云々、重近法師子、故內大臣雅通官人也、今役下番長云々、

三日、戊戌、天晴、巳刻、手水、陪膳盛方朝臣、齒固如レ常、中將來、未時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此中將加級事、委申入了、御氣色能云々、此次語云、昨日殿上淵醉之間、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左袒、萬人屬レ目云々、卽乍レ袒卒參二中宮御方一、先例或差レ袒參入一、或乍レ袒參云々一、光能逐電退出云々、若レ是覺悟歟、又語云、小朝拜之時、定能參上、先尋二御靴事一、於二藏人之處一申候之由、更又申二遣細工之許一、未二持參一之由、卽召遣之間、經二數刻一、密々申二關白一之處、小朝拜之時、可レ召二御草鞋一、節會之時、參會者可レ（不カ）足云々、仍着二草鞋一出御、關白內府已下立二小朝拜一、左府不レ候云々、內辨隆季卿、向レ西揖、向レ乾再拜、先突二左膝一、小時定能退出了、此日始擧二橘氏々爵一、其儀未刻、氏大夫三人、參入着二侍所一、以政、以實、親長、此外氏大夫、多籠居者也、以房、清定等、依二所勞一不レ參、又於二六位一者先例不レ召レ之、大外記賴業、同以參候、各兼日所二加催一也、盛方奉行、次余着二冠直衣一、出二居上達部座一、召二人々一、家司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束帶、參上、余仰云、可レ擧下申當二氏爵之運一之者上之由、可レ仰二氏大夫一者、盛方退下、卽歸參申曰、正元當レ運、功過別當也、京極殿、治曆二年正月三日、始被二擧申一、功過別當也、余仰下可レ書二進名簿一之由上、盛方退下、侍所使二外記大夫大江政職一、令レ書二名簿一、治曆〔例〕、外記大夫俊光書レ之、仍雖レ非二能書一、以二外記大夫一所レ令レ書也、件男着二布衣一也、入二覽筥一持二來之一、書二檀紙二枚一、加二同紙禮紙一枚一、不レ加レ封、余開二硯筥蓋一、本自在二座前一之硯筥也、和レ墨染レ筆、書二名二字一、如レ本卷レ之入レ筥、以二盛方一、召二大外記一、卽大夫外記賴業參上、先遠居、余目レ之、賴業稱唯、進二來余前長押上一、余取二出名簿一給レ之、以二文下一爲二外記方一、賴業指レ笏取レ文、拔レ笏取副候二氣色一、余仰云、橘氏之爵名簿也者、賴業稱唯退下、次召二盛方朝臣一返二給筥一、次余入二內寢一、

名簿書樣、雖レ爲二功過別當一、申文書樣無二差別一也、

橘氏、

正六位上正元、

右件人當二氏爵之運一、仍所レ請如レ件、

治承二年正月三日

從一位行右大臣藤原朝臣兼實、

今日事、依下治曆二年、京極殿、初度〔被レ〕擧二橘氏々爵一之例上所レ行也、抑今日先以政內々申上曰、功過別當、國貞所二辭申一爵也、仍以二正元一可二擧申一、而依二治曆例一、必可レ被レ擧二功過別當一者、以二正元一今日可レ被レ補也、至二于國貞一者、雖レ去二功過別當一、不レ可レ有二訴訟一、只以二不闕爵一、爲レ望者也、余〔仰云〕、京極殿、最初以二功過別〔當〕一、令二擧申一給、宇治左府之時、初度非二功過別當一、今度最可レ逐二治曆例一也、但正元不レ當二爵運一者、又勿論也者、以政申云、正元理運也、國貞辭二申爵一、被レ改二補功過別當一、更不レ可レ有レ訴、仍所レ申二上此由一也云々、余諾、即進二正元名簿一、余仰二盛方一、令レ書二下書一給、以政此後出二客亭一、所レ令二擧申一也、件下書之樣、如二去年信季書下一、仍更不レ注レ之、擧了後、氏人等退出、此日、申二年始吉書一、信季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盛方朝臣申レ之、又盛方家司之後、未レ申二吉書一、仍同申レ之、今日、重方、兼光、光雅、少納言、師家等參上、各稱レ障不レ謁レ之、又隆職宿禰參入、昨今參上勝二他人一、入レ夜光能朝臣告送云、可レ奉三仕叙位執筆一、參入之間、且所レ申也云々、示三送行賴之許一也、

四日、(己亥、)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余依二灸治一不レ參、關白息、三位中將、始被レ供二奉一云々、後聞御遊、拍子宗家卿、付歌雅賢朝臣、琵琶實宗卿、箏資盛、(內大臣息、)和琴實家卿、笛維盛朝臣、笙家通卿、篳篥定能朝臣云々、今日行幸賞、右大將宗盛、叙二正二位一、即奏二慶賀一、再拜不二舞踏一云々、是左大臣說、帶二弓箭一之日、不二舞踏一云々、今夕光能示送云、今日依二行幸一不レ參、叙位事明日可二參啓一云々、

五日、(庚子、)天晴、此日叙位議也、余始奉仕、執筆早旦修二諷誦於十箇寺一、(八幡、賀茂上下、稻荷、春日、大原野、吉田、法成寺、淸水寺、廣隆寺、六角堂、)又自二今曉一三箇日、令三信助阿闍梨修二不空羂索供一、又他祈僧等、可レ祈三念金輪、八字文殊、愛染王、北斗等之由、仰三付之一、初度事爲レ無二失儀一也、未刻、大外記賴業來、(依二今朝召一也、)使三家司光經朝臣、(衣冠、)傳二給硯筆等一、(裝束如二除目一、)須二光能來仰之後賜一レ之也、然而兼日之告、無レ疑之上、去夜示送云、明日可二參啓一云々、若相二待彼一者、依レ可レ擁

怠、且所賜也、此後召頼業於簾前、問叙位之間雜事、頼業令申事等、

一王氏爵事、

往昔第一親王擧之、中古以來、諸王之中爲長者之者擧之、年來神祇伯顯廣王所擧也、而出家之間、今年有違亂、其故者顯綱王、（顯廣嫡男、）依爲位階上臈、上擧狀、仲資王（顯廣二男、顯綱弟也、）即當時依父讓、執務彼氏事、又稱爲神祇伯、上擧狀者、兩人共擧事、古今未聞、然而外記不能進止、臨期奏事由、可左右云々、

愚案、依神祇伯不可擧王氏爵、仲資王申旨、可謂濫吹、抑往代被下宣旨、所擧申也、何有自由之論也、

一式民兩省、不上奏事、

保元宣旨云、以着座丞、可載省奏者、而近年敢無着本省之丞、因茲彼省等、守宣旨狀、郭（縡カ）執不上奏、每度譴責之間、已爲外記之煩、且者今度、于今未進奏、仍所責催也云々、

愚案、近來已無着座之丞、而猶守保元宣旨、不上省奏者、叙位之時、都不可叙二省丞歟、此條理不可然、須守先宣旨、被責丞之着座歟、又雖不着座、可獻奏之由、可被奏之由、可被仰下彼省等歟、兩ヶ之間、公家可被定下事也、

一〔二〕加階勘文事、

近年依內々院宣、所載勘文也、若無指仰之時、不能上勘文云々、

此外有令申事等、不能悉注、頃之頼業退出、亥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冠直衣出逢之、光能仰云、今日叙位、可參執筆者、申承了由、光能云、自此參殿下、其後參內、可撰申文計、其程可有御參陣也云々、亥終、余着束帶、（蒔繪劍、隨身下臈、白襖袴如常、元三日幷七日、着紅梅袴也、）參內、參御所方、主上出御、依召余近參候、勅云、中將從上事、只今以光能、令申院了云々者、余承勅之處、恐悅形色者歟、其後謁關白、（豫參候、）問作法不審等、丑刻、光能歸參、少時主上又出御、勅云、中將事、法皇已有許容、仍所令沙汰也云々、拜舞之至、不知所謝、又右馬權頭基輔、以皇嘉門院當年給、望申四位、此事同依余推擧、自內被申院、已有勅許云々、余招女房奏恐悅銘肝、面目餘身之狀、關白被書叙人等之間、漸及寅刻、爰余著陣、

奥、次移外座、□使官人置軾、次光能朝臣來、〔就〕軾仰云、今日可被行叙位、議任例召仰諸司、（任例之詞、先々殊不聞歟、）余小揖、光能退下之間、權中納言實綱着陣〔座〕、次余以官人召辨、官人歸來云、辨不候、猶仰可尋召之由、又來云、權辨只今退出了、他辨不候云々者、次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參軾、余仰云、今日可有叙位、召仰諸司、頼業稱唯退出、

永久五年、故殿始令候叙位給之時、頭辨仰召仰、而更先召他辨、被仰之後、被仰外記、（後年不必然、凡召仰事、或先仰外記、或先仰辨、或只仰外記、不仰辨、）爲遂彼例、先召辨之處、已以不候、奇怪勿論、然而依不可默止、只所召仰外記許也、抑一説曰、仰辨云、今日可有叙位、召仰諸司、〔被〕仰外記云、今日可有叙位、文書相具候へ、此兩説共以無難、今日辨已不候、只仰外記許、仍所用常説也、

參入公卿等、不着陣、仍以官人、人々可被着陣之由、觸遣之、卽右大辨長方着陣、相次皇太后宮大夫朝方等着座、小時藏人時長來、就軾召之、（向座下引音召之、太奇特也、）余已下小揖、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仰云、宮文候へ、外記稱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取宮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向弓場殿代、路之間、主殿官人、秉燭前行、隨身等不取松明、不進前、故實也、列立之儀、如除目、（余東面、納言北面西上、參議南上西面、）外記立納言〔之〕後了、余揖（納言已下答揖、）左廻、昇自小板敷、（無揖如常、）着殿上端座、（小蔀下、）關白豫在御倚子前、次關白余相共着御前座、次實綱、朝方、長方等、取宮文參上着座、（參議及二人、希有事也、十七人、納言只一人參入、未曾有事也、）次依召、關白着簾下圓座、次依仰、關白傳召下官、々々稱唯（不令開音、）揖、左廻起座、經簀子、入自御座當間、先着次圓座、（今日敷二枚、）揖候、（其儀如常、）依重御氣色、（被引寄御簾下、今度關白不傳召也、）又揖退起、着第一圓座、深揖候、（先跪圓座邊、一兩度膝行着之、又引寄下襲、皆如除目之時作法、）次依仰小揖、（稱唯氣色也、）置笏、（圓座東板敷之間置右方、）以右手取第一宮文書、移置第二宮、（自硯筥計之者第三也、）宮ノ右際爾押寄テ置之、留十年勞帳一卷、（端許見〔之也〕、）以右手取十年勞宮、（謂第一宮也、）以左手押硯筥於其跡、以十年勞宮置硯跡、更披見勞帳、（端二枚許、）如本卷之入宮、指笏小抑硯已下於座下、取笏氣色、關白膝行、到長押下、（龜居、）取廻宮、（須逆取廻也、而今日關白云、叙位逆廻事、所不知也、更不可准除目云々、仍巡所取廻也、猶此事不得心、叙位之時、逆可取廻之由、諸所見家說也、然而當時、問執筆之事於關白、仍難乘其說、所隨命也、）

怠、且所賜也、此後召賴業於簾前、問叙位之間雜事、賴業令申事等、

一王氏爵事、

往昔第一親王擧之、中古以來、諸王之中爲長者之者擧之、年來神祇伯顯廣王所擧也、而出家之間、今年有違亂、其故者顯綱王、顯廣嫡男、依爲位階上﨟、上擧狀、仲資王顯廣二男、顯綱弟也、即當時依父讓、執務彼氏事、又稱爲神祇伯、上擧狀者、兩人共擧事、古今未聞、然而外記不能進止、臨期奏事由、可左右云々、

愚案、依神祇伯不可擧王氏爵、仲資王申旨、可謂濫吹、抑往代被下宣旨、所擧申也、何有自由之論也、

一式民兩省、不上奏事、

保元宣旨云、以着座丞、可載省奏者、而近年敢無着本省之丞、因玆彼省等、守宣旨狀、郭諒カ執不上奏、每度譴責之間、已爲外記之煩、且者今度、于今未進奏、仍所責催也云々、

愚案、近來已無着座之丞、而猶守保元宣旨、不上省奏者、叙位之時、都不可叙二省丞歟、此條理不可然、須守先宣旨、被責丞之着座歟、又雖不着座、可獻奏之由、可被奏之由、可被仰下彼省等歟、兩ヶ之間、公家可被定下事也、

一〔一〕加階勘文事、

近年依內々院宣、所載勘文也、若無指仰之時、不能上勘文云々、

此外有令申事等、不能悉注、頃之賴業退出、亥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冠直衣出逢之、光能仰云、今日叙位、可參執筆者、申承了由、光能云、自此參殿下、其後參內、可撰申文計、其程可有御參陣也云々、亥終、余着束帶、蒔繪劔、隨身下﨟、白襖袴如常、元三日并七日、着紅梅袴也、參內、參御所方、主上出御、依召余近參候、勅云、中將從上事、只今以光能、令申院了云々者、余承勅之處、恐悅形色者歟、其後謁關白、豫參候、問作法不審等、丑刻、光能歸參、少時主上又出御、勅云、中將事、法皇已有許容、仍所令沙汰也云々、抃舞之至、不知所謝、又右馬權頭基輔、以皇嘉門院當年給、望申四位、此事同依余推擧、自內被申院、已有勅許云々、余招女房奏恐悅銘肝、面目餘身之狀、關白被書叙人等之間、漸及寅刻、爰余著陣、

奥、次移外座、□使官人置軾、次光能朝臣來、〔就〕軾仰云、今日可被行叙位、議任例召仰諸司、任例之詞、先々殊不聞歟、余小揖、光能退下之間、權中納言實綱着陣〔座〕、次余以官人召辨、官人歸來云、辨不候、猶仰可尋召之由、又來云、權辨只今退出了、他辨不候云々者、次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參軾、余仰云、今日可有叙位、召仰諸司、頼業稱唯退出、

永久五年、故殿始令候叙位給之時、頭辨仰召仰、而更先召他辨、被仰之後、被仰外記、後年不必然、凡召仰事、或先仰外記、或先仰辨、或只仰外記、不仰辨、爲逐彼例、先召辨之處、已以不候、奇恠勿論、然而依不可默止、只所召仰外記許也、抑一説曰、仰辨云、今日可有叙位、召仰諸司、〔被〕仰外記云、今日可有叙位、文書相具候へ、此兩説共以無難、今日辨已不候、只仰外記許、仍所用常説也、

參入公卿等、不着陣、仍以官人、人々可被着陣之由、觸遣之、即右大辨長方着陣、相次皇太后宮大夫朝方等着座、小時藏人時長來、就軾召之、向座下引音召之、太奇特也、余已下小揖、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仰云、莒文候へ、外記稱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取莒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向弓場殿代、路之間、主殿官人、秉燭前行、隨身等不取松明、不追前、故實也、列立之儀、如除目、余東面、納言北面西上、參議南上西面、外記立納言〔之〕後了、余揖納言已下答揖、左廻、昇自小板敷、無揖如常、着殿上端座、小臺盤下、關白豫任御倚子前、次關白余相共着御前座、次實綱、朝方、長方等、取莒文參上着座、參議及二人、希有事也、十七人納言只一人參入、未曾有事也、次依召、關白着簾下圓座、次依仰、關白傳召下官、々々稱唯不令聞音、揖、左廻起座、經簀子、入自御座當間、先着次圓座、今日敷二枚、揖候、其儀如常、依重御氣色、被引寄御簾、今度關白不傳召也、又揖退起、着第一圓座、深揖候、先跪圓座邊、一兩度膝行着之、又引寄下襲、皆如除目之時作法、次依仰小揖、稱唯氣色也、置笏、圓座與板敷之間、置右方、以右手取第一莒文書、移置第二莒、自硯莒計之者第三也、莒ノ右際爾押寄置之、留十年勞帳一卷、端許見〔之也〕、以右手取十年勞莒、謂第一莒也、以左手押硯莒於其跡、以十年勞莒置硯跡、更披見勞帳、端二枚許、如本卷之入莒、指笏小抑硯已下於座下、取莒氣色、關白膝行、到長押下居、龜取廻莒、須逆取廻也、而今日關白云、叙位逆廻事、所不知也、更不可逆、除目云々、仍巡所取廻也、猶此事不得心、叙位之時、逆可取廻之由、當所見家說也、然而當時、問執筆之事於關白、仍難乖其說、所隨命也、

以二左手一褰二御簾一、指ヨ入筥一、垂二御簾一小退、拔レ笏頗敬
屈祗候、不レ正二本座一、懸二片尻於圓座端一、主上御覽了、押二張御簾一給、余忩
指レ笏進寄褰レ簾、賜レ筥引廻、如二除目一、退ヨ復圓座一、置二筥
於前一、拔レ笏置レ右、以二右手一引ヨ寄硯筥一、以二同手一取ヨ
上十年勞筥一、以二左手一引ヨ寄硯於本跡一、以二十年勞筥一
置二本跡一、以二右手一引ヨ寄第三筥一、取レ笏候、次依レ仰小
揖、召二男共一、藏人參上、仰云、五位藏人誰カ候フ、申云、
兼光候、余仰二可レ召之由一、卽兼光參上、候二長押下一、余
仰云、續紙、兼光退下、此間燈欲レ消、仍召二男共一令
レ差レ油、又令レ直ヨ立燈臺一、次兼光持ヨ參續紙二卷一、
各續二五枚許一、置二柳筥一、余自二座下方一取レ之、不レ取二柳筥一、作二二卷一座前橫
置レ之、取レ笏候、次依レ仰置レ笏、取二續〔紙〕一、卷一、
作二二卷一、端許ヲ披見、取勝也、今一卷投ヨ入第三筥一了、頗同二座下一縿置レ之、自レ奧外サ
マニ卷ヨ返之一、無二奧餘一、仍事訖、無下放ヨ棄紙殘一之儀上、置二端三枚一卷寄、續目際
又自レ端內サマニ、卷ヨ合之一、座前橫置之、取レ笏候、
縿二續紙一作法、有二兩說一、一說如二今日一、是關白被
レ執之說也、仍用レ之、今一說、續紙ヲ橫二置二座前一
テ、以二左右手一持二紙端一テ漸內サマニ卷レ之、自二第
三枚續目一、是可レ依二敍人數一也、然而多分置二三枚能程一也、兼日練習可レ試也、更二外サマ
二卷返テ、至二奧第二枚續目一、事訖可レ放之續目也、端ノ卷寄

タル方ナ置テ、更取二奧方一、自二件續目一、外サマニ卷返
テ、端三枚ナ置テ、卷返ツル所ニ至テ卷留ル、然者端
ハ內サマニ、奧ハ外サマニ被二卷寄一タル也、其後座前橫
ニ置テ、取レ笏也、此說又以祕說也、兩說共無レ難、
當時左府向二座上一、縿置テ卷レ之、未レ聞事也、抑此
間取レ笏候二氣色一事、關白說也、又永久四年秋、除
目之次、敍位之時、故殿令レ用二此說一給、但永久
五年正月、始令レ候給、敍位御記二、候二氣色一之由
不レ見、以二此旨一申二關白一之處、若被二記漏一歟、憖
可レ候二氣色一之由、故殿所レ被レ仰也、尙可レ用二此
說一之由、被レ示之上、有二永久四年例一、仍今日用
レ之、不レ候二氣色一、又恒說也、他人皆如レ此、
次依レ仰欲レ摺レ墨之間、硯瓶無レ水、仍召二男共一、藏人參
上、余給二硯瓶一、仰下入レ水可レ進之由上、此間關白、自地起
レ座了ツ、余摺レ墨了程、被二還着一也、藏人持ヨ參硯瓶一、余取レ之入二水於
硯一、置二硯瓶於本所一、取レ墨先見二切口一、〔摺樣幷取レ墨樣等口傳、〕摺
レ之如レ常、自二除日一ハ頗硏摩レ之、置二墨於筆臺一、此間關白被二復座一了、筆一二卷ナ
カラ染テ各置二筆臺一取二續紙一、問二申加階人數於關白一、
被レ答云、十餘人也、余取レ筆端置二三枚續目際一、第四枚之端也、
上置二一寸五六分計一テ書二從五位下一、置レ筆、置二續紙於

座前、横、取在宮三宮素入件宮也、式部省奏、有籤、大外記所為、清原氏先例如此、中家ハ付短册、不立籤、入硯宮下方也、向座下開之、更向座前讀申之、其詞云、式部省請、殊蒙天恩、因准先例、以大丞正六位上藤原忠友、被叙從五位下、狀者只任狀讀之、但微音事也、推合候天氣、無指勅許、即如本卷之置硯上、縱、取叙位染筆書之、自從五位下ハ、一字引下テ書之、端置三行許、爲可書王人内藏人等也、先窺問申、關白云、二省亟以載省奏〔者、可叙歟、答云、可然云々、姓尸名〕許書之、尻付云、式部、

從五位下

藤原朝臣忠友　式部

置筆讀申之、位姓尸名、皆可讀之、而忘却不讀位、但非殊失、又不讀尻付、是例也、置叙位於座前、横、取省奏染筆、小狀懸勾置筆、卷省奏返入本宮、第三宮也、取民部省奏讀申、無推合候氣色事、已下効之、次叙之作法、、同叙式部、大中臣朝臣盛實、尻付云、民部、書式部下、省奏懸勾入本宮也、次取笏奏云、院宮乃御申文、字未不分明、次問在座之參議於實綱、當座上臈、云、宰相座ハ誰々カ候ソ、實綱申之、皇太后〔宮〕大夫、左宰相中將、右大辨等也、余召云、皇太后宮大夫藤原朝臣、先例或召納言、然而近例召參議、又永久五年如此、仍隨近例也、召參議者、可召上臈也、朝方參候余後長押上、余〔仰〕云、院宮乃御申文、字未不分明、朝方退下、次余欲叙王氏爵之處、申文不見硯宮、仍申關白、々々云、

可問外記、余召男共、藏人參入、仰光能朝臣可召之由、光能參上、居長押下、余云、王氏爵名簿、不見硯宮、如何、可問外記、光能退下之間、余申關白云、且叙藏人如何、叙二省之後、或先叙王氏、或先叙藏人、共有例、而康和四年殿暦云、二省之後、必可叙王氏云々、又關白云、先可叙王氏也、仍雖存此儀、事依可遲々、且叙他者、是又故實也、關白云、可然、余問申其名、關白云、長俊、一臈撿非違使、余取續紙筆等叙之、源朝臣長俊、尻付云、藏人、書式部上、不置其間也、先叙王氏之時、置中一行書之、爲叙藏人也、置筆續紙等、

此間光能參上、申云、顯綱王、仲資王兩人、共上申文、可随御定、即申文二通進之、余取之、置前、申關白、々々云、可問子細於外記、余仰此旨、光能退下、即歸參申外記申旨、今朝頼業如示余、關白云、先例可舉氏爵之由、被下宣旨之後、所舉申也、今兩方上奏狀如何、外記重申云、先々數年之間、有不被叙王氏之例、然者今夜不可有沙汰歟、可在御定者、關白云、自由上舉狀太無謂、後日可有其沙汰者、仍余返給名簿二通於光能朝臣了、

此間朝方卿、持參院宮御申文、余自座下方取之、四通、各加封、朝方卿申云、皇嘉門院、上西門院、八條院、中宮

自是、此事不審、加階之所々、被進申文歟、不進申文之所、又不可申此由歟、若先例歟、可尋之、余取之置硯上、縦、取續紙置座下方、横、指笏押硯已下於座下、取申文進寄、奏聞之儀、一同十年勞帳、引廻文事如除目、是關白説也、尚逆可廻歟、小退拔笏敬屈候、主上御覽了返給、余指笏進寄、給之復座、置申文於座前、縦、於御所拔續紙、卷籠一通之中給之、引寄硯以下取叙位、如本置座前、御申文尚在硯上、次取在硯筥之外記申文、不付短册、不結合外記史申文也、讀申置硯上、取續紙染筆叙之、清原眞人隆業、尻付云、外記、書民部下、又讀申置續紙、取申文懸勾、細卷中程取平めて入十〔年〕勞筥、第一筥也、史依爲下姓之者、此次不叙之、次取出源氏爵名簿、加封付短册、解入硯筥下方角、短册入硯筥板下、引捻テ入也、以爪解封、或説以刀切之、關白云、以爪可解、仍從彼説也、同入小板下、引禮紙、漸卷取也、置名簿於前、禮紙自奧細卷、取平中程、入第三筥、取名簿讀申置硯上、取續紙叙之、源朝臣定俊、尻付云、氏、又説注、其御後共無難、但永久五年、被注氏、隨彼例也、書外記下、置續紙、取名簿懸勾、細卷中程取平メテ、入十年勞筥、不撤裏紙、先例也、位ハ不引裏紙也、次叙藤氏、藤原朝臣經通、尻付云、氏、無名簿、問申其名於長者書之也、次叙橘氏、名簿在硯下方、不加封、拔禮紙、入第三筥、不引裏紙也、橘朝臣正元、尻付云、氏、書藤氏次也、名簿懸勾、入十年勞筥、如常、次並置院宮御申文於硯上、素置此所、今立次第、並置之、以西爲上、同除目之時、次取大宮御申文、讀申叙之、

已下交名不覺悟、在叙位簿、懸勾入十年勞筥、已下皆同、次皇太后宮、次中宮、次准后、已上當年給、皆叙了、已上皆不引裏紙、次關白、給叙位勘文、任人注文、幷申文一通、余取之、申文暫置硯與一筥之間、先見合勘文與注文之處、勘文之中、可叙之者等、兼被引墨點也、見合了、注文暫置座前、於爵者不載注文、件注文書檀紙折紙也、卷合勘文於叙爵之所、置硯上、取叙位染筆叙之、隨叙勘文可引點、而本自有墨點、仍不引也、其次第先策、次書博士、次諸司、次外衞、次臨時也、大略以下載勘文之次第令叙也、但若叙撿非違使、府奏等之時、可在外衞上諸司下、今日件等之者不叙也、如此事強不守株、只大略次第也、從下之終頭、叙諸司之末、叙外衞之間也、取笏召男共、藏人參上、余仰云、辨ハ誰候哉、申云、兼光候、仰可召之由、藏人退下、此間余奏云、入内一加階ノ勘文、須先奏此由、召辨也、而忘却及于今、但非殊失、次兼光參入、余仰云、入内一加階ノ勘文、兼光退下、此間叙外衞臨時等了、從下皆了、其奧置二行許、書外從五位下、從五位下同堺也、引下一字叙史、議部宿禰行職、尻付云、史、外階只一人也、次自奧外サマニ卷寄テ、見合人數、於注文、置其程、書從五位上、不給注文之時、每度問余申關白、可計其程也、問申關白云、一加階之者、不入注文、縱雖載勘文、不可叙歟如何、關白云、然也、仍不置其所叙之、也イ若可叙一加階者、可置其所也、一加階不知本位、書從上第一、是故實也、但又雖不然非巨難、此間

兼光持參、一加階勘文、（加禮紙、無裏紙、）申云、於入內者可叙者不候、又近例一加階、依御定載勘文、今度雖無承旨、藤原憲實、（藏人五位、）歷卅餘年勤厚第一之者也、（年來不遁遣外記役、故奏此由云々、）若有登用者、可勵後輩歟者、余取勘文、撤禮紙、入第三筥、見勘文、獻關白了、（關白被示可與之由、是爲後日沙汰歟、）次叙正五位下、次從四位下、次從四位上、次正四位下、（今日無上階也、）皆任注文叙之、（載勘文之者ハ、見合叙也、）卷勘文獻關白、々々取之、加置申文了、次叙位與書、年號月日、（依無奧餘紙、無放棄之儀、）卷叙位、此間見合注文、更又今一度覆勘了、卷之、置硯上、（縱、）次取在第一筥之成柄十年勞等、移入次筥、（頗引下テ、不混取合他文置之、）取叙位、入十年勞筥、（謂第一筥也、）以右手取上叙位筥、以左手押硯筥、以叙位筥置硯跡、指笏押筥等、取叙位筥、氣色關白、膝行取廻筥、（如十年勞儀、不置板也、）奏聞少退、拔笏敬屈而候、御覽了押張御簾給、余指笏進寄給之、逆退復座、置筥於前、拔笏置右、先頗引寄硯筥、以右手取上叙位筥、以左手引寄硯筥於本跡之後、取出叙位、座前橫置之、次先取成柄十年勞等、返入本筥、（今一卷續紙同之、）次返入文書等、（本入此筥文書等也、爲奏十年勞、所移置次筥也、但二省奏、幷所放置之禮紙等、不移入之、二省奏本依爲入彼筥之文也、）總硯以下筥內等能調置、取叙位副笏深揖、退起右廻、經簀子、中門廊、年中行事障子北等、入自上戶、居御倚子前、招入眼上卿、（左兵衛督成範卿、素在端座、）置笏給叙位、（以文下爲上卿方、）成範又置笏取之、余退歸、參御所付女房、（新中納言、）奏良通加級之恐、卽退出、（須下余於弓場奏慶由拜舞上也、而灸治之間、不堪拜舞之上、近代不然歟、仍從略儀也、）于時鷄鳴、寅二點議始、同四點議了、人以爲早速、今日叙二省之間、居火櫃衝重、叙氏爵之間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兼光、）今日余懷中紙捻二筋、（不結續、）是內覽之用意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中納言、（實綱取筥文、成範入眼上卿、）參議、朝方、（筥文、）實家、（實宗、不著御前座、如何、）〔筥文長方筥文取筥文〕

大納言一人不參、尤奇怪々々、

叙位書樣、

正四位下、

源朝臣有房、（院當年御給、）　左少將

源朝臣通資、（臨時、〔押紙之〕、）左少將、

從四位上、

平朝臣忠度、（臨時、）前右衞門佐、

平朝臣保盛、（八條院當年御給、）左衞門佐、

平朝臣親宗、臨時、權左中辨、
藤原朝臣良通、臨時、右中將、
從四位下、
藤原朝臣基輔、皇嘉門院當年御給、右馬權頭、美作守、
源朝臣師家、少納言勞、
正五位下、
小槻宿禰廣房、筭博士、主稅權助、
菅原朝臣在茂、策、大學頭、
藤原朝臣兼良、臨時、散位、
平朝臣有盛、御塔供養、中宮御給、侍從、
從五位上、
藤原朝臣、季定、兵部權大輔勞、
藤原朝臣公國、上西門院當年御給、侍從、
藤原朝臣惟基、簡一、少納言、
從五位下、〔押紙有無隨時、其實尋申關白知之、〕
源朝臣長俊、藏人、右門使
藤原朝臣忠友、式部、
大中臣朝臣盛實、民部、
清原眞人隆業、外記、
源朝臣定俊、氏、
藤原朝臣經通、氏、
橘朝臣正元、氏、
藤原朝臣敎隆、大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藤原朝臣親光、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藤原朝臣淸時、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平朝臣時定、從三位平朝臣盛子當年給、
藤原朝臣能成、策、藏人右門使、
中原朝臣爲盛、書博士、
佐伯朝臣爲家、諸司、〔織部〕
中原朝臣重賴、諸司、縫殿允
宮道朝臣式康、諸司、杢允、
藤原朝臣定親、諸司助、縫殿助、
三善朝臣業房、諸司、典膳、
藤原朝臣行盛、諸司、掃頭允、
藤原朝臣基能、右兵衛尉、
藤原朝臣成光、外衛、左兵衛尉、
藤原朝臣家經、臨時、
外從五位下、
礒部宿禰行職、史、
治承二年正月五日

叙位以前、謁二關白一之次、尋申事等、
一引二廻筥一等事、
關白云、叙位之時、逆に廻事不レ知レ之、　余復問云、
無二巡逆之差別一者、何樣可レ廻哉、　關白云、筥下ヲ
右方(我右方也、)廻有二便〔宜〕一歟、不レ可レ依二座上下一也云
云、(此事如何、可レ尋事也、依レ座可レ有二巡事一歟、尙可レ案事也、)　余又問云、返二給筥一之
時如何、　答云、何さまかくもありなん、但又返給
之時、廻二文許一、是一之祕說也云々、余又問〔云〕、凡
叙位除目之時、置二筥於板敷一、引廻歟如何、答云、無二
長押一之所にて可レ置二板敷一云々、但除目之時、於レ入二
大間之筥一ハ、可レ置レ板(○板下敷字欠歟)歟、依レ重也、又總雖
レ置レ板(○板下敷字欠歟)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如レ此事不レ可レ守二株一
云々、
一叙位勘文引レ點之樣事、
假令、
　藤原朝臣　某、
　源朝臣　某、
舊簿之中、此兩說共存、是非如何、　關白云、後說爲
レ善、除目兼國勘文同事也、
一封二叙位一事、
或紙ヲ細ク切テ、如二消息一封レ之、或以二紙捻一封レ之、
如何、關白云、紙捻常事也、可レ宜歟、
一入眼上卿、遲參之時、大臣預二叙位於外記一云々、
而加封之間事如何、　關白云、召二外記於小板敷下一、
可レ傳(使イ)二外記封一也、但又雖二他人一納言候者、可レ賜
歟云々、
六日、(辛丑、)天晴、關白送レ書、被レ賀二良通加級事一、
七日、(壬寅、)天晴、此日節會也、余不二參入一、依二灸治不快一
也、後聞、內辨中宮大夫、外辨上藤大納言、酉刻、事始、
被レ下二位記筥一之間、入レ夜了、叙位宣命使實守卿、曲
折揖、進退共無レ之、御酒勅使、皇太后宮大夫、宣命使
實宗卿、有二曲折揖一、祿所右大辨、宣命拜了、內辨還昇、
其後入御、內辨以下、賜二祿〔所〕一退出、國柄成二訴
訟一、暫不レ奏二歌笛、又妓女等樂一了、後昇二舞臺一兩三
匝、是等違例云々、又奏二下外任奏一、以後有二加叙事一
云々、
八日、(癸卯、)陰晴不レ定、此日諸寺修正也、右中辨經房、送二
書於季長一云、來月一日、可レ有レ御二幸園城寺一、中將殿
可レ有二御供奉一之由、所レ候也、以二此旨一可レ令レ申二沙
汰一給上之狀如レ件、禮紙云、御裝束布衣也、雖レ不レ可

有過差、頗可被刷候歟、出京至園城寺、可令參給、兼又還御、廿一日、可令參御迎給也、以此旨可令披露給云々、
〔九日、甲辰〕
十日、乙巳天陰雨下、入夜甚雨、今日立春也、歌人一兩不期而會、依當立春、密々講歌、題云、新年立春、子日祝友、此後有連歌、
十一日、丙午天晴、未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來、使國行傳示云、明後日、十三日、可有女叙位、可參執筆者、申灸治盛亂、不堪出仕之狀、不謂之、申刻、右近府廳頭清景來、内々申云、春日使事、若有尋者、何樣可申哉云々、答故障之由了、此事舊年召寄件男、令仰子細、仍所來示歟、又付頭中將定能朝臣、令披露院邊、是家例必勤仕冬祭使、仍春祭使可被催他人之由也、今日以使者、中將三井寺御幸供奉之間事條々、問遣兵部卿入道之許、入夜、少納言信季參來、去年遭喪之後、今日初出仕云々、召前仰雜事、今夜家宮咩祭也、下﨟家司民部大夫貞親讀祭文、
〔十二日、丁未天晴、〕
十三日、戊申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　此日女叙位也、執筆中宮大夫云々、左大將雖有催申障云々、
十四日、己酉天晴、隆職注送女叙位簿、從下命婦三人叙之、八條院御給藤原盛子云々、件名當時准后名也、若有例歟如何、可尋之、召佛師賴源、令書繪樣、中將供奉御幸之間事也、
十五日、庚戌天晴、節供如常、陪膳盛方朝臣、隆職注送僧事聞書、入夜密々有和歌連歌等、
十六日、辛亥雪積地一寸、未刻、源中納言來、又頭中將定能〔朝臣〕來、今日節會也、
十七日、壬子天晴、此日中將良通叙從四位上之拜賀也、秉燭出立、束帶如常、唐草蒔繪劔、馬瑙帶、先申女院、申次光經朝臣、舞踏如常、次參内、申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參御前、云々、次中宮御方、大進基親申之、二拜、次參院、伊豫守泰經朝臣申之、自今夜被始灌頂加行之間、不被召御前云々、次來余第、余方光經申之、女房方季信申之、各二拜了、呼入簾中、勸小饌、次歸參女院了、共殿上人、季信朝臣一人也、諸大夫、兼親、國行、隨身四人、萌黄狩袴垂之、壺胡籙、雜色十人許、童一人、今一人依障不參、抑隨身狩袴色事、聊有不審、中少將初任拜賀之日、本府差進假隨身、少將之時三人、中將之時五人、留番長一人、於隨身所相具殘近衞、是〔先〕例也、其裝束白襖袴、垂之、壺胡籙如此、臨時拜賀之時、理須著方色、崩黃也、而右二位中將基通、叙從四位

上拜賀之日、隨身着白狩袴、垂之、壺胡簶、是三位及中納言拜賀之儀也、依不審問信範卿之所、申無所見之由、仍撿先例、宇治左府、任中將拜賀之日、隨身着蒴黄袴、見知信記、卿任中將之時、差進本府隨身子細見端、而今度本道身二人、着蒴黄狩袴、其殘二人召本府、隨身着白袴也、此條非無不審、然而着蒴木之條、已爲證、仍今度道理之上、撿此例所令着蒴木也、　此日右大將宗盛、〔敍〕正二位、之着陣云々、

十八日、癸丑天晴、泰茂來云、去七日彗星見、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又見云々、今夜公家、有玄宮北極御祭、泰親朝臣奉仕之、彗星者第一之變也、去年熒惑入太微、今年彗星見、亂代之至、以之可察云々、但時晴、季弘、資元、廣元等、申非彗星之由云々、

〔十九日、甲寅天晴、刑部卿已下無人、七八人會合、有和歌連歌等〕

廿日、乙卯陰晴不定、此日姬君並乙童、別車、密々參詣吉田祇薗等、基輔連車、侍五六人許在共、幣不裹之、依密儀也、姬君借用頭中將車、是又依忍也、但猶相具榻、傳聞延暦寺衆徒猶以蜂起、是法皇來月一日於薗城寺可傳受祕密灌頂於公顯權僧正、妬其事、彼日以前可燒三井寺云々、依其事、今日遣僧綱以下於山上、可被加制止云々、若尙不拘制法者、延暦寺僧徒、天台佛法、云顯云密、永可被擯置、以智證門徒可足云々、竊案之、王化如鴻毛、豈從勅命、就中平禪門依此事雖有勅喚、敢以不動搖、因茲山僧彌得其力云々、

廿一日、丙辰天晴、傳聞僧綱等今日登山、明日合議、明後日可歸參云々、

廿二日、丁巳朝晴、午後雪降、忽及寸、酉刻、天晴、右大將宗盛、去廿日爲御使下向福原、今日歸參云々、僧綱等、又今日下洛、山僧敢不承引云々、今日恒例代厄祭也、

廿三日、戊午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供養、內大臣已下、公卿七八人云々、

〔治承二年正月廿三日、戊午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仰曰、自來廿六日可被行除目、可參執筆者、余着冠直衣出逢、申可參仕之狀、光能語曰、昨日先被仰左大臣、被申云、手不叶之間、不能右筆、但若下﨟大臣不參者、可隨重仰云々、奏此由之處、閤下必可有御參之由、有別勅宣、且是博陸無御出仕之間、令候給者、於事可有其使

之故云々、
廿四日、己未天晴、召二少納言信季一、給二大間成文一、仰下可レ造二進公卿給一之由上、大間下候、書取返二上之一、
廿五日、庚申天晴、信季作二進公卿給一、副二成文一、大外記式部丞等、明日可レ參之由、可二召仰一之旨仰二信季一、各取二領狀一進レ之、但信季有二所勞一、不レ能二參候一云々、仍令レ誡二仰光經朝臣一已了、
廿六日、辛酉陰晴不レ定、時々雪降、入レ夜殊甚、此日春除目初日也、未刻、大外記賴業、式部丞宗成等參來、以二家司光經朝臣一、布衣、給三公卿給停任勘文等卷二籠一禮紙、今度無二一合一、依レ不レ及二三通一、不二結申一、於二賴業一、又給三停任勘文有二禮紙一、無二一合一、於二宗成一、宗成卽退出、賴業進二闕官帳一、入レ筥、留レ文入二硯筆墨等於件筥一、婁樣同二去年一、給二賴業一、光經傳レ之、次召二賴業於簾前一、仰二除目之間雜事一、小時退出、秉燭著二束帶一、色目如レ常、着二打下重一、參內、先參二御前一、拜二龍顏一、預二勅語一、頃之光能朝臣告二事具由一、次余着レ陣、奧、公卿兩三着レ座、次余移二外座一、以レ扇直レ履之後、使二官人置一レ軾、次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仰二召仰事一、余小揖、光能歸去之後、召二大外記賴業一仰レ之、其詞曰、今日可レ有二除目一、召二仰諸司一ヨ、賴業稱唯退去、次召二權右中辨親宗朝臣一、仰二同旨一、親宗稱唯退下、次更召二外記六位一、參二候小庭一、仰下大外記可レ參之由上、卽賴業參レ軾、余仰云、文書ハ相具哉、申二候之由一、余目レ之、賴業稱唯退下、次藏人來召、次召二外記一、卽賴業參レ軾、余仰云、筥文候ヘ、賴業稱唯之後申云、筥文今一人不レ足、近年五位外記二人、仍六位本數三人也、每度除目、今一人不レ足、史生所レ取レ之也、史生可レ取之處、或見レ病或觸レ穢、或遭レ喪、事已闕如、爲レ之如何、余仰云、如レ此之時、史取レ之者例也、先例或申二上之一、或直相觸令レ取歟、賴業申云、近年官鬱、此事頻致二執論一、非二上御定一者、所レ不二承引一也云々、仍余召二親宗朝臣一、仰二可レ令レ寄レ史之由一、寬治八年、二條殿御執筆之時、依二上卿一仰、史取二筥文一、今度叶二彼例一、他時或不レ及二申上一、直觸レ之(也)、卽外記三人、史一人、取二筥書一列立、次余已下、列二立弓場殿代一、余東面、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兼雅、忠親、成範等、西上北面、參議賴定、長方、南上西面、皆是如二例年一、外記列二納言南一了之後、余揖、答揖如レ常、昇二小板敷一、不レ留二殿上一、直着二御前座一、關白候之時、先着二殿上一、相共參上、不レ然之時、直參二御前一故實也、次實房已下、四納言置二筥文一着座、此後參議暫不レ參、余咳二驚之一、一人參進之間、主上召レ余、引二寄御簾一給也、余微唯、氣色許也、揖、左廻起座經二簀子一、先着二次圓座一、今日數二二枚一、依二重召一更起、進着二第一圓座一之儀如二例年一、次依レ仰奏二闕官帳一、先以二藏人一、令レ直二立掌燈一之後奏レ之、其燈太迫レ座、進退可レ無レ便之故也、其儀微唯、置レ笏移二第一筥文書於第二筥一、先小披見、置二替硯筥與二

關白宮一、指レ笏推レ筥、進寄引二廻筥一、奏聞之後小退、拔レ笏敬屈祇候、御覽了、押二張御簾一給、余指レ笏進寄、賜レ筥引廻退復レ座、拔レ笏置二替筥一、引二寄次々筥一、移二置四所籍於第一筥一、以レ西爲レ上、取レ笏候、已上作法、同二去々年一、仍委不レ注レ之、抑關白雖レ不レ被レ參、依レ敷二其座一、硯筥尚推二座下一也、若不レ敷二其座一者、可レ推二座上一也、依レ病不レ被レ參之時、敷二其座一先例也、今已觸レ穢、兼知二不レ可レ被レ參之由一、何敷二其座一哉、何況不レ敷レ座之時、有二執筆作法等一、非二今度一者、何時顯二其説一乎、頗以遺恨、但敷レ座之條、強非二失儀一、　次依レ仰參二大間一、其儀如レ常、長二尺五寸許、　次依レ仰摺レ墨染筆、取二內竪勞帳一讀申、如レ常、推合候二天氣一、置二硯上一開二大間一、今度先不レ見二寄物一、(是)一説也、染筆任レ之、讀二申大間一、懸二勾於勞帳一卷レ之、如レ本置二硯上一、取二寄物一點レ之、卷合入二硯筥一、又取二勞帳一、任之儀同レ前、已上三人任了、

伊勢大掾正六位上紀朝臣正次、內竪頭、

甲斐大目正六位上大原宿禰正行、內竪散位勞、

備中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貞滿、奏時、

但卷重、次第任レ之也、已下准而可レ知レ之、

次取レ笏奏二事由一間、在レ座之參議、於二實房卿一、召二實家卿一、其詞左近中將藤原朝臣、仰云、院宮ノ御申文ミ、實家退下、次任二內竪殘二人一了、引展折返枚々雖レ入レ任其枚々チ推折也、如レ本卷レ之、返二入本筥一、

近江大目正六位上川宿禰元守、內竪天曆籍、

安藝目正六位上山宿禰行久、內竪陽成院籍、

次欲レ任二校書殿一之間、實家卿持二參院宮御申文一、余取レ之置二硯上一、縱、指レ笏押レ筥、進二簾下一奏レ之、小退拔レ笏候、返二給申文一復レ座、拔レ笏未レ置レ筥之間、給二大束申文一、押二張御簾一給也、余取二院宮御申文一、置二座下方一、横、進寄不レ指レ笏置二座下一也、以二左手一褰レ簾、賜二申文一、置二板敷一、引廻巡、退復レ座、置二大束於硯上一、縱引去置レ之、次引二寄筥等一、取二御申文一、置二硯上一、任二四所殘一、校、進、大、各二人也、件人數二三人之間、無二定例一、只隨レ便任レ之、

河內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里久、校書殿頭、

〔殿預〕

上總目正六位上日玖摩宿禰國成、校書殿散位勞、

大和大掾從七位上秦宿禰爲國、進物所執事、

美濃大目從七位上若江宿禰妙任、進物所膳部、

常陸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國延、大舍人番長、

丹波大目正六位上物部宿禰正淸、大舍人天曆籍、

任二四所一之間、校書殿歟、隨不二覺(悟)一、藏人頭左中將定能朝臣、勸盃藏人右少辨光雅取二瓶子一、先レ是居二穴櫃衝重等一、余授二盃於實綱卿一、先レ是上﨟納言等、皆以退出、　實綱經二瓚子一往還、件卿事始之後參加也、抑升勸盃事、關白不レ候之時、可レ有哉否、職事等成レ疑之

由、豫定能所尋示也、日記之中、有無不見云々、余聊有所見之上、勸盃之條、全不可依關白參否事也、仍答可有勸盃之由了、任四所了之後、書袖書、其儀先取目錄略見、今夜不可任京官、仍委不見、次自申文之中、暫解結緒見之也、撰出可袖書之申文等、横置座前、此中公卿當年給申文一束、置硯與二筥之間、但件束先皆悉見之、近代職事當年給、束之中指加二合之故也、今度如案加之、仍拔出置前、各注袖書、其儀如常、合否給否二合年等、皆隨申文狀分別之、幷廿一通、皆書了、二分代申文甚多、皆下勘之、又内給名替國替多以有之、先々用不下勘之説、今度爲顯或説、皆下勘文、不知故實之人、定致不一樣之難歟、敢以不爲苦耳、

又件申文等之中、右大將宗盛卿申文、書樣甚別樣、藤井朝臣、注文、右狀之中、以年々二合可任掾云々、希異也、仍折申文下方、下妻ナスチカヘ内サマニ折之如常、入第三筥了、次召實守卿、召詞如常、先問傍人、下勘之仰文數次欲任當年内給之處、大束之中、御申文不見、仍召光能朝臣尋之、申狀不足言、不知案内歟、仍余竊示云、當年内給ハ、在袖書之中者也、而今度被下之申文之中、不被副袖書之束、若留御所歟、内々尋取女房、可持來、必今度可任者也者、光能退下、此間且任院宮當年給、先引裹紙並置之後、任之如常、但多二分代申文也、依不引裹紙、入第一筥、令任之所、僅一兩所也、中宮御申文、被載掾一人二分代一人、仍任掾不任二分代、竟夜任注文、可任之故也、又京官今夜不可任也、件申文表突墨テ、加成文也、又説加成殘云々

播磨大掾従七位上草部宿禰貞景、院當年御給、

讃岐大目従七位上田口宿禰恒里、院當年御給、

伊勢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有里、中宮當年御給、

次任公卿當年給、只一通殘、皆二分代也、仍年付短冊、入第一筥、成文及三通之時成束、其作法如例、取替懷中紙捻也、以下所引置第三筥之院宮御申文裹紙用之、大間料紙捻同入第一筥、抑今夜成文甚少、仍用一筋紙捻、不捻續之也、是故實也、

丹波目従七位上藤井宿禰武次、右衞門督藤原朝臣當年給、

次光能持來内給御申文、余任之、隨注人懸勾注任所、指成束如常、

武藏目従七位上秦忌寸經里、當年内給、

美濃大掾従七位上清原眞人包末、當年内給、

但馬大掾従七位上多治宿禰常春、當年内給、

周防目従七位上豐原宿禰甲生、當年内給、

阿波目従七位上調忌寸牛久、當年内給、

豐原者朝臣也、而就請文書宿禰、小失也、

次取在硯筥之上召使申文、披見之處、望申掾、仍余取笏申事〔之〕由云、先例多任目、近年邂逅有任掾之例、猶不穩事也、任例可任目歟、將又不可任歟、勅云、只權可任目者、仍任越前目了、申文指成束、

越前權目従七位上草部宿禰國清、上召使、

次取レ笏奏云、今夜可レ任之者任了、可レ卷二大間一歟、有二勅許一、次卷二大間一、（押付テ卷レ之如レ常、卷サマニ見レ之、）取二出禮紙一加二卷之一、（逆ニ取成テ以二本端一爲レ奥テ卷ヲ加之一、仍更無二播之儀一、是祕說也、）取二紙縒一封レ之、切二緒餘一之後、引レ墨如レ常、次入二成文筥一、（取二闕官一卷一移二次筥一了、）次封二成文一、五通、其儀如レ常、（以二不レ續之紙縒一結レ之也、）同入二第一筥一、（成殘大間成文、此定二入也、）次以二右手一取二上大間筥一、以二左手一押二硯於其跡一、以二大間筥一置レ前、指レ笏押二硯以下於座下一、取レ筥膝行奏レ之、乍レ指レ笏復レ座之後、拔レ笏置レ右、引二寄大束申文一、結固互進寄奏レ之、（不レ指レ笏、）復レ座如レ本、引二寄筥等一調二納物一、（卷二寄物一入二硯筥一、）取レ笏揖退起、戌四點議始、亥四點議終、今日返二給院宮御申文一之後、余取二天氣一、仰二實房卿一云、受領文ナ候不、實房召レ尋レ之申二不レ候之由一、余奏二此由一了、

此事近年有二功過定一之時被二尋問一也、然而舊例雖レ無二其定一、必被レ問二文書之有無事一、理又可レ然、今夜關白不レ被レ候、仍此作法可レ在二執筆之身一、故爲レ正二禮法一、奏二事〔之〕由一、所二尋問一也、

今日參入公卿、

余、　大納言、實房、　中納言兼雅、　忠親、　成範、　參議實家、實守、長方。

廿七日、壬戌、陰晴不レ定、時々雪降、入レ夜小止、除目中日也、戌刻着二束帶一參內、先參二御所方一、公卿未レ參、小時光能朝臣來告云、公卿四人參入、筥文員數、不レ可二事闕一、自餘事皆具了云々、仍余着レ陣、端、先レ是公卿三四人在レ座、參議一人不レ見、最不敵、余令レ置レ軾之後、召二大外記賴業一、問二文書具否一、申二候之由一、次余以二官人一、宰相參入者、可二着座一之由、催レ之、歸來云、新宰相中將、候二殿上方一、而未レ着レ陣、仍不二參着一者、余云、筥文人數不レ足、雖レ不レ着レ陣、取二筥文一可、有レ例如何、官人歸來云、可レ隨レ仰者、答二可レ被レ寄之由一了、次藏人來召、次余召二外記一、賴業參上、仰二筥文一、（其詞筥文候へ、此次先問云、實宗卿未二着陣一云々、取二筥文之條、雖レ有レ例、頗無レ理、若他公卿被レ候者、相尋可二告申一也、不レ然者、不レ可レ闕二公事一、彼卿可レ令レ取之者、賴業申云、他人不レ候者、）賴業稱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二筥文一列立、次余以下、列二弓場殿代一、（實房、實國、賴盛、實宗等也、）次余參二御前一、（不レ留二殿上一、如二昨日一、）次實房已下四人、置二筥文一着座、次主上召レ余、々直着二第一圓座一、（次々夜直着二執筆座一、先例也、雅實公先着二我座一、爲二失禮一、）次主上押二張御簾一給、余置レ笏押二下硯已下一、取レ笏進寄指レ笏給、大間筥置二板敷一、引二廻之一退復レ座、置二筥於前一、拔レ笏置レ右、引二寄次々筥一之後、先取二上大間成文一、各見二結目一返入、次以二右手一取二上大間筥一、以二左手一如

本引寄硯筥、以大間筥置硯下、（合筥五合也、）次又押張御簾給、余押硯已下参進（不指笏置本座、）給大束申文、退復座、置硯上、（引去置之如去夜、）取笏候、次依仰取大間置硯上、縦以小刀切緒、（大間與結緒之間、指入小刀切之、自結目左際切之也、）置刀引抜結緒、（自右方引抜也、）二倍引折、頗捻入硯筥之様指懐中了撤禮紙、（入硯筥、）繆置之如常、（今夜一尺七八寸許、）先繆之、取笏候、次依仰摺墨染筆、二卷取内舎人勞帳、是（内舎人文章生勞帳取移一筥、是一説也、）讀申任之、毎任一人懸勾、（不注任所、）返入本筥、（非取移之筥、本入文書之筥也、）即取内舎人闕、次取文章生勞帳披見之處、第一候御書所、第二爲中宮侍、余奏此由、〔以〕光能問外記、申云、近代此等之輩、皆可被除也者、（長治二年、知足院殿御執筆之時、依仰此輩皆外國了、近代被除之流例也、然而一旦問之、沙汰之至也、）第三已下三人外國了、（讀申等作法、皆同内舎人、）入本筥了、

參河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政親、（内舎人、）

武藏大掾正六位上平朝臣成清、（内舎人、）

下野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知房、（内舎人、）

件知房、院所衆云々、而勞帳不注其由、又外記無申事、仍外國了、後日訴申下名之次被止外國了云々、非執筆之過者也、

若狹大掾正六位上惟宗朝臣親景、（文章生、）

越前大掾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能經、（文章生、）

越後少掾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泰隆、（文章生、）

此間實守卿、持來去夜下勘申文十通、（廿一通之中、三通雖被任了、副進内給名替院宮未給等也、自餘十一通依有誤留了之由、實守所申也、）余取之置座前、横、任文章生了之後、一々任之、卷重、乍重置硯上、隨任引放、細卷入一筥也、及三通之時、在一筥之二分代御申文、裏紙引放、四隅折、捻之儀如常、取替懷中紙、捻結合成文三通於去夜成束、（片匙緩結之如常、）大間料紙、捻同入此筥也、未給二合、名替、國替、皆悉任了、（此中二分代申文、乍付短册、入成文筥也、）

周防少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兼直、（左近大將藤原朝臣當年給二合、）

丹波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爲兼、（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去年給二合、）

已上二合未給各一通、

武藏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則宗、（停去安元二年臨時内給宮道忠弘改任、）

内給、名替只一通也、

越後介正六位上平朝臣定俊、（停從三位平朝臣盛子去年臨時給三善爲則改任、）

石見介正六位上當麻宿禰兼清、（停上西門院去安元二年臨時御給惟宗盛賢改任、）

豐前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清、（停太皇大后宮去年臨時御給中原爲政改任、）

肥後介正六位上紀朝臣有榮、（停八條院去年臨時御給藤原親景改任、）

以上院宮名替四通、次第卷二重之一、任二其次第一任レ之也、

肥前少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資康、（停二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去安元々年給二合藤井安弘一改任、）

公卿名替、是一通也、

筑後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雅憲、（停二去安元二年臨時内給豐後權介紀信時一所レ任、）

豐後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俊清、（停二去安元二年臨時内給日向介中原康成一所レ任、）

已上、内給國替二通、

紀伊介正六位惟宗朝臣俊元、（停二上西門院去安元二年臨時御給伊勢權介藤原範俊一所レ任、）

院宮國替、只一通也、

次自二大東之中一、撰二出顯官申文一、（此中無二申文之束一、）座前横置レ之、此次撰二出公卿子息二合申文一、（在二袖書之束中一、）幷院宮京官未給御申文等、暫夾下置硯與二一筥一之間上、次取レ笏目二實房卿一、（先人々皆悉可レ被二着座一之由、示二同卿一々云、皆所レ候也云々、）即件卿進來、余座二後方一（經二實一于一、）余置レ笏給二顯官申文等一、仰下可レ令二擧申一之由上、實房取レ之復レ座、次第見二下之文一、次余任二諸道擧一、（次第如レ恒、）次任二院々擧一、（作法如レ例、）各任了返二入本筥一也、

若狹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菊景、（北宮年擧、）

越前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得長、（明經道年擧、）

石見大掾正六位上紀朝臣友永、（明法年擧、）

豐前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花方、（算道年擧、）

已上、諸道擧、

但馬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宗重、（勸學院年擧、）

備後少掾正六位上橘朝臣爲廣、（學館院年擧、）

筑後少掾正六位上清原眞人宗重、（奬學院年擧、）

已上、院々擧、

次取レ笏奏云、兼國轉任宿官ノ勘文、次以二男共一召二光能朝臣一仰レ之、（其詞同二奏聞一、）此間徒取レ笏候、（密々見二大間誤有無一、）小時持二參三一勘文一、（兼國加二禮紙一轉任宿官卷重、無二禮紙一轉任在レ上、）余取レ之以二轉任宿官勘文一、入二一筥一、引二兼國勘文禮紙一、（作レ持引レ之、）置二勘文於前一、横卷二禮紙一入二第三筥一、（自二大間一筥一計レ之、）取二勘文一讀申、置二硯上一、次第二自レ端奥ヘマニ任レ之、隨レ任突二點於勘文一、（小合點也、或上ニ丸ニテ突、墨云々、此說不レ知、不レ傳者也、）不レ奏二事由一、隨レ任直付二兼字一、見二合闕官寄物例國一任レ之、若例國不レ闕者任二近邊一、但三位中將知盛、兼國例ニハ載二但馬一、隨又有レ闕、雖レ然藏人可二宿官一之權守、但馬之外更不レ見、（此外權守丹波許也、）割二置但馬一、以二知盛一任二丹波權守一了、（藏人不レ可レ任二丹波一之故也、）皆任了卷二勘文一、（不レ加二禮紙一、）加二置大東之中一了、（關白候之時獻レ之、不レ被レ候之時、加二

大東ニ、故實也、
侍従備前介正五位下平朝臣清宗、兼載ニ例國一也、
同　出雲権介正五位下平朝臣有盛、兼載ニ例國一也、
天文博士重　伯耆介従四位下安倍朝臣業俊、兼載ニ例國一也、
大學頭讃岐介正五位下菅原朝臣在茂、兼載ニ例國一也、
民部少輔越中権介正五位下源朝臣定宗、兼載ニ例國一也、
諸陵陰陽頭長門介従四位下和氣朝臣貞說、兼載ニ例國一也、
兵部輔備後権介従五位上藤原朝臣季定、兼載ニ例國一也、
醫　博士重　因幡権介従五位上丹波朝臣信康、兼載ニ例國一也、
侍醫越後権介従五位上丹波朝臣頼基、兼載ニ例國一也、脫カ
中將丹波権守従三位平朝臣知盛、兼不レ載ニ例國一、仍任ニ近邊一也、載ニ例國一但馬（國）也、
同　播磨権介従四位上藤原朝臣良通、兼載ニ例國一也、（以上頭書ニミナ朱ナリ）
次引ニ放宿官勘文一、轉任返入了、讀申、置ニ硯上一任レ之、隨レ任ニ一人一懸レ勾了、不レ引レ點也、取下在ニ硯筥一之外記史申文、在ニ大東一之藏人申文等上、各懸レ勾指ニ成束一了、勘文同指ニ成束一了、
藏人但馬権守従五位下源朝臣長俊、
式部長門権守従五位下藤原朝臣忠友、
民部信濃権守従五位下大中臣朝臣盛實、
外記筑前権介従五位下清原眞人隆業、
史　日向介外従五位下礒部宿禰行職、
次取ニ院宮內官未給、公卿子息二合等申文一、置ニ〔座〕前一、横、各注ニ袖書一、其作法如レ常、欲レ召ニ參議一之處、顯官擧未レ訖、仍暫置ニ座前一、抑公卿子息二合之中、雅頼卿申文、注ニ當年給二合一之由、仍袖書云、可レ勘ニ二合年一、自餘申文數通、皆以不レ載レ年、仍忽廻ニ思慮一、可レ勘ニ給否一之由注了、但此事猶可レ勘ニ先例一也、待ニ顯官擧一之間、余取レ笏奏云、今夜可レ任者皆任了、且可レ奏ニ大間一歟、有ニ勅許一、仍竊卷ニ大間一、是雖レ爲ニ非禮之事一、早速爲レ終レ事也、暫置ニ硯上一、縦、次余奏ニ事由一、召ニ光能朝臣一仰云、瀧口所衆勞帳、常途說、竟夜召レ之、今依ニ長治二年例一也、光能退下、歸參申云、聊有ニ相論事一未ニ事切一、仍今夜不レ能レ上ニ勞帳一者、太略今夜可レ召之由、不ニ相存一、不ニ書儲一歟、尤奇恠也、此後猶不レ進レ擧、仍竊取ニ出成文少々一、卷調レ之、祕抄云、議中間有ニ暇隙一之時、調ニ成文一云々、者、依ニ此文一所レ爲也、　次實房卿副ニ申文於擧一持來、副レ笏也、實宗卿書ニ擧紙屋紙一也、余取レ之置レ前、横、先披ニ見擧一、卷ニ籠申文於擧中一、加ニ置大東一了、秋除目之時、當夜可レ任レ之、仍即奏レ之、春除目、竟夜可レ任レ之、仍早速雖レ進レ擧、即不レ奏レ之、關白候之時獻レ之、不レ候之時、加ニ大東一、一度返ニ上之一、故實也、又長治二年春例如レ此、　次余召ニ實宗卿一、給ニ院宮內官未給、並公卿子息二合申文等一、仰下可レ令ニ勘申一之由上、此次仰文員數、并明日可ニ勘進一之由了、是例也、　次加ニ大間禮紙一、以レ奥爲レ端、

如例、遂取載令含大間卷之如常、封之、切緒餘、引墨入成文筥、次取出成文、置硯上封之、（其儀如常、以今夜申文葺載去夜束也、件結目顯雖不令見、今夜之結目ノ右際ニ當タル也、）加入大間筥了、成殘之中、無短冊之申文、七八通許、一卷ニ卷籠之、有短冊之三四通、並置之、又轉任勸文、同加置之、次置替筥等、（如例、）指笏進寄、奏之復座、拔笏置右、未引寄硯之前、大束ヲ取寄、如昨日結堅了、進寄奏之、（不指笏、如常、）復座引寄筥等（先是從候之間、卷寄物了、）了、取笏揖退下、今夜任文章生之間、有勸盃、（先是居火爐衝重、）頭光能朝臣勸之、藏人次官基親取瓶子、余招實房給盃如常、（往返賞子也、）今日參入公卿、

余、　大納言實房、　實國、　中納言頼盛、　參議實宗、

無人尤不敵事也、

廿八日、（癸亥、）天晴、此日入眼也、戌四點、人々參集之由、光能告送、（余候直廬也、）卽着束帶、先參御所、相次向陣、直着端座、先是實國卿已下、公卿五六人許在座、余直着之後、令置軾之、次以同官人、仰外記可召之由、大外記頼業參軾、余問文書具否、頼業申候之由、余目之、頼業稱唯退去、次藏人來召、次余召外記、仰筥文、（六位外記、）此後依遲々仰參議、以官人再三催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捧筥文、參列小庭、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代、（路間主殿官人、秉燭前行、例中両夜不參、仍豫仰隆職宿禰了、）筥文列納言之後了、余揖、（納言以下答揖、）直參着御前座、（不留縣上座、如以前兩夜、是關白不參〔之〕作法也、）次實國、宗家、成範、雅頼等卿取筥文、置之着座、參議一人、（實家、）着座之後、主上召、余、（被引寄御簾、如常、）余進着圓座、（如去夜、〔直〕着第一圓座也、）引寄下襲正笏候、次賜大間筥、（被押張御簾、如昨日、）余置笏押筥、取笏參進於簾下、指笏賜筥、引廻退着圓座、置筥於前拔笏、先是見大間結目、（取上見之、）次見成文結目、（如大間、）次置替硯與大間筥、引寄末々筥正笏候、（今案今度强不可引寄末々筥歟、）次賜大束申文、余置笏、右押硯進寄給之、（引廻如恒、）復座置前、引寄硯已下、（大束申文置硯上、引去置之如去夜々、）取笏候、次依仰取出大間、置硯上、以小刀切結、（結目左際ヲ切也、）引拔、（自右方引拔也、）引折、頗捻テ、入硯筥小板下、（其實懷中之、）引取禮紙、自奥卷之入硯筥、取大間置座左、逃右膝繆置之、（寸法同去夜、）居直取笏候、次依仰摺墨染筆、（二卷、）如本置之、先解大束申文結緒、頗緩ク結テ、先取任人注文、（折紙也、被指加大束申文也、）置前、次拔取目錄見之、又披見注文之處、課試文章生、散位所衆、瀧口、院武者所等、不載注文、仍取笏奏事由之處、勅云、可計

任者、余撰出課試申文、（文章得業生菅原長守申文也、）披見之、其狀云、式部丞、修理亮等之間、可被任云々、而直任式部丞、雖其例多非恒例、修理助元無闕之〔上〕、注文被任他人、仍奏此由、仰云、可相計者、予奏云、他諸司助之中所闕只縫殿助許也、（見寄物申文、）可〔被〕任彼歟者、仰云、早可任者、此間實宗卿持參去夜所下勘之院宮京官未給、並公卿子息二合申文等、余取之暫入成文筥了、次余取出在第二覽筥之課試及第勘文讀申、置硯上任之、又讀申大間、懸勾於勘文〔讀申、置硯上任之、又讀申大間、懸勾於勘文〔〕（不注任所、）返入本筥、取申文撤短冊、入硯筥、披見懸勾、注任所、入成文筥、（謂大間筥也、）次任文章生散位之儀同前、（但無申文、）同不被載注文、仍見闕官、奏事由所計任也、

縫殿助正六位上菅原朝臣長守、（文章得業生、）

大舍人少允正六位上源朝臣親資、（文章生散位勞、）

課試之者、長守之外、不載勘文也、抑余招光能、內々示云、不載注文之任官等、申定可示者、直奏事由之上、重又不可仰此由、然而後日沙汰出來之時、執筆之咎難遁、仍爲聞職事之命、所示此由也、主上雖有成人之禮、猶未知食政事、仍後日之過、偏可在執筆之身之故也、近代事不似古昔、關白不被候、職事未練、執筆之難堪、只在今度、進退之間迷是非而已、頃之光能朝臣來云、可被相計候者、依不可點（默カ）止、所計任也、

次上西門院二分代御申文注袖書、（今夜出來申文也、）問在座參議於傍人、召實家卿、（其詞左近中將藤原朝臣、）下給之、仰可令勘申之狀、次任注文不分別五位六位隨便任之、大略任一列官也、先任內舍人成殘申文之中、雖有二分代申文、皆以不入注文、仍自大束之中、撰出任人申文、此中關白二分代無申文、仍招〔頭〕光能問之、申云、依觸穢不被進申文也云々、余案之無申文者、以何可注何年給之由乎、仍重問此由、光能退下、持來請文、臨時內給也、仍尻付注此由、（光能退下之間、且任之、持來請文之時、追注尻付、是忩事之時故實也、）余追案之、關白臨時被申之由、可注袖書歟、如何々々、

內舍人正六位上豐原宿禰公員、（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宮道朝臣式房、（皇嘉門院臨時被申、）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忠康、（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宗廣、従三位平朝臣盛子、安元元年給〔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光直、臨時內給、
豐原朝臣也、而就請文書宿禰、失錯也、子細見
端、
成文及三通之時、取在第二筥自大間筥第三也、申文一
通、解短冊上置前、押折破奥、申文如本巻之、付短冊返入本筥了、成束之儀如
本、取替懐中紙捻之儀、又如例、兩夜束、并今夜成文三通結加之也、
綴結之、隨任次第指添之也、次任諸京官等、所衆、瀧口、
暫不任之、召勞帳之後、可任也、凡載注文之輩申文、一切不見大束
之中、所在僅四五通也、撰出分置座前并硯下等、仍召光能雖相尋、稱不
知之由、余仰可書進之由、光能歸去、此間且任之、持來
申文十餘通、巻籠一禮紙、是又奇異也、申云、親宗朝臣、只今所賜也
云々、凡毎事不足言、件禮紙撤之、入第三筥、自大間筥第三筥也、見合注文、分置了任之、
小內記正六位惟宗朝臣業昌、本局擧、
中務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成弘、行石清水賀茂行幸事所申、
大膳少進正六位上惟宗朝臣成澄、
依爲遷官之者、無尻付、
木工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康政、明法擧、
修理權亮正六位上平朝臣業清、臨時內給、

右京權亮従五位下安倍朝臣資元、
少納言従五位下藤原朝臣仲家、
雖五位已上官、竊先以所任也、
太皇大后宮大夫正三位平朝臣經盛、
件職、大夫權大夫、共有其闕、而不任權大
夫如何、然而任注文所任也、下名次有沙
汰、被加權字云々、公卿官最末可任之、
然而竊以任之、
次武官一列任之、左右衛門尉同任之、此次大間入
日了、廿八之二字也、
左衛門權少尉正六位上平朝臣知康、
右衛門權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基行、
少志正六位上中原朝臣顯基、
自解也、依有本宮、無尻付、
右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元廣、院臨時御給、
少允正六位上橘朝臣公基、伊勢遷宮功、
次余奏事由、召光能朝臣、以男共召之、仰瀧口所衆勞
帳可進之由、光能退下、此間且取出轉任勘文、
在大間筥、被置硯上、顯官申文等置座前、行轉任、任新任、先民
部、次式部、次史、無新任、次外記、自奥端サマニ任之先例也、此中式部

大丞、其闕有一、而新任丞二人也、仍問光能之處、宗成叙爵、仍被任二人也云々、余須元少丞作二人、轉大丞、只任勘文轉一人、任少丞二人、仍大丞一人、少丞三人也、當時大間之面、無失之間不覺悟、後日思出之、然而何爲哉、但又非殊大失歟、又史無新任之者、而猶可行轉任哉否、檢先例之處、延久元年秋有此例、仍行轉任了、各申文懸勾、指成文、皆任了、勘文同懸勾、（每任一人懸勾也、）指成束了、

民部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景敎、

少丞正六位上三善朝臣盛俊、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親基、

式部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資定、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親政、

少丞正六位上平朝臣度房、

左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成擧、

右大史正六位上惟宗朝臣祐重、

左少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保、

右少史

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仲重、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大江朝臣惟景、

任轉任之間、光能持來所勞帳、不加禮紙、仍返給、仰可加禮紙之由、即加之持參、余取之暫置前、行轉任、任新任了、披勞帳禮紙、自奥細卷之、入第三筥、（自大間筥第三也、）先讀申所衆申文、置硯上、（所衆申文徹、短冊置前、）任之勞帳懸勾、（不注任所、）指成文、申文懸勾、注任所同指之、（件所衆申文、望八省丞、余奏事由云、任八省丞、雖多其例、常例猶任諸司允也、如望申可任歟、勅云、可依常例者、仍任左京少進了、）次任瀧口允、左馬之儀同前、忩事之時、先任之後、召勞帳粗有例、然而今度任人不見注文、仍召勞帳之後任之、抑或說先任二所勞帳之後、行轉任云々、共有其例、不可守株、可隨便也、

右京少進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公久、（藏人所、）

左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宗貞、（瀧口、）

次余奏事〔之〕由、仰成範卿云、（當座上首、）人々皆可着座者、即以參着、參議一人不候、（實房之外不候云々、）余云、所下勘之申文只一通也、更不可有程、早可令參者、此間實家卿來申云、上西門院御申文被任了、仍留了云々、余奏外記申旨之處、仰云、追可有沙汰云々、仍所任之內舍人塗墨了、然而召取件申文、（實家召取持來也、）加成殘、依爲被任之者、爲後日之沙汰也、實家着座

之後、余仰云、受領擧人々退レ座了、此間余取二出大
間禮紙一書二受領案一雖二相轉國一皆書レ案也、先書二國
號一次入二任人一如レ例、
攝津、　親房、
伊賀、　經俊、
甲斐、　爲明、
若狹、　師盛、
丹後、　經正、
因幡、　隆淸、
備後、　宗隆、
筑後、　基兼、
肥後、　資隆、
大隅、　爲繼、
次不レ待レ擧、披二置草書於硯上一、移二付受領於大間一、位
階不二覺悟一之者、小々有レ之、問二光能一任二申狀一書了、
此中一兩人有二僻事一、不二覺悟一、任二職事申狀一書レ之間如レ此、至愚々々、
攝津守從五位下平朝臣親房、
伊賀守從五位下平朝臣經俊、
甲斐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爲明、
若狹守從五位下平朝臣師盛、
丹後守從四位下平朝臣經正兼、
因幡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隆淸、
備後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宗隆、
筑後守從五位下中原朝臣基兼、
肥後守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資隆、
大隅守從五位下三善朝臣爲繼、
待レ擧之間、徒無レ所レ作、仍委見二合大間注文一、小時公卿
各持レ擧、先復レ座、更起レ座進、居二余之後方一、余乍レ持二
笏於左手一、以二右手一取レ擧、次第置レ前、硯上、縱、幷三通也、
成範、雅頼、實綱等也、實家逐電退出了、奇恠々々、余置二笏於右一、取二大束申文一、置二第
三筥南邊一、東西妻、押二硯已下一、參進奏レ之、留二御所一、復レ座取二大
束一、如レ元置二硯上一、引二寄硯以下一、次取レ笏候二天氣一、置
レ笏卷二大間一、不レ加二禮紙一、不レ加レ封、入二成文筥一、次取レ笏召二男共一、
藏人參入、問云、五位藏人誰候哉、申云、光雅、基親
等、余云、光雅召ス、卽光雅參來、余仰云、續紙、光雅退
下持二參之一、二卷、置二柳筥一、余取レ之、不レ取二柳筥一、置二座前一、取レ笏候二
氣色一、依レ仰置レ笏取二續紙一、取二勝今一卷一、入二第三筥一了、向二座下一繆置、
端二枚卷二返之一、置レ前、更摺レ墨、依レ薄也、先書二從五位
下一、書二叙人四人一、次書二從五位上一、書二叙人二人一、次書二
叙人二人一、次書二年號月日一、向二座下一、放二端一枚一、殘紙入二

第三筥了、自奥卷之、不加禮紙、入大間筥、成殘申文等、少々加入之所、下勘之京官未給、子息二合等之類也、

從五位上、

平朝臣業忠、

平朝臣光盛、八條院當年御給、

從五位下、

藤原朝臣宗成、

平朝臣親房、

藤原朝臣爲明、

菅野朝臣季定、

治承二年正月廿八日

次取出成文、頗結堅、片匙也、置第三筥白硯第三也、南邊、又取大束、置同所、並置也、共東西妻、大束在北、成文在此南北之條、隨便也、非作法、抑以前兩夜、大束作置本所奏之、頗不可然、長治例如今夜、但彼又非殊失者也、取大間筥置前、硯筥置其跡如常、抑笏押硯已下、進寄奏之、置板敷引廻、小退拔笏候、如下奏闕官帳之儀上、返給之時、指笏進寄給筥、成殘申文等、留御所、又引廻退着座、置筥於前、拔笏引寄大束申文、片鎰結堅、置替筥、先置替筥之後、可結堅也、但是又非指失禮、卽押下之、取大束、不指笏置本座也、進寄奏之、復座引寄筥等、取寄成文、在第三筥南也、置硯上、縱大卷成四五通許引拔、暫置前結堅、眞結、次以小刀、先切去夜結緒、自今夜結緒之下切之、結目左際切也、置刀自下方引拔之、頗引捻、如入硯筥ニテ、指懷中了、次又取小刀、切初日結緒、其儀同前、入懷中了、次卷堅拔取之、申文等指之、自中指之、調文首、突板數、次以小刀切結餘、兩度、引墨、如常、加入大間筥、又置替筥、指笏取筥、深揖退起左廻退下、於殿上御倚子前、授淸書、上卿實綱卿、拔笏退下、直廬脫裝束休息、有撿非違使幷府生宣旨等、光能仰淸書上卿云々、今日亥刻議始、丑刻事訖、近代除書不天曙事訖、未曾有云々、頭中將定能、來直廬勸小饌、此間定能示云、見大間之處、內舍人知房外國了、件男定能所召任也、爲院所衆、近代爲所衆之者、不外國如何云々、余答云、以載勞帳之第一二三者外國、定例也、若〔有〕可拘者、外記不可載於勞帳、又縱載之、必如文章生歷名、可注付其由歟、而載勞帳、又不注所衆之由、執筆爭暗可知哉、早可被問外記者、定能乍在直廬、召賴業、未退出、淸書之間也、問之、申云、一切不知之、催內舍人之使部、皆所〔存〕知也、而於件知房者、更不申爲所衆之由、仍所載勞帳也、淸書之次、可被止也、尤外記之越

度也云々、定能云、自由不レ可レ被レ止、下名之次奏二事由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者〕、賴業稱二可レ然之由一、退出了云云、余今夜猶宿候、今夜任二內舍人外國一之間、定能朝臣勸盃、（先レ是居二火櫃衝重一如レ例、）

今日參入公卿、

余、大納言、（實國、）中納言、（宗家、成範、雅賴、實綱、）參議（實家、實宗、）

廿九日、（甲子）天晴、巳刻、着二直衣一參二御所一、以二女房一仰云、關白不レ〔被〕レ參、於レ事無二便宜一、而多有二驚奏事一、不レ失二儀式一、又執筆無二停滯一之間、早速事終、旁以神妙思食〔者〕、余敬屈、畏申レ之、次主上出御、勅云、經盛可レ任二大宮權大夫一、而任二大夫一了、是自レ院被レ仰之故也、而猶可レ爲二權大夫一之由、今朝沙汰出來、爲レ之如何、余奏云、下名之次、可レ被レ加二權字一也、素直任二大夫一、頗過分也、然而任二注文一任了、今被レ改二權大夫一、尤可レ然々々、又時忠卿參上、以二女房一內々相尋云、中宮當年二分代、不レ被レ任如何者、余答云、於二京官一者、任二注文一所レ任也、而不レ入二注文一、若可レ任者、何漏二任人注文一哉、去年去々年、雖レ有二中宮二分代御申文一、敢以不レ被レ任、雖二自レ今以後一、不レ入二注文一之京官、執筆更不レ能二進退一者也者、是又下名之次、可レ被レ加云々、此後數刻、有二雜御遊一、申刻退出了、今曉淸書了、外記持二來大間成文、硯等、於二直廬一、猶未二天曙一〔云々〕、

〔卅日、（乙丑）天晴、〕

二月〔小〕

一日、（丙寅）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又見二廻造作所一、門二已造畢、雖レ不レ及レ擇二日次一、今日無レ障之日也、仍遣三入自二件門一見レ之、

二日、（丁卯）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奉幣如レ例、但陪膳俄違亂、仍忽召三遣候レ院之行賴一、雖レ申二可レ參之由一、已及レ晚、仍以二駿河權守盛房一爲二陪膳一、件人君達也、著二布衣一、故殿梅宮奉幣、依二幣取闕如一、無官六位、〔著二布衣二〕取レ之、今准二彼例一、爲レ不レ闕二神事一所レ行也、不レ可レ爲レ例、入レ夜雨下、有二小和歌連歌等一、隆信已下兩三人也、

三日、（戊辰）天陰、時々雨下、召三籠侍所司大膳進重俊一、（廿ヶ日、）昨日奉幣分配也、而偏忘却、不レ致二沙汰一、爲レ誡二其事一也、昨日釋奠云々、上卿成範〔卿〕、宰相長方題云云、降レ福無レ疆、

四日、己巳天陰、少納言信季來、給二大間成文一、令レ抄三出公卿給一、即返三上大間成文等公卿一、給二淸書一、追可レ進之由仰了、

五日、庚午天陰、薗城寺僧、於二延暦寺一、〔可〕受戒一之由、被二仰下一、頗有二承伏之氣一、仍〔可〕被レ仰下可レ進二請文一之由上之處、爲二山門一被レ成妨事等、如レ本可レ被二返付一者、申下可レ進二請文一之由上云々、因レ茲御幸必定停止云々、山僧今明猶可レ燒二三井寺一云々、王化已廢、誠是亂世之至也、可レ悲々々、入レ夜密々有二和歌一、經家朝臣已下五六人、今日戌刻、右中將通親朝臣來、以二經家朝臣一示云、只今俄春日〔祭〕使二被二相催一、舞人半臂下重。任レ例可レ申二關白一之處、穢中也、須レ觸二左大臣一也、然而殊有二存旨一所レ申也、但事太倉卒、調豫之條不レ存、只依二存例一、爲レ相二觸祇候之輩一、所二參啓一也者、余着二烏帽子直衣一、出二客亭一謁レ之、暫居二長押下一、然而余頻呼三上之、〔雖二卒爾一可二構調一之由、先以二經家一示レ之、其後所レ謁也、〕通親云、先中將賴實領狀、此七八日以前、忽辭退、其後少將維盛領狀、昨日又辭退、今日申刻、眼前承二勅語一、不レ能二遁申一、所二勤仕一也云々、小時退出了、〔件裝束事卒爾也、强雖レ不レ可二調賜一、爲二氏社事一、聊依レ有二所存一〔可〕調賜一〕也、

六日、辛未天陰雨下、信季作三進公卿給一、不レ入二月日一、可レ入二下レ給之日一故也、亥刻許、送二舞人半臂下襲於春日使中將通親之許一、使二職事信光一、〔衣冠、〕又下家司一人相副裝二平裴一入二長櫃一也、白張單半臂下襲十二具也、此日申刻、奉幣如レ例、陪膳光經朝臣、

七日、壬申天晴、此日春日祭也、使左中將通親朝臣、晩景、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御灌頂一定停止了、法皇還三御本所一〔日來爲二御加行一、御二萱御所一也、〕者、又云、三井寺僧、强不レ對三捍請文一、只山僧不レ論二是非一、依二此御灌頂事一、一定可レ燒レ寺之由風聞、因レ之御幸停止了候由、重被レ仰二山上一了云々、

八日、癸酉〔天晴〕、此日女房密々參二吉田祇薗等一、此日内大臣上表、使少將淸經朝臣、作者前式部少輔敦綱朝臣、淸書權右中辨親宗朝臣、抑、件表、大臣任日有二相違一、以外違失也云々、

九日、甲戌天晴、晩景、歌人七八人許輩會合、密々有二和歌一、亥刻許、分散、傳聞關白室病惱殊重云々、

十日、乙亥天晴、依二忌日一終日念誦、於二法性寺一修二佛事一如レ常、

〔十一日、丙子天晴、申時參二女院一、又見二作所一、

十二日、丁丑、雨下、入夜密々有和歌、隆信朝臣已下四五輩、

十三日、戊寅、天晴、入夜大貳入道法名蓮家宗カ、來、余謁之、數刻談語、是和歌事也、〕

十四日、己卯、天晴風吹、季經朝臣來、談清輔朝臣和歌文書之間事、今曉小童相伴、祖母尼上下向南都、來十六日、可詣御社、又爲見物常樂會也云々、男共一兩、著淨衣在共、依密々也、

〔十五日、庚辰、陰晴不定、時々小雨、終日念誦、〕

十六日、辛巳、天晴、申刻、藏人左少辨兼光、爲關白使來、使基輔傳命云、春日社修造之間、四面可建廻廊之由、大衆上奏、依請被宣下之後、曳地築壇之間、有種々煩、神慮難測事等出來、都停止之條、又非無所恐、進退惟谷、可計示者、兼光又云、明旦依春日社假殿遷宮、下向南都、明後日可歸洛、來十九日參上可承御報、昨日申大相國左大臣等、各未被申左右云々、又相具文書持來、留置之書寫了、入夜返遣之、其次廿日可來之由示之、十九日爲忌日之故也、

十七日、壬午、天晴、今日余奉幣春日社、付小童參詣之便也、仍今日神齋、於小童者、今日衰日、仍去夜參詣云々、又女房姫君等〔等〕幣、同今日所奉也、入夜小童歸洛、七日雖有太白方忌、依先例不忌避之、此日假殿遷宮云々、仍旁神齋也、

十九日、甲申、天晴、此日遠忌也、午刻參女院、御堂、未刻、講演始、導師眞圓律師、眞言供養、覺智法印依所勞也、余佛經一度供養之如例、事終被行恆例舍利講、此間邦綱、資長、雅頼等卿參候、論談之人々退出、女院還御御所、

余歸宅即湯治、風病今日殊增氣、

廿日、乙酉、天晴、未刻、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職事等可注進宣旨目錄之由、有勅定云々、又云、來月廿二日、春日行幸、同廿七日、日吉行啓云々、右將軍任大納言、即可任內大臣之由、閭巷謳歌、但謬說歟云云、〔申刻、少納言信季來、申條々雜事、〕

廿一日、丙戌、天晴、申刻、左少辨兼光來、呼簾前、示先日報旨、其趣、此事須衆徒上奏之、初有沙汰被宣下也、依請被仰下之後、無指靈告、被仰可停止之由之條、似無沙汰之首尾、猶被遂修造事者、又神慮難量、此上事以人意難計申、且祈請本社、且訪卜筮、隨其狀可有計沙汰也、兼又衆徒申

有靈夢之由、可注進其狀之由、可被仰下歟、
〔廿二日、丁亥、天晴、自去十八日、至今日浴、〕
廿三日、戊子、天晴、自今日止湯了、今日季御讀經結願云々、
〔廿四日、己丑、終日雨下、召侍醫頼基、針齒下、〕
廿五日、庚寅、陰晴不定、戌刻、神心不快、溫氣出來、終夜惱亂、今日外記來、催來月廿二日春日行幸、申所勞之由了、
廿六日、辛卯、天晴、前馬權頭隆信來申云、俊成入道內々申云、和歌事殊有御沙汰之由承之、返々所庶幾思給也、有召者雖出家之身、夜陰參入、更不可有憚云々、是先日余褒譽彼入道之趣、語隆信朝臣、以件旨令聞俊成入道云々、余即此道事、殊可示合之由〔云〕遣了、今日外記來催云、來月三日、可有仗議、伊勢事也、申所勞之由了、
廿七日、壬辰、天晴、未刻、隆信來示俊成入道返事云、如此蒙仰、此道〔之〕面目、何事過斯哉、更非申限、隆信還向自熊野八條院御共、來月六日可參詣云々、之時、以件朝臣爲先達、必可參入、殊恐畏申云々、
〔廿八日、癸巳、天晴、〕
廿九日、甲午、雨下、此日法皇入熊野精進屋給、

三月〔大〕

一日、乙未、終日雨降、申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依疾不出逢、以職事信光申云、今上皇女、可被卜定賀茂齋王、而今年二歲、被問例之處、二歲三歲共有例、可就何例哉、可計奏者、下官奏云、二三歲各有其例、吉凶之間、又以同前者、年來不被置齋王、叙情無聊、適皇女誕生、縱雖無例、只以早速可爲先、何況於有先規哉、就二歲例、今年可被卜定、不可及異議者、大相國、左相、下官被問三人云々、
今日光能持來例、
齋王〔齋院〕卜定年齒例、
二歲例、
恭子、延喜第三皇女、齋院、
延喜三年二月十九日、卜定、同十五年五月五日、
依母氏事退出、
恂子、上西門院〔也〕、齋院、
大治四年四月六日、卜定、天承三年六月九日、依

レ病退出、
功子、今上皇女、齋宮、
治承元年十月廿日、卜定、
三歳例、
尊子、冷泉院第二皇女、母女御懐子、齋院、
康保五年七月一日、卜定、天延三年四月三日、
依二母氏事一退出、
恭子、爲平子、齋宮、
寛和二年八月八日卜定、寛弘七年七月一日、
依二父親王事一退出、
馨子、後一條院皇女、齋院、
長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卜定、同九年四月十七
日、依二後一條院御事一退出、
媞子、郁芳門院、齋宮、
承暦二年八月二日、卜定、應徳二年九月廿二
日、依二中宮御事一退出、
〔二日、丙申天晴、〕
三日、丁酉天晴、早旦關白被レ向二宇治一、依二一切經會一也、
源中納言雅頼一人候レ座、舞中間退出云々、
〔四日、戊戌雨下、入レ夜關白歸洛、〕

五日、己亥雨下、今曉法皇令二進發一給云々、資賢、兼雅
等卿、候二御共一云々、八條院自二去二日一始二熊野精進一
給、明曉可レ有二御進發一云々、
六日、庚子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談云、春日廻廊事、
被レ行二御卜一之處、官寮共申下被レ立二廻廊一不吉之由上、
仍可二壞退一之由、雖レ被二仰下一、衆徒敢不二承引一、仍召二
別當、權別當〔於〕殿下一、被レ仰二子細一云々、依二此事一行
事有二猶豫一云々、又云、中宮日吉行啓、不レ可レ有二山僧
賞一之由、法皇令レ申給、依二此事一行啓又有二〔猶〕豫一
云々、又云、春日行幸、社舞拍子、先例公卿取レ之、而今
度宗家卿服暇之間、被レ仰二實國卿一、辭申、實定、實家
等服暇、仍可レ及二殿上人一、永保政長朝臣取レ之例云々、其外春日行幸、無二殿上人取レ之例一云々、
而少將隆房望申、定能、泰通共上臈也、各重代也、隆房
以下非二重代一之下臈上致二此望一、亂望之甚、無レ物二于取一
レ喩、父大納言教訓歟、但法皇及關白、可レ及二殿上人一者、定能
可レ取之由、有レ仰云々、隆房之望、人々爲二希異一云
云、
〔七日、辛丑天晴、〕
八日、壬寅天晴、中將參內、騎馬共人二人、殿上人一人、
隨身布衣、衛府二人在レ共、中將直衣、

九日、癸卯微雨下、參二女院御方一、申二經家朝臣執臣辭退事一、仰云、可レ仰二基輔朝臣一者、

〔十日、甲辰雨下、源中納言來語來談、又佛嚴聖人來、〕

十一日、乙巳天晴、巳刻、興福寺衆徒、以二所司一示二送廻廊之間事一、副二奏狀案幷夢記等一、雖レ責下可レ出二請文一之由上、不二承引一、只以レ詞答レ之、其趣沙汰之時、可レ存二此旨一云々、〔長光入道來、〕今日召二基輔一、仰二女院執臣事一、

十二日、丙午天晴、或人云、二位中將基通、去比參二詣賀茂一之間、逢二經盛卿一、頗有二喧嘩事一、經盛參二向彼家一、謝二遣不過之狀一云々、

〔十三日、丁未天晴、今日心神不快、仍湯治、其後有二小減一、自二今夕一、以二智詮阿闍梨一、加二護身一、〕

十四日、戊申陰晴不レ定、返下送先日所二借取一之大間成文於左大將之許上了、堀川左府大間成文也、

〔十五日、己酉雨下、〕

十六日、庚戌天陰風烈、頭中將來、問二春日行幸之間條々事一、又云、此間禁中頻有二御作文一云々、

〔十七日、辛亥陰晴不レ定、〕

十八日、壬子陰晴不レ定、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依二湯治之間一不レ謁、以二國行一傳二綸旨一云、近日可レ被レ下二新制一、其間事可二計奏一、保元制符之中、加二取捨一可二言上一云々者、被レ副二下件制符一也、余返二付件制符一奏云、如レ此大事、全不レ因二官位之尊卑一、只仰二有識元老之輩一、令二議奏一者例也、小臣不レ堪二其器一、早可レ被レ奏二此趣一者、光能示云、可レ奏二此由一、但重猶被レ仰歟、於二此制符一者、御覽之後、可二返預一云々、仍慾留了、書寫翌日返遣了、

十九日、癸丑及レ晩雨下、今日春日社、還二本社一給、仍二神齋先例一也、余至二于今日一、七箇日湯治、風病聊有レ減、今日關白送レ書云、明日女房可二着帶一云々、懷妊、殊有二所存一所レ申也、若可レ然者、可レ有二恩賜一云々、申二可レ進之由一了、

廿日、甲寅雨降、及レ晩季經、賴政、盛方、資隆、又常祇候男共會合、百首和歌、初度披講、立春五首、初戀五首、如レ此每十箇日、可レ講二題二首一也、六月可レ終也、今日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爲二關白使一來、卽獻レ帶、納二手筥一、懸二子掩レ蓋、是不レ知二先例一、而建春門院、給レ帶之時如レ此〔也、〕思二被例一所レ爲也、白生絹長一丈二尺、六重二折、帖之、裹二白薄様一、有二下繪一、畫二小松貝等一、有二洲濱一、其上下ヲ押折也、經家朝臣取〔レ之〕歸參了、以二女房二條殿一、無レ障人也、傳二給之經家一、依レ非二疎遠之者一也、

〔廿一日、乙卯雨下、雷發聲、午時、〕

廿二日、丙辰天晴、此日春日行幸也、卯刻出御云々、左大將雖㆓服暇㆒供奉、路頭右大將不㆓供奉㆒、四位舞人、中將清通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等云々、關白乘㆑車供奉云々、

廿三日、丁巳天晴、午刻、源中納言來云、明後日可㆑參㆓詣伊都岐嶋㆒、其歸路之便於㆓美作勝間田湯㆒、可㆑治㆓風痺㆒、來月廿日比、可㆑入㆑京云々、入㆑夜行幸還御云々、

廿四日、戊午天晴、賴業、隆職等、注㆓送行幸賞㆒、

法印信圓、別當敎緣讓、權別當玄緣、追可㆓申請㆒云々、

法橋善繼、行事官賞、法皇還向之時、可㆑被㆑行云々、

入㆑夜燒亡起、自㆓七條高倉西㆒、及㆓朱雀南北五六十町㆒、殆類㆓去年之災㆒云々、公卿家多遭㆓此難㆒云々、

廿五日、己未時々雨下、入㆑夜大風、訪㆓源納言㆒、依㆑遭㆓炎上㆒也、物詣停止云々、

廿六日、庚申天晴、時々風吹、史來云、明日可㆑被㆑行㆓列見㆒云々、

〔廿七日、辛酉天晴、〕

廿八日、壬戌天晴、頭定能來云、春日行幸之間、左大將ハ懸㆑綏、不㆑負㆓胡籙㆒、取㆑笏被㆑參㆓關白宿所㆒、又寺司賞不㆑被㆑仰㆑官、此兩事人爲㆑奇云々、今日法皇、自㆓熊野㆒入洛給云々、

〔廿九日、癸亥天晴、〕

卅日、甲子天晴、未刻、隆職宿禰來、召㆑前尋㆓仰雜事㆒、依㆓先日尋召㆒、持㆓來代々新制㆒、長保以後也、今夕百首〔會〕第二度、兼、忍、戀、賴輔、賴政等、朝臣已下、七八人會合、有㆓當座會連歌等㆒、三更分散、

應永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夜丑一點、於燈本書寫之畢

內大臣

可㆓校合㆒

〔九條本奧書〕〔治承二年戊戌春夏秋此一冊墨付百貳拾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跡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四月

三日、丁卯天晴、頭中將來、祭之間事、幷明後日祭除目等事奉行云々、又長光入道來、

六日、庚午天晴、早旦隆職注ヲ進聞書ニ、右大將宗盛任ニ權大納言ニ、按察資賢還ヲ任中納言ニ、此外無ニ殊事一、

八日、壬申天晴、依レ當ニ神事ニ、公家中宮無ニ灌佛ニ、院已下出家、所在之以ニ隨身一進ニ布施ニ、院、女院、八條院、午刻、左衞門權佐光長來、傳ニ關白命一曰、來廿六日、若君可レ加ニ元服ニ、令ニ光臨一哉者、申ニ承了由一、中御門中納言來、隔レ簾謁レ之、

九日、癸酉天晴、此日梅宮祭也、仍レ爲ニ神事ニ、但依レ當ニ衰日一不ニ奉幣ニ、是定之後、去年冬初度祭也、而依ニ服假一不ニ奉幣ニ、今度又當ニ衰日ニ、兩度共不レ修ニ由祓ニ、是寂初修ニ由祓ニ、有レ憚之故也、治暦京極殿待祭レ之、當ニ吉田有ニ奉幣ニ、今度可レ遂ニ彼例一也、此日侍醫丹波頼基、任ニ施藥院使ニ、依ニ憲基讓一也、昨日被レ下ニ宣旨ニ、今日到ヲ來官ニ云々、此職雅忠朝臣以後、代々多以讓ニ丹家醫等ニ、所ニ拜任來一也、典藥頭定成、以ニ其子主税頭定長ニ、可レ令ニ申任一之由、再三訴申云々、然而不レ被ニ許容ニ云々」

十日、甲戌雨下、百首會第三度、櫻、初遇戀、歌人十餘人會合、依ニ目所勞ニ、自ニ今日一三ヶ日修レ祓、毎日七ヶ度、陰陽師時晴、

十三日、丁丑天晴、此日有ニ小除目ニ、中宮權大進藤光綱、重頼辭退替、今日未刻、大外記頼業來、召ニ簾前一仰ニ雜事ニ、今日午刻、典藥頭和氣定成來、女房頭加ニ灸治ニ、依レ痛レ齒也、給レ祿、御衣三領、重、單、降レ庭一拜而退出、今日御渡延引、可レ有ニ廿六日一之由、仰ニ信季國行等ニ了、

十六日、庚辰天晴、此日新造家御祈、幷御裝束始也、家司季長朝臣、衣冠、職事國行等奉行、依ニ略儀一當日不レ召ニ勘文ニ、

　不動法、法印全玄、伴僧六口、觀音經御讀經、六口、最勝講、三口、

十九日、癸未天晴、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今日召ニ藏人大進基親於院ニ、有ニ被レ尋事ニ、是僧事之間、十僧第一以不レ可レ任レ之者、叙ニ法橋一之間事云々、又云、去臨時除目之時、以ニ五位一被レ任ニ陰陽屬ニ、雖レ無ニ先例ニ以ニ唯據例一、諸宮屬以ニ五位一任レ之、被レ任了、是不レ可レ有ニ其難一之故也云々」

廿日、甲申天陰、此日百首和歌第四度、郭公、後朝戀、季經、頼政朝臣已下、七八會合、未刻、自ニ賀茂松尾等社ニ、送レ葵如恒、

廿一日、乙酉天晴、此日祭也、近衞使右少將通資朝臣、中宮使少進藤尹範、馬寮左馬權助源國行、內藏助安陪晴光等云々、山城介不レ知ニ其名ニ、院有ニ御見物ニ云々、余不ニ見物ニ、

廿二日、丙戌、朝間雨下、依目所勞、召陰陽師三人、（時晴、泰茂、憲成、）修百度祓、各給長絹一疋、申刻、源中納言來、酉刻、定能朝臣來、共數刻言談、

廿三日、丁亥、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依目所勞不謁之、使季長朝臣傳勅云、新制事、猶保元宣下之中、抽要樞可令計奏者、申云、重仰不及遁申、但何必限保元一代哉、若漏彼制之事、縱雖有違犯、不可被下法歟、於理不可然、須尋召長保以後代々制符、官底、及彈正、檢非違使等、其外又尋搜當時之亂法等、可有取捨歟、但是呈愚案於聖聽〔之〕許也、猶限保元可計奏者、可在重勅定者、此夕藏人右衞門尉家實、（左少辨初參、兼光男、）余召簾前、雖不可必然、爲思祖父納言之所聞也、

廿四日、戊子、依目所勞減、參新所、作事成了、

廿五日、己丑、天陰雨下、頭中將來、邦綱卿來、新宅見廻作事、目病今日頗增氣、仍及晚向新所、

廿六日、庚寅、天晴、此日關白息（生年七歲、）元服、幷余新造九條亭移徙也、自早旦至申刻、於新宅催役懈怠見廻、裝束之後歸家、

元服儀、

申四點、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內藏人正四位下束帶、）爲關白使來、剋酉剋守彼時、可渡坐者、答只今參向之由、酉刻、余着束帶、（蒔繪劔、紺地平緒、）向關白第、（中御門南、烏丸東、松殿是也、以西爲禮、無對屋、）頭中將定能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等連車、前驅八人、（束帶、）隨身褐衣如常、秉燭之後到彼第、於西門外擡放車牛、（大饗臨時客之時、尊者車向門中心立之、自餘之時、不必然者也、）量公卿着座之程、暫相待之、此間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參會門外、（爲伴余所參會云々、先例不必伴公卿、仍余不招人々、）相共入門、昇自中門廊、欲着座之處、諸卿未着訖、余佇立中門廊、着座之後、余經中門廊、透渡殿等、昇寢殿西廣庇南面長押、（依所便用南面長押也、）入自寢殿南庇、西面妻戶、經殿上人座上、幷奧座後等、着第一茵座、（東京茵、）次居主客前物、先余、（手長資泰朝臣、（上﨟、）折敷高坏四本、（飯素居之、））次主人、（手長季長朝臣、（下﨟、）折敷高坏三本、（飯素居之、））諸卿殿上人等饌、兼備辨之、（諸卿各折敷、高坏四本、殿上人机、已上飯兼居之、）嘉承例也、次初獻頭中將定能朝臣、起殿上人座、取盃經簀子、居主人座下方、（連座之時、居座上例也、而此座之時、或又如此、是先例也、就中爲便宜所爲也、）取余續酌、依勸之、（瓶子藏人右衞門尉藤家實、）主人取盃、定能取續酌、擬下官、々々置笏本座、頗居寄、主人同居寄、其間一間也、受盃、定能取續酌退起了、巡行、次居汁、（主客手長同前、大納言已下、五位諸大夫、役之如常、）居了申上主人下著、余以下從下、次二獻、右宰相中將實守卿、同經簀

子、欲進寄主人上方、而依被目、來居余座上勸之、瓶子右〔兵〕衛佐經仲、余雖固辭、依再三被相讓受盃、此間實守起座、須余放盞之後起也、而余依篤、可擬主人之道、忩起也、乍居進寄擬主人、々々受盃、目隆季卿、在奧座、隆季經余後、進主人前、拔笏賜盃、還座巡行、次三獻、別當忠親卿、居主人上勸之、瓶子民部權少輔宗雅、巡行如恒、次可著汁菓子等、而被略歟、次關白召人、鳴笏、人々召次之、家司左衛門權佐光長參上、主人被問時、光長退下、歸參申到之由、被仰下次第事、可忩行之由、光長退下、次藏人五位三人、撤座上掌燈、件燈在第二間西柱下、次置圓座二枚、木工權頭信國、中宮權大進光綱等役之、置余座上間、如常、次置雜具等、先侍從家俊取冠、置柳筥、經簀子置同座右、次侍從忠季忠親卿子、取泔坏、置圓座左、次侍從兼經忠雅公子也、取櫛巾、置中央、次若君總角爽形如常、赤色細長束帶也、經寢殿西廣庇、并南簀子等、入自當間、着奧圓座、南面、先是中納言兼雅卿起座扶持之、次指燭〇指恐脂誤、下皆倣此二人、侍從兼宗、(忠親子、)侍從兼忠、(雅賴子、)經同路進、居若君左右、次諸大夫二人、持參替脂燭、各折敷居土器、盛脂燭十筋許、置指燭役人前、次理髮頭中將定能朝臣、解劍撤笏、共置本座、延久二條殿元服、理髮俊明卿、(予時四位少將、)置劍笏於欄下之由、見匡房記、久安兼長元服、爲通朝臣、解置座、取笏參上、今度、忠親卿造進次第、載可取笏之由、而關白被執可撤笏之由、仍從其趣、又叶延久例耳、經簀子入自當間、着南圓座、奉仕理髮、甚以早速、人謂

以有情、訖、退居簀子、當間西邊、次余拔著取笏揖起、經座上着理髮圓座、無揖、置笏於右、取冠儀額、理髮素入巾子也、引入巾子緒於巾子、取髮搔入額、左右各一度、返置髮搔、取笏不揖、起經本路、復座揖之後、如本立著置笏、次理髮又人か參進理髮、如本帖櫛巾退下、次脂燭人前行、冠者起座、兼雅進寄扶持、經櫛巾西并本路、入曹司了、相次關白起座、被向曹司方了、次初役人撤雜具、次撤替脂燭、先可撤圓座歟、次撤圓座、次如本擧掌燈、次敷加冠座、圓座跡也、先季佐一人取疊敷、次長經敷龍鬢、次以政敷錦茵、次資泰朝臣取打敷參進、敷其座前、次供加冠前物、折敷高坏十二本、二重居之、可尋役送諸大夫、如常、次關白復座被目余、余進着加冠座、或敷座末居前物之前、移着、共有先例、只可隨主人氣色事也、次隆季卿勸盃、居樣如定能朝臣、瓶子藏人大進基親、關白被讓余、余再三固辭、如此及數反、仍余遂受盃、此間隆季起了、不復座、退出了歟、擬關白、々々擬邦綱卿、件卿經余後、如隆季路、巡行如常、次藏人頭光能朝臣進簀子、冠者敘爵之由、於關白依命、經座末就余座下、仰云、藤原師家、敘正五位下者、光能退下之後、余召辨、候座人々、傳召之、辨候殿上人座也、右中辨經房朝臣來、就座下、余仰云、藤原師家、敘正五位下、可傳仰內記者、經房微唯退下、

仰内記歟、可尋之、次光長來、告宗家、家通等卿、可取贈物之由、卽兩卿起座、先宗家卿取劔、納錦袋、紫檀地螺鈿劔、水精柄付、紫淡平緒、經簀子入自余座次間、置余前下方、次家通卿、取女裝束、濃打衣、織物、蘇芳、匂(下濃)五重、檜重之濃袴、地摺裳、赤色唐衣、同置之、次引引出物馬二匹、一廻之後、鞦、秉燭等如常、於中門内、前驅行賴邦業等取之、此間經家朝臣宗雅等、取余送物退下、先例爲子息之公卿、受取之、今度無之、又須定能朝臣取也、而爲理髮給祿之人、更歸不能取加冠祿、又宗家雅賴卿、可取歟、而宗家卿、取本所送物、(嘉承宗忠卿取之例也)不可兼行、仍用殿上人、如此事只可隨便宜也、先是給理髮祿歟、不見及、又預饌歟、同不見及、次余拔著揖起座、經本路退出了、贈物等自本所納長櫃、送之、于時亥刻、

移徙儀、

歸家之後、家司少納言信季入之、主稅助安陪時晴朝臣、勘申日時、今月今日、時亥、入覽筥以女房傳覽、余見了返給、信季率陰陽師、先以參新所了、御裝束行事、季長朝臣、先參新御所、辨備御裝束了、歸參此殿、爲勤前驅也、須候新宅、而依四位前駈不足所點也、寄出車、季信寄之、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右兵衞權佐盛定等車也、皆殿上人也、出車一兩、別侍二人、着布衣副之、女房十二人、白袙、濃打衣、靑朽葉唐衣、白褶裳、濃袴、此間頭中將定能、來自禁裏語云、關白相伴大夫參內、每事如例、下禁色宣旨了、所參也云々者、

次輦車、頭中將寄之、檳榔毛車、下家司六人、着衣冠引之、前驅等取松明居庭上、先余乘車、次夫人姬君等乘之、夫人持尺鏡、裏入樺、當胸持之、車後不出衣是例也、懸牛遣出之、車副四人如常、

路頭行列、

先居飼舍人、　次前驅八人、四位二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

次番長騎馬、無一員、　次余車、

次下﨟、隨身、雜色等、

次中將車、雜色二人、取松明前行、散位邦業、騎馬在車後、

次頭中將已下、殿上人車、　次出車、

次雜仕車、

須出車後有殿上人車、而行事兼不仰之間、行列違亂、余後聞此由、

到新所西門、於門外舁放車、引入門內、砌下前驅取楊立車、頭中將持來履、余自卷簾下車、卽垂簾、依女房乘之、立轅外、中將同立余後、殿上人前驅等、列居庭上、黃牛引向立之、近衞官人二人引之、時晴進余前反閇、更引入黃牛於中門、次時晴、次四位前驅二人、季長、光經、取松明前行、次余、衣冠不帶劔不持笏、是(可)依略儀也、次中將、衣冠不帶劔、次車、下家司引之、殿上人等、相從車後、前驅先以入中門、列

具ニ水火童女ニ之時、不レ可レ有下移ニ付松明ニ之儀上、而東家渡之時如レ此、依ニ古例ニ為ニ今度所レ用ニ此儀一也、

庭上ニ、此間五位家司行頼、於ニ西階邊ニ豫儲候、以ニ布脂燭ニ、燃ニ付季長朝臣所持之松明ニ、昇レ自ニ西階ニ、入ニ寢殿西面妻戸ニ、燃ニ付塗籠燈爐ニ、自ニ北面ニ退出、次時晴返閇了退下、國行取レ祿賜レ之、白褂一領、次余昇レ自ニ寢殿西階ニ、定能朝臣取レ沓、入レ自ニ同西妻戸ニ、中將相次昇レ自ニ同所ニ、宗雅取レ沓、次寄レ車、頭中將以此中將寄レ之、女房姫君等、下レ車之後、引ニ出出車ニ立ニ車宿ニ、三ケ日以後撤ニ裝束ニ、次於ニ寢殿南面ニ供ニ五菓ニ、兼居ニ便宜所御厨子ニ、女房勤ニ陪膳ニ、小臺一本居ニ五菓及箸臺箸等ニ、松、柏、干栗、生栗、橘等也、中盤居ニ酒盞、片口、銚子ニ、入レ酒、已上女房三人役レ之、余先各一菓含レ之、女房中將等、各一箸傳給、令レ食レ之、先例也、次余飲レ酒、以ニ同盃ニ傳ニ中將ニ同飲レ之、女房不レ飲レ之、或召ニ別盃ニ云々、今度依ニ吉例ニ不レ用ニ其儀ニ、次罷出了、預贄殿三ケ日以後、可レ埋ニ生氣方ニ、南、次余出居ニ上達部座ニ、家司少納言信季申ニ吉書ニ、美濃國御封解文、用ニ文杖ニ、余見了返給、信季取ニ副杖ニ退下、於ニ侍所ニ成ニ返抄ニ、下ニ々家司ニ云々、次於ニ常御所ニ、寢殿東面、贄殿供ニ御膳ニ如レ常、人々退出、

今日女房、衙重廿前、侍所隨身所、政所等儲饗、皆政所勤レ之、

不レ儲ニ公卿殿上人饌ニ、寂略儀也、

今日中將宿仕、今日前驅衣冠也、

廿七日、辛卯、天晴、見ニ廻家中ニ、今日中將歸ニ參女院御方ニ了、

廿八日、壬辰、終日甚雨、入レ夜不レ止、至ニ于今日ニ、僧尼不レ入ニ家中ニ、又女房猶着ニ濃袴ニ、一夜之儀、雖レ不レ可レ然、東直盧渡之時如レ此、爲レ遂ニ吉例ニ、内々事所ニ忌避ニ也、又故殿御渡等、雖ニ一夜之儀ニ、尙如レ此云々、

廿九日、癸巳、辰刻以後、天晴、今日始御掃、又埋ニ五菓於吉方ニ、生氣方南也、返ニ給黄牛於本主ニ、牛童給レ祿、女房等改ニ着紅袴ニ、僧尼服者參入不レ憚レ之、今日行ニ幸法住寺殿ニ、法皇依レ欲レ謁レ帝、僞稱ニ御方違ニ云々、

五月

一日、甲午、天陰、移徙之後始出行、直衣、網代車、隨身布衣、常密々參内也、是略儀也、先參ニ法住寺殿ニ、今夜行幸、參ニ御前ニ、法皇、聖主、御ニ于一所ニ、小時參ニ女院ニ、即歸レ家、秉燭之後、女房相共還ニ渡南家ニ、依ニ日次宜ニ也、其儀女房、姫君同車、余網代車也、車後出レ衣、牛童遣レ之、余乘ニ中將車ニ、中將同車、前驅四人、布衣、女房車在レ前、余車在ニ其後ニ、次出車二兩、季信、盛定、各副侍如レ常、又出ニ色々衣等ニ、中將今夜歸ニ參女院ニ了、今日依ニ吉日ニ、於ニ新宅ニ始行ニ祈等ニ、河臨祓招魂祭、已上時晴朝臣、奉仕之侍爲レ使、仁王講、於ニ御所ニ行レ之、僧三口、今日恒例春日奉幣也、仍過ニ其尅限ニ、所ニ始行ニ也、須レ用ニ

高座也、而忽以不候云々、仍用平座、(半帖、)傳聞今日於院殿上人等亂遊、又白拍子、女童部等參入、於御前舞云々、末代事不可云是非歟、

二日、(乙未、)天陰雨下、今夕行幸、還御云々、

八日、(辛丑、)天晴、時晴來申天變事等、卅年以來未見、頗重變也、

去四月五日己巳、晴、寅時歲星犯牽(ニカ)牛、

天文要錄曰、卜偃曰、五星守犯變葛牛星、諸侯淫亂謀君、不出二年、

郗萌曰、五垂牛星者、天下有水、貴人之世、未於道路、刑州曰、五星犯守合乘牛星、天下有大喪失地、天子大戰不出二年、陣卓曰、歲星守留牛第二星、經八十日、五聲不收、民疾病多死、

申刻參內、參御前、被取出近日密々御作文等、此中御製相文、云宸筆、云文體、尤足稱美、仍乍恐、三兩懷中、退出了、

十日、(癸卯、)天陰、此日百首會第五度、(五月雨、遇不遇戀、)歌人十人許會合、尤有興、須去月晦日講也、而依新所及于今日也、

十四日、(丁未、)天晴、未刻、左少辨兼光來、仰云、春日社廻廊間事、可被遣哉否、可計奏者、(持來文書一結、)此事先日爲長者沙汰、被問人々、有御卜、(余申可有御卜之由、)依其趣不快、不可造廻廊之由、被宣下了、而衆徒重奏猶可被造立之狀、因之被問人々者、余奏云、先日長者被尋問之時、申子細了、(可祈請本社之由也、)其後有軒廊御卜、被宣下不可建廊之由了、而今大衆強奏此旨、(可被造廻廊之由、有夢想云々、)此上左右、更不能計奏、宜在勅定者、兼光云、人々一同申此由、左大臣、左大將、中宮大夫、中御門中納言等云々、此外兩相國、藤中納言、未相尋云々、此次語云、一昨日(十二日、)夜、於初齋宮御在所、(一本御書所、)近邊有射致狐之者云々、

今日主稅頭和氣定長(定成子、)來、問醫道之事、其才不堪于上口、尤可歎美、

十五日、(戊申、)雨下、源中納言來、談雜事、自是參院供花云々、

十六日、(己酉、)雨下、未刻、左少辨兼光來、傳勅語云、初齋宮御在所、(一本御書所、)近邊有射致靈狐(彼宮稱之白專女、是尊崇之神、)之者、何樣可被行哉、(副本宮奏狀、幷延久四年例等、)

其間子細、去十二日夜、於彼御在所近邊、下人等納涼、(中隨及兵士等云々、件兵士賴政朝臣郎從、前瀧口競之所從云々、)此間有走渡其前

之者、雖不分別何物、競之所從、取弓矢欲射之、于時中臣等云、此邊習以狐爲神、荒涼不可被射之者、乍聞此狀、猶放矢、（其尻角木被云々、）其矢雖當物無叫聲、射丸自取矢云、此矢尻土不付、爰知當物歟、而又無物聲、非無所疑云々、翌日十三日、午時許、御在所東町、（作荒殿所、）叢中靈狐一死、（彼宮以死詞稱直云々、）奇而加撿知之處、更無疵、只自尻下血頗出云々、其首向巽、（文云、狐雖向莫口、疑靈神歟、尤可恐云々、）思慮之所及、去夜令射殺歟、就中其所當矢前云々、次第如此、件日（十三日、）自本宮注狀、付官奏聞、仍被問例之處、延久四年、於伊勢齋宮邊、大和守有資三男、（齋宮御乳母子、）依射殺靈狐、度々有沙汰、遂被處遠流、（閏六月沙汰出來、十二月有流刑、）彼度雖無見所死之人、證據多出來云々、（已上兼光語、）

申云、先於官底被問下手、及證人等、以其狀被勘罪名、宜候歟、縱改無事疑、一旦可被問、是沙汰之至也者、兼光云、前相國申云、於使廳可被問、左大臣申云、一切不可被問、無事疑、可當罪名者、相國申狀、如下官申旨云々、此次又語云、最勝講不被請延暦寺僧徒之間、大衆蜂起云々、此事依法

皇仰云々、自內再三被申云、實寛、全玄等、勤院內御修法、各候擅所、今至于顯宗有此事、甚不可然、又無詮云々、然而猶不可被請之由、有院仰云々、

十七日、（庚戌、）雨下、參女院御方、山僧蜂起、依最勝講不被召延暦寺學徒事也、

廿日、（癸丑、）天晴、百首會第六度、（月祝、）會者七八人許、自今日被始行最勝講、山大衆訴申不被召學徒之由、（注折紙、）光雅參院奏之、仰云、抑留御灌頂事、奇恠思食之故云々、

廿一日、（甲寅、）天陰、此日最勝講第二日、并賑給定也、未終參內、衆僧着座之間也、僧着了、余着御前座、次第如恒、朝座講師、律師藏俊、問者薗城寺公雅、問答之間、頗有執論事、是講師答小乘論義之故也、證誠覺智成敗云、嚴重御願、進小乘論義甚以（奇カ）恠、古來被答事也、但近世之間、多以備御願、何況被置八宗之時、於俱舍宗者被屬法相了、今法相之英才、何被滯停哉云々、藏俊頗有鬱色歟、朝座了着殿上、付頭中將定能朝臣、奏事由、仰右少辨光雅、令搥鐘、出居着座之後、着御前座、散花之間退下於仗座、定

賑給使事、執筆參議家通卿付光雅内覽奏聞了、下外記、起座參御前、先是夕座了、拜龍顏退出、

廿四日、丁巳此日最勝講結願也、被下阿闍梨宣旨云、

廿五日、戊午陰晴不定、覺乘得業來、和泉國春木庄、永可爲春日社領之由、成政所下文、賜正領有雅了、」

廿九日、壬戌此日有復任除目云々、

卅日、癸亥天晴、百首會第七度、草花、旅、有當座會、

六月

二日、乙丑陰晴不定、參新御所、女院同覽之、又女房等行向也、

五日、戊辰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來仰云、新制之間事、不可限保元一代之由、申旨尤可然、且尋見代々制符、且當時亂法事、相計可奏者、申承訖之由、今日參内、先日所下賜之御卷物、終書功所持參也、頗有叡感、又被取出御手本等、此間關白被參入、御本等暫被取置、關白、余共候御前、被取出御作文、兩三度兩人共見之、小時關白被參中宮御方了、其後更取出御本等下宸筆寫之給、余又依勅給薄樣寫之、兩本共恩下、及晚退出了、

六日、己巳天晴、午刻、典藥頭定成參入、召前問醫家古實等、此次語申云、中宮御懷姙、二月可有御着帶、當五ヶ月、豫來廿八日之由風聞、定成承其間事云々者、

八日、辛未雨下、午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相逢申新制條々、注別紙付之、光能朝臣云、今日可被仰含入道相府之許云々、

十日、癸酉天晴、百首會第八度也、紅葉、述懷、會者七八人、有當座歌連歌等、此日有小叙目、關白大夫、任左近權少將、任、又邦綱卿子叙爵、年四、平相國入道爲子、未加首服云々、今日返給内大臣上表、使少將清經朝臣云々、」

十一日、甲戌天晴、午刻參内、被召御前勅語云、來十七日可有密儀作文、公卿可獻詩、延久例云々、

十四日、丁丑陰晴不定、時々小雨、此日女院渡御新造御所、密々御幸也、非移徙之儀、自造營之初、一向爲余沙汰、去四月廿六日、遂移徙了、今夜御幸、公卿不供奉、是依仰也、殿上人十餘人、着布衣供奉、被召余、半蔀車、出車三兩、左中將泰通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右兵衞佐盛定等車也、余自早旦、先以參入、萬事沙汰具了、申終歸宅、酉刻着冠直衣、參女院、前驅隨身、共以布衣、小時聳御車、先是寄出車了、予時

秉燭、微雨間下、殿上人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已下十餘人、列居前庭、此中將降自東平板敷方、同居前庭、(布衣、)經家、基輔等朝臣付御車、(經家先々付御車、基輔依爲執柄付之、)余寄御車、乘御之後、余中將相共、自中門道參會、御車廻大路、殿上人騎馬供奉、御車入御(西四足)之間、余降自寢殿西面階、居同士廂南妻、依雨下不進出庭中、依所々便宜也、舁放御車之間、歸昇自同階、寄御車、(寄南階也、)下御之後、余參御所方、次供御膳、如例、殿上人等、少々着殿上臺盤、(自臺盤所被下菓酒等云々、)小時藤中納言資長參入、雖無公卿之催、只所參入也、余於上達部座逢之、談話之後、余參御前、及亥刻二位中將兼房被參、(直衣、)僕從相違之間、遲參云云、此後余及二位中將勸盃膳、次余退出、今夜基輔、渡御之後、改着束帶、申吉書、雖無移徙之儀、是先例也、今日御料、女房料、殿上料、侍垸飯、進物所饗、所所大破子等給之、皆余沙汰也、

十五日、(戊寅、)天晴、今日又進御料菓子等於女院御方、

十六日、(己卯、)晴、此日參女院御方、進物料如昨日、

十七日、(庚辰、)雨下、此日内裏有中殿宴、延久三年十二月六日例也、太相府已下、公卿八人、殿上人五人、六位一人、應勅□右大辨長方灞淸匱、世人爲奇者也、子細可尋記之、

後日藤中納言、注送之狀切入之、

治承二年六月十七日庚辰、於御殿始有應製作文、今度所被用、延久三年十二月六日例也、

秉燭以後、公卿參集殿上、戌刻許、主上出御、次以藏人頭左近中將藤原定能朝臣、召公卿、次公卿參着御前座、

太政大臣(師長)、(直衣、)　左大將(實定)、　中宮大夫(隆季)、　藤大納言(實國)、

中御門中納言(宗家)、　權中納言(實綱)、　右宰相中將(實守)、　六角宰相(家通)、

式部大輔(永範)、　左大辨(俊經)、　資長等也、已上束帶、

次殿上人、着長押下座、(但徘徊中門廊邊歟、)各座定之後、太相國召奉行職事基親、被仰紙筆可進之由、次置紙筆、(折筥盛硯筆墨紙一枚、)

先太相國前置之、(侍從伊輔役之、)次中宮大夫前置之、(右衞門佐經仲役之、)次中央程置之、(美濃守定經役之、)次式部大輔前置之、(伊輔役之、)

各置了之後、太相國曰、永範卿、被仰題可進之由、永範卿取紙筆書題字、(書題紙懷之、即取替歟、)撤筆硯入題於柳筥、起座、下自長押、經簀子西行、跪相國座

後、長押下、獻レ題復二本座一、次相國取レ之、經二簀子一入レ自二御座間一、跪二長押下一、膝行進レ題之後、退歸被レ候二長押下一、叡覽了返給、復二本座一、又目二永範卿一、卽參上返二給題一、復二本座一付二韻字一、參進付二相國一、々々如レ初奏聞、以二空宮一歸座、召二藏人家實一給レ之、次人給レ題、被レ仰二可レ進之由一、永範卿取二紙一枚一書レ題、次第取三上之一、又各見三下之一、

依二座狹一、實守、家通、俊經等卿、暫起レ座、人給レ題、可レ下二殿上文人一哉否、俊經卿兼所レ成二不審一也、若不レ被レ下歟、

次居二肴物一、殿上五位役レ之、役人如二初度一、三人之外、無二五位殿上人一云々、肴物不レ盡、人數如二延久記一者、御遊以後、有二此事一歟、頭中將定能朝臣勸盃、藏人勘解由次官平基親取二瓶子一、次置二御遊具一、殿上人二人、定能朝臣、雅賢朝臣、着二長押下座一、先琵琶、伊輔取レ之、相國前置レ之、則主上也、狼申出被レ張二改絃一云々、次笛筥、經仲取レ之、置二中宮大夫前一、次箏、定經取レ之、置二六角宰相前一、次和琴、藏人家實取レ之、置二少將雅賢前一、次御遊、次相國召二藏人一、被レ仰二文臺可レ立之由一、藏人家實取レ之、御座間南廣廂中央立レ之、頗寄レ北立レ之、出二高坏一上置二朝餉御硯筥蓋一、次人々獻レ詩、自二下﨟一置レ之、殿上人置了後、俊經卿副二詩於笏一揖起レ座、經二南簀子一西行、入二文臺間一、到二臺下一膝行、置レ笏取レ詩、頗披見之後、置二之文臺右一、廻退歸三着本座一、其外人々作法、大略同レ前歟、但中宮大夫者、文臺先居、揖笏膝行、置レ詩拔レ笏、一揖退歸、又相國進退、皆有二膝行一、次依レ召立二切燈臺一、文臺西邊立レ之、有二打敷一、藏人三人役レ之、次敷二講讀師圓座一、讀師料文臺東方、講師料南方、藏人基行、家實等役レ之、次讀師左大將起レ座、自二簀子一進居二東圓座一、次講師兼光、持レ笏、着二南圓座一、此間公卿、群三居御前一、殿上文人、參三着南簀子一、次講師講レ詩、但先是取二文臺筥一、置二長押上一、讀師取二人々詩一、招三寄舍弟宰相中將於座後一、任二位階一令レ重レ詩歟、臣下詩講了、講師退歸、其後大將撤二臣下詩一、置二長押下一、次御製、講師永範進着二圓座一、讀師相國賜二御製一、令レ披二文臺上一、永範講レ之、題讀樣分明不二聞及一、但令レ賦給ヘルト讀レ之歟、曾腰共有二煩聲一、御製腰句人々感歎、數返詠吟之後、相國取二御製一、揖着二懷中一、延久、上御門右府、不レ被レ給二御製一、今度有二此事一、可レ謂二珍重一歟、次人々歸二本座一、抑御製腰句下七文字、長秋亞相、已令二作合一歟、彼亞將密語云、忽作三改一句一、所レ令レ重也、先例如レ此歟者、然間藏人次官出來云、中宮大夫、依レ作三合御製一句一、可レ預二勅祿一、例祿以前歟、以後歟如何者、以後可レ宜之由人々被レ申歟、又次官歸來云、臣下詩作三合御

製二之時、必賜二勅祿一歟、先例如何者、於二先例一者、不二
分明一云々、此間相國幕下、又數廻被レ諷三詠御製一、其後
有二朗詠一、令月德是句等也、于レ時雨漸止、雲欲レ曙、堂上堂下、無
レ不レ感三歎之一、彼亞將別祿事、先例依レ不二分明一、無二沙
汰一云々、其後公卿以下給レ祿、
太相國祿、御半臂、此下重、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取レ之、大中納言、御袙、參議祿、□御袴、
非參議三位祿、同二參議一、殿上人祿、疋絹、已上殿上五位
六位等役レ之、
人々給レ祿、各々退出、
十九日、壬午、天晴、此日關白息新少將拜賀也、申刻許、
被レ參二女院一云々、申次別當基輔朝臣、贈物琵琶、余進レ之、
又有二隨身腰指一云々、今日巳刻、於レ院有二角合事一、中宮
大夫隆季已下、公卿侍臣、相并五十餘人、下北面輩、又
不レ知二其數一、邦綱卿造三進角納物一銀船云々、今夕余還二住北
家一畢、出車二兩、共人不レ騎レ馬、余女房同車也、
廿日、癸未、天晴、此日百首會第九度、雪、神祇、
廿二日、乙酉、藤中納言、注三送公宴之間事一、中宮大夫詩一
句、作三合御製一、而依レ無下覺二先例一之人上、不レ賜レ祿、頗
遺恨云々、尋三問其座人々一、各申下雖レ聞二口傳一不レ見二
慥例一之由上云々、

廿三日、丙戌、雨下、五條三位入道俊成法名釋阿、來、於二和歌
之道一、爲二長者一、仍以二前馬權頭隆信朝臣一、先令二音信一、
今夜始所レ來也、數剋交レ語、深更歸去了、
廿五日、戊子、今日、以二行頼一爲レ使、送二俊成入道許一、示二
一日來臨之餘味一、又遣二百首和歌等一、令レ合三點之一、又件
入道云、可レ詠二此百首一之由、承二内々仰一、依二癈忘一辭
遁、而熟承二子細一、興味尤深、不レ堪二感緒一、可二詠進一云
云、
廿六日、己丑、以二消息一示下可レ詠二百首一之悦於中俊成入
道之許上、有二恐悦餘レ身報一、
廿八日、辛卯、陰晴不レ定、此日中宮有二着帶事一、右將軍進二
其帶一、仁和寺宮有下可二加持一之儀上、而依二當今例一、三井
寺憲覺僧正加持云々、中宮大進平基親奉三行之一、
廿九日、壬辰、雨下、此日百首會第十度結願也、歳暮、釋教、會者
九人、披講之後、有二連歌一、以二扇五十本一爲二懸物一、人々
入レ興、申刻會合、亥終分散、

閏六月

一日、癸巳、天晴、近日有二風病臊一、仍欲レ申三行置物一、閏月
之條、竊撿二先規一、不レ可二勝計一、近則承保二年、閏四月

是也、其外多々、

二日、(甲午)問置物日次於在憲朝臣之處、來七日、幷十一二三日、皆吉云々、豫仰文書可用意之由於賴業眞人、

三日、(乙未)雨下、爲奏置物事、招頭權大夫、有可來之報、然而入夜送使云、於路頭俄有齒所勞、仍不能參入、明日可參上云々、

四日、(丙申)天晴、未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直衣謁之、來七日可申行置物、兼可取御氣色、又執筆參議、近代不叶外記之催、職事以御教書可被相催、隨此等之左右、可一定之由相含了、此次令語新制事、余申狀十五ヶ條之中、十四ヶ條被用了云々、

五日、(丁酉)自夜雨下、傳聞新制事、人々申狀之中、下官申狀、叶時議之由、關白被奏云々、

六日、(戊戌)天晴、關白被示送云、置物十一日云々者、又外記申、宰相等皆申障之由、余問遣光能朝臣之許、入夜返事到來云、右宰相中將、依別勅重令催了云云、又示云、置物明日一定之由、重只今被仰下云々、大外記式部丞等、明旦可來之由仰了、

七日、(己亥)天晴、申刻夕立、卽晴了、此日置物也、巳刻、光能朝臣示送云、執筆實守卿領狀了云々、又外記申、公卿散狀、午刻賴業來、又式部丞二人闕、一人重病、仍公卿給二合停任等、相加式部分、皆賜賴業了、(以光經賜之、)酉刻許參內、先參御所方、付女房進下先日可下賜之御卷物、(書相撲立詩、幷十五番等也、)頗有叡感、秉燭之後、關白被參、暫以言談及戌終、執筆參議參上、卽余着陣、(先奧、)人々不着座、仍以官人令催着、執筆之外、權中納言實綱卿許也、領狀之中、實房、成範等卿不參仕、次余移外座、令置軾之次、以官人召外記賴業、參入、仰可進置物勘文之由、六位外記持參筥、入勘文、(加禮紙、)見了付頭光能內覽、返給之後、令持外記、進御所奏聞、還陣給宰相、々々見了、仰外記令進召名硯等、先置京官等了示氣色、以官人密々尋公卿給有無於光能、(便參議所問也、)卽光能持來公卿給三通、(結申、)余一々結申之、光能退歸、余見申文等了、下實守了、皆悉改心了、問任人之有無於余、々以詞仰之、依人數少也、(先是光能來、仰任人、)先書公卿未給、次書京官、(只一人也、)次書叙位、(用堺如何、)皆書了、先候氣色持來、余見了、令持外記進弓場、付光能奏聞、便可

內覽之由仰之、是用略儀也、返給還陣、令參議放召名、不放當年也、但此中兵部召今年許也、仍可放哉否、實守問之、余兼不存此事、竊取出次第見之、不注載此事、忽廻思慮、就不放當年之儀不放之、何事可有哉、仍示合參議不放之、猶可案事也、卒爾周章之條、誠是魯鈍之至也、兼不案此事、可耻々々、次召外記問式、司錄候陣外、余仰云、兵司召〆、(申共候之由時、只召〆卜仰也、今ロ申省候之由、仍仰其司也、)三度申如常、(但除初度三度也、)次兵部丞參上、余向奧取副兵部召笏、仰云マウコ、(二省共參之時、召其司也、)丞參軾、(ツハモノ、ツカサ)下給兵部召、丞退出之後、更居置、召外記仰下兵司可召之由時、(二省參之時、今度只二省召〆卜音仰故實也、今一省參、仍仰其司也、)次兵部着淺沓參入、余給兵部置物、次召外記給式部召名同置物等、(入筥加入勘文、)次外記持參空筥、(依召也、)余入叙位召、內記下之、次召隨身給成柄、退出之次、參御所、申良通正下之慶、退出了、

八日、(庚子、)天晴、去夜有僧事、上卿源中納言云々、房覺轉僧正、被補權僧正三人、(覺智、實寶、玄縁、)此外僧綱多以補任云々、不兼密宗之人任僧正、古來希云々、覺智有此運、淨行多才之令然也、此中玄縁、春日行幸賞云云、

九日、(辛丑、)參女院御方、中將拜賀日次、來廿二日之由、時晴所申也、召信季、致沙汰之由仰了、

十日、(壬寅、)天晴、頭中將來、中將加級事、自女院被畏申、院御返事旨、爲令申入參女院云々、其次所來也、院宣云、雖自今以後、不可疎略云々、

十一日、(癸卯、)右大將宗盛妻、煩二禁及大事云々、

十三日、(乙巳、)或人云、宗盛室二禁定長申可被灸之由、而依無承引、弃而不治、仍貞説付膏藥云々、

十五日、(丁未、)今夜於御堂西北大路違王相方、明日入秋節故也、

十九日、(辛亥、)天晴、典藥頭定成參來、注出后宮御產記、祿下給之定成、依有不審申事等也、伏地恐懼、此次語右大將室二禁之間事、大略難存事也云々、

廿一日、(癸丑、)入夜有和歌、分左右取集所詠之歌等、方人撰合之、密々事也、自昨夕女房祈始千手供、(智詮始之、)

廿二日、(甲寅、)申刻俄雷、雨即止、此日中將叙正四位下、拜賀也、出立自女院御方、如常、先奉拜女院、次來余方、拜余及母儀、次參院中、次秦經朝臣、次參

內、中次定能朝臣、召ニ御前一、次參ニ中宮一、次參ニ關白第一、
次歸宅、
前驅二人、保行、國行、　殿上人二人、經家朝臣、季信、
童一人、當色朽葉、　雜色十人
隨身三人、一人所勞、仍召レ假、皆給ニ狩袴一、萠黃也、
牛童又給ニ裝束一、萠黃上下、
抑中宮申次基親、臨レ期不レ候、仍內々申入拜了、退出
云々、
廿三日、乙卯、天晴、傳聞右大將室二禁、定長貞說等、稱ニ
治方不レ及之由一、而大和國醫僧、號ニ但馬君一、加ニ療治一、堀ニ取
瘡一了、頗落居云々、然而病者至弱、不レ可ニ存命一云々、
廿四日、丙辰、天晴、去頃廣隆寺住侶、拂ニ別當寬敏一了、自
レ院度々被レ仰下、如レ本可ニ和平一之由上、而今日以ニ諸司一、
訴ニ申寬敏之不可等一、雖レ然猶憖可レ爲ニ別當一、若爵申
者、可レ被レ行ニ罪科一之由、被ニ仰下一了云々、光能奉行
云々、
廿八日、庚寅、成光朝臣來、文談移レ刻、知ニ此道之故實一、又
得ニ詩心一之人也、入レ夜宮座主、送ニ書狀一云、法性寺座
主法眼、已被ニ宣下一了、爲レ悅不レ少云々、答下勝ニ自身
之慶一之由上、此事先年有ニ此風聞一、而忽以下有ニ異議一之
由上、又以有ニ其聞一、余再三奏ニ法皇一、申ニ關白一進ニ七宮一、
遂以成就、云ニ自他之慶一也、
廿九日、辛酉、天晴、六月祓如レ常、有ニ閏月一之年、以ニ後
月一所レ行也、陪膳光經朝臣、衣冠、陰陽師晴光也、自ニ今
日一聊有ニ涼氣一、

七月

一日、壬戌、天晴、依ニ恒例春日幣一、晝間爲ニ神事一、大夫史
隆職注送云、法性寺座主法眼道快、去夜被ニ宣下一、上卿源中納言、辨右中辨經房
朝臣、
五日、丙寅、天晴、參ニ女院一、二位中將兼房室、隆季卿女、去月晦
日産ニ女子一、自ニ今月二日一有ニ惱氣一、去夕入沒云々、中
將悲歎之餘、前後不レ覺云々、隨ニ聞及一以ニ使者一弔
レ之、世間無常、始不レ可レ驚、中將爲レ體、於レ今者大略
可レ失ニ生涯一歟、足ニ哀慟一者也、
六日、丁卯、天晴、午刻着ニ直衣一參內、此日奉ヲ爲前建春門
院、於ニ禁裏一被レ供ニ養佛經一、密々儀也、此事雖レ無ニ先
規一、依ニ戀慕之叡念一、至切以ニ權法一所レ被レ行也、其儀
以ニ二棟廊西庇一爲ニ道場一、垂ニ母屋簾一卷ニ庇簾一、副ニ中
間一、以ニ三ヶ間一爲ニ道場一、母屋簾立ニ墨漆佛臺一、奉レ懸ニ畫像釋迦三尊

一鋪、（邦綱卿内々奉勅、中務少輔隆成書也、）其前立黒漆螺鈿花机一脚、（有帊、）其上置宸筆御經三卷、（提婆品、阿彌陀經、心經、皆金泥也、外題以金銅打付之、）其前立紫檀地螺鈿前机一脚、其前立鏡地禮盤、（其下不敷小莚、其上有半帖、）其右立磬臺、（同鏡地也、）花机左右、立紫檀地螺鈿燈臺各一本、（在例、）副南第一間西長押南北行、敷繧繝帖一枚、爲御導師座、（無請僧、）件佛具之内、前机磬臺、燈臺、禮盤等、借用八條院云々、未刻、導師參上、及申終關白參上、主上着御引直衣、御南第一間簾中、關白及余候御前、次召頭中將定能朝臣、被仰可始行之由、（先以内侍被傳仰之、而其後經程、仍余目件朝臣、上傳仰此由也、定能在南殿、御後爲眼路之故也、）次從僧參自北馬道方、置香爐筥、次導師權大僧都證憲、自南殿方參上、先着疊座、關白直被仰可始之由、證憲着禮盤、法用如常、（無請僧出居堂童子等、）說法神也、又妙也、日沒以後、事訖候下座、次賜布施、公卿侍臣十餘人取之、（邦綱、實國等卿、着直衣、實守卿着束帶、殿上人皆束帶、）次從僧參上、撤布施、次導師退下、抑先例於内裏被行臨時御佛事之時、（堀川院御時、常有此事、以宸筆被書大般若經、每被終一秩之功、日被供養也、）於御前給大褂、於布施者、於弓場邊、渡從僧是例也、今日儀、關白以權法、（當院御宇之時、於禁裏被行懺法、被時於御前賜布施、希代事也、）被定下也、布施過差、其儀又不似先蹤、事已涉凡人之儀歟如何、

布施法、（邦綱卿、依別勅所調進也、）

被物一重、（非大褂、）布施十裹、（長絹三十足、二裹、綿二百屯、八裹、）法眼（服カ）一具、

七日、戊辰、天晴、法皇幸法勝寺、關白被參云々、

八日、己巳、天晴、此日公家奉爲前建春門院、於最勝光院被修法華八講初日也、蓋所被講讃、去年所被下宸筆之御經也、限以五ケ日、（去年御八講四ケ日、今被限五ケ日、理不可然、）每年不退之勤也、法皇自去夜臨幸、此砌五ケ日之間、可御此堂云々、余未刻、着束帶參彼御堂朝座問答之間也、余着堂前座、（昇北廊之間、鮮斂撤笏、）先是太政大臣、左大臣已下公卿、濟々在座正面、以北簀子敷高麗端疊、爲公卿座、（北面簀子同敷之、）以御堂南庇、幷母屋南第一間、爲法皇御在所、（上西門院、八條院同以御座、）問者座、東庇南第三間敷之、北方敷之如常、論談了、（講師藏俊僧都、問（問カ）者宴仁、（山））有行香、其路經行香机、（立正面間簀子、）東南行、西折南簀子作輪、（東上南面、證誠已下僧綱、）更歸入、自東庇南第二間、（第一間爲法皇御所、）自庇北行分香、（講師等、別（別カ）立佛前也、）出自北第一間、北面簀子作輪、（東上北面、）更經東簀子、列居行香机下、返置輪各起座、左大臣及余相議、不復座直退、徘徊北廊東廣庇邊、須僧退之後、

公卿起也、而早起レ座頗以爲レ失、然而隨レ便之儀也、
太相獨守レ禮留レ座、朝座講訖給二布施一、（納言取二被物一、）次僧徒
退下、次太相退下、次經房來、氣三色時忠卿一、（件卿、此寺上卿也、同佇三立廣庇邊一、）時忠請益、左大臣之後、目二經房一、々々退仰レ鐘、郎
槌レ鐘、次太相國已下、着二佛前座一、夕座講師弘雅法眼、
問者淨心、（山、）說法中間、左大臣退出、論義訖禮時之
間、余退出、今日堂童子、左右各二人、院殿上人、（五位、）
勤レ之、
九日、庚午、天晴、關白被レ參二最勝光院御八講一云々、
十二日、癸酉、晴、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結願也、太相國内
大臣左大將已下、公卿濟々參入云々、
十三日、甲戌、臨レ晚雨下、自二今日二三ケ日、請二佛嚴上人一、
女房受戒、明日明後日、有二可レ愼之夢想一之故也、又日
來使二智詮阿闍梨一、修二千手供一、
十四日、乙亥、雨下、夢祈、自二今曉一、令三信助阿闍梨修二不
動供一、又自二今日一、隆智阿闍梨、（宇治供僧、）令レ修二七星供一、今
夕拜瓮送二法性寺一、兩堂如レ例、
十五日、丙子、自レ夜殊甚雨、寅卯刻如レ沃、臨二已終一天晴、
受戒今日終之、每日給二少布施一也、頭中將定能來談二
雜事一、

十六日、丁丑、天陰雨下、中御門中納言來、隔レ簾謁レ之、依
レ疾也、申刻或人云、右大將宗盛室夭亡、予二日來一煩二
二禁一云々、
十九日、庚辰、陰晴不レ定、覺智僧正來、爲レ訪レ疾也、依レ疾
不レ謁レ之、使レ人謝三遣之一、頭中將定能朝臣來語云、來
卅日可レ有二祈年穀奉幣一、昨日詣二左府第一申レ之、被
レ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云々、
廿四日、乙酉、天晴、今日可レ有二祈年穀奉幣定一也、上卿左
府、而延引來月可レ被レ行云々、
廿六日、丁亥、天晴、今日爲二方違一、參三宿御堂御所一、此夜
有二小除目一、中宮大夫平時忠、（元權大夫也、大夫隆季辭退替也、）權大夫
藤忠親、大屬季高云々、
廿七日、戊子、天晴、病愈之後、今日始浴、傳聞廣隆寺別當
寬敏、與二同寺住侶等一、日來之間不快、欲レ企二合戰一、而
去比和平、是南家之許、多有二裁斷一之故也云々、
廿八日、己丑、朝間雨下、或人云、法皇殊寵二肥後守資隆
女一、（八條院女房、名右衞門佐、）此兩三月參三住御所一云々、
廿九日、庚寅、傳聞、去月十七日被レ下二新制十七ケ條一、光能
朝臣奉行云々、

八月

三日、甲午天晴、邦綱卿以二信助阿闍梨一、有下示二送事一、一日有下安令レ申事上也、即示二報旨一了、

六日、丁酉朝間雨下、自二今日一公家御祈、尊皇王法、於二宿房一憲覺僧正修レ之云々、

九日、庚子天晴、參內參二御前一、秉燭詣、博陸此一兩日、有二被勞事一云々、然而被レ謁レ之申一、中將欲レ令レ奉二仕春日使一之間事被レ示云、此禮久絕、尤可レ令二勤仕一者、

十日、辛丑天晴、此日法皇詣二天王寺一給云々、又五條大納言、兵部卿入道來、共示二春日使之間事一、

十一日、壬寅天晴、此日前木工頭資忠男、於二家中一加二元服一、加冠請二源中納言一、理髮中務權少輔季信、脂燭職事二人、信光、國行、役同レ之、

十二日、癸卯天晴、自二今日一始二五木湯一、依二風病一也、又今日女房加二灸治一、前施藥院使憲基朝臣候レ之、給二單重一領一、又乙童同灸治、此日祈年穀奉幣也、當日定上卿藤大納言、弁光雅云々、今曉三井寺憲覺僧正入滅云云、

十四日、乙巳天晴、巳刻、藏人辨光雅、以二消息一傳二綸言一云、來十六日、齋院可レ入二御神殿一、而爲二御着袴一以前、可レ着二御帛御裝束一哉否如何、可レ令二計奏一者、令レ申云、入二御神殿一之時、爭不レ着二御帛御衣一哉、不レ可レ依二御着袴之前後一、御衣體縱有二斟酌一、不レ可レ不レ服二帛御衣一、抑上西門院、大治三年卜定、其次年着袴、可レ被レ尋二彼年例一、

十六日、丁未天晴、此日、中宮罷三出自二內裏一云々、

十九日、庚戌天晴、全玄法印、來二女院御所一、有下可レ被レ修二御祈一事上、爲レ示二其事一所レ招也、其次語云、中宮御產御祈御修法、廿二壇可レ被レ行、是承曆例云々、全玄行二六字法一云々、

廿日、辛亥晴、人傳關白煩二咳氣一云々、仍以二書狀一問レ之、有下無二殊事一報上、

廿一日、壬子晴、法皇自二天王寺一歸洛給云々、

廿二日、癸丑天晴、信範入道示送云、故攝政殿母儀二品、昨日於二西林寺一入滅、治部卿顯信朝臣掌二夜事一、二位中將覺尊僧都等不レ籠云々、今日俊成入道、百首和歌等合點所レ送也、尤有二比興一、各不レ顯二作者一也、

廿四日、乙卯此日公卿勅使進發、權大納言邦綱卿也、上卿左大臣云々、元實房卿被レ定二勅使一、而依二服假一其妹去比卒爾云々、改定云々、

廿五日、丙辰天晴、家所宛也、或人云、前座主明雲、去比上洛、寄宿證憲僧都房、法皇大怒云々、

廿六日、丁巳晴、梅宮社恠異奏狀、付頭中將奏之、又中將春日使、雜事任先例可有沙汰之狀、付同人奏法皇、

廿八日、己未天陰雨下、定能朝臣示送云、中將殿春日使之間事、奏院了、每事任例、可有御沙汰、權辨親宗朝臣可奉行之由、被仰了、此上子細、可仰彼朝臣云々、

廿九日、庚申晴、密々有和歌、此日以使者、余(弔カ)故二品喪、二位中將、及僧都同予(弔カ)之、依日次宜也、

九月

一日、辛酉晴、早旦隆職注申云、去夜有初齋宮入御野宮、御禊、前驅、并次第司、日時等定、此次中宮御産鳴絃料、被任諸司助近衞將監等、上卿左兵衞督、實綱卿齋宮上卿也、而服假替參議不參、仍右少辨光雅執筆云々、被點成範、

二日、壬戌陰晴不定、此日召陰陽師等、時晴、廣基、梅宮社恠異事、令占之、家司光經朝臣奉行之、此事先例不審、而依關白命所行也、

四日、甲子晴、此日以季經朝臣春日使之由事、申關白了、

五日、甲子晴、季經朝臣歸來、傳關白報、條々可致沙汰云々、落花形可借與云々、此日歌人等、不期而會、仍密々有和歌連歌等、今日可題百首作者之由、中心存之、而依二品事、近々令停止了、

七日、丁卯晴、春日使武士事、賴政朝臣申云、仲綱爲病者、仍難參入、試欲出立正綱、賴行子、賴政養子、女院殿上人、候院北面、如何、仰云、雖何子息、只以召進可爲宜者、此日五條大納言來、示合條々事、左幕下褒譽下官百首歌、尤有興々々、

八日、戊辰天晴、午刻、權右中辨親宗朝臣來、依昨日招也、余浴後欲(厭カ)惡風、仍垂母屋簾、招入出居方謁之、先是以基輔朝臣、付諸國所課、饗祿注文、即親宗問此間、先例子細等條々、示含了、大略不知案內歟、小時退出了、申刻洗髮、自今夜可始恒例念佛之故也、戌刻、佛嚴聖人來授戒、此後始念佛、

九日、己巳天晴、終日念佛、入夜奉讀妙典一卷、每夜一卷轉讀之例事也、

十四日、甲戌晴、念佛同前、今日齋宮東河禊了、入野宮給云々、

十五日、乙亥晴、念佛同レ前、今日戌刻結願了、七ヶ日之間、幷三十七萬遍也、今日女院御懺法被ニ始行一、恒例事也、

十六日、丙子晴、昨日曉、熒惑犯ニ太微右執法星一云々、去去年、去年、今年三ヶ年相連、火星入ニ太微宮一、希代事也、此日源納言來、隔レ簾謁レ之、

十七日、丁丑傳聞昨日千僧御讀經定云々、史來催云、來廿三日、可被千口僧、法勝寺、可レ調ニ進藥師經十五卷一者、

廿日、庚辰晴、此日百首會、落レ題、作者講レ之、季經朝臣已下會合、自ニ今日一流ニ布世間一、自ニ今日一中將、每日奉ニ幣春日社一、爲レ遂ニ使節一也、

廿一日、辛巳晴、爲レ使ニ基輔朝臣一、鈴唐鞍、水精地鞍等事、可レ申ニ白川殿一之由、示ニ送邦綱卿之許一、先日內々示ニ此由一了、

廿二日、壬午雨下、巳刻、參ニ女院御方一、以ニ使者一春日使條々、問ニ送信範入道之許一、

廿三日、癸未晴、此日公家於ニ法勝寺一、被レ行ニ千僧御讀經一、余依レ催ニ進藥師經十五卷一、上卿隆季卿、辨親宗、

廿四日、甲申晴、巳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雖ニ堅固物忌一、依レ爲ニ勅使一、開レ門招入、但不レ謁レ之、以レ人傳レ勅云、近日延曆寺學徒、與ニ同堂衆一、數度企ニ合戰一、一山欲ニ磨滅一、門徒僧綱已下、參ニ公門一訴ニ申之一、其趣須下遣ニ官兵一被上加ニ制止一之由也、而堂衆等、日吉社爲レ楯、集ニ會社內一、遣ニ官兵一被ニ追散一在、事可レ及ニ猥藉一、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可レ令ニ計奏一者、令レ申云、忽遣ニ官兵一之條、專不レ可レ然、先付ニ師主一、緣座可レ有ニ其沙汰一歟者、此日史來云、明日定考云々、又持ニ來千僧立紙一、

廿八日、戊子晴、人傳云、今年五節公卿、實家、實守、受領加賀、親宗、上野、兼光、等云々、兄弟共獻、若障出來者如何、可レ有ニ用心一事也、

廿九日、己丑晴、女房參ニ女院御方一、爲レ聽ニ聞御懺法一也、入レ夜覺乘得業來、以ニ件人一別當僧正之許、示ニ送春日使儲之間事一、明後日下ニ向南都一云々、

卅日、庚寅天晴、先日密々歌合、遣ニ俊成入道之許一、令レ付ニ勝負一、今朝送レ之、仍招ニ彼日會者一令レ講レ之、其後有ニ當座會一、

〔治承二年戊戌春夏秋此一冊墨付百貳拾枚者ト以三緣院
道敎公眞跡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二十六終

治承二年冬

十月〔小〕

一日、辛卯〔天〕晴、春日使、淀、梨原等雜事、幷道造等事、各注分獻二博陸一、幷送二邦綱卿之許一、爲レ令レ傳二白川殿一也、先例、彼領知之庄々等、令レ勤二雜事一之故也、又奈良法印、幷八幡別當慶淸等之許、同注遣了、又山階寺別當沙汰、分注獻二博陸一了、爲レ被二下知一也、奉行家司信季、日來病惱近日增氣、不レ能二出仕一、仍其人未レ定之間、仰二季長朝臣一、內々令二注分一者也、博陸有下各可レ致二沙汰一之報上、自餘未レ聞二返事一、

二日、壬辰〔天〕晴、〔今夕爲二方違一、參二宿女院御方一、自二晚頭一寸白更發、雖レ服二種々藥等一、猶以無レ減、相扶所レ參也、〕覺乘得業、示二送山階寺別當僧正返事一云、御儲事、更不レ可レ存二疎略一、可レ致二丁寧一云々、去月內々遣レ觸之返事也、

三日、癸巳〔天〕晴、〔巳刻許歸レ宅、晝之間寸白有二少減一、入レ夜殊辛苦、以二胡桝干薑等一治レ之、又服二可梨勒丸一〕此日召二刑部卿賴輔朝臣一、示二陪從裝束事於左大臣一、雖レ爲二定以前一、先內々伺二形氣一、隨二左右一、可レ入二定文一之故也、近代事、萬事可レ有二用心一歟、邦綱卿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有二返報一、

四日、甲午〔天〕晴、大夫史隆職來二門外一、依二物忌一也、使三人問二山門衆徒事一、學生方申狀、雖レ被レ仰下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上、不レ及二始終一、而間、今日已合戰、學生方兵士等爲レ攻二堂衆等一、燒二拂大津在家等一了云々、然而堂衆等敢以不二傾動一云々、

五日、乙未昨今物忌也、然而寸白發動、殆及二大事一、仍忽召二典藥頭定成一、兩三所加二灸治一了、入レ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數刻談語、多是春日使之間事也、此次語云、蓮華王院、惣社祭之日、候二院北面一之衞府等、著二紅衣一立二垣代一云々、是內々取二御氣色一之處、已有二許容一云々、新制之最初、豈以可レ然哉、如何々々、又云、上西門院御惱危急云々、而今日定成語云、憲基幷定長等、申下

殊事不可御坐之由云々、但於定成者、候于中宮之間、不奉見云々、是乳上腫物出來、日來、貞時奉治之間、又御面腫云々、忽召憲基、定長等、有御療治云々、頭中將又語云、日來、禎喜僧正修孔雀經法、熒惑入太微之御祈也、去四日結願、星出太微宮者、可有賞之由、豫有其沙汰、而去三日已出太微之由、有其聞、仍密奏之輩六人、於藏人所被問之、卽定能奉行也、

泰親朝臣、卒　時晴朝臣、　業俊、

資元等、申未出之由、

季廣朝臣、　廣元等、申出了之由、

仰云、事不一決、明曉重見定出否、一同所令申者、

四日一同申出了由、但資基一人申未出之由云云、卽四日御修法結願修中、星出太微宮了、仍有勸賞、以內證上生院（禎喜僧正建立、堂在高野邊、）爲御祈願所、可被寄阿闍梨三口云々、但未被宣下云々、

六日、丙申、天陰、時々雨下、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著烏帽子直衣參入、源大納言定房、五條大納言邦綱等候座、事了、兩大納言已下取布施、邦綱卿卽退出、定房卿暫祗候、余於西廊方、對面定房、語云、山門學生等、悉以離山了、堂衆其勢太強、敢不及爲敵云々、小時、大納言退出了、今日余密々仰春日使事可奉行之由〔於〕右衛門權佐光長、（光長非予家司職事、然而久安四年宇治左大臣記云、定春日使雜事、左中辨朝隆執筆、朝隆雖非家司職事、故左大辨爲隆卿非禪閤家司職事、書攝政春日使定文、依彼例所令書也云々者、今度遂天仁例所仰也、但追檢殿曆、爲隆彼時爲家司歟、宇治左府記不審也、）申承了之由、但一旦自女院可被觸申關白殿云々、申旨可然、仍可被觸仰博陸之由、申女院了、

七日、丁酉、天晴、自白河殿被借送鈴唐鞍、皆以美麗、敢無損物、卽以返納、臨期可取寄之故也、此日刑部卿賴輔朝臣送書於行賴許云、陪從裝束事、申左府之處、報云、畏承了、尤可調進之處、土左國（左大臣知行之國也、）爲親宗朝臣奉行、自院被宛催旁經營之餘、前雖爲各別事、一所勤也、仍難調得之由、可令申者、此事未得其意、就中報旨似無廉恥、可彈指々々、但定有樣事歟、

八日、戊戌、天晴、大夫史隆職注送曰、去夜被行公事等、

權律師範玄、還任、孔雀經法賞、（天變御祈、）

大僧正禎喜、以私建立堂內證上生院、（金剛峯寺中、）爲公家御祈願所、被寄置阿闍梨三口、

解官、

內舍人橘惟清、藏人所衆、雙六之間、互及二刃傷一之科、
主計允惟宗、盛弘、廳官、
被二召還一流人、有二結政請印、參議實宗、少納言惟基等參勤、天變御祈、
多々良盛保、伊豆、　同盛房、常陸、
同　弘盛、下野、　同忠遠、安房、
已上周防國住人也、
又有二免物事一、同御祈、
治承二年十月七日、
上卿別當忠親卿、　職事頭中將定能朝臣、
九日、己亥、〔天〕晴、觸二陪從裝束事於左大將一、是先內々所レ示也、近代之人、爲方大將勤之由、令二存知一歟、尤謬事也、天仁故殿勤二仕使一之度、左大將雅實子レ時內大臣也、被レ載二定文一、隨又領狀、臨レ期服暇事出來、仍被レ改二右大將家忠一、故殿、右中將也、依二彼佳例一所二觸示一也、可二調進一之由有二返報一、又示二隨身裝束事於中御門中納言一、件人家爭二原憲一、雖レ似レ無レ心、先例、經二衞府一之人、〔如〕レ此必勤二此役一、今件卿之外無二其人一、皆以疎遠也、仍忘憚所二示遣一也、同有下可二調〔送〕一之報上、光長事、關白被レ申云、光長未レ補二家司一歟、如レ此事、爲二家司一之者、奉行先例也、但早可レ被レ仰二光長一云々、頗有二抑留之氣一歟、又光長密々申二女院一云、自二殿下一內々有二被レ仰旨一、爲レ之如何云々、大略關白結搆之事也、不レ能二左右一、又強不レ可レ申、於レ今者、不レ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申二女院一了、今夕召二右京權大夫光盛一、仰下春日使事可二奉行一之由上、申二承之由一、卽可レ補二家司一之由、仰二信季一了、
十日、庚子、天晴、未刻、右近府廳頭清景參來、傳二年預將光能朝臣命一云、中將殿、可下令レ奉二仕春日使一給上者、季長朝臣布衣申二次之一、卽仰下可レ示二中將一之由上、中將候二女院御所一、季長向二中將曹司一示レ之、申二承了之由一云々、清景退出、抑有方大將之時、以二大將命一催レ之、今大將辭退之間也、仍以二年預將命一所二相催一也、自二今日一中將爲二神事一、其法、曹司之內、不レ入二僧尼、月重輕服、水之輩一、於二女院御所方一者、雖二郭內一不レ憚レ之、且又先例也、又於二女院一者、不レ奉レ忌之、但參二御前一之時、他尼幷月水女房不二同坐一也、又於二重服之者一、惣以不レ參二郭內一、又曹司前立二神事札一、今日〔源中納言雅賴來、數刻交レ語、及レ晚歸了、此〕夕著カ著二職事等一信光、國行、催二公卿摺袴一、各有二承了由報狀一、入レ夜依レ召參二女院御所一、故法務母上參入彈レ箏、天曙歸レ家、今日自然方違也、
十一日、辛丑、〔天〕晴、申刻、著二直衣一參內、謁二龍顏一、入レ夜詣二關白第一、卽以被二出逢一、春日使之間事條々令レ申、

及二夜半一歸了、
十二日、壬寅〔天〕晴、以二季長朝臣一、示二遣時忠卿許一云、御產七日內、若春日使相當者、可レ勤二前駈一之者定指二合夜々役一歟、可レ然之樣、可レ被レ計二沙汰一者、報云、鳴絃役之外、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可レ存二此旨一云々者、入レ夜定能朝臣來、儱御隨身幷御馬等事、可レ申レ院之由、示付了、
十三日、癸卯〔天〕晴、自二關白許一被二示送一云、光長、奉行、梨原儲事、任二注文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別當僧正所レ申也云云、即遣二請文一也、及レ晚參二女院御方一、仰二光盛一令レ問二春日使雜事定日次於二在憲朝臣一、十五六日、十九日等吉云々、今日仁王會定、上卿隆季卿、
十四日、甲辰〔天〕晴、物忌也、自レ院注給諸國所レ課散狀、親宗朝臣奉行、絹、布、單重等大略領狀、於二祿絹一者、親宗朝臣不レ辨三知先例一、偏令レ催二凡絹一、忽不レ能二催改一、仍家所二用意一也、凡其外依レ指三合御產一、諸國不レ可レ有二實勤一、私致二用意一之由、申レ院了、然而被二相催一之間、自然有二其勤等一歟、此夕左京權大夫光盛補二家司一之後、始申二吉書一、職事國行傳覽、今日春日使之間條々事、仰二光盛一定、明後日十六日、可レ有之由、仰レ之、又殿上人摺袴事、可レ遣二御教書一之由、同仰レ之、〔入レ夜邦綱卿來、數刻言談、雖二物忌一強不レ堅之上、及二昏黑一之故也、〕此日秋季仁王會也、檢校實綱、實宗等云々、行事辨親宗、
〔十五日、乙巳〔天〕晴、昨今物忌、然而午後外人來、今日巳刻、大外記賴業參上、依二物忌一不レ謁レ之、一兩月依二所勞一沙汰居、昨日仁王會始出仕、久依レ不レ參所レ參也云々、〕
十六日、丙午〔天〕晴、此日定二春日使雜事一、兼觸二土御門大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納言、雅賴、等來、宗家最前來、仍於二內出居一暫言談、余出二賓筵一、尋常上達部座也、召レ人、左京權大夫光盛束帶、持二硯續紙等一、瓦硯置二折敷一、在二筆二卷、墨一廷、硯瓶、續紙二卷、例文一卷一、參上、須先參上、奉レ仰之後可二持參一也、而直持參、失也、居二廣庇一、予座當間、置レ硯、拔レ笏取二副例文一、膝行、昇二長押一進レ之、余取レ之置レ前、光盛復レ座之後、披見、書二載天喜天仁等定文一也、余置レ前、次此間、職事信光、國行等著二衣冠一、持二切燈臺掌燈等一、立二光盛前右方一、在二打敷一、光盛作二氣色一、摺レ墨卷二返續紙一染レ筆、爰余與二奪之一、其詞云、定二春日祭使雜事一、光盛書了候二氣色一、又讀云、一裝束、舞人下襲、此後光盛開二置土代一書レ之、光盛書二定文一〔畢〕、放二紙奧一卷二定文一、土代幷紙殘插二懷中一、撤二硯具等一、以二定文一盛二折敷一、插レ笏膝行持二來之一、余取レ文置レ前、折敷在二座前一、光盛拔レ笏退下、余披見了卷レ之、差二遣邦綱卿一、次第見了、取二上之一、余取レ之、相二加例文一、置二座前一、目二光盛一、々々

參進、余給二二通一、以二文下一爲二光盛方一、光盛挿レ笏取レ之、置二折敷一、退下拔レ笏、如レ本置二硯具一、加二例文定文等一、取レ之退下、次初役人出來、撤二常燈一了、此後暫與二卿等一談語、頃之人々退出、今日、邦綱、宗家等卿直衣、雅頼卿束帶、定以後、差二分職事等一、催二公卿所レ課饗、幷先日催殘公卿摺袴等一、此次關白中將摺袴事、以二職事一同觸レ之、又陪從隨身等裝束催レ之、於二舞人裝束一者、中將可三參二啓殿下一也、定文者、家司下二奉行職事一、々々下二所司一、々々侍所上障子押二紙一枚一、其中納二〔言〕定文一、是故實也云々、今夜光盛稱二書改明日可レ進之由一、取レ之退出了云々、

定文書樣、以二天喜、天仁等定文一與二奪之一、

定、

春日祭使雜事、

一裝束、

舞人下襲、

關白殿、

陪從裝束、

左大將、據二觸左府一之處、有レ障云々、仍入也、天仁、故殿爲二右中將一勤二仕使一、而乍レ置二右大將家忠卿一、以二左大將雅實一被レ入二定文一、以後例入レ之、

隨身裝束、

藤中納言中御門中納言所レ課也、而件人正中納言也、仍不レ可レ載二權字一、只稱二中納言一、又兼凉也、仍以今書二藤中納言一也、後代人定混二資長卿一歟、

行事信季朝臣、

家司少納言、

一饗、

立日、

使陪從、　右衛門督、中納言別當忠親、

上達部殿上人、　權大納言、邦綱、

諸大夫卅前、　參河守朝臣、右少將顯家、

加陪從卅前、　資頼朝臣、土左、

還饗、

使陪從、　右兵衛督、中納言頼盛、

上達部殿上人、　左衛門督、中納言中宮大夫時忠、

諸大夫卅前、　美作守朝臣、基輔、

加陪從卅前、　時房朝臣、備前、

家司光經

一祿、

行事太皇太后宮大進朝臣、付酒部所、

絹、

綿、
布、
行事光盛、（家司左京權大夫、）　賴高朝臣、（職事上野守、）
一雜具、
唐鞍、　引馬鞍、
手振十二人、（家司季長、）　馬副八人、（職事左馬權助、）
行事前和泉守朝臣、　國行朝臣、（御出奉行也、代々多入二雜具行事一也、）
一鋪設裝束、
家司成光、　家司盛方、
行事豐前守朝臣、　前民部少輔朝臣、
範季朝臣、（家司陸奥守武部少輔、）　行賴朝臣、（家司前大宮大進、）
散位職事、
兼親朝臣、
季長子、院殿上人、
（御厨別當也、先例多入二雜具行事一、而其息國行入レ之、父子相並之條、似レ無二便宜一、加之天仁、清實朝臣爲二御厩別當一、入二鋪設行事一、其子雅職入二雜具行事一、逐二彼例一也、）
一掃除、

右衞門尉、　左衞門志、
行事基廣、（檢非違使、明法博士、）　重成、（檢非違使、）

治承二年十月十六日

抑饗、自レ院以二土左美作兩國一、被レ宛二定四ケ度饗一了、（土左立日、美作還饗、）仍入二定文一之間、今二ケ國不足、故雖レ不レ可レ有二實勤一、相計所レ入二參河備前等一也、此四ケ國之中、土左ハ叶二天喜例一、備前ハ叶二延久例一、自然合二吉例一、尤神妙、土左國者、左大臣知行之國也、事體雖レ似二無骨一、自レ院被二宛定一、隨又領狀了、仍非三本所二進止一、又爲二勤仕之國一之上、叶二天喜之佳趾一、仍所レ入二定文一也、何況先例未三必論二親疎一耳、延久例、午日有レ定、今度自似二彼例一、是吉祥也、

十七日、（丁未）雨下、公卿所レ課饗等、各領狀云々、摺袴又同前、申刻、左大將送レ書云、陪從裝束事、欲二調進一之處、禪林寺律師、（其名忘却、）去十五日入滅、何樣可レ候哉、爲レ隨二重仰一、所二馳言上一也云々者、答下服暇無二左右一之由上了、件律師、俊忠卿息也、將軍者、彼卿外孫也、

十八日、（戊申）天晴、左右廳頭參入、先內々注二進舞人以下參入之輩一、又光盛參入、申二殿上人摺袴散狀皆悉領狀一云々、府生賴文（來）云、可レ勤レ龍之由被二仰下一、而

被レ下二新制一之由承レ之、風流之間可二用心一歟如何、仰云、今度之制、祭使過差風流可二停止一之由、未二聞及一者、不レ可レ乖二近代此祭之例一歟、

十九日、己酉天晴、俊光朝臣來、寛治二年春日使重資卿記、相持之由令レ語、件人彼卿外孫也、陪從裝束事、無下可二相觸一之人上、仍私所レ欲レ調也、

廿日、庚戌天陰、午刻、左將曹兼任參來、自レ院可レ候二中將殿御共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仍所二參入一也、御出立所幷刻限可レ承云々、如レ法巳刻可レ參レ院、殊可二早參一之由仰了、博陸被レ示云、師武尙申二故障一云々、又關白隨身下臈中臣忠友來云、伯父去八月晦日死去云々、以二此旨一申二關白一之處、可二申上一之由、有レ仰、所二參上一也云云、件男可レ入二舞人一、仍所二來示一歟、仰二可レ有レ憚由一了、

廿一日、辛亥〔天〕晴、頭中將定能來、今夕有三行二幸子院御所一法住寺殿、云々、出立所可レ催二給殿上人一之由、可レ奏二內旨一、示付了、

廿二日、壬子雨下、申刻參二女院御所一、入レ夜歸來、關白被レ送二書札一云、師武可レ參之由召仰了、度々仰依レ爲二本意一、加二助成一所レ令レ參〔也〕云々、申二畏思給之由一了、

廿三日、癸丑朝間小雨、午後天晴、此夕行幸還御云々、召二右近府廳頭清景一、仰二條々事一、舞人任二天仁例一、余番長之外、不レ可レ有二他番長一之由、仰レ之、又召二光盛一仰二次第事等一、又以二使者待一、示三送大理卿許一云、出立日、檢非違使可レ被レ催事、鴨河可レ被レ渡二浮橋一事、淀渡之所可レ被レ催二遣檢非違使一事、已上先規已存、任レ例可レ有二御下知一歟者、

廿四日、甲寅〔天〕晴、申刻、檢非違使基廣參來、仰二出立所幷京中掃除事、依レ入二定文一也、此次申云、今日參二別當亭一、被レ仰云、春日使御出立所、可二參入一之檢非違使等、加レ催了、須レ尋二申本所一也、道志參入似レ無二便宜一、汝祗候者也、內々尋二問奉行人一可レ致二沙汰一、又可レ參二淀渡所一之檢非違使、被レ召二仰明基一了、爲二御不審一條條所レ令レ申也云々、同刻左近廳頭範直參上、舞人光近猶可二釣出一之由召仰了、又申云、舞人馬事、近例春日祭使無下渡二大路一之儀上、仍本牧馬各儲二南京一、敢不二京上一、且久安、仁平等例、各用二私馬一云々者、此事右廳頭清景昨日有二申旨一、仍所二召問一也、此日酉刻、中將爲レ申二舞人半臂下重一、參二關白御許一、直衣如レ例、共人二

人、（経家朝臣、季信、）騎馬共人二一人（定成、信光、）隨身童等如恒、此次、籠隨身事、同可申之由、相含了、歸路之次、參內被召御前云々、入夜歸來、戌刻、大納言邦綱卿來、謁之、水精地鞍、申出可進之由、所示也、

廿五日、（乙卯）〔天〕晴、藤源兩納言來、各謁之、詳定春日使之間事、又自白河殿被送水精地鞍、加撿知返獻、臨期可申請也、又右二位中將被借送馬一匹、小馬也、爲乘替先日所借請也、仍被送歟、令乘中將見了、返遣了、酉刻、左三位中將知盛使侍送摺袴、以外早速也、（加重袴并津加利組〈本イ〉宰、袴地不瑩也、）〔今夜依方違、參宿女院御所〕

廿六日、（丙辰）雨降、此日於春日御社、奉供養自筆般若心經十三ケ卷、（復一卷、）每月朔日所奉書寫也、是去年分也、連々有障、自然懈怠及于今者也、且ハ宿願之上、春日使事、如思可遂由、所祈申也、以覺乘得業爲導師、被物一重、布施一裹、所加遣也、（但昨日遣之、）此日春日使出立所裝束始也、兼日問日次於在憲朝臣、（光盛奉行、）午刻著烏帽直衣臨其所、奉行家司光盛著束帶參候、鋪設行事行頼、兼親等著衣冠同候、（他行事等不參、）懸母屋簾一間、敷始弘筵一枚、大略敷疊等、下賜指圖、於光盛令行之、

今日右近廳頭清景參上、申當府官人參否、并舞人馬事等、本牧馬尙不可京上之由也、先例舞人以私馬騎用云々、仍寮馬不相叶者、可用私馬之由、加下知、惣不可聞事之狀、仰含了、

御裝束始事終、光盛已下退出、

自今日女院御所余直廬、余參往御所、可爲出立所之故也、中將余同宿也、入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示合使之間條々事等、

廿七日、（丁巳）天晴、寅刻、定能朝臣告送云、中宮有御產氣者、欲參入之間、又示送云、非御產氣、煩胸給云々、仍不參、法皇御鳥羽、依浮說之告、未天曙忽以還御、即渡御彼宮云々、巳刻、重告示云、猶有御產氣、人々多參入、早可參入者、此間左少辨兼光來、（依先日召也、祭之間社頭禮儀、爲令示聞中將也、）申云、殿上人等可催之由、一昨日被仰下了、即令相催之處、未承散狀、十人許盡催出哉云々、即令謁中將、已終、余著冠直衣、（前駈衣冠、網代車、依車副遲參、牛童遣之、季信連車、隨身一人參會、）參中宮御所、（六波羅第也、）先是左大臣已下、公卿廿人許參候、各直衣、（淺黃指貫也、御產以後翌日著薄色、先例也、）左大臣、土御門大納言、藤大納言、源中納言等

在寢殿西庇座、余加此座、左大將已下十餘人在中門、尋常公卿座二棟廊也、而依為孔雀經御修法(仁和寺宮被修也)壇所、以寢殿西庇南二ケ間為公卿座、依其座狹少、人々群集中門廊也、以中門南廊(釣殿也)為御讀經所、公文從儀師實賀在其所行事、御驗者實詮僧都、顯智法印等、奉祈之、事體非火急歟、未及御祓、小時、宮權亮維盛朝臣(內大臣嫡男)有告示左大臣事、不知何事、即左大臣退出、疑是御産非忽事之由、內大臣令告示歟、此後人々少々退出、此間於寢殿南庇、被供養五大尊、(中宮大夫時忠卿日來造立之、今日奉供養、)供養了、給布施、右兵衞督賴盛卿取被物、少將時家朝臣取布施、(一裹也、)即導師(其人可尋問、)退出、舁出御佛等了、大進基親出來、余問案內、申云、自今曉聊煩御胸給、又有逆吐事、然而非御産氣歟、但陰陽師八人、皆占申御産氣之由、其時刻皆以相違、於泰親朝臣、申明日可有御産之由退出了云々、先是小輔僧正昌雲參入奉祈之、(今日始參云々、)渡御物氣、即退出了、未刻余退出、後御産事無聞云々、此日自院賜餝馬牽馬等、各置其鞍、令騎試中將、各返上了、唐鞍引馬鞍等、今日取寄之也、

廿八日、戊午、〔天〕晴、終日沙汰明日雜事等、中御門中納言調送隨身裝束、(冠以下雜具、出余許調之、)公卿侍臣等送摺袴、自院廳被送遣諸國所課祿、袖、袴、單重、布、凡絹等、(式日在別、)自親宗朝臣(院北面、)光長(殿職事、)等之許、注送役諸大夫散狀、又別當卿以檢非違使久忠示送云、明日可參入之官人、進奉八人、但其中候中宮之輩、若有不參會事歟、猶所相催也、浮橋事下知了、隨又為明基沙汰、已所令渡也、可行淀渡船事之檢非違使即久忠、依分配可罷向也者、條々承了、每事有沙汰、尤為本懷之由、令答了、久忠又申云、先例奉行渡事之時、渡船□(係カ)少之間、有其煩事也、仍以行事辨若職事、御教書付諸國、令責催渡船之者例也、今度如何、豫觸行事辨兼光之處、隨本所仰、可申沙汰之由、所申也云々、余案之、度々春日使記渡船事、為諸國沙汰之由、無所見、仍私致沙汰、而今以久忠申狀、重廻思慮、事理可然、何況天仁為隆記云、檢非違使向淀行渡船事云々、以之思之、不付諸國者、以何可行哉、縱又雖無先例、至于此條不可有難、仍仰光盛以御教書仰遣兼光之許了、入夜自白川殿被送摺袴(以美作守基輔)

爲レ使、件袴地揩袴也、尤奇也、申二畏給了之由一、今夜備二裝束一了、酒部所
幄立レ骨、於レ覆者、明朝可レ張也、余加二撿知一、光盛季長
等祗候、亥刻、右近廳頭淸景進二本府差文一、職事國行覽レ之、左近先日覽レ之、
同刻自二關白御許一、以二職事重章一、給二舞人半臂下重、及
童裝束四具一、加二毛沓一、申二畏給之由一、又關白息中將以二信
賢、殿下職事、被レ送二褶袴一、及二深更一邦綱卿調二送雜色八人、
取物四人裝束一、女院御庄之美作國等所レ課、皆悉所レ進
也、昨今、日イ檢非違使基廣重成等掃二除庭上門外等一、但是
大略許也、所々召二人夫一、日來所二掃除一也、

〔治承二年十月晦〕廿九日、己未天顏快晴、雲膚盡散、此
日右中將良通爲二春日祭使一發向、以二九條亭一爲二出
立所一、裝束在二指圖一、卯刻、余著二烏帽直衣一、令レ懸二舞人
陪從裝束、以二侍廊障子上三ヶ間一、爲レ懸二裝束一所、副二西北障子一引レ綱懸レ之、職事國行著二衣
冠一祗候、侍男共布衣役レ之、先懸二舞人裝束一、以レ南爲レ上、以二褶
袴一引二重々袴、其襪出二揩袴一、懸レ上、故實也、其末懸二陪從裝束一、以二半
臂下襲一懸レ上、異二舞人裝束一、此間、奉行家司左京權大
夫光盛參上、饗饌未二持參一、頻以催促、舞人陪從遲參、
再三加レ催、此間、源大納言被レ來、暫居二殿上人座一、及二
巳刻一舞人陪從等來、不二悉來一、召二西廊南面一賜二裝束一、家司
職事四位已下、著二衣冠束帶一役レ之、各取二一具一出レ自二障子上南妻戸一、於二中門
廊南緣上一結レ之、件所、素可レ爲レ闌也、舞人陪從〔著二布衣冠一、進跪二砌下一取
レ之、不參之舞人陪從」裝束、自二侍所方一、預二給廳頭淸
景一、此間余居二西廊簾中一行レ事、頭卷二西面妻戸簾一見レ之、源大納言經二殿上人座一、令レ招
入二簾中一暫交レ語、次持二參饗饌一次第居レ之、諸司官人著二衣冠一役レ之、依二人數不一レ足、侍男共著二
布衣一相交役レ之、

上達部饗、各給二折敷、高坏三本、無レ飯、七人料、禮頁二著座之後居レ之也、而依レ可レ遲之、兼以居レ之、

殿上人饗、黑柿机五前、依二座短一不レ居、滿七前、兼居レ飯、

已上、土御門大納言所レ課、件饗、四府督相替役
レ之、而左兵衞督有二輕服日數一、仍一府闕レ如之一、
所二相親一公卿勤レ之者例也、仍所レ宛二彼卿一而已、

舞人饗十二前、黑柿机十前、依二座短一略二今二前一、於レ饗者、居二滿十二人料一了、兼居レ飯、

陪從饗八前、朴木机八前、居滿了、兼居レ飯、

已上右衞門督忠親別當、所レ課也、

諸大夫饗五前、居二中門廊紫端疊前一、兼居レ飯、攝政關白家者、撤二藏人所臺盤一居二件饗一也、

加陪從饗卅前、居二隨身所一、

已上、土左國所レ課也、先例二ケ國勤レ之、而今度
自レ院被レ催之間、一國被レ宛二兩方饗一、然而於二定
文一者、加二入參河國一了、

又張二酒部所幄一、覆二調具一、其中雜具、

次余改二著束帶一、於二東對一南面發二遣幣帛一、陪從陸奥守範季、奉行

職事頁覽、之後、著二冠直衣一、著二薄色堅文織物指貫一、無二出衣一、次良〔通〕著二
裝束一、此間、公卿侍臣少々來集、
闕腋袍、黒半臂、打下襲、紅打袙、蒴黃袙二領、紅單
衣、白浮文織物、表袴、紅大口、冠、垂纓、紫檀地螺鈿
細劔、水精柄、關白中將元服之時、余加冠引出物劔也、依レ小川レ之、紫淡平緒、纐黃鳳、銀魚
袋、家無二銀魚袋一、仍所レ借二川頭中將定能一也、泥繪冬扇、笏、韈、帶、落花形、
散位定成奉二行之一、基輔政季等著二布衣一、相共
奉二仕之一、
自二關白之許一、以二前筑前守以政一被レ送二落花形一、納レ帶箱蓋、
此間源中納言、雅賴、頭中將定能、朝臣等來下著二裝束一
之所上、定能朝臣云、賴文去夜補二將曹一之由、所レ承也云
云、將曹者、除目之時所レ補也、然者給レ祿之時如何、依
レ有レ疑示二合源納言一、源納言已蒙二院宣一了、不レ可レ知二
除目之有無一、可レ賜二將曹祿一云々、理可レ然、參議猶以二
上皇仰一任レ之、時中例、況自餘官哉、仍可レ増二祿員數一之由
下知了、今日使勸盃瓶子取、可レ用二左中將泰通朝臣一、
有二兼日領狀一、而忽依二內裏召一參上、難二參會一之由所レ申也、
送二書於季信之許一、先例、四位近衞司取役也、而見參之殿上人
中、無二近衞次將一、經家、信基等朝臣雖レ爲二四位一非二
次將一、定能朝臣雖レ爲二近衞司一、藏人頭也、攝政關白家之外、貫首不レ勤二

雜役也、粗檢二先例一、雖レ爲二藏人頭一、親二昵之人於大臣家一
勤二所役一、非レ無二其跡一、治暦三年後二條殿著袴之時、
于レ時京極殿執政以前也、藏人頭隆綱勤二陪膳一、又堀川左府上表之時、
以二藏人頭宗輔一爲レ使、准據例如レ此、又天仁元年春日
使、頭修理權大夫爲房朝臣取二瓶子一、是雖レ非二次將一、依
レ爲二貫首一從二此役一歟者、爲二貫首一之次將、與下非二貫
首一之四位上、以二何人一可レ令レ取二瓶子一哉、以二源納言一
問二人々一、于レ時、來集之卿相、源大納言定房、土御門大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藤中納言資長等也、各在二西廊簾中一、
一同申云、定能朝臣已於レ家爲二親昵一、如レ此事、依レ人可
レ有二斟酌一、雖レ爲二藏人頭一、令レ取二瓶子一之條、可レ無二其
難一者、仍以二此旨一相二含定能朝臣一了、舞人陪從未
レ參、頻相催、及二未一刻一、申二參集之由一、余居二西廊東第
一間一、同間西邊立二屏風一、爲レ隔二公卿之來集一也、簾中一、使著二裝束一了、未レ懸レ裾、同居二
此所一、次上達部著レ座、出レ自二西廊簾中一、經二陪從座前並寢殿西簀子南廣庇等一、自二座後一著レ之、定
房、隆季、邦綱、宗家、資長、實守等卿著レ之、〔親〕雅
賴依レ無レ座不レ著レ之、雖レ設二七人座一、茵三枚、圓座四枚、先例也、雖二納言一著二圓座一也、六人著レ之後無二其所一也、資賢、成範等卿、人々著
座之後來、此三卿在二西廊簾中一、雅賴卿行レ事、延久公
卿行レ事例也、次殿上人頭中將定能朝臣已下、著二殿上
人座一、各集二會中門廊一、經二同南緣一並陪從座前一、自二座後一著レ之、定能、經家、經房、信基、光長、兼親等也、次諸大夫

可著座而不著歟、次余召人、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余仰舞人陪從可著座之由、光盛申云、舞人三人此殿御隨身、未參、始召問之時、申皆參之由、今又申此由、不足言也、但隨見參且可著座之由、仰之、是延久四年例也、次舞人著座、昇自中門廊西妻、經同南緣並陪從座末及寢殿西庇北第一間我座後等著座、東上南面、上臈二人著南面、但當時遲參、次陪從著座、其路同舞人、但我座之後無所、仍踏座上著之、南上東面、次酒部所人著座、下家司親重、並諸司二三分、同下家司也、次一獻、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於中門取盃、樣器三獻同之、經陪從座前幷寢殿南廣庇、入自南庇西四間、居舞人座前、上臈三人未參、勸之、散位範保取瓶子相從、恭埦瓶子也、散位雅亮勸陪從、經座前、春日器、次五位取瓶子、青瓷瓶子也、舞人陪從同時勸之、各巡流了、此獻、舞人不撤盃、於上達部、延久、寬治例也、次二獻、權大納言定房卿於南廣庇西第一間取盃、諸大夫傳之、自同庇東行、入自寢殿南庇第四間、居舞人座前勸之、安房守定長殿上人、取瓶子相從、散位親行四位可勸也、而光經朝臣廻東方、奉行者不尋召之、寄五位尤失也、勸陪從、次五位取瓶子、舞人陪從同時勸之、源大納言郎復座、須第一舞擬第二卿之後復座也、舞人擬盃儀、

第一舞人當座第一、受盃、經座後末等、自西庇出南庇東進、居第二卿隆季前擬盃、第二卿取盃、此間、勸盃公輔可〔復座〕而今日早以復座、如何々々、自第二舞人、々々進居第一舞人西邊、二人相並、其路同第一舞人、受盃、此間、第一舞經郎擬第三卿、邦綱、次第如此、至最末卿、實守、相遇擬之、須至殿上人座擬也、而依日暮略之、

天仁、大治、久安、仁平、已上四ヶ度、初獻有擬盃儀、今度須逐天仁例也、而憶事理、臨時祭庭座、第二獻有此儀、加之、江次第、賀茂祭使出立儀、又第二獻擬之、天仁以後例、頗以有疑、然而至春日祭、初獻可擬歟之由、相存之處、延久經信記、寬治爲房記等、二獻擬盃之由、有所見、以之思之、恐天仁以後例存失儀歟、仍今度逐延久寬治例、二獻有此儀、

次勸粉熟、先舞人、次陪從、次上達部、次殿上人、如此可勸也、而先舞人、上達部、次殿上人、陪從、居之失也、上達部殿上人數料イ別居汁、上達部紛折敷、諸大夫役之、殿上人白折敷、次五位役之、舞人陪從料懸汁、舞人、諸大夫役之、陪從、次五位役之、已上共白折敷、次公卿以下著箸、後聞、誰人可申上哉、出座有其沙汰云々、先隆季卿出、疑實守云、仁平度、朝隆卿爲大辨藏人頭、在殿上人第一座、申上之、准彼例者、殿上人上臈、可申上歟、隆季云、殿上人中、辨官可申上歟云々、爰定能朝臣云、本所存旨、參議可申上歟云々者、仍實守卿申上、即下箸云々、余案之參議可申上也、殿上人上臈、及辨官、共無理、此間檢非違使著座、大夫尉先著、資長昇八尺床子二脚、立酒部所幄南邊、(南北妻)、其後著也、小時起座、須三獻之後起座也、次三獻、先光盛進座下、觸示隆季卿、而依左手加灸治、進退有煩、勸盃可有恩免云々、仍邦綱卿勸之、

盃、其儀同二獻、此度不擬盃直下、侍從家俊殿上人、取瓶子、散位範保勸陪從、次五位取瓶子、次陪從發笛篳篥〔音〕、二獻欲發、余加制止、次賜插頭花、散位定成余職事、取插頭花草整、件草整、體如汁器、臺如形彩色也、上立櫻十二枚、欸冬八枚、其居中門廊西戶內、須居障子上南妻戶前也、殿上人經家朝臣已下、次第取之、經陪從座末入自寢殿西庇北第一間、自殿上人座前南進、自母屋東進於舞人座前、插各冠、拔笏經本路退下、先是三獻之間、敦直已下舞人三人著座、次諸大夫範保已下取之進、自陪從座前插之、次舞人陪從經本路退下、先舞人退下、次南廣廂敷菅圓座十二枚、諸大夫役之、次上達部移著、自上﨟著直南面、此事有兩說、或先北面、勸盃之後南面、或又如今日、若無其難歟、次居肴物、諸大夫役之、人別繪折敷、高坏一本、此間陪從進中門內、發歌笛聲、次舞人進庭中、舞求子舞了、歸入之間、使勸盃於上達部、其儀出自西廊南面戶、頭中將褰簾、於陪從末前程南面跪、突片膝、插笏取盃、民部權少輔宗雅居折敷、傳受之、使取盃、件盃樣器也、頭中將定能朝臣取瓶子相從、子細識右、使經陪從座前幷公卿後等、居第一卿定房座上、瓶子取入酒、使氣色于定房卿飮之、更入酒擬之、定房受盃擬隆季卿、此間使拔笏、依不拔得、定能朝臣令拔之、隆季取盃之後、使起〔右〕廻、經本路歸、入自初戶、瓶子取先以退下、散位季佐取續瓶子、不持參他瓶子、受取同瓶子也、天仁爲隆記云、諸大夫取續瓶子云々、今逐彼例也、使即懸裾於鈎居木戶內、延久四年例、後二條殿勸盃了、著公卿座末、今日可逐彼例、而久安如此、寬治、天仁不然、仍今日不著公卿座末、尚可著歟、次余出自同戶、加著穩座上、其路如使勸盃路、座上有空圓座、著件圓座也、次召人光盛參上、余仰云、舞人已下可罷渡者、次第渡南庭、

行列、

先舞人、爲先上﨟一行、今日雖不仰一舞、余番長下毛野厚重爲第一、同下﨟二人爲第二三、其殘皆本府近衞也、

次餝馬、纖左將曹秦兼任 同賴文等、引之、舍人居飼相副制之、

次馬副八人、二行可立之、而二重立之、未曾有事也、

次手振十二人、二行、上﨟二人、可持雲葉頭、總而忘却不持之、又以奇異也、於座雖尋之忽不能令持、

次隨身四人、二人遲參、仍只二人相並渡之、

次引馬、纖遲參、仍舍人居飼引之、

次陪從八人、二行、和琴持交此中、初先舞人欲渡、余追歸令從陪從後、

次童四人、二行、

次雜色八人、二重立之、

〔次〕取物四人、取物如恒、

次共人十七人、一行、爲先上﨟、

四位、

前和泉守源季長朝臣、

五位、

太皇大后宮前大進源行頼、
前筑前守橘以政、
前皇太后宮大進源季廣、
前皇后宮大進源長經、
上野守藤原頼高、
散位源邦業、
散位源保行、
散位源信光、
散位源兼親、
左馬權助源國行、
散位源正綱、武士、
但馬權守源長俊、

六位、

蔭孫源兼時、皇嘉門院判官代季長子、
蔭孫藤原長正、院非藏人光經子、
勾當源國輔、行頼子。
勾當藤原業淸、貞淸子、

各著二布衣半靴一、六位同黑塗半靴、國輔著二毛沓一、各童一人相從、又相二具馬一、皆悉令レ牽二其前一、正綱獨令レ引レ後、共有二其說一事也、

渡訖、令レ渡二引馬一、[illegible]師武、忠武、幷隨身二人、依二遲參一也、次公卿起レ座、余同起、歸入レ自二初戸一、相二伴中將一歸出二[於]中門廊西妻一、引二寄馬一牽、騎レ之、散位信光、令二抱乘レ之一、定成副二衣裳一、此間、公卿群二立中門廊南緣一、余立二西面妻戸下一、其人等列二居中門外一、使出二西門一之後、余於二東門一乘レ車、網代車、牛童遣レ之、貞盛一人著二衣冠一、前駈、令レ渡二舞人已下一訖之後、自二閑路一馳參二法皇宮一、七條殿、使參レ院路、自二九條一東行、自二富小路一北行、經二川原一、有二浮橋一、入レ自二七條殿南樓一、於二御所西門一下レ馬、頭中將、並信基朝臣等、豫參レ院、扶二持使一參入、他殿上人等參二內裏一、

路頭行列

先琴持、本府仕丁、著二赤衣一持レ之、
次舞人、爲レ先二下﨟一一行騎馬、本府牧馬不二持來一、仍各私設レ之、太異樣也、是先例云々、
次使、騎二牽馬一、院御馬鬢白、
次隨身四人、二行、步行、
次童四人、二行、步行、
次雜色八人、二重、步行、
次取物四人、一重、步行、
次陪從八人、一行、爲レ先二上﨟一騎馬、
次餝馬、院御馬、青鵝、
次馬副八人、二行、步行、

次手振十二人、二行、步行、

次加陪從十六人、（一行、爲先上﨟、騎馬一員、三人在此中、右十人、左六人、皆著束帶、）

次共人十七人、（一行、爲先上﨟騎馬、）

余先依召（親宗召之、）候寢殿南簀子敷、（無座、）（無圓）使入門之間、親宗朝臣召之、（降而告之、）卽入自中門廊西面戶參、先候坤角簀子、依重召進候南簀子、（北面在余西、）次覽餝馬牽馬等、（各纜引之、）一匝之後引出了、須舞人已下皆悉被渡也、而東方無可通之路、又皆悉行達南庭之條、時刻可推移之上、於御棧敷可有御覽、仍被省略［也］、次伴中將起座至中門、法皇渡御々棧敷了、余召前駈季長、國行等、（御出行事、）［等］召仰行列不可違亂之由、廻東方（自常上廻也、）南門（織戶、）乘車、直向改裝束之處、（五條南、東洞院西、邦綱卿新造亭也、先例以內藏寮、爲改裝束之所、里第之時占近邊之家擬之、今度近邊無可然之家、仍頻改程遠所、借用件家也、）羞車下之、先是女房兩三來會亭主邦綱卿、參會內裏、待使［之］參內云々、小時又女房來、其實女院爲使將同車、（密々渡御、不使人知之、借用人車也、）余退出之後、舞人已下被渡院御棧敷云々、其行列如初、自七條殿西大路北行、經川原、自京極大路北行、自四條大路西行、自東洞院北行、自三條坊門西行、至西洞院（陣口、）郎下馬、（于時刻乘燭、皇居閑院第也、）布衣共人留此所、（頭中將定能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修理權大夫信基朝臣、侍從家俊、右兵衞佐盛定、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等來會陣口、相從使參入、）舞人在使前、陪從、加陪從（謂左右官人、）隨身、雜色、小舍人、童、餝馬、牽馬、馬副、手振等、相從參入、使進立弓場殿代、（西中門外北腋也、）陪從發歌笛音、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奏事之由、卽告召之由、［使］垂裾入自中門北小戶、候中門廊西緣南妻、（擬長橋、豫敷疊座一枚、其沓隨身進寄取之云々、）次舞人入自中門、進前庭舞、求子、此間賜肴物於使、（殿上五位二人、成家、惟基、役之、衝重二前也、）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勸盃、五位藏人基親取瓶子、使飮了、置盃於前、次頭中將取勅祿、（紅打御衵一領、後開、重御單被出之、頭中將副白單衣給之云々、）出自殿上之戶、懸使肩、使左手取御衣、右手持笏下自緣南妻、（不著沓、）進出砌西、（四五尺許、）向御所方北、拜舞、（如常、）訖、右廻出［自］初小戶著沓、（經家朝臣令著之、）賜祿於隨身上﨟、（重武子宗雅傳取給之、）次覽餝馬已下、（此間使徘徊小板敷邊、）先餝馬、（雖兼任、師武引之、賴文於路頭落馬、不參內裏云々、）次馬副、次手振、取物等、（路間納長櫃相具云々、而遲參之、依暗夜不待、恐渡御前云々、尤不敵也、）次牽馬、（雖同前、忠武依布衣不引之、先例也、）各叡覽了、引廻前庭牽出了、先是給舞人陪從祿、（出納取之、）次使經本路欲退下之處、使從者可渡北陣之由、忽以其沙汰出來、此事依無先例、兼不召仰其儀、但臨期、邦綱卿、定能朝臣、經家等相議、准臨時祭

儀被渡之、共諸大夫留陣外、而可被渡之由、有勅定、布衣之者可有憚哉否之由、定能朝臣雖申出是非、被渡御前之儀、只使退出、密々女房等見物之體也、仍不可整行列、不可備威儀、只可渡之由、有勅定、仍皆悉渡北陣云々、（於西洞院西北門有御覽、邦綱卿候御前云云）、使於二條町口（陣）、騎馬、自町南行、自三條坊門東行、自東洞院南行至五條、（依及暗夜、於途中乘車、歸來、此事非也、雖夜陰尚可騎馬也）、轟車於中門廊、下自車、邦綱卿相從、定能朝臣已下殿上人等、同以相從、使即解脫、舞人陪從〔々〕者等皆以分散、爲改裝束饌飢也、此間使良盛（余職事）、返奉落花形於關白、（納本帶宮蓋）、使未歸來之前、藤中納言資長來、余謁之、又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同來、依不閑及、不謁之、件人使出之後、來出立所云々、及戌終、共人等來集、（瀧及小隨身等、冠、水干、狩襖、袴、股貫、帶劍、小舍人、同水干、裝束、毛沓、舞人、陪從、加陪從、綾直衣、浮文指貫、無出衣、柏夾、帶劍、（鹿皮尻鞘）但依不騎馬入車、乘車）、亥刻、使著直衣、（等同）瀧、（轟車乘之、邦綱卿褰簾、禮節過分也、寛治二年、大藏卿通具朝臣、天仁元年少將宗能朝臣、大治五年右少辨宗成等乘車後、今依彼等例、所召仰季信也、明日自淀歸京、先例也）中務權少輔季信著布衣乘車後、即以下向、（其路、自東洞院至七條、西折至朱雀南行）、瀧幷官人等乘馬在車後、諸大夫同相從、前後、侍同以相從、於七條堀川、官人行除目、（政所封戸國成下文給沙汰官人、天仁例也、阿波越前等國、即彼時例也）其儀右近廳頭惟宗、清景、（將曹）使車傍役馬曰、（正禮可如此、而清景遲參、於車邊行之云々、尤失也）藏人頭刑部友貞、（舞人）檢非違使安那定行、（五位）藤井國兼、（六位府生）已上同舞人也、看督長石作爲安、伴國延、（已上除目儀）行除目訖、下家司親弘給下文、越前國十石、阿波國五石、件下文家司光盛加判、是封戸國也、依天仁例行之、爲隆記云、賜下文云々、其上子細不見、今案事理、示合人々所行也、

子刻、着淀休幕、當大路東邊、本府立三間幄、（東西行）四面引斑幔、其內敷疊、（先例構平板敷、今度不然、本府懈怠也）立屏風（屏風及疊等、自京相具之）、件幄後、八幡別當法印慶淸立假屋、（黑木屋、葺松葉）敷帖立屏風、供饌贄殿、卜近邊小屋、御馬同引至小屋、贄殿供御膳、御庄々勤饗已下雜事、（委注文在別）八幡別當同勤雜事、使不著件假屋、宿本府幄、是先例也、（天仁八幡別當雖儲假屋、不宿給云云、依〔降〕雨降恐用意件假屋也）豫下家司刑部錄久行、（道造）所司內匠允重康、女房、（輔、讃岐同車）等參候、近習人兩三〔卿〕、御幕邊敷敷皮祗候、御共侍等、少々同〔以〕祗候、

使出後、女房及余、歸九條亭、改裝束之所、鋪設雜事、其儲太過差、

今日來會卿、

大納言、定房、隆季、邦綱、
中納言、宗家、(実イ)資賢、資長、成範、雅頼、
參議、朝方、使出之後來、實守、
殿上人、
頭中將定能朝臣、　經家朝臣、
經房朝臣、　信基朝臣、
宗雅、　光長、　基親、
季信、　棟範、　定長、(寛イ)
家俊、　盛定、
諸大夫、
光經朝臣、　範季、　範保、
雅亮、　親行、　季佐、
朝宗、　邦輔、　良盛、
定成、　〔光盛、奉行、〕
次五位、
親經、　忠廣、　貞光、
今日座事訖、欲移著穩座之間、隆季卿以右中辨經房朝臣示曰、先例、或於院有被御覽帶之事、若可然者、存其旨可申沙汰者、答云、本所不可申左右、只可在御定、久安有此例歟、其外無所見歟者、經房以定能朝臣所傳示也、今日無其事、

出立所裝束、

寢殿母屋三ヶ間、南庇三ヶ間、西一間爲西庇分、西廂四ヶ間、及南西廣庇、西廣庇、爲敷陪從座假所構也、中門廊敷滿長筵、寢殿南簀子、中門廊之簀子等、不敷之、寢殿南西母屋庇之間、并廂長押端有差筵、母屋不置鎭子、廂毎間置鎭子、妻戸間不置之、中門廊無差筵及鎭子、南廂東鴨柄間、及母屋西第四間西面、并北廂南面三ヶ間、西面一間、同西庇廂南第五間南面、北孫廂南面也、懸壁代、其上懸亘御簾、母屋南西兩面、及南西廂、不懸簾、是先例也、又南孫廂西第五間西面、懸掩御簾、不出几帳帷、副御簾立留四尺屏風九帖、母屋西第三間副東屏風、敷兩面端疊一枚、南北行、去屏風一許尺、自同間至西第一間、敷同疊四枚、東西行、依間狹、頗引重敷之、去屏風(一)許尺、爲舞人座、上臈二人著横座、自南廂西第三間加西庇定、東柱、至同第一間謂西庇、中央、東西行敷高麗端疊三枚、不及西庇、西長押際三尺餘、其上敷高麗端龍鬢三枚、其上加東京錦茵三枚、納言座、高麗圓座四枚、參議座、但雖納言著此圓座、只隨見參也、爲上達部座、東上北面、自西廂南第二間、加南庇定、至同第四間中央、敷紫端疊三枚、依間狹、頗引重敷之、爲殿上人座、南上東面、自西孫廂南第三間、加南庇及孫庇等計之、件南二ヶ間出廂也、第二間有刻階、至第五間中央、敷繧端疊三枚、依間狹、引重敷之、爲陪從座、南上東面、中門廊西第一間副北壁、敷紫端疊三枚、頗引重之、爲諸大夫座、東上南面、侍廊障子上三ヶ間、副

西北障子一引レ綱、每レ柱打二賦金一、南西等柱打二栗形一、懸二舞人陪從裝束一、舞人裝束以二褶袴一懸レ上、陪從裝束以二半臂、下重一懸レ上、寢殿北孫廂西第二三間加二西庇一定、敷二長筵一、無二差筵及鑷子一、北廂北面二ケ間孫廂、西第三間東北兩面懸レ簾、皆垂レ之、同西第二間西障子、及北遣戸等不レ懸レ簾、副二北庇北面簾并西障子一、立二廻四尺屛風四帖一、東間副二南屛風一立二二階厨子一雙一、東西妻、其上並二置冠筥、搔上筥、泔坏等一、厨子前副二東端一敷二高麗端疊一枚一、南北行、四間敷二高麗端疊二枚一東西行、寄レ南レ敷之、爲下使著二裝束一所上、寢殿南孫廂南面二ケ間、西間妻戸、東間格子遣戸、垂二御簾一、出二几帳帷一、女房不レ出レ袖、東子午廊西面三ケ間、南第一間妻戸、同二三間格子、同南面四ケ間、中二間蔀、東西端遣戸、垂二御簾一出二几帳帷一、女房不レ出レ袖、已上爲二女房見物所一、皇嘉門院、今朝爲二御見物一、竊以渡御、當二中門東屛東妻一、立レ屛五尺許、子午妻一、立二二丈幄一宇一、爲二酒部所一、其內北間頗寄レ南、立二火臺一脚一、南北妻、其北立二酒樽一、居二床子上一、南間立二二階案一脚一、南北妻、上階立二茶垸、瓶子二口、青瓷瓶子二口一、下階置二酒盞、樣器土器、繪折敷等一、案西立二七尺床子二脚一、爲二酒部所人座一、車宿屋西二箇間、尋常隨身所、母屋及北庇、敷二紫端疊六枚一、母屋四枚、東上對座、北廂圓〔座〕二枚、一行、爲二陪從并一員官人座一、以二車宿二ケ間一、爲下辨二備饗饌一之所上、車宿前東西行引二纐纈幔一、先例、出立所引レ幔之由、不レ見二舊記一、仍南庭不レ引レ幔、然而至二車宿前一、爲レ隱二饗饌一、辨備所尤可レ引レ之、仍以二今案一引レ之、

還立日、裝束同レ前、但擧二掌燈所々一、

上達部座上下各一燈、

殿上人座上下各一燈、

陪從座上下各一燈、

中門廊一燈、

使著二裝束一所一燈、

供奉上下夾名、付裝束、

舞人十二人、當府番長已下勤レ之、

番長下毛野厚直、

近衞下毛野武宗、　秦兼茂、已上余隨身、

刑部友貞、　伴國延、

石作正次、　安那定行、

石作爲安、　藤井國兼、

綾行久、　紀光次、

立花武次、已上府者吉上之屬也、

裝束、紅梅色袍、白單張半臂下襲、袍外關白所レ被二調進一也、青摺袴、八人之所レ課、加二給之一、

帶二繪尻鞘劒一、有二懸緒一、平文、著二糸鞋一、

陪從八人、當府者勤レ之、

番長石作國次、　大中臣貞弘、

菅野國久、　近衛秦國澤、
〔藤井貞正、〕　藤井則友、
伴　垣久、　紀　恒友、
裝束、蠻繪袍、靑單張半臂下襲、本左大將所レ課、而依二服暇一余調レ之、青
末濃袴、著レ沓、
加陪從八人、當府者勤レ之、夾名不レ載二差文一、異樣之者子云々、
左右加陪從官人十六人、
左近將監狛則近、
將曹大石範直、（左右イ）　豐原俊秋、
狛光重、
府生大石久直、　大石季景、
右近將監多好方、一員、
將曹多近久、一員、　惟宗淸景、
多景節、
府生三宅盛正、　玉手宗淸、
玉手近淸、　紀　爲保、
下毛野武春、一員、　豐原行光、
裝束、束帶、一員官人同前、
童傳官人、
左府生紀重延、　大神是弘、

右府生尾張則兼、　尾張兼遠、
褐襖袴著二毛沓一、
立明官人、左近勤レ之、右祭無二右立明一、先例也、
左府生豐原公秀、　淸原助成、　豐原公久、
物部安國、　秦　重次、　矢田部成吉、
藤井近安、　建部國〻、　秦　末次、
建部安茂、　大神光茂、　尾張兼助、
藤井國正、　紀　有行、　大神武次、
建部成安、　紀　光末、　大神武吉、
春日共枝、　淸原有里、
櫳、
餝馬、
左近將曹秦兼任、候レ院、
參內、褐如レ例、唐綾襖袴、付二五節櫛一、薄樣草鞋等、毛沓、挿レ笏、
發向、冠、白綾葛水干、狩襖、茜衣、末濃〔袴〕、
還立、冠、綾葛狩襖、淺黃、茜衣、紺末濃葛袴、
同將曹秦頼文、候レ院、
參內、褐、唐綾襖袴、付二蘿菊一、毛沓、挿レ笏、
發向、冠、白唐綾水干、狩袴、紺葛袴、紅衣、股貫、
還立、冠、柿狩襖袴、末濃袴、茜衣、
引馬、

左府生下毛野師武、（關白殿御隨身、）
參內、冠、白唐綾上下、付二反鼻一、紅打衣、差帶、挿レ笏、帶劔、毛沓、
發向、冠、車輪文紺狩襖上下、黃衣、股貫、
還立、冠、木蘭地狩襖、草袴、茜衣、
左番長下毛野忠武、（余隨身、）
參內、烏帽子、平禮地蘇芳之青唐綾狩襖、袴、（付二樣々冬扇一、）紅打衣、藁履、
發向、立烏帽子、糸葛水干、狩襖、末濃袴、款冬衣、股貫、
還立、立烏帽子、糸葛狩襖、末濃袴、款冬衣、
御隨身、
中臣重武子、　下毛野原澄子、（實厚助子、）
下毛野忠武子、（實師武子、）下毛野原直子、
裝束蠻繪袍、（獅子文置レ之、）躑躅半臂下襲、濃打衵、
裏濃蘇芳衵、濃單衣、二藍末濃袴、
合袴藁脛巾、　淺沓、　繪尻鞘劔、（虎皮文衣也、）
平文懸緒、　樺卷鞭、　布帶、
中御門中納言所レ課、麁惡物、於二余許一調二替之一、
發向、藍摺（小加陪天、）水干、（狩襖、糸葛袴摺レ鴛、茜衣、冠、帶劔、股貫（陪天）、）
還立、紺水干、狩襖、（文ハ葉、）貫袴、（摺二加陪天一、上下皆絲纐衣、裁ヲ入色々草一、）
四人皆同裝束也、件兩日裝束、雖レ無二先例一、內々調ヲ賜之一、

小舍人童四人、
藥叉丸、　千法師丸、
金法師丸、　萬歲丸、
已上皆侍品者子也、（金法師、御厩安（司主）淸方子也、）
參內、薄物崩黃狩襖、袴結二紅葉一付レ薄、款冬打薄款冬衵、黃單衣、毛沓、有二錦花襪及花帶等一、檜橫目扇付二紅薄樣物忘一、
發向、糸葛水干、黃染之紺葛袴、紺卷染衣、
還立、藍摺爐焦水干、（裁ヲ入色々草一、）糸葛袴、（摺レ菊、）款冬衵、
四人同裝束也、件裝束兩日皆調ヲ賜之一、雖レ無二先例一、內々所レ賜也、
雜色八人、
武員、（余長、）　月宗、（有カ）　友弘、　行次、
千與澤、　開方、（已上番頭、）　盛久、　盛次、（頭中將雜色、）
裝束、半蘇芳狩衣、（無レ裏、）袴、濃打出衵、黃衵、青單衣、造レ菊（白、黃、）付レ之、
取物四人、
月行、（有カ）（頭中將雜色、）　宗里、（同、）
菊澤、（余雜色、）　國澤、
裝束、朽葉狩衣、朽靑打衣衵、薄蘇芳衵、濃蘇芳單衣、造二龍膽一付レ之、

已上、裝束色追二先例一所レ用也、天喜雜色取物皆蘇芳、延久雜色蘇芳、取物朽葉、如二今日一寛治雜色蘇芳目結、取物朽葉卷染、天仁無二所見一、大治雜色取物皆松重、久安同、寛治、仁平、赤色村濃也、今度須レ追二天仁例一也、而雖レ檢二諸記一無二所見一、於二寛治例一者、雖二宜吉一、久安例不レ可二庶幾一、仍所レ用二延久例一也、何況於二蘇芳色一者、代々已被レ用、不レ可レ改之故也、又可レ付レ舊之由、人々相示、然而寛治以往例、皆以二單狩衣一也、隨則久安爲二狩襖一、仍彌所レ逐二寛治以往例一也、

院御廐舍二人、
餝馬、
赤色襖上下、　款冬衵、　黄單衣、不レ著二打衣一、不レ付レ花、
引馬、
虫襖上下、　款冬衵、　黄單衣、不レ著二打衣一、不レ付レ花、
馬副八人、用二家司職事侍一、
季長朝臣侍、　光經朝臣侍、
範季侍、　〔高佐侍、〕
行賴侍、　信季侍、
國行侍、　盛方朝臣侍、
褐袴如レ例、褐指二紫糸括一、濃打衵、同色〔單衣〕、
・〔卷〕纓冠、　菉脛巾、
手振十二人、當府近衛勤レ之、
近衞凡武國、　田口枝行、　紀　光時、
安那安友、　立花武久、　立花則次、
秦　藏重、　田口枝友、　秦　行里、
紀　恒安、　石作友安、　海　國安、
紫褐、其色濃蘇芳也、不二指括一、　青末濃袴、　青單張半臂下襲、
蘇芳打衵、　青單衣、　細茅花鳥イ烏尾冠、　菉脛巾、　付二藥袋一、其緒青革也、普通用二赤革一〔云々〕、又用二丸緒一之由、府者所レ申也、而此藥袋、鈴唐鞍之具也、仍不レ能レ改二直之一、
共諸大夫十七人、四位一人、五位十二人、六位四人、
四位一人、
源季長朝臣、從四位上、前和泉守院殿上人、
立日、唐綺狩襖、〔寶地烏丸地青文黄〕黄衣、重白衣、白單衣、〔款冬衣二領、黄革衣、〕薄色奴袴、
翌日、枯色綾狩襖、薄色〔黄色重〕白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還立、白唐綾狩襖、薄色衣、白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五位十二人、
源行賴、正五位下、大宮前大進、〔不レ具レ童、〕院殿上人、
立日、白唐綾狩襖、唐花田衣、白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翌日、二藍綾香經綾狩襖、黃衣、薄色奴袴、
還立、麴塵唐綾袴、花款冬衣、淺黃奴袴、

橘以政、正五位下、前筑前守、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白唐綾狩襖、唐花田衣、薄色奴袴、
翌日、薄色綾襖、（二藍裏、）黃衣、同色單衣、淺黃奴袴、
還立、比曾久唐綾狩襖、（濃裏、）款冬黃單衣、唐綾淺黃奴袴、

源季廣、從五位上、前皇太后宮大進、院殿上人、
立日、唐綾狩襖、（地薄紫文黃唐草、）花款冬衣、黃衣、同單衣、薄色奴袴、
翌日、白唐綾狩襖、薄色衣、白衣、同單衣、奴袴薄色、
還立、薄色狩襖、黃衣二、同單衣、薄色奴袴、

源長經、從五位上、前皇后宮大進、皇嘉門院殿上人、
平禮
立日、薄色固唐綺狩襖、（地白文淺黃、）薄款冬衣、黃衣、同單薄色奴袴、
〔平禮〕
翌日、比色唐綾狩襖、黃衣、黃單、薄色奴袴、
〔立烏帽子〕
還立、白唐綾狩襖、唐花田衣、白衣、白單〔淺黃奴袴、〕

藤原賴高、從五位上、上野守、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黃經二藍織物襖、（青裏、）濃山吹衣、黃單、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虫指〕黃櫨狩襖、薄色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還立、顯文紗赤色狩襖、濃款冬衣、黃單衣、薄色奴袴、

源邦業、散位、已下皆從五位下也、院北面、具二童二人一、（其裝束云々、）
立日、顯文紗縹狩襖、濃款冬〔衣〕、黃單衣、薄色指貫、
翌日、
還立、

源保行、散位、院北面、
立日、赤色顯文紗狩襖、款冬衣、薄色奴袴、
翌日、黃經二藍緯綺狩襖、款冬衣、薄色奴袴、
還立、浮線綾白狩襖、唐花田衣、薄色奴袴、

源信光、散位、不レ經二藏人一、
立日、黃緯二藍經綾狩襖、唐茜衣、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虫襖、款冬衣、薄色袴、
還立、白唐綾狩襖、紺衣、薄色奴袴、

源兼親、散位、院殿上人、
立日、紺青丹狩襖、濃款冬衣、黃衣、黃單、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縹狩襖、濃款冬衣、黃衣、黃單衣、薄色奴袴、
還立、浮線綾赤色狩襖、衣單同レ前。薄色奴袴、

源國行、左馬權助、不レ具二隨身一、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唐綺狩襖、（地黃文白）濃款冬衣、薄色奴袴、
翌日、薄櫨綾狩襖、唐茜衣、薄色奴袴、
還立、浮線白綾、唐綾蒲萄染衣、薄色奴袴、

源正綱、前相摸權守、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唐綺狩襖、(地蘇芳文青、)唐款冬衣、薄色奴袴、
翌日、唐綾打出襖、紅色衣、薄色奴袴、
還立、枯色唐綾狩襖、唐茜衣、薄色奴袴、
源長俊、但馬權守、
立日、顯文紗出襖、濃款冬衣、黃衣、黃單、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赤色狩襖、衣同ㇾ前、薄色奴袴、
還立、顯文紗縹狩襖、黃衣二、紅單、薄色奴袴、

六位四人、

源兼時、皇嘉門院判官代、季長朝臣子、
立日、浮線綾裏款冬狩襖、濃打衣、蘇芳匂衣、三領、青單衣、紫奴袴、
翌日、顯文紗裏濃蘇芳狩襖、萠黃衣二、紅單、紫奴袴、
還立、顯文紗朽葉狩襖、(櫨)衣。單同ㇾ前、紫奴袴、
藤原長正、院非藏人、光經朝臣子、
立日、顯文紗櫨狩襖、紫奴、袴濃打衣、蘇芳衣二、青單衣、
翌日、顯文紗松重狩襖、紫奴袴、黃衣二、紅單、
還立、顯文紗染付狩襖、(櫨焦、)紫奴袴、柏染付款冬匂衣三、青單衣、
源國輔、家(司)勾當、行賴子、
立日、朽葉布狩衣、(以二青匂紫匂糸一置ㇾ蝶、)濃打衣、款冬衣、青單蒲萄染打奴袴、(以二白糸一置ㇾ蝶、)毛沓、
翌日、二藍布狩襖、(以二白糸一如ㇾ引ㇾ錦引二洲流一、)唐款冬衣、紫卷染奴袴、
還立、布白狩襖、瑩之ハ夕袖ヲ頸、以二摺染唐綾一替ㇾ之、唐茜衣、紫奴袴以二樣々錦一裁入、股斷、
藤原業清、家勾當、範綱孫、平禮、良清子、
立日、布摺染狩襖、蝶染付、紫奴袴、款冬打衣、黃青裏衣、紅單衣、
翌日、蘇芳布狩衣、紫奴袴、紫黃、紅單衣、
還立、布赤色狩襖、(蝶裏形木、)卷染紫奴袴、黃紅葉衣、蘇芳單衣、

共侍七人、

五位、
藤原貞親、民部大夫、

六位、
豐原奉賴、左馬允、
源資康、前大學頭、
豐原能時、瀧口、奉賴子、
爲貢、
宮道式房、內舍人、
藤原重經、女院侍、重長子、

下家司三人、

少從安陪親弘、祿行事、候二御共一行二梨原雜事一、
刑部錄惟宗久行、道造行事、幷行二淀御宿雜事一、
主稅屬有長、御衣櫃行事、

唐鞍、八子雲珠、 鈴頸總、 蘇芳染手綱、
紫村濃差繩、(有ㇾ總、) 鏡杏葉、
取物具、雲珠、 笏箭、 杏箭、 豹皮有ㇾ竿、
頸總、 鞍箭、 胡床、 氈有ㇾ竿、
引馬鞍、水精地、 竹豹韉、 紫末濃鞦、蘇芳染手綱、
菊差繩、(青匂、蘇芳匂、各一筋有ㇾ總、)
取物具、雨衣、 行縢、 深沓、
笠、 付二舍人一、

已上借二白川殿一用レ之、代々春日使所二騎用一也、
水精地鞍者、宇治左大臣息等不レ騎レ之也、
御車、不二新調一、牛童不レ賜二當色一、〔是先例也〕、
引替牛、十三頭、召二人々一、
御衣櫃二合、在レ覆青色、付二行事下家司有長一、
御笠、張筵、
祿唐櫃一合、朱染、無レ覆、付二行事下家司親弘一、
當色、外雜色五六人、御車副等召二具之一、此外雜事等、
在二別注文一、

十一月〔大〕

一日、庚申〔天〕晴、此日春日祭也、行事辨左少辨兼光、近衞使右近權中將良通等也、示二昨日來臨之慶於實守卿一、還立日有二故障一之由、兼日所二相觸一也、關白被レ送レ書云、昨日天晴風靜、神感炳焉、何況供奉上下皆以美麗、每事珍重之由、奉感不レ少云々者、一兩之卿相、今日送二摺袴一、此日神籬如レ常、

路間事、後日傳聞記レ之、

未明著二裝束一、先供レ饌、於二黑木屋一有二此事等一云々、直衣、袙、夾、野劒、鹿皮尻鞘、半靴、辰刻渡二淀川一、先乘レ車、移二乘船一、件船邦綱卿相二儲之一、季長、行賴、長經、兼親、國行、兼時等候二艫舳一、此外又設二河船一艘一、他御共人等乘二件船一、檢非違使久忠催二具諸國雜船一參上、此外女院御庄々、幷美作國等、相二儲雜船一、雜人等以二件等船一渡レ之、自二夜半一漸所レ渡也、又御共人從者各私致二沙汰一云々、今朝饗雜事等在二別注文一、女房兩人季信等自二此所一歸レ洛、次於二美豆濱一騎二乘替馬一、二位中將鴾毛、舞人前行、其諸大夫幷儲等、相二從前後一、申刻著二梨〔子〕原一、上下退下、酉刻著二束帶一乘レ車向二列見辻一、宿院指下也、騎二餝馬一、于レ時乘レ燭、舞人於二馬上一擧レ炬、次使、雜引之、隨身、馬副、童傅、官人、雜色等、皆取二松明一、於二御塔前一、令レ騎二引馬一、於二社頭西鳥居一下レ馬、正レ笏引レ裾、著二祓戶座一云々、加陪從官人、猶水干裝束、一員束帶、先例云々、

社頭祭祀之禮、仰二行事左少辨兼光一、令レ注二進之一、

祭禮了、自二西鳥居一退出、舞人於二南門外一騎レ馬、各高聲叫喚、皆悉放二本鳥一、取二松明一馳レ之、〔今イ〕爰使騎二乘替馬一、路間舞人亂遊至二于梨原一、其事不レ止、深更著二梨原一、舞人已下皆悉行レ祿、共人次第取レ之、祿法在レ別、

今夜饗已下雜事、又在レ別也、

宿所體、七間萱葺屋、無板敷、府失也、以西三ヶ間、爲使休所、疊屏風等自京相具之、其東四ヶ間爲舞人座、立白木臺盤、女房大貳局豫參候、基輔朝臣同參候云々、

二日、辛酉〔天〕晴、申刻著冠直衣、堂上庭中加檢察、此間光盛參上、余賜今日次第乃（及カ）祿法注文、未及昏黑之間、辨備饗饌、其法如立日、上達部殿上人左衛門督、舞人陪從右兵衛督、加立盃肴物、及秉燭、公卿殿上人漸以來集、按察使中御門中納言等、秉燭以前來、待使之間、於西廊簾中、與卿等淸談、及戌四刻、使歸來入西門之間、上達部（夫イ）著座、如立日、使進立中門廊西上廂、南面、使直衣、柏夾紅打出衣、紫指貫、帶劒、（鹿皮尻鞘、）半靴、舞人陪從共人等相從、爰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勸盃於使、謂之立盃、取盃出自侍廊南戸、經中門廊南簀子、降自西妻立、向使勸之、定成良盛共余職事、等取肴物、高坏、折敷、親行取瓶子各相從、使飮了、置盃於肴物折敷、禮須舞人陪從列立也、（東上南面、）其盃可巡流、而寬治以後無此禮、又久安正禮〔法〕被行、此儀已爲不吉例、仍今度無巡流儀、余以今案可置盃於肴物折敷之由、豫含使了、卽使昇自中門廊西妻、入自同西第四間西面簾中、稱西廊、卽簾中也、藤中納言資長褰簾、使於下著裝束之所、卽以解脫、不復出客亭、次殿上人著座、定能朝臣已下、次陪從進中門內、發歌笛音、舞人進庭中、舞求子、舞人陪從遲參、頻加催促、舞了相共歸、出自中門〔外〕、昇自中門廊西妻、各以著座、其路同立日、次一獻、修理權大夫信基朝臣勸舞人、瓶子定成、親行勸陪從、瓶子〔次〕五位、舞人〔擬〕盃於公卿、此事不可然、還立日擬盃之由、不見舊記、縱又雖可擬、第二獻可擬之、旁以不可然、仍制止之、次余以光盛竊示源大納言云、藏人頭在座、可被召就上達部座末歟者、卽以召著之、定能朝臣經簀子著之、所設座七人料也、而所著卿六人、仍其座客間、立日卿座末無所、仍無召著貫首之儀、仍今日散彼欝而已、次可下粉熟箸、而不下之失也、粉熟須一二獻之後居也、而爲忩次第事、兼以居之、是又先例也、仍一獻之後可下粉熟箸也、次二獻、源大納言勸舞人、侍從兼忠殿上人、取瓶子、光經朝臣勸陪從、瓶子次五位、次羞汁、先舞人、次陪從、次殿上人、役送如立日、抑光盛、上達部座欲羞汁、余制止之、彼座不居飯、仍又不可羞汁也、次下著、次賜舞人陪從祿、依寬治天仁例、略三獻也、殿上四位五位賜舞人祿、於中門廊取之、至各座賜之、其路同挿花、但自座後給之、其前有机之故也云々、此事可尋之、地下四位五位賜陪從、自座前給之、其祿法有差、具注左、次舞人陪從起座、經本路退下、次公卿起座、徘徊中門廊邊、次於西廊南面給饑及左右官人等祿、余示可坐簾中之由於人々、各以固辭、再三請之、兩大納言定房、邦綱、入簾中、宗家已下尙在中門廊、殿上人等群集同廊西一間、余居西廊東第三間南面簾中、頻卷簾、先召饑、光盛於中門廊西廊下行事之、兼任、賴文、師武、忠武、次第參入、賜祿有差、束帶大夫布衣共人相交取之、各下立砌下、賜之、賜一人訖、更召他

人一也、兼任、賴文等自不レ取二御衣一、立明官人等取二出之一、師武、忠武、自取二御衣一起、其殘物等、其子小隨身、出來取二出之一、立明官人相共運レ之、人々謂以、師武知レ禮、兼任、賴文不レ知二故實一者、次召二右官人一好方以下十人、給レ祿、次召二左官人一給レ之、次舞人之中、召二余隨身三人一、賜二摺袴一、皆悉賜了、人々退出、抑朧之外左右官人絹祿、於レ前不レ賜レ之、副二目錄一給レ沙二汰官人一、於二隨身所座一分二賜之一、又小隨身四人祿、於二侍邊一所司取レ之、加陪從八人有レ祿、童傅官人、立明官人等、絹祿、同給二廳頭一了、又院御廐舍人居飼等、同賜レ祿、於二閑所一給レ之、今日無二纒頭事一、依二新制一近年無二此儀一者也、

今日來集卿、

大納言、定房、邦綱、

中納言、宗家、實イ 資賢、資長、成範、雅賴、

殿上人、定能朝臣、經家朝臣、信基朝臣、宗雅、光長、

季信、兼忠、定長、

諸大夫、光經朝臣、光盛、(奉行、)親行、忠光、定成、貞盛、

依二新制一、其人不レ著二紅紫二色及錦繡織物等一、但於二雜色打衣及笠風流一者不レ憚レ之、今度之刺、不レ被レ裁二祭使笠、車、及從者過差之條一、仍申二合關白一之處、不レ可レ憚之由、有二報狀一、於二其人一者、非二祭使一具之事一、仍守二服飾之制一者也、今度諸國所レ課、依レ指二合御產一、臨レ期存下不レ可レ有二其勤一之由上、祿物等皆悉用二意之一、隨レ自二院廳一諸國所レ課褂等、少々所レ被二催渡一也、然而不レ及二十之一一、陪從裝束、依二左大將服暇一、余調二賜之一、還立日、使陪從纓、所レ宛二右兵衛督一賴盛也、而其後聞二服暇之由一、但除服以後、雖レ須レ改二宛他人一、於二還立日一者、已非二神事一、仍不レ改二替之一、此條且非下無二先例一者上歟、今度指二合御產一之條、兼以成レ恐之處、其事無爲、加之、日來連日降雨、三ヶ日之間、天晴風和、又供奉上下之中、一塵無レ恙、皆是大明神之冥助也、何況以二孤露之身一、苟遂二數代之跡一、一悅一恐、於二神明三寶一、彌致二謹愼之思一者也、

歸路之間事、後日傳聞記レ之、

早旦、使著二裝束一、色目同二昨日一、但出二紅打衣一、行事辨兼光參入、於二南面一頗卷レ簾對面、辰時分レ起二梨原一、騎二乘替馬一、引馬臚等、暫取二其口一、其諸大夫在二前後一、於二饂閼カ飩還、自二法華寺鳥居一一町許北、行路西邊岸上也、陪從發二歌笛一留レ馬、西向、行賴師武等付二馬口一、自余輩候二于地上一、召二府廳一須レ給二祿絹一、六疋、親弘給レ之云々、次於二奈良坂一有下糺二盜人一事上、路西

有小川、道東留馬、（西向、）行頼師武付口、自路西邊谷方、舞人武宗稱大夫判官、著赤衣、乍騎馬參使（便イ）馬前、舞人兼茂稱看督長、帶白羽矢、取弓出來、其後持參犯人、下部二人引張之、看督長搦問之、申不犯之由、引入其身之後、稱盜人妻之者又持參了、召問之處、申可被問夫之由、仍重搦問夫、猶不承伏、仍及拷問之時承伏申云、犯用之贓物在所、和泉前司所知也、又大夫尉所知也云々、即引入了、召廳頭給祿絹、次於杜蘇杜見隨兵、杜南有野路、西邊留馬、（東向、）付口人如初、隨兵十騎、使馬前、先正綱甲冑、次同調度懸、（已上騎馬、）次武士十騎次第渡之、此中渡邊一文字名輩有六人云々、見了、自此所乘車僅卄卅町許、其後又騎馬、申刻著淀渡、儀如昨日、船中儲破子、（大納言所設也、）渡之、後著本府幄、即有雷公儀、舞人三人冠上著檜笠、拔劔立匝前庭、其中被赤衣之者一人出來振鈴、于時廳頭清景問之、被赤衣之者（雷公是也、）答之、有祝言等云々、其次給祿絹、御共諸大夫取之如梨原、祿法在別、次乘車入洛、於八條壬生又騎馬、（乘替、）於弘誓院（八條院御堂、兼申請之、擬亭子院也、）門內暫留馬、舞人陪從改裝束、其後歸九條亭〔云々〕、

祿法、

梨原百五疋、

十二疋、　舞人十二人、
八匹、　陪從八人、
八疋、　加陪從八人、
四疋、　陪從官人三人之中將監一人料、
三疋、　同將曹一人料、
二疋、　同府生一人料、
八疋、　左右官人十六人內將監二人料、
十八疋、　同將曹六人料、
十六疋、　同府生八人料、
六疋、　[illegible]四人中將曹二人料、
二疋、　同府生一人料、
二疋、　同番長一人料、
四疋、　御隨身四人料、
三疋、　饗頭三人料、
一疋、　裝束師一人料、
一疋、　唐鞍預一人料、
五疋、　同持夫五人料、

一疋、　草預一人料、
一疋、　山邊預一人料、
已上寛治例也、天仁例無所見、大治以後、不賜儺及我隨身祿、今度因寛治例也、
餝鮀岡、六疋、
奈良坂、廿二疋、（檢非違使、犯人、下部等料、）
淀同梨原、（但止山邊給平張預、仍百六疋也、）其外雷公一人料一疋、
還祿、
儺四人、
左將曹秦兼任、（院御隨身、）
例祿六疋、國絹卅疋、（三結、不裹之、）
綾褂四領、白褂二領、摺袴三腰、
半臂下襲、（使御衣也、）蘇芳御衣三領、（同、）
已上賜次第也、已下效之、
右將曹秦賴文、（同、）
例祿絹卅疋、
綾褂四領、白褂二領、摺袴三腰、打御袙一領、
黃御衣三領、
左府生下毛野師武、（殿上御隨身、）
例祿絹廿疋、（二結、不裹、）
綾褂二領、白褂二領、摺袴二腰、御袙一領、
御衣二領、
左番長下毛野忠武、（右大臣殿御隨身、）
例祿絹十五疋、（一結、不裹、）
綾褂一領、白褂二領、摺袴一腰、御衣一領、
左右官人十六人、（先賜當府、次賜左近也、）
右將監多好方、
例祿絹三疋、陪從官人祿絹三疋、綾褂三領、
白褂一領、摺袴一腰、濃袴一腰、
同將曹多近久、
例祿絹二疋、陪從官人祿絹二疋、綾褂一領、
白褂一領、
同惟宗清景、
例祿絹二疋、綾褂一領、白褂一領、
摺袴一腰、（依沙汰官人結之、先例也、）
同多景節、
例祿絹二疋、綾褂一領、白褂一領、
同府生三宅盛正、
玉手定淸、
豐原行元、

玉手近淸、
紀　爲保、
下毛野武春、
　已上例祿絹一疋、單重一領、
　但武春加二給陪從官人祿絹一疋一、
左將監狛則親、
　例祿絹三疋、綾褂三領、白褂一領、摺袴一腰、
同將曹大石範直、
　例祿絹二疋、綾褂一領、白褂一領、
　摺袴一腰、依二沙汰一官人結レ之、先例也、
同豐原俊秋、
　例祿絹二疋、綾褂一領、白褂一領、
同狛光重、
　例祿絹二疋、白褂二領、
左府生大石久直、
　同季景、
　　已上例祿絹一疋、單重一領、
御隨身四人、各例祿絹一疋、
童侍官人四人、同前、
立明官人廿人、各凡絹一疋、

院御廐舍人二人、
　各六丈國絹十疋、綾褂一領、
同居飼二人、各白布三段、
同飼口二人、各白布二段、
舞人十二人、
　番長一人、白布四段、近衞十一人、白布二段、
　此中厚直、番長、武定、兼茂等、
　各摺袴一腰、
陪從八人、
　番長五人、各三段、安主二人、各二段、
　近衞一人、一段、
加陪從八人、各二段、
幷
　六丈國絹三百九十九疋、
　綾褂廿四領、白褂十七領、
　單重八領、濃袴二腰、
　凡絹廿疋、白布七十二段、
　摺袴卅腰、
諸國勤、自二院廳一被二依渡一也、
　綾褂六領、白褂十六領、

單重三領、　濃袴二腰、
布六十五段、　凡絹廿疋、
本家儲、美作國勤此中也、
絹三百九十九疋、　綾褂十八領、
白褂一領、　單重五領、
布七段、
院奉行人未練之間、皆催二凡絹一、重仍二祿絹一、本家所二用意一也、凡御產之間、諸國指合、如レ員不レ勤歟、凡近代之習、諸國之體、公事猶以如レ例、
何況他事哉、
送二摺袴一人々、
白川殿、地摺袴、濃色打重袴、蘇芳打袰、
公卿、
大納言、定友、平絹、　邦綱、地摺袴、
中納言、資賢、布、　兼雅、平絹歟、布歟、　資長、布、　忠親、布、
雅頼、平絹、
參議、　朝方、布、　教盛、平絹地摺、　定通、布、　實守、唐綾美麗、
賴定、布、
散三位、兼房、平絹、隆忠、布、知盛、布、
殿上人、
定能朝臣、布、　通親、布、　泰通、布、　經家朝臣、布、
季能、布、　雅賢、布、　公守朝臣、布、　顯家、布、
伊輔、布、　資時、布、　兼宗、布、　兼忠、布、
盛定、布、　師家、布美麗也、關白息中將也、

三日、壬戌、陰晴不レ定、未刻微雨下、三箇日天晴、今日陰雨、神德也、新晴以可レ知、及二晚景一參院、付二權辨親宗一、春日使之間條々事、偏爲二院御沙汰一、果三遂神事二、畏申之由奏三聞之二、饍事、武士事、諸國所課事、役諸大夫事等也、卽歸來之人告二召之由一、參二御前一、拜二龍顏一、預二勅語一、小時退出、參內、夜深歸レ家、今日送二使於兩亞相一、定房、隆季、示二出立日來臨之慶一、定房卿加三示還立之日來慶二、又送二使於邦綱卿一、今度出立之間事、多以勤仕、加之、改二裝束一、所二經營一過差、旁以感悅之由、示三送之二、隆季卿云、此度四條家云々、而使者及二深更一向二東山一、空以歸來、仍明日更遣レ之、不レ足レ言、又源藤兩納言之許、同示二慶之由一、源納言兩日行事、藤納言來二出立所一之事、
四日、癸亥、〔天〕晴、召二忠武、厚直、武定、兼茂等一、加二勸發一、召三籠之二、依二出立日遲參路間如レ泥、還立日遲參等過一也、
八幡別當慶淸淀儲太以過差、超三過先例二、仍不レ堪二感懷一、賜二馬一疋一、又南都儲丁寧之由、示三送奈良法印之

許、

五日、甲子〔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所、去二日夜如本奉居替也、資泰朝臣去夜被除籍、又被召御座若狹國立石庄、是今度春日使共致對捍之故也、此事、日來有其沙汰、余申不可有沙汰之由、是則資泰爲祠候關白之者、依有其恐也、然而昨日以女房被申子細於關白、々々快被放申云々、仍所被行歟、其實、關白尚被結鬱憤云々、太無用事也、

六日、乙丑〔天〕晴、昨今物忌也、智詮阿闍梨來示今度大事無爲令遂之慶、凡今度仰實嚴慶（愛カ）染王供、信助不空羂索供、智詮、北斗供、等殊致祈請、今已無違亂、佛法之効驗也、雖末代凝信力者、盍顯佛德哉、件三僧有智德行、不耻上古人也、

七日、丙寅〔天〕晴、申刻參內、依御物忌堅、不參御前、於二間方謁女房、又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出來、招寄問大衆事、申云、少々有歸住之輩云々、御產事無他事之間、未及誡惡徒之沙汰、且可歸住之由被仰下云々、又座主宮被申云、日吉社破壞、加之拜殿血多付了、早被遣宮使、且加實檢、且可被修造云々、因之今明之間、可遣官吏、又可有拜謝之幣云々、秉燭之後、詣博陸之第、一切無人、僅尋出入見參、被示云、依寸白更發、不能謁、尤有恐云々、卽以退出、依資泰事、有不快之氣色歟、爲之如何、歸路之次參八條院、謁女房、亥刻歸宅、

八日、丁卯雨下、自今朝女院御方有犬死穢、仍閉中門不混合、依爲御產之折節也、召廳頭淸景勘發今度使之間如泥事等、關白今朝被向宇縣云云、法皇自今朝於今熊野被行八講、恒例事云云、後聞、件穢自去夜事云々、

九日、戊辰天晴、賴業來、先日所仰付之雜例、且節會事許注出所將來也、抄出之體尤優也、仍仰其由、未終篇、返給、可淸書進之由所申也、仰明日可給由了、俊光朝臣來、

十日、己巳天晴、本命日泰山府君祭、恒例事也、

十一日、庚午天晴、爲方違參宿女院御所、中將自昨日聊有不豫事、大略風病歟、無溫氣、又不及殊大事、然而卜筮之處、申非重之由、穢限令許也、仍所參也、

十二日、辛未天晴、辰刻、頭中將告送云、中宮有御產氣

者、已剋參彼宮、（六波羅、直衣淺黃、指貫、網代車、前驅衣冠、）先是關白、左大臣、（寢殿庇座、已上在）左大將已下廿餘人（已上在中門廊、）參候、藤中納言、源中納言、左大辨、新宰相中將等、中門廊外緣懸尻列居、余昇自件所、人々降立入自妻戶、加著寢殿西庇座、同南庇諸壇、阿闍梨來番僧奉仕加持、御驗者等各揚聲奉祈、同西庇北障子北、孔雀經番僧等參候、各以讀經、於寢殿南階隱西邊砌下、宮主奉仕御祓、階以東簀子、陰陽師祗候、同奉仕御祓、（陰陽師員數交名不見及、可尋之、）持誦經卷數侍及下部等、南庭走違、及午終僧徒揚聲如雷、宮中周章、此間光能朝臣申關白云、五節帳臺御出、依御物忌不可作、然者神事奉行之人外籠候、御產何事之有哉之由、御氣色候（法皇自今朝御幸此宮、）者、關白許之、光能向中門廊、觸此由於諸卿、頃之、宮中頗落居、先是依御產御祈、被行免物、光能朝臣以囚徒目錄覽關白、々々合爪點下給、（十五人、）光能仰別當、々々申云、此中四五人許有重犯之輩、可隨重仰者、關白云、於重犯之者、不可被免、且可被相計者、光能朝臣又申云、須奏聞之後下知也、而事已火急、法皇御宮中、且加下知、如何者、別當所申也云々、關白云、尤可然、且早可被仰下也、其後可奏聞者、卽光能朝臣仰別當了、及未終又宮中騷動、過於先度、僧徒加持之聲殆滿虛空、良久之後、中宮大夫時忠出來告人々云、御產成了、早可被降立者、（實光能來仰之趣如何、先是太政大臣參加此座、）關白以下降立中門內、（關白著沓立中門東緣、余太政大臣等立同南沓脫上、他人立中門外歟、）此間、大夫參上申關白云、法皇仰云、已皇子降誕、早可告申此旨者、人々氣色太以歡娛、尤可然也、誠是天之所授、社稷之靈也、卽關白退出、相次余退出、參內謁龍顏、關白於御前被取出御劒（關白欲早出、而定能朝臣以兼光申驚御劒事云々、仍歸參被沙汰歟、）二腰、（一者鳥羽院御劒云々、不見及、二者當今御護劒也、今度以件劒可被獻云々、）今度可被獻之御劒、入白織物袋、（表小龜甲浮文織物、裏單文綾、瑩之、以銀泥、表伏平組、又有丸組緒、）件御劒蒔虎龍等、又以金彫入日形、（雲上乘之、）鮫柄、（有銀伏龍、）唐鐔、是皮緒等靑革也、自本宮以權亮（承曆以後例也、）被奏事由之時、以件使可被獻御劒、是先例也、卽關白退出、小時退出了、殿上人不可穢之由、被仰下、五節參入夜依爲七ヶ日內也、於公卿者大略著座了云々、余退出之後事歟、今日於內裏兼光云、浴殿光範朝臣親經等之由所承也云々、於親經者可然、（彼家爲吉例之故也、）光範太無由、彼家未勤此役、加之、件光範去春遭妻喪、產後入役已一期內也、非無事憚、今度於四

位者成光、光經之間可被點也、依人被用先例、
是末代至退之政、何爲之、
十三日、（壬申）天晴、申刻奉幣吉田如例、陪從光經朝
臣、奉行信光、陰陽師憲成也、昨日雖參御產所、卽降
去、未穢之故也、人傳云、孔雀經法賞、法印覺成任
大僧都云々、（御室被申任、覺成修護摩壇人也、）七佛藥師法（座主宮、）賞、圓良
法眼補法印了、（件人弟子法眼云、勤仕護摩壇也、）御驗者實詮僧都轉大
僧都、
十四日、（癸酉）陰晴不定、早旦、定能朝臣告送云、依御物忌、
不可有帳臺御出歟云々、又示云、一昨日酉刻中宮
權亮右近少將維盛朝臣、（內大臣嫡子、）參左衛門陣外、付定
能朝臣奏皇子降誕之狀、卽以同朝臣傳賜御劍、
於維盛朝臣被仰可進彼宮之由云々、（納白織物袋、蒔
繪劍、佐女柄云々、）又示云、依爲五節間、指所役之外、殿上人不
可穢之由被仰下了、又貫首一人不可穢云々、
此日中宮御產三夜也、本宮被儲也、戌刻著束帶先
參院、（限卅ケ日可被忌云々、仍先所參也、）以藏人申入、卽以少將資
時被仰云、可見參之處、此間煩咳病之間、念誦
怠轉、不能謁、尤遺恨、後日如可（必イ）參者、資時私示云、
明日法皇可幸中宮御所云々者、大略三十日可被

忌之儀、有變改歟、素不被甘心事也、次參中宮
御產所、（六波羅、）著公卿座、先是關白（在端座、其奧無對座、）左大臣（在奧
座、已下對座也、）以下公卿廿人在座、卽內大臣自東方出來、
依左府指示著余次端座、（須著奧座也、左府教訓未得其意、）次公卿少
々參加、小時太政大臣參入著奧座左大臣上、大臣四人
著樣、頗無其謂歟、端座、太相國、余、奧座、左大臣、內
大臣、此定可著也、而內府著端之間、依無其處、太
相國著奧也、次居關白及大臣四人饌、各折敷高坏四
本、（加飯定、）關白手長季長朝臣、奧兩大臣手長隆信朝臣、
端兩大臣手長基輔朝臣、已上役送五位諸大夫也、納言
已下饗素居之、（飯同之、）次采女六人著白裝束、（其裝如常、女房白衣、白單、
同唐衣、裳、濃袴等也、）經上達○部（恐脫）座南廣庇、參候寢殿南面簀子、次
供御前物、五位大夫七人於中門廊南妻（內方）也、取之、
經同路、（采女參進路也、）傳采女、供之云々、（上臈取折敷參進也、如元永者、院殿上五
位七人云々、然而今度如非院殿上人、地下翬相交也、）次五位大夫四人舁兒御衣
案二脚、（有白覆、）立中門廊南第二間、（南北妻、）次殿上人四人（公卿
座末敷殿上人座、頗絕席、起件座也、）舁件案、（先右中將通親朝臣、右少將惟盛朝臣等舁之、上臈在前如何、次右中
將賴實朝臣、左少將清經朝臣等舁之、今度下臈在前、以之爲是、）立寢殿南簀子階東間、各
以退下、（先是御膳役諸大夫退歸了、采女暫不退公卿座、二三獻之間退下也、）次公卿座一獻、（前和泉守
季長朝臣（院殿上人）持參盃、（居折敷、）置關白前、右兵衛權佐盛定取瓶子、）關白取之、（季長取瓶子入酒、不可

然事也、殿上人取瓶子之時、持參盃之、地下四位不取酌、諸大夫取瓶子者可然、擬太政大臣、太相擬左大臣、左府擬余、余擬內大臣、已下次第巡流、諸大夫取之、其端座續酌、次居汁、關白手長季長朝臣、役送諸大夫、相國〔太政大臣〕共、左大臣手長前馬權頭隆信朝臣、院殿上人、役送同前、余幷內府手長右馬權頭基輔朝臣、院殿上人、役送同前、須三人別有手長也、而今二人不足、仍兼行歟、納言上臈一兩居訖、略末以了、次最末參議賴定卿申上、關白以下下箸、更食之如例、抑二獻後可居汁也、而大進基親誤一獻居汁、希代失也、大夫權大夫等於座雖仰此由之、居關白汁了後也、仍隨宜令居了、次二獻、藏人頭皇太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勸盃、瓶子藏人高階仲國、光能不取續酌、希異事也、次三獻、左京大夫脩範散三位、勸盃、瓶子殿上五位右衛門佐經仲、次又居汁、手長役送如初、下箸又同前、次關白被示可有朗詠之由、太相國云、先例不同、此獻可候歟、大略被問大夫歟、左大臣云、承曆五獻之後有朗詠也云々、然而大夫三獻可有之由令申、仍太相國出之、先令月二反、無助音人、次德是、貴賢、家通等助音、次隆周、昭王、穆王、同人々助音、朗詠了、太相云、康哉帝道誰不歡娯云々、抑宗家卿在座何不助音哉、不審、次四獻、參議朝方卿勸盃、取續酌二獻、脩範同取續酌也、瓶子侍從家俊、〔殿上人〕次居菓子、手長役送同前、次五獻、大夫時忠卿、不取續酌瓶子、大進基親、次居湯

漬、已上菓子湯漬、大臣之外、納言上臈少々居之、又不申下之、次置基手紙、置各後下方也、大臣手長同前、但四位自持參之、可尋、次撤座上饗、關白及大臣也、手長役送同前、抑左大臣前饗散々被打散、仍如形撤之也、座狹之間、大臣之袖悉被打倒也、仍兩度共不被下箸也、次五位大夫一人持參切燈臺、白木、撤本灯臺、座上也、件灯臺、例黑染灯臺也、打敷又用本打敷、其色綠色也、立替之、以件灯居切灯臺了、次同大夫一人持參圓座、置關白座前、次大進平基親插笏持參筒篁、經關白座上間幷燈臺北置圓座上、立之筆入筒中、次六位進了指笏持紙置圓座、其路同基親、次基親置之、次權亮維盛朝臣置之、次公卿自下臈置之、爲始脩範、其路皆同前、奥座八中納言已下經座末、〔殿上座上也、〕經廣庇、大納言已上經座後也、至大納言上臈左右將、置座之後、內大臣指笏取紙經座中置之、乍插笏復座、次余指笏取紙、件紙上置薄樣一帖、除件薄樣取紙一帖也、膝行進寄圓座下置之、不拔笏逆退復座、余除關白之外有端座第一、仍其程大進膝行置之有便、次左大臣指笏其實懷中、起經座中置之、次太政大臣笏懷中、居寄不及膝行、大略我座上、其程殊近之故也、置之、次關白起、笏取紙置之、次自下臈參上擲篁、進紙之人皆擲之也、宗家家通兩卿初置紙之後、拔笏復座、令擲篁之時、更插笏打了、拔之復座、是大宮右府餘流說也、他人皆乍插笏復座、擲篁之後一度拔之也、內府已上作法如初、此中失禮公卿二人、同朝方卿置紙之後欲拔笏、思出不拔之復座、太見苦、實綱卿擲篁之後不拔笏欲

レ起、依二左府及實房等驚示一、更旣拔レ之復レ座、又以失也、次關白退出、次左大臣退出、次余退出、予レ時子刻許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大臣、太政大臣、余、左大臣、內大臣、

大納言、實定、實國、定房、實房、邦綱、

中納言、宗家、賴盛、資賢、(攝以前早出、)實綱、時忠、忠親、

參議、朝方、家通、實守、賴定、長方、早出。

散三位、脩範、

已上廿二人、

裝束儀、

寢殿西北廊東第二間以西六ケ間、敷二滿長筵一、無二差筵鎮子等一、副二北障子一、不レ懸レ簾、件障子絹障子也、立二亘白綾四尺屏風一、緣地白歎錦、番如レ例、茜絹也、庇懸レ簾卷レ之、二行敷二高麗端疊九枚一、東第二間端、敷二一枚一、其奧無二對座一、第三間以西對座也、爲二上達部座一、東第六間、件間西立二障子一爲レ隔、敷二紫端疊二枚一、對座、公卿座間有二絕席一、爲二殿上人座一、件廊東第一間西面、向二上達部座一妻戶也、懸レ簾非二掩簾例一、妻戶簾也、放レ扉、女房出レ袖、南面幷寢殿南西兩面同出レ袖、皆白衣、同色打衣、表著、已上文龜甲、白腰裳、中間廊南二三間、副二西壁一敷二紫端疊二枚一、爲二諸大夫座一、寢殿南西簀子、上達座南廣庇、中門廊等不レ敷レ筵、上達部座上、殿上人座下擧レ灯、各一燈、中門廊同擧レ之、一燈、已上燈臺打敷如レ例、寢殿南面簀子階間東西、立二白燈臺一擧レ燈、打敷同白色也、件燈臺依二簀子狹一、刻レ階第二三程立也、上達部座大納言已下豫居レ饗、各打敷高坏三本、但交二居之一如レ恒、殿上人座立二黑柿机一居レ饗、諸大夫座前同立レ机居レ饗、車宿前不レ引レ幔、主殿寮啓所官人等、奉二仕立明一、

十五日、甲戌、〔天〕晴、未刻、長光入道來、申刻、中宮六位進持二來去夜攤紙一、戌刻、中宮大進基親送二書札於基輔之許一曰、五夜七夜可下令レ候二御遊座一給上之由、院御氣色所レ候也、以二此旨一可二令レ申給一云々、報曰、近年殊廢亡、但事闕如者非二此限一者、今夜明月無雙、今日未刻法皇幸二中宮御所一、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康和例云云、件例不レ快、如二何之一、

十六日、乙亥、〔天〕晴、此日中宮御產五夜也、戌刻著二束帶一參二彼宮一、著二上達部座一、先レ是太政大臣奥座第一、左大臣端座第一、但除二關白座一之外也、已下公卿十餘人著座、余著二端座左府下一、同時、內大臣著二奥座太相國下一、須二余著レ奥內府著レ端也、然而奥座甚無二便宜一之上、內府已寄二奥座一、仍著二端座一也、如レ此座、強不二組合一者也、良久、亥一點、關白參上著二端一座一、次勸二大臣五人加二關白一定、饌一、各四本、手長如二三夜一、次采女六人參二進寢殿南面一、經二上達部座前廣庇一、次五位大夫等第一取二打敷一、持二御膳一參進、傳二采女一供レ之、次諸大夫等舁二御衣案一、入レ自二中門廊西

戸一立二同廊一、次公卿四人昇レ之、立二寢殿南簀子一、先實家、實守昇レ之、爲レ先二上臈一次家通、知盛昇レ之、爲レ先二上臈一、第一第三昇二一案一、第二第四昇二二案一也、退下之時又上臈先退下也、次同大夫等取二威儀御膳一同供レ之、件御膳臨レ期昇立二中門內方一、抑件御膳自二寢殿西面妻戶一可レ供之由、基親行レ之、而大夫權大夫等命レ之、令レ供自二南面一、是非如何、次上達部座一獻、前馬權頭隆信朝臣、居二盃於折敷一持二參之一、宮內少輔棟範取二瓶子一、殿上人也、隆信不レ取二續酌一、可レ然々々、巡流如二三夜一、次二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笏懷中)勸レ之、藏人仲國取二瓶子一、次居レ汁、手長同前、是冷汁也、大臣之外、大納言兩三居了之後、略二已下一了、次賴定末座參議、中二上之一、關白以下々レ著之後、更如レ形食レ之、次三獻、左三位中將知盛、瓶子棟範、依二五位侍一巡二人數一、兩度勸レ之云々、居二熱汁一、手長居次第皆如二三夜一、次申上下レ箸同レ前、次四獻、右大辨長方(取二續酌一歟、不二見及一)瓶中務權少輔季信、次居二菓子一、手長役送同前、次五獻、權大夫忠親卿、瓶子民部權少輔宗雅、次居二湯漬一、手長役送同レ前、次置レ紙、手長如二三夜一、關白季長、奥大臣隆信、端兩大臣基輔、已下五位役レ之、次撤二關白已下五人饗一、手長同前、次置二圓座一、關白座前、五位大夫役レ之、次立二切灯臺一、白木用二本打敷一、次大進基親持二參筒簺一、次自二下臈一進レ紙、先六位進、次基親、次權亮維盛、次公卿、最前知盛也、其儀如二三夜一、但余在二端第二一、仍指レ笏取レ紙、起經二座中一跪二圓座西邊一置レ紙、起右廻我座方也、復レ座、不レ揖也、左相太相等作レ居置レ之、關白又同、已上不指レ笏、次置レ紙之人各進打レ攤、定房、朝方、初置レ紙之時落レ笏、仍懷中打レ之、家通作法如レ常、又中納言經二奥座之後一、尙中納言已下可レ經二末歟、但依レ便歟、每度太相入レ簺、太相欲レ打之時、關白入レ之、關白打之後、太相又入レ簺了、皆如二三夜一、今夜於二此座一無二朗詠一、次諸大夫等取二菅圓座一、敷二寢殿南西面簀子一、次關白已下移著、懸二裾於欄一如レ常、次召人著二欄下座一、北面六人自二西中門一著レ之、豫敷レ座、次上達部座居二肴物一、大臣手長四位大夫、各所二高坏二本、一本ハ四位取レ之持參、今一本五位取レ之相從也、大納言已下略レ之、次居二召人肴物一、次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勸盃、大臣肴物塞二其路一、仍余モ投二欄下一、此後他人々所レ爲如レ此、瓶子藏人大進基親、次殿上召人六人參進二公卿末一、上達部座、廊南廣庇邊也、次置二管絃具一、先持二參笛箱蓋一、依二人々命一持二歸座末一了、上臈無二所作一之故也、次持二參琵琶一欲レ置二余前一、余讓二太相一、相讓レ余、頗經程之間、役人申云、可レ置二閣下御前一之由、奉行人所レ申也云々、即置二余前一去了、余尙指二遣太相一、堅以辭遁、事已延レ期、仍余憖置レ前也、次箏、次和琴等也、次糸竹合レ音、呂、安名尊、鳥破、席田、律、伊勢海、萬歲樂、五聖樂急等也、所作人、拍子資賢卿、琵琶余、如レ形時々彈レ之、箏侍從資盛、和琴少將雅賢、笛少將賢時、笙少將隆房、篳篥中務權少輔季信、付歌少將維盛等也、實國不レ吹レ笛、家通不レ吹レ笙、太相不レ彈レ箏如何、後聞、資盛必可レ彈レ箏、資時必可レ吹レ笛之由、有二豫議一云々、近代事皆如レ此、余獨彈二琵琶一、尤輕々也、五聖樂終、頭給二公卿祿一、頭光能持二參關白祿一、即持歸了、次少將顯家取二太相祿一、頭中將賴實取二左大臣祿一、即持歸了、次少將隆房取二餘祿一、五位殿上人給二納言已下祿一、次自二下臈一起レ座退下、餘祿宗雅來受取了、關白最前欲二退出一、而暫

可レ被レ候之由、邦綱卿令レ申、仍歸入、仍退出了、

祿法、

關白女裝束一襲、織物褂一重、大臣四人、女裝束一襲、大納言織物褂、中納言、參議、散三位、藏人頭、尋開可レ書也、

殿上人、四位、　五位、　召人、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大臣余、太政大臣、　左大臣、內大臣、

大納言、定房、　實房、　邦綱、　實國、

中納言、資賢、頼盛、　時忠、實綱、　資長、（早出、）　忠親、　成範、（早出、）

參議、朝方、　實家、　家通、　實守、　頼定、　長方、

散三位、知盛、

已上廿三人、

今夜裝束儀、及打出等、同二三夜一、今夜事內大臣所役云々、

今曉入道相國下二向福原一云々、

十七日、丙子、〔天〕晴、申刻、中宮六位進、持二來去夜攤紙一、

此日大原野祭也、然而依二御產穢一不二奉幣一、又不レ修三申祓一、陰陽師同令レ穢之故也、

十八日、丁丑、〔天〕晴、此日中宮御產七夜也、公家有二御養產一、蓋先規也、戌刻著二束帶一參二中宮一、先レ是左內兩府在二外座一、關白太相等未レ參、左大將已下公卿十餘人同在レ座、仍余經二上達部座末殿上人座上一著二奧座一、豫關白已下座居レ机、饗飯同居レ之、關白前二前、四大臣前各一前、大納言已下小机各一前、良久、亥一點歟、太政大臣參三著奧座一、經二殿上人座末一如何、相次關白參入著二端座一、次勅使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也、本官大進奉行人光雅遭二妻長喪一、兼光神事奉行、仍基親勤二勅使一歟、尙無二事理一、內裏不レ穢、而以二穢人一用二勅使一、無レ謂歟、進三立中門廊一、亮重衡朝臣承曆、雖レ被レ尋二權亮一不レ任、仍亮有綱朝臣啓二事由一、彼例歟、降レ自二中門外一相逢、昇レ自二中門內一、進二大夫時忠卿座下一、奧座也、示二氣色一、此間時忠自二懷中一取二次第一披見、有下示二重衡一事上等、何事哉、次經二上達部座前廣庇一、參二進寢殿南簀子一、啓二事由一之後、暫歸三出中門廊外方一、卽五位大夫敷二茵無地鋪、於公卿座末一、端座、家通卿在二件座一、豫起レ座了、又昇三立肴物机於其座前一、加二承曆記一者、勅使參著之後立レ机歟、次重衡朝臣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召二勅使一、卽歸昇出レ自二中門廊南戶一畢、次勅使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昇レ自二中門外一、入レ自二同廊西面戶一、經二諸大夫座前一、著二上達部座末一、次一獻、藏人頭右近中將光能朝臣勸盃、瓶子藏人仲國、（著二青色一、）二獻、三位中將知盛、瓶子、三獻、大夫時忠卿、瓶子侍從成家、（殿上人、）次權大夫忠親卿取レ祿女裝束一襲、賜二勅使一、勸盃及取レ祿人、於二中門廊諸大夫座上一請三取之一也、次勅使起レ座、祿懸二左手一、經二中門廊東緣一、下レ自二同南妻一、進出二砌外一、丈許、向二御所方一良、再拜、出レ自二中門一、歸昇行レ事也、次撤二茵肴物等一、家通卿復レ座、次內膳官人捧二御膳一參進、內膳正取二打數一、官人已下捧二御膳一、又捧二白削木一之者前行、但留二中門一、於二西中門一稱二警蹕一、經二前庭一

於二南階一、傳二采女一供レ之、先レ是采女六人參二候南簀子一、如二先夜一、供了、官人采女等歸出了、次八條院御使可レ參而未レ參、仍先公卿座一獻、前馬權頭隆信朝臣持二參盃一、瓶子少納言雅基、（殿上人、）次八條院被レ進二兒御衣一、其儀、彼院別當讚岐守季能朝臣參二進中門一、次權亮維盛朝臣起二殿上人座一、降三向自二中門外方一、歸昇參進二寢殿南簀子一、啓二事由一退下、暫出二中門廊外方一、次五位大夫一人取二菅圓座一枚一、敷二上達部座南廣庇東第一間一、除二造合間一也、南邊、次維盛朝臣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召レ之、即出二中門一了、實亮作法、次季能朝臣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入二西面妻戶一、著二廣庇圓座一、北面、次賜レ祿、白大褂一重、袴、次季能朝臣降二庭中一再拜、出レ自二中門一、作法同二勅使一、即撤二同座一、次昇二立兒御衣案一脚於諸大夫座前一、諸大夫役レ之、置二衣筥二合一、有レ覆、次右中將通親、賴實等朝臣昇レ之、上臈在レ前、立二寢殿南簀子階東間一、即退下、下臈先退下、還著二殿上人座一、次公卿二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瓶子藏人仲國、次居レ汁、手長役送如二夜々一、次賴定卿申上、次著下、次三獻、右兵衛督賴盛卿、瓶子安房守定長、殿上人、次居レ汁、申上著下同レ前、次諸大夫座上敷二紫端疊一枚一、立二肴物机三脚一、已上次五位役レ之、次讀書儒三人、文章博士光範朝臣、大外記清原眞人賴業、（前明經博士、）宮內少輔親經、入レ自二中門廊西面妻戶一著レ座、北上東面、賴業著二上一、此中親經遲參、勸盃以後參著、次亮重衡朝臣勸盃、瓶子取可レ尋レ之、次四位大夫二人取レ祿給レ之、四位、褂一重、袴、五位褂一重、季長、隆信、基輔等朝臣取レ之、次三儒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膺二先上臈一、出二砌外一列立、北面、東上、再拜訖出レ自二中門一、次居二菓子一、次湯漬、次置レ紙、已上手長同二夜々一、次撤二關白及大臣等饌机一、手長同レ前、次立二切灯臺一、件灯臺如レ例、三五夜用二白灯臺一、今用二例灯臺一、是非如何、次置二圓座一、次置レ紙、先藏人仲國、次五位藏人基親、次藏人頭光能朝臣、次公卿自二下臈一置レ之、次置レ紙之人自二下臈一擲レ案、如二夜々儀一、次敷二圓座於寢殿簀子一、次關白已下移著、次召人著二砌下座一、次居二公卿肴物一、手長同レ前、次居二召人衝重一、次權大夫忠親卿勸二盃於公卿一、瓶子左衛門權佐光長、（殿上人、）次持二參御遊具一、箏置二太相國前一、琵琶置二余前一、笛筥置二座末一、次御遊、呂、安名尊、武德樂急、席田、律、伊勢海、甘列、（只拍子、）所作人、拍子資賢卿、雅賢出レ歌、資賢取二拍子一、又時々歌レ之、琵琶余、箏太相國、笛少將維盛朝臣、笙家通卿、中務權少輔季信、頭中將定能朝臣、五節參入已後、可レ參二會御遊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仍雖二參入一遲參、逢二余退出路一也、和琴少將雅賢朝臣、御遊終、頭給二公卿祿一、各大褂也、關白以下大納言已上一重、中納言已下一領、大臣已上、四位取レ之、納言已下、五位取レ之、關白祿、光能朝臣取レ之、如レ例、置二大臣褂一了之後、內藏頭經房朝臣持二參織物褂一、關白祿也、須二一度給一歟、先例可レ尋レ之、即持歸給二隨身一、次公卿自二下臈一起レ座、余祿、季信來受取了、余即逐電退出了、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太相國、左相府、余、內大臣、

大納言、實定、　定房、　實房、　邦綱、　實國、
中納言、資賢、實綱、　時忠、　忠親、　成範、　賴盛、
參議、實家、　家通、　實守、　賴定、
散三位、知盛、

已上廿一人、

今日五節參入也、公卿、隆季、（大納言、）實守、（參議、）受領、上野、左少辨兼行光知國也、加賀、權辨親宗知行國也、依御佛忌無帳臺出御、可備設之、侍臣等之外、不觸御產之穢也、

十九日、戊寅〔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方、又參御堂見作事懈怠僻惡事等、加催促、入夜歸來、此日殿上淵醉、殿上人等推參中宮云々、

廿日、己卯〔天〕晴、此日、童女御覽、幷中宮御產九夜也、御覽可被忩之由、定能朝臣告送、仍未黠著直衣、出紅梅堅文織物厚衣堅文織物薄色指貫、參內、先是藤大納言、花山院中納言等參候、殿上人頭中將之外僅五六人、殿上淵醉未始、關白未參、余參御所方、女房等著樣々衣居對東面幷臺盤所廊、皆推出其衣、非打出之儀、只居出之體也、是定事也、少時、關白參入、申刻、殿上淵醉始、主上御引直衣、於上戶御覽、立蔀寨年中行事障子於上戶也、關白及余祗候、御□□之女房少々同以祗候、兩貫首定能在奧、光能在端、已下殿上人十人許、分居奧端座、今日三﨟家實檢非違使右衛門尉、左少辨兼光子也、有饗應、多者今日二﨟有饗應、而家實依為其人、召越有饗應歟、朗詠、今樣、又定能朝臣取肴物、在臺盤、菓物也、給之祖之時、定能懸手於紖、○紖恐紐誤、又左中將泰通朝臣來在奧座、經上﨟等後、進寄也、刷袖、惣有五獻、寂末之度、定能讓下﨟貫首光能、仍家實經臺盤上、勸光能也、次萬歲樂、自下﨟次第亂舞如常、六位等小板敷也、卽殿上人等起座、主上入御、御座對東面女房等之中、關白余同候、次殿上人等祖著沓、出自渡殿、經東北對等緣、廻五節所、先藏人一﨟基行進行、次六位等為先下﨟、相從、次殿上人又為先下﨟、兩貫首在最末、抑殿上人等或祖右或祖左、人々所為不同、通說祖右也、而御所方當左之時、依為晴祖左、又一說也、其非失事歟、定能、賴實、祖右、通親、隆房、祖左、自餘人皆不覺悟、次余著殿上端座、經上戶、先是左大將實定、出紅梅厚衣、薄色織物指貫、藤大納言實國、出衣唐物也、地蘇芳、文青裏青色同厚衣也、淺黃織物指貫、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出紅梅厚衣、指貫同左大將、等在座、左大將問內辨作法等大略、明日有勤仕之志歟、問余參否、答不定之由了、頃之、時忠卿出表黃裏青厚衣、指貫不見及、加著、其後猶經時刻、申終、光能朝臣於上戶下告召之由、上﨟頭定能可召也、而光能召如何、又上戶居座上可召、不入戶如何、入次余已下著御前座、厚圓座敷一枚、余著之、其次置一枚、第二圓座左大將被著之、御殿南廣○廣下恐脫廂西第

三間已西敷圓座如常、抑關白息三品亞相可參候之由、有其間、而不被參如何、可尋之、

關白被候簾中、次童女參上、隆季卿、實宗等卿、兼光等也、親宗童不御覽、經西

長橋、邊渡殿放板敷、假敷長橋、自廣庇東行、列居御前、東上北面、自西第三間西邊西サ列居也、下仕列居候庭中、先一度童下仕參訖、又他所參也、下仕降南階刻階、（長橋傍也、）參上也、皆悉居了、后置扇、童下仕同時、頃之、關白被仰云、早、

次童取扇起東行、左廻經本路退下、下仕同以退下、

次公卿自下﨟起座退下、卽余退下、時忠卿童未退以前起座了、

今日參入公卿、見端、

付童下仕等人、

隆季童、侍從隆保、刑部少輔隆雅、　同下仕、藏人仲國、通業、

實宗童、侍從公衡一人、　同下仕、藏人基行一人、

兼光童、右衛門佐經仲一人、　同下仕、藏人右衛門尉家實一人、

今日關白著綾淺黃指貫、不出衣、□□□□□□□□

□秉燭之後歸家、改裝束、束帶、隨身前驅同改著裝

東、戌四點參中宮、先是關白已下公卿濟々著座、殿上人未著、余經殿上人座末幷座後著奧座、禮須經殿上人座上公卿座下也、而其間太狹無路、仍經此道也、左內兩府着端、太相著奧、如七夜、次殿上人定能朝臣已下著

座、次居大臣饌、折敷、高坏、手長、如夜々、次上西門院御使、右近中將

賴實朝臣參進立中門、次權亮維盛朝臣七日內、宮司（除公卿）著白襲、而今日著例下重、起殿上人座、降自中門外方、相逢歸昇進大

夫座下、在奧座、示氣色、進寢殿南面、啓事由、歸出、降

自中門內方召之、出中門外了、先是維盛啓事由之間也、五位大夫敷圓座於上達部座南廣庇、如七夜、八條院御使座、次

御使賴實朝臣昇自中門外方、著件圓座、北面、次維盛

朝臣取祿白褂一重、給之、拔笏退歸、次賴實朝臣降庭

中、祿懸左手、再拜出中門了、次采女六人參進寢殿南面、

次五位大夫捧御膳、第一取折敷、如常、傳采女供之、次采女

退下、無見御衣、次一獻、美作守基輔朝臣持參盃、居折敷、侍從

兼忠取瓶子、次二獻、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日來依不（○不恐衍）穢不參、今日初參也、勸盃、取關白續酌、藏人左衛門尉檢非違使、源基行

取瓶子、次居汁、手長同夜々、次申上箸下、次三獻、從三位

太宰大貳親信卿勸盃、宮內少輔棟範取瓶子、親信取續酌、次

居汁、手長同前、下箸又同、次關白被示可有朗詠之

由、太相國云、今夜無術可助音云々、仍按察使資

賢卿出令月、自第二反人々助音、實國卿、家通卿等也、太相國始終不助音、已欲出音之間、實國取之助音、仍不競出也、次德是、二反、次隆周、昭王、穆王、三反、第三反度實國出之、次四

獻、權中納言實綱卿、瓶子侍從實明、次五獻、大夫時忠

卿、瓶子大進基親、次置紙、今夜不居菓子湯漬等也、可尋、次立切燈臺、次敷

圓座、次置筒筭、基親、次自下﨟進紙、先六位進、次基親、次維盛、次公卿、自下﨟進之、次進紙之人擲筭、奧座時忠已上經座後也、皆如前夜々、次關

白退出、次左大臣退出、次余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太政大臣、左大臣、余、內大臣、
大納言、實定、定房、實房、實國、邦綱、
中納言、資賢、(朗詠以後卽退出、)兼雅、(神事奉行人也、仍今日初參、)時忠、忠親、賴盛、實綱、
參議、教盛、(今日初參、)家通、實守、賴定、
散三位、親信、
已上廿一人、
昨日可有法勝寺參賀、而延引、來廿二日可有之云云、
今日於內裏左大將言談之次云、花苑左大臣次第、□打攤之時、膝行者非此限、若不膝行攤箋者、拔笏揖云々者、此事久我太相國命之由、被記也云云、
今日上達部座立例四尺屛風、又打出蘇芳匂也、
今日攤之間、親信卿擲箋之後、不拔笏、雖人警示、猶不得心、仍可拔笏之由關白被示、周章乍立拔之、人々解頤、自又以切腹歟、
廿一日、庚辰、〔天〕晴、申刻、六位進源兼資持來攤紙、

廿二日、辛巳、〔天〕晴、定能朝臣示送云、去夜節會無出御、內辨左大將、外辨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卿云々、未刻參女院御所、又見廻御堂作事、
廿三日、壬申、〔天〕晴、傳聞、此日法勝寺僧徒參賀中宮御產云々、
廿四日、癸未、〔天〕晴、申刻參女院、又見御堂作事、又余方立贊殿屋一宇、本贊殿無便宜之故也、女房及姬君、爲避犯出向南、及晚歸來、
廿五日、甲申、〔天〕晴、書始大勝金剛院額、實嚴闍梨安祥寺堂額也、來月一日可遂供養云々、
〔廿六日、乙酉天晴、入夜參宿女院御所、依方違也、
今夜雨下、
廿七日、丙戌、天晴風吹、參御堂見作事、申刻歸宅、〕
廿八日、丁亥、〔天〕晴、早旦頭中將定能來云、去夜亥終許、自院有急召、卽以馳參、時忠卿候御前、仰云、立坊事、二歲三歲共只以其例不快、今年被遂行如何、且被仰關白、可有其沙汰之由、只今參內早可奏聞者、卽參內奏聞之處、可仰關白云々、向彼亭仰此狀、被申云、如被仰下、二三歲共不吉、被待四歲頗似延怠、歲內頗雖卒爾、何不被遂行哉、

然者今年何事候哉者、歸參奏達了、後參レ院申二此之由一、仰云、早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重可レ奏レ内者、定能申云、奉行職事可レ被レ定レ仰歟云々、仰云、汝早可レ行云云、事已爲二大事一、重代之輩奉行宜歟之由、雖レ達二天聽一、已無二勅許一、只今參内可レ奏二去夜院宣一云々、即馳走レ内了、

入道相國一昨夕俄上洛、依二此事一云々、

廿九日、戊子天晴、酉刻參レ院、使二信基朝臣申入一、依二護摩之間一無二御對面一之由、有二其仰一、次參内謁二女房一、戌刻退出、傳聞、親王宣旨來月二日可レ被レ行、而勅別當未レ定、仍五日可レ被レ行云々、又立太子藏人方奉行、被レ仰二光雅一了、彼家立坊事、能知二子細一之故云々、豫來月十四日吉之由、令二勘申一云々、又八云、十二月其例不レ快、實仁太子延久四年十二月八日立、此外無レ例、仍可レ被レ待二四歳一歟之由、有二豫議一云々、愚案四歳立坊不レ可レ然、但吉事爲レ先二近日一、就レ中末代之政毎事忩速也、至二此事一強不レ可レ待二四歳一歟、月之吉凶強之沙汰也、只歳内被レ行之條、可レ叶二亂世之政一者歟、

卅日、己丑[天]晴、傳聞、博陸及前太相國參レ院、有二立太子内議一、時忠卿、中宮大夫、光雅、奉行職事、等參候、又大外記兩人在憲朝臣等應レ召云々、前相國豫參、是何料哉、未レ得二其意一、此日進二發宇佐使左衞門權佐親雅一云々、内議可二尋記一也、

玉葉巻二十七終

〔治承二年冬下〕　〔戊戌〕

十二月〔大〕

一日（庚寅）〔天〕晴、依恒例春日奉幣、朝間神事、中將同自今月可奉毎月朔日幣也、勤仕使之時、聊有祈願事之故也、今日寶嚴阿闍梨、安禪寺邊堂供養云々、（導師東寺長者禎喜云々、）額字、（大將金剛院、即以此堂本尊名、爲其號云々、）余下筆、依強申請也、邦綱〔卿〕行訪供養之場云々、家勾當源邦輔、所望申東宮藏人也、仍付定能朝臣奏院内、又以消息付時忠卿了、（藏人雖有者、非職不足歟、）

二日（辛卯）天晴、巳刻、頭中將定能來、申刻參女院、入夜歸來、今日若宮被剃御髪、内大臣奉仕之云々、

三日（壬辰）〔天〕陰、傳聞、以當時中宮御所（六波羅）、可爲立太子御所之由、豫議定之（了イ）、而舍屋狹少不能立帳、仍猶於他所可有其儀之由、云々出來、然而未有一定云々、

四日（癸巳）〔天〕晴、御堂御八講結願也、秉燭、着束帶先參内、依御物忌不參御前、於二間謁女房、此間左大將參入云々、余於小板敷談話良久、關白被參御堂（事イ）了之由告來、仍參御堂、朝座論議間也、次第如例、講師弘雅法眼、朝座問者東大寺惠珠、夕座問者同成寶、事訖行香、即余退出、參入公卿、關白、余、中御門中納言、別當、六角宰相、左大辨等也、行香今二人不足、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刑部卿頼輔朝臣等（○等下一本有立字）加之、今日於御堂別當云、猶以六波羅可爲立坊御所、御幸事只今不聞云々、又御行始廿八日云々、又立親王八日、侍始同日云々、今日於内裏、左大將語云、去豐明宴會、内辨〔以小忌用宣命使事〕（○自以至事八字一本爲内辨所存云々之傍註）所存無殊失、但以小忌、參議實宗用宣命使、其故見參參議如小忌四人（家通、實守、頼定、實宗、）須以實守可爲御酒勅使、而忘却仰家通、仍以實守可用宣命之處、先例家禮之人、不用宣命使故實也、而實守有父子之儀、仍不能賜宣命、

又家通不レ可二兼行一、賴定〔可〕向二緣所一、仍依レ有レ例示二合人々一、以二實守一爲二宣命使一也、人定加二謗難一歟、然而小忌勤二宣命使一、其例太多云々、
五日、甲午天晴、今夕始宿二御堂御所一、是造改之後所二始宿一也、不レ具二女房一、乘二網代車一、烏帽直衣、下レ自レ門、每事不レ能二威儀一、贊殿勸膳西新造廊之外、大略出來了也、今日可レ有二院御佛名一之由有レ催、而延引了云々、
六日、乙未〔天〕晴、辰刻參二女院一、自二御堂御所一、通二中門一所レ參也、郎歸レ家、念誦之後羞レ食、未刻頭中將來、余可レ任レ傅之由世間〔謳〕歌、禪門相國示二此由一云々、或說、又左府可レ任云々、余雖レ不レ能レ出二所望事一、依二不審一、內々頭中將可レ任形勢之由、示付了、今日件事令二相伺一之處、仰云、內大臣可レ任之由定了、而自身不レ可レ任、左府可二申任一之由、令レ申トカヤ、聞食之樣思食云々、大略不レ許歟、但內府申任之條、他人不レ能二左右一、又非下可二懇望一事上歟、長光入道來、入レ夜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來、余謁レ之、今日上西門院御佛名有レ催、仍參入、而延引了、仍參二中宮一、其次所レ來也云々、
七日、丙申〔天〕晴、申刻、藏人中宮大進基親來、余着二烏帽直衣一謁レ之、基親仰云、伊勢大神宮宮司公俊遭二父喪一、而去年被レ下二重任宣旨一了、撿二先例一、或有二拔(復イ)任之例一、或有二改任之例一、今度何樣可レ被レ行哉、所レ被レ副下宮勘申例一通、幷宮司所望之者注文一通、余申云、大神宮司者、只撰二器量一可レ被レ補也、公俊而在任之間、若有二其功一者、任二復任之例一、還補何事之有哉、若又有二不治之聞一者、可レ被二改任一歟、事理須二重表一之者、有二神慮之恐一歟、左右之間宜レ在二聖斷一、重仰云、若可レ被レ改者、以二何者一可レ被レ任哉、功一俊宗郎公俊之弟也、爲二同服一之者、任二天仁例一、十三ケ月以後、可レ被レ任之由令レ申如何者、余申云、先例不三必依二功之次第一、勘二功程之多少一、有二登用事一歟、然者成功之輩之中、且尋二功程一、且撰二器量一可レ被レ計任一也、暗難二定申一者、此次基親語云、御產之後被レ行事等、去月廿日着二御生衣一、大夫時忠卿調二進之一、依二康和例一、不レ被レ書レ銘云々、同廿三日法勝寺參賀、同〔日〕被レ始二佛神事御祈等一、神事七瀨御祓代、厄御祭、各七ケ日、佛事不動法、房覺僧正、郎被レ仰二若宮御持僧一了、仁王講、僧三口、於二御所一被レ行也、各七ケ日云々、今月二日被レ垂二御髮一、明日親王宣旨、可レ立二親族拜一之人有二別催一、他人殊不レ可レ參歟云々、明後日九日、侍始、其後於二院御所一、立太子定云々、十五日立坊、〔廿〕二日中宮入內、〔廿〕八日東宮入內、正月六日御五十日云々、頃之基親

退出〔了〕、

入レ夜主税助時晴參來、申二天變之間事等一、

一去十一月十三日壬申昏戌時、月掩二犯畢大星一、賢賢臣死、女后執レ政、宮室有レ火、大將死、天下有二變令一、兵起、

一同十五日甲戌昏時、月與二鎭星一同レ度、（相去二尺七寸所、）兵〔起〕、女主惡之、　臣強君弱、　天子惡之、天下有レ畏、

一同十六日乙亥酉時、太白犯二哭星一、（相去七寸所、）天子有二哭泣事一、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己卯、太白犯二哭星一、同二年七月、劉裕受二宋王一、是年六月、帝遜二位於宋一、

一同十八日丁丑夜子時、月掩二犯軒轅右氐角星一、大臣貴女有レ憂、　有二逆臣一、　有二火災一、　女主有レ憂、有二亂臣一、　不レ出二二年一、

一同廿一日庚辰曉寅時、月犯二太微右執法星一、（相去七寸所、）宮中亂、　君政不レ行、　大臣愼レ之、天下大亂、

一同廿九日戊子曉寅時、熒惑入犯二元（宛カ）星一、　五穀以レ水傷敗、期九十日、　天子有二祠廟之事一、亂臣在レ朝、忠臣不レ可二以進一、　天下不レ平、　多二疾疫一、

一從二去閏六月上旬一、塡星入二東井中一留守、去十一月中旬以後逆行、今月三日壬辰昏戌時、犯二卿星一、（相去一寸所、）　天子有レ喪、　蠻夷來侵、天下大驚走、　冬有二大喪一、　明年春有二大切事一、民多死、有下賜二官祿一事上、

已上七ケ度、（雖イ）時晴申云、凡十二三許所レ候也、然而略常途變等注出、重變等所レ經二御覽一也云々、

八日、丁酉〔天〕晴、此日若宮親王宣旨也、依レ例催二入々參入一之由、昨日基親示レ之、仍相二待催一之處無音、先例或有二外記催一、而今度都無レ催、加レ之不レ立二親族拜一之人、強不レ可レ入歟、仍不二參入一、且是康和、元永、上卿之外、大臣不レ參之故也、申刻、法皇幸二中宮一、（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云々、日來於二最勝光院一、被レ修二御念佛一、今日結願、其後有二御幸一、□□抑此御幸何料哉、可レ尋レ之、　秉燭以後陣事訖、關白以下相引參二本宮一云々、晩頭邦綱卿來、示二世間事等一、傳聞秉燭左大臣已下參二陣頭一、中將定能朝臣、下二御名字文一、（言仁云々、藤中納言資長卿、撰二申之一、知仁、言仁云々、而被レ用二言仁一歟、）左大臣結二申之一、次被レ下二藏人右少辨光雅一、（光雅結二申之一、）次頭中將仰二勅別當一、（右大將云々、）次左府已下八人親族拜、（殿下被レ立云云、入以爲（定イ）レ奇歟、）次相引參二中宮一之後、數刻四位別當未レ參之故云々、

家司、　重衡朝臣、　經房朝臣、　資盛朝臣、

職事、　清經朝臣、　光雅、　光長、

今日資長卿注ニ送御名字勘草一、書ニ壇紙一枚一、無ニ禮紙裏帋一、其奏覽本續ニ檀紙一也、無ニ裏紙一、有ニ禮紙一、云々、

勘申、

御名字事、

知仁、

東宮切韻曰、陸法言云、知、猪移反、爾雅曰、知匹也、又云、仁、如隣反、禮記曰、上下相親謂ニ之仁一、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レ位、何以守レ位、曰仁、尚書曰、知レ人則哲、能官レ人、安レ民則惠、黎民懷レ之、禮記曰、序ニ其禮樂一、備ニ其百官一、如レ此而後君子知レ仁、注云、知レ仁禮樂所レ存也、

言仁、

東宮切韻曰、陸法言曰、言、語軒反、說也、尚書曰、嘉言無レ攸レ伏、野無ニ遺賢一、萬邦咸寧、注曰、嘉言無レ所レ伏、言必用也、如レ此則在レ位天下安也、

右勘申如レ件

治承二年十二月八日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資長、

九日、戊戌、午上、〔天〕陰雪降、積レ地二寸、申刻以後天陰、此日親王侍始也、人々有ニ別催一云々、余無レ催、但近代事進退難レ測、仍尋ニ遣奉行光長許一曰、今日侍始、人々依レ催被レ參歟、先例如レ此、今度之儀如何、內々所ニ相尋一也、以ニ行頼一奉書仰ニ遣之一、申云、尤可レ有ニ御參一之由存候、而未レ被ニ仰下一、只爲ニ立太子定一、自レ院被レ催之人々許、可レ〔御〕ニ侍始一之由、左衞門督所レ被レ申候也、但殿下ハ可レ有ニ御參一之由、仰候旨、同人可レ語候也云々、爲レ遁ニ後日不參之過一、遣レ尋之處、報狀如レ此、此上不レ能ニ參入一、且又康和、元永、無ニ大臣參入一、强不レ可ニ奔走一之故也、侍始事訖、卽有ニ立太子定一、法皇自ニ去夜一御ニ座此宮一、渡殿上有ニ此定一、々〔畢〕還御云々、(以下イ)子細可レ尋ニ記之一、今日有ニ吉事奏一云々、左大臣奏宣、左少辨兼光、

十日、己亥、〔天〕晴風吹、自ニ一昨日一五ケ日、奉ニ幣於春日御社一、仍每朝修レ祓、一昨日憲成、昨日晴光、今日泰茂、又三ケ日之間、午上爲ニ神事一、資長卿注送云、一昨日依ニ御名字事一、參ニ中宮一、有ニ御幸一、公卿侍臣濟々、源大納言褰ニ御車簾一、入御之後、經房朝臣召ニ仰御名字事一、卽進ニ勘文一、入レ筥、奏ニ法皇一、經房朝臣歸出、召ニ光雅一下給、可ニ奏聞一者、其後事不ニ見給一退出了、御名字聊議定、臨ニ其期一被レ用ニ言字一候云々、又昨日晚景參レ宮、殿下御參、左府、左大將大宮、大納言、右大將、中御門中納言、花山納言、兩大夫、右兵衞督、右宰相中將、六角宰相等着ニ饗座一、次第事了、撤ニ此座一爲ニ院殿上一、被レ定ニ立坊雜事一、左府與

奪、賫長執筆、重衡朝臣奏定文、此間有侍事始云々、抑仁安度、以康和例書定文、天命慾殘、再勤此事、御名字又同前、山陵御書、同可草進之樣申入候、如此之間、不顧白髮出仕、萬人屬目候也云々、（已上、賫長消息狀、）季長朝臣云、（昨日爲所役參宮中人也、）昨日依催、申刻參宮、晚頭人々參入、殿下遲參、度々被進人、秉燭之後御參、一切無御隨身、吉上、假一人取御沓、前駈僅兩三人、每事不具、頗見苦、御參之後、右府生厚景參入云々、爲順時俗弃恥被出仕歟、可然可然、又役四位不足、仍經家朝臣、（殿上人、）勤殿下手長云云、（參入大臣、關白、左府許也、）入夜頭中將來、語昨日一昨日事等、

一昨日儀、最勝光院御念佛了、法皇幸六波羅、其後賫長卿、奏御名字勘文、（續壇紙二枚書之、無裏紙、有禮紙、）經房傳奏之、御覽了、以光雅被進內裏、此間定能參內、昏黑、左大臣、藤大納言、（實國、）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花山院中納言、（兼雅、）中宮大夫、（時忠、）別當、（忠親、）右兵衞督、（賴盛、）平宰相、（敎盛、）左宰相中將、（實家、）六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將、（實守、）三位中將、（知盛、）等參入、關白同詣候、宣下之事可爲奉行、職事光雅所役之由、豫存之、而忽關白命云、定能可宣下者、卽書御名字、（定能書之、壇紙紙屋紙之間、聊有議定、遂自御所下給壇紙書之、無裏紙禮紙等、）

書樣、

言仁、

可爲親王、

治承二年十二月八日

可有今上字哉否、取關白處分之處、不可書者、仍不書之、書了、關白取之被披見、返給之後、向陣就膝突、下左相府、々々被結申、定能仰云、可爲親王、卽退歸、大臣召藏人右少辨光雅、被下之、（先例必被下大辨、而寬弘被下頭左中辨、依無大辨也、以後例康和如此、未聞被下少辨之例、今度光雅之外、無辨官云々、兼可被催儲大辨歟、）光雅下知史、次定能就軾〔膝突〕仰云、以右近大將平朝臣、可爲親王勅別當者、大臣召光雅下知之、（但其詞以右近大將平朝臣、可爲親王家別當云々、家字先例不審、官同傾云々、）次弓場拜、依關白命、忽撤中門外北腋立蔀、（爲擬弓場、）（中門外北腋、東南兩面有立蔀、而今爲列立此所、被撤南方立蔀云々、）訖、關白先以降立、（先例、諸卿列立之後加之歟、保延故〔殿〕如此、今作法何例哉、可尋之、）次左大臣、花山院、中納言、中宮大夫、別當、右兵衞督、平宰相、三位中將等列立、北上西面、（上首向無名門代立之云々、或又中門、西上北面列立歟、里內〔事〕可隨便、强放立蔀、不可然歟、）付定能奏事由、拜訖相引、被參中宮、勅別當申三方

慶一、（院、中宮、若宮、）此後事不二見及一云々、抑御名字事、前夜被ㇾ問二前太相國、左府等一、前太相申二言仁宜之由一、左府申下可ㇾ爲二知仁一之由上、於二言仁一者、不ㇾ可ㇾ然之由、其（○其恐具歟）被ㇾ申云々、仍以二知言兩字一、可ㇾ載二勘文一之由、内々仰二藤中納言一云々、（豫内々尋二問食件字等一、被ㇾ問二人々一云々、）當日於二内裏一、關白被ㇾ仰二合賴業眞人一、賴業申云、言仁反頗勝、於ㇾ文〔前〕者無二勝劣一云々、關白被ㇾ仰下可ㇾ用二知仁一之由上、而賴業重申云、知字者、知ハ疋也ト云釋アリ、又屬ト云訓アリ、又世俗共人ト申事に混合歟、言字無二此難一之上、其訓我、云々、其意渡二朕之儀一、仍可ㇾ被ㇾ用二言仁一云々、〔仍被ㇾ用二言仁一了云々、〕又親王下書、康和載二令（今カ）上字一之由、有二所見一、仍雖ㇾ申二關白一、不ㇾ可ㇾ然之由被ㇾ示云々、又云、傳聞事大略、左府可ㇾ被ㇾ補歟云云、内大臣懇切申請云々、不ㇾ及二左右一事歟、

昨日宮始儀、昏黑人々參集、關白以下着座、大臣料折敷、高坏、各四本、納言已下假立二侍臺盤一、（撥足、）居ㇾ饌、各兼居ㇾ飯、凡饗皆豫居ㇾ之、諸卿着座之後、勅別當右大將參二院御所一、給二侍名簿一、（長已下、）召二職事上﨟清經朝臣一下ㇾ之、次一獻、（勸盃定能朝臣、〔□〕瓶子侍者右衞門尉家實、内藏人也、）次二獻、（勸盃宗通卿、瓶子[illegible]）雅、次居ㇾ汁、（關白手長經家朝臣、運二殿上人一、依ㇾ無二地下四位一也、左府手長季長朝臣云々、）次職事清經朝臣持二參衙一、先覽二勅別當一、（先面、次裏、）次持二參御所一覽ㇾ之、退下立二公卿座上一、（橫立也、）次親王藏人、（泰經子、）持二參袋一敷二簡下一、次廳覽二吉書一、次三獻、（勸盃賴盛卿、瓶子光長、）次覽二家司已下令旨一、（藏人進ㇾ硯云々、）公卿座事了、撤二臺盤一立二侍所一、（豫立日給二辛櫃一、忽取ㇾ簡立二其傍一云々、）此間公卿等、佇二立中門廊一、（關白非二御殿一、西橡邊一云々、）以二本公卿座一、裝二院殿上裝束一、次關白已下著座〔有〕二立坊定一、左大臣與奪、資長卿書二定文一、以二經房朝臣一奏ㇾ院云々、事之終頭、侍所事始云々、今夜請二圓伊阿闍梨一、令ㇾ讀二妙典一、未刻、史持二來奏報一、家司陸奧守範季、傳取覽ㇾ之、

十一日、（庚子、）天晴、午刻參二女院一、入ㇾ夜退出、此日院御佛名云々、

十二日、（辛丑、）天晴、申刻、大外記賴業來、召二簾前一雜談、移ㇾ刻退出、今日上西門院御佛名、云々、

十三日、（壬寅、）天晴、此日戌刻、女院渡二御御堂御所一、是非二御渡之儀一、召二中將車一、（牛童遣ㇾ之、）候二近邊一之殿上人等、七八人許歩行供奉、余奉二仕御車寄一、（烏帽直衣、）經二九條大路一、入下御自中西門上、寄二御車於御堂東面一、下御之後頃之余退出、明日御懺法、明後日阿彌陀講等、於二此御堂一可ㇾ被ㇾ行、其後可ㇾ還二御一云々、西殿上廊未二造畢一、

〔十四日、（癸卯）天晴、不出行、〕

十五日、（甲辰）朝間雪降、午後天晴、此日有冊命立太子事、（十二月立坊、實仁太子之外、無此例、尤有禁諱、然而二歲三歲立坊、又以不吉、被待四歲者、事似延怠、謂其忌之輕重、歲重月輕、因之歲内所被念行云々、愚案太不甘心、）依康和五年、（鳥羽院一歲立之、）仁安元年、（當今六歲立之、）等佳例、有沙汰云々、奉行職事、藏人右少辨光雅、院方、隆季卿、幷内藏頭經房朝臣、（右中辨、）本宮、中宮大夫時忠、左衞門權佐光長（被補親王家司了、）等也、又關白殊被與其事、其外前太政大臣忠雅公、萬事口入云々、東宮事、殊被忌前官之人々、忠雅何故預此儀哉、未知其故、人以爲奇云々、法皇今旦（卯刻、）渡御六波羅第、（中宮今宮同居、即可爲東宮御所、中宮御産所也、）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云々、豫於法皇三條烏丸宮、可有立坊、依康和仁安例、當日早旦、可有晴御幸之由風聞、而尙於六波羅、可被行之由、禪門計申、仍二棟廊東第一二三間、三ヶ間南、廣廂上板敷、鈎格子、敷簀子、構高欄、（中間疊、刻階、無階隱、）母屋中間立御帳、爲東宮晝御座、寢殿不能立御帳（母屋分引立柱之間甚狹云々、）之故也、以東方廊爲中宮御所、於寢殿者、不被用兩方御所云々、是康和度、高陽院以西對爲東宮御所、以東小寢殿爲院御所、大寢殿非兩御所之例云々、彼者廣博家也、是狹少之地也、舍屋員少、准據憚多之由、時人所傾奇也、但歲末月迫之晴儀、爲人有煩、爲世多費、合順儉約之議歟、此條爲善政之由、又以謳歌云々、余此兩三日脚氣倍增、雖不堪出仕、殊有其催之上、今度當坊官之運之由、世人稱之、而忽以可被補他人云々、今日不出仕者、似有此意趣、事體非穩便、還以有其憚之故、彼以所出仕也、末代之法、孤露之身、於事損面目、但坊官全非懇望者也、是以出仕而已、申刻着束帶（蒔繪螺鈿劍、紺地平緒、有文帶、不付魚袋、）參内、（閑院第、）着仗座、先是左大臣（端座、）已下、公卿五六人在座、又相次兩三人着座、此後徒經時刻、是關白未被參之間、萬事遲怠云々、酉一點、關白參内、即藏人右少辨光雅就軾、仰召仰事、（其詞不聞、）大臣召外記（大外記賴業、）仰之、外記稱唯退下、次光雅又來、仰宣命之趣、（其詞以言仁親王可爲皇太子、任康和例、（可加其年歟、）作宣命、）大臣以官人召内記、（大内記業實、）被仰下、（其詞同職事、）次内記持參宣命草、（入筥紙屋紙、不入親王名、）大臣見了目之、内記退下、次付光雅内覽奏聞、（不就御所、乍座被奏之、）此間召大外記賴業、被問諸司具否、頗以懈怠、召仰之後、不被仰宣命之趣以前、可被問也、但近代有此例之由、大臣自被稱之、可尋之、次光雅持

卿宣命草、仰可清書之狀、大臣召內記給之、仰同旨、須臾持參清書、大臣付光雅奏聞如草、御覽畢持歸、大臣召內記給之、被仰近可候之由、次大臣被示可就外辨之由、余起座於陣末馬道着靴、(左大將已下、人々同前、)入自東𨻶門、進立第一兀子前揖之、後着之、頗引寄下襲尻、素第一兀子前立床子、置式筥、無下式筥之儀、爲第二大臣(外辨第一、)之故也、左大將已下同着之、次權右中辨親宗、少納言仲家等、着床子座、(親宗越床子著之如常、仲家同前着之、最末之人或如此云々、)六位外記史各一人、搴巽角𨻶、着後床子、史生等不着座、外辨座體、(此內裏、今日始著外辨、仍委所注也、)

殿上廊前立蔀外、引廻𨻶於三方、(西南東南𨻶、西端𨻶一帖、頗南方引去立之、仍東方有𨻶門、大臣已下經件𨻶門、)副立蔀西上南面、立兀子床子等、(兩面兀子一脚、其前立床子置式筥、)副東𨻶南北行、立辨、少納言、外記、史、床子等、(當參議座末立之、)

次余召召使、(二音、)召使暫〔時〕不稱唯、仍人々傳示、其後稱唯趍來平伏地、余仰云、外記召セ、召使稱唯退出、次在外辨座之外記、經辨官座下、進余前跪地、余問云、大舍人ハ候哉、外記申候之由、又問曰、刀禰ノ列ハ候哉、外記申候由、余仰曰、候ハセヨ、外記稱唯復座、次開門、(卽中門也、先是內辨、左大臣、著靴、取宣命、著南庇東第二間兀子歟、不見及、開門之後、闈司分居云々、)次召舍人歟、大舍人稱唯、此後少納言可進也、而聞開門聲先以進、頗早速也、聞舍人稱唯之聲、余已下起座出自𨻶門、鳫列中門外、(西上西面、余起座之間、左大將已下、動座如常、)次少納言出自中門、於𨻶(中門外南北行、引𨻶一帖也、)南端召之、還到中門下、向西稱唯、出自𨻶南方了、次余已下經𨻶南入中門、(雖列之時、余不得、他人作法不知、)進立標下、(余須練也、然而脚痛更發之上、已及晚陰〔了〕、仍不練步、唯徐步也、太奇怪事也、)各揖、皆悉列畢之後、(于時日入、未秉燭之程也、)內辨召宣命使、(其詞不聞、以扇被鳴警、)左兵衞督成範卿揖離列、經大納言列後、我列前、東行經大納言列末、北行入自軒廊東間、到東階下、傍南、一揖卽昇階、經東南簀子、於東第一間西柱下、一揖、(頗向乾、)倚西進指笏、(如次第ハ於柱下可指笏歟、)賜宣命、(不昇長押上、)拔笏右廻、(若左廻歟、不見及、)經本路、於階下(如本傍南降也、)左廻一揖、右廻立軒廊西間北邊、南面、次內辨起座右廻、降自東第二間東頭、(間也、)立兀子經簀子、降自東階北邊、(有階下揖否、臨昏之間、不見及、後左府於陣被語云、件揖一切忘却、頗步進之後思出、更向階揖、至忽之甚也云々、)出自軒廊東間、(此軒廊二ヶ間也、以西間擬西二間、以東間擬東二間也、而今用東間、如何、一位大臣可經西間也、抑與宣命使揖哉否、不見及、)斜進自南殿巽程練始、南行經大臣列後、大納言列前、(經列間之時不練、)立加余上揖、次宣命

使、出自軒廊東間、又說、歸立之時、立東間、出之時、用西間云々、但今作法常說也、南行當中門北扉程、乍南向一揖、更折西行、就宣命假位一揖、次指笏、披宣命捧目上、更引下讀之、押合右腋、是宣制一段也、左大臣已下再拜、次又宣制一段、群臣再拜、如北山記者、可舞蹈歟、然而代々多以再拜、延久、康和、共以再拜也、次宣命使拔笏揖、左廻經尋常版東、親王標西、當太政大臣標前方、頗西立親王標、如常、南行更西折復列、或說、當大納言列上、作向南揖云々、舊記以件揖爲謬說、今日無此揖也、次左大臣揖離列、經余前也、不練、退下、余已下從之、各經我列前也、於中門邊改着淺沓、各着仗座、左大臣、重自西方被著端、余已下廻東方著奧、參議一人不著、不敵也、此後可有坊官除目、而光雅先來、仰啓陣事、其詞不聞及、大臣召外記、々々賴業參軾、大臣仰可召四府將佐之由、賴業稱唯退下、此後良久不參來、大臣度々雖被尋催、右近少將候御所方、不告得云々、大臣云、然者只尉可參也云々、然而猶以不見、凡啓陣事、奏下除目之後、可被仰〔下〕候也、而延久、康和、除目淸書之間、被仰之、康和大臣進申請云々、今除目以前被宣下、太以早速、大臣同被傾奇歟、將佐猶以不參之間、光雅就軾召大臣、々々參上了、余頭之起座參御所方、於鬼間方伺見除目儀、先是隆季獨在此所、見余來逐電去了、於御殿西面有其儀、尋常晝御座也、主上御引

直衣、關白被候御座北間簀子敷、南面、左大臣候御座當間東面、同間北頭長押上、立切燈臺擧燈、次第作法如常歟、余始終不臨見、參朝餉方謁女房等、小時御前議了、大臣赴陣、人々少々着陣、或又立小板敷邊云々、須引大臣、相率可參太宮也、然而先例不必然之上、余有所存、先以退出、暫參女院、使人見六波羅、聞人々參集之由、參東宮、于時坊官拜之間也、余經其前昇自中門北方、徘徊同廊、卿相五六人仰立此所、關白在饗座、又公卿等多群集東宮晝御座、太奇恠也、但舍屋狹少之間、更無其所、仍忽憚群居歟、坊官拜畢、左大臣以下昇自中門外方、余問云、可被立南庭拜哉如何、答云、不可立云々、余率人々降自中門外方、列立中門下、東上北面、此間垂晝御座御簾、光長役之、次亮重衡朝臣進出、示氣色參御所、可昇自中門外、而昇自內方也、啓事由之後、就晝御座簾下也、退歸降自中門內方、仰聞食之由、出中門了、次余已下列立南庭、東上北面、殿上人在此列末、抑以西二棟廊、爲東宮御所之間、前庭程狹、仍中納言已下、出中門外也、殿上人在此列末、殆及西門下、再拜了、歸立中門外、上﨟兩三經列前退下如例、中納言已下、先以退立本所了、余招光長問云、被下昇殿令旨了者、今間可奏慶、若可經程者、暫可昇中門邊歟

如何者、答云、早被下了、申次人只今所參也者、即權亮維盛朝臣出來示氣色、昇自中門外方、如初參進簾下、降自中門内方、仰聞食之由歸出了、次余已下再拜、不進前庭、乍本所拜也、次余已下昇自中門外、着殿上饗〔座〕、豫關白、傅、及兩大夫等在端座、余着奥座、自餘人々相分着座、參議不着座如何、次一獻、大夫宗盛卿勸關白、瓶子、大進光長、二獻、勸盃、權大夫兼雅卿、瓶子、權大進經仲、次箸下、汁物兼居之、參議不着座之間不申上、晴以下着〔座〕例也〔歟〕、次三獻、勸盃、權亮維盛朝臣、瓶子、藏人五位豫光長、相彌傳云、三獻瓶子誰人可取哉、被答云、六位進可取之、忽不候、藏人何事之有哉云々、次余拔箸取、匆退出、此後給祿、人々退出云々、關白、辨、坊官等留心歟、次御劔勅使、頭中將定能朝臣參上云々、後聞坊官除目御前儀了、光雅相具御膳參東宮云々、又余退出禁中之後、左府被奏除目淸書、新宰相中將實宗勤之云々、藏人大進基親奏之云々、又淸書之間、被仰啓陣事云々、其後被下除目、次有坊官拜云々、此等事可尋記也、

宣命、　大内記業實、

現神止、大八洲所知須、倭根子天皇我、詔旨良萬止、勅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士民、衆聞食止宣、隨法爾、可有久、政止爲止、言仁親王乎、皇太子止定賜布、故此之狀乎語皆イ氐、仕奉禮止詔、天皇勅旨乎、衆聞食止宣、

治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坊官除目、

東宮、

傅從一位藤原朝臣經宗、兼左大臣、

學士從四位上藤原朝臣光範、兼文章博士、

學士從五位上藤原朝臣親經、兼宮内權少輔、

春宮坊、今日於陣左大臣云、先例、多東宮坊、春宮職也、而康和度如此、仍可隨後、後一本作彼例也云々、

大夫正二位平朝臣宗盛、兼大納言、右大將、

權大夫從二位藤原朝臣兼雅、兼中納言、

亮正四位下平朝臣重衡、兼左馬頭、

權亮從四位上平朝臣維盛、兼右少將、

大進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長、兼左衞門權佐、

權大進從五位上高階朝臣經仲、兼右衞門佐、

少進正六位上平朝臣時兼、兼、

大屬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成擧、兼左大史、

少屬正六位上安陪朝臣資成、兼檢非違使左衞門尉、

少屬正六位上安陪朝臣資元、兼、

主膳監、

正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光、

主殿署、

首正六位上惟宗朝臣章貢、
主馬署、
首正六位上平朝臣盛綱、兼、
治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清書之時黃紙、傳、
別紙、兩大夫、學士、亮、已下、
一紙、已上三通也、
正四位下行左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定能、藏人頭、
正四位下行皇太后宮權大夫兼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光能、藏人頭、
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通親、
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賴實、
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泰通、
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少將藤原朝臣隆房、
正四位下行右中辨兼內藏頭藤原朝臣經房、
正四位下行讚岐守藤原朝臣季能、
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少將源朝臣雅賢、
從四位上行權右中辨平朝臣親宗、
從四位下行左近衛權少將平朝臣清經、
昇殿人々、
從四位下行右近衛權少將兼參河守藤原朝臣顯家、
正五位下行右少辨藤原朝臣光雅、五位藏人、
正五位下行侍從平朝臣資盛、
正五位下行右近衛權少將源朝臣資時、
已上十五人、康和例云々、
藏人、
親宗子、親能、　泰經子、隆仲、
經房子、定經、　時盛子、平家也、
雜色、遂可ニ書入ニ云々、
一歲立太子例、
清和天皇、嘉祥三年十一月廿五日戊戌、
冷泉院、天曆四年七月廿三日、
鳥羽院、康和五年八月十七日、
近衛院、保延五年八月十七日、
二歲例、
陽成院、貞觀十一年二月一日、
薨、保明太子、延喜四年二月十日、
華山院、安和二年八月十三日、
薨、實仁太子、延久四年十二月八日、

三歳例、
薨、慶頼太子、延長元年四月廿九日、
朱雀院、延長三年十月廿一日、
四歳例、
後一條院、寛弘八年六月十三日、
五歳例、
一條院、永觀二年八月廿七日、
六歳例、
當今、仁安元年十月　日、
七歳、無ㇾ例、
八歳、無ㇾ例、
九歳、
廢、恒貞太子、天長十年二月三十日、
醍醐天皇、寛平五年四月二日、或十四日、
圓融院、康和四年九月一日、
三條院、寛和二年七月十六日、
後朱雀院、寛仁元年八月九日、
十歳、無ㇾ例、
十一歳、無ㇾ例、

十二歳、
後冷泉院、長暦元年八月十七日、
後三條院、寛德二年正月十六日、
二條院、久壽二年九月廿三日、
十三歳、無ㇾ例、
十四歳、
仁明天皇、弘仁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十五歳、無ㇾ例、
十六歳、
文德天皇、承和元年八月四日、
十七歳、
白河院、延久元年四月廿八日、
十八歳、無ㇾ例、
十九歳、
村上天皇、天慶七年四月廿二日、
廿歳、無ㇾ例、
廿一歳、無ㇾ例、
廿二歳、
嵯峨天皇、大同元年五月、
面縛人、任ㇾ傅、未ㇾ曾有事。

康和立坊、爲房可任亮、敦宗可任學士、而共依爲刑人、不被任之、俊信一人、任學士、敦宗追任之、顯季任亮昇進之所、爲房補之、是皆青宮之事、殊避忌諱之故也、流刑之者、猶嫌之、況面縛之人哉、學士、亮等猶撰人、況於傳哉、時移風變、蓋此謂歟、莫言々々、

十六日、乙巳雪降、今日立太子第二日也、余依不參仕、今日關白以下、大臣等不參、以宗家卿爲上首云云、

十七日、丙午朝間雪降、辰刻以後晴、立坊第三日也、余猶不出仕、晚頭參女院、入夜歸來、今夜實遍闍梨來、誦法華經、能讀也、今日關白幷傅、左大臣已下參入、三獻如例云々、

十八日、丁未天晴、

十九日、戊申雨下、

廿日、己酉陰晴不定、雨雪交降、今夜有行幸于法住寺、爲御方違也、今日申刻、法皇爲御方違、臨幸宇治、因之關白自一昨日、向其所經營、兼數月有此風聞、仍被新造御所云々、凡其儲莫大云々、關白不候、逢御幸急以上洛云々、余爲方違、向頼輔入道南直廬、又女院依御方違、渡御御堂御所云々、今夜行幸以後、定能朝臣來、示條々事等、今夜被任中宮亮、四位左衛門佐保盛云々、此外無任人云々、

廿一日、庚戌天晴、卯刻歸宅、今曉行幸還御云々、又午刻許、法皇自宇治還御云々、中將三品事、自女院被申院、頗有許容之氣云々、

廿二日、辛亥天晴、巳刻參日野、申刻歸宅、恒例每年之參、自然懈怠及于今也、用人車、其人車馬、任意如先々、今夜中宮初入內云々、東宮廿一日可有入內云々、清經朝臣、敍從四位上、官賞云々、

廿三日、壬子雪積地二寸、今夕於法皇宮、被行往生講、每月十五日可爲恒例事云々、太相國已下、堪糸管之輩應召、但外人不入此列云々、未刻、頭權大夫光雅朝臣來、余着直衣謁之、仰云、明日可被行京官除目、日來左相府、被申可參之由、〔而〕今日俄申所勞、仍可令參執筆給者、令申承了之由、晚頭源中納言來語、又長光入道來、

廿四日、癸丑天晴、此日京官除目也、一夜儀、亥刻着束帶、先參女院、依御佛名也、資長卿一人候座、余不待事訖參內、關白未被參、奉行職事、光能朝臣參院、

未歸參云々、余參御所方、謁女房了云々、語云、中將殿、今夜可有御慶三位之樣所承也云々、余驚悅無極、正月朝覲行幸歟、將叙位歟之間、可有沙汰之由申入了、而忽聞此告、誠不慮事也、但光能未歸參、其後可有一定歟云々、此間關白被參、余申中將所望事、未聞及、若有沙汰者可存此旨、云々、女房語云、豫關白所被承也云々、而今被稱未聞及之由、疑不甘心事歟、丑刻許光能歸參、其後關白依召被參御前、及寅刻余赴陣、先是鐘報已了、左大將已下公卿三四人在座、余先着奥、卽移端座、直履之後、使宮人置軾、〔頃之〕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就軾仰召仰事、次召大外記賴業、右少辨光雅、等仰之、其詞如常、此後良久移刻之後、藏人來召、余已下揖之、此間左大將起座、不可取宮文之故歟、實守卿同起了、本所候之輩、實定、實國、兼雅、實守等也、而兩人起座在陣腋、宮文人數、今一人不足、人々曰、殿上方別當權中納言等所候也云々、仍先以官人觸之、官人歸來、申旨不足言、大略不示聞歟、雖重相示、官人之體、有若亡也、須付職事若以外記沙汰也、然而彌依可經時刻、隨宜招着實守卿之後、召外記、六位候小庭、仰宮文、卽外記三人、取宮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弓場、余、實國、兼雅、實守等也、外記立

納言後了、余揖納言、以下答揖、着殿上、關白豫被坐奥座、關白云、官人來小板敷下、責可寄宮文之由云云、切腹次第也、大略忠親、實綱等、隱居片角之間、以關白存件等卿之由、官人相示歟、勿論有若亡事也、兩卿隱居太奇怪也、次關白被着御前座、相次余參着、次實國、兼雅、實守等、置宮文着座、次主上召關白、被引寄御簾如例、關白着圓座、傳召下官、下官先着我圓座、依重召着第一圓座、引寄裾祗候、依天氣奏闕官帳、次第如先々、仍不記、次繆大間、依燈過座、召男共、令重立之、今夜用繆置四五枚一度押帖之說、依早速說也、次任式兵、次召院宮御申文、實家卿、此間關白賜御硯宮申文、被撰之、次任民部省奏、次關白撰給申文少々、余先取可補書之申文置前、補書之間、實家卿持來院宮御申文、除上西門院之外、悉持來也、余取之置硯上、縦可補書申文暫入一莒、揷笏押宮奏之、返給置前、取補書申文、先注補書、三通、召實守卿、今夜、被定四前守通貴功過、作輩雖可讀帳、未從命其役、仍召起賜之、下勘之、實守取之退下、依可有所役卽復座、余引院宮御申文裏紙、並置硯左、上也、此間關白、撰賜申文十餘通、返上殘申文於御所、被早出了、明日、明後日、物忌云々、早出歟、但先是度々鷄鳴了、余問內覽有無、被答

云、不可有者、余取申文等、分置座前硯下等、先任院宮當年給、見合任人注文、件折紙、具申文所賜也、次委見申文等之處、追賜申文之中、有可袖書之申文十通許、仍召實家卿、此間實守讀帳、實家只今無所役之故也、令下勘之、又撰見顯官申文之處、只史申文一通也、仍取笏奏事之由、無分明仰、若御寢歟、仍召奉行職事光能、尋問云、顯官擧必可有也、而關白撰餘申文之中、史申文一通之外、無顯官申文、若大束之中、有申文者、内々申出、可持來者、光能云、素其外不候云々、仍勿論無顯官擧、頗希有事也、然而非執筆之失、後代人勿謗之、但往代粗有此例歟、近代之間、未曾有事也、次欲任課試者之處、宮文之中、無件勘文、又任人注文之中無之、仍任文章生、〔次任京官等、〕無指次第、只任注文、計便宜、所」任也、此間入日了、此中陰陽寮違奏、入注文、而與違奏狀、有相違事、仍以光能朝臣問外記、申云、此違奏甚異樣、所載僻事等也、爲奇不少、被問太寮之後、追可有沙汰云云、余奏事由、勅云、然者下名之次、可有沙汰云云、仍件申文入一宮、凡任人等之中、三分之二ハ無申文、仍度々召光能、令書進申文等、此間功過定事

訖、左大將持來定文、余取之蹔入第一宮、左大將、并實國卿等退出了、所殘只兩宰相、中將許也、京官等任了之間、實守卿持來下勘申文等、此間天曙、日未出、余次第任也、次實家卿持來追下勘申文等、各任之、此間資長卿着座、淸書上卿也、兩宰相退出了歟、余皆悉任了、奏事由、奏大間入第一宮、次布叙位、余召五位藏人兼光、令進續紙、二卷持來、余取之置前、取笏候氣色、卷返叙之、書了放紙餘卷之、入第一宮、次取出成文封之、普通說、卷大間、返賜之後、可封也、而今用異說、先封成文也、其儀如常封了、寄物取成文、置座下方、橫置替宮、挿笏奏大間返給、功過定、并違〔奏〕申文、留御所、成殘申文、唯此一通也、復座拔笏置替宮、以成文入第一宮、硯宮并第三宮中調入了、又置替宮、挿笏取大間宮、叙位、大間成文等也、揖起座、於御倚子前、賜資長卿退下、於弓場殿代、招兼光、宣下檢非違使事、又付同人、奏良通叙三品之慶、歸來仰聞食、余拜舞退出、于時辰剋、今日内給名替、不下勘任之、是一說也、又卷重申文等、名替、國替、等之類也、乍重挿成文、是一說也、今日議始、參大間之間、關白命左大將云、受領文可召云々、實定卿召辨直始行、須申文書候之由、蒙可定申之命之後、可被定歟、見合忠親卿歟、實綱

歟、暗之間、遺不ニ見及一、實家書定文一、實守讀レ帳、今日始讀レ之也、又居ニ火櫃衝重一、關白未レ被レ出之間也、勸盃、頭定能朝臣、瓶子光雅、關白退出之後也、今日春宮御給、藏人一萠平親能、任ニ大學亮一、康和例尻付云、東宮坊當年御給、余退出之次、參レ院立ニ中門一、付ニ藏人一奏ニ事由一、拜舞、昇候ニ中門邊一之間、以下候ニ北面一之下萠上、信盛云々、被ニ仰出一云、信盛直不レ示、以ニ季信一所レ申也、去夜まで一定とも不レ存、猶不審に思給し爾、成熟し、返々悅申不レ少、可ニ見參一之處行法之間自不レ申、尤遺恨云々、余招ニ寄信盛一奏、抃舞餘レ身、面目可レ足、令下仰ニ彌添ニ恐悅一之由上了、良通生年十二歲、家例多十四叙ニ三位一、大殿已下、故殿如レ此、至ニ余十二歲叙ニ三位一、時人稱ニ之早速一、令下恩息不上レ墮ニ此跡一、誠是希有之中希有也、去月勤ニ仕春日使一之間、旁有下叶ニ神慮一之證等上、今浴ニ此恩一、豈非ニ神德一哉、何況素所望、正月行幸賞、幷叙位之次、以ニ坊官賞一可レ叙之由也、而歲內成就、法皇今度必可レ被レ叙之由、被レ奏レ內、自レ內又尤可レ然之由、被レ申レ院云々、誠運之令レ然也、抑以ニ余坊官賞一所レ叙也、今夜賴政叙ニ三位一、第一之珍事也、是入道相國奏請云々、其狀云、源氏平氏者我國之堅也、而於ニ平氏一者、朝恩已普ニ一族一、威勢殆滿ニ四海一、是依ニ勳功一也、源氏之勇士、多與ニ逆賊一、併當ニ殃罰一、賴政獨其性正直、勇名被レ世、未レ昇ニ三品一、已餘ニ七旬一、尤有ニ哀憐一、何況近日身沉ニ重病一云々、不レ赴ニ黃泉一之前、特授ニ紫綬之恩一者、依ニ此一言一被レ叙ニ三品一云々、入道奏請之狀雖レ賢、時人莫下不レ驚ニ耳目一者上歟、今夜博陸中將師家、叙ニ四品一也、

廿五日、甲寅、辰刻退出、未刻外記持ニ來大間成文一、加ニ入硯筆等一、依レ無ニ清書一了、參議左少辨兼光勤レ之云々、父子勤仕歟、邦綱、資賢、宗家等卿、幷定能朝臣等來慶、此外人々多來、大夫隆職來云、今年不堪奏等、未レ被レ行、左府依ニ所勞一不レ能ニ出仕一云々、可レ有ニ御參一之樣、兼光所レ申也、明日可レ被レ行ニ荒奏一也、未レ被レ行ニ公事所宛申文、位祿定、施米大粮等一也、不堪申文、同定等ハ、素所レ付ニ官奏一也云々、余答云、日來〔未〕風病不レ快、相扶參ニ除目一、退出之後前後不レ辨、如ニ只今一者難ニ出仕一、但得ニ少減一者、可ニ出仕一、且可レ調ニ文書一歟、抑不堪奏依ニ一上讓一、次大臣所ニ候奏一也、若又可レ有ニ上催一、兩方共未ニ承及一、蒙レ催之時可レ申ニ左右一也者、子刻許、兼光示下送可ニ參勤一之狀上、申ニ所勞無レ術之由一了、今日依ニ日次不レ宜、中將拜賀事、自ニ明日一可ニ沙汰一也、關白送レ書被レ賀ニ中將三品事一、

廿六日、乙卯天晴、自ニ今曉一風病之上、咳病相加、不レ知ニ爲術一、兼光重催云、今日難レ參者、明後日廿八日可ニ參仕ニ云々、隨ニ今明有樣一、可レ申ニ左右ニ之由返答了、今旦召ニ左京權大夫光盛一、仰下三位中將拜賀事可ニ沙汰一之由上了、御出事、國行可ニ奉行一之由仰レ之、依ニ天仁三年故殿御例一、所レ行也、問ニ遣日次於在憲朝臣之許一了、豫見之力也廿八日吉也、仍內々仰ニ其旨一了、

廿七日、丙辰天晴、風病猶以不レ減、三位中將拜賀、明日廿八日丁巳、爲ニ吉日一之由、在憲朝臣所ニ注申一也、入レ夜送ニ使者於兼光之許一云、明日官奏、左府參否如何、所勞猶無レ術、於ニ事宜一者、更不レ能ニ辭遁一事也、可レ被ニ計申一者、使者歸來云、明日荒奏、左府相ニ扶所勞一、被ニ參入一也云々、光盛申ニ明日拜賀雜事等一、

廿八日、丁巳天晴、此日三位中將拜賀也、天仁三年例行レ之、今夕春宮初可ニ入內給一云々、仍殊所ニ忩行一也、自ニ女院御所一出立也、巳刻光盛參上、申ニ所々申次散狀一、未刻余〔參〕ニ女院御所一、同刻自レ院賜ニ御牛黑斑牛、右將曹秦頼文爲ニ御使一相具也、於ニ中將曹司一南面見レ之、頼文奉レ之、引退之間、侍左馬允奉頼受取、傳ニ給車副一、牛童遲參之故也、更召ニ頼文於緣際一、賜ニ中將衣一領一、濃蘇芳色、美作守基輔傳取給レ之、申ニ畏賜事之由一、基輔依レ爲ニ院司一、可レ參ニ朝覲行幸一、御裝束之故、着ニ衣冠一也、頼文取レ之退ニ下於門下〔閑〕所一、賜ニ牛童併飼口等祿一、牛童手作布五段、飼口同布二段、所司政職行レ之、申刻、源中納言雅頼、直衣、來、余於ニ西廊方一謁レ之、相次土御門大納言邦綱、束帶、來居ニ同所一、同刻、中將於ニ曹司一着ニ束帶一、冠垂纓、蒔繪螺鈿金鏈劍、紫綏、平緒、〔儒黃鳳〕、有文玉帶、〔件帶、申ニ請關白一、先例也〕白〔〕袍、〔立涌雲、申ニ〔請〕關白一、先例也〕黑半臂、打下襲、紅打衵、萌木衵二領、紅單衣、縮線綾表〔袴〕、紅大口、韈白黃、檜扇、淺履、定成、信光等奉ニ仕之一、裝束訖降ニ立東對一、中將曹司也、余并夫人居ニ此所一、夫人今旦先以參入、南面、民部少輔宗雅取レ履、使ニ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先申レ余再拜、次使ニ同人申ニ母儀一、又再拜、此間其人、頭中將已下、前駈諸大夫等、在ニ庭上一、訖歸ニ昇堂上一、〔經ニ寢殿南面一也〕、廻ニ西門南一、降レ自ニ中門廊〕內方一、立ニ中門內一、東面、此間邦綱、雅頼等卿、降ニ立中門外一、使下別當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申上事由、經家先示ニ氣色一、昇レ自ニ中門內方一、於ニ寢殿西面一申ニ事由一、退歸仰ニ聞食由一、拜舞即出ニ中門一、須下立ニ中門一拜上也、然而今隨ニ便宜一也、北行向ニ邦綱卿一小揖、西卿列ニ立中門廊西出廊一、南上西面、於ニ西門外一乘レ車參レ院、

路頭行列、

先居飼二人、當色ニ行、

次御廄舍人二人、當色、赤色黃衣二行、

次一員、右府生束帶、番長、狩垂袴、

次前駈、　五位八人、騎馬二行、爲レ先ニ下﨟一、

大宮大進行頼、院殿上人、　上野守頼高、

前豐前守能業、　散位定成、

散位良盛、　散位兼親、（院殿上人、）
左馬權助國行、　但馬權守長俊、
次車、（檳榔毛、余車也、不新調先例也、）
次隨身四人、（褐衣、壷胡籙、白狩袴、垂之、）
次衛府長、番長忠武、（縹上下、欵冬衣、不平禮、）
雜色十八、
牛童持榻、（犬小院丸、朽葉、萠黄衣、當色、）
赤衣仕丁、持雨皮張莚、（當色、）
舍人持御笠、
次扈從殿上人三人、（天仁例也、）
頭中將定能朝臣、
民部少輔宗雅、
侍從兼忠、
於七條院殿西門外下車進中門、付院部經家朝臣、奏事由歸來、仰聞召之由、（此次告昇殿、）拜舞了候殿上、退出、（雖今鷄合始之間、無御前召云々、）參東宮、付大進光長、啓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便仰昇殿、）再拜了、昇候殿上、退出、（邦綱卿參會、退出之間、降立地上云々、）參內、入自左衛門陣代、經床子座前、（于時上官一人在座、仍揖而過云々、）進弓場殿代、付頭中將定能朝臣、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告召由、）拜舞了後、昇候殿上、次主上出御晝御座、次職事告召之由、卽經上戶參御前、（御殿西面簀子、豫敷圓座、中將候圓座邊云々、）小時退下、卽入御、次參中宮御方、經堂上、（從者廻北面、于時未及秉燭之故也、）降立西中門、付大進基親、啓事由再拜、次參博陸、（先是兼光於內裏、傳關白命云、依行啓、參東宮了、不可令光臨〔給〕云々、然而猶所參也、）進中門、兼光出逢云、參東宮給了云々、（其實未被參、然而爲不謁稱此由、如何々々、）仍不拜退出、參八條院、進立中門、使別當前兵衛佐光實朝臣申此由、拜舞、依召（重可拜、然而略之不拜、）參御前、退出之後、給一員幷隨身祿、（府生六丈絹二疋、番長疋絹、隨身四人疋絹、）又雖可賜車副、舍人、居飼、牛童等祿、余敍三位拜賀之時、不給之、仍今日隨彼例也、於內裏、頭中將留了、今夜參東宮、行啓仍依可遲々、兼示此由也、宗雅於殿下留了、是關白御共、有先領狀之故也、同兼申此由、兼忠一人始終從之、於八條院、取沓下襲裾等云々、
抑承保二年、二條殿敍三位、拜賀之時、被申請關白（大二條殿、）袍帶等、仍今度遂彼例也、今夕被行下名云々、又東宮始入內、仰手車云々、右少將維盛朝臣、敍正四位下、家賞云々、又不堪荒奏、左大臣候之、
廿九日、（戊午、）天晴、史持來奏報、家司行賴傳覽之、今夜

和奏、（左大臣）官所衣位祿定、施米大粮等、被ニ付行一云々、」
卅日、（己未）雨下、追儺、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參議稱レ障不參云々、傳聞、關白室可レ參ニ東宮一、卽可レ候ニ入內御車後一之由、前相國結構事、一定之間、忽以停止、去廿八日行啓、只御乳母時忠卿室、候ニ御車一云々、此事素太見苦事也、世間人彈指云々、而忽停止之條、子細不レ審、或人云、時忠卿厭却云々、凡古來未レ聞下執政之室爲ニ乳母一之例上、而棄レ身口訣ニ權勢一之間、自然其事停止、是氏大明神冥慮歟、雖ニ末代一、隨レ家棄レ名事、能可レ有ニ用心一事歟、今日返ヨ上關白借給玉帶一了、

右治承二年（戊戌）冬此一册墨付百參拾八枚者以三縁院道敎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二十八終

玉葉　卷二十九

治承三年正月

治承三年春夏

正月（小）

一日、庚申、天晴、卯刻、拜天地四方、須寅刻拜也、而相勞風病之間、自然及此刻、午刻手水、陪膳陸奥守範季、依四位故障用五位上﨟也、未刻着束帶、紺地平緒、餝劒、魚袋、余所持餝劒只一腰也、仍借博陸用之、余劒所令帶中將也、三位中將良通、同着束帶、於女院御方曹司着之、来余方、餝劒、魚袋、紫淡平緒、不着半臂打衣等、相共參院、七條殿、坐西對代簾中、先是、他公卿等、多以居之、少々起座遂了、三位中將、同居此所、先々敷疊爲其座、今日弘莚許也、小時、左大臣參來、坐同所、余仰良通、欲令起座、與大臣同坐、無其禮之故也、而左相府、頻以被招居、仍不起座、此間、與左府交語、頃之、内大臣、幷實房卿等、來此所、及申三點關白參入、又以被入、坐同簾中、中將須避座、而依非其眼路、猶居此所、其後、人々降立中門外、左府、余、内府、同以降立、降自中門廊外方也、中將同降自此所、立加公卿列末、關白降自中門内方、加立列上、次別當權中納言兼雅卿、春宮權大夫也、離公卿列、公卿列、東上北面、如例年、氣色關白、昇中門廊外方、脫置沓於地上、進寢殿南面簀子、就簾下、起左廻、降自中門内方、仰聞食之由、不聞只氣色許也、出中門着履、獨立北方、次關白砌東去五六丈練始、今日甚徐練步、過例年、已下、左大臣不練也、列立南庭、近年參議已下列後、今年只一列也、良通立最末、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已下、七十餘人列後、大略皆四品也、五位僅一兩人加末、依無其所也、次拜舞如常、公卿、下﨟、中將同之、幷殿上人等、先以出中門外、再拜畢、關白揖、離列經列前、練步退下、左大臣已下、大納言已上、次第經列前、不練、退下、已上、皆昇中門内方、關白可然、已下可出中門外也、寧大臣已上者、雖昇自中門内、大納言已下、猶可出中門外也、而皆悉用此路、無禮之甚也、徘徊中門廊、關白、獨立對代南廣庇、長押上也、左大臣已下、停立中門廊也、即關白退下、相次左大臣退下、次余退出、中將相伴、參内參御前、謁龍顏、即入御、中將同候御前、其後以女房依歡樂難候節會小朝拜等之狀奏之、有勅許、仍參東宮、中宮御方等申入、即退出、中將同參、參女院、余幷中將、進南庭奉拜、年來須如此也、而關白已下、不被存此儀、余又一身奉拜、頗無便宜、今年、中將已爲公卿、仍相共所奉拜也、舞踏如常、之後、參御前、即歸家、今日、不賜一員祿、第三日出仕之時、賜腰指例也、

歸家之後、簡固如恒、女房陪膳、余出行之間、夫人并姫君等、簡固了云々、次節供、余不着之、陪膳行賴、今日、須候小朝拜也、而自舊年、有歡樂之氣、候院拜禮之間、彌以增氣、仍奏事由所早出也、左大臣、又稱疾、不被參內云々、余退出之後、關白參內、先被參外所々云々、其後、有小朝拜節會等云々、內辨三條大納言、外辨上宗家卿云々、

今日出仕行列、

先余車、如常、去年車也、次隨身雜色等、其後中將居飼舍人、各二人、次一員、府生番長、如拜賀日、是一家例也、次前駈二人、次中將車、着毛車、不懸下簾、如常、次隨身雜色、次其殿上人等也、

今日、院拜禮之間、左大將參入、諸卿列立中門外、未進、立南庭之程也、經諸卿前、如例、後無其路、次是例事也、隨身不進、出列前、可尋之、

二日、辛酉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三位中將良通供奉、余參會院、如例年、巳刻着直衣、參女院御方、出立、中將令參、畢、於五條京極邊騎馬云々、午刻、余着束帶、蒔繪螺鈿劍、紺地平緒、參院、行幸以前也、御裝束儀、異例年、寢殿母屋、并東南西庇等、皆放出之、卷三方簾、法皇御坐、并御拜座如常、副母屋北簾立四尺屏風、西第一枚懸白袷、如常、例年、南庇東第一二間南〔西〕面懸簾、是母屋御座之儀也、仍自去年改御裝束儀、自余無相違、未刻臨幸、關白自閑路先以被參、暫語談、臨幸之後、先御拜、法皇押開御座後屏風出御、隆季卿置三衣筥、先々、大臣勤此役、去今年、隆季卿勤之、何依母后不御坐、改此役人乎、關白敷白袷之後、御拜如例、次改御裝束、垂母屋簾、撤御拜座、敷茵簀子、透渡殿等、敷菅圓座、次立胡床引陣、次主上重渡御、關白候簀子、頭權大夫光能、召公卿、左大臣以下、着御前、余於南廣庇邊立加、自余在饗座、上﨟兩三着座之間、關白被仰樂行事、左中將泰通朝臣、右中將通親朝臣、次振桙、次居衝重、此間、兩〔方〕侍臣着欄下座、次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基親、先是、萬歲樂、地久、舞了、右一物忠節不候、若所勞歟、次余退出、自舊年有歡樂之氣、昨今相勞出仕、猶依不快所忩出也、今日、實家、實守等卿、勤舞踏役、今日、中將下馬之後、入自北門、徘徊西對邊、欲着座之處、公卿員多、無其座、仍不着座、余退出之次、相具退出了、此日、中將供奉儀、

裝束、

位袍、　紅梅浮文織物、梅散花、　半臂下襲、　萠黃表袴、
紅打衵、　紅大口、　薄色衵二領、　紅單、　卷纓、　緌、
紫檀地平胡籙、　蘇芳綺丸緒、　弓、　紫檀地螺鈿劍、水精柄、
紅梅地平緒、　有文玉帶、　靴、　着紅梅下襲之時、不着綺平緒故實也、　於紺地者無憚、

馬、葦白、　院御馬也、
鞍、黄地、　竹豹韉、　蘇芳綵手綱、
隨身四人、褐表紅打、　朽葉、狩袴、　結レ柳付レ之、
童二人、浮線綾梅狩襖袴、濃打、衣取ニ結梅花一付レ之、蘗杏、
馬副四人、裝束如レ常、
雜色二人、白張、　武員、　有宗、月イ
舍人、二監上下、　濃款冬衣、　居飼裝束如レ常、
行列、
　馬副張ニ馬口一、　次隨身、　次童、　次雜色也、
歸家之後手水、陪膳光經朝臣、齒固等如レ例、今日右中辨經房朝臣來、不レ謁レ之、
三日、壬戌、天晴、手水陪膳季長朝臣、齒固如レ常、兩大外記、大夫史等來、又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余謁レ之、頭中將來、招ニ入内寢一謁レ之、語云、昨日行幸賞、少將資盛、資時、侍從清宗等、敍ニ四位一、皆不レ避ニ其官一云々、又云、御遊召人、拍子資賢卿、被レ點ニ宗家卿子一、依レ不ニ出仕一、資賢取レ之云々、付歌雅賢朝臣、琵琶實宗卿、箏侍從兼宗、忠親卿息、今度始彈レ之云々、和琴實家卿、笛少將維盛朝臣、笙家通卿、篳篥定能朝臣、曲、呂、安名尊、席田、鳥破、律、青柳、更衣、萬歲樂、五聖樂急〔等〕云々、右少辨光雅來、入レ夜、上官列參、進ニ見參一、又邦綱卿來、余謁レ之、
四日、癸亥、天晴、所司進ニ元三見參一、未刻、二位中將兼房直衣來、余謁レ之、元日入レ夜參院、昨日參ニ内幷殿下一云云、今年、強不レ可レ被ニ出仕一歟、
戌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ニ冠直衣一謁レ之、光能云、明日可レ被レ行ニ敍位一、可レ參ニ執筆一、左大臣申ニ障一者、申下可ニ參仕一之狀上了、此次、示下付行賴申ニ四品一事上了、六位外記持ニ來十年勞一、不レ知ニ案内一之女房等、不レ觸レ余、乍レ納レ筥返給云々、尤不敵、
五日、甲子、朝間天晴、午後雲掩、入レ夜雨下、此日、敍位議也、余奉ニ仕執筆一、早旦、召ニ遣大外記賴業一、申刻參上、以ニ職事國行一、進ニ十年勞一、留レ文、入ニ硯筆紙等一、裹樣如レ常、於ニ仗筥一、以ニ家司光經朝臣一賜レ之、又召ニ賴業於簾前一、仰ニ敍位之間雜事一、頃之、退ニ下侍所一、以ニ光經一、付ニ橘氏爵名簿一、今年不レ召ニ氏人等一、只長者以ニ政所一擧申一也、功過別當貞光云々、書樣如ニ去年一、不レ載ニ功過別當之由一、賴業退出了、
亥刻參内、其後、奉行職事光能朝臣、爲ニ御使一更參院畢、子刻、關白參上、同四刻、關白被レ示下可ニ着陣一之由上、仍余向レ陣、先奧、次端、令レ置レ軾、卽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仰ニ召仰事一、余使可レ仰レ之、而不レ仰、兼光退下、更以ニ

官人召弁、依無他弁、兼光參上、余仰云、今日可有叙位、召御諸司了、（永久五年、故殿始候叙位給、頭弁召仰、退歸之後、更召弁被仰之、其後被仰外記、今日逐彼例、先仰弁也、）兼光唯退下、（此次仰云、中門撤孔雀間、而依雨儀、筥文可列中門、撤彼裝束、移南殿、可開中門者、）次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參、軾仰云、今日可有叙位、文書相具テ候ハ、（普通說、不異仰弁詞、今用二說也、）頼業唯退下、次藏人來召、（余揖、諸卿不揖如何、）次余以官人令見中門、（撤孔雀間否也、）官人歸來申旨、不足言、（大略有者亡也、）而間、召使於陣腋、申撤畢之由、次余召外記、（六位候小庭、）仰云、筥文候ハ、外記唯退之後、良久不列、度々被催之後、外記三人、取硯筥文等、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東中門、（余南面、納言西面北上、參議東上北面、）外記、立納言後、畢之後、余右廻、自中門內北行、出北腋小戶、昇自小板敷、着殿上端座、關白、先是、在奧座、次關白、着御前座、次余着座、次宗家、成範、頼定等卿、置筥文着座、（實房、實國、雖參入、不取筥文、未知其故者也、）次關白、依召着圓座、次余依召、（關白傳召如常、）先着第二圓座、依重召、更起進、着第一圓座、引寄裾、正笏候、次被引寄御簾、余小揖置笏、右、移一覽筥文書於次筥、殘留十年勞一卷、（小披）見、以右手取上同筥、以左手押硯於其跡、以十年勞筥置硯跡、又披見、挿笏押硯已下於座下、取十年勞筥、膝行就簾下、引廻文許、（是一說也、）褰簾奏之、小退、拔笏候、主上御覽了、押帳簾給、余忽挿笏、進寄賜筥、又引廻文許、退居本座、置筥拔笏、置替硯與一筥、引寄第三筥、正笏候、次依仰小揖、召男共、藏人來仰云、兼光召ス、藏人退下、卽兼光參上、余仰云、續紙、兼光退下之後、數刻不進之、大略、兼不被沙汰歟、仍召男共催之、良久之後、兼光持參之、（二卷置柳筥、）余置笏、自座下方取之、（不取柳筥、）橫置座前、取笏候、次依仰小揖、見合續紙取勝、欲卷返之處、續三枚、仍如本卷之、入第三筥、卷返今一卷續紙、（續六枚、卷返、作法如去年、向座下方、移置卷返也、）置座前、橫取笏候、（又說、見候氣色、子細見去年記、）次依仰小揖、搢墨染筆、一卷如本置筆臺、取續紙染筆、一卷、書從五位下、（第三枚續目奧際、上置一寸五分書之、先問加階人數於關白、）置續紙、欲叙式部之處、省奏不見、仍觸此由於關白、召兼光、問外記、申云、一丞藤原頼經、依辭爵、欲擧第二丞、而一丞無故辭爵、何可被引越哉之由訴申、如此之間、不能放擧狀之旨、本省所申也云々、關白被示云、雖無省奏、推可叙一丞者、仍余叙之、（藤原朝臣頼經尻付云、式部、依無省奏、無懸勾之儀、置端行如恒、）讀申不讀尻付、次取民部省奏、（在第三筥、）讀申、（其儀如常、見去年記、）

置二硯上一、取二叙位一、染レ筆叙レ之、（三善朝臣盛俊兒付云、民部、抑開二省奏一、余〔也〕先申二關白一云、所レ載レ奏函第三者也、置二第一二一擧二申下臈一之條如何、只可レ叙歟、關白云、可レ問二外記一、以二兼光一問レ之、申云、一二函未二省奏一、仍第三函放レ奏之由、本省所レ申也云々、仍叙レ之、）讀申置二叙位一、取レ笏奏云、院宮乃御申文、次召二權中納言實綱卿一、（其詞、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先例、納言參議共存レ之、仍示二合關白一、左右只可二相計一云々、余先仰二實房卿一云、納言下臈誰候哉、申云、權中納言云々者、近代多用二參議一、余存二舊例一所レ用二異説一也、）實綱卿、參二進余後長押上一、余仰云、院宮之御申文、實綱微唯退下、此間、關白仰二實房卿一云、受領〔申〕文候哉、實房召二兼光一問レ之、申二候之由一、關白仰下可二定申一之由上、即召二文書一定レ之、（興奪實房卿、實家續レ帳、實守見二合頼定書定文一、）實綱退下之後、先欲レ叙二王氏一之處、無二名簿一、仍召二兼光一〔問レ之〕、此間、且叙二藏人一、（問二關白一叙レ之、源基行尻付云、藏人、書二式部上一、）兼光歸參、申云、顯綱王、仲資王、相論之間、不レ被レ仰三下左右一之間、不レ可レ取二進擧狀一之由、去年叙位之時、被二仰下一了、仍不レ進レ之者、關白云、然者兼可レ申二此旨一也、臨レ期被二尋問一之時、申二此由一、尤懈怠也、但今夜不レ可レ叙者、次氏爵等、（源氏加封、以レ爪解レ之、引二禮紙一、入二第三筥一、不レ引二裏紙一、藤氏開二長者一、披レ紙不レ加レ封、只引二禮紙一也、抑家説多者、叙二外記史一之後、叙二氏爵一、仍去年如レ此、今年爲レ用二異説一、先叙二氏爵一、是又家有二其例一之故也、）此間、實綱卿、持二參院宮御申文一四通、申云、自余所ハ、自レ是、（可レ括〔擢イ〕二其所一歟、自餘頗荒涼歟、）余取レ之、置二硯上一、（縱、）指レ笏押レ筥奏レ之、小退候、返給置レ前、引二寄筥等一置レ笏、（申文在二硯上一、於二御所一被レ解レ封、引二禮紙一了、）欲レ叙二上宮一之處、有二外記申文一、無二史申文一、仍先叙二外記一、申文懸レ勾、入二第一覽筥一了、召二兼光一、問下無二史申文一之由上、（先觸二關白一、）申云、一史成擧、爲二東宮大屬一、而忽以叙爵之條、爲レ無レ術事、若可レ有レ恩者、欲レ叙二留屬一、其事不レ可レ叶者、可レ被レ越二次史一者、第二史祐重、當時爲二初齋院行事史一、仍其不レ進二申文一者、關白云、依レ爲二神事奉行一、史不レ可レ拘二叙爵一、可レ問レ例者、重問レ之、申云、依二神事奉行一、不レ可レ叙之由、非レ令レ申、只第一辭レ爵、然者可レ被レ召二越第二一哉否、可レ在二御定一事也、而當時、有二奉行〔事〕一之由、申達許也者、關白云、可レ叙二第一祐重一者、則叙レ之、此事被二尋問一之間、且叙二諸宮給一、（並史所レ叙也、余先問二關白一云、一二之間、必可レ被レ叙歟、關白云、然、仍置二其所一也、）其儀、先硯上並二置御申文一、（大宮、皇太后宮、春宮坊、女御琮子等也、）隨レ叙細卷、（懸レ勾如レ恒、）入二第一覽筥一、（不レ引二裏紙一、）次關白、給二叙位勘文、并府奏一通、叙人注文等一、余取二府奏一、暫置二硯下一、取二叙人折紙一、開二置座前一、取二勘文一、自レ端卷二寄叙位之所一、置二硯上一、（縱、）先叙二諸司一、隨二叙法文一引レ點、（勘文には、可レ取レ之者、素被レ引レ點也、此中、馬允遠房被レ引レ點、而不レ可レ叙之由、關白被レ示、仍不レ叙レ之、）次叙二府奏一、（申文入二一筥一、）次叙二外衞一、（只一人也、太見苦、）已上、叙爵皆了、今日、無二外階之者一、次取レ笏、奏曰、入内一加階了勘文、次以二男共一、召二兼光一仰レ之、（其詞如二奏聞一、）

須来レ叙ヲ訖後下一以前、及ニ終頭一可レ召也、而忘却及レ今、但是非ニ失儀一、持參之間、且叙ニ加階、（但可レ有ニ一加階一之由見ニ注文一、仍從上之所、置ニ一行ニ叙ニ他人一、）先從五位上、次正五位下、此間、兼光持ニ來一加階勘文一、申云、又内〔ハ〕可レ仕者不レ候、余進ニ勘文於關白一、見了返給、余不ニ奏聞一、讀申叙レ之、（先例也、）次從四位上、（今日不レ叙ニ從四位下一也、）次正四位下、次正二位、（兼雅、以ニ院當年給一叙ニ正二位一、時忠、以ニ建春門院未給一同叙レ之、是等又希代事也、）皆叙訖、先卷ニ勘文一、返ヲ上關白一、次書ニ年號月日一、向ニ座下一、放ニ奥餘一、一枚也、卷レ之、入ニ第三筥一、叙位、一兩度覆勘訖、卷レ之置ニ硯上一、縦、移ニ成柄十年勞於次筥一、入ニ叙位於一筥一、暫〔之〕取レ笏候、相ヲ待功過定訖一也、頃之、實房卿持ヲ來定文一、余取レ之小披見、獻ニ關白一了、見了返給、余加ヲ入叙位筥一、（叙位右、定文左、）置ヲ替筥一、指レ笏、押レ筥奏聞、返給、又置ヲ替莒一取ヲ出叙位一、置ニ座前一、横、先返ヲ入成柄十年勞等一、次返ヲ入他文書等一、（初爲レ奏ニ十年勞一所レ入之文也、民部省奏、并續紙等、不レ入〔云々〕、）取ニ叙位一、副レ笏深揖退起、於ニ御倚子前一授、入眼上卿成範卿退出、（于レ時丑四刻、子四點儀始也、）

今日叙位、臨時加級之者、有ニ其數一、然而、注文無ニ尻付一、余問ヲ申關白一、答云、臨時歟、但雖レ不レ被レ付、何事之有哉者、仍不レ注ヲ付之一、近代有ニ臨時尻付一、又關白、先年所ニ注賜一之尻付之中、有ニ臨時一、仍去年注ニ臨時尻付一了、而舊簿等、撿見之處、臨時加級之者、無ニ尻付一、仍以ニ此狀一問ニ關白一、左右共不レ可レ有レ難云〔々〕、今夜、依ニ關白命一不レ付レ之、又叙ニ二省一之間、居ニ火櫃衝重一、依レ無ニ藏人頭一無ニ勸盃一、光能朝臣參レ院、未ニ歸參一也、定能朝臣、今日、依ニ勞事一不ニ出仕一云々、

叙位書様、　叙人總三十九人、

正二位、

藤原朝臣兼雅、　院當年御給、

平朝臣時忠、　前建春門院去承安二年御給、

正四位下、

藤原朝臣光憲、

平朝臣經正、

從四位上、

藤原朝臣基業、策、

正五位下、

藤原朝臣伊輔、

源朝臣兼忠、中宮去年御給、

高階朝臣經仲、

藤原朝臣光輔、策、
平朝臣業房、
藤原朝臣定輔、
藤原朝臣信清、
藤原朝臣盛定、
藤原朝臣定經、父經房朝臣、造蓮花王院御塔行事賞讓、

從五位上、

藤原朝臣範實、從下一、
丹波朝臣伊基、針博士、
藤原朝臣忠季、簡一、
藤原朝臣公經、上西門院當年御給、

從五位下、

一行置レ之、爲レ敍二王氏一置レ之、而依レ無二敍人一、不レ敍レ之也、

源朝臣基行、藏人、
藤原朝臣賴經、式部、
三善朝臣盛俊、民部、
源朝臣能宗、氏、
藤原朝臣宗國、氏、
橘朝臣貞光、氏、
清原眞人良業、外記、
惟宗朝臣祐重、史、
藤原朝臣雅經、太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賀茂朝臣有安、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平朝臣知宗、春宮坊當年御給、
藤原朝臣賴房、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藤原朝臣齊方、諸司、　七日被レ止二位記一了、
橘朝臣近輔、諸司、
中原朝臣賴基、諸司、　七日被レ止二位記一了、
藤原朝臣盛實、諸司、
藤原朝臣季光、諸司、
佐伯朝臣友賴、諸司、
中原朝臣景盛、諸司、
源朝臣景賴、左近、
藤原朝臣章助、外衞、

治承三年正月五日

六日、乙丑、〔天〕晴、此日東宮御五十日也、於二内裏一閑院第、有二此儀一、東宮五十日儀、古今未レ有、近衞院儲貳之時、有二百日事一、大略被レ摸二彼儀一歟、但稱二不快例一、不レ被レ仰二彼時例之由一云々、昨日、大進光長、內々告下可二參入一之狀上、藏人幼少之間遲參、且所レ申也云々、藏人遂不レ見、今日早旦、頭權大夫光能朝

臣、送ニ消息ニ云、可レ候ニ御遊座一者、申下左手有ニ所勞一之由上了、未刻、又送ニ書狀ニ云、可レ候ニ主上御共一者、申ニ承之狀一了、申刻、着ニ束帶一蒔繪劒、參內、先參ニ內御方一、定能朝臣云、左大臣已下、候ニ東宮殿上ニ云々、余卽加ニ被座一、端、先レ是、左大臣、左大將、實國、忠親、敎盛、〔已上端座〕內大臣實房、邦綱、實綱、宗通、〔已上奧座〕在ニ殿上座一、余雖レ須レ着ニ奧座一、依ニ便宜一令レ着ニ端座一也、左大臣、招ニ頭光能朝臣一云、殿下有ニ御着座一歟、內々可レ伺者、光能歸來云、且可レ被レ始者、左府召ニ宮司大進光長一、參進、左府被レ仰ニ且可レ初之由一、先一獻也、權亮維盛朝臣、次二獻、參議敎盛卿、次參議家通卿、申ニ上汁一、兼居レ汁、仍只可ニ申上一之由、左大臣被レ示レ之也、次下レ箸、次供ニ東宮御前物一、陪膳權大夫兼雅卿、役送可レ尋ニ記之一、其儀不ニ見及一、次取ニ居折櫃物一、其儀〔又〕不ニ見及一、次三獻、別當忠親卿、次左大臣、余、內大臣、右大將先レ是加ニ着奧座一、等起座、參ニ內御方一、暫徘ニ徊淸涼殿南廣庇〔座〕邊一、次主上出御、御引直衣、出レ自ニ御殿北障子一、立ニ御西面北第一間一、關白被レ候、左大臣已下候ニ西面簀子敷一、定能朝臣取ニ晝御座御劒一、候ニ二棟廊南簀子一、召ニ御草鞋一之間、經ニ數刻一、大略、光能朝臣兼不レ存歟、尤不便也、良久之後持ニ參之一、經ニ南殿御後一、入ニ御自ニ北庇東面簾一、此間、又光能朝臣遂電、仍無下可レ取ニ御草鞋一之人上、尋召之間、經ニ〔數〕時刻一、關白褰レ簾、定能授ニ御劒ニ於ニ女房一〔了〕、次左大臣已下、還ニ着東宮殿上一、今度自ニ座下方一着レ之、寢殿西南、已爲ニ主上御所一之故也、此後令レ奉レ含レ餅給歟、良久之後、罷ニ出御前物一、陪膳不レ參、是先例也、此間及ニ秉燭一、次改ニ御裝束一、

垂ニ母屋簾一、卷ニ庇簾一、供ニ平敷御座一、次主上出御、次頭光能朝臣召ニ公卿一、次左大臣已下、着ニ御前座一、寢殿西廣庇、幷透渡殿、敷ニ菅圓座一、北上東面、關白、左大臣、余、內大臣、大宮大納言、三條大納言、五條大納言等、着ニ廣庇座一、實國卿進出之間、依レ無レ座退歸了、不レ着ニ渡殿座一、依レ爲ニ大納言一、存ニ凡卑之由一歟、又左大將雖ニ參入一不ニ着座一、退出了、次居ニ衝重一、次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五位藏人光雅、取ニ瓶子一、次供ニ御前物一、陪膳邦綱卿、指レ笏解レ劒、取ニ打敷一參進、經ニ西簀子一、自ニ御座當間一、昇ニ廣庇一參進、敷ニ御座前一、役送、參議散三位等、從ニ公卿座末一、可レ用ニ陪膳同道一、又抑公卿三人不レ足、仍光能參上申下可レ令レ役ニ四位殿上人一之由上、關白與ニ左大臣一相議、被レ仰云、下﨟一人重可レ役、令ニ一人藏人頭孝イ可レ役、四位殿上人不レ可レ然者、光能朝臣、持ニ參御酒盞一、被レ追歸了、是先例也、供ニ了陪膳一、拔レ笏、經ニ本路一退下、次置ニ御遊具一、先レ是、地下召人候ニ透渡殿南砌一、賜ニ衝重一歟、不ニ見〔及〕一、次御遊所候人等着座、實國、賢資等卿、候ニ廣庇座一、兼雅已下、候ニ透渡殿座一、殿上人召人、定能朝臣、維盛朝臣等許也、次御遊、呂、安名尊、鳥破、席田、律、伊勢海、萬歲樂、長慶子、是等、皆承曆御五十日例也、堀川院親王之時、有ニ御五十日一、彼例如レ此、於ニ禁中一召人拍子、資賢卿、付歌、維盛朝臣、琵琶、實國卿、豫光能朝臣催レ余、申ニ手所勞之由一、而參上之後、無ニ他人一、猶可レ候之由仰レ之、而實國卿已祗候、着座之後、密示ニ光能朝臣一、光能竊申ニ關白一、卽被レ免了、然而持ニ琵琶一欲レ置ニ余前一、仍以ニ五位〔藏〕人一令レ取ニ下實國前一了、等、兼雅卿、和琴、實家卿、笛、實國卿、笙、家通卿、篳篥、定能朝臣、長慶子之間給レ祿、關白祿、光能朝臣取レ之退歸給、隨身如レ例、已下四位五位殿上人等取レ之、左大臣祿、賴實朝臣來受ニ取之一、余祿定能朝臣來受ニ取之一、內府祿淸經朝臣來受ニ取之一、隆季已下、乍レ持起座了、次主上入御、關白參進、褰ニ御簾一、經ニ簀子一、入ニ御座北間一也、左大臣已下平伏、次左大臣已下、

廻二初所一、自二西面可二出御一之由、兼光令レ申、仍欲レ參二
西面一之間、猶可レ出二御初所一云々、仍佇二立南殿御
後一、即出御、定能朝臣取二御劔一、光能朝臣進二御草鞋一、如レ初、經二本道一還御、余謁二
女房一、即退出了、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大臣、左大臣、余、內大臣、大納言、實定、隆季、實房、邦綱、實國、宗盛、
中納言、資賢、兼雅、時忠、忠親、雅賴、實綱、參議、敎盛、實家、家通、賴定、
非參議、親信、
今日、主殿寮西壺、幷南殿庭立レ明、
七日、丙寅、〔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四度、巳刻新叙レ史、祐重
來申云、依二第一史成擧辭一レ爵、引二超下臈一、被二叙爵一之
條、似レ有レ賞還爲レ愁、枉被レ止二位記一、暫欲レ積二奉公一、
又有下欲レ經二極臈一之志上、此旨可レ被レ仰二遣職事之許一
云々、余答云、此事、經二沙汰一被二叙爵一了、但兼光之
許、可レ給二一行一、卽以二季長朝臣一、令レ書二御敎書一遣了、
其狀如レ此、
新叙史祐重有二申事一參上、彼日次第、粗仰聞了、然
而、其上有二申旨一歟、可下令二尋聞一給上歟者、御消息
旨如レ此、恐々謹言、
正月七日　　季　長奉、
謹上　左少辨殿、
此事、雖レ不レ可レ賜二御敎書一、上官申事、不レ可二默止一之
上、見任史之中、頗有レ便二奉公一之由、隆職所レ申也、仍
所レ給二一行一也、抑須レ付二奉行職事光能一也、然而、彼
夜不レ候、遂以二兼光一被レ尋二沙汰一、仍所レ仰二遣一也、
今日節會、內辨左大將云々、有二加叙事一云々、
正五位下藤原範能、　被レ止二位記一者二人、藤原賴基、同齊方、
八日、丁卯、〔天〕晴、定能朝臣、送二消息一曰、昨日節會、未
刻、公卿參集、依二加叙事遲々一、及レ申終レ事、〔始〕內辨
左大將、有二失禮事一、不レ下二位記宮一、召二舍人一、外辨列立
之後、更思出、被レ奏二叙位宣命一、外辨數刻列立、未曾有
事云々、今日御齋會始、幷諸寺修正始〔云々〕、
九日、戊辰、〔天〕晴陰、源中納言、注二進一昨日節會違例
事一、又左大將送レ書、陳二內辨失禮事一、大略無二遁方一歟、
只有二歎息之狀一、余報云、於二失禮一者、古賢不レ免事也、
強不レ可下令二歎息一給上者、昔閑院大將朝光、不レ開レ門
召二舍人一、見二小右記一、近世之人、公任卿、有二此失一之由知レ之、甚不便事也、今太相國、取二賭
弓奏一之時忘レ弓、失禮之條、古今如レ此、將軍何強爲
レ恥哉、但於二失禮一者、誠獨焉之失也、未曾有々々、
何況節會守二笏紙一給レ之、不レ可レ有二如レ此之失一、誠非二

直也事一歟、
十日、己巳〔天〕晴、女房、姫君等、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催二三位中將御齋會加供一、撿二先例一、納言之後、勤二此事一歟、見二長承元年知信記一、猶依二不審一、可二撿申一之由、仰三進信季之許二了、宮咩奠、納言之後所レ行也、
十一日、庚午〔天〕晴、入レ夜、人傳云、齋宮母儀、前少將公重女、內女房、其名輔局、日來伺二候禁裏一〔云々〕、死去云々、但實否可レ尋二聞之一、
今夕家宮咩奠也、今日依二吉日一、始念誦、又每月朔日寫經、元日依レ無二便宜一、今日書也、
十二日、辛未朝雪降、午後雨下、參二女院御方一、未刻、東宮少進時兼來云、可レ進二帶刀名簿一、來廿三日可レ有レ試云云、申二承之由一了、以二侍資康一、訪二賴政卿疾一、自二舊年一煩二赤痢病一、及二獲麟一云々、三位中將加供事、信季注申云、先例無二所見一、仍問二〔彼卿〕父信範入道之處一、納言以前、不レ可レ然之由、所レ申也、又大臣之後、可レ有二加供一之由、見二政所抄一云々、仍今年、三位中將、不レ致二其沙汰一者也、
十三日、壬申〔天〕晴、此日、女房、姫君、同車、乙童等、參二吉田祇園等一、密々之儀、恒例事也、基輔連レ車、侍等五六人在レ共、

十四日、癸酉〔天〕晴、御齋會、並諸寺修正終、院幸二法勝寺一、博陸公被レ參二法成寺一云々、今日有二僧事一云々、光雅問下送十六日參否一、答下依二所勞一難レ參之由上了、頭中將示送云、除目十七日云々、今夜欲レ參二修正一、而依二所勞一留了、
十五日、甲戌〔天〕晴、今日月蝕也、酉刻虧初、子刻復、未レ修二金輪一、余並女房祈也、愛染王姫君祈、等一念誦各僧三具、今日未刻、大夫史隆職來語云、去年秋除目、白川殿〔給〕所、被レ載二大間一之者、本所不レ被レ申、又職事不レ知云々、仍下名之時、被二改任一了云々、此事執事全不レ過、於レ官者、任二注文一任了、主殿允、於二姓名一者、就二申文一、藤經光女御給、同名也、書載了、本所請文違失、不レ可レ懸二執筆之過怠一事歟、難レ堪々々、
申刻、頭中將定能來語云、七日節會之間事、內辨、着二堂上兀子一之節、度々見二笏紙一、又取二出扇一、次第見レ之後、被レ召二舍人一、次第凡非二直之事一云々、其後、外辨參列之間、始以覺悟、忽下レ殿、實守卿離レ列、進二軒廊一相議、其後奏二叙位宣命一、次密々召二二省一、無二其儀一、不レ召二內竪一、直召二二省一、密々也、賜二位記筥一了之後、被レ仰二敷尹一、此間、外辨數刻列レ之、資賢卿、稱二難レ堪之由一、竊以退出云々、古

來、未レ有ニ如レ此之違例一云々、實定卿、自成ニ奇異之思一、被ニ卜察一々々、

十六日、乙亥、今日節會也、余不レ參、戌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ニ冠直衣一謁レ之、仰下可レ參ニ除目一之由上、此次語云、近年、大略閣下一身勤仕、此役頗可レ有ニ無心之儀一哉之由、有ニ院內御氣色一、以ニ此旨一申ニ關白一之處、全不レ可レ有ニ其儀一之由被レ申、仍忩可レ有ニ御參一之由、所レ被ニ仰下一也云々、天氣之趣、雖レ似ニ優恕一、還不レ知ヲ食案內一歟、雖ニ何度一、被レ仰ニ上﨟一事也、余此次示云、近代除目、無ニ任人申文一之間、忽令ニ書進一、召ニ職事一問ニ拜任之由緒一、如レ此之間、空移レ刻甚無用事也、自レ今以後、兼日承存、任人可レ被レ尋ヲ置申文一也、又不レ被レ下ニ宣旨一、雜々口（成カ）功等、可レ被レ入ニ臨時內給一也者、光能語云、今度可レ有ニ公卿昇進一之由、所ニ承及一也云々、頃之、退出了、今日、仰ニ信季一令レ作ヲ進去年秋除目公卿給一、（上）後聞、今日、內辨左大將、無ニ違例一云々、

十七日、丙子、〔天〕晴、此日、除目初日也、余奉ヲ仕執筆一、早旦、修ニ諷誦於十ケ寺一、（八幡、加茂上下、稻荷、春日、大原野、吉田、法成寺、廣隆寺、清水寺、六角堂、）又仰ニ祈僧等一、令レ修ニ念誦一、執筆役雖レ及ニ度々一、猶依レ恐ニ不慮之失一也、未刻、大外記賴業、持ヲ來闕官帳一、留レ文返ニ給筥一之次、納ニ公卿給一、（加ニ二合停任一、合ニ三通一卷ニ籠ニ禮紙一結申、）并硯、筆、墨、（裹樣如ニ例年一、）賜レ之、（家司光經朝臣、着ニ布衣一傳レ之、初度着ニ衣冠一、後々不ニ必然一者也、）下名之時、被レ止ニ白川准后給一、（先日、閣下被ニ成改一之由、〔而〕去夜光能朝臣云、總所レ被レ止也云云、）被レ任ニ改中宮御給一、〔而公卿給一、〕除ニ白川殿〔給〕一、（依ニ被レ止了也、）中宮御給不レ知ニ下名一、付ニ大間一載レ之、（雖レ被レ改ニ任人一、已（開カ介イ）有ニ其御給一、仍不レ能レ除レ之、又下名之時、雖レ被レ改レ任、至ニ于公卿給一者、就ニ大間一作載之故實也、）此子細、同食ニ賴業一了、又仰云、今日除目、可ニ早速一之由、被ニ仰下一也、秉燭之程、調ヲ具文書一、可レ候ニ陣頭一者、申云、今日政始也、而上卿于レ今未レ定、重被ニ譴責一之由所レ承也、定以及ニ夜漏一歟云々、又申云、外記宿官、所レ望ニ申能登介一也、（賴業息、外記頁業可ニ宿官一也、）卽退出了、秉燭着ニ束帶一、（蒔繪劍、打下襲、）參ニ閑院一、先レ是、公卿兩三參入、光能朝臣云、政未レ訖、仍外記未レ參云々、又關白未レ被レ參、余參ニ朝餉方一、實守卿素服候、余招寄交レ語、相公語云、去白馬節、有ニ大違例一、內辨左幕下、思ヲ失例節會一、（不開門カ）開門之、卽召ニ舍人一、仰ニ刀禰一、外辨參列之間、始以覺悟、忽騷下ニ奏叙位宣命一、此間、竊以ニ內豎一、取ヲ下位記筥一、置ニ東階邊一、密々召ヲ儲輔代一、內辨歸下、返ヲ給杖於內記一之次、賜ニ位記筥於輔代一、一度置レ案了之後、內辨被レ仰ニ敷尹一云云、古來未レ有ニ如レ此之失一、將軍太歎息云々、此外、公

事雜談、殆移時刻、(今日、實守問余云、取笏文之時、最末參議但今案之、同不揖哉、其故者、若爲答揖、有此揖、不可不揖之說而已、有取笏之後不揖之說、爰知、不知答揖之有無、只就去立之作法、有此揖歟、以之思之、素存可有此揖之由、人依無可答揖之人、不可略之、又素存不可有件揖之由、人八、勿論也者、相公稱善、)良久、光能來告、事具了云々、及亥四點關白被參、(今夜及深更之條、未得其意、)即余着陣、(先奥座、次移端、)相次實房、實國、成範、實綱、家通等卿着陣、余直沓、令置軾之後、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就軾仰召仰事、余先召外記(大外記頼業、)仰之、(其詞如常、仍不記、)次召辨(左少辨兼光、但件人、候殿上、僮僕逐電之間、頗以遲參、)仰之、(其詞同前、)子二點、藏人來召、次召外記、六位、仰云、笏文候倍、外記唯退去、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硯笏文等、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弓場殿代、(主殿官人取松明前行、如常、)余東面、納言西上北西、參議西面、外記列納言後、次余揖、(公卿答揖、)着殿上、關白兼以坐奥、次關白被參御前、余改襪、同以參着、次四納言置笏文着座、(實房、實國、成範、實綱等也、)此後參議不着、頻(蒙)催之後、家通卿着座、(先以男共催之、猶以遲々、仍余及實房卿、揚聲催之、)次依召、關白着簾下圓座、次關白召余、次余進着第二圓座、(作法如常、)次依重召、着第一圓座、(史起着之、如例、)次依仰小揖、置笏移置一笏文書於次笏、(四所籍、頗引下テ置之、)留關官二卷、(小披見、)以右手取上笏、以左手押上硯笏、以一笏置前、更披見關官帳、(各端兩三枚、)卷之返入、挿笏押下硯已下、取笏膝行、廻笏、褰簾奏之、小退扱笏、敬屈(而)候、御覽了、押張御簾給、余忩挿笏進褰簾、賜笏引廻復座、置笏於前、拔笏、如本置替笏、引寄末之笏、取四所籍、並置一笏、(懸籤於笏上耳、其次第、內授進大、以西爲上、)取笏候、次依仰小揖、置笏取出大間、置硯上、(縱、)卷取禮紙、自奥卷之、押平メテ入硯笏、(硯下小板上、)次逃右足、縿置座上、(縿置兩三枚、一度折目チ付、是容易之說也、其長二尺五寸許、)次居直、取笏候、次依仰置笏搢、(墨、五百度、)染筆、二卷、取內竪勞帳、讀申、(其作法如常、)押合候氣色、(無指勅許、)置硯上、見寄物、(卷合入硯笏、)開大間、染筆任之、置筆讀申大間、取勞帳、(置硯上、)懸寄物、又取勞帳、讀申任之、已上三人、(作法同前、頭散位喚等也、任卷重、次第任之也、)

攝津大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貞、(內竪頭、)

安房大掾正六位上伴朝臣爲助、(內竪散位勞、)

參河大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重國、(喚內竪、)

次余取笏奏云、院宮ノ御申文、次問在座之參議於實國卿、(實房卿、先是退出了、)申云、藤宰相、左宰相中將、(先可申上﨟歟、宰相ハ下﨟也、頗次第違例、)余召實家卿、(其詞、左近中將藤原朝臣、)件卿進余後、余仰云、院宮ノ御申文、此間居火櫃衝重、余任內竪殘二

入、奏時、朱雀院籍等也、如レ本卷レ之、返ニ入第三筥一、自ニ硯筥一第三也、
河內少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延近、奏時、
信濃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國兼、內豎、朱雀院籍、
次任ニ校書殿一三人、頭、執事、散位等也、進物所、二人、執事、膳部、大舍人、三人、番長、散位、安和籍、等、作法皆同、仍委不レ注レ之、
河內大掾正六位上秦忌寸友兼、校書殿執（頭カ）事、
山城大掾正六位上內藏朝臣重久、校書殿執事、
出雲少目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貞、校書殿、散位勞、
大和大掾從七位上桒宿禰吉次、進物所執事、
丹後大目從七位上秦忌寸牛用、進物所膳部、
伊賀大掾正六位上安陪朝臣重久、大舍人番長、
下總掾正六位上橘朝臣延次、大舍人散位勞、
石見少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行兼、大舍人安和籍、
任ニ校書殿一之間、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基親朝臣、關白撤レ予、予暫置レ筆取レ盃、目ニ實國卿一、擬了又任レ之也、任ニ進物所一之間、書ニ任人於大間一、未レ勾ニ勞帳一之間也、實家卿持ニ參院宮御申文一、上西門院、從三位平朝臣等ハ自是者、余取レ之、暫置ニ座前一、勾ニ勞帳一、暫入ニ第一筥一、取ニ御申文一置ニ硯上一、縱、摘レ笏押レ筥、取ニ御申文一、奏聞儀如レ恒、小退、拔レ笏候、返給之時揷レ笏賜之、後、座置ニ御申文一、於レ前拔レ笏引ニ寄筥一、取ニ御申文一置ニ座前一、横、任ニ進物所大舍人等一之後、取ニ御申文一置ニ硯上一、縱、件御申文、於ニ御所一撤ニ禮紙一、被レ卷ニ籠一通之中一、此間、關白、撰ニ給袖書申文等一、先レ是、余返ニ給院宮御申文一也、即被レ取ニ下大束申文一、關白取レ之置レ前、撰ニ申文一見ニ目錄一也、余取レ之置レ前、取ニ當年內給御申文一、置ニ硯上一、自余注ニ袖書一、其作法如レ常、但公卿當年給之內、

「一通ハ右大將宗盛申文、右狀云當年內給云々、未曾有也余申關白關白被斷腸同折下方入同筥申○此條以下至先任外國四人申文上付驗重出簽衍文但宜刪

余當年二合申文不下勘事

在座之大臣申文不下勘之故實也雖然審子自申文下勘之云々諸人之所知如此理又可然但長治二年知足院殿永久四年故殿等例雖在座之大臣至于未給名替等者必下勘之雖自給於當年二合者不下勘云々又家祕書同注此旨仍今日遵彼耳、

問在座參議於宗家卿件卿置筥文之後追所參也先是實國卿退出了宗家卿申云左宰相中將藤宰相候此申狀存次第可然余召云參議藤原朝臣不召兼國故實也卽家通卿進來余賜文仰可令勘申之由此次仰文宣了、次任當年內給不讀申故實也所載掾二人內舍人一人也當年內給望內舍人之例未見然而依爲內

給不難之、(但其旨申關白、々々同所被傾奇、)先任外國四人申文上付驗、當年二合相交、仍拔取非二合之當年給申文等、置硯與一宮之間、(不付短册、)以件短册付當年二合申文、注袖書、內給已下名替等、可勘合否、二合、可勘二合年、(巡給未給等不見也、)書了置座前、橫、

此中、難書有三通、

一通ハ、皇太后宮諸國介名替、其年給ハ、注之無合闕御字也、雖非巨難、又不可不咎、仍示合關白、可相計云々、余折下方、入第四宮了、(第三宮文書甚多、可餘宮之故也、)且是諸國介、多々被任、頗以見苦、然而無瑕瑾之申文不無、故可留之、今付小瑕瑾之、如此事、隨便宜而已、

一通ハ、大宮御申文、被擧內舍人、而右狀云者、其年內官未給云々、諸宮內官御給ハ三分也、內舍人ハ、以二分代、若臨時御給、被申任者也、而以內官未給、望內舍人之條、理不可然、仍申關白、關白云、所難之旨可然云々、仍又折下方、入同宮了、(抑近年之間、諸宮內官御給、被任內舍人之例、間在之、是奇異事也、習其例所被申歟、尤不可然云々、)

一通ハ、右大將宗盛申文、右狀云、當年內給云々、未曾有也、余申關白云々、被斷腸、同折下方、入同宮了、

余當年二合申文、不下勘事、

在座之大臣申文不下勘之、故實也、雖然重于自申文ハ下勘之云々、諸人之所知如此、理又可然、但長治二年、(知足院殿、)永久四年(故殿、)等例、雖

在座之大臣、至于未給名替等者、必下勘之、

雖自給、於當年二合者、不下勘云々、又家祕書、同注此旨、仍今日遵彼儀耳、

問在座之參議於宗家卿、(件卿、置宮文之後、追被參也、先是定國卿退出了、)宗家卿申云、左宰相中將藤宰相候、(此申狀、存次第、可然、)余召云、參議藤原朝臣、(不召兼國、故實也、)卽家通卿進來、余賜申文、仰可令勘申之由、(此次仰文宣了、)次任當年內給、(不讀申、故實也、)所載掾二人、目二人、內舍人一人也、當年內給、雖內舍人之例未見、然而、依爲內給不難之、(但其旨、申關白、關白同被傾奇、)先任外國四人申文、上付驗、(付墨如例、)入第一宮、

備前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春成、(當年內給、)

伯耆少掾從七位上紀朝臣爲里、(當年內給、)

備後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吉次、(當年內給、)

周防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國村、當年内給、

次取二院宮御申文一、置二座前一、一々放二裏紙一、入二第四筥一、幷置二硯上一之儀如レ常、北間、關白返二上御硯筥蓋申文一、退出了、同時、在座公卿等、皆起座了、執筆之外、一人不レ候レ座、余奏二事之由一、依レ仰召二藏人一、人々仰下可二着座一之由上、歸來申云、皆退出了、一人不レ候云々、是未曾有事也、末代事、毎事如レ此、次始レ自二院御給一、次第任レ之、多ハ被レ加二載外國内舍人等一、此中、八條院御申文、有二二通一、仍申文上付レ驗、如二内給一、一通被レ申レ掾、一通不レ載二外國一、只被レ申二内舍人一許、仍入二一筥一、此〔一〕通、不レ引二裏紙一、聊有二所存一之故也、此外、一兩通、同有下不レ載二外國一之御申文上、不レ覺二悟其所一、皆引二裏紙一了、一通不レ引二裏紙一、事ハ中竟夜、若爲レ可レ入之事之用意也、

伊豫大掾從七位上中原朝臣盛保、院當年御給、

但馬少目從七位上立花宿禰行正、院當年御給、

備前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盛澤、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土左大掾從七位上中原朝臣永清、八條院當年御給、

讃岐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行兼、中宮當年御給、

播磨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守次、東宮坊當年御給、

美作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儀廉、太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備後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貞方、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成文及二三通一之時、取下所レ放二置第四筥一之裏紙一枚上、四倍ニ押折天、四度破レ之、如レ捻ニテ、取二替懷中紙機一、大間數入二硯筥一、是一說也、常法入二第一筥一也、成文數、一筋、依二成文數少一也、引展天置二一筥一〔也〕、取二成文三通一、置二其上一、片匙ニ結レ之如レ常、隨レ任指二添之一也、次任二公卿當年給一、余二一合、此次任レ之、不二下勘一之故也、此中、關白申文二分代也、仍入二第一筥一了、各隨レ任懸レ勾、注二任國一、指二成文一了、

備中少掾從七位上安倍朝臣國久、兼實當年給二合、

丹後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成重、右衞門督藤原朝臣當年給、

長門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國次、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實）當年給、

安藝少目從七位上酒井宿禰國安、參議藤原朝臣（賴）當年給、

（上ハ後世ノ例任目事）次任二上召使一、申文在二硯筥一、注二任所一、指二成文一、雖レ申レ掾、依レ例任レ目了、

攝津少目從七位上紀朝臣國貞、上召使、

次任二諸道院々擧等一、各立レ籤、在二第三筥一、讀申任レ之、懸レ勾不レ注二任所一、返二入本筥一了、件擧等不レ定レ夜者也、初夜任レ之、其例多存、保安元年、保延三年等是也、

安房少掾正六位上品治宿禰國長、明法道年擧、

備後大掾正六位上橘朝臣清次、北堂年擧、

佐渡少掾正六位上清原眞人清久、明法年擧、

豐後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恒貞、算道年擧、

土佐大掾從七位上藤原朝臣月里、勸學院擧、

肥後大掾正六位上橘朝臣花次、學館院年擧、

薩摩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鶴方、奨學院年舉、
下勘申文等、未持參、及深更、奏事由、卷大間、
置硯上、不入加禮紙、逆卷之、予日、細見去年記、封之、切緒餘、引
墨入第一筥、闈官入次筥了、次〔取〕出成文、置硯上、封之
如例、引墨同人第一筥、次卷寄物、如本入硯筥
了、成殘申文一、〇一之字九本多無故此所亦可省歟 卷籠一通、依無短冊也、加
之、

入様、

成殘
太間
成束

次置替筥、挿笏、押下硯已下、取筥膝行、置筥引
廻、褰簾奏之、乍挿笏、復座之後拔笏、引寄硯已
下、調置筥中物等、取笏、深揖退起、右廻退出、于時
丑一點、
今日參入卿、
關白、　余、
大納言、實房、　實國、
中納言、宗家、　成範、　雅賴、　實綱、不着座、退出了、
參議、實家、　家通、　實守、着座、即退出了、
今日政始、上卿宗家、實綱等卿、參議實宗卿云々、
弁長方、兼光等之外、皆參云々、
十八日、丁丑、陰晴不定、此日、除目第二日也、亥刻、着束
帶參内、相勞風病之間、亦遲々也、欲參御所方之間、於殿上邊、
頭中將定能朝臣告云、相待御參、可有召之由、所
承也云々、仍余即着陣、直端、相次宗家、雅賴等卿、着
之、余以令置軾之官人、召外記、爲問文書也、六位參
入、仰五位可參之由、未參之間、藏人來召、人々云、
弓場漏濕、無便列立云々、仍余召辨、撤孔雀間、
可開中門之由、欲下知之處、辨不候、然之間、藤
宰相賴定着座、仰伴人、令下知官、以官人召史、於座下仰之、參議若不候ハ、余以官人可傳仰官、而宰相候座、仍所令傳仰也、且又官人、有若亡也、
着座、官人申撤孔雀間之由、次余召外記、六位、仰
云、筥文候ヘ、次筥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中門、余南面、宗家、忠親、雅賴、北上西面、參議賴定北面、
外記立納言後、次余着殿上、經中門内辨北小戸、如常、次關白、相伴着御前座、次置筥文着座、人々經中門内、昇自同廊南妻也、
次關白着圓座、次〔余〕依召、關白傳召如常、
直着第一圓座、引寄裾、正笏候、次押張御簾給、
余置笏、押下筥等、取笏膝行、就簾下、指笏褰

廉、賜宮置板敷、引廻退復座、置宮拔笏置右、見大間成文結目、（各取上見之、）置替硯與〔大〕間筥、引寄末之筥、正笏候、次依仰取出大間、置硯上、（縱、）以小刀切緒、（不切結目左際也、而切右際、小失也、）置小刀、引拔紙様、（自右引拔也、）二倍引機テ、入硯筥、（小板下、）撤禮紙、自奥卷之、入硯筥、（小板上、）迯右足、綫置大間於座上、（一尺八寸許〔也〕、）居直取笏候、次依仰揩墨、取文章生內舍人等勞帳、（在第二覽筥、本第一也、而加置大間筥之後、第二也、自硯ハ第三也、）並置大間筥、先讀文章生勞帳、置硯上、見寄物、卷合入硯筥、染筆欲任之間、家通卿、持參去夜下勘之申文等、余取之置座前、先任文章生、計外國三人、（第一候御書所、仍除之、此旨申關白了、）次任內舍人、

外國三人、（各勞帳懸勾、返入本筥了、）

加賀少掾正六位上源朝臣兼季、（文章生、）

越後少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宗弘、（文章生、）

肥前大掾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定弘、（文章生、）

遠江大掾正六位上平朝臣家兼、（內舍人、）

上總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成、（內舍人、）

信濃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康義、（內舍人、）

此間、關白撰給申文一兩、（宿官申文、院宮名替等也、）余名替申文、注袖書召參議賴定、令下勘之了、（此次可令愆勘之由仰了、今夜下勘之文、多京官未給也、自存明日可勘之由歟、仍仰此由也〔云々〕、）先問在座之參議於左大將、召之如例、（但大將申云、藤宰相云々、于時候座之參議、家通、賴定也、共無兼官之參議也、仍混合兩人令申歟、）次任勸進申文等、卷重申文等、乍重任之、隨任取放一枚入筥、及三通之時、放取在一筥之八條院御申文、上裹紙用紙様、（其作法如常、取替禮中紙様了、）去夜成束、幷今夜成文三通、結添之、大間數紙、撿入硯筥了、（或入一筥、兩說共存、）皆悉令任畢、

駿河權介正六位上橘朝臣賴基、（停中宮去年十二月臨時御給惟宗孝賢改任、）

武藏介正六位上平朝臣資遠、（停去年十二月臨時內給紀清則改任、）

石見介正六位上伴朝臣知邦、（停上西門院去年十二月臨時御給中原信家改任、）

日向權介正六位上三善朝臣爲清、（停去年十二月臨時內給中原爲貴改任、）

已上、名替道、（還カ）次弟卷重之、

丹後權介正六位上清科朝臣重友、（停去年正月臨時內給豐前介中原俊清改任、）

名國替只一通也、

次余正笏奏云、兼國轉任宿官了、勘文、（無指勅許、）次召頭光能朝臣、（以男共召之、）仰之、（其詞、同奏聞、）相待持參之間、無所作、正笏候、余申薦顯官擧事、關白撰給申文等、余先仰左大將云、被候〔之〕人々、皆悉可被召着者、大將以藏人被召人々、此間經程、仍余且目（文カ）大將給申文等了、（無申史之束、）關白撰給院宮京官未給、

公卿子息二合等一、余取レ之置レ前、待二勘文一無二所作一之間、皆注二袖書一了、此中、左大臣申文、不レ載レ年、余問二申關白一云、不レ載レ年之申文、若可レ書下可二勘給一否之由上歟如何、關白云、只可レ勘二二合年と可レ書也者、去年注下可二勘給一否之由上失歟、仍其定注了、又未給二合申文には、注下可二勘給一否之由上、是例也、此後猶不レ持二參勘文等一、仍以二藏人一度々催レ之、此間、賴定卿、持二來名替申文一、余取レ之任了、白川殿名替也、

肥後權介正六位上安倍朝臣成種、停二從三位平朝臣盛子去年十二月臨時給平定俊一改任、

良久之後、光能朝臣持二參三勘文一、兼國加レ封、此事先例未レ見、關白同被二傾奇一、轉任宿官卷重、不レ加二禮紙一、又史相下論轉任事、幷式部辭二申宿官一事等上注二折紙一副二進之一也、余取レ之、皆獻二關白一、々々［云、］解レ封放二禮紙一、見二兼國勘文一、如レ本加二禮紙一之後、見二轉任宿官勘文一、各返給、余取レ之入二兩勘文一於二大間筥一、放二兼國禮紙一、細卷入二第四筥一、自レ硯第四筥也、披二勘文一、讀申置二硯上一、見二合寄物與二所レ載勘文之例國一、且相計、且隨二關白命一任レ之、隨レ任懸レ勾、此事大失也、須レ引レ點也、以前兩度如レ此、而今偏以忘却、至愚之甚也、他家或用二此說一云［々］、然而、全不レ受二師說一事也、今所爲奇恠、皆任了、卷二勘文一獻二關白一、折紙同返二上之一、此中、良通、兼國、所レ載例、近江備後等權守也、而共以無レ闕、仍任二伊豫權守一、知足院殿、令レ任二此國一給、逐二彼例一也、申二合關白一所レ任也、

神祇伯　因幡權守從五位上仲資王、兼二任近邊一、
少納言　讚岐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仲家、兼二例國一、
侍從　備前權介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公基、兼二例國一、
圖書頭　讚岐權介從四位下賀茂朝臣在宣、兼二例國一、
曆博士　阿波權介從五位上賀茂朝臣宣平、兼二例國一、
助教　加賀介正五位下清原眞人信弘、兼二例國一、
木工頭　越前介正五位下平朝臣信國、兼二例國一、
大炊頭　備後權介正五位下中原朝臣師尙、兼二例國一、
近衞中將　播磨權守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師家、兼二例國一、
同上　伊豫權守從三位藤原朝臣良通、兼依二例國不一レ闕、相計任レ之、
少將　美作介從四位下源朝臣資時、兼任二近邊一、
能登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敦季、文章得業生［□］例國、
加賀少掾正六位上菅原朝臣在高、文章得業生［□］例國、

次引二放宿官勘文一、讀申任レ之、隨レ任懸レ勾如レ恒、式部、依二辭申一不レ任レ之、依二關白命一也、

藏人　遠江權守從五位下源朝臣基行、
外記　能登介從五位下清原眞人良業、
肥後介從五位下惟宗朝臣祐重、
民部　武藏權守從五位下三善朝臣盛俊、

今夜、可任之者皆任了、余侍中關白云、可然之雜々外任等不候歟如何、關白撰給余臨時中外國申文、余取之、任相撲介了、（尻付注名字了、）

相撲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季長、（兼實臨時申、）

此後、顯官擧未訖、仍且卷大間、（卷サマ）委見大間、欲卷終之間、左大將持來顯官擧、（賴定相公書擧、相加申文等、）余取之見擧、獻關白、々々見了、卽被進御所、返給、被加置大束了、余卷了大間、加禮紙、（不開、逆卷加如常、）封之引墨、入大間筥、次出成文、封之、以今夜成文替藏去夜束、如常、引墨加入大間筥、轉任勘文、加置成殘申文、次卷寄物、如本入硯筥了、次置替硯與大間筥、指笏押下硯已下、取大間筥、氣色關白、進寄奏之、（引廻如常、）復座之後、拔笏引寄筥等、調納物、取笏揖退下、于時子三刻、今日入夜雨甚下、今日任文章〔生〕之間、置火櫃衝重、任內舍人之間、勸盃、（定能朝臣、不取續酌、是例也、）關白擬余、々擬左大將、（大將往還簀子、）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余、　大納言、實定、實房、實國、　中納言、宗家、忠親、雅賴、實綱、　參議、家通、賴定、

〔今日、入夜甚雨、〕

十九日、（戊寅）〔天〕晴、除目入眼也、亥刻參內、參朝餉、及子刻、關白被參、言談之次、被語去七日節會之間事、內辨大失之外、又小失太多、愚眼之所及、毎事不審云々、賜下名之間、昇階之後指笏、又不懸膝於階、取下名於兀子、〔下〕二省之時、先以披見、此等、皆未見之作法也云々、頃之、光能朝臣歸參、其後、關白、於御前被書任人、此間、余着陣、（置外座、）令置軾、實國、成範、實綱、實家等卿、同以着之、余先召大外記賴業、問文書具否、申候之由、余目之、外記稱唯退下、數刻之後、（于時丑三點、鐘報已了、）藏人家實來召、次余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余仰曰、筥文候へ、外記稱唯退下、筥文暫遲々、仰實家令催之、（以官人仰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筥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代、如例、外記立納言之後了、次余着殿上、（關白豫在奥座、）關白、余、相共參御前座、次實國已下、置筥文着座、（夾名見端、）次關白、着圓座、次余着圓座、置第一（筥外イ）（如去夜、）次賜大間筥、余置笏押下硯已下、取笏參進、於簾下、指笏賜筥、（引廻如常、）退復座、置筥拔笏、見大間成文結目、返入之後、引寄硯於前、以大間筥夾置硯與一筥之間、引寄次之筥、取笏候、次依仰

徹唯、小揖也、下敎之、已置笏取大間、置硯上、縱、以小刀、
切其緖、自結目右際切之也、自右方引拔、二倍引折、頗
繼入硯筥、小板下、撤禮紙、自奧卷之、入硯筥上、小板
次逃右足、膝置大間於座上、以去夜〔折目〕爲寸法也、次取笏候、
次依仰小揖、置笏搢墨、染筆二卷、返置筆臺、取
在第二覽筥本一筥也、之課試及第勘文讀申、置硯上、此間、
關白給任人注文、幷申文兩三通、披大間、染筆任之、讀申大間、懸
句於勘文、不注任所、返入本筥、點寄物、勾申文、短册入硯筥、
入大間筥、抑件勘文所載、明經道准得業生、問者生、
竿道准得業生、幷三人也、而所載注文、只問者生許
也、仍問申關白之處、被示可任一人之由、仍不
任殘二人、

主殿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爲宗、問者生、

次讀申文章生散位勘文、在第二覽筥、置硯上、任之儀如
課試、但所載注文第三者也、以此旨申關白之
處、就申文之目錄所書出也、以第一者可任者、
仍隨此命、所被下〔之〕申文、依不被任、乍付短册返上關白、須入外記筥〔也〕、然而依近例如此、

大炊少允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國通、文章生散位勞、

此間、賴定卿、持參去夜所下勘之京官未給、幷公卿
子息二合申文等、余取之、件申文、卷籠一禮紙、仍撤之入第四筥、此事、先例未見事也、
暫入成文筥、關白重撰賜申文廿餘通、余分置硯上下
座前等、當時令任〔之〕申文、硯上置也、自餘置座前、追可任之申文、夾置硯與筥之間、先任內舍
人等、大略無申文、仍問申關白之處、只可任、大略
臨時內給也云々、仍〔申關白之處〕、任了、此中、臨時
內給申文一通有之、懸勾入成文筥了、又有白川
准后二分代、當年、申文、同懸勾、入成文筥畢、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朊口、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業綱、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江朝臣資忠、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貞綱、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家綱、從三位平朝臣盛子當年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行長、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忠康、臨時內給、

成文三通積之時、取放置第四筥之禮紙、所加勘進之申文之禮紙也、若無可然之禮紙之時、披申文奧用之例也、如例疊之、破取之二度、依不可封大間不儲其斷紙捻之故也、卷殘紙、入本筥、如繼、取替
懷中紙機、結合兩夜幷今夜成文三通如常、次任連
奏、諸司奏、諸道擧、幷臨時內給等、京官之中、諸司二
分等、不載注文、然而、任申文可任之由、有關白
命、仍任之、是大略諸司奏也、雖五位已上、公卿等、

一列之官、一度任ㇾ之、是早速終ㇾ事之故實也、此中有二
平宰相二合申文一、仍注二袖書一、召二實家卿一、令ㇾ下二勘之一、
不ㇾ待二持參一任ㇾ之、行二轉任一之間、持二參件申文一、取
ㇾ之懸ㇾ勾、指二成文一了、件京官等、令ㇾ任次第雖ㇾ不ㇾ覺、仍任官次書ㇾ之、
侍從從五位上平朝臣光盛、
侍從從五位上源朝臣雅行、
皇太后宮少屬從五位下大江朝臣家兼、
縫殿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賢、皇嘉門院去長承三年御給、
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房、從三位平朝臣盛子去年給、
陰陽少屬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宣盛、
陰陽師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康光、連奏、
陰陽師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清康、連奏、中原季光不任替、
大學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康重、勸學院別當、
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時、臨時內給、
玄蕃權助正六位上平朝臣長繁、參議平朝臣二合請作息子、(作一本作任)
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親長、臨時內給、
諸陵頭從五位上加茂朝臣在忠、
民部卿從二位藤原朝臣資長、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行季、
兵部少丞正六位上大江朝臣資政、

木工少允正六位上平朝臣俊重、臨時內給、
掃部少允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康憲、明法擧、
彈正少疏從七位上大原宿禰友長、臺奏、
西市正從五位下中原朝臣政泰、
春宮太夫正二位藤原朝臣兼雅、兼、
權大夫從三位平朝臣知盛、
修理少進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久長、[?]擧、
勘解由主典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朝業、本使奏中原盛倫辭退替、
次諸武官等、一列任ㇾ之、公卿五位已上、混合任ㇾ之、如
ㇾ初、此中、多以無二申文一、注文雖ㇾ被ㇾ載二功之由一、子細
不ㇾ見之輩一兩有ㇾ之、然而、依ㇾ爲二遷官之者一、無二尻
付一、此次、縿二大間一、與入ㇾ日了、十九之二字、薄墨書二入之一如ㇾ常、
左近衞權中將正四位下平朝臣重衡、
權少將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基宗、
權少將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兼宗、
右近衞將監正六位上多宿禰延久、
左衞門佐正五位下平朝臣業房、兼、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爲村、
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康實、
右衞門督正三位藤原朝臣成範、兼、

右兵衛督正三位平朝臣賴盛、（策、）
佐正五位下藤原朝臣範能、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俊宣、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通遠、
少尉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兼定、（初齋院御禊功、）
右兵衛督從三位平朝臣知盛、
少尉正六位上宮道朝臣清定、
左馬頭從五位上平朝臣行盛、
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重佐、（熊野遷宮功、）
少允正六位上源朝臣邦範、（豐受宮遷宮功、）
右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助久、（院臨時御給、）

次相ヲ觸關白一、取レ勞奏云、瀧口所衆ノ勞帳、（無ニ指勅許一、）即以ニ男共一、召ニ光能朝臣一仰レ之、（其詞、同ニ于奏聞之儀一、）此間、撰ヲ見顯官申文一、一切無レ之、雖レ問ヲ申關白一、被レ示ニ只可レ任之由一、此間、光能朝臣持ヲ來ニ所勞帳一、依レ不レ加ニ禮紙一、返ヲ給之一、余取ヲ出轉任勘文一、（在ニ成文筥一、）欲レ任之間、光能勞帳、加ニ禮紙一持來、仍返ヲ入勘文一、先取ニ勞帳一、放ニ禮紙一、入ニ第四筥一、（自レ硯計レ之、）覽ニ關白一、々々見了返給、余取レ之、先讀ヲ申所衆勞帳一、置ニ硯上一、任レ之、勞帳申文、共懸レ勾、指ニ成文一、次瀧口如レ此、（各申文、注ニ任所一、勞帳ハ不レ然也、）

右兵衛少尉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基兼、（藏人所、）
申文、載ニ成功之由一、然而、尻付不レ注ニ其由一、縱雖レ非レ功、所衆直任ニ兵衛尉一、於レ理無レ妨、仍申ヲ合關白一、不レ付レ之、瀧口所衆尻付、加ヲ載成功之由一事、先跡未レ見之故也、
左衛門少尉正六位上宮道朝臣式國、
申文、同載ニ功之由一、然而、尻付不レ注ニ其由一、只載ニ瀧口勞之由一、而倩案レ之、瀧口直任ニ靭負尉一事、無ニ先例一之上、理不レ可レ然、須レ載ニ成功之子細一歟、此條、又先例未レ見、凡於ニ顯官一者、無ニ尻付一、是定例也、然而、於ニ藏人、并督請、及得業生、給官一者、付レ之、准ニ彼例一、雖レ注ヲ付瀧口之由一、後代之人、瀧口直任ニ靭負尉一之條、可レ成レ奇歟、以ニ此等子細一、申ニ關白一、々々數刻被ニ傾案一、遂彼レ示云、只不レ可レ有ニ尻付一者、仍瀧口之上、塗レ墨了、保元之比有レ例云々、未ニ檢見一、追可レ尋ヲ勘之一、抑武官等、一列雖レ任レ之、於ニ瀧口所衆一者、其次不レ任レ之、召ニ勞帳一之後、所レ任也、
次取ヲ出轉任勘文一、披ヲ置硯上一、（不ニ讀申一、故實也、）毎ニ一官一、行ニ轉任一之後、新任如レ例、先民部、次史、次外記也、抑式部轉任之間、聊有ニ不審事一、允亟一人、仍闕レ三也、大間

所載、大丞闕二、少丞闕一、（允丞爲少丞之故也、）而任勘文行轉任、大丞闕一、少丞闕二也、而新任之者二人、大丞、少丞、各一人任之、可置少丞闕歟、將共任少丞、可置大丞闕歟、兩ヶ之間、有疑、取關白處分之處、彼（被カ）命云、新任之者、無左右任大丞、雖不及苦、猶不穩也、共任少丞、可置大丞之闕、余申云、應德三年春、雖無新任之者、被行轉任、以之思之、猶可置少丞之闕歟者、關白猶被示云、先例、縱雖存、於理不可然、猶置大丞之闕、今度被任之時、又可行轉任也、凡諸官之習、不漏員數之時、其闕可在上之故也云々、仍隨命任之、勘文懸勾、指成文了、申文一切不見、雖尋申關白、只可任之由、被示也、

少外記正六位上大江朝臣惟景、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貞親、

右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孝周、

左少史正六位上小槻宿禰國宗、

右少史正六位上惟宗朝臣正宣仲、

式部大丞、

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宣親、

少丞正六位上源朝臣宗綱、

少丞正六位上卜部宿禰仲道、

關白、初所撰賜之申文之中、諸國權守之申文、四五通有之、而依不入注文、取集返上關白、（近代、權守介等、皆被載注文之故也、）被命云、只隨闕可計任云々、仍任之、須京官以前任也、而不被載折紙之間、存不可任之由、于今遲引也、隨任、申文懸勾、注任所指成文、又雖無申文、關白以口宣有被仰之輩、即任了、

伊勢權守從五位下惟宗朝臣重能、

下總權守從五位下丹波朝臣基明、

越前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光章、

周防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資家、

筑後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保房、

次任中納言、參議等畢、

權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實家、

參議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定能、（兼、）

次余觸關白、仰成範卿云、被參入人々、皆悉可被着座者、成範召藏人仰之、此間、頗經程、余依無所作、徒取笏祇候、關白被命云、且可調成文、（暇之隙々調成文、故實也、）仍被示此由也、余取出成文置前、（横封成文之時、硯上

縱置レ之、或又前横置レ之、今隨ニ便宜一横置レ之、非ニ〔可〕一正法一之故也、大卷に成たるをは、拔取テ、卷ニ堅之一、調レ首結ニ固之一也、片起返ニ入成文筥ニ了、此後、宗家卿着座、實國早出了云々、余取レ笏、仰ニ宗家卿一云、受領之擧、乍レ座仰レ之、例也、諸卿、宗家、成範、實家、輔定、并四人也、起座了、次余取ニ出大間禮紙、在ニ硯筥下一方小板下一、披レ之、自レ奥外さまに卷返テ置レ前、取ニ出寄物一、披ニ置硯上一、先問ニ申關白一云、被レ任之受領只一人也、草書、只可レ書ニ彼一ヶ國一歟、將就ニ寄物闕國一、皆可レ書歟、如何、永久四年、闕國之中、不レ被レ任之國、只一ヶ國、所謂大和也、而不レ被レ書ニ草書一、以レ彼准レ之者、可レ書ニ令レ任之國一歟、但彼者、只依レ爲ニ一ヶ國一、不レ被レ書歟、今度、被レ任之國只一人也、草書之面、頗冷然歟、又案ニ事理一、先就ニ寄物一書ニ國號一、其後依レ仰書ニ入名一、然者、闕國皆悉可レ書歟、此事未レ受ニ口傳一、隨レ命欲ニ進上一者、關白被レ答云、永久之例、慥不レ覺、案ニ事理一、可レ如レ示、闕、國之號、皆可レ書也者、就ニ此命一、先書ニ國號一了、返ニ入寄物於硯筥一、次草書、人ニ任人名一、只一人也、次披ニ大間一移付了、不レ待レ擧任レ之、故實也、中文懸レ勾、指ニ成文ニ了、草書指ニ懷中ニ了、

對馬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親光、

此後、待レ擧之間良久、仍見ニ合任人注文於大間ニ了、徒取レ笏祗候、雖レ須レ卷ニ大間一、案ニ道理一、不レ待ニ受領擧一、卷ニ大間ニ之條、非ニ穩便一、仍不レ卷レ之、次四卿復座、各起座、進ニ居余座後一進レ擧、余乍レ持ニ笏於左手一、以ニ右手一取レ之、置ニ硯上一、縱、隨持參、如レ此皆取集之後、余取ニ關白氣色一之處、被レ示云、執筆可レ被レ奏歟、將又可ニ傳奏一歟云々、余申云、共有レ例、又所レ用之說也、左右可レ隨レ命、但進退無レ術、欲レ用ニ略儀一、然者、令ニ傳奏一給、可レ宜歟、傳ニ關白一、頗爲ニ略儀一之故也、關白被レ諾、仍〔取ニ集〕擧册一、獻ニ關白ニ了、即被レ進ニ簾中ニ了、次余卷ニ大間一、此間、又委見レ之、人ニ成文筥一、不レ加ニ禮紙并封一、次取レ笏、召ニ男共一、藏人參上、余仰云、五位藏人誰候哉、申云、兼光候、余仰ニ可レ召之由一、此次令レ差レ油、即兼光參上、余仰云、續紙、兼光退下、小時、盛ニ續紙二卷於柳筥一、持ニ來之一、余取レ之置レ前、不レ取ニ柳筥一、取レ笏候、依レ仰卷ニ返一卷一、今〔度〕、一卷入ニ第四筥ニ了、向ニ座下一卷返如レ常、置レ前、取レ笏候、依レ仰、更摺レ墨、先レ是、依ニ墨薄一、一度摺レ之、染レ筆、逆上叙レ之、敍人太多、殆可レ及ニ二枚一、而件續紙、二卷共一枚半也、若及ニ二枚一者、可レ書ニ半紙一、仍縮ニ書一枚之中ニ了、書ニ年號月日ニ了、一返見ニ合注文一畢、

正二位、

藤原朝臣兼房、

藤原朝臣資長、

従三位、
藤原朝臣雅長、
従四位下、
藤原朝臣資隆、
藤原朝臣高佐、
源朝臣行頼、
橘朝臣以政、(治國、)
正五位下、
平朝臣信兼、(別功賞、)
従五位上、
大江朝臣通資、(治國、)
中原朝臣有安、(治國、)

治承三年正月十九日

向座下、放弃奥餘半枚了、(卷之、入第四筥畢、)卷叙位、入大間筥、取出成文、置第三筥下方、(横、)置替硯與大間筥、指笏押硯已下、就簾下、置板敷、引廻筥進之、小退拔笏候、返給之時、指笏進寄、賜之復座、拔笏置、替取成文、硯上縦置之、眞結に結堅之、次以小刀、先切去夜緒、(自結目左際切之、自下方引拔之、)二倍に引折テ、頗撚テ、入硯筥、(其實懐中之、)次切初日緒、如初、次切今夜緒餘、引墨入大間筥、調置筥中納物等、置替筥、指笏取大間筥、深揖起座、右廻退下、於御倚子前、授清書上卿宗家卿、歸出自上戸、(小板敷、人々群集之故也、)退出了、左衛門陣代之後、思出檢非違使宣旨事、(別當左衛門督平朝臣時忠使、宣旨左尉久光、)忽以隨身召遣(兼光)、乍立下知了、于時雖天曙、人面猶不見之程也、人以謂早速事訖、余歸九(條)亭之後、日未出也、今日、知盛卿任兩官、(春宮權大夫、右兵衛督、)共不付兼字、是家說也、(或奥官付之云々、)又資長卿、任民部卿、書本位、(從二位、)叙位に叙正二位也、件卿、辭中納言、任民部卿、叙正二位也、又右少史惟宗宣仲出納云々、余不知此由、無申文、雖問申關白、不被示出納之由、仍直任上官了、而歸家之後、初聞爲出納之由、此事太遺恨也、爲藏人所出納之者、任上官之時、先必外國、(諸國掾有尻付、藏人所出納者、)次任上官、(無尻付、)此間、有秘事口傳等、而不知出納之由、直任了、當時之遺恨、後代之違例也、職事未練之所致也、縦元雖無申文、出納任上官者、書申文、職事可持來也、又關白、何不被示此由哉、此次第雖無執筆之過失、後代之人、定成疑歟、今日、任課試之間、居火櫃衡重、任內舍人等之間、勸盃、(頭中將定)

能朝臣、關白擬レ余、余擬二實國卿一、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實國、中納言、宗家、忠親、成範、
實綱、參議、實家、賴定、
今夜、被レ仰二藏人頭一、(右中將源通親朝臣云々、)定能朝臣、任二參議兼
中將一、又不次之恩、過分之慶也、業房任二左衞門佐一、人
以驚二耳目一、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左衞門督時忠、三度任二
別當一、物狂之至也、非二人臣之所行一、
廿日、己卯[天]晴、卯刻歸家、巳刻、外記惟景、持ヲ來大間
成文、硯、筆、墨等一、余暫令レ候二外記一、見二成文等一了後、
令二退出一了、是先々、成文有下無二四度解一事等上之故也、未
刻、新宰相中將定能來、問二拜賀之條々一、來廿三日云々
[廿一日庚辰、天晴、申刻、定能卿又來、示ヲ合拜賀條々
事等一]
廿二日、辛巳陰晴不定、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余不二出
仕一、三位中將、始進二陀羅尼一、(三百反、置二折敷一、以二美紙一裹レ之、以二下家司一爲レ使、進二最上之時、以二隨身一爲レ使、灌佛布施等是也、進二屢之時、以二下家司一爲レ使、先例也、)去比、院主典代所二
來催一也、此日、又於二東宮殿上一、(禁中、)被レ定二春宮御百日
事一云々、申刻、宗家卿來、
廿三日、壬午[天]晴、今日、中宮母儀二品參內、(蒙二輦車宣下一了云々、)

殿上人十六人前駈、此外、諸太夫四位已下十人、(白川殿、家司職事云々、)此日、新宰相中將定能朝臣拜賀、帶二螺鈿劔一、有
文帶一、(余送レ之、)御堂餘流、用二螺鈿有文一、閑院一族、帶二蒔繪
無文一云々、非二此兩流一之人所レ爲、雖レ問二人々一、不二分
明一之由、豫問送、余撿二先例一、大藏卿爲房、天永二年二
月廿三日、任二參議一、(元藏人頭、非二大辨一、)同廿四日拜賀、申二請殿
下一、有文帶之由、見二爲隆記一、因レ之、今日所レ用二有文螺
鈿一也、猶々可二撿見一事歟、車中ヲ請關白一、牛所ヲ望院一
云々、前駈四人、(式部大夫二人、諸司助二人云々、)右兵衞權佐盛定連レ車
云々、亥刻來二余第一、(職事信光、着二衣冠一申ヲ次之一、)呼ヲ入內出居一謁レ之、
語云、先參院、次參內、次中宮、次東宮、次關白、次八條
院、次皇嘉門院、次此殿、次可レ向二母尼上之許一云々、
又不レ具二一員一云々、此事、兼問レ余、答云、理須レ被二召
具一也、但一人一族、多相ヲ具之一、又雖レ不レ然、英華之
輩、所二召具一歟、且可レ被レ尋二傍輩一者、忠親卿不二相具一
云々、仍逐二彼跡一歟、實家、實守、兼雅等、具二一員一云
云、此夜、行ヲ幸法住寺殿一、來廿六日、可レ有二還御一云
云、定能、不レ供ヲ奉行幸一云々、今日、長光入道來、
[廿四日癸未、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主稅頭定長參上、
依レ召也、問二醫道事等一]

廿五日、甲申〔天〕晴、今日、乙童、密々參二春日社一、
廿六日、乙酉〔天〕晴、今夕、行幸還御云々、小童歸來、
廿七日、丙戌〔天〕晴、申刻、大夫史隆職來云、今月、可レ被レ行二吉書奏一之由、爲二權辨親宗朝臣奉行一、所レ被二仰下一也、問二日次一之處、明日廿八日、吉日之由、令二擇申一、先觸二申左府一之處、被レ申二所勞之由一、今日參陣、以二藏人通業一、奏二事之由一之處、參上可レ申二事由一旨、所レ被二仰下一也者、余答云、早可二參勤一、但先々、如レ此之時、職事奉レ勅來催者例也、大夫史來、傳二綸言事一、未レ聞事也、奉行職事、誰人哉者、隆職申云、未レ承二其人一、只素爲二親宗朝臣奉行一、被二仰下一了云々、余云、至二于此條一者、作奏之大臣、不レ能レ申二是非一、令レ驚下遂二先規一事上許也、抑大辨、直辨等、早々相催、可レ令レ申二散狀一、兼又如レ法、申刻可レ參レ陣者、隆職退出了、酉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亥刻歸來、
廿八日、丁亥〔天〕晴、今日、官奏事、猶非レ無二不審〔事〕一、仍奉二書於關白之許一、使者返來云、被レ向二宇縣一了云云、爲レ奇不レ少、又問三遣藏人辨兼光之許一、基輔奉レ書、申刻、隆職申云、大辨、左大辨、直辨、權辨、等、所二領狀一也云々、酉刻、欲レ着二束帶一、先レ是、關白歸洛云々、而猶暫待二兼光返事一之間、

卽持來、報狀云、今日、官奏事、藏人方、一切不レ承、及二只今一、親宗朝臣參上、申二延引之由一時、始承及者也云云、次第尤不審、以二件返事一、問三遣隆職之許一了、此間、史仲宗來云、今日、官奏延引了者、問二延引之由緖一、申下不二知給一之由上、傳三仰隆職可レ來之由一了、入レ夜、隆職申送云、自二今曉一、胃所勞更發、扶得者、明日可二參啓一云々、凡今度官奏、次第違亂、親宗未練之所レ致也、
廿九日、戊戌〔天〕晴、午刻參院、使三泰經朝臣入二見參一、歸來、傳レ仰云、可二見參一之處、今日、始二熊野精進一之間、忩々無レ他云々、次參內、參二御前一、申二官奏之間次第一、又仰云其間事通親沙汰也、而不レ觸二大臣一仰レ史歟云々、又關白、被レ向二宇治一之間、去夜所二延引一也云々、頭中將通親朝臣來觸云、來二月十二日、可レ有二祈年穀奉幣一、只今欲二參啓一之間也云々、答下可二參勤一之狀上、但神事有レ煩、頗臨レ期、重可レ被二相催一者、通親云、日時定當日歟、如何、余云、不レ可レ然、兼日可二定申一也者、余欲二退出一之間、女房示云、未レ奉レ見二東宮一、尤不敵、今日可レ奉レ拜云々、余參二彼御方一、女房若州、奉レ抱レ之、余參二簾內一奉レ見レ之、頃之、歸三參內御方一、申刻退出了、

玉葉卷二十九終

〔治承三年春下二三月、歲次己亥、〕

二月〔大〕

一日、己丑、〔天〕晴、未刻、大夫史隆職來、召問去廿八日官奏延引、幷次第違亂之間事、申狀、大略、親宗朝臣未練之所致歟、此間、新宰相中將定能來談、申刻、藏人大進基親、送書於季長云、太神宮司公俊、〔依〕重喪、可被改補、其弟俊宗爲功一、依天仁例、（天仁三年、有如此事、而以其兄、十三ケ月以後、被補替云々、）可被補俊宗歟、將又可被補次功輩歟、可令計申者、報奏云、（以季長朝臣、令書之、但余消息之體也、）且依功程之多少、且撰器量之堪否、可有沙汰歟、持疑難決者、可被行御卜歟、凡我朝之大事、莫過於神宮、若被補小量之輩、令行大祀之事者、神事違例、連綿而不可絕、神慮又難測歟、所詮、能可被撰器量也〔者〕、此事、去年有其尋、今仰又同前歟如何、

二日、庚寅、自朝天陰、巳刻以後雨下、未刻、頭權太夫光能朝臣、送書於行賴之許曰、日吉社解狀三通、進覽之、可令計申者、

解狀云、（今一度狀無殊事、仍不注載之、）

日吉社司等解、申請　天裁事、

請特蒙　天裁、被改造大宮神殿已下舍屋等狀、

檜皮葺三間三面神殿一宇、

同一間四面拜殿一宇、

同中門二宇、

同廻廊六十一間、

同十間三面彼岸所一宇、

同十間二面雜舍一宇、

同三間三面聖眞子神殿一宇、

同一間面竈殿一宇、

右謹撿案內、去月四日、衆徒合戰之刻、神殿舍屋、穢氣出來、仍掃除其所、可行淸祓之由、去月廿日、被

レ下二宣旨一了、其所之土、依レ爲二不淨一、已可二堀棄一之
由、被レ仰二下國司一了、然者、神殿舍屋、何不レ被二改造一
哉、敬神之禮、淸淨爲レ先之故也、望請二　天裁一、任二解
狀旨一、被レ改二作件神殿舍屋等一者、將レ知二神事之異一レ他
矣、今勒在レ狀、謹解、

治承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小比叡禰

、、、、、、、

、、、、、、、

、、、、、、、

大社

、、、、、、、

、、、、、、、

、、、、、、、

重解狀云、

日吉社司等解申（重）（申カ）重請二　天裁一事、

請下特蒙二　天裁一、任二先例一、被上レ新二造大宮神殿、幷拜
殿、廻廊樓門等一狀、

右社司等、謹撿二案內一、神殿有事之時、被二新造一者例
也、近則、永曆元年、洪水出來、流二入二宮、十禪師神
殿一、雖レ無二穢氣一、依レ恐二神慮一、仰二國司一被二新造一了、
至二于廻廊樓門等一者、不レ可レ及二新造一、可レ加二修理一之
由、雖レ被二宣下一、衆徒頻依二訴申一、大納言邦綱卿、奉二別
勅一所レ令二新造一也、自餘之例、不レ遑二覼縷一、何況、於二
今度事一者、希代之亂逆也、若不レ被二新造一者、神威定
及二凌遲一歟、社家大事、何以如レ之哉、望請二　天裁一、
任二先例一、被レ新二造神殿已下舍屋等一者、將下存二先例之
有レ限、彌仰中神事無上レ止矣、今勒在レ狀謹解、

治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祝、、、

神主、、、、

禰宜、、、成仲、

余報奏狀如レ此、使二人書一レ之、

日吉社解狀三通、加二一見一、返二上之一、如二社司申狀一
者、尤可レ被二改造一歟、但如レ此事、先可レ被レ問二例於
官外記一歟、至二于此事一、縱無二其例一、准據例尤可レ被
レ勘歟、隨二其趣一、可レ令二量申一事也、以二此旨一、且可
レ被二洩奏一之狀如レ件、

二月

右大臣在判、

今日、請二實嚴闍梨一、受二祕密之眞言等一、又智詮〔闍梨〕

來、〔護身〕、
三日、辛卯〔天〕陰、未刻以後天晴、今日、大原野祭也、陪膳光經朝臣、行事國行、陰陽師晴光、
頭中將通親朝臣、送二書於基輔朝臣許一曰、來十二日祈年穀奉幣、依二神宮穢氣一、延引了云々、今日、（〔旦一本作日〕）大納言實定卿、〔明回〕祈年祭、依二太神宮穢氣一、可二延引一之由、仰二大外記頼業眞人一〔云々〕、
四日、壬辰〔天〕晴、朝小雪、明日、三位中將着陣之由、仰三遣大外記、大夫史等之許一、奉行家司光經朝臣、（信季所勞、光盛產穢、）參議散三位着陣、宮外記雖レ無二所役一、一家之習、豫所二觸仰一也、酉刻、參二女院御方一、此間、依二太神宮穢氣一、祈年祭可二延引了二云々、
五日、癸巳〔天〕晴、此日、三位中將着陣也、吉時午申云云、仍午刻、可二參陣一之由、出立之處、陰陽師遲參、欲レ過二刻限一、仍相三待申刻一、此間、主稅助安倍時晴朝臣參上、奉行家司光經朝臣、（時晴、光經、共束帶、）仰二陰陽師一、令レ擇三申日時一（今月五日癸巳、時申、）先覽二三位中將一、次覽レ余、入レ筥、未刻、中將着二束帶一、（唐草蒔繪劔、紫緂平緒、無文玉帶等也、）申刻參內、先レ是依レ召、檢非違使基廣參上、仰下可レ制三止路次狼藉一之由上、是天仁例也、其路、經二高倉七條東洞院三條坊門等一、於二陣口一下レ車、入レ自二左衛門陣代一、經二床子座前一、（於二立部車邊一下レ裾、隨身四人相從、右方前駈殿上人等、不レ經二床子座前一也、）于レ時、大夫史隆職、并六位外記史、兩三、居二床子前一、中將、向二隆職一揖而過、於二陣車馬道一立留、召二官人一、二音、官人參上、仰云、時間、官人退下、更歸參申レ之、（申時、）即着二奥座一、（納言座東一間中央程也、）起居揖如レ常、不レ經レ程起座、經二本路一、（向二隆職一揖如レ初、）退出、（不レ參二御前一、直退出也、）

毛車、（車副一人遣レ之、路不レ上レ箔、故實也、）
前駈三人、（上野守藤範高、前豐前守同能業、左馬權助源國行、）
寛治、天仁、共前駈三人也、
扈從殿上人二人、（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治部大輔季信、）
隨身四人、（褐衣、白狩袴垂レ之、壺胡簶、）
衞府長、着二布衣一候レ之、
雜色十人許、

今日、自二女院御方曹司一出立、如レ例、余不レ向二其所一、〔又〕中將又、不レ參二余前一、不レ參二女院御前一、着陣之日、不レ敬レ人、故實也、又僧服者、不レ參二中將方一、抑二一月五日、知足院殿叙二三位一、御着陣之日也、今度、自然相三當彼日一、尤以吉祥也、今日、上皇、參三籠石淸水一給云々、又內裏有二帶刀御覽一云々、此日、可レ被レ行二吉書奏一、而延引云々、今夕、方違如レ例、乙童、今夜始二熊野精進一、

余女房、共付御幣、御明經等、仍今日精進也、
六日、(甲午、)〔天〕晴、未刻、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今日、有太神宮大宮司御卜、(上卿實定卿云々、)
七日、(乙未、)〔天〕晴、春日奉幣也、陪膳行顯朝臣、行事保行、幣取木工助橘經時、陰陽師憲成、今日、新宰相中將定能來、示新年穀奉幣之間事、來廿四日、七日之間、可被行云々、廿二社之外、可被奉加伊都岐嶋明神云々、又關白室來、十日可被參東宮云々、是自去年、有風聞事也、此日有政云々、上卿成範卿、
八日、(丙申、)〔天〕晴、春日祭也、近衞使新少將兼宗、春日使亮重衡朝臣、行事右少辨光雅云々、此日、有平野行幸定、上卿左大將、參議實宗卿、其後、上卿辨以下、向陰陽寮、始行幸事云々、今日、法勝寺常行堂修二月云々、
九日、(丁酉、)〔天〕晴、入夜雨下、今日、猶神事也、但入夜解齋、是例也、彼岸之間、可念誦、而明日、日次不宜、仍今夜始所作、此日釋奠也、於官廳被行之、上卿實定卿云々、
十日、(戊戌、)〔午上、天〕陰小雨、未刻以後、天晴、終日念誦無他事、今日遠忌也、送佛經布施取等於光明院、如例年、此夜、關白室參東宮、殿上人、諸大夫、多以前駈、出車二兩、(檳榔毛云々、)委可尋記、後聞〔十日〕亥刻、關白室參東宮、其儀、庇車之後、出衣出車二兩、(檳榔毛、)侍各二人、着束帶副之、前駈殿上人八人、(清道朝臣、(中將)顯家朝臣、(少將)兼宗、(同、)忠長、(少將侍從、)兼經、(同、)盛定、(兵衞佐、)兼光、(左少辨、)光長、(左衞門權助、))此中、光長、爲後騎云々、諸大夫十八人、(四位四人云々、)扈從公卿三人、(春宮大夫兼雅、中宮權大夫忠親、三位中將隆忠、)兼雅卿〔勤〕車寄、檢非違使隨身等、不供奉云々、先於右衞門陣外、舁放車、向門立之、(立榻、)次藏人家實仰輦、次引入車、(下家司六人、着束帶引之、前駈上﨟二人、(資泰、季長、)付之、)參入之後、不經幾程退出、有牽出物、(琵琶一面、兼雅卿取之、前駈季佐受取之、)執政室、爲乳母之例、古今未有、隨時宜被起始例歟、誠是可謂順時務賢哉々々、竊以可彈指、
十一日、(己亥、)〔天〕晴、今曉、乙童、(十一歲、)熊野詣進發、先達智詮阿闍梨、男共女房、各兩三相具之、民部權少輔宗雅、同所相具也、宸密之儀、件宗雅參詣之體也、小童參詣之由、外人不知之、抑依先達智詮申狀、産穢七ヶ日以後、不忌之、尤可謂正法、定叶神慮歟、服假、雜穢之事、不可乖律令格式、而近代、就兒女士之說、多有違法事、還神慮有恐事歟、今先達之申

狀、實哉々々、今日、密々相具女房等、巡禮最勝院、中將同相從、晩頭歸來、戌刻、藏人弁兼光、送書於季長曰、來十四日可參仕官奏者、至于十六日、有相勞事、若可及其後者、早可參、必十四日可被行者、難參仕之由令申了、依有彼岸之所作也、以私之要事、不可遁公事、然而、是爲佛事之上、官奏不可必指日之故也、亥刻、東宮非藏人源兼時(職事所來催也、)來云、來廿二日、可有御百日事、可參〔仕〕者、申承之由了、此日、實家卿着陣、(右中辨經房、勅申文〔云云〕、)又被定春日社假殿遷宮日時、上卿成範卿云云、

十二日、庚子〔天〕晴、〔申刻、施藥院使賴基來、給藥種等、仰益多散可合進之由了、〕此日、春日御社假殿遷宮云々、辨兼光、今朝下向云々、

十三日、辛丑〔天〕晴、入夜陰、本尊前、焚薰陸香、祈請所求、(午時焚之、)古人云、無不果云々、薗(韓カ)轉神祭實家卿經房朝臣等行之云々、

十四日、壬寅〔終日雨下、臨晩殊甚、午刻、參女院御堂、見廻新造廊、女院日來御于此御堂也、〕今日、前山城守信家配流、(伊豆國、)上卿實國卿云々、

〔十五日癸卯、天晴、終日念誦無他事、主稅頭定長來、示合湯治之間事、時忠着陣云々、〕、

十六日、甲辰〔天〕晴、彼岸之終也、念誦數遍滿了、〔申刻、施藥院使賴基來、令針齒下、又談醫道事等、〕此日、時忠卿初着陣云々、

十七日、乙巳〔天〕晴、〔未刻、參女院御方、〕今日、轉輪院修二月、上卿實國卿云々、

十八日、丙午〔天〕晴、此日、女院御堂修二月也、戌刻、着直衣參御堂、先是、僧已下參集、卽事始、先神分導師、次初夜導師、行道兩度、亂聲等如恒、次大導師敎化如恒、此間、〔右衞門督〕成範卿參入、束帶、事訖、大導師祿、次給衆僧布施、(成範卿同取之、)次余退出、

十九日、丁未〔天〕晴、依遠忌、參女院御堂、於此御堂、修佛事、年來之例也、導師覺智僧正、忠親卿候座、余同出居、禮時了、忠親已下取布施、次被始恒例御舍利講、論義如常、邦綱卿參會、(忠親退出了、)事了、余退出、自今夜、被始御懺法、是又例事也、入夜小雨、此日、被勸行幸奉幣、幷祈年祭等日時、上卿左大將云々、又被定造立宇佐宮炊殿、立春日社廻廊日

時、上卿同前云々、今日、平野行幸點地云々、
廿日、戊申、陰晴不定、方違如恒、（賴輔入道、南直廬也、）今日、被行祈年祭延引之由大祓云々、權右中辨親宗着行之、參議史等不參云々、
廿一日、己酉、〔天〕晴、巳刻、藏人辨光雄、送書於基輔許云、明日、春宮御百日、渡御宮御方之時、可祗候、又御遊座、可有所作之由、所被仰下也云々、日來、風病不快、夜間得減者、可參之由令申了、又御遊所作、廢忘年久、頗難叶之由、同令申了、宰相中將來、問（ニカ）直物之事、今日、被行祈年祭云々、依神宮穢、所延引也、
廿二日、庚戌、〔天〕晴、此日、春宮御百日也、下官欲參內、而聊有可愼事、仍不參入、觸所勞之由於光雅之許、了、又付邦綱卿、內々申入了、今日儀、追可尋記、今日、雖祈年祭後齋、依先例、奏絲竹云々、
廿三日、辛亥、〔天〕晴、此日、參詣日野、是每年例事也、資長卿參會、暫以言談、申刻歸宅、酉刻、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談雜事、語曰、昨日、祈年祭後齋也、而依春宮御百日、有御遊、可有憚哉否之由、大進光長、內々相尋、申不可憚之由了、至于舞樂、可有憚、堂上御遊、先例不憚云々、又云、去十六日節會、被宣下內教坊別當、（左中將泰通朝臣、）內辨左大將、被仰外記、先被下知官事也、然而、依上卿仰、欲成宣旨之處、職事光雅、暫不可成宣旨之由、令相觸、仍不下知、其後、未被仰官之間、于今不被宣下云云、
廿四日、壬子、〔天〕晴、入夜雨下、源納言、注送一昨日東宮御百日之間事、傳幷內大臣已下、濟々焉、拍子藤大納言、（初度〔笙〕云々、）笙家通、笛泰通朝臣、蒙兼日之催、而維盛朝臣、臨期所望、仍忽改定云々、打出紅薄樣、餠百合、大夫調進云々、依座狹、早出了、委事不見及云々、
定能卿注送云、關白不被着座殿上、初獻重衡朝臣、（左中將、本宮亮也、）瓶子經仲、（大進、）二獻知盛卿、（權大夫、）瓶子宗賴、（中宮大進、）三獻實家卿、瓶子基親云々、御前座、關白已下着座、勸盃頭中將通親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兼光、）御前物陪膳實國卿、役人、（參議家通、實守、賴定、長方、散三位雅長、參議定能、）通親取御酒盞、未進出之間、陪從起座了、御遊拍子實國卿、琵琶少將隆房朝臣、箏兼雅卿、　和琴實家卿、　笛維盛朝臣、　笙家通卿、　篳篥定能卿、　付歌雅賢朝臣、　其曲、如承曆御百日、　呂、此殿、席田、武德樂急、　律、走井、　萬歲

樂、 廻忽云々、件樂、頗不吉云々、然而、依二承暦例一所レ被レ用云々、
余案レ之宗家不レ取二拍子一、如何々々、法皇御熊野詣以
前、可レ召二宗家一之由、被二仰切一了、而實國以二近臣一
推擧云々、件人、催馬樂、資賢弟子也、而其師云、甚未
練也云々、又御五十日之時餅、被レ宛二諸國一、是卽保延
御百日、大夫、權大夫、各五十合調進、依レ爲二不吉例一、
可レ被レ違二其例一之故云々、而至二御百日之時一如レ此、
首尾相違歟、素被レ忌二保延例一之條、強不レ可レ然事也、
今日、經家朝臣來語云、被レ補二齋院勅別當一了、甚以
難レ堪云々、
廿五日、癸丑、〔天〕晴、臨レ晩風吹、巳刻、參二御堂一、聽二聞御
懺法一、申刻退下、酉刻、邦綱卿告送云、主上有二御頭風
之氣一、但不レ及二殊事一云々、戌刻參內、謁二女房一語云、
自二一昨日一聊令レ痛二御頭一、無二御温氣一、自二今朝一御減
云々、小時退出了、
廿六日、甲寅、天晴、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午終、着二直
衣一參二御堂一、即被二始行一、二位中將兼房、三位中將良
通、已上皆直衣、候レ座、事了、兩中將取二布施一、次余參內、依
レ御書二詩歌等一、謁二女房一語云、今日殊御減云々、及レ晩
退出、今日、祈年穀奉幣定、上卿實國卿、參議定能朝
臣書二定文一、奉行辨經房奏二日時定文等一、又今日、右大
將被レ辭二所職一、以二左中將重衡朝臣一爲レ使、上二辭狀一
云々、
廿八日、丙辰、〔天〕晴、巳刻參二女院御所一、未刻歸來、自二今
日一始二湯治一、自二來月四日一可レ始二潮湯一、今日先浴二水
湯一也但今日依レ爲二吉日一、如レ形浴二始潮一了、入レ夜、
俊成入道來、余謁レ之、終夜談二和歌事一、曉更入道歸了、
此日、乙童至レ自二熊野一、上下向、一事無二違亂一云々、
廿九日、丁巳、〔天〕晴、入レ夜陰、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
藤大納言實國〔卿、〕伊勢一社、有二辭別一、依二內外兩宮礙一、新年祭已下神事延引事也、八幡使、
實家、賀茂、長方、松尾、基家、平野、定能、當日奏二宣命草一、
闔卜畢云々、
卅日、戊午、雨下、俊成入道之許送二消息一、自レ筆、爲レ謝二一日
之遺味一也、其次和歌抄物、爲二劵契一可二傳受一之由、示
送、報狀云、

ふりにけるこのしたみつのあさけれは
かきつたふへきことのはそなき

返歌、

ちきりをはあさからすこそむすひしか
このしたみつのなによとむらん

三月〔大〕

一日、己未〔天〕晴、今日、法皇至レ自ニ熊野一、平野行幸御祈、九社奉幣、上卿實定卿、於ニ神祇官一發ニ遣使一云々、」

二日、庚申〔天晴〕、主税頭定長來、〔問ニ湯治之間事一、又問云、益多散與レ薤合食、禁歟如何、申云不レ然、此外問ニ條々事一〕

今夜、光物飛ニ行洛中一云々、

三日、辛酉〔天〕晴、辰刻、關白被レ向ニ宇縣一、依ニ一切經會一也、今年殊被レ調ニ威儀一云々、先室家車、半蔀、殿上人前駈十餘人、（院内地下君達等混合、各布衣、）侍從忠季（忠親卿二男、關白室自ニ幼少一養以爲レ子、）爲ニ後騎一、次關白車、諸大夫前駈六人、次出車三兩、半物、雜仕等車、如レ恒、次三位中將隆忠云々、

四日、壬戌〔天〕晴、自ニ今日一浴ニ潮湯一、

五日、癸亥雨下、入レ夜止、今夕、依ニ御方違一、行ニ幸院御所一、（七條殿初行幸、）雖ニ凶會一、不レ可レ有レ憚之由、有レ定云々、依ニ凶會一、不レ被レ勘ニ日時一、是康和四年正月七日、行ニ幸鳥羽南殿一、依ニ凶會一不レ進ニ勘文一之例也、宗家卿仰ニ召仰一云々、留守上卿忠親卿、辨兼光云々、

七日、乙丑晴、今夕、還ニ御閑院一、無ニ反閇一、

八日、丙寅〔雨下〕、實定卿、仰下檢非違使基廣、久忠、可レ行ニ平野行幸一之事由於外記上云々、

九日、丁卯以ニ大中臣祐成一、可レ爲ニ大神宮大司一之由、實定卿仰ニ左少辨兼光一、先日被レ行ニ御卜一之處、依ニ〔内〕合一也云々、件御卜、入ニ重服一之者、被レ行之條、奇異也云々、

十一日、己巳晴、今夜、被レ行ニ小除目一、上卿忠親、參議長方云々、又侍從藤原忠經、聽ニ禁色一、被レ仰ニ外記一云々、又忠親卿、聽ニ勅授帶劔一之由、頭中將仰ニ實綱卿一云々、

内大臣重獻ニ辭表一、敦綱作レ之、使右少將資盛云々、

十二日、庚午晴、潮湯、至ニ今日一九ヶ日也、此日、密々女房參ニ籠日野一、以ニ母堂尼上參籠一爲レ名、昨日除目之次、關白中將師家、以ニ皇嘉門院御給一、叙ニ正四位下一、（二階、）云々、今日、平野行幸御祈御讀經定云々、（八幡、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住吉、日吉、北野、東大寺、興福、元興、大安、藥師、西大、法隆寺等也、）其後有ニ巡撿事一、辨兼光、史、檢非〔違使〕、史生、官掌、左右京職事、參ニ向社頭一、上卿、宰相、外記等不參、依ニ寛治以往例一也云々、

此日、平野行幸大祓也、（於ニ建禮門一行レ之、外記〔史〕諸司等參行、參議辨不參云々、）

十三日、辛未雨下、自ニ今日一浴ニ五木（桑イ）湯一、（毎日一度、）有レ政云々、

大神宮司官府請印也、次有ニ止雨奉幣一云々、此日、行

幸御馬御覽云々、
十五日、癸酉朝間霧塞、巳刻以後晴、此日、平野行幸也、
上卿左大將實定、當日被レ奏二宣命草清書等一、又有二召
仰一云々、法皇、於二一條町口御棧敷一、有二見物一云々、
關白追被レ參二社頭一〔云々〕、還御之後、被レ行レ賞、
頭中將宣下、
從五位上藤能賴、右少辨光雅、春日行幸行事賞讓、
源兼親、行事辨兼光讓、
從五位下中原孝周、行事史、
次召二少外記惟景一、仰下上卿、實定、參議、實宗、大外記、
賴業、等、追可レ申二請之由上云々、
十六日、甲戌自二今日一浴二水湯一、
〔十八日、丙子多武峯物忌也、〕
十九日、丁丑〔天〕晴、湯治今已了、女房今日退三出自二日
野一、
廿日、戊寅自二今日一、法皇參三籠八幡宮一、十ケ日云々、御共人淨
衣、密々儀云々、
廿四日、壬午〔天〕晴、此日、石淸水臨時祭也、使左少將隆
房朝臣、公卿上首隆季卿、不レ着二庭中座一、實房卿已下
勸盃、有二五獻一云々、使馬放之間、以二待馬一渡二大略※カ一云

云、今日春日遷宮、今日廿六日甲申、時亥二點、明日兼光可三參向二云
云、神殿多打三加舊金物一、仍被二改替一也、此日條事定、攝津、對馬等云々、
廿六日、甲申晴、此日、伊都伎嶋奉幣使發遣、先有レ定云
云、又上卿實房卿、仰二右少辨光雅一云、安藝國伊都伎
嶋社、二月、十一月、上申日、宜レ奉二內藏寮幣一者云
云、奏二宣命一之後、召二使左近中將重衡朝臣一、於レ軾給
レ之、去年叡慮思食事、相叶之故、有二此報賽一云々、又
被レ加三奉金銀幣一、又二季祭、可レ預二內藏寮幣一之由、被
レ載二宣命一、今日酉刻、大炊御門河原西邊有レ火、巽風
忽吹、齋院卜定所燒亡、中御門南、京極西、宮內權大輔重賴宅、即渡三御左少
將有房朝臣宅一、冷泉北、室町西、修レ祓立レ榊云々、
廿七日、乙酉雨下、今日、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云々、齋院卜
定所燒亡、幷平野社枯木折落事也云々、齋院卜定所燒
亡事、官外記勘三申准據例一、又卜定所雖二燒亡一、火焔未
レ付之間、「不レ可レ爲二失火穢一之由、明法博士勘申云々、」
廿九日、丁亥晴、今日列見也、先着二官廳一聽レ政、先有二申
文一、次列見、忠親、實綱、家通、長方等參勤云々、無二宴
穩座等一、齋院卜定所燒亡之故也、康和四年八月十一日
定考、依二伊勢離宮院屬候舍燒亡例一也、
此日、左大臣、左大將、實定、大納言、實房、實國、中納言、

實家、等、參詣安藝國伊都伎嶋社、中納言資賢、追參向云々、
卅日、(戊子)〔天〕晴、今日、春季御讀經定、上卿隆季卿、實綱、長方、爲擬檢校、光雅爲行事云々、

〔治承三年夏〕

四月〔小〕

一日、(己丑)雨下、今曉、女院密々參詣天王寺給、依今日々次不宜、去夜御出門、(渡御御堂御所、)召人車、御共殿上人八人、皆着淨衣、侍六人、三位中將同以參入、着水干裝束、不具隨身等、依殊恩也、出車一兩、
今夜宿御邦綱卿寺江山庄云々、卽彼卿候御供云々、平座上卿忠親、參議家通、實守云々、三獻之後奏見參、又被行內官云々、
二日、(庚寅)〔天〕晴、午刻、法性寺座主道快被來、千日入堂了、去廿四日下京、今日始被來也、條々有被示合事等、大略世間事無益、有隱居之思由也、余加制止了、
此日、新三位賴政卿拜賀、依申請遣毛車、戌刻來、職事國行申次之、余依浴湯餘氣不快、不謁之、
前騎六人、子息幷一族等云々、今旦女院、自寺江參御天王寺、有舍利供養、幷萬燈會〔事等〕云々、
三日、(辛卯)天晴、持來擬階奏、加朝臣返給、今旦、女院自天王寺還御寺江云々、
今日有奉幣賀茂、先被定日時使等、上卿源〔中〕納言、(雅賴、)參議、實宗、是被謝齋院卜定所燒亡事也、次被卜定齋院入御諸司、(卿官、先令勘日時、)兼友以下着小庭座、令卜申之、(左近府兵、中不卜他司、)次被定御禊日時、(來九日、)幷御前次第使、(依參議不參也、辨重方書定文、)又覽御禊點地日時、今日未刻、中納言宗家、參議定能等、(昇進之後、初着廳、)着廳聽政、依史人數不足、無申文、(史三人參入、無座頭之故也、)有出立云々、
今夕、齋院入給神殿云々、上卿參齋院、被定出車事云々、
四日、(壬辰)〔天〕晴、戌刻、女院御入洛、路次、幷天王寺等之間事、仰光經朝臣、令注進之、大納言經營、過差莫大云々、余遣書札、示感悅之狀、院藏人來、催灌佛布施、幷參入事、
五日、(癸巳)〔天〕晴、八條院藏人來、催灌佛事、
六日、(甲午)〔天〕晴、院主典代來、催三位中將灌佛布施事、

平野祭也、參議朝方、權辨親宗參二社頭一行レ事、假二殿屋上一有二白骨一、〔不レ知二何物一〕即取却、社家進二奏狀一、不レ可レ穢之由、被二仰下一之後、被レ遂二行祭儀一云々、松尾祭、右少辨光雅參向行レ之云々、

七日、乙未〔天〕晴、新宰相中將定能來、余依二瀉治餘氣不快一、隔二障子一謁レ之、示二合乙童元服之間事一、相公云、不レ可レ有二童殿上一者、只童時、先令レ參二院內一如何、余案二此事一、雖レ不レ可二必然一、近代之事、偏可レ依二時議一、先入二見參一之條、何事之有哉、仍內々見二日次一之處、來十七日吉日也、仍內々致二其沙汰一、

此日擬階奏云々、上卿成範卿云々、

八日、丙申〔天〕晴、物忌也、依レ當二神事一、公家無二灌佛一、院已下出家之所々、被レ行レ之、三位中將、依レ催獻二布施於院并女院一、以二小隨身一爲レ使、其銘名二字許也、小童出仕作イ事、余重案レ之、不レ可二必然一、理須二殿上童一也、而依レ在二略儀一、無二其儀一、中間參內、人以不レ爲レ可歟、仍思止了、又以二此趣一、示二相公一〔之〕稱レ善者也、

九日、丁酉〔天〕晴、物忌也、此日梅宮祭也、依レ相二當吉日一、始奉二幣帛一、其儀如レ常、陪膳季長朝臣、奉行國行、陰陽師有親、抑、去々年蒙二是定〔之〕宣旨一、須郎可二奉幣一也、而彼年冬祭服假、去年兩度祭當二衰日一、今年依レ當二吉日一、所二奉幣一也、是則京極〔大〕殿、治暦元年、蒙二是定宣旨一、同二年不レ被二奉幣一、同三年四月祭、依レ當二吉日一、始奉幣之吉例也、宇治左大臣、是定以前、依レ被レ奉二幣當社一、是定之後、祭以前、擇二吉曜一有二奉幣一云々、〔梅宮祭也、〕

今夕、賀茂齋院、自二里第一冷泉北、室町西、左少將有房朝臣宅、入二御左近府一、上卿雅賴卿、辨朝方朝臣等參入、行事宰相中將定能爲二勅使一、即供奉、是例也、

前駈、

左衛門權佐光長、　右衛門權佐親雅、

左兵衛佐範能、　右兵衛佐基範、

左衛門尉平宗貞、　右衛門尉大江範信、

左兵衛尉藤原爲成、　右兵衛尉宮道清定、

已上御前、

左馬權助源國行、　右馬允平季久、

已上次第使、

左右京職、陰陽寮等供奉、

〔十日、戊戌天晴、神心不快、昨日奉幣之間、觸レ風之故也、〕

十一日、己亥〔天〕晴、先內々、問二元服日次於在憲朝臣一、注申云、十七日乙巳者、余重問云、廿三日辛亥如何、依レ爲二辛日一、不レ注申一歟、吉例太多、強不レ可レ苦歟者、申云、雖レ有レ例、猶本文忌尤可レ被二忌避一歟者、余案レ之、

辛亥日、村上御元服、此外、辛日元服、其例非レ一、強不レ可レ忌二避一歟、然而、於レ有二他吉日一者、非二此限一、召二少納言信季一、且仰二元服之間事一、件人、所勞灸治、旁不レ能二出仕一云々、今夜、隱レ夜所二參入一云々、

十二日、庚子〔天〕晴、今日、問二元服日次事於人々一、其趣、十七日乙巳上吉也、加之、支干當二二條殿御例一、仍無二左右一可レ用二彼日一、而祭以前元服可レ有レ憚之由、見二長元經賴記一、（通房元服之度也、）彼度、宇治殿被レ仰二合人々一、小野右府被レ申二強不レ可レ憚之由一、他人之申狀、或可レ憚、或不レ可レ憚云々、遂以延引、七月被レ行レ之、其後撿二四月元服之例一、（大殿、故殿、二位中將、當時殿中將、（師家）、）皆以祭以後也、通房例、於レ家不レ用也、仍延二引于他月一之條、不レ可レ然、但祭以前憚之條、雖三經賴記之外無二所見一、而度々四月例、多祭以後也、仍頗非レ無レ所レ憚、廿三日辛亥、雖二祭以後一、辛日可レ憚之由見二文書一、但先例如レ此、

天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辛亥、村上、（十五、親王時、）

應和三年二月廿八日辛亥、冷泉院、（十四、東宮之時、）

長元四年十月十七日辛卯、大宮右大臣、（十三、俊家、）

又戌日、幷不レ入二吉日一之例多存レ之、如レ此事、雖レ有二本文之忌一、用來事強不レ憚歟者、此兩日之間、可レ用レ何哉、抑於二祭以前一憚條ハ、不レ可レ營二他事一之故云々、而今度之儀、不レ及二經營一、最密儀也、仍強不レ可レ有レ憚歟者、民部卿、源中納言、兵部卿入道等也、皆云、祭以前更不レ可レ憚、他大事佛事等有レ例之上、近代、此儀不レ聞二支干相叶吉例一、旁可レ用二十七日一者、仍隨二此答等一、

十三日、辛巳〔天〕晴、此日、召二左京權大夫光盛一、仰下元服事可レ奉二行一之由上、依二保元々年八月、當時殿元服例一、可レ行レ之、彼度、依レ爲二最密儀一也、又元服之夜、可レ叙二從上一事、申二關白一、爲二彼猶子一可レ被レ申之由也、先例有レ如レ此之故也、有下可レ申二沙汰一之報上、禁色、昇殿事、元服夜不二出仕一之人、多後日被レ行レ之、然而、當夜又不レ可レ難者、可レ被二計沙汰一之由、同申レ之、報云、可レ被レ許者、雖二當夜一不レ可レ有レ難、早申二事由一、可レ示二左右一云々、

十四日、壬寅〔天〕晴、元服夜、從上事、幷昇殿之次、可レ被レ許二禁色一事、付二定能〔朝臣〕一申レ院、御氣色不レ惡、可レ申レ內之由有レ仰云々、

〔十五日、癸卯長光入道來、及レ晚雨下、〕

十六日、甲辰終日雨下、召二豐前守成光朝臣一、（正四位下、前文章博士也、）

頭書（メノ所ニアル）濟憲申云、若過酉者亥刻吉事也云々、

仰下名字可二勸申一之由上、暫先內々注進之一、良經、經通、家實等也、此中、經通者、公卿名也、然而文字甚善、又通字在レ下、尤可レ然、公卿名何事之有哉、又此外、行通、定通、隆通等、皆有二其難等一云々、余問二關白、及資長、雅頼等卿一、皆云、公卿名、御一家不レ被レ用レ之、良經尤佳云々、余案レ之、尤可レ村二通字一也、然而、公卿名可レ有レ憚、他名等有レ難、時通如何、儒士雖レ不二擇申一、以二此名一問二人々一之處、時平以後不レ聞、尤可レ有二禁忌一云々、尤可レ然、仍可レ用二良字一也、

十七日、乙巳天晴、此日、小童加二首服一、依二保元々年八月廿九日戊戌、當時關白元服例一行レ之、寂密儀也、但彼度、依二亮闇年一、不レ被レ申二請內御冠一、今度密々、申二請御冠御直衣等一、〔依〕二久安例一也、未刻、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依二昨日召一也、余使二人傳仰一云、今夕、小童可レ加二元服一、而爲二關白御猶子一、可レ敍二從上一之由申入了、今夜、於レ陣可レ被二仰下一、是保元例也、其後內々、可レ被レ來二告敍位之由一也、（保元度、其父貴長卿爲二藏人辨一宣二下敍〔位〕之一、郎卷上申二其由一、依二彼例一也、）兼又密々申請、內裏御冠、御直衣等、可二下預一云々、而如レ此密儀之時、五位藏人不二持來一、只內々所レ被レ下也、（久安、藏人邦綱持二參之一、）存二其旨一、可レ致二沙汰一者、兼光申云、敍位事、可レ存二此旨一、御冠事、須下以レ如二六位藏人一獻上也、而兼光宣二下敍位一之後、相具欲レ參如何、非二外人一、雖レ爲二五位藏人一、有二何憚一哉、加之、殿下三位中將（隆忠）、元服之時、如レ此、且又可レ隨レ仰云々、余云、左右只可二相計一、自レ是不レ可レ定二申御使事一也者、又申云、御昇殿事、今夜可レ被二仰下一歟如何、余云、其條又可レ隨レ仰、但所レ存者、出仕之時、可レ被二仰下一歟者、兼光退出了、申刻、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史光盛、（衣冠、）使二陰陽頭在憲朝臣一、（其身依二所勞一、以二其息陰陽助濟憲朝臣一、令レ進二勸文一、）令レ勸二申日時一、（入レ宮、）覽レ之、余留二勸文一、返二給宮一、

擇申、御元服日時、

今月十七日乙巳、　時酉、

治承三年四月十七日陰陽頭賀茂朝臣在憲、

同刻、成光朝臣、令レ進二名字勸文一、須二持參一也、而依二頓病一自二路頭一歸レ家云々、

良經、　經通、　家實、

右擇申如レ件、

治承三年四月十七日　　豐前守成光、

余案レ之、先年、三位中將元服之時、兄長光勸二進名字一、

不書右狀年號署所等、今以如此、不知是非、又署所不書姓、頗不審也、

戌刻、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宰相中將、定能、等來、今夜依行幸、各着束帶、共在尋常上達部座、余依疾不出逢、加冠之時、爲指出所相勞也、宰相中將入來內出居、談禁色之間事、(院御氣色趣也、)先是、役人等皆參、而依內裏御使遲々、及亥刻、依無心、余示兩卿云、已以光臨、御志可足、行幸期至、早可被參者、宗家卿參內了、定能朝臣、人數不候、倘申可祗候之由、然而、早可參內、可被還來之由示之、仍同以參內了、而間、自內賜御冠御直衣等、(藏人通業持來之、件男祗候余許之者也、)兼光相具之、依密儀無出逢御使之儀、又不賜小舍人祿、只常祗候男共、取之置曹司了、是皆久安例也、定能卿卽來云、於路頭逢御冠使、仍所馳還也、於行幸者、雖一身不參、不可事闕〔者〕、卽賜御冠於冠師、(俊イ)令放巾子、次余出座、(衣冠、薄色指貫、)

以東出居南庇三ケ間、爲其所、垂母屋簾、(不立屏風、)依密儀也、雖不可必垂母屋簾、女院密々渡御、有可御覽之御志、仍所垂也、 東第一間、不敷疊、依可爲加冠之所也、同第二間、副母屋簾、(○簾下恐脫數字)高麗疊一枚、爲余座、同第三間、副端長押、敷同疊二枚、(引重敷之、東頭、及第二間中央、)爲公卿座、座上下擧燈、此外無御裝束之儀、以西出居西庇二ケ間、爲曹司、副北立廚子一脚、(可立二階廚子二脚、今依略儀、立例廚子一脚也、)其間、敷大文高麗三枚、南間敷高麗疊二枚、上庇簾、垂母屋簾、不立屏風、曹司與客亭、其所太遠、然而、依家便宜也、

次召光盛、仰人々可寄座之由、卽三位中將良通、(直衣、)宰相中將定能、(束帶、)等着座、次諸大夫三人、撤座上燈臺、(定成、保行、信光、)次諸大夫二人、置圓座於東第一間、(長經、賴高、共女院殿上人、從〔上〕五位上也、當時上臈也、)次童着直衣、(童裝束、裏濃蘇芳衣一領、白生單二重織物龜甲指貫、濃下袴、扇等也、)出座、(定能卿扶持也、)次置雜具、先治部大輔季信置冠、次散位保能置泔器、次前加賀權守兼綱置櫛巾、(季信、內殿上人、或二人、女院殿上人、共君達也、)次脂燭二人、侍從家俊、(衣冠、)兼忠、(束帶、着白重等、如何、)參候圓座左右、次諸大夫二人、(能業、邦業、)持參替脂燭、次理髮治部卿顯信朝臣、(正下四位、內殿上人、)參進圓座、理髮了、退下廣庇、次余進理髮圓座、加冠了、(渡拜如)常、復座、次理髮人更參、理髮、調雜具退下、次冠者歸入曹司、(定能卿扶持之、脂燭前行、)此間、光盛參上、申云、藏人左少辨兼光參上、申云、冠者爲關白猶子、叙從五位上

了、只今於二陣頭一所二宣下一也者、此間、初役人等撤二雜具圓座等一、次余歸入、此間、定能卿、爲レ供二奉行幸一退出了、次余歸二出座一、次大夫改着二主上御直衣一、自余如レ元、進二廣庇一、今度三位中將扶持、脂燭前行、二拜了歸入、次余又歸入、次於二西曹司一供二前物一、折敷高坏十二本、蘇芳織物打敷、陪膳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役送季長朝臣已下家司職事等、件前物不レ撤レ之、今夜不レ補二家司職事一、余例也、
奉行、　家司光盛、　職事國行、
大夫、今夜向レ南了、
今夕、依二御方違一、行二幸法住寺殿一、曉更還御云々、
十九日、丁未、終日雨下、權中納言忠親卿、參レ陣行二警固事一云々、右近、左右兵衛不參云々、
廿一日、己酉、〔天〕晴、賀茂祭也、使右少將顯家朝臣云々、過差之至、不レ拘二新制一、時人莫レ不二傾奇一、天氣不快、雖二參內一、不レ被レ渡二北陣一云々、又左馬助爲保、頗有二不レ拘レ制事一云々、中宮使大進基親、雜色令レ着二打衣一、人以不レ爲レ可云々、春宮權亮維盛朝臣、雖レ存二守レ制之由一、猶有二過差之咎一云々、於二近衛使一每事過レ法、因レ茲關白天氣不快、是依レ爲二彼殿之結構一也、
廿二日、庚戌、晴、權中納言實綱卿、參レ陣行二解陣事一、右衛門、右兵衛不參云々、
廿三日、辛亥、晴、自二今日一、法皇御二參籠賀茂社一、十ケ日云々、
廿四日、壬子、晴、吉田祭也、上卿實家卿云々、余扶二所勞一、奉幣如レ恒、
廿五日、癸丑、雨下、申刻止、此日、春季仁王會云々、撿校實綱、先參レ陣、定二闕請奏、咒願草一云々、次參二官廳一行レ事、先於二建禮門〔前〕一、被レ行二大祓事一云々、南殿御殿卿相之分、祗候如レ常云々、

賴業記、

治承三年、
五月三日、庚申、權中納言忠親卿、着二仗座一被レ行二流人事一、觸二大神宮訴一之者六人、大中臣範元、〔配二〕（常陸）〔國一〕、平家綱、（出羽、）藤原〔遠〕光、（遠阿波、）大中臣高範、（長門、）大中臣惟範、（越後、）藤原俊成、（土佐、）筑前國住吉社神官三人、佐伯昌助、（伊豆、）同昌守、（安房、）同昌家、（隱岐、）前左衛門尉源忠清、殺二害舍弟滿實一、（佐渡、）仰二左少辨兼光一、令レ仰二官符一、參議實宗卿、少納言仲家、向二結政請印一、
四日、辛酉、於二禁裏一有二御作文事一、題云、仙家日月長、卿相以下獻レ之〔云々〕、
五日、壬戌、圓宗寺御八講始也、右少辨光雅、參レ寺行

之、今日、上皇自賀茂被還御、

八日、乙丑、圓宗寺御八講終也、右少辨光雅以下參入、外記史、勤堂童子代云々、上皇自宇治還御、昨日爲御方違御幸、昨今御共公卿、着水干袴云々、

十四日、辛未、申刻許、淸水、祇園合戰、各放火、燒堂塔房舍、其中、淸水惡徒、燒八坂塔了云々、

十五日、壬申、權中納言忠親卿、參議賴定卿、着廳聽政、興福寺別當玄緣、官符等也、同卿相參陣被行復任除目〔云云〕、

十八日、乙亥、尊勝寺灌頂也、中納言宗家卿參陣、被定申尊勝寺灌頂日時僧名、參議不參、權右中辨親宗朝臣、書僧名云々、

十九日、丙子、今日、廷尉等群集大理門邊、切强盜之盡右手云々、十二人、

廿日、丁丑、最勝講始也、大納言實定卿以下參入云々、」

廿一日、戊寅、權大納言隆季卿、參議長方卿、着仗座、被定申於法勝寺可被行千僧御讀經事、今月廿五日壬午、次被定賑給使事、參議賴定卿、少納言仲家、參結政、行度緣請印了、

廿四日、辛巳、最勝講終也、事了、被行僧事、權大納言實國〔卿〕召右少辨光雅仰之、此中、以權少僧都藏俊補興福寺權別當〔〕

廿五日、壬午、〔天〕陰微雨、申刻以後大雨、今日公家於法勝寺、被行千僧御讀經、圖繪文六十一面觀音像、轉讀觀音經、午刻、上皇御幸、有惣禮事、大納言實定卿爲上首、權僧正玄緣爲講師云々、今朝、內大臣出家、年四十〔二〕、依病惱放留也、

廿八日、乙酉、今夕、依御方違、行幸上皇御所、七條殿、關白參入給、大納言實定卿、着仗座、有召仰事、明曉還御、

六月

一日、戊子、左近少將淸經朝臣、聽禁色、權大納言實國卿、仰〔大外記〕賴業〔云々〕、

二日、己丑、權中納言雅賴卿、着仗座、被定申伊勢太神宮修造日時、始假殿木作、今月廿八日乙卯、時午、立柱上棟、七月廿八日甲申、時巳、奉渡御體於假殿、八月十七日壬寅、時寅、修理正殿、同日、時辰、奉渡御體於正殿、同日、時戌、并可被造川合社日時等、奉渡御體假殿、今月九日丙申、時戌、立柱上棟、同廿八日乙卯、時午、奉渡御體於正殿、七月廿八日壬申、時戌、」

十日、丁酉、御卜奏、權中納言實家〔卿〕參陣行之、

十一日、戊戌、月次祭、權大納言實國卿、參神祇官行之、神今食、權中納言實家卿、參議實宗卿、右少辨光

雅、少納言仲家等、參二神祇官南廳一行レ事、近日、右
大將家積充三滿洛下一、仍今熊野六月會延引云々、然
而、月次神今食被レ行レ之、甲乙次第不二分明一云々、
十二日、己亥今夕、行二幸土御門第一、大納言定房卿、行二
召仰事一、內侍所同渡御、中宮、東宮、又行啓云々、依下
令レ避二祇園神輿一給上、〔頭欠〕有二行幸行啓一云々、東
宮行啓、帶刀初供奉、殿上居レ饗云々、又不下令レ乘三
移輦一給上云々、於二土御門殿一、雅樂奏二立樂一、近年
依二月次祭後齋一不レ奏〔云々〕、
十五日、壬寅祇園臨時祭也、權中納言實家卿參入、奏二
宣命一、侍從藤原朝臣定家爲レ使、其後被レ定二川合社
遷宮日時一、奉レ渡二御體於假殿一、今月十六日癸卯、時子、立二正殿柱一上棟、同廿八日乙〔卯、〕時午、奉レ渡二御體於正殿一、八月廿七日壬子、時戌、
十七日、甲辰今夕、春宮自二內裏一土御門、行二啓院一、法住寺殿、關
白參給、大納言實定卿以下供奉、今度不レ被レ仰二耋
車一云々、夜半、從三位平朝臣盛子薨、年廿四、先出家云
々、故攝政適室、入道相國女、准三宮、於二主上一有二
養母之稱一、
十九日、丙午今夜、白川殿葬禮云々、凶會、
廿四日、辛亥國忌也、今夜東宮、自二院御所一還二〔御〕土
御門皇居一云々、
廿六日、癸丑中納言實家卿、着二仗座一、被レ定下申立二日前國懸寶殿一日時上、今月廿八日乙卯、時午、七月九日乙丑、時午、爲二用意一載二兩日一云々、
廿八日、乙卯最勝寺御八講始也、午刻、上皇御幸、權大
納言實房卿已下供奉、今夕、自二土御門殿一、還二幸閑
院一、大納言定房卿召仰、內侍所同還御、中宮、春宮、
行啓、
廿九日、丙辰大祓也、參議、辨、不レ參二朱雀門一、外記、
史、又不參云々、勿論云々、
已上、仰二大外記賴業眞人一、所レ令二注進一也、依二所
勞一、五六兩月不レ書二日記一之故也、

六月〔小〕

一日、戊子天晴、小槻有賴、持下來爲二書寫一先日所二下
賜一之諸國申請雜事一帖、孝信撰上、留二新寫一返二給本一、仰下可
傳二賜隆職宿禰一之由上、依レ爲二彼宿禰之本一也、小僧都
尊忠來、今日、依二恒例神齋一不レ謁レ之、令二人謝遣一、
二日、己丑天晴、申刻參二女院一、病後始所レ參也、雖二風病
未一レ得レ減、推而可二行試一之由、定成令レ申、仍所レ參也、
歸レ家之後、頗雖レ有二辛苦一、無二殊事一、今日、車副國貞

丸、爲問注重出使廳、無被尋問被召籠了云云、凡事次第、不能左右、大略時忠卿阿黨歟、然而近代事、無所于訴、爲之如何、厨家水無音、仍遣尋之處、自上有抑留、仍不可出云々、太難堪云々、

三日、庚寅天晴、巳刻、定能卿來談云、中將淸經、被許禁色之由、昨日、經房朝臣所語也云々、又云、去月千僧之時、惣禮上首左大將・於筵端脱履、更不起膝行、進居(是一説也、)筵中央程云々、第二隆季卿脱履之後、更起(是又常説也、)過左大將下、進居筵前端際、更見返テ目大將云々、又進寄筵端云々事、體極以見苦、隆季所爲奇恠、爲人欲顯失歟、縱雖目大將、不可進寄歟、大將作法、不知爲一説之由、偏處失禮歟、尤不便也〔云々〕、今日、法皇幸山科云々、

〔四日、辛卯天晴、自今旦風病更發、〕

五日、壬辰自夜甚雨、人傳云、山門堂衆、與學徒、今明可決勝負、一宗之磨滅時已至云々、可哀々々、

六日、癸巳〔天〕晴、今日、法皇還御云々、又關白自去二日、被向宇縣、賜縷金銅之裝束於田樂法師、有田植云々、今夜歸京云々、

七日、甲午陰晴不定、時〔々〕小雨、依祇園御輿迎、晝之間爲精進、是例事也、今日風病頗減、

〔九日、丙辰天晴、晝之間、神心惱亂、〕

十日、丁酉〔天〕晴、巳刻、參女院御方、申刻歸來、及晩、密々有和歌、分左右、當座有勝負、山門合戰事、今日、於院有沙汰云々、

十四日、辛丑〔天〕晴、祇園御靈會、所々馬長如常、春宮御方同有之、法皇及關白有見物云々、余不見、云云、

十六日、癸卯〔天〕晴、所勞猶以不快、仍自今夕、居物付渡邪氣、智詮阿闍梨渡之、

〔十七日、甲辰天晴、佛嚴聖人來、問所勞事、〕

十八日、乙巳天晴、早旦人傳云、白川准后、(盛子、入道前相國女、故中院攝政室家、一所資財庄園、〔皆爲〕件人領、生年廿四、)去夜薨去云々、重又聞實説、仍以右馬權頭基輔訪喪家、以聞及之郎弔之、不憚日次也、又以季長朝臣、弔二位中將基通、件人郎遭喪觸穢云々、件准后、自去春比煩不食、漸々增氣、典藥頭定成、加灸治、然而猶依不減、又加護身、渡邪氣、其後雖有少減、不及始終、遂以亡去、天下之人謂、以異姓之身、傳(領イ)預藤氏之家、氏明神惡之、遂致此罰云々、余所思者、若大明神

答二此事一者、何十四年之間、不レ與二〔其〕罰一、何況此後彼〔カ〕貧財所領等、豈被レ付二藤氏一乎、計以爲二公家之沙汰一歟、以レ之思レ之、神明之罰似レ無レ所レ據、抑或人傳云、入道相國、先年之比夢曰、自二賀茂大明神一賜以二一之寶山一、其山高大、而難レ入二門內一、心底奇レ之、問二子細使者一、々々答云、我是春日大明神之御使也、假令賀茂春日兩神同心賜二此寶山一云々、暫可レ預二置此寶山一云々、件山上、藤花盛開、悉以掩レ之者、其後與二故攝政一親昵、不レ經二幾程一攝政薨逝之刻、以後彼家、可レ屬二禪門一之由、被レ下二院宣一之日、理須レ致二遁避一也、而以二先年之夢一案レ之、我朝之神明、所レ被二量定一之事、定以有レ樣歟、辭退還以可レ有レ恐、仍愁受二取之一、暫所二守護一也、爲レ主之人可二受繼一者、定其期至歟、以二人意一輙不レ能二進退一之由、禪門被二密語一云々、此事雖二傳語一眞實之說也、余以二暫字一案レ之、假傳預領イ之人已以亡沒、至二此時一財主可二出來一歟、爲レ宗之所〔可〕レ被レ付二氏長者一、其外所々、任レ理尤可レ被二配分一也、理之所レ當、未二處分一之地也、故攝政、男女子息有二其數一、尤可レ被二配分一、二品亞將、已爲二成人〔之〕息一、爲レ宗文書庄園、可レ被二傳預領イ一之仁也、而此事更不レ可レ叶歟、如公家被二傳預領イ一歟、是以、萬事沙汰之趣、所二思推一也、更以不レ可レ達、努力努力、悲哉、此時、藤氏之家門滅盡了、末代之事、神明天道、不レ有二沙汰之限一歟、

十九日、丙午、天晴、刑部卿頼輔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等來談二世間事一、關白、昨日被レ向二宇縣一、明日、法皇可レ有二御幸一、爲二其經營一云々、今夜、葬二白川殿中山邊一云々、二位中將、幷寺僧都等在レ共云々、火葬云々、彼兩人拾レ骨云々、世以不レ爲レ可、

廿日、丁未、〔天〕晴、或人云、白川殿所領已下事、皆悉可レ爲二內御沙汰一云々、思推相叶了、可レ悲々々、但春日大明神、定有二御計一歟、

廿一日、戊申、〔天〕晴、以二季長朝臣一、大理之許、示二遣車副之間事一、

廿二日、己酉、〔天〕晴、今日、以二國行一、重示二遣同事於大理一、

廿三日、庚戌、甚雨、以二檢非違使基廣一、相二副車副等一、遣二大理之許一、爲レ糺二訴訟之眞僞一也、入レ夜、基廣歸來云、章貞看督長無二遁申方一、仍預二給基廣一、重可レ誡二此事一、使廳之耻也、又恐申不レ少云々、

廿五日、壬子、〔天〕晴、以二使者一、訪二信季所勞一、文書等、讓二

其息信宗一（生年八歳）、了、其間事、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書二證文一進レ之、今夜、爲レ遂二秋節一、參二宿女院一、

〔廿六日、（癸丑）天陰、早旦歸家、〕

〔廿七日、（甲寅）天晴、此日、佛嚴聖人來、〕

廿八日、（乙卯）〔天〕晴、此日、法皇幸二最勝寺一、御八講初日也、入レ夜、渡二御鳥羽南殿一、加二修理一之後、所二渡御一也云々、此日追二物氣一、今日早旦、參二女院一、

廿九日、（丙辰）〔天〕晴、前少納言信季、已獲麟之由告送、仍遣二使者一尋レ之、未二閉眼一、大略如レ無云々、又遣二父入道之許一、白川殿薨奏贈位等事、有二其沙汰一云々、被レ問二前相國、左府等一云々、大略淑子例歟云々、（宇多養母云々、）

六月祓如レ常、陰陽師晴綱、（時晴子、）陪膳行頼、役送信光、（已上衣冠、）

白河准后薨逝間事、

養母事、

中宮温子、（宇多后、延喜繼母、並養母也、）

延喜七年六月八日癸巳、有レ事、

九日甲寅、葬禮也、

十日乙卯、右大臣、奏二諸道勘文一、有レ議、曲レ情從レ恩、錫紵三日、廢朝五日、（今案、爲二繼母一錫紵三日也、而依レ爲二養母一、爲二三日一歟、）

郁芳門院、（堀川院姉、並養母、）

嘉保三年八月七日甲子、有レ事、

十六日癸酉、葬禮也、左大臣以下、着二仗座一、被レ定二諸道勘申、御錫紵、廢朝等日數事一、有レ議、錫紵三日、廢朝五日、依二延喜七年例一也、權中納言大江匡房卿、留レ座行レ事、院別當右近少將源能俊朝臣、參二陣外一申二遺令旨一、諸衞警固、固關付二國司一、

尚侍從一位藤原淑子、（宇多養母、贈太政大臣長良女、右大臣藤原氏宗室、）

延喜六年五月廿八日庚辰、薨、

卅日壬午、召二中納言源貞恒卿一、令レ行二宣命一、并贈正一位事一、參議十世王、中務大輔源治朝臣等爲レ使、又仰二穀倉院一、給二絹百疋、調布二百端一、止二葬儀使一、仰レ令レ勘二詔書、宣命文等一、無二假母事一、而太上法皇、常稱二養母一、故宣命文等有二此意一、（位記狀云、當二上皇龍潛之時一、盡二阿保供養之勞一云々、）

始レ自二今日一、下レ簾、不レ聞二朝政一三日、

御錫紵事、

准養母之義者、三箇日無二異議一、五箇日惣無二先

例、(祖父母與二養母一同五月服一也、然而、錫紵不レ過二三日一、)一日又無レ所レ據之故也、但無二日次一之時、或當日着除、或二日着除、或又不レ憚二日時一除レ之、

不レ視レ事日數事、

爲二養母之義一者、二等已上親也、三日不レ可レ聞二食朝務一、若偏爲二三位之儀一者、一日也、(爲二養母之義一者、不レ可レ有二此儀一、)

薨奏事、

爲二養母之義一者、尤可レ被レ行レ之、縱隨二出家之儀一、猶可レ被レ行レ之、選子內親王、(長元八年六月廿六日、)倫子、(天喜元年六月廿二日、)睦子、(承久二年三月七日、)等也、御服親之人、雖二出家之後一、必奏レ之、

宣命贈位事、

准二淑子幷代々外祖母等例一者、可レ被レ贈二正一位一歟、准二女御等例一者、可レ被レ贈二從二位一歟、但三位准后八、幷有二養母之儀一者、可レ被レ贈二正一位一歟、

同使事、

准二延喜六年例一〔者〕、參議一人、四位一人、可レ爲レ使歟、

件條近例、出家人止二此儀一、永久二年三月七日睦子、(外祖母、有二薨奏一、無二贈位一、)〔保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追二尊母氏一外祖父一日也、〕公子、(外祖母、)依レ爲二出家人一、無二贈位宣命等事一、但出家人、見存二敍品一、幷准二三宮一、祐子內親王、(延久六年六月十六日敍二一品一、)寛子女王、(永觀二年十一月一日准二三宮一、)藤原全子、(久安六年正月廿二日准二三宮一、)皆出家之後也、可レ被二相准一哉、可レ在二時議一、

當日出家人不レ用二出家一歟事、

永延三年六月廿六日、太政大臣(賴忠、)薨、先下二頂髮一授戒畢云々、七月廿日薨奏、有二謚號、(廉義公、)贈位、(正一位、)等事一、

警固固關事、

郁芳門院時、(嘉保三年八月十六日、)諸衞警固固關、付二國司一、淑子時、(延喜六年五月卅日、)無二此事一、(但養祖母也、)外祖母倫子、(天喜元年六月廿二日、)睦子、(永久二年三月七日、)等、同無二其事一、可レ准二此等一歟、

右、大略注進如レ件、

六月廿五日　大外記清原賴業、

右治承三年己丑此春夏一帙墨付百十二枚者以三縁院道敎公眞痕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臨之了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且加日課號玉葉爲後昆之模範不讓他卷藏而可祕之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焉

玉葉卷三十終

玉葉　卷三十一

自治承三年七月
至同年十二月

治承三年秋冬〔歲次己亥〕

七月〔大〕

一日、丁巳〔天〕晴、上西八條兩院幸二鳥羽一、

二日、戊午陰晴不レ定、早旦、信季之許遣レ人、使者歸來云、昨日死去了云々、可レ悲々々、入レ夜頼輔入道南直廬有二炎上一、然而即打滅了云々、放火云々、

三日、己未雨下、院幸二法勝寺一、女院達還御云々、入レ夜雷鳴及二曉更一、

四日、庚申天晴、三位中將、西寺文珠會捧物催レ之、尋二先例一可二勤仕一、如二八省加供一、納言以後奉レ仕之、可レ准二據一歟、申刻、大外記頼業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等一、

五日、辛酉天晴、酉刻雨降、參二女院御方一、法皇幸二法勝寺一云々、

〔今日午刻雨降、〕

六日、壬戌天晴、酉刻雨降、參二女院御方一、外記貞親、持二太神宮心柱卷布〔解〕落事文書一、源大納言上卿、被レ廻二文書一云々、

七日、癸亥雨下、入レ夜晴、乞巧奠如レ例、節供範季、陪膳光經朝臣、今日法皇幸二法勝寺一云々、

八日、甲子雨下、自二今日一被レ行二最勝光院御八講一云々、

十日、丙寅天晴、入レ夜小雷、自二今日一、法皇於二七條殿御所一、被レ行二五十ヶ日逆修一、請僧十口云々、關白及太相國已下、公卿濟々參入云々、余依二疾未レ差不レ參、

〔十一日、丁卯雨下、施藥院使頼基來針二齒下一、又於レ前令レ讀二醫書一、今日令レ服二承氣湯一、大黄與二厚朴一合煮也、厚朴半減也、〕

十二日、戊辰陰晴不レ定、朝間雷鳴、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結願也、申刻、大夫史隆職參、召二簾前一仰二雜事一、

十三日、己巳〔天〕晴、此日寅刻、男子所レ生、其母、女院女房大貳、

十四日、庚午〔天〕晴、終日念誦、拜瓮送二法性寺兩堂一如レ恒、女院御方御瓮使、季長朝臣、

十五日、辛未陰晴不レ定、念誦、信性阿闍梨來、談二最勝光院御八講之間事一、證誠玄緣一人云々、或人云、邦綱卿、

去比獻下辭二大納言一之狀上、卽有二敕許一、左京權大夫光
盛作二其狀一云々、又云、此間可レ有二任大臣一云々
〔十六日、壬申陰晴不レ定、自二今日一服レ薤、〕
十八日、甲戌〔天〕晴、依二腹病更發一、加二灸治一十所許、早旦
佛嚴聖人來、
〔十九日、乙亥天晴、灸治如二昨日一、〕
廿日、丙子天晴、長光入道來、其孫長正光經子、非藏人、院被レ補二
內非藏人一了、近日諸儒子、可レ參二御書所衆一之由、被二
責召一、長正其內也、而依レ申ヨ入子細一、獨被レ許二昇殿一、
折節爲レ悅云々、又去比呈三述懷詩一首於二禎喜僧正一、
御持僧、卽備二叡覽一、頗有二哀憐之天氣一云々、而今有二此恩一、
旁被レ優二功勞一之條、恐悅無レ極云々、或人云、內大臣
入道〔一門〕所勞危急云々、
廿一日、丁丑〔天〕晴、辰刻地震、昨日白川殿有二贈位事一、上
卿新中納言實家卿、宣命使右大辨長方卿、位記使橘以
政朝臣云々、廢朝三ケ日、音奏停止事、被レ仰ヨ下類業
眞人一云々、昨日贈位之間事、職事基親不レ仰、官之人一、
史一人不レ參、奇異事也云々、
廿二日、戊寅〔天〕晴、返ヨ奉日記抄四帖、西宮五卷抄二、東
記目錄一卷於關白一、件日記抄者、鳥羽院御自抄也、立二
甲乙丙丁一被レ抄レ之、甲、資房記、乙、土右、丙、同、丁、爲房記、也、
但委見レ之、乙端許土右記也、其奧幷丙端等、後朱雀院
御記也、丙奧又後三條院御記也、而爲レ使二人迷一、以二土
右記一爲レ號被レ抄歟、此由無二了見之人一、余以二此旨一先
日申二關白一、々々始而覺悟、被レ稱レ有レ興、人傳云、主上
聊有二御不豫事一云々、則以二消息一尋二女房之許一、此一
兩日聊溫氣御云々、
廿三日、己卯〔天〕晴、今日院御逆修第二七日也、關白被
レ參云々、自二今日一、宰相中將定能病惱、及二大事一云々、
仍度々遣二使者一了、
內御不豫事、又問ヨ遣女房之許一、只同事御云々、
〔廿四日、庚辰〔天〕晴、入レ夜小雨、女房示送云、御不豫雖
レ不レ及二殊御事一、此四ケ日溫氣未二散御一云々、定能卿
所勞、大略同前无レ減云々、〕
廿五日、辛巳〔天〕晴、午後陰晴不レ定、微雨間下、申刻、頭
中將通親朝臣、送二書於基輔一曰、萬物沽價法、可レ令二
定申一者、其狀如レ此、
近日萬物沽價、殊以違法、非二唯市人之背法一、殆及二州
民之訴訟一云々、寬和延久之聖代、被レ定ヨ下其法一了、
隨二去保延四年一、且用二中古之制一、且任二延久之符一、宜二

遵行一之由、重被二宣下一了、今度猶可レ被レ用二彼法一歟、
將又驪騎推移、時俗難レ隨者、新可レ被二定下一哉、就レ中
錢之直法、違背二　皇憲一、雖レ宜二停止一、漢家日域以レ之
爲レ耕、私鑄錢之外、交易之條可レ被二寬宥一歟、其法可
レ用二寬和沽價之准直一歟、又可レ依二諸國當時之濟例一
歟、〔抑將〕新可レ被二定下一歟、此等之趣、殊可レ令二計
申一給上候者、依二
天氣一言上如レ件、以二此旨一且可下令二披露一給上候、通親
恐惶謹言、
七月廿五日　　右中將通親上、
進上　美作守殿、
禮（退イ）紙狀〔也〕、
追言上、
參入言上之間、且爲二御不審一、內々所二申上一候也、
於レ今申給之趣者、企二參入一可レ承候、以二此旨一
可下令二申上一給上候、恐惶謹言、
請文案如レ此、
萬物沽價法可レ被二定下一事、可レ令二計申一之由、謹以
承候了、抑如レ此事、以二短慮一輙難二定申一歟、去年被
レ下二制符一之時、此事存下爲二朝家之要須一之由上、尤可
レ被レ定二下其法一之旨、令二言上一許也、於二其上之子
細一者、愚意暗難レ及歟、先被レ仰二法家及官底使廳
等一、令レ注二進子細一之後、可レ及二議奏一歟、且以二此等
之趣一、可レ被レ洩二奏狀一、如レ件、
七月廿五日　　右大臣、在判、
此事暗不レ能レ注二進價直事一也、代々使廳之沙汰也、
先法家勘二申本條一、并使廳官底、令レ注二進度々制符一、
且勘二申當時官行事所、及藏人所色代撿納之制、諸
國濟例等一、斟二酌彼是一、且訪二有識一、且及二群議一、可
レ被二定下一事也、凡我朝衰弊只在二此事一、仍去年雖
レ令二注申一、新制之中不レ被レ載二此事一、不レ叶二時議一歟
之由、令レ存之間、今有二此沙汰一、尤〔可〕レ謂二善政一
歟、始終之沙汰、能可レ被二計行一事也、凡此貫首、
萬事糺二舊法一申行云々、可レ謂レ賢々々々、但過法
歟、
今日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初夜之後歸レ家、內御不豫未二
減給一云々、
廿六日、壬午、朝間天晴、午後雨下、今日秋季御讀經始也、
余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申刻、民部權少輔宗雅來語云、內
裏御藥事、頗六借御云々、去夜於二內裏一、兼光密語云、

被行御占之處、南東神明祟之由占申、人謂〔以〕南者春日也、東者吉田也、又東三條當皇居之東、卽角振隼兩神歟、疑藤氏家門、併爲公家之沙汰條、氏之神豈無其詞哉之由、內々有云々、不可口外云々、今日小兒自産所渡南家云々、凡此間事、余一切不口入、事體非穩便之故也、

今日召檢非違使基廣(明法博士)、召問沽價之間事、

廿七日、(癸未)雨下、風病殊發動、基廣注申錢賣買之間事、近代渡唐土之錢、於此朝恣賣買云々、私鑄錢者處八虐、縱私雖不鑄、所行旨同私鑄錢、尤可被停止事歟、而如先日職事御教書、不可被停止之趣歟、尤無其謂事歟、基廣勘注之旨、叶愚存了、又尋見年々沽價法、(天曆、應和、寬和、延久等也、長寬之比、雖及此沙汰、無始終之事〔云々〕)、此中延久尤委細、叶近世之法歟、但猶召市人、可被行中沽之法歟、謂中沽之法者、賣人者指高直、買人者好減直、折中而有裁斷、謂之中沽之法也、」

廿八日、(甲申)天晴、酉刻、大夫史隆職來、寬和延久沽價注文所(可イ)持參也、召前問仰雜事、申云、一昨日季御讀經初日、左大將被定申御前僧、新宰相中將實宗書之、今度季御讀經、不被補闕請、近年皆可被補也、行事辨重方、再三雖申其旨、上卿中古以來不補季御讀經闕請之由、有所見、仍不可補云々、遂以不被補、頗違例也云々、又申云、去廿五日、叡山凶惡堂衆等、可追討之由、被下宣旨、其狀如此、

治承三年七月廿五日、　宣旨、

叡山堂衆等、不憚　勅制、不拘座主制止、猥成狼戾、欲魔滅一山、仍差遣官軍、可令追却三箇庄、及寄住所々、但於龍横河無動寺等之輩者、同仰彼輩、守護坂本往反路、可令責落、兼又逃隱洛陽之輩、宜令檢非違使搦進、至于逃移諸國者、仰宰吏召進其身、

奉行職事光能云々、件宣旨、初可遣追討使之由被載、而隆職申云、先例可追討某國住人凶賊某之由、所被載也、只可遣追討使之由、未見先規、何樣可候哉、若爲追討使者、可被載其名也、旁議不審之由、申上之處、於其人者、禪門可計遣云云、仍只如此可成之由、被仰下、仍〔成〕宣旨付職事之處、翌日(一昨日朝也)、猶改追討使可成官軍之由、被仰下、仍所改成也云々、良久退出了、　主上御不豫未令減給云々、

廿九日、乙酉今曉、入道內府薨去云々、或說去夜云々、

八月、

一日、丙戌〔天〕晴、未刻以後雨下、智詮闍梨來、明後日可レ入二大峯一云々、今日午上神事也、仍申刻來也、左京權大夫光盛、可レ爲二政所年預一之由仰了、小納言信季之闕也、

三日、戊子〔天〕晴、〔早旦〕參二女院御方一、〔卽歸來、〕或人云、延曆寺堂衆追討事後了云々、奉行職事光能、有二夢想事一云々、但是閭巷之說也、難レ取二實說一歟、

八日、癸巳雨下、此日、院御逆修四七个日也、關白及大相國已下、濟々參入云々、

九日、甲午朝間小雨、午後晴、午刻、三位中將參二院幷內一、於レ院按察賫賢卿參會、入二見參一歸出、傳仰云、雖レ可二見參一、只今念誦之間也、後日必可レ參云々、次參內參二御前一、賜レ繪披見云々、余依二所勞一久不二出仕一、又內御不豫如何之由、卽以二良通一傳二女房一、歸來云、御〔藥子〕無二別事一云々、今日前駈二人、牛童遣レ之、共人二人隨身等也、童有レ障不二〔出〕來一也、

入レ夜頭權大夫光能來、隔レ簾謁レ之、談二世上事一、良經侍從所望、及禁色之間事、可レ奏二院內一之由示二付之一、」

十日、己未〔天〕晴、治部卿顯信朝臣、申下梅宮領宇多庄內、畠所當事、可二免除一之由上、神主基忠所レ進請文也、遣二顯信之許一了、基輔奉、相副以今日時忠卿、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曰、政基忠等文、

春宮御護刀召下無レ障二子息一之人七人上、小刀可レ被レ作候也、其內一柄、可二令レ獻給一之由、可レ令レ申二右大臣殿一者、依二御氣色一、執達如レ件、

八月十日　　　左衞門督在判、

美　作　守　殿、

卽以二小刀一、裹二檀紙二枚一進レ之、請文基輔所レ書也、凡此事次第、頗以見苦、如レ此事內々事也、須二女房傳仰一也、此人之沙汰、萬事如レ此、爲レ之如何々々、」

十一日、丙申〔天〕晴、早旦隆職宿禰、注二送去夜除目一、少納言平信國、元木工權頭、左近將監源信政、右兵衞尉藤爲成、已上藏人、件衞府兩人、爲レ令レ勤二仕兩社行幸舞人一、所レ被レ任云々、上卿兼雅卿、參議長方云々、

午刻、典藥頭定成來、〔問二所惱一、申下屬二凉氣一可レ滅之由上〕未刻、隆職來、申刻、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可レ下二向放生會一云々、參議實宗可二下向一云々、今日定成語云、

白川殿被ㇾ瀉ニ生蛭一、其長一尺餘、定成所ㇾ見也、奇恠事也云々、
十二日、丁酉陰晴不ㇾ定、及ㇾ晩雨下、女房姫君、參ニ女院御所一、
〔十三日、戊戌終日甚雨、巳刻日景歟、
十四日、己亥朝間雨下、巳刻以後天晴、〕
十五日、庚子天晴、外記來云、來十六日可ㇾ有ニ仗議一、太神宮〔心〕柱卷布事云々、上卿源大納言云々、申ニ所勞之由ニ了、
十六日、辛丑〔天〕晴、法性寺座主自ニ江文（澗イ）一被ㇾ出云々、是堂衆等、件所可ㇾ構ㇾ城之由、風聞之故云々、
十七日、壬寅天晴、東宮非藏人兼時來語云々、去比禁中有ニ落書一、白川殿內府等事、西光法師怨靈之由云々、以ニ片假名一書ㇾ之、七八枚許續テ書ㇾ之云々、
又云、昨日內裏御寵犬、爲ニ奴犬等兩三一、被ニ咋殺一了、仍有ニ犬死穢一、又身體頗不ㇾ穩、爲ㇾ奇云々、余案ㇾ之、頗涉ニ禁忌一歟、內々可ㇾ有ニ御占一歟、
十九日、甲辰〔天〕晴、此夕家所宛也、年預家司光盛奉行、件人、去一日補ニ年預一了、然而補ニ家司一之時、申ニ吉書一、依ニ年預一重不ㇾ申ニ吉書一、只以ニ吉日一下文加ㇾ判云々、
廿日、乙巳〔天〕晴、資賢卿來、隔ㇾ簾謁ㇾ之、院邊聊有ニ申入事一、仍所ㇾ招也、
廿二日、丁未雨下、此日、院御逆修六七日也、又有ニ祈年穀奉幣一、上卿藤大納言云々、
廿三日、戊申雨下、洪水成、菩提院御念佛結願云々、
廿五日、庚戌此日良經被ㇾ下下被ㇾ聽ニ禁色一之宣旨上云々、又被ㇾ仰ニ昇殿一云々、然而小舍人不ㇾ來、依ニ近代之家例一、內々不ㇾ可ㇾ來之由、觸ニ光能一也、
〔廿六日、辛亥雨下、隆信朝臣參、密々有ニ和歌一〕
廿七日、壬子雨下、此日石淸水行幸也、左大將供奉、未刻出ㇾ京、曉鐘之後還御云々、
此日秉燭之程、着ニ直衣一參ㇾ院、去二月以後、湯治幷所勞之間、于ㇾ今不ニ出仕一、院御逆修、來晦日可ㇾ有ニ結願一、廿九日又曼陀羅供云々、所勞此十日許有ニ少減一、仍可ニ參入一之處、彼兩日日次不ㇾ快、今日宜、仍所ㇾ參也、如ㇾ此數月籠居之時、初出仕之日、着ニ束帶一參ㇾ陣、可ㇾ下ニ吉書一、或及ニ申文一、而近年服假之外、依ニ所勞一籠居、依ㇾ爲ニ常事一不ニ必然一、就ㇾ中下官之體、常有ニ此事一、仍每度不ㇾ能ㇾ著ㇾ陣歟、參上之後、尋ニ近習之輩一、皆以退出云々、仍以ニ侍從家俊一入ニ見參一、以ニ季時法師一申入云々、歸來告ニ召之由一、仍參ニ御前一、于ㇾ時長講之間也、御ニ坐御堂之御壺

爾一、被レ摸二天王寺念佛堂一也、先レ是太政大臣按察等、候二御前長講一了退出、

廿八日、癸丑午上雨下洪水、申刻以後雨止、入レ夜邦綱卿來、隔レ簾謁、依二浴節一也、

廿九日、甲寅〔天〕晴、此日、院御逆修相當七々日曼陀羅供也、上下束帶、導師前權僧正公顯、讃衆十二口、此內僧綱三口、未刻着二束帶一參二七條殿一、先レ是事始、余着座太相國左大臣已下公卿廿餘人着座、納言以上在二前座一、參議以下在二後座一、其座如二臨時祭試樂下座一、經二僧座後納言座前一也、于レ時導師讀師、御願文之間也、度者之使、頭中將通親朝臣、經二御堂南東廣庇等一、就二導師右邊一仰レ之、經二公卿座前一、僧座後也、着二公卿座末圓座一、先レ是藏人敷レ之、卽右衞門督成範卿取レ祿掛一給レ之、通親取レ之、經二本路并南簀子一、降レ自二南面刻階一、東進於二巽角砌外一、舞踏退下、隨身受二取祿一、同隨身令レ着レ沓、說法之終頭、關白參上着二座上一、同被レ經二座前一也、說法了、五位侍臣重季、長明、二人、敷二上禮座一、兼不二相存一歟、敷刻不レ敷レ之、頻蒙レ催之後敷レ之、次上禮師一人着二伴座一、導師後也、二禮了、一人先以復レ座、誦讃、此間供養法、秉燭之後讃了、導師敎化、次行道、導師卽著二下座一、讃衆復座、行道之間、僧レ先二衆下蔺一、次導師、其後六弟子、各持二行道具一、先三衣筥、次香爐筥、次〔如意〕、次草座、次布施、太相國已下起レ座、群二立南廣庇一、五位三人、爲二大臣三人手長一、各經二東廣庇一、入レ自二東面南第三間一、御所際間也、置二導師前一、導師座、南北行敷レ之、經二僧座前一復座、左大臣余〔直〕以退出了、于レ時戌刻也、

卅日、乙卯〔天〕晴、此日、院御逆修結願也、圖繪釋迦三尊、澄憲僧都爲二導師一、未刻參レ院、先レ是事始、關白太相國已下、左大臣不參、公卿數輩、着二直衣一在レ座、余經二座前一着レ座、于レ時演二說佛功德一之間也、說法優妙無二比類一、事畢賜二布施一、太相國已下取レ之、例時以前、余退出、參內謁二龍顏一、賜二近代人之所レ書之卷物一見レ之、此間關白被レ參、例時以後所レ參也云々、頃之余退出、今日書下先日自レ院所二下賜一繪未葉露大將第一、詞上、相具參上、付二親宗一了、此日、被レ下二新制卅二ケ條一、通親奉行云々、

九月

一日、丙辰微雨下、右中辨經房朝臣參二女院一、被レ申二丹波國賀舍庄顚倒事一云々、今日神事如レ恒、

二日、丁巳雨下、終日書二內御卷物詩歌等一、交筆、自二今日一院供花云々、

三日、戊午自レ夜終〔日〕甚雨、酉刻參內、持下參先日所二下賜一之御卷物上也、以二女房一傳奏、頻預二勅感一、小時出御、賜二能筆十卷一、又於二御前一、書二假名一進覽、依レ勅也、

亥刻退出、此日、賦二歌合題等一、十首、基輔奉行、
四日、己未陰雨不定、臨レ晩晴、自レ內賜二預玄宗皇帝繪
六卷一、爲レ令二一見一也、
五日、庚申〔天〕晴、此日賀茂行幸也、今日〔參二女院御
方一〕巳刻有安來談、語二白川准后薨逝之間事一、
六日、辛酉〔天〕晴、早旦大夫史隆職、注二送賀茂行幸賞一、
正三位隆忠、臨時、實宗、去春、平野行幸賞、長方、今度行事參議、從五位
下中原仲重、行事外記、上卿、兼雅、辨、光雅、史、檢非違使等、
追可二申請一云々、俊經被レ超二越長方一了、御侍讀如何如
何、或人云、知盛卿同叙二正三位一云々、
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申二舍人之間事一、今旦返下上玄宗
皇帝繪上、使治部大輔季信、
七日、壬戌〔天〕晴、仲綱來申二賴政卿返事一、九月盡日、密
密可レ有二歌合一、件歌可二詠進一之由、先日以二仲綱一所
レ示二彼卿一也、此間煩二痢病一、雖二神心不豫一、可二相搆一之
由所レ答也、又隆信朝臣來、當座有二和歌一、
申刻、外記來催二例幣一、申二灸治由一了、
去夕賴輔入道有二吉夢一、太神宮幷春日御體、御二坐余家
前庭樹一之由云々、
又一昨夜女院有二御夢一、高き長押上に、余及三位中將
〔等〕居之、其長押下に、關白幷其息隆忠中將等座之、
而之間、隆忠與二此三位中將一、タケヲクラフ、隆忠事外
にひきなり、彼は年齒兄也、又位階上臈也、而事外に
たけひきなり、爲二此中將一尤爲二吉事一之由、心中に思
食之間、關白不レ被レ見、余幷中將は、尙居二長押上一云
云、是又最吉夢也、
去夜又信助阿闍梨、有二吉夢一云々、
八日、癸亥〔天〕晴、早旦浴、自二今日一恒例念佛所レ始也、
巳刻、佛嚴聖人來、先談語之後、及二午刻一受レ戒、其後
始二念佛一、亥刻事了、今日二萬遍、
今日美作守基輔朝臣、被レ聽二內昇殿一、日來下官所二執
申一也、今有二恩許一、尤爲レ悅、
〔九日、甲子朝間雨下、午後天晴、今日念誦八萬遍、〕
十日、己丑〔天〕晴、〔今日念誦十一萬遍、〕此曉法皇、上
西〔門院〕、八條兩院、皇大后宮等、被レ參二天王寺一云
云、
十一日、丙寅〔天〕晴、今日念佛十萬遍、山大衆可二參洛一
之由風聞、仍遣二官兵一云々、先日以二官軍一、可レ追二討堂
衆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後、及二數月一无二沙汰一之間、
堂衆彌得二其力一、因レ茲學徒等、欝下宣旨無二始終一之由上、

可ニ參洛一云々、

十二日、丁卯、雨下、〔今日念佛九萬遍、〕傳聞大衆忽不レ可ニ參洛一、來廿二日公卿勅使以後、猶以ニ官兵一、可レ被レ追ニ討堂衆一之故云々、

十三日、戊辰、〔天〕晴、今日念佛八萬遍、今日三位中將參內、基輔、秀信等在レ共、能業、信光前駈、被レ召ニ御前一云々、牛童遣レ車也、

〔十四日、己巳、天晴、今日念佛五萬遍、〕

十五日、庚午、〔天〕晴、今日念佛三萬遍、卽結願也、申刻佛嚴上人來、奉ニ供養一訖、哩字二體、一體ハ金色、一體ハ赤色、共弘法大師御筆也、盡未來際、每年七日念佛不レ可ニ退轉一之願也、賜ニ小布施一、裝束一具也、說法尤貴者也、

十六日、辛未、〔天〕晴、自ニ今日一三ヶ日、奉ニ幣春日御社一、以ニ陰陽師憲成一修レ祓、余着ニ衣冠一密々乍ニ堂上一奉レ拜、雖ニ灸治相亂一、非レ參ニ社頭一、強不レ可レ憚之故、依レ有ニ所願等一也、

〔十七日、壬申、雨下、今日晴光奉ニ仕祓一〕

十八日、癸酉、〔天〕晴、今日憲成勤ニ仕祓一、此日興福寺唐本一切經供養也、爲ニ公卿御沙汰一、可レ被レ准ニ御齋會一之由、被ニ宣下一、雅賴卿奉ニ博陸命一、作ニ進次第一、件次第、檀紙立紙云、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辨、右中辨經房等、可ニ下向一之由、豫有ニ其沙汰一、而昨日俄停ニ止此等之儀一、被レ付ニ寺家ニ了云々、然而公卿勅使、御神事之間、被レ修ニ大佛事一、猶不レ可レ然之由、有ニ其沙汰一云々、大略頭中將通親朝臣之所レ爲云々、禁中雖ニ神事一、散所佛事、先例不レ憚之由、關白再三被レ申、然而猶被ニ停止一云々、

十九日、甲戌、天晴、參ニ女院御方一、恒例御舍利講聽聞、二位中將兼房祗候、及レ晚退出、

廿一日、丙子、雨下、法皇幷上西八條兩〔女〕院、自ニ天王寺一出給云々、

廿二日、丁丑、〔天〕晴、此日公卿勅使權大納言實國卿進發云々、

〔廿五日、庚辰、天晴、密々有ニ和歌一、今日參ニ女院御方一〕

廿六日、辛巳、〔天〕晴、定能卿來談ニ公事等〔事〕一、

〔廿七日、壬午、參ニ女院御方一、兼房卿祗候、〕

廿八日、癸未、〔天〕晴、入レ夜參ニ女院御所一、御堂也、宿仕、依ニ方違一也、是冬節也、

廿九日、甲申、〔天〕晴、密々有ニ和歌一、題九月盡戀、翌日爲ニ加判一、遣ニ大貳入道之許一了、

〔治承三年冬　十月十一月　己亥歲〕

十月〔大〕

一日、乙酉〔天〕晴、昨日歌合、遣重家入道之許、爲加判也、此日平座、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參議長方、定能等參勤云々、

二日、丙戌天晴、此日蓮花王院惣社祭、試樂恒例事云々、今日終日調置大間等、相幷百卅餘度也、又々可尋書之、或云、廿日比可被行除目云々、

三日、丁亥〔天〕晴、此日蓮花王院惣社祭也、

四日、戊子〔天〕晴、此日惣社祭後宴云々、已上三ケ日、每年事云々、大夫可出仕之日次、在憲朝臣勘申云、今月七日、十日、十三日、廿五六日云々、

五日、己丑〔天〕晴陰、申刻參院、以親宗朝臣申入、歸來云、仰云有咳病氣、不見參云々者、卽參內、主上御坐中宮御方云々、秉燭關白、（○關白下恐有脫文）頃之余退出、傳聞來九日、可有秋除目云々、又今兩三日之間、可有官奏云々、又來十日爲御方違、可有行幸于法住寺殿、自十三日、法皇御參籠八幡宮云々、

六日、庚寅〔天〕晴、巳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送書於基輔許云、來九日可被行除目、爲申其事猶欲參入、且所申也云々、答有催者可參之由〔了〕、

七日、辛卯〔天〕晴、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午刻事始、余、（烏帽直衣、）三位中將、（布衣、）等候座、小時前大納言邦綱參上、見中將在座退歸、更居座前板敷、余雖示可着座之由、敢不承引、中將可居止之由頻以示之、中將又辭之、已經數刻、仍余可令起中將之由、依示亞相、驚而着中將上、事畢亞〔相〕中將、共以起座、爲取布施也、中將先取被物、次亞相取之、後聞中將雖固辭、邦綱強請先令取之云々、尙人褒亞相云々、事了女院還御御所、此日邦綱語云、雖被遣官兵、堂衆等無引退之氣云々、

今日朝間神事、依奉幣春日也、

八日、壬辰〔天〕晴、去夜官奏、（去年左大臣、直經房朝臣、）申刻、史成舉持來奏報、幷圓宗寺寂勝會日時僧名等、此日大外記賴業、召其式部丞、明旦可參之由、仰遣之、（光雅奉、）今夜俄被行叙位、從三位藤師家、（只一人也、）上卿藤大納言云、明日除書、可補中納言云々、生年八歲、

九日、癸巳〔天〕陰、但不降雨、此日京官除目也、午刻、六

外記賴業眞人來、使家司光經朝臣賜公卿給、(加二合停
任、卷籠一紙、結中、)幷可賜式部二合停任勘文(件二通卷籠一紙、不結中、)等、
式部丞各稱障不參之由、賴業令申之故也、次賜
硯筆墨等、(具樣同、年來、)此次余問云、典藥寮醫師、在被官
(謂加醫博士也、)下、舊大間等、毎度如此無異途、而陰陽寮陰
陽師、或在被官(謂如陰陽博士也、)下、或在被官上、屬下是非
如何、申云、外記所存、陰陽師可在被官上也、重仰
云、異典藥寮之條、有由緖哉如何、申云、不知由
緖、只年來例也云々、(所申不分明歟、)申刻、六位外記持來闕
官帳、留文返給宮、如常、同刻光能朝臣相觸云、
今日除書、殊以可被忩行、秉燭以前可參內者、戌
刻着束帶參內、關白只今被退出了、光能又參院
了云々、上下一切未參、余參御所方、謁女房云
云、拾遺事被申院了、有沙汰云々、子刻、關白參內、
同刻光能朝臣歸參、小時余着陣、(先奧、次端、)令置軾、先
是實房、時忠、實綱等在座、右大辨長方參加、次光
能朝臣仰召仰、余召外記(賴業、)辨(兼光、)等、各仰之、
次藏人道業來召、次召外記、(六位、)仰宮文可候之
由、小時宮文列立小庭、(外記二人、史生一人、)次余已下列立弓場
殿代、如例年、外記立納言後了、余揖(納言已下答揖、)着殿

上端座、(隆關白在奧座、)次關白及余、(此間余改襪、)着御前座、次實
房、時忠、實綱等、置宮文着座、(先是執筆座前、切燈臺燭、當圓座前立之、
無可置宮文之所、仍余申關白召男共、五位藏人基親參上、仰可直之由、即基親直之、猶雖不正、強不仰之、已宮文公卿、參進
之故也、)次參議一人着座、實宗、次依召關白及余、着圓
座、(關白傳召余、々着我座、如常、)次依仰奏闕官帳、次給大間、(二尺三寸、)
次任式兵、次召院宮御申文、(右中將實宗、)次任民部、次關
白撰給袖書申文、(先是被給大束申文、)次注袖書、書兩三通
之間、實宗持參院宮御申文、余取之傳關白奏之、
書袖書了、召右大辨長方令下勘、(仰文置、)關白返
給院宮御申文、一度引禮紙、注之如常、(任人注文關白給之、)此
中中宮御給御申文、與折紙有相違、申關白之處、
可因折紙者、仍件御申文入第三宮了、又八條院
二分代御申文、在此中、同入第三宮了、(先見合注文、依爲不可
任之者〔收〕入第三宮也〔云々〕、)又皇太后宮御給、書樣雖有違例、依
載注文任之、御申文加成文了、及三通之時
成束如常、(但懷中紙捻忘却參內、仍忽以所捻之紙縒用之、)次任課試、(問者生一人、)欲
任文章生之處、不見注文、申關白、答云、下名之
次可有沙汰者、仍不任之、次任諸京官、不論
五位六位、一列官任之、(此由先觸關白、々々稱善、是及忩事之時儀也、先々又如此、)
終頭召轉任勘文、(光能朝臣奉之、)所任只史一人也、外記式

部雖レ有レ闕、不レ被レ任レ之、又民部丞二人、今度可二叙爵一、其替二人被レ任レ之、余申二關白一云、不レ召二轉任勘文一、任二新任一者、恐及二少丞四人一歟、欲レ召二勘文一者、敍位可レ在二除目之後一、外記不レ可レ知二叙人一、於レ理有レ妨、叙人爲二大丞一者、啻可二轉任一歟、此條已此先例、此等之間、持レ疑難レ決、但猶可レ召二勘文一歟、先規粗存、雖二筆記不一レ覺悟一、堀川左府執筆之年也、隨又余執筆、有二如レ此事一〔依〕二徵例一所レ召二勘文一也、然而此等子細不二申出一、爲レ蒙二關白處分一所二申請一也、又有下可二相准一事上之故也、是亮闇年叙位者、除目入眼同被レ行レ之、任二宿官一之時、外記雖レ不レ知二叙人一、依レ召進二勘文一、可二准據一也、此由又不二申出一事、有レ憚之故也、只中心所二准據一也、關白云、誠雖レ無二專理一、又不レ召二勘文一者、爭可レ行二轉任一哉、早可レ召者、仍召二光能朝臣一、仰二叙人名一、令レ進二轉任勘文一任レ之、于レ時未レ被レ下二顯官申文一、仍余申レ驚、關白被レ命云、所レ在只史申文一通也、民部靫負等、雖レ有二任人一無二申文一、以レ何可レ撰上一哉、加レ之秋除目、必無二顯官擧一云々者、仍今日無二顯官擧一、余所レ思、素職事不レ撰二入顯官申文一、勿論々々、猶無二顯官擧一違例也、此間所二下勘一之申文等、猶未レ進、仍相二尋之一、此間相二觸關白一、且任二公卿宮等一、凡所レ載二注文一之者、皆悉任了、小時長方持二參下勘申文等一、余取レ之次第令レ任、此中皇太后宮未給二分代內舍人在二注文一、而稱レ有レ誤、外記留二申文一不レ上レ之、仍余申二關白一云、今

夜不レ被レ任レ之、下名之次可レ有二沙汰一歟、將又以二女臨時內給一可レ任歟、答云、只可レ任、仍任了、尻付云、臨時內給者、凡名替國替等申文、其數太多、悉令レ任之間、諸國介、一度除目、殆欲レ及二廿卅人一、少々可レ被レ略歟之由、觸二關白一、關白被レ諾、仍所望國無レ闕之申文等、不レ任レ之、其外一兩申文略レ之、皆悉任了、取レ笏伺二天氣一、卷二大間一入二成文筥一、闕官二卷、移二入次筥一、取レ笏候、依レ仰召二男共一、藏人參上、問二五位藏人候否一、申二基親候之由一、仰二可レ召之由一、卽參上、余仰云、續紙、基親退下、盛二續紙二卷於柳筥一持二參之一、余取二續紙一不レ取二柳筥一、置レ前取レ笏候、依レ仰見二合續紙一取レ勝、令一卷入二第三筥一、向二座下一、繆置卷二返之一、卽摩レ墨叙レ之、叙人六人、向二座下一放二紙殘一、叙位事二枚、卷二叙位一入二大間筥一、放二殘紙一入二第三筥一、取二出成文一、置二第三筥下方一、妻、東西、以二右手一取二上大間筥一、左手押レ硯指レ笏、更押二下硯一已下、取二大間筥一氣二色關白一、進二簾下一奏レ之、小退拔レ笏候、返給之時、指レ笏取レ筥復レ座、拔レ笏置二替筥一、取二寄成文一置二硯上一封レ之、加二入大間筥一、又置二替筥一指レ笏、取二大間筥一深揖起レ座、於二殿上御倚子前一、授二淸書上卿一、實綱卿歸出二上戶一、退出二於弓場殿一、忽思出招二兼光一、下二知檢非違使宣旨一、此次兩息一度浴二朝恩一、畏申之

旨、可奏之由示付、退出了、（須拜也、然而事珍重之時、可如此、常途不可必然、是近代例）也、淸書參議定能卿云々、于時丑終寅始程歟、關白息師家、去夜敍從三位、今夜任中納言、當時執政之息、雖（無イ）此左右事、年齡八歲、古今無例、經今一兩年雖被任、有何怨哉、但今年可勤春日使、而爲不勤其事、又爲勤明年上卿、所被（之條イ）忩任云々、兼房、基通、隆忠、良通、皆被超越了、各更不可爲愁、攝籙之嫡子、先代無相爭之人之故也、就中於良通者、今度被敍正三位、面目可足、基通爲權門之親昵、定有所欝歟、抑今度良通加級、兼不申入、又不思寄、暗有此恩之條、若依超越之條糸惜歟、全不愁思之處、遮以被塞欝之條、過分之朝恩也、何況良經任侍從者、今度除書超越、惟非愁恩賞、惟可悅者歟、兼光敍四品、少辨勞云々、又親經補五位藏人、父俊經辭大辨所申補也、

今夜注袖書之間、有勸盃、（先是居火爐、衝重如常、）頭中將通親朝臣、瓶子基親、

今夜除目以前、被下邦綱卿辭（記事イ）書云々、余着陣之後、光能招出實綱於陣腋下之云々、

今日於內裏、人々語云、維摩講師成寶、（東大寺惟方子、）興福寺衆徒、可退出之由結構、是稱年少之由云々、然而慥可令遂之由、長者被命云々、又延曆寺堂衆等、初搦進張本、可從學生之由、進怠狀云々、而猶官兵等向攻之間、於今者、稱不可惜身命之由、欲相戰云々、

十日、甲午〔天〕晴、午刻、外記持來大間成文、硯筆墨等、仰解怠之由、申云、卯刻淸書了、其後路次中間之間、遲々云々、依奇怪暫令召候、申刻給暇了、此日仁和寺宮、（法皇子、御室弟子、）爲受戒被向南都、殿上人廿人、僧三十人、（此中坊官々人、出世者々人、）前駈、僧綱五人、公卿五人扈從、車馬連路、見者如垣云々、今日關白被送慶賀之狀、余又申中納言中將之慶、又宗家、資賢等之許、示悅由、今夜下名云々、

今日、余自作公卿給書、除目記、此夕中宮退出八條亭云々、

十一日、乙未〔天〕晴、未刻、大外記師尙來、依兩息之慶歟、余仰本朝世紀可借進之由、申可持參之旨、件文信西法師作之、寬平一代國史云々、而給師元朝臣、令書寫之、傳在師尙之許、他人一切不持云云、仍所尋召也、

見ニ下名聞書一、朝方任ニ中納言一、光能任ニ參議一、經房補ニ
藏人頭一、朝方任ニ納言一、愚心不ニ甘心一、參議昇ニ納言一者、
古來賞ニ任日一、不レ論ニ位階一、而八座之中、家通任日之一
也、實守兼ニ數ヶ之理一、數位之中、兩二品亞將、世之所
レ推、尤當ニ此仁一、乍レ置ニ此等之輩一、忽以任除、非ニ道理一
歟、又賴實爲ニ一上之嫡子一、今度之頭尤可レ補歟、但經
房又得ニ其理一歟、只賴實微運之令レ然歟、今夜爲ニ御
方違一、幸ニ法住寺殿一、明夕可ニ還御一云々、今日定能來
談、
十二日、丙申〔天〕晴、今日行幸還御云々、去夜行幸、公卿
只一人供奉云々、希代事歟、
十三日、丁酉〔天〕晴、今曉、法皇參ニ籠八幡一給、十ヶ日
可ニ御座一云々、
十四日、戊戌〔天〕晴、大外記師尙、持ニ參本朝世紀上帙十
卷一、信西法師抄〔出〕也、
〔十五日、己亥〔天〕晴、大夫史隆職參上、入レ夜季經朝臣來
語云、光經所勞大事云々、大略中風云々、〕
十六日、庚子〔天〕晴、長光入道來談、光經所勞事、自ニ去
十日一殊增、三四日一切不レ食、但神心無ニ惱亂一、
十七日、辛丑〔天〕晴、今夕遣ニ古歌等於重家入道之許一、令
レ撰レ之、夜半撰了進レ之、
十八日、壬寅〔天〕晴、此日密々歌合也、左右分レ方、撰レ歌
所レ合也、今日俊惠已下、左方人等、參ニ會殿中一、令レ撰
レ之、及ニ秉燭一撰了、淸書之後合レ之、歌人七八人〔許〕
參上、題十首、歌人廿人、左十人、右十人、各數日凝レ思、凡今度
會、以ニ秀逸出來一爲レ望、心中祈ニ願之一、今夜不レ付ニ
勝負一、明日遣ニ俊成入道之許一、可レ令レ判也、依レ爲ニ桑
門一不ニ座列一、又依ニ判者一不ニ接座一、其儀密々也、余詠
稱ニ女房事一了、傳聞今日申刻、光經朝臣卒去云々、仍
郎以ニ使者一遣ニ長光入道之許一、凡前後不覺云々、余
聞ニ此事一、悲歎無レ限、不レ能ニ左右一云々、
十九日、癸卯〔天〕晴、亥刻、權右中辨兼光、轉任之後拜
賀、職事國行申ニ次之一、傳聞追ニ討延暦寺堂衆一使、更被
レ仰ニ兩人一、知盛、經盛等卿云々、
廿日、甲辰〔天〕晴、今日遣ニ一昨日歌合於皇太后宮大夫
入道俊成、法名釋阿、之許一、示下可レ付ニ勝負一之由上、以ニ使者一訪ニ
長光入道一、
廿一日、乙巳〔天〕晴、及レ晩參ニ女院一、傳聞右大辨重方、
補ニ勸學院別當一云々、權右中辨兼光爲ニ執臣一當ニ其
仁一、重方强非下可レ被ニ饗應一之人上、是前相國被ニ申請一之

故云々、資長大歎息云々、

廿二日、丙午、〔天晴〕隆職注三送去夜臨時除目一、被レ任二修理宮城使、造東大寺使、防鴨河使等一也、此次中納言〔之〕中將、被レ叙二正三位一、余即以二消息一申二關白御許一了、

廿三日、丁未、雨下、入レ夜兼光、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曰、中納言中將、拜三賀女院、幷右大臣殿御方一、申次可レ令二勤仕一也云々、黃門可レ被レ來二余亭一歟、抑大臣家々司、可二申次一歟、而自二本所一被レ就、基輔未レ得二其意一、然而只可レ隨二本所命一歟、疑者兼光、不レ尋三知先規一相觸歟、仍私重可二尋遣一定一之由、召仰了、使者歸來云、只所レ申可レ被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也、忩々之間、以二他筆一令レ申、仍如レ此僻事出來了、不レ可レ有二披露一云々、

廿四日、戊申、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午刻法皇御入洛、日來所下參二籠八幡一給上也、〔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法勝寺大乘會一云々、今日中御門大納言之許遣レ車、相三具下簾榻鞦等一、彼人遣レ牛取レ之也、

廿五日、己酉、〔天〕晴、此日中納言中將、師家、爲二拜賀一可二來臨一云々、仍早旦裝二客亭一、其儀尋常上達部座敷三滿弘莚一、無二叢莚鎭子等一、南西北三方立三廻四尺屛風六帖一、北第一間敷二高麗端疊一枚一、爲二余座一、同第三間北柱下敷二同疊一枚一、其上加二地鋪一、龍鬢、敷二青端圓座一、納言圓座也、爲二中納言中將座一、件座、茵、圓座之間、豫以持レ疑之處、寬仁之比、長家卿叙二三位一、被レ向二右大將實資第一、郞實資記云、加二地鋪圓座等一云々、加レ之案二事理一、大臣之時可レ用レ茵、納言已下、尤可レ敷二圓座一也、彼祭使出立所、納言座用レ茵、參議座用二圓座一者、是亭主着爲二侍臣一、尊客者爲二卿相一、仍其禮過レ法、納言用レ茵、不レ可レ似二今日之儀一、又上表勅答使座用レ茵、是又不レ可二相比一、爲二勅使一之間、不レ可レ似二凡庶之儀一之故也、仍用二寬仁例一、弘庇不レ敷レ莚、依レ入レ夜兩座之間、逼二西屛風一、立二燈臺一本一擧レ燈、有二打敷一、戌刻、中納言中將、來立二中門外一、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相逢、歸昇申二事由一、余豫座二寢殿西第一間妻戶內一、件間不レ出二几帳一、以東六ケ間皆出二几帳一、即余降三立梅樹下一、南面、美作守基輔朝臣、殿上四位、持三來沓一、隨身等取二松明一來向、次中納言中將入二中門一、對レ余而立一揖、次相共再拜、次余目レ之、納言答揖一兩度之後、余還昇着レ座、次納言昇レ自二南端一着レ座、次自二東方一引三出馬一疋一、左馬權助源國行、藏人五位左兵衞尉藤原重清等引レ之、隨身番長忠武、取二松明一前行、一匹之後、於二中門下一、壹岐守盛業受三取之一、此間於二中門方一、賜二隨身腰指一、府生二疋、番長以下五人一疋、諸司官人不足之間、衣冠下家司相交役レ之、次中納言起レ座、經二本路一退出、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了云々、余裝束如レ例、蒔繪劔紺地平緒、

被レ參所々、

內、　東宮、　院、　此第、　皇嘉門院、　中宮、　前太政大臣等、　共人、前駈〔等〕可レ尋二記之一、

子刻、中御門大納言宗家、爲拜賀來、職事國行出逢、稱出行之由、是先例也、寛治六年彼曾祖宗俊卿、任大納言、爲拜賀被向內大臣(二條殿)第、稱出行之由、自他吉例也、仍逐彼跡也、次被參女院御方、余於彼御所對面了、車飾平緒笏等、余所借與〔用〕也、牛關白云々、

後聞、於關白亭無答拜儀、只給馬、是保安宗忠〔公〕、任大納言〔之時〕、被參故殿之儀、如此云云、

廿六日、庚戌、〔天〕晴、早旦以書狀、申納言來臨之畏於關白、宰相中將定能來談、

廿七日、辛亥、〔天〕晴、右少史倫職、持來大乘會立紙、

廿九日、癸丑、陰晴不定、自今日有犬死穢、

卅日、甲寅、〔天〕晴、法皇自來月二日、可籠給賀茂、而延引云々、仍侍從來五日可遂拜賀、

十一月〔小〕

一日、乙卯、〔天〕晴、今日、中納言中將着直衣被參所所云々、入夜被參女院云々、今夕、權大納言資賢卿拜賀云々、今日四不出日也、然而依先例、人々不憚歟、

二日、丙辰、〔天〕晴、申刻參女院、入夜史持來觀音灌頂立紙、此日所々申次事、各可相觸之由、仰光盛、

三日、丁巳、〔天〕晴、光盛進所々申次人請文等、其內親宗朝臣(院御方)、返事云、法皇御參籠蓮華王院、仍不被渡殿上、於事無便宜、隨重仰可申沙汰云々、重仰云、此三位中將元服之時、法皇及建春門院、御參籠最勝光院、雖然參其御所、遂拜賀、參御前、但依不被渡殿上、雖無昇殿之儀、藏人於本殿上、觸書入簡了、且是依先例也、今度不可相違彼例之由、可仰遣親宗朝臣之許之旨、仰光盛了、即親宗返事到來、存此旨可申沙汰云々、又頭辨經房之許、光盛以御教書、雖仰遣、重以使者(信光)、注子細於折紙、條々示遣、歸來云、皆存此旨、可申沙汰云々、昇殿之間事、(卽貫首對座事)、當日早旦、以六位藏人、可被下御裝束事、(是內々事也、兼日申置女房了、雖然爲申驚所仰遣也、)申次之人、無領狀之人者、自本所可相語事、又今度遂仁平元年例、(故攝政殿、元服夜不被出仕、後日拜賀、次有初參、仍其儀同、今度之被遂彼例耳、)之由等也、

今夜有燒亡、別當時忠卿家近邊云々、

人傳云、山大衆猶以鬪諍、官兵等雖向坂下、不能

攻山上、徒抑留坂東運上之人物等之外、無他事
云々、又堂衆等、燒拂學生等城了云々、

〔治承三年十一月〕

五日、己未〔陰〕、午上小雨、未刻以後止、此日侍從良經拜
賀也、去八月廿五日、被許禁色、九月依有憚、未遂初參、而去月九日任侍從、仍今日拜賀、初參所相兼也、未刻、
自院賜御牛、黄牛、左近將曹秦頼文爲御使、於南
庭見之、頼文牽之、即於中門下侍受取之、更召
返頼文賜衣一領、女房衣也、薄崩木、美作守基輔朝臣布衣、傳
之、頼文取之退出、牛童飼口等給祿、童布五段、飼口二段、
申刻、源中納言雅頼、束帶、須着直衣、若有他公事歟、新宰相中將定能
爲供奉行啓、束帶巻纓、等卿來、各爲訪侍從拜賀也、余出客亭謁之、即
欲出立之間、依內裏御裝束遲々、懈怠也、酉刻、藏人左近將監源信政、持來御
裝束、半臂、下襲、表袴裏赤色打、襲置柳筥、〔半臂、表袴〕民部權少輔宗雅殿上人、受取
之、傳女房、依爲密々事、不賜祿、先例也、仁平元年四月、故攝政殿、初出仕之日、自內裏被賜御裝束、即當日早旦、六位藏人爲御使持來之、依內々事不賜祿之例也、彼度被下濃色御衣、依幼主歟、今紅色也、本所所儲同之、依寸法相違、頗縫縮之、即刻出立、着紺裝束、位袍、打下襲、黒半臂、紅打衵、蘇芳衵二領、紅單衣、縫線綾表袴、(紅裏)紅大口、唐草蒔繪劔、紫淡平緒、馬腦帶、笏、泥繪冬扇、襪等也、紡雅之者歟、着濃色也、然而依申請內御裝束、所着紅色也、劔平緒笏等、先々慶賀之時、所用之物等也、帶借用定能卿、定
成、信光等奉仕之、此間定能卿來着裝束之所、
戌刻、着裝束了、先參院、御參籠蓮花王院云々、然而人々所參拜賀也、須先
拜余及女房也、而依遲之恐、先所令參也、入自
南門、於御所邊、付別當右中辨親宗朝臣、奏事由、
一度仰昇殿、拜舞之後、依召參御前、定能卿豫參候、親宗相
共扶持、頃之退出之間、親宗朝臣來仰云、着褻裝束、
又可參云々、依不被渡殿上、無昇殿之儀、藏人
直書入簡了云々、次欲參中宮之處、已行啓今夜入內、云
云、仍先參博陸第、於中門付職事親光、豫觸權辨兼光、而依腫物之所勞、能作人云々、親光衣冠云々、申事之由再拜、依召參簾中、即
退下之間賜凰笙、兼定傳宗雅云々、次參內、於殿上口、付右
少將基範、奏事由拜舞、依召參朝餉方、頃之退
出、於殿上口、撤劔笏着殿上、先日被仰昇殿、仍當日不仰之、藏人
通業付簡、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對座、湯漬之後退下、更
帶劔把笏、經堂上參東宮御方、付權大進經仲、
啓事由再拜、昇殿事豫觸亮重衡朝臣、而不被仰云々、全不爲苦云々、次於中宮御
方、付大進右少辨基親、啓事由再拜、次參皇嘉門
院、付別當基輔朝臣、申事由舞踏之後、雖可有
昇殿之儀、依及深更略之、且又依召直以參御
前、次來余第、付基輔朝臣申兩方拜、余及女房共
二拜、先余、次女房、次招入簾中羞食、即歸南宅、
出仕雜事、

車、(膚千鳥、)
牛、(院御牛、(安女牛、))
牛童給當色、(崩木上下款冬衣、依制不着單衣重帷、又用布下袴、)
雜色十人、
童一人、(前內舍人友重子、給當色、牛蘇芳上下、(唐絹也、)黃衣、青單衣、依制不着打衣、)
衞府番長忠武、(纐上下、款冬衣、)
共殿上人、(右馬權頭基輔朝臣、民部大輔宗雅、)
同諸大夫、(上野守賴高、左馬權助國行、)
路頭、雜色二人、秉燭前行、(家例也、)
今日拜賀以前、奉幣春日如例、陪膳行賴朝臣、奉行信光、　陰陽師晴光、依無幣取、職事取之立、
今日神齋如常、
六日、(庚申)陰晴不定、戌刻許人告云、女院御方寢殿內煙滿、然而未見其熘云々、卽馳參、天井上板敷下等、雖令見廻、敢無之、疑風爐薪煙歟、遂無奇事、仍退出、依此騷、近邊人々多參入、
七日、(辛酉)〔天〕晴、此日臨時七社奉幣云々、殿上人爲使、依梅宮祭奉幣如例、陪膳行賴、奉行定成、陰陽師有親、亥刻、大地震無比類、
八日、(壬戌)〔天〕晴、此日三位中將拜賀也、早旦修諷誦於三ケ寺、(吉田、崇神院、法成寺、)所々申次事爲光盛奉行、昨日觸遣了、秉燭着束帶、(色目如恒、蒔繪螺鈿劔、紫淡平緒、有文帶、大殿御笏也、平緒先日侍從所用之同物也、先々慶賀之時、每度所用也、不着打衣、)先申女院、(申次經家朝臣、)次參院、(申次親宗朝臣、有御前召、猶御蓮花王院、定能卿參會云々、)次參內、(左少將有房朝臣申之、有御前召、朝餉云々、)次中宮御方、(申次大進左少辨基親、)次東宮御方、(藏人申之、亮權亮、并兩大進等、皆所勞云々、仍只雖見參、付藏人申入云々、)次參關白第、(家司中宮權大進光綱申之、被招入出居云々、依所勞不出客亭之由、先以被謝之云々、)次參八條院、(申次別當經家朝臣、)依召參御前云々、(簾外、)次來余第、(共殿上人申之、)申兩方、次歸參女院、
共人、(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治部大輔季信、)
前駈六人、
前皇后宮大進長經、上野守賴高、前豐前守能業、左馬權助國行、前筑前權守良盛、但馬權守長俊、
隨身三人、(今一人不參、仍召假、各白垂袴、壺胡籙、)〔各白垂袴壺胡籙、〕無一員、是天永、故殿、保元(當時關白、)等吉例也、
毛車、牛、(牛童犬小院丸、)
雜色十人許、
兩人拜賀、　院御物　籠等指合、又依無日次、所遲引也、
九日、(癸亥)〔天〕晴、入夜中御門大納言來、問內辨事等、非祕事々等、報答了、其條々甚巨細、亥刻參女院御

所ニ宿候、依ニ方違一也、
十日、甲子〔天〕晴、午刻歸宅、申刻、定能卿來、問ニ節會之間〔不審、各々〕所レ存報答了、多是參議作法也、仍雖レ有ニ不知案內事等一、且加ニ今案一、且依ニ舊規一耳、
十一日、乙丑〔天〕晴、此日五節參入也、公卿、權中納言朝方、參議實守、受領、遠江、甲斐、入レ夜甚雨、即晴、今夜不ニ出仕一、密々有ニ和歌一、抑五節參入ハ中丑也、而有ニ丑二一之時、或用ニ上丑一、或用ニ下丑一、是用ニ新嘗會用ニ中卯一、前丑一之故也、有ニ帳臺御出ニ云々、
十二日、丙寅〔天〕晴、五節殿上淵醉、御前試等、如レ例云云、
十三日、丁卯〔天〕晴、此日童女御覽也、申刻着ニ直衣一出ニ表香裏青厚衣一、其表唐物也、裏平絹也、薄色堅文織物指貫、半蔀車、隨身上藹冠如レ恒、參內、于レ時殿上淵醉之間也、於ニ年中行事障子許一、主上御覽、關白相ヲ具中納言中將一被レ候、余依レ召同參候、女房一兩候、頭中將通親朝臣已下、殿上人十八許在レ座、頭辨經房未レ參、亂舞了、主上入御、關白、余、中納言中將等候ニ御共一、於ニ對東面一御覽、殿上人廻ニ五節所一如レ例、女房等居出又如レ例、殿上人廻了、此中、待從時宗、（時忠子、）通宗（通親朝臣子、）等着ニ指貫一、結末置レ之、共幼年也、次余着ニ殿上一、經ニ上戶一、如レ常、先レ是實國、裏顏濃紅梅厚衣、薄色綾奴袴、時忠淺黄奴袴、不レ出レ衣、等在レ座、次中納言中將、經ニ右青瑣門小板敷等一、關白至ニ右青瑣門下一、被ニ相具一、少將顯家朝臣同被ニ相副一、頻〔以レ杖〕扶ヲ持之一、但不レ出ニ青瑣門一、レ着ニ端座一、出衣不ニ覺悟一、此間頭辨經房朝臣參上、頭之頭中將入レ自ニ上戶一來召、余已下參ヲ着御前座一、今日、厚圓座敷ニ二枚一、仍余着ニ第二圓座一、小時童女等參上、經ニ西長押一、居ニ廣西第二間東邊以西一、各殿上人等付レ之、新中納言朝方童女、待從實保、少將實明付レ之、實守卿童、少將公守、待從雅行等付レ之、遠江童、待從兼忠一人任レ之、下仕同參ヲ候庭中一、後、先一所童下仕參上之、次々如レ此令レ參也、甲斐參入御覽、置レ扇、或直置レ之、或殿上人取レ之〔令〕置レ之、共被レ免云々、皆悉參上了、小時各取レ扇、自ニ廣庇東一廻、更左廻退下、遠江童一人、早速退下、仍兼忠呼ヲ還之一、一度令ニ退下一、次皆退下、次公卿自ニ下藹一退下、余直參ニ御所方一、此間通親朝臣問ニ明日參否一、答ニ可レ參之由一〔了〕、關白同被レ參、各賜ニ櫛兩三褁一、次余退出、今日關白、淺黄綾指貫、不レ被レ出レ衣、候ニ簾中一付レ童、殿上人中實保不レ出レ衣、自餘皆出レ之、他殿上人皆不レ出レ之、但時宣〔一人〕出レ之、
十四日、戊辰晝間天陰、時々小雨、晚頭以後天晴、此日豐明節會也、戊刻着ニ束帶一、飾劍、魚袋、有文帶等如レ常、參內、先參ニ御所方一、關白被レ候、即余就ニ陣奧座一、相次定房、實房已上大納言、等參着、次參議三人賴定、實宗、光能等也、同着座、次頭中將通親朝臣來仰ニ內辨一、次余移ニ外座一、令ニ官人置レ軾直一否、以ニ同官人一召ニ大外記一、則賴業眞人就レ軾、仍問云、諸司ハ

候哉、國栖酒正候哉、小忌候哉、(外記申云、參議候、上卿遲參云々、)次仰云、外任奏候哉、申候之由、(每度申候之由也、)〔外記申候之由〕仰云持參之、次頼業持參之、余置笏引寄筥、開禮紙於筥中、(二倍押折、)見了(此間頼業退下、)招頭中將付之、(乍持笏、於右手押出、〔如常〕)此次奏云、小忌上卿遲參、(參議參候、)且可被行歟者、頭之頭中將歸來、返給外任奏、余結申如恒、通親仰可令候列之由、幷小忌上卿雖不參且可被始行之狀、次余召頼業下外任奏、(乍持笏給筥如例、)仰可令候例之由、(不仰小忌事、)次示可被就外辨之由於諸卿、次定房已下就外辨、次余起座、於陣下屛外着靴令押笏紙、(笏上置一寸四五分許、是故實也、如例令隨身番長忠武押之也、)次取笏經陣前庭、進中門邊、此間以隨身令見引陣哉否、未引陣、仍頻加催、未御南殿、仍不引陣云々、此後及一時、仍余於陣邊休息、數刻之後、(子刻、)主上渡御南殿、近將引陣、即出御、居胡床云々、仍余入自中門、着宜陽殿代兀子如例、次內侍出、次謝座參上之議如例、(今夜向西揖、向乾再拜揖、〔之〕又先跪左膝、)次開門、(顧座上催之、)次闈司分居、(同顧座上先催之、次問着否、)次召舍人、二音、次少納言(小忌、)着版位、(預知之、)次仰云、刀禰召、少納言唯出、次外辨參列、(小忌、參議定能爲上首、上卿實國不參云々、)次仰敷尹、次外辨謝座〔謝〕酒着座、(爲小忌先、)次人々訪五節所、(小忌任座次列之、)右兵衞督光能一人留座、此間釆女撤御膳帊、即供晴御膳、余及光能立、供了居、次供脫御膳、次仰光能令居粉熟、(此事有兩說、或待諸卿歸着令居之、或不待居之、故殿內辨之時如此、仍不待居之、)光能下殿催之、即居之、(先居小忌座、於粉熟者、人不着之所ニハ、不居之、〔然而〕小忌座ニハ、必居之也、)光能申上、余乍居候天氣、御箸鳴、次臣下下箸如恒、次供御飯、次令居臣下飯汁、光能欲下殿、余命之不令下殿、仍以內豎催之、此間諸卿歸着座、居飯汁等了、申上下箸如常、次供白酒、給臣下、不待居訖食之、余、定房等如此、他人不食之、光能申上〔之〕、不知案內歟、次供黑酒、次給臣下、次供一獻、次臣下一獻、(兩行唱平如恒、)次仰光能催國栖、光能下殿催之、一節了復座、次供二獻、此間主上入御、諸卿起、內侍取劒璽了、歸入之後居、(實宗卿稱警蹕、)次〔勸〕臣下二獻、次召賴定、(其詞、政大夫、先問在座參議於定房卿、)仰御酒勅使、次三獻、大歌別當定房卿下殿、此後良久不發歌笛、暫而發之、次余召實宗卿、(其詞、右ノ近イ護ノ權ノ介藤原朝臣、)召大歌別當、(其詞、大イ物著源歟如何中藤原朝臣、)定房復座、次仰光能、令下小忌大盤、又問大歌參哉否於定房、此間舞姬參集、大歌發笛、舞姬舞了退下、次舞姬拜、(小忌先起、)余

讓定房卿着陣、見宣命見參等之作法如例、於軾令外記指宣命見參於一杖、（共縦指之、）進弓場殿、付基親奏之、返給至軒廊、取宣命見參、則副笏參上、着座召頼定賜宣命、召光能賜見參、小忌已下下殿、余不立拜逐電、密々參御前、〔卽〕退出了、抑見參參議四人、（家通、頼定、實宗、光能〔等也〕、）而本所思定、宣命使家通、御酒〔勅〕使頼定、召大歌實宗、祿所光能也、而家通早出了、件人着端座之間不知之、仍召大歌之時、須用光能也、而召實宗之間、宣命使、祿所、依難相兼上臈勤兩役、尤無心也、實宗、頼定、共光能之上臈也、兩人之中、誰人可勤宣命使哉、廻思慮之處、宣命使ハ上臈所勤也、仍點頼定、又件人先々對捍如此之役、頗奇恠、仍所點兩役也、召大歌之時、不問傍人召之、愚昧之所致也、仍始終違亂、然而又非無如此事之例、

今日座後無所、仍經南庇、入自座當（常イ）間着兀子、是又例也、

今日入道相國入洛、宗盛卿去十一日首途、令參嚴島、而自路呼還、相共上洛、武士數千騎、人不知何事、凡京中騷動無雙、今夜出仕雖非無所恐、爲勤公事出仕、不可有横災之由、深存忠、仍令企參仕之處、果以無爲、凡洛中人家、運資財於東西、誠以物忩、亂世之至也、

十五日、己巳〔天〕晴、凡世間物忩無極云々、無聞實説、子刻人傳云、天下大事出來云々、不聞委事之間、寅刻、大夫史隆職注送曰、

關白藤基通、

内大臣同、

氏長者同、

止關白、

藤基房、

止權中納言中將等、

同師家、

上卿權中納言雅頼、職事中宮權亮通親、

詔書宣命等、權辨兼光作之云々、

余披見此狀之處、仰天伏地、猶以不信受、夢歟非夢歟、無所辨存、此事由來者、法皇收公越前國、（故入道内大臣知行國、維盛朝臣傳之、）幷被補白川殿倉預、（前大舍人頭兼盛、）已上兩事、法皇過怠云々、三位中將師家、超二位中將基通任中納言、師家年僅八歲、古今無例、是博陸之罪科

也、凡此外法皇與二博陸一同意、被レ亂二國政一之由、入道相國攀縁云々、然之間昨日夕、禪門率二數千騎隨兵一、入洛之後、天下鼓騷、洛中遑動、敢不レ可レ云、今日及二昏黑一、中宮、東宮〔兩宮〕、忽欲レ幸二八條亭一、自被レ奉二相具一、可レ赴二鎭西方一之由風聞、已兩宮行啓供奉諸司、出車已下、參二集禁中一騷動云々、爰禪門使重衡朝臣、奏二內裏一曰、近日愚僧偏以棄置、見二朝政之體一、不レ可二安堵一、世間蒙二罪科一之後、悔而可レ無レ益、不レ如下賜二身暇一隱二居邊地上、仍爲レ奉レ具二兩宮一、所レ催二儲行啓一也者、忽遣二勅使一、被レ仰二此儀可レ被レ行之狀一、卽以召二上卿已下一、有二詔書宣命等之沙汰一云々、其實自二今旦一、右將軍及若州等、數遍往還、內々議定之後、被レ進レ使云々、國家之敗由二官邪一、誠哉此言、

宣命、

天皇我良萬詔旨度勅、御使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度宣、從二位藤原朝臣者、功臣乃子孫度志豆、朝恩乎可レ蒙支人奈留尒依天、內大臣乃官爾、任賜布度勅乎、衆聞食度宣、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卿源中納言、雅賴、作者權右中辨兼光、

詔書、

詔、朕以二眇身之沖昧一、謬受二聖人之大寶一、臨二衆海一而涇渭難レ辨、只任二利涉於元凱之舟一、理二政道一而〔安〕危易レ迷、宜レ憑二扶持於聖賢之救一、內大臣藤原朝臣、苗緖二于功臣一、藻鑒二于衆庶一、姬旦曲阜之風、遺韵傳レ家、漢霍博陸之月、餘輝照レ性、熙帝之載非レ公在レ誰夫、萬機巨細百官總レ己、皆先關二白於內大臣一、然後奏下、一如二舊典一、庶叩二元二之聖一、永施二含一之德一、布二告遐邇一、俾レ知二朕意一、主者施行、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卿同、　作者同、

十六日、庚午〔天〕晴、卯刻、隆職宿禰來、余密召二簾前一、問二世上事一、申旨如二風聞一、件男殊有二其志一、仍所二對面一也、於二外人一者不レ可レ然、凡召二仰家中男女一、令レ禁二高聲雜言等一、今旦奉二書於前博陸一、報狀云、年來無二變改一、申二承本意一候、尙此仰銘二心肝一、先世之宿報、不レ能二左右一、今一度不二見參一候こそ、口惜候へ云々、披二此狀一之處、神心如レ屠、此八年來之間、無二會釋一事甚多、雖レ然執筆已下事、〔多〕在二彼脣吻一、臨二此時一今一度面拜、中心所レ庶也、而下官依二此事一自含二怨心一歟之由、有レ所二推察一歟、忽行二向彼第一者、疑似レ有二謀議一、爲二

自他一無用之上、路頭武士遍ニ滿上下一、容易不レ能ニ往還一、就レ中彼殿邊、武士〔守〕護云々、仍旁有レ恐之故、乍レ思不ニ參謁一、猶如ニ禽獸一、悲哉々々、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今旦奉書於前博陸報狀之趣并兼實公披此狀之處神心如屠此人年來之間無會釋事甚多雖然執筆已下事在彼脣吻臨此時今一度面拜中心所庶也下官依此事自含怨心歟之由有所推察歟忽行向彼第者疑似有謀議爲自他無用之上路頭武士遍滿上下容易不能往還就中彼殿邊武士護云々仍旁有恐之故乍思不參謁猶如禽獸悲哉々々、○此一節原本追書、

申刻、定能卿來、院邊事、如ニ只今一者無ニ間事一、於ニ世間沙汰一ハ被ニ停止一了、昨日以ニ法印靜賢一爲ニ御使一、兩度被レ陳ニ子細一云々、其後頗事似ニ和氣一、然而猶以有下可レ被レ拐ニ召院近臣等一之由謳歌上云々、凡近日〔之〕巷說、縱橫無レ極、雖レ存ニ一定一歟、抑此關白之時、家貽ニ瑕瑾一、職付ニ大疵一、於ニ亂代一者、天子之位、攝籙之臣、太以無レ益云々、新博陸許送レ使、季長朝臣、爲レ遁ニ不說之恐一也、是諂諛之甚也、今夜明雲還ニ任僧正并天台座主等一云々、

前僧正明雲、

還任、上卿權中納言、　左少辨光雅等奉ニ行之一、

還ニ補座主一、大內記業實草進、宣命勅使少納言惟基、

覺快親王、

辭ニ退座主一、口宣也、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皇我詔旨止、山中乃法師爾白佐倍宣、勅命乎白、僧正法師大和尚位明雲波、年﨟高上仁、覺快法親王乃辭退代爾、重天慈覺大師乃門徒仁之天、眞言止觀乃業乎兼習利、故是以座主仁、重天任賜布事乎、白止佐倍宣、勅命乎白、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十七日、辛未〔天〕晴、人傳云、前博陸逐電、人不レ知ニ其行方一云々、但謬說歟、

一昨日、任大臣之儀無ニ宣制一、只昨日朝、外記持ニ宣命及詔書一、參ニ新博陸第一、關白自出逢レ之、受ニ取之一云々、

今日有ニ解官除目等一載レ左、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解官、

太政大臣藤原朝臣、　權大納言按察使源資賢、

春宮大夫藤原兼雅、　右衛門督平賴盛、

權中納言藤原實綱、　右近衛權中將藤原隆忠、
參議右兵衛督皇〔太〕后宮大夫藤原光能、
太宰大貳藤原親信、　越前守藤原季能、
〔右近衛權中將源雅賢、〕
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定能、
大藏卿右京大夫伊豫守高階泰經　右中辨平親宗、
右近權少將伯耆守平時家、　備中守藤原光憲、
右近權少將參河守藤原顯家、　右近權少將源資時、
陸奥守式部權大輔藤原範季、　大膳大夫平信業、
藏人右少辨中宮大進平基親、　左衛門佐相模守平
業房、　美濃守藤原定經、　右馬頭藤原定輔、
加賀守平親國、　出羽守藤原顯經、
左馬權頭平業忠、　阿波守藤原孝貞、
河内守源光遠、　淡路守藤原知光、
周防守藤原能盛、　但馬守源信賢、
甲斐守藤原爲明、　大藏大輔中原宗家、
佐渡守中原尙家、　檢非違使佐大江遠業、
　平扶行、　藤　信盛、
上總守藤爲保、
右少將源雅賢、　左衛門佐常陸守高階經仲、

除目、
右中辨藤原兼光、　權右中辨藤原光雅、
左少辨藤原行隆、　大藏卿藤原雅隆、兼、
修理大夫平經盛、兼　東宮大夫藤忠親、
大膳大夫藤原濟綱、　右近權中將藤原隆房、
右衛門督藤實家、　右兵衛督藤原家通、
加賀守藤原保家、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正二位藤原基通、　從二位藤原良通、
從三位藤賴實、中將女叙　從四位下藤光雅、
穀倉院別當淸原賴業、
殿下
　兵仗事、　正二位事、已上業實奉レ之、
　勅授帶劍事、　輦車事、
　一座事、已上賴業奉レ之、
上卿藤大納言、　同日仰之、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八日、壬申、〔天〕晴、寅刻、隆職注二送聞書一、解官輩卅九
人、除目又被レ行、此中將〔被〕レ叙二從二位一、凡不レ得二其
意一、中將賴實被レ叙二三品一、凡解官除目叙位等在レ右、今

夜又關白被二配流一、其間無二指沙汰一、而官中二驚之一、仍被レ任二太宰權帥一、有二宣命一云々、又太政大臣師長解官、〔被〕レ追二越關外一了云々、檢非違使範貞、夜中責出了云々、此日吉田祭也、折節無骨、仍自二河原一立レ幣、行事國行、資賢卿幷子息被レ追二出城外一了云々、今日又有二除目一、

天皇我詔旨ト勅、大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ト宣、

從一位藤原朝臣基房、坐レ事天、太宰權帥爾退給不、天下之人、此旨乎聞テ見懲倍志ト勅不大命乎衆聞食ト宣、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除目、

右少辨源兼忠、　春宮權大進〔藤〕時光、

尾張守平時宗、兼、　參河守平知度、

相模守藤範能、兼、　上總介藤忠淸、

常陸介平宗實、　美濃守源則淸、

越前守平通盛、兼、　伯耆守平忠度、

周防守平範經、　土左守藤成定、兼、

淡路守平淸房、　讃岐守平惟時、

伊豫守藤隆成、　左衞門尉藤景尙、

同忠綱、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從五位下藤忠淸、　源則淸、

檢非違使　宣旨、

藤景尙、　同忠綱、

藏人　行隆、

權中納言雅賴、

辭退、

流人、

太宰權帥藤原基房 有二宣命一、配二流本國一、

平業房、伊豆、

被レ追二却關外一人々、

資賢、　雅賢、　資時、　信賢、

已上上卿三條大納言、十八日、頭辨奉、

敕、風雲合レ契、則一天平以有レ道、魚水底レ功、亦四海靜以無レ波、誠憶哲后之化、皆依二良佐之力一、內大臣藤原朝臣智韜二淵謀一、神叶二岳峰一、已稟二累葉博陸之長嫡一、忽居二百官總己之重任一、柱石協レ用、家門之風傳レ聲、珪璧擅レ譽、邦國之光添レ映、仍賜二左右近衞府生各一人、近衞各四人一、以爲二隨身兵仗一、庶幾分二衞卒於霜仗之

間ハ、増二榮輝於星階之下一、普告二遐邇一、俾レ知二朕意一、主者施行、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作者大内記藤原業實、

十九日、癸酉雨下、卯刻、隆職又注ヲ送聞書一、件事等續ヲ加昨日記ハ、前關白被レ逗ヲ留鳥羽南邊一云々、仍自被レ獻二御書一云々、自二松殿一被レ出之間、子細粗以傳聞、悲涙數行、非二言語之所レ及、

自二今日一百ケ日、奉二幣於春日社一、是日來之願也、而如レ此事出來、仍彌所二忩進一也、今日神事、修祓後ニ不レ可二神事ハ、數日之事先例如レ此、又於二南圓堂ハ、毎日奉レ摺ヲ供一養不空羂索經一卷一、同百ケ日也、仰ヲ付覺乘得業二了、自二今夜一、使下智詮阿闍梨修中不動供上、又令レ供ヲ養心經千卷ハ、件祈等、自二去十月之比一、所二思立一也、自然懈怠、今夜又有二除目一云々、

除目、

權中納言藤良通、　右近大將藤良通、

太宰帥藤隆季、　右京大夫藤基家、

主殿頭高階爲清、　但馬守平經正、兼、

備中守平師盛、　若狹守平經俊、

伊勢守藤清綱、　能登守平教經、

阿波守平宗親、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右兵衛尉藤基能、今日止二位記一、

左衛門少志中原清重、右衛門志同重成、右衛門府生安倍久忠、

辭退、

主殿頭藤家綱、

停任、

伊勢守大中臣忠清、

使　宣旨、

源光長、　藤友實、

止レ使　宣旨、

廿日、甲戌〔天〕晴、卯刻、入道相國、送二書於頼輔入道之許一、遽而見レ之、其狀云、

二位中將殿、令レ任二權中納言、并右大將一給候之由、所三承及一候也、而聞書令二書落一候了云々、以二此旨一可二令レ申給一、恐々謹言、

十一月廿日　靜海、

謹上、修理權大夫入道殿、

余披二見此狀一之處、先仰天之外無二他事一、生涯之耻
辱、於二諸身一極了、萬事不レ及二沙汰一之間、此事出來、
爲レ被レ塞二余之嘴一歟、須二固辭一也、而若辭遁之者、忽
可レ當二絞斬之罪一、加レ之卿中心有レ所レ存、仍只悅(思イ)恐之
由、自書返報遣了、不レ知二子細一之人、不レ知二身之耻一、
存二致レ望之旨一歟、何爲々々、惣言レ之、不二堅辭一之條、
諂諛之甚也、只可レ失二生涯之期一也、先レ是隆職注二送
聞書一、被レ行二除目一云々、子細在レ右、
午刻許人傳云、法皇御二幸鳥羽一、是爲レ伐二賴盛卿一、(在二六波羅一)云々、御所近々之故所二渡御一也云々、
未刻人來云、已寄二六波羅一合戰云々、凡夢歟、非レ夢
歟、未二覺悟一、又云、伐二賴盛一事、諸無實也云々、
今日午刻、禪門被レ向二福原一了云々、
申刻、大外記賴業來申云、今日午刻、頭中將朝臣奉行、
二位中將殿、令レ任二權中納言、右大將等一給了、可レ奉二
書入一、去夜除目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仍所二參入一也云
云、
同刻、大夫史隆職來賀二大將慶事一、〔入レ夜以二以政朝
臣一、新博陸被レ賀二大將慶事二〕光盛明日可レ參之由、仰
遣了、信助阿〔闍〕梨來、委仰二祈事等一了、

廿一日、(乙亥)〔天〕晴、未刻光盛參上、仰二拜賀已下雜事
等一、注二大概一、可レ經二御覽一之由仰レ之、仍注二折紙一進
レ之、直付返給了、
酉刻、陰陽頭在憲朝臣參上、問二次第日次等一、政所始侍
始等、來月七日庚寅、兵部省持二參移文一、及拜賀隨身所
始等、來月十四日丁酉、此定仰下了、拜賀儲日、十五日
戊戌之由、所レ申也、着二直衣一出仕、〔及〕着陣等日次、
大略勘申、然而仰下追可二定仰一之由上〔云々〕、前博陸今
日出家云々、
左大將以二使者一、被レ賀二右大將慶事一、覺智僧正來、今
夜檢非違使遠成自然、又〔其〕家自放火了云々、
廿二日、(丙子)〔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自二河原一立之、如二
吉田祭一、行事良盛、陰陽師晴光、余着二衣冠一、出二家中一
拜レ之、依下境節無中便宜上、自二河原一所レ立也、
前關白、昨日出家入道、大原聖人(世謂二本覺房一)奉レ授レ戒云
云、今旦被二下向一了云々、共人上下、男女七八人許云
云、其室同〔心〕出家、以レ髮切被レ獻レ之、爲レ令レ知二出
家之一定一也云々、聞二此等事一、悲涙難レ抑者也、
傳聞、賴盛卿所領等、併皆以沒レ官云々、又業房配二伊
豆國一之間、於二路頭一逐電了云々、僅本府者一兩、相

具下向之間、此事出來云々、又頭中將通親朝臣、已欲懸其殃、而希有雖免、猶懷怖畏云々、又聞太政大臣去十九日出家云々、又資賢一族、初越會坂關、赴東國之方、而忽遣（遣恐還）山崎之方、可赴西海云々、後聞相國不出家云々、

抑一昨日除目、隆季卿任帥云々、大宰帥者、親王所任之官也、仍他人無補之、納言已上、知行宰府之時、被任權帥、參議已下所被任大貳也、而前關白任權帥、赴配所、隆季令任正帥、希代之例也、隆季已任正帥、蒙親王之宣旨歟、是職事等、有若亡之所致也、外記又不驚申歟、但如此之亂世、不可及是非左右事歟、

廿三日、丁丑、〔天〕晴、早旦基輔朝臣、依被召、參新博陸亭了、午刻歸來云、故殿令隱給之後、一向相憑御邊所罷過也、然間不慮事出來、年來一切籠居、萬事不審、於今者、彌所仰御恩言也、就中此間、有思煩事等、先如先例者、拜賀之日令覽吉書、仍來廿六日、拜賀吉書可遂之由、致沙汰之間、聊有可延引事、（禪門中可延引之由、云々、是非彼被示、世之所云々也、）仍可及來月上旬之比、文書奏下之間、蒙關白詔之後、數日不內覽事、非先規之旨、職事等欝念之由、所傳承也、理可然、仍先以吉日可見吉書歟、將可待拜賀歟、（是）一、次當時居所無（失イ）寢殿、於事無便宜、仍可罷渡六條堀川邊也、而拜賀以前出行如何、（是）二、余報云、吉書拜賀等事、雖何更不可有其難、凡蒙關白詔之日、即遂拜賀見吉書定例也、而今度彼日無其沙汰、已經數日、於今者、被待拜賀何事之有哉、又吉書不可必限拜賀之日事也、以前有吉書者、先被覽吉書、更不可及難、兩ヶ之間、尚被尋問人人可被決歟、至于拜賀以前御行者、更不可有其憚、但當日早旦宜歟、先々於他所、有慶賀之時、爲拜賀當日早旦、被渡東三條、定例也、蓋被准據哉者、以此等之趣答了、入夜基輔歸來云、畏承了、委細之仰爲本懷云々、抑余案之、已被用新關白之扶者歟、世間之人口、皆所察思也、然而依思故殿深恩、雖自今以後、如此之事不可存隔心、於身之遺恨者、全非彼人之過失、只可顧宿運歟、

今日巳刻、參女院御所、即還來、

自今夜、始愛染王念誦、七ヶ日、可〔及〕晦日也、又令信助阿闍

梨始二同供一、
廿四日、戊寅〔天〕晴、前博陸、昨日自二河尻一被レ向二福原一了云々、武士等相ヲ具輿一參迎、所二相伴一之人々、少々ハ參了、少々ハ留了云々、誠不レ能二左右一事歟、今日終日念誦、入レ夜全玄法印來、隔レ簾謁レ之、粗談二世間事等一、前大舍人頭兼盛自レ院被レ〔付〕二白川殿倉一〔タリシ〕者也、被レ切レ手了、又爲行、爲保被レ殺了云々突ヲ入海一了云々、又云、爲二天下安穩一、被レ始二卌壇護摩一云々、
今夜爲二方違一、參ヲ宿女院御所一、
廿五日、己卯〔天〕晴、早旦歸レ家、基輔依レ召、參二關白殿之許一了、歸來云、承保二年九月廿六日、京極殿被レ〔蒙〕二內覽宣旨一、十月二日吉書、同十五日有二關白詔一、卽日拜賀者、今度可レ逐二此例一歟、明日廿六日、渡二六條一、廿八日覽二吉書一、來月欲レ遂二拜賀一如何、猶可レ被二計仰一云云、余答云、先被レ見二吉書一事、先度申二不レ可レ有レ難之由一〔了〕、況於レ有レ例哉、全不レ可レ有レ苦歟、抑拜賀以前、被レ渡二六條一之間儀如何、初度御行被レ用二網代一、頗可レ有レ憚、且ハ天仁三年、法性寺殿叙二三位一、拜賀以前、被レ渡二東三條一日、當之時、頗有レ議歟、見二宗忠記一、卽注ヲ進之一、爲レ有二斟酌一所レ申也者、入レ夜基輔朝臣歸來云、

保安被レ用二網代車一御前同車、之由、信範注申、仍存二其旨一云々、勿論事也、晩頭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依二咳病一隔レ簾謁レ之、入レ夜邦綱卿來、謁レ之如レ初、談二世間事等一、
今旦佛嚴聖人來、數刻謁レ之、
廿六日、庚辰晴、傳聞前博陸、自二福原一被レ向二淡路國一了、共人只一人、殘輩皆追上了、武士等相具〔將〕去了云々、申刻、光盛參上、申二大將拜賀、幷侍始〔已下〕事一、侍政所等臺盤、細工所作レ之、侍始事、爲二女院御沙汰一、仍主典代重永致二沙汰一云々、隨身所臺盤、康平伊豫守邦恒朝臣、元永左中辨爲隆朝臣、候依カ進之由、見二下家司宗重注文一云々、仍昨日、光盛可二造進一之由、仰之處、今日尋ヲ出爲隆記一、引撿之處、全不レ記二造進之由一、爰宗重文注頗成二疑殆一、仍只同可レ爲二細工所沙汰一之由、下知了、今夜卒爾之間忽難レ叶、仍隨身所大盤、可二造始一日次、重可レ問之由、仰了、侍政所今日始レ之也、
或云、太相國未二出家一、又禪門遣レ召云々、
廿七日、辛巳〔天〕晴、午刻、宮內少輔棟範、爲二新關白使一來、使二基輔逢一レ之、被レ示云、法成寺竪義、法相宗分、前長者非二成業一之者、賜請云々、而先例不レ詳之由、別當僧正玄緣令レ申、仍問二例於寺家一之處、注申旨如レ此、

被副折紙〔也〕、何様可成敗哉者、
一前長者被請之人、新長者之時令遂例、
承保二年
法相承縁、　天台兼禅、前長者被請云々、
一長者始不被遂一方竪義例、
治暦二年、大二条殿、　法相宗、不遂之、
保安二年、法性寺殿、　天台宗、不遂之、
一不被行法相竪義例、
治暦二年、　寛治七年、依金峰山闘諍也、
天治五年、依探題所労也、長寛元年依別当騒動也、
一不被行天台竪義例、
保安二年、　応保二年依探題所労、
一両竪義共不被行例、
保安元年、依知足院殿勅勘事也、
保延三年、依東大寺間勝眞訴、不被行法相竪義、隨又被止天台竪義、
久壽二年、天台立者、可立因明之由、被仰下、而三井寺問者、訴申不参、然之間、両竪義共以止了、
一非成業奉仕事、
東大寺人、多以不経維摩竪義、勤御堂竪義之
由、粗以承之、然而非本宗事不能子細、猶可
放本宗之人也、但御堂竪義注記者、以成業者
所令撰請、而三論法相之学者、未遂維摩大会
業之輩、頻以参勤御堂注記、彼頗可謂准拠之
例歟、

已上折紙、注載大略也、

余答云、非成業無例之由、玄縁令申、又不被遂一
方竪義之例、多以令勘申、然者今年不被行法相
竪義、何難之有哉、但猶法相宗非成業之者勤不、可
被尋問歟者、関白去夜始被見吉書云々、
大将随身所望之者出来、故秦兼清子、前博陸下﨟云々、
関白去夜、被渡六条堀川辺家云々、伝聞、今日被
仰執事、権右中弁光雅、年預、春宮亮重衡、厩別当、上、参河守知度、下、右衛門権佐親雅、氏
院別当、右中弁兼光、等云々、
廿八日、壬午、〔天〕晴、伝聞、昨夕関白、被渡六条之儀、
網代車、前駈衣冠六人、室家同車、出車三両云々、其
間次第、違乱多端云々、於件亭被見吉書、官方、右中弁兼光朝臣、蔵人方、頭中将通親朝臣、家政所、権右中弁光雅朝臣、其座定房卿一
人祗候云々、凡公卿可候座之由、兼以無沙汰、俄被
催之間、及暁天云々、
今日造始随身所大盤云々、依吉日也、細工所作
之也、

廿九日、癸未〔天〕晴、傳聞前關白、自二福原一送二淡路國一云々、又人云、奈良大衆蜂起熾盛云々、成下御寺可二放火一之支度上云々、
南北二京、天魔充滿之比歟、

〔治承三年冬下　歲次己亥〕

十二月〔大〕

一日、甲申〔天〕晴、基輔語云、去夜依レ催參二法成寺御八講一、戌刻事始、公卿源大納言定房、中御門大納言宗家云々、奉行家司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殿上人七八人許云々、傳聞南京大衆、殊以蜂起云々、
念誦事今日終レ之、七ヶ日之間所作、愛染王一字心三十萬反、不空羂索十萬反、不動十萬反、又自二去十九日一至二廿八日一、每日心經百卷法二樂春日大明神一、
二日、乙酉〔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今夜參二宿御堂御所一、依下女院御方侍中犯土事上也、今夜新博陸以二基輔一被レ問條々等、明日可レ申二御報一、
去夜有二最吉夢一、女房見レ之〔云々〕、
三日、丙戌〔天〕晴、巳刻歸宅、念誦之後、以二基輔一示二博陸之報旨一了、被二問送一條々、
一一員之數事、
報云、左右將監已下、各一人定例也、
一隨身裝束事
報云、府生已上束帶、番長已下、白狩袴、壺、脛巾、狩胡籙、是例也、但猶可レ被レ撿二度々例一歟、
一里內儀參二弓場一路事、
報云、雖二里內一猶可レ被レ經二床子前一也、隨身同可レ相二從之一、
一參二東宮御方一路事、
報云、南殿御後宜歟、
一參二拜所〔々〕一事、參二女院一者、〔可レ〕及二四ヶ所一如何云々、
報云、必可レ被レ參二女院一事歟、但四ヶ所尤可レ有レ憚、長治二年、知足院殿關白之後、御拜賀南度被レ申レ之、准二彼例一、後日被レ申二女院一如何、但左右可レ在二御意一、
今日光盛參上、大將侍始、及拜賀之間條々雜事、申（之イ）事、
傳聞、南都大衆和平了云々、或說不レ然云々、
四日、丁亥〔天〕晴、或人云、頭中將通親朝臣、參二博陸一內二覽文書一、博陸被レ答（尋イ）下云可レ在二勅定一之由上、通親嘲云、依レ事可レ待二勅定一、此答不レ足レ言、天下彌暗然、無

レ術之世也云々、此語風ヨ聞世間一云々、尤不便事也、此貫首深無ニ思慮一人也、必當レ抉眼、又云、禪門攀緣未レ止云々、

同十二月四日、丁亥六日己丑京官除目任官當座可注進之由、以女房被仰出應制兼實公仍可注進也云々、〇本條原本追書

〔五日戊子天晴、申刻、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入レ夜民部卿資長來、共謁レ之、先レ是敎ニ着陣、及行事之間事、於大將〕

六日、己丑〔天〕晴、世間亂之後、今日始參內、秉燭之後也、謁ニ女房一、若州、密々〔云〕、自ニ去夏比一、主上避讓之叡念雖レ切、自然遲怠、而今大亂出來了、彌其事忩思食、仍明春可ニ必定一云々、且此趣竊可レ示レ余之由、有ニ天氣一云々、

又以ニ女房一被ニ仰下一云、京官除目、任官當座可ニ注進一云々、春除目任官一卷、被レ副ヨ下之一、有レ誤者可ニ直進一云々、不審一兩在レ之、然而不レ能ニ改直一、如レ此之事、執政臣可ニ書進一、又外記及職事可レ承事也、仍粗奏ニ其趣一、然而更不レ可ニ外聞一、尙可ニ書進一之由、依レ有ニ再三之勅一、愁注ニ進之一、天性雖ニ至愚一、頗練ヨ習除書事一、仍暗所ニ注進一也、定招ニ傍人之嘲一歟、然而綸旨有レ限、更不レ爲レ苦、其狀在レ左、

京官除目任官、相ヨ違春除目一事許注レ之、

三省奏、式部、民部、兵部、

依ニ省奏一任ニ諸國目一、

院宮當年給、

任ニ諸司三分一舊例、院宮數多闕官不足之時、召ニ任年次第勘文一任レ之、

內給院宮公卿未給已下、

如ニ春申文一雖レ載ニ當年給之由一、猶未給也、

諸道課試者、如レ春、

當職文章生第一、

春任ニ散位一一、　　秋任ニ當職一一也、

諸道擧

明經、　　明法、

如レ春、但秋不レ任ニ外國一、

瀧口、

近例秋不レ任レ之、中古間有ニ被レ任之例一、多京官也、但非ニ恒例事一歟、

顯官擧、

秋不レ書レ擧、只撰ヨ上申文許一也、

受領、

臨時雖レ被レ任無レ擧、
此外諸京官等、子細同レ春、
秋無二沙汰事等一、
四所籍、　當年内給、院宮公卿給、外國同レ之、
内舍人文章生、外國、
諸道諸院年擧、外國、
兼國、宿官、
文章生散位、
受領擧、
女房歸來傳レ敕云、深祕藏更不レ可二他見一云々、小時頭中將通親朝臣來示云、來八日可レ有二官奏一、左大臣所勞云々、若可レ有二御參一歟、答云、相二扶所勞一、今日出仕猶不レ快、仍難二參入一者、此頭一切不レ來二里第一、只待二參内之次一催レ之、太奇怪也、
抑余今日出仕、聊依レ有二冥應一也、然而赭面無雙、始終不レ可レ叶事歟、諂諛之甚可レ耻々々、今夜法眼道快、被レ來、自二明日一可レ始レ祈之由、約束了、
七日、庚寅、〔天〕晴、早旦參二女院御所一、未刻歸宅、此日新博陸拜賀云々、子細追可二尋記一、戌刻被レ參二女院御所一云々、以二侍從家俊一被二示送一云、明日着二直衣一可二出仕一、前駈布袴之由存レ之、又明後日始可二宿仕一、而件日官奏云々、其間衣冠歟如何、又其翌日可二退出一、其儀如何云々、答云、明日前駈布袴、幷官奏之間衣冠、可レ如レ被レ仰、御退出之時御直衣、上臈冠、前駈衣冠可レ宜歟、先例如レ此之由、所レ在也者、
今夜始二不動供一、一七ヶ日、法性寺座主修レ之、殊有二祈願事等一也、今曉女房爲レ余見二最吉夢一、可レ信云々、
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來、執二申明日侍始之間雜事一、
八日、辛卯、〔天〕晴、此日大將方侍始也、晩頭光盛參上、兼日下二侍交名一、各令レ加レ催、大略參集云々、秉燭之後、余召二光盛於簾前一、仰二家司職事已下事一、光盛退下、書二令旨一之後、覽二侍名簿一、五通、五位二人、有官二人、無官一人也、須皆悉可レ覽歟、嘉承明範記云、納レ櫃名簿三通云々、以レ之案レ之、今夜先覽二兩三通一、書二下書一歟、仍今度同可レ覽二三通一、而光盛申云、加二職事仰書一者四通、可レ有レ憚歟、仍余仰云、此事不レ可レ有二定數一、侍名簿五通、且可レ書二下書一者、仍所レ覽二五通一也、各有二裹紙一、卷二一禮紙一結申、是先例歟、可レ尋、余見了返給、仰云、可レ令レ覽二大將一、先例雖レ無二所見一、案二(衷イ)事理一、元服夜大夫爲二幼年一、仍只覽二嚴父一不レ覽二大夫一、今度已爲二納言已上一、仍尤可レ令レ覽之由所レ仰也、(也イ)光盛參二大將曹司一、候二女院御所一也、大將於二簾中一見レ之、返給云々、次家司職事、家司三人、職事二人、先申二慶由於余一、余職事信光申レ之、布衣、光可レ着二衣冠一也、再拜、次參二女院御所一申レ之、國行申次、加列云々、即次申二大將方一、申次

同前勅次家司等退出云々、此間職事二人、侍十七人、着ニ侍所饗一、居ニ交合子飯一、職事侍一度着レ之云々、謂ニ之侍始一也、三献之後、下着起レ座云々、

家司、

季長朝臣、従四位上前和泉守、寛治清長朝臣補、吉例也、

光盛、正五位下左京権大夫、

光長、正五位下右衛門権佐、

知家事、

安倍親重、主税允、重代者也、

案主、

惟宗久行、刑部録、

安倍親弘、親重子、

件両人論ニ座次一、久行ハ帯ニ一職一、親弘雖ニ無官一、女院主典代也、久行雖ニ有官一廳官也、仍其品玄隔之由雖レ申、猶下書之面、以ニ無官一不レ可レ為ニ有官之先一、仍令旨先書ニ久行一云々、

職事、

兼親、散位、従五位上、季長朝臣子、

國行、従五位下、左馬権助、行頼朝臣子、

侍所司、

木工允藤重永、

政所出納、無ニ令旨一、以レ詞仰ニ下之一、寛治例也、

〔出納〕清俊、

侍交名、

五位、

孝盛、前出羽権守、民部大夫、　親経、前信濃権守、民部大夫、

重基、撿非違使、大夫、　貞親、民部大夫、

有官、

大神祐行、大舎人允、　紀久佐、縫殿允、

藤原重永、木工允、　中原實康、右衛門尉、

宮道式國、右衛門尉、　豊原奉頼、左馬允、

宮道式房、内舎人、

無官、

藤原厚康、貞親子、入學者云々、　豊原能時、奉頼子、瀧口、

藤原重經、重永子、　藤原盛景、家方孫、盛方子、

豊原奉弘、奉頼子、　紀業兼、重宗子、

厚康依レ為ニ入學之者一、居ニ無官之上一云々、

雑仕女六人、侍始之時、六人參、先例也、

大子三人、娘女、女院御方大子、第一重代者也、今二人余方大子也、

娘女、　靈鷲女、　福壽女、

已上賜二裝束一、其式目白衣三領、白單衣、白帷、蘇芳打懸帶、白裳、

連三人、

龜女、　乙女、　五節（鄕イ）女、

乙五節（鄕イ）等ハ、本大將樋雜仕也、龜女ハ女院御方第四大子云々、仍爲二連第一一云々、已上不レ賜二裝束一例也、

小舍人二人、

清次、清國子、　清光、永友子、

家司、下家司、職事侍等、仰書下書等可レ續ニ入之一、今日關白着二直衣一被二參內一、無二出衣一、但織物指貫云々、其儀秉燭被二出立一、毛車、懸二下簾一、

前駈十四人、

四位二人、季長朝臣、以政朝臣、

五位十人、盛業、長經、賴高、季佐、光兼、信淸、親光、長俊、仲資、淸定、

六位二人、大宮六位進、、雅亮子、中宮六位進源兼資、（季廣子、）皇嘉門院判官代。

四位五位布袴、六位衣冠、兼資依レ爲二女院判官代一、着二指貫一云々、

扈從殿上人二人、左中將重衡朝臣、侍從家俊、

隨身官人、近衞白襖袴、番長左二藍狩袴、右蔚黃狩袴、幷褐衣、壺胡籙、皆如レ例也、

參內、經二左衞門陣弓場殿等一參上、今日始宿侍云、今夜有二官奏一、左大臣作レ之（云々）、

今日酉刻、關白被レ送レ書云、今日始可二宿侍一、又官奏也、而內覽之間可レ在二宿所一歟、將（候イ）殿上歟、又出二御晝御座一之時、可レ候二何所一哉云々、余報云、官奏內覽事、其（若イ）有レ例、初度事偏可レ依二吉例一也、無二所見一者、案二事理一、殿上正禮歟、出二御晝御座一之時、執政臣候二三尺御几帳之內一、恒例也者、

〔去夜有二最吉夢一、女房見レ之、〕

九日、壬辰、雨下、關白退二出自二內裏一、直衣、前駈衣冠、毛車、隨身上﨟冠、下﨟烏帽云々、未刻被レ參二皇嘉門院一云々、今日、史不レ持二來奏報一、如何〔々々〕、禪門上洛之由風聞、未レ聞二一定一、

十日、癸巳、〔天〕晴、念誦如二日來一、未刻、大外記賴業、持參四節雜例、依二余命一抄二出之一、先日進レ草、今進二淸書一也、幷大將御監宣旨、及春日上卿例等、同刻、兵部卿入道信（運イ）遣來、數刻談語、隔レ簾逢レ之、多是新博陸、未練之間〔事〕歎申也、日來籠居人、俄居二重任一、每事網然、無レ術之由被レ命云々、此次語云、御一家習、大臣之後、雖二攝籙以前一、以二室家一稱二北

政所、延久元永例也、補家司供餉供云々、此事未知、尤有興、又云、關白之後、被各別置藏人所侍所等事、有由緒、即不分之、一兩年之後、別被置藏人所也、其故大二條關白、最初被問中宇治殿云、先々即不置藏人所之由不見、爲之如何、御報云、必則不沙汰事也、然而尊閣者餘算（積善也、）于時七旬（非幾）、此時不被分者、難期將來、仍只早可被置藏人所也云々、仍關白詔之、即被分置侍藏人所了、彼例非最吉、仍京極殿已後、故殿則不被相分也云々、此事又尤有興々々、

奏報之史來、昨日參關白、依無家司、入夜容退出之間、不持參云々、又入夜史來云、十四日可被行定考云々、

十一日、甲午、〔天〕晴、資長卿以季長朝臣、兼光家司事披陳、大略可被成之由也、太以嗚呼也、

十二日、乙未、〔天〕陰、午後時〔々〕晴、召光盛補大將方職事、五位三人、（上野守頼高、前豐前守能業、但馬權守長俊、）勾當二人、（源國基、（行頼朝臣子、）藤業、兼、（能業子、））大將方令旨也、依爲侍始以後也、又隨身等付名、

去夜、余及女房見吉夢、

今日、有小除目解官等云々、

典侍藤原業子、　內藏頭藤原季能、
中宮權大夫同實家、兼、　近江守高階爲清、兼、
甲斐守藤宗隆、　丹波守平清國、
備後守藤原保房、　安藝守菅原在經、

治承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從五位上佐伯景弘、

解官、

近江守平親房、
丹波守藤行雅、

十三日、丙申、〔天〕陰甚雨、終日不止、光盛申所々申次輩返事、內、秦通朝臣所勞云々、仍可申沙汰之由、示遣經房朝臣之許、光盛奉行也、

〔治承三年十二月〕

十四日、丁酉、〔天〕晴、此日右大將拜賀也、去月十九日、任權中納言右近衞大將、其後自然日次不宜、又世間騷動之間、延及今日也、巳刻、余參女院御方、（烏帽直衣、）未刻、大將着束帶、（色目如例、但著紅打袙、薄綺螺鈿金樋劔、紫淡平緒、（緒孔雀、）有文帶、京極殿御笏等也、）此間兵部省持參移文、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相逢取之、入筥持來、先余見之、（無禮紙裏紙等、）次覽大將、（同光盛覽之也、）余及

大將在于同所、留文返給筥、光盛取筥退歸、給祿於移文使、丞錄各疋絹、史生二人布二段、使部二人各一段、元例也、丞錄所司給之、史生使部下家司給之、申刻裝束了、
先降立西中門內、東面、右少辨兼忠令着沓、取下重裾、付美作守基輔朝臣、
申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即拜舞、此間賜隨身腰差、將監已下疋絹、聽官賜之、
訖、直出自中門、於西門外乘車、此間余乘人車、
於東門乘之、立九條高倉辻見物、
路頭行列、
先居飼四人、給當色、如常、
次御厩舍人四人、給當色、虫襖上下、薄色衣、依新制不著單衣、
次一員、將監將曹府生、已上束帶、壺胡籙、
番長、下毛野忠武、白狩袴、壺、脛巾、狩胡籙、但番長近在車前、余番長沓渡也、
次前駈十二人、元永任大將同例也、康平元（御拜賀同）廿人、承曆十六人、寬治廿一人也、今度折節頗無骨、仍强不盡人數、頗撰人逐元永任大將同例也、
四位二人、散位季長朝臣、前大宮大進行賴朝臣、
五位八人、前皇后宮大進長隆、上野守賴高、散位兼親、光兼、前豐前守能業、左馬權助國行、散位仲資、但馬權守長俊、
六位二人、源國基、（行賴子、）藤原業兼、（能業子、）已上大將勾當也、
次車、毛車、上簾懸下簾、黑斑牛、車副二人、（給當色、余長并大將方車副上﨟也、）每辻稱警蹕、
次下﨟隨身五人、裝束同番長、
下毛野武宗、武春子、　同厚久、厚助子、
已上二人、余方第二三也、
中臣近行、重武子、　下毛野敦久、敦隆子、實敦助子、
同武賴、忠武養子、實師武子、
已上中將〔之時〕小隨身也、今一人清直、敦直子、殊
以幼稚、仍暫止之、余方下﨟〔今〕二人召加之、
次雜色廿人、其實十餘人、
牛童、犬小院丸、給當色、朽葉上下、崩木衣、不重單衣、持榻、
舍人、持唐笠、　仕丁、持雨皮張莚等、
次扈從殿上人連車、
右少辨源兼忠、乘八葉車、
右兵衛權佐〔藤〕盛定、
依康平元永等例、無殿上人前駈、公卿扈從等、
先欲參內之處、日已欲曛、博陸第、今夕可有勸學院參賀、仍先向彼亭、暫扣車於門外、下車、光雅密々告御裝束之由於季長云々、兼忠獻沓、大將進立中門下之間、主人當南階西
間柱而立、執事家司權右中辨光雅獻沓、康和右大將家忠拜賀之時、爲隆爲執事獻主人履例也、大將入
自中門進立南庭、當南階東間柱而立、少向主人、〔揖〕之後、主客共再
拜、次主人被目客、客辭之、〔目也、〕次主人左廻、昇
自南階之間、大將揖右廻、昇自中門內方、經中
門廊徐進、關白着座之後、大將着座、次牽出馬一疋、

（諸司方五位一人、衛府一人引之、）一匝之後、於中門內砌、右少將兼忠指笏受取之、傳給前駈五位上﨟長經、［々々］賜隨身引出之、此間大將揖起座、自中門廊妻戶退出、引馬之間、賜隨身腰指、（將監已下疋絹、）

次參內、（閑院、）於陣口下車、入自左衛門陣代、經床子座前、（于時無上官、）弁侍座小庭、（隨身相從、）進立弓場殿代、（北面、）付右少將實明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舞踏之後、藏人告召之由、更不拜、昇自弓場殿方、經鬼間參御所、（主上御引直衣、女房等祗候云々、）小時經南殿御後、（禮須經南庭、然而隨使也、共殿上人相從隨身、經南庭、前驅自北面參會、）降立西中門、先申中宮御方、（申次亮通盛朝臣再拜、）次於西透廊、申東宮御方、（申次大進光長再拜、）次直自右衛門陣退出、參八條院、進立中門、付別當前馬權頭隆信朝臣、申事由、舞踏、依召參御前、（簾前、）頭之退出、來余第、進［立］中門內、使家司光盛先申余二拜、次以同人申母儀、又二拜、（須下以盛定申上之、而件人爲參博陸御共、自路留了云々、光奇怪、兼忠一人相從也、）此間余賜隨身腰指、侍所司取之、將監已下疋絹、次招入簾中勸食、次歸參女院御方、先是余召光盛仰云、隨身所別當、季長朝臣、能業、（代々例被補二人也、康平高房朝臣、行房、元永重仲朝臣、朝隆等也、）御廐別當行賴朝臣、光盛退下、各觸其人之後、召番長忠武、仰隨身所別當、（康平有下書之由、見定家記、然而元永爲隆記依近例無下書云々、仍遂近例也、）大將歸參女院之後、始隨身所、（西車宿廊西妻二間也、）其儀番長忠武已下、取松明來迎、別當兩人相卒着其所、別當橫座、（東第一間副東壁、南北行敷高麗疊一枚、橫立小大盤、北上西面着也、）其末二行、（東西行、）敷黃緣帖、立臺盤、居饗、着座之後、番長忠武勸盃、武宗取瓶子、一獻了、起座退出去云々、

先是賜權隨身祿、（將監三疋、將曹二疋、府生番長近衞各疋絹、是康平元永例也、大治番長已下不賜之云云、府生已上所司給之、番長已下家司賜之云々、）又本府進隨身差文、是又康平元永例也、

今日早旦、修諷誦於七ヶ寺、（賀茂、春日、大原野、吉田、崇神院、法成寺、六角堂、）

昨日終日甚雨、今日天顏快晴、天地和合炳焉者也、

今日大將出、卽中御門大納言被來、（束帶、）是被訪出立所也、遲參之條頻被謝、余相逢、

十五日、（戊戌、）［天］晴、關白以基輔被問條々事、（着陣事、上表事、臨時客事、大饗時、）

十六日、（己亥、）［天］晴、今旦以基輔、欲示關白報之間、信範入道入來、余隔簾謁之、信範入道云、着陣之間事、昨日有申落事、先例關白着陣無申文、而今度可有其儀之由、官所申也、是先例、皆大臣之時有申文、今度自散位直任內大臣、奉關白詔、混合可

有着陣、尤可有申文之故也云々、余所存答之、

一着陣事、

關白着陣例、雖無申文、今官所申、理可然之上、保安三年、法性〔寺〕殿轉左大臣給、〔于時爲關白、〕御着陣有申文、此例官所勘申也、尤可被准據也、又寛仁元年三月四日、宇治殿任內大臣、同十六日攝政、其後有御着陣歟、彼時申文有無、可被檢歟、但保安近例、不可外求歟、

一上表事、被問云、今年歟、明春歟、

今年明春、共不可有難、但年內猶可宜歟、

一臨時客事、被問云、明年必可行歟、

寛仁、宇治殿、承保、京極殿、共蒙關白詔、明年被行之、嘉承、知足院殿、蒙開白詔之後、明後年被行之、法性寺殿、保安二年關白詔、長承始有臨時客、經十餘年、但是聊有由緒歟、知足院御籠居之間、如此之禮、殊不被執行歟、今度事偏可在御意、但白川殿有養母之儀歟、然者朞年之內、聊可有憚哉、可在時議者、

一大饗事、問狀同前、

子細同臨時客事、〔但〕大臣初任饗樣器也、關白初度饗朱器也、知足院殿、康和元年蒙內覽宣旨、請氏長者印、同三年有大饗、樣器、長治二年十二月、蒙關白詔、嘉承二年有大饗、朱器、若准此例者、雖請長者印、有樣器之饗歟、雖然今度案事理、可被用朱器也、

已上條々、信範甘心退出了、抑如此事委細不可示、於事可悲身運、然而偏爲報故攝政殿恩、不顧世毀、具以答之、自今以後又可同、

此間雅頼卿來談世上事、納言辭退之事、未事切云々、進納言申、任兼忠於右少辨、而禪閤之邊、不可避納言之由、有其氣色云々、然而自上不被仰下、仍如唯今者、唯存辭退之由也云々、

今晚、春宮行啓入道相府八〔條〕亭、關白已下、公卿濟々云々、去夜關白問送云、明日行啓劔、蒔繪歟螺鈿歟、又隨身裝束如何、答云、劔螺鈿也、隨身裝束、於騎馬供奉之人者、狩胡籙、藁脛巾也、但猶有執垂袴之人歟、自車供奉之人、若垂袴歟、可依先例者、

今日信範來語云、久壽故殿御記、如去夜御報、尤有興、隨身裝束垂袴之由、分明被記之云々、

十七日、庚子、〔天〕晴、〔巳〕刻參女院御方、申刻歸來、長光

入道來語ニ最吉夢一、仰而可レ信、去月廿五日丑刻夢云
云〻〕入レ夜大外記賴業來、召ニ簾前一談ニ雜事一、美作國
賜ニ廳宣一枚一、依レ有ニ申事一也、
今日、有安有ニ來示事一、此日有ニ官奏事一、左大臣、
〔召ニ智詮阿闍梨一、示ヲ付新事一、
今夜依ニ方違一、參ヲ宿女院御方一〕
十八日、辛丑〔天〕晴、早旦〔歸レ家〕、召ニ右近廳頭清景一、
仰ニ來廿一日着陣之間事一、光盛參上下ヲ知之一、又大夫史
隆職、申文事、大辨事、直辨事、頭辨經房朝臣、吉書事、大外記賴業眞人
殊雖レ無下可ニ沙汰一事上、着陣之時、觸ニ官外記一、恒例也、等之許、來廿一日可レ着レ陣、任レ例
可レ致ニ沙汰一之由、仰遣了、光盛奉也、又可レ着ニ本府一
之間、次將三人吉例也、可レ參、而各稱ニ未刻故障之由一、無ニ
領狀之將一、仍以ニ使者一、頭辨可レ申ニ沙汰一之由、仰遣了、
今日史持ヲ來奏報一、
〔入レ夜、法性寺座主被レ來、示ヲ付新事ヲ〕
召ニ兼清〔子〕一、候ニ松殿一下臈也、仰下可レ爲ニ大將方番長一之由上、即
仰ニ明日可レ參之由一、給ニ裝束一了、入レ夜來ヲ催明日內御
佛名事一、申ニ所勞之由一了、
十九日、壬寅天陰、午後微雨間降、此日右大將着ニ直衣一
始出仕、余着ニ烏帽直衣一、午刻參ニ女院御方一、今日依ニ關
白可レ被レ着レ陣、爲レ違ニ刻限一遣レ尋之處、吉時未刻云
云、先遣ニ使者一、聞下被ニ參內一了之由上、頃之申刻、大將
着ニ裝束一紅打衣出也、濃紫浮文織物奴袴、(文カラヒシ、)帶劍、(蒔打綫紫革裝束、)持レ笏、(余新造笏也、)參內、大將
參ニ陣口一之間、關白着陣了、於ニ二條町口一被レ垂レ車之間云々、入レ自ニ左衞門陣代一、昇ニ小板
敷一、大內之儀、納言不レ用ニ小板敷一、依レ爲ニ里第一、隨ニ便宜一用ニ此路一、他人又如レ此、自レ緣東行、着ニ殿上
端座一、着ニ束帶一之時、帶ニ劍笏一殿上、不レ着ニ殿上一而元永二年故殿任ニ大將一着ニ直衣一出仕之候殿上、依レ召參ニ御前一之由見ニ御記一、仍
逐ニ被跡一、依レ召經ニ上戶今度大經小板敷、經ニ端座一出ニ上戶一也、大內之時用ニ下廳一、此內裏依ニ下廳一無ニ便宜一、上下
以ニ上戶一爲レ路、鬼間等一、參ニ朝餉一、數刻祗ヲ候御前一、及ニ秉燭一退
出、今度退ヲ出自ニ弓場殿方一也、來ニ余亭一、招入羞レ食、歸ヲ參女院御方一、
今日召ニ府廳頭清景一、仰下以ニ秦兼重一兼清子、本名清武、今改レ之、余所レ付也、
可レ爲ニ番長一之由上了、
前駈六人、代々吉例也、寬治元永如レ此、
散位兼親、　前豐前守能業、　散位保行、
左馬權助國行、　勾當源國基、　藤原業兼、
〔已上衣冠、〕
共殿上人、
美作守基輔朝臣、　治部大輔季信、已上束帶、
隨身、
番長秦兼重、今日始所ヲ召具一也、〔兼清子、〕
給ニ當色一、二藍上下、濃款冬衣、黃單、依ニ新制一不

着打衣、先例皆所着打衣也、狩胡籙、藁脛巾、冠、

近衞五人、（交名如拜賀日、）

給當色、蒴木上下、款冬衣、帶劍、烏帽、

檳榔毛車、（車副二人、）

雜色十八人許、

早旦修諷誦於三ヶ寺、（吉田、崇神院、六角堂、）

廿日、（癸卯、）〔天〕晴、入夜小雨、官申大辨難參之由、仍以使者（侍、）遣左大辨長方卿之許、示可被參之狀、有相扶所勞可參之報、頭辨經房朝臣注送、次將散狀、右中將隆房朝臣、少將實明等領狀云々、共依未着陣、〔到〕當日早旦、可着陣云々、召檢非違使季光、仰明日路頭掃除事、

入夜宰相定能來、竊來也、談話之後退出了、

廿一日、（甲辰、）陰晴不定、時々小雪、此日右大將着陣也、辰刻、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此間史來申大辨直辨散狀、直右中辨兼光云々、巳刻、右近廳頭清景、持來日奏幷大粮移等、今日可候文書也、光盛取之覽大將、返給畢、（依先例也、）午刻、陰陽頭在憲朝臣參上、（束帶、）光盛令勘申日時、（今月今日甲辰、時未云々、）余先見之、次覽大將、未二點、大將參內、（先問刻限於在憲朝臣、）裝束色目如例、（蒔繪劍、紺地平緖、不着打衣、）先是仰檢非違使季光、掃除路頭、又制止狼藉、是又先例也、路之間不卷箔、故實也、入自左衞門陣代、經床子座前、（隨身相從、右中辨兼光朝臣降居床子前地、仍揖而過云々、）幷陣座前小庭、東中門南庭、西透廊西中門等、（件路之間、隨身許相從也、共人前駈等廻自北面參會也、）於同中門外、召官人問時、淸景歸來申云、時未、（引音申之云々、）抑着陣之日、先問時恒例也、而着仗座之時、於宣仁門外問之、今先着本陣、仍於右近陣邊問之、下官今案也、案事理所敎訓也、次着本陣、（兩度揖如常、）次中將隆房、少將實明等、着橫切座、次將監進日奏、（入筥有禮紙、）實明取之置大將前、（經座間也、）次將復座之後、更取硯、（將監傳之、）置日奏筥、左廻卽復座、次大將披禮紙於筥中、（二倍推折也、）披見日奏、左手持之、以右手摺墨、染筆書署、（名二字也、大臣ハ書朝臣也、）置筆如本卷之、加禮紙入筥、取笏目次將、〔々々〕來取日奏筥、返給將監、次取移筥持來、大將披見、（無禮紙、）了返入、取封紙、（細切紙也、加入移筥進、）書封返入、取笏目次將、〔々々〕又來取之給將監、更歸參取硯筥賜將監、次將監舁黑案立小庭、（置櫃於案上舁之云々、是失也、先立案之後、可持參櫃也、）此間大將居向座末、（西也、）將監申事由、披印櫃請印了、舁

案退下、此間將監官作法等云々、每度加官姓名申請可行之事於大將、々々每度目之、如次第者五个度可申請也、而今度闕之、此三个事許申請云々、次將等退下、次大將起座、經本路着陣奥座、經小庭廻、未着之也、次左大辨着横切座、示氣色大將目之、之後、着床子見文、頃之大將移着端座、令官人置軾、以件官人令置之、移刻之後、大辨着座、申申文之由、大將目之、大辨顧面左少史、小槻國宗大夫史隆職子也、捧書杖、進居小庭、大將目之、史稱唯、就軾奉文、大將置笏、以左右手取文置前、見史座定、見文之儀如常、鈎匙文二通、常陸美乃等也、史馬料、次引拔禮紙、置板敷端、史取展置杖上、次大將先下鈎匙二通、一通ツ、下之、史每度結申、大將仰々詞、申給へ、次下馬料、史給之、將目之、大史取書杖退下、次頭辨經房朝臣下吉書、臨時公用、、、、大將結申、經房仰々詞、大將微唯、卷文返下、同辨經房結之、大將仰々詞、宣旨了、タヘ、辨稱唯退下、次大將起座、經床子前退下、

隨本陣役次將已下、

中將隆房朝臣、　　少將實明、五位、

已上兩人、今旦先以着陣、實明雖申衰日之由、慥可着陣之由、被仰下云々、

抑家例、多ハ次將三人着之、今度各依有障、僅被催出一人也、本府之催不相叶、仍奏事由、爲經房朝臣沙汰、被催出也、於隆房朝臣者、余私相語之、

將監、

將曹、

候申文辨史、

左大辨長方卿、右中辨兼光、左少史小槻國宗、

下吉書職事、

頭左中辨經房朝臣、返下同人了、

本陣文書、

日奏、

大粮移、

着陣吉書、

常陸、　　美濃匙文、

左大史成擧馬料、

今日、令勘日時陰陽師事、

康平、道平、有行、　　嘉保、道言一人、

元永、光平、泰長、宗榮、

今度依嘉保例召一人、雖須依元永之例、泰

親勤ニ仕齋籠御祭一、時晴所勞、此外上臈之輩、殊
無ニ召仕之者一、仍逐ニ一人吉例一也、
今日前駈八人、
兼親、　能業、　良盛、　國行、　長俊、
保行、　源國基、　藤原業兼、
共人三人、
基輔朝臣、　宗雅、　季信、
隨身裝束如レ常、
番長萠黃狩袴、不レ賜之、
已下白襖袴、各壷胡籙、
〔此日關白初度上表云々、付ニ中務省一歟、又崇院着
レ袴、典侍結レ腰云々、又有ニ官奏一云々、左大臣〕
廿二日、乙巳〔天〕晴、巳刻、史持ニ來奏報一、家司能業申
レ之、
廿三日、丙午〔天〕晴、佛嚴聖人來、又長光入道來、參ニ
女院御方一、及ニ亥刻一歸來、女房聊不例、仍招ニ智詮一
護身、
廿四日、丁未天陰、及レ晩雨下、實嚴阿闍梨來、談ニ吉夢
事一、

廿五日、戊申〔天〕晴、入レ夜成光朝臣來、大將內々可レ有ニ
書始一、仰下可レ爲ニ師匠一之由上也、召レ前文談、移レ刻退
出、
〔治承三年十二月〕
廿六日、己酉〔天〕晴、時々小雨、未刻、頭中將通親送ニ書
狀一、問ニ內裡穢氣之間行幸事一、自ニ去夜一內裏有ニ五體不具穢一云々、其狀如
レ此、副ニ外記例一、
自ニ今夕一內裡五體不具穢出來候、而來廿八日可レ有
レ遷ニ幸五條東洞院亭一、穢中臨幸之例、外記如レ此注
申候、就ニ寬弘例一者有ニ遷幸一、穢限以後、可レ被レ奉
レ渡ニ賢所一之處、件穢可レ及ニ來正月一日一、元三間、賢
所各別御之條、其憚可レ候歟、可下令ニ計申一給上〔候〕
之由、內々御氣色候、須ニ參入言上一候之間、穢事成
レ憚、且所ニ言上一候也、以ニ此旨一可レ令ニ申給一歟、恐
惶謹言、
十二月廿六日　　右中將通親奉、
進上　美作守殿、
〔禮紙〕
追言上、

不參之條得御意、可令披露給候歟了、恐々謹言、

外記例、無勘申字、并右狀署所年月等、

穢中行幸例、

寬弘二年十一月廿七日辛未、今夕從太政官朝所、行幸東三條院、中宮同行啓、竈神自內膳司、奉渡東三條、但朝所有犬產穢、依件穢、賢所不渡御、十二月九日癸未、今夕賢所、自太政官渡御東三條、

永保三年十月廿八日庚子、依御方違、從堀川殿、行幸六條殿、從去十三日、內裏有卅ヶ日穢、十一月二日癸卯、自六條殿、還御堀川殿、

承曆四年二月廿二日、自內裏、欲遷幸中宮御領、西洞院第、自去七日、內裏有三十ヶ日穢、穢中雖有行幸、無賢所渡御例、而數日賢所御坐他所、頗可有其憚、仍行幸延引、

安元二年六月、依祇園御輿可渡陣中給、雖可行幸他所、穢中之間、賢所不可渡御、仍行幸停止、

請文狀、

元正賢所各別之條、於先例者不知給、案事理、尤可有其憚歟、以此旨可被洩奏之狀、如件、

十二月廿六日　右大臣、在判、

禮紙、

外記例返獻之、

今日有安來、有示事等、大將書始事、在憲朝臣注申云、今月廿八日辛亥、時申者、成光朝臣來、廿八日可參之由、仰遣了、

廿七日、庚戌、〔天〕晴、午刻大外記賴業來、召前雜談、讓位二月廿七日之由、風聞云々、又云、明日行幸延引、依穢中、賢所不可渡御之故云々、或人云、件穢、時忠卿構出事歟之由、人々疑之云々、〔大將少有所勞、然而不及大事、及晚參女院、〕今夕御佛名也、然而余依所勞不快、不着座、未始以前退出了、

廿八日、辛亥、〔天〕晴、自夜雪降、但不及積地、此日雖可有遷幸五條東洞院亭、邦綱卿宅、內裏觸穢之間、件穢五體不具云々、但穢體非無疑殆、人々結構之由、有沙汰云々、依賢所不可渡御延引、明年可有遷幸云々、

今日申刻、大將密々有書始事、其儀、曹司南庇三ヶ間、

上庇簾垂母屋簾、二行敷高麗〔端〕疊、奧東第一疊、前無對座、件疊前立黑漆文机一脚、(在金物、但無歷巾、)其上敷例紙二枚、(其左右押付机、)其上置五帝本紀一卷、(香表黑漆軸褁檀紙二枚、非如立文、)其傍(右)方、置角筆文机、南方敷圓座一枚、爲師儒座、申刻、豐前守成光朝臣(正下四位、)參上、(衣冠、)其後大將着冠直衣出座、以職事能業(布衣、)召師儒、卽成光朝臣參着圓座、置書參進、開在机之書復座、披自所持之書讀之、(其詞曰、史記集解序、)弟子受傳、(如師詞、)次師卷書退下、次弟子入內寢、密議無祿、日時勘文、兼日召在憲朝臣、是又依密議也、是皆余時例也、抑天仁二年十二月、故殿有御書始、(于時御年十三、四位中將、)爲逐彼例相待之處、不慮昇納言兼將軍、若專其禮者、可招達期之嘲、仍密々有此儀也、

又今日召右近廳頭清景、仰可爲府年預之由於中將隆房朝臣、(於大將方、上能業傳仰、)清景歸來、申畏承之由、府年預者、不奏事之由、大將進上也、仍相計所仰也、兼內內告示此由、入夜隆職來、談世上事等、

今年官奏四ヶ度、(吉書二度被行也、)而荒奏和奏、兩夜依大臣命、史盛景給文不稱唯、大不審也云々、余案之、見文了返給之時、申可作(イ)文、大臣無答、史不稱唯、定例也、至奏覽了還陣、返下文之時、每文開合見上卿、隨目每度稱唯、皆下了之後、申成文可作(イ)文退下、是例也、而吉書奏之時、史存例稱唯、依大臣之咎、後兩度一切無稱唯云々、事外唯例、未曾聞事也、

又云、關白着陣之時、無官方吉書、故殿關白御着陣之時、覽官方吉書、卽奏下、今度同雖相儲無其尋、又申文以前、被下藏人方吉書、希代例也云云、

〔廿九日、(壬子、)天晴、及晚參女院御方、入夜有安來談、〕

卅日、(癸丑、)〔天〕陰、入夜雨下、關白被送消息云、今日可參女院御方、必可見參云々、未刻許被參云々、余參會、小朝拜節會叙位等之間事、條々被尋之、就中練樣、一切未習不知云々、仍委敎了、降立壺庭、兩人共練之大略、未被練習歟、及晚被退出、余歸宅、追儺云々、此次前兵衞佐長房、(本名光實、俊盛入道子、)任右馬頭云々、

右治承三年己丑此秋冬一帙墨付百五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蹟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畢

抑法性寺忠道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錄號玉葉爲后昆之龜鑑其雲抄不讓他祕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三十一終

治承四年春〔上、正月、歳次庚子、〕

正月〔小〕

一日、甲寅〔未〕晴、此日無私四方拜、內裏五體不具穢、遍滿天下之故也、內裏猶有四方拜、是先例云々、於人臣者、有障之時不行之、延久二年依觸禁中犬死穢、無四方拜之由見土記、午刻先手水、結髮季長朝臣、次齒固、申刻着束帶、色目如恒、餝劔、魚袋、紺地平緒、相伴大將、其裝束又如恒、餝劔、魚袋、紫緂平緒、參內、于時秉燭、諸卿列立中門下、西上南面、年來例西上北面也、是又有先例歟、未進立前庭之間也、予加其列、余及大將、於弓場殿代著靴、公卿兩三人未立了之間、左大將實定參入、經列後立〔加〕余下、侍臣等列訖、群臣拜舞、次關白已下右廻退下、關白小被練也、又余離列退下之間、大將頻退居、可家禮之人經我前之時、離三步退居者例也、今列雖不過其前、進堂上動座之儀所居也、余及大將於弓場殿、着淺履、直退出了、左相府爲勅內辨被着陣了、次參女院、余大將相共進南庭、拜舞了參御前、頃之退出、

今日行列、

先余居飼舍人等、

次前駈八人、無四位、

次余車、

次大將居飼舍人、

次同前駈四人、五位二人、六位二人也、

次大將軍、

次共殿上人二人、

次一員六人、〔左右〕將監、將曹、府生也、

次番長二人、

次余隨身雜色〔也〕、

次一員、府生已上三人如恒、

次番長一人、

次隨身雜色、

今日大將可參關白拜禮之由、內々有其告云々、此事不可必然、於如大饗者、不論親踈行向例也、至拜禮者殊屬之人、并雖爲一族不異門下之客人々、能實、忠教等之輩、即是也、所拜也、大將雖可相親強非可行訪、就中如大將之輩、先々爲上首相訪者例也、如風聞者大將上臈可及五六人云々、於事似無用心、然而近日之事以恐爲先、又倩案、故攝政殿遺德、何強避誹謗哉、因茲欲行向之間、關白先以

參內云々、雖ㇾ有ㇾ恐又何爲哉、今夜節供、（陪膳行頼朝臣、）去夜追儺之次、被ㇾ任二右馬頭一、（前兵衞佐長房、本名光（實）、俊盛入道二男也、兄季能爲二內藏頭一、今又如ㇾ此可ㇾ謂二繁昌一歟、）熊野湛政叙二法橋一、此外無二任人一、及二深更一依二方違一向ㇾ南、（侍從與二祖母一同居之家也、）翌日早旦歸ㇾ宅、（今夜侍等少々誠二緩怠一、依ㇾ有二奇恠事等一也、）

二日、乙卯 天晴風吹、午後手水、（陪膳行頼朝臣、）申刻大將出仕、今日用二螺鈿劔一（蒔繪螺鈿金橋也、）不ㇾ付二魚袋平緒一、昨日同物也、先參二八條院一、次參二內裏一、次參二中宮東宮等一、次參二博陸第一、申二昨日不參之恐一云々、酉刻左大辨宰相長方來、余相逢久談移ㇾ刻、秉燭之後退出了、頭辨經房來、同謁ㇾ之、語云、今日有二東宮御戴餅事一、去年依二長治例一自ㇾ院被ㇾ進ㇾ餅、今年仰二內藏寮一召二火切餅一進二朝餉一、召二東宮亮重衡朝臣一、被ㇾ奉二中宮御方一、更女房隨身件餅（〇更餅之間恐有脱字）東宮中宮共參上、於二內御方東西妻戶一有二此儀一、博陸奉二仕之一、女房役ㇾ之云々、去年大夫參上、今年不ㇾ然云々、長方、經房、兩人共云、昨日節會、內辨左大臣下名催二國栖一之節、（後節イ）不ㇾ復ㇾ座退出、其後左大將被ㇾ行二內辨（事）一云々、經房又語云、昨日內辨未ㇾ著二宜陽殿兀子一以前、被ㇾ尋二內侍出否一、仍不ㇾ待ㇾ着二兀子一、內侍臨ㇾ檻、其後內辨著二兀子一云々、次第頗違亂歟、今夜亥刻許近邊有二燒亡一、（九條北、富樋、富小路邊云々、）頗雖二物忩一卽打滅了、今年有二火事之厄一、以ㇾ之可ㇾ爲二其愼一、於ㇾ今者不ㇾ可ㇾ有二此恐一者也、召使來催下大將可ㇾ參二行幸一之由上、

今日右少將實明來二右大將之許一、（大將候二女院一之間不ㇾ謁、余以ㇾ人謝二遣之一、）

三日、丙辰 沒日、九坎、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先ㇾ是手水、（陪膳季長朝臣、）今日辨官少々來、昨日上官列參如ㇾ恒、

四日、丁巳 天晴、此日可ㇾ有ㇾ行二幸五條東洞院亭一、而俄延二引來十日一云々、其間有樣事云々、近日事萬事皆如ㇾ此、不便々々、戌刻頭中將通親朝臣、以二消息一催二叙位執筆一、尤奇恠也、然而依二折節不一ㇾ可ㇾ答二如ㇾ此事一、申二可ㇾ參之由一了、但基輔奉書也、須二自筆書返報一、先先皆如ㇾ此也、然而通親忘ㇾ禮、仍余又用二奉書一也、此條非ㇾ忘ㇾ禮已先例也、今日叙位略次第一通、遣二關白許一了、依ㇾ被ㇾ請也、凡近日之事唯失二耳目一、還斷腸者也、

五日、戊午 天晴、此日叙位議也、余候二執筆一、巳刻頭中將通親朝臣來、余着二冠直衣一謁ㇾ之、通親仰下可ㇾ參二執筆一之由上、余申二可ㇾ參之由一、又仰云、皇嘉門院御給々二基輔一、而依ㇾ有二上﨟等一難ㇾ被ㇾ叙、可ㇾ被ㇾ申二他人一者、余答下申本所可ㇾ示二左右一之狀上、此次語二昨日行幸延引之

子細一、大略行隆申出事云々、小時退出、午刻少外記定親來云、賴業眞人依レ被ニ忩召一參ニ內裏一、忽難ニ早參一、且令レ參ニ六位外記一也云々、賜ニ硯筆墨等一、裝樣如ニ例年一、職事定成〔傳給、須ニ家司傳賜一也〕而各依ニ遲參一用ニ職事一、尤失也、又付ニ橘氏々爵名薄一、不レ加レ封、如レ例、先レ是進ニ十年勞帳一、留レ文返ニ給筥一了、亥刻著ニ束帶一、蒔繪劔、紺地平緒、參內、隨身下﨟白襖、袴、上﨟例染狩袴、各不レ著ニ紅梅一也、參ニ御所方一、先レ是關白被レ參ニ候御前一云々、外衞爵〔之〕間、宗盛卿之許忽有下被ニ仰合一事上、只今被レ遣ニ御使一了云云、此間徒然睡眠、關白出來、可ニ今夜作法一令レ見ニ次第一、大略余所ニ注與一之次第也、又邦綱卿來示ニ行幸延引之子細一、及ニ丑刻一宗盛之使歸來云々、余著レ陣、先奧、次令レ置レ軾也、〔令レ置レ軾、〕頃之、頭中將通親朝臣來召ニ諸卿一、今日通親云、依レ爲ニ式日一、不レ可レ有ニ召仰一之由存之、且可レ隨レ仰云々、余云、共無ニ其難一也、不レ被レ仰何事之有乎、仍無ニ召仰一也、抑代始被レ召者例也、不レ然之時六位召レ之、今夜召之條、可レ尋ニ先例一、但古昔有ニ如レ此之例一歟、余小揖、他人存ニ召仰之由一歟、不レ揖、次余以ニ官人一召ニ外記一、大外記賴業參ニ膝突一、仰ニ筥文一、賴業稱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取ニ筥文一列立、余以下列ニ弓場殿代一、次余著ニ殿上一、關白豫在ニ奧座一、次關白及余著ニ御前座一、次實房、實國、朝方等、置ニ筥文一著レ座、參議三人著レ座之後、故實不レ待ニ著訖一、一人著レ座之後召レ之、今夜不レ然、主上引ニ寄御簾一給、關白微音稱唯、進著ニ簾下圓座一、東面、次關白召レ余、氣色許也、余微唯

進著ニ圓座一、先著ニ我座一、依ニ重召一更起、進著ニ第一圓座一也、次依レ仰奏ニ十年勞一、其儀如レ常、次依レ仰召ニ續紙一、余召ニ男共一、即五位藏人親經參上、奉レ仰退下進レ之、置レ前取レ笏候、次依レ仰卷ニ返續紙一、其儀用ニ異說一、座前横置レ之、自レ端內サマニ以ニ左右手一卷レ之、至ニ第二枚續目一、（今夜依ニ加階人員少一、至ニ第二枚一、恒例三枚也、）外サマニ卷天、又至ニ第二枚一（合四枚也、）續目一、暫端ノ卷寄タル方チ前ニ置天、取レ奧天外サマニ卷レ之、初ノ第二枚續目ニ至テ、卷留ル也、此說他人一切不レ用云々、以前兩度用ニ正說一、向ニ座下一縿置之說也、今度依レ有ニ所存一用ニ異說一也、此後雖レ可レ候ニ氣色一、又依レ存ニ異說一不レ候レ之、直摺レ墨、依レ無ニ硯瓶之水一、召ニ藏人一給レ瓶、令レ入レ水、染レ筆書ニ從五位下一、先問ニ叙人數於關白一也、置ニ叙位座前一、横、叙位定テ前ニ横置也、〔取〕ニ式部省奏一、第二筥ニ在也、讀申叙レ之、次叙ニ民部一同レ前、次奏ニ事由一召ニ實守卿一、〔仰ニ院〕宮御申文事一、次叙ニ王氏一、名簿在ニ硯上一、付ニ短冊一、不レ加レ封也、余先取レ笏、奏曰、王氏爵四五年來不レ被レ叙、是則正親正顯綱與ニ神祇伯仲資一、已上兩人共、顯廣王入道子也、顯綱ハ兄、位階上﨟也、王氏之長者相論、其事未レ決之故也、而今上ニ擧狀一、顯綱狀也、若被ニ宣下一歟、不レ然者自由上擧頗以不レ穩、叙否之間可レ在ニ勅定一者、仰云、可レ問ニ外記一、余召ニ通親一云、問ニ外記一、外記申云、可レ擧ニ王氏一之由、未レ被ニ宣下一、但去〔秋〕奉幣使之時、顯綱王可レ爲ニ王氏之長者一由被レ仰了、加之、父顯廣王在俗之時、雖レ不レ蒙下可レ擧ニ氏爵一之勅宣上、以レ爲ニ王氏之長者一、年來上レ擧、隨又所ニ被レ叙來一也、但此上

左右可有御定者、余奏此由、勅云、共有何事哉、且又可計奏者、余申云、古昔親王〔蒙〕宣旨擧之、雖然顯廣之時年來上擧狀、又被叙畢、今不可異彼例、何況奉幣之時、五位之王備其役、積年不被叙者、尤不便歟、但今夜不被叙、追宣下之後雖被叙、又何事〔之〕有哉、左右之間可隨勅定者、重〔仰云〕、顯廣之時、〔有蒙〕殊宣旨上擧狀、任彼例可叙之者、仍叙了、先是問外記之間、先叙藏人了、（高階仲國、以關白口宣叙了、）此間、實守卿持參皇太后宮御申文一通、（殘所々自是云々、）余取副笏、（申文員少之時副笏、是故實也、）進寄置笏奏聞、取笏少退候、返給之時、又進寄置笏、給文副笏復座也、次叙外記史、次叙氏爵等、次叙件御給、次叙勘文、（關白給勘文並申文二通折紙等也、）先是、叙二省〔了〕之間也、自簾中被出硯筥蓋申文、關白取之置〔前〕、（少左、）勘文無其中、依余申驚、自簾中追被指出也、從下欲叙了之間、余奏事由、召殿上辨、（兼光、以藏人召之也、）仰云、入内一加階了、勘文并退下、此間叙從下之殘、并叙外從五位下一人了、猶依經程、竊叙加階等了、此間持參兩勘文、（有禮紙、）余撤禮紙傳關白、々々見了返給、余取一加階勘文入第三筥了、依不可被叙也、讀申入内勘文叙之、（寛末、、、書之、或説書寛前、然而永久五年被書寛末、追彼跡也、）皆叙了、卷勘文與關白、（成文等入第一筥、各不引裏紙、又不結、如恒、）次叙位與書年月日、放棄餘紙、（卷之入第三筥、）卷叙位（一兩度覆勘文見合折紙也、）置硯上、（縱、）撤第一筥内物等、（成柄十年勞等也、）入次筥、取叙位入第一筥、置替筥、挿笏進簾下奏之、返給、又置替筥、拔笏調筥中雜具等、取出叙位副笏、深揖起座退下、於殿上倚子前授成範卿、參御所方謁女房、奏下大將可勤仕春日上卿之間子細上、勅云、尤可然云々、卽退出了、

今夜有勸盃如恒、

參入公卿、

關白、（基通、）　余、

大納言二人、　實房、　實國、

中納言三人、　成範、　朝方、　實家、

參議三人、　實守、　實宗、　長方、

抑今夜史成擧申文、申可叙留春宮大屬之狀上、仍余奏事由問外記、康和仁安共有例云々、奏此由、仰云、然者可叙者、仍叙之了、

治承四年正月五日、今夜大將始宮咩奠也、令木工允重永讀祭文、大將著衣冠〔取笏〕、臨祭庭、

家司季長朝臣、候二御共一中二沙汰一也、〔著二衣冠一云々、〕自二納言一始二此奠一先例也、重永補二大將家令一也、仰二光盛一了、

叙位書様、

従四位下、

藤原朝臣敦經、策、

従五位上、

藤原朝臣定家、簡、

藤原朝臣仲家、

藤原朝臣保房、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従五位下、

康信王、寛和御後、

高階朝臣仲國、藏人、

藤原朝臣宣親、式部、

藤原朝臣盛致、民部、

大江朝臣惟景、外記、

中原朝臣成擧、史、

源朝臣信定、氏、

藤原朝臣邦明、氏、

橘朝臣經久、氏、

大江朝臣親實、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大江朝臣資弘、内記、

藤原朝臣倫長、東市正、

平朝臣家繼、諸司、

藤原朝臣親貞、諸司、

中原朝臣家經、諸司、

中原朝臣貞久、諸司、

藤原朝臣景康、諸司、

紀朝臣實有、左近、

紀朝臣久光、外衞、

大江朝臣遠清、外衞、

藤原朝臣遠清、外衞、

磯部宿禰行職、入内、

外従五位下、

坂上宿禰忠成、諸司、

治承四年正月五日

六日、己未天晴、白馬奏之間事敎二大將一、終日習レ禮無二他事一、

七日、庚申天陰、小雨間降、此日白馬宴會也、余勤二内辨一、大將可レ取レ奏、仍早旦修二諷誦一、余三ヶ寺、吉田、崇神院、六角堂、

大將七ケ寺、賀茂、春日、大原野、吉田、崇神院、法成寺、六角堂、又大將祈仰僧等、終日令レ致ニ祈念一、巳刻頭中將問ニ參內刻限一、答ニ未刻可レ參レ陣之狀一、未終余及大將著ニ裝束一、余紫綾平緒、大將紺地、共餝劒魚袋等如レ例、相共參內、余前駈六人、大將前駈四人、隨身上﨟例染狩袴、下﨟紅梅狩袴如レ常、經宗朝臣、季〔信〕扈從、各在ニ大將車後一、於ニ陣腋ニ頭中將通親云、御裝束成了、數刻所レ被レ奉レ待也云々、卽余著ニ陣奧座一、此間大將在ニ陣腋一、余移ニ外座一之後、可レ有レ陣之故也、家禮之人如レ此、先レ是左大將已下、公卿五六人在レ座、次頭中將通親朝臣懸ニ裾於劒一、來、仰ニ內辨一、其詞令レ候ニ內辨一歟、余揖レ之、通親退歸之後移ニ著外座一、召ニ官人一令レ置ニ膝突一、此次以ニ同官人一令レ直レ沓、次右大將著ニ陣奧座一、次更召ニ官人一召ニ外記一、賴業參候レ軾、余問ニ諸司御弓奏、國栖造酒正外任奏等候否一、每度申ニ候之由一、但左馬頭申レ障不レ參者、余仰下可ニ持參一之由上、最末問ニ外任奏一之時、仰詞如レ此例也、賴業稱唯退下、持ニ參外任奏一、余披見之儀如レ例、次以ニ官人一招ニ頭中將一付レ之、此次奏下御弓奏可レ付ニ內侍所一事、幷左馬頭申レ障事等上、通親參上之間、六位外記進ニ小庭一申ニ代官一、與奪如レ例、余以ニ官人一、今之間可レ申ニ代官一之由、所ニ催仰一也、須レ仰ニ大外記一、而忘却不レ仰、仍以ニ官人一所ニ傳仰一也、是必シモ此間非レ可レ申、爲レ忩レ事所レ行、是又例也、次頭中將返ニ給外任奏一、余結申、頭仰云、令レ候レ列云々、次仰云、御弓奏事聞食了、左馬頭代右兵衞權佐盛定者、次余召ニ賴業一下レ之、兩條同仰下了、賴業稱唯退下、此間

大將起レ座了、余可レ起レ座、〔依ニ家禮一也、〕次余起レ座、於ニ陣腋一陣座與ニ床子座一之間、出馬道擬ニ宣仁門外一也、著レ靴、令レ押ニ笏紙一、經ニ陣座前小庭一、隨身相從、先下﨟在ニ余前一、左番長一人從レ後懸ニ裾於弓一、進ニ中門邊一相ニ待內侍出一、此間大將還著レ陣了、被レ引ニ諸卿一爲レ著ニ外辨一也、小時、內侍持ニ下名一臨ニ東階上一、通親扶ニ持之一、余正レ笏入レ自ニ中門一、自レ砌北行經ニ對前南庭一、入レ自ニ造合間一、自ニ軒廊西一進、此間隨身在ニ對南庭一、不ニ進出一、於ニ東階下一揷レ笏、無レ揖、或說揖レ之、昇ニ階一級一、依ニ階短一不レ及ニ二三級一、懸ニ左膝一取ニ下名一退降、拔レ笏、無レ揖、揷之時揖者、此內〔時イ〕又可レ揖レ之、取ニ副下名一、左廻經ニ本路一、著ニ宜陽殿代兀子一、召ニ內豎一、二音、內豎稱唯、進立ニ砌外一、余仰云、式省兵省召セ、內豎稱唯出、次二省丞入レ自ニ中門一、列ニ立砌外一、式部立レ西、西上北面、余正レ笏先召ニ式省一給ニ式部下名一、次召ニ兵省一賜ニ兵部下名一、其儀如レ恒、二省退了、次余起レ座暫歸ニ入中門方一、此間中御門大納言、及實守等卿出來、余示下付ニ大將一取レ奏之間、不レ可レ被ニ見放一之由上、次引ニ陣天皇御帳中一、近仗居ニ胡床一、次余著ニ宜陽殿兀子一、次內侍臨レ檻、次余謝座參上著レ座、西面一揖、向レ乾、再拜一揖、經ニ軒廊西間一、皆如レ常、今日未レ沈ニ西山一、仍如レ法練歩、次開門、次闈司分居、已上余加レ催、〔如レ常〕、次余起レ座、於ニ東階下一、不レ出ニ柱外一也、南面而立、尋ニ召內記一、取ニ敍位宣命一、先見レ之如レ恒、昇レ自ニ東階一、自ニ簀子一北行、此皇居依ニ間數縮一、臺盤兀子床子等、及東庇東邊依レ無ニ其路一、東簀子東北、假構ニ立部一爲レ路、卽徹ニ東庇一也、昇レ自ニ母屋東面北邊一

自二奥座後一西進、到二屏風下一去三尺許一留立、直ク取二立杖一テ兩三步進寄、身ヲ隱二屏風一テ以二左手一付二內侍一、兩三步退歸、頗向二西北方一、拔レ笏右廻、立二母屋北第二柱下一、其實母屋第一柱也、然而以二東庇一擬二母屋一、仍暫稱二第二柱一也、向二西南一而立、內侍出二御屏風下一、余少怱二進寄テ揷レ笏、兩三步々寄、以二左手一取二書杖一、又兩三步退歸テ、留立テ左手取レ書、右手取レ杖、以レ杖打二懸書上一、左廻經二本路一、立二本所一返二給內記一、令レ卷二整宣命一、拔レ笏取二宣命一、參上著レ座、卽懷二中宣命一、次召二內豎一、二音、內豎稱唯參進、此間堂上擧レ燈、庭上立レ明、余仰云、式省兵省召セ、內豎稱唯退下、次輔代參進、余先召二式省一給二位記筥一、揷二笏於左尻一下一如レ恒、次召二兵省一給レ之、輔代置二庭中案一了、次余召二舍人一、二音、次少納言就レ版、余宣、刀禰召セ、次外辨參列、余仰二敷尹一、外辨謝座謝酒、昇レ殿著レ座、左大將爲二上首一、左大將、源大納言、藤大納言、中御門大納言、右兵衛督、右宰相中將實宗等着二端座一、帥大納言、三條大納言、右大將、右宰相中將實守、堀川宰相、三位中將等著二奥座一、右大將依二余在二端座一、著二奥座一也、次余仰二實宗一催二叙列一、次召二宗通卿一召詞、右ノ兵ノ舍人ノ司ノ藤原朝臣、先向二傍人一召二之如レ例、賜二宣命一、宗通復レ座之後、余已下起レ座、先レ是右大將下レ殿、依二家禮一也、列二立左胡床南頭一、里內之時可レ撤二胡床一、而不レ撤レ之立二南頭一、仍其南迫二幔絹一、無二宣命使路一、尤是無二便宜一事也、次宣命使就レ版、經二列後一未レ並尋常版位東等一如レ例、宣制兩段、各再拜、宣命使左廻、經二尋常版位北東等一復レ座、無二曲折揖一、次

余已下右廻復レ座、次叙人賜二位記一、拜了退之後撤二筥案等一畢、可レ立二親族拜一也、而早速下レ殿之間、叙人未レ拜云々、然而公卿拜舞了、立所如レ初、復座、此間叙人拜了出云々、次第違亂大失也、余棄レ恥出仕、天譴也、今致二此失一、尤可レ然々々、左右大將不レ復レ座、留二立軒廊一見二白馬奏一、左大將立二西間一、右大將立二東間柱外砌一也、一二間之中柱南頭、立二烏頭殿一、然而不レ及レ塞レ所、仍各立二此所一也、先左大將參上奏聞了、右廻、土御門流如レ此、花園受二彼說一、閑院之流又習二花園說一、仍被二右廻一也、作法優美、經二東簀子南庇等一復レ座、右大將昇レ自二東階南頭一、自二簀子一西行、昇二母屋北邊長押一、副二北障子一頗留立、左大將過二其前一之間相交代、西進天到二屏風下一取二立杖一、兩三步進寄天付二內侍一、左廻、余家說如レ此、但〔宇治〕左大臣、後年被レ用二右廻說一云々、〔復レ座〕、作法無レ失、又優美、爲レ悅不レ少、於二軒廊一取レ杖之間、依レ長、仰二隨身一令レ切レ之云々、先持レ杖計二寸法一、給二隨身一令レ切之、左大將不レ切云々、次余仰二實宗一令レ〔取〕二版標等一、次白馬渡、次晴御膳、群臣立、供了居、余仰二參議一令レ催之、次腋御膳四盤供了、仰二實宗一令レ催二臣下紛熟一、卽居了、申上余候二天氣一、御箸鳴、臣下應レ之、次供二飽羹御飯一、進物所御厨子所等、御菜汁物等一、次催二臣下飯汁一各居了、又次第申上下レ箸如レ恒、次供二三節一、次一獻、國栖奏仰二實宗一催レ之、次二獻、御酒敕使、賴定卿、三獻、舞姬奏余取レ之、儀如レ恒、依二內敎坊別當不參一也、

次催ニ舞妓一、卽進舞ニ々臺一、發樂及萬歳樂之間、余示下
可レ立ニ女樂拜一之由於實定卿上、著レ陣見ニ宣命見參
等一、令ミ外記挿ニ一枚一、共維挿、相共進立ニ軒廊一、於ニ東階下一
取レ杖奏聞、返ニ給杖於內記一、取ニ宣命見參等一、參上著
レ座、召ニ實宗一賜ニ宣命一、須レ賜ニ實守一、而件人早出ニ了、仍以ニ實宗一用ニ宣命使一、召ニ賴定一
賜ニ見參祿法一、依ニ實守早出一、一身兩役也、余讓ニ宣命拜於實定一、逐電退
出了、先レ是大將退出、三獻了、未レ奏ニ舞姬奏一之間
也、

今日參入公卿、

大臣、余、
大納言六人、實定、定房、隆季、實房、實國、宗家、
中納言二人、亙通、朝方、
參議四人、家通、實守、賴定、實宗、
散三位、賴實、

右大將拜任之後、未レ被レ下ニ御監宣旨一、是職事未練之
所レ致也、今日欲レ取ニ白馬奏一、未レ被レ下ニ御監一者不レ能
レ取レ奏、仍余驚申、節會以前被ニ宣下一了云々、

八日、辛酉、天晴、左大將送ニ書札一、被レ賀ニ右大將作法優美
之由一、人々感歎云々、爲レ悅爲レ悅、女房參ニ詣吉田崇神
院等一、姬御前相ニ具之一、基輔乘レ車、在レ共侍三人、家司儀每年事
也、但崇神院〔今〕年始參也、

十日、癸亥、天晴、此日自ニ閑院第一、行ニ幸五條東洞院邦綱
卿亭一、去年天下大亂之後、早可レ有レ遷ニ幸他所一之沙汰出來、因レ茲邦綱修ニ造件亭一、土用以前僅五六ケ日之間、大厦成了、人以爲ニ奇異一、而之間忽穢氣出來、其後去四日又延引、七日〔內〕無レ遷ニ幸他所一之例上之故云々、右大將始供奉、戌
刻著ニ束帶一、蒔繪螺鈿劒、紺地平緒、有文帶、不レ著ニ打衣一、卷纓、此外相ニ具平胡籙〔蒔繪螺鈿、〕弓綏等一、召仰之後可レ帶也、
參內、御輿出ニ御左衞門陣一之間參會、忽帶ニ弓箭一供奉
云々、

陣中行列、

先番長已下爲レ先ニ下﨟一、隨身四人前行、馬右方番長、一
人、下﨟三人、最末持ニ主弓一、〔隨身賜ニ狩袴染分一也、〕
次乘馬、隨身下﨟第一二張〔ノ〕口馬右方、舍人長貞廉、〔給ニ當色一、崩木上下濃山吹衣、〕居飼〔給ニ當色一〕等相ニ副之一、
次馬副六人二行、第一者持レ笏、馬副等不レ取ニ松明一也、
次雜色二人、雖ニ陣中一依レ乘レ馬、追ニおヤイ前一、正法雜色不レ可レ追、隨身可レ追也、然而幼少隨身等不レ能レ追ニ雜色之おヤイサキ一、仍雜色竊追也、

路頭行列、

於ニ陣口一、二條町、　番長騎レ馬、取ニ弓幷松一、
前行舍人、當色赤色、居飼同給ニ當色一、等在ニ其前一、
次馬、張口同前、
次下﨟隨身三人、取ニ松明一、

次馬副六人、不取松明、
次雜色二人、同前、
御輿出自左衞門陣、自西洞院北行、自二條東行、自東洞院至五條皇居、入御左衞門陣、大將已下、於左衞門陣末程下馬、於兵衞陣前、中門外門內也、右立南、左立北、兩大將前行、於中門暫相待御輿、兩大將共進立南階左右、左立東、右立西、各隨身相從發前聲、鈴奏之時不進之、諸卿先是列前庭、北上西面、次下御、立廻御帳前給之間、左大將已下稱警蹕、鈴奏等了名謁、中將隆房問之云々、即公卿及兩大將、爲先下﨟退下、右大將直〔以〕退出來余方、即歸參女院了、今夜行幸、次中宮行啓、出車五兩、檳榔毛、次東宮行啓、公卿被指分三方云々、賢所御竈神等、今夜渡御云々、〔今夜大將前駈四人、共人二人、〕今夜闕白騎馬供奉、在行幸後行啓前、其後有職事等云々、」
十一日、甲子天晴、此日女房姫〔君〕御前、共參中イ女院御所、右大將八省加供、自官催之、付政所申上家令進奉云々、先例自納言始之所勤仕也、
十三日、丙寅天晴、今曉家女房爲余見吉夢、巳刻參女院、此間右少將實明來余方、以人示大將云、可申請春日祭陪從牛臂下襲者、彼少將勤使之故也、對曰、早可調獻候、此御所無便宜之間不調〔云々〕、是大將答也、戌刻大將參法成寺修正、元服之後今日始所參也、仍擇吉日所參也、直衣如例、雖須出衣、今年無元子云々、仍不出之、牛車、新調、前駈四人、隨身上﨟布衣冠、下﨟烏帽、法咒子之間參入、先是長者被參、中御門大納言、新中納言朝方等追參云々、及終頭大將退出、今日法性寺座主來、語去年西塔釋迦堂本佛、幷七社御正體、動搖給之間子細、
十四日、丁卯天晴、及晚陰雨、春日上卿事〔大略延引〕、倩案此事、猶折節無骨之上、〔世間之人不〕語武士、又難出來之故也、御齋會竟有僧事云々、
十五日、戊辰陰晴不定、邦綱卿示可遂春日上卿之狀、然而猶延引了、
十六日、己巳朝間天陰、午後晴、未刻春宮藏人來催曰、來廿日可有御著袴、幷御眞菜事、可參入者、申承之由、件藏人藤原親家、主殿頭爲清男云々、
十七日、庚午天晴、光盛參上、召前仰大將今年可上年給、任納言次年二合任、據例也、申文、幷封戶之間事可尋沙汰之狀、自內裏被仰云、可書進東宮御著袴、主上御進退作法、女房奉書、申不知子細之由、重仰云、猶可書

進ニ者、凡知ニ此御作法一執政臣、可レ備ニ顧問一者也、何況此事不レ知ニ案內一、然而再三之綸旨不レ能〔申〕ニ左右一、」
十八日、辛未天晴召ニ春宮〔大進〕光長一、問ニ御著袴〔之間〕子細一、獻物之間事一、博陸辭遁云々、如何々々、
十九日、壬申天晴、早旦自ニ內裏一被ニ仰下一曰、御著袴之間、被レ奉レ結ニ御腰一〔師〕鎰歟片鎰歟、又御直衣はこへ可ニ引出一歟、可レ籠歟云々、申云、雖レ不レ知ニ先例一、片匙可レ宜歟、又御直衣可レ被レ籠レ尻、又今日參入可レ言ニ上子細一者、未刻關白以ニ棟範一被ニ示送一云、永治故殿御記無レ所レ見、尤遺恨、兼又左大臣可レ問ニ獻物一云々、而令レ列ニ庭中一給之條、若無骨之由有ニ御存知一歟、然者可ニ承存一者、報曰、御記事奉了、獻物事、仁安之度左府問ニ鄙生一、爲ニ上首一列ニ庭中一、今更何可レ存ニ異議一哉、凡以勿論事也、抑今度獻物、尤可ニ令レ問給一歟、長治、堀川左大臣、官位共爲ニ上﨟一、仍知足院殿于レ時內覽右大臣、不レ被レ問レ之、永治、故殿雖レ可ニ令レ問給一、依レ優ニ花園左大臣一、又不ニ令レ問給一、仁安、前博陸不レ被レ問レ之、已無レ理、何況於ニ今般一者、左大臣已爲レ〔傅〕、而被レ問ニ獻物一之條、豈以可レ然乎、執政臣問ニ獻物一之例、不レ可ニ勝計一永承天永御賀、及東宮元服等、度々有ニ此例一、者、同刻故攝政殿若君之母尼、以ニ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一件尼、此朝臣之姉妹也、有ニ示事一、件若君可レ有ニ首服一之間事也、酉刻著ニ直衣一參內、今年余綱代車不レ調、仍借ニ用大將綱代車一也、依レ召直參ニ御前一、朝餉、御著袴之間條々、有下被ニ尋仰一事等上、

一御袴腰結樣事、
依ニ今朝下官申狀一、片鎰之由有ニ御存知一之上、頭中將通親朝臣申云、長治之度、堀川院被レ問ニ仰久我內大臣一、而左方ニ片匙ニ可レ結之由、有レ所ニ注置一、卽進ニ證文一、彼大臣自筆也云々、而左字誤歟、須レ結ニ右方一云々者、余申云此事尤有レ興、傳レ家之人猶貴事也、但左字全以非レ失歟、〔已自〕筆云々、何有ニ書失之疑一、何況女房〔袴腰一〕不ニ引廻一、仍可レ結ニ于右一、至ニ于男袴腰一者、〔引〕まはして可レ結、然者前後左何不レ被レ結哉、而結ニ于左方一有レ謂、表袴腰ハ、後之左ニ結レ之、以レ之思レ之、男袴腰可レ結レ左歟、然者引まはして左方ニ片鎰可レ被レ結也、不レ可レ有ニ異議一歟、或說前ニ引まはして師鎰可レ結云々、然而無下可ニ指南一之證文上、久我相國自筆已可レ爲ニ規模一、於レ今〔者〕可下令レ付ニ彼牒一給上歟、□□敕定被レ申旨可レ然、明日可レ存ニ御此儀一者、

一御はこへの事、

申云、凡入著袴之時、引直衣造尻、如主上御引直衣、春宮何異之哉、毎事可違主上例者、御拜何因哉、主上儲君共在左右也、何況引直衣有はこへ之條、古今未聞者、勅云、人々多申此旨、同可存御此儀、

一稱事、

長治知足院入道記、不〔注〕著御之由、〔疑不著御〕歟、永治仁安共不召之云々、近例已不著御〔歟〕、加之其著御之體、詳無存申之人、不如不著、御所存如此、猶可被尋人々歟、鄙生無所習傳、仍件子細暗難申披者、勅云、仁安度慥不著之由所覺悟也、今度同不可著御者、

一御裝束事、

以指圖中宮大進宗頼所圖也、合式文左大臣造進、件式不得御意事、太以多云々、委御覽、其後奉仕御裝束了大夫忠親卿、大進光長、中宮大進定頼等、相共奉仕之云、渡御、余及通親朝臣候御共、巡覽了還御、此間余謂忠親、議獻物引立之事、長治、永治、仁安、皆入自東中門、東上列立、准彼者、今度自西參進、西上可列歟、大夫云可然、但彼皆以東爲春宮御方、仍雖自東參入、御座以東爲上、故東上列立歟、今般西方東宮御方〔也、又以〕東爲上、仍進自西天、東上列立、道理〔可叶、次〕余云、此儀素所存知也、其上重加案、院拜禮小朝拜等不依御所便宜、隨前庭狹少、有東上西上之差別、然者不可依御所之上下歟、大夫承諾、此後相共臨其所見之、而縱雖西上、立南殿進南、仍末列之人可立南殿庇下溜上、尤無便宜、仍猶可爲東上之由內々令議了、此後余退出了、經房朝臣云、琵琶事以令申御旨、奏聞之處、勅云、可催實宗云々、昨日可候御遊座之由有催、而近年荒蕪之上、左手有恙、不可叶之由言上了、八條二品煩二禁云々、因之禪門上洛、前大將同下向云々、抑今日博陸所示送之獻物之間事次第、凡不得心奇異也、

廿日、癸酉天晴、此日皇太子有魚味著袴〔等事〕、三歲著袴爲吉例之上、來月依可有讓位事、所被忩行也、魚味當于五ヶ月、世俗云廿ヶ月食之云々、然而先例不必然歟、午四點著束帶、蒔繪劍、細地平緒、參內、先是關白參候、傳左大臣未參、魚味事未始云々、參御所方、小時參著東宮殿上、東宮御在所、坤間角子午廊也、以北爲上、西庇爲殿上侍臣候所、東有立部、臺盤居饗、無勸盃先例也、左大將已下、公卿七八人許在座、頃之傳左大臣參入、招大進光長問獻物人事、可取御氣色之由示之、本左大臣可問之由、載次第、而忽有議、關白可被問之由、有其沙汰、聞彼內議、有此奏聞歟、光長云、〔御眞

菜〕刻限至云々、傳云、毎事可忩行、且又可奏內御方云々、次供朝餉、一御臺盤、陪膳權大夫知盛、仰左中將奉通朝臣昇之、二御臺盤、通盛朝臣、隆房朝臣昇之、次四位已下役送、供御座前、供了知盛候南簀子敷、良久春宮出御御座、亮重衡朝臣奉抱之、出自御帳東間、奉居晝御座、此間關白著御前圓座、經知盛前著之、次重衡朝臣召左大臣及余、此間春宮獨居、敢無面嫌之氣、兩人共參著簀子圓座、他公卿〔不〕著座先例也、次知盛卿參進、居御座東邊奉食之、先餉、〔次御飯、次漬汁〕奉食之、此間御進退敢非幼稚之儀、兼有成人之量、可貴々々、次重衡朝臣奉食之間、件朝臣隱候御帳東邊也、參進奉抱入之、關白已下小平伏、次余先起座復殿上座、次左府、關白重被參內御方了、暫之余起座參內御方、此間著御々裝束、御引直衣、紅打衣、白御衣、紅張御袴、重衡朝臣奉仕之云々、此間被進東宮御裝束、於臺盤所方、藏人受之、授之勅使泰通朝臣、余竊見件御裝束、小葵文浮文織物御直衣、（打紅）紅打御衣文、（葵白文有）白綾御衣一領、（同文）同單衣、（單文）紅張三重御袴、（有表差）御帶、（御直衣地也）御扇、（泥繪）疊一帖、白練小葵文綾、面白平絹裏三幅也、懸緒弘三寸許、帖之裏打、褁置衣筥蓋、件蓋蒔鵜松置口、主上御裝束了、召御前、有被尋仰事等、御袴腰結樣、見土御門右府記之由、通親朝臣注申之云々、白川院御著袴、于時後三條院坊御時、卽春宮之若宮也、結右之由被記之云々、又昨日如申、堀川院御著袴之時、又我相國自筆證文、奉結左之由注之、共爲憶説、申是非難知之由、爲之如何云々、余申云、左右在御定、余本體不知事也、但須被用土右記歟、而案事理、猶可結左歟、〔凡〕男萬事用左、又普通表袴腰左結之、至女房袴有結右、不引廻腰之故也、然者可有男女之差別歟者、敕定云、所申可然、可被用長治例者、此間大將參入、同被召御前、暫間頭辨經房朝臣、申刻限至之由、先是、自內御方被獻御裝束幷御膳具、自中宮又被調獻御裝束云々、件事等不見及、可尋之、卽出御々帳西間母屋、出自額間、此間左大臣及余候南簀子、關白撤西庇鳥居障子候其中、尤無便宜歟如何、通親朝臣取晝御座御劔前行、經房獻御草鞋、經御殿南西簀子、敷莚道、入御自造合間南面、御殿與中宮御所之間造合也、關白褰御簾、此間、左大臣、余、相共經中宮御所南簀子、著東宮殿上、相次關白來著、經臺盤上著奧座也、左大臣及余在端、小時右大將參上著奧座、經座末也、先是余參主上御共之間、大將無可參東宮御方之道、仍廻北對北可參之由仰含了、此間御着袴畢、供東宮御膳、幷改御裝束云々、良久、通親朝臣告出御之由於關白了、卽起座參上、居西階間簀子、次公卿等皆悉降立屛中門南庭、東上北面、左大臣已下皆降、自東宮殿上南椽也、大將余不起座以前降、依家禮也、次權大進時光、大進光長等、授獻物於左大臣余等、諸大夫等授左

大將已下、皆指笏取之、(件獻物體如御賀之時、鬚籠或平籠等付松枝也、右手持柄左手籠了、下ウラチ持也、付松枝タル方チハ上ニテ持也、頭上左手低右手也、)左大臣已下、經透廊(件廊三ヶ間子午廊也、數倍數也、)不南砌外、列立南庭、(東上北面、子細見昨日記、)公卿一列、(上首左大臣東雖立進、猶依地狹、中納言已下、透廊南一間之融、西サマニ立出也、)殿上人一列、(通親朝臣已下、經房不立也、)諸大夫一列幷五十拔也、皆悉立了、左大臣咳驚、于時關白居向東方問云、何ソノ物ソヘ(乍向北可問也、而向東尤失也、)左大臣申云、御子ノ宮ノ奉リ給御贄、余已下可稱申、而各不出音、只氣色許也、(各只御贄ト可申也、頭出御之時不可申物名之由、見西宮抄云々、具在永治宇左記、但多稱物名之由見舊記者也、)次關白仰云、膳部ニ給へ、(今度不聞、)大臣不傍行、又不召ニカシハテ、只氣色許ニテ、今ハ膳部可參上、高聲被行也、尤違例了、次自西方膳部等參進、(經列前也、)受取公卿所持之獻物、公卿乍立授之、各即拔笏而立、殿上人已下乍持退下、次左大臣揖、經列前退下、次余同前、(大將退入列居之如例、)次ニ皆揖退下也、余已下還著東宮殿上座、(左府暫不見、若有要事歟、)次頭辨經房朝臣、居殿上之妻戸下、告召之由、余示云、左大臣不被候歟如何、經房不答左右、仍余起座欲參之間、左大臣參上、仍留立過被人了、左大臣已下著御前座、關白、左大臣、余、三人ハ著簀子座、左大將已下著坤廊座、(尋常中宮殿上云々、)次居公卿衝重、次勸盃、

頭中將通親朝臣、瓶子(五位藏人親經、)衝重之間、經房與時光聊以口論、事及諠譁、次供主上御膳、陪膳大納言實房卿、參議散三位等役〔供〕、賴定、實宗兩人稱警蹕、自餘不稱之、理須稱也、朝覲行幸之故、依爲(時イ)院御所不稱之歟、(但長治永治記、不注警蹕之由如何、可尋之、)最末三位中將賴實、持參御酒、(銚子、)至陪膳之許、實房候氣色、依御目不供之、賴實持歸了、(恒例朝覲行幸、及五十日百日等之時、不及參着御〔帳〕前、自路持退、而長治授陪膳之由、見〔□□□□□□〕日記、然而正ク結之由又不見、仍今日被逐彼例也、)次置御遊具、次敷召人座於階下、(階以西、東西行、敷之、而地狹之間、召人等少々候座後也、)次殿上地下召人參上、(居地下召人衝重如恒、)次御遊、(笛箱蓋〔在〕左大將前、須以五位殿上人可令取下、余密々雖示其之由、不覺悟、只以手押遺源大納言前、仍所作人不能取笙笛、爰隆季卿召五位殿上人、令取下之、此間頗經程也、)呂、穴貴、(三段二反、)鳥破(二反、)席田、鳥急、賀殿急、〔律〕、伊勢海、(一反、)萬歲樂、此間給諸卿祿、頭中將持參、存例不參其前、伺氣色、而依無目、如法持參置前、此時被目歟、(不見及、)通親持歸了、左大臣已下給祿如常、此間主上入御、關白總參テ可褰御簾、〔而〕不被存之間、主上簾下暫立給、頗似無骨歟、(公卿平伏、)即余起座祿ヲ投給召使等中了、左大臣同前、(但其息三位中將、來逢取之歟、不見及、)兩人歸參、依可候還御々共也、已欲還御之間、以經房被仰左大臣云、被行賞之後可還御如

何、左大臣頗以閉口、持疑良久、數刻佇立、誠以無用心、凡忽可還御〔之〕由、左大臣示關白、仍職事取脂燭、持參御草鞋之間、忽此儀出來、次第散々、此間公卿等獨在御前座、是又不可然、凡主上未練、關白有若亡、左大臣物總被申行之間、毎事違亂、衆人屬目、良久之後遂以還御、余依寸白更發逐電退出、此旨觸女房辨內侍了、

祿法、（關白女裝束、自余大臣白褂一重、納言已下同褂一領云々、）

御遊所候人、

拍子、宗家（卿、）琵琶、實宗、（一切不彈如何、）箏、家通、（頗彈之、）

和琴、實家（〔卿〕、）笙、隆季（卿、）笛、實國卿、

篳篥、（依無東宮殿上人之堪其能之間、地下召人吹之、）

右兵衛權佐盛定、可被許昇殿之由、今日關白執申、然而無許容歟、長治地下召人吹之〔云云〕、凡定能卿可出仕者、此時尤可被召出之由、先日有敕定云々、而時忠卿抑留、今盛定昇殿強不可然之上、上臈之季信出仕、何盛定拔群可有沙汰哉、聖主存此旨不被許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左大臣、　右大臣、

大納言、實定、定房、隆季、實房、實國、宗家、良通、成範、

中納言、時忠、忠親、朝方、實家、

參議、家通、實守、賴定、實宗、長方、

散三位、基家、脩範、實淸、知盛、輔實、

忠親、知盛螺鈿、自余、關白已下皆蒔繪劔也、

良通用紫緂平緒、

良通獻物了、不還昇退出了、依余命也、

今日事子細、可尋訪忠親卿光長等者也、

今日御眞菜之時、御裝束白細長也、

廿一日、甲戌、天晴、施藥院使丹波賴基參上、針齒下、

廿二日、乙亥、天晴、信助、智詮等來、

有安來云、宰相定能可出仕之由、有沙汰云々、是余先日仰付事也、尤悅思不少、晚頭右近廳頭淸景、持來府奏三通、請大將之判、（一通御賀功、一通以弓場殿功、申兵衛尉云々、一通廳頭淸景依奉公勞、欲傳將監者、）余仰云、任大將最初除目府奏放數通之條不可然、淸景將監忽不可申、又兵衛尉功先例不審、以左右近府奏任兵衛尉之例、相尋可申、但成功不空、追可有沙汰、於今度者只可上一通也者、則御賀功之者府奏、大將加名二字賜了、今二通申文留置之、福原禪門今日下向了云々、

廿三日、丙子天晴、傳聞、御著袴之由、日カ關白被レ著二東宮殿上一之間、打二散掌燈一云々、余退出之後事也、入レ夜西京方有レ火云々、去御著袴日、余祿自取起レ座、無下可二受取一之殿上人上、仍投二給召使等之中一了、于レ時隨身等不レ見二近邊一之故也、而余隨身等欲レ責二取彼祿一、納言祿召使賜レ之、大臣之祿不レ然云々、而件召使參上、今度任申二可レ被レ許之由一、余裁二許之一、召使喜悅、再拜而退出云々、件召使古物云々、

廿四日、丁丑午上〔天〕晴、晩頭雨下、入レ夜甚雨大風、未刻許藏人左少辨行隆來、余謁レ之、烏帽直衣、行隆仰曰、五條堀川後院町、可レ有二造營一、而堀川材木商人、依レ爲二陣中一可二レ不レ通、此條可二計奏一者、申云、先天子之政、以レ無二人愁一爲レ先、五條以北永可レ不レ通、爲二世人一爲二商客一、必有レ所レ愁歟、加之後院町被レ造二皇居一、先例未レ聞、猶重被レ尋二皇居之地一、相二計彼是一可レ被二左右一歟、行隆云、後院者不レ付二太上皇事一也、只天子之被レ置二御物一之所也、何有二禁忌一哉如何、余云、所レ申非レ指二禁忌事一、凡古來彼町、無下被レ造二皇居一之例上、加レ之偏爭非二上皇之被官一哉、太上天皇御座之時、強無二此沙汰一、只付二院廳一有二進止一歟、太皇不二御坐一之時、自二公家一被レ補二別當一有二其沙汰一、然者何強擇二後院之地一、可レ爲二天子之居一哉者、行隆諾郎歸參了、酉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亥刻歸來、

廿五日、戊寅〔天〕晴、午刻頭中將通親朝臣來傳レ勅云、自二明日一可レ被レ始二行除目一、可レ候二執筆一者、余著二冠直衣一謁レ之、申二可レ參之狀一、通親云、日來左大臣被レ申二可レ參之由一、而去夜俄辭退、右手腫不レ能レ取レ筆云云、又傳レ勅云、給料學生三人爭二訴秀才一、給料次第、第一季光、第二賴範、第三通業、而通業勘二先例一依レ爲二侍中一可レ被レ補之由、訴申云々、何樣可レ被二仰下一哉、又望二申學問料一之輩數人、交名在二別紙一被レ副二各解狀一、專一誰人哉、同可二計奏一者、申云、秀才事、通業依二侍中一、申二可レ被レ抽レ賞之由一、非レ無二其謂一、又儒道之習不レ超二次第一、兩ケ之〔間〕、左右只可レ在二勅定一、抑於二賴範一者爲二永範朝臣之孫一、尤當二其仁一、季光通業之間、所詮可レ依二學生之名譽一歟者、學問料事、又可レ依二才幹之優劣一、但如二所望之輩交名一者、未レ擧二一子一之上、上﨟儒士尤可レ預二內擧之恩一、今一人自二解之中一、以下候二殿上一之者上、可レ被二登用一歟者、通親云、此事被レ問二左大臣一、被レ申之趣只同前也云々、又云、式部之輔所望之者太多、於二御前一可レ有レ議云々、又明經道之輩、上二連署之奏狀一、申下可レ擧二諸司一二三分一之由上、竿明法兩道課試之者、春秋除書雖レ給

官、其外猶擧任諸司二三分、明經道何有相違哉、加之古昔多有此例、而正暦年中當道、被置問者生八人以降、課試數多給官不希、而近年敢無遂課試之輩、推擧之間還爲道之煩、且依上古之例、且任他道之跡、欲預恩容者、此事同可及議定云、又云、侍中可有闕、皇嘉門院藏人被擧三人之由、承之如何云々、余云未承及、但自一所被擧三人定、僻事歟、各私成其望歟、頃之通親退出了、大外記式部丞等、明旦可參之由仰遣了、爲下公卿給也、申刻三井寺僧都覺尊被來、余謁之談法文、小時被歸了、酉刻隆職宿禰來、談世上之事、余問後院事、申云、專付太上天皇事也、行隆之案太嗚呼、可嘲云々、晩頭信範入道催進公卿給、

廿六日、己卯、陰晴不定、時々雪灑、此日春除目初日也、余奉仕執筆、早旦修諷誦七箇寺、（賀茂社稻荷、春日、大原野、法成寺、六角堂、）午刻、大外記頼業參上、先召簾前問仰雜事、頃之退下侍所、以家司行頼朝臣賜公卿給、（加二合停任幷三通、卷籠一禮紙結中、是給外記料也、）二合停任勘文、已上二通、卷籠一禮紙、（不結中、給式部料也、）及硯、以檀紙二枚裹、押入上筆墨、（白管筆二卷、本不卷紙、平墨一挺、以例美紙裹之如常、已上裹檀紙一枚捻上下、如例年、非立文、）等、式部丞雖催不參、仍傳外記例也、秉燭着束帶、（蒔繪劔、紺地平緒、纈梅常所用也、）相伴右大將、（唐草蒔繪劔纈、紺地平緒也、）參內、（五條東洞院皇居、南殿清涼殿相兼、東禮御前座以西爲上、仗（作イ）座二間太以狹少、）先參朝餉方、（大將同之、）謁女房、小時著陣奧座、（大將不著、依家禮不可列弓場也、但人數不足者、令列例也、）相次中御門大納言宗家、左大辨長方等着座、次頭中將通親朝臣來、就座下仰召仰事、（其詞不分明、）余頗居向之小揖、通親退下之後、余移著端座、（長方平伏、予着〔座〕訖、揖之後起直也、）以扇直履、使官人置膝突、（此間三條大納言實房、右宰相中將實宗等著座、先請余如常、）以同官人、使仰可召外記之由、即外記頼業眞人參軾、余仰云、自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頼業稱唯退下、次以官人召辨、即左少辨行隆來就軾、余仰詞同、仰外記、行隆微唯退下、次以官人更召大外記、仰云、文書相具タリヤ、申候之由、余目之、頼業稱唯退下、此間余示人々曰、宮文者納言所役也、此外納言不被候歟如何、實房云、花山納言、右衞門督等、各〔來〕著陣〔之〕云々者、余曰右大將祇候、然而依家禮不可列立、但人數不足之時、立列定例也、參議取宮文、又爲流例、爲之如何、人々曰當時人數無不足、強不可專闕歟者、仍不召着大將、頃之藏人就軾召諸卿、余小揖、（諸卿一同可揖、不然失也、）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余仰云宮文候、外記稱

唯退下、宮文暫遲々、仍仰二參議一催レ之、長方以二官人一催レ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二宮文一列二立小庭、西上南面、如レ常、余已下經二小庭幷立蔀西邊、列二立弓場殿代、余東面、當二北第二間一而立、中門廊外緣末レ放也、納言西上北面、實房、宗家許也、參議南上西面、實宗、長方等也、定能依二家禮一不レ立歟、外記取二宮文一列二立納言之後一了、件弓場殿代、中門外北腋殿上前屛外也、余參內之節見レ之、已無二其所、仍問二通親朝臣一之處、答云、假雖レ有下可レ候二弓場殿一之儀上、强不レ可レ然之由、有二其沙汰、仍所レ不レ用二意一也云々、余云、雖レ不レ及レ作レ屋、立二立蔀一可レ被レ引レ幔也、如二當時一者、可レ有二列立之便宜一者、仍通親下知、令レ引二幔於東南二面、南幔西頭不レ及レ溜、四五許尺、以レ之爲二入路、余欲レ着レ陣之時、東幔甚迫レ西、仍令レ退二引之一者也、次余揖、納言參議答揖、左廻、脫二置履於沓脫、昇レ椽入レ自二北腋戶、經二小板敷、著二殿上端座、〔小〕臺盤頗下方、先レ是關白居二倚子前、次關白及余也、改レ襪、〔改レ襪〕出レ自二上戶、經二年中行事障子北、自二中門廊一北行、自二渡殿前廣庇一西行、經二御殿東南簀子、着二御前座、兩面端疊一枚敷二御座東間、其東小絕レ席敷二緣端疊三枚、爲二納言座、閉二南庇東面妻戶、其內敷二同疊二枚一爲二參議座、御座北間御簾下、敷二圓座一枚一爲二執柄座、當二御座間、敷二圓座二枚、爲二大臣座、關白座與二執筆座一之間、立二切燈臺一擧レ燭、(有二打敷、)又納言座前上下立二燈臺、(先例件燭一燈也、可レ尋レ之、)庇不レ懸レ簾、疑二廣庇一之故也、垂二母屋御簾、關白座後鳥居障子不レ撤レ之、疑二崑崙池障子一歟、後聞關白經二長橋云々、可レ然、余路不レ得レ〔心〕、然而賴レ有二所存一者也、次實房、宗家、實宗、長方等、取二宮文一置レ之、其路經二青瑣門代、殿上戶南階開戶爲二件門一、卽小板敷之誤(誤一本作歟)也、幷長橋御殿簀子等、入レ自二南庇東第一間、經二參議座後末等、抑豫實房卿問レ余云、宮文之路如何、余云可レ在二御計、但已被レ設二青瑣門代、須レ用二其路一歟、實房稱レ善、兩人之所存、可レ用二中門廊南端東面戶一云々、其理不レ可レ然、今依二余命一經二被路一也、次主上被レ引二寄御簾、此間隆季追着レ座、此後頃之家通又着レ座、關白微唯、揖經二簀子一着二簾下圓座、次主上引二寄御簾一給、關白召レ余、氣色許也、余微唯、經二簀子一先着二次圓座、隨二重御氣色、起更着二第一圓座一之儀如レ例、次依レ仰奏二正權闕官帳、其儀如レ常、但置二宮於板敷一引廻、是無二長押一之儀也、故實也、返給復レ座、依レ仰參二大間、一尺五寸許、燈臺依レ迫レ座、召二男共一令二立直一之後、參レ之也、次依レ仰摺レ墨、任二內豎三人、〔頭散位喚、〕

伊勢少掾正六位上紀朝臣友廣、內豎頭、

出羽少掾正六位上淸原眞人能淸、內豎、散位、勞、

遠江少目正六位上縣宿禰牛貞、喚內豎、

次先奏二事由、召二參議家通卿、召詞、右兵衛督藤原朝臣、先問二在座之參議於二隆季卿一、召レ之、仰二院官御申文可レ召之由、次任二內豎殘二人、

伊賀目正六位上田口宿禰武永、奏時、

武藏掾正六位上秦宿禰末弘、內豎、天曆籍、

次任二校書殿三人、

和泉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國次、校書殿頭、
肥後大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有末、校書殿、散位、勞、
下總大掾正六位上高橋朝臣午包、校書殿執事、
此間家通持二參院宮御申文一、余取レ之置二硯上一、押レ宮取二御申文一、不レ指レ笏、如レ本置二座下方一也、進寄奏レ之小退候、不レ持レ笏、返給之時、進寄取レ之、復レ座暫置二座前一、橫、次任二進物〔所〕二人、大舍人三人一、四所籍先奏二闕官帳一之後、移二置第一宮一、隨二任了一返二入本宮一如レ例、
大和少掾從七位上〔大江〕朝臣有次、進物所執筆、
備中大目從七位上秦宿禰牛里、進物所膳部、
上總大掾正六位上賀茂朝臣吉末、大舍人番長、
下野掾正六位上高橋朝臣國兼、大舍人、散位、勞、
能登少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友里、大舍人、本籍、
次余示二當年內給、幷院宮公卿給可レ給之由、於關白一、關白撰出之間頗經レ程、先給二當年內給、幷公卿給兩三束一條、先任二內給五人一、成文入二第一宮一如レ例、
參川大掾從七位上中原朝臣久廉、當年內給、
丹後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景澤、當年內給、
大和大目從七位上海人宿禰久成、當年內給、
上總權目從七位上中原朝臣宗安、當年內給、請文書二中原宿禰一、然而依レ爲二內給一不レ難レ之、改二直尸一任レ之、
備中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友國、當年內給、
次任二院宮當年給一、此〔中〕皇嘉門院御申文、被レ加二載二分代一、仍任二掾一人一、申文表付レ驗加二成束一、抑今度隨レ任放二裏紙一置レ前、卷二申文一指二成束一、卷二裏紙一入二第四宮一也、當說入二第三宮一、是又一說也、自二硯宮一第四宮也、 法皇御給無レ之、尤驚事也、
安藝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恒松、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周防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宗貞、上西門院當年御給、
阿波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貞方、上西門院當年御給、
伯耆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成淸、八條院當年御給、
伊豫大掾正六位上草部宿禰末光、中宮當年御給、
周防大目從七位上中原朝臣近國、八條院當年御給、
讃岐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正恒、中宮當年御給、
播磨掾正六位上高向宿禰國廉、春宮坊當年御給、
伊豫大目從七位上錦宿禰末國、春宮坊當年御給、
出雲少掾正六位上丹波朝臣則行、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加賀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牛方、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及二三通一之間成レ束如レ恒、取二替懷中紙一、繕如レ恒、此間又撰二給公卿給兩三束一、余取集置レ前、橫、注二補書一、此中事難書太多、仍折二下方一入二第四宮一、召二定能卿一、仰下可レ令二勘申一之由上、給レ文、仰二文數一、 次任二公卿當年給一、只余給一人也、關白不レ被レ上二年給申

文如何、若先例歟、將無沙汰歟、
越後目從七位上中臣朝臣則行、兼實當年給、
自給書名字、是又先例也、尋常ニハ書官也、
次任上召使、申文在硯筥、雖望掾推任目如例、
攝津大目從七位上宗岡宿禰兼次、上召使、
夜未及五更、仍任諸道擧諸院擧等、返入本筥、
安藝小掾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季盛、北堂年擧、
長門大掾正六位上源朝臣國安、明經年擧、
日向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季業、明法年擧、
壹岐掾從七位上大中臣朝臣貞國、算道年擧、
伯耆少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武次、勸學院年擧、
大隅掾正六位上秦忌寸經久、奬學院年擧、
駿河權掾正六位上橘朝臣武久、學館院年擧、
次取笏奏皆任了、可卷大間之由、先氣色關白也、有天許、御簾動也、即卷大間加禮紙封之、件紙捻、設成束之次入二筥、〔今〕取出也、次取成文、切緒餘引墨加常、次入成文筥、國官移次筥、次取成文封之、以紙橫一筋可封之、成文員少之時故實也、而忘却續二筋、仍令封之時、以一筋結之、切其餘入懷中、引墨加入大間、大間右、成文左、置替筥、指笏押硯已下、奏聞之儀如常、復座之後拔笏、如本引寄硯已下、取笏深揖退下、參御所方、小時退出、

今日有勸盃如例、頭通親朝臣、瓶子親經、隆季卿經簀子來受盃、巡行如常、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余、
大納言、隆季、實房、實國、宗家、
中納言、兼雅、頁通、實家、
參議、家通、實宗、長方、定能、
書袖書之程事、
普通說奏院宮御申文、返給之下書之下勘也、或說任內給書袖書、又或說任院宮公卿當年給之後書之、長治二年任院宮當年給之後注袖書、其後被任公卿當年給、今日逐彼例也、
去年任納言人、當年給二合下勘事、
他家說依無事疑、不下勘之、五節二合又同、而家說皆下勘之、永久四年春除目、故殿執筆初度、權中納言重資卿上二合申文、件人去年月日任納言、今年始上之、注袖書被下勘、仍今日右大將二合申文下勘之、
件申文書樣如例、任天喜五年京極殿去年十月任給中納言、天永三年故殿去年正月任給中納言、等例、以出納擧之、依余時

例一任二加賀掾一、但明日任レ之也、
今日不レ放二四所籍簽一事、
除書之祕事、至極在レ之、如二世間風聞一者、讓國已近、
御前之儀暫以可二中絶一、今度可レ盡二執筆之奥事一歟、
今夜尤可レ備二此作法一、而京極殿已後至二于故殿一、四
代之間已無二此事一、宇治左大臣兩度有二此事一、已不快
之例也、仍雖レ存二故實一、不レ顯二此作法一、一者雖レ似二
遺恨一、又非レ無二所存一、堀川左大臣只一度有二此作法一、
故殿於二其座一有二御覽一、但頗不レ似二家說一云々、
廿七日、庚辰〔天〕晴、除目中日也、早旦修二諷誦一等如二昨
日一、戌刻著二束帶一參內、先參二御所一、以二女房一被レ仰云、
明經道申下擧二諸司一二三分上事、今夜可レ有二定歟如何、
申云所レ申有二裁許一、入眼之次可レ被レ任者、今夜必可
レ有レ定、又必今度不レ可二事切一者、雖レ非二除書之次一、只
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歟、兩ケ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者、重仰云、
若今夜可レ定者、何程可レ有哉、又可レ被レ下二奏狀一歟、
申云、其程全不レ可レ有二定期一、但顯官擧之後宜歟、又可
レ被レ下二奏狀一也者、此間通親朝臣、觸二示人々參集之
由一、余着レ陣直著レ端先例也、令レ置レ軾、此間實房、宗家、長方等
著レ陣、余召二賴業一問二文書具否一、小時藏人來召、欲

レ仰二筥文一之處、公卿不レ足二筥文員數一、仍以二官人一令
レ尋二殿上方一、此間賴定卿著レ座、次余召二外記一六位、仰二筥
文一、次筥文列二立小庭一、次余已下列二弓場殿代一、如二去夜一、次
余著二殿上一、關白及余着二御前座一、隆季卿參二候殿上端座一、次實房、宗
家、賴定、長方等、置二筥文一着レ座、此間隆季追着座、不レ取二筥文一如何、次
關白依レ召著二圓座一、次余又依レ召直着二第一圓座一、正
レ笏候、次以二大間筥一押二張御簾一給、余小忩置レ笏押
レ筥、取レ笏進二就簾下一、指レ笏褰二御簾一、給レ筥置二板敷一、
引二廻復本座一、置レ筥拔レ笏、見二大間成文結目一、取出見レ之、置二
替筥一取レ笏候、御簾動、余微唯置レ笏取二出大間一、以レ刀
切二結緒一、自二結目左一切レ之如レ常、引拔自レ右引拔如レ例、如レ入二硯筥一シテ納二
懷中一、撤二禮紙一自レ奥卷レ之、入二硯筥下方一、繆二置大間一
一尺八寸許、如レ常取レ笏候、此間居二大臣一、權衡重等、次依レ仰摺レ墨、先取二文章生
勞帳一在二第三筥一、讀申、押合候二氣色一、無二指敕許一、置二硯上一披二見寄物一、
卷合還入二硯下方一、披二大間一染レ筆任レ之、置レ筆讀二申大間勾勘
文一、如レ本置二硯上一、置レ筆更取讀申、今度無二押合候二氣色一之儀一、任レ之
如レ初、如レ此任二三人一了、勞帳入二本筥一候、御書所之
輩注二付其由一、除二件輩一之外三人、任二北陸西海道等一
也、或先任二內舍人一、是常作法也、今度依二長治二年例一、
先任二文章生外國一也、此間勸盃、通親朝臣隆季受レ盃

如例、

能登掾正六位藤原朝臣公經、（文章生、）

越後大掾正六位上高階朝臣隆仲、（文章生、）

肥前少掾正六位上高橋朝臣信尙、（文章生、）

次任內舍人外國、作法同前、但無押合候氣色之儀、又任坂東國、皆任了、勞帳返入本宮了、大間取闕、（內舍人、三人中務省被官也、）

尾張大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貞綱、（內舍人、）

信濃少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俊康、（內舍人、）

遠江大掾正六位上平朝臣家俊、（內舍人、）

此間定能卿、持參去夜所下勘之申文等、余取之暫置前、任內舍人了、任件申文等、此內二分代申文等、乍付短册置一筥、自餘皆悉任了、（短册入成文硯筥、）及三通之時、在第四筥之申文取テ、撤短册置前、披申文四倍折テ、破其奧（四度、）置前、卷申文、如本付短册、返入本筥、取破置之紙、綫之、如形取替懷中紙捻、以去夜成文幷今夜成文三通、結添之、令一筋紙捻同入一筥、爲大間也、又說入硯筥也、勘上文任一兩之間、申驚顯官申文可被下之由於關白、于時始被撰之間頗經程、撰給申文等、余取之置前、（任殘申文等同所也、但不混合也、）取笏目隆季卿、件卿經簀子來居余後、余置笏取集申文等、自座下方給之、仰可令擧申之由、隆季置笏取之、副笏復本座、次第見下申文、定能卿書擧、（諸卿座前立燈臺二本擧燭、先例一燈也、而此貫首執二燈、然而猶召切燈臺、又召所硯、已上上卿下知之、）此間余奏事由、召通親朝臣、召三勘文、（兼國、轉任、宿官等也、）持參之間任勘上文畢、

加賀大掾從七位上秦宿禰恒里、（右近大將藤原朝臣當年給二合、）

安藝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成武、（春宮大夫藤原朝臣、安元二年給二合、惟宗信高不給任〔符〕、秩滿、仍改任、）

豐前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康、（停太皇大后〔宮〕、治承二年臨時御給、淸原助忠改任、）

良久不持參勘文等、仍召男共令置掌燈之次、早可持參之由傳仰之、頃之通親持參三勘文、（兼國加禮紙、轉任、宿官、卷重加禮紙、）余取之不披見、傳關白、關白一々披見返給、余取之、轉任宿官暫入一筥、撤兼國勘文禮紙、入第四筥、讀申次第任之、以所載之例之國計任之、隨任一人勘文合點、（不懸勾〔也〕、）皆任了（付兼字、如恒、）卷勘文、（不加禮紙、）返與關白〔畢〕、

加賀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定能、（兼、）

阿波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重方、兼、
出雲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公國、兼、
土佐介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兼經、兼、
阿波介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家經、兼、
能登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隆實、兼、
伯耆權介從五位上菅野朝臣季親、兼、
美作權介正五位下和氣朝臣定長、兼、
安藝權介從二位上丹波朝臣康明、兼、
越前權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親經、兼、
美濃介從四位上藤原朝臣光範、兼、
美作介正四位下藤原朝臣泰通、兼、
周防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實明、兼、
伊豫權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兼宗、兼、
伊豫介從四位上平朝臣清經、兼、
播磨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長、兼、
次取下在二成文宮一〔之〕兩勘文上、剝二取宿官一、轉任猶還二入一宮一了、讀
〔申〕置二硯上一任レ之、此史成擧不レ載二勘文一、仍召二通親
朝臣一問レ之、通親問二外記一申云、康和仁安申下可レ叙二
留春宮屬一之由上、遂有二裁許一云々、仍不レ載二宿官勘文一、又不レ被
レ任レ之、仍除レ之者、以二此旨一奏聞了、其外四人皆任了、

隨レ任懸レ勾了、卷レ之指二成文一了、
尾張權守從五位下高階朝臣仲國、
肥前介從五位下大江朝臣惟景、
越中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宣親、
相模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盛致、
新叙史成擧、依レ爲二東宮屬一、不二宿官一、今夜除目以
前、以二口宣一所レ被二仰下一也、是康和仁安例也、
此外有二雜々外任等一者、可レ任之由示二關白一、答云、無二
可レ被レ任之者一云々、此間又尋二公卿子息二合、幷院宮
內官未給御申文一、關白撰二出子息二合申文十通許一甚多、
給レ之、余依レ無二所作一、此間注二袖書一了暫置レ前、次余
置二兩勘文於柳筥一持二來之一、依レ不レ加二禮紙一、余返給、
奏二事由一、以二男共一召二通親朝臣一、召二瀧口所衆勞帳一、
〔其詞云、〕瀧口所衆勞帳者、多八入眼夜召レ之、而長治二年春中同被レ召レ之、依二彼例一所レ召也、通親退下、頃之
通親頗雖レ有二執之色一、憖取レ之退、各加二禮紙一持參、須
レ卷二籠一禮紙一也、而各別加二禮紙一、又失也、然而只仰二
聞此旨一、不レ能二返給一、余撤二一通禮紙一入二第四筥一、卷二
籠一禮紙一入二成文筥一畢、不レ覽二關白一、又不二奏聞一、抑、隆俊卿爲レ頭
之時、不レ加二懸紙一進レ之、其後或有下執二此儀一之輩上、然
而爲二執筆一之故實、必令レ加二進禮紙一、是內二覽大間一之

時、有ニ可レ入之事一故也、或又無ニ件禮紙一之時、有ニ說
說一云々、然而故京極殿、二條殿、故殿、度々返給、被
レ仰下可レ加ニ禮紙一之由上、仍余守ニ彼例一仰ニ此由一者也、
此間余取ニ出成文一、少々調レ之如レ本還入、余竊示ニ關
白一云、明經道之事可レ被レ定者、且可レ被レ申ニ出奏狀一、
進ニ顯官擧一之次爲ニ下給一也、關白申ニ請此旨一、即被レ下ニ
奏狀、關白置レ前、暫之隆季卿、副ニ顯官擧幷申文等於
笏一持來、余取レ之置レ前、給ニ明經奏狀一、（先レ是余「乍」（乙カ）取關白置ニ座前一、）
仰云、明經道任ニ箏〔道〕明法〔例一申下〕可レ擧ニ任內官一
之由上、可レ被ニ定申一者、隆季取レ之還レ座、余以ニ顯官擧
幷申文等一與ニ關白一、々々進ニ擧於御所一、於ニ御申文一指ニ大
束一了、（故實卷ニ籠申〔文〕於擧之中一、進ニ御所一、今所レ爲違例歟、）各見ニ下奏狀一、此間數刻
徒以祇候、仍內々示ニ合關白一、卷ニ大間一、（是又非レ無ニ先例一、）暫不
レ加ニ禮紙一、置ニ硯上一、（雖）余取レ笏祇候、人々見ニ申文一
了、隆季卿仰ニ定能一云、明經道任ニ箏明法例一、申下可
レ奏ニ任內官一之由上、〔可〕否之間、宜レ令ニ定申一者、即自ニ
下﨟一次第定ニ申之一、（參議等遂ニ片足一申之、）
定能卿發レ語申云、明經博士等申レ可レ擧ニ內官一事、
（成範卿已上取ニ條之狀一如レ此、但各明經道之申也、余如ニ定能申狀一、）如ニ奏狀一者非レ無ニ先例一、
被ニ裁許一何難之有哉、

長方申云、明經道申下任ニ箏明法例一可上レ擧ニ內官一事、
（實宗、定賴、如レ此、）當道惟重、先規已存、被ニ裁許一可レ宜、
但課試之輩、得業生問者生相並令レ任、近代之例也、
若此上被レ許ニ內官之擧一者、恐今度之除書可レ有ニ
三人之給〔官〕一、仍得業問者之間、任ニ課試次第一可
レ被レ任ニ一人一、〔其上〕被レ許ニ內官之擧一、何難之有
哉、
賴定卿同ニ定能卿一、（但不レ申ニ同之由一、各申ニ意趣一、）
實宗、兼雅、成範、宗家、各申下可レ在ニ勅定一之由上、實
房申ニ難レ被レ許之由一、（予細分明不レ聞、）
隆季申云、四道之中以ニ明經一爲レ宗、但至ニ此條一者、
綷已爲ニ新儀一、又可レ謂ニ過分一、加之若被レ許ニ內官一者、
恐自今以後課試永可レ絕歟、除目之時、〔不レ上〕ニ課
試及第勘文一、後鑒如何、所ニ存思給一者、減ニ定課試之
登科〔者〕一、何有ニ生徒之煩費一哉、猶必可レ有ニ裁許一
者、犍停ニ止一人之給官一（得業問者之間也、）之由、可レ被レ下ニ宣
旨一歟、凡此事不ニ甘心一、此上事可レ在ニ勅定一者、
余申云、當道之所レ申、非レ無レ所レ據、正曆以往其例已
存、何謂ニ新儀一哉、被レ置ニ問者生一以降、自然不レ上ニ
擧狀一歟、今任ニ人々定申旨一、得業生問者生之間、依ニ

課試次第一被レ任ニ一人一、其上被レ許ニ内官之擧一〔者〕、何異ニ彼明法等之兩道一哉、仍不レ可レ有ニ過分之難一、但正曆以後此擧絶久、裁否之間宜レ在ニ叡慮一者、關白申云、可レ在ニ勅定一者、

次隆季卿副ニ奏狀於笏一持來、余取レ之與ニ關白一、々々被レ進ニ御所一了、次余問ニ宗家卿一、隆季卿退出了、召ニ左大辨長方一、給ニ京官二合申文一、仰下明日可ニ勘進一之由上、次余大間加ニ禮紙一封レ之、如ニ昨日一、入ニ成文筥一、次取ニ出成文一封レ之、去夜成文ハ員多、今夜成文ハ數少、仍不レ被ニ茸藏一、竊拔ニ取去夜成文三四通許一、加ニ今夜成文一茸ニ藏之一、封レ之如レ恒、加ニ入大間筥一、右成殘申文、中大間、左成柄、置ニ替硯筥一、指レ笏押ニ硯已下一、取ニ大間筥一進寄奏聞、復レ座拔レ笏引ニ寄筥等一、取レ笏深揖退出、

今夜成殘申文、

院宮二分代御申文、付ニ短冊一、轉任勘文、二所勞帳等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余、

大納言、隆季、　實房　、宗家、

中納言、兼雅、　成範、

參議、賴定、　實宗、　長方、　定能、

今夜除書以前被レ宣ニ下秀才一賴範通業第一、依レ無ニ名簿一被レ超、季光下﨟二人ニ了、給レ析、大江匡範、〈維光朝臣子、〉藤長正、〈故光經朝臣子、〉内非藏人、

廿八日、辛巳、〔天〕晴、入眼也、戌刻著ニ束帶一參內、參ニ御所方一、卽主上出御、御直衣、仰云、今夜可レ有ニ式部輔定一、其期如何、余奏云、全定レ期不レ可候、只議中間可レ被ニ仰下一候、此次勅云、先々顯官擧、相ニ加申文一所レ被レ進也、而去夜不レ令レ進ニ申文一如何、申云、定所見候歟、又仰云、天文密奏封上、執政加ニ名字二字一歟、片字歟如何、奏云、此作法未ニ知給一事候、但上字許書レ之候歟、重仰云、然也、故入道所レ爲如レ此之由側傳聞、又前博陸此定也、〔而〕此關白被レ書ニ名二字一如何、申云、同定所見候歟、又有ニ勅語等一不レ能ニ委記一、此間關白於ニ西南方一被レ書ニ任人折紙一、主上渡ニ御其所一、余著ニ仗座端座一、令レ置レ軾之後、召ニ大外記賴業一問ニ文書具否一、此間、實房、實國、實宗等卿著レ座、相次家通卿著レ座、良久之後子二點許歟、藏人來召、次余召ニ外記一仰ニ筥文一、次筥文外記列ニ立小庭一、次余已下列ニ立弓場代一如ニ去夜一、次著ニ殿上一、關白相共著ニ御前一、四卿置ニ筥文一著レ座、次實定卿著レ座、次關白及余依レ召就ニ簾下圓座一、余直著ニ第一一如ニ昨日一、下ニ給大間筥一、見ニ結日一置ニ替筥一、如ニ昨日一、次依レ仰縿ニ大間一如ニ昨日一、又依

仰摺墨、取出課試及第勘文、讀申置硯上、押合候氣色、任之、先關白給任人折紙、余給大間筥之後被下申文、關白撰分任人申文等、明經問者生一人也、文章得業生雖載勘文、如折紙者被任式部丞、仍轉任之次可任之、故暫不任、卷勘文返入本筥、但不混合、又可取出之故也、任文章生散位一、讀申如初、勘文還入了、

内匠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行貞、問者生、

織部佐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知孝、文章生、散位勞、

次給、諸司奏、諸道擧等、幷他申文取之撰分置之、見合注文、且任之、先擧奏之類也、此次任內舍人等、此間長方卿、持參去夜所下勘之公卿子息二合申文、余取之暫入一筥、〔任〕他京官等之次、見合注文之處、一人不見、仍返獻關白、須〔投〕入第三筥也、然而近代如此之申文、爲後日沙汰返與執柄、又一說也、仍所〔爲也〕、成文及三通之時、破申文奥成束如去夜、但〔兩夜〕成文也、一束、幷今夜三通結添之、又如常隨任指也、

内舍人正六位源朝臣秀房、臨時內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忠信、臨時内給、

少内記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業貞、本局擧、

圖書少屬正六位上藤原宿禰宗時、本寮奏、

大學少屬從七位上中原朝臣末次、本寮奏、

主計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行政、本寮奏、

主稅少允正六位上紀朝臣職重、依爲遷官者、無尻付、元刑部錄也、

內膳典膳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季重、明法擧、

東市正六位上小槻宿禰公尙、笇擧、東市下恐脫正字

此間式部輔事、可定申之由被仰下、關白撰出申文五通、一通成光朝臣申權大輔、殘四通皆申少輔之申文也、給之、余一々披見了、傳仰左大將云、人々皆悉可被召着、有可被定之事者、此間余可任者少々任之、此中以內竪奏、有任少典鎰之者、而無請文、仍召通親朝臣、令進請文任之、〔又任諸〕國權守、雖五位隨便任之、

美濃權守從五位下卜部宿禰兼基、

出雲權守從五位下菅野朝臣季定、

太皇太后宮權大屬從五下菅野朝臣知康、

兵部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兼、

少典鎰從七位上藤井宿禰依時、內竪奏、

中宮大進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宗賴、件人勘解由次官也、而不付兼字、失歟、元權大進也、

人々着座之由、左大將申上、余目之、大將進居余〔座〕後、余賜申文等、仰望申式部輔之輩可定申之由、大將取之副笏復座、各見下申文、此間任武

官幷五位已上官等、（但雖五位已上、隨便先是少々令計任了、）此次大間入日、兵庫寮奏、任武官等之次任之、是今案也、依有便宜也、靭負尉等此次任之、

左近衞權中將正四位下源朝臣通親、

左衞門佐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公淸、

權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爲成、

權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朝綱、

右衞門佐從五位上藤原朝臣隆雅、

右兵衞權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信政、

左馬權頭正五位下源朝臣宗雅、

右馬權助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秀高、

兵庫少屬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宗淸、（本寮奏、）

次取出轉任勘文、自奧次第任之、行一官轉任、新任之者、（新任者讀申之、如常、）申文指成束、凡任官之中、無申文之者甚多、或尋奉行職事令書進、或又後不然、抑通親朝臣兼申云、史轉任之間、右少史基康、（本官內匠允、）倫職、（本官民部錄、）去年秋除書同時拜任、（基康下名、加之付本官爲上﨟、）基康雖爲上﨟、倫職依上日勝、以倫職可被行轉任者、卽倫職載勘文、任申狀行轉任〔畢〕、

民部大丞正六位上源朝臣光行、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敦季、（文章得業生、）

雖頭官課試者、有尻付先例也、

式部大丞正六位上源朝臣宗綱、

大丞正六位上卜部宿禰仲道、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範賴、

少丞

左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景、

右大史正六位上小槻宿禰國宗、

左少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倫職、

右少史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宗遠、

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俊淸、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淸俊、

此間人々定申式部輔事、所望人等、成光朝臣、（申權大輔、式部省之習、大輔之間置權官一人、仍所申也、）光輔、（位階第一、無官、）尹明、（策勞第一、位階第二、當時爲兵部輔、）光綱、尹範、（年齒不及三十、位階從下最末、當時帶中宮少進、但祖父永範卿辭大輔、以尹範申可被補之由云々、然而申文其狀不見、又被仰其旨也、）已上五人也、

定能卿發語申云、可被補式部輔事、（已上人取條之狀、皆如此也、）以成光朝臣被補權大輔、何事〔之〕候哉、若可被補少輔者、光輔尹明之間可在敕定者、

長方申云、成光朝臣可被補權大輔者、

實守、成範、共同之、實國不候座如何、

實房卿申狀不分明、但成光雖被任權大輔之由歟、少輔事不聞及、可尋之、後聞實房申云、成光可被任權大輔者、〔但少輔有權官〕闕、而被任權大輔、如何、可被問例云々、

實定卿申云、成光權大輔可宜、若可補少輔、依策勞可被輔尹明者、

余申云、聖明之世依官撰人、儒官之習可爲先才漢、成光朝臣被轉權大輔、尤可然、抑當時所闕正少輔也、被補權大輔者、權少輔可被轉任、此條雖先規忽不覺悟、何強爲巨難哉、但猶任恒例可被任少輔者、儒中之習以策勞爲先、尹明之間所申雖可然、或又依位階被登用、如此之事依時儀歟、而尹明身爲八省輔、已非無一職、光輔爲位階第一、其身無官也、被施無遍之化者、頗可謂當仁歟者、成光權大輔、光輔少輔之間、可在敕定、

關白被申云、成光〔々〕輔、可在勅定者、

勅定云、權大輔猶非常事、於少輔一同可定申者、

定能申云、依位階上臈、可被任光輔者、實守申云、依策勞可被任尹明者、長方已上除實定之外、皆同定能、實定同實守、〔但〕但各不申同之由、只申同事也、余關白共擧光輔、

勅定云、就人々多定申、以光輔可令任少輔者、定說説カ、左大將持來申文等、余取之留光輔申文、殘四通返獻關白、須〔投〕入第四筥、自硯第四筥也、而返與關白頗失也、但又非無此例、次任瀧口所衆等、勞帳懸勾指成束、先放禮紙入第四筥也、所衆一臈申衛府、仍以第二者任了、依御定也、

掃部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知景、藏人所、

左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遠明、瀧口勞、

次任光輔幷公卿官等了、光輔申文指成文了、但通親左中將、武官之列竊以任了、通親一度任兩官、仍共不付兼字、故實也、

式部少輔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輔、

權少輔範季雖爲位階上臈、不轉任、先例也、

神祇大副從三位大中臣朝臣親隆、

大祐正五位下卜部宿禰兼貞、

參議正四位下源朝臣通親、

次余仰左大將云、受領擧、先氣色于執柄、如常、各起座了、此間取出大間禮紙書受領案、重任國皆悉載案、先

書二國號一了、更書ヲ入任人一、披二置硯上一、

山城、　久季、

河内、　康綱、

和泉、　仲基、

攝津、　以政、

伊賀、　隆職、

安房、　定長、

下野、　範光、

陸奧、　實雅、

出羽、　信兼、

越中、　業家、

伯耆、　基輔、

播磨、　行盛、

美作、　公守、

紀伊、　爲盛、

筑前、　貞俊、

筑後、　廣賢、

豐後、　宗長、

壹岐、　俊光、

次任二草書一移ヲ入大間一了、任二折紙一付二兼字一、隆職任二伊賀一而無二兼字一、仍余申驚付レ之、一兩未二任了一之間、人々復レ座、次第進二擧冊一、各封レ之如レ恒、余乍レ持三笏於二左手一、以二右手一取レ之、置二硯上一、縱、皆取集氣ヲ色關白一、置レ笏押ヲ下硯已下一、取二擧冊一進寄奏レ之、留二御所一、復レ座任了、草書指二懷中一了、申文懸レ勾指二成束一了、重〔任載二除目一、無二尻付一、是家例也、

民部、山城守從五位下紀朝臣久季、

大夫尉、河内守從五位上源朝臣康綱、

藏人、和泉守從五位下高階朝臣仲基、

管國一、攝津守從四位下五イ橘朝臣以政、

大夫史、伊賀守正五位下小槻宿禰隆職、兼、

重任。安房守正五位下藤原定長、

同、下野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範光、

功、陸奧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實雅、

功、元和泉、出羽守正五位下平朝臣信兼、

重任、越中守從五位下平朝臣業家、

遷任、美作、伯耆守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基輔、兼、

重任、播磨守從五位下平朝臣行盛、兼、

美作守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公守、兼、

重任、紀伊守從五位下平朝臣爲盛、（從上也、而書ニ從下一失也、）
筑前守從五位上（下イ）平朝臣貞俊、
〔外記〕筑後守從五位下大江朝臣廣賢、
豐後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宗長、
式部、壹岐守正四位下源朝臣俊光、
次奏ニ事由一、卷ニ大間一、（不レ加ニ禮紙一、不レ封レ之、）入ニ成文筥一、取ヲ出成文一、座下方横置レ之、以ニ大間筥一置ヲ替硯筥一、指レ笏押レ筥、進寄奏レ之、拔レ笏少退候、返給之時、指レ笏給レ筥復レ座、拔レ笏置ヲ替筥一、取ヲ寄成文一、結ヲ固之一、（四五通許拔ヲ取之一、）以ニ小刀一切ニ兩夜結緖一、先切ニ中夜緖一、（自ニ結目左際一、自ニ右方一引拔テ如レ入レ筥シテ指ニ懷中一、）〔入ニ硯筥一レテ〕次切ニ初夜緖一同レ前、次所ニ拔取一之申文等細卷指レ之、次以ニ小刀一切ニ緖餘一、引レ墨加ヲ入大間筥一、又置ヲ替筥一、指レ笏取ニ大間筥一、深揖起レ座、於ニ殿上御倚子前一、授ニ淸書上卿成範卿一了、拔レ笏退出了、今夜無ニ敍位事一、淸書參議實宗定能等云々、
今夜參入公卿、
關白、　余、
大臣、
大納言、實定、　實房、　實國、
中納言、成範、
參議、家通、　實守、　長方、　定能、
今曉（曉イ）女房及姬君（御前イ）侍從等、密々令レ參ニ春日社一、基輔朝臣、保能、信光、良淸等、騎馬在レ共、□□□□用ニ人車一、出車一兩、以ニ覺乘得業竹林院房一爲ニ宿所一、女房姬君（御前イ）今夜參ニ御社一、侍從明曉可ニ參詣一也、
廿九日、壬午、〔天〕晴、巳刻、外記持ヲ來大間成文硯墨筆等一、入レ夜女房自ニ春日一歸洛、今曉侍從參ニ御社一、依ニ密々儀一着ニ衣冠一、（持レ笏、）良淸爲レ取レ幣同着ニ衣冠一、（藤氏也、）正預有政申レ祝、元服之後初〔度〕參也、仍給ニ大褂一、又幣裹レ之、女房姬君（御前イ）等幣不レ裹レ之、以ニ侍從參一爲レ名、女房等參之由深以祕レ之、余及大將、此便付奉ニ幣帛一、侍從參ニ若宮一、同有政申レ祝、又給ニ大褂一云々、其後各竊參ニ南圓堂一、（由ニ御燈明一、）次參ニ東大寺一、（同前、）巳刻出ニ奈良一云々、宇治昨今良俊法橋致ニ設之沙汰一、然而不ニ逗留一、直過了云云、

玉葉卷第三十二終

玉葉 卷第三十三

自治承四年二月
至同年三月

〔治承四年春下 歳次庚子〕

二月〔大〕

一日、癸未〔天〕晴、大將始可行新年祭、招源中納言、令敎其間作法、宰相定能在此座、又大夫史隆職、〔注進〕神祇官裝束指圖、有不審事等、召寄可尋也、晩頭立春日幣、(陪膳季長朝臣、行事長淸、陰陽師晴光、)今旦、以職事國行、送陪從半臂、下襲、(進イ)靑末濃袴等於春日祭使、右少將實明之許、是大將遣也、國行依爲大將方職事、爲使也、件裝束六具也、

二日、甲申〔天〕晴、巳時許、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仰雜事、此次仰大將可行新年祭之間事、申云、新年祭者、一大納言(左大將、)分配也、可觸申此旨云々、此次申明經道可擧內官之間事、依隆季卿一言、此事停止、爲道爲歎云々、余又密談於紫宸殿可有卽位之趣、賴業深有甘心之氣色、但冷泉院依御惱、於紫宸殿有此禮云々、頗非吉歟、如此事只可依時議者歟、今日召光盛仰云、大將可行新年祭之由、可仰官外記、(刻限巳時者、)卽以御敎書仰遣隆職、賴業等之許、今日未刻、五位藏人親經來催新年穀奉幣上卿事、申所勞之由了、〔前施藥院使憲基來、問醫道事等、又問余所勞(近日風病今イ十日覺發、)事、申云、可始少湯治者、〕(此イ)今日終日神事如例、依春日祭也、

三日、乙酉〔天〕晴、入夜大夫史隆職參入、召前問神祇官正廳座不審事、申云、六位史官掌等相共奉行、五位史殊不尋行之間、分明不覺申、就中宮中之習、以裝束司記文爲證據、而彼記文不載此儀、又年々例不同、只所詮以被仰下之趣可相存云々、仍注西宮、十卷抄、幷十五卷抄等也、北山、江次第等文、相加先日所進指圖、(少押紙、)下給之、今日未刻、右中辨兼光參入、申云、新年祭所奉行也、若有可承事者、兼可存知者、仰云、巳刻可參仕、幣物已下事、不可被懈怠者、大將子時在此第也、

四日、丙戌〔天〕晴、此日祈年祭也、右大將奉行之、始從神態也、依寬治六年、知足院殿、于時中納言中將、天永三年、故殿、于時中納言中將、等例所行也、早旦修諷誦於七箇寺、八幡、賀茂、（上下）春日、大原野、吉田、六角堂、法成寺、大將自今旦神齋、諸社祭、一日齋定例也、忌僧尼、重輕服、姙者、月水女等皆如常、辰刻浴、即來此第、神事之日、出立自女院御所不可然之故也、午刻着束帶、色目如常、唐草蒔繪劔、紺地平緒、令參神祇官、出立之間、新宰相定能卿來訪、直衣也、前駈六人、〔笠〕親、賴高、能業、長業、兼等也、扈從殿上人二人、基輔朝臣、季信、隨身裝束如例、番長染狩〔白襖〕袴、已上壺胡籙、垂袴、下﨟袴、常出仕定也、祭儀訖參內、申刻歸來、大將候內裏之間、官史生、官掌、太政官召使等來、給饗祿、其間事光盛注進之、申刻、右辨官史生國行、官掌爲宗、已上兼仰官、召使六人仰大外記賴業、人數相叶寬治例、參着、交名、召使交名也、和氣助安、宗岡兼助貞、宗岡吉兼、同兼次、和氣延、和氣盛安、同副御隨身所西壁、敷紫帖一枚、爲史生官掌座、北上東面、其前居懸盤饗二前、其下二行對座、敷圓帖四枚、爲召使座、其前居机饗十前、下家司衣冠勸盃、三獻、出納取酌、居汁食了賜祿、下家司親弘分賜之、

史生、　官掌、美絹六丈各一疋、

召使、國絹〔□〕六丈各一疋、雖六人參入給十人料了云々、

政所對饗、給料、

史生事、

近代之例、諸家之習、官掌召使給饗祿、史生不有此列、就中長承三年、宇治左大臣初度神態、不召史生、而寬治六年、知足院殿御勤仕之度、召史生之由、雖見爲房記、官外記之間不審猶殘、問隆職賴業等之處、各申狀不分明、彼寬治史生名惟任云々、勘同年匡房記之處、元三參入之史生之中、有云是任之者、是與惟其訓惟同、疑字樣混亂歟、仍猶可爲官史生之由、仰隆職宿禰了、

祭儀、以大將口狀記之、

於郁芳門下車、召使向來追前、前行、大夫史隆職來門下、申御裝束子細、就去夜定仰之趣奉仕之云々、入自神祇官北門、自壇上東行、着門內東腋座、先立座下揖、突膝、東面着、定又揖、兼置式筥、砌敷軾、件座綠緣半帖也、次召召使、二音、召使稱唯進立南庭、仰云、外記召せ、稱唯退下召之、近例外記先申代官云々、然而依初度不申之、是又先例也、次大外記賴業入自同門、進就軾、先例五位外記史強不參入、而寬治六年、大夫史祐俊兼以參候、天永三年、大外記師遠、大夫史盛仲等各以祗候、今存彼等吉例、各可參入歟、就中五位外記、從如此之便、可謂竭忠、上卿仰云、諸司ハ具タリヤ、賴業申候之由、又仰云、幣物ハ具タリヤ、申候由、上卿目之、賴業稱唯退下、或召使問之、或又以史問辨、而寬治以後家習問外記、仍隨彼例也、又江次第同注可問外記之狀、次上卿起座、兩揖如常、自當

間降壇下、〔或說更西〔行〕、自中門降壇下〔云々〕、其理可然、但當中門不登階、〔又其〕壇不高、仍隨宜可用當間之白、業所謂也、〕昇自正廳〔謂北廳是也、〕北面、經東南壇上、〔庭間隨身懸箭於弓〔弦〕、昇壇上〔之〕、其後自取之、於巽角程垂之云々、〕立南面東第一間〔有妻戶、〕長押下揖、昇天着座、〔件座西面副東壁敷之、自座後着之揖如常、召使直履〔者〕云々、〕此間召使取下在北門座之式筥上、走來先置此座前、〔上卿未着座之前置之、〕次王大夫着西第一間座、〔件座東面相對天敷之、〕次上卿召召使、音、召使稱唯、進立南庭、上卿仰云、式部省サヲ刀禰入マツレト宣ヘ、〔微音仰之、但召使稱聞程也、宇末頗不分明、〕召使稱唯、經幣案東出南門召之、即行事右中辨兼光朝臣、式部少輔光輔、〔先例多用代官、而寬治在頁、天永有光、共正員參入、仍豫仰其父長光入道令參者也、〕諸司等入自南門着南廳座、先是神祇官人等、牽御馬着西廳座、此間召使參進、申云、左馬寮御馬未參云云、〔此事於北門座問事具否之時可申也、今申此旨尤奇、〕其後暫而召使又參上、申將參之由、即引立御馬、〔左右各十一疋云々、〕又西廳東南邊、繫白豬居白鷄、〔入物云々、〕次神祇官人降居西廳前座、次上卿起座、〔兩揖如常、先召之使問可降座哉否、是非作法、爲恐違失可問云々、〕自當間降壇下、自砌內西行着砌外座、〔先立座後揖テ〔天〕着座之後、又揖如常、南面着之、件座當東二間敷〔也〕、〕王大夫同降座砌前座、〔件座當西二間敷之、〕辨已下同降居南廳前、〔但被隔幣棚、階不見云々、〕〔□□□□〕次祝師進庭中座申祝詞、〔十段度別稱唯云々、〕即拍手、〔兩段、〕上卿已下從之、〔上卿拍手作法、不合有聲、手のさきをあにさて、ならし、うちあはすなり、〕次申記祝詞退座、次御豆〔人抱之云々、〕出來廻伊勢幣三匝之後歸去、次頒幣、先伊勢幣衞士受取了、便出東門了、〔此間可平伏、而余忘却不敷其由、仍不平伏云々、余失也、〕次頒諸社幣等、召使參進、申春日幣立了由、即大將起座、〔兩度揖如初、〕不還著堂上座、直以退下、〔是又家之習也、〕留立正廳東庭、〔今度不經壇上也、〕召召使仰云、諸社幣慥可奉分之由、可仰辨者、即出北門赴郁芳門之間、召使歸來申辨報旨、〔畏承了云々、〕大夫、外記、史、幷式部輔等、同相從云々、於郁芳門乘車參內、數刻候御前云々、今日始終發前聲、伊勢幣出日是廢務也、音奏停止、然而隨身不止前聲、是皆先例也、

正廳座事、

西宮十卷抄云、

大臣入自後〔戶〕、着東第三間北〔壁下方〕、南面、納言參議着東第一間、〔入自巽角、西面、兼置式筥、〕〔王大夫〕西第一間、〔東面、入自坤、或用代官、〕

同十五卷抄云、

東第三間北壁下設大臣座、〔南面、入自後戶、〕東第一間敷參議以上座、〔西面北上、入自巽角砌着座、〕西第一間敷王大夫座、〔東面北上、入自坤角砌着座、〕同廳前庭左右敷參議

幷王大夫座㆒、東參議以上、西王大夫座、中央可㆑有㆓大臣座㆒、皆南面、

北山抄云、

大臣南面、入㆑自㆓北面東戸㆒、參議已上西面、入㆑自㆓東妻㆒着㆑之、王大夫東面、並北上、延長二年伯安則申、先例、大臣入㆑自㆓西戸㆒、納言入㆑自㆓東戸㆒、參議入㆑自㆓東壁下㆒云々、而儀式及元年例如㆑此、

江次第云、

上卿入㆑自㆓東妻㆒、着㆓西面座㆒、東第一間、豫置㆑式、大臣者入㆑自㆓北面東戸㆒、自餘入㆑自㆓東妻戸㆒、王大夫入㆑自㆓西妻㆒、着㆓東面座㆒、西第一間座也、或用㆓代官㆒、

已上納言座、可㆑在㆓東一間㆒之證文也、

長元七年土記云、

着㆓東第二間㆒、〔入㆑自㆓〕東第一間㆒〔西〕面、

寛治六年爲房記云、

經㆓東南庭㆒爲㆓西第三間㆒、爲㆓上卿座㆒、南面、王大夫座、在㆓西第一間㆒、東面、

長承三年知信記云、

入㆑自㆓南面東三間戸㆒、令㆑着㆓同間母屋座㆒給、西向、先例入㆑自㆓南面東一間㆒、令㆑着㆓第一若第二間㆒給云々、而所司申云、大臣入㆑自㆓北面東第二戸㆒、着㆓第二間㆒、納言入㆑自㆓南面東第三間戸㆒、令㆑着㆓同間母屋㆒、仍今日御座此定也、第一二間部妻戸不㆑開㆑之者、

已上記等、皆以相違、爰知、行事官等慥不㆓尋行㆒之間、每度有㆓相違㆒歟、仍任㆓三抄之文㆒、可㆑敷㆓一間㆒之由、豫所㆑仰㆓隆職宿禰㆒也、

壞㆓同廳東西一間隔㆒事、

隆職申云、太神宮正遷宮之時、以㆓彼廳㆒爲㆓行事所㆒之間、東西一間隔㆑之、其後于㆑今不㆑壞㆓却之㆒云々、仰云、當時無㆓其用㆒者、以㆓行事所之例㆒、不㆑可㆑備㆓常途之儀㆒、但若塗㆑壁者、自㆓閑院㆒當㆓大將軍方㆒歟、當今於㆓閑院㆒、經㆓〔四〕十五〔日〕㆒、去正月十〔日行㆓幸五條第㆒〕、未㆑及㆓四十五日㆒、故御〔忌付㆓〕閑院㆒、自㆓彼院㆒〔可㆑有㆓方角之沙汰㆒也〕、且〔依㆓先例㆒〕可㆑令㆑致㆓沙汰㆒〔者〕、重申云、件〔隔妻戸也〕、仍可〔㆑致㆑屝〕云々者、今日如㆑此、

上卿不㆓復座㆒事、

寛治爲房記云、

拍手之後、復㆓本座㆒可㆑被㆑分㆓幣物㆒、是式文、而左府示給云、任㆓中納言㆒後、始奉仕日、宇治殿仰云、不㆑着㆓本座㆒、乍㆓薦座㆒伊勢使發遣之後、早可㆓罷出㆒者、可㆑依㆓其說㆒者、

天永中右記云、

上卿乍二庭中座一、伊勢幣幷春日幣使立之後、自二砌下座所一退出給也、是殿原行給之儀云云、

就二此等之記一、不レ可二復座一之由、諷二諫大將一、而於二神祇官一、大夫史、幷右少辨兼忠等、存二他家之例一、可二復座一之由、再三令レ申、然而大將不二承引一退出云々、長承發二遣幣一之後、復座云々、尤無二證據一事歟、

祭主不參事、

長承知信記云、

祭主三位、入レ自二西第二戸一、着二同間母屋座一云云者、

余案、祭主爲二公卿一之時、可レ着二正廳座一歟、但可レ着二第一間一也、二間之條、失錯歟、今度親隆卿、依二服假一不レ參、仍無二此儀一、

五日、丁亥、天晴、未刻許、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歸來、基輔自二內裡一退出云、主上聊御風氣御云々、

六日、戊子、〔天〕晴、未時許參內、御風氣別事不レ御云々、時忠卿祗候、於二臺盤邊一暫交レ語、此次語云、大將殿御進退作法、殆過二成人之禮一、萬人所レ奉二感歎一也之由、則業眞人來、談二祈年祭之間事一、深以奉二遣狀一無二止事一也云々、今日主上御二覽二品壺輔一、（中宮母儀）進二種種引出物一云々、晚頭退出、此間謁二邦綱卿一、

八日、庚寅、天陰、申刻以後雨下、戌刻許、關白以二基輔一（今日被レ仰二可レ參之由一云々）、被レ示云、來〔十一〕日、若君〔可レ有二元服一、可レ然者、〕爲二加冠一有二渡御一哉如何、且基輔〔相計、不レ可レ無レ便〕者、可レ披二露此旨一云々、報云、早可レ參、但日來有二所勞一、今日殊倍增、無二別事一可レ參者、去夜聊有二夢想一、今夜致二祈念一、明日可二左右一也、今度加冠、旁難レ堪、凡近日之愚身爲レ體、偏奉レ任二神明三寶一者也、大明神定有二御計一歟、

九日、辛卯、午上〔天〕陰、未刻以後晴、依二大原野祭一、奉幣如レ例、陪膳行賴朝臣、〔行事〕定成、幣取木工助橘經說、陰陽師憲成、關白重示送云、御心地事、返々歎申、若無二渡御一者可二延引一、早々可レ承二左右一云々、〔內裡御風氣、猶不二快御一云々、仍女房之許送二書札一、返報云、于レ今無二御減一爲レ歎、但殊御事不レ御云、〕

十日、壬辰、天晴、此日遠忌也、至二申刻一念誦僮從、布施取等如二例年一、內裏御風氣猶不二快御一、十二日行幸、有二延引之儀一云々、今夜有二炎上一、陰陽師泰親、時晴、泰茂

等宅燒失、

十一日、癸巳、晝間〔天〕晴、及晩陰、入夜雨下、此日故攝政殿二郎若君元服也、母顯輔卿女、卽彼殿女房也、鍾愛無双、後號六條殿、〔彼殿卽〕世之時落飾〔爲尼、〕當時現存〔〕件若君生年十七、中古以來未曾有此例、〔度々〕雖有出家〔之儀、自〕然依違、于今不遂之間、去冬大亂之刻、早速可有首服之由、入道〔相國〕再三〔發〕言、今爲博陸之養子、所被遂行也、被遂保元々年余元服例云々、下官雖點加冠、此事〔甚〕無用心、然而自出仕之日如弃生涯、加之聊依有存旨、不乖時勢、當時後代爲招謗之基歟、早旦雅賴卿自昔扶持彼若君之人也、注送名字等、問其可否、敦綱擇云、基輔、基良、基賴、此外敦實、忠良云々、余答云、三基皆不甘心、敦實者大夫史孝信同訓也、忠良可宜者、申刻、關白被問余裝束、答可隨本所之議定之狀、重被示云、直衣々冠之間可宜、可爲略儀云々、又不可有請加冠之使云々、戌刻着衣冠、不帶劍笏、着淺黃奴袴、乘檳榔毛車、前駈五位八人、束帶、殿上人二人、基輔朝臣、季信、共束帶、扈從隨身、褐衣垂袴如例、依略儀公卿不相伴、同刻向博陸第、六條北、堀川西、六條面棟門東禮無透渡殿、寢殿南庇東六箇間幷東面二箇間放出之、卷庇簾垂母屋簾、副立四尺屛風、不敷莚、東第六間南邊、敷菅圓座、爲關白座、同第三間〔階間也、〕以東副母屋屛風、敷高麗端疊、爲公卿座、第一疊敷東京茵、〔無地錦〕對座等、爲加冠座、同第二三間端、敷菅圓座二枚、爲同座、東庇北二箇間、敷紫端疊、爲殿上人座、中門廊敷諸大夫座、門外扣車、使前駈見主人已下着座哉否、歸來示着訖之由、卽下車昇自中門〔廊〕外方、經二棟廊件廊垂簾不出几帳、惟爲公卿會集〔所〕歟、尋常公卿座也、南緣、寢殿東〔簀子〕殿上人座後也、〔等〕、入自南庇東面南第一間妻戶、殿上人座上也、經奥座後着西座、關白在第六間、逼西屛風東面居、須件間東邊頗南北可居也、轉差之間太無便宜、大納言定房、中納言忠親春宮大夫、等着奥座、定房衣冠、忠親束帶、此外無他卿、太無人歟、就中參議一人尤可參歟、此座兼居饌、飯同居、關白及余前不居之、次殿上人隆房朝臣已下着座、人數委不見之、次家司宮內少輔棟範參上、有申主人之事、不知何事、頃之居余饌、折敷高坏四本、飯同居之、陪膳資泰朝臣、役送諸大夫、他公卿饌同折敷高坏也、次居主人饌、同前、陪膳以政朝臣、次一獻、治部卿顯信朝臣勸盃、瓶子諸大夫、博陸受盃擬余、相共居寄受盃、其間太遠於事有煩、顯信取關白及余續酌、余擬定房巡行訖、忠親傳盃於殿上人座、隆房起座來受之、次居汁、主客陪膳同前、先居余汁如初、納言手長盛業、殿上人不見及、雖居訖、依無參議、無申上之儀、關白已下々箸、次二獻、忠親卿起座、於寢殿巽角簀子取盃、居指笏取之、經南簀子居關白東頭、北面揖、勸之、拔笏揖卽起了、余如初居寄受之、關白被居寄之間、打散前饌了、頗似無用意、巡行如初、忠親盃渡殿上人座之後復座、次居菓子、手長同前、此次以政可直居關白前物、而〔不直居〕退下如何、〔〕次關白召光雅、暫之光雅〔參候〕南簀子、〔關白被仰可問時〕之由、光雅參退之間揖如恒、次諸大夫二

人、取圓座二枚敷南階西間、（余座與主人座之間也、）次殿上人三人置雜具、（宗雅衣冠、家俊居泔坏、親定取櫛巾、）次若君自東方經簀子着奥圓座、（先是忠親卿、起座相副扶持之、若君裝束〔直衣〕〔如例綾丸文也、〕二重織物、紫指貫、裏濃蘇芳、衣三領、青單衣、）次脂燭二人參上、（右兵衛權佐盛定〔居左〕、右衛門佐隆雅居右、共帶劔指笏、）次諸大夫二人、持來替脂燭、（盛定土器居折敷如常、）次理髮、右近中將隆房朝臣、（解劔置本座、取笏參進、）進就理髮圓座、置笏於右、先披櫛巾、此間若君伏逃足、不放紐、隆房以解櫛梳左方、以小本結結之、次梳上右方、不結之、梳合之、（解左本結也、）以長本結卷之、（左手指長方チ纒テ以短方三四反卷之、）結堅以櫛引鬢幅、（先左、次右、）置櫛以本結長方卷之、結固之後、取櫛梳髮末、以髮攪分之、以檀紙卷之、（先是竊自懷中取出紙撚、）二筋、（當座無設之儀、）例了紙タケヲ二重押帖天卷之、（髮末多出自紙、）以紙捻一筋、（不續之、）結之、以箏刀切之、（刀刄チ上向天漸切之、）乍卷紙置櫛巾、次梳右方髮、末以檀紙卷之、切之如左髮、切可取入、（〔于〕各不撤卷紙、）〔入櫛中、横、入巾子〕退下、隱東面方、（須候〔簀子〕、隱閑所之〔條〕甚〔奇怪〕、素白物之黨〔也〕、）〔次余拔簪起座〔參〕替着理髮圓座、取冠引入巾子絹、取髮攪入額、（先左、次右、）返置髮攪復座、次隆房朝臣參上理鬢、（先左、次右、）帖置櫛巾退下、復本座歟、次忠親卿起座、出自南面東第一間參進、冠者起座、（脂燭前行、）歸入之後、

忠親復座、次主人起座、自西間入簾中、向着裝束之所歟、次初役人撤雜具、次撤圓座、次撤替脂燭、次敷加冠座、（諸大夫一人、取高麗疊敷冠者〔座〕跡、先例二人取疊歟、次又一人取唐錦茵敷其上、無地鋪、）次居前物、陪膳季長朝臣、（生平絹打折敷、〔折敷〕高坏十二本、飯須居左、而居右失也、）次居理髮前物机歟、良久關白歸出、被目余、余起座移居加冠座、次源大納言（定房、）起座、於巽簀子取盃、（依不指笏、乍立取之、）經簀子來、居余座下方、（上無其所、今依便宜所爲歟、）擬余、余再三讓主人、々々無承引、仍余受盃擬主人、々々目忠親卿、（此間定房起座、佇立巽角簀子、忠親復座之後、歸着座、）件卿經南簀子參上、指笏賜盃復座、（其盃不傳殿上人座、隆房爲第一、而依爲理髮、不受此盃歟、）指笏、（盃置座前、）次余立箸、但不食、次五位藏人（東宮學士、宮內權少輔、）親經、經簀子參進、〔冠者叙正五位下之〕由、仰主人、々々目〔之、親〕經來〔余座下、（昇長押近進寄也、）仰〕云、冠者可叙正五位下者、余問其名、親經云、可申御名歟、（此申狀、太不足言也、）余云、不聞名字者、以何可宣下哉、郎示云、忠良者、余便仰親經可召辨之由、次權右中辨光雅〔來〕、居余前簀子、（依其程近不召上、）余仰云、正五位下藤原忠良、可傳仰內記者、光雅退下、次大夫降立中門、（前駈六人、取松明參進、經家朝臣取裾、）一拜了、依雨（下、不進、）不還昇直參內、（此間依笠遲々、數刻經程、）先例多還昇加

冠、退出之後參內歟、但又有不然之度歟、次忠親卿取野劒一腰、（入赤地錦袋、）經南簀子置余前、拔笏（實在懷中取出）也、退下不復座、次自西屏方引出馬一疋、（葦毛、五位二人取松明前行、衞府一人、五位一人、牽之如常、）一匝之後引出於東中門內、余前駈能業（第一上藤也、）受取之、次基輔朝臣來取劒、次余拔笏起座、經本道退出歸宅、

若君長甚高、其髮及直衣欄、頗有鬢歟、人頗驚耳目歟、

今夜大夫參內、（於禁中賜禁色、改着云々、）〔中宮、東宮、皇嘉門院等、〕（有贈物筥、入錦袋、件筥余所獻也、女院無筥之故也、）家司職事、幷前物陪膳等、可尋聞之、今日關白、冠直衣堅文織物指貫也、府官人參上、立明如常、

堂上掌燈、（關白座北一所、公卿座末逼南東角一所、殿上人座前一所、）

〔十二日、甲午朝間天陰、午後晴、今日風吹、秉燭參內、依御風氣不快也、謁女房、雖無殊御大事、御溫氣不散、又每日午刻許發御、其時頗御面赤云々、及深更退出、〕

十三日、乙未〔天〕晴、大將可親關白（兼雅卿女、關白養以爲子、）〔云々〕事、雖無日次、只三月可遂之由、自本所被忩云云、此事入道相國結構事云々、（兼雅女即入道相國外孫也、）然而無吉日、爲之如何〔々々〕、

十四日、丙申〔天〕晴、晚頭參女院御方、申大將之間事、亥刻、上方有燒亡、五條坊門萬里小路云々、內裏邊五町許云々、余不參、又浴之後依愼風也、五條三位入道之許近〔之〕云々、仍遣侍訪之、

十五日、丁酉〔天〕晴、晚頭參內、左衞門陣之外、頭辨經房朝臣來逢、余過其前之間居地、相共參內、於鬼間之邊示有可申上之事之由、余〔相逢聞之、御即位〕之間條々、有〔被尋問〕之事、爲申其事〔參上〕之間也云々、在憲、泰親等申狀、及外記例、幷三通與之、（其狀在左、）

被尋問事等、

一於何處可被行御即位哉事、

一若於官廳被行者、可改立南門於民部省北垣、而七月以前有禁忌之由、在憲朝臣令申、仍欲延七月、又無吉日、爰泰親朝臣、禁忌月被立內裏諸門、其例不可勝計、宮城十二門之外、更無憚之由令申、但治曆例、依此憚、七月被立門了、今度可被忌避哉否事、

一若可被忌者、狹少之地、可縮行大議事、

一若可有延引者、七月中無吉日、又難及八月

以後一歟事、
余於二紫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之由申了、經房注二付折紙一、後日可レ給之由令レ申、折紙狀見二十八日記一、經房退出了〔也〕、余參二御所一、但不二見參一、謁二女房一、御不豫事猶以不レ快、然而明日行幸、必可レ然之由、叡慮一決〔了〕、萬人可二延〔引〕之由、雖二計奏一、〔更〕以無二御承引一云々、及二亥刻一退出了、
十六日、戊戌、〔天〕晴、此日自二五條東洞院第一、還二御閑院一、是來廿一日禪讓之日、依二應德之例一、自二他所一可レ被レ渡二劔璽一之故也、秉燭之程、大將參內、蒔繪螺鈿劔、紺地平緒、隨身裝束如レ常、非二染分一、下﨟白襖袴、上﨟萠黃袴、幷褻脛巾也、及二深更一歸來、次第無二殊事一、公卿濟々供奉、大略行幸今度許歟、仍人々多參入歟、實房勤仕召仰云々、今日大將馬副如レ例、前駈六人〔也〕、酉刻、藏人左少辨行隆、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云、禪讓之日中宮必可レ御二新主之宮一哉否、可二計奏一云々、余申云、先例忽雖レ不二覺悟一、案二事理一、幼主之禮、母后尤可二同居一者、此後行隆尚入來、余候二于女院御方一之間、於二彼御所一謁レ之、行隆云、御報於二路頭一雖二披見一、猶所二參入一也、凡度々例多御同宿也、而崇德院近衞院等之例、尤不レ快、彼兩代又以同居也、仍有二此儀一、若〔君〕見イ不レ可レ有二御同宿一者、今夜可レ有レ行二啓閑院一、且主上御藥之間、各別之御所不レ可レ然之故也、但必可二御同宿一者、又行啓不レ可二必然一云々、余申云、至二于此條一者、專〔不〕可レ被レ忌二彼兩代之例一、必母后可レ有二同居一、今夜雖レ有二行啓一、彼以前還御、何事之有哉、又留二御此第一、更不レ可レ有レ難者、歸參了、此日列見云々、
十七日、己亥、〔天〕晴、傳聞去夜無二中宮行啓一云々、未刻、召使來催二大將一云、來廿一日可レ有二讓位節會一、可レ參者、申二承了之由一云々、申刻、大夫史隆職、持二來太政官廳指圖一、治曆御卽位、於二彼廳一被レ行之指圖也、爲二寫取一留レ之、隆職申云、見イ不レ被レ退二官南門一者、庭上裝束一切不レ可レ叶歟、勿論事也云々、
十八日、庚子、〔天〕晴、外記來、催二廿一日讓位可レ參之由一、定能卿來談、御卽位之所事、注二折紙一遣二頭辨之許一了、有下可二奏問一之報上、
十九日、辛丑、〔天〕晴、故殿御忌日也、如レ例參二女院御堂一、日來御二于御堂一、佛事了退出、右大將候レ座取二布施一、其後有二恒例舍利講一、邦綱、雅賴等卿參會云々、邦綱卿着二〔大將下二云々〕、雅賴卿來二此第一、余謁レ之、御卽位所事、陳二余所レ存之趣一、納言頗有二伏レ理之色一、未刻、藏人辨行隆、明日有二可レ被レ任之者一、直物申行者、明日可レ宜之由

示レ之、報云、先日取二御氣色一之處、追可レ被二仰下一之由、蒙レ仰之後、于レ今無三承旨一、仍未レ下二知外記一、文書事自懈〔者〕歟、加レ之大事前日直物、頗無二便宜一歟者、入レ夜示下不レ可レ有二直物一之由上、

廿日、壬寅〔天〕晴陰不レ定、巳刻、定能卿來、在二此第一〔之間〕、召使催二臨時除目執筆一、定能〔卿〕領狀了、申刻、五位藏人行隆來云、入道太相國被レ修三築大輪田泊一、件事依二延喜例一、可レ被二宣下一、右大將不レ可レ有二御奉行一之由、入道相國先日所レ被レ申也、而猶閣下可レ有三御奉行一之由、重有二其命一、奏二事由一之處、可レ奉二宣下一旨有二天氣一、仍所二參內一也、兼又件解狀、入道前太政大臣家ト書レ之、與二前筑前守貞能加署一、而尤可レ有二令字一之由存之處、出家之人解狀、家令加署之例、又以不レ覺悟、爲レ之如何、已上事、職事能業傳二示之一、余相逢報云、上卿事承〔了〕、素右大將奉行、一切不レ可レ叶事也、改定之條尤可レ然、抑解狀〔署〕所事、實尤有レ疑、理須レ爲二自解一也如何、行隆云、官同所レ申二此旨一也、雖レ然此事必今日可レ被二宣下一、至二于今一不レ能レ通二福原一、又暗不レ可レ書二改解狀一、仍進退谷了、官重申云、以二口宣一可レ被二仰下一云々、余云、口宣猶無二其謂一、尤可レ有二解狀一事也、自解之條又勿レ論二於今一者、只家令可二加署一、何事之有哉、行隆郎下二申文一、余結二申之一、行隆仰詞云、依レ請、余卷レ文返二下同辨一、々結申、余示二氣色一、行隆卷レ文退下、此次語云、御卽位所事、令二申御一之趣、人々有二饗應一之上、入道相國尤可レ然之由被レ申旨、所レ承也云々、又先日被レ尋二問皇居地事一、五條堀川、人々皆不二甘心一、被レ問人々、左大臣、余、左大將〔輔〕師、大納言、春宮大夫〔云々〕、仍未レ定云々、晚頭參內、御不豫頗宜御云々、余依レ召參二御前一、以二應德爲房記御讓位之間事一、有二沙汰一、依レ仰余書二出次第一進覽了、今夜參上殊有二叡感一、頃之退出、于レ時除目未レ始、上卿藤中納言成範、新宰相定能等雖二參候一、事未レ始、奉行職事未レ參也、今日女房等問レ余云、明日取二劍璽一授二次將一之內侍裝束、節會儀歟、用二纐纈一云々、行幸之儀歟、裳末濃云々、余答二不レ知之由一、但案二事理一可レ用二行幸裝束一也、女房又云、先可レ有二節會召一、仍件內侍不レ改二裝束一可レ役歟之由、人々不審也云々、此條又尤可レ然、但主上可レ渡二御南殿一、仍只召二內侍一人一、可レ着二節會裝束一、今一人ハ不レ可レ然、仍兩人裝束相違歟、然者行幸裝束可レ宜歟、猶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之由答レ之、

廿一日、癸卯〔天〕陰雨下、酉刻以後、雨脚止雲膚散、此

日有讓位事、（御歲三歲、）以應德三年例被行之、（舊主宮閑院第、新主宮五條東洞院、）幼主之禮、同居之儀、保安永治共以不快、各別之御所、長和應德、已爲吉例、仍强爲有各別之儀、去十六日所還御閑院也、余近日風痺不快、然而籠居有恐、雖須參節會、依脚病、不可堪劔璽之供奉、又乍參內逐電退出、非無所恐、仍不參內、兼密々參入五條第者也、仍禁中禮儀、不能記錄、酉刻、右大將（卷纓、平胡籙、螺鈿劔、紺地平緖、）參內、（隨身狩胡籙、萎壓巾、）戌刻、余參東宮、（不帶劔、所相具螺鈿劔也、）於殿上、（劔璽未渡御、仍無憚着殿上、）與春宮大夫忠親卿言談、此次有讓位之日、諸衞幷隨身裝束事、忠親云、仁安花山相國官人束帶云々、（此時右大將、）余云、兩主同居之時、有此例、所謂保安永治如此、御所各別〔之〕儀、未見此例、長和隨身狩胡籙、應德近衞官人著褐衣、（不注胡籙事、）之由、見爲房記、仁安者別所之儀也、可追長和、應德例歟如何、忠親無又言、頗有伏理之色也、此間左大臣已下、上達部十人許、豫以參入、大臣語云、未刻奏勅符官符等、秉燭之後、警固召仰、戌刻節會、雖須前行、依不可堪行步、先所馳參也云々、亥刻、劔璽渡御、先行之公卿等、暫昇候中門廊邊、（此間余起座隱閑所、依不供奉路頭、隱閑所也、）小時左右大將先入門、（左北、右南、）相次劔璽次將、（御劔左中將季通朝臣、御璽右中將隆房朝臣、件劔璽有紫覆、）次攝政各步筵道上、（但大將在筵左右、其筵道太狹、如舊圖者其廣及七八尺、仍左右大將猶步其上也、）入中門、兩大將立南階東西、（兩大將共有去留之揖、）先是左大臣已下、列立中門內、西上〔南〕面、（自乾至巽斜列立也、庭上濕泥、人々（之イ）僕從亂入、凡狼藉無双、）〔至〕階下、劔璽、攝政、暫留立、先是新主出御、（御直衣、亮重衡朝臣奉抱之、此事兼有議云々、幼主之例雖多、未有如此之事、嘉承垂庇簾、是有故歟、亮閑儀云々、永治無所見、但宇治左府記云、如成人之禮、爰知無奉抱之人歟、今度傅大夫等相議、准御眞榮例、以亮備此役、未被仰昇殿以前、侍臣不能昇堂上、此條雖似忘禮儀、事不可默止、故〔隨〕宜不糺法云々、）先昇自南階、候簀子、（階東間、〔攝政先昇事未聞例也、〕）次御劔、次御璽、各於晝御座授內侍、（內侍二人、豫以祇候左右、）內侍取之入了、此間兩大將退歸、各昇自中門內方、候同廊邊、（他公卿先是昇候同廊、）抑攝政、應德嘉承之例、昇自中門、豫參御帳前、長和相從劔璽昇南階、（劔璽昇殿之後也、）今度之儀乖先規、如何々々、又兩大將、劔璽昇訖卽可退歟、而暫以留立如何、（後右大將云、守左大將之間、自然遲々云々、）內侍入了、次將退下了、此間、余相交人々徘徊中門、小時、攝政（在簀子圓座、）引裾召坊時一﨟藤原時經、（頭辨經房朝臣子、）時經自砌參階下、承補藏人之由、退歸於殿巽庭拜舞、更應召自簀子參上、承命來仰左大臣、々々立中門廊也、（不聞其仰詞、）次左大臣已下帶劔、此間攝政降自中門廊之

外方、進立中門下、左大臣以下、同降欲列立之間、先攝政拜舞、（依庭濕於中門拜也、不奏事之由歟、抑須降中門內、獨身拜了歸昇、人々相共可列立中門外也、而無左右被降、自中門外〔之間〕、人々存昇殿拜之由、相從之處、攝政之驚也、頗次第違亂也、）次諸卿相共拜舞、（昇殿勅授混合也、攝政存可奏事由、暫被相待、左大臣云、不可被奏、仍卽拜舞、此事如舊例者可奏歟、而仁安度不奏、理須被奏也、）帶弓箭之人不撤之、次攝政已下昇自中門外、（攝政不着殿上、如何、）左大臣、并余已下着殿上、（右大將依爲幼少之者、拜了、卽令退出了、）人々僅四五人也、其殘不着之、頃之頭辨仰禁色事於左大臣、（先例藏人先仰勅授事之時、卽召外記於中門邊被仰之、禁色事、着陣承仰被宣下、而今度勅授事、未仰外記、又於殿上承禁色宣旨、共非先例歟、）次左大臣已下着陣饗座、次頭辨來、仰內膳御飯、并御乳母禁〔色〕事、（內膳御飯事、便宜下同辨、）次大臣召大外記賴業、爲仰勅授、禁色等事歟、此間余退出、先是昇殿拜了之間、自舊主被進御衣、五位一人、（行隆、親經、共五位藏人也、）昇案經小板敷上戶等、持參之、此後事依不見聞不能記、

今日隨身裝束事、

式文云、近衞服中儀、

長和小記云、近將服中儀、（縫腋、壺胡籙、）攝政及左大將隨身狩胡籙、　余隨身壺胡籙、

應德江記云、　近衞次將縫腋壺胡籙、　外衞闕腋平胡籙、六位糸鞋云々、（隨身裝束事不見、）

同爲房記云、近衞次將裝束同江記、但官人褐衣、外衞平胡籙、官人平裝束、云々、（隨身裝束不見之、）

已上劒璽渡御他所例、

永治宇治左大臣記云、攝政已下隨身官人束帶、番長已下壺胡籙、垂袴云々、

久壽記云、隨身等垂袴〔云々〕、

已上同居之儀、

永萬、仁安兩度共、攝政左右大將（永萬、右大將余不參、）隨身、壺胡籙垂袴、官人束帶云々、是則別所之儀也、但仁安左大將（今左大臣也、）官人褐衣云々、但垂袴也、

就此等例案之、兩主同居之儀、偏准節會、官人着束帶歟、（此條猶以不審、立太子、任大臣等、官人着褐衣、讓位之禮〔同〕立太子等例、至隨身裝束有此相違哉、但已爲流例歟、）御所各別之時、劒璽渡御之行列、大途同行幸、仍長和帶狩胡籙、又應德記雖不載隨身裝束、官人褐衣云々、爰知隨身不着束帶歟、仍別所之儀、同居之禮、頗有相違歟、而永萬、仁安等、偏守保安、永治之近例、不尋御所各別之相違歟、仍束帶之條有疑、次狩胡籙壺胡籙之間事、應德之記不詳、長和之例炳焉、爲御堂餘流之人、豈存異議哉、仍余及大將隨身、狩胡籙藁脛巾也、

又以二此例一示二關白一、但永萬例、一向難レ被レ棄歟、此
上可レ被二斟酌一之由加三示之一、而猶被レ用二長和例一、左
大將又依二長和右大將實資跡一、用二垂袴一歟、且是久
壽得二大將左大臣例一云々、彼已同所儀也、不レ可
レ似二今度一歟、凡讓位之日、諸衛裝束首尾錯亂、難
レ存二一偏一、只以二古賢之跡一、可レ爲レ證耳、

發二前聲一哉否事、

嘉承殿曆云、劔璽出御、余降レ自二對東面一、隨身不レ追
レ前、保安故殿御記云、劔璽渡御、余相從隨身等來
會、不レ發二前音一、
仁安左右大將、始終發レ之、□□不レ止レ之云々、
永萬攝政、亦不レ止レ之〔云々〕、
今案、參內之時不レ可レ止レ之、劔璽渡御之間、兩宮
及路頭、可レ止レ之、其後拜舞及退出之時、又不レ可
レ止レ之歟、凡今日止二前聲一之條、由緒不レ審、讓位
之儀多、卽大故之時有二此事一、仍止二前聲一非レ無
レ謂、若慣二彼例一委不レ尋歟、將又神璽寶劔顯奉三
持之一、行三列于路頭一、事已嚴重、准二伊勢幣發遣
之時一、偏恐二事之崇重一、又止二前聲一歟、此儀頗非
レ無レ謂、嘉承保安兩殿御記之意、臨二其期一似レ止
レ之、隨又案二事理一如レ此、仍以二此狀一含二關白及
右大將一、各從レ命耳、

內裏儀、（以二右大將、及定能卿、隆職宿禰口狀一記レ之、）

未刻、公卿參集、先レ是、今朝頭弁經房朝臣、向二左大臣
第一、召上仰可二讓位一之由上、大臣便仰二頭辨一、又仰二大外記
賴業一云々、次頭辨於二藏人所一、仰二在憲朝臣一、令レ勘三申
日時一、奏覽之後、下二左大臣一、大臣下二外記一、次有二固關
事一、大內記、少納言等、未練散々、又仰二外記一令レ敷二
所司座一之間、緣事所司不レ隨二所堪一、如レ此之間時刻推
移云々、次有二警固一、秉燭之後、節會儀始、（臨二節期一雨止、仍改二御裝束於晴儀一、云々、）主上密々渡二御南殿一、女房等候二御共一云々、內辨
左大臣、外辨上首左〔衛イ〕大將、宣命使右衛門督實家卿、
（有二曲折一揖二云々、）宣制後段拜舞、次諸卿退下、勅授人撤レ劔、次
內侍二人（節會裝束、）持二劔璽一、出レ自二夜御殿一、進二立晝御座母
屋一、（先レ是御帳渡二新主宮一、晝御座同撤レ之云々、以外違例也、雖レ撤二御帳一、不レ可レ撤二晝御座一、或又御帳、先例追渡レ之云々、）此間
攝政參進、居二御座北間庇一、相次左右大將進居二西簀子
敷一、（晝御座可レ改二南面一之由、隆季卿申行、然而有レ議、如二日來一西面也、）左大將懸レ尻、右大將引
レ裾、（人々謂二左大將失一歟、）次左中將泰通朝臣、右中將隆房朝臣參
進、（懸レ裾歟、可レ尋レ之、）乍レ立受二劔璽一、（立授立受事、左大臣幷通親朝臣所レ申云々、）于レ時兩
大將降レ自二南階一、劔爾相次降二同階一、右大將於二東中

門ニ懸レ裾、攝政從レ後、其路經ニ西洞院、二條東洞院等ニ云々、右大將節會中間參內、仍不レ加レ列、隱候ニ御所方ニ云々、劔璽渡御之後、舊主召ニ經房朝臣、被レ仰下可レ被レ進ニ御衣ニ之由上、卽殿上五位二人、治部大輔季信、民部大輔兼定、舁レ案立ニ朝餉御前ニ、次召ニ御使行隆ニ、被レ仰下可ニ持參ニ之由上云云、

攝政歸ヨ參舊主御所ニ事、以ニ攝政語ニ記レ之、

先於ニ新主宮直廬ニ有ニ吉書事ニ、次歸宅、又有ニ吉書ニ、其後及ニ曉天ニ、[參]ニ舊主宮ニ、卽參ニ朝餉ニ、被レ下ニ院司交名ニ、縱紙、舊院出御、節會御裝束ヲ帶[也]ト云々、此事可レ尋レ之、攝政歸出ニ殿上ニ下、帥大納言院執臣云々、退出了云々、不審事々等、問ニ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大內記業實等ニ、各申狀續ヨ加之ニ、

太政官符、伊勢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忠廣、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末宗、

賫 勅符壹通、

驛鈴貳口、 壹口、伍剋、 壹口、參剋、

近衛貳人、 從各壹人、

太政官符、近江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懷家、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貞長、
賷　勅符壹通、
驛鈴貳口、　壹口、伍剋、
　　　　　　壹口、參剋、
近衞貳人、　　從各壹人、
太政官符、美濃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光景、
內舍人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康光、
賷　勅符壹通、
驛鈴貳口、　壹口、五剋、
　　　　　　壹口、參剋、
近衞貳人、　　從各壹人、
右爲ニ固守一彼國着、件等人給レ契發遣、國宜ニ承知、准ニ固關使一依レ例施行、符到奉行、
左中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小槻宿禰、
治承四年二月廿一日
同日　宣旨、
今日有ニ御讓位、任レ例宜レ召ニ仰諸司一、
上卿左大臣於ニ里亭一被レ仰ニ下左中辨一、
當代勅旨田千町、任レ例奉レ充、
上卿同前、固關官符請印之間、被レ仰レ之、
已上於ニ閑院一被レ仰レ之、

同日　宣旨、
太上天皇御飯、宜レ令ニ內膳司大炊寮如レ舊供進一、
上卿同前、
同日　宣旨、
內藏寮申、臨時公用料米事、
兩藏人頭、各十斛、兩五位藏人六位藏人、四人、已上各五斛、請奏各別所ニ奏下一也、
上卿、堀河中納言、
美作國年料米百斛事、
於ニ殿下御直廬一、右中辨兼光朝臣奏レ之、奉レ下ニ左大臣一、
加賀國年料米百斛事、
右少辨兼忠、同於ニ御里第一奏レ之云々、
相催諸司、
神祇官、
大殿祭料、中臣齋部等官人祭物、藏人方沙汰、
中務省、
宣命版、幷尋常版位、外記相共催レ之、
內藏寮、
殿上人饗、　懸ニ御簾一官人、相具懸レ革、

大藏省、
六丈絹一疋、　白布二端、已上內侍所、綱甞料、
劔璽幷內侍渡御辻々料大幔、
式部彈正幄、　陣座幕、
大膳職、
公卿料饗、
木工寮、
函三合、長一尺二寸、方一寸五分、　木契三切、長三寸、方一寸、
搔板一枚、長二尺、弘二寸、　已上檜木、
幄骨、　幕柱、　外辨床子、
掃部寮、
御裝束役官人、堂上堂下、筵道、路次料、
黑漆案、一脚、內文請印料、　雜具運送、
主殿寮、
陽明門代幔、　所々幔、　掌燈五明、　炭　鉢、
大炊寮、
飯、
造酒司、
酒、
修理職、

內侍所料濱床脚、
穀倉院、
上官料饗、
左近衞府、
陣座疊、付差筵、　駕輿丁、內侍所幷腰輿渡御料、
右近衞府、
駕輿丁、同前、
左衞門府、
駕輿丁、同前、　松脂一褁、　衞士、鈴印、辛櫃、運送料、
右衞門府、
駕輿丁、同前、自餘同、
藏人所、
燻革三枚、　生絲一兩、
已上、盛ニ柳筥一渡レ之、充ニ催內藏寮一云々、
治承四年二月廿九日
大外記、大內記等未ニ注進一、仍不ニ續加一也、
廿二日、甲辰、天陰、及レ晚雨下、余不ニ出仕一、但未刻參ニ女院御方一、御堂御所、先レ是關白被レ參語云、去夜先昇ニ南階一事、依ニ左大將和讒一也、非ニ所存一云々、兼存ニ一定一歟、何依ニ外人之諷諫一哉、如何、余粗示ニ聞子細一了、又不レ奏ニ事由一拜舞事、守ニ左大

臣致訓、非愚案云々、（是又不可依他人之教喩如何、）此條爲近例、何事之有哉之由示之、又云、於舊主宮、內侍授劒璽、於近將之時、乍立授之、左大臣、及通親朝臣所申云々、隆季卿居可授又可受取之由申之、不知可否云々、又云、東宮御時殿上臺盤二脚、仍一脚不足、應德大殿被造進、任彼例可造進之由、經房來觸、彼者外祖之儀也、不可似之由雖答、重責別勅之由、仍造進了云々、此時從昨日不被仰昇殿、仍以基輔示經房朝臣、報云、是偏經房卑陋之隨一也、返々不可申盡、卽候院奏聞之處、觸前大將早可宣下者、一昨日禁色之人二人被聽了、彼次御下之體（ニテ）（奏イ）可仰（候）云々、

廿三日、乙巳、天陰、時々雨下、秉燭着直衣（網代車、前駈衣冠、隨身布衣、只常出仕也、今日若着束帶可參歟、然而密々參入、仍夜陰着直衣參入也、參新院閑院第、壞陣座、床子座等、車宿隨身所如例、）去半町許下車遜讓之、卽暫以如此、是例也、參御所、謁女房、御不豫無別事云々、女房尙着唐衣、三ケ日可如此云々、或又祗候男共着布衣之後、可撤女房唐衣、是帥大納言所申也云々、初度御幸、來廿八日可渡御邦綱卿正親町第、來月四日人々可着布衣、同五日可有御幸八條院御所云々、申入余及右大將可加灸之由了、此間右宰相中將實守卿參上、又文（父カ）談移刻、件卿語云、今日參內、雖聞可有陣饗之由忩出了、昨日又人々參內、爲參着之間、無着饗之儀云々、堀川中納言忠親、借送小記目錄廿卷、卽件人抄出也、

廿四日、丙午、〔天〕晴、申刻許、雅賴卿來、余謁之談雜事、納言語云、讓位夜於舊主宮內儀、授劒璽於次將之時、依左大臣申、乍立授之、而攝政云、慥乍居授之由、見應德御曆云々者、然者、何不被申其由、被用左府申狀哉、如何々々、又語云、固關之間、左大臣手振、不能書木契銘、仍自家懷中木契、於座取替之、甚見苦、古來未聞、人々屬目云々、戌刻參女院御堂、今夜修二月也、卽事始、余、堀川中納言忠親、右大將良通、前權中納言雅賴等、參着堂中座、依大導師遲參、家寬法印勤之〔也〕、（宿裝束白袈裟、素爲請僧所作也、）事訖退出、今夜女房爲聽聞參御堂、余歸家之後、大夫史隆職來、召簾前仰雜事、申云、今日終日於陣頭、讓位以後雜事、及次第日時等、有其沙汰、此次御卽位等事議定、人々申狀之中、閤下令申旨、上皇甘心、官外記又以服膺、大略於紫宸殿可被行之由、豫風聞云

云、此事被レ問二官勘申之狀、內々持來、余見レ之無二殊難一、返給了、隆職又云、一昨日昨日無二着陣饗一、總三ヶ日無二盃酌之儀一、違例也云々、經房朝臣示送云、侍從殿御昇殿事、一日如レ令レ申竊奉書入レ簡了云々、

廿五日、丁未〔天〕晴、終日念誦、新院主典代來催二右大將一云、來廿八日可レ有レ御二幸土御門第一、可二參仕一者、申二承了由一、今夜、漏刻博士賀茂憲成奉二仕火災祭一、又陰陽助濟憲、同於二女院御方一勤二此祭一、今日攝政問送云、初度御幸裝束不審、應德束帶、保安直衣毛車、前駈束帶、今度如何、雖レ須レ追二保安例一、案レ理束帶可レ宜之由、報答了、

廿六日、戊申〔天〕晴、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依二風病一不二出仕一、公卿只右大將許云々、戌刻、頭辨送二書於基輔一〔云〕、明日尊號事可二奉行一者、報云、依二所勞一不レ堪二參勤一者、

廿七日、己酉〔天〕晴、此日有二尊號事一云々、未刻許召使來、催二右大將一云、明日可レ參二中宮行啓一者、依レ可レ供二奉御幸一、不レ能二〔參仕〕一之由答了云々、今日申刻以後天陰、入レ夜微雨下、攝政又示云、保安初度束帶也、叶二報旨一云々、

廿八日、庚戌終日雨下風吹、此日上皇雖レ可レ有二初度御幸一、依レ雨延二引來月四〔日〕一云々、傳聞、昨日院廳始云云、亦尊號勅書上卿三條大納言云々、又御卽位於二紫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之由、被二定下一了云々、余雖二至愚一所レ申協レ理、仍所レ被レ用歟、今夜爲二方違一向二南宅一、

〔廿九日、辛亥天晴、申刻有二聞及吉事一、酉刻、定能卿來談、〕

卅日、壬子〔天〕晴、外記史生持二來尊號詔書一、加二朝臣一、返給了、今日春日奉幣、南圓堂不空羂索經供養等、各滿二百日一、仍晝間神事、未刻修レ祓、衣冠取レ笏、降レ庭拜レ之、入レ夜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二世間事等一、

三月〔大〕

二日、甲寅〔天〕晴、午刻、全玄法印來、談二世間事一、亦信助阿闍梨來、又召レ前、施藥院使憲基、遣二法性寺座主〔之〕許一、爲レ令レ見二彼所勞事一也、新院藏人來、催下可レ參二明後日御幸一之由上、申二所勞之由一了、又主典代來二大將方一催レ之、申二可レ參狀一云々、入レ夜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爲二拜賀一補二藏事一之後、來、召二簾前一、今日開關解陣、上卿左大將云々、

三日、乙卯〔朝間天〕晴、巳刻以後陰、平等院一切經自女院被催、遣開封院司、（別當季長朝臣、）長者不被向云々、依白川殿周忌內無舞云々、然而依有蝶鳥及行導等、有樂行事云々、

四日、丙辰朝間陰晴不定、午後天陰、及申刻雨下、今日上皇初度御幸、幷尊號之報書、坊官除目等也、右大將依先日催、酉刻着束帶（垂纓、蒔繪劍、紺地平緒、不相具壺胡籙弓等、隨身、壺胡籙垂袴、如常、）參院、（閑院第、）共人基輔朝臣、季信、前駈六人、雜色等也、路頭行列、先舍人居飼、次移馬、次大將馬、（不張口上差縄、）次隨身五人、（此中上﨟持笏、）次雜色三人、隨身秉松明、雜色不取之、雖大將任本位、供奉列立〔又同〕、是御幸之例也、亥刻歸來、

御幸儀、

諸卿參集、關白及右大將候上達部座、候對南廣庇邊、次出御對南面、（上母屋庇簾、關白近被候、）御裝束御直衣也、（濃紫二重織物、（白丸文、）御指貫、紅打御出衣、例御直衣、）先是諸卿（右大將同之、）降自中門內方、着履懸裾列立南庭、（北上西面、）次舁御車於對南階、（唐車攝政被進也、）諸司二分（着束帶、）十二人付御車轅、殿上人等秉松明、列居南庭、此間御反閇、（陰陽頭在憲朝臣奉仕之、給祿如常、）次乘御、（攝政擡簾、隨身發前聲、）諸卿列居、次爲先下﨟出、自中門、於門外乘馬、（殿上人先出、）御車懸御牛、（黑毛、御車副褐衣冠、莫歷巾、牛童同前、）召繼等取松明、相從前後左右、

路頭行列、

先六位、　次五位殿上人、

次四位殿上人、次公卿（無、）次移馬、居飼舍人、（各四人二行、）

次四位五位院司各十人、（院司不足、召加他殿上人云々、）取松明供奉、

次御隨身四人、（府生、番長、各二人、將曹追可被召、是白川院例云々、）

次召繼取松明前行、次御車、

次後騎左兵衞督平知盛卿、（御厩別當、）

次檢非違使左衞門督源光長、

次召繼等、

次攝政車、（隨身前駈如例、但四位前駈二人在之、）

至正親町第、入自西門、舁御車於寢殿南階、先是公卿（東面北上、）殿上人等列居前庭、關白昇自中門廊參、褰簾下御、（隨身發前聲、）此間雨脚頻下、仍公卿等更向中門列居、下御之後、各昇中門廊、徘徊小時、右大將退出了、

抑寄御車之間、大將隨身止前聲、依院御隨身可發、御前憚之也、但參退之間皆追之、此等皆故實

也、今日公卿已下、皆束帶也、

御報書儀、可レ尋二記之一、

坊官除目儀、以下攝政被二注送一之狀上載レ之、

參入公卿、源大納言定房、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右宰相中將、實守、實宗、左大辨長方等也、大納言左大辨等着座、自餘公卿在二休所一、先例也、次攝政氣二色左大辨一、參二着圓座一、以二五位藏人光長一、〔召二硯〕續紙一、卽持參之、執レ筆卷二返之一、次召二頭辨經房一、召二帶刀勞帳一、此間給二申文一、次持二參帶刀勞帳一、見了返給、執レ筆次第任レ之、申文置二硯右一、次覽二除目一、盛二柳筥一、取二柳筥一復レ座、結二成柄一返上、歸二着本座一、次召二淸書一、朝方卿給二除目一、於二休所一各披二見之一、

今日、愛染王百萬遍終レ功了、自二去年十二月二日始一レ之、今日九十一日也、今日實嚴闍梨來、告二吉夢一可レ信、

五日、丁巳〔天〕陰雨下、但朝間時雲散、早旦隆職注二送聞書一、大進時光任二刑部少輔一、太以冷然歟、此外帶刀等給レ官、大夫已下全以不レ見、

巳刻、攝政被レ向二宇縣一、長者之後初度也、牛蔀車直衣、隨身布衣冠、下﨟布衣帶劔、前駈殿上人、藏人、五位相幷廿人許云々、各衣冠、此中藏人頭重衡相交、淺履、他人皆牛靴也、入レ夜被レ還也、

宇治儀、

宇治川渡之間、依レ無二尋常船一、昇下居車於〔無二〕屋形一之船上渡レ之、於二平等院北面〔大〕門一下レ車、光雅獻レ沓云々、前駈之中有二君達〔等〕、何光雅當二此仁一哉、執事家司必不レ可レ取レ沓、先入二本堂御所一、次阿彌陀堂、次〔書カ〕□堂、次經藏、見二寶物等一之間數刻、邦綱卿、信範入道等參會云々、信範入道竊可レ候二閑所一歟、而參二會下レ車之所一、相二交前駈之中一、太見苦云々、及レ晩事了歸洛、終日甚雨之間、萬事有レ煩云々、於二諸堂一皆有二諷誦一云々、〔今日依二吉日一加二灸治一、不レ召二醫師一、灸本路也、

六日、戊午天陰雨下、今日猶灸治、又召二大將一令レ讀二書〕

七日、己未〔天〕晴、今日、攝政內裏八省官廳神祇官、被二歷覽一、密々事云々、晚頭、々辨經房來、催下明後日御卽位定可二奉行一之由上、依二所勞一加二灸治一、仍申二其旨一了、左大臣所勞云々、

八日、庚申〔天〕晴、申刻、頭辨以レ書告二行賴一云、明日定左府屬二夜陰一可レ參之由被レ申云々、

九日、辛酉陰小雨、此日女房姬君等、密々參二稻荷祇園等社一、只侍許在レ共能忍也、自二今夜一始祈二二壇一、不動供

智詮、愛染王供信助也、此日被行御即位日時定、并擬侍從定、伊勢幣定等、又被仰、禮服公卿上卿左大臣云々、委事追可尋記、

十一日、癸亥晴、午刻大外記賴業來語云、一昨日於陣被行事等、

先上皇報書勅答、源大納言爲上卿、即爲勅使參院、

次女宮除目、上卿藤中納言成範、

次伊勢幣定、

次御即位定、同擬侍從定、親王代實宗、賴實等卿云々、

次被仰禮服公卿、

大納言、實定、實房、中納言、朝方、實守、〔參議、長方、定能、〕

次奏下高御座造始日時、

今日依應德例、不被仰大將代、追可被仰云々、

此外文談移刻、申刻、藏人少輔親經來、傳上皇仰云、賀茂祭之間、神館屋未被付成功之者、期日漸近、難終其功云々、何樣可被行哉者、親經内々云、外記被問例之處、齋院之時無此例、至于行幸之時者、無事揚屋之時、被用蔀屋例也云々、申云、期日尚遠、猶被付成功之者、被責〔者〕、何不出來哉、但其事猶難叶者、准行幸之例、被〔用〕蔀屋、不可有其難者、同時、右中辨兼光、爲院御使來云、母后幼主須被同居也、而偏弃射山宮、直禁省之條、於事似無便宜、仍其事不可叶、若非常事謂如火災、出來之時、出御之間、如下御乳母奉相副之條上、非無事之憚、爲之如何、法皇皇女前齋宮、已爲帝之姨、骨肉之親也、中宮出御之際、以彼内親王爲其代、令候禁中之條如何、但非有立后者、不可堪同輿之器重、加之非母后、非妻后、祗候内裏之條、又以不穩、又忽立后、不叶物議、此等之間、加斟酌可計奏者、余申云、先乍奉置母后、忽立后之條、一切不可候、事涉禁諱、亦中宮〔之〕奇、仙洞偏御于鳳闕之條、實以不可叶、如被仰下、前齋宮被候内裏、尤得便宜、非妻后及母后之人參候、強不可有難、且可依人事也、往昔昔有此例、至于帝之服親者、更以有何憚哉、即選子内親王、世稱〔大〕齋院、依〔村上御遺言、〕圓融院御時、片時不出避、被候禁中、凡此外〔其例已多、〕准彼等可無其妨歟、於非常大事者、不可及兼日之案、縱中宮常途雖御同居、一日退出之際有此難者、猶臨時處分也、又雖前齋院后位以前、雖非同輿之仁、如御乳母奉抱天候御輿、ニハ不可似事也、仍内々有御思慮天、以後齋

院一被レ奉レ付尤宜歟、愚案如レ此者、兼光云、左府申狀以同前也云々、又語云、來十七日嚴島御幸、上皇御裝束御直衣〔也、濃〕紫浮文織物奴袴、御烏帽〔子〕直衣云々、余云、烏帽直衣可レ然、至二于御指貫一者、堅文薄色、若半色宜歟、如何、兼光云、尤雖レ可レ然、已自二御服所一調進了、强不レ可レ改之由、隆季卿計奏云々、又云、供奉行粧之人、參仕御送之輩、被二差分一云々、小時退出了、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二日、甲子〔天〕晴、隆職宿禰來、御卽位之間、紫宸殿御裝束之間事、內々尋二問之一、入レ夜、爲二方違一向二南宅一、今日召二大將番長兼重一、賜二馬〔一〕疋一、

十三日、乙丑雨下、攝政送レ札云、來〔十九日可レ有レ行二幸〕八條院一、可二騎馬一哉、將乘レ車參レ自二閑路一如何、可二計〔示二云々〕一、報云、共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且可レ被レ檢二寬治、保安等之例一歟者、午刻、佛嚴聖人來、有二法文談事等一、〔今日入レ夜、轉二讀心經數卷一法二樂諸神一、其中春日百卷也、自餘或廿一卷、或七卷也、殊致二信心一、又今夜滿二愛染咒一遍、丹誠已至、玄應盍レ答哉、〕

十五日、丁卯〔天〕晴、終日念誦、智詮阿闍梨來、此日召二右近廳頭淸景於大將方一、問二御卽位之間、本府雜事一、申云、職事未レ被二下知一、仍不レ致二沙汰一云々、仰云、先例被レ尋二付成功之輩一者也、而明後日院可レ有二御物詣一、還御之後有二沙汰一者、恐致二懈怠一歟、早向二年預將許一、可レ相二觸此由一、隨二彼命一可レ相二示職事一者也者、又騎射之間雜事、尋二仰之一、依二日次不一レ宜、不レ進二注文一、內々召問也、又以二使者一送二頭辨之許一、示二備後國所領事一、國司申狀、條々不當之由也、〔今日酉刻、一時無言念佛、定二酉時一、聊依レ有レ所レ果也、〕

十六日、戊辰〔天〕晴、酉刻許、左少辨行隆、以二書狀一、送二基輔之許一、問下伊勢太神宮司可レ被二改任一哉否事上、副二去年仗議定文及問注記等一、其狀云、

伊勢太神宮司、大中臣祐成、神事違例事、仗議幷問注記、謹以〔進二上之一、可レ有二改任一否事、〕可下令二計申一給上之由、可下令二申〔上一給上者〕、
院宣如レ此、行隆恐惶謹言、

三月十六日　左少辨行隆、奉、

謹上　伯耆守殿

請文狀、

太神宮司祐成、可レ被二改任一哉否事、如二問注記一者、雖レ有二遁申旨等一、遷宮度々延引、頗有下不レ叶二神慮一

之疑上歟、加レ之見二仗議之趣一、神祇官卜下申可レ被二改任一之由上歟、云レ彼云レ是、非レ無二其恐一、但先以二陳申之状一、可レ被レ問二本宮及證人一歟、抑改任之條、若無二疑殆一者、能擇二其人一可レ被二登用一歟、至二于成功之條一者、何偏守二前後之次第一、須レ被レ尋二功程之多少一歟、但是器量相同、優劣難レ決之時事也、若有レ堪レ事之輩一者、以レ彼可レ被レ爲レ先歟者、以二此等之趣一、可レ被二計奏一之状、如レ件、

三月十六日　　　右大臣

逐申、

定文及問注記返二上之一、

秉燭、院藏人爲二御使一、持二來金泥御經三卷一、（壽量品一卷、心經一卷、已上院御筆、又心經一卷、中宮御筆也、）傳仰云、明日可レ有レ御二幸嚴島一、於二彼社一可レ被二供養一御經也、手可レ書二進外題一者、即下レ筆付二進御使一了、余雖レ非二精進一、事難二默止一、嚂嚫（宜兼カ）書レ之、戌刻、人傳云、明日御幸延引了、山大衆蜂起（不レ知二何事一、）之間、忽然而延引、只今自二前大將之許一、示二禪門之許一云々、武士等充二滿路中一云々、今日長光入道來、申刻、右近廳頭清景來云、以二昨日仰一、觸二年預將一之處、以二府解一可レ付二職事一之由、依レ有二其命一、今旦付二頭辨一之處、被二召仰一云、院御物詣以前、難レ申二沙汰一、且可レ致二用意一、于レ今不レ申二沙汰一、本府懈怠也云々者、清景申云、其日可レ有二即位一之由、自レ宮令二下知一之時、成二請奏一所レ付也、而于レ今無二相觸一、仍進不レ及レ申二沙汰一之由、陳申了〔云々〕、即以二年預隆房朝臣消息一（〔送〕二基輔之許一、）〔所レ來也、件消息相二副頭〕辨返事一、余仰云、且〔注二功程一尋二成功之輩一、示二合年預將一、早可レ觸二職〕事一、自レ官不二相觸一之由陳申、一旦雖レ可レ然、于レ今不レ申二沙汰一、昨日被二召仰一之時始驚申、尤懈怠之由仰含了、又申云、可レ被二沙汰一之事等繁多、不レ可レ叶二將監二人之功一、仍可レ被レ相二副兵衛尉功一人一之由所レ申也云々、仰云、兵衛尉事、不レ可レ及二本府之沙汰一歟、早只勘二功程一、可レ觸二年預將一者、或云、行幸明日云々、但無二定說一、中宮明曉可レ被二入内一云々、今日有安來、彼事重以辭遁、近代之事只以二無爲一可レ爲レ先、〔以二一旦之榮一不レ可レ招二終身之恐一、仍再三所二固辭一也、件男今日下二向福原一云々、〕

十七日、己巳、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自二今日一三箇日、奉二幣帛於大原野社一、依レ有二夢想事一也、仍降二庭上一修レ祓、又遙拜、（衣冠取レ笏、）入レ夜、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來語云、

御幸延引事、昨日申刻依レ有三可レ示之事一向二大理第一、以二件人説一始所レ承也、園城寺大衆發起相三語延暦寺及南都衆徒一、參二法皇及上皇宮一、可レ奉レ盜三出兩主二〔之由、去八日〕成二評議一、其事〔自レ達二前幕下之邊一、頗致二用心一之間、彼日〕默止、於レ〔今者可レ伺二御幸之間一者、猶以結構、事已〕一定、有二證人等一、因レ茲去夜以二檢非違使季貞一〔馳三遣〕攝州二了、隨二彼申狀一、來廿一日可レ有二御進發一云々、大理又云、此事法皇自被レ仰三遣前幕下之許一、仍爲二實説一云々者、此事偏天狗之所爲也、佛法王法滅盡了歟、不レ能二左右一、行幸猶明後日云々、此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精進如レ恒、今日清景注三進騎射雜事饗祿等一、

十八日、庚午、〔天〕晴、人傳云、攝州之使季貞、昨日歸洛、御幸猶明曉云々、又法皇自二鳥羽一、渡三御五條大宮之邊家一、(爲行家云々、)武士等多奉二圍繞一云々、或云、依レ恐二衆徒事一、奉レ移二洛中一、於二一所一可二守護一、或云、奉レ具二上皇一可レ有二御物詣一之次、可レ御三坐遠所一云々、縱横之説、難レ存二一定一、又傳聞、主上此兩三日御不豫、自二昨日一頗六借御坐、御乳一切不二聞食一、又言語不レ輙、近習女房等難レ成レ歌、世間騷動之外無二他事一、如二御祈事一、一切無二沙汰一云々、萬人無二正念安堵之輩一云々、〔天魔偏得二其力一、佛神失二威力一歟、悲哉々々、〕何爲、

十九日、辛未、終日降雨、〔今曉上皇御進發了、法皇〕去夜欲レ渡三御五條大宮爲行家一之間、六條壬生之邊(不レ知二誰人宅一、)設二鋪設一、裝二御裝束一、法皇不レ知三食其子細一、到二四墓邊一給之間、前將軍獻二使者一、申下日次不レ宜後日可二渡御一之狀上、仍忽以還三御鳥羽一、次第奇異事歟、今一兩日之間、猶可レ渡三御五條大宮一云々、今夕雖レ可レ有レ行三幸于八條院御所一、(八條東洞院、)依二主上御不豫六借一、御延引云云、

廿一日、癸酉、〔天〕晴、大將番長秦兼重相三具弟男一來、召レ前見レ之、仰下可レ候二余方下﨟一之由上、未刻、信助阿闍梨來、談二最吉夢一、又云、來廿七日可レ參二高野一云々、此日二位中將兼房息小童、(覺智僧正弟子、)今日於二三井寺僧都覺尊白川房一、(卽爲二弟子一云々、)出家、自二父中將北家一出立、藏人五位前駈三四人、(此中兩人、自二女院一被二催遣一也、)隆季卿息兩人在レ共云々、出家事訖、被レ參二女院一云々、

廿二日、甲戌、〔天〕晴、右近廳頭清景來、申云、御卽位雜事、以二將監二人一、〔功、〕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頭辨可レ被二下知一也、兵衞〕尉功無二先例一云々〔者〕、

〔廿三日、乙亥天晴、申刻許、中御門大納言來、余謁レ之、頭之被レ歸了、今旦辰刻、地震、今曉女房有二吉夢一、仍俄熊野可レ立レ使之由、致二沙汰一也、〕

廿四日、丙子陰晴、時々雨〔降〕、召二大將番長兼重一、令レ乘二揚馬一、〔此日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五日、丁丑天晴、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二世間事等一、去十六七日等之間、依二大衆事一御幸延引、世間忩々之事等也、不レ能二委記一〕

廿六日、戊寅〔天〕晴、右近府生持二來月奏一、取二大將判一、智詮阿闍梨自二今夜一始二精進一、來月朔日可レ進二發熊野一也、是余使〔也、余〕今日洗レ髮着二淨衣裳等一（常小直衣小袴等也、）潔齋、忌二月水姫者等一、降レ庭禮拜廿一反、又心經百卷轉讀、阿彌陀、藥師、千手〔觀音、〕十一面、不動等眞言、各千遍、此外阿彌陀大咒七反、藥師大咒百反、千手陀羅尼七反等滿レ之、又招二覺乘得業一、示二付春日祈事等一、自二來月三日一可レ參二詣春日一、又同日可レ奉レ供二養自筆心經一事等也、各能々可二密〔々〕一之由仰了、〔雖レ無二内心之過怠一、爲レ遁二外聞之恐怖一也、意趣等委示聞了、只生涯安穩而不レ可レ招レ災、殊又愚身之爲レ體、始終不審之由也、〕

廿七日、己卯〔天〕晴、取二寄右近府騎射雜具、并御即（儀カ）位之間雜具等一、見レ之、光盛參上沙二汰之一、〔今日定御卿來、一昨日下二向自二熊野一云々、〕

廿九日、辛巳〔天〕晴、午刻、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來、傳二攝政命一云、來月二日平野祭、可レ被レ立二殿上使一、（當今初度也、）而彼日凶會日也、代初〔惡日之例、被レ問二外記一之處、天仁、仁安、〕初度被レ立二殿上使一〔之日、即凶會日也、仍被レ逐二彼例一之處、未三着二〕御御束帶一、凶會日初着御、不レ可レ然之上、御不豫之後、未レ有二御浴殿一、旁御禊之儀不レ可レ叶、爲レ之如何、可二計奏一者、申云、雖レ被レ立二殿上使一、無二御禊一之例、先蹤多存、是雖レ非二初代一、今度事已難レ被レ行二御禊一歟、凶會日始着二御御束帶一、及二御藥之後一惡日御浴殿、若不可候、仍准二他時之例一、被レ立二殿上使一無二御禊一、何事之有哉者、申刻許、大夫史隆職來、内々示二紫宸殿御裝束之間事一、今日奉レ渡二熊野御正體鏡於使〔智詮〕之許一、余先奉レ拜レ之、

晦日、壬午〔天〕晴、及レ晩小雨、早旦智詮〔阿闍梨〕來、明曉進發、祈之間事、委仰付了、今夜余有二吉夢一、今日余奉レ書二金泥心經一了、十三卷、（爲レ奉レ藏二熊野三御山、三所、及若宮、王子、瀧下等一也、）又女房奉レ書二墨字同經三卷一、相具送二智詮之許一了、此外墨字

素紙摺ニ寫法華經三部、幷王子心經等一、所レ奉ニ相副一
也、作法華經三部外題、余書レ之、
今夜余心中詠ニ一首一、
世をおもふ〔こゝろの中をみくまのゝ〕
神のめ〔くみをあふくはかりそ〕
須ニ書付〔進納一也、然而風聞有レ恐、仍中心詠レ之、神明
權〕現定有ニ知見一歟、余自ニ壯年之當初一、鎭〔欲下世〕之
及ニ澆季一、履 庶政之反中 淳素上、若奉レ遇ニ 社稷之主一者、
盡レ守ニ六正之一一哉、故有ニ此詠一、

右治承四年庚子春此一狀墨付百貳拾九枚者以三緣院道
敎公闕書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摸寫之畢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
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爲後昆之龜鑑其末苗不讓他之本
號玉葉祕揖而可貯深奧者也
于レ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此一冊者慶安貳年己丑三月廿三日關白昭良公被借用
書寫今日返給者也爲後證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三十三終

玉葉　卷第三十四

自治承四年四月
至仝六月

治承四年夏上　歳次庚子

四月〔小〕

一日、癸未〔天〕晴、入レ夜陰雨、今日重召ニ寄右近騎射具一、仰ニ光盛一支ニ配家司職事已下一、大途逐ニ元永例一歟、申刻、持ニ來擬階奏一、余加ニ朝臣一、大將書ニ名字一返給了、自ニ酉刻一至ニ亥刻一有ニ炎上一、起レ自ニ八條一、至ニ六條一、余奉ニ使於關白御許一、依ニ燒亡近々一也、又遣ニ長光入道不レ取ニ出一物一、爲ニ灰燼一了、幷光盛免ニ除觸ニ了、等之許一、今夜書ニ始理趣經一、金泥也、今夜、御禊前暫定幷小除目云々、上卿中御門大納言、職事頭辨云々、

二日、甲申〔天〕陰、終日奉レ書ニ理趣經一、早旦、大夫史隆職注ニ送去夜除目一、被レ任ニ齋院長官以下一、幷山城介、馬助等ニ云々、又藏人親家任ニ右近將監一、

三日、乙酉〔天〕晴、大風、〔寅刻有ニ吉夢一〕今日、被レ告ニ申卽位之由於伊勢太神宮一、攝政被レ參ニ神祇官一、前中納言雅賴〔卿〕一人扈從、行事辨兼忠、上卿左大將、職事頭前亮重衡、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等參候云々、御手水了、問ニ事之具否ニ之後有レ拜、召レ使已上所役、頭被レ立了云々、已上事、雅賴所ニ注送一也、今日梅宮祭、〔付ニ〕奉幣一如レ恒、陪膳行賴朝臣、今日、於ニ春日御社一、奉レ供ニ養自筆心經金泥五卷一、昨〔日〕奉ニ送之一、又奉ニ幣帛一、

四日、丙戌午上〔天〕晴、未刻以後雨下、奉レ書ニ理趣經一了、實嚴〔闍梨〕來、奉レ書ニ梵字一、明曉、可レ送ニ高野信助阿闍梨之許一、來七日於ニ奧院一可レ奉ニ供養一也、〔今夜、爲ニ夏節一向ニ南家一〕

傳聞、平座上卿三條大納言、參議實宗卿、外記不レ進ニ祿法一、仍〔以〕ニ白紙一被レ奏、五位外記、依ニ炎上一各早出、六位外記不レ知ニ案內一、申ニ此由一、不レ足レ言云々、

〔五日、丁亥天晴、早旦歸レ家、今日參ニ女院御所一、入レ夜歸來、〕

六日、戊子陰晴不レ定、雷鳴、院還御、今日雖レ可レ有ニ延引一云々、召使來云、來九日可レ有ニ行幸大內一、右大將可レ參云々、申ニ承之由一、

七日、己丑〔天〕晴、於二弘法大師影前一供二養自筆心經一卷一、此事忽然而俄所二思立一也、今日於二高野奥院一奉レ供二養金泥理趣經一、又於二高〔野〕一可レ奉レ供二養心經一之由、所レ存二中心一也、請二佛嚴聖人一爲二導師一、事卒爾之間、只以二長絹一疋一爲二布施一、又今日、同聖人受二心經祕鍵一、右近廳頭清景來、申二御即位當府雜事用途料成功之間事一、被レ宣二下將監一人功一、而依レ可二不足一、可レ申二請二人一云々、余云、一人功何不足哉、專不レ可レ申二請二人一歟、但且依二先例一可二進止一者、今日奉二幣賀茂一、齋院不レ替之由也、

八日、庚寅〔天〕晴、定能卿注送云、昨日奉幣、上卿中御門大納言、使定能卿、可レ有二幣物一哉否、雖レ有二〔其〕沙汰一、依二攝政被一レ申、有二幣帛一云々者、余案レ之、長和、治暦、應德、無二幣帛一、天慶有レ之云々、不レ被レ追二近代吉例一、如何々々、入レ夜、藏人左少辨行隆、以二書狀一問送云、明日遷幸之間、主上可レ召二御束帶一、而雖レ不レ正、何事之有哉、如何々々、報云、幼稚之君、如法之條、不レ可レ叶、雖レ不レ正、必可レ召二御束帶一者、內々可二尋申一之由、女房被レ申之由、載二消息一、事體太見苦、余返事、以二基輔奉書一遣レ之、

內裏無二灌佛一、出家所々有二灌佛一、余、及大將、皇嘉門院、八條院等、進二布施一、各以二隨身一爲レ使、大將布施、書二名二字一如レ恒、女院御方奉行、別當經家朝臣、判官代能業云々、

九日、辛卯〔天〕晴陰、酉刻許、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爲二攝政使一來云、今夕可レ有レ遷二幸大內一、依レ例可レ被レ用二移徙儀一、而於二御前座一有二盃酌〔及〕攤事等一、其間、幼主獨御二晝御座一之條、專不レ可レ叶、先例雖二幼主多御一、未レ有二如レ此之例一、不レ御二晝御座一、被レ行二此禮一之條、偏以新儀也、又如二重衡朝臣一、祇二候御傍一、無レ例之上、事非二穩便一、若又可レ被レ止二擲案之禮一歟、彼是之間、進退維谷、迷二是非一了、欲レ承二御案之旨一者、報云、先被レ停二御前之儀一（盃酌、及攤事、）條、一切不レ可レ候、只任レ例可レ有二出御一也、而臨レ時不レ可レ叶者、即以入御、全不レ可レ及レ難、其後被レ行二如在之禮一、尤可レ宜歟、此外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節會之時、中間雖二入御一、御膳猶供レ之、自餘事、又皆行レ之、盍レ被二准據一哉者、光長密々云、此事、人々樣々有二云々等一、不レ設二庇御座一、可レ垂二母屋御簾一歟、將又如二除目等之儀一、垂二庇簾一、不レ設二長押上座一、於二孫庇一可レ有二攤儀一歟、又今如レ令レ申給一、如レ形可

レ有二出御一歟、此等之間事不レ切云々、余案レ之、初之兩儀、共以不レ被二甘心一、只中間入御、全以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事也、

此日、新帝自二五條東洞院邦綱卿宅一、第一遷二幸大內一、（來廿二日於二紫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二即位之禮一也、）依二天仁元年八月例一、所レ被レ行也、行事上卿、辨權右中辨光雅也、右大將、秉燭以前參內、（螺鈿劍、平胡籙等如レ常、隨身着二染分袴一、又舍人、居飼、給二裝束一、雖二夜陰事一、依二今上初度行幸一也、先例又如レ此、普通例、夜行幸之時、隨身着二白褄袴一也、）召仰之後、帶二弓箭一列立、次第存レ例、但母后同輿、其儀又如レ常、主上乘御、安二御璽一、撤二御草鞋一之後、近將參上、下二格子一、（除二中央間一、）時忠、知盛等卿、取二几帳一候二左右一云々、到二大內一、經二待賢、建禮、承明等門一、（其外、設二黃牛炎童等一如レ例、）大將、下御之後退出、經二階下、宣仁門等一、自二花德門一退出了、依レ及二深更一、幼稚之者、可レ無二便宜一、仍所二忩退出一也、內裏之儀、可レ尋二記之一、

今日、新院自二嚴島一入洛給、入レ夜云々、今日依二熊野御燈一、明日遙拜、又有二所作等一、

十日、（壬辰、）終日甚雨、入レ夜天晴、年預中將隆房朝臣、以二將曹淸景一、示二御即位本府雜具之間事一、仰二返事一了、

今日、以二消息一問二日來不審於二新院女房之許一、今日新宮燈明也、所作等如二昨日一、今日齋院次官來催云、明後日御禊、可レ進二上車牛一者、申二承由一、

十一日、（癸巳、）天晴、光盛季長等參、又將曹淸景參入、沙二汰御即位當府雜事等一、以二將監成功二人一、可レ致二〔沙〕汰二〔之〕由下知了、宣旨被レ載二一人一、然而今一人大將、故府奏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仰了、又騎射雜事等、家司職事等、領狀之不足、〔充〕二侍等一了、來十六日可レ被レ行二御即位敍位一之、右大將可レ參旨來催、申二所勞之由一了、今日那智燈明也、所作禮拜同二昨日一、明日齋院禊料、新大納言、（依二上卿一也、）斯（請カ）借二大將毛車一、仍遣了、拜賀之時、申二請車一之例、相二加下簾榻等一、今度不レ然也、今日隆職來語云、十六日左府參二內裏一、評二殿庭裝束之儀一、實房賴實等卿相伴、（左府實房直衣、賴實束帶、）又頭辨經房兩大外記、隆職等參會、大略被二定仰一了、先去比隆職以二今案注二指圖一、內〔々〕覽二左府一、大都無二相望一云々、又申云、去一日平座了、宗家卿爲二上卿一、被レ行二齋院御禊前駈定、幷小除目一、御禊明日而往已道虛、公家御衰日、一日之中、有二三ヶ之難一、然而依レ爲二式日一、不レ被二忌避一、此事兼日被レ問二日時一之處、擇二申九日一、而萬事不レ可レ叶レ之、仍以二式日一可レ行之由、被二仰下一了、仍所二勘申一

云々、又申云、去九日遷幸之間、公卿祿褂不法、就レ中攝政祿、可レ用ニ綾褂ー之處、諸國不濟之間、所レ用ニ平絹ー、以外違例也〔云々〕、

十二日、（甲午、）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此日初齋院御禊也、余依ニ先日召ー獻レ牛、（第三車料、）牛童不レ給ニ裝束ー、本所被レ設之故也、進レ車之時、車副牛飼等賜禄衣裳等、相副令レ進者、今度御禊、無ニ六府之前駈ー例也、自ニ明年ー可レ有ニ件等前駈ー云々、晩頭定能卿來、語ニ去九日遷幸之間事ー、於ニ宜陽殿ー有ニ三獻ー、上卿左大將、其盃乍ニ三獻ー不レ傳ニ辨座ー、天仁例云々、經房、光雅、行隆等勸盃、少納言早出不レ候レ座、只辨官二人許也云々、又臺盤近（邊南イ）レ角立レ之、依ニ座下無ニ其所ー、着ニ奧座ー之人、經ニ長押下壇ー、或乍レ着レ沓到ニ奧座末ー、（筵上、）揖脫レ履昇着、或於ニ筵西頭ー（柱外也、）揖、脫レ沓（或跪或不レ然、有ニ兩說ー也、）進行云々、今夜人人多於ニ座末ー揖、定能獨於ニ筵外ー揖、但不レ用ニ跪說ー云々、第二日、上卿實房卿、令レ立ニ上臺盤ー、仍座末有レ路、着ニ奧座ー之人、昇レ自（南イ）ニ座末間西面ー、經ニ臺盤末ー着座云々、又撤之間、御裝束如ニ恒例ー、　主上初日如レ形出御、即入御、第二日無ニ出御ー云々、人々作法不レ同、但多分着レ奧之人左廻、而頼實卿右廻云々者、此事不審可レ尋、不レ論ニ奧端ー、惣以有下執ニ左（右イ）廻ー之人上、然而下官、於ニ奧座人ー者、存下可ニ左（右イ）廻ー之由上、（卿有ニ存旨ー、）仍定能卿尋問之時、答ニ此旨ー、從ニ此命ー云々、未レ聞下着ニ奧座ー之人用ニ右廻ー之例上、但定有ニ所見ー歟、如レ此之作法、守レ株不レ可レ加レ難事也、又即位之間、問ニ不審事等ー、粗報答了、自ニ七日ー至ニ祭日ー神齋、有ニ御禊ー年如レ此、傳聞、今日禊、典侍不レ渡ニ大路ー、參ニ會河原ー、違例云々、奉行職事親經、只仰ニ可レ渡レ祭之由ー、不レ催ニ御禊事ー、親經陳云、令レ催ニ禊齋ー之由、典侍盡（也イ）レ存哉云々、大略彼是未練事歟、

十三日、（乙未、）天晴、參ニ女院御方ー、雖レ爲ニ神事ー、依レ不レ密、不レ奉レ忌ニ女院ー、但於ニ祇候女房等之有レ障者ー忌レ之、余候ニ御前ー之間在ニ壺禰ー云々、

十四日、（丙申、）天晴、參ニ女院御方ー、入レ夜歸來、

十五日、（丁酉、）陰晴不レ定、賀茂祭也、近衞使右近少將基宗、（被レ許ニ昇殿ー候云々、）中宮使亮通盛朝臣、馬助源正綱、齋院長官左少將實敎朝臣云々、禊齋、上卿新大納言宗房、并左中辨經房朝臣、余不ニ見物ー、

十六日、（戊戌、）朝間天陰雨下、午後天晴、祭還也、家中男女少々爲ニ見物ー行向、余不ニ見物ー、攝政密々見物者、信

基朝臣、乘二車後一云々、太見苦事歟、
十七日、己亥陰晴不レ定、未刻、雷鳴甚雨、申刻晴了、或人傳云、醍醐之邊、有下行二調伏法一之〔禪門之〕人上之由、世間風聞、未レ聞二其人一、大略令二調伏一禪門邊云々、甚無レ所レ據事歟、
十八日、庚子天晴風吹、此日告祭也、奉幣如レ例、陪膳季長朝臣、奉行保行、陰陽師憲成、今日光盛參上、申二騎射之間雜事一、又先日左兵衞督知盛卿所レ示之西京地訴事、右近廳頭將曹清景陳狀召二進之一、可レ遣二彼卿許一之由、仰二基輔一了、以二件朝臣一、令二傳申一之故也、
十九日、辛丑天晴、右大將來二十六日可レ參二臨時祭一之由催レ之、申二承之由一、季經、賴輔、經家等朝臣來、及レ晩定能卿來、問二卽位異位重行之由事等一、爲二方違一向レ南、
廿日、壬寅陰晴不レ定、大將聊有二所勞氣一、卜筮了、
廿一日、癸卯天陰雨降、申刻以後晴、此日御卽位敍位也、執筆左大辨長方云々、侍從良經敍二正下一、臨時也、攝政敍二從一位一云々、及二明朝一事訖云々、此御卽位記裝束事可レ記、又可二淸書一也、
廿二日、甲辰天晴、此日天皇卽二位於紫宸殿一、（春秋三歲、）大極殿火災以後、未二企出來一之故也、粗撿二先規一、於二他所一卽位之例、古來三ヶ度、所レ謂陽成院、（依二大極殿災一、於二豐樂院一有二此禮一、）冷泉院、（依二御惱一、於二紫宸殿一有二此禮一、）後三條院（大極殿及紫宸殿共無レ實、仍於二官廳一有二此禮一、）等也、今度紫宸殿與二太政官廳一、於二何處一可レ被レ行二此儀一哉之由、豫以議定、被レ問二公卿九人、及兩大外記、大夫史等一、遂所レ被レ用二此殿一也、（子細見二先日記一、）午刻着二束帶一、（蒔繪劒、紺地平緒、自二大內臨幸之時一、多用二蒔繪劒一、〔而〕延久有レ儀、人々着二螺鈿一了、其後多以如レ此、今已無二臨幸之儀一、仍復二蒔儀一用二蒔繪一、他人又如レ此、隨身、壺胡籙、乘袴、）參二大內一、經二陽明、花德等門一、向二紫宸殿一、見二御裝束餝一、高御座之外、大略如二康保式一、（康保被レ用二御帳一也、）但少々有二相違事等一歟、具在二指圖一、仍不レ勞レ記、先々天皇御二後房一、小時母后被レ參二休所一、（以二南殿北庇西第二三四間幷三ヶ間一、爲二其所一、時忠、知盛等卿、取二几帳一候二左右一、女房等在二御共一、）頃之、以二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一、被レ問二時刻一、未刻、申二至之由一、卽天皇渡二御紫宸殿高御座一、其儀出二御自二仁壽殿一（稱二之後房一、）額間一、自二同母屋際一、至二于高御座後一、敷二筵道一、先例筵上敷二白布一、其上供二兩面筵道一、而今度不レ敷レ布、單只筵上敷二兩面一、尤違例也、御前命婦左右各二人先行、（五位藏人二人〔光長、親經〕就レ之、）次內侍二人持二劒璽一、（左劒右璽、今度式云、內侍候二前後一云々者、尋常行幸儀如レ此、重二于卽位之禮一者、兩面之上、他人敢不レ踏、因レ之劒璽內侍相並先行、古來之例也、未レ見下候二前後一之文上、今度式若慣二常法一歟、將有二所存一歟、衆人〔謂以〕失誤、○以御原本補謂以二字）次攝政奉レ抱二幼主一、步二兩面之上一、頭辨經房持二御笏筥一、五位藏人行隆取二玉御冠一、同親經持二御沓一、（赤色、）各以相從、御前命婦、留二立高御座後階

左右男柱下、（入候之、後引還、）攝政昇自同階、奉居幼主〔於〕高御座上、（頭前亮重衡朝臣、褰御座後帷、）兩內侍昇同階、褰東面帷、置劔璽於御座左方退下、次母后出自休所東面、被參高御座、（兩卿祗候如始、攝政暫退下、）次攝政參候御座艮角壇上、（座後立屛風如例、）于時雖奉仕殿庭、裝束諸儀未辨備、奉行之輩、（左方行事左中弁經房朝臣、右方行事右中弁兼光朝臣、職事光長等也、）頻加催促歟、此間左右中務取物、諸司花樓陣近仗等、各以參列、（左右大將代共右中將代在北、少將代在南、先例右近如此、左近以大將代列北、相互以相違爲事云々、今已相同、還似違例、）次典儀少納言藤原仲家（宗イ）率贊者二人、入自月花門、就床子、此後經時刻、仍以藏人、遣內辨休幕、（以春興殿東庇爲其所、）再三被相催、又左方親王代、右兵衛督家通卿遲參、同以催促、（本所被點右宰相中將實宗卿也、而去夜俄稱疾不參、仍打入禮服於彼卿、家平以譴責、倉卒之間及遲引歟、）申一點、內辨左大臣、着禮服取牙笏、（押笏紙不被取剋下名、如何、）經敷政、宣仁等門、并宜陽殿壇上、軒廊西二間等、（留立柱中、刷衣裝等、）於砌外練始、（足摩如例、）入自幄北面西間、自兀子前着之、（先揖後居如常、其前立黑漆小床子、置式筥、）意氣洋々、進退叶度、禮服之器量、誰人如之哉、可感歎々々々、

次兵庫頭範保（例束帶着靴帶劔、）就床子、（件床子、內辨幄南去一丈餘立之、）兩大外記、大夫史、就幄後床子、（南上西面、）次大內記業貞、率少內記二人、（已上例束帶淺沓、各持位記筥、）入自日花門、經幄南入自西面跪、膝行取廻筥置机上、（大內記取兵部筥、少內記上臈取式一、下臈取式二、如此次第重置故實也、而業貞取式一、下臈內記取兵部筥之間、次第違亂、依內辨命更取替置之、其間作法失度、見者解頤、）次內辨召內豎、（二音、）頃之、內豎參上、立幄坤角、（着靴參上如何、）內辨宣、式乃司七兵乃司七召セ、內豎稱唯退下、小時式部丞藤原資博、兵部丞藤原定家、（各例束帶着靴、）入自日花門、經幄南列立同坤角、（西上北面、）內辨宣式ノ司七、（臨此時自懷中取出下名、副笏、頗以懈怠歟、）式部丞微音稱唯揖、經兵部前、至于幄南面中幄下、左廻、（可右廻歟如何、）指笏頗北、傍行於同柱西頭（入西間也、）跪頗向北、一兩度膝行揖、內辨以左手給下名、丞以左右手給之、取副笏、逡、行立左廻經兵部後加本列、次內辨召兵部給下名、儀同前、（但於幄南綱外指笏異式部、抑大極殿儀二省作法、於幄坤柱南頭指笏入自幄西面給下名、今經南面〔西〕間、若依便宜歟、可尋、）兵部退歸間、式部先以退下、相率出日花門了、次內辨召內豎、（二音、）內豎參上某所如初、內辨宣、式乃司七兵乃司七召セ、內豎唯出召之、次二省輔代卒允代、入自日花門、列立幄坤角、（西上北面、允立後、）內辨宣、式乃司七、輔代入自幄西面、跪懷中笏、（所挿歟、）給位記筥退下、給丞皈參給、第二筥又給丞、立本所、次召兵部、給位記筥、儀同前、（內辨給筥間、置笏於前案、給了取笏、更召兵部、）

給レ之、皆如二正月七日儀一、二省奉レ丞、經二中務花樓陣等後一、置二庭中案一退下、次内辨召二近衛者一人一、召儀無二別作法一、只被レ用歟、左近廳頭久直參上候二幄南一、内辨被レ催二外辨鼓一、其詞不二聞及一、無下指作法事上也、久直承レ仰不レ唯、出二日花門一了、次執翳女孀著座、先レ是群二集紫宸殿東西庇一、西庇者尋常御膳宿也、仍中有レ壁、東庇尋常儀、無二中壁一、今爲レ對レ彼〔假〕塗レ壁爲レ隔、其儀入レ自二北廂東西面妻戸一、着二母屋東西第一間床子一、左西面右東面、并三重就レ之如レ常、須下取レ翳參上、寄二立座後壁一了着座上也、而件翳子豫以立レ之、内竪空レ手參上、尤違例也、大極殿儀、北面東戸外立、件翳臨二參上之期一、内藏官人傳二授之一、此殿儀、件作法、頗可レ無二便宜一歟、縱雖レ無二官人傳授之儀一、儲二翳於東面西庇一、女孀等取レ之、可二參上一也、光〔長〕云、豫本座立レ翳、其例間有云々者、縱雖レ有二其例一、豈追二失儀一哉、甚以無レ謂、次褰帳各出レ自二宿所一、左恭禮門外三ケ間、假爲二其所一、右明儀門外三ケ間、假爲二其所一、入レ自二東西戸一、執レ翳同路、着二母屋東西第三間座一、西面、傳女房數人、取二几帳子一相從、着座了退歸、采女必一人留二居座後一、褰レ帳時爲二扶持一也、次威儀命婦、左右各二人、出レ自二北廂東西面幔一、左攝政休所、右母后休所、着二母屋東西第二間座一、相並、抑威儀命婦着レ座之後、褰帳可レ着レ座也、今褰帳先以着レ座、可レ謂二違亂一、次左右親王代、左右兵衛督家通、右三位中將頼實、殿上侍從、左治部卿源顯實朝臣、右木工頭源師業朝臣、少納言、左平信國、右藤原惟基、各着服帶劍、兩親王代付二玉佩一、侍從少納言不レ付レ之、入レ自二敷政神仙等門一、昇レ自二南廂東西階一、經二簀子一立二位甎一、其儀親王代、進二出南簀子一、當二東西第二間一、留立相揖、入レ自二同間一、經二侍從位甎前一、立二親王甎一

揖、頼實經二二間東頭一、直北進可レ然、家通同可レ入二二間西頭一也、而經二東頭一之間、斜經二侍從位甎南西一、頗似レ無二便宜一、侍從同經二南簀子一、無レ揖、入レ自二同間一立二位甎一、已上昇二長押一之時、左爲レ先二右足一、右爲レ先二左足一、大極殿儀、無二此作法一、依レ無二長押上下一也、少納言立二南簀子東西第一間甎一、各有レ揖歟、不二見及一、次開二長樂永安門等一、伴、佐伯兩氏各一人、着二五位禮服一、雖下不レ給二位記一以前上、先例如レ此、率二門部各三人一、入レ自二長樂左伴、永安右佐伯、兩門一、坐二承明門内壇上一、用二胡床一、東西相對、門部座二壇下一如レ式、先開門及兩氏着座事、可レ有二執レ翳着レ座以前一歟、雖レ然代々例多以如レ此、所レ謂應德等例也、就レ中保安、仁安等、内辨不レ着レ幄以前、堂上辨備了、殿上事不二必守二堂下之次第一歟、次兩氏降二壇北面一而立、依二遲々一内辨密々被二相催一、兩氏復二本位一、次兵庫頭、立レ座頗進出、向レ北敬折申云、刀禰召爪鼓令レ擊ム、但不二聞及一、内辨宣令レ擊ヨ、頭微唯復レ座、仰二鼓師一令レ擊レ之、開門之後可レ擊下召二刀禰一之鼓上也、而開門以前、被二〔齊〕擊中召二刀禰一之鼓上、未曾有之違例、雅頼、朝光、大將開門以前、召二舍人一歟、如何々々、次門部開二承明門一、諸門皆應、次外辨公卿六人、大納言、實房、宗家、中納言、朝方、實家、參議、長方、定能等也、朝方、長方、着二紫色禮服一、定能雖レ爲二四位一、依二近例一付二玉佩一、入レ自二承明門東扉一、各就二標位一、異位重行、西上北面、上首實房卿練步、其體如二左府一、大極殿儀、如二式文一者、雖レ可レ置二版位一、近代例多立レ標、於二紫宸殿儀一者、諸節皆用レ標、加レ之康保式、載下立二標位一之由上、旁以勿論、抑異位重行列、中古以來、不レ守二記文一、今度又如レ此、其立樣位記案巽、立二大納言二人標一、其末去二南一許丈一、立二中納言二人

標、其末〔去〕南五尺、立三位宰相一人標、中納言之
後者、許丈立四位宰相一人標、就之案、違例有二、先
任見任、可立標也、而就見參立之、前庭雖狹、何
無立見任標之所哉、是一、次如記文者、大臣後立
大納言標、其後立中納言標、(其末頗退立三位宰相標、)其後立四位宰
相標、而大納言末頗退立中納言〔標之〕條、頗背記
文之心、是二、但治暦、(經信、)保安、(中右、)等記所注、幷仁安之
例如今日、又寬弘行成記云、(宣命使、)揖進出給大納言後
云々、者此文頗中納言標、似有大納言末、(他年々記、可載異位重行
由、更不錄列立之子細、)就是等記、立今日標歟、雖渠代之例、何
必追先儀哉、何況此外代々已載重行由計也、不
背記文歟、何弃彼用之哉、理不可然、兼日定
能卿疑云、大中納言、若就近例、不重行者、四位
參議可立何所哉、依治暦保安之例者、三位參議
之末、頗退可立歟、如何云々、答云於治暦經信記
者、例立之趣、記錄有疑、(依事繁不能載之、)不足爲證、至于
保安者、無三位宰相、偏不似今度儀歟、猶守記
文、可被列中納言後者、今日守命列立耳、次式兵
兩省列敍人、(不著禮服、)左右相分參入列立、次兵庫頭申內
辨、令擊褰帳鉦、(其儀如常、)次左右執翳女嬬九人各取

翳、經母屋庇西第一間、下簀子追〔行〕、(左西行、右東行、)入
自中門、(左入自御座西間、其間狹自大極殿、仍自中央間、欲競入之故歟、或說入自御座東西間云々、)列
立廂、(東以西爲上、〔西〕以東爲上、但今日其立樣猥雜也、左右行事弁行之、)次左右褰帳起座、
昇自高御座東西階、進南壇上、采女各一人持針
糸、相副御帳、帷左右內さ萬に卷天、以針閇上之
如八字、以小刀切糸餘、各復座、(東右廻、西左廻、)次執翳
經本道復座、(寄立翳於後壁之後各床子、)宸儀始見、執杖稱警、(著甲冑居)
(近杖胡床之翟也、)式部稱面伏群官磬折(禮服公卿、敍人二省等也、內辨不立、)諸仗共
居、次主殿圖書各二人、就鑪燒香、(主殿先主炭、圖書次燒香、)次典儀
少納言仲家唱再拜、(兩三步進唱之、さいはい四字皆上聲也、其實贊者唱之也、)贊者相
傳、(今日相傳音不聞、)次外辨公卿再拜、次宣命使權中納言朝方
卿、揖頗北進、又揖西折、經大納言後、當同上程、乍
西面揖北折、(自此所練始、此事甚不得心、自離本列可練步也、白晝之大禮、不可略作法、何況未見如此之例、尤可謂失儀、)經大納言列上、斜進就宣命版位、揖〔指〕
笏開宣命、於右脇卽推合、指上目上、更引下讀了、
又推合右脇〔右顧〕、(謂之宣制一段、)群臣再拜、次宣制又一
段、群臣再拜、(新造式宣制二段、今作法相違彼文、此事先例不同、寬弘四段、治暦應德二段、延久嘉承三段、如宣命文者、三段有謂歟、)武官不拜、振旗稱萬歲、此間宣命使卷
文拔笏取副文、揖左廻、練行於始所揖東折、已後不練、
自列後復本位、(曲折揖如初、)諸杖居、二省(式部少輔光輔、兵部權少輔尹明、)召

給位記一、叙人拜舞、（兩氏同立、）典儀云二再拜一、（一兩步進出唱レ之、口傳云、今度動レ身唱レ之、初進時立二版下一、仍今度不レ能二進出一云々、）贊者承傳、外辨叙人共再拜、次左侍從、（親王代也、）參議右兵衞督家通、揖經二四位侍從前下簀子一、（爲レ先二左足一、）揖西折進行、自二東第三間西頭一、頗屈行至二第四間一更申レ腰揖、又屈北折昇二長押一、（頗逼レ東爲レ先二右足一、）兩三步北進、先大傍行三度了、深屈如レ欲レ居、小傍行三度、（頗與二大傍行一無二差別一、如何、）當二御前一跪、膝行三度、深揖起揚、又俛伏左右引レ笏頗退、（逆行三度許也、）奏云禮畢、（其音可二高長一、而甚微音也、堂下無二聞者一、レイヒツ、乍二四字一、皆上聲也、）更起揚揖、膝退三度許立、（敬屈如レ欲レ居同レ初、）小傍行三度申下、（腰猶屈、）大傍行三度右廻、（可二左廻一歟、）中腰、（退時無二屈行一、）自二初間下簀子一、經二本路後本位一揖、（曲折揖如レ初、）次令レ擊下乘二御帳一〔之〕鉦上、（其儀如レ初、）次執翳女孺取レ翳進立、（如レ初、永治記云、自二初進時一至二于今一、乍レ持レ翳居、是資信說者、）次褰帳參上、乘二御帳一、（釆女如レ初相副以二小刀一切二閇上糸一、）復座、次執翳引還、執杖稱レ蹕、此間外辨公卿自二上﨟一退出、（須下擊二退鼓一後退出上也、甚以爲二早速一、）次天皇還二御後房一、次兵庫頭申二內辨一令レ擊下退二刀禰一之鼓上、此間執翳、威儀命婦、褰帳命婦等退下、次內辨立揖右廻、出レ自二幄西間一練步、（去レ砌二三尺許練留、）經二軒廊西二間、宣陽殿壇上、仙仁、敷政等門一、退二下休幕一、次殿上侍從、各經二本路一退下、次予退出、參二新院御所一、（八條坊門、壬生二品家也、）謁二女房一、自二昨日一有二御灸治一云々、（七ヶ所、）典藥頭定成候也云々、粗奏二今日次第一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除二禮服一、）

　攝政、予、左大將、藤大納言、別當、堀川中納言、前源中納言、右宰相中將、（實守、）左兵衞督、

人々俳二佪殿坤簀子一、見二今日儀式一、（各著レ沓、）但予及左大將、前源中納言等、初暫於二殿東廂一、見二內辨作法一、雖レ頗無二便宜一、案大極殿〔儀〕、人々群二立〔巽角〕壇上一見レ之、（舊記雖レ告レ之、中古以來流例也、）〔准レ彼〕者、此殿儀〔可レ停二立東階〕上簀子一、雖レ然內辨幄其程甚近、直下了之條、非レ無レ所レ憚、仍隱二居東廂戶內一、所二伺見一也、其後余交二居右方執翳之中一見物、是又雖レ不レ可、隨二當時之便一、左大將後出來、於二同所一見二禮畢之儀一也、

今日違例事、

一執翳女孺、空手着座事、

一二省丞入レ自二幄南面一、給二下名一事、

　大極殿儀、入レ自二幄西面一給レ之、紫宸殿之禮、何可レ異哉、是內辨命云々、

一擊下召二刀禰一鼓上後、令レ開レ門事、

　此事大違例也、古今未レ聞、後日大外記賴業云、內辨命也云々、

一宣命使練二半分一、不レ練二半分一事、
一自二後房一至二高御座一筵道、不レ敷二布單一事、
一外辨公卿、不レ待二退皷一退出事、
御裝束儀見二指圖一、〔仍不二委注一レ之、〕人々交名及裝束、〔尋二官外記、藏人方、及左右近〕衞府生一、以二注狀一續二加之一、
外辨儀 定能卿注二送之一、
外辨幄
當二鳥曹子南一、南北行立レ之、南西北引レ幔、東無レ幔、 幄南二許丈引レ幔、西折至二幄巽角一、東南有二幔門一、 幔內南北行立二上官床子一、弁座在レ前、其後設二外記史座一、
剋限、二條大納言、新大納言、及定能等、入二東幔門一、經二上官座上一、入レ幄東着二兀子一、定能經二床子下一着レ之、不レ經二幾程一、右衞門督經二同路一着レ之、 隨身狩胡籙、蘂巾、 此間近衞者一人走來、申二外辨上卿一〔云〕、可レ令レ打二裝皷一者、上卿先以召レ使、被レ催二皇太后宮大夫、左大辨等、早可レ被レ着之由一、此間遮擊レ皷了達式也、又上卿以二召使上官等一、可レ着之由被二相催一、爰右少辨兼忠、不レ着二禮服一、外記史等、入二南幔門一着レ之、數刻之後、皇太后宮大夫、取二副宣命於笏一、左大辨等、入二南幔門一着レ之、依二遲參一歟、次上卿喚二召使一、二音、召使稱唯進立、上卿前召二兵部省一歟、其詞不レ同、兵部丞橘經說參〔上〕進、被レ仰下可レ擊二裝皷一之由上、先レ是擊レ皷了、然而猶仰レ之也、頃之擊二召皷一了之由、召使來告、仍各起座、召使褰二前幔一、次第步連經二左兵衞陣與二左衞門陣間一、當二承明門東間一、乍レ向レ西揖、北〔居〕折 皆悉如レ此、入二同門東扉一、列二立標下一、南庭事依二御見一不二注進一、出二承明門一、於二初所一揖、東折退下、三條大納言不レ揖之由、後日承レ之、 又親王代禮畢作法了、未レ擊二退皷一以前、外辨退出之條、雖レ不レ可レ然、一人難二留立一候、仍退出候了者、

廿三日、乙巳、天晴、借二定能卿禮服、及玉佩等一見レ之、冠同レ之、藏人少輔經親來、催二祈年穀奉幣上卿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廿四日、丙午、朝間小雨、巳刻以後天晴、未刻、典藥頭定成來、召レ前問二醫道事一、此次申二新院御灸治之間事一、申刻定能卿來、今旦相二具山階寺禮服一、參二博陸一返〔奉〕云云、召使〔來二十七日〕可レ有二〔國郡卜定一、可〕レ參之由催、右大將〔申〕二所勞一了、

廿五日、丁未、天晴、召二宿曜師珍賀一、問二余愼之間事一、又〔自〕二明後日一、可レ始二北斗供一之由仰レ之、申刻右近廳頭清景來云、騎射射手事、〔申〕二年預將一了、可レ申二沙汰一

之由、所レ被レ申也、又本府饗料大粮米事、任レ例可レ申二
沙汰一之由、年預將被レ示、仍以二解狀一可二申上一云々、
賴輔入道、所勞獲麟〔云々〕、
廿六日、戊申、天晴、此日石清水臨時祭也、兼日無二日次一、
因レ之不レ被レ行二試樂一、卽應德例也、使三位中將賴實
卿、舞人四位四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此中一人新院判官代、）後
聞、攝政着二垣下座一有二五獻一、依二納言員少一五獻、勸盃
參議家通卿勤レ之、重盃定能通親等卿役レ之云々、舞人
左少將公守乘二揚馬一〔云々〕、
廿七日、己酉、天晴、此日國郡〔卜定云々〕、晝之〔間小雨〕、
後聞、卜定上卿左大臣、〔執筆〕左宰相〔中將〕通親卿
云々、定能卿依レ催、同以參入、然而依二職事一命二通親一
書二定文一云々、近江國丹波國等云々、
廿八日、庚戌、天晴、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神心不例、歸
宅忽企二湯治一、今日光盛參上、申二騎射之間事一、以二書
狀一隨身等可レ被レ催二勤騎射一之由觸、攝政有上可二下知一
之報上、
廿九日、辛亥、天晴、午刻、廳頭淸景來、申二射手散狀一、當時
返奉十五人、進可レ催之由仰了、今日申刻上邊、（三四條邊云々、）
廻飄忽起、發レ屋折レ木、人家多以吹損云々、又同時雷
鳴、七條高倉邊落云々、今日新文庫將來、依二吉日一置二
始文書一、又白川邊雹降、又西山方同然云々、

五月

一日、壬子、天晴、廳頭淸景來、申二騎射之間事一、眞手〔結〕
日、隆房、實明、基範〔等、申下可二着行一之由上、荒手結〕日
無二可レ着將一云々、猶觸二年預一可二相催一、且可レ示二大將
命一之由被レ仰了、
二日、癸丑、終日雨降、未刻、前大納言邦綱卿來、傳二新院
仰一云、一昨日暴風、已爲二朝家大事一、御祈已下事何樣
可レ被レ行哉、可レ令二計奏一者、（內々語云、只今宗盛卿等候二御前一、此事怱未レ及二其沙汰一、先忩參
可レ申二此旨一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余申云、先可レ被レ問三例於二外記并天
文道之輩一、又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也、隨二彼等之趣一、如二御
祈事一、可レ有二沙汰一、異レ常謂レ恠、辻風（雖イ）雖レ爲二常事一、未レ有
レ如二今度之事一、仍尤可レ爲二物怪一歟者、此次邦綱謂云、
三井寺被レ召之輩、一人已出來、（公顯僧正擧二進之一、）殘四人未二出
來一、件張本等、世間云々之上、本寺有二落書一、其狀如二云
〔云〕之說一、仍就レ彼被レ召二張本一云々、
三日、甲寅、終日天陰雨下、但未申刻晴、自二本府一申云、荒
多結射手、府官人已下、皆悉辭退、又爲レ賜二物具一、無二

〔可レ〕參之輩、爲レ之如何云々、卽以二御敎書一仰二遣年預爲〔隆〕房朝臣、及〔奉行職事親經等之許二了、又〕院御隨身事、仰二遣兼光〔之許二了〕、又攝政隨身事、余以二消息一問進了、各可レ被二沙汰一之由、有二報狀等一、今日、行縢、鞍、平胡籙、大略調二進之一、申刻、賴業眞人來、語二御卽位之間事、及一日暴風等之間事一、午刻、法性寺座〔主〕被レ來、一

四日、乙卯天晴、此日右府府荒手結也、大將賜二雜具於射手一、依二嘉保知足院殿初任、元永法性寺殿初任、應保余初任、等例一所レ行也、大將與二女院一同居、彼御所不レ能レ備二私禮一、非二大禮一故、又不レ能申請一曹司又無二便宜一、仍早旦來二余第一、女院爲二御覽一密々渡御、行二此儀一、巳刻、雜具等皆悉調二具之一、支配所隅日、錄在レ別、於レ前擇二分上中下一、此間奉行光盛、及役人等大將方職事等也、參入、午刻、射手等參集、院御隨身等、只今雖レ無二領狀之者一、今旦重尋二參否一了之由、淸景所レ申也、暫雖三相二待使者一、未二歸來一、仍且懸二裝束於寢殿坤〔子午〕廊前廣庇高欄一、件屋尋常上達部座也、其儀、先大將坐二〔寢〕殿西第〔一〕間南面妻戶〔簾中〕一、着二直衣一、其裝束無二定禮一、只隨二便宜一歟、余密々居二同所一見レ之、〔同第二間以東出二〕几帳一、帷不レ出、次大將召レ人、奉行家司光盛着二衣冠一、參上、仰下可レ懸二裝束一之由上、光盛候二座右一行レ事、次大將方職事賴高、能業、長俊、國行、〔奉行〕職事兼〔勾當〕等、各取二鞍行縢等一、懸二高欄一、以レ北爲レ上、但鞍不レ向レ北云々、仍向レ南懸レ之、其上懸二行縢一、更取二胡籙一倚二立長押一、初三反役レ之、依レ有レ煩余仰レ之、鞍上懸二〔置〕行縢一、一度令レ懸レ之、隨〔身〕射手之見參、十一具懸レ之、此間院御隨身、參否未レ聞、猶暫雖二相待一、頗向二夕陽一、仍大將仰二光盛一、召二射手等一、次第給レ之、于レ時未二點也、其儀先余隨身番長下毛野厚直、布衣冠帶レ劍、〔有二尻鞘一〕已下皆效レ之、但兼武不レ帶レ劍、是一說云々、官人之外、或不レ可レ帶レ劍云々、秦兼武、兼成子、同小男未レ給レ名、兼淸子、等給レ之、各先取二行縢鞍等一、左手取二行縢一、右手取レ鞍也、更歸參、職事取二胡籙一、乍レ居二廣庇一、自二高欄上一傳給レ之、如二賀茂詣行裝束儀一、隨身取レ之退下、余竊仰二光盛一云、先職事賜二胡籙一之後、其後隨身自取二鞍等一、得レ便歟如何、然而光盛稱二先例之由一、仍余强不レ仰レ之、次大將番長秦兼重、帶レ劍同二厚直一、參上賜レ之、持樣如二厚衣一、次召二大府官人下毛野武次、秦重房等一給レ之、武春申云、胡籙一度可レ行、仍賜レ之、以二胡籙一置二行縢上一、取レ鞍前後退下、〔不二〕尤有レ便之□輩、持樣如レ此、但〔納推〕兩人隨二持得一取レ之、次召二大將近衞下毛野〔武〕宗、武治子、同厚〔文〕、厚助子、中臣近行、故重武子、依二幼少一〔先子取二胡〕籙行縢一、更歸參取レ〔鞍也〕、下毛野武〔依〕師武子、等一賜レ之、次其イ召二府近衞中臣忠友一賜レ之、他近衞不レ參、各、賜訖向二馬場一云々、者殘物具等沙二汰一給廳頭淸景一、後聞、淸景申二可レ進レ人之由一、不二受取一退出云々、尤不敵歟、數刻之後、于レ時申刻、院番長播磨貞弘參來、遲參奇怪、雖レ須二返遣一、依レ爲二院御隨身一、更召レ前賜二物具一、役人等皆退出、仍布衣之者信光役レ之、元永例布衣衣冠、相交役レ之、今度信光只一人布衣也、依衣冠之輩皆役レ之、今依二闕如一賜レ之、貞弘一度取レ之退出、後聞貞弘申云、騎射雜具、於二御前一雖レ賜レ之、令レ持二僕從一向二馬場一之例、全不レ候、府沙汰、官人皆請二取之一、於二馬場一各所二〔分〕賜一也、仍密

〔之〕預侍所司、他人雖不然、依爲院御隨身、不執論云々、

騎射物具、

鞍廿具、（橋鐙黑漆、熊皮切付、〔有力革無下鞍、〕）無文紺（或用褐布、）腹帶二筋手夾二等也、不具鞦鞍等也、

平胡籙廿腰、（黑漆前後緒青革、胡籙黑漆、有伏龍金物、錦纖、）立矢賦等、曾矢九、（尻散物、）鏑矢六、（尻螺鋼、）各鷲羽（加カシトリ小羽、）丸緒六尺、

熊皮行縢廿懸、（一具別在小緣裏緒金物等、但調樣不同也、）

亥刻、府生持來手結、少將基範一人、着〔行云々〕、加封書名上字、大將披之、如本封之、（但其〔端〕切棄之、）引墨返給之、故實也、同刻、陰陽大允安倍泰〔茂〕來、行百恠祭、（於南庭行之、）此次去廿九日飄風事持占文、依爲希代事續加之、兵有敗之占、尤有恐事歟、

四月廿九日、（辛亥）申時、飄風忽起、所過屋舍多以顚倒、卽成黃氣如樓至天、其上有黑雲、右旋似蓋、又雷鳴雹降、

乙巳占云、風者天地之號令、陰陽之所發、示休咎動章神教者也、

漢書天文志云、迅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卿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天地瑞祥志云、淮南子曰、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翼氏曰、君任小人專權、則風觸地、（土上天也、）又曰、廻風發屋折木飛沙走石軍有敗、又曰、廻風數起、臣迷君政、春秋緯曰、天赤有大風、發屋折木、兵大起、京房曰、廻轉風〔入〕宮、人主愼之、太公曰、廻風暴起、營中欲發火、天地災記云、廻風入人室、飛人衣物、有驚恐凶事、師曠祕決云、疾風發屋折木、飛揚沙石、不出三年、五穀不豐、兵革縱橫、民出道路、京房易傳曰、雹下其狀如積氷（水イ）、此臣欲凌上之象也、

天文決要齊類云、雹下雷俱降、人君科絕失可救之、解怨結、招儒士迎和氣而無害、災異占曰、夏雹下大旱、貴人多死、

宋書五行志云、晉元帝大寧三年四月大雨雹、是年帝惡、

治承四年五月四日　陰陽大允　安倍泰茂、

五日、（丙辰）午上天晴、及晚陰、自本府持來節供於大將之許、（一折敷一瓶、）先例云々、又昨日所給射手之雜具之殘、今日自府進人所請取也、明日淸景皆可請取也、太以懈怠、奇怪也、

六日、（丁巳）天晴、此日右近府眞手結也、未刻許、大將爲見物向馬埒、乘藤宰相定能車、依爲密々儀、先

例召ニ人車一也、元永召ニ宮内卿忠長朝臣車一、(卽御同車、)公卿車先例雖レ不レ詳、案ニ事理一不レ可レ有ニ其難一、仍所レ用也、大將着ニ冠直衣一、與ニ侍從良經一同車、(侍從着ニ布衣、薄青經合狩襖、白生單衣、濃紫奴袴一、)女院女房、及余女房、同以見物、(女院御方三兩、余方二兩、但無ニ各別之儀一、混合乘用、依ニ女院仰一也、)出車五兩、(一車左中將參通朝臣、二車左馬權頭宗雅、三車左少將兼宗、四車右兵衞權佐盛定、五車右衞門佐隆雅、一兩別共侍各二人、衞府、内舍人、瀧口、上日衆等相交、女院侍中衞府不レ足、仍余侍兩三催ニ加之一、)各出ニ彩袖一、(樣々縫重也、但不レ着ニ打衣一、表着ニ只裳唐衣許一也、)殿上人已下、君達諸大夫等、連レ車扈從、又大將共侍三人、(左衞門尉經成、右衞門尉武國、右馬允奉頼、各撰ニ重代一、)路頭行列、先出車、(依レ爲ニ女院及余方女房一也、「若」大將方女房見物之時、出車可レ在ニ大將車後一、共人車前一也、)次大將車、次殿上人等車、次諸大夫車、(但諸大夫、頗引離天所レ參也、)到ニ馬場一副ニ上手埒一立ニ置車一、此時大將車立レ北、共南出車及共人次第立並也、共諸大夫等、季長、行頼等朝臣已下、下レ車列ニ居大將車邊一、是元永例也、(重仲朝臣已下、參ニ御車邊一云々、)凡見物之輩車馬成レ市、皆立ニ下手埒方一云々、年預中將隆房朝臣、少將實明等着ニ行之一、(嘉保、元永共次將二人所ニ着行一也、)秉燭以前、事訖歸來、未レ有ニ如レ此早速事訖例一云々、今日有ニ所勞一之上、有ニ所思一不ニ見物一、嘉保、(眞手結日、)元永、(荒手結日、)殿下共同車御見物云々、但元永眞手結不レ然也、

馬場儀、(傳聞記レ之、)

先大將殿職事及下家司、次五位等、(各交名在レ奧、)參ニ馬場一、(先例五位家司同參入、今度無ニ可レ參之輩一、仍只職事參入、)

次大將殿渡御、立ニ御車於埒西一、(三的北三四丈程東西立レ之、左近馬場儀、當ニ三的一立レ之、今隨レ便頗立ニ上之一、御車頭木、可レ懸レ埒之由、廳頭清景令レ申、然而被レ立レ榻也云々、)諸大夫等、列ニ居御車左右一、御車南立ニ一許丈一、立ニ出車五兩一、其南立ニ御共人車一、(已上乍レ懸レ牛立レ之、)

次中將隆房朝臣、少將實明等參入、昇レ自ニ乙殿屋南沓脫一着レ座、(隆房當ニ第二間一着ニ奧座一、實明當ニ第三間一着ニ端座一、)

次將曹清景、(廳頭、)指レ笏、持ニ參射手交名一、(納ニ覽筥一、)幷口硯筥等一、置ニ少將實明前一、

次將曹中臣近武、(年預、)着レ座、(褐衣褠袴帶レ劍持レ笏、)

次本府居ニ次將饗一、(官人役ニ送朱漆高坏一、)

次大將殿職事著レ座、

次射手揚レ馬、(次第不レ同、先例次第上レ之歟、)

府生下毛野武[illegible]、　秦重房、　同兼仲、

番長播磨貞弘、(院、)　下毛野敦直、(右大臣殿、)

秦兼重、(大將殿、)　同恒久、　同公次、

近衞秦兼秋、(院、)同兼茂、(右大臣殿、)同兼助、(同小男是也、)

下毛野武宗、(大將殿、)　下野厚文、(同、)　中臣近行、(同、)

下毛野敦久、(同、)　同武依、(同、)　中臣忠友、

下毛野厚近、
將監中原資清、
已上廿人揚之、右大臣殿、大將殿等、御隨身各賜
御厩馬上之、
嘉保十八人揚之、其後左右近〔衛〕騎射未有及
廿人之例、今度如此、人以爲奇代云々、
次射手等多申障、
各解胡籙、劍、行騰等上結、跪乙殿屋東庭申之、
隨年預將命退入、一切不被免障云々、
次立的、院御隨身、先例不懸之由、淸景申之、
一的右大臣殿御隨身、近衛秦兼茂立串、番長下毛野敦直懸的、
二的大將殿御隨身、近衛下毛野武宗立串、番長秦兼重懸的、
三的本府番長役之、
今日關白隨身不參、縱雖參不可役之、自下
可勤仕之故也云々、淸景申此由、案事理不可然、如此之役、自上可勤之、闕如之時、可及府者歟、但可尋先例、
次持簡府生、出居胡床、乙殿屋北方、向西着之、
此間隆房朝臣加着端座、
次各射之、可射之輩十三人、而十一人射了、大將殿還御、仍殘兩三人不射之、
武春、兼仲、兼秋、院、恒久、於一的上落馬、殆及絶入、
敦直、於一二的間落馬、重房、武宗、乍三中的、敦文、落馬、
兼茂、忠友、敦近、
此間大將殿還御、于時日未沈西山、
次舞求子、府者六人立之、須射手等立也、而或早出、或又雖候不與陪立云々、尤違例也、不足之時、所召加府者也、
次物吾、
此間本家居穩座饗、謂之林歌饗、黑柿机、
次五位四人貞光、重基、貞親、忠廣、役之、
次一獻、上野守賴高勸之、當座上﨟也、次五位盛俊、傳盃、
次二獻、兼親取盃進出之間、次將示可持還之由、仍不及三獻云々、
次々將祿、各白大褂一領、兼親國行等取之、下家司等手長、
六丈絹十五疋、麻布百段、已上員數元永例也、兼渡年預近武
了、淸景請取之云々、
六七番射之間、鬪諍出來、然而無程和平、其後四五番
射了還御、不待事訖、元永記云、半訖程還御〔云々〕、
乙殿屋鋪設、年預近武沙汰云々、又有射手平張、本
府沙汰也、
後聞左大將被見物、諸大夫一兩列居車邊、殊不被
忍云々、左大將見右近衛射、時人定有嘲言歟、於
密々者更不可憚、頗顯現之條、可有用心歟、
又院右番長播磨貞弘、與同下﨟秦淸景兼淸次男、聊口論、

稱二鬪諍一即是也、其間大將番長兼重、清景兒、頗有二加言一云々、太以
奇怪、然而不レ及二殊事一云々、

今日御共人々、

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　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
右馬權頭基輔朝臣、　左馬權頭宗雅、
前讃岐守重季、　治部大輔季經信イ、
右少辨兼忠、　宮內權大輔親綱、
右兵衞佐親能、　少納言仲家、
治部卿顯信朝臣、　右兵衞權佐盛定等、雖レ領二
〔御〕狀一、臨レ期故障出來不レ參、
前和泉守季長朝臣、　大宮前大進行頼朝臣、
前皇太后宮大進季廣、　筑前守貞俊、
散位保行、　散位信光、
左馬助正綱、　對馬守親光、
散位仲資、

參二馬場一輩、

職事、
上野守頼高、　散位兼親、
前豐前守能業、奉行、　左馬權助國行、
但馬權守長俊、

下家司、
親弘、

次五位、
貞光、　重基、　貞親、　盛俊、　忠廣、

立二求子一輩、皆府者也、
刑部友員貞イ、　伴國延、　安部定行、
藤井氏安、　物部友次、　藤井國兼、

吹二物音一樂人、
拍子、府生三宅守正、　笙、府生豐原行元、
篳篥、府生安部季遠、

出車前駈侍、
一車、左兵衞尉忠久、　內舍人定景、
二車、右兵衞尉重行、　瀧口能時、
三車、右馬允成行、　武者所重滿、於二女院一被レ進二百官一、仍在二瀧口上一、
四車、右馬允保憲、　瀧口友弘、
五車、內舍人親資、　女院上日衆信親、
射手、　御共侍、　進二出車一人〔々〕、
已上交名見レ端、

七日、戊午、天晴、早旦召二兼重一、問二昨日鬪諍事一、申刻右中
辨兼光朝臣來、依二昨日召一也、即付二件朝臣一召二進兼

重於院一、與二院御隨身有二口論之聞一、爲レ謝二其恐一也、數刻之後、歸來傳レ仰云、如二聞食一者、件男無二殊過怠一、不レ及レ被二召問一、又私不レ可レ及二勘當一、只誡二將來一可レ足者、然而賜レ厩了、件男誡雖レ無二重犯一、交二喧嘩之中一、太〔以〕奇恠、仍殊所レ加二勘責一也、院御隨身等、兼平、兼次、淸景、明日可レ被二召問一云々、今日定能卿來、語二臨時祭之間事一、參二女院御方一、少時歸來、

八日、己未天晴、今日召二院御隨身等一、（兼平、兼次、淸景、）被レ問二〔一〕昨日鬪諍事一、淸景召籠、兼平、兼次誡二將來一、被二免遣一云々、

九日、庚申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入夜歸來、兼房卿同參二女院一、自二去夜一左兵衞督知盛所勞、萬死一生、頗物狂云々、

十日、辛酉天晴、今曉入道相國入洛、武士滿二洛中一、世間又物忩云々、今曉有二夢想事一、

十一日、壬戌天晴、午刻、佛嚴聖人來、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歸來、賴業送二廻飄勘文草一、依二先日仰一也、

十二日、癸亥天晴、申刻以後頗陰然、而雨不レ下、近日有二旱魃之愁一云々、知盛卿平減云々、昨日禪門下向了云云、今日召二兼淸子男一賜二扇二枚一、又付レ名、（兼助、）自二今日一七ヶ日、請二二口僧一修二仁王講一、又可レ奉レ轉二讀同經百部一也、

十三日、甲子雨降、參二女院御方一、及レ晩歸來、此雨天下爲レ悅云々、傳聞法皇可レ渡二御京中一云々、

十四日、乙丑雨下、陰晴不レ定、依レ召參二女院御方一、卽歸來、戌刻、鳥羽法皇出二御京一、以二內藏頭季能朝臣家一爲二御所一云々、乘二八葉御車一、扈從車二兩、武士三百騎許、圍二繞前後左右一云々、昨今風病上咳氣相加、頗以不快、

十五日、丙寅天晴、新院有二御馬御覽一、其中一疋、以二御隨身一（番長兼次、）爲レ使、被レ遣二攝政之許一云々、臨レ昏之間、京中鼓騷、山大衆下洛之由風聞、但無二其實一云々、今夜三條高倉宮（院第二子、）配流云々、件宮八條女院御猶子也、此外、縱横之說雖レ多、難レ取レ信、自二今旦一余咳病殊增、溫氣出來、

十六日、丁卯陰晴不レ定、及レ晚小雨、隆職宿禰、注二送三條宮配流事一、其狀如レ此、

源以光、（本御名以仁、忽賜レ姓改レ名云々。）

宜下處二遠流一、早令中追二出畿外上、

高倉宮配流事、被二仰下一之狀如レ此、但不レ被レ作二官

府者、配流人不作官府（符カ）何例哉、然者不可被仰上卿也、

始維光王可配土左國之由、宣下云々、而後被改仰歟、只今奉行史申旨如此云々、

傳聞高倉宮、去夜檢非違使未向其家以前、竊逃去向三井寺、彼寺衆徒守護可奉將登天台山、兩寺大衆可企謀叛云々、又件宮子若宮、（候八條院之女房腹也、自所生之時女院被養育、卽祗候其宮中、）逐電之由有其聞、仍武士等打圍彼女院御所、搜求其中、先是於女院御一身者、奉出賴盛卿家、（卽件卿妻參上奉相具、）了者、卽件若宮、奉求出女院、還御云々、素被隱置、太以愚歟、愚意案之、我國之安否只在于此時歟、伊勢太神宮、正八幡宮、春日大明神、定有神慮之御計歟、於一身者、中心無過、所憑只佛神三寶而已、後聞、八條院渡御他所、謬說也、乍奉居女院、賴盛卿父子參入、不殘一所、令搜求云々、

十七日、（戊辰）天晴、傳聞昨日巳刻許、八條宮、（圓惠法親王是也、）以使者示宗盛時忠等卿云々、高倉宮所御座、三井寺、平等院也、可被出京之由、所沙汰也云々者、因茲時忠卿、爲彼御迎進入、（內匠助某、實名可尋、）又宗盛卿武士五十騎許着副彼使遣之、卽八條宮下法師原三人相具之、秉燭首途、子刻到彼寺、但不入寺中、群集小關外、先以示證之、下法師達參御迎之狀、卽歸來云、今日沒以前、大衆卅人許相率、渡御京御所畢、早可被歸云々、仍別當使幷武士等、參八條宮、先申此由、宮被答云、可被出洛之由、衆徒相議所申也、而忽思變、已凶徒等切我房了、其事無隱、於今者非力之所及、自上任法可有沙汰云々、聞此狀示事之次第於宗盛、時忠等卿、其後重沙汰之趣不聞、大略武士之卑陋、不足言事歟、凡昨日朝、彼宮逐電之由、聞進至福原了、其使今日（後イ）可歸京、其後每事、可有沙汰云々、以使者遣邦綱卿之許、昨今依所勞、于今不參院、爲謝其恐也、其次示送云、高倉宮登山、可被引籠無動寺之由風聞、仍被申彼山、撿挍七宮之處、不可與力之由、件寺住侶等、進請文了、仍七宮之邊、不可有殊恐云々、武者云、散在于諸國之源氏末胤等、多以爲高倉宮之方人、又近江國武勇之輩、同以與之云々、凡此間巷說縱橫眞僞難云、

十八日、（己巳）雨下、雖所惱不輕、爲謝不忠之恐、參

新院、上皇出御、着御小直衣小袴等、龍顏憔悴、氣力衰給、去冬以來、御惱無隙、雖非重積旬月之間、筋力疲給歟、尤不便、今日遣門徒僧綱於三井寺等、申其左右云々、隆季、時忠等卿參上、頃之余退出、其後神心彌惱、

十九日、庚午、雨下、傳聞、昨日所被遣園城寺之僧綱之中、房覺僧正一人去夜歸洛、他僧綱等不出京云々、彼宮猶不可奉出之由、大衆申切了、凶徒七十人許、其中律上房尊上房、此兩人爲張本云々、此由今日奏院〔云々〕、山門不可與力之由、頻被制抑、仍如只今不然云々、但東光房珍慶一類、猶可與力由云云、或說園城寺牒送南都云々、此條未聞一定、又八條宮、可被付使廳使云々、〔今日物忌也、〕

廿日、辛未、雨下、人傳云、所留守之僧綱、示子細於衆徒、々々各可奉出宮之由承諾、仍昨日八條宮爲御迎被進人、有職二人并房官等被相副云々、就彼宮在所、欲奉出之處、宮作色云、汝欲搦我、更不可懸手云々、爰着甲冑惡僧七八人出來、追散彼有識已下、殆及凌礫云々、仍空以歸洛、事體不可叶、僧綱等之制止云々、又云、在京武士等、懼悚無極云々、昨今物忌也、

廿一日、壬申、朝間天晴、午後雨下、今日可攻園城寺之由、被仰武士等、明後日可發向云々、前大將宗盛卿已下十人、所謂大將、賴盛、教盛、經盛、知盛等卿、維盛、資盛、淸經等朝臣、重衡朝臣、賴政入道等云々、人語云、大衆一同不可奉出之由、議定早了、宮曰、衆徒縱雖放我於此地、可終命、更不可入人手云々、意氣無衰損、太以申云々、見者莫不感歎云々、此間親昵彼宮之輩、及雖一度參入之人知音等、併被尋搜、人多可損亡云々、但於余者塵無此恐者也、佛天可有知見歟、園城寺佛法滅盡時至歟、可悲々々、但又所詮可依人之運報歟、不若免非道之横災、不顯怨得病死、末代之人以之可爲望歟、自今夜請智詮阿闍梨、奉始不動供、

廿二日、癸酉、雨下、時々天晴、去夜半賴政入道引率子息等、正綱、宗賴不相伴、參籠三井寺、已天下大事歟、余尋聞此事、相扶病參院、今夕行幸于當時之院御所、院渡御八條御所云々、攝政被參、即被參內了、其後上皇出御、被仰天下事等、又謁女房、若斯、歎息無極

歟、小時余退出之間、邦綱卿於門下令見消息一通、予披之處、山大衆三百餘人與力了之由、山僧之消息也、驚思無極、即余退出、入夜自南都人來云、奈良大衆蜂起、已欲上洛云々、者不能左右、又前將軍以下、京中武士等、偏以恐怖、運家中雜物令逃女人等、大略可逃降之支度歟、太不吉之想也、〔疑〕彼一門、其運滅盡之期歟、但王化不空、深可憑歟、抑今日行幸、日次不宜、尤以不審、今日滅日也、過今夜明曉宜歟、如何々々、

廿三日、（甲戌）天晴、申刻、源納言來、談世上事、官兵引率洛中諸人、可下向福原之由、近日誕奇（謳歌ヵ）、即可有行幸御幸、不殘一人、可被相具之由云々、南都大衆來廿六日可入京之由風聞、〔凡世間之事、〕非直也事歟、不過之者、只仰天道、憑神明、信三寶、凝謹愼許歟、

廿四日、（乙亥）陰晴不定、後夜室家爲余見最吉夢、又覺乘得業、先日仰付祈、爲知生涯之吉凶也、今日送書（緘）告云、先日御祈事、可成就之由、夢想之告候也云々、依恐路次之落失、不載子細、人傳云、南都衆徒、可寄責前將軍家云々、仍彼家中大騷云々、

定能卿來、談世上事、

廿五日、（丙子）陰晴不定、昨日座主登山、山僧可攻三井寺之由、爲相語云々、過半有承諾之由風聞、參女院御方、禪門明日可上洛之由云々、去廿三四兩日、或女房爲余見吉夢云々、

廿六日、（丁丑）天晴、入夜雨下、卯一點人告云、奈良大衆已上洛云々、又云、衆徒僻事也、坐三井寺之宮、賴政入道相共、去夜半許、逃去向南都、依得其告、武士等追攻云々、至于辰時、其說縱橫、未有一定、巳刻、余着直衣參上皇宮、（八條坊門大宮、日來御所依爲內裏、去廿二日所渡御此亭也、）先是公卿五六人參候、余直參御所、上皇出御、先內々以女房被尋仰云、薗城興福兩寺衆徒、巧謀叛危國家、仍末寺莊園併可停廢歟如何、余申云、於今者偏謀反之地也、左右只在勅定、但事已大事也、一身難計、早可尋問參入之卿、又可被召遣左大臣歟者、仰云尤可然、又可遣召左府云々、午刻、檢非違使季貞爲前大將使參院、時忠卿相逢、申云、賴政黨類併誅殺了、切彼入道、兼綱幷郎徒十餘人首了、於宮者慥雖不見其首、同伐得了、其次第寅刻許、得逃者之告、即檢非違使景高、（飛驒守景家嫡男、）同忠綱、（上總守忠清一男、）

等已下、士卒三百餘騎逐責之、于時敵軍等於宇治平等院、羞（著食イ）喰之間也、依引宇治川橋、忠淸已下十七騎、先打入、河水敢無深、遂得渡、暫合戰之間、官軍不得進、得其隙引而降去、官軍猶追之、於〔綺〕河原、打取賴政入道、兼綱等了、其間彼是死者太多、蒙疵之輩、不可勝計、敵軍僅五十餘騎、皆以不顧死、敢無乞生之色、甚以甲也云々、其中無廻兼綱之矢前之者、宛如八幡太郎云々、小時平等院執行良俊、奉使者申云、殿上廊內、自殺之者三人相殘、其中具有無首之者一人、疑者宮歟云々、王化猶不墮地、逆賊遂被擒殺了、非啻王化之不空、又是入道相國之運報也、可恐々々、未刻、左大臣參入、暫而重衡、維盛等朝臣、（重衡乍着甲冑參上、依仰也、維盛改着衣冠、）參候御（簾イ）前、像語申戰場之子細、件兩人先會合大將之家、景高等寄向之後、猶可分遣大將軍一兩之由議定、欲奏事由之間、此兩人無左右馳向之間、於一坂之邊、見敵軍之首等、相共歸來云々、此後數刻、女房又來云、兩寺事猶如何、余申云、於今者如風聞得勝了、兩寺末寺庄薗、不可及停廢、所以何者、依僧徒之凶惡、沒官社寺之所領、於理不可然、只可被懲肅惡徒也、今日入道相國、可致上洛云々、其後每事可有議定歟、是內々所申也者、良久、明日可有定、巳刻可參入之由、被仰下、又行隆仰、左大臣已下人々、皆悉退出、余同退出、參女院御方、申子細歸宅、自今夜大將卿所惱、

廿七日、戊寅、朝間雨下、辰刻以後天晴、此日於院殿上、被定兩寺凶徒罪科之趣、余着直衣參上皇宮、（今日於官廳、被行百座仁王會云々、而余不知此事〔着〕以直衣、先是左大臣已下、皆以着束帶、仍余密々參御所了、）以女房奏云、今日仁王會之由不知給之間、院殿上定、先例多直衣也、仍存其旨參入、而人々皆着束帶、一身着直衣候座、非無事憚、須退出改裝束之處、時刻可推移、可然之輩、多以參候、微臣獨雖不預其議、有何妨哉、但可隨御定者、被仰、暫可候之由、此間經時刻、前大將宗盛、大納言隆季、邦綱、別當時忠等候御前、有內議歟、隆季卿着上達部座之後、藏人左少辨行隆進寄、仰左大臣、（其詞不聞及、）大臣竊被尋余歟、隆（者イ）季卿云、依直衣申可憚之由、不可被着座歟云々、（候御前之間聞及歟、而抑申可隨仰之由、無其仰、仍不蒙重仰之間、不能進着者〔也、〕）大臣云、納言猶以無憚、何況大臣哉、乍參入爭不被候座哉、事已大事也、尤可

預議、早可申可有着座之由者、即行隆來簾下、催可着座之由、余云取御氣色之處、不承重仰之間、所遲々也者、爰以女房被仰早可着座之由、仍余即着座、（與第一座也、左大臣素候端座、先是他公卿等皆悉着座已了、）余問仰詞於左大臣、々々示云、源以光巧謀叛、逃籠蘭城寺、彼寺凶徒同意之間、避其所赴南都、興福寺惡徒又以與力、未遂前途之於路次、雖誅殺頼政入道以下軍兵等、被以光漏其内歟、世之所疑、若移住南都歟、但此條不分明者、彼兩寺衆徒謀叛事、何樣可被計行哉者、即大臣見遣座下、仰可被定申之由、左宰相中將通親朝臣發語、自下﨟定申如恒、取條之詞、或爲先蘭城、或爲先興福、案事理須依寺之次第也、仍余爲先興福、左大臣同之、各定申趣、（不書之、如此之定式、職事注折紙、今日不然、）通親發語申云、

蘭城寺事、如風聞者、衆徒退散云々、付師主緣者等、尋召張本、可有沙汰者、

興福寺事、與謀反之賊同意、其罪不輕、何況其人移住哉、早遣官軍、可被攻彼寺、其上末寺庄薗、併可被停廢者、

實宗卿申云、

蘭城寺事同之歟、（憶不聞及、）興福寺事、須被遣官兵也、但一宗磨滅之條、可有思慮、仍先可被召張本、惜申之時、可被遣官軍歟、

賴定、　實守、　實家、　朝方、　雅賴、　忠親、
宗家、　實房、（已上八人同之、）

隆季卿申云、

蘭城寺事、召張本可有沙汰、就中日來被召置之輩候云々、被尋次第無其隱歟、早付後輩尋與力張本之輩、可有沙汰歟、興福寺事、日來再三經沙汰了、而凌礫長者使、氏院有官別當已下、及恥辱、謀反非一、罪科惟重、加之、於今者一切不拘於制止、任法可有沙汰之由、別當權別當其所申也、其上不可及異議歟、然者若可被追討者、雖片時可被忩遣也、彼寺兵強之地〔也〕、徒經日數、定其勢萬倍者歟、所謂從賢而遲、不如愚而速、以之思之、必可被忩追討也、此上事可在勅定、

余申云、

蘭城寺事、同帥大納言定事、興福寺事、與力於逆賊、欲奉危國家、凌礫長者之使、不通往反之

路、謀反之至、罪渉絞斬、可被遣追討使之條、尤可然、但以宣旨若院宣、一旦可被尋子細歟、所以何者、若被遣官兵者、社寺悉可爲灰燼、一宗之磨滅更不可疑、縱雖不進宣旨請文、追歸其使、經次第之沙汰、被遣官軍、爲後鑒可宜歟、爲令表佛法亡滅之條、有御思慮之由也、何況源以光、移往彼寺之條、未分明者、只依同意之過怠、不顧滿寺之破亡、遣追討使、可被攻敗者、更非此限、若依賊徒之在否、可有追討之有無者、聞食彼之左右、可被進退歟、是理之所致也、縱塞路次、雖妨往反、彼人犢於逃籠者、爭不達其趣哉、謀叛者凶惡徒黨之所令然也、滿寺僧綱以下、併不可與事歟、今朝之間、自有所風聞歟、今日遣使者者、明日午上可歸洛、其後被遣官兵、敢不可及懈怠、仍先被遣使、隨其趣可及追討之沙汰者歟、此上宜在聖斷者、

左大臣同余申狀、但此上雖有被申旨等、意趣不過之、仍重不能記錄、爰隆季卿重申云、各議定之上、委披露沙汰之趣、重可被評定之由、內々御氣色所候也、凡此事條々、委細有其沙汰、爲□不可叶之由、玄緣、藏俊等申切了、仍何故可被遣使哉、此條一切不可候事也、縱遣御使、通何路、可達誰人哉、勿論云々者、忠親聞此語、問行隆云、昨日事以後、猶塞其路、又追歸御使歟如何、行隆申云、不然、此事等、皆昨日以前事也云々、隆季重云、此條無所據事也、不可依昨日之前後、謀叛之由申切了、於今者不可有異議、更不能被遣使者云々、者先可被遣宣旨院宣歟之由、余所申出也、而隆季不甘心、殆欲不達天聽、辭甚非常、偏守形勢、不知王法破滅、強稱此子細、極以奇怪、仍余作色云、昨日事以後、衆徒之心、爭不變哉、彼宮移住之由、縱雖無其疑、一旦可被仰聞子細也、何況其條已不分明、不尋彼之在否、暗被追捕之條、非思慮之所及、只爲被磨滅法相一宗歟、是又何益哉者、左相同稱此趣、隆季有不說之色、卽行隆參御所、奏議定之趣、奏聞之後、示入道相國歟、歸來云、各暫可被候、彼宮被誅伐之由、只今自南都所申長者也、猶有不審事等、被相尋之間也云々、爰左相府目余咲云、塞往還之路、不通音信之由承之處、今言上此趣如此、

就之案之、彌不知逃隱之實否、被發軍兵之
條、可謂庶〔天〕大亂者歟、隆季不言、行隆歸參了、
數刻之後來、仰左大臣云、薗城寺事、付被召置之
惡徒、且尋搜張本、可有沙汰、興福寺事、任兩丞相
定申狀、先遣使者、且仰謀叛之子細、尋以光之在
否、隨狀可被遣官軍者、即左大臣以下退出了、余
參御所、見參之後退出、參女院御方、大將猶不快云
云、次歸家、今日定隆季通親等申狀、可謂不知
恥、可彈指々々、只〔察〕權門之素意、不知朝家
之巨害、雖然已不被用其申狀、可嘲々々、
今日參入公卿、
左大臣、余、
大納言、隆季、實房、宗家、
中納言、忠親、雅賴、（前官、然而被免本座宣旨了、）朝方、實家、
參議、實守、賴定、實宗、通親、
今日仁王會未竟、有伐得彼宮之聞、法驗不空、
彼天慶將門、夕講未終之間、得斬首之告、經仁之功
力、古今所同、以可貴々々、
廿八日、己卯、天陰雨下、爲見大將所勞、女房參女院御
方、余同參入、入夜共歸來、未刻、大夫史隆職來、召前
談雜事、持來紫宸殿即位指圖、又談世上事等、
廿九日、庚辰、天晴、今日物忌也、
卅日、辛巳、天晴、大將漸修泰山府君祭、未刻、邦綱卿告送
云、來月三日、可有行幸于福原、上西門院同可渡
御之由有其聞、仰天之外無他云々、申刻、大外記賴
業、同示送此由、又晚頭行隆示送云、三日行幸、忽被
縮二日了云々、凡非言語之所及、留京洛之輩、
併以可恐〔事〕也、公卿僅兩三人、殿上人四五人許、可
候御共云々、天狗之所爲、實非直事、生合亂世、
見如此之事、可悲宿業也、昨今物忌也、今夜被行
勳功賞、僧事等、
刑部丞藤爲家、忠淸勳功賞讓、左衞門尉藤光安、景家讓、
右衞門尉藤景康、忠淸讓、左兵衞尉藤忠光、
□□□□藤則綱、景高讓、右兵衞尉藤友綱、同、
從三位平淸宗、前右大將追討源以光、幷賴政法師已下賞、
從五位下藤景高、使如元、追討賴政法師賞、
同忠綱、使如元、追討以光賞、
又被行僧事、
權大僧都良弘、轉法輪法賞、權少僧都實海、五壇法賞、
權律師勝遍、同榮豪讓、

東〔大〕寺修造事、（中壇請喜ノ申請、）全玄、覺成、（追可申請、）以權少僧都實全、天台本房、妙法房寄進中宮御祈願所、置阿闍梨三口、

治承四年夏下　歳次庚子

六月〔小〕

一日、（壬午）〔天〕晴、午刻參院、明曉、福原遷幸、（行幸、及兩院御幸云々、）已以一定云々、余以使者、問可參福原哉否於入道相國、報云、無可寄宿〔之〕所、仍忽不可參、追自彼可申案內云々、先是、昨日候上皇之招客之處、仰云、參御共之輩、偏以禪門之左右也、一切不〔被〕仰是非、只聞食許也云々、仍所問也、今日、於院謁邦綱卿、其顏色頗有怖畏之色歟、今日大將所惱頗宜〔云々〕、

二日、（癸未）〔天〕晴、卯刻、行幸於入道相國福原別業、法皇、上皇、同以渡御、城外之行宮、往古雖有其例、延曆以後、都無此儀、誠可謂希代之勝事歟、敢無知由緒之人、疑可被攻南〔都〕（大衆猶蜂起、敢無和平云々、）之間、可有不慮之恐歟、又餘黨猶不休、爲禦彼怖畏歟、云彼云是、不可及洛中之恐事歟、或說、可有遷都云々、縱雖可然、忽臨幸如何、事體可謂物恠、必有其徵歟、又云、留洛陽之輩中、有可蒙刑之者云々、凡異議紛紜、巷說縱横、緇素貴賤、以仰天爲事、只天魔謀滅朝家、可悲々々、遷幸儀、（以見物之傳說注之、）自八條連（邇カ）至草津、武士數千騎、二行並轡夾幸路、先入道相國、駕屋形輿、

次女車一兩、　次女房輿二、（二品、及攝政之室家云々、）

次行幸、（鳳輦、）供奉人々、　公卿四人、

左大將實定、　別當時忠、　宰相中將、（實守、通親、）　近衞司、

左中將泰通朝臣、　右中將隆房朝臣、　職事頭前亮重衡朝臣、　頭辨經房朝臣等也、

隆房朝臣着狩裝束、（褐衣布帶、白狩袴、〔浮線綾云々、〕藁脛巾、狩胡籙、螺鈿野劍、有尻鞘、）是城外之儀云々、太以不被甘心、如此事可依時宜事也、後聞、隨身狩衣、小袴、烏帽云々、

次攝政、（乘車、前駈二人、殿上人二人、騎馬在車後、）

次內侍所、

藏人左少辨行隆、　左少將有房朝臣等候之、各騎馬云々、

次御寵神、

上卿右衞門督實家、　辨右少辨兼忠、各乘車、但辨

依レ仰、自二草津一歸京云々、
次御幸、
公卿、　帥大納言隆季、　前大納言邦綱、
殿上人、左少將通資朝臣、　同時實朝臣、
右中辨兼光朝臣、已上、可レ從二行裝一、
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
右京權大夫信行朝臣、
安藝守在經、已上、京出許云々、或說在經可レ參二福原一云々、
次出車二兩、
次前大將宗盛卿、駕二手輿一、
今夜就二大物一、明曉御二福原一、
內裏、平中納言賴盛家、
上皇、禪門之別座、
法皇、平宰相教盛家、
攝政、安樂寺別當安能房云々、
參入輩多以無二宿所一、如レ立（座イ）二道路一云々、
三日、甲申天晴、源中納言雅賴來、談二世上事一、或人云、遷都不レ可レ然云々、付二便脚一、送二書於院女房、及邦綱卿之許一、
四日、乙酉天晴、法性寺座主道快、中御門大納言宗家等來、各相逢謝二遣之一、此夕、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以二使者一、觸下白地可二參入一之由於邦綱上、人々多參入云々、
五日、丙戌天晴、傳聞、南都大衆成二一途一了云々、定和平歟、民之慶也、
六日、丁亥天晴、遣二邦綱卿許一使者歸來云、雖二白地一無二御宿所一者、御參不レ可レ叶、如二只今一一切無二其所一、猶相尋且又付二形勢一、自レ是今一兩日之間、以二飛脚一可レ令レ申云々、又云、去四日夜、主上自二賴盛家一遷二御禪門別庄一、太上皇御所也、則居替給云々、家主賴盛叙二正二位一了、奉レ超二右大將殿一、不レ可レ說々々云々、余全不レ爲レ苦、物狂之世、不レ足レ論二是非一、勿論々々、
七日、戊子天晴、興福寺衆徒和平了、所二逃籠一之者等、上下相幷廿余人、隨レ仰早可二召進一之（者イ）由、令レ申云々、又切二院雜色本鳥一、幷凌二礫有官別當一、及破二長者宣一之輩、同以搦出了、早可レ進云々、然而近日、禪府遷都之外、不レ及二他沙汰一云々、今日、參二女院御方一、祇薗御輿迎如レ恒、雖二天下穢一、本社沙汰、先例不レ憚云々、
八日、己丑天晴、邦綱卿以二書札一示送云、御參事伺二形氣一之處、遷都之間事、可レ被二仰合一、仍可二參仕一也、而一切無二其處一、仍參二候寺江別庄一、卽件卿山庄也、自二彼所一早旦

參二福原一、入レ夜可レ歸二寺江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又入道相府被レ存二此旨一、早可二下向一云々者、來十三日可二首途一之由報答了、宗雅來、談二福原子細一、白地此兩三日上洛云々、自二今日一七ケ日、屈二二口僧一行二仁王〔講〕一、爲レ拂二灾難一也、

九日、庚寅、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歸來、此日、花山中納言兼雅卿女子、(攝政養以爲レ子、)初參二女院一、來廿三日可レ娶二大將一云々、須レ待二彼日一也、而入道相國、先令レ參二入女院一、其後密々可二會合一之由候、或被レ申二女院一、仍先以所二參入一也、件女子、生年十一歲、入道相國外孫也、參上儀偏以密々專也、乘二實父納言車一、諸大夫二人騎馬在二車後一、出車一兩、侍從忠經車也、(卽兼雅卿息男也、)侍二人相二具之一、雜仕二人、小女一人、出二立自二花山院一云々、今夜、女院有二御對面一、以二西子午廊一、爲二其居處一、自二今日一、侍(付イ)二女院進物所一着レ膳也、此人可レ親二大將一之由、此兩三年、雖レ有二其儀一、殊不二進思一、自然逃過之處、去月晦、只可レ進二入女院御所一之由、忽然而被二申請一、其上不レ能二是非一、若辭遁者、豈安二生涯一哉、仍慭所レ被二請取一也、

十日、辛卯、天晴、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數刻談語、示二付祈事等一了、長光入道、季經、經家等朝臣來、談二世上事一、季經語云、去月十三日大雨下、是則賀茂神主重保、於二寶前一講二祈雨和歌一、彼靈驗也云々、雖二末代一信力之所レ至不レ空者歟、可レ貴々々、雖二子細多一、不レ遑二記錄一、傳聞、所レ逃二向南都一之輩、少々搦進了、其中有二相少納言宗綱一云々、(件男、年來好相レ人、彼宮、必可レ受レ國之由奉レ相、如レ此之亂逆、根源在二此相一歟、不可々々、)

十一日、壬辰、天晴、及レ晚小雷、參二女院御方一、傳聞遷都事、大略雖レ爲二一定一、被レ待二下官之參入一云々、此事敢無下可二定申一之趣上、只可レ隨二形勢一也、萬人如レ此、一身不レ諂者、其害擧レ足可レ待歟、

十三日、甲午、天晴、此日、余相二勞所惱一、參二福原離宮一、申刻出京、(狩衣、直衣、網代車、)共人最略、定是彼所之風儀也、

季長朝臣、　季信、　資忠、　信光、　國行、

(已上、各打梨布衣也、)　侍四人、　隨身上﨟二人、

女房車一兩、

到二草津一乘レ船、(二尾、邦綱卿船也、水手八人、)(瓦イ)所二相具一之女房四人、同乘二此船一、雜船等、召二女院御庄一、終夜浮二淀川一、近日炎旱、河水干乾、淵變作レ瀨、船筏滯停、雖レ忩不レ速、

十四日、乙未、天晴、寅刻、就二前大納言邦綱寺江山庄一、暫以休息、未一點乘レ船、女房等不レ從、到二于大物一、駕

輿、高屋形輿、同所借用前大納言也、輿舁十二人、寺僧都被借送、共人四人乘馬、資忠留寺江、侍二人、今二人留寺江、隨身二人同乘馬、此間頭辨以御敎書、問遷都之間三ヶ條事、依為路頭、不能公報、子細在奧、戌刻到福原、於湊川邊又乘車、大納言牛車等也、牛童遣之、亥一點、就大納言宿所、乍乘遣入之、下車休息之後、改着直衣冠等、前駈二人、着衣冠、先參新院御所、賴盛卿家也、去四日渡御、以本御所為內裏云々、子時及子刻、依御寢、不入見參、〔參〕謁女房退出、欲參內之處、及深更、仍明日可參、就寢、

十五日、丙申天晴、早旦、大夫史隆職來、談遷都之間事、持來奈良京舊指圖、相次賴業眞人來、各謁之、又前大納言來、巳刻着直衣、車如昨日、隨身二人同相從、先參內謁女房、主上御寢云々、以藏人兼時、招頭辨經房朝臣、昨日所被尋問之三ヶ條、示子細畢、

一左京條里不足事、

右南行〔及〕五條、東行及洞院、西大路不足之條、可何樣哉、其地狹少者、若可被縮宮城歟、

申云、須依地形之廣狹、被定條里之進退、不足之條、暗難計申、如被注下者、減於平〔安〕城、殆可謂〔過〕半歟、隨而被縮宮城、何難之有哉、若可被縮者、其町數尤可有議定歟、南北五町、東西四町、如何、

一右京、平地不幾事、

右宮城西有小山、隔件山可被用其地、隔山之條如何、加之平地不幾、山太相交、被用右京、不可及其難歟、

申云、如被仰下者、山太相交、高下不等云々、專難用京都之地歟、但非大山、非深谷、漸々成功者、蓋同平地哉、又當時於不可及事之妨者、忽雖無其沙汰、何事之有哉、如此事隨便宜、可被相計歟、

一大嘗會事、

右任式文、今年可被行之處、期日以前、宮城〔若〕難出來者、於何處可被行乎、遷都大嘗會、彼是共大營也、同時被遂行者、諸國煩多、民力定疲歟、何樣可被進退哉、

以前條〔々〕、殊加斟酌、可令計言上給者、依新院御氣色、言上如件、以此旨可令申上給、經房恐惶頓首謹言、

申云、謂大祀、謂遷都、共是國家重事也、相並被行者、國費多歟、暫還御舊都、被遂大嘗會之

後、一向有二遷都沙汰一尤宜歟、且是表二神事之不レ
輕、欲二遷都之無レ煩之故也、但遷都事、必可レ被二
忩行一者、又以勿論雖レ須三〔延〕ニ行大祀一、撰（儀イ）式以
來曾無二此例一、仍新宮之造營、併難レ終二其功一者、
猶可レ備二禮儀一之所々、成二不日之功一、可レ被二早
遂一歟、其條不レ可レ叶者、縱雖レ無レ例、延引之外
又如何、
經房云、外記勘申云、七月以前、卽位之〔主〕、明年被
レ行二大嘗會一之例、大同、弘仁是也云々、
申云、共是撰式以前事也、不レ足レ爲レ例者歟、
又云、於二離宮一被レ行二大嘗會一如何、是新都造營（宮イ）難
レ叶、仍當時御在所等、少々造ニ加舍屋一、被レ行如何云
云、
申云、於二離宮一被レ行二大禮一之條、縱雖レ有二〔古昔
之〕例一、專難二遵行一歟、
此外經房有二相語旨等一、
次參二新院一、依レ召參二御前一、頃之退下、謁二女房〔等〕一、此
間時忠卿參上、於二御前一召二經房朝臣一、仰下云、
改二和田都一（門イ）以二小屋野一、可レ爲二其地一、早遣二木工寮一、可
レ打ニ定其地一、和田之京、町數狹少、難議萬端、衆人不二
甘心一、萬民有二苦色一、於二小屋野一者、頗有二便宜一云々、但
愚心案レ之、不レ如レ無二遷都一、女房等語云、遷都〔萬人〕
莫レ不二歎息一、或有二流レ涙之〔族〕一云々、上皇不レ被レ〔仰二
是非一云々〕、又聞相少納言宗綱、被二〔拷問〕一之間、申二
〔種々〕事等一云々、又行隆來示云、都地改二定小屋野一
了、此旨可レ申之由、禪門所レ申也云々、未刻歸二宿所一、此
間兼光來、暫以談語、酉刻乘レ車出二福原一、於二初所一改二
乘輿一、二里許行之間、腰痛太以難レ堪、仍乘レ馬於二廣田
社前一、改乘二手輿一、今度用二陸路一也、亥四刻、就二寺江路一
之間、被レ吹二濱風一、心神惱亂、仍浴湯、今夜〔汗〕不レ發、
十六日、丁酉、天晴、風病更發、浴湯兩三度、〔汗〕快出、今
日送二消息於禪門、及邦綱等之許、又〔御院〕女房之許一、
十七日、戊戌、天晴、昨日返事等到來、各告送云、以二播磨
印南野一、可レ爲レ京云々、邦綱示云、嚴嶋內侍女託下宣可
レ改二小屋野一之由上云々、又大夫史隆職（數イ）、同告二此旨一、傳
聞昨日有二小除目一、故攝政御息大夫任二侍從一、又被レ任二
上官受領等一、具不レ記レ之、又有二敍位解官等事一、上卿左
大將、執筆通親云々、又外記中原俊康、被レ止二巡年一云
云、今日又數度浴湯、
十八日、己亥、天晴、今日只一度浴、明後日爲二上洛一也、今

日依所勞可上洛之狀申院了、
十九日、(庚子)天晴、邦綱卿告送云、昨日左大臣以下、參近邊之公卿等、參會院御所、被尋問園城寺僧徒、可被行罪科之趣、各任定申旨被宣下云々、僧綱廿七人、解却見任、沒官所領云々、隆職示送云、雖有此沙汰、未被下宣旨云々、昨日進院御返事到來云、早可上洛云々、
廿日、(辛丑)天晴、寅一點乘船、申四刻付淀橋爪乘車、日沒以後歸家、上下共人同下向之日今日又浴湯、
廿二日、(壬寅)天晴、湯治如昨日、所勞又發動、隆職注送云、三井寺僧徒罪科之趣、被下宣旨了、其狀如此、

園城寺惡僧等、違背朝家、忽企謀反、仍門徒僧綱已下、皆悉停止公請、解却見任幷綱位、又末寺庄園、及彼寺僧私領、仰諸國宰吏、早々收公、但於有限寺用者、爲國司沙汰、直付(眞イ)直家、所司經其間用途、莫令退轉、

治承四年六月廿日

又無品圓惠法親王、宜令停止所帶天王寺檢校職云々、

又去廿一日、被行僧事、至玄法印任權僧正〔土壇、法覺〕此外雖多不記、又座主明雲補天王寺別當、山僧補此寺別當、往古雖有例、近代多被付園城寺、而今遇絶彼寺抽賞叡山之間、有此恩〔歟、凡〕此沙汰之間、左少辨行隆有成怖畏事云々、
廿三日、(甲辰)陰晴不定、此日密々有嫁娶事、右大將良通、通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卿娘、(件人、去〔九日〕參侯女院、予細見先日記、)非執聟之禮、非迎婦之儀、最略密々沙汰也、元儀關白爲子、可被迎大將云々、而忽遷都事出來、仍其儀相違歟、早旦仰家司季長朝臣奉仕裝束、(於日來女院御所、有此禮、以女院殿上渡余家、以渡御爲名、其實密々御座東面方也、)其儀、寢殿南面母屋庇三ヶ間懸簾、(上母屋垂庇、)母屋中央間立障子帳、(御渡之時、被立帳也、依略儀不立如法)帳、其內南北妻、敷繧繝端疊三枚、其上敷例莚、(著錦縁、禮須用上白、依略儀敷例莚也、)其上置沈香枕二、庇中央間、東西行敷同疊二枚、其上敷唐錦茵、(禮敷龍鬢、其上可供茵、依略儀不敷龍鬢、)同間西頭南北行、著北柱(東如例、)立泥繪屏風、居其中也、東二階一脚、(上層北置火取、南置泔器、(在臺、)下層北置打亂筥、南置唾壺、)二階南置唐匣箱、(在臺、)其南置鏡筥、(在臺、)其南立鏡臺、茵前頗東置脇息、其西置硯筥、(已上依前狹、□疊上置之、)母屋西第一間母屋際、立几帳一基、其內南北行、敷高麗〔端〕疊二枚、其上加東

京錦茵、南庇東西間副奥端二行敷高麗疊各二枚、同庇三ヶ間、副庇簾立几帳各一基、下格子也、東間東障子際立燈臺敷、在打擧燭、西庇三ヶ間、卷庇簾爲出居、南第一間副奥障子敷高麗端疊一枚、南北行、爲主人座、同第二三間副東障子、立厨子一雙、禮其後可立屏風、依略不立之、同間副長押南北行、敷高麗疊二枚、南第一間南邊擧燈、中門廊敷紫端疊一枚、依間數縮敷一枚、爲諸大夫座、侍障子上等如例、本上達部座如元、凡依略儀、不敷所々弘莚、晩頭女房參彼御方、候女院御所也、兼燭、余同行向見廻、裝束子細載右、以寢殿北面爲常居所、以其北子午廊爲中居、以北對爲女房局、亥刻、吉時也、先女房年十一歲、入座帳中、次大將著直衣冠、依略着直衣、但着濃袴、禮須着衣冠、若布袴也、經南庇東障子、出立日來曹司、依省略、不經簾外、自内々行向也、先居帳前茵、此間女房大貳局、持劔相從、彼方女房上臈受取之、置帳中枕上、外又西柄、又召贊殿打火、燃杉塗籠中燈爐、禮用脂燭火、今度無此儀、仍以權議用打火、即大將入自帳西面、元永入自南面、應保入自西面、今日依應保例、解裝束、單衣下袴脫之、暫臥、此間北面居餅、禮於南面可供、是執聟之儀也、今度非其儀之上省略也、仍不供五菓、只於北面供例餅、也、居訖、女房申案内、即大將如元着裝束、就之、如食、無其實、即罷出侍所、其儀女房、於西面北妻戸即手、職事參上取之、次供嗽、次大將出西面出居、即歸入向樋殿、在日來曹司、如元着裝束、歸入帳中、脫裝束、今度皆脫之、付寢、職事三人着侍大盤、女房等只着裳唐衣、不着表着、打衣、張袴等、依略儀也、今夜民部卿資長卿、相具其息右中辨兼光來、戸部直衣、兼光束帶、余密々謁戸部、抑今夜、依略儀不調衾、只可用宿衣云々、而女房方宿衣、爲浮線綾、難用吉事、大將方又兼非可用意〔之〕事、日來宿衣唐綾也、忽雖新調、不〔可叶〕今夜之要事、已欲闕、然間大將母云、余時衾在御倉、是已雖爲吉例之物、爲略儀之上、又難用舊物、仍不及沙汰之處、事已闕如、於今者無計略、偸取出彼衾用之、自然叶吉例、又不可闕今夜事歟云々者、事尤可然、仍取出件衾、兼置帳中、即大將母置之、雖須覆衾、三ヶ夜同宿無便宜、此程略儀、有衾覆之儀、還可謂忘禮、是只爲不闕事、所廻權儀也、仍無衾覆之禮、事訖、余及女房歸宅、

廿六日、丁未、天晴、參女院御方、入夜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自福原送札狀云、

神今食事、

右今月依レ穢延引、來月九日於二舊都一可レ被レ行候、釆女歸參、奏二事由一之後、可レ被二解齋一候、而山海相隔、途路有レ程、不レ待二釆女歸參一、只計二其程一、先可レ有二解齋一歟、於二釆女一者、雖レ不レ被二相待一、任二行程一可二參奏一歟、將又不レ可レ參歟、宜下令二計申一給上者、

新院御氣色如レ此、以二此旨一可下令二言上一給上、光長頓首謹言、

六月廿五日　　左衛門權佐光長奉[上イ]、

進上　和泉前司殿、

量レ程暗有二解齋一者、釆女歸參專無二其要一之由、令レ申了、後聞釆女猶歸參云々、

廿九日、庚戌、六月祓如レ例、

右治承四年庚子夏此一帙墨付八拾一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目錄號玉葉爲后昆之軌則其雲抄不讓他秘握而可貯深奥者也、

子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三十四終

玉葉　卷三十五

自治承四年七月
至仝年十二月

治承四年秋冬　〔歳次庚子〕

七月〔大〕

一日、辛亥〔天〕晴、傳聞、山大衆蜂起、欲拂座主云々、

二日、壬子〔天〕晴、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云々、傳聞、去月廿八日有小除目云々、山城守行隆、左少弁如元、大和守兼忠、右少弁如元、此外不記、抑被任大和守、南都事殊可有沙汰之故云々、

三日、癸丑〔天〕晴、法勝寺御八講始、天台座主明雲爲證誠云々、凡諸寺八講、併延暦寺僧也、自問自答古來無例、云々、

四日、甲寅〔天〕晴、此日、左（右カ）大將嫁娶之後始出行、申刻來余第、其儀着冠直衣、不帶劍、不取笏、乘半蔀車、懸下簾、車副二人如例、隨身、上﨟布衣冠、女郎花上下、紅引倍支、下﨟五人布衣、其色思々、帶劍前駈六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右兵衛佐盛定殿上人爲扈從、呼大將於前、着膳、女房陪膳、少將（時カ）歸了、余行始之時、毛車隨身褐衣、又參院內、今度每度每事用略儀之上、無參公所、只自彼亭來此宅、其程不遠、其儀可略、依爲初度引移馬許也、

五日、乙卯晴、自新院爲右中辨兼光奉、可被獻法勝寺御瓮哉、將年代相隔、可從停止哉之由、被尋問、申不能停止之由了、但鳥羽院御時、圓宗寺御瓮、被付寺家、雖然今度不似彼例也、

〔六日、丙辰晴〕

七日、丁巳〔天〕晴、節供如常、陪膳季長朝臣、乞巧奠又如例、大將方無此儀、大臣以前無先例之故也、又嫁娶之後三年、不取入索餅於家中云々、今日拂書籍虫如常、法勝寺御八講結願也〔云々、七夕定式日歟、入夜、參女院御堂、爲違秋節也、〕

八日、戊午〔天〕晴、此日、大將室始出行、戌刻來余第、其儀半蔀車、車副二人、警蹕如例、大將番長兼重、著布衣在車後、雜色十餘人、出車二兩、左馬權頭定雅、右兵衛權佐盛定等也、共殿上人也、各衛府二人副之、左少將兼宗朝臣忠親卿息、連車、扈從前駈、五位八人、着車

於寢殿南面一、大將著二布衣一、自二中門一來會寄レ之、頭之歸了、（銀鶴入二薫物一、爲二引出物一、女房取レ之、入二車中一也、）今夜、大將女房渡二東面一也、自二今夜一余渡二物氣一、（智詮阿闍梨、）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也、證誠同二法勝寺一、

〔九日、己未〕

〔十日、庚申〕

十一日、辛酉〔天〕晴、上野守賴高、自二福原一上洛、來云、爲二右中辨兼光奉行一、欲レ持二參唐繪御屛風一帖一、爲レ被レ書二色紙形一也、而院中無人之間、兼光不二上洛一、以二使者一可レ被レ申之由、被二仰下一、仍以二賴高一所レ令レ申也、即持二來本文二枚一、禁忌之字太多、可二計除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屛風、今明之間可二持參一、且所二參啓一也者、當時所勞之間、不レ能レ下レ筆之由令レ申了、

十二日、壬戌〔天〕晴、今日申刻、行賴頓死、此五六日有二熱腫一、不レ及二殊大事一之間、今日蛭飡之後、不覺成了、忽以出家、臨終詩常、爲二悅々一、余最前之從、廿五年積二奉公一、今年六十七、可レ哀々々、今日、中御門大納言來、依レ疾不レ謁、

十三日、癸亥〔天〕晴、或人云、遠行之輩被二召返一、勅勘之人優免云々、但前關白及前相國、不レ入二此中一云云、

十四日、甲子〔天〕晴、及レ晩拜二瓮送二法性寺兩堂一、如二例年一、今日爲二新院御沙汰一、三寺被レ獻二瓮供一、（法勝寺、安樂壽院、最勝光院等也、）法勝寺事、兼日被レ問レ人〔云々〕、余申下不レ可レ被二停止一之由上、子細見二先日記一、今日余依レ疾加二少灸治一、傳聞、奈良大衆二鼻（衆イ）成了、別當僧正與二一乘院法印一爲レ敵、兩方之大衆相逢爲レ拂云々、又聞、去十二日、若宮御殿鳴動、御戶開了、自二其內一鏑一筋被二射出一、有二其聲一云々、白晝事衆人見レ之云々、

十五日、乙丑〔天〕晴、人語云、去十日夜半、欲レ奉レ盜二出春日御正體一、大衆起合奪留了云々、或云、別當僧正社司等同意、爲レ奉レ移二福原一所爲云々、仍大衆爲レ拂二別當一、或云凶徒之所爲云々、眞僞難レ知歟、誠我氏欲レ盡、可レ哀之秋也、

十六日、丙寅〔天〕晴、大外記賴業告送云、福原暫可レ爲二皇居一、開二通道路一、可レ給二宅地於人々一、但不レ及二廣云云、

〔十七日、丁卯晴、炎旱御祈、來廿五日奉幣云々、凡國土已弊、不レ可二敢云々一〕

十八日、戊辰〔天〕晴、今日前豐前守成光朝臣卒去、儒士

之中、云才學文章、云口傳故實、於當世頗得其名者也、可惜可哀、此日法性寺座主來、

十九日、己巳〔天〕晴、此日、姬君着袴也、早旦仰家司季長朝臣、奉仕御裝束、其儀、寢殿南庇當障子帳前、東西行敷繧繝端疊二枚、其上鋪龍鬢、加唐錦茵、爲姬君座、同疊西頭南北行、泥繪四尺屛風一帖、其內立二階一脚、(上層南置泔坏、其北置火取、下層南置打亂筥、其北置唾壺、二階南置硯筥、)依略儀不立唐匣鏡臺同筥等、御座前頗左置脇息、御座東西副奥端二行、敷高麗疊、卷庇簾出几帳帷、(女房不出袖、)上達部座、殿上人座、障子上侍等如例、寢殿南簀子御座東間、立燈臺舉燭、(反燈爐綱如常、)吉時戌刻、余著冠直衣等、出居上達部座、右大將同著之、(着冠直衣、先是來此第、此外不招他客、)次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申云、皇嘉門院御參、余仰可召之由、卽判官代前豐前守能業、持御裝束、置余前板敷、(蘇芳綾單重、(表龜甲、裏單文、)女郎花二重織物、三重表着、二藍二倍織物、小掛、濃引倍支、濃袴、納衣筥蓋裝、赤色打裝、被加扇色紙數骨也、)退下之間、家司前和泉守季長朝臣、祿給之、(白掛、濃袴、)能業取之退去、不拜、(依着衣冠不拜歟、)次左馬權頭宗雅(殿上人、雖催衣冠之由、着束帶、)參上、取裝束、自南面妻戶進、女房、先是女房八人、(上臈二人、中臈四人、下臈二人、須有中臈六人也、而忽故障出來、仍卒尒召下臈二人也、中臈之中可然之人二人、勤取入(勤取入)御前(物)之役、上臈二人及件役人二人、着蘇芳單重、女郎花表着、二藍唐衣、殘四人、女郎花單重、蘇芳表着、薄青唐衣、幷濃引倍支、濃張袴等也、)祗候南面簾中、姬君同座帳前、(女郎花單重、袙單重、裳袴也、)母上同相副、(蘇芳單重、紅袴、不着物具、)次余入簾中、(大將同之、)母上相共令著裝束、余結腰、(向生氣方、先例雖無所見、以今案所爲也、)姬君坐定之後、余召人、光盛參簾下、仰御前物可供之由、申未持參之由、仰重可催促之由、小時持參之、卽陪膳刑部卿賴輔朝臣、(依無殿上四位、用地下四位、且品秩不賤之故也、抑件人着束帶、如何、不可然、殿上侍臣有便宜、地下人隨催可着衣冠歟、)取打敷、(蘇芳織物、依新制、非二重織物、)參上、女房取之傳陪膳女房、(京極局、姬君乳母也、)次季長朝臣已下八人、持參御前物、(臺六本、盤二枚、)依姬君不供酒盞也、皆居了、余含(之イ)之三箸如恒、供了陪膳卽起座、自外不能出也、內々撤之、遣乳母之許、例也、事了入內寢、姬君脫裝束、大將歸參女院御方、余及大將隨身(上臈已下皆布衣、)立明、事了賜祿於左馬允奉賴、(職事取之、掛一領也、)依奉仕御前物也、先々久信勤仕之、而候福原辭之、仍雖非重代仰之、

御前物役人、

季長朝臣、　長經、　賴高、　兼親、　貞俊、　光兼、

仲資、　長俊、

過三ケ日可撤御裝束也、

今日依レ有二所思一不レ招レ客、天下騷動未レ落居一之上、遷都之間、世間猶不レ穩、就レ中取二諸身一萬事不レ可レ好二威儀一、仍所レ用二密儀一也、

廿日、庚午〔天〕晴、典藥頭定成來針二齒下一、其次語二新院御惱事一、不二快御一云々、又大推年袖之間、憲基進二勘文一、定成陣勘等持來、申旨巨細不レ遑二記錄一、彼是非レ無レ謂歟、去比恩免人々、賴業注二進之一、

前按察資賢、　前少將雅賢、　資時、
前但馬守信賢、　前右兵衞督光能、
前大藏卿泰經、　前右衞門佐經仲、
前權右中辨親宗、

已上非二職事一之沙汰一、內々被レ仰云々、

今日基輔參二向福原一、付二其便一人々許通二音信一、

〔廿一日、辛未天晴、入レ夜參二宿御堂御所一、依二方違一也、〕

廿二日、壬申〔天〕晴、巳刻許歸宅、此日撤二御著袴御裝束一、依レ過二三ケ日一也、

廿三日、癸酉〔天〕晴、〔午刻許、定能卿來談、〕未刻、知康入道來、語下定成與二憲基一相論之間事上、大推項背間論也、〔又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二福原之間事一、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聊依二不例御一、然而殊事不レ及、大將室頗不豫云、〕

廿四日、甲戌〔天〕晴、申刻、基輔自二福原一歸來、余申旨付二女房一申入了、仰云、所勞事返々不便聞食、屏風色帋形、强不レ可レ忩、以二病隙一可二書進一者、女房等語云、御惱殊重、御二不食一、憔悴逐レ日增給之上、〔日〕來溫氣御、此間又以御レ增、大畧遂不レ可レ有レ憑云々、來廿八日嚴嶋御幸延引云々、關白及禪門之許、同問二不審一、各有二返報等一、大將室、今日溫氣散了、女院別事不レ御云云、

廿五日、乙亥〔天〕晴風吹、傳聞、今上二宮所惱危急云々、兼又關白不例云々、今日長光入道來、〔此日〕姬君着袴之後、始參二女院御方一、非二行始之儀一、只密々〔之〕事也、

酉刻、大將室更發二瘧病一歟、

〔廿六日、丙子陰晴不レ定、未刻、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對面謝二遣之一、〕

廿七日、丁丑陰晴不レ定、此日、大將室祈二請十口僧一、限二山僧一請レ之、東大〔寺〕、興福、園城寺、公家被レ止レ公二請私所一、又以レ不レ請之故也、以二法橋實顯一爲二惣講師一、修二百座仁王講一、佛經新圖二寫之一、又以二春寬法橋一加二持之一、又今曉、使三泰茂修二泰山府君祭一、申刻更發、一昨日未刻云々、無二其驗一、尤遺恨、酉刻、權僧正全玄來、余謁レ之、新院御不豫事、殊所二相歎一也、大畧始修不レ可レ有レ憑云々、

廿八日、戊寅、申刻以前天晴、同四點雷鳴雨降、傳聞、日來雖レ有二御祈等一無二其驗一、仍佛嚴聖人、去比奉二禪門命一祈レ之云々、若其驗歟、但無レ程晴了、〔長光入道來、明日可レ向二紀州一、可レ參二詣高野一云々、〕

侍從發二心地一、雖レ參二詣蓮華王院一無レ驗、自二去廿四日一病惱、今日三ヶ度也、明後日事、卜筮之處、可二加持一者、

廿九日、己卯、〔天〕晴、申刻雷鳴雨下、其後天陰、大將室猶發云々、今日、山僧暹阿闍梨祈レ之、又始二觀音經讀經一、〔季經々家等朝臣來、前施藥院使憲基來、今日新院被レ辭二尊號隨身等一、依二御惱一也、俊經卿可レ書二其狀一云云、〕

卅日、庚辰、〔天〕晴、隆信朝臣來、以二件〔朝臣二〕(入イ)爲レ使、訪二俊成入道瘧病一、今日侍從發了、驗者猷勝阿闍梨也、〔僕自二今日一脚病更發、〕邦綱卿示送云、〔々〕新院御惱、雖二六借御一、忽不レ及二危急一、然者強レ病參入、專不レ可レ然者、或人云、攝政之病殊重、如二瘧病更發一、溫氣不レ散、又有二痢病之氣一云々、

八月〔大〕

一日、辛巳、〔天〕晴、大將室祈、造二立一供二養一日不動明王一、(佛師明圓法眼、宗寛法印、加二持御衣一來、即又供養、)驗者、花山納言被レ送云々、不レ知二名體一、居二住參川國一云々、物體太異様云々、果以レ無レ驗、未刻發了、今日定能卿來、

二日、壬午、〔天〕晴、午刻浴湯、此間、花山院中納言來、(始來也、)余浴之後暫而出逢、于レ時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了、晩頭季信自二福原一歸來、語云、新院御不例、六借御云々、又攝政所勞瘧病云々、但其體非二普通一、更發之時其面赤、又聞日同以惱亂云々、戊刻、女房除服、(母尼上姉卒去也、)陪膳季信役、兼親於二門外一除レ之、陰陽師漏刻博士憲成、今日、侍從瘧病平全、猷勝祈レ之、

〔三日、癸未、完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驗者自二彼女房方一請レ之云々、中納言阿闍梨云々、〕

四日、甲申、〔天〕晴風吹、未刻、大外記賴業來、持二來帝王略論一部五卷一、依二借召一也、又先日爲二加點一所二下給一之貞觀政要、同進レ之、召二簾前一問二世間事等一、申云、去廿九日出二福原一、今月朔日入レ洛、遷都事不レ可レ棄二故鄉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福原立二離宮一、暫可レ有二經廻一云々、不レ及二八省大內一、又大路小路隨レ便披レ之、撰二可レ然卿相侍臣等一可レ〔宛〕二其地一云々、大禮事延引之由、被二仰下一了、其後猶今年可レ被レ行之由、雖二云々一、說未レ聞二

一定云々、又云、嵯峨隱君子〔竿〕道命期勘文、（追撿之）仁和比有（○本註據此勘文〔〕一本補之）不可改平安宮之由、有所見、貞觀之比、依大極殿炎上、時人可有遷都之由謳歌、且是古昔之例、大逆經八十年有遷都、延暦已後、及八十年、疑其期至歟云云、隱君子聞之云、桓武聖主、鑒此地久可爲帝都之故、新所營給也、東有巖神、（謂賀茂）西有猛靈、（謂松尾）南開北塞、又見地宜足可爲帝都、永代不可變易之趣、具被勘錄了、且是非竿術之所及、以人意不可測、天之令然之地也云々、而今有遷都之儀、我朝若有運者此事不可遂、我朝若可盡者此事可成就歟、國之安否只在此、事遂可見歟云々、又語云、新院有御夢想事、建春門院夢中參院中給、深懷怨心、其故遙弃我遷幸給、尤非本意云々、是又遷都不快之祥也、先是中宮有御夢想、幷隆季之靈夢等、（件夢等見去月記）不信此等靈告、猶被營新都、誠是天魔所爲不可疑、可悲々々云々、又云、去月廿九日、新院被辭兵仗封戶〔等〕、雖可被辭尊號、可被發遣公卿勅使、（院司沙汰）而止太〔上〕皇字之事背先例、因此議出來、於尊號者、暫不被辭遁歟云々、後聞尊號猶被辭了云々、使藤大納言、奉書草俊經卿、淸書定長云々、

五日、（乙酉）陰晴不定、申刻、小雨降風吹、大將室猶發了、驗〔者〕欲勝、〔傳聞〕、攝政所勞殊重云々、〔太略邪氣相加、又本病（寸白并痢病）不愈事、極有煩云々、〕賴高爲攝政使、持來多武峯怪異占形、（御體破裂事云々）長者及氏公卿、己亥歲人可愼病事云々、余及大將、其歲相當之故也、

六日、（丙戌）雨下、入夜、爲方違參宿御堂御所、觀音經讀經、今旦結願了、昨日滿七日、然而依日次不宜、今日且所結願也、

七日、（丁亥）時々雨下、此日釋奠也、〔早旦歸家、〕大將室今日宜發、驗者智詮阿闍梨、日來、每度有增、今日殊宜、可謂効驗歟、今日居物付也、今日湯治之後、持病更發、殆及獲麟、忽請僧（智詮）加持之間、頗落居、佛法効驗也、

八日、（戊子）〔天〕晴、實顯法橋來、酉刻、頭辨經房朝臣送札云、來十二日以前可參入、福原新院御氣色者、禮忝云、大嘗會事、可被豫議云々、申依疾重不耐參入之狀、傳聞、去朔日、爲時忠卿奉行、召經房朝臣、大嘗會、猶今年可被行、於當時御〔在所〕（福原）

可被行、可申沙汰之由、被仰下云々、而經房朝臣依申可被問人々之由、可及僉議云々、左大臣、及堀川納言等被召、是在京之輩之內也、實定、隆季在福原、自餘之輩、強不可預僉議歟云々、又傳聞、隆季卿密語云、遷都事凡猶不可叶ものを、無所據沙汰かな、今始終可見云々、此語達禪門之聞、太以攀緣被講不安之由云々、凡此遷都〔事〕、頗後々之體有沙汰之間、依此一言、更起勵心被骨張云々、太以無由事也、近日之事、皆天魔之謀畧也、不能左右、〔了〕攝政瘧病猶不愈、痢病又以不快云々、後聞、今日春寬祈落了云々、

〔九日、己丑、天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但減自一昨日云々、〕

〔十日、庚寅、天晴、自今夜大將室祈、始修不動法、女房冷泉局沙汰、阿闍梨知詮、〕

十一日、辛卯、天陰雨下、左衞門權佐光長來、日來候福原、去六日入洛云々、呼簾前問不審等、先大禮事、一定於福原可被行云々、余問云、彼地可爲帝都之由被仰歟、將又於離宮可被行大嘗會歟、其條尊不可然歟、還御古京不可叶、以福原被定帝都地之後、可被行此禮歟如何、申云、此條無申出之人、只如承者、如形造營里內、可被遂行歟、凡其間事可被問人々云々、又方角事爲被尋、召在京之陰陽等云々、又語云、新院御不例、聊宜御歟、但不及減、此五六日、昌雲僧正奉祈云々、攝政瘧病、至于六日未致平愈云々、大將室又發了、驗者大夫君圓隆、女房方被請云々、但宜自一昨日、次第有減歟、

十二日、壬辰、〔天〕晴、物忌也、多武峯怪異也、入夜獻福原之使、木工允重康、歸來、云、禪門返事云、御不例返々歎承不少、聊も不快者、一切不可有御參之儀云々、新院御減之〔由〕承〔候〕、殿下已令落居〔給〕了、旁不可有御不審云々、攝政返事云、希有存命了、又御不例、尤歎思給云々、邦綱卿密々示云、新院御事御減之由、雖云々、全不然、大略一日之中、起居給事不過一時、御溫氣全不散、殆逐日弱了令見給者也、不可及外聞云々、又去比可有還御古京之議粗出來、隆季時忠等相議、被仰遣禪門之許之處、尤可然、但於老法師者、不可參御共云々、人々忽以興違、其後都以停止了、大嘗會事、日來延引之由、相存之處、禪門被申云、何故不被行哉、太以不得其

心ニ云々、此語自風聞、忽此議出來、凡万事非ニ言語之所レ及、只以レ目云々、又持ニ來女房若州返事狀一云、御所邊事、只同御事也、無ニ增減一云々、

傳聞、八條宮與ニ房覺僧正一依ニ愛童事一忽欲レ有ニ鬪諍事一云々、折節尤不ニ便〔宜〕一、不ニ落居一事歟、或云、件童、行乘僧都童云々、

今日、大將室有ニ溫氣ニ云々、不レ得ニ其心一、此日、新院御新孔雀經法結願、（二七日、禎善僧正、於ニ東寺一始レ之、）被レ仰ニ勸賞ニ了云云、

十三日、癸巳〔天〕陰雨降、此日、大將室至ニ申刻ニ（先々午終發也、）無ニ其氣一、仍驗者（一昨日同僧也、）給レ祿、牛一頭、幷單重（加ニ表着小褂等一）、又相具小僧一人云々、（同給ニ單重一）僧退出之後又發了、一昨日同事云云、後聞昨日溫氣未レ散、大略無ニ更發一、不斷事歟、而無ニ左右ニ給ニ纏頭一、太奇異云々、

十四日、甲午〔天〕陰、時々晴又雨下、光長稱レ參ニ福原ニ來、院御惱事、可レ問ニ女房ニ之由仰レ之、又攝政瘧病平愈、神妙之由、可ニ傳申ニ旨同仰レ之、午刻、法性寺座主來、被レ示下可レ〔被〕ニ籠居ニ之間事上、雖ニ制止一、頗無ニ承引ニ歟、只生涯無益之由也、邦綱卿送レ札云、大甞會猶延引之由、被レ仰レ之了、明年可レ被レ行云々、是期日近々、造作不レ可レ叶之故也、人々所ニ定申ニ如レ此云々、又新院御不豫、聊似レ有レ減、但御溫氣未レ散云々、又攝政瘧病、春寛令レ祈ニ落之一、而不レ蒙レ賞之由、大以腹立云々、

十五日、乙未〔天〕晴、時々雨下、大將室自ニ一昨日一溫氣未レ醒云々、仍於レ今者非ニ瘧病之儀一、邪氣歟、腹病歟、未レ決云々、

十六日、丙申天晴、女房參ニ女院御方一、季經朝臣來談、昨日時々雨下、

十七日、丁酉〔天〕晴、定能卿室、去夜產了、其後聊不快云云、仍遣ニ使者ニ問レ之、無ニ殊事一、但定能卿入產了云々、典藥頭定成來、問ニ病子細一、自ニ今日一、女院御方被レ始ニ大般若讀經一、

十八日、戊戌〔天〕晴、院主典代來、催ニ大將方ニ云、來廿三日、於ニ法勝寺ニ爲ニ御祈一、可レ有ニ藥師經千僧御讀經一、可レ調ニ進經卷一、又可ニ參入ニ云々、以ニ隆信朝臣一、問ニ俊成入道所惱一、又〔同〕院藏人來、催ニ余分經廿卷一、今日及レ晚雨下、今日以ニ陰陽權助濟憲一問ニ福原方角事一、申ニ可レ有レ憚之由一、

十九日、己亥〔天〕晴、大將室今日溫氣散了云々、禪門今日被レ參ニ嚴嶋ニ了、自レ彼可レ被レ詣ニ宇佐ニ云々、

廿日、庚子、雨下、大將室俄煩胷、殆及危急、然而卽復例了云々、疑邪氣所爲歟、邦綱卿送札云、新院御溫、自去七月十一日、于今未令散給、又昌雲僧正依持病發動、此五六日不奉祈云々、又云、禪門明曉去十八日文也、仍十九日進發歟、可被參嚴嶋云々、召主税頭定長、問所勞之間事、入夜民部卿資長來、爲訪大將室病、自日野只今出洛云々、余依疾隔障子謁之、爲方違、參御堂御所、依脚氣用輿、竊下乘入之、雖無禮、病無(氣イ)餝餚、爲之如何、

廿一日、辛丑、〔天〕晴、早旦歸家、自今旦大將病惱、及(及カ)巳刻疱瘡出遍身云々、仍召主税頭定長女、醫博士經基等、令見之、共申疱瘡之由、俗云ヘナモ云々、

廿二日、壬寅、雨下、今日物忌也、大將溫氣猶不散、其瘡多出云、

廿三日、癸卯、〔天〕晴、物忌也、寫靈山院横川額、遣申請上人許、件額權大納言筆也、而其板破損、其字消滅、修造彼堂之間、爲打改新造額板、相副本所送也、事依善事、扶病下筆、本額雖字消、大途見其體、仍一塵不違點畫寫之、以至愚之暗質、寫先賢之遺跡、一ハ可悦、一ハ可恐、仍仰僧令全八字文、殊不動明王等、抑件額寫本、素所相持也、伊房筆、便宜人寫取云々、而校正本之處、相違太多、仍新寫留草了、

大將今日頗有增云々、仍修鬼氣祭、又行仁王講等、

廿四日、甲辰、〔天〕晴、入夜雨下、此日於法勝寺被行千僧御讀經、觀音經、新院御祈也、

〔廿五日、乙巳、雨下、經家朝臣來、語福原事等、昨日所上洛云々、新院御不豫、同樣御云々、〕

〔廿六日、丙午、雨下、大將疱瘡出調了、溫氣散了云々、爲悦不少、其室赤痢病、猶不快云々、

廿七日、丁未、〔天〕晴、或人云、今年成菩提院御念佛退轉、禪門講不可有之由云々、偏被領天狗了、不能左右了、

〔廿八日、戊申、天晴、〕

廿九日、己酉、〔天〕晴、未刻、頭辨經房朝臣來、日者爲行千僧事上洛、明後日二日、又可參福原離宮、適向京都、爭不參哉、且爲承御不例子細可參也云々、以基輔朝臣傳示之、答、只今可謁之由、但所惱之間、不耐出簾外、唯隔物乍臥可令申也、兼又光盛申著儒事、可申沙汰之由、仰付之頭辨、又云、備後

御領事、責取國司廳宣了、近日被止奏事、於事雖不得便宜、相構所申沙汰也、國司頻所濫、然而令申給旨有理、仍所被責者也、今度參上之時奏事之由、書副院宣可進、且所告申也云々者、件所最少所、雖不及執申、隆季所爲奇怪、仍訴申御沙汰次第、殊恐畏申、又私芳恩尤難謝申、就中境節如此事、不及沙汰之比也、殊悅思之由返答了、小時余於西面出居謁〔云〕、隔母屋簾、余着小直衣寄臥也、先余示所勞子細、經房大有驚之〔氣〕色、又問遷都事、答云、福原如只今者離宮也、明後年可被造八省云々、今年五節以前、可被造皇居、是禪門私造作也、彼人移徙之後、可被借召之儀云々、卽件離宮之傍、占置八省之地、幷可立要須之所司之跡等、此離宮卽可用內裏、於大內者不可移建云々、件指圖、源納言造進之、堀川納言又加潤色云々、凡此儀不能左右、非言語之所及歟、大嘗會事、先度有沙汰延引、今又俄有此儀、又延引之子細、如何之由、問之、答云、先今月朔比以別當時忠卿被仰下云、於御前仰之、猶今年可被行大嘗會也、仍可被造營內裏、其間事、早〔々〕可令申沙汰者、爰經房乍恐申子細云、大禮今年被遂、是正禮也、而先日有沙汰延引、今追期日之後、忽有此儀、恐神事懈怠之因緣歟、何況造內裏之條方角禁忌如何、延曆十三年、自長岡京被遷平安城之時、被犯王相方、十月有遷都、而此京當北方、仍謂犯之、以此例不可有〔方〕忌之由、有儀定歟、倩見沙汰次第、頗背違彼例、故何者、彼者自延曆十二年有其沙汰、內裏造畢、人家過半移住、同十三年十月遷幸之後、公事併於新都被行之、偏是遷都之儀也、於今度者、六月二日卒爾遷幸、彼時不被仰遷都之由、是一、其後雖有可被遷都之議、其地度々未定、當時御所、未被定可爲帝都之由、已似離宮、是二、舊都人屋一人未移住、諸公事併於彼都行之、是三、以此等之儀、比延曆例、敢以不符合、至不被避方忌之一事、被追用件例、道理不叶歟、加之、彼延曆例者移徙也、不可同犯土歟、又自長岡京當北之條、未被打丈尺、旁貽疑殆者也、且被尋問陰陽道輩、且被仰合有識卿相、尤宜歟、其議一決之後、可被仰一定歟、言上子細、雖有甚恐、爲後沙汰所執奏也者、時忠云、不可有方忌之由、賴業眞人所申也云々、爰新院御定云、周公營洛邑、無方

忌二之由一、令二稱申一云々、忽以二漢家攝籙之例一、難レ比二
本朝帝王之儀一歟、經房申旨、一々有二其謂一、早以二此
等之趣一、可レ相二觸攝政一者、朗參二攝政第一申二此旨一、被
レ申下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之由上、歸參奏二此趣一、左大臣閣下、
左大將都督、堀川納言等許、可レ召レ之、不レ可レ及レ廣
〔云々〕、仍各催申之處、閤下無二御參一、自餘四人參入、去
十二日於二院殿上一會議、先レ是、去八日於二脇陣一召二陰
陽師泰親朝臣、季弘朝臣等也、在憲遲參、幷兩大外記大夫史等一、內々尋二問
此事一、先方角事問二泰親一、泰親申云、先日議定之時不二
參會一、雖レ不レ承二子細一、於二犯土作事一者、尤可レ被レ忌、勿
論事也、但爲二禪門之沙汰一、被レ造二可レ然之舍屋一、彼人
移徙之後、被二借召一、被レ用二皇居一可レ宜、公家之沙汰一
切不レ可レ然者、以二此趣一問二季弘一、〔定時〕、先日議定時申二不レ可レ有レ憚之
由一也、者季弘申云、移徙犯土可レ同之由存レ之、而延暦已
有二移徙一、今度犯土何事〔之〕有哉旨所レ存也云々、爰
泰親大怒作レ色云、汝受二誰人訓說一仕公哉、太奇怪也
云々、季弘卷レ舌無二申旨一、只申下可レ從二爻申狀一之由上、
初爲レ諛二時議一、以二詐僞一奏レ君、今被二糺決一之日、爰詞
從二爻命一、誠是謀計之由、不忠之臣也、人以謂レ可レ取二
召怠狀一、衆庶莫レ不レ惡二季弘一云々、次問二齋場所事

〔於〕泰親一、申云忌正方也、仍不レ可レ有レ憚、次問二大嘗
會之事一、又申云先例不レ忌二方角一也云々、次問二大禮
事於兩大外記、大夫、史等一、先賴業申云、大事不二再
擧一、先度有二延引之沙汰一、更又有二此儀一、非レ無二事之
憚一、猶可レ被二延引一者、師尙申云、孝謙天皇、於二離
宮一有二大嘗會一、任二彼例一今年於二離宮一被レ行、何事
之有哉、隆職申云、期日已迫、次第神事可二遲々一歟、
今年被二遂行一者、爲レ守二式文一也、而日來無二沙汰一、
今月以後有二沙汰一者、還違二式文一歟、猶於レ今者、明
年可レ宜者、同九日、在憲朝臣參上、申云、泰親申牒狀
尤不レ可レ有二異議一、抑福原者、自二舊都一當二申方角一、仍
非二正方一、無レ妨二于造二齋場所一云々、兼又先日議定之
場、於二方角事一者、一切不レ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別當卿
有二其仰一、仍呑レ舌退出了、以二季弘申狀一被二據用一之
間、成レ恐之處、今又有二此議一、素勿論不レ足レ言事也云
云、以二此等之趣一、去十二日被レ仰二人々一、忠親卿發語
云、方角事、陰陽之兩儒申旨無レ異、餘人不レ能レ加レ詞、
大犯事、於二離宮一被レ行、〔何〕事之有哉、但皇居爲二禪
門之沙汰一、雖レ可レ被レ造、其所未二出來一、遮大嘗會事、
有二沙汰一之條如何、被レ造二齋場所一、又以不レ可レ然、此

條何樣可候哉云々、隆季云、已爲朝家大事、難申左右、可在勅定、(人以謂、有樣頗惡氣歟、)左大將、同忠親卿、左大臣、申云、次第神事懈怠有不法之事歟、於今者延引可宜、若必今年可被遂之由、有靈告者、非此限云云、奏此趣之處、可延引之由、被仰下了、次第如此云々、余雖不候會議之場、事爲重事、仍以奉行職事御狀、具注之、爲備後鑒也、經房又云、昨日參詣十ヶ所、其次見廻洛陽、一切未荒廢、恐遂可還此都歟云々、季長朝臣歸自福原、入夜來示攝政邦綱卿等返報、新院御惱、殊事不御云々、女房返札云、〔々〕自來月可聞食御藥歟、〔又可〕有御灸治云々、又季長云、逢大夫史隆職之次、語云、近日天下暗然、余可內覽之由、有內議歟云々、此事不可然々々々、

九月〔大〕

〔一日、庚戌雨下、〕

〔二日、辛亥天晴、申刻、覺知僧正來談法文、〕

三日、壬子陰晴不定、申刻以後雨下、主稅頭定長、持來醫方抄一帖、(卽定長抄之、與齋門之書也、)爲一見所尋召也、此次問所勞事、〔申云、脚氣之上氣病之所致歟、委思慮可令申云々、〕傳聞、熊野權別當湛增謀叛、燒拂其弟湛(朝イ)覺城、及所領之人家數千宇、鹿瀨以南併掠領了、行明同意云々、此事去月中旬比事云々、又傳聞、謀叛賊義朝子、年來在配所伊豆國、而近日事凶惡、去比凌礫新司之先使、(時忠卿知行之國也、)凡伊豆、駿河、兩國押領了、又爲義息、一兩年來住熊野邊、而去五月亂逆之刻、赴坂東方了與力、彼義朝子大略企謀叛歟、宛如將門云々、凡去年十一月以後、天下不靜、是則偏以亂刑、欲鎭海內之間、夷戎之類不怖其威勢、動起暴虐之心、將來又不可鎭得事歟、依大亂、得國家之主、必以仁惠服遠者也、今則刑戮猥、而仁義永癈、天下之災、殊擧足可待、不必只以十念〔之〕功力生九品之上刹、庶幾只在期南無安養敎主、阿彌陀如來莫誤來迎引攝誓、忝身仕朝廷而幾年、丹府雖思社稷、纏宿疲而多日、黃泉只在〔旦〕暮、現卽憑春日之明神、當恐仰西方之敎主、佛神合力、現當成願而已、

〔四日、癸丑天晴、〕

〔五日、甲寅天晴、定能卿來談、〕

〔六日、乙卯、天晴、爲二方違一、參二宿女院御堂一〕
七日、丙辰、〔天〕晴、早旦女院渡二御御堂一、爲下訪二余所惱一
給上也、余依二行歩不通一、不レ能二出仕一、仍所二渡御一也、
女院還御之後、余歸宅、〔主稅頭定長來、余疾疑二逆氣
之病一、持二來病患論一、其說二余病一作、仍注二進其藥方
等一〕
八日、丁巳、天晴、請二佛嚴聖人一受レ戒、自二今日夕一始二念
佛一之故也、是恒例所作也、雖二所勞殊重一、此願不レ可
レ退、仍枉所レ始也、凡今般之疾勝二於先々一、內心極弱非
レ無二其恐一、入レ夜始所作、股膝不レ叶レ心、行歩如二不通一、
左右手健冷、又快難レ動、仍不レ能レ用二念珠一、只焚レ香
知二數遍一、依二聖人敎一也、又曰威儀之中、行住坐皆以不
レ可レ叶、仍偏以臥也、是又依二疾重一、聖人許レ之故也、
凡今度念誦須二延引一、萬人制レ之、然而多年之病疾、餘
命在二旦暮一、若不レ遂二此行一終レ命者、奈二後悔一何、仍强
所二始終一也、自二邦綱卿之許一、已賜レ地了、可二請取一之
由、示送者也、
九日、戊午、〔天〕晴、節供如レ常、陪膳季長朝臣、自二福原一
光長注申云、新都兩度小火事（去月廿八日僧房、去五日盜倭倉、）之外、無二
別事一候、新院殊有二御減一云々、天下之幸也、安藝御
幸十二日延引、十月許云々、未レ聞二定說一、禪門十二日
又被レ參二安藝一云々、關東有二反逆之聞一、去五日大外
記大夫史等、依レ召參レ院有二評議一、可二追討一之由、頭辨
宣下、左大將被レ成二官符一、維盛、忠度、知度等、來廿二
日可二下向一云々、但群賊纔五百騎許、官兵二千餘騎、
已及二合戰一、凶賊等逃二入山中一了之由、昨日（六日也、）飛脚
到來云々、然者大將軍等發向、若有レ後二于事一歟云
云者、（已上光長札、）〔今日念佛僅貳萬餘遍、所惱之間、每事不
法爲願不レ少、然而强レ疾修二念佛一、在二定知見者一歟、〕
〔十日、己未、入レ夜風吹、今日所レ修六萬遍許歟、〕
十一日、庚申、自レ夜雨降下、去八日所レ遣二福原一之返札等
持來、經房朝臣注送云、新院御惱、每日更發事雖レ不
レ御、御溫氣未レ散云々、又關東事、（加二光長申狀一、）又云、五節未
役五人之中、被レ催二左大將右衞門督一云々、（先日來臨之時、右大將旁一兩イ難レ獻之由遮示付了、仍不二此旨一歟、）大夫史隆職、注送宣旨如レ此、
治承四年九月五日　宣旨、　左大將、（左中辨、）
〔左中辨、〕
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忽相二語凶徒凶黨一、欲レ虜二掠
當國隣國一云々、叛逆之至、旣絕二常篇一、〔宜〕令下
右近衞權少將平維盛朝臣、薩摩守同忠度朝臣、參

河守同知度等、追中討被賴朝、及與力輩上、兼又東
海、東山、兩道堪二武勇一者、可レ令レ備二追討一、其中
拔下有二殊功一輩上、可レ加二不次賞一者、
傳聞、近曾爲レ追二討仲綱息、素住二關東一、云々、遣二武士等、大庭三郎景親云々、是禪門私所レ遣也、而件仲綱息逃二脱奥州方一了、然之間忽賴朝
之逆亂出來、仍合戰之間、逐二籠賴朝等於筥根山一了、
因レ茲被二追落一之由風聞歟、而其後上總國住人、介八
郎廣常、并足利太郎藏利綱子云々、等餘力、其外隣國有勢之者
等、多以與力、還欲下殺二景親等一了上之由、去夜飛脚到
來、事及二大事一云々、但實否難レ知、如レ此事、浮說端
多歟、禪門來十二日可レ參二勢州一、又新院來廿一二日之
間、同可二詣給一云々、又熊野湛增、猶事二惡逆一、別當範
智與力了云々、
十二日、辛酉、〔雨下、定能卿來、余依二念誦之間一不レ謁
レ之、來十八日參二福原一、今者、指公事之外、不レ可レ還二
故京一云々、〕後聞、禪門安藝詣延引云々、
十三日、壬戌、朝間小雨、午後晴、筑前守貞俊來云、罷二入
東國追討使之中一、來廿二日可二發向一云々、信濃國已
與力了云々、入レ夜基輔還レ自二福原一、示二人々報旨
等一、

〔十四日、癸亥、天晴、〕
十五日、甲子、天晴、今日早旦、女院渡二御最勝金剛院一、依二
故御前御忌日一也、年來於二御所一所レ被レ行〔也〕、自今
以後、於二御堂一可レ被レ行云々、事了入レ夜還御、又例年
自二今夕一、被レ始二三七日懺法一、而今年無レ故延引、未
レ得二其心一、恒例被二定置一事、輙不レ可レ被二進退一事歟、
今日戌刻、余念佛結願畢、七ケ日之間、滿二三十萬遍一
了、所惱無レ術、仍反數不レ幾、〔又心神散亂、遺恨多端
歟、然而扶二厚疾一強修レ之、三寶必々可レ有二知見一者
歟、〕又每夜轉二讀法華經一卷一、自二八日一到二今日一、滿二
一部一、是同恒例之勤也、秉燭以前偏念佛、仍不レ能レ讀二
數部一也、〔今曉女房夢、〕
十六日、乙丑、〔天〕晴、自二今夜一、又居二物付一渡二邪氣一、依二
所勞殊無レ術也、知康法師來、今日女院密々御灸治云
々、
〔十七日、丙寅、天晴、〕
〔十八日、丁卯、天晴、召二春寬一令二讀經一、日來渡二大將室邪
氣一、明日可二追物一云々、〕
十九日、戊辰、雨降、召二施藥院使賴基一、示二合療治事一、廿一
日可レ加二灸治一之由令レ申、但件男所勞無レ術云々、

氣力衰損、不能參上歟、憲基定成之間、可賜之由、申院了、而否未來、憲基藝州御幸御共云々、定成定上洛歟、傳聞、筑紫又有叛逆之者、禪門私遣追討使了云々、又熊野事、追日熾盛、然而、未及其沙汰云云、

廿日、己巳雨下、右大將遣馬於少將維盛朝臣之許、(在福原、使內舍人式房、)依下向追討使也、〔今日大風、〕

廿一日、庚午〔天〕晴、召知康法師、覺蓮、加灸治、(卅餘所、)依所勞危急也、定成、憲基、雖申院未來、自明日入土用、待彼等者不可叶、仍付右京所召知康也、(給絲長絹三疋、雖少、依爲常事也、)今日、上皇御參藝州云々、

廿二日、辛未晴、傳聞、東國事追日其勢及數萬、當時七八ヶ國掠領了云々、

廿三日、壬申〔天〕晴、右少將維盛朝臣已下、追討關東凶賊之使等入洛、(一昨日出福原、昨日宿小屋、今日入故京、)來廿七八日之間可有首途、但以一昨日爲出門、爲吉日之故云云、傳聞、高倉宮、及賴政入道等、去朝(朝カ)比經駿河國、猶向奧方之由、有彼人々告札云々、件狀披露世間、奇異之又奇怪、無物取喩、彼宮子稱三宮、有幼少之人云々、若以件宮稱父宮歟、將又天狗之所爲歟、雖虛誕一旦如此之披露、未曾有事也、是則禪門失人望之間、於事爲彼欲表凶瑞、天下之士女閭巷、成奇怪之風聞者也、伯州莊園、停廢宣旨到來云々、(四ヶ所云々、)

〔廿四日、癸酉雨下、〕

〔廿五日、甲戌〕

廿六日、乙亥〔天〕晴、大夫史隆職宿禰來、只今自福原所入洛也云々、明日爲參定考、〔所上洛〕云々、入夜定能卿來、示五節之要事、

廿七日、丙子〔天〕晴、未刻、左大將參女院御方、以基輔示云、承御不例六借御之由、先所參此御方也、只〔今〕可參其御所、若中間申候歟云々、報云、雖有渡御、更不可及見參、所勞殊無術、適御上洛不見參、尤遺恨者、重示云、於此御所申案內、猶似無便、參中門邊、可承御有樣云々、努力々々不可被光臨之由、重再三制之、是則所惱眞實無術、面謁不可叶、又始被立過、空不對面者、事似無義、仍強制之、右大將於女院御方謁之、數刻被候云々、入夜依召、乍乘手輿、參女院御方、有被仰事等、即以歸來、今日申刻、源中納言被來、日來在福

原、爲余所觸訪、去夜上洛云々、隔簾謁之、

廿八日、丁丑天晴、傳聞、山大衆蜂起云々、酉刻、大夫史隆職來、召簾前仰雜事、〔新都之間事、委細有相語事等、不能具記、〕昨日定考、今日新年穀奉幣、共以延引、諸國不濟料米及幣料等之故也云々、

廿九日、戊寅〔天〕晴、今曉、追討使等發向〔了〕云々、

〔卅日、己卯天晴、〕

〔治承四年冬〕　〔歲次庚子〕

十月〔小〕

〔一日、庚辰雨下、定能卿來、只今下向福原云々、〕

二日、辛巳雨下、或人云、上皇昨日御下向云々、或又僻事云々、又傳聞、〔去月晦比、〕熊野湛增之舘、其弟湛覺攻戰、相互死者多、未落〔候〕云々、又近江國住人之中、有被召之者、相禦之間、度々合戰云々、凡近日在々所々、莫不乖背、以武治天下之世、豈以可然哉、誠亂代之至也、

三日、壬午〔陰〕時々微雨、入夜、大夫史隆職來、只今參向新都云々、自今夜、女院御方被始行御懺法、恒例九月十五日被始、今年延引也、傳聞、熊野合戰謬說云々、又傳聞、關東事已及大事、

〔四日、癸未天晴、〕

〔五日、甲申天晴、〕

六日、乙酉陰晴不定、入夜左衛門權佐光長來、明曉參新都云々、召簾前、仰所惱子細可披露之由、〕後聞、今日新院自嚴嶋還御云々、

七日、丙戌〔天〕晴、賴輔入道、基輔朝臣等、參福原、爲令見給地也、以政朝臣參上、申梅宮社司奏狀可付職事之由、載三ケ條事、依炎旱被行御卜之處、卜申神社〔祟〕之由、依當其方角、可注申神事違例之由、去七月被宣下、即注進此事等、于今無沙汰、仍重所申云々、仰可付光長之由了、

八日、丁亥〔天〕晴、入夜傳聞、高倉宮必定現存、去七月下着伊豆國云々、當時御座甲斐國、仲綱已下相具祗候云々、但不能取信、凡權勢之人、依遷都事、失人望之間、如此之浮說流言、不可勝計歟、誠不便事歟、

九日、戊子〔天晴、入夜爲冬節、參宿女院御方、〕後聞、去六日禪門參嚴嶋并宇佐宮等云々、

〔十日、己丑天晴、聽聞御懺法之後、及午後退出、〕

〔十一日、庚寅天晴、聽聞御懺法、〕

十二日、辛卯、〔天〕晴、今日逐邪氣、明日滿四七日、仍縮一日、今日所追也、

十三日、壬辰、〔陰〕、頼輔入道、基輔等自福原歸來、給地猶未定、仍不能打定云々、

〔十四日、癸巳〕

〔十五日、甲午〕

〔十六日、乙未〕

十七日、丙申、〔天〕晴、傳聞、追討使於遠江國、爲彼國住人被射危云々、後聞謬說云々、

十八日、丁酉、〔天〕晴、酉刻、右中辨兼光來、召前談世上事等、下向維摩會、明後日可歸參福原云々、一乘院法印被勤他寺探題、所作優美、萬人莫不拭感淚云々、又衆徒有申長者事、其趣、勅勘之僧綱已下、可被免之由也、又兼光語云、去八月新院御祈爲行御神樂、參賀茂社之次、神主重保相語云、去比通夜寶前、眠歟非眠歟之間、御寶殿震動、于時故法性寺殿、正束帶御坐寶殿傍、又歎息而曰、無由遷都之有天、如此久寶殿モ令搖動給也トテ、事外思食歎タリト、見了覺了云々、此事實可恐事歟、又〔語〕云、五節臨時祭等之間、有種々難義等、可被問人々云々、又云、新院御不例雖有少減、未令復尋常給云々、又又余所悩子細示聞了、良久退出、

十九日、戊戌、〔天〕陰雨下、或人云、高倉宮被誅伐之由猶有疑、其故ハ、菅冠者ト云〔冠〕男、年來參彼宮、住吉邊居住、宮渡御三井寺之後、〔白地〕參入、依非武勇之者、即欲退出之間忽逃去、不慮之外奉相具、向南都之間、於路被伐了、件男年齡卌餘歲、容貌非醜、頗以優美、彈和琴吹橫笛云々、稱被誅戮之由宮ハ若此人歟云々、件男參彼宮之由、世人遍不知之、被殺害之由、又以日來不風吹、此間知此子細之輩謳歌云々、但宮若現存者、爭數月之間、其實不風聞哉、猶不被信受事也、

廿日、己亥、〔天〕陰雨下、傳聞、延曆寺衆徒、熾盛蜂起、以奏狀付職事了、是可止遷都之由也、若無裁許者、可押領山城近江兩國之由、成支度之由云々、今日申刻、大藏大輔泰茂來、召前問天變及新都作事之間事、申云、此間天變少々所見也、就中去九日流星殊重云々、但不見給候、福原之司天等所見也云々、又新都作事、竹柱之外一切不可候、爲他人之沙汰條、猶不打任事也、如法爲私沙

汰一造畢之後借召者、不レ可レ有レ憚、凡作事指圖以下用途等、一事已上爲二御沙汰一、只假以二他人一爲レ名之條、偏似レ謀レ神、矯餝之沙汰也云々、此事猶召二在憲泰親等一、可二尋問一也、今夕定能卿入京云々、

廿一日、庚子〔天〕晴未刻、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隔二障子一謁レ之、依二所勞猶不一レ快也、語云、去八日攝政上表、候二其席一、其後暫經二廻新都一、去十六日歸洛、大乘會事、可二奉行一也云々、又語云、候二福原一之間、有下被二尋問一事上、在憲泰親等朝臣、爭二申御方違之間事一云々、其趣、泰親申云、雖二大將軍方之內一、一所不レ留二御四十五日一者、其忌可レ浮、仍可レ有二御方違一、且是例也、在憲申云、以レ宿下不レ當二禁忌一之方上、所レ謂方違也、於二同大將軍方內一者、雖レ替所、其忌不レ可レ浮、其理不レ當、其例不レ聞、未曾有事也云々、者召二兩方勘文一、可レ決二羣議一之由、令レ申了云々、余案二此事一、在憲申狀有レ理、泰親申狀、偏諛二時議一歟、可レ謂二不忠一、申刻、南方有二火事一、頻雖二騷動一、卽打滅了、此間二位中將來、依二物騷一不二對面一、今日早旦、定能卿息兵衞佐親能來、只今爲二方違一、相二具父卿一向二大原一云々、

〔廿二日、辛丑〕天晴、定能來、明後日可二下向一云々、今日有二吉夢一〕

廿三日、壬寅〔天〕晴、早旦、頭辨經房、送レ書問二新嘗會、及賀茂臨時祭之間事一、其狀如レ此、

新嘗會、幷賀茂臨時祭之間事、

一新嘗會事

右五節豐明節會等於二此都一可レ被レ行、而新嘗祭依レ無二其所一、於二本京神祇官一可レ被レ行レ之、辰日節會小忌、卿相已下輙難二參會一歟、何樣可レ被二進退一哉、兼又供二曉膳一了之後、采女參內可レ奏二事由一、以二參著日一可レ爲二其期一歟、

一臨時祭事、

右任二先例一、以二式日酉日一、雖レ可レ被二發遣一、行程不レ可レ叶歟、未日發遣、以二酉日一可レ被レ當二參着日一歟、兼又還立御神樂、有二先例一、雖レ經二日數一、以二歸參日一可レ被レ行歟、若又准二石淸水之例一、於二社頭一可レ被レ行歟、

以二前條々一、早可下令二計言上一給上者、攝政殿御消息如レ此、以二此趣一可下令二申上一給上、經房恐惶頓首謹言、

十月二十二日　　左中辨經房上、

進上　伯耆守殿、

逐言上、
大外記賴業、師尙等申狀、進ニ上之一、御覽之後、可下令ニ返上一給上候、爲下行ニ大乘會一日他昇上候上也、事次候者、可下令ニ計披露一給上候、經房謹言、
〔外記例、可レ續ニ加之一、〕以ニ基輔一、返事答ニ自レ是可レ申之由一了、〔定能來、明曉又可ニ下向一云々、〕
廿四日、癸卯、〔天〕晴、今日女房參ニ女院御方一、此日御懺法結願也、中御門大納言、右大將之外、上達部不レ參云云、今日、法勝寺大乘會始云々、頭辨經房行レ之、
廿五日、甲辰、天晴、先日經房所ニ尋問一之兩條、注ニ折帋一遣レ之、其狀如レ此、
新嘗會事、
卯日曉膳以後、辰日節會以前、推ニ其行程一、〔定〕難ニ參會一歟、任ニ師尙勘申一、於ニ上卿辨一者、待ニ曉膳一、祗ニ候祭奠之庭一、至ニ參議少納言一者、供ニ夕膳一豫參ニ宴會之席一云、後云是禮儀共以不レ可レ失、尤可レ被ニ據用一歟、合卜之輩相分着ニ小忌一之條、雖レ似レ有レ便、於レ禮乖レ理、何況如ニ賴業申狀一者、聖代已貽ニ違例之文一、當時爭追ニ失儀之跡一、論ニ道理一不レ當、謂ニ先規一難レ用、旁以不レ可レ然歟、抑以ニ采女歸參之日一爲ニ其期一之條、非ニ愚意之所一レ及、辰日歸參可ニ相叶一者、上卿以下又有ニ何煩一哉、不レ可レ及ニ他議一、件條依レ難レ叶、忽此沙汰出來歟、然者節會及ニ巳午日一歟、大嘗會之外、未曾有之例也、一切不レ可レ有ニ延引之儀一、彼采女縱雖レ不レ參ニ會於宴會一者、辰日必可レ被レ行也、
加茂臨時祭事、
未日立レ使、酉日參レ社、行程之所レ及、更以無ニ異儀一歟、御神樂事忽改ニ還立之名一、被レ准ニ他社之例一、雖レ有下變ニ流例一之難上、非レ無ニ專敬神之誠一歟、何況以ニ歸參日一被レ行ニ神宴一者、支干相違之條、頗神事違例歟、准ニ石清水之例一、於ニ社頭一被レ行ニ御神樂一、旁可レ叶ニ時議一歟、
今夕爲ニ方違一、參ニ宿女院御方一、
廿六日、乙巳、〔天〕晴、午後歸宅、稱ニ頭辨他行之由一、昨日之使者歸來、仍又遣了、〔隆信來、〕
廿七日、丙午、〔天〕陰、入レ夜雨下、早旦頭辨返事到來、以ニ此旨一可ニ奏聞一云々、昨日祈年穀奉幣之間、返事遲々云々、〔今日物忌也、〕
廿八日、丁未、自レ夜雨下、午後陰晴不レ定、大乘會結願也、

延暦寺衆徒、訴二遷都一奏狀、披見之處、頗優美、所レ申得二道理一之故歟、左中將淸通、今夜初參進二名簿一、

廿九日、戊申天晴、傳聞、坂東逆賊黨類、餘勢及二數萬一、追討使尫弱無レ極云々、誠我朝滅盡之期也、可レ悲々々、未刻許、俄天陰、大雨大風雷鳴、是天變歟、可レ恐々々、

十一月

一日、己酉〔天〕晴、傳聞、追討使維盛朝臣已下、被二追歸一了、已欲レ赴二近江地一之間、山僧可二相禦一之由風聞、仍更向二伊勢地一了云々、凡逆黨之餘勢、不レ知二幾万騎一、東山東海之諸國、併以與力、官軍之勢、本五千餘騎、被二追落一之間、僅不レ過二三四百騎一云々、凡不レ能二左右一、往昔以來、追討使空被二追返一之例、未二曾聞一事也、於レ今者、重不レ及二相防一歟、依二人之惡逆一、上皇令レ懸二其餘殃一歟、誠可レ悲事也、佛天定有二冥助一歟、所レ憑只是許歟、山僧又成二種々之支度一云々、又聞、熊野湛增彌乘レ勝云々、鎭西謀叛之者、又以不レ能二征伐一、積惡之所レ令レ然、感果時至歟、不レ與二其惡一之病士、只所レ仰二三寶神明之護持一也、

今日依二火事之虛聞一、頗騷動、遂以無實、余爲レ治レ風焚レ桑灸レ之、其煙遙及、出レ自二他屋之上一云々、因レ之見者雖レ驚、敢不二動搖一、存二此子細一之故也、

二日、庚戌〔天〕晴、主稅頭定長來、今日經房朝臣許送二書札一、報云、今日參二結政一、可レ見二官奏之文一、明曉籠レ夜可レ參二新都一云々、後聞、今日未刻、入道相國歸來云云、

三日、辛亥〔天〕晴、邦綱卿示送云、新院御不豫、猶以不レ快云々、經房朝臣、日來在レ京、今曉下向了、余以二消息一、所勞之子細示付了、爲レ令二披露一也、右近府廳頭淸景來云、來十三日可レ有レ旬之由、自二外記一所二相觸一也、舞樂有無不審云々、答云、不レ可レ有歟、但可レ問二外記一者、

四日、壬子〔天〕晴、傳聞、追討使不レ向二伊勢一、只忠淸許赴二伊勢一了、他人可二入京一云々、

五日、癸丑〔天〕晴、傳聞、前將軍宗盛、可レ有二遷都一之由、示二禪門一云々、不二承引一之間、及二口論一、人以驚レ耳云々、又傳聞、追討使等、今日及二晩景一入レ京、知度先入、僅廿餘騎、維盛追入、又不レ過二十騎一云々、先去月十六日、着二駿河國高橋宿一、先レ是彼國目代、及有

勢武勇之輩、三千餘騎、寄二甲斐武田城一之間、皆悉被二伐取一了、目代以下八十餘人切レ頸懸二路頭一云々、同十七日朝、自二武田方一以二使者一、相二副消息一送二維盛舘一、其狀云、年來雖レ有二見參之志一、于レ今未レ遂二其思一、幸爲二宣旨使一、有二御下向一、雖レ須二參上一、程遠隔二一日一云々、路嶮、輙難レ參、又渡御可レ有レ煩、仍於二浮嶋原一、甲斐與二駿河一之間廣野云々、相互行向、欲レ遂二見參一云々、忠淸見レ之大怒、使者二人切レ頸了、同十八日、富士川邊搆二假屋一、明曉十九日、可二寄攻一之支度也、而之間、計二官軍勢一之處、彼是相並四千餘騎、作二平定陣議定一已了、各休息之間、官兵之方數百騎、忽以降落、向二敵軍城一了、無レ力二于拘留一、所レ殘之勢、僅不レ及二一二千騎一、武田方四萬餘云々、依レ不レ可レ及二敵對一、竊以引退、是則忠淸之謀略也、於二維盛一者、敢無下可二引退一之心上云々、而忠淸立二次第之理一、再三致訓、士卒之輩、多以同レ之、仍不レ能二默止一、自レ赴二京洛一以來、軍兵之氣力、併以衰損、適所レ殘之輩、過半逐電、凡事之次第非二直也事一云々、今日着二勢多一、先以二使者一馬允滿季、示二子細於禪門一、禪門大怒云、承二追討使一之日、奉二命於君一了、縱雖レ曝二骸於敵軍一、豈爲レ耻哉、未レ聞下承二追討使一之勇士、徒赴二歸路一事上、若入二京洛一、誰人可レ合レ眼哉、不覺之耻貽レ家、尾籠之名留レ世歟、早自レ路可レ隋レ趾也、更不レ可レ入レ京云々、然而竊入レ洛、寄二宿檢非違使忠綱之宅一云々、於二知度一者、先以入レ洛、在二禪門之八條家一云々、大略以二傳說一記レ之、定有二遺漏一歟、但是供二奉軍陣一之輩說也、子細雖レ多、難レ及二短毫一者也、

六日、甲寅、〔天〕晴、自二福原一或人示送云、重可レ遣二追討使一、敎盛、經盛等之子息云々、豈叶二事之要一哉、世上之嘲、只在二此事一云々、〔實嚴闍梨來、〕

七日、乙卯、〔天〕晴、法性寺座主來、自二十一日一可レ籠二居善峯寺邊一云々、今日、姬君習二心經、及眞言少々一、於二件法眼一、雖二八專間一強不レ憚レ之、且先規存之故也、

八日、丙辰、〔天〕陰雨降、物忌也、入レ夜、右近府持二來句番奏簡一、大將加二名字一返給了、傳聞、可レ有二還都一之由、雖レ被レ仰二山僧等一、忽不レ可レ然、大略被二誘仰一之體也、始終不レ可レ叶事歟、又前大將、並敎盛卿等、自可レ赴云云、凡遠江以東十五ヶ國與力、至二于草木一、莫レ不レ靡云々、

〔九日、丁巳、天晴、〕

十日、戊午、〔天〕晴、爲二方違一、參二女院御所一、今夜遣二福原一

之使歸來、歸都事、頗有二沙汰一云々、

十一日、己未〔天〕晴、宗雅來云、還都事可レ被レ令レ問二人人一之由、重衡朝臣所二示送一也云々、此日、遷二奉新造入道相國家、於二此第一可レ被レ行二五節一、仍所二新造一云々、

十二日、庚申〔天〕晴、入レ夜左中將清通朝臣來、隔レ簾謁レ之、今日、右大將可レ參、帳臺御出、〔杯〕童女御覽等之由、頭弁以二消息一送二基輔朝臣之許一催レ之、大將自書二請文一、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了、傳聞、關東逆黨、已來三及美乃國一云々、仍先爲レ伐二美乃源氏一、遣二禪門私郎從等一、其後可レ被レ遣二追討使一云々、

十三日、辛酉〔天〕陰、或人云、決定可レ有二歸都事一云々、爲レ悅不レ少、但凶黨不レ可レ依二此還御一歟如何々々、此日、於二福原離宮新造皇居一、被レ行二萬機旬一云々、上卿左大臣、出居左中將泰通朝臣不レ待二內侍出一昇殿、希代事歟、是左大臣命云々、可レ奇々々、

十四日、壬戌〔天〕陰雨下、此日欲レ參二福原一之處、可レ有二歸都一之由、一定已了云々、仍爲レ聞二慥說一、暫以遲留、入レ夜人傳云、還都事、雖レ有二沙汰一、殆以後〔乎〕、于レ今定日不レ聞云々、仍明曉可二首途一也、昨日旬御鎰奏之外、被レ止二番奏庭立奏等一云々、

十五日、癸亥天晴、大將相共辰刻出レ京、余烏帽狩衣直衣也、大將水干袴、共人七八人許、或車或馬、侍五六人、隨身等相從、又女房車一兩也、巳刻乘レ船、十餘町棹下之間、自二福原一飛脚到來、持三來書札一、披見之處、大將殿御下向、隨二重令レ申可レ候也、縱雖下出二途中一給上、必々可二令レ留給一、於二子細一ハ追可レ申云々者、是禪門命也、雖レ不レ知二子細一、無二左右一歸了、近日之事、萬事非レ無二不審一、何況縱橫之浮說、不レ可二勝計一、雖レ然天下之大事、不レ可二默止一、仍强レ病豫參、且是爲レ恐三憚時議一也、而自レ彼已被レ止二參入一、此上何故可レ企二推參一哉、仍以歸宅、牛馬皆返遣了、以レ輿赴二歸途一、大將暫騎レ馬、其後用レ輿、于レ時未刻、經家基輔兩人爲二新昇殿之者一、仍必可レ候二五節一之上、不參之子細爲レ令二申披一、所レ令レ參也、於二大將一者、可レ參二帳臺試及童女御覽一之由、蒙レ催領狀、而無音不參之條、人以成レ言歟、今依二此告一自レ路罷歸之由、可二披露一之旨仰含了、

十六日、甲子〔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依二脚病一不レ能レ拜之間、自二河原一進發、又以二貯劔一腰一、奉三納春日御社一、去十三日付二覺乘得業一了、依二吉日一今日所レ令レ進也、又女房相二具姬君一、參二詣吉田社一、余有二祈願旨一、祇園等一、定能卿五節之間雜事、今日沙汰送

了、先日打出幷借物等遣了、巳刻自福原重脚力到來、昨日被示不可參之由、全非他事、依女院御不豫、幷余所勞、存無心之由、被止云々、又云、來二十五六日之間、可有歸都、五節於彼新都可被行、申刻、靜賢法印、來語賴輔入道宅云、去十四日出福原、彼時遷都事猶未定云々、時忠不甘心之故云々、

十七日、乙丑〔天〕晴、傳聞、美濃源氏等、皆悉與力凶賊等、美濃尾張兩國併伐取了云々、又聞、熊野權別當湛增、令進其息僧、仍有宥免云々、又鎭西之賊、（菊地權守、）無指故恩免云々、關東聞此等之子細者、彌察武勇之柔弱歟、

十八日、丙寅〔天〕晴、今曉有最上之吉夢、自今日七ヶ日精進、可奉轉讀般若心經三千卷、（太神宮、賀茂、春日、各千卷、法樂、）是皆依靈夢所始也、邦綱卿送書云、一日還御事、返々神妙、此都大風、凡無物于取喩、人家多以破損、因之禪門被優（憂カ）申御風病歟云々、又示曰、大將殿還都之日、於鳥羽之邊可奉待行幸云々、此日物忌也、

十九日、丁卯〔天〕晴、物忌也、傳聞、還都、來二十六日御出門、來月二日可有御入洛之由被仰、延曆寺衆徒大悅、始種々御祈等云々、今夜余夢天下動靜事、吉凶未決、或人云、東亂及近江國云々、

廿日、戊辰〔天〕晴、右中辨兼光來談、還都之間沙汰起、事子細惟多、不遑記錄、

廿一日、己巳〔天〕晴、閭巷云、近江國又以屬逆賊了、前幕下之郎從、下向伊勢國之間、於勢多、及野地等之邊、昨今兩日之間、十餘人梟首了、其中有飛驒守景家（彼家後見、有勢武勇者也、）姪男、被伐了云々、甲賀入道、（年來住彼國、源氏之一族云々、）幷山下兵衞尉（同源氏云々、）等、爲張本云々、未刻自福原人告云、還都被縮畢、來廿三日出門、廿四日著寺江、廿五日着木津殿、廿六日御入洛、必定了云々、愚案、若可有還都者、日來之間、早々可有也、以官軍於近江伊勢兩國可相禦也、而一切無追討使之沙汰、敵軍已充滿隣國之刻、忽以還都、豈叶物議哉、莫言之々々、自今日三ヶ日、賀茂春日兩社奉幣帛、仍修祓、

廿二日、庚午〔天〕陰雨下、傳聞、自關東稱一院第三親王（被伐害也、）宣、可誅伐清盛法師、東海、東山、北陸道等武士、可與力之由、付彼國々、又給三井寺衆徒云

云、其狀、前伊豆寺仲綱奉云々、是等疑詐僞事歟、今日修レ祓、〔如二昨日一〕

廿三日、辛未〔天〕晴、入レ夜雨下、今日修レ祓如二昨日一、申刻人傳云、去夜、手嶋藏人某、（元祇二候三條宮一、近年夙二夜禪門、幷幕下邊一、）放二火福原人宅一、逐電向二東國一了云々、又聞、近江國併一統了、水海東西船等、悉付二東岸一、又以二雜船筏等一、渡二勢多浮橋一了、凡北陸道運上物、悉以點取了、大津之邊人家騷逃、凡皷動無レ極云々、三宮御二坐遠江橋下宿一、頼朝等在二美濃尾張之境一、先以二美濃近江等國人之勢一可レ推二入大津及山科邊一、以二三井寺一可二先陣一、隨レ形可レ寄二宿法勝寺、及大內等一云々、於レ今者、勿論猶以無二追討使之沙汰一、福原之邊ハ氣色自若、敢無二驚之色一、偏以醉鄉、適所在之武士、此兩三日之間爲レ出二立追討使事一、各賜二身暇一、下二向本國一、福原之勢僅一二千騎云々、大略運報盡了期歟、新院御惱危急云々、入レ夜下人云、歸都停止了、明曉故進レ人可レ聞二眞僞一也、傳聞、山與二三井寺一有二鬪諍一、依二其事一延曆寺可レ燒二園城寺一云々、後聞、宮頼朝等在二駿河國一云々、宮ハ不審物也、

廿四日、壬申〔天〕陰、傳聞、還都必定了、昨日御出門、今日着二御寺江一、明日渡二御木津殿一、明後日早旦御入洛云々、依二近江騷動一、還都可レ有二猶豫一之由、雖二其議出來一、猶一定了、法皇禪門同可レ有二上洛一、一人不レ可レ殘二福原一云々、今日泰親朝臣來、依二先日召一也、去今月之間、天變十餘度、其內禪門前將軍等、必定可レ有レ事、又天下可レ有二大葬送一云々、莫レ言云々、

廿五日、癸酉〔天〕晴風吹、此日、女房及姬君、參二詣賀茂社一、境節依二無骨一、能忍之召人、車侍男共、兩三人在レ共、無二出車一、又不レ褁レ幣、且依二夢想一所レ參也、今曉又爲レ余有二最吉夢一、來月可レ有二吉慶一之由也、余去十八日精進潔齋、至二昨日一七ケ日之間、轉二讀般若心經三千卷一、結願之夜有二此夢一、仰而可レ取レ信者也、今日佛嚴聖人來、日來密々件僧祈下可レ有二還都一之由上、已成就、太以有二喜悅之色一、入レ夜光長來、五節之間、實家卿蒙下可レ參二童女御覽一之催上、直衣出衣參上之間、依レ未レ被レ聽二直衣一、被二追歸一了、職事未練之所レ致歟、尤不便云云、又帳臺試攝政被レ出、日來領狀、左大臣、右大將、時忠等也、而左大臣俄故障、右大將自レ路歸了、仍被レ召二加實守通親一也、左大將雖レ蒙レ催、素稱レ病不レ參云々、今夕行幸御幸、共着二御木津殿一云々、傳聞、近江勢非

幾云々、又北陸道頗有反氣云々、〔御逗留三嶋江之邊、今日入夜可有入御云々、〕

廿六日、甲戌、晴、早旦人告云、昨日大風之間、雜船多以入海、仍不着御木津殿、御逗留三嶋江之邊、今日入夜可有入御云々、午刻、藏人兼時送使者云、行幸已過御相撲辻、今暫而可着御草津、云々、仍右大將着束帶、如常蒔繪螺鈿劍、平胡籙、紺地平緒、同參上、于時申終、隨身不給染分袴、只例褐襖袴也、上﨟者崩木、如恒、白晝行幸、雖須給染分袴、朽葉、事體不能正禮儀、還似守株、仍夜陰之儀、攝政隨身又同云々、依先日之催、欲參會鳥羽之處、行幸早成、仍於七條朱雀辻、參會供奉、日未沉西山、着御五條第、邦綱卿家、供奉公卿、成範、時忠等許也、無公卿將、左大將不參、仍右大將稱警、少將有房役劍璽、中將一人不候歟、尤不便、行幸之體太以輕云々、右大將退出之便參新院、懸老懸、但卷纓如元、謁女房及邦綱卿等云々、余問御惱之安否於女房、傳大將也、歸來示報云、逐日有御增云々、余依疾不參上也、院入夜御入洛、御賴盛卿六波羅第、號池殿、法皇未刻許入洛、御故內大臣六波羅第、號泉殿、武士數十騎、路之間奉圍繞云々、去六月二日、忽然而遷都於攝州福原之別業、神不降福、人皆稱禍、依彼不可、致此災異、所謂天變地夭之難、旱水風虫之損、嚴神靈社之怪、關東鎭西之亂等是也、而依神明三寶之冥助、今有此還都、一天之下、四海之中、王侯、卿相、緇素、貴賤、道俗、男女、老少、都鄙、莫不歡娛、此事誠是散衆庶之怨、協萬民之望者也、抑禪門相國、忽變中心之懇志、聖主仙院、各歸上都之宮闕、人雖有悅色、世還成奇思歟、但如云々說者、有條々由緒歟、先關東之謀叛、縡起自遷都云、何者、禁因法皇、刑罰重臣、洛都占狹少之地、民人懷莫大之愁、皆雖假名於勅宣、其實只任雅意、此等之子細、逆心已炳焉、早達遠境之聞、各集近國之兵、伐亡平家之盛勢、欲起源氏之絕跡云々、是則去歲僭上之咎、今年遷都之徵也、君王若歸帝都者、賊徒何亡民烟哉、是一、次台嶽之衆徒、上度々之奏狀、達面々之欝憤、是則依近都之便、占深山之居、各結方丈之草菴、互學圓頓之花文、然間依遷都事、無人于歸依、偏失活命之計、已爲離山之基云々、所申非無理、尤是可裁許、是二、次新院御惱、逐日有增、於邊土之行宮、若大漸之事出來者、欲遺終身之恨、枉可有歸都

之由、院宣及再三、不能默止云々、是三、次禪門深悔
積惡之重、爲謝神明之心、此儀出來云々、是四、依如
此等之由來、忽不慮之還都、是天下之所謳歌、強非
浮言歟、仍粗錄子細而已、愚意案、此事天地之變異
四裒之天殃、何必依遷都、只惡逆之所令然也、若
猶不〔委〕政於公者、定無還都之詮者歟、莫言莫
言、〔今夜爲方違、參宿女院御所、〕
廿七日、乙亥、〔天〕晴、申刻歸家、以基輔問新院御惱
事於近臣女房、逐日有御增云々、今日園城寺僧綱
十餘人、依召參、上皇有被尋仰事、若同意關東
之由有風聞歟、邦綱卿示送云、〔山〕大衆之中、於堂
衆者併與近州之賊黨了、勿論之次第也云々、
廿八日、丙子、〔天〕晴、實嚴阿闍梨來、明日可始修愛染
王護摩之事、具示含了、今日使大膳權大夫泰親朝
臣如法修泰山府君祭、依無物、賜龜甲地螺鈿鞍
一懸、爲祭物、依夢想事也、仰長光入道令草都
狀、(書イ)以基輔朝臣爲使、余精進潔齋、泰山府君咒誦
一萬遍、又着衣冠降庭拜之、亥刻、基輔歸來云、泰
親殊致信心、奉祈請之由令申云々、必可有御
夢想之事歟云々、傳聞、來月二日可遣追討使於江
州云々、又若狹國經盛知掌吏務、有勢之在廳、與力近州
了云々、
廿九日、丁丑、〔天〕晴、午刻、頭弁經房朝臣送書云、東國
逆亂事可被豫議、相扶所勞可參、新院御氣色云
云、依疾不能參入之由令申了、於今者可被議
何事哉、太無所據、只早々可被遣追討使也、
申刻、大外記賴業來、依物忌不謁、先日所進借
之帝王略論五卷返給了、賴業申云、明日可被行仁
王會、來月二日可被發遣廿二社幣、以殿上人可
爲使云々、入夜人傳、近江國武士數千騎、自今日
申刻許打入三井寺云々、依此事、六波羅八條等
邊、武士騷動、京中物忩無極云々、入夜時降雨、
卅日、戊寅、陰晴不定、午後小雨、傳聞、昨日近州之武
士等不及數萬、(以イ)只船六艘着西岸、少々打入寺中、
僧徒等問子細、爲點定船來之由、返答云々、惣
其勢百騎許之中、於半分者點取船等、歸着東岸
了、殘五十騎許、着船於前岸、猶留居西岸云々、且
爲點定船等、且爲令伺事體所來歟、今日京中
頗靜云々、酉刻、定能卿來、談句五節等之間事、又天
下怖畏事、誠萬人不遁之恐歟、人傳云、甲賀入道無

左右欲打入之處、甲斐武田迯入云、暫不可寄攻、我可行向、侍具可寄也、無勢被追歸者、可有後悔云々、仍爲相具彼、暫遲々云々、謂甲賀入道者、義兼法師也、刑部丞義光之末葉云々、

〔治承四年冬下〕

十二月〔小〕

一日、己卯〔天〕晴、早旦光長告送云、今夕可有行幸、右大將可令供奉者、出立之間、巳刻示延引之由、又午刻使者走來云、猶有行幸云々、然間、酉刻許、一定延引之由、重告示、如反掌、不知由緒、入夜人傳曰、伊賀國有云平田入道者、（俗名家繼、故家定法師男、定能兄云々、）伴法師寄攻近州、伐手嶋冠者、（[illegible]顯郎從、相井十六人梟首、二人搦得云々、）又追落甲賀入道（義兼法師也、）城了云々、

二日、庚辰〔天〕晴、辰刻、追討使下向、近江道方、知盛卿爲大將軍、其外一族輩數輩相伴、憖交名可尋記、信兼盛澄等、同以向云々、伊賀道、少將資盛爲大將軍、前筑前守貞能相具云々、伊勢道、即國司清綱行向云云、今日逆亂御祈、被發遣十六社奉幣使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卿云々、後聞、依使不足、被立十三社、云々、使皆殿上人也、行事弁兼光勤荷使云々、依使沙汰、及丑刻被發遣、未曾有事也、自今夜始祈二壇、（不空羂索、毘沙門、）

三日、辛巳〔天〕晴、今曉、最勝最上吉夢、傳聞、今曉近州逆賊引栖逐電、到美濃燒邊、仍官軍勢多野地等在家數千宇、放火追攻云々、終日之間餘熘猶不盡云々、美濃源氏等五千餘騎、出向柏原（近江國之邊）云々、官兵近江道伊賀道相並、京下之勢三千餘騎云々、又人云、奈良大衆熾盛蜂起、人不知何事、境節尤奇怪事歟、山大衆三方相分了云々、（一分座主方大衆、與力官兵、一分七宮方大衆不與兩方、一分堂衆之黨、與力近州云々、）越後城太郎助永、於甲斐信濃兩國者、不交他人、一身可攻落之由、令申請云々、又上野常陸等之邊、乖頼朝之輩出來云々、依遷都之騷、凶賊等頗勢衰者歟、但如此之傳聞、多是虛詐也、難存實說歟、或人云、去晦日院殿上定、左大辨長方奉宥法皇、可被召返松殿之由、再三令申、人々更以不同之云々、長方猶公人也、不諛時勢吐直言、感而有餘、誠是諫諍之臣也、可謂直可謂直、

四日、壬午〔天〕晴、申刻、大外記頼業來、酉刻、大夫史隆職來、各召簾前仰雜事、（頼業退下之後、召隆職、）其云、去月晦日、

於院殿上、被議關東亂逆事之間、左大臣、被定申可改元之由、因之忽其沙汰出來、今月一日申刻、今夕可有改元定之由宣下、而官外記相共改元可有猶豫之由奏聞、外記申云、踐祚明年被改元、恒例也、當年改元之例、平城之初大同是也、彼爲不吉、何況天慶將門之時無改元、彼已爲吉例、又二日可被遣追討使云々、改年號之翌日被行凶事、其理可然哉云々者、官中云、改元者兼日仰儒士召勘文、有議定、而當日申刻初宣下、未聞如此率爾之儀、加之二日可被成追討使官符、凡改元之後政始以前、難被行如此之事、就中於追討凶徒之沙汰哉、云彼云是、旁不叶物議者歟云々、仍爲行隆奉行被仰合禪門、禪門申云、素可有改元之由、全不計申、只左大臣被申此旨之由、承許也、左右難定申、但如承者、官外記申狀、其理可然云々、仍忽然而停止了、頼業云、昔將門謀叛之時、爲八幡大菩薩御使、社（社イ）士一人降自天、來將門之前、件男眼色青云々、稱授朕位之由、因茲起謀叛之心云々、先年語此事於信西、信西云、有亡國之夭者降自天下云文、將門不知歟云云、又云、將門者有帝者之運者也、而尊意贈僧正調伏之法驗不默止、雖得將門之首、依降伏有王者之運者、尊意又經五ケ日夭亡云々、又云、關東縱雖被征伐、謀叛之儀不可絶、必猶有大事歟、人之氣色太惡成了云々、隆職云、去月上旬之比、依時忠卿申狀、以權右中辨光雅爲推問使、可被遣美濃國之由、沙汰出來、卽爲彼卿奉行、被召仰光雅了、光雅退出之後、平辭退之、替被召仰笇博士廣房、廣房參禪門申子細、禪門稱不知之由、仍又停止云云、又云、還都依彼卿抑留、暫以猶豫云々、人傳云、江州武士等併落了、三分之二、與力官軍了、其殘引籠城云々、又聞、奧州戎狄秀平、依禪門之命、可奉伐賴朝之由、進〔請〕文了云々、但實否未聞、此日、右大將參御堂御八講結願、朝座終程參入、行香以後退出、長者已下公卿七人云々、

五日、癸未〔天〕晴、此日、雖可有臨時祭試樂、被停止了、素如此之時、不可思寄之儀也、傳聞、江州之勢加美濃源氏等之定、四千〔餘〕騎、官兵勢二千餘、今日矢合、明日可合戰云々、〔去夜或者夢云、自大唐、笠之緒樣々物彫付旗、數流付、同白色也、件笠自笠自南北サマヘ持向云々、余案之、爲藤氏之一門、全非可怖、其故、自南赴北笠、春日大明神爲護氏之人、令入洛給也、笠是三笠山之義也、爲平家頗不吉歟、其故、白旗入洛之條、非無其恐歟、今日余女房讚岐、令參春日了、是每年例事也、去月八日欲參、而聊依有夢想事、今日所令參也、又心經

十二卷、今日於二御社一奉二供養一、同每年事也、每月朔日所書之經、若心經復一卷、歲末奉二供養一也、武士等自二路次一、不レ令三往二還雜人一云々、然而依二宿願有一レ限、猶以令二首途一了、」明後日七日、可レ參二賀茂臨時祭一之由、催二右大將一、申二可レ參之狀一〔了〕、

六日、甲申〔天〕晴、申刻定能卿來、酉刻全玄僧正來、談二法性寺座主籠居之間事一、又云、彼法眼可レ被レ任二大僧都一之由所レ存也、而無二種字一、全玄、僧正欲二辭申一、以後被レ任二大僧都一、爲二自他(白地カ)一尤可レ宜云々、余答下爲二本意一之由上、但此事、示二合彼法眼一、可二左右一也、此僧正只今非二師弟之儀一、得二其讓一之條如何、頗以不二相應一事歟、故法印最忠以二明雲賞讓一叙レ之、時人爲レ難、彼已爲二師弟一、況非二師弟一哉、尤可レ有二用心一事歟、但近代如レ此事、無二其沙汰一之世也、爲レ之如何、抑今曉、前源中納言雅賴卿家、有二狼藉事一云々、不レ知二此由一、今旦送レ札、及二午後一報札到來、粗載二此由一、不レ能二爵念一、遣二使者一問二子細一、入レ夜使皈來云、納言被レ申云、先賜二御使一畏申、狼藉之次第、凡不レ能二是非一、今朝天已欲レ曙之程、靑侍走來云、讚岐少將殿御參、被レ申下可二見參一之由上云々、即着二衣裳一、欲レ出二客亭一之間、勇士兩三人、稱二得タリオウ一、即走二來眼前一、已欲二搦捕一、凡前後不覺、言語道斷、正ク雖レ不レ及レ觸レ手、大略如二圍繞一、在二近邊一、此間又他勇士等昇二堂上一、剝二取女房等衣裳一、偏如二追捕一、小時時實少將入來、制二止狼藉一、其時勇士等退散、希有免二虎口一、問二由緒於時實朝臣一、答云、次官親能ト申者、候二此殿一之由有レ聞、依レ有下可レ被二尋問一之事上、所レ被レ召也、早可下令二召進一給上者、爰雅賴申云、此事極安事也、只可二召進一之由蒙レ仰、何不二召進一哉、所二遁申一之時、可レ及二苛責一、無二左右一顯二恥辱一之條、不レ能二左右一、件男去夜爲二宿直一入來、定候歟者、時實云、早可レ被二召出一者、即相尋之處、此夜半許白地出二門外一、其後于レ今不レ見云々、時實聞二此之由一、慥在二此殿一之由、前將軍所レ被レ聞也、猶可レ求云々、郎雖レ搜二求家中一、敢以不レ見、仍遣二勇士等於父廣季之許一、依二其身逃脫一、搦二得雜色一人一、郎以二此雜色一、可二尋出一之由、雖二推懸一、納言、父已現存之者也、全不レ可レ懸之由チ申テ不二受取一、其後熬率二武士等一、時實歸了、次第如レ此、是事先世之宿業也、猶可レ被レ付二使廳使一之由、有二風聞一、此上事左右只可レ任二宿運一、件次官凡被レ召之故者、自二幼稚之昔一被レ養二〔育〕相模國住人一、白二彼國一成人、然間依下近々與二謀叛之首賴朝一年來爲中知音上、依二此

事一、爲レ被レ尋二問子細一、所レ被レ召云々、已上雅頼報旨、凡世間濫吹狼藉、以レ辭不レ可レ演、以レ筆不レ可レ記、心浮之世也、此事爲二時忠卿奉行一云々、懸二件人之沙汰一事、人而莫レ不レ及二耻辱一、可レ彈レ指之世也、委趣非二短毫之所一レ及、依レ爲二希異之勝事一、錄二十分之一一而已、傳聞、近江國武士等三千餘騎、爲二官兵一僅二千騎許、被二追散一了云々、後聞、納言家狼藉事、非二使廳之沙汰一、只前幕下之下知云々、

七日、乙酉、〔天〕陰雪降、此日、加茂臨時祭也、去月式日、依二還都事一延引、未刻、右大將參內、自二去二日一被レ遣二追討使一〔之〕日也、禁裏爲二警固一云々、而不レ知二其由一、不レ具二弓箭一參內、見三傍輩取二寄壺弓等一云々、如レ此之時、近衛大將、檢非違使別當等、多用二平胡籙一云々、但又有二帶壺之例一、所存以レ之爲レ是、但猶可レ勘歟、依二降雪一、用二雨儀御裝束一、以二中門內一爲二使陪從座一云々、亥刻、庭座始、依二使遲參一也、右宰相中將通親朝臣爲レ使、舞人四位四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云々、有二三獻一、深夜深雪之間、公卿僅二人、寄二插頭花一、自餘殿上人取レ之云云、萬事無二禮儀一、鐘報之後、參二社頭一、翌日巳刻、有二還立御神樂一云々、

八日、丙戌、〔天〕晴、此日依二方違一、參二宿女院御所一、當二寢所艮方一、依レ〔可〕レ有二犯土一也、去月二十六日違二王相方一、冬至以後以レ北爲レ王、以レ艮爲レ相云々、節分同月二十七日爲二冬至一之故也、仍爲レ不レ滿二十五日一、又今日所レ違也、王相分別之方違事、諸人不二沙汰一歟、余以二今案一問二陰陽大允泰茂一、申二尤可レ然之由一、卽書二進子細一者也、全玄僧正以二基輔一有レ示事、無動寺之間事也、

九日、丁亥、〔天〕晴、早旦、法性寺座主遣レ札云、七宮依二無動寺凶徒事一、忽被レ登レ山了、件張本不レ能レ被二召出一、遂及二苛法之沙汰一〔者〕、七宮不レ可レ被二安堵一、然者又此山籠不レ可レ叶之次第也云々、又山門僧者登山、可レ祈二念追討使事一之由、有二職事御敎書一、然而件條爲二大綱事一者、一身雖レ不レ登、強不レ可レ及二別沙汰一也、忽出洛之條、所願相違、尤遺恨之由、所レ示送一也、仍以二使者一、觸二遣子細於邦綱卿許一、依レ候二新院御所一、不レ得レ謁、空以歸來、明日又可レ進也、定能示送云、法皇與二新院一御同宿、又人々可レ參入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定能在二其中一、靜賢法印以二御敎書一法皇〔奉〕奉書歟、催レ之、而問二日次一之處、十二日吉之由令レ申、又十一日癈務之由、在憲注申、爲レ之如何云々、答云、癈務日、院參不レ可レ憚歟者、傳

聞、延暦寺衆徒之中、凶悪之堂衆三四百人許、得山下兵衛尉義經（近江國逆賊之張本、甲斐入道與件義經一也、）語、以園城寺為城、六波羅可入夜打、又所進向近江國之官軍等、塞其後、自東西可攻落之由、成結構云々、因茲經雅朝臣、清房（禪門息、淡路守云々、）等、追可被遣云々、又興福寺衆徒、逐日蜂起、稱宮大衆云々、有云四郎房者、堪武勇之徒黨、及四百餘人、是為禪門之方人云々、而悪僧等數百人出來、拂件四郎房了、關東之賊徒攻來江州之時、自南京又可伐入洛中之由、成支度云々、此事不被信受歟、凡近日之事、併以非言語之所及、如此之亂、古今無比類者歟、入夜歸宅、傳聞、自去夜法皇與新院同居、有御面謁云云、

十日、（戊子）朝間晴、午後天陰風吹、早旦送使於邦綱卿許、示法眼登山之間事、即皈來云、全不可有御登山、御物籠之由、皆兼所申置也云々、又云、新院御不例於今者如待日、不及左右候云々、又云、只今自南都脚力到來、衆徒已欲入洛、終夜所走來也、大衆勢以外云々者、今旦為追討山悪僧等、官兵行向之間、於山科東邊、衆徒降合、已以合戰、未事切云々、及申刻、大衆等引退、籠城了云々、入夜自南都告送云、大衆雖蜂起、僧綱以下依加制止、和平了云云、來十八日荷前、廿日除目等、可參之由、催右大將、申所勞之由了、〔又云、新院御不例、於今者必如待日、不及左右候云々、〕

十一日、（己丑）雪白風寒、傳聞、昨日山僧與官兵合戰、兩方之勢各廿卅人許、堂衆方四人被梟首了、官兵十人許負手云々、堂衆等引籠山中了、或說、可籠三井寺云々、又聞、南都衆徒、依僧綱等之制止、一旦雖和平、始終不知云々、來十三日可參中宮行啓之由、催大將、依風病申其由了云々、

十二日、（庚寅）〔天〕晴、傳聞、昨日官兵等寄三井寺、（山堂衆自一昨日引籠也、）及夜漏合戰、堂衆勢少引退、向江州方了、官兵等燒拂三井寺近邊、幷寺中房舍少々、不及堂舍云々、官兵方七十餘人蒙疵云々、又聞、江州賊徒等勢甚強、忽不可落得云々、武田之黨、來住遠江、伐取參州了、美濃尾張、又素與力了云々、城太郎助永、已越信濃之由風聞、謬說云々、雪深而不可及人馬往還云々、又秀平可攻落〔之〕由、進請文之旨、有其聞、而行程之所推、其使不及歸參

之期一、疑レ爲レ勵二士卒之心一、頗有二虚聞一歟云々、〔中刻人傳云、〕南都衆徒、此兩三日不二蜂起一之處、俄自二昨日一以外興盛、催二末寺莊園之武士一、五大寺一等、今兩三日之間、可レ企二上洛一之由、議定已了云々、不レ能二左右一事歟、酉刻、定能卿來語云、可レ參二法皇御所一之人々、公卿親信、定能許也、殿上人只資時一人云々、成範卿可レ爲二執事院司一云々、昨日初參、今日又參二兩院一、自二彼所一來也云々、又云、一日臨時祭次第、每事不レ可レ說、凡古來未レ有二如レ此之例一、事而莫レ不二違例一、奉行職事親經、素存下可レ及二夜漏一之由上、奇異也云々、又攝政稱二物忌一不參云々、基輔語云、還立御神樂之間、依二所作陪從不足一、近衛召人奉二仕拍子一云々、又聞、官兵等伐二惡僧一之間、邦綱所二召仕一之入道法師、元木工允云々、爲レ營二重衡朝臣設事一、兼日行二向山科一、聞二重衡不レ向之由一、隱二居片岡之邊一、存二惡僧之由一梟首了、嗚呼第一事歟、

十三日、辛卯、〔天〕晴、南都衆徒、決定可二上洛一由、才夜半并今日、兩度有二告申事一云々、但實否難レ知、入レ夜、刑部卿賴輔朝臣來、數刻談語、傳聞、前右中辨親宗朝臣、與二賴朝一音信之由風聞、依二其事一可レ被二召問一云云、又諸卿除二左右大臣一之外、左大將已下、併被レ催下可レ進二武士一之由上云々、是等奇異之政也、時忠所二張行一云々、右大將漏二此列一、尤冥加也、資長、俊經等舊故之儒卿、預二此催一、實是未曾有之沙汰也、朝廷之輕忽、以二如レ此之事一可レ察歟、今夜、中宮自二內裏一行二啓新院宮一云々、新院此兩三日、聊雖レ有二御滅一、更無レ有二其憑一者歟、傳聞、前右中弁親宗、有下通二內事於賴朝一之風聞上、被レ召二問從者一字六郞、執二消息之筆一者也、之處、承伏了云云、

十四日、壬辰、〔天〕晴、酉刻、民部卿資長卿來、隔レ簾謁レ之、談二世上事一、歎息之外、無二他事一、傳聞、南都衆徒、十六日出門、十八日入洛、必定了云々、昨日以二所司一進二折帋一、其狀云、朝廷有下欲レ滅二法相宗佛法一之旨上、爲レ問二子細一、可レ遂二上洛一、奉二爲公家一、專不レ可レ無二思食一云々、此事不レ知二實否一、可レ尋レ之、又聞、山門凶徒、一旦雖レ被二追散一、猶結レ黨學徒多與力了、座主方大衆、追レ日減少、凶徒等聞二南都衆徒入京之日一、降レ自二西坂下一、自二南北一可レ寄二攻六波羅一云々、禪門前將軍等、氣力衰了、郎從等多以逃散、所レ殘又無二爭レ鋒之心一云々、閭巷云、近江官兵等、昨日矢合、又〔伊勢〕武士等、欲レ寄二攻美濃國一、

云々、今曉有二吉夢一、可レ信事歟、
十五日、癸巳、〔天〕晴、一昨日、知盛、資盛等、攻二戴城一、甲賀入道、並山下兵衛尉義經等、徒黨千餘騎、即時被二追落一了、二百餘人梟首、四十餘人捕得、所レ殘併追散了、件首中有二甲賀入道一云々、後聞無實、南都衆徒、雖二上洛議了一、凶徒僅五百人許、惣大衆等、依レ恐二當罰一、雖レ表二與力之由一、其實不二一揆一、況末寺莊園等、不レ及二催集一、又聞、江州被レ落之由、者旁不レ可レ及二忽之上洛一歟云々、大略隨二事之形勢一巧二謀叛一歟、太以有若レ亡、言語不レ及之次第也、但如レ此事、多有二虛聞一、難レ知二實說一歟、爲二左少弁行隆奉行一、女院御庄々、并余〔方〕領等、皆悉可三召二進武士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天慶例云々、是又人費民煩也、凡近日被レ行之事、一而莫レ不下亡二國家一之事上、可レ悲々々、尊勝念誦如レ常、
十六日、甲午、〔天〕晴大風、南都大衆、已入洛之由風聞、然而無二其實一、今日重官兵等、攻二近江山下城一云々、可レ參二十九日御佛名一由、催二大將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傳聞、禪門委二天下事於前幕下一了云々、
十七日、乙未、〔天〕晴風吹、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如レ例用二手輿一、松殿去夜歸京、被レ落二付其乳母大貳尼嵯峨亭一、暫以二彼所一可レ爲二居所一云々、
十八日、丙申、陰晴不レ定、此日物忌也、〔知詮阿闍梨來、語下爲レ余有二吉夢一之由、去十二日曉、傳聞、法皇可レ知二食天下〔之〕政一之由、禪門再三被レ申、初雖レ有二辭遁之御詞一、遂以御承諾、又讃岐美濃兩國、可レ爲二法皇之御分國一云々、今日獻二愚札於入道關白御許一云々、嵯峨邊、悅二入除洛之由一也、左中將淸通朝臣息給二女院一、仁安三年御給目之次、可レ敍二五位從上一之由、付二頭辨經房朝臣一所レ令レ申也、又自二女院一被レ觸二仰攝政一云々、晩頭、寺僧都覺尊被レ來、余依レ疾隔レ簾謁レ之、秉燭之後被レ歸了、依二南都衆徒事一、宇縣之邊、物騷之間、此由兩三日出洛之由、所レ令レ談也、
十九日、丁酉、〔天〕晴、物忌如二昨日一、傳聞、來廿五日、中宮可レ有二院號事一、廿六日故攝政殿姬君、顯輔卿外孫、蒙二准后宣旨一、即可レ有二入內一、中宮院號之後、可レ被レ常二住上皇宮一、仍無レ人二于同輿一之間、忽此沙汰出來、即可レ爲二中宮之養子一云々、又聞、南都衆無二始終一、大略源氏黨類少少與二力凶惡之輩一、雖レ然惣大衆加二制止一之間、和平云々、尾籠第一〔之〕事歟、又賴朝之勢十萬騎云々、三條宮在二坂東一之由、極謬說云々、又仲綱決定被レ伐了、

於平等院自害之輩、三人之中也、已上有安說、今日戌刻、大地震、右大將以消息付御監、申馬允申文於頭弁了、

廿日、戊戌〔天〕晴、早旦、犬咋入人足也、生足左カ仍自今日七ケ日、爲五體不具穢氣、女院御方令忌給、大將明日可院參之故也、今日又物忌也、今旦外記持來闕官帳、此次欲賜去春除目公卿給之處、依穢有憚、以不觸此穢之人、於門前忽書寫之、賜外記、式部分國給之、依當時不候也、此日京官除目初日也、執筆左大辨長方卿、

廿一日、己亥〔天〕晴、物忌如昨、今日申刻、右大將參新院、謁女房、問御惱之安否、遂日御增、於今者不能起揚給云々、卽參法皇御方、與新院同居、以定能卿入見參、依御所中間不參御前、次參中宮御方、時忠卿入見參云々、今日除目竟也、執筆同人云云、重家入道日來煩喉痺、自今日巳刻及獲麟、於今者、無覺悟之心云々、仍以使者問之、答不覺之由、今夜夜半許、重家入道入滅、尤足哀慟、重代相傳之上、頗有其志人也、卽遣使者問之、

廿二日、庚子天晴、今夜、一院御佛名、左大將已下、公卿十三人、殿上人廿八人參仕云々、傳聞、來廿五日遣官軍於南都、捕搦惡徒、燒拂房舍、可魔滅一宗云云、先今明之間、以大和河內等國人、守護道々、其後可被寄官兵云々、當我氏滅亡之時、受生之條、只可〔愧〕宿業者也、

廿三日、辛丑〔天〕晴、外記大夫師景參、召前問天變事、有大喪兵革等、尤可恐云々、件男志與小一條大將濟時卿自筆記三卷、天祿二年二卷、同三年下一卷、不慮所傳得也云云、來廿五日院號、幷准后等事、延引了云々、是依重家〔卿〕事、准后延引、隨而又院號、明春可被行云々、余以使者、無動寺七宮被辭退事、此法眼固辭寺務、仍必可被受取之由、示遣全玄僧正之許、是故上蓮院座主行玄門跡相承之所也、七宮暗被辭去、他人令補歟、爲門跡可爲遺恨、暫全玄知行之後、隨便此法眼被受取、次第神妙歟、仍殊所示遣也、報云、此事雖固辭、去十九日已被仰下了云々、尤悅思不少者也、明日新院御佛名之由、藏人來催、申所勞之由、今日、維盛朝臣爲副將軍、下向近江國云云、

廿四日、壬寅〔天〕晴、傳聞、甲賀入道、山下兵衛尉等、未被伐、籠山下城、又尾張美濃等武士、欲相加彼云

云、或不然云々、如此之說々、皆以相違、難信受事歟、明日被攻南都、必定云々、此日被發遣荷前使、先有定、元(此カ)日擬侍從定同被行、雖無大極殿、依爲代始、被行之云々、定能卿入夜來云、爲宇治使、欲向之處、武士充滿、有其恐、仍不遂前途、於河原遙拜云々、

廿五日、癸卯〔天〕晴、今日、藏人頭重衡朝臣、爲大將軍、爲追討南都惡徒下向、來廿八日可攻戰、今一兩日可經廻宇治云々、傳聞、美濃尾張武士等、早可被征伐之由、牒送官軍、而其勢不及敵對、故請被副下勇士、仍追被遣維盛朝臣、一昨日下向、云々、又聞、熊野別當以下、頗有反禪門之聞云々、後聞無實云々、今夕下名云々、

廿六日、甲辰雨下、未刻參女院御方、依行步不叶、用手輿、如例、亥刻歸宅、南京追討使、今日經廻宇縣云々、隆職注送下名聞書、殊事不見、穢限至于今日也、傳聞、一昨日、廿五日、山階寺別當僧正玄緣入滅、是大明神罰歟、但追討之前日遷化、幸運令然也、

廿七日、乙巳〔天〕晴、申刻、史持來尊勝寺灌頂、去十四日、圓宗寺法華會去十九日、等立紙、各書四半帋草子、僅五六丁也、其上裹帋押折之、此體先々未見、只如例書之、加禮帋所進也、今度之體、定有所習歟、且問史之處、申下不知子細之由、不足言歟、追撿是持來弁官之體也、於大臣者書縱帋云々、傳聞、自河內地方、被寄官兵之間、爲大衆被射危、三十餘人被射取了、其後被追歸了云々、宇治地官軍、今日發向、明旦可合戰云々、奈良勢六万騎許云々、但不知一定、今日、刑部卿賴輔朝臣來、尊忠僧都來、依念誦之間不謁之、或僧云、三條宮在吉野云々、樣々之風聞、實說不審歟、今日修祓沐浴、遙拜太神宮、春日等明神、

廿八日、丙午〔天〕晴、傳聞、去夜重衡朝臣寄南都、其勢依莫大、忽不能合戰云々、狛川原之邊在家併燒拂、或又欲燒光明山云々、主稅頭定長來、早旦遙拜如昨、

廿九日、丁未〔天〕晴、巳刻人告云、重衡朝臣征伐南都、只今歸洛云々、又人云、興福寺、東大寺已下、堂宇房舍、拂地燒失、於御社者免了云々、又惡徒三十餘人梟首之、其殘逃籠春日山云々、至于凶徒之被戮者、還爲御寺要事、七大寺已下、悉變灰燼之條、爲世爲民佛法王法滅盡了歟、凡非言語之所及、

非二筆端之可レ記、余聞二此事一、心神如レ屠、自レ昔天性之所レ稟、曾不レ惜二身命一、只欲レ不レ留二遺恨之名一、而去冬以後、取二諸身一極二生涯之怨一、當二此時一忽見二我氏之破滅一、以レ彼比レ之、敢不レ足レ爲レ喩、恨還爲レ悅者歟、凡佛寺堂舍雖レ滿二日域一、東大、興福、延暦、園城、以レ之爲レ宗、而於二天台之兩寺一者、度々遭二其災一、至二于南都之諸寺一、未レ曾二（○有恐脫）如レ此之事一、當二惡運之時一、顯二破滅之期一歟、誠是雖二時運之令レ然事一、當時之悲哀、甚三於喪二父母一、慭生而逢二此時一、宿業之程、來世又無レ憑歟、天下若有二落居之世一者、早可レ遂二山林之素懷一、臨終正念之宿願、一期之大要也、淳素之世、於レ今者難レ期二其時一歟、仰レ天而泣、伏レ地而哭、拭二數行之紅淚一、摧二五內之丹心一、言而有レ餘、記而無レ益、努力々々、申刻、光雅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關白拜禮問二大將之參否一、長者已不レ歎、此事存二恒例之儀一歟、凡不レ能二左右一、長者有二出仕一者、已次又可レ從レ彼歟、可レ悲、

余元正不レ可二出仕一之由、日來存レ之、彌以無二異議一者、猶々大佛再造立、何世何時哉、不レ異二會昌天子之跡一者歟、

右治承四年庚子秋冬此一帙墨付七拾八枚者以三縁院道敎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了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號玉葉爲后昆之摸範其末苗不讓他秘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巻第三十五終

玉葉　卷第三十六

（爲養和元年）
自治承五年正月
至同十二月

治承五年春夏

正月

一日、戊戌、晴、時々雪降、行步不レ堪之上、天下有二穢氣之疑一、仍無二四方拜事一、手水、（陪膳季長朝臣）、齒固如レ恒、早旦、余送二書於邦綱卿一曰、今日所々拜禮有無如何、天慶無二小朝拜、及節會之出御一、何况南都七大寺悉變二灰燼一、就レ中、東大寺事、公家專可二歎思食一、興福寺事、氏之大事也、云レ彼云レ是、尤可レ有二哭泣之禮一歟、但此之由、不レ可レ及二外聞一、內々所二聞達一者、及二申剋一、報札到來、曰、於二節會之御出、及小朝拜一者、不レ可レ候之由、被二仰下一了、攝政又不レ可レ被二出仕一、於二院拜禮一者未レ定云云、相次右中辨兼光朝臣、告下送不レ可レ有二拜禮一之狀上、今日、右大將不二出仕一、酉刻、藤宰相定能卿來、先レ是、右大辨重方朝臣、（下恐脫來字）不レ謁レ之、○臣今日、大將、侍從共來、後聞、停二止小朝拜、幷關白、兩院拜禮等一、節會無二出御一、內辨左大臣、外辨上左大將、返二給外任奏一之次、親經仰二左府一云、國栖幷立樂、可レ令二停止一者、左府仰二大外記賴業一了、外辨著座之間、內辨讓二左大將一退出、國栖歌笛共止レ之、御酒勅使家通、宣命使通親、帶二弓箭一輩、拜舞如レ例云々、

參入卿相、

大納言、

實定、（平胡簶、螺鈿釼）、實國、　宗家、

中納言、

兼雅、　忠親、　賴盛、　成範、

實家、（壺胡簶、螺鈿釼）、朝方、

參議、

家通、（常服、垂纓）、實守、（同二實家一）、實宗、同、

通親、（同二家通一）、

散三位、

賴實、（同二實家一）、

警固之間、被レ行二宴會一之例、天慶三年、平治二年等

也、撿二天慶吏部日記一曰、因二警固一、諸衞次官以上、帶二弓箭一、不レ用二杖檜一、但公卿兼二武官一者、依二常儀一云々者、此說之意、不レ帶二弓箭一歟、宴會已非二解陣一、武官何改二警固一哉、疑節會儀服異レ他、餝劍、魚袋難レ改歟、若又拜舞著座之間、可レ无二其便一之故歟、但縱雖レ不レ知二由緒一、如レ此事、偏可レ依二舊規一之處、平治之例、已乖二彼跡一、衞府公卿多帶二弓箭一、事物騷之間、恐不レ辨二舊例一、任レ意所レ爲歟、光賴卿獨爲二垂纓一云々、有識之人猶拔レ群歟、今般、大將若出仕者、可レ依二天慶例一之由、所存也、其故者、小野宮于レ時右大將、爲二內辨一之上、九條殿、衞府督、交二夕辨之中一、共是公事之精微、人臣之規模也、所爲之間、推難處、失儀者歟、通親、家通存二此例一歟、抑、南京諸寺燒失事、悲歎之至、取レ喩無レ物、御寺已化二灰燼一、氏人存而無レ益、可レ弃二俗塵一者此時也、猶纏二世路一、未レ交二山林一、悲哉々々、東大寺者、我朝第一之伽藍、異域无類之精舍也、今當二亂逆之世一、忽顯二魔滅之期一歟、天然之理、人力何爲レ然、而當時之哀慟、不レ可二默止一、愚慮之所レ覃、須レ有二廢朝之儀一歟、朝廷之人、敢不レ存二此儀一歟、將又恐二時勢一、專不レ能二諷言一歟、緯已希代、哭泣之禮、又可レ超二過常篇一者歟、遂口其儀者、奈二後鑒一、後聞、中御門大納言來、卽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余卽不レ聞レ之、不レ可レ說々々々、

二日、己酉天晴、手水、齒固、如二昨日一、頭辨經房朝臣、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左少辨行隆等來、各不レ謁レ之、上官列參□時、今物忌也、

三日、庚戌天晴、手水、齒固、如二昨日一、五位藏人親經、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卿來、余依レ疾不レ謁レ之、右大將依二御寺事一、元三之間、不レ可レ令二出仕一之由存レ之、而長者今日被二出仕一云々、區々末生、其禮不レ可レ過二長者一、還有レ恐歟、仍及レ晚出行、一員三人、前駈六人、隨身如レ常、共殿上人基輔朝臣、先參內、於二陣中一帶二弓箭一參上、攝政相共候二鬼間一云々、內裏近邊有二火事一、去四五町云々、然而、無レ程消了、攝政雜談移レ刻云々、彼殿退出之後、大將參院、法皇、上皇、中宮、三所同居、先參二上皇御方一、謁二女房一、問二御惱安否一、御減之由風聞、世間無レ極謬說也、追日弱令レ成給、次參二中宮一、於二殿上邊一謁二女房一、次參二法皇一、以二藏人一申入、退出、先來二余第一、卽歸二參女院一了、出レ自二內裏一、卽垂纓、撤二弓箭一、公卿於二他所一不レ作二衞府故實一云々、今日、大將帶二蒔繪劍一、壺胡籙、御堂之餘流、元三日帶二螺鈿劍一之由、人皆所レ知也、而

厳暦之中、或用㆓蒔繪㆒、爲㆓一說㆒之由、有㆓所見㆒、即彼殿、時々令㆑帶㆓蒔繪㆒給也、雖㆑然、此說非、普通大將、須㆑用㆓螺鈿㆒也、而依㆓警固㆒、可㆑帶㆓弓箭㆒之處、螺鈿劍、帶㆓壺胡籙㆒之條、理不㆑可㆑然、延久御讓位、經信匡房等記、具所㆑見也、平治亂逆、警固之時、人々多螺鈿劍、壺胡籙也、近例雖㆑存、不㆑足㆑爲㆑證、仍付㆑劍者、可㆑帶㆓平胡籙㆒也、雖㆑然、家已有㆘用㆓蒔繪㆒之說㆖、當㆓此時㆒、尤可㆑用㆓彼說㆒也、加之、八省中院等行幸之外、雖㆓大將㆒、臨時警固之時可㆑用㆑壺也、雷鳴陣則如㆑此、而寬德警固之間、臨時祭左大將敎通、帶㆓平胡籙㆒、誠雖㆑可㆑爲㆑證、猶似㆑無㆓其謂㆒、仍去年臨時祭、大將用㆓壺胡籙㆒了、且依㆑存㆓此等之儀㆒、隨㆑宜帶㆓蒔繪劍㆒、不㆑知㆓故實㆒之輩、加㆓謬難㆒、敢不㆑爲㆑苦耳、爲㆓後鑒㆒、粗錄㆓子細㆒者也、大外記師尙來、語㆓男共㆒云、東大寺、南大門許燒失、大佛殿免㆓餘焰㆒畢云々、後聞太謬說也、

四日、辛亥、天晴、傳聞、東大寺大佛殿、猶燒失了云々、入㆑夜定能卿來云、以㆓中御門大納言行幸賞㆒、去治承元年、八幡、賀茂、行幸行事賞也、讓㆓與之㆒、欲㆑申㆓一階㆒、三品也、可㆑傳㆓示攝政㆒者、亥刻、參㆓女院御方㆒、依㆓吉日㆒、相㆓扶所勞㆒、入㆑夜所㆓參入㆒也、

五日、壬子、天晴、未刻、外記持㆓來十年勞帳㆒、此日敍位儀也、攝政直廬之儀、執筆左大辨長方卿云々、申刻、左少辨行隆、以㆓書狀㆒、問㆓御齋會講筵事㆒、其狀云、

八省御齋會講筵事、不㆑可㆑被㆑用㆓東大興福兩寺僧㆒候、今以㆓延曆寺僧㆒可㆑被㆓始行㆒候歟、又可㆓延引㆒候歟、御計可㆑候之由、　攝政殿御消息所㆑候也、以㆓此旨㆒、可㆘令㆓申上㆒給㆖之狀如㆑件、

正月五日　　左少辨行隆奉、

謹上　　伯耆守殿、

相㆓副官外記等申狀㆒、具不㆑載㆑之、

返事、基輔之奉書也、五位職事、以㆓攝政命㆒、不㆑來㆓向大臣第㆒、以㆓書狀㆒令㆑通之條、太以奇恠、仍自不㆑書㆓返事㆒也、

御齋會事、被㆑注㆓一紙㆒候、仍進㆓上之㆒、所勞無㆑術之間、以㆓他筆㆒令㆑申之由所㆑候也、恐々謹言、

正月五日　　伯耆守基輔、

折紙狀云、

御齋會講匠事、

春宸初之御願、　海鎭、

齋筵也、式目有㆑限、難㆓改易㆒歟、何況延引之

例、於ニ不快一哉、不レ用ニ維摩講師一之條、雖レ乖ニ聖代之勅一、被レ請ニ天台僧徒一之外、爭叶ニ當時之議一哉、

一延引例、

天曆八年正月八日、依ニ太皇大后御事一延引、同廿二日被レ行レ之、 此外無レ例、

一以ニ天台宗僧一爲ニ講匠一例、

貞觀十年正月八日、於ニ大極殿一講ニ㝡勝王經一、以ニ延曆寺僧法勢一爲ニ講匠一、

延曆十三年玄曰(日イ)、　延長七年禪喜、
承平三年信靜、　同七年基增、
天慶三年明仙、　天曆元年勢祐、
同九年房筭、　應和三年禪藝、
貞元二年良源、　寛仁四年叡圓、
已上、雖ニ天台人一、　講師、

御齋會講師、

一以レ勤ニ維摩講師一、必可レ爲ニ御齋會講匠一事、

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二月癸亥、勅以下經ニ興福寺維摩講師一之僧上、宜レ爲ニ宮中㝡勝會講一(○講下恐脱師字)自今以後、永爲ニ恒例一、

淸和天皇天安三年正月乙丑、於ニ大極殿一講ニ㝡勝王經一、以ニ元興寺僧道昌一爲ニ講師一、凡每年十月、興福寺維摩會、囑下諸宗僧、學業優長、果ニ五階一者上、爲ニ講師一、明年正月、大極殿御齋會、以ニ此僧一爲ニ講師一、三月藥師寺最勝會講師、又同請レ之、經ニ此三會講師一者、依レ次任ニ僧綱一、他皆效レ之、

以ニ諸宗僧一可レ爲ニ講師一事見レ之、已上就ニ外記申狀一畧注レ之、

官及綱所等申、無ニ延引停止之□〔□□□〕三

六日、(○此下亦恐闕文)癸丑天陰、午□見、□□雅賴卿叙從□□一、(被レ塞ニ三年追捕之怨一歟、)定能卿、以ニ宗家卿行幸賞讓一叙ニ三位一、誠可レ謂ニ殊恩一、通親卿、以ニ新院御給一叙ニ三位一、(院宮御給、被レ叙ニ上階一之例、近自ニ法皇御時一出來、希有事也、)此外、季長朝臣、以ニ皇嘉門院御給一叙ニ正四位下一、人以驚ニ耳目一歟、凡諸大夫、叙ニ四位之正下一、古來爲ニ希代之慶一、父季兼朝臣、老後被レ許ニ正下一、故殿殊有ニ御沙汰一事也、季長非ニ指權勢之近習一、只年來寓ニ直女院中一、奉公不レ懈之所レ致也、就レ中、超ニ越資泰朝臣一、可レ謂ニ過分之慶一歟、兼光、光雅等、叙ニ從四位上一、公時、公守兩將同レ之、此外無ニ殊事一、橋氏之爵、依レ無ニ可レ叙

之者、不レ上ニ名簿一、民部卿資長、送ニ南都燒失注文一、依
レ爲ニ希代珍事一注レ之、

注進、

興福寺中寺外、堂舍寶塔、神社寶藏等燒失事、

合、

一寺中、

金堂、　講堂、　南圓堂、
食堂、　東金堂、（幷塔一基、）　西金堂、
北圓堂、　東圓堂、　觀自在院、（高陽院御願、）
西院、（在ニ堂四宇一、此内ニ一宇、白川院御願、）　一乘院、（在ニ長講堂一、）大乘院、（在ニ堂三宇塔一基一、）
中院、（在ニ堂一宇一、）　松陽院、（在ニ堂一宇一、）　北院、（在ニ堂一宇一、）
東北院、（在ニ堂一宇一、）　發志院、（在ニ堂一宇一、）　觀禪院、（在ニ堂一宇一、）
五大院、（在ニ五大堂一、朱雀院御願、）　北戒壇、（在ニ堂一宇一、）　唐院、（在ニ堂一宇一、）
松院、（在ニ堂一宇一、）　傳法院、（在ニ堂一宇一、）　眞（○下恐脱言字）院、（在ニ堂一宇一、）
圓成院、（在ニ堂一宇一、）　皇嘉門院御塔、
總宮、　一言主社、　瀧藏社、
住吉社、　鐘樓一宇、　經藏一宇、
寶藏十宇、　大湯屋一宇、（但釜不ニ破損一、）

已上、堂舍三十四宇、寶塔三基、神社四所、寶
藏、大湯屋等也、此外、三面僧房、四面廻廊、大
小□門、□□□□□□房、諸院、不レ知ニ其數一、□炎（作カ）
□（之カ）所□（二カ）、尊教院内小房一宇、角院内小房二宇、
窪院内小房二宇許也、

一寺外、

院御塔、　殿下御塔、　一切經論倉、（在ニ經論章疏形木一、）
率川社、　宿院、　佐保殿、

已上、燒失了、此外、堂舍、諸院、諸房、菩提院、
又龍華院内堂舍諸房等、不レ知ニ其數一、皆以燒失
了、但所レ殘、禪定院、幷近邊小屋少々、春日山
〔山〕内、新藥師寺西邊小屋少々也、

右、大略注進如レ件、

治承五年正月四日　寺主大法師憲□（淸カ）
權上座法橋禪慶
上座法橋重慶

春日神主泰隆注文、

興福寺、（所司等注文同レ前、）

東大寺内、

大佛殿、　講堂、　食堂、
四面廻廊、　三面僧房、　戒壇、
尊勝院、　安樂院、　眞言院、

藥師堂、　東南院、　八幡、
氣比、　氣多、
已上、三箇寺、兩院、內外堂舍、僧房、在家、不レ知レ數燒失了、御佛一體不レ奉ニ取ニ出之一、是依レ恐ニ官兵一也、

殘、
興福寺內小房二字、東大寺內堂舍少々、寶藏、僧房少々、元興寺內、本堂已下、堂舍少々、僧房少々、龍藏院內、本堂已下、堂舍少々、僧房、在家、三分之二(舍カ)、新藥師寺邊、本堂、幷僧房、在家、禪(定カ)□院內、堂□、僧房、□野田邊僧房、在家少々、
已上、是等許燒殘也、

於ニ春日御社一、官兵一切不ニ入來一也、

七日、甲寅、晴、白馬節、內辨左大將云々、右大將稱レ疾不レ參、持(云カ)ニ來奏於里第一加レ判、名字、返ニ給之一、今旦、左大將卿送之、平治先人、謂ニ公能公一也、帶ニ弓箭一、仍元日追ニ彼跡一、今日同可レ然、左大臣不レ參之、內辨可レ當レ仁、而可レ撤ニ弓箭一哉否、北山、大將儀之意、可ニ撤却一云々、若可レ撤者、如レ本可レ爲ニ螺鈿劒一歟、將可レ改ニ帶餝劒一歟、若又螺鈿之上、可レ付ニ魚袋一歟、此等之間、迷ニ是非一了云々、報云、永觀讓位、濟時卿右大將、不レ撤ニ弓箭一、然而至ニ于恒例宴會一(者カ)□、不レ可レ不レ撤、謝座之間、可レ無ニ便宜一之故也、何況、四條大納言意趣者、可ニ撤却一、旁以無ニ異議一歟、劒事、螺鈿劒、不レ付ニ魚袋一之條、一切不レ可レ然、中納言已上、相ニ具笏紙一參陣云々、就レ之案レ之、內辨之條、何無ニ兼日之案一哉、然者、相ニ具餝劒、魚袋一、奉ニ內辨一之後、垂レ纓、撤ニ弓箭一改レ劒、付ニ魚袋一、何難之有哉、抑依ニ天慶例一者、可レ被レ用ニ節會服一之處、追ニ先公之跡一、已被レ存ニ警固之儀一歟、然者、依ニ內辨一撤ニ弓箭一、猶可レ顯ニ彼意趣一之由、有ニ御存知一者、螺鈿之上、被レ付ニ魚袋一、雖レ持レ議、又非レ無ニ陳狀一歟、於ニ此兩條一者、偏任ニ賢慮一而已、傳聞、左衛門尉知康、法皇近日第一近習者也、幷兵衛尉公友等、自ニ禪門之許一、被ニ捕取一了、於ニ知康一者、重被ニ禁固一云々、

今日、遣ニ武士一、今度不レ遣ニ大將軍一、只私郎從持ニ宣下一所ニ行向一云々、停ニ廢大和國庄一、幷令レ安ニ堵無罪之僧綱已下一、可レ征ニ伐有罪之凶徒黨類一云々、入レ夜定能卿爲ニ拜賀一來、于時丑刻、今日節會、依ニ加叙沙汰一、子終被ニ始行一云々、　內辨左大將、撤ニ弓箭一、改ニ着餝劒一云々、

八日、乙卯、晴、早旦、隆職注ニ送加叙聞書一、資泰叙ニ正下一

了、又故中攝政女、去年可レ有二准后一之由、有二其沙汰一人也、被レ叙二従三位一、又去四日所レ被レ下之宣旨、幷解官等、

治承五年正月四日　宣旨、

東大、興福兩寺門徒、僧綱以下、皆悉令レ停二止公請一、解二却見任幷所職一、兼又仰二諸國宰吏一收二公所領一、

解官、

左衞門尉平成宗、　同知親、同知康、

左兵衞尉大江公友、　源有義、同重清、藤原成仲、

晩頭、攝政送レ札云、今夜□可レ停二止咒師散樂幷大導師登樂一、及三十二相樂等同可レ止歟、將又如何云々、報云、尋二准據例一、可レ被二進止一歟、但憶二事理一、被レ止宜乎者、又被レ見送一、御齋會講匠事、人々申狀、左大臣已下、藤氏公卿十三人也、其狀在レ別、　今日申刻地震、

今日、被レ始二行御齋會一了云々、講師、被レ請二東大寺僧一云々、相二違去四日宣旨狀一、如レ汗之綸言、豈如レ此哉、爲二此儀一豈可レ被レ請二南都僧一哉否之條、先可レ被レ問二諸卿一也、次第違亂、首尾相違、近世之事、毎事如レ此者歟、但當時之政、不二狂亂一者、還不レ可レ叶二時議一者歟、

九日、丙辰晴、午刻、長光入道來、未刻、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余謁レ之、入レ夜前施藥院使等、仍憲基來持二來大椎第三度勘文一也、又語二新院御惱子細一、御面時々令レ腫給、御腹御滿動、欲二痢止一、又雖爲□□□、好二薄衣一、厭二暑氣一給云々、又御聲頗變、例大略無二其憑一事也、但心神不レ異二尋常一云々、

法成寺修正、被レ止二咒師、散樂、幷大導師昇樂、三十二相樂等一了云々、諸寺咒師、同被レ止歟、

十一日、戊午雪降、傳聞、熊野邊、武勇之者等、五十艘許、打二入伊勢國一、射二取官兵一、三百餘人猶居二住〔居〕國內一、有別湯住二彼島一云々、此事、去四日事云々、仍明日、給二宣旨於伊勢國一、起二國內之勢一、可レ追二拂彼惡徒一之由云々、又筑紫謀叛之者、彌及（爲イ）レ事二惡逆一、仍九國與力、可レ奉レ伐之由、同被レ下二宣旨一、又延曆衆徒蜂起、自二比良野庄一、運二上御油一之間、近江國官兵、散々打散、煞二害庄民一、此上被レ煙二滅南都一、卽是破二滅佛法一之條、全非二他寺事一、圓頓之遺教、滅盡不レ遠之由、殊以欝結、依二件兩條之由緒一、雖二蜂起一、只今不レ及二熾盛一云云、

又聞、御齋會講師、猶被レ用二天台僧侶一云々、但謬說

歟、可レ尋二眞僞一、後聞、猶被レ請二東大寺成寶一、

十二日、己未晴、申刻、入告云、新院御惱危急御云々、卽進二使者一、問二邦綱卿、及兼光朝臣等一、又以レ書問二女房一、數刻之後、歸來云、日來御無力殊太、而今日殊有二御辛苦一、仍阿證房聖人召、有二御受戒一、其後頗有二御減一云云、又被レ行二御占一之處、明日明後日殊可二愼御一云云、凡今五六日之內、大事可二出來一歟云々、傳聞、筑紫謀叛者高直餘勢、及二數萬一、仍九國仁可レ伐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其狀頗有二傾奪一云々、可二尋聞一、

十三日、庚申晴、左大將參二法成寺修正一、先參二院御堂一、他人不レ參云々、大將□須明□參此之間、日々風病更發、今日□有□隙所二參入一也、亥刻、余着二烏帽、直衣一、參二院御所近邊一、邦綱卿直盧、引二入車於門內一立レ榻、招二出邦綱卿、及兼光朝臣等一、問二御惱之子細一、余依二脚氣不快一、日來籠居、猶行步不レ可レ叶、仍乍レ懷不二參入一、而昨日及二危急御之由、有二其聞一、仍今朝、若大漸事出來者、奈二後悔一何、仍志之所レ之、參二近邊一欲レ入二見參一、是則深存レ忠之故也、邦綱卿先出來、傳レ勅云、病至而重、命在二旦暮一、遂今一度不二面謁一之條、殊遺恨思食者也、扶レ病强參上、尤悅思食者、奉二詔旨一之處、不レ覺之淚浮二雙眼一者也、

大納言語云、今夜欲レ被レ始二行五壇法一、用途不レ叶之上、僧多辭退之間、明日可レ被レ行云々、凡御有樣、於レ今者、一切無二其憑一、御面手足頗腫給、又殊令レ厭二熱氣一給、遙去二火氣一薄二御衣一、猶以爲レ重、身體更不レ叶二御心一、〔御心〕但御正念、一切不二違綻一、起日、叡慮有二臨終之御沙汰等一云々、余問二惜レ命給哉否一、密語云、深有二其御心一、因レ玆、雖レ不下令レ堪二御灸治一給上、已及二數十所一了云々、聞二此事一、彌悲歎難レ忍、余云、太神宮、八幡、殊可レ有二御願一、又可レ被レ行二尊星王法一也、但事體決定可レ有レ危者、御臨終之沙汰、不レ可レ有二他事一、近召二有智道心之僧徒一、常可レ被レ演二說往生極樂之至要一也、如レ此事、近臣之男女房等、偏成二忌語一、不二申出一歟、是極愚事也、此等條々、早可レ被二申行一者、頃之、納言歸參了、相次兼光來、語二御惱子細一、不レ異二邦綱卿之所一レ言、余之所レ示又同レ前、兼光密々云、若大事出來者、中宮可レ納二法皇之宮一由、或人和讒、禪門、及二品、有二承諾之氣色一、而中宮聞二此旨一、枉被レ仰二出家事一已切、仍忽變二其儀一、以二至〇恐巫字女腹之女子一、世號二御子姬君一云々、可レ替レ之云々、法皇平以辭退之故、日來不二一定一、猶事成就、明日十四日、必定可レ被レ遂二其儀一云々、夢歟、非レ夢歟、凡

言語不レ所レ及者也、良久而余歸宅、于レ時子終許歟、今夜爲レ違二春節一、宿二基輔朝臣家一、

十四日、辛酉晴、寅刻人告云、新院已崩御者、依レ不レ知二實否一、相尋之處、卯刻使歸來云、事已一定、丑終寅始程事云々、欲二營參一之處、口來黏二病牀一、夜前參二門外一、風冷相侵、心神殊惱、仍令レ參二大將一、出立之間、自然及二巳刻一、直衣垂纓如レ例、不レ能レ謁二女房一、只蹔候二公卿座一、先レ是、人々五六人祗候云々、未刻歸來云、御葬今夜被レ用二最略儀一、隆季卿、兼光朝臣等奉行云々、今夜御齋會終、入レ夜被二始行一、上卿一人不參、右兵衛督家通、左宰相中將實宗等參上、以二參議一用二上卿代官一、古今未レ有レ例云々、鎭善勤二眞言院法一、可レ令二諸寺修正□□行一レ之、

十六日、癸亥晴、傳聞奈良□□邊事、猶不快、未刻、依レ有二可レ申事一、密々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左少辨行隆來云、諸國之勇士、併有二謀叛之心一、仍先五畿內、及近江、伊賀、伊勢、丹波等國、可レ被下補二武士一、以禦中遠國之凶徒上之由、故院被二仰置一、□但每國、不レ可三必任二武勇之國宰一、只件等國、總而可レ被レ置二管領之司一、□依二新儀一、內々被レ問二大外記師尙一之處、勘申旨如レ此、(卽持來之狀也、)此事是非可二計奏一者、余申云、故院遺詔、不レ可レ及二異儀一、其上事不レ及レ申二可否一、早任二外記勘申旨一、可レ被二計行一者也者、余稱レ疾不レ謁、以レ人傳示也、件外記申狀、聖武天皇御時、七通(道カ)被レ補二鎭撫使一、(每道、或一人、或二人、)以二彼例一可レ被二准據一之由所レ申也、近日之事、不レ能二善惡左右一、只以レ被二計行一可レ爲レ是、敢不レ可レ出二異儀一者也、假令、鎭西之都、管二領九國二島一之例、可レ被レ摸云々、酉刻、天文博士廣元來申、今曉寅刻、流星入二河鼓星一一、天文要錄、大將愼レ之云々、余案レ之、近日武兵盛興、爲二彼大將軍一之者、可レ當二其愼一歟、只以二親衞將軍之名一、豈應二上天之誡一者乎、

十八日、乙丑陰晴不レ定、傳聞、官兵等入二美乃國一、攻二光長城一、相互死者多、遂梟二光長首一云々、彼國源氏等、光長之外、黨類不レ幾云々、而已誅二伐爲レ宗者一了、於レ今者、美乃尾張兩國、共以非レ可二敵對一云々、今夜又雪降、今日、攝政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云々、後聞、光長被レ伐事不定也云々、

十九日、丙寅晴、庭雪頗積、但不レ及二昨朝一、申刻、大外記賴業來、新院御事以後、雖レ不レ謁レ人、依二世間不審一、竊以召二簾前一、問二雜事一、申云、來廿四日可レ被レ奏二遺詔一、

後日可レ御二倚廬代一云々、御葬送之夜、不レ被レ獻二勅使一云々、是希代之例也、又云、昨日、左少辨行隆語云、以二前大將平朝臣一、可レ爲二五畿內、及伊賀、伊勢、近江、丹波等總官一之由、已可レ被二宣下一云々者、賴業申云、於下可レ被レ總二領彼國等一之條上者、不レ可レ申二左右一、宣旨之趣、猶可レ被二思慮一歟、只職事爲二攝政御使一、向二彼第一可レ被レ仰レ之歟、竹帛之所レ載、猶可レ耻二後鑒一、就レ中、廢帝之時、以二惠美大臣一置二如レ此之官一、具見二國史一云々、其例不レ宜、旁可レ被二猶豫一事也云々、其後未レ承二左右一者、此事、賴業申狀、一旦可レ然、但近代之事、不レ及二是非一、此上更不レ可レ顧二誹謗一、後鑒還無レ所レ據事歟、左右只任レ法可レ被レ行也、就レ中、至二于如レ此之事一者、他人不レ及レ申二得失一事也、大將自二去冬一、所惱不快、今春頻以更發、仍自二今夜一、始二千手供一、阿闍梨智詮、又居二物付一如レ渡二邪氣一、後聞、總官之宣旨、猶被レ下了云々、

廿日、丁卯、晴、或人云、賴朝有レ病云々、如レ此事謬說多端、傳聞、禪門小女、世號二御子姬君一、巫女腹云々、納二法皇宮一云々、凡非二思慮之所一レ及、彈指而有レ餘、實心浮世也、今日故院初七日也云々、

廿一日、戊辰、晴、午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定能卿來、抄二出節會一之間、參議作法持來、披見之處、尤優美也、足二稱譽一、語云、昨日初七日、左大將以下、公卿濟々、直衣、衣冠、卷纓、垂纓、各別云々、傳聞、賴朝夭亡謬說云々、」

廿二日、庚申、晴、申刻、中御門大納言來、無二殊事一、傳聞、山階寺兩金堂驗佛、奉二取出一了、十一面云々、於二金堂中尊眉間佛一者、未二出來給一云々、若遂失了給者、誠我氏之滅盡也、

廿四日、辛未、晴、此日、高倉院被レ奏二遺詔一、大藏卿雅隆朝臣爲レ使云々、子細可二尋記一、

今夜、主上御倚廬云々、先日、送二書於奈良法師許一、返札今日到來、曰、正藏院寶物、南圓堂觀□□音像カ皆成二灰燼一了、一切經十三部、自餘正敎、不レ知レ數燒失了云々、但兩金堂十一面一體奉レ出云々、

廿五日、壬申、自レ夜雨下、美濃國逆賊等、被二討伐一了、籠二蒲倉城一、悉被レ誅了云々、件事、去廿日事云々、官軍被レ疵之者、及二數十人一、傳聞、以二法印信圓一、可レ被レ補二山階寺別當一、以二權少僧都覺憲一、可レ被レ補二別當一之由、禪門示二送邦綱卿之許一云々、今日、依レ無二日次之禪門佛事一、幷可レ着二心□喪カ之色一日次、於二在憲朝臣一、着服來月可二注申一之由問レ之、而今月廿九日云々、佛事來月廿五日

者、

廿六日、癸酉、晴、申時許、攝政以權右中辨光雅朝臣、被問山階寺燒失之間條々事、余依疾不謁、以人傳示之、

一佛像、堂舍、皆悉□(爲カ)灰燼、其中、西金□(堂カ)十一面觀音、高名驗佛也、而件佛一體、不慮奉取出了、(堂衆、其實名不覺、以襲裟奉襲抱出、當時奉安件僧(房カ)□、)可奉安置何處哉、先々雖有此災、寺中未必悉燒失、仍奉移他堂、是定例也、至于今度者、拂地煙滅、寺中堂舍一宇不殘、龍華院、禪定院等、雖免餘熖、已寺外也、爲之如何、又件佛濫觴、如古老傳者、弘仁年中、有壽廣和尚、(實名不覺、)奉求出、奉安置寺中金堂之處、御體太重、而敢不動搖給、欲奉居西金堂、(天、)奉抱出之處、更無煩(天)奉移了、卽輙(一カ)推奉動、若可及御占歟、如何、此外、東金堂釋迦三尊、同奉出了、(當時、右所不分明、)又金堂中尊、眉間銀御佛、(大織冠、被付御髮之御佛是也、)不知在否之處、舞人光近、翌日參上、奉求灰中、卽奉見付之、件二尊安置之所、又如何、

報云、先佛者、以堂爲所居、縱雖不可奉出寺中、已無堂舍、無止之靈佛等、安置下僧之弊房、付冥顯有恐、縱雖寺外、蹔被安佛閣、何難之有哉、其中、至于十一面像、猶可有思慮者、重可被仰合寺僧等歟、御占、古來之例也、但如此靈佛之進退、容易難決占卜歟、但殘疑者、左右又可在時議、

一修正、修二月已下、恒例佛事、併退轉、猶他堂可被遂行歟、將可斷絲(繼カ)歟、

報云、如此事、可依先例、但廻今案之處、佛像相殘給者、安置他堂、尤可被遂其佛事、佛堂共燒失者、付何可被行哉、此上事、且召問寺家、可有左右歟、

一春日御社、長者御祈、長日維(唯カ)識講、可被繼行歟、然者、可擇吉日哉、將又不可及日次之沙汰歟、先年、(本記不覺、)衆徒與別當不和之時、令斷絕了、其時以吉日所被始行也者、

報云、先例已存、不可及異議者、凡如此之大事、猶召寺家注文、其上被撿燒失之例等、有跡事付跡可被行、其上不決糺事等、注立條々、可被尋氏人々也、只今之問狀者、事頗髣髴者歟、且一身難量申、廣可及群(羣カ)議者也、此旨同報答了、光雅預法印消息(唯識講事、)於□長、稱可返給之由、退出

了云々、件狀無別事、只如光雅申狀也、
廿七日、(甲戌)陰晴不定、傳聞、去年冬比禎喜僧正、於乙訓寺(在長岡京邊、)弘法大師影前、祈請追討使事、其後、江州平了、彼靈驗歟云、又聞、御齋會竟、無番之僧綱之上、依故院御事、無論義、又無香水加持之儀云々、此邊人家等、可爲武士之宿館之由、被點定云云、是禪門暫可被坐前大將新造堂(件堂、在鴨河東、當九條末、)依爲其近鄰、有此沙汰云々、事太狼藉也、仍遣觸了、今日、故院二七日云々、公卿十人許、素服之外、人未着亮闇云々、酉刻許、前大將送使於賴輔入道許曰、禪門、幷宗盛、可居住東岸之堂邊、仍近邊之地、殊大切思給、御領之中、河原邊、少々乍御領申語、可宛賜郎從之由、所存也云々、卽申女院、可計示返事由有仰、仍令圖地體、自是可送由答了、此事、太以難堪之次第也、凡日本國之中、立錐之地、不可有安穩之歟、可悲々々、法印消息、季長返遣光雅之許了、返報曰、返賜了、昨日御返事、委申入候了、子細可注進之由、被仰所司了、申云、僧綱等、可注申云々、隨彼申狀、重可參啓也者、
廿八日、(乙亥)晴、定能卿來、余奉爲故院、可着心喪服事、雖不及取御氣色、有事次、可披露之由、示付了、公事作法之間事、條々有尋問事等、
廿九日、(丙子)晴、巳刻、長光入道來、午刻、信範入道來、語雜事、此次語云、此之間、可被補山階寺別當之由、有其沙汰、任先例、長者付職事、(頭弁經房、)奏聞、卽返仰長者、長者下知權右中辨光雅、光雅仰官、隆職申先例、攝政之時、被勤如此上卿事、不覺悟、若可被仰他上卿歟者、光雅申上此旨、長者仰云、氏事異他、仍先例又如此、於不兼大臣之攝政關白者、尤他上卿可下知、官之申旨、不存先規歟云云者、又語云、松殿攝政之間、被坐簾中之時、頗卷母屋簾、此攝政不然、人以爲奇云々、仍尋申之處、御記之中、可卷簾由不見、松殿所爲有疑、若被守江次第之說歟云々、良久言語、今日、余奉爲故院、可着心喪之服、日次先日問在憲、注申今日之由、重問時之處、子刻、但有憚、不進勘文云々、子刻、於別棟屋出簷、着之、今日不出仕、
裝束色目、
薄色直衣指貫、(各有同色裏、)
鈍色衣一重、(普通亮闇白衣也、而嘉承、知足院殿、着鈍色張單給、遂彼例也、)

白下袴、無文冠、卷纓、例履、（裏押二鈍色練絹一例、亮闇白衣云云、面頗其色濃、仍押二鈍色一之、但例、亮闇猶有下押二鈍色一之人上云々、）

實守卿、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問下可レ着二心喪之服一之間條々不審上、粗答了、

傳聞、故中攝政姫君、來月十一日、密々可レ被二參內一、侍從忠良可二相伴一、出車二兩、不レ可レ出レ袖云々、

今月、依レ爲二吉日一、於二故院御墓所一、修二諷誦一、（有二誦經文一、余加署、）供二養阿彌陀經一卷一、是則、來月十二日、結緣經供養御佛、爲二余所課一、而後日、女院御衰日、尤有二其憚一、仍先如レ形、所レ奉二供養始一也、以二三昧僧第一一、爲二講師一、布施一裹、遣二侍一人一、密々令二供養一也、入レ夜頭辨送レ書、問二中陰行幸事一、

其狀曰、

近日、可レ有レ遷二幸八條第一否之由、聊其儀候、仍中陰之間行幸例、被レ尋二外記一候之處、賴業、師尙等、申狀如レ此候上、可下令二計申一給上之由、內々　中宮令旨所レ候也、以二此趣一、可下令二披露一給上、經房恐惶頓首謹言、

正月廿九日　左中辨經房、

進上　伯耆守殿、

禮紙、

逐言上、

欲二參入一候之處、事已急事也、且可レ申之由、被二仰下一候之間、乍レ恐言上候也、可下令二計披露一給上候、經房恐々謹言、

賴業申狀、

中陰內行幸例、注二進之一、可レ在二時議一候、於二御周闋中行幸一者、勿論候、延久五年九月十六日、自二內裏一遷二幸高倉殿一、嘉承二年十二月九日、自二大炊殿一遷二幸六條殿一、尤嘉例候、賴業誠恐謹言、

正月廿七日　大外記淸原賴業請文、

保元々年七月十一日庚戌、卯刻、御腰輿、自二高松殿一行二幸東三條一、今日遣二官軍於白川一、令レ追二散凶黨一、其後還二御高松殿一、今日有二鳥羽院遺詔奏事一、（去二日有二鳥羽院御事一、）

永萬元年八月廿八日甲辰、自二高倉殿一遷二幸海橋立二事、（二條院御事、中陰內也、）

師尙申狀、

中陰間行幸例、

保元々年七月二日、鳥羽院御事、

十一日曉、天皇行二幸東三條第一、爲レ禦二凶徒一也、差二遣官軍於白河一、凶徒敗績之後、巳時遷二御高松殿一、

永萬元年七月廿八日、二條院御事、

八月廿八日、天皇自二土御門第一、遷二幸海橋立第一、內侍所同渡御、去比、天台衆燒二清水寺一之間、南京大衆又以蜂起、世間騷動、若依二此事一、有二遷幸一歟、

右大略、注二進之一、非二打任事一、五十日以後、有二遷幸一、可レ宜候歟、但若爲二急事一者、非二此限一、師尙恐惶謹言、

返事案、

行二幸於八條亭一事、爲二指急事一者、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事歟、若非二殊事一者、中陰以後尤宜歟、保元不レ足レ爲レ例、永萬又難レ備レ證之故也、以二此旨一、可レ被二啓達一之狀、如レ件、

正月廿九日　右大臣（花押）

禮紙、

外記申狀二通、返二侍之一、

抑非二白地之臨幸一者、賢所定渡御歟、而穢中有二其憚一歟、旁近日之行幸、不レ叶二物議一者歟、

今曉、見二嘉吉夢一、

卅日、丁丑陰、雨下、先日、前將軍所二申請一之御領地事、注二指圖一、仰二遣子細一了、未刻、權右中辨光雅、送二書於季長之許一、申二興福寺御佛間事一、副二寺家注文一、其狀如レ此、

興福寺御佛、安置所事、寺家注文進二覽之一、內々可レ經二御覽一之由所レ候也、修二月以前、被レ仰二左右一候者、可レ及二遲々一候、仍乍レ恐且所二申上一候也、恐々謹言、

正月廿九日酉刻　權右中辨光雅、

謹上　和泉前司殿、

寺家注文、

金堂釋迦眉間奉レ籠銀釋迦小像事、

舊記云、康平三年庚子五月四日夜、興福寺金堂燒失、翌日求二出釋迦眉間銀佛一、容顏自存、敢無レ損云々、而今度火事之後、正月一日、御寺御監光近、臨二壇上一、奉レ求二件像一之處、丈六烏瑟、雖レ成二灰燼一、其形猶如レ存、自二彼中一、求二出銀像一、佛體沸而無レ形、當時安二置春日寶藏一、奉レ渡二何處一、常樂會、佛生會等、可二勤行一哉、

東金堂後戸、釋迦三尊像事、脇士、觀音、虛空藏、
件像、自二新羅國一所レ貢佛也、前々炎上之時、皆以
奉二取出一了、而今度、不レ能レ奉二取出一、中尊無レ首、脇
士兩軀、或全體破損、或半身損壞、當時奉レ渡二新藥
師寺堂一、東大寺末寺、又同堂正了知大將、希代靈像也、寬仁
炎上之時、自踊出、時人號レ之、云二踊大將一、而今度、
十大師辨基、纔奉レ取二出御首一、安二置龍花院小房一、
寺外、件等像安二置何所一、可レ被レ行二修二月一哉、自二二月一日一至二于七日一修レ之、萬壽四年始行、至二去年一無二退轉一、

西金堂、十一面觀音本緣事、

件像者、壽廣和尙、尾張國人也、住二南京一、學二法相宗一、才幹軼レ人也、德行超レ群、僧綱任二和尙一、過二
行榜問坂之前、菁谷池邊一之間、暗有レ音喚レ已、壽廣
令レ驚レ詞、瞻二視四方一、敢無レ人、于レ時、存二鬼喚由一、
護身結界、徘徊之間、西田中、又有二此音一、行二彼所一、
尋求之處、十一面觀音像、纔已上自レ土所二出現一也、
爰壽廣歡喜堀出、洗二土泥一、自負來、奉レ立二南大門一
祈レ之、何堂可レ奉二安置一哉、思惟之間、童子自然出金カ
來示云、安二置西金堂一云々、和尙不レ信、欲レ安二金
堂一、負レ之如二盤石一、仍欲レ安二西金堂一之處、擧動如二
輕毛一、自二南端戸一奉レ入レ之、天長二年乙巳二月五日、別當修圓僧都時、自レ爾
以降、南屛于レ今無レ開、而今度燒失之刻、本師嚴宗、
捨レ身入二堂內一、自二炎中一奉二懷出一、奉レ安二置嚴宗小
房一、件小房、在二西金堂後松院一、寺中所レ殘小房三字內也、件像、安二置何所一、可レ被
レ行二修二月一哉、自二二月一日一至二于七日一修レ之、自二貞觀十一年一至二去年一、全無二退轉一、

返事案、季長奉書、

御佛等安置所事、寺家注文、經二御覽一、返二上之一、如
レ狀者、修二月自二明日一可レ被二始行一事歟、去年有二
此灾一、迫二期日一申上之條、尤懈怠候歟、於レ今者、有下
免二餘焰一之佛閣上者、先奉レ安二置其所一、可レ被レ遂二行
佛事一歟、被レ差二遣御使一、寺僧相共、計二便宜之所一、令
レ致二沙汰一、尤宜候歟、抑肩間御佛、沸而無レ形云々、
已是大事候歟、如レ此之時、准據之例、早可レ被レ尋候
歟、且可下令レ披二露此等之趣一給上、此上事、先日大概
被レ申候了、
猶子細候者、隨二其趣一、可レ被レ申之由、所二御消息候一
也、恐々々々、

正月卅日未刻　　季長奉、

禮帋、

追啓、

昨日酉刻御敎書、今日未刻到來、御使懈怠候

歟、

去廿五日、禪門小女、號安藝御子姫君是也、納二法皇之宮一、只如二付女一也、號二冷泉局一云々、後聞、名號未レ付、爲二御猶子之儀一云々、允此事可二彈指一、

二月

一日、戊寅、陰晴不レ定、時々雪降、攝政被レ參二女院一、傳聞、謀叛賊源義俊、爲義子、號二十郎藏人一云々、率二數萬之軍兵一、超二來尾張國一、官兵疲二兩度合戰一、暫休二息近江美濃之邊一、忽不レ可二寄戰一云々、

今曉有二夢想一、

二日、己卯、天晴、晩頭、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隔レ簾謁レ之、小時歸出了、山階寺燒殘佛像等安置所、幷可レ行二佛事一之間事、人々申狀尋出、攝政見レ之、被レ尋二問人人一、

左大臣、被レ申下可レ被レ渡二別院若末寺之間一之由上、

左大將、被レ申下傍寺之中、可レ然之所、可レ被二安置一之由上、兼又可レ被レ問二官外記、寺僧等一云々、

新大納言、被レ申下假構二小堂一、安二置彼像等一、追撰二吉日一、可レ被レ始二行修二月一歟、將不レ違二式日一、於二當時安置之所一、可レ被レ行歟、兩條可レ在二長者宣一之由上、

堀川中納言、被レ申下可レ被レ尋二永承元年例一、於二修二月一者、於二當時安置之所一、可レ被レ行候由上、

左大辨、被レ申下可レ被レ尋二寺僧一、兼又七大寺之中、可レ撰二便宜之所一之由上、

大外記師尙、申下可レ被レ安二置別院若末寺等之間一之由上、

此上被二下知一之趣、重尋了、

傳聞、常陸國勇士等、乖二賴朝一了、仍欲レ伐之處、還散々被二射散一了、此由、飛脚到來、今明被レ遣二官兵一者、自レ彼可レ攻之由申上云々、但實否難レ知歟、

又聞、中陰内行幸事、人々一同、申二不レ可レ然之由一、仍延引、可レ及二來三月一云々、今日、法皇渡二御冣勝光院南御所一、件所、故建春門院御所、

三日、庚辰、天晴、攝政返事云、修二月事、任レ例以二式日一、可レ被二遂行一、御佛安置所、禪定院可レ宜、且寺僧可二相計一之由、仰下了云々、故院御料、結緣經御佛、可レ爲二余沙汰一云々、仍召二範季一仰付了、

傳聞、賴朝寄二攻常陸國一之間、始一兩度、雖レ被二追歸一、遂伐平了云々、是又實否難レ知、一昨日自二彼國一上洛之者說云、縱横之說、隨二聞及一注レ之、但於二事外之浮說一者、不レ能レ注、遂可レ見二虛實一歟、

去朔日曉、季長朝臣、爲レ余見二吉夢一云々、此中有二太神宮御事一、彌可レ信歟、今曉、同朝臣所二召仕一之侍、見二同夢一云々、

或人云、禪門之女、參二法皇一之間、有二種々事等一云々、天下之災難奇異、只在二近日一、漢家、本朝、往古來無二此類一之世也、

四日、辛巳、雨降、朝間雪下、傳聞、故高松院御庄、幷京地等、被レ讓二獻故建春門院一、仍高倉院御傳領、而登霞之刻、被レ奉レ處二分中宮一之由、時忠卿申二法皇一、御處分之實否難レ知、時忠之所レ行歟、不レ聞二分明之仰一、中陰之間、號二中宮令旨一、推以奉行、法皇內心不レ說云々、

五日、壬午、天晴、申刻、俄陰小雨、卽晴了、午刻、佛嚴聖人來、依レ請也、未刻、主稅頭和氣定長、相二具苛利勒藥種一參上、於レ前合二和之一、桂心、檳榔子、於二余許一儲レ之、近代、桂心甚不法、仍於二余許一、有二其氣味一之內方許ヲ削取、用レ之、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着二心喪服一之後、須レ參二本所一、而依二行步不通一、不レ能二參上一、密々以二手輿一參二女院御方一、依レ爲二連々事一、撰二無レ憚之日一、始所レ參也、今夜子刻、姬君病惱、有二溫氣一、

六日、癸未、天晴、午刻、泰茂持二來太一定分厄勘文一、此次、問二姬君所惱事一、惡治身之上、土公成レ祟、無二殊大事一云々、泰親、憲成等、占二申殊重由一、基輔來レ自レ院云、結緣經誦經物事、子細不二分明一、嘉承記只注二其員數一、不レ載二所課人一、謂二時範記一、隆季卿令レ案云、若可レ付二御佛一歟、是非二宛申之儀一、內々可二相伺一云々、此等旨、棟範所レ申也云々者、余云、嘉承誦經物、基隆、敎兼等朝臣、各百疋、家保五十疋、等、勤二仕之一、見二師時記一、更不レ可レ及二不審一、但先例、縱雖レ然、今度可レ付二佛者一、左右只可レ守二本所下知一歟、抑誦經文事如何、願文書垂也、無二着所一、隨又、嘉承諷誦文如レ此、但彼度、受領等、備二進其料物一、至二于今度一者、下官可二勤仕一者、尤可二加署一歟、而與二願文一相違之條如何、又乖二先例一歟、進退之間、可レ隨二本所之成敗一也、早承二重議定一、可二相存一者、以二此旨一、可レ含二棟範一由、仰二基輔一了、此事、奉行之人等、不レ見二師時記一歟、只任二彼例一、有二沙汰一、不レ可レ及二事之煩一歟、如何々々、又嘉承之例、佛具有二所課人一、造花佛供等、付レ彼勤レ之、而今度不レ新二調佛具一、仍又付レ佛可二沙汰一云々、其由仰二範季一了、傳聞、昨日自二倚廬一代一、還二御本殿一云々、但今度不レ被レ下二櫞宣旨一、依二嘉承例一也、主上不レ着二御服一之故也、今夜、依二吉日一、姬君祈、修二土公鬼氣祭一、依二奉爾一、召二近邊居住之門生一、

七日、甲申、天晴、午刻、典藥頭和氣定成參上、依レ召也、令

レ見二姫御前身一、聊赤小瘡出之故也、申云、非二疱瘡一、依二溫氣一出來熱氣也、所勞之體、疔氣相交、但不レ及二殊大事一歟云々、今夜、漏刻博士憲成、修二土公鬼氣祭一、此日、相二當春日祭一、然而被レ停二止祭一了、又爲二穢中一、仍不レ可レ有二神齋之儀一歟、而祭付レ社猶被レ行之由、存之間、猶忌二僧尼、服者、月水等一、及レ晩聞二祭停止由一、然而其後、此輩不二出來一、如レ此之時、有二神齋一哉否、重可レ撿二先例一也、余自二昨日一風病、咳氣競發、前後不レ覺者也、基輔來語云、昨日、中宮被レ行二佛事一云々、又仰旨申二棟範一、以二此旨一、觸二隆季卿一、可レ申二左右一之由、所レ申也云々、

八日、乙酉天晴、今曉、姫君祈、使三大藏大輔泰茂修二泰山府君祭一、今日、件所勞頗宜、但溫氣未レ散、召二憲基一令レ見、申狀如二定成一、入レ夜、大夫史隆職參來、日者所勞、久不レ參云々、去五日、被レ定二高倉院御齋會事一、又被レ行二開關事一、（已上上卿、中納言兼雅卿、）但不レ被レ仰二解陣事一、去年、東國被レ遣二追討使一之刻、被レ仰二警固一、（但無二固關事一、）仍被レ奏二高倉院遺詔一之日、有二固關一、無二警固之儀一、故又雖レ被レ仰二開關一、不レ及二解陣之沙汰一歟、又云、昨日被レ仰下下京中在家、可レ被二計注一由上、左右京職官人、官使、檢非違使等注レ之、但國使不入云々、又遣二官使、檢非違使於美乃國一、點二渡船等一、可レ渡二官軍一之由、同以宣下、（已上、公卿別當卿、）又被レ下宣旨注出持參也、其狀如レ此、

治承五年二月七日　宣旨、

頃年以來、諸夏不レ靜、灾異發呈、兵旁起、思二其表示之指一、偏是魔緣之所レ致歟、自非レ假二佛力一、何以安二人庶一、宜下下二知神社、佛寺、諸司、諸家、及五畿、七道諸國一、顯二不動明王像一、寫二尊勝陀羅尼摺等一、圖中等體數遍上數只任二其力之堪否一、勿レ定二其數之多少一、遂二供養於如說一、攘二厄難於未兆一、

件宣旨、上卿左大臣、職事經房云々、事已爲二新儀一、各差レ使可二觸廻一、兼又成二宣旨一、可レ分二京中諸家一之由、經房所レ申也云々、

同日　宣下、

以二前越中守平朝臣盛俊一、宜レ爲二丹波國諸庄薗總下司一、

件宣旨、上卿時忠卿、職事行隆云々、余密々問云、以二宣旨一、被レ補二庄薗下司一、有レ例哉如何、答云、未二曾聞一云々者、

今夜、内藏助晴光、修二土公鬼氣祭一、

九日、丙戌天晴、去夜、姫君溫氣散了、汗快出了云々、爲悅不少、傳聞、今日被渡源義基頸、幷其弟二人等、（作生捕得之、仍不斬頸之前、被渡云、）故院中陰之內、似無其義、如何、但近日事、不能是非歟、又聞、關東反賊等及半、越來尾張國、以十郎藏人義俊、爲大將軍云々、其勢不知幾千萬、官軍疲度々之合戰、頗有弱氣云云、又左兵衞督知盛卿、依所惱、俄企歸洛、來十二日可入洛、其替、頭重衡朝臣可行向云々、大將軍歸洛、爲不吉之徵之由、天下謳歌云々、尤然事也、左大將送札、問亮闇裝束不審等、自今日始小湯治、依風病發動也、

十日、丁亥天晴、此日遠忌也、送遣佛經、布施衆等於光明院南堂、如例年、雖湯治之間、於爐邊唱阿彌陀名號、眞言等、申刻、藤相公定能來、節會除目等之間、注出參議作法、爲示合件事等也、粗答了、故院結緣經誦經物事、被宛催舊臣之受領等之由、棟範示送基輔之許云々、是依先日余返答之趣〔旨〕、有沙汰歟、爰知、嘉承之例、人々委不存歟、傳聞、實國、實守等、雖非素服之列、着御服、（其色黑云々、）隆季卿雖賜素服、著鼠色云々、是依近習之親疎、有服色之淺深歟、

十一日、戊子天晴、今日、中院攝故姫君、密々可入內、而依每事不具延引、可有來十七日云々、申刻、藏人左少辨行隆來、依疾不出客亭、呼簾外、（慶庇長押下也、敷圓座、先以人不可出逢之由謝之、）謁之、行隆云、可有行幸八條第之由、先日雖有其儀、人々（下官在其中、）被申可被過中陰旨、仍延引、而此間、主上聊有御不豫事、爲御所之凶之由、頗有其驗等歟、如女房、內々殊所鬱陶也、加之、故院於彼內裏、御不豫出來、始終非吉、（件御祟、全非五條內裏之凶歟、如何々々、）仍旁遷幸八條亭、所思食也、保元、永萬、雖不可爲例、已又非無蹤跡之事歟、何況、帝者之儀、以日易月之禮、於倚廬代、被過十三ヶ月了、於其後者、中陰之前後、强不可及沙汰歟、仍猶有遷幸之條如何、但可爲殊旦難者、非此限歟、兼又若可有行幸者、同輿之人如何、中攝政姫君、來十七日內々可有入內、雖然、未有后位、粗被尋我朝之例、非后之人、同輿之例、曾無所見、爲之如何、若蒙准后之宣旨者、不可有憚哉、此條同可被計申者、余申云、先中陰內行幸事、先日被尋問之時、申所存了、其上於

殊急者、不可及左右歟、但偏可依御藥事者、御祈禱、御療治、全不可依其所、今所被疑者、御所之凶許歟、若然者、早可被行御占也、雖被趣、若忿、可有遷御他所之由、令占申者、不可及異議、不然者、猶被過中陰、可穩便歟者、行隆重云、密事、非御藥一事、武勇之輩、守護內裏之間、其程遠、而於事有煩、又非無事之怖、仍雖一度有其例者、可有忿行幸之樣、禪門所被存也云々、余申云、素所申、於有殊御用者勿論、只不可及議定、早可有遷御事也、此上不能左右者、同與人事、嘉承、二條大宮、(道子內親王是也、)被擬母儀、有同與之沙汰、雖非后位、同與不可有憚之由、人々議奏、然而、卽位之日、載宣命、有立后、然者、今度依彼例、立后之後、同與雖可然、事已無止事、可有急速之行幸者、縱雖無例、准后之人同與、有何事哉、漢家之禮、不限必后位、霍光同與宣帝之由、匡房卿、嘉承之度所申也、凡非霍光人、漢朝總有三糸之禮歟、然者、當時后位無其人、中陰及閏月之間、立后忽不可叶云々、今度之行幸、准后宣下之後、同與不可有其難、但猶可有立后歟、其故、於今度者、他儀不可叶、仍以新儀、雖有准后之同與、禮須以后位備其仁、故退可有冊命之由、所申也者、行隆、此次、語鎭西、伊勢等事、肥後國菊池郡住人高直、有謀叛之聞、仍九國與力、可奉伐之由、被下宣旨了、又熊野惡徒等、越來伊勢國、伊裴宮近邊、燒失了、已欲及內外宮之間、和泉守信兼來逢、希有伐散了、少々伐取、其外逃脫之輩、多以入海云々、此外、於關東事者、委不聞、此間、廻伊勢國船、可着須萬多渡、其後、官軍可寄攻尾張國之由、所聞也云々、小時退出了、今夜、召女院侍等、(脅カ)條加勸發、依有過怠等也、今朝、上日衆五人召籠了、

十二日、己丑、天晴、此日、故院結緣經供養也、余依先日定、奉渡御佛、副送文、(件送文、無家令之署所幷右大臣家字、只書棄也、依爲內々之事也、)

三尺普賢菩薩像一鋪、二幅、(差赤地錦緣、以帋亂裏、是雖不可今案也、其外、付絹裏、又緣裏用白唐綾、軸平文有金物、)

佛臺一基、(其躰、如衣荷(架カ)、平文、有金物、行事棟範、雖仰黑漆之由、嘉承、平文之由、見師時記、仍如此、第二層打臂金、爲懸佛也、)

造花佛供如例、(造花、綵色之佛供、染佛供四坏、例白佛供二坏、)

佛供等、嘉承例者、付二花机等所役一歟、而今度、無二佛具新調一、仍付レ佛可二調進一之由、棟範所レ申也、

被物一重、中陰事、依レ無二過差一調レ綾、而人々多調二織物被物一云々、

絹袈一、布五段、

佛布施一裹、例絹裹也、綿五兩歟、

已上、納二長櫃二合一、赤衣仕丁持レ之、衣冠下家司相二具之一、此外、基輔朝臣相具所レ參也、件佛已下事、一向範季所二勤仕一也、

今日、御導師、慶智律師云々、御願文、兼光朝臣所レ作也、人々捧物、皆被物云々、入レ夜、二品有二佛事一云々、東國追討使大將軍左兵衛督知盛卿歸洛、依レ疾也云云、

十三日、庚寅、天晴、早旦、女房密々參二詣廣隆寺、六角堂等一、未刻、藏人左少辨行隆來、呼二簾前一、問二子細一、先日所レ被レ尋之行幸之間沙汰也、就二余申狀一、御藥幷御所事、被レ問二官依二穢中一、召二陣外一、內々問レ之、寮召二藏人所一問レ之、等一之處、申旨各別、就レ何可レ被レ行哉、須レ用二官卜申旨一也、然而至二今度一不レ可二必然一、事體猶有二行幸一者、可レ宜歟云々者、申云、先日被二尋問一之處、有二殊急事一者、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早可レ有二行幸一、依二御藥之一事一者、御所之凶有無之條、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之由令レ申了、付レ之被レ問二官寮一、申狀各別之時、被レ用二官申狀一者例也、今可レ被レ棄二其狀一之由、難二定申一、此上事、只可レ在二御定一也、愚慮難二定申一者、行隆內々語云、若有二行幸一者、來廿日可レ宜之由、所二擇申一也云々、行隆所二持來一之卜形等如レ此、

御所吉凶、幷行幸事、

官、

卜二吉凶一事、

問、五条皇居吉凶如何、

推レ之、吉歟、

問、有レ行二幸他所一、吉凶如何、

推レ之、不快歟、

治承五年二月十二日、神祇權少祐卜部宿禰兼衡

權大副卜部宿禰兼友

寮、

御所吉凶、

占、今日己丑、時加レ巳、正月節、徵明臨レ巳爲レ用、將騰虵、

中小吉、靑龍、終大吉、天后、御行年、已上徵明、騰蛇、卦遇ニ反吟一、

推レ之、被レ用ニ皇居一、有ニ御藥事一、不吉歟、何以言レ之、用幷御年上、帶ニ騰蛇一、是主ニ御藥事一、又三傳爲ニ無氣一、卦遇ニ反吟一、是主ニ御所不吉一之故也、

、、、、、、、、賁　元、

、、、、、、、、廣　元、

、、、、、、、、、、、業　俊、

季　弘、

泰　親、

在　憲、

御不豫事、

官、

卜ニ御不豫事一、

問、依ニ何咎祟一、所レ致哉、

推レ之、依ニ御身過一、幷土公祟一所レ致歟、

問、依ニ御不豫一、被レ加ニ護身一吉凶如何、

推レ之、被レ加ニ護身一、半吉歟、

年　月　　署所同前、

寮、

日來、御心神不例、依ニ何祟一所レ奉レ致哉、

占、今日己丑、時加レ申、正月節、奉ニ宣旨一日時、勝光臨レ卯爲レ用、將天空、中河魁、朱雀、終天岡、大裳、御行年、已上傳送、勾陣、卦遇ニ虎視氣蹄路一、

推レ之、依ニ御惡治身一、土公咒咀成レ祟、所レ奉レ致之上、靈氣加レ咎歟、丙丁壬癸日、御增減之期也、

年　月　　署所同前、

凡、此行幸之沙汰、狂亂也、何强被レ訪ニ諸人一哉、只任ニ雅意一可レ被レ行事也、今日、入レ夜雨下、長光入道來、

十四日、辛卯、天陰雨降、可レ被レ奉レ供ニ養不動尊勝陀羅尼等ニ事、自レ官觸ニ女院廳一云々、

攝政送レ書云、行幸、猶來廿日一定也、同輿人、來十七日密々可ニ參內一、准后以前同輿、何樣之事哉、不審云云、報云、廿日以前、盍レ被レ宣ニ下准后之事一哉者、

十五日、壬辰、天晴、傳聞、鎭西謀反之輩、逐レ日興盛、燒ニ拂太宰府一了云々、季經朝臣來、談ニ姬君入內之間事一、萬事不レ具云々、光盛參上、持ニ來諫言抄四丐一、件光盛所ニ抄出一云々、件書以ニ假名一書レ之、女房爲レ易レ讀也云々、事太無レ所レ據、仍以ニ眞名一可レ書、重仰了、件抄、先年之比抄始、自然不レ終レ功、近日抄了云々、主稅

頭定長參上、仰醫道抄物事、可注進療治方之由也、件抄所仰名醫五人也、典藥頭定成、(合藥方、)前藥院憲基、(病源抄、)施藥使賴基、(藥種功能、去々年、賜證類本草一部、令抄出之、是則此事之濫觴也、彼時、未及他抄等之沙汰、去比、各仰一事、可令抄進所思企也、仍定成、憲基等、召仰了、(後日、仰灸穴事了、))主稅頭定長、(療治方、)主稅入道知康、(法名覺蓮、可仰養性之方、未召仰之、此間可仰也、)於灸(後日仰灸穴事了、)治之要穴者、手自可抄出也、人神所在事、當時依無其要、不令抄之、何況家々說々不同、古來醫家之論、只在此事、仍一人之抄出、難備指南、旁不及召仰也、

十六日、(癸巳、)天晴、召使來催云、明日、可有行幸八條亭、右大將可參仕者、當時有所勞、不能出仕、相扶得者、可參之由令申了、大將未着亮闇之服、連々依無日次也、着吉服、供奉行幸、專不可然、可止美服之由、被宣下了、人定驚眼歟、於內々事者、着吉服出仕、雖無其憚、至于行幸者、已大禮也、非神事之人、吉服之條、甚非穩便之上、日者病惱、當時不快、仍申所勞之由了、攝政以消息、被告行幸之由於大將、同申所勞了、未着亮闇服之子細、同相示了、又大將、以書狀、觸下依所惱不可參之由於頭辨了、傳聞、知盛卿歸洛了、其替、重衡朝臣可向之由、有其儀、然而其儀忽變、可被遣鎭西云々、傳聞、今日被渡賊首、十八人、使廳請取云々、中陰內、頻有此事、如何々々、

十七日、(甲午、)天晴、此夜、行幸賴盛卿八條亭、先是、故攝政姬君、(生年十九、)密々入內、卽同輿云々、我朝非后位之人、無同輿之例、然而被下准后宣旨之後、可有同輿之由、有過日之沙汰、忽立后不可叶之故也、事彌倉卒、仍准后宣旨、猶以不被下歟、每事只有議、而無始終、不能左右事也、後聞、參內之後、有准后宣旨云々、傳聞、熊野法師原、燒拂阿波國、追捕在家雜物、資材、米穀等之類、不遺一物搜取了、又源義俊、(爲義子、世稱十郎藏人、)居住尾張國、其勢三萬餘騎、在美乃國官兵等、僅七八千騎云々、賴朝未越足柄關、先以義利之勢、分四手、可寄攻云々、又聞、鎭西謀叛之者張本徒黨十六人同意云々、爲余見冣吉夢之由、有告送之者、有太神宮冥助事歟、深可信々々、□□今日、依七宮不食所勞、法眼被出自西山也、

十八日、(乙未、)天晴、基輔來語云、去夜行幸、及曉更、同輿之人遲參之故云々、自母堂之家、先向攝政八條亭、

其後參內、夜半云々、攝政須被待彼姬君來臨之處、先以參內、人爲奇云々、件姬君入內之儀、侍從忠良、車前駈、衣冠六人、共殿上人、宗雅、盛定等、出車二兩、半物一人、雜仕二人云々、基輔參會內裏云々、自陣可被下車之處、雨脚如沃、仍竊輦車被下云々、行幸供奉公卿、宗家卿之外、無納言、信範卿着吉服云々、又近衞司無人、忽被譴責之間、少將兼宗、元雖着諒闇、未調儲束帶之間、着吉服供奉、人以爲目云々、此日、新院五七日也、導師澄憲僧都、六十僧、（此中有七僧、）左大臣已下、公卿廿餘人參入云々、或帶劔取笏、或不然云々、此事、先例不同歟、

十九日、（丙申、）天晴、巳刻、參女院御堂、（日來御坐御堂、）今日、故殿御忌日也、導師覺智僧正、公卿不參入、季經、賴輔朝臣等已下也、余佛事、同懸置佛供養、如例年、酉刻歸家、

傳聞、主上御不例、大略平減云々、後聞、今日攝政被向淨光明院、公卿、朝方、雅長等、候賛子、攝政召壺禰廉、信範入道、祗候其傍、人以爲目云々、

廿日、（丁酉、）天晴、召憲基朝臣、問大將所惱事、又明後日、廿二日、可加灸治、可參之由、召仰了、

酉刻、隆職來、召簾前、談雜事、世間事、大略相語事等、

一去十七日行幸、大殿祭有無評定、遂准穢中之儀、不被行之、凡中陰內、雖過三十日、諸社祭被停止、准彼例、不被行之、但於中陰以後者、雖亮闇中、被行件祭也、保元行幸別儀也、永萬又穢中也、仍不及其沙汰、觸穢以後、中陰之內行幸、今度已爲初度、仍有議云々、

一新院中陰之內、被渡賊首、未曾有事也、就中、不被下解文、使廳請取之例、古今未聞、被誅謀反之輩之時、先所被下賊首解文也、如此程事、職事可相存候、使廳又可驚申、彼是不足言歟云々、

一去正月五日、東大、興福、兩寺僧綱、可解却見任之由、被下宣旨了、被補山階寺別當之時、依不審起、兩條之問、一ハ、主上御倚廬代之間、如此事宣下、其例不覺悟、如何、二ハ、可解却見任之由、被宣旨之後、未被仰下還補之由、然者、只載綱位、可除官職歟、如何、光雅云、凡不可及是非、倚廬之沙汰勿論、又前

官之不審、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以二權大僧都仁圓一、爲二別當一、以二權少僧都覺憲一、爲二權別當一之由、慥承二攝政之仰一、此上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早可レ載二此狀一云々、仍任レ命所レ下二宣旨一也云々、

一一日比、左少辨行隆仰云、有下可レ召二東大寺所司一之事上、別當已解任、付二誰人一可レ召哉、隆職申云、付二造寺長官兼光朝臣一、可レ被レ召也者、然而不二承引一、付二綱所一召レ之、曾無レ例事也、其次、行隆云、禎喜、全稱下不レ被二解官一旨上、頻執二行寺領事一、凡力不レ及云々、

一京中在家被レ計事、大略、公家知二食富有之者一、可レ被レ宛二召兵粮米一之故云々、但不レ可レ限二兵粮米一、院宮、諸家、併可レ被レ奉レ宛、是天下飢饉之間、制レ富與レ貧之義也云々、

良久退出了、

傳聞、關東事、聞下宮不二御坐一之由上、多有下乖二賴朝一之者上、甚物忩、又其勢雖レ云二數萬騎一、全不レ可レ叶二物要一、尤嗚呼也云々、是又不レ知二實說一、

廿一日、戊戌、天晴、未刻、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數刻談語、入レ夜被レ還了、傳聞、坂東軍陣、太以物騷、泉冠者、不レ知レ名、召二具十郎藏人義俊一請レ降、來二宮兵方一之由風聞、但義俊被レ捕之條、果以僻事歟、不レ被二信受一、

廿二日、己亥、天晴、巳刻、俄雪降、卽晴了、此日、大將加二灸治一、前施藥院使丹波憲基朝臣、參二勤之一、灸所十三所也、醫師賜二御衣、幷牛等一、女房參二女院御方一、余同參、依二此事一也、今日、新院藏人來、催二來月三日御正日粥時一、申二承之由一了、

廿三日、庚子、天晴、小兒頭在二西壺一、是五體不具、七ケ日穢也、然而、近日天下皆有二穢氣之疑一、諸人不レ參二詣神社一、仍不レ及レ立レ札、申刻、定能卿來、問二公事之間不審一、此間注二出參議作法等一云々、

入レ夜外記大夫〔師〕（○師恐史誤）師景參上、持二來素書一卷一、依二先日召一也、今日依二吉曜一、持參之由所レ申也、此書、相傳之人甚少、先年祖父師遠、自二白川院一下給、深以祕藏、傳在二彼家一、余聞二此由一、仰下可レ加二一見一之由上、雖二子孫一、容易不レ可二傳授一之由、師遠書二起請一、仍恐懼甚多、進退惟谷、竊致二祈請一之間、夢中有二可許之告一、（其狀在二別紙一、他事等相交、爲二師景一、爲レ余、總以最吉之祥也、）仍手自終二寫功一、今日所二持參一也、靈告嚴重、殆拭二感淚一、余謹正二衣裳一、以讀二合之一、（余披レ新、師景持レ本也、）張良一卷書卽是也、黃石公於二圯上一授二

子房、傳之登師傳之書也、而余不慮得之、豈可不悅哉、抑張良一弓之書、或稱六韜、或謂三略、其說區々、古來難義也、然而、晉簡文帝說、尤足爲證據、何況、六韜者、卽太公之兵法也、黃公更授子房之條、其理頗不當歟、三略者、張良自所作也、然者、於圯橋之上、自黃公之手受之書、卽以素書可謂眞實、彼三略者、傳得此書之後、所制作歟、世人深不悟此義歟、但區々末生、難決是非、只任一旦之愚案、爲後鑒錄子細許也、又此書相承次第、加匡房說者、彼張良末胤、渡我朝、所謂、張修理(不知實名、)是也、件男傳持此書、爲故資綱中納言家僕、仍令進主君歟、在彼中納言家云々、其子家賢卿之時、進白川院、自彼院、師遠所下賜也、余案之、件書端、小野宮右府以此書、有被送入道中納言顯基卿許之狀、資綱者顯基子也、以之推之、彼張修理、祇候資綱卿之許之間、以其因緣、傳此書歟之由、匡房卿致邪推歟、實資公、已傳此書、何必限張修理哉、是又愚案也、定不叶正說歟、

廿四日、(辛丑)天晴、今日、小御堂修二月也、中御門大納言一人參仕、先被來此第、余及大將、共依所勞、不候其座、

廿五日、(壬寅)天晴、申刻以後天陰、雨雪間下、早旦、請佛嚴上人、習大金剛輪眞言、大將加灸治之後、未更發云々、又咳止了、爲悅々々、此日、公家於最勝光院、奉爲高倉院被行御齋會、上卿兼雅卿云々、又六七日也、

廿六日、(癸卯)天晴、此日、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也、雅賴卿一人參仕云々、傳聞、關東徒黨、其勢及數萬、官兵尫弱、仍俄前將軍宗盛已下、一族武士、大略可下向、來月六七日之比云々、重衡鎭西下向停止了云々、

廿七日、(甲辰)傳聞、邦綱卿煩二禁、禪門病頭風云々、民部卿資長、一昨日於日野出家、今日使季長朝臣訪之、無指疾、只遂年來之素懷也、雖遇亂世、未曾當其殃、次第昇進無怨、昇正二位中納言、又任民部卿、其息、帝者侍讀、四位中辨也、涯分榮望、專爲足、遂以遂本懷、誠末代之幸人也、

廿八日、(乙巳)雨降、傳聞、邦綱二禁有煩、今日加灸治、(百六十帖云々、)憲基治之、定成云、物體雖非殊大事、次第療治相違、病者身弱、有其怖云々、憲基云、於瘡全不可有其恐、只身體衰損、此條難治云々、總以非

レ無二恐事一歟、病者彌以憔、敢不レ受二飲食一云々、又聞、禪門頭風、事外有レ增云々、又中宮不例云々、

廿九日、丙午、天晴、此日、高倉院御法事也、導師公顯僧正、攝政已下、公卿多以參入云々、

子細可二尋記一、

今旦、余奉二爲故院一、於二御墓所一、奉レ供二養佛經一、是、嘉承、知足院殿於二香隆寺一、被レ修二佛事一之例也、彼書像、是又繪像、阿彌陀三尊一鋪、二幅、迎接像也、色紙經一部、素紙六部、以二慶智律師一爲二講師一、三口、三昧僧六口、爲二題名僧一、季長朝臣、相具參上、誦經文、余自加署也、嘉承、重仲朝臣、相具參上、依二彼例一令レ進二家司一也、但季長布衣也、兼光、基輔等參入、無二他人一云々、入レ夜、余着二冠直衣、心喪服、鼠色、頗滯黑也、先參二法皇一、最勝光院南御所、依レ無レ人、付二女房一申入、即女房令レ謁、次參二高倉院御喪家、六波羅賴盛卿家、號二池殿一云々、謁二女房一問二御惱、及御臨終之間事、悲淚難レ抑、心神如レ屠、數刻之後退出、前院登霞之後、連日雖レ催二參入之志一、行步不レ叶、レ思而涉、〇涉下恐脫日字 近日聊有二其減一、仍抛二萬事一參入、凡去年六月以後、今日始所二出仕一也、用二八車一、八葉、南上車也、前駈布衣、隨身不レ發二前聲一、又牛童遣レ車也、

今日、以二基輔朝臣一、遣二禪門、并邦綱卿等之許一、訪レ疾、出仕以前、刑部卿賴輔朝臣來云、可レ下二向豐後國一、是彼國住人等、企二謀反一、追二出目代一了、凡依二鎮西謀叛一、可レ被レ遣二追討使一云々、但近日、其儀停止了云々、若然者、當國可二滅亡一、取二諸身一、任國之外、無二他計略一云々、賊徒一云二追討使一、旁以國中損亡之基也、仍國司下向、可レ鎮二住人梟惡一、不レ可レ被レ入二追討使於境內一之由、令レ申二禪門一、已有二可許一、仍所二思立一也云々、但事已頻二物狂一、萬人不二甘心一、其實又非レ無レ恐之故、殊精進潔齋、祈二請賀茂春日二社一、其趣、若下向可レ有二後悔一者、可レ蒙二其告一、又故障出來、可レ被レ止二此下向一也、不レ然者、存下有二冥助一之由上、可二下向一云々、大略實物狂歟、王法已以廢了、謀叛之邊民、豈叙二用國宰一哉、還可レ及二非分之恥辱一歟、返々不便之支度也、但件人、殊爲レ先二信力一、先々、多預二佛神之加護一之人也、然者、祈請之旨、定感應歟、傳聞、尾張之賊徒等、少々越二來美乃國一、射二散阿波民部重良之徒黨一、相互被レ疵之者有レ數、官軍方、有下云二池田太郎一之者上、捕二件者一、乍レ生一持去了云々、此事實事也、然而、彼邊祕藏云々、

閏二月〔大〕

一日、丁未天晴、觀性法橋來示二祈事一、書二願書一賜了、自二明日一可レ始レ祈也、家中無レ物、仍給二平緒一筋一了、所レ願意趣、偏思二社〔稷〕之安穩一也、若余在生之間、其事不レ可レ叶者、可レ有二夢想之告一、又至〔知イ〕二生涯安否一、一向可レ赴二後世菩提一之由也、入レ夜、有安來云、禪門之所勞、十之九者、無二其憑一云々、又邦綱卿所勞、太以有二怖畏一云々、又云、筑前國司貞能申上云、兵粮米已盡了、於レ今者無二計略一云々、仍爲二怨攻一前幕下俄欲二下向一之間、依二禪門之病一、後了云々、

二日、戊申天晴、早旦、實嚴阿闍梨來、受二一切成就明印、菩薩眞言等一、及レ晝、佛嚴聖人來、受二愛染王印一、余自二廿八日一潔齋、滿二大金剛輪眞言一千遍一、爲二此加行一也、自二今日一、余始二念誦一、又實嚴、智詮、信助、佛嚴等、各能々可二祈念一之由、仰含了、同心合力、可レ顯二法驗一之時也、侍從所勞、猶未レ愈云々、佛嚴行向見、申下無二別事一之由上云々、今日、眞言一萬反、以レ使訪二禪門、邦綱等一、

三日、己酉天陰、今日、高倉院七々御法事也、導師覺智僧正云々、

余依レ催、送二咒願於彼院廳一、

折敷高坏十二本、折敷面、押二白生絹一、無二下繪一、

同饗四本從僧料、

副物絹、五十疋、　代布五段、

差二副下家司一、送二院廳一、

有二送文一、端注二右大臣家一、月日下、有二家人之署一、

禪門所惱、殊進□、邦綱卿二禁有レ增、公家、自二昨日一御藥、但今日頗宜御云々、中宮又以不例、凡天下之躰、以レ詞不レ可レ云事歟、在二美乃一追討使等、一切無二粮料一之間、可レ及二餓死一云々、坂東賊徒、勢逐レ日萬陪云々、大略、萬事至極之時也、今夜、新院御事了、人々分散、女房等少々留候、中宮行二啓泉殿一云々、今日、咒及二五萬反一、

四日、庚戌天晴、雨降、傳聞、邦綱卿、去夜渡二六條之邊青侍家一出家云々、爲二素懷一之上、依二所勞危急一也、以二基輔朝臣一訪レ之、有二恐悅之報一、疾之體、非レ無レ恐云云、今日五萬反、入レ夜、傳聞、禪門薨去云々、但實否難レ知、可二尋聞一也、

五日、辛亥天晴、禪門薨逝、一定也云々、仍以二基輔朝臣一、吊二喪家一、中宮、二品、前大將等、居二一所一、吊二其三人一也、巳刻、大夫史隆職來、雖二

念誦之間、依世間不審、召前問雜事、語云、今旦參陣、左少辨行隆密語云、去夜、法皇宮、武士群集之由、有風聞、人以爲、法皇與前幕下有變異之心、誠是天下衰亡之至也云々、昨日朝、禪門以圓實法眼、(亂國家之濫觴、天下之賊也、)奏法皇云、〔愚〕僧早世之後、萬事仰付宗盛了、每事仰合、可被計行也云々者、勅答不詳、爰禪門有含怨之色、召行隆仰云、天下事、偏前幕下之最也、不可有異論云々、非啻東國之寇、又有中夏之亂歟云々、小時退下了、相續、賴業眞人來、余始念誦了、仍不謁(也イ)之、

准三宮入道前太政大臣清盛、(法名靜海、)者、生累葉武士之家、勇名被世、平治亂逆以後、天下之權、偏在彼私門、長女者始備妻后、續而爲國母、次女兩人、共爲執政之家室、長嫡重盛、次男宗盛、或昇丞相、或帶將軍、次二子息、昇進恣(音イ)心、凡過分之榮幸、冠絕古今者歟、就中、去々年以降、强大之威勢、滿於海內、苛酷之刑罰、普於天下、遂衆庶之怨氣答天、四方之匈奴成變、何況、魔滅天台法相之佛哉、只非堙滅佛像堂舍、顯密正敎、悉成灰燼、師跡相承之口決抄出、諸宗之深義、祕密之奧旨、併遭回祿、如此之逆罪、無非彼之〔脣吻〕、倩案修〔因〕感果之理、爲敵軍亡其身、被懸首於戈鋒、可曝骸於戰場、免弓矢刀劒之難、病席終命、誠宿運之貴、非人意之所測歟、但神罰冥罰之條、新以可知、日月不墮地、爰而有憑者歟、此後之天下安否、只奉任伊勢太神宮、春日大明神耳、

今日五萬反、

此日、請佛嚴聖人、奉供養佛經、

一字金輪、　不動明王、
愛染明王、　孔雀明王、
毘沙門天、
　已上、奉圖一鋪、
守護國界經一部十弓、大孔雀明王經一部三弓、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十弓、王法政論經一弓、仁王般若經二弓、(新譯、)
　已上黃紙、朱軸、墨字新也、

件佛經、圖寫供養之旨趣、且爲拂當時之厄難、且爲鎭天下之夭殃也、若所願成就、備王佐之器量者、以此佛經、仰五畿七道之諸國、以每年正月八日、爲式日、於國分寺、奉圖寫供養、朗置長日之所

作一、可レ限二未來際一、專以二上春之齋會一、可レ祈二中夏之安寧一也、自二今日一、毎朝供二香花一、爲レ可レ期二海內安穩一、願求成就一也、所願之趣、多在二社稷一、佛天何不下施二哀愍一給上哉、懇地尤深所レ仰二悲願一也、

今日、經房朝臣送レ札云、明日、可レ被レ議三定東國反逆之事一、可二參院一者、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六日、壬子天晴、此日、於二院殿上一、被レ僉三議關東亂逆之事二云々、余依二所勞一不參、攝政雖レ參、不レ候レ座、居二閑所一云々、左大臣已下、公卿十人參候云々、前大將宗盛卿奏レ院云、故入道所行等、雖レ有下不レ叶二愚意一之事等上、不レ能二諫爭一、只守二彼命一、所二罷過一也、於レ今者、萬事偏二以院宣之趣一、可二存行一候、先關東兵粮已盡、無レ力二征伐一、如二故入道之沙汰一者、西海北陸道等運上物、併點定、可レ宛二彼粮米一云々、此條又何樣可レ候哉、若有下可レ被二宥行一之儀上者、可レ被二計仰下一歟、又猶可レ被二追討一者、可レ存二其旨一、召二公卿等於院一、僉議之後、奏二一決一之趣、可二進退一也云々者、依二此申狀一、有二今之群議一云々、議奏之趣、可二尋問一、余愚案、此定甚無レ由歟、被二宥行一之儀、爲レ朝有レ恥、太見苦事也、而征伐之條、遂不レ可レ叶者、聊可レ被レ述二其由緒一也、所謂、內亂之逆臣、蒙二天罰一夭亡了、於レ今者、法皇可レ知二食天下一之由、普可レ告二知遐邇一歟、前幕下返二權於君一、蹔可レ令レ表二隱遁之由一歟、此兩條、共不レ然者、被二宥行一之條、首尾不二相應一、又賊徒不レ可二和平一、都以無レ所レ據之沙汰歟、縱又雖レ可レ有二此儀一、法皇一旦不レ可二受取一、再三可レ被レ懸二仰幕下一歟、而一問一答、有二御沙汰一、果以有二後悔一歟、莫レ言々々、今日、念誦五萬反、

七日、癸丑天陰、雨降、昨日僉議、問二實守卿一之處、返事如レ此、

昨日群議之趣、雖レ有二少異一、大略一同候歟、左大臣、大納言四人、隆季、實房、實國、宗家、中納言三人、忠親、朝方、實家、參議二人、家通、實守、候二殿上座一、經房朝臣傳レ仰、綸旨云、關東逆亂之間、依二天下飢饉一、御祈不レ合レ期、又兵粮已盡了、賊首群二集尾張國一、猶可レ被二追討一歟、若又被二宥行一之儀如何、一同申云、先被レ下二院宣一、隨二其狀跡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云二御祈一、云二兵粮米一、隨レ堪可レ有二沙汰一之趣候、重仰云、被レ成二廳御下文一、其狀如何、又使者誰人哉、西海有二謀反之聞一、又如何、人々申云、西海事、同可レ被レ下二廳下文一、使者事、兩樣、或主典代、若廳官、或四位

院司云々、狀跡事、或一通、載國々、可令廻見、或國國各別、付國司可遣、其後、人々退出、今日、左大臣、帥、堀川納言參入、廳下文之間事、其沙汰可候之由承及候、大略、暫休征伐、先以院宣、可被宥之儀候歟、

傳聞、今旦、以僉議之旨、爲使靜賢法印、被仰遣宗盛卿許、於門外、以能圓傳示仰旨、幕下返奏云、猶於重衡者、來十日一定可下遣也、然者、東國勇士等、乖賴朝、可隨重衡之由、可載院宣者、靜賢云、若爲此儀者、被遣院宣無益、只一向不可變征伐之儀事歟、素付令申給之狀、已有群議、今被報奏之旨、依違了、何樣可候哉云々、重示云、招賴盛、敎盛等卿相議、重可令申云々、凡次第、切腹事也、余愚案相叶了、大將縱雖有猶豫之申狀、重有問答、不可有後之違亂之樣被定同議了、可及議定也、然者、何有此異論哉、

八日、（甲寅）雨降、彼岸之終所作滿呪遍了、今日、四萬反、凡七ヶ日之間、卅萬反也、此日奉供養不動尊畫像、幷尊勝陀羅尼等、依先日宣旨也、以智詮阿闍梨爲導師、

申刻、法眼道快被來、今旦、典藥頭定成來、爲問侍從所勞所召也、無別事云々、此次、問邦綱入道瘡、申云、萬死一生、無憑云々、

九日、（乙卯）天晴、傳聞、一昨日、隆季忠親等卿參院、議定廳御下文之趣、仰俊經卿、令草之云々、今日、俊經卿持參件草、其趣、已無所據、仍此儀、不可然之由、有法皇之仰、然而、前幕下只賜此狀、先立遣之、相續、可遣重衡之由、申請云々、御使召繼云々、廳下文狀、可注載之、

入夜、靜賢法印來、談世上事、每事不足言、天下滅亡期、當此時、太以歎息者也、

廳下文、可書入、

十日、（丙辰）天晴、傳聞、時忠卿所勞云々、重衡朝臣來十三日可下向、今旦、先檢非違使景高、相具院宣（以召繼爲御使）、發向云々、

十一日、（丁巳）天晴、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世間事、今朝、以季長朝臣、訪邦綱入道所勞、逐日有增云々、定成、憲基、共申怖畏之由云々、

十二日、（戊午）陰晴不定、訪邦綱卿所勞、只同事云々、今夜、中宮、幷前大將等、渡居六波羅喪家、猶本八條河

原云々、經家朝臣來、重喪之後、今日、初召レ前、問二重家入道臨終之間事一、佛嚴聖人、顯眞僧都等、爲二善知識一云々、傳聞、關東已欲二伐入一、官軍陣中物騷、飛脚頻到來、申二此狀一、重衡明旦可二馳向一云々、

十三日、己未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重衡今日出門、明後日可二發向一云々、

十四日、庚申天晴、早旦、遣二使於邦綱卿許一、今日、憲基加レ針云々、仍所レ訪也、使者歸來云、膿汁快出、苦痛頗減、而無力彌增云々、午刻、全玄僧正來、邦綱入道、大略無二其憑一云々、晩頭、右京權大夫師光來、初參之後、今日始所レ召レ前也、談二和歌事等一、件人、和歌之外、無二他藝一、且依二此事一、所二初參一也、今日、於二高倉院御喪家一、女房等、奉レ鑄二銀普賢菩薩像一、各書二一品經一、奉二供養一、澄憲僧都爲二導師一、說法驚レ耳云々、

此日、有二禪門薨奏一、雖レ爲二出家之人一、依二康和三年例一、被レ行云々、從二今日一廢朝三ヶ日云々、

十五日、辛酉天陰、雖レ有二雨氣一、未レ降、今日、追討使藏人頭正四位下平重衡朝臣、相三具院廳御下文一、(先日、景高持向之由風聞、謬說云々、)所二發向一也、今日、宿二宇治一、來十九日、可レ着二美乃、尾張之境一云々、隨二兵萬三千餘騎一云々、雖レ爲二重喪中陰之内一、依二前幕下命一、不レ顧二先父之追慕一歟、重衡堪二武勇之器量一之故、殊應二此撰一云々、愚案、重衡者、其身向二南都一、滅三亡東大、興福兩寺、法相、三論二宗一者也、四所明神、七堂三寶、定與二冥罰一歟、因レ茲、乍レ在二父喪一、忘二哭泣之禮一、赴二合戰之場一、果以可レ報二彼逆罪一者也、造意之禪門、已當二其罰一、下手之重衡、豈免二彼殃一哉、天然之理、得而可レ知、努力々々、

十六日、壬戌雨下、申刻以後天晴、大納言入道所勞、定成、憲基、共申二必死之由一、憲基、今旦得二身暇一退出了、其後、筑紫醫師法師出來、加二療治一、自二本針穴一撑三出膿汁一、五六坏、其後、心神頗落居、辛苦又減氣云々、但猶無二其憑一事歟、今日、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七日、癸亥天晴、傳聞、越後城太郎助永、依二宣旨一、已襲三來甲斐信乃國一之由風聞、爲二無實一云々、及レ晩、隆職來語云、筑前々司貞能郎從、一昨日上洛、私有二相觸事一來向、語云、官兵其勢萬餘騎、尾張賊徒僅三千騎許、刹那之間、可二攻落一、日來、船遲々間、于レ今不レ戰、五百餘艘已付了、於レ今者、賊徒之敗績、不レ可レ經レ程云云、今日、光盛持三來帝王略論一、先讀三合第一弓一、邦綱入道、筑紫醫師、雖レ加二療治一、無レ驗云々、

十八日、甲子天晴、長光入道來、談二世上事一、法性寺座主被レ來、爲レ訪二邦綱卿所惱一、密々、自レ是可二行向一云々、晩頭、前施藥院使憲基來、召レ前、問二邦綱入道所惱事一、申云、去十四日加レ針、同十五日、筑紫醫師法師出來、搾二出濃汁惡血等一了、其後、苦痛頗減氣、然而、更無二其憑一、殆依二此療治一、大事可二出來一云々、

十九日、乙丑天陰、及レ晩小雨、早旦、典藥頭定成來語云、邦綱入道必死也、去十四日申二其由一了、不レ可レ過二今月之內一云々、筑紫醫師療治、於レ今者無レ益歟、病體悉損了云々、又傳聞、賴基同申下不レ可レ過二今月一之由上云々、遣訪之處、辛苦頗減之由、有二返報一、今日、參二女院御方一、此間、定能卿來、談二院邊事一、

廿日、丙寅天晴、午刻、藏人左少辨行隆、爲二院御使一來臨、余依レ疾不二出逢一、以二季長朝臣一、稱二此旨一、行隆云、依レ爲二大事一、以レ人不レ可レ申、只參二御緣邊一、可二申入一云々者、仍招二簾前一、長押下廣庇、謁レ之、行隆傳レ仰云、東大興福兩寺惡徒、依二謀反事一、被二追討一了、其後、寺領、及僧徒領、併收公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嚴刑難レ宥之故也、其趣忽雖レ不レ可レ變、恒例佛事等、併退轉、無二過怠一之禪侶等、悲二歎此事一、就レ中、東大寺大佛御身雖レ全、御首燒損遠近見聞之輩、莫レ不レ驚レ眼、雖レ如レ形可レ造二掩假佛殿一之由、寺僧等、欲二結構一之處、寺領等沒官之間、無レ力二於經營一云々、云レ彼云レ是、聞食歎不レ少、因レ茲、寺領幷寺僧領等、如レ本可レ被二返付一哉、若然者、宣下之趣、似レ無二始終一、又惡徒等濫行、向後不レ可レ絕、仍暫不レ可レ及二此沙汰一歟、兩箇之間、思慮可二量奏一、抑於二興福寺事一者、長者定被二計申一歟、然而、且爲二御存知一、所レ被二尋仰下一也者、余申云、先衆徒惡行、累世積年、遂依二謀叛之聞一、被レ遣二追討使一、是皆依二惡僧之所行一、被レ施二嚴肅之刑罰一也、敢非二佛像正教之過失一、又非二禪侶堂舍之擁怠一、然者、僧徒之所領、猶可レ依二罪之輕重一、何況、於二佛寺之領一哉、然而、已被レ下二沒官之綸旨一、不レ歷二幾旬月一、忽改易之條、雖レ有二輕忽之難一、已被レ補二山階寺別當、權別當一了、其上、被レ返二寺領一、更有二何憚一哉、重案二事情一、關東鎭西謀反事、已大事也、如レ此之時、祈二請佛法一、可レ待二彼効驗一之處、都無二此沙汰一、殆似レ致二魔滅一、今被レ返二付寺領等一者、三論、法相之侶、必專二丁寧之祈禱一、四海八埏之民、定休二辛苦之煩費一者歟、但除下惡僧等巧二無道一所二掠領一之公田、人領等上之外、可レ被二返付一歟、至二于向後一、

濫行不レ可レ絕之條者、召二彼兩寺門僧綱已下一、殊可レ被レ誡二將來一歟、此上左右、且可レ在二時議一者、行隆又云、近日、猶南都僧等、與二力謀反一之由、粗有二其聞一、此條如何、余云、猶於レ有二此儀一者、又忽何及二寬宥之沙汰一哉、勿論之事歟、但尋二捜眞僞一、事實者、任レ法可レ有二沙汰一歟者、余問云、兩寺營作事、無二其沙汰一歟如何、行隆云、先只可レ被レ付二寺領一否、議定了之後、定及二如レ此之巨細一歟、如二只今一者、未レ及二其沙汰一云々、歸參了、以二季長一訪二邦綱入道一、大略、如レ不レ辨二前後一云云、

廿一日、丁卯天晴、傳聞、左相府、同申下可二返付一之由上云云、左府余兩人許、被レ尋云々、

廿二日、戊辰陰晴不レ定、邦綱入道、不覺成了云々、傳聞、熊野法師原二千余人、越二尾張一了、爲二與力一也云々、今日、賴輔入道出レ京自二勝尾寺一、自二去月廿九日一參籠、卽向二大納言入道之許一了、

廿三日、己巳雨下、申刻、人告云、邦綱卿入道、已入沒畢者、卽遣レ使弔レ之、棟範出逢云、此未刻許一定了、臨終殊神妙、悅思不レ少、以二黑谷聖人一、爲二善知識一云々、件上人、出家戒師也、邦綱卿者、雖レ出レ自二卑賤一、其心廣大也、天下諸人、不レ論二貴賤一、以二其經營一、偏爲二身之大事一、因レ茲、衆人莫レ不レ惜、但平禪門滅二亡藤氏一、此人頗與二其事一歟、故有下蒙二神罰一之疑上、可レ恐々々、

廿四日、庚午朝間雨下、午後天晴、傳聞、六波羅邊、一族之輩、自二昨日一集會、有下令二內議一事等上、郎徒等遙去、不レ令三人聞二其趣一云々、世人懷二怖畏一歟、邦綱入道、今夜葬送云々、侍男共之中、爲レ余多見二吉夢一、此十余日之間事云々、此日、女房參二女院御方一、今夜、使三大藏大輔泰茂修二者也イ泰山府君祭一、依二夢想一也、件男、先々此祭施二効驗一也、

廿五日、辛未天晴、申刻、參二女院一、晚頭、覺乘得業來、語二南都事一、去夜上洛、明曉可二下向一云々、此日、法皇渡二御法住寺御所一、公卿侍臣供奉云々、愚案、今度御幸、不レ可レ被レ整二威儀一、只密々可レ有二還御一也、如レ此事、無二申行之人一歟、後聞、公卿七人、殿上人八人供奉云云、

廿六日、壬申天晴、傳聞、攝政不豫云々、今旦、覺乘得業來、只今下三向南都二云々、此次語云、故藏俊僧都云、春日御社御正體、眞實者、金剛般若經也、慥有二所見一云々、今聞二此語一、余所レ見之夢想、正夢之條、更無レ疑

事歟、仰可㆑信者也、今多年之所願、決定成就之期也、
感涙難㆑抑者歟、佛神照㆓丹情㆒、垂㆓玄應㆒歟、
廿七日、癸酉、自㆑夜雨下、申刻以後天晴、今日、依㆓夢想
告㆒、受㆓金剛般若經於信助阿闍梨㆒、主稅頭定長來、示ヨ
合女房湯治之間事㆒、自㆓明日㆒可㆑始也、
廿八日、甲戌、物忌也、行㆓仁王講㆒、今日、女房始㆓湯治㆒、五
木湯也、
廿九日、乙亥、天晴、物忌也、傳聞、熊野那智御山、强盜亂
入、常住客僧一人、而不㆑留㆑跡、已成㆓荒癈之地㆒了云
云、近日、瀧下靈像之石(稱㆓飛瀧權現㆒是也、)碎失了云々、是本山
魔滅之徵也、可㆑悲々々、
前右大將宗盛、有㆓病氣㆒、然而、頗祕藏云々、
卅日、丙子、雨降、入㆑夜甚下、雷鳴、傳聞、攝政之所惱、二
禁云々、其物雖㆑安、其所有㆑厄云々、又敎盛卿煩㆓二
禁㆒云々、近日、此病頻聞、有㆑樣事歟、如何々々、

三月

一日、丁丑、陰、風吹、朝間雨下、前施藥院使憲基來、爲
㆑示ヨ合女房湯治之間事㆒、所㆑召也、此次語云、攝政自㆓
去廿八日㆒煩㆓二禁㆒、然而減了、今日行水、又被㆑渡㆓六
條亭㆒了(日來被㆑坐㆓八條㆒、)云々、傳聞、秀平可㆑追㆓討賴朝㆒之
由、進㆓腳力㆒、令㆑申㆓前大將㆒、不㆑經㆓院奏㆒、直示㆓報狀㆒
了、早々可㆓攻落㆒之由也、但秀平全不㆓動搖㆒、只以㆑詞、
如㆑此令㆑申許也云々、官兵等、未㆑渡㆓尾張河㆒、依㆓水
溢㆒也、來五日可㆓合戰㆒云々、
二日、戊寅、陰晴不㆑定、未刻、藏人宮内少輔親經初參、(進㆓二字㆒、)
召㆓簾前㆒談話、此次語云、近日、雖㆑有㆓祈年穀奉
幣㆒、依㆓天下穢氣之疑㆒、(禪門薨逝事、)過㆓其日限㆒、可㆑被㆓發遣㆒
云々、又云、高倉院中陰以後、欲㆑被㆑行㆓政始㆒(改㆓平敷㆒、)
之處、依㆓外記不ヨ候、于㆑今未㆑被㆓遂行㆒、六位外記、見
任只一人也、而現病云々、又云、中下旬之間、可㆑被
㆑行㆓春除目㆒云々、此外、暫交㆑談、其後、退出了、申刻、
參㆓女院御方㆒、入㆑夜歸來、傳聞、尾張武士等、引ヨ退遠
江㆒之由、日來風聞、極無㆑實云々、義俊(十郎藏人、)以下數萬、
皆在㆓尾張國㆒、敢無㆓動搖㆒、官兵明日(三日、)可㆓寄攻㆒
云々、是實說也、阪東賊首、以㆑斯(新イ)爲㆑先云々、
三日、己卯、朝間小雨、巳刻以後天晴、法性寺座主被㆑來、
數刻談話、晩景被㆑歸了、節供如㆑常、家司等、皆有㆓所
勞㆒、仍無㆓陪膳㆒、不㆑可㆑爲㆑例、光明院領、大和國七ヶ庄
事、觸㆓國司㆒、國司觸㆓前大將㆒、大將云、可㆑進㆓證文㆒云

云、
四日、庚辰天晴、傳聞、三日合戰延引、來七日云々、定能卿來、談除目事等、文書少々借與了、亥刻、女院御所炎上、先渡御々堂御所、大將、幷其室同之、其後、余歸家、令禦餘焔、遂免了、誠是佛神之感應也、此間、攝政被參、女院渡御余家、其後、攝政退出了、人々少々參入、頭辨同參、及深更、余渡居南尼上家、先是、女房等渡了、此後、華山院中納言、參女院云々、又女院未渡御余家之前、自院有御使、北面下﨟、
五日、辛巳天晴、去夜火事、不聞及之輩、今日多以參入、左中將淸通朝臣來、入夜中御門大納言被來、
六日、壬午天晴、泰茂來、又典藥頭定成來、問余脚氣事、申云、暫不可加療治、只以行步可爲治云々、申旨等有其理、此日小除目、近日、六位外記只一人、又見病、公事等闕如、仍爲補外記、春除目以前、所被忩行也、伊與守信章、院御分、可知行備前之由、有御氣色、然而重衡可知國務、仍如元、可知食伊與之由、前大將令申云々、右少將公衡、依祭使闕如、被任之云々、又檢非違使光長、被解官、日來被梟首之由風聞、或又不然云々、未定之間、有此宣下、爰知、決定現存歟、人以爲嘲哢歟、總以忽不可及此沙汰歟、又出雲重任、朝方卿知行國也、件卿、日來院御蟄居之間、頻奉音信之由、有其聞、今於事有哀憐、顯其驗歟、傳聞、東國勢甚以强大、容易不可敗散云々、凶黨等相議云、官兵等、併入立尾張國之後、盡員可討伐之由云々、凡官兵兵粮併盡了、更以無計略、事之成敗、近日可見云々、稱宮之人、決定在伊豆國、眞僞之間、雖難知、所號如此云々、是等說、皆難被信歟、入夜、左大將被參女院、以藏人示云、只今欲參啓之間、老母家近邊有火事、因忩退出了云々、今日除服、新院御服也、出河原、陰陽師漏刻博士憲成、陪膳季長、役兼親、余着例亮闇直衣、鈍色也、日來所着之薄鼠色直衣、指貫等、賜陰陽師了、嘉承之例、除服之由不見、然而、思事理、爭可不除哉、雖亮闇中、於其色頗濃者、尤可除之也、仍除服了、
七日、癸未天晴、參女院御方、早旦、天文博士廣元來、火星留舍南斗、及十餘日、大將軍愼也云々、又云、道之祕事、在太白經天、只以書見奉奏、專不可然事也、不當午而當午、以爲經天、有可得心之樣上也、不知口傳之如、泰親、只以書見稱之、尤訛也云々、此外、談道之祕事等、不違其注、傳聞、今

日、尾張合戰之日也云々、後聞、不レ然云々、

八日、甲申天晴、物忌也、

九日、乙酉天晴、物忌也、

十日、丙戌天晴、參二女院御所一、藏人宮内少輔親經來、非二指公事一、只所レ參也云々、傳聞、前大將、有二食𤸎之病一云云、或云、不レ然、天性大食之人云々、

十一日、丁亥雨降、午刻、頭辨經房朝臣爲二院御使一來、余謁レ之、經房云、鴨社遷宮當二今年一、而神領等、爲二所々領一被二押取一事等、度々雖二訴申一、無二裁許一之上、關東神領等、併爲二賊徒一被二虜領一了、社家之力、不レ可レ堪二造宮一、先例、爲二本社之沙汰一、所レ被二造營一也、仍任二他社例一、被レ付二成功一、爲二公家御沙汰一、可レ被レ成二土木一之由、彼社司進二解狀一、此事、已爲二新儀一、何樣可レ被レ行哉者、申云、於二訴訟一、任二道理一、可レ被二裁許一歟、關東神領等事、所レ申無二疑殆一、但彼社領、不三必限二坂東一歟、以二他領、幷神封等之力一、猶可レ勵レ勤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歟、所詮之不足、又不レ可二默止一、被レ付二成功一、何事之有哉、年來爲二社家之沙汰一、偏爲二公家御沙汰一之條、不レ可レ然事歟者、經房云、左府申狀同前也、此次、經房云、座主明雲、勤二仕新院御祈一、七佛藥師、修中崩御、其後、公家御祈等、可レ被二禁忌一歟、而長日御修法、不二結願一、又追討使御祈猶勤仕、此事、先例不二覺悟一云々、非二勅問一、私事次所レ示也、偏可レ依二先例一之由、答了、愚案、若可レ憚者、彼御祈等、卽可二結願一歟、而于レ今勤仕、忽及二此沙汰一、如何々々、

十二日、戊子天晴、午刻、權右中辨光雅、爲二攝政使一來、余呼二簾前一、廣庇、逢レ之、光雅云、造興福寺之間事、條々可レ被二計仰一之由、所レ候也者、

一燒失之所、可レ遣レ使否事、不レ知二先例一、又違レ期了、強不レ可レ遣レ使之由、有二令レ申之輩一如何、又長者可二下向一哉否、如何、

答云、於二御使一者、必可レ被レ遣、全不レ可レ依二違期一、於二長者下向一者、今度不レ可二必然一歟、

一於二南圓堂、維摩堂一者、任二度々例一、爲二長者沙汰一、可レ被二造營一、其事始二今月廿四日一之由勘申、而金堂已下事、可レ爲二公家御沙汰一、其間有二未定事等一、期日以前難レ決二其事一、儲日四月十日也、而賀茂祭以前如何、被レ問レ例之處、於二少佛事等一者、雖レ不レ可二勝計一、如レ此之大事、猶可レ有二思慮一哉如何、

答云、如レ此事、尤可レ有二忩沙汰一也、今月廿四日旁宜歟、其事難レ叶者、又祭以前、何事之有哉、散所佛事、先

例強不レ憚事也、

一於二事始一者、諸堂同時雖レ可レ被レ行、至二棟上一者、六七月之間、金堂已下不レ可レ叶、（於二長者一、令レ沙二汰堂一者、年内必可二造畢一、仍被兩月之間、必可レ被二上棟一也、）被レ上二假棟一如何、

答云、棟上之時、長者已下、氏公卿可二下向一歟、而只被レ上二講堂、南圓堂棟一、無二金堂之沙汰一、專似レ忘二本體一歟、又假棟之條事、可レ謂二輕忽一歟、但如レ此大造作、神社、佛寺、八省、内裏等之中、有下被レ上二假棟一之例上者、准二據其例一、同日被レ上二金堂之假棟一、何難有哉、

一火灾事、任二先例一、可レ被レ申二三社一也、而亮闇中、諸社祭、不レ被レ立レ幣、此條如何、

答云、此事難題也、凡亮闇之間、不レ被レ立二氏社幣等一、未レ知二其故一、公家已有二奉幣一、臣家何憚哉、然而、行來已尙、忽難レ改二舊規一歟、至二于臨時大事一者、不レ可二默止一事歟、但都可レ被レ憚二奉幣一者、又可レ被二發遣一之由、難レ申歟、進退惟谷、思慮已迷、諒闇中奉幣、若有二上古之例一者、可レ被二准據一歟、但憶不二覺悟一、可レ被レ捨歟、亮闇中、無二私奉幣一、已爲二流例一、然者、雖レ不レ被レ立、又非下疎二神事一之儀上歟、猶訪二有識之士一、可レ被二左右一也、

一今度、以二何度例一、可レ被二遵用一哉、永承雖レ爲二吉例一、其後無レ程有レ灾、爲レ之如何、

答云、康平、金堂燒失、長者不レ被二下向一、兩事相似、今度如何、又嘉保爲二吉例一、此兩度之間、可レ被レ用歟、

光雅重云、於二後二條殿例一者、他事所レ被二忌避一也、至二此事一如何、

余云、於レ有二其儀一者、勿論也、不レ及二左右一者、竊案レ之、被レ忌二先祖事一、如何々々、

一年來之例、於二春日御塔一、被レ行二唯識會一、而依二燒失一、於二御社一可レ被二移行一、御經同燒失、須二新寫一之處、御塔新造之時、同可レ被レ供二養新寫經一、其レ時可レ被レ寄二今度新寫經一哉、此條可レ有レ議、仍於二今般一者、只以二寺家所在之論一、可レ被二遂行一之由、欲二定仰一、如何、

答云、會釋可レ然、

光雅又云、依二亮闇一、可レ止二舞樂一之處、於二御社一被レ行者、猶可レ有二舞樂一之由、舞人光近等所レ申也、如何、

答云、元於二御社一、被レ行二此會一者、可レ有二神事改減之恐一歟、至二于此事一者、被レ移二行御塔之法會一也、然者、

依亮闇被止舞樂、何難之有哉、但神社法會、雖亮闇、有不可止舞樂之例歟、一旦可被問例歟、光雅退出了、

相次、大外記賴業來、談世上雜事、東大寺勸草所持來也、又語云、秀衡進宣旨請文、其狀云、廻籌策於魚麗之陣、拂賊徒於烏塞之邊云々、然而、專難信用者歟云々、

晚頭、參女院、召施藥院使賴業、令見大將灸治之跡、聊依有不審也、入夜歸南、

十三日、己丑、天晴、傳聞、去十日、官兵等欲渡墨俣之間、遮尾張賊徒等越來、五千餘騎也、而重衡舍人男（金石丸、高名者也云々、）告之、因茲相防、自巳刻至申刻合戰、賊黨等千餘人被梟首、其後三百餘人溺河水亡滅了、大將軍等、多以伐取了、猶官兵等渡墨俣河、襲殘賊等云々、是去夜、飛脚到來、稱申云々、十郎藏人行家、（本名義俊云々、）被疵入河了、定夭亡了歟、然而、不入梟首之中云々、余案之、重衡無爲無事歸洛者、誠神罰殆似有疑者歟、始終定有樣歟、莫言々々、今日、女房頻加灸治、

十四日、庚寅、天晴、女房姬君、密々參詣廣隆寺、六角堂等、光盛參上、讀合帝王略論第四卷、

十五日、辛卯、天晴、大將唯頗腫云々、仍召主稅頭定長、令見之、申無別事之由、此次、余問云、神在心之時、胷部通憚之歟、如何、申云、華蓋王堂已下、至于巨穴、憚中心一行也、於二行三行者、不憚之云、今日、祇園一切經會、依亮闇無舞樂、

十六日、壬辰、天晴、和康法師來、仰可抄進灸穴之由、是仰名醫等之抄物中也、先日、欲仰養生事、而倩案之、灸治事猶重、基家殊所習傳也、仍召仰之、五位藏人親經來、非指大事、只所來也、余不謁之、以人問近日公事等、申云、來月可有行幸閑院之由云々、又來廿四日可有除書、廿七日祈年穀奉幣云々、此次、相觸右大將可加灸治之由了、定能卿來語云、來廿七日可有日吉御幸之由風聞、未有一定云々、

十七日、癸巳、朝陰、巳刻以後晴、參女院御方、傳聞、秀平爲責賴朝、軍兵二萬餘騎、出白河關外、因茲、武藏相模武勇之輩、背賴朝了、仍賴朝歸住安房國城了云々、又越後城太郎助永病死了云々、但此等事、難取信、如此浮說、先々皆以虛誕也、然而、後日爲

存知眞僞、隨聞及注之、

十八日、(甲午)天晴、物忌也、傳聞、堀川宰相賴定卿薨逝云云、經實孫、經定子、無指藝業、爲朝非殊要人歟、相傳之家領有數、頗其家富云々、召淸景、仰除目之時府奏不可過兩三通之由、成功之輩、雖其數多、一度除書、不取上七八通之府奏、仍尋成功次第、及功程多少、可上府奏之由、所仰也、

今日、被實檢興福寺燒失之跡云々、(氏院別當兼光、長者家司光雅、勅使行隆等也、)

又被實檢東大寺、勅使行隆也、

廿日、(丙申)天晴、信範入道來、語造興福寺之間事、去十八日、遣勅使已下實檢、即日、可有仗儀幷造寺除目之處、國宛事、行隆不申定下向、仍延引、來廿四日云々、廿五日、可有三社奉幣、(此事、被問人々、忠親、雅賴等卿也、雅賴、申可有奉幣之由、忠親申只遣使可被告申之由云々、亮闇中、無奉幣、仍有此沙汰也、)幷多武峯、椎岡等告文云々、來月九日、可有事始云々、此外、談雜事等、攝政不知和漢事之條、頗歎息歟、法皇、來廿七日、可有日吉御幸云々、世人不請之歟、

廿一日、(丁酉)天晴、酉刻、藏人左少辨行隆、爲院御使來、余依風疾、隔障子謁之、行隆云、東大寺、興福寺、八省、三ヶ大作事、一時相遇、東西國有亂、水干損無極、如此之間、秘計難及歟、總以爲大事之上、先當時、被尋申事二ヶ條、一者、來廿四日、可被行造興福寺除目、幷同國宛議定、而於講堂、南圓堂者、爲長者沙汰、可被造營、金堂已下、爲公家御沙汰、可被宛諸國之處、東國、大略不及沙汰、所殘之國々、多被宛八省造作了、仍無可然之國歟、此條如何、二者、南都僧徒等申請、大和國、如元、全分被付寺者、金堂、幷築垣等、試可相勵之由所申也、可被裁許哉否、如何、余申云、先國家大事無過之、安民肩而大厦可成功之趣、幷此間子細、委曲思慮、可計奏之由、可被訪公卿及有識士等歟、以短慮卒爾不及計申、抑於被尋問此條、先造八省國々、可被除否事、大極殿、朱雀門、小安殿等、尤可被除、於廻廊支配者、強不可被避歟、此國宛事、須議定之後有沙汰也、而期日已近々、然者、只先可然之國、少々可被計載歟、即大和國被宛之條、未及其儀歟如何、(此條、追可奏子細、當時只驚一旦許也、)縱雖何國、先被計宛、議定之後、追可被左右也、(於講堂、可被行維摩會、□仍年內可造畢之由、長者結構、仍金堂已下事、又有忩沙汰云々、)次大和國、併免

給僧徒一之條、專不レ可レ然、於二大和國一者、委有二沙汰一、興福寺事、一向可レ被レ付歟、若又東大寺可二相營一歟、如レ此之間、評定思慮之後、可レ被二左右一、忽免給之條、必有二後悔一歟、凡興福寺之間事、一向被レ仰二合長者一、彼被二計申一之上、又可レ有二其沙汰一歟、且以二此等趣一、可レ被レ奏也者、□行隆、此上條々、雖レ有二相示旨等一、忽不レ能二左右一、大概不レ過レ斯歟、御佛被レ鑄之間事、可レ被レ下二知識之詔一云々者、　丑刻、女院御所燒亡、余不二參會一、出レ自二御所之內一云々、卽幸二御堂御所一、余居所希有免了、凡廿日之內、兩度有二此災一、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女院御生中、令レ遭レ火給事、加二今度一七ヶ度也、每度出レ自二御所內一云々、於レ今者、不レ可レ有二此恐一歟、去比、兩家有二狐怪異一、共占二火災之由一、果以符合、又熒惑守レ斗、爲二大將愼一之旨、先日廣元令レ申、同以相叶了、余重厄之年、旁以天然之運也、云而有レ餘、攝政被レ參、

廿二日、戊戌、天晴、女院御堂御所、四壁不レ全、有二其恐一、仍竊渡二御賴輔入道南直廬一、未曾有事也、愁生見二如レ此之事一、可レ悲々々、殿上、留二御堂御所一、爲二表御坐一候之由也、今日、兼雅、雅賴等卿爲レ訪來、各隔レ障謁レ之、

廿三日、己亥、天晴、攝政送レ書云、興福寺國宛、幷造寺除目等、明日可レ被レ行、而高階仲基望二申次官一、如レ仰相計可レ示云々、又云、八省、東大、興福兩寺、造作等事、遍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之由、昨日所二傳承一也云々、余報云、檢二先例一、可レ被二計定一也、仲基、重代爲下被二召仕一之者上、何事之有哉、但先例、能被レ撰二器量一事也、暗難二計申一者、

廿四日、庚子、晴、一日晴、女房參二院御所一、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爲レ訪也、日來依二所勞一不二能行一云々、此次、談二除目事等一、今夜除目始、執筆左大將、長方卿云々、幷有二造寺除目、國宛定等一云々、

廿五日、辛丑、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攝政被二示送一云、昨日除目、今朝事了、又依二奉行人懈怠一、造寺除目延引、不便云々、伯耆國稻積庄、去年被レ付レ國了、不レ停二廢庄號一、而昨日以二靜賢法印一、申レ院云、件庄雖レ不レ停二廢御領一、去年被レ付レ國之次第、偏非二國司進退一、子細不レ能二注載一、如レ元爲二院廳沙汰一、被レ仰二付可レ然之人一、尤宜歟者、今旦勅報之趣、靜賢示送、其狀云、進申之條、返々神妙、然者、可レ宛二賜人々一、重可二觸申一之由、有二御氣色一、其次仰

云、尋常御情性、猶甘心思食、可レ奉二相憑一之由、所レ候也云々、余重申云、件庄可レ宛二給人一之條、凡及二沙汰一、早々可レ賜也、抑御定之趣、殊恐畏申之由、同以令レ申了、今日、召二泰茂一、問二火事占一、申云、女院御病事、余可レ有二吉慶事一云々、但聊可レ愼二口舌、鬪諍一、卅日之內、壬癸日、物忌日也云々、

廿六日、壬寅、天晴、物忌也、未申刻許、雷鳴小雨、去夜半、重衡朝臣入京云々、法皇、明日欲レ幸二日吉社一、而依二天下穢氣之疑一、幷前幕下制止一延引、但可下參二籠今日吉一給上云々、有二穢疑一者、雖二今日吉宮一、無レ憚哉如何、除目入眼也、

廿七日、癸卯、天晴、見二聞書一、知盛任二參議一、親信卿給二周防一、藏人巡時經、經房子、任二肥後一、頗不便歟、

安房國謀反之者掠領、其外無二他計略一、日來所レ期、藏人巡年云々、而被レ任二肥後一、如何々々、但被レ停二廢新立庄薗一者、專宜歟、法皇、今度除目、不レ可レ被二口入一之由風聞、而親信給二受領一、又經房頗有二不快之事一之由謳歌、今如レ此者、每事似レ被レ遂二御意趣一、如何々々、尾張相國入道、入洛之慶、內々示遣、以二女房一、傳二憲親法師一也、有二恐悦之報一、

廿八日、甲辰、天晴、經家朝臣來、申二吉良庄訴事一、又聞、坂東勇士等、已超二來參河國一、實說云々、官兵等併歸洛、又無二兵粮一、得二其隙一可二襲來一歟、尤可レ有二用心一事歟、

廿九日、乙巳、天晴、昨今又物忌也、晚頭大夫史隆職、來二門外一、問二造寺除目延引子細一、申云、先例、大臣爲二上卿一、而今度各無二御參一、又國宛事未レ定、幷兼光不慮觸穢、中宮五體不具穢、依二此等事一延引、只今、其期不レ聞云々、早旦請二佛嚴聖人一、示二合祈事等一、有二夢想事一、同示合也、此日下名云々、

〔治承五年夏　辛丑〕

四月〔大〕

一日、丙午〔天〕晴、書心經五卷、傳聞、去比前幕下許有落書、其趣、法皇欲幸日吉者、與山僧同意、爲登叡山也、僧綱兩弁賴盛卿等與此事、卽御幸之際、可入夜伐於前幕下之許之由、成謀議之旨、具載件落書、因茲、彼家中用心殊太云々、如此之事、無所據之輩所爲也、太以不便也、見下名聞書、無殊事、

二日、丁未〔天〕陰、雨下、實嚴闍梨來、示合祈事、

三日、戊申天晴、未刻、參女院御所、自院伯耆御厨之間事、有被仰旨等、勿論次第也、大略可棄國之時歟、入夜、上方有火、泰親朝臣來、談天變事、鎭星入犯輿鬼、占文不輕云々、

四日、己酉雨降、伯耆御厨間事、以靜賢申入了、未聞勅報、二位中將兼房被來、余謁之、

五日、庚戌天晴、午刻、定能卿來、申刻、隆職來、召簾前、談雜事、戌刻參院、依御行法之間、無御對面由、有其仰、卽退出、

六日、辛亥天陰、雨降、參女院御所、今夕、爲御方違、渡御御堂御所、自燒失之所、當塞方、滿十五日不可宿之故也、自今以後、不可有、只一度可違之由、先日泰茂令申也、入夜、右少將公衡、爲請賀茂祭陪從裝束來、大將依所勞灸治等、不謁之、以職事能業申之、答可調送之由、

七日、壬子天晴、物忌也、未刻、頭辨經房來門外、數刻佇立、依不便、開門招入中門邊、但依物忌不謁之、以人示云、今年可被行改元哉否、踐祚次年、被行改元例也、而諒闇年例、有古昔〔別〕例、近代不然、可令計申、被副兩大外記勘申例、兼又中宮、重喪、可有院號、拜舞、饗祿等有無如何、正曆東三條院例、具趣無所見聞、可令計申者、余申云、寬平、承保爲最吉例、雖及第三年、被過諒闇可宜歟、但頃年、東西有亂、中夏不靜、依如此之難、有改元之儀者、被用延曆等例、又何事之有哉、院號事、尋先例可被計行歟、無所見者、愚案之所及、拜舞、饗祿、共以其理不可然歟者、已上、申次男未練、仍注付一帋、內々給之、而頭辨乞取件折紙了云々、頭辨云、改元事、左大臣被申〔之〕旨、只如令申給、院號事、被問人々四五人、忠親卿申旨、又以同前、他人申狀未承云々、改元事者、左府、余許被問之云々、

入夜、右近廳頭來、申大神祭使闕如之由、憖不可被闕如之由、召仰了、且觸年預、可付職事之由仰了、後聞、新任將監宗景勤仕云々、
八日、(癸丑)天晴、依當神事、公家無灌佛、女院御灌佛、於御堂御所被行之、別當基輔、判官代兼親、外記來催云、明日、院號定可參者、申所勞之由了、
九日、(甲寅)天晴、物忌也、或人云、坂東武者、已來尾張國云々、大將女房、日來有所勞、大略似瘧病歟、而此兩三日、毎日兩三度更發云々、傳聞、明日可被行祭除目云々、天下人云、法皇與前幕下、內心不和、定又內亂出來歟云々、親範卿入道、以寶嚴闍梨、有示事、余不承引、
十日、(乙卯)陰晴不定、傳聞、昨日院號延引、是法皇依御物籠、(今熊野、)不可有御幸、仍所延引云々、愚案、御幸何故哉、未得其意、今夜被行祭除目云々、亥刻、見聞書、鎭西住人種直任太宰〔權〕少貳、先例可尋、
十一日、(丙辰)天陰、時々小雨、坂東武者等、已越來三河國云々、
十二日、(丁巳)陰晴不定、時々小雨、或人云、自去年御卽位之比、進之、紛失云々、未曾有大事也、此事不被信受、然而、定說云々、不能左右〔也〕、
十三日、(戊午)雨下、雷鳴、未刻、參女院御所、入夜歸來、
十五日、(己未)陰晴不定、佛嚴聖人有示合事、
十五日、(庚申)天晴、大外記頼業來、數刻交語、賀茂社司持來葵、及晩、光長來語云、明日賀茂祭、近衞使可給祿哉否、人々不審、延久不行之、天仁爲房記、給祿如例云々、而亮闍年、不可賜御衣、若內藏寮褂歟、然者、又如例如何云々、余案之、不可給歟、如天仁天暦者、不賜祿歟、入夜、右大將、遣陪從半臂、下重、末濃袴下袴等於近衞使公衡之許、(裘二、平裘二行、長櫃一合、)職事長俊爲使、
十六日、(辛酉)天晴、賀茂祭也、近衞使右近少將公衡、
十七日、(壬戌)天晴、物忌也、自今日始念誦、
〔十八日、(癸亥)天晴、物忌也、〕
十九日、(甲子)雨下、依吉田祭、神事如例年、但不奉幣、亮闍例也、
〔廿日、(乙丑)午後天晴、〕
廿一日、(丙寅)天晴、或人云、昨日自常陸國、有上洛之下人、四十餘日、遂前途、廻北陸道入洛云々、件者

相語云、秀衡已歿之由無實也、賴朝可レ娶二秀衡娘一之由、相互雖レ成二約諾一、未レ遂二其事一、凡關東諸國、一人而無下乖二賴朝旨一者上、佐竹之一黨三千餘騎、引三籠常陸國二、依レ思二其名一、一矢可レ射之由令レ存云々、其外、一切無二異途一云々、禪門逝事、第八日風聞了、又同心之助永、共以夭亡、爰賴朝且雄稱云、我於レ君無二反逆之心一、以レ奉レ伐二君御敵一爲レ望、而遮三蒙天罰二了、佛神之加被、偏在二我身一、士卒之心、彌可二相勵一者也云々、因レ玆、禪門薨去之後、坂東諸國、彌以一統了、於二上洛之條一者、追討使襲來之時、即追歸、其次可二伐入一之由、成二支度一云々者、樣々浮說之中、此說頗可レ備二指南一歟、仍粗記レ之、

廿二日、丁卯、傳聞、坂東之武士等、其意各別、武藏國有勢之輩、多乖二賴朝一了云々、凡近日之風聞、朝暮有レ變、遂二其動靜一如何、

廿三日、戊辰、至二今日一念誦、

〔廿四日、己巳、天晴、參二女院一、〕

廿五日、庚午、天晴、藏人宮內少輔親經來、非二指公事一云云、余召二簾前一、文談移レ刻、語云、改元可レ及二來七八月一云々、

廿六日、辛未、天晴、參二女院一、今夜宿二御堂御所一、可レ有二御作事一之地、自二當時居所一當レ西、大將軍方、仍爲レ違二其方一也、

廿七日、壬申、甚雨女房參二女院御所一、

〔廿八日、癸酉、〕

〔廿九日、甲戌、〕

卅日、乙亥、此間、院有二十度御講一、其中、證憲僧都、說法之中、多吐二世上不可一云々、

五月大

一日、丙子、晴、傳聞、賴朝已欲二上洛一云々、是武藏之有勢之輩等、有二異心一、凡各不二〔一統〕一之間、其勢殊不レ減之前、爲レ遂二素懷一云々、騎射、饗祿事、本府驚申、日來一切忘却、仍忽致二其沙汰一、依レ爲二諒闇年一、今年無二荒手結一云々、

二日、丁丑、天晴、右近府々生正保來、申二騎射將不レ着之由一、即以二件府生一、隆房朝臣之許、可二催沙太一之由、兼又可レ被二着到一之旨、大將示遣了云々、又召二廳頭淸景一了、今日、請二佛嚴聖人一、令レ見二大將所勞一、

三日、戊寅、甚雨、大將室、日來病惱、此兩三度、隔レ日更

發、有發心地之疑、仍驗者立一二卜筮、依令占、請覺寬內供、平愈了云々、悅亦不少、左右近府廳頭清景、仰騎射之間條々事、

四日、己卯、終日甚雨、此日、依亮闇、無府荒手結也、

五日、庚辛、天晴、參女院御所、清景來云、實明朝臣、申可着騎射之由云々、

六日、辛巳、晴、此日、右近府眞手結也、依亮闇、不給祿、又不送饗也、長保、見實資說、嘉承、見宗能記、不賜祿、於饗者、如何之由、所見也、然而、保安故殿大將御時、於初年者被送饗祿、於後年者、只送祿櫃、不賜饗之由、有所見、加之、亮闇年又不送饗祿之例存之、就此等案之、不亮闇年、猶不賜饗、何況於亮闇哉、仍饗祿共不賜也、又大將職事等、不催遣也、左近府又同之云々、入夜、府者持來年結、大將加一見返給云々、傳聞、吉野大衆等蜂起、有稱宮之子之人云々、仍自院被仰奈良大衆可尋出件小宮之由云々、

七日、壬午、陰晴不定、日來祈、今日結願、實嚴所修也、

〔八日、癸未、晴、〕

九日、甲申、雨下、此日、今比叡小五月、有競馬五番、但依亮闇、不給纏頭云々、

十日、乙酉、雨下、漏刻博士季親來、召問易筮之間事、基輔自春日下向、昨日所參詣也、

十一日、丙戌、晴、基輔云、今曉有最吉夢云々、

十二日、丁亥、雨下、參女院御所、法性寺座主註送云、或僧見吉夢云々、

〔十三日、戊子、甚雨、洪水、〕

〔十四日、己丑、甚雨、同昨、〕

十五日、庚寅、陰晴不定、此日、月蝕也、請智詮、北斗念誦、所相具弟子也、今日、余百日所作結願了、今日奉幣春日社、付幣料於正預也、

十六日、辛卯、天晴、自今日服藥蒜、

十七日、壬辰、天晴、宗雅來、語世上事等、其中有攝政未練〔習〕事等、

十八日、癸巳、天晴、權漏刻博士菅野季親、相具其子季長〔來〕、所召問五兆占事也、此日、易物忌也、

〔十九日、甲午、〕

廿日、乙未、易物忌也、

〔廿一日、丙申、〕

〔廿二日、丁酉、〕

廿三日、戊戌天晴、此日、余參院、以親宗被仰念誦之間不謁之由、（其實無御念誦、僞稱之、如何々々、）
〔廿四日、己亥參女院御所〕
〔廿五日、庚子天晴、今明日物忌也、〕
廿六日、辛丑天晴、此日、大將參院內、中宮等、直衣如例、單衣、紅下袴、指貫、括籠之、但猶組垂腹白也、此日有小除目、泰經任伊與、雅賢還任少將、重衡叙從三位、任左中將也、
廿七日、壬寅天晴、自今日被始行季御讀經、師三條大納言、上卿藤中納言、左武衛藤相公、源相公羽林等參入云々、此日、參女院御方、
廿八日、癸卯此日、未申刻許雷鳴、
廿九日、甲辰晴、參女院御方、歸宅之後、定能卿息武衛親能來、今日參院云々、今日、晴光持來五行大義、
卅日、乙巳天晴、此日、季御讀經結願、有僧事云々、

六月

〔一日、丙午〕
〔二日、丁未〕
三日、戊申天晴、女房姫君、物詣吉田、祇園也、密々事也、今日、漏刻博士季親來、申易筮、五兆等事、
四日、己酉天晴、向覺智僧正六條壬生家、明日、女院可渡御之故也、
五日、庚戌天晴、酉刻、頭辨經房朝臣來云、院宣云、藏人頭有其闕、所望輩三人、清通朝臣爲近衛司、及位階第一、尤當其仁、若無恩者、可被許三品之由、令申者、泰通朝臣、先例不依必位階事也、云奉公、云殿上人〔望〕、與清通朝臣非同日論、上臈、爭乍置泰通被補清通哉之由令申者、維盛朝臣、以坊官超越數輩上臈、補藏人頭、兼可任中將之由、令申者、三人之所望、一決爰迷、宜令計奏者、申云、清通旁當其仁歟、雖然、泰通所申者、又非無其謂、維盛又被賞坊官之條、不能申左右、憖以此條專難計申、偏可在勅定〔事〕也者、頭辨云、攝政、左府等、所被諮問也云々、亥刻、女院（大將室同車、）渡御楊梅壬生〔之〕邊家、（覺智僧正第所進借也、）非御幸之儀、殿上人不供奉乘車、或自閑路參會、余又借人車、與大將同車、候御〔供〕、女院所召大將車也、及深更歸宅、件家有堂、本主業景法師云々、而逢事之刻、家地資財等、書契狀、賜撿非違使景高

云云、過覺智僧正相傳、伊勢國所領、當時爲二彼僧正
之領一、女院無二御所一之間、暫可二進借一之由、所レ申也、
而本主、凡卑之上、又逢レ事者也、旁以可レ有二其憚一
之由、余再三令レ申、又有二議定一、而當時一切無下可二渡
御一之家上、此兩三月之間、親疎難二借召一、或有二難之障一、
或爲二凶所一、或慳惜、如レ此之間、已計畧盡了、當時之御
所、暑熱之間、片時無下可二御坐一之方法上、仍不レ顧二衆
難一、枉所二渡御一歟、且是非二深難一之由、重所レ有二議
定一也、其故者、業景法師、自二彼家一被二擯出一、若爲二出
立所一者、尤可レ被レ憚、而彼時逐電之間、自二他所一被二
捕得一、其後、自二下人小屋一出立天、所レ赴二遠江國一也、
仍非二重忌一、何況、三重之本主、强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覺智
僧正、已爲二當時之主一、無レ〔妨〕レ於レ爲二〔御〕所一、加之、
如レ此寶物、家地等、轉々之後、殊不レ及二本主之沙汰一之
故也、抑件法師、爲二院近臣一之間、歸洛之時、若可二歸
預一哉、然者、今之渡御、可二無骨一、仍內々被レ伺二院御
氣色一之處、早可二渡御一之由、有二御報一云々、以二定能
卿一所レ被レ申也、
六日、辛亥天晴、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
事一、所レ持二參東大寺勘文一也、此次語七月廿日比、自二
太神宮一奉二奏狀一、是十郎藏人行家、奉二告文於神宮一
〔之〕由也云々、
七日、壬子天晴、未刻、參二女院御所一、壬生[illegible]、入レ夜歸二九條一、
〔八日、癸丑〕
九日、甲寅以二基輔一訪二二品一、依レ遭二其母喪一也、此日、
召二陰陽助濟憲一、問下女院御所可レ被二修造一之間日次上、前
前爲二予沙汰一不快、仍今度、爲二女院御沙汰一、所レ被レ造
也、今日、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也、
十日、乙卯天晴、辰刻許、參二女院御所一、此日、自二閑院亭一、
行二幸賴盛卿八條亭一、爲レ避二來十四日祇園御靈會路一
也、秉燭之後、右大將參內、其後、予歸宅、及二亥終一、有二
行幸一云々、
今日、大將供奉事、
裝束、　亮闇束帶如レ常、　矢角半手、
平胡籙、黑漆靫、有二銀伏輪一、鈍色丸緒一、
弓、卷柄鈍色樺、并組弓柄、同鈍色絹也、
鞍、緣螺鈿、切符、韋庇、　手綱、緋、
或用二蒔繪一梨地無文蒔繪云々、鞍一、而忽不レ能二新調一、又無二相
持之人一、仍付二常說一、所レ用二緣螺鈿一也、猶可レ用二
蒔繪一事也、

隨身、鈍色狩袴、白單衣、狩胡籙、上帶不二改替一、只如レ本、是保元永萬兩殿下例也、他人替レ之、用二鈍色一云々、毛車下簾、淺黃、末濃、如レ常、

今日行幸、無二闈司奏、鈴奏等一、又不レ仰二邦綱一云々、但於二八條亭一、有二名謁一、是皆先例也、

今夜、於二八條亭一、有二除目一、少將維盛朝臣、任二右中將一云々、

十一日、丙辰、

十二日、丁巳、天晴、右中辨光雅朝臣、爲二攝政使一來、隔二障子一謁レ之、被レ尋二問條々等一、

一金堂已下、爲二公家沙汰一、可レ被二造營一、於二講堂、（維摩堂是也、）南圓堂一者、長者可二沙汰一、食堂、寺僧可二沙汰一、而於二維摩會一者、自レ被レ始二行其會一以來、未三曾出二寺外一、仍年內必雖レ可レ被レ造二畢講堂一、其功莫大、其期既近、若無二合期之勤一者、可レ被レ移二行食堂一之處、同以難レ終二其功一之由、寺家所レ申也、若然者、准二如常樂會一、於二禪定院一、（當時被レ安二置燒殘御佛等一、別當房也、）被レ行者、已寺外也、留二會於興福一之文、已可二相違一、仍必於二寺中一可レ被二遂行一也、縱非二講堂、食堂一、可レ然之別院（如二一乘院一也、）出來者、可レ被レ用二其所一、而云二寺僧一、云二長者一、各相二營兩堂一之間、不レ及二他沙汰一、忽難二出來一、或者和讒（私カ讒イ）申云、福原之都、入道相國有二新造之亭一、去年爲二皇居一、被レ行二五節已下公事等一了、然而、彼都棄置之後、其家又不レ及二沙汰一、壞二渡件屋一、建二立別院一、自終二不日之功一歟云々、此條如何、可二相計一者、

答云、件家造營子細、棄置之旨趣、皆不二知給一、偏可レ依二彼沙汰之趣一也、若爲二內裏一被二造營一者、尤可レ有二禁忌一、又可レ有二謗難一、偏爲二社家一被二造營一之後、蹔借二召爲皇居一、還都之時、被二返賜一了云、又有二何憚一哉者、

一諸堂佛寺、於二南都一可レ被レ始歟、將於二此京一可レ被レ始歟、又御衣木、誰人可二加持一哉、

答云、可レ被レ檢二康平〔之〕例一也、案二事理一、於二南都一可レ被レ始歟、加持之人、無レ疑東寺眞言師歟、其仁在二禎喜一歟、

〔一〕事〔始〕之時、行事官已下、可レ着二吉服一哉否、

答云、專不レ可レ着二吉服一、神事奉行人、古昔猶有下不レ改二亮闇一之例上、（如二日時定書一也、）何況、非二神事一、無レ故改二其服一、還可レ毀レ禮歟、

已上、興福寺事、

一近日、御社恠異頻示、殊所恐思也、倩案事情、造營廻廊、不叶神慮之趣、付冥顯有其證、而大衆推而造之、其後、長者已下至于造國司、併以有不吉、遂法相之一宗滅亡、疑滿徵歟、仍可被壞件廻廊哉否、愚案難及、可計示云〔々〕、

答中云、此事、爲朝爲氏、已第一之大事也、以人意輙難計申、疑難決之時、以卜筮決之、古今之習也、然而、其事猶似普通、所存思給者、限日數、以有智淨信之僧徒、令參籠御社、又殊獻幣帛、長者殊致謹愼、被立御願等、可被祈請也、若日數內有靈告者、可被隨其趣、不然者、其期日、可被行占卜歟、

光雅又云、如此事、一切不知子細、且隨聞食及、召光雅、兼光等、尋子細、可被計仰下也、以之可爲本懷云々、

世間事、每事奇異歟、生涯無益、無上菩提之外、他事無由云々、

如此之問狀等、就返答憚多、實進退惟谷者也、

十三日、戊午〔□□〕外記、持來大神宮御領近江國[illegible]永御厨文書、爲有仗議、被廻諸卿云々、上卿藤大納言云々、

十四日、己未〔□□□〕前源中納言來、依疾隔障子謁之、傳聞、自東國送牒狀於山上、其趣、可勤修我方祈者、東國末庄、所領等用途併可沙汰送山上云々、而座主以件狀、令見前幕下、又經奏聞、大衆聞之、大怒云、先可觸衆徒也、而引籠相觸、所尤□奇恠也、仍座主與大衆不和云々、大衆蜂起之次第、〔太〕以無其謂事歟、

十五日、庚申天晴、此日、被行造興福寺行事官除目、幷國宛定等、上卿左大臣、其外公卿四五人參候、右兵衛督家通執筆云々

又被行小僧事云々、國宛、只任先例、被宛東國等、悉在此中云々、酉刻地震、此日有行幸還御、〔云々〕、

隆職注送旨如此、

上卿左大臣、　執筆右兵衛督、

源大納言、　三條大納言、　新大納言、

右衛〔門〕督等、被候仗座、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宣旨、

陰陽寮擇申可被造興福寺雜事日時事、

木作始日時、

今月廿日乙丑、　時午二點、若申、
立柱日時、
七月廿八日　、壬寅、　時寅二點、　若辰、
立柱次第、先東、次西、次北、次南、
上二梁棟一日時、
同日壬寅、　時午二點、若未、
依レ件行レ之、
可レ造二興福寺一國々、
金堂、
近江、　丹波、　播磨、　美作、　備中、
讃岐、　伊豫、
已上、各一間、但東西妻、近江、播磨、
廻廊五十間、
攝津、　甲斐、　信濃、　上野、　若狹、　能登、
加賀、　越中、　越後、　出雲、　筑後、　肥前、
已上、各四間、但加賀、越後、五間、
僧房、
尾張、　參河、　美濃、　丹後、　因幡、　伯耆、
安藝、　土佐、　筑前、　肥後、
已上、各十一國、
經藏、
淡路、　伊賀、　越前、
鐘樓、
和泉、　隱岐、
中門一宇、
但馬、
此外、講堂、　南圓堂、　南大門、
內大臣、
食堂、　上階僧房、　寺家、
東僧房一宇、　以二氏知識一造レ之、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造興福寺使、
長官藤原兼光、兼右中辨、元造東大寺長官、
次官高階仲基、兼和泉守、
判官大江仲守、兼左大史、
主典中原盛言、右衞門志、
同　日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宣旨、
陰陽寮擇下申於二室生龍穴一可レ被レ行二祈雨御讀經一
日時上事、

今月十五日甲子、　時未二點、
讀經日時事
令法印權大僧都信圓率古淨侶、限五箇日、轉讀仁王般若經、祈請甘雨、其施供物、用大和國正稅、
同擇申於神泉苑可被行祈雨御讀經日時事、
　今月十六日辛酉、　時午二點、若申、
依件行之、
權大僧都俊朝、（院御幸祇園社別當賞、）
權少僧都全眞、（還着、）
　出雲、（御幸祇園社撿校僧正明雲讓、）
無動寺撿校、
　覺快親王、　還補、
同日、
國宛定以前、被行之、上卿新大納言、參議右中將、通、
〔十六日、辛酉〕
十七日、壬戌、天晴、參女院御所宿仕、
十八日、癸亥、天晴、自去夜女房不例之由告來、仍午刻退出、大略瘧病歟、大將同相具、入夜大將歸參了、自今日、法眼被參籠葛川了、
〔十九日、甲子〕
廿日、乙丑、天晴、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爲院御使來云、當時太元、阿闍梨勝遍也、（尊實弟子、）而去年園城寺亂之時、爲鎭其事、五月廿七日欲被始行件法之間、遮廿五日凶徒被伐平了、雖然、爲銷餘殃、猶被始行之處、其後天下彌騷動、忽有遷都、又東西謀反、于今不被遂征伐、已如無法驗、仍近日爲平東國、可被始此法之處、勝遍不快、可被改他人之由、被仰合仁和寺宮之處、其師尊實如元可修之由、被計申、（兩度勤仕、賢覺法眼之例也、）仍內々召支度、有其沙汰之間、猶一身兩度勤修、爲希代之例之上、尊實行此法之間、天下又不穩、傳習此法之人多在世、何如無他人、強可被還仰舊阿闍梨哉之由、自他宗輩遍以傾申、因玆、習法之輩、可被注申之由、被仰仁和寺宮、幷禎喜僧正之處、各注進之、（宮六人、禎喜四人、）太略撰門弟、不撰知法歟、然間、常陸已講隆資（賢覺之流、實心弟子、）殊以望申有申狀、件者、不入兩人注文、又安祥寺實嚴阿闍梨、雖非懇望、當仁之由進折紙、此等之間、可被仰誰人哉、可計奏

〔申〕ニ者、〔申云〕、俗家專不レ知ニ案内一、猶宮、長者已下、可レ然之僧綱等、可ニ計申一事歟、實嚴者、粗知ニ其法器一、弘法大師之流、無下可レ出ニ彼右一之者上歟、自餘之輩、又各師主注ニ申之一、此上事、且可レ在ニ勅定一、又同於レ傳ニ受此法一者、撰ニ行業知法之輩一、可レ被レ仰也、至下于被レ改ニ勝遍一之條上者、理可レ然事歟、於ニ其人一者、依レ不知ニ子細一、不レ能ニ定申一云〔々〕、

廿一日、丙寅女房、午刻發了、知詮祈レ之無レ驗、爲レ歎不レ少、

〔廿二日、丁卯自レ夜雨下、〕

廿三日、戊辰女房巳刻發了、今日、驗者同レ前、又以ニ六口僧一、尊勝念誦〔祈〕、引音、

廿四日、辰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常、

廿五日、己巳天晴、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來、傳ニ院宣旨一、前參議光能、雖レ被レ許ニ出仕一、爲ニ四位之前參議一之人出仕例、貞信公之外無レ例、事體尤似レ有レ憚之上、彼朝臣申云、籠居之間、於ニ超越之輩一者、非ニ此限一、今昇進之人々、加ニ座右一之條、非レ無レ所レ怨(愁イ)、仍欲レ被レ許ニ本座宣旨一、其事若難者、被レ下ニ准參議宣旨一、勤ニ仕參議之役一如何者、此事無レ例歟、叡慮不レ決、宜レ令ニ計奏一者、申云、准參議宣下、無ニ先例一、世上定驚ニ耳目一歟、至ニ于本座宣旨一者、於ニ四位參議一、雖レ無レ例、於ニ本座一者、近例人別事也、被ニ宣下一、强不レ爲ニ巨難一歟、但當時、雖レ被レ許ニ本座一、頗無ニ其詮一歟、抑此條、雖下不レ被ニ仰下一之事上、被レ許ニ三品一、被ニ召仕一、全不レ可レ有ニ其煩一事歟、本已爲ニ卿相一、叙ニ三位一、不レ可レ及ニ御猶豫一事歟、此上事、可レ有ニ聖斷一〔者云々〕、光長云、被レ尋ニ左相、攝政等一云々、

今日女房瘧〔病〕祈落了、驗者同レ前、以ニ同人弟子三口一始ニ千手經讀經一、智詮賜ニ單重幷牛等一、他僧給ニ單衣一領一、

廿六日、辛未此日、東大寺行事官除目云々、〔造〕佛造寺等長官、共行隆也云々、

廿七日、壬申此日、侍從着ニ始亮闇一、冠透冠也、幷直衣指貫等也、

廿八日、癸酉傳聞、自ニ去廿五日一、客星出ニ内天一、壬艮傍云々、以外變異也、不レ能ニ左右一、天下大事、擧レ足可レ待云々、

廿九日、甲戌參ニ女院一、攝政會參、談ニ雜事一歸宅、六月祓吉服也、陪膳季長吉衣冠也、

治承五年秋冬（七月四日改元、爲養和元年也、）〔辛丑歳〕

七月〔大〕

一日、乙亥、陰晴不定、未刻、右中辨兼光朝臣、（氏院別當、）爲長者使來曰、被始御寺御佛之間、有條々不審、金堂、食堂御佛、爲公家御沙汰、申事由之處、申合閣下、可致沙汰之由、有院御氣色者、先於何所可被始哉、康平於寺中東室被始之由、有所見云、是寺家所申也、今度、寺中悉爲灰燼、然者、於金堂前壇下邊、可奉始歟、將必於南都、不可始歟、是一、次御衣木、可採何處木哉、康平例無所見、憶事理、採寺領杣木如何、是二、次御衣木加持僧、可被用東寺僧綱、其仁誰人哉、禎喜僧正可然歟、是三、余答云、被始御佛所事、康平例炳焉、南都無異議歟、寺內雖成灰燼、金堂壇下邊、打平張被遂行、何妨哉、（兼光云、白川諸御願寺御佛、於法勝寺金堂壇下、有被始之例、尤可准據歟云々、）兼光重問云、若然者、講堂、南圓堂等、爲長者沙汰、件御佛、各於本堂跡、可被始歟、將於金堂壇下、一度可被始歟、答云、於一所被始、無事妨者、何事之有哉、所々之儀、似有煩歟、何必限本堂跡哉、但可被從便歟、又兼光問云、可被新造之御佛等、其數八十餘體、（金堂許也、）悉同時可始歟、將奉始爲宗御佛、於小佛等者、後日可奉造歟、康平例、只奉始十五體之由、有記文云々者、余答云、於先規存事者、一向可被守其跡、不可及他議歟、次御衣木事、同有先蹤者、可被隨其趣、無所見者、被採寺領杣木、有便無難歟、次加持僧事、禎喜僧正、專當其仁、彼若有障之時、可及沙汰歟者〔々〕、此次、兼光相語云、越後國勇士、（城太郎助永弟助職、國人號白川御舘云〔々〕、）欲追討信濃國、（依故禪門前幕下等命也、）六月十三四兩日、雖入國中、敢無相防之者、殆多請降之輩、於僅引籠城等者、可無煩于攻落、仍各成乘勝之思、猶欲襲攻散在之城等之間、信乃源氏等、分三手、（キソ黨一手、サコ黨一手、甲斐國武田之黨一手、）俄作時攻襲之間、疲嶮岨之旅軍等、不及射一矢、散々敗亂了、大將軍助職、兩三所被疵、脫甲冑棄弓箭、僅相率三百餘人、（元勢萬餘騎云々、）逃脫本國〔了〕、殘九千餘人、或被伐取、或落自嶮岨終命、或交山林暗跡、凡無再可戰之力云々、然間、本國在廳官人已下、爲遂宿意、欲凌礫助元之間、欲引籠藍津之城之處、秀平遣郎從、欲押領、仍逃去佐渡國了、其時所相伴、纔四五十人云々、是

事、前治部卿光隆卿、知二行越後國一之人也、今日稱二備說一、於レ院所二相語一也云々、

〔後聞、逃二脫佐渡國一謬說也、引二籠本城一云々、〕今日、大將白地來、聊有二所勞氣一歸參了、

二日、丙子晴、今日、有二復任除目事一、加賀與二紀伊一名替云云、是、日前、國懸造宮之間、國司重服、有レ憚之故云云、

三日、丁丑晴、今夜、大將參了、一定瘧病歟、仍明後日可二加持一也、

四日、戊寅晴、申刻參院、以二定能卿一入二見參一、依レ召參二御前一、數刻預二勅語一、多是世間逆亂之間事也、余有二疎遠之恐一、而天氣甚快、爲レ悅不レ少、但末代事、萬々何爲哉、日沒以後、參二女院一宿候、今日於二女院一謁二兼雅卿一、

五日、己卯今日請二猷勝阿闍梨一、令レ祈二大將一、未刻發了、尤遺恨、入レ夜歸二九條一、

六日、庚辰晴、今日、泰親來、語二天變事等一、暴兵、移國、大喪等事爲レ詮云々、

七日、辛巳晴、今日、雖レ請二覺寬、春寬等一、各不レ來、然間、猷勝柱所望、仍雖レ請レ之、又以發了、今日殊大事也云云、節供如レ常、陪膳季長朝臣、乞巧奠又如レ例、

法皇、今日欲レ幸二法勝寺一、人々可レ着二吉服一云々、而近日世間不レ靜、天變相頻之上、客星已出、如レ此之間、殊恐思食、仍停止了云々、

師景、內々注二進客星勘文等一、

今年、法勝寺御八講、證誠山階寺別當法印信圓云々、

八日、壬午天晴、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也、今日、大將祈、於二女院御所一被レ始二大般若讀經一、覺智僧正參入發願、

九日、癸未天晴、時々陰、早旦、參二女院御所一、大將發日也、自二今日一、始二千手經讀經一、僧三口、皆有驗僧也、智詮弟子、同行等也、智詮祈レ之、今日殊宜レ發、仍明後日、猶可レ請二此人一也、

十日、甲申天晴、大夫史隆職來、召レ前仰二雜事一、語云、隆職被レ相二副造佛東大寺也、長官一、依レ無下被レ任二次官一之例上、被レ加二長官一、雖二面目可一レ足、沙汰不レ可レ叶、尤爲二大事一云々、

十一日、乙酉天晴、早旦參二女院一、依レ召也、大將、今日平愈了、智詮祈レ之、仍驗者賜レ祿、紅薄樣差重五重、皆顯文紗也、同白單衣、又給レ牛、左衛門能成引也、又千手經讀誦僧、各例布施之外、給二絹一疋一、郎

今日結願也、平愈悅思不レ少、今日未刻、權辨光雅、爲二攝政使一來、於二女院御所一謁レ之、傳二攝政命一云、御寺棟上日、可二下向一哉否事、先日見參之時、粗雖二議申一、其後、公卿少々、（宗家、忠親、雅賴、）不レ期而會、問二此事一之處、各任二康平例一、不レ可二下向一之樣令レ申、又尋二左府一之處、同被レ申二此旨一、猶可二何樣一哉、重欲レ蒙二處分一者、余答云、此事、度々蒙レ仰、所存令レ申了、所詮、只任二御意一者也、但春日詣以前、無二下向之例一、加之、無二可レ被レ宿之所一歟、佐保殿爲二灰燼一、禪定院、當時被レ擬二御寺一、頗無二便宜一歟、又今度棟上、講堂、食堂許歟、以二金堂一可レ被二宗事一歟、旁無二御下向一、無二殊難一歟、但不レ顧二萬事一、無二左右一、可二下向一之由、有二御存知一者、又以可レ謂二謹愼一、誰人敢間然哉、只〔可〕レ在二御意一也、光雅重云、若無二御下向一者、氏公卿可二下向一哉否、余云、只一向、被レ就二康平例一者、不レ可二必然一歟、光雅又云、金堂棟上、頗被二延引一、遂二春日詣一以後、被レ行二彼棟上一、有二御下向一宜歟之由、人々被レ申、而左大臣、此條不レ可レ然之由被レ申、如何、余云、人々申狀、專不レ可レ然、左大臣被レ申旨、可レ然也、雖二一日一、可レ被レ忩二〔出來〕一之處、依二長者下向一、空被レ送二日月一之條、一切不レ〔叶〕二物議一事也、光雅又云、無二御下向一者、勅使之條如何、余云、可レ依二先例一、但燒失實檢之時、雖レ無二長者下向一、猶有二勅使一、被レ准レ彼者、勅使下向、何事之有哉、但此條、强不レ可レ及二御所望一、只可レ被レ從二公家〔之〕沙汰一也、光雅云、康平例、勅使下向之由、無二所見一云々、又光雅云、棟上之時、若春日社、可レ有二奉幣一歟、永承、事始以後、棟上以前、有二奉幣一、其外、棟上之日、御下向之時、依レ無二御參社一、有二奉幣一、永長、事始以前、有二奉幣一、又棟上之時、有二奉幣一、今度如何、余云、事始以後、已被レ遂二奉幣一了、其時、棟上之由、同被レ載二告文一歟、然者、今度重不レ可レ有歟、永承御奉幣者別儀也、非レ依二棟上事一歟、光雅云、今度、以前奉幣、被レ載二棟上事一了、但無二御下向一者、其事若可レ被レ謝歟之由、人人被レ申者也、余云、其事必不レ可レ然歟、其故、如二彼永承一、有二下向無二〔參〕社一者、尤〔可〕レ被二奉幣一、依レ爲二春日詣以前一、不レ被レ下二向御寺棟上一之由、專不レ及レ謝二御社一、頗不レ叶二事理一歟〔云々〕、光雅諾、此外、雖レ有二示事等一忘却、仍不レ記、入レ夜歸二九條一了、今夜、前大將送二使者一有二尋問事一、

十二日、（丙戌）天晴、明法博士基廣來始、召二簾前一、問二法家

事等、相次大外記頼業來、同召簾前、仰雜事、天下事大以〔歎〕息、大略今兩三月之內、一天可滅亡之樣、存申候、實哀事也、申刻、前大將又送使者、酉刻許、頭辨爲攝政使來、余相逢、經房云、公家御瓫、今年可被行歟、明年可被行歟、凡人之例、過一期在之、而公家例、天曆八年、年內有此事、天仁元年、次年被行、寛德、延久、無所見、但爲房卿記、承保元年記云、自今年、於圓宗寺被行盂蘭瓫云々、以之思之、謂講演歟、被送御瓫事、又以同前歟、以此等之趣、可被計申〔云々〕、余云、天曆例、上代言(吉カ)例也、天仁、雖爲次年、猶一周期之內也、然者、今度、明年被行之儀ハ、不可叶、(經房諾、)仍案事理、今年可被行也、不可及異議者、經房又云、來十四日、可被行改元、而翌日被講盂蘭瓫講之條、改元最初之公事、似有事憚、爲之如何、余云、此條尤可然、改元、必十四日可被行者、又明年何事之有哉、但猶可被勘先例歟者、經房云、被尋人々之處、左大臣、左大將、(被申改元事也、)帥大納言、已上、(申明年可宜之由也、各無子細、)(但左府就近例、被申明年可宜之由、若不被覺悟天仁一期之內歟、如何々々、)忠親、宗家、被申今年可宜之由云々、余云、不承改元〔之〕事以前ハ、今年可叶道理之由所存也、改元之條、左大將申狀可然歟、若公家御瓫、有無講演之例哉、不然者、可被期明年歟〔云々〕、經房又云、中宮院號事、何月可被行哉、於六月以前例者、不可叶當時之沙汰也、七月高陽院、八月美福門院、九月東三條院、(但依爲御出家之後、不被忌九月歟、)十月、(無例、)十一月待賢門院〔等〕也云々、余云、七八月不快、九月寂吉例也、專不可依(異イ)御出家歟、十月又雖無例、全不可有、若不被忩者、十一月又無忌歟、彼是共不可及難、只可依時議也者、此次經房語云、代始改元、八月爲吉例、然而、依客星可有改元、仍今月所被忩行也、(非代始之時、七月改元例、太多云々、)但代始改元、詔無被載變異事之例、又不被行赦令、(依天變有改元之時、必有赦也、但天祿、雖爲代始改元、猶有赦令、此外無例云々、)今度、依爲代始、雖不被載變異由於詔書、猶任天祿例、可被行赦令、且是境節可被施仁德之故也云々、余云、若依客星事、殊有可被行赦令之儀者、只於改元者、可依普通代始之例歟、於赦令者、被依天變宜歟、(經房諾、)又語云、最勝光院御八講、今年殊被省略、僧十口互爲問答也、公家八講、互爲問答例、殊不聞、又不被召

證誠ニ云々、又參入人々着ニ吉服一、是法皇、自ニ今熊野一、白地有ニ御〔幸〕一、仍被レ〔憚〕ニ亮闇之〔服〕ニ云々、余云、吉服之條、定驚レ眼歟、〔全〕不レ可レ依ニ〔今〕熊野御精進事一歟、經房云愚意如レ此、仍雖レ申ニ此旨ニ不レ許、力不レ及云々、今日結願云々、小時歸去了、其後、余引ニ勘延久注記一之處、已有ニ御瓮一、仍送ニ消息於頭辨一、其狀如レ此、

公家御瓮事、引ニ見延久五年七月十四日注記一之處、御瓮、院御料被レ送ニ圓宗寺ニ云々、彼太府卿、承保元年記、自ニ今年一、被レ行ニ盂蘭瓮講一之由、被ニ注置一云々、以レ之思レ之、年內御瓮、似レ無ニ講演一歟、然則今般、十四日被レ送ニ御瓮一、改元事、縱十五日、雖レ無ニ講演一、自叶ニ延久例一歟、重案ニ先規一、無ニ指故一、又無ニ日次障一之時、空被レ過ニ一期一之條、已以無ニ證據一歟、然者、旁今年可レ被レ行之由、所ニ存思給一也、但此上、猶尋ニ先例一、可レ被ニ計申行一歟、依レ爲下被ニ尋問一〔事〕上、內々聞達如レ件、

七月十二日、酉刻、　在判、

頭辨殿、

入レ夜、返報到來、延久例、分明被ニ勘出一、尤所ニ悅承一也、早以ニ此旨一、可ニ申沙汰ニ云々、後聞、依ニ此申狀一、被レ送ニ御瓮ニ云々、

十三日、丁亥、陰晴不定、入レ夜雨下、酉刻、左少辨行隆、爲ニ院御使一來、余出ニ逢之一、行隆傳ニ院宣ニ云、近日、衆災競起、所謂、炎旱、飢饉、關東以下諸國謀反、天變、客星爲ニ大事一、恠異（太神宮已下、每社有ニ希代之恠異一、又院中頻示レ之、又法勝寺、有ニ一莖二花之蓮一、先例皆不快、）等也、迴ニ何謀略一、銷ニ彼夭殃一哉、朕已迷ニ成敗一、公宜レ奏ニ所思一、敢莫レ憚ニ時議一、努力々々者、余報奏云、依ニ積善之餘慶一、雖レ昇ニ大〔位〕一、〔以ニ〕至愚之短慮一、難レ測ニ重事一、早召ニ有〔識〕之卿〔大夫〕一、咫ニ尺龍顏一、而可レ被レ獻ニ讜言一歟、抑先以レ民爲ニ國之先一、而去今兩年、炎旱涉レ旬之（顯イ）上、謂ニ兩寺之營造一、謂ニ追討之兵粮一、計ニ民庶之費一、殆過ニ巨萬一歟、豐年猶可レ泥ニ所濟一、況及ニ餓死之百姓一哉、國失レ民滅者、雖レ誅ニ賊首一有ニ何益一哉、然則、先省ニ衆庶之怨一、蹔可レ從ニ人望一歟、此外之德化、不レ可レ應ニ時議一、兼又猶可レ被レ祈ニ請佛神一也、御祈等沙汰、法之所レ指、全不レ可レ叶、殊被レ立ニ御願一、可レ被レ申ニ請太神宮已下可レ然之靈神一也、又（歟イ）仰ニ含諸宗知法之輩一、大法秘法等、隨レ堪可レ被レ修、次尋ニ僧徒法器一、正供料之不法、如法如說可レ被レ行也、各召ニ阿闍梨於眼前一、熟可

レ被レ仰二御願之趣一也、如レ此有二沙汰一者、何無二効驗一哉、又被レ行二赦令一如何、但觸二謀叛之惡僧等一事、能可レ有二沙汰一歟、至二于追討之沙汰一者、一向爲二大將軍之寂一、不レ能二量申一、但兵粮之間、〔能〕可レ有二沙汰一歟、〔課〕二無責之儀一、不二事行一之基〔也〕、百千之計略、所〔詮無レ〕益、被レ休二衆庶之怨氣一、是其詮也、於二其中之子細一者、專非二思慮所レ及、猶又廻二愚案一、退可レ奏歟、且以二此等之趣一、可レ被二洩奏一者、行隆條々有二示事等一、不レ能二具記一、大略、法皇、前幕下、可レ被レ悔二先非一之趣歟、依レ有レ恐余不二口入一、小時行隆退出了、

今日、行隆來臨以前、以二消息一、返二遣福永御厨文書一了、其狀如レ此、

近江國福永御厨事、兩方文書、加二一見一返二上之一、彼是、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用捨之間、宜レ在二勅定一歟、但如二保延四年明法勘狀一者、御厨執行之職、道理在二親國一、然者、親次尤當二其仁一歟、至二于賴家之條一、若猶不二分明一者、重被レ下二法家一、詳可レ令二勘決一歟者、以二此趣一、可レ被二洩奏一之狀如レ件、

七月十二日　　　右大臣、

左少辨殿、

此消息、昨日夕雖レ遣、不二尋逢一、仍今旦、又所レ遣也、卽報札到來、有下返二得文書一之由上、

十四日、戊子天晴、未刻、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爲二院御使一來云、依二天下不一レ靜、可レ被レ行二赦令一之由、日來思食之上、依二客星變一、可レ有二非常大赦一之旨、有二其沙汰一、被レ觸二前右大將一之處、諸寺惡僧、悉被レ免者、可レ爲二本寺之亂一由、卽所二摘進一之僧徒等、所レ令レ申也、此條、可レ被二猶豫一歟、但必可レ被レ行者、可レ在二御定一之由、所レ令レ申也、依二赦令一雖レ不レ可二必赦一、天下之災、東大興福兩寺灰燼、叡慮深痛思食、仍被レ赦二除彼寺惡僧等一者、自可レ有下被レ謝二其過一之儀上歟、而又前幕下申狀、一旦非レ無二其謂一、仍被レ仰二攝政一之處、寺僧之歎、進(追イ)雖レ可二申〔請〕一、依レ思二後恐一、不レ能二申出一、今又同前也、偏可レ在二勅定一云々、此事、何樣可レ被レ定哉、宜レ令二計申一者、余申云、先昨日聊有下被二仰下一事上、依レ有レ憚不レ能レ示二子細一、其次赦令事、重申出了、所存不レ可レ過二彼趣一、然而、依二此仰一、重廻二思慮一之處、各付二師主一、被レ致二譴責一之間、爲レ遁二當時之耻一、不レ知二所レ犯之實一、只以摘出爲レ先之間、無二一塵之過怠一輩、多以被二獄定一之由、世間所二風聞一也、此條豈非二罪業一哉、怨氣定答二上天一

歟、然者、尋其爲張本之輩、被寬免自餘、定叶折中之政歟、凡於被赦令者、和漢所誡也、然而、先例多存〔之〕上、當時他德化難被行之故乍思、粗所驚奏也、惡僧之張本等之類、被拘留、又何事〔之〕有哉、不可必皆悉免事歟、愚案之所覃如此者、光長、頗有服膺之氣色歟、晩頭拜賛、送法性寺兩堂、如恒、今日、入夜雨下、此日、有改元事、養和、敦周擇申云々、戌刻、行隆示送云、昨日申狀〔注〕給、明旦〔可奏〕、可忩修云々、

十五日、己巳天晴、早旦念誦之後、可被銷變異之間事、成草案、及申刻注一紙、送行隆之許了、其狀如此、

　可依變異被行攘災事、

右客星古文之中、有外寇入國之說云々、而當時、關東、海西、寇賊姦究也、倩案之、人事失於下、天變見于上、不可不戒愼者歟、但銷天譴濟人物者、只在祈請與德化、至于御祈者雖有其沙汰、猶有殊御願、可被祈申太神宮以下尊崇之靈神歟、此外、就顯密尤可被祈供、顯則仁王經、最勝王經、古今効驗不空、密又召東寺、天台智法之輩、委尋法之深祕、詳訪道之奧旨、雖何祕法、可被計修歟、云僧徒之器量、云供料之沙汰、各止不法、勤行如說〔者〕、雖爲末法、何無冥感哉、德政之條、今當此時、難及號令歟、聖人之道、察機應時之故也、但不救民憂者、其條遁天譴何、夫國者以民爲寶、既是古典之明文、近顧宋景之善言、豈不優德哉、頃年以來、炎旱渉旬、饑饉累日、加之、兩寺之造營、兵粮之責、偏費人力、無息民肩、萬人抱楚痛之悲、天一令荼苦之怨、然而、兩箇大營、一而難略、須定折中之法、被施惠下之仁歟、兼又諸人訴訟、委搜眞僞、早任正道、可被裁斷歟、是其詮也、彼漢家明王攝后、以斷獄廻治術焉、本朝聖德太子、以理獄載憲法矣、凡天鑒不遠、避面咫尺、行善福來、取喩影響、然則、下民忽休憂者、上天還降祥歟、抑依變異行赦令、其例多存、就中、寛弘三年、依客星赦囚徒、果以消妖氣、尤可謂吉例歟、但觸神宮訴之輩、及諸寺惡徒之中、其張本等、可被拘哉否、宜決時議歟者、愚案所覃、大概如斯、猶仰有職之人、專可被豫議歟、微臣材智、元來柴愚也、爭獻逢星消沒之深慮、採運華夏靜謐之籌策矣、誠是

謀輕薄、諸重事之謂也者、以二此趣一、可レ被レ計二披露一之狀如レ件、

七月十三日　右大臣、在判、

藏人辨殿、

此事、承レ仰之節申二子細一了、而依二行隆私命一、今日注三進之一、仍以下被二仰下一之日上載レ之、且又赦事、昨日有下被二仰下一之旨上、而載二今日之申狀一云レ有二其憚一、然而一昨日已申二子細一、不レ載二注進一之狀ハ、又無二其謂一、仍旁以二眼前令レ申之日一所レ載也、入レ夜、行隆有二披露之報一、

今日、隆職示送云、

去夜、有二改元一云々、其狀如レ此、

改元、

養和、

參仕公卿、

左府、　右大將、　帥大納言、　堀川中納言、　前源中納言、右兵衛督、　右宰相中將、　左宰相中將、　新宰相中將、

詔書、大内記業實草レ之、

被レ下二中務權少輔伊經一、

吉書、上卿左府、

官方、加賀國年料米解文、左少辨作レ之、

藏人方、内藏寮申二臨時公用析一、請奏頭辨作レ之、

年號等、

大應、弘保、已上、式部大輔俊經卿勘レ之、久承、養和、應暦、已上、文章博士敦周勘レ之、

十六日、庚寅、申刻大雨、未刻、右中辨光雅來、傳二攝政命一云、近日、依二天變一、可レ被レ行二御祈事一、可レ申二合閤下一之由、有二前大將命一、仍所二申合一也、可レ被レ行二何例一哉〔云々〕、余答云、依二天變一被レ行二御祈事一、陰陽道、眞言宗、各正爲二其長一之輩、被二尋問一、且又被レ勘二客星之時例等一、勘（斟カ）酌可レ有二沙汰一歟、暗難二計申一者、此事、不レ得レ心、次第可レ謂二奇異一歟、

十七日、辛卯、天晴、晩頭、定能卿來、昨日、法皇、密々幸二前幕下六羅波第一、御馬、御牛、御裝束、殿上人裝束、其外種々有二御引出物等一云々、御共、親宗、資盛等許也、他人一切不レ參、午始渡御、申刻還御云々、世人有レ所レ云歟、然而無事還御、或人云、越中、加賀等國人等、同二意東國一、漸及二越前一云々、

十八日、壬辰、天晴、雷鳴、及レ晩小雨、入レ夜、少□時々下、

傳聞、通盛朝臣、可下向北陸道、他追討使、只今無其沙汰云々、毎月泰山府君祭如例、

十九日、癸巳、午後甚雨、及晩雨脚頗微、酉刻參院、入見參、被仰下云、有取亂事、不謁、有可令申事者後可參〔云々〕（着イ）、即退出了、

廿日、甲午、朝間天晴、巳刻以後雨下、攝政送書問云、明後日、依造興福寺事、可立多武峯、推問等告文使、而拜之間、可着吉服哉、將可爲亮闇服歟、可計示云々、報云、潔齋之法如何、若可被忌妊者、月水、服者者、可被着吉歟、不然者、亮闇可宜歟、非指神事之故也云々、

廿一日、乙未、雨下、傳聞、播磨國、又有乖國司之者云々、凡外畿諸國、皆以如此云々、

廿二日、丙申、雨下、人傳云、越後助職未死、勢又强不減、乃源氏等、雖似掠領、未入部云々、

廿三日、丁酉、朝間天晴、其後雨、如日來、今曉被結願太元法二七ヶ日勤（勤カ）修云々、實嚴來、語供料不法、凡無物於取喩云々、護摩壇二壇、聖天、（近例、行太元法之人、不修聖天之人、）十二天等有之、伴僧廿口、（恒例十四口、天慶廿口其、壇、上古修之、仍今度所修也云々、例云々、）

或人云、邦綱卿女子等、所讓得之攝政家領等之中、兩三所、預賜盛經法師、（室家乳母夫、天下第一之貪欲非常者也、）是爲令作興福寺維摩堂也云々、然間、件女子等、觸訴前幕下、以外有諠譁事等云々、實聞惡云々、今夜、夜半許大雨、此日、故業房妻、堂供養云々、自院被候遣殿上人等、世人爲奇異云々、

廿四日、戊戌、天晴、大將室有煩腎事、然而、則平愈了云々、人傳云、能登、加賀等、皆與力東國了、能登目代逃上云々、

法眼志度庄事、示付靜賢了、（最勝光院領也、）

廿五日、己亥、甚雨、今日、於家中有合藥事、今案方也、爲治宿病也、小兒於女院御所、密々有舍（食イ）魚味（食イ）事、陪膳基輔朝臣、役人諸大夫四五人、皆布衣、大將舍之云々、

廿六日、庚子、天晴、女房參女院御所、密々、用侍從車、共侍兩三人、基輔朝臣連車、無出車、晩頭歸來、

廿七日、辛丑、陰晴不定、入夜甚雨、酉刻參女院、宿候、

廿八日、壬寅、天晴、自攝政之許、被送德政之旨〔人々〕（問合申イ）申狀、左大臣、余、左大將、帥大納言、堀川中納言等也、書寫了、返了、左大臣、左大將申狀、殊委細也、帥大納

言、只注側記、子細、眼前示職事了云々、忠親卿只可被問例於外記之由許也、今夜猶宿候、來月八日可有還御云々、

廿九日、癸卯陰晴不定、此日、申刻參院、仰云、雖有可申事等、依始念誦不謁云々、卽歸九條〔宅〕、

卅日、甲辰陰晴不定、時々雨降、今日念誦之次、書起請二箇條了、爲滅罪生善、又二世願望成就之料也、

八月

一日、乙巳天陰、大將、侍從、相具參院、自院參內、（侍從不參內、）入夜歸來、

傳聞、前幕下、其勢逐日減少、諸國武士等、敢不參洛、近日奪貴賤之領、賜勇武之輩、万倍於先々、然而、隨其郞從等忿怨、或有違背之者、凡不得其心、恐運報傾歟云々、又聞、去比、賴朝密々奏院云、全無謀叛之心、偏爲伐君之御敵也、而若猶不可被滅亡平家者、如古昔、源氏、平氏相並、可召仕也、關東爲源氏之進止、海西爲平氏之任意、共於國宰者、自上可被補、只爲鎭東西之亂、被仰付兩氏、暫可有御試〔也〕、且兩氏〔孰〕守王化、誰恐君命哉、尤可御覽兩人之翔也云々、以此狀、內々被仰前幕下、々々申云、此儀尤可然、但故禪門閉眼之刻、遺言云、我子孫、雖一人生殘者、可曝骸於賴朝之前云々、然者、亡父之誡、不可不用、仍於此條者、雖爲勅命、難〔請〕申者也云々、此事最祕事也、人以不知云々、已上事等、兵部少輔尹明、所密語也、件男、祗候前幕下之邊人也、貞能、鎭西下向必定、人以爲奇云々、大略逃儲之料者、

二日、丙午天晴、傳聞、自駿河國上洛之下人（大膳大夫信業之郞從、卽件人、知行之庄沙汰者云々、）說云、稱賴朝朝臣儲、造作假屋數宇、凡路次之國、糧米經營之外、無他事云々、

〔三日、丁未天晴、時々雨下、〕

四日、戊申天晴、女房姬君、密々參詣賀茂社、最密々儀也、申刻、頭辨經房朝臣、爲院御使來、余着直衣出逢、頭辨傳仰曰、亂逆御祈、諸社可奉寄庄園之由、所思食也、何樣可有事哉、若可然者、可被奉何社哉、被檢先例之處、大外記師尙、所勘申如斯、此中、就保元例者、太神宮、八幡、賀茂、日吉等也、件例、被寄進沒官所也、（〇沒官所、一本作彼宮所）而今度、可被加春日之由、叡慮思食、此外、又可被副何社哉、春日以上三社、

松尾、平野、稲荷等也、同可レ奉レ加哉、又雖二廿二社外一、有二可レ被レ加之神社一者、可レ令二計申一〔云々〕、余申云、保元四社外、被レ加二春日五社一、尤宜歟、若被レ奉レ加已上者、三社之中、一而難レ略、其外、住吉社、殊鎮護國家之神明、其名聞二異域一、其驗新、我朝有二加增之儀一者、尤可レ〔被〕レ奉レ加歟、兼又關東諸社、當時不レ及二其沙汰一歟、若不レ可レ有二其告一者、鹿嶋、香取等社、可レ然哉、抑愚案之所レ及、件等宗廟靈社、各剩飽二封戸神領一、今割二狹少之公田一、被レ寄二新立之庄園一之條、可レ叶二神慮一之由、全以不レ存知一、只限二永代一、可レ然之神事、佛事等、殊有二議定一、可レ被二計置一歟、此〔社等〕外、〔預〕二官幣一之神明、不レ及二神税封戸一、殆社壇無二其形一之類、多以御座云云、如レ然之神社等、且遂二修造一、且被レ置二少分之社用一、自叶二神慮一歟、此條、雖レ有レ恐、愚案之所レ及、不二申出一者、付二冥顯一可レ招二不忠之恐一、相計可レ被二奏達一者、經房云、此事、前大將、以二靜賢法師一、所二院奏一云云、

經房又仰云、耆儒有二其闕一、成レ望之儒士六人、敦任、中二策勞上﨟一、井衰老由一、維光、中二名家餘流一井衰老由一、敦經、中下稽古井〔經〕二式部輔一之者有レ便之由上、光盛、中下策勞上﨟、井他人皆經二儒官一帶二一職一、猶云二顯官儒職一、偏以被二棄捐一、尤可レ有二哀憐一、井稽古由上、業實、中二柱下奉公之由一、在茂、中下祭酒有レ便又爲二菅氏一之由上、此等〔之〕中、專一誰人哉、可二計奏一者、余申云、所レ申各見二欵狀等一、所詮、可レ被レ撰二稽古一、又王化者、以レ無レ偏爲レ先、儒官、顯要、共以無二登用一之者、尤可レ有二哀憐一歟、於二光盛一者、已微臣推擧之者也、其上不レ能レ申二左右一、雖二何輩一、只可レ被二計仰下一事歟〔云々〕、經房暫談二雜事一、其中、有二鎭西事〔等〕一、菊池高直使レ給二國司一、肥後國經房知行、郎高直住國也、使三全無二謀反之儀一云々、其後退出了、

今夜、有二僧事一云々、淸水寺別當勝朝、叙二法橋一、院御幸賞云々、又院御息八條宮弟子靜惠、補二一身阿闍梨一、又阿闍梨一口加二置蓮花王院一云々、

五日、己酉、陰晴不定、微雨下、巳刻、參二女院一、申二雜事一、來九日、可レ有レ還二御九條一、依レ無二御所一、猶以二御堂御所一爲レ名、密々可レ御二座賴輔入道南家一云々、近日、群盜盛鬧、壬王御所殊有二其恐一之上、聊有二御夢相事一、可二忩起給一之由也、仍可レ有二忩還御一云々、入レ夜歸宅、余出行之間、頭辨來云々、不レ知二何事一、

六日、庚戌、早旦甚雨、終日陰、午後微雨、未刻、頭辨來、傳二院仰一云、余着二直衣一出逢也、關東賊徒猶未レ及二追討一、餘勢强大之故也、以二京都官兵一、輙難二攻落一歟、仍以二陸奥住

人秀平一、可レ被レ任二彼國史判一之由、前大將所二申行一也、件國、素大略虜掠、然者、拜任何事之有哉、如何、又越後國住人平助成、依二宣旨一向二信濃國一、依二勢少一軍敗者、全非二過怠一、志之所レ及、已不レ惜二身命一、忠節之至、頗可レ有二恩賞一歟、且爲レ令レ勵二傍輩一也、而其法如何、忽賜二越州一者、遂二其節一之時如何、又如二只今一者、大略爲二敵軍一被二追歸一了、其賞頒二執國一、頗無二其謂一、若可レ被レ任二可レ然〔之〕京官一歟、進退之間、叡慮難レ決、宜可レ令二計奏一〔云々〕、

余申云、追討之間事、偏大將軍之最也、而前大將被二申計一之趣、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然者、秀平任二奥州一、何事之有哉、助職事、或授レ位、有二先例一也、或任二京官一、各定無二其望一歟、賜二越州一之條、准二秀平一者、雖レ爲二同事一、兩國空失了之條、實可レ有二思慮一、此等之外、恩賞之趣、愚案難レ及、凡此事等、惣以非二道理之所一レ推、事已難レ治、仍不レ顧二後害一、不レ[illegible]二謗難一、爲レ成二當時事一、可レ被レ行之儀也、然者、雖レ被レ行二百千事一、不レ叶二彼雅意一者、可レ無二其詮一、仍重仰二合前幕下一、任下令二計申一之趣上、雖二何事一、可レ被二定行一也、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若猶可レ任二京官一者、靱負尉如何、經房云、頁家子之由自稱、維繁等之黨云々、〔若〕存二凡卑之由一歟、余云、源氏平氏之習、雖二諸大夫一、皆任二衛府一、至二于助允一、不レ可レ叢事歟、經房伏レ理、此外、愚慮所レ不レ覃也者、經房云、左大臣申狀云、可レ被レ補二郡司一、賜二官符一也云々、余云、秀平任二宰吏一、助職補二郡司一〔云々〕、其思如何、還可レ令レ違二背彼心一歟、經房有二甘心之色一、此次語云、諸社被レ寄二田園一事、法皇不二甘心一、然而、依レ爲二前幕下意見一、無二左右一可レ被レ奉レ寄、保元四社之外、被レ加二宇佐、春日、住吉等一、於二東國諸社一者、不レ可レ然之由、有二院宣一云々、卽退出了、今夕、御二幸鳥羽一、彼岸之間、可二御座一云々、〔經房語云、御瓮事令レ申、御占叶二時議一之上、延久例分明、仍被レ逐二御瓮於最勝光院一了、彼堂素有二講演一、別爲二公家御沙汰一、不レ被レ行云々〕、

七日、辛亥 朝雨下、巳刻以後天晴、今日、賴輔入道之女出家云々、及レ晩、竊自二件入道宅一訪レ病、依二重煩一也、傳聞、今日、經房奏二人々申狀一、依二余申進一、被レ仰二合前幕下一、卽被レ申云、申二請佐渡國一、可レ賜二助職一云々、於二許否一者、未二聞及一、或人所二告送一也、

自二今日一七箇日、彼岸之間、修二少念誦一、仍不レ口二入雜事一、

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鳥羽成菩提院念佛一、恒例事也、去年如レ無、今年如二例年一云々、

八日、壬子、天晴、季廣來、申女院御所作事之間事、入夜、前右馬權頭隆信朝臣、爲八條院御使來、伯耆國一宮加納之間事也、傳聞、能登國、如法反了、國司郞從、被斧頸了云々、

九日、癸丑、天晴、及晚陰、戌刻、女院自壬生御所、還御九條賴輔入道直盧、余參御迎、與大將同車、候御共、但自七條油小路邊經閑路、先參會九條御所、御幸之儀最密儀、無前驅〔侍〕等、候御共、亥刻歸宅、

十日、甲寅、天晴、今日、家中有犯土事、仍女房、姬君參女院、此日女院御所棟上也、陰陽助濟憲參、（衣冠、）勘申日時、行事院司季廣（衣冠、）覽之、余見了返給、持參女院、令覽之、未刻上棟云々、

申刻、法性寺座主被來、數刻談語、參籠葛川之間、奉見隨喜之九利加羅云々、是希事云々、可貴云云、

酉刻、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來、示天變事、其中、辰星與太白相犯、先太白犯辰星、（辰星者水星也、）次辰星犯太白、此變希代也、占文可恐、我朝有もやしけん、近不覺悟云々、披見奏案之處、占文之體、凡可謂指掌、實嚴重不可說事也、仍爲後鑒註付之、

謹奏、

今月三日丁未曉寅時、太白與辰星同度相犯、（相去二尺所、）

同九日癸丑曉寅時、殊迫犯、（相去九寸所、）

謹撿天文要錄云、太白與辰星鬪、大臣爲變誅天子、又曰、太白與辰星合、天下爲變謀、有外兵內大亂、又曰、太白與辰星鬪、不出一年、其國將軍失地、天子失位、又云、太白與辰星鬪、必有大戰、四夷勝、主人負、武官之將軍犯不出一年、一云、其國軍破將死、又云、辰星與太白相近、將軍大戰流血、又曰、辰星犯太白、急約戰、又曰、辰星與太白相鬪、其國大戰、客勝主人死、又曰、辰星守太白、其邦主人愼之、又曰、辰星與太白合、東方天兵大戰、

天地瑞祥志曰、握鏡曰、太白與辰星俱出東、東方有兵、若欲戰、東國勝西方敗、又曰、辰星守犯太白將死、

右變異、以（謹イ）申聞、謹奏、

養和元年八月九日

從四位下行大舍人頭兼天文博士五位（安倍朝臣カ）盛俊

從四位下行掃部頭兼陰陽博士安陪朝臣季弘、
　正四位下行大膳權大夫安部朝臣泰親、
以二變異之占文一見二當時之天下一、滅亡只在二今兩三日之內一歟、天猶不レ棄二我朝一、尤有レ憑、然而、君臣皆不レ思二社禝一、然者、何因披二災難一哉、悲哉々々、
十一日、乙卯天晴、以下大極殿料所二引置一八省之材木上被レ宛二興福寺講堂料一云々、世人傾奇無レ極、講堂者、長者私所二營造一也、豈以二大廟之材一、宛二氏寺之要一哉、神慮不レ可レ許、人意不レ可レ請、未曾有之事也、不レ知二誰人之所行一、言語不レ及事也、申刻、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上事一、天下滅亡、在二只今明一、可レ悲云々、
〔以〕二院〔廳〕官一、被レ遣二紀伊國、越中國等一云々、依二八條院仰一、只進二伯耆國一宮加納奉免廳宣一了、
十二日、丙辰天晴、傳聞、足利俊綱有下背二賴朝一之聞上、又秀平有下與三力官軍一之心上云々、因レ玆、京中武士、昨今之間、聊有二稱レ雄之氣一歟云々、賴朝、爲二秀平聟一之條謬說云々、又聞、賴朝伐二甲斐保田三郎義貞一了、有二異心聞一之故云々、
十三日、丁巳雨降、時々日景見、彼岸竟也、午刻、念誦數遍滿了、
十四日、戊午雨下、成菩提院御念佛結願、法皇幸二仁和寺一、理趣三昧云々、
放生會上卿兼雅卿下向云々、
十五日、己未朝雨、午後晴、去夜、有二除目一、隆職注三進之一、
　陸奥守藤原秀平、
　越前守平親房、
　越後守平助職、
　此事、先日有二議定一事也、天下之耻、何事如レ之哉、可レ悲々々、大略、大將軍等、計略盡了歟、此中、親房事不レ得レ心、通盛爲二國司一下向、忽被レ任二他人一、如何々々、可レ尋也、
十六日、庚申天晴、依二女院御所堀レ池、爲レ避二犯土一、姫君、侍從等、參二御堂御所一、晚景歸來、
〔十七日、辛酉陰晴不レ定、參二女院御所一、入レ夜歸來、〕
十八日、壬戌天晴、陰陽助濟憲、申二九月不レ可レ葺レ屋之由一、依二不審一問二在憲、泰親、時晴等一、在憲葺始憚レ之、後々不レ可レ忌、泰親、時晴等、惣以申二不レ可レ憚之由一、重遣二在憲之許一了、
今日、親經來、余對三面之一、

十九日、癸亥天晴、在憲、注進守通、道言等之勘文、昔始可憚之由也、以其趣、重問遣泰親、時晴等之許了、兼雅卿參女院御所云々、

廿日、甲子天晴、侍從良經着布衣、亮闇狩衣、付白裏若白平組結、黃青裏、綾生衣、白生單衣、紅下袴等也、參院、雖欲被召御前、御雙六始之間、暫可祇候之由、依有仰、數刻祗候、及晚頭、猶御雙六不終、仍依定能卿相計、退出了云々、前駈二人着布衣、騎馬在車後、又侍二人、童一人、衞府長忠武等也、基輔朝臣、宗雅等在共、

入夜、覺乘得業來語云、以大極殿材木、欲被造興福寺之處、依余申行、其事停止了、仍講堂年內不可出來、因玆、大衆等、甚遺恨之由、內々令申云云者、此事無極無實也、自公家、無尋長者、又不被問、付何可申是非哉、以此旨、慥可被披露之由、可傳申別當法印之由、仰含了、此事、內心雖不甘心、依無尋不及申止、而有此風聞、甚以難堪歟、

廿〔一〕日、乙丑天晴、泰親朝臣來、申天變之間事、去十八日戊時〔〕、月犯畢□星、五寸所、天子愼、大將軍愼、內裏火事等也、又有天子誅邊將〔之〕文、當此時、尤有其恐者、歟又君使於道路可死云々、是又似有追討使之厄歟、同廿日寅時、月犯天關、七寸所、女主愼之、又天子、將軍等愼云々、申刻、參女院、入夜歸來、

〔廿二日、丙寅〕

廿三日、丁卯

廿四日、戊辰天晴、參女院御所〔、〕

廿五日、己巳天晴、早旦、實嚴阿闍梨來、談世間事等、午刻、大外記賴業持來群書治要抄三ヶ局、先日、爲直點所下賜也、召簾前、談雜事、公卿意見之中、隆季申狀云、追鳥羽院御時例、可被行天下政之由云々、此事尤足嘲歟云々、及晚、定能卿來、今夜、大將女房向大納言許、爲加灸治也、最密儀、侍少々在共、但出車自是催送也、

廿六日、庚午天晴、參女院御所、見作所〔、〕

廿七日、辛未天晴、今曉、家女房見吉夢云々、此日、家政所侍等、所宛也、以政朝臣、秀廣等、補家司了、〔下家司親弘、補〔大〕從、雖無官之者、依補年預也、〔父親重、去〔六〕月秡已了之故也、

廿八日、壬申晴、自今日、有五體不具之穢、七箇日也、

廿九日、癸酉、雨下、此日、法皇御子宮、山座主明雲弟子也、爲ニ受戒一登レ山、院殿上人廿人前駈、各吉服、盡レ善、但不レ着ニ紅紫衣、幷繡織物等ニ云々、公卿六人扈從、此外、有識已下僧廿人前駈、僧綱六人扈從云々、見物車挾レ路云々、天下亂逆之中、亮闇之間、吉服之晴、誠可レ謂ニ物狂一者歟、可ニ彈指一之世也、

九月

一日、甲戌、天晴、申刻、參ニ女院一、入レ夜歸來、

二日、乙亥、天晴、傳聞、北陸道賊徒熾盛、通盛朝臣、不レ能ニ征伐一、加賀以北、越前國中、猶有ニ不レ從レ命之族ニ云々、

三日、丙子、天陰、微雨、傳聞、右大辨重方、出家入道云〔々〕、日來病惱難ニ減氣一、猶遂ニ素懷一云々、

四日、丁丑、天晴、自ニ今日一、院中有ニ供花一、如ニ例年一云々、

五日、戊寅、天晴、法皇、來十一日、欲レ參ニ詣天王寺一、而依ニ前幕下制止一、不レ能レ遂ニ其事一云々、

六日、己卯、天晴、早旦、全玄僧正來、爲レ示ニ合法眼灌頂事一、所レ招也、傳聞、熊野權別當湛增、起ニ坂東一了云々、申刻、參ニ女院一、入レ夜歸來、鎭西謀反殊甚、菊池與ニ原田一、元雖ニ怨敵一、已和平、同心欲レ訪ニ貞能一、々々逼ニ留備中國一、望ニ申兵粮米ニ云々、

七日、庚辰、天晴、大將、侍從、密々有ニ連句一、約七十、自ニ眞國一所レ奉ニ太神宮一之告文、尹明持來、披見之處、文章甚逆、誠足レ嘲者歟、但被ニ冣勝親王宣一、併ト書載ニ此事一、尤不審、爭進ニ神明一之告文載ニ虛誕一哉、又其狀云、雖ニ平家一、於下順ニ王化一之輩上者、可レ施ニ神恩一、雖ニ源氏一、於下蔑ニ朝威一之族上者、可レ蒙ニ冥罰一之由、所ニ書載一也、此事、頗非ニ夷狄俘囚之所爲一歟、尤有レ疑、但見ニ狀體一、偏山寺法師之所行也、然而、於ニ意趣一者、頗似レ恐ニ神威朝憲一歟、

今夜、頭目、明日可レ始ニ念佛一之故也、

左大將示送云、文章生宗業申、方略學問料等、若有ニ諸〔詢〕一者、可レ然之樣、可ニ計申一者、云々イ

八日、辛巳、天晴、申刻、攝政被レ參ニ女院一、雖レ被レ示ニ送可レ謁之由一、稱レ障不參、酉刻、佛嚴聖人來、授戒、恒例事也、其後入レ夜始ニ念佛一、今夜只千反也、今日、書ニ天王寺西門額一、送ニ座主許一之了、

今日、招ニ慶俊阿闍梨一、七宮弟子也、示ニ送法性寺座主灌頂之間事於七宮等一、條々子細等、具示レ之、件僧、彼房無雙之寵人也、

光盛取進宗業欵狀、以目〔自カ〕解可被許方略之由
也、若又學問料可足云々、
九日、壬午天晴、今日念佛四萬九千反、傳聞、通盛朝臣
爲越前、加賀國人等頗被敗了、已企上洛云々、但
實說可尋之、又聞、(此事一昨日所聞、忘却今日記〔之〕)、熊野湛增、付使
人進書札於院、是雖向關東、全非謀叛之議、奉
爲公不可有僻事云々、此申狀不審尤多歟、
十日、癸未天晴、通盛朝臣之軍兵、爲加賀國人等被追
降事一定云々、仍引籠津留賀城、申可副軍兵之
由、仍欲遣武士等云々、
今日、念佛七萬反、
十一日、甲申天晴、傳聞、教經、(教盛卿子)行盛等、爲副將軍可
下向北陸道、又重衡卿等、可赴東國云々、
今日、念佛七萬反、
十二日、乙酉天晴、入夜雨下、右中辨兼光、爲攝政使
來、然而依爲念佛之間、稱物忌、自門外歸遣了、
來十六日、可來之由、仰含了、
今日、念佛七萬反、
傳聞、通盛逃津留賀城、交山林了云々、但實說難
知、經正朝臣猶在若狹、全不越國境、通盛〔待〕□
件朝臣、欲〔寄〕之間、遲々、遮被追落了、〔經正〕不
覺之所致之由、〔世〕以謳歌云々、
十三日、丙戌雨降、傳聞、北陸道追討使、下向未定者、不
知由緒、維片時可被忩下(遣イ)事歟、
今日、念佛十萬反、
入夜、右中辨兼光、送興福寺食堂供養、并可被行
維摩會之間文書一結、(相副折紙)依昨日仰含也、
〔十四日、丁亥陰晴不定、今日念佛十萬反〕
十五日、戊子陰晴不定、今日早旦、請佛嚴聖人受戒、
念佛結願之日、殊可潔齋、又重可持禁戒之故也、
又立大願七ヶ條、誓願出離生死生極樂之趣、具
在別、今日、念佛四萬反、七箇ヶ日之間、并五十二萬
反也、
十六日、己丑天晴、大外記賴業來語云、去十一日例幣之
次、欲被奉〔鐵冑〕於太神宮、而依不調出、(於神祇官廳細工等所作也)後日、不能進、同十四日、被奉遣了、但不被
載例幣宣命、又無別宣命、又殊儀不聞、只付神祇
官被送遣了云々、是天慶之例、被進件冑之由、
神宮注進、官文書之中、無所見云々、此次密語云、四
方之賊勢甚强大、官軍非可敵對歟、若然者、奉具

至尊時、山已下、爲宗之臣下等、定令西行歟、萬人只以彼期可爲限歟、可悲云々、

十七日、(庚寅)天晴、自七宮之許、慶俊阿闍梨來被示、先日返事也、傳聞、八條二品女房、於其家春日若宮令託給、有種々託宣、平家可滅亡之由也、恐此事、以同女房令參春日、又於〔寶前有〕神託、卽鹿島賢所(小神也)託宣云々、大明神可令歸鹿島給之由、御使也云々、去朔比事云々、〔又〕三笠山有大光物云々、

十八日、(辛卯)天晴、未刻、向新造之所、見作事、次參女院、戌刻、頭辨經房、爲院御使來、問兩條事、

一伊勢太神宮伊裝宮、爲熊野賊徒被追捕之間、寶殿破損、仰官司可被造替之處、依申功程莫大、其力難及之由、可被付成功也、而所望之輩六人、(各雖有子細、不遑悉注、)此中、以何可爲專一哉、宜令計奏者、

下官申云、或本宮司、募還任之功、或先補神祇副之後、可〔申〕造進之由、或權宮司、募申最之闕、皆以難被許、大中臣基親、(祭主親基二男、)申募神祇副功、可造營之由、尤穩便也、更不可及異儀〔者〕、

一給料季光、文章生宗業等、申方略、但季光申云、其身爲第一給料、而被超越通業、賴範等了、尤爲訴訟、隨以儒擧所申也、尤可有哀憐者、宗業申云、身雖非重代、學已疲稽古、是世人之所知也、優文之世、豈不求名譽哉、但若方略難被許者、給料可足者、兩人申狀如此、是非如何、將可被登用兩人歟、可令計申者、

下官申云、方略者、奇代之恩賞、又道之規模也、容易難被許歟、季光超越之愁、雖似有余、惜強無名譽之聞歟、恩許之條、難申左右、宗業雖有名譽之聞、無儒譽、以自解被許方略之例、可有尋歟、季光者重代也、給料也、被儒擧列試衆、有四箇之理之上、抱超越之愁、而宗業非其人、無儒譽、乍並帶數箇之由緒、季光被抽賞、凡種〔々〕宗業頗非正道歟、但被崇儒學之習、以秀其道之者、可爲先、百千之理枝葉花菓也、才漢拔〔等〕輩者、登用有何難哉、器量之條、眞僞普可被尋歟、於微臣者、未見之士也、仍難申一定、此上可有勅定者、

此次經房、談語天下事等、余雖有憚、所存粗示聞

了、爲レ散二其欝一也、太無レ由事歟、經房頗有二服膺之氣一歟、良久退出了、次余歸二參御前一、其後退出了、今夜、熒火カ惑犯二哭〔星〕七寸所一、尤可レ恐之變也、依レ有二必字一也、

十九日、壬辰晴、傳聞、君臣引牽、可レ赴二海西一之由、已被二一定一了、然而、故不レ及二他聞一、卒爾可レ有二其儀一云云、天下只在二此時一歟、可レ悲々々、

申刻、參二女院一、此次見二廻作所一、

廿日、己巳晴、晚頭、參二女院一、入レ夜歸來、此日、自二女院一以二定能卿一被レ歷二御覽於法皇一〔之〕書御處分狀也、即有二御報一、傳聞、東國、北陸、共以强大、官軍𡱝弱云々、

廿一日、甲午晴、早旦、實嚴闍梨來、巳刻、佛嚴上人來、各仰二付祈事等一、實嚴云、有二最吉夢一云々、傳聞、被レ獻二皆於太神宮一之勅使神祇大副定隆、祭主親隆嫡子、於二途中一頓死云々、未曾有事也、

廿二日、乙未天晴、昨今精進、轉二讀心經一千卷一、奉レ法二樂春日一、入レ夜、法性寺座主來、終夜雜談、此日、權辨光雅朝臣爲二攝政使一來云、爲レ被レ遂二行維摩會一、移二安講堂之佛新造、於金堂一、半作、被レ開眼一之間、長者不レ可レ被レ知歟、如何云々者、余申云、一向被レ逐二永承例一者、只可レ被レ付二寺家一也者、

廿三日、丙申天晴、今曉、獻二幣帛於春日社一、加二銀卅五兩一、以二基輔朝臣一爲レ使、取二密々儀一、不レ令二人知一之、亮闇中、無二恒例幣一、中古以來例也、上古、有レ之歟、然而、依二別願一、臨時奉幣、不レ可レ憚之由存レ之、加之、此事、一切不レ令レ知レ人、仍竊所レ獻也、余着二束帶一拜レ之、先行レ被、郎基輔勤二陪膳一也、予自書二告文一、草同余所レ作也、幷願書等付二件朝臣一、於二寶前一可二讀申一也、

廿四日、丁酉雨降、定能卿來、談二雜事一、相少納言入道、又被二搦取一了、是資賢卿之許、〔件人〕、一兩度來臨、因レ茲、兩人成二談議一之由、世間之人、令二沙汰一云々、爲レ恐二其思一、資賢卿搦二出件入道一、元爲二資賢壻聟一云々、其間、所從侍自害云々、如レ此之間、資賢深成レ恐云々、又云院御祭〔御鏡〕、於二途中一破〔裂了〕、被レ行二御占一之處、重御愼云々、尤可レ恐々々、

今夕、基輔歸二洛自二南都一、參詣之間、每事相應、讀二申告文一之間、信力殊發云々、可レ悅云々、傳聞、大和國前大將庄、大爾庄也、爲二源氏一稱二川三郎一云々、被レ燒了云々、奈良惡僧少々相交云々、

廿五日、戊戌天晴、但時々小雨、酉刻參院、依召參御前、被仰天下事等、所存等、粗奏達了、雖有其恐、思而不奏者、不忠之恐如何、愍所奏聞也、

今日、文士一兩會合、大將、侍從等、有連句之興、先仙五十韻、

〔廿六日、己亥天晴、申刻、參女院、先見作所、入夜歸來、〕

廿七日、庚子天晴、戌刻、右大辨經房朝臣、爲拜賀來、職事國行申次之、衣冠、拜之後、出客亭謁之、今日招全玄僧正、示合七宮處分之間、法性寺座主、頗有其怨之由、風聞之間事、

今夜有光物云々、行盛朝臣、今日出門、可赴北陸云々、

廿八日、辛丑雨降、傳聞、熊野法師原、一同反了、切塞鹿背山、因之、賴盛卿爲追討使、可下向之由、被仰下了、紀伊國、爲被卿知行、又高野御山、聊有騷動、源氏武士、少少籠件山云々、又聞、東國之輩、上洛在近、已及參河尾張等、仍前幕下郎從等、且遣伊勢美濃等方云云、

廿九日、壬寅陰晴不定、源中納言來、談世間事等、傳聞、前幕下西行事、忽不可然、關東已攻來之時、可有其儀云々、又前大將、不可知天下〔之〕事之由、令起請了云々、

卅日、癸卯陰晴不定、大外記賴業來、余令見三略、依申未見之由也、是有張良一卷之書、疑之文也、此次、賴業云、一昨日自前幕下之許、被送使者、〔剩而〕令謁之處、被示云、天下事、於今者、武力不可叶、可廻何計略哉、太神宮、被行臨時祭事如何、又任阿育王例、被造八萬四千基塔如何、此兩條之外、有善政、可被行者、可計示者〔云々〕、答云、臨時祭事、可被尋本宮之輩、祭主、宮司等也、他人難申左右、又八萬四千基塔事、偏可在御意、此外善政、又不可叶、但變當時之政、可被試歟、不然者、尤可危歟、於其法者、不能定申、卿相已上、可被計申事也、只以被罷諸人訴訟、可爲詮也、此事、定有被尋申事歟、且爲御用意、密々所申上也云々、又云、東大寺勸文等、大略付職事了、來月四日、可有定云々、去比、參左大臣亭、被命云、閤下雖無御參、可覽勸文云々、又可被鑄始東大寺大佛事、先日、被任造寺長官等之次、被勸

日時一、來月六日云々、理須下發二遣八幡奉幣使、并山陵使等一之後、被中造始上歟、然而、期日已〔迫〕、次第之沙汰、不レ可レ叶、仍可二延引一哉否、職事内々猶豫云々、然而、〔左〕府猶六日可レ被二鑄始一之由、被レ執云々、

〔養和元年冬　歲次辛丑、〕

十月〔小〕

一日、甲辰陰晴不レ定、今日、女院御所、被レ立レ門、爲レ避二犯土一、女房、姬君參二御堂御所一、密々、大將、侍從有二連句興一、範季候レ座、入レ夜、攝政被レ送二維摩會料幡二流一、來七日可二縫出一云々、職事光雅爲レ使來、答二承了之由一、

二日、乙巳天晴、申刻、頭辨經房朝臣來、余依レ有二風病之氣一、隔レ障謁（乎カ）レ之、經房傳二院宣一云、天下亂逆、於レ今者、及二獲麟一年、武略難レ及、德政不レ可レ叶、猶可レ有二別御願等一歟、可レ有三行二幸於太神宮一之由、思食如何、但當時不レ可レ叶、先可レ申二其由一也、而亮闇中、公卿勅使無レ例、又發向之間、驛家雜事等、其煩太多、旁不レ可レ然歟、只以如二神祇官人被レ申之條事一、似二容易一、爲レ之如何、兼又云、於二太神宮一、被レ行二御神樂一如何、此等之子細、宜レ令二計奏一、（大外記師尙申狀相具、所二持來一也、其狀令レ申二行幸不レ可レ有レ難之由一、御神樂同前也、）余申云、行幸之條、無二左右一載二宣命一被レ申之條、猶可レ有二其恐一、若可レ被レ立二御願一者、事已爲二新儀一、神應之有無、可レ有二靈告一之由、可レ被レ申歟、但所詮、叡念無二左右一可レ有二臨幸一之由、被二一決一者、更不レ可レ及二

議定一、早可レ候也、於レ〔及〕ニ御猶豫一者、以ニ短慮ニ不レ能レ申ニ是非一事歟、後朱雀院御時、神鏡燒損之時、此條雖レ似レ〔有〕ニ叡慮一、依レ無ニ先規一、不レ被レ遂レ之、又師尚所ニ勘申一之聖武天皇行ニ幸伊勢國一之例、敢不レ足ニ因准一、（行ニ幸伊勢國關宮一之次、以ニ使者一被レ獻ニ幣帛於神宮一云々、今就レ之思レ之、若可レ有ニ行幸一者、何被レ獻ニ幣帛許一哉、）仍旁難レ申下可レ有ニ行幸一之由上者也、御神樂之條、又以難レ申ニ左右一、且被レ問ニ本宮一、可レ被ニ左右一歟、抑世上之爲レ體、已非ニ直之事一也、百千之事、全不レ可レ叶ニ事要一、凡依ニ政之理治一、致ニ國之安否一、佛天之所レ照、神明之所レ鑒、云レ君云レ國、豈棄置哉、今須天下致ニ太平一之後、可レ反ニ政於淳素一之由、起レ自ニ法皇之叡（命イ）念一、〔可〕レ被レ立ニ潔〔白〕之御願一也、此外事、一切不レ可レ答ニ天意一〔歟者〕、經房有ニ甘心之色一、又仰云、法皇參ニ詣神宮一之條如何、余云、此條如ニ行幸一、只可レ被レ任ニ叡慮一也、不レ能レ申ニ左右一者、經房退出了〔也〕、及レ晩、見ニ廻造作之所一、又參ニ女院一、入レ夜歸來、今日、蓮華王院總社祭試樂被レ行、略儀云々、

三日、丙午、天晴、及レ晩雨下、酉刻、大夫史隆職來談云、來六日可レ被レ鑄ニ始東大寺御佛一、仍行隆相共、明後日可レ下ニ向南都一者、今日又有ニ小連句一、今日、蓮花王院總社祭、有ニ相撲等一云々、

四日、丁未、天晴、傳聞、來十一日、知盛、淸經等可レ向ニ越前國一、重衡可レ赴ニ東國一、（東海道、東山道、）維盛昨日下ニ向近江國一、是猶可レ襲ニ北陸道一之手云々、賴盛卿、可レ下ニ向紀伊國一云々、

五日、戊申、天晴、大外記賴業告送云、去夕、東大寺定延引了、左府、左大將、宰相中將二人、（實守、通親、）參陣、依ニ公卿員少一、令ニ行隆申ニ攝政一、延引了云々、明日、（六日、）可レ被レ奉レ鑄ニ始大佛〔螺〕髮一云々、晩頭參ニ新造所一、即參ニ女院一、此間、定能卿來、余先日可ニ奏聞一之由、所ニ示付一之趣、今日得ニ便宜一、具奏達了、是有ニ隱遁之思一由也、勅答云、近日、天下不レ穩、忽不レ可ニ思立一歟云々、余有レ所レ思、奏ニ此由一也、仰之趣又可レ然歟、今夕、明經博士仲原廣季初參、今日、以ニ季長一返ニ獻幡二流於攝政一、（先日、爲ニ縫調一、所レ被レ送之維摩會料幡也、）

六日、己酉、天陰、時々雨下、大將、侍從有ニ連句〔之〕會一、文士四五許輩會合、（尤候百韻、大將十八、侍從七、）又密々有レ詩、（冬〔來〕實士家、心字、）傳聞、海道、山道、共自レ與、武士等出來之由風聞云々、自ニ今日一、法皇御ニ參ー籠蓮花王院一云々、

七日、庚戌、天晴、參ニ女院一、攝津守橘以政、補ニ家司一之後、

今日始申ニ吉書一、
八日、（辛亥）天晴、或人云、相少納言宗綱法師、於ニ前幕下許一、被ニ糺問一之處、申ニ宮在所不レ知之由一、但慥御見存之由ハ所レ承也云々、其後預ニ賜左衛門尉定頼一、（貞能子、）遣ニ備〔中〕國一了云々、
九日、（壬子）天晴、未刻許、參ニ新宮造之所一見廻、即參ニ女院一、入レ夜歸來、先日或人云、去比有ニ天變一、官軍可レ得レ力之趣也云々、依ニ不審一、召ニ泰茂一問ニ子細一之處、申云、法勝寺修行能圓、問ニ此事於業俊一之由、所レ承也、若誅ニ邊將一之由變異歟、其外、官軍可レ勝之變不レ見云々者、余粗示ニ邊將之子細一、泰茂伏レ理、凡謂ニ邊將一者、大國之法、爲レ鎭ニ四夷一、所レ置ニ京都之外一之將軍、以レ之名ニ邊將一、即唐之安祿山之類也、以レ之謂レ之、非下可レ誅ニ賊徒一之變上、殆追討使、還可レ被レ處ニ謀反一之變異也、而就ニ邊字許一、爲ニ賊首敗績之祥一之由、伺天等令ニ存知一歟、太以爲レ愚々々、
東大寺奉加之聖人、廻ニ洛中諸家一請レ之、（奉ニ始法皇一、不レ論ニ貴賤一、）女院御奉加銅十斤、他所或錢一千貫文、若金六兩云々、」
十日、（癸丑）天晴、雨息、連句會、密々事也、及レ晩雨下、或人云、越前加賀等武士、開下所ニ切塞一之路上、國内無人云云、若可レ引ニ入官兵一之謀歟、還有レ怖之由、人々令レ云歟、明日官軍下向延引、來十三日云々、先日所レ被レ定之手々相違、知盛卿不ニ下向一云々、北陸道、知度、清房、（已上故禪門子息等〔也〕、）此外、重衡卿、資盛朝臣等、野宇美越ニ同可レ向ニ北陸一云々、維盛、清經等朝臣、可レ兼ニ海道、山道一、賴盛卿息二人、可レ襲ニ熊野方一、前幕下、教盛、賴盛、經盛等、可レ護ニ洛中一、已上勢、相幷不レ過ニ五六千騎一、而手々相分、各々行向者、京中〔武士〕僅四五百人歟、頗非レ無レ所恐云々、維摩會行事辨兼光、今日下向云云、
十一日、（甲寅）陰晴不レ定、傳聞、熊野行命法眼、（稱ニ南法眼一、熊野輩之中、只一人、有レ志ニ於官軍一者也、）欲ニ上洛一之間、散々被ニ伐落一了、僅雖レ存ニ身命一、子息郎從、不レ殘ニ一人一、被ニ伐取一了、其身雖レ交ニ山中一、安否猶不定云々、是云ニ志賀在廳之者所爲一云云、於レ今者熊野方一切無ニ異途一一統了云々、又聞、追討使等、今日〔下向〕延引、來十〔三〕日猶未ニ〔一〕定一云云、越前國無人之由有レ聞、謬說云々、殆其勢及ニ數萬一之由、今日所ニ逃〔上〕一之下人、令ニ談說一云々、今日、兼雅卿參ニ女院一、來ニ大將方一云々、
十二日、（乙卯）陰晴不レ定、申刻見ニ廻作所一、自レ其參ニ女院一、

入ㇾ夜歸來、定能卿來、談二世間事一、
十三日、丙辰陰晴不ㇾ定、女房參二女院御方一、
今日、追討使等可二下向一云々、而延引、來十六日云々、
傳聞、吉野法師原、可ㇾ向二高野一之由、稱二叶イ座論一之旨、成二風聞一、
其實、打二入南都一、誅二伐平家郎從等一、其後可二入洛一之
由謳歌、此條、雖ㇾ不ㇾ知二實否一、於二衆徒蜂起一者一定云
云、
十四日、丁巳天晴、及ㇾ晩少陰、巳刻、院藏人來催云、來月
十八日可ㇾ被ㇾ供二養八萬四千基塔一、其内五百基、可
ㇾ令二造進一、寸法五寸云々、各可ㇾ奉ㇾ籠二寶篋印陀羅尼
一反一云々、未刻、長光入道來、日來在二播州之所知一、
爲ㇾ營二祖父明衡朝臣忌日、幷其息光經朝臣忌日共今月十八日也、
等一所二上洛一也云々、大將、侍從等、有二連句會一、及ㇾ晩
見二廻作所一、又參二女院一、及二三更一歸來、
十五日、戊午陰晴不ㇾ定、兩息有二連句會一、陽唐百廿韻、長光入
道、光盛已下、文士七八許輩、密々事也、大將、侍從同
數也、共十四韻、
入ㇾ夜、余及二息除服、余先向二川原一解除了、更大將、
侍從等同車、同出二河原一、陪膳者季長朝臣所二勤仕一
也、陰陽師憲定、兩人雖二同車一、於ㇾ祓者、人別兩度修
ㇾ之云々、
又女院御方、於二御所中一在ㇾ之、基輔朝臣陪膳、幷此姫君、家中依ㇾ無二便宜一、乘ㇾ車於二門外一有ㇾ之、
陪膳同人、同所除服也、是故中攝政落胤女子去比所二死去一
也、
十六日、己未天晴、及ㇾ晩參二新所一見廻、即參二女院一、入
ㇾ夜歸宅、或人云、貞能平二鎭西一之輩召具、可二上洛一
云々、又所ㇾ遣二秀平許一之大宮亮、獻二使者一、秀平可
ㇾ候二官軍方一之由、進二領狀一云々、
十七日、庚申天晴、早旦以二使者一示二遣 法眼昇進事於
泰經朝臣許一、今夜、侍從方、庚申之次有二連句和歌等
事一、
十八日、辛酉天晴、重宗法師申下 女院御所作事、其力難
ㇾ及之由上云々、仍尋二遣子細一、今夜、智詮阿闍梨、下二
自二熊野一、
十九日、壬戌天晴、智詮來、語二熊野之間事一、委細不ㇾ能
ㇾ注、以二季長朝臣一示二送松山庄事於左中辨親宗之許一、
以政欲ㇾ寄二進院御領一之間事也、
女房聊不例、
廿日、癸亥天晴、晩景參二作所一、參二女院一、即歸ㇾ家、女房不
例同ㇾ前、問占之處、土公、鬼氣等祟云々、今日、日次不

宜、明日可修祭、八萬四千基塔事、自院廳催女
院廳、載院宮於廻文一紙云々、此女院御分五百基
云々、
廿一日、甲子天晴、今曉、有吉夢、今夜、新御所御祈、陰
陽助濟憲朝臣、令修王相祭、依吉日也、今夜使漏
刻博士憲成、令修土公鬼氣祭、但女房今日滅了、今
日、有東大寺定云々、
廿二日、乙丑天晴、申刻、參新御所、幷女院、入夜歸來、
源納言示送云、去夜、東大寺定、依所勞不參、但左大
臣、左大將、源大納言輔、堀川中納言、右宰相中將、源
宰相中將等參入、可有廢朝之由有定、又廣季勘
文、有禁忌之由、左大臣被難云々、
廿三日、丙寅天晴、大將、侍從等、有連句會、〔支脂百韻〕光
盛、幷明已下、文士十六七許輩、其後有詩、葉落滿山路、〔以〕紅爲韻、
不動、以寶嚴、爲大阿闍梨、
光盛作優美也、自今日、於新御所、被始宅鎭法、
廿四日、丁卯天晴、大將聊有風痾之事、不及殊大事、
來月二日、御移徙事、有沙汰、依最略、不及定文、
〔又〕公卿不被催、殿上人不可及廣、可着布
衣吉服云々、〔云々〕、雖申爲衣冠之由、無御承引、但

可有黃牛、反閇、五菓等云々、奉行基輔朝臣、兼親
等也、
廿五日、戊辰天晴、參新御所、
今日、濟憲於新御所、修大將軍御祭云々、今日、史
持來定考餠、幷大乘會日時僧名、
廿六日、己巳天晴、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五位藏人親經
來、依疾不謁、非指公事云々、
長光入道來、來月上旬、可下向播州云々、
大將平愈了、爲悅々々、
廿七日、庚午陰晴不定、及晩雨下、見廻新御所、傳聞、
於天台山所被修之五壇法、合戰調伏法御祈、降三世阿闍
梨覺讃法印、去夜頓死、人以成奇、前幕下有興違之
氣色云々、誠有其恐事也、或人云、頼朝必定已企
上洛、去廿一日可付尾張保野宿之由云々、然而、
雨三日延引歟、いかさまにも、入洛は決定、於竹園
者、奉留置相模國、以上總國住人廣常、稱介八郎、奉守
護云々、行家已入尾張國內云々、又聞、北陸道去廿
四日欲襲攻、然而、依無勢又延引、年內不可及
合戰云々〔也〕、
今日、大將獻揚馬於攝政御許、以國行爲使、依被乞也、

自今日、於新所、被行仁王最勝兩講筵、限三ケ日、僧各三口、

廿八日、辛未、風吹、陰晴不定、自今朝、有五體不具之穢氣、境節太無骨、然而、御渡之間、有神事御祈等、仍不出仕、今旦自攝政之許、賜馬一疋於大將、昨日馬之替歟、

十一月

一日、癸酉、陰晴不定、乍乘車、參新御所門外、作事未及半、然而、明日猶可有御渡云々、

二日、甲戌、天陰、雨下、但入夜雨止、此日、女院新御所御渡也、非嘗不用移徙之禮、遷幸之儀、殊以省略、上達部無催、殿上人不及廣、僅十餘人、各着布衣、雖作事未成、世間物騷之上、今日爲上吉日、仍強所渡御也、且又於來月者、依先度例不快、被忌避之故也、余自申刻及亥刻、乍乘車參門外、沙汰雜事、畢歸宅、亥終有渡御、大將半部車、車副牛童各布衣、依程近、人々步行也、大將着直衣、在御車後、黄牛召基輔朝臣、一頭、忠武、敦直等、爲儺、先例、近衞官人勤之、然而、略儀之時、着布衣、隨身引、故殿御時、度々例也、仍追彼跡、反閇濟憲朝臣、引導判官代能業、基輔一人付御車、依可申吉書、獨爲束帶、季經朝臣、光長等、取松明、四位別當季經一人也、仍雖五位、依爲例、當召加光長、大將寄御車、下御之後、於南面供五菓、其後、基輔申吉書、人々退下、大將雖須今夜宿仕、依衰日不宿也、余依穢氣不參、攝政雖可被參、依密儀被止歟、無所々饗膳、椀手係、女房衝重、凡萬事、略之中略也、御所之體、又以輕々也、只雖如形出來、渡御以之爲事歟、今日、出車二兩、顯信朝臣、盛定等也、女房不著打衣、表著等、只狩衣、濃袴許云々、

三日、乙亥、陰晴不定、寒氣殊甚、拂曉、女院還御、依半作、可忩造畢之故、一宿之後、即有還御也、先例如此之時、更不撰日次云々、

四日、丙子、雨下、及晚天晴、參女院御方、泰經、親宗等、各告送云、此法眼昇進事、昨日雖奏驚、不許之由、示送之、

五日、丁丑、天晴、早旦、送書狀於泰經朝臣、示法眼所望事、頗書載子細者也、只今參院、伺御氣色、即可參啓云々、申一點、泰經朝臣來、依穢氣、於緣邊謁之、余在簾中、泰經云、以今朝之書札、具以奏聞、法印事、已有勅許云々、恐悅無極、此次、示七宮門

跡之間事、暫以談語、泰經退出之間、以基輔傳院宣云、伯耆國御厨年來、故女院御領也、被付國之條、不當事也、然而、國體不便、仍不及沙汰、而近年、院中無物、於事失便宜、件御厨、可令進年貢、若又可被縮町數、可被仰付他人歟云々、左右、只可在勅定之由、令申了、此事、甚奇異也、不能是非歟、入夜、親宗、泰經等、告送法眼被叙法印之由、悅思無極者也、

六日、戊寅天陰、雨下、早旦參院、付泰經朝臣、申入慈圓被叙法印之慶、仰云、此事、素非不許之儀、故不能畏申、又可謁之處、今夕入今熊野精進屋之間、有取亂事云々、即退出、戌刻、七宮入滅之由、法印被告送、即遣使者、兼親、歸來云、今夜竊奉渡圓良法印雲林院房、是遺言云々、明夕可有葬禮云〔々〕、僧事、昨日依不催出、上卿、今夕被行云々、

法印慈圓、　權少僧都實圓、

權律師忠快、玄理、辭少僧都、申任之、

今日、大將、侍從有連句會、眞臻百韵、又密々講詩、題云、白雲飛詩席、

七日、己卯雨下、參女院御所、未作之所甚多、加催促、今日申七宮門跡事、無動寺、三昧院、成就院、可被宣下之由於院、

八日、庚辰陰晴不定、七宮門跡事之內、三昧院、成就院、且可被宣下、無動寺事、實寛有申事、可被尋決云々、

九日、辛巳雨下、參女院御方、御覽新御所、候御共、今朝、全玄僧正來、示七宮後房之間事、

十日、壬午陰晴不定、今日又兩息有連句會、先仙百韻、又密々有詩、題云、寒月映簾帷、題中取韻、七宮門跡兩方事、今日被宣下云〔々〕、

十一日、癸未雨下、依亮闇、雖不獻幣帛、依先例、嘉承、殿暦云、神事也云々、猶神事也、

十二日、甲申天晴、奏無動寺事法印有理之由於院、本願相應和尚起請文、不論上下﨟、以常任之人、可執當之由、所被載也、實寛申檢挍可付一和尚之由、有本願〔之〕起請之旨、爲詐僞之條、爰而炳焉者歟、仍以此趣奏聞、以季長遣泰經朝臣許也、即歸來云、此事、更不可及議、實寛慥可付一和上之起請、在寶藏之由令申、仍所被尋彼狀也、若有其狀者、此申文可無所據、又無彼起

請一者、此申文尤可レ爲レ證、早以二此旨一、可二申披一、所
詮、只可レ依二實寛申起請之有無一也云々、藏人權佐光
長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一、給料季光、成光子、方略文章生
〔生〕宗業、凡卑者也、但有二才名一聞、給二學問料一云々、共以天下之所
レ不レ許也、但宗業者、才學文章相兼、名譽被二天下一、仍
被二抽賞一、〔優〕二文學一之道可レ然云々、春日祭行事辨、
被レ催二行隆一之處、申下依二兵粮〔米〕奉行事一不レ能二下
向一之由上、然而被二追下一了云々、
今日、遣二職事一人、長淸吉服、幷陰陽師等於河原一、修二由祓一、
例也、去一日、梅宮祭、忘却不二由祓一、尤不敵々々、傳
聞、依レ憚二大將軍方一、年內關東之賊、不レ可二入洛一、節分
以後、無二左右一可二入洛一云々、
十四日、丙戌天晴、及レ晚風吹、午刻、大外記賴業來、呼レ前
談二雜事一、語二東大寺勘文之間事一、明經道勘文有二兩條
難一之由、左大臣被レ示、其難甚無レ謂云々、又賴業勘
文、實守卿難レ之云々、通親卿讀二勘文一、書二定文一、發語、
一身兼二三役一云々、又所二持來一群書治要抄三弓九、十、十一、
也、先日爲レ直レ點下二給之一也、又自二十二一至二十五一、四
ケ卷給了〔也〕、
申刻相二具女房一、參二新御所一見廻、此間隆職來、云々、

十五日、丁亥天晴、參二新御所一見廻、卽歸來、
相應和尙起請文、法印被二尋出一了、披見之處、不レ可
レ依二上下﨟一之由炳焉、於下任二所司一之條上可レ守二﨟次一
之由載レ之、但除下被二衆讓一之者上云々、然者此條猶偏
難レ因二﨟次一、況於二寺務領掌之職一者、勿論々々、實寛
謀計、言而有レ餘、不レ可レ說之事也、仍內々以二此子細一、
示三遣泰經之許一畢、
十六日、戊子天晴、大原野祭也、仍遣二職事陰陽師等於河
原一、由祓如レ例、神齋又如レ例、
十七日、己丑天晴、參二新御所一、無動寺事、法印申狀以二基
輔一、示三付泰經朝臣一了、
〔十八日、庚寅天晴、參二女院新御所一、猶半作、甚不便々々、〕
十九日、辛卯天晴、午刻許參二新御所一見廻、大略作事、
未レ終レ功之事、猶以有レ之、裝束等事調具了、及レ晚參二女院一、卽歸宅、
戌終許、更着二烏帽直衣一、參二御所一、卽御幸、余及大將、
寄二御車一、大將冠直衣、亮闍也、總人々皆着二亮闍服一、殿上人、常祗候男共十八許
也、御車、大將網代車也、殿上人秉二松明一前行、余及大
將候二御車後一、步行、於二新御所一、又兩人寄二御車一如レ初、
下御之後參二御前一、兩人共預二酒膳一、於二大將方一、召二御
所行事季廣一、給二衣一領一、余衣〔也〕、又召二重宗法印寢殿已下、御所造營之

者也、子小冠、(兵衛〔尉〕業兼、)給馬、(隨身兼重引之、)爲令感重宗巧莫大之由也、亥終許退出、今日出車二兩、(基輔、盛定、)大將女房候御車、大將方出車又二兩、召家司職事車也、今日非渡御之儀、不申吉書也、未作事等漸々可終功也、

近日之天下爲體、上下忘安堵之計、而僅兩三月之中、雖如形造畢御所、被遂渡御之條、頗不思議事也、

廿日、(壬辰、)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所、秉燭、頭辨經房朝臣、爲法皇御使來、聞余候女院之由追來、余出逢之、經房仰云、來廿五日可有中宮職院號事、而其號雖可決仗議、豫一兩可計申者、余申云、被用御所號、是定例也、而近代偏被用門號、雖無謂已爲流例、然者若可被用宮城門者、安嘉門可宜、北門之條不可有殊憚也、又就近例、(謂建春門、)被用內裏門者、建禮門如何、但六波羅相當五條末、然者〔號〕五條院尤宜歟、此等之間可在時議、抑於中〔重〕門者不可然、偏是中門也、猶此三之內、五條院可宜歟者、經房語云、新嘗祭上卿闕如了、參議光能卿一人參勤云々、又解齋御粥陪膳、四位侍臣、各稱無吉服之由不參、仍經房所勤仕也云々、又云、殿上始之日、臺盤可居饗、而盃酌之有無如何、進表之例無饗祿事、而又居饗無盃酌如何、(是私相尋歟、)答云、偏可依先例、不覺悟、若有所見者、追可令申者、

廿二日、(甲午、)天晴、大將、侍從有連句會、(虞模百韻、)長光入道在座、光盛、光長以下文士十餘輩、頗有其興、又有詩、(醉中不議冬、〔濕字、〕)此日、高倉院周闋、御齋會定云々、

廿三日、(乙未、)傳聞實寛僧正被補無動寺撿挍了云々、乖本願起請、忘相承之道理、不能左右事歟、余立次第之道理、令申入之處、仰云、全非依理被補之儀、只被超越全玄之條、殊愁申、是朕幷實寛等、成怖畏之比(思カ)也、依朕〔之緣〕座、有此怨、尤可令謝其遺恨、因茲有別恩所補也、於此後者、慈圓法印之外、又誰人可競申哉、不可有異議云云、〔今日、余參女院御方、〕

廿四日、(丙申、)天晴、侍從望少將事、以定能卿申院、有不許之御返事、勿論々々、

廿五日、(丁酉、)雨下、此日、中宮職院號定也、左大臣、左大將已下公卿十許輩參陣云々、右大將遲參、且是幼年者候定座、無便宜之故、只今參新女院也、女院之

儀依進表、全無別事、攝政、左大臣已下參入、數刻不被仰院司之間、非院司之人々退出、大將同退出了、奉號建禮門院云々、

今日參女院御所、

廿六日、戊戌天晴、今日有令申入院事、子細不記、

廿七日、己亥天晴、朝小雪、定能卿來、其妻昨日產男子云々、明日除目、實守卿可勤仕執筆云々、語云、院號定、人々申詞、大略建禮門也、但左大臣申云、五條院之外、春華、脩明門之間云々、小門如何、不甘心云々、

廿八日、庚子天晴、此日京官除目也、執筆右宰相中將實守卿、攝政被出座云々、淸書上卿別當實家、宰相通親卿云々、後夜以後被始行、顯官擧之間天曙、明日申刻儀畢、人以爲遲々云々、又或人云、覽大間了起座之時、不別直硯以下筥等、頗爲失云々、今日參女院御所、

廿九日、辛丑天晴、見聞書、每事非據近代之例也、不可驚、有房任中將、殊奇異々々、入夜、女院女房告送云、聊御風氣御云々、仍馳參、殊六借御、仍所々修御誦經、又有護身、暫而令落居給、女房等語云、自此酉刻許頗令振給、其後別事不御、之料如例、而之間、只今乍居令顚倒給、其後不覺御云々、及深更歸宅、去比可有御愼之由、有夢想事、尤有其恐々々々、

卅日、壬寅天晴、早旦、女房告送云、今朝猶不快御云々、卽辰時許馳參、御心地雖無殊事、御食事不通、又殊辛御坐云々、極以爲歎、自今夕被始御懺法、僧三口、今夜宿候、今日二位中將、山僧都尊忠等參入、二位中將被退出了、

十一月

一日、癸卯天晴、今日聊有御滅、然而不退出、今日攝政被參、自是被參御堂云々、今夜猶宿候、入夜有御增、及危急、仍請大原聖人、令受戒給、及曉御滅、今日、新女院殿上始也、

入夜忠親卿參上、余謁、

二日、甲辰天晴、昨今御有樣、同前事宜御也、今夜猶宿候、令受戒給如昨日、今日召信範入道、沙汰御役後雜事、

三日、乙巳天晴、自今日、攝政被修不動供、余修北斗供、今日殊有御滅、御受戒如昨日、今日殊令念

佛給、日來之間雖奉祈、御邪氣之體事、一切不令見給、又仰云、年來所存爲漸病者、先七ヶ日許居物付早追之、臨終之時、念佛之外、不可有他事之由所思也、而今度已無其憑、加之偏中風之所爲也、邪氣之體、更以不覺悟、若令渡邪氣者、必可爲臨終之違亂、此事更不可勸申者、然而攝政余等、（今日攝政參上、）猶申可居物氣付之由、御內心雖不說、又强非御不請、今日々次不宜、仍明日推可召物付之議定已了、又自去朔日、每日兩度、令浴藥湯給、殊有其御好之故也、今夜猶宿候、昨今奈良法印參入、今日下向了、御有樣非忽事之由被存歟、又南京物忩事等出來、依長者命忩下向云々、今日源中納言雅賴參上、余謁之、

四日、丙午天晴、余竊令卜之處、憲（醫イ）基經（卜也、）□□今日可爲御愼之由成推、而今旦近參上委奉見、死相不令現給、去一日危急御坐之時、御眼精卒倒、而今朝奉見、復例了、爲悅之處、及申刻頗令病惱給、自日中時欲居物氣付、而遲參之間、令辛苦給、仍忩召之處、事及危急御辛〔苦〕忽減、殊弱令見給、忽奉祈者、御臨終可散亂、大略御終焉之刻歟、又御眼精頗令替給了、於今者〔無〕其憑、請聖人、余相共奉勸念佛、能令唱給、（但不出御聲、微音令唱給也、）召懺法僧於障外令合殺、此後不增不減、及丑刻少御汗出、（日來一切御汗不出也、）成奇之處、寅刻遂以崩御、御心神安穩、手取五色旗、心係九品望、安然而令入滅給了、聖人及余祗候左右、唱念佛、尊忠僧都候御傍、滿不動咒、御臨終之次第、如思實神妙也、昨日仰旨相叶、可然事也、抑自去朔日、每日令受戒給、又給布施、今日自院以女房文、被訪申、御返事分明令申給、其中只被申大將事之外、無思置事之由、哀憐之思彌切、聞者拭淚、

五日、丁未天晴風吹、寅刻御閉眼以後、聖人退出、猶暫不止合殺、二位中將自去二日祗候、崩御了刻不候合御前、即被退出了、僧都猶籠候、近習女房一切祗候御邊、即可直御座之處、御身猶溫、仍暫相待、此間今夜御葬禮、幷籠僧已下事被沙汰、偏以嗚咽、敢不能成敗、只溺淚愁行雜事、御沒後事、先年併被書置了、仍不出異議、不可憚土用之由、雖載遺言、明日可入土用、仍今夜可有葬禮也、且是三ヶ日之內、可有此儀之由、同有御遺言〔之〕故也、

山僧所事、僧都奉行遣人、（經光法師、）此兩三日致沙汰、（余催遣人夫、）先日以吉日掘始其穴、仍不及日次之沙汰、今度御悩之時、兼日有沙汰也、今日差遣豐前守能業、（御乳母子也、）爲行事、籠僧等遣請了、又可籠候御忌之輩定仰了、又素服之人、幷役人等定仰了、（有御遺言也、）及巳終御體冷給了、仍奉直御座、其儀、先改御衣、（撤綿御衣、奉覆新合御衣也、先奉著替御小袖、元所著御之御小袖、雖不不淨、依平生御、仍奉着替新御小袖也、御体之下ヨリ、漸拔取元小袖、奉覆新御小袖、左右幷下方、能奉押合了、此間御体之上、引張御衣、不使御身奉顯也、）新御小袖之上、置日來令懸給御袈裟、幷菩提子念誦、其上奉引覆新合御衣、（奉引隱御首也、）件事等女房二人（洞院殿、別當殿、）役之、（他女房人役之、）次撤御座傍御疊、[乍]御筵、（素御坐、着緣之御筵也、若御座疊之時、切放南御筵許例也、今御座御筵、仍無其儀也、）副南西障子、北首奉置之、（僧都、幷初役女房二人役之、）次御座東方、立唐紙屛風一帖、御枕上方副西、立燈臺舉燭、（北面、）其東居不斷香火蛇焚香、三尺阿彌陀佛奉渡御持佛堂、五色旗撤之納之、屛風與北障子之間、立三尺几帳、此間余已下、役女房等、殆及叫喚、大將失泣、見者彌添悲哀、此後女房撰近習人、兩三人相替祗候屛風[之]外、又念佛僧一人、相替候南障子外、唱光明眞言、及阿彌陀名號等、又常祗候男共兩三、相替候東緣、不上御在[所]、蔀也、如此雜事等定仰了、午刻退出直廬、先是攝政被參門、以人被傳示、余悲泣之間不能謁、只答不覺之由、又早旦兼雅卿被參、付件人申下依此事父子共籠居之由於院上、卽送使者云、奏聞之處、殊驚歎御云々、退出之後、忠親、雅賴、定能等卿來門外、各以人謝遣之、披日記等、注出葬禮、略定於一紙（先日信範入道注申〔大概〕、其上猶取捨之、）給基輔季長等了、凡奉行此兩人也、

初日御佛事、

戌刻着烏帽直衣、相具右大將、（亮闍布衣也、）參御堂御所、（以此所、可爲御喪家、御遺言也、御平生之時、須奉渡也、又有其〔御〕意趣、而依爲主相方、奉制不令渡御、然而依御遺言、用喪家之所也、又四條宮之例、於院不崩御、以法定院爲喪家、叶彼例也、）〔先〕始行初日佛事、（講師忠玄、堂童子二人、衣冠、）給布施之後、（其法注奥、）歸參御在所、先是修七ヶ寺御誦經、殿上人爲使、

御入棺事、

歸參之後、持參御棺、（先是、御在所南障子外舁居、侍六人役之、）役人五人舁之、居御傍板敷、（南北妻、）次基輔之外四人、暫退出、（此間

着藁、次尊忠僧都、基輔朝臣、幷女房四人、洞院殿、別當殿、宰相殿、霞、内侍、已上皆尼也、各以紙緒（者イ）爲脇帶結之參、先撤屛風几帳等、開御棺帊蓋、其上被出雜物等、並置之、以北爲上、僧都役之、

先眞言筒、次御護、年來令持給云々、依御遺言入之也、

次野草（單カ）衣、年來被儲置、大原聖人本覺房、書梵字、唐綾單也、

次三衣、

次香、　次土砂、已上裹紙、

次針糸、押帖紙、女房必入之云々、　次帊衣、單生衣、四幅也、

此中御護、眞言、三衣等、素置御所棚上、此時取具置之也、若同兼可入御棺歟、可尋之、

次縢布、六丈一切、故殿幷北政所例［也］、或四丈二切云々、

次入香於御棺底、皆入之、　次入土砂、少分殘之、爲散御墓所也、

已上僧都役之、

次役人六人參上、乍御筵奉舁入御棺、役人等、不當袖於御棺也、次僧都取野草（單カ）衣奉覆之、奉押合左右御頸引覆御首也、次自御下方漸奉引拔合御衣、元奉覆御衣也、也、御小袖、袈裟、念誦等如本、次其裾方、同能奉押合（合カ）、次入眞言、次入御護、已上入御枕上方也、次入三衣、元裹紙、撤之置御傍幷御体上等也、次掩御棺蓋、次打釘、上下兩所打之、基輔役之、只一打打之、故實也、次掩帊衣、次女房退入、次召季長、基輔、相共以布六丈、縢御棺、基輔爲役人、一身依難勤仕、召季長扶之也、縢了、御跡方結之、凡上下方共有布餘、爲結付車榨立也、次召他役人等、先是放御在所北障子、一重永役之、舁御棺以跡方爲先也、自寢殿北面、内奉渡御車寄方、余幷大將等同參、先是著寄御車於西南妻、殿上人等、皆著藁履、但不擧松明、只侍召繼等、少々擧也、祇候庭上、素御車寄、立屛風、又卷御車簾、侍等六人付轅、擡御車、卽舁、前方之役人二人、先乘御車奉舁入、結付前榨立之後、自前方［下］了、又後方同結付後榨立了、垂簾、其簾、前後共懸欄、是例也、

渡御御墓所事、

奉乘御車畢、余及大將同車、出自東門、用南庇（車イ）、上車、八葉古車也、參會最勝金剛院御所、共人七八人許、騎馬在車後、筑前守貞俊、在此中、奉待之、依爲尋常御幸之儀、路間［不］步行、先例也、且又其路有程之上、隔河水、依便宜也、卽御車牛童牛等、基輔進之、此外侍六人、付御車、車副二人遣之、差綱也、牛童持楊也、余網代車新調進之、廻御車北面、出御自東門、爲如在之禮之時、不壞築垣、例也、但用小門也、仍用東門、自御所南小路、號今小路、東行、自富小路南行、自河原東行、至于大和大路東折、入御自中下最勝金剛院西

面、北四足路之門、殿上人十八許、并僧都等步行、各着藁履、用白木杖、侍少々同候御共、（右衛門尉能成同之、）召使二人擧松明、在御車前、其外四五人、候御車左右及後方、念佛僧卅人、寺僧都被進、兼令進御墓所、又御前僧六口、同以兼參會、不候御共、是等皆先例也、余及大將參門內際、（先是着藁履、用白木杖、但不突之、令持人、大將同之、共上棺排例也、）御車過御之時、居地、（今生之禮、只今許也、淚襟悲泣之至、無物取喩、）即步行、御共々人等、秉燭在前後、他殿上人、并僧都、同候余後、殿上人等不擧松明、依殊略儀也、雜人等多欲入門內、仍余暫立留、能加制止、敢不得令入、閉門了、自御所并御堂之前（南方）也、東行、自南山路南行、自此路口除役人之外、其人皆悉留之、御車至穴南際、爲南暫立之、余、及大將、僧都、資長、賴輔入道、經光法師等候之、其外役人六人也、又侍役人六人、此外一切不參入也、雜人等猶交樹林、仍遣侍等、悉加檢知追拂了、先是山東南兩面、仰武勇之輩、令守護、爲不令通雜人也、兼能被其沙汰〔之〕故、今夜一切無狼藉、尤爲悅不少、出御之後、勘解由判官祐俊、以竹箒拂御在所、先例也、

御葬禮事、

立定御車之後、於御車後（穴南頭也、）有導師呪願事、（導師左、下﨟勤之、伊覺、呪願右、上﨟勤之、忠玄、）事訖、各給布施一裹、（殿上人取之、）次僧徒頗退、立御車西南方、（他念佛僧歸遣了、依見證也、）此間消近邊松明等、次放御車卜コ、奉居穴際、仍役人五人、（其外加侍等、）奉昇出御棺、（有迷道薦、）暫奉居穴南際、解縢布一切中、懸御棺上下、又儲他布（四丈、）懸中、役人五人、侍一人、取布端々、（他侍等又扶持之、）漸奉沈穴底、（北首、）畢、次余取鋤入土、（三度、）次大將同前、此後役人等次第如此、（雖不可必然、只各勤仕之、）其後侍等埋之、寄人夫、早速爲終也、漸及終頭、且立廻釘拔、其上立石卒都婆、（自御平生昔、被造儲、御手令書銘給也、）此間例時僧等且退歸、其後余及大將歸宅、依俗說、用他道、經山中、出自西面八足門也、於欲乘車之所洗足、是又例也、（大將同以小桶小杓、共人令洗之等如形也、）於路次河邊、僕從進草人形、意氣了返給了、（大將同之、）直參御堂、（路間共人等乘馬也、）僧都乘賴輔入道車云々、於御堂、始每日佛事、先佛經供養、（導師忠玄律師、著甲袈裟、（無堂童子也、））次例時調聲、（同前、）同前事了、自今夜、宿候此御堂御所、大將同之、舊臣女房、兩、（洞院殿、別當殿、）同以伺候、爲聽聞也、以新御所北對、

并東僧房等一、爲二籠僧宿所一、又女房一兩、祗二候彼御所東對一、自二今夜一、於二彼御所御終焉之所一、始二修阿彌陀護摩一、公豪阿闍梨、

僧名、六口、是御遺言也、

律師忠玄、

阿闍梨伊覺、　公豪、

行家、　觀明、

長宗、

忠玄、觀明之外、御遺言也、〔元〕被レ入二覺〔智〕家寬等一、而覺智爲二僧正一、家寬入滅、〔仍〕今度御惱之時、申二事〔之〕由一之處、覺智分可レ示二其人一、今一兩口可二計入一云云、此兩人依レ非二外人所一レ入也、此中無二能說人一、尤遺恨、且是能說なれは、若僧綱なれはとて、不二思懸一之人不レ可レ入之由、有二御遺言一之上、又可レ然之輩、多入二高倉院御忌、辨邦綱卿忌等一之間、有レ憚不レ請、其外又殊無二能說之聞一歟、爲レ之如何、

初日御佛事、

大日一鋪、二(三イ)幅、　法華經一部、摺寫、

布施、導師、被物一重、布施一裹、(絹裹也、布三段)、今夜依二卒爾一、只給二長絹一疋一也、

題名僧、布施一裹、　布二段、

供米、導師五斗、題名僧三斗、

每日分、

阿彌陀像一鋪、被レ寫二七體一、每七日可二懸改一、是御遺言也、

法華經一卷、是又御遺言也、雖レ有二全少之難一、爲レ不レ違二御誡一、守二其御訓一而已、

布施、導師二段、餘僧二段、

七ヶ寺御誦經、

珍皇寺、　極樂寺、法性寺、　寂勝金剛院、

淨光明院、　東寺、　西寺、

使二人、國行、長俊、依二不足一、兼行也、殿上人也、

分二素服一事、

御出以前分レ之、然而今日依二日次不一レ宜、各不レ着レ之、余并大將分二安置宿所一、人々皆給レ之置レ宅云云、

六日、戊申、天晴、早旦、懺法依レ爲二發願一、有二奉請之段一、調聲忠玄、前律師、籠僧之中第一﨟也、僧等各着二例鈍色裝束一、依二布裝束未一レ調出一也、件布裝束、依二大治以後例一、自レ上可レ給也、申刻有二每日佛經供養一、今日第一局也、講師伊覺阿闍梨、第二﨟也、給二布施一之後、有二例時一、每日如レ此、自二今日一、余〔奉レ爲〕聖靈、奉レ始二

阿彌陀大咒一、今旦之悲泣、無レ物二于取レ喩、憂心不レ休、
悲涙無レ乾、
七日、己酉天晴、朝懺法、夕例講例時等、如二昨日一、〔巡〕講
師公豪勤レ之、依レ爲二密宗一、說法之後供養法、行家稱二
密宗一、辭而不レ勤、公豪勤二本寺竪義一、仍頗有二顯宗之
器一云々、今日木工頭棟範、爲二攝政使一來二門外一、吊二喪
家一、僧供米料五千石有二沙汰一云々、尤爲二本懷一之由
令レ答了、大外記賴業來二門外一云々、
八日、庚戌天晴、懺法例時如レ例、巡導師觀明也、行家雖レ
當レ巡辭遁、子細見二昨日記一、今日奉レ滿二阿彌陀大咒
遍數一了、千反、雜事等沙汰之間、依レ無二其暇一及二今日一
也、自二今日一、奉レ始二彌陀百萬遍一、
九日、辛亥天晴、例講、々師長宗、
十日、壬子天晴、例講、々師忠玄、
十一日、癸丑天晴、例講、々師伊覺、
抑日來之間、每日布施物不法之由、有二其聞一、去夜〔始〕聞レ之、
仍召三出其布施一、加二撿知一之處、實以不レ足レ言、仍奉行
之輩加二勘發一、定三下式法一了、是猶雖レ非レ如レ法、停三止
殊不法一也、凡上下沙汰人、無レ所二于披陳一、大略同意之
沙汰歟、末代之人意可二彈指一、今日初七日也、〔仍〕付二
物忌一、然而強不二堅固一、今日僧侶皆着二甲袈裟一、是先例
也、但講師不レ着二表衣一也、
十二日、甲寅天晴、懺法之後、白地退三出南家一、御葬送日、
卽不レ問二日吉凶一退出了、仍不レ及二日次之沙汰一也、然
而今日自然又無レ障之日也、
浴レ湯梳レ髮、大將同所二相具一也、泰經朝臣、參二御堂御
所門外一云々、基輔謝三遣之一、入道關白送二使者一云、依
レ無二日次一、及二今日一不レ申二案內一、尤懈怠也云々、入レ夜
歸三參御堂一、今日佛嚴聖人來、示三合故女院御菩提
之間事一、
十三日、乙卯天晴、二位中將兼房、今日始參籠、但不二伺
候一、自二居宅一可レ被レ參云々、卽今日退出之後、可レ着二
鼠色一云々、申刻、寺僧都覺尊被レ參、於二東面緣閑所方也、邊一
謁レ之、例講、々師觀明、今夜院御所御渡云々、又建禮
門院入內云々、子細追可二尋記一、
十四日、丙辰天晴、例講、々師長宗、未刻許、前源中納言
雅賴卿來、於二東面緣邊一謁レ之、數刻談語之後退出了、
十五日、丁巳天晴、例講、々師忠玄、佛嚴持三來〔沒後〕追
善之要文一通一、
十六日、戊午天晴、例講々、師伊覺、二位中將參入、夜陰

定能卿來、於緣邊謁之、今夜院御佛名云々、
十七日、己未天晴、例講、々師公豪、
十八日、庚申及晩小雨、懺法次有例講、今日第二七日也、講師覲明、阿彌陀三尊、今日巡役公豪也、而三七日不空羂索、可充伊覺、依為南都僧也、四七日不動、可充公豪、依為密宗也、因茲召越覲明、今日所令勤仕也、今日二位中將參入、被着鼠色練狩衣、(無裏、)信範入道來、大將狩衣可切尻、(依非從服也、)余履(段イ)可黑之由、所令申也、入夜資長入道來、件人籠候御忌、今日着御色、即參宿近邊也、於御堂謁之、今日酉刻、余及大將着御服、(陰陽師有親、先日進勸文、)其濃色也、余先於家中着直衣、(橡無裏、鈍色衣也、)出郭外、(織戸外也、)於乙方向同方着素服、(重服帶麻繩、紙チ卷也、)歸入之後、大將於同所着之、(先是於家中着布衣、依余例用布狩衣袴也、黑色鈍色衣、)輕服帶麻布、布(イ)卷紙也、其色雖黑、用輕服帶、四條宮御時、知足院殿例也、又今日召陰陽師有親、問御法事日次、即進勘文、正月十八日、時未、又仰遣御願文事於兼光朝臣之許、又七僧十二僧仰了、又今日改御裝束、御堂壺禰懸黑簾、(黑緣、)其中敷鈍色緣疊、僧座 公卿 座等不改之、自餘所伊與簾也、疊同前、殿上鈍色緣疊、日給辛櫃如例、簡入袋立辛櫃上、黑漆臺盤、抑余須改居所也、而一切無其所、仍只本居所改鋪設也、大將方殊不改之、頗依輕也、又長寬之度、孝子宿所等、不改之例也、又余及大將膳、用黑高坏土器也、不用黑器、非實之二親之故也、
十九日、辛酉天晴、例講、〔々〕師長宗、
廿日、壬戌晝以後雨下、例講、〔々〕師忠玄、
廿一日、癸亥例講、〔々〕師伊覺、
廿二日、甲子天晴、懺法之次、〔有〕例講、々師公豪、
此日奈良法印被供養佛經、導師 忠玄、有願文、(後經〔卿〕草、伊經清書、)釋迦等身木像也、木像佛殊不可然之由、故院有仰、不被聞、及此狀之間、有如此歟、
廿三日、乙丑今夜依節分、方違東山邊、御墓所為遠小堂也、
廿四日、丙寅
廿五日、丁卯陰晴不定、此日於御墓所、供養隨意曼陀羅一鋪、(件佛等、故院殊令積功給佛等也、)自筆奉書八名經一卷、(依夢想殊奉書此經也、)請大原聖人為導師、以六道僧為請僧、余參御墓所、聽聞之後、所作了歸參、
廿六日、戊辰

廿七日、己巳
廿八日、庚午
廿九日、辛未廻ニ燈盖一如レ例、
此日山僧都佛經供養、講師忠玄、基輔朝臣同佛經供養、講師伊覺、

右治承五年辛丑冬秋此一帙墨付九拾五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了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號玉葉爲后昆之儀範其末苗不讓他祕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三十六終

養和二年〔五月廿七日丙申改元、爲壽永元年也、〕

正月〔大〕

一日、壬申晴、例講、々師忠玄律師、依爲喪家之内、不見鏡不服藥、依長元々年經頼記也、雖備進齒堅、不取出前也、用精進、手水節供共以停止、但政所供薬物如例、去夜追儺之次被行除目叙位僧事等云々、資盛任中將云々、南家不改鋪設、只如舊年也、少將雖亮闇見鏡云々、大將方同停止、元正之禮也、

二日、癸酉天陰雨下、例講、々師伊覺、

三日、甲戌天晴、懺法之次有例講、講師公豪、今日四七日也、講師同人、依相當不動尊、密宗人勤之、余、僧都、大將皆着素服、逢講演如例、

四日、乙亥天晴、例講、々師觀明、

五日、丙子天陰雨下、例講、々師長宗、二位中將兼房參入、今年始所參也、今日穢氣滿三十日了、依諒闇不被行叙位、先例也、

六日、丁亥天晴、依爲年始之吉日、大將白地退出沐浴、歸參、例講、々師忠玄、

七日、戊寅陰晴不定、例講、々師伊覺、停止家節供、覺智僧正來、余對面、無白馬節、依亮闇也、

八日、己卯天晴、例講、々師公豪、今日、余白地退出、入夜歸參、大將同之、

九日、庚辰天晴、例講、々師觀明、今夜爲方違向東山邊、報鐘之後歸參、去夜有僧事云々、見聞書、覺尊僧都任大僧都、二位中將息少僧叙法眼、其師覺智辭僧正所申叙也、

十日、辛巳天晴、例講、々師長宗、

十一日、壬午雨下、例講、々師忠玄、

十二日、癸未天晴、朝間小雨、此日、舊臣女房等、奉供養結縁經、講師澄憲僧都、籠僧之中、無堪説法之輩、而於今之一品經者、聊有可演旨趣之事、故

院御平生之昔有此御願、即近臣女房等手自書之、其中藥王品ハ、自筆所令書給也、然間、其功未及半、自然渉年月、其願遂默止、今遇此崩御、恨之尤切、不知手足所措、爰近臣之陪妾仕女等、開彼舊經等、拭紅涙鳴咽、往年之結衆、或有終命之者、或有遁世之類、當時祇候之輩、各補其闕、又添莊嚴、此中余女房、自筆書寫般若心經、爲答芳恩也、普賢菩薩、幷十羅刹女、一鋪半、女房等手自所奉圖也、依有如此等之子細、殊所請能說也、式部少輔草願文、（昨日持參其草、依意趣不詳、再三令改直、猶雖不快、愁以清書、）右中辨光雅淸書之、今日、女房參入聽聞、

十三日、甲申天晴、例講、々師公豪、

十四日、乙酉天晴、例講、々師觀明、此日依吉日、攝政始被參直廬、於孝子聽聞之所謁之、小時被參高倉院了、今日御正日云々、御齋會竟如例、但依御國忌、無論義、幷香水加持之儀云々、

十五日、丙戌天晴、例講、々師長宗、停止節供、

十六日、丁亥天晴、例講、々師忠玄、入夜左中辨兼光、持參願文草、文章優美、一兩所有改直之所、乍候直付了、

十七日、戊子雨下、此日、大將修佛事、以辨曉律師爲講師、說法優美也、副供養一日經、件經、書寫之法、過普通之儀、喎禪侶卅口、今曉、先行水之後、始懺法、（依爲聲明師、以爲行家、爲調聲、卅口之外也、）六根段之禮拜、如如法經之儀、其後、同時摺墨令書始懺法、以後賜小施物、未刻、終寫功、曉鐘以前、余〔向〕其〔道場〕、（以女院新御所爲其所、即崩御之所也、）筆立以後歸來、於廿八品之題名者、先仰書手令闕其行、余、及大將令書之、爲結緣也、皆終寫功、調卷了之後、於御堂御所令書也、（迹門十四品、大將書之、本門十四品、余書之、）雅賴定能兩卿來、共吉服布衣也、今日、亮闇竟之由大祓也、仍兩卿着吉也、女房爲聽聞參御堂、今日、左大將以其息少將公守爲使、余喪依無所便不謁、以人謝遣之、今夜退去宿、早旦歸參、例講、〔々〕師伊覺、

十八日、己丑天晴、朝懺法之次、女房供養佛經、永久京極北政所御事之後、仁和寺北政所有佛經供養、彼度同法事日之朝有此事、今度自然當吉曜、叶嘉例者也、道師忠玄、

此日御法事也、七僧、十二僧、大治之例也、願文、諷誦、共兼光草之、忠親卿淸書之、朝佛事訖、堂莊嚴、未刻、

公卿僧徒參入、奉行右中辨兼光朝臣申ニ事具之由一、仰ニ可レ始之由一、卽公卿着ニ廣庇座一、權大納言宗家卿、權中納言兼雅卿、忠親卿、成範卿、前中納言雅賴卿、參議定能卿、光能卿等也、依ニ座狹一、定能、光能不ニ着座一、抑、本所レ催公卿衣冠、殿上人束帶、大治例也、而定能一人守レ催着ニ衣冠一、他卿皆束帶也、次衆僧參上着座、先レ是、公卿着座以前、從僧置ニ草座、三衣筥、香爐〔筥〕等一、如レ例、〔次〕講讀師、先着ニ禮盤一、禮佛之後登ニ高座一、講師右、讀師左、御所雖レ在レ〔左、猶〕講師在レ右、先例也、次唄、次堂童子着座、左方盛定、範光、右方有家、家實、次分ニ花筥一、次散花、次行道、次對揚、次講師啓白、次堂達取ニ願文一、〔挿ニ文杖一、寄ニ立御經筥机一也、〕授ニ講師一、次揚ニ經題一、五部大乘經、幷金泥法華經等也、件五部大乘經、御平生之時、以ニ諸人反古料紙一被レ書レ之、但法華涅〔槃〕之二部、未レ終レ功、御沒後、余調ニ加之一、次發願、次諷誦、有ニ所々誦經等一、次說法、甚優美也、其中、當座御導師、在ニ八旬之頹齡一、奉レ先ニ立六旬之君一〔當座師導〕之由稱レ之、卽悲泣、聞者豈不レ拭ニ紅淚一、次下座、次咒願、三禮、着ニ座禮盤一、禮佛三度之後復座、無ニ行香一之時、〔不レ可〕レ有ニ三禮一之由、僧徒〔存〕レ之、而依ニ大治〔之〕例一、〔余示〕レ之、〔令〕ニ三禮一也、次〔賜〕ニ布施一、引ニ〔諸〕僧〔布施一了〕、自ニ御所〔方〕一、賜ニ御比多々禮一領一、比曾〔久色、綾〕淺黃裏、御經〔家〕朝臣、〔幷〕盛定、等昇レ之、自ニ東面方一、經ニ南簀子一、置ニ講師前一、蓋是大治、長寬等例也、次公卿、僧徒、各以退去、御法事了、例講、々師公豪、次例時如レ例、今日、二位中將、山僧都、大將等、於ニ一所一聽ニ聞之一、中將之外着ニ素服一如レ例、

十九日、庚寅、天晴、例講、々師觀明、

廿日、辛卯、天晴、例講、々師長宗、此日、男方結緣經供養、講師忠玄說法、與ニ女房一品經一玄隔、太片腹痛歟、此中、余自筆奉レ書ニ壽量品一、

廿一日、壬辰、天晴、例講、々師忠玄、此日、二位中將兼房、幷女房洞院局、佛經供養、共導師公豪、

廿二日、癸巳、天晴、例講、々師伊覺、今日、余佛經供養、自筆書ニ妙經一部、幷貝經、及觀無量壽經、八名經等一、前院御反故料紙也、導師澄憲僧都、說法殊優美、仍給ニ野劍一腰一、

廿三日、甲午、天晴、例講、々師公豪、此日、季長朝臣、〔朝臣イ〕幷女房別當局、佛經供養、又賴輔入道同供養、季長導師觀明、賴輔入道導師長宗、〔寬イ〕別當局導師伊覺、此日、攝政被レ參、余對面如レ初、今夜退出夜宿、去十七日始退出、其後明日當ニ七日一、仍今日又所ニ退出一也、

廿四日、乙未、天晴、例講、々師觀明、懺法之次被レ行レ之、其後、女房宰相局佛經供養、導師長宗、〔憲イ〕此日、御正日也、兩界曼陀羅墨字梵字、寶嚴阿闍梨書レ之、導師全玄、讃衆十口、籠僧六口、殘四口、導師相ニ具之一、奉行兼光朝臣、無ニ願文一、依ニ大治例一

也、
巳刻、堂莊嚴、未刻、公卿僧徒參集、執盖役人同以參入、而奉行季長朝臣、内々申二沙-汰兼日事一之人也、忘却不レ召二設盖一、仍忽雖レ尋二寂勝光院之邊一、借二用法勝寺一云々、難レ叶二楚忽之用一、仍准二此御堂供養時之例一、略二庭儀一、可レ爲二堂上之例一之由、召二仰兼光一了、季長、日來之間一事無二解怠一、至二于今日一、現二此卑陋一了、不敵可說イ之事具了、兼光〔申二〕事由一、仰二可レ始之由一、次公卿着座、權大納言宗家、衣冠、權中納言兼雅、忠親、已上束帶、參議定能、直衣、本所催如レ此、經房束帶、等也、次導師、率二讃衆十口一參着、匝二行道之後一、直着二禮盤一、次導師啓白、次揚二御經題一、次諷誦、玄理僧都爲二諷誦導師一、先本所、次所々□次說法、次三禮、依二度々例一、不レ敷レ座、次供養法、出讃如レ例、次導師着二下座一、次賜二布施一了、自二御所方一給二御手箱一合一、納二錦袋一、季長朝臣取レ之、大治之例賜二御衣一、今度依レ無二其物一、給二御手箱一也、次公卿、僧徒等退下、次僧侶不レ改二裝束一、例時結願之後賜二布施一、次余參二御墓所一、大將同レ之、見二廻御堂一、了後歸二南家一、今夜、女房等留二候御堂一也、日來之間、不斷念佛、御周閦、不レ可二退轉一之由、召仰了、女房侍二僧〔侶〕等一、可二結番一之由仰了、大將宿二賴輔入道南家一、此宅無二其所一之故也、七々之忌景已滿、綿々之愁彌切、今日之哀傷、殆勝二彼遷化之曉一、神心如レ屠、悲哉〔云々〕、
今日、曼陀羅供之外、無二七々日之佛供養一、長寬故殿御例也、

廿五日、丙申、天晴、今日、徒然悲歎、更不レ可二堪忍一、溫顏在レ眼、戀慕之思、不レ知レ所レ謝、言而有レ餘、

廿六日、丁酉、天晴、參二御堂一、此日、御月忌始也、導師忠玄、二位中將僧都等被レ參、大將同所二相具一也、今日早旦、山法印來、即被レ向二西山之別所一了、

廿七日、戊戌、雨下、

廿八日、己亥、天晴、藏人宮内□□□來、

廿九日、庚子、天晴、全玄僧正來、示二合法印灌頂之間事一、又佛嚴聖人來、

卅日、庚子、陰晴不レ定、傳聞、自二昨日一、内裏有二五體不具穢一、卅日、七日之間有二沙汰一、遂被レ定二七ヶ日一了云々、

二月〔小〕

一日、壬寅、天晴、靜賢法印來、余對面、

二日、癸卯、天晴、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定能卿來、依二内裏穢一、大原野祭延引了、以二中卯一可レ被レ行云々、

三日、甲辰天晴、自今日大將風病、仍爲訪行向、頗有辛苦之氣、仍自今夜行土公鬼氣、招魂等祭、又修仁王講、及晩女房同爲訪行向、傳聞、院中有卅日之穢、是乞食法師、於門内餓死云々、今朝見付、疑自昨日在之者云々、

四日、乙巳天晴、今日又爲訪大將行向、泰經朝臣來、示付山法印事、又仰付國事等、但國事以入泰經傳仰也、泰經云、勝安樂院領事、松殿姫君、候八條院也、可知行之樣、有其沙汰云々、

余早速申事由、避此堂之沙汰了、尤可自愛々々、泰經又有盛或イ氣者也、

花山納言來示云、可有大納言闕、今度、兼雅無望、以大將可被任之由申院ロイ了、閤下同心可令申給云々、芳志之至、本懷已足者歟、

五日、丙午雨下、依御月忌參御堂、二位中將不被參、今日、講師伊覺也、事了後暫候、念佛轉經等之後、及晩頭來、今日、大將女房、自法住寺來大將第、自女院御崩日所寄宿父納言法住寺家也、

六日、丁未天晴、依爲年始之吉日、大將白地退出、沐浴歸參、例講、々師忠玄、依不奉幣、不神齋、

七日、戊申雨下、此日、依春日祭神齋、雖重喪之間、猶忌僧尼、服者、月水等如何、但同服幷從服之輩、不忌之、

八日、己酉天晴、神齋如昨、秉燭之後、大原聖人本成房、來、數刻語後世事、及子夜退歸、今夜方違如例、山僧都來、向方違之所、今夜、大將祈始修普賢延命供、靜遐阿闍梨、是法印、毎月七ケ日可修之、新圖繪之尊像也、

九日、庚戌天晴、巳刻、法性寺座主來、大略終日談語、自他巨細事等也、秉燭之後被歸了、同刻、二位中將來、小時被歸了、申刻、頭辨親宗爲院御使來、依觸院穢、南面緣懸片尻、余在簾中長押上謁之、是入道關白被訴申有假名消息、幷庄々目錄、家勝金剛院事也、余申子細了、未曾有事也、不能左右之、理非之間、只仰蒼穹、所詮、全非執申其所、奉爲前院、及如此之沙汰之條、悲歎猶有餘之〔趣〕也、

十日、辛亥天晴、遠忌也、遣〔佛〕經布施取等於光明院、如例、親宗朝臣仰進院宣云、猶少〔々可〕分與松殿云々、猶申子細了、

十一日、壬子天晴、依召、故女院處分狀案、進覽院、實

是沒後之御耻辱、言而有餘者歟、入道關白之訴、猶々未曾有事也、此事、女院御存生之時、被申置院事、勅報之趣、分明之事、件案內、同進覽之處、法皇頗有〔無イ〕伏理之御氣色云々、素衣仰下之趣、尤奇氣也、慭生見如此事、可悲云々、

十三日、甲寅、陰晴不定、依爲彼岸初日、於御堂、自今日七ヶ日、可奉滿寶篋印陀羅尼、留候僧三口也、故院、平日被圖寫二鋪之眞像、一鋪如意輪、一鋪不動、而今日、奉供養中不動像、幷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余自筆書之、導師公豪、於如意輪者、來十八日、以覺智僧正爲導師、可遂供養也、余今日參御堂、

十四日、乙卯、雨下、申刻參御堂、

十五日、丙辰、天晴、酉刻參御堂、典藥頭定成、參問所勞事、大將、自今夕、渡邪氣、智詮修不動供祈之、

十六日、丁巳、陰晴不定、及晚參御堂、傳聞、入道關白、猶可被訴申最勝金剛院事云々、此事、奉爲故女院、沒後御瑕瑾歟、不能左右事也、

十七日、戊午、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談雜事、其次語云、自去正月十四日至晦、七箇日之間、火星守犯歲星、是治承三年逆亂之時變也、殊爲執政之愼云々、及晚參御堂、傳聞、最勝金剛院事、已以顯家被付頭辨、々々仍遣使者、相尋之處、事已實也、大將今日沐浴、

十八日、己未、微雨下、午刻參御堂、今日供養百〔四カ〕種於舍利之次、有佛經供養事、佛者如意輪繪像、御平生之時、雖被圖寫、未遂供養、今日、依爲吉曜、遂之、經者蛤貝書之、聖靈、平日殊令好貝覆之戲給、仍爲翻彼罪所寫眞實之妙文也、且先例多存故也、以覺智僧正爲導師、以留候僧三口、爲請僧、事起奉爾、不及兼日之沙汰、又有飮食、衣服、臥具、醫藥之四種之供養、事了、分賜僧等、講演之或〔了イ、式カ〕、如普通舍利講、先總禮、傳供之後、說法式等也、此次、女房三位局、有佛經供養事、導師同人、今日、二位中將、僧都等參上、大將又扶病參入聽聞、

十九日、庚申、雨下、此日、故殿御忌日也、女院御沙汰之御佛事猶修之前、院廳沙汰也、是先例也、午刻參御堂、兩座佛事、同時供養如例年、導師覺智僧正也、先參〔余カ〕淨光明院、〔墠致被參云々〕、云々、源中納言參入、講演了、念對面、及晚寶篋印陀羅尼轉讀結願了、給小布施、件陀〔勤カ〕羅尼、彼岸之間、每日一時、以三口僧、各卄一反令滿

也、七箇日之間、三百八十一反也、

廿日、辛酉天晴、大夫史隆職來、召レ前談二雜事一、語申云、東大寺大佛御首事、以レ土可レ造レ形云々、用途大略以二智識物一成寄之由、重源聖人令レ申云々、入レ夜大將不例之由告來、卽行向、無二殊事一、智詮祈レ之、落居了、亥刻歟、

廿一日、壬戌天晴、今日、聊有二立願〔之〕事一、

廿二日、癸亥天晴、早旦、信範入道來、自二未刻許一風病更發、浴湯之後、彌增二溫氣一加レ火、東西不レ覺、服二訶梨勒丸一瀉之後、入レ夜少減、溫氣少散、

廿三日、甲子天晴、今日、風病頗宜、食事不レ如レ例、無力無レ術、午刻、泰親朝臣來、去比、火星犯二歲星一、近日、又金星犯二同星一、共常事、但火星之變、治承三年大亂之時變也云々、又云、此間、金星欲レ犯二昴宿一、若如レ存犯レ之者、殊勝大事之變也、仍兼所レ申也、占文不快云々、相次、典藥頭定成來、問二大將灸治之間事一、申下來月四日爲二吉日一之由上、左中辨兼光、爲レ訪二大將一來、

廿四日、乙丑陰晴不レ定、所勞今日增レ自二昨日一、然而不レ及二一昨日一、余有二今來月可レ愼レ命之夢想一、若大漸之期歟、全不レ爲レ歎、只恨罪障多積、無二冥途資粮一、可レ悲々々、（也イ）

今夜、小御堂修二月也、公卿式部大輔俊經卿一人、殿〔上人〕五六人云々、大導師實顯法橋云々、余依レ疾不參、遺恨々々、

廿五日、丙辰雨下、入レ夜雷鳴、巳刻許、法性寺座主來、依レ疾乍レ臥謁レ之、談二萬事一、及レ晚、被レ歸了、

廿六日、丁巳天晴、及レ晚雨下、佛嚴聖人來問レ疾、余乍レ臥對面、示下更無二命厄一之由上、又招二大將一令レ見□□、依二所惱一也、申云、有二小邪氣一歟、同不レ及二其恐一、渡二邪氣一之後、可レ加二少灸治一云々、此日、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云云、公卿不參云々、

廿七日、戊午陰晴不レ定、

廿八日、己未、

廿九日、庚子雨下、法皇幸二仁和寺法親王房一、法親王被レ供二養五部大乘經一、請僧廿口、以二澄憲僧都一爲二導師一云々、布（有イ）施卅八云々、近代之施物還非二功德一、傾二國家之產一、太以無二一世之益一事也、法皇被レ行二勸賞一、實任僧都敍二法印一云々、是又何故哉、

三月〔大〕

一日、(辛未)天晴、申刻、頭辨親宗朝臣來、依二今朝招引一也、余在レ湯之間也、暫經レ程汗入之後、隔レ簾謁レ之、示三付大將大納言所望事、(資賢卿、辭二大納言一之由風聞、)年齡未レ闌、雖下強不上レ可二忩思一、帶二將軍一之〔納言〕、空無レ過二亞相之闕一、加之、兼雅卿先日相觸云、今度大納言之闕、拜任之仁、在二兼雅一歟、法皇之御氣色如レ此云々、而枉以二右大將一可レ被レ任之由申入了、天氣雖レ不レ惡、頗年齡幼若之由、有二其仰一云々、其條勿論也、兼雅無二其望一之旨、早可レ被二申入一也、今度、以二大將之拜任一、爲二身之大望一云々、會釋之旨、尤爲二本懷一、但大將只今不レ可二事闕一、猶早可レ被レ任之由、粗雖レ令レ答、重被レ示云、我爲二中納言之第一一、又爲二院近臣一、然者只今不レ可(僅イ)被レ超三越下臈一、此時故不レ奉レ超二幕下一者、向後被レ推二諸人之濫望一、御昇進無レ期歟、仍殊所二避申一也云々、條々之事、爲二親昵之本意一之上、近代之事、實非レ無二向後之不儀一(寥イ)、仍慇付二頭辨一所二奏達一也、但先逢二件納言一、面目其然、可二奏聞一之由相合了、人意無レ盡也、自爲レ恐二變心一也者、此次、禪門訴訟之間、相尋之處、親宗朝臣云、此事欲レ申三入子細一之處、詞未レ了、勅云、此事元能聞食了、只今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云々者、然者彼訴狀無二許容一歟、尤神妙也云々、此人以二彼申狀一、爲レ理之由令レ存旨、本所レ聞也、仍面謁之次、立二條々道理一、具以示聞、甓有二疑殆之氣色一、委聞極之後、頗伏レ理了歟、所詮、彼訴訟之狀、偏爲二前院御瑕瑾一、如レ此事雖レ有二先蹤一、不二沙汰一者、設而止、於レ今〔者〕、當時後代、雖二一人一聞瀉之人、不レ可レ令レ聞之由示了、答二尤可レ然之由一、小時退出了、

二日、(壬申)陰晴不レ定、定能卿來、

三日、(癸酉)雨下、今日、依二重喪一停二節供一、五七九〔等〕月皆同、先例也、

四日、(甲戌)天晴、此日、大將加二灸治一、典藥頭定成奉三仕之二、(十五ヶ所)、賜二女房衣三領、幷牛一頭一、今日、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余湯治之間、不レ謁之、以レ人謝三遣之一、又五位藏人親經來、

五日、(乙亥)此日、故院御月忌也、余依二湯治一不參、大將又依二灸治一不參、今日大將來二余第一、加二灸治一、

六日、(丙子)天晴、明日、少將欲二拜賀一、而院、明曉可下參二今熊野一給上云々、仍延引了、大將來、加二灸治一如レ昨、今日灸了、此日、除目始也、執筆左大辨經房卿、

七日、丁丑、雨下、除目中日、執筆同人、
八日、戊寅、陰、大將、大納言所望事、問ニ遣頭辨親宗朝臣許一之處、昨日申驚、御氣色不レ惡、只今可ニ參奏一、其後事可レ切候也云々、入レ夜、兼雅卿送レ札云、大將殿御所望事若沙汰歟と覺候也、一切無ニ承及事一、井イ棄思給云々、
今日入眼也、先被レ行ニ敍位一、執筆同人、
九日、己卯、天晴、未刻見ニ聞書一、權大納言兼雅卿、權中納言實守卿、參議不レ被レ任、定能卿、中將、光能卿、右兵衛督、泰經朝臣大藏卿、等、皆以還任了、凡去治承三年解官之人々、去冬今春除目、過半還補了歟、此外事雖レ多、不レ遑レ記、
抑大將所望事、倩案ニ先例一、已爲ニ理運一、然而年少之者、不レ可レ忩之由、令レ存之處、兼雅卿遮有ニ示旨一、且存ニ親昵本意一之由、就ニ彼狀一、令ニ奏達一之處、無ニ勅許一、即被レ補ニ彼卿一了、次第未レ得ニ其心一者歟、
十日、庚辰、天晴、
十一日、辛巳、天晴、亥刻衣始、
經家朝臣來語云、除目入眼、亥刻被ニ始行一、而翌日午刻事訖、甚遲云々、去年秋除目、申刻訖、然而晩鐘之後被レ始、然者校ニ量彼是一、無ニ幾之勝劣一云々、今夕被レ行ニ下名一云々、
十二日、壬午、天晴、入レ夜人傳云、今日午刻許、頭辨親宗朝臣、爲ニ院御使一、向ニ前幕下第一、不レ知ニ何事一、大將以レ人示ニ親宗一云、天下之亂、君之御政不當等、偏汝所爲也、故禪門者、有ニ遺恨一之時、直報ニ答〔之〕一、於ニ宗盛一者、存ニ尋常一、萬事如レ不レ存如レ不レ知、仍於レ事損ニ面目一、頗所ニ怨申一也云々、親宗迷惑、逐電退出之後閉ニ門戸一了云々、又天下之亂出來〔歟〕、凡不レ能ニ左右一云々、去夜下名無ニ別事一、
十三日、癸未、
十四日、甲申、
十五日、乙酉、天晴、沐浴、入レ夜參ニ宿御堂御所一、自ニ今日初夜時一、可レ始ニ如法懺法一其間、如法可レ讀ニ誦法花經一也、前、方便之懺法一之故也、自ニ來廿三日一可レ始ニ正修一也、須レ始レ自ニ明日廿二一、可レ滿ニ七箇日一也、而依ニ日次不レ宜故一、自ニ今夜一所レ始ニ加行一也、此事、前僧都顯眞、幷大原聖人湛斅、本淨房、山智海法橋等之勸進也、其所レ求之意趣、廣爲レ利ニ群生一也、殊又爲レ直ニ天下之亂一、又爲レ消ニ戰場終命之輩怨靈一也、其外廻向、可レ任ニ各々意趣一云々、爲レ始ニ台岳、山洛一、一同多以結緣、余病受レ身、旦暮雖レ難

レ知、深有ニ所思一、强所レ始ニ此行一也、依ニ勞病一、自然經ニ時刻一、子刻許始レ之、智詮阿闍梨、長宗阿闍梨件長宗、爲ニ故院籠僧一、候ニ僧房一便所レ召也、等也、公豪、行家、各稱レ病不參、依ニ此行一、頗强レ之、但行家見病云々、且又此願上分、欲レ資ニ故御菩提一、仍殊於ニ此御堂一所レ修也、廣大之善、莫レ過ニ此行一、若始終果ニ遂此事一者、過ニ敎之本意一、冥途之資粮也、竊仰ニ三寶一、深ニ我一心一、如來冥助、早救ニ病患一、如レ思令レ遂ニ三七日之讀誦一給ヘトナリ、今日、自行儀、天台所作、幷補助儀妙樂所作、之中、抄ニ出要文一、

十六日、丙戌雨下、三時懺法如レ常、余竊立ニ僧後一行道、且爲ニ如法一、且爲ニ療病一也、

十七日、丁亥終甚雨、三時懺法如レ常、

十八日、戊子天陰、三時懺法如レ常、

十九日、己丑天陰、及レ晚少晴、此日、少將良經拜賀也、余日中懺法了、白地向ニ南家一、定能卿來、爲ニ少將出立一也、申刻、兵部省持ニ來移文一、左京權大夫光盛、余家司、非ニ少將家司、傳取覽ニ少將一、余依レ有レ憚不レ見也、少將留レ文返ニ給筥一、於ニ中門一給ニ省掌下部等祿一、如レ例、

次着ニ束帶一、色目如レ常、唐草蒔繪紫緂平緒、大殿賜笏等、各先々所レ用也、先參院、無ニ申次之人一、兼日語ニ泰經一之處、近日依レ病不ニ出仕一、忽依ニ其人不レ候、經家朝臣在ニ少將共一、依ニ執事院司民部卿成範卿一令レ申レ之、依ニ御所中間一無レ召云々、次參ニ建禮門院一、依ニ時忠卿和說一、忽被レ聽ニ昇殿一云々、此事全非ニ所望一、然而臨期不レ能レ遁歟、又依レ召參ニ殿上一、謁ニ女房一云々、然者又可レ有ニ產出物一歟、次第不ニ相應一也、次參內、左少將兼宗、爲ニ申次一無レ召云々、次參ニ准后方一、以ニ季經朝臣一申レ之、次參ニ攝政第一、光雅申、於ニ客亭一被ニ出逢一、又被レ引レ馬云々、降ニ砌下一一拜、經家朝臣受ニ取之一云々、入レ夜歸レ家、先以ニ光盛一申ニ余方一、依レ障不レ拜、次以ニ基輔朝臣一申ニ女房一、即二拜了、

次給ニ本府隨身腰指一、三人也、二人召ニ具共一、一人留ニ隨身所一、豫行レ饗、政所勤レ之、皆是定例也、

車、新調、牛童、給ニ當色朽葉薄色衣一、小舍人童、給ニ當色縹上下濃款冬一、共殿上人二人、中務權大輔經宗朝臣、加賀權守顯家、同諸大夫三人、經光、長俊、信政、

各騎馬、在ニ車後一如レ常、

雜色七八人許、

隨身、召ニ具本府隨身一也、狩胡籙弓等、自ニ納殿一給レ之、不レ給ニ裝束一也、

入レ夜歸ニ參御堂一、初夜懺法如レ常、

廿日、庚寅天晴、此日、請ニ大原聖人一、湛敎、受ニ幷（下ノ誤カ）三衣等一、先受戒、子細銘ニ心府一、淚浮ニ雙眼一者也、次傳ニ受三衣一、先五帖、次七帖、次九條、次座具、抑、在俗傳ニ受三衣一事、正敎許レ之、但用ハ單縫之三衣、謂ニ單縫一者、カヘシヌヒニセス、ヒトツヌイ也云々、而余所レ持之三衣、故北政所出家之時、宇治僧正被レ進云々、反

縫也、仍忽欲ニ闕如一、宿運未レ至歟、信心又不レ及歟、大願已欲レ破、悲歎尤深之處、借ニ遣尊忠僧都之許一、付レ便借送云、是慈覺大師御三衣也云々、卽披見之處、已單縫也、誠（致カ）是誠精之至、已叶ニ聖意一歟、感應之所、仰而可レ被レ信、往古、大師所持之三衣、單縫之條、更以非下可ニ思寄一之事上、試檢知之處、已以爲ニ單縫一、大願成就、爰而炳焉、歡喜之至深、無レ物ニ于取レ喩者歟、聖人又以大悅、若新調之三衣有ましかは〔と〕、今此證驗者なからまし、尤可ニ隨喜一云々、此次、尼女房二人同傳ニ受三衣一、（他三衣等也、兼經法名眞理、正元々年薨、然則非ニ此人一、先祖亦名ニ眞理一歟、不審、基通法名行理、後改レ名歟、）余又密々付ニ法名一、（眞理也、雖レ爲ニ在俗一、付ニ法名一、又有ニ先蹤一事也、）

入レ夜、初夜懺法如レ常、

今夜、被レ行ニ小除目一、臨時祭舞人、新藏人一人補ニ衞府ニ云々、

廿一日、辛卯、天晴、三時懺法如レ常、入レ夜花山大納言兼雅被レ來、余對面、及ニ子夜一被レ歸了、大將所望之間事、示合也、

廿二日、壬辰、天晴、今日懺法、後夜日中許行レ之、初夜不レ行レ之者、去十五日初夜始之故也、今日、重嚴ニ淨道場一、余洗レ頭、衣裳已下、食膳器等、皆新調也、同ニ如法經之儀一、藏人少輔定長來、又大藏卿泰經朝臣來云々、」

廿三日、癸巳、天晴、此日、後夜時（其實及ニ巳刻一、依ニ沙汰雜事等一也、）始修、三七日一心精進、法花三昧、（懺法、誦經等也、）山僧都尊忠自ニ去夜一參ニ宿此御堂一、（日來於ニ法性寺一、行ニ前方便一云々、）其外僧三口也、（行家所勞平滅、自ニ〔一〕昨日一所ニ參入一也、）僧等給ニ淨衣料一、供米同給レ之、（自ニ去十五日一所レ給也、）

廿四日、甲午、三時懺法、一（反、）禮拜、六根（懺悔、）讀經等、隨分各致ニ精誠一、初夜時之後、有ニ伽陀事一、（陀カ舉イ）（每夜如レ此、（寇イ）無ニ定句一、但亥五也、）

廿五日、乙未、陰晴不レ定、晝以後天晴、懺法讀經等〔如〕ニ昨日一、

廿六日、丙申、天晴、懺法讀經如レ昨、以ニ此讀誦一爲ニ加行一、可レ書ニ寫如法經一之由自ニ今日一思立、但每事卒爾之間、未ニ一定一者也、

廿七日、丁酉、天晴、懺法、

廿八日、戊戌、天晴、懺法讀經如ニ日來一、

廿九日、己亥、天晴、懺法讀經如ニ日來一、今日滿ニ初七日一也、

卅日、庚子、天晴、女房爲ニ聽聞一來ニ御堂一、

今旦、信範入道爲ニ攝政使一來、此行之間、一切不レ能ニ他事一、仍示ニ其旨一、而爲ニ急事一之由強令レ申、仍慇謁レ之、示云、攝政內舍人隨身、來月所レ被ニ仰下一、而先例第三

度表、必被レ載二内舍人事一、今度同可レ然、來月可レ有二
上表一也、同月卽上表之條、若可レ有レ難哉如何、又內大
臣可三辭遁二之由存レ之、三箇事可レ載二一表一、未レ見二
先例一如何、件兩條可三計示給二之由、所下令三申合一給上
也云々、余云、兩條共可レ及レ難、同月上表、幷一表被
レ載二三箇事一、共以不レ可レ有レ難事也、先信範歸參了、大
將方五體〔不〕具穢、今日滿二七箇日一了、今日、懺法讀
經如レ常、

四月

〔二日、壬寅天晴、傳聞、來九日可レ有二大嘗會一云々、〕
五日、乙巳陰晴不レ定御月忌也、觀明爲二導師一、大將相二扶
灸治一參入、傳聞、隆季卿、大納言師共被レ下二辭書一了
〔云々〕、
八日、戊申陰晴不レ定、入レ夜雨下、此日、奉レ迎二如法經料
紙一、爲二僧都沙汰一、圓實聖人相具所レ來也、申刻許、渡二
給此道場一、僧衆等出二堂中一相二待之一、先庭上立レ案、其
上奉レ居二料紙一、納レ輿、所二相具一之聖人等頌二伽陀一了、入
堂中聖人頌レ之一、不レ誦二同伽陀一、其後開二堂障子一、下﨟二人出
奉レ舁二入之一安二机上一、用二日來前机一也、又閇レ戶、經圓阿闍梨披
レ輿奉レ取二出料紙一、奉レ入二銅筒一、奉レ居二寶座一、本普賢座也、卽奉レ居二寫
前一也、在二蓮花座一也、此間合刹釋迦、奉レ居了、聖人等退歸了、此僧衆
等行道數匝、合刹不レ止、釋迦、法華經、彌勒、後唄之後各着座、凡
自二伽陀之間一散花也、先レ是、釣二紙天蓋一、削二付羅網、花幔等一、又削二播懸一
白
レ角、
九日、己酉雨下、此日、被レ定二大嘗會事一、又有二直物、小除
目等事一、已下三ヶ事、執筆左大辨經房云々、
十日、庚戌陰晴不レ定、傳聞、昨日參陣公卿、左大臣、藤大
納言、前源中納言、三條中納言、梅小路中納言、長方、源宰
相中將、左大辨等也云々、
十一日、辛亥天晴、爲二法性寺座主沙汰一、自二橫川一被レ送二
根本水山上一、聖人五六人相二具之一、奉二受取一〔之〕儀、同
レ迎二料紙一、
十三日、癸丑天晴、今日、如法轉讀滿二三七日一、仍入レ夜
有二結願事一、導師智詮阿闍梨、〔今日早旦〕、送二卒都婆
於山上顯眞之許一、件卒都婆寸法、一丈二尺、弘一尺二
寸也、件卒都婆、余自筆書レ之、梵字、法性寺座主被レ書也、
十四日、甲寅天晴、自二今曉一、奉レ書二始如法經一、懺法之後
有二啓白一、僧都被レ勤レ之、後御筆立也、子細在二別次第一、

十五日、乙卯、朝間、大雨大風、早旦、天下騷動事出來、以外謬事之故、有此事出來云々、昨日、法皇御登山之間、山僧等可奉〔盜〕取法皇之由、今旦得其告、洛中武士騷動、忽率數多騎向坂下、依僻事空歸了、嗚呼第一事云々、

十六日、丙辰、陰晴不定、此日、如法經終寫功、奉埋最勝金剛院山、（故女院御墓所近邊也、）先奉書終之後、余書願文幷名帳奉入筒了、入筒之後、書手各付封、其後補闕分、（經圓阿闍梨勤之、）次十種供養、（日來道場、依無便宜、奉渡御經於御堂、）導師智詮阿闍梨也、十種兩方儲之、其外供養八燈、其後奉渡法性寺、聖人四人之外、有假聖人等、御經奉出之後、余、大將、僧都同車向法性寺、自他道參會也、自御所門內步行、與傍奉埋之後、以石（兼運置之、）築垣、其上立石五輪塔、（法性寺座主被書梵字也、）其後於御墓所讀阿彌陀經了、歸參御堂之後歸宅、今日十種供養、有小捧物、道場荒涼之人不可入、仍只自後戶邊送宿所也、余歸宅之後、又以別捧物送僧都之許、日來、此行之間、殊被入力之故也、

〔十七日、丁巳、日來、持病殊不發、是三寶之加護也、〕

十八日、戊午、無御禊、依齋院不御座也、

十九日、己未、傳聞、十五日浮言、全玄僧正告〔前〕大將之由風聞、山僧等大欝、欲拂件僧正云々、大無由事歟、

廿日、庚申、陰晴不定、賀茂社司持來葵桂、聞着重服之由、稱可有憚、故進少將方、家不懸葵、但少將姬君等方懸之、

廿一日、辛酉、天陰、此日、賀茂祭、祭使左少將有盛、（故重盛子也、）院有御見物云々、昨今神齋、是例也、

廿二日、壬戌、天晴、此日不神齋、齋院御座之時、朝間猶神齋也、是依有還儀也、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談雜事、

廿三日、癸亥、天晴、大將來此第、（之イ）密々有詩、連句等、

廿四日、甲子、賴業進大嘗會定々文、披見之處、人々申狀不同歟、

廿五日、乙丑、雨下、入夜、大藏卿泰經朝臣來、依相招也、示付兩息所望事、（大將望大納言、少將申中將、）明日示御返事、大將事必可沙汰、少將事又何強難哉云々、

廿六日、丙寅、天晴、此日攝政賜內舍人、即拜賀云々、被補件內舍人之次、有小除目、主計頭資元、奇異奇特事也、又陰陽頭泰親、是理運也、但兼大膳權大

夫、專不當也、自今日有五體不具穢、

廿七日、丁卯天晴、此間、大將除服、着無文鈍色布衣、用人車、前駈一人、隨身在共、出川原除之、陪膳光盛、陰陽師泰茂、賜著始裝束布裝束也、一具於陰陽師、是例也、今日隆職來、謁之、雖穢中昇堂上、雖制止、申云、近日無不觸穢之所、仍所昇也云々、

廿八日、戊辰天晴、大將來、此夜、密々有詩連句等、長光入道候其座、此日、新三品賴輔來、依穢中不謁之、

廿九日、己巳天晴、大將來、昨今猶着鈍色、今月許着也、

五月

三日、壬申天晴、參御堂、及晚歸來、大將召清景、仰射手、幷將等事、皆對捍及闕如云々、仍以同男示遣隆房朝臣許了、

四日、癸酉此日、右近府荒手番也、又今比叡競馬、新御馬馳云々、因茲、府沙汰者等被召籠之間、及夜半有其儀、大將馬兩三疋向馬場云々、少將公衡著行[云々]、自今夜精進、滿佛眼眞言、此日法印來、

五日、甲寅天晴、御月忌也、仍參御堂、二位中將、僧都等參候、大將又參、著吉服布衣、白顯文紗、狩襖、同瑠璃色奴袴、長宗爲講師、

隆房朝臣、示送基輔之許云、明日將依辭退、申事由[之]處、爲頭辨奉行、被催出公時了云々、以基輔書札、示返事了、須大將自書也、而件人、一切不來大將第、是可謂[忘]禮、仍以奉書示返事也、[喪家所之外、雖重喪家、昔菖蒲也、]

六日、乙亥此日、右近府眞手結也、大將、職事二人、幷祿大褂二領、絹十五疋、布百段、饗等、遣馬場、又遣馬四五疋如例、及晚有其儀、大將隨身二人之許、一切無揚之者云云、公時少將一人著行云々、有勸盃云々、府饗須以大糧米、本府可沙汰也、而依申無用途之由、大將沙汰送、頗非例也、

九日、戊寅此日、今比叡競馬云々、五番云々、此間、有旱魃之愁云々、今日、佛嚴聖人來、

十一日、庚辰雨下、傳聞、菊池歸降來貞能之許云々、西海安穩、天下之悅歟、自今日始佛眼行法也、每日三時也、實嚴闍梨受之、

十六日、乙酉天陰、今日、余始出仕、橡直衣、練指貫、白

帷、重服冠、黑沓等也、用二人車一、前駈不二衣冠一、又不レ着
服一也、參院許也、入二見參一、仰云、去夜出レ自二今熊野一
窮屈、仍不レ謁云々、又申二入八條院御方一、退下了、
十八日、丁亥、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恒例供花一云々、
廿日、己丑、以二使者一、訪二靜賢所勞一、自行云々、答二無レ術之
由一、又訪二中御門大納言一、不レ知二何病一也、
廿一日、庚寅、陰晴不レ定、法性寺座主被レ來、向二西山一之
便也、今晩、余有二吉夢事一、
廿二日、辛卯、天晴、今日、藏人左少辨光長來傳二院仰一云、
依二疾疫一欲レ行二改元一如何、大嘗會以前兩度可レ有二其
難一哉如何、申云、依二改元一可レ拂二厄難一者、雖レ及二三
四度一、不レ可レ有レ憚、有二沙汰一已被レ行レ之、其上度數之
條、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歟、但依二改元一可レ退レ災之由、愚
案不レ存、可レ被レ行二御祈一歟、此上事可レ在二御定一、
廿四日、癸巳、實嚴來、重受二略行々法一、
廿五日、甲午、天晴、此日、佛眼行法結願也、仍先請二佛嚴
聖人一受戒、日中時所二結願一也、聊書二所願意趣一、於二佛
前一讀二申之一、又件狀遣二西山一了、小施物同所レ遣也、
廿七日、丙申、雨下、此日、改元也、左大將上卿、公卿七八
人許參入、被レ用二壽永一、俊經朝臣撰申云々、改元全不レ可レ叶二物
用一事歟、
卅日、己亥、雨下、基輔語云、去比、夢想云、近日之病者、
滿二破業障陀羅尼一可レ免云々、即是千手陀羅尼也、件
人、本不レ知下千手陀羅尼〔也〕有二此名一之由上、而見二
此夢一、實可レ謂二不思儀一歟、仍余自二今日一、毎日七遍滿
レ之、祈二自身親族天下等一也、

六月〔小〕

一日、庚子、甚雨、自二今日一、滿二愛染王眞言一、可レ迄二來十五
日一、但朝許精進也、傳聞、靜賢法印所勞又更發云々、又
源中納言雅賴所勞云々、未レ聞二何事一、
今日、佛嚴聖人來語云、去比、或僧夢想云、舊堂ニ人々
集會、議二定世間事一、其中、疾疫事、來六月也、今月中〔臈〕可
レ病、七月上臈可レ病、一人不レ可レ殘、但三尺十一面觀
音像、造立供養人、可レ免二此難一云々、雖レ見二此夢一暫
不二披露一之間、更又夢云、先日之夢者、爲レ流二布世間一、
所二告示一也、而無音之條、甚奇怪、然者、汝可レ與二此
病一云々者、仍驚披露、院中以下毎家有二此營一、但事體
皆麁荒也、頗致二謹愼一、能可レ有二沙汰一、抑、夢ニハ雖レ見二
三尺之由一、義軌并經之所〔說〕、一尺三寸也、夢はかく

も見ユル事也、猶就二經說一、一尺三寸、可レ被二造立一云
云、
〔二日、辛丑甚雨洪水、〕
三日、壬寅雨下、大臣解退事、書二子細一、付二定能卿一了、
四日、癸卯天晴、此日、奉レ始二一尺三寸十一面像一、智詮阿
闍梨加ニ持御衣木一、此佛、如法可レ奉レ造、仍佛師授二五
戒一、以二栢木一可レ奉レ造、不レ可レ加レ膠、又不レ可レ押二薄
并綵色一、是依二近日之夢一、所レ奉レ造也、殊以有二存旨一、如
法可二造立一、卽於二智詮壇所一、每日受戒、滿二咒遍一、來十
(二イ)三日可レ奉二造出一也、勸ニ進家中男女一、給二其料物一、是又
〔爲〕レ先二化他一也、卽以二結緣衆名帳一、可レ奉レ籠二尊像
之中一也、
五日、甲辰陰晴不レ定、依二御月忌一、參二御堂一、二位中將、僧
都等參候如レ例、大將同參入、講說如レ常、今月雖レ當二
忠玄巡一、依二〔不〕(○不字據二七月四日條一補レ之、)參一、伊覺勤レ之、堂童子、長
俊一人也、依レ無二領狀之人一也、及レ晩歸宅、
十一日、庚戌院今日自二今比叡一出給云々、雖レ欲レ參二御今
熊野一、依二夢想告一有二御卜一、依二不快一不二參社給一云々、
姬君聊有二病氣一、似二瘧病一歟、
十二日、辛亥今日、姬君猶發了、
十三日、壬子陰晴不レ定、〔時々雨下〕、今日、外記史生將ヲ
來改元詔書一、余依二重喪一不二加署一、大將加レ之、余可レ憚
哉否不審、仍問二賴業一之處、雖レ不レ檢ニ得例一、不レ加何
事有哉云々、大將方有二連句一、并密々詩二云々、今日、姬
君猶發了、右衞門權佐親雅爲二攝政之使一〔來〕、以二基
輔一傳申云、來廿八日可レ有二上表一、其以前可レ被レ立二
〔封戶〕勸學院、崇神院、鹿嶋、香取等使一也、多先被
レ立二兩院一、追被レ立二二〔社〕一、今度如何、又件二〔社〕在二
坂東一、爲レ之如何、告文蹔可レ置二氏院一歟、如何者、答
云、同時兩度共有レ〔例〕、可レ在二御意一、兼又〔兩社〕分告
文、被レ置二氏院一宜歟者、
十四日、癸丑天晴、早旦、請二佛嚴聖人一受戒、今日、愛染
王念誦結願也、此日當レ可レ愼之日一、仍殊所二受戒一也、
姬君同受レ之、今日終日念誦、姬君在二余傍一、今日不レ發、
悅思不レ少、此日祇薗御靈會也、
十五日、甲寅此日、依二祇薗臨時祭一神齋、年來殊不二〔神〕
齋一、依レ〔障〕不二奉幣一也、
十六日、乙卯陰晴不レ定、入レ夜、奉レ供ニ養一尺三寸十一面
觀音像、(以二栢木一造レ之、其中奉レ納二種字眞言等一、又座中籠二結願衆緣名一、)并同經一卷、(書寫、)千手
陀羅尼一千反、以二智詮一爲二導師一、件佛造立之間、如

法造レ之不レ加レ膠、毎日佛師受戒、〔佛〕造立之間、僧等滿二神咒一、即於二智詮壇一所レ造レ之、

廿一日、庚申天晴、參二御堂御所一、入レ夜歸來、

廿二日、辛酉及レ晩、雷鳴降雨、

廿三日、壬戌此日、家大般若結願也、今日雷鳴落二唐橋東洞院邊一云々、

廿四日、癸亥及レ晩、雨下小雷、定能卿來、談二雜事一、大臣辭退子細可二覆奏一之由、示付了、

廿五日、甲子天晴、酉刻許參院、以二定能卿一申入、渡二御八條院御方一之間、無二御對面一之由云々、余入二八條院御方一、見二參女房一、三位局出逢、頃之退出、兼親爲レ余見二最吉夢一、無二左右一事也、

廿六日、乙丑天晴、八條院煩二瘧病一給云々、

廿八日、丁卯此日、攝政、被レ上二攝政第三度表一、作者敦周朝臣云々、使少將兼定、勅答時實、上卿定房卿云々、被レ返二攝政内舍人一、被レ許二内大臣一云々、

廿九日、戊辰天晴、女房等參二御堂一、終日、供二花於法華經一、一夏之間、舊臣男女營二此事一、〔爲〕二結緣一、女房所レ參也、余同參入、及レ晩歸來、大將同所レ參也、入レ夜、爲レ迎二秋節一、向二大將第一、今夜、大將、少將共有二連句之興一、又密々有レ詩、抑、余依二重喪一無二六月秡一、但女房姫君等有レ之、陪膳家司有レ障、仍基輔朝臣勤レ之、大將少將等方各有レ之、

七月

一日、己巳天晴、辰刻許歸來、傳聞、八條院瘧病、此兩三日毎日發給、仍不レ召二驗者一、隨又御卜趣、加持不快云云、而法皇推而奉レ祈給、即御平愈云々、以二慈惠僧正五鈷一爲二御布施一云々、

二日、庚午天晴、院渡二御鳥羽一、依二御國忌一也、御幸儀密密云々、

三日、辛未天晴、此日、法皇幸二法勝寺一、攝政供奉、被レ具二内舍人隨身一云々、於二法勝寺一講演之間、召二入攝政於簾中一云々、此事未レ得二其心一、先々近習之人祇二候御座之邊一、先例也、雖レ執二天下之柄一、未レ有二院中之功一、若是御追蹤歟、抑留之謂歟、

五日、癸酉天晴、依二御月忌一、大將相共參二御堂一、導師忠玄律師雖レ當二去月巡役一、依二不參一、伊覺勤仕了、仍所レ勤二今度導師一也、國行、長俊爲二堂童子一、二位中將不參、僧都祇候、

六日、甲戌天晴、藏人兵部權少輔定長爲二院御使一來、余

招二簾前一謁レ之、傳二仰旨一云、大嘗會御禊、同輿之料、前齋宮可レ有二立后一、(院御女、)而今月難レ叶、八月例無二近例一、如何、兼又、大嘗會御禊日次廿一日之由注申、一條院二條院等例也、晦日白川院例云々如何、又大藏省申云、御禊、大嘗會等爲二大事一、一切無二省納物一、仍以二諸國齋王頓給料一、(三年一請是(定カ)也、)欲レ宛レ之、雖レ無レ例、爲レ省二當時煩一也云々、余申云、立后月、八月雖レ無レ例、全不レ可レ苦、御禊日廿一日可レ宜、被レ定二晦日一之間、若有二非常之難一者、後日如何、二條院例、強不レ可レ被レ忌、仍一條院已寂吉也、大藏省申事、左右可レ在二勅定一、但諸國難レ濟二納物一者、可レ被レ加二譴責一歟、近年衆災競起、國土不レ可二安堵一、而〔被〕レ返二付頓給料一、定爲二諸國之愁一歟、省申旨又可レ有二哀憐一、只可レ在二聖斷一者、其後談二雜事一、小時退出了、其後基輔語云、大藏省事、一日於レ院所レ承也、泰經申云、東北兩國納物之分、以二不塞之國々頓給料一、可レ被レ納之由所レ申也云々者、而如二定長仰詞一者、已無二此狀一、只依二諸國難濟一、有二此議一之由也、不レ仰二其詮一之條如何々々、

七日、(乙亥、)天晴、依二重喪一無二節供、及乞巧奠等事一、此日、法勝寺御八講結願、有二御幸一云々、左大臣被レ參二會御寺一云々、

八日、(丙子、)天晴、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有二御幸一云々、(自二今熊野一有下臨二幸修二國忌一之堂上、人以雖レ傾、例方、例年也云々、)今日、女房參二御堂一供花、未刻、大外記賴業眞人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一、攝政第三度表、(敦周作レ之、)有レ難之由云々、此日、典藥頭和氣定成、依レ召參來、問二眼藥之間事一、

九日、(丁丑、)傳聞、昨日、入道關白息、(公敎下女腹也、)上西門院爲二猶子一、於二彼女院一今夜可レ被レ加二首服一、而加冠左大臣忽所惱之間延引云々、

十日、(戊寅、)定能卿告送云、大臣辭退事、重奏聞之處、猶被レ仰二可レ在レ意之由一、大略不レ許云々、此事不レ得二其意一、如二風聞一者、任大臣在レ〔近〕云々、於レ今者其後可二上表一歟、

十一日、(己卯、)天晴、今旦、實寬僧正入滅云々、無動寺檢校事、此法印於レ今者無二異議一、仍可二驚奏一之由、以二書狀一付二泰經朝臣一了、

十二日、(庚辰、)天晴、泰經示送云、奏聞之處、いつゝなるやうなれは、經レ程可レ有二御沙汰一云々、此事不レ得レ心、何可レ及二滯停一哉如何、參二御堂一、隆職來云々、依二懺法之間一不レ謁レ之、

十三日、辛巳天晴、明日、明後日爲二物忌一、仍入レ夜參二籠御堂一、女房大將姬君等、皆相二具之一、

申刻、前大將〔宗盛〕、以二使者一示送云、今年大嘗會年也、而追討可レ有レ憚哉否、密々可二計示一者、答、今年偏營二大禮一、被レ罷二征伐一、可レ謂二正道一、但若可レ及二大事一者、又非二此限一者、

十四日、壬午天晴、此日、奉二爲故女院一、奉レ供二養畫像釋迦如來像一鋪、幷反故色紙故女院御手跡也、妙法蓮華經一部一、在二具經等一、件經任二去正月中陰內例一、請二卅口禪侶一、終二一日之書寫一、先拂曉行二法華懺法一、一如二去正月儀一、午刻終二寫功一、未刻遂二供養一、忠玄律師、請僧皆籠僧也、件經內外題、大將相共書レ之、跡門余書レ之、本門大將書レ之、外題惣余書レ之、大將入レ夜歸二南家一了、今夜故女院御瓫供、如二例年一被レ送二法性寺一、依二大治例一也、但無二院司使一、只付二寺家一了、〔余拜二瓫供一送二兩堂一如レ例、故女院御斯過二期年一行之例也〕、

〔十五日、癸未天晴、終二念誦一〕

十六日、甲申天晴、早旦退二出自二御堂一、少將病惱、若瘧病歟云々、一昨日聊有二其氣一云々、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數刻之後入レ夜被レ歸了、又定能卿來、示二大臣辭退之間事一、覆二奏之一、勅報猶不レ許云々、爲レ之如何、

十八日、丙戌陰晴不定、大將來有二小連句、幷詩等事一、

十九日、丁亥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召レ前談二雜事一、持二來群書治要抄四卷一、

廿日、戊子雨下、此日爲二故御匣殿忌日一、例參二御堂一修レ之、女院同令レ修二此忌日一給、然而自二今年一止レ之、余自二年來一修、今年同レ之、且（日八イ）ハ爲二同事一之故也、申刻歸レ宅、及レ晚大將除服之後始出仕、先參院、仍參二建禮門院一、次參內、着レ陣、奧、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下二吉書一、結申之後、移二着外座一、置レ軾之後、召二左少辨光長一下レ之、後參二御所一退出云々、親經光長等告二示之一、今日番長兼重、大將退出之後、改二裝束一歸二私宅一之間、於二八條高倉邊一、爲レ敵被二殺害一〔了〕、凡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五更、兼重所二相具一之從者二人、幷其弟兼助少將小隨身也、等來、申二子細一、凡可レ爲レ敵之人不二覺悟一、疑人違歟云々、件男、容貌非レ醜、又揚馬、競馬、共得二其骨一、兼弘弟（孫イ）兼清子、已於二舍人一英華也、忽遭二此事一、歎而有レ餘、今年、大將重厄年也、若是轉レ重輕受歟、

廿一日、己丑雨下、大將來、歎二兼重之事一、女院御領兵粮米事、以二季長朝臣一示二遣行事辨行隆等一了、歸來云、

行隆明日下二向南都一、依二東大寺大佛沙汰一也云々、
廿二日、庚寅、天晴、佛嚴聖人來、鳥羽尼上方、供二養佛三體一、以二件聖人一爲二導師一云々、入レ夜兼助弟、兼重來、仰下彼夜兼重所二相具一之所從二人可レ進之由上了、爲二尋問一也、
廿三日、辛卯、天晴、隆信朝臣來、召レ前、件人能知二當時近衞舍人等子細一之人也、仍兼重之替、誰人當二其仁一哉之由問レ之、申云、兼繼、武友、敦繼、敦景二男、賴久、敦依子、但非人也、賴文子男、末子云々、候二院北面一云々、此等之外、可レ然之輩一切不レ候云云、大將密向二賴輔入道雲林院亭一、爲レ見二山居之體一也云々、
廿四日、壬辰、天陰雨下、傳聞、攝津國爲二法皇之御沙汰一、國內之庄薗倂井イ二停廢一、其所出可レ及二六萬餘石一、一所家領、多在二其中一云々、又聞、東大寺大佛奉二鑄加一事、依二重源聖人之功一、已欲レ成、宋朝鑄師年來渡二此朝一、且今年渡而在二鎭西一、而欲レ歸二宋朝一之間、忽船破損不レ遂二前途一、度々止了、而之間、此事出來、依二件聖人之請一京上、廻二種々之祕計莫大之功一、無レ煩憤イ欲レ終、誠是神之助、天之力也、世欲二滅亡一、所レ憑只在レ斯歟、彌致二勤愼一、可レ庶三政化之反二淳素一也、今日巳刻、大將不例、大略瘧病歟、
廿五日、癸巳、天晴、自レ院被二仰下一云、季時法師奉行、御教書書二遺基輔之許一、敦助子男、助廉、所レ望大將一、折節可レ然者、可二召覽一○覽一作レ仕、歟云々、此事、兼重夭亡之時、付二兼雅卿一可レ被二申入一之由示了、仍申二其旨一了、件助廉、天下第一之惡男也、
廿六日、甲午、天晴、大將大事發了、殊無レ術之由、女房告送、仍申刻許行向、雖二病重一不レ及レ恐、女房同來、入レ夜歸宅、夜半、大將溫氣散了云々、而忽氣力弱見之由告來、周章欲レ向之間、復レ例了云々、今日、修二泰山府君祭、幷土公鬼氣祭一、又始二行仁王講一、此日、季御讀經初日也、
廿七日、乙未、雨下、今日無二別事一、土公鬼氣祭同レ昨、今夜有二僧事一、俊堯本名顯智、任二僧正一、奇異了、○丁恐云々、
廿八日、丙申、天晴、早旦向二大將亭一、今日以二六口僧一、法性寺座主弟子、始二行觀音經御讀經一、又一日奉レ圖二寫不空羂索、如意輪〔菩薩〕、二菩薩像一、奉レ供二養〔之〕一、行珍已講勤レ之、三井寺僧也、須レ請二東寺人一也、然而忽不レ候、仍隨レ便、件行珍密宗也、今日宜發了、悅思不レ少、入レ夜、花山大納言訪來、余謁レ之、此次大納言〔云〕、隨身事今旦申了、助廉事、御辭退道理之由、有二天氣一、御所望輩事案、追可レ被レ仰之由、有二勅報一云々、

廿九日、丁酉天晴、早旦、全玄僧正來、大將訪也、語云、前幕下年來所召仕之侍兩三人、引率逝去東國、奉具三條宮子宮云々、而於路頭皆悉被搦留了云云、又或人云、讃岐前司重季向北陸道了、事若實者不能左右事也、巳刻、泰經朝臣送書於季長朝臣云、無動寺事、可爲法印御房御沙汰之由被宣下了、尤神妙云々、實悦思無極、全不劣自身之慶、郎自書返事、殊畏申之由可披露旨示遣了、又告法印了、

卅日、戊戌天晴、大將今日平癒了、智詮阿闍梨禱之、又觀音經讀經今日結願、

八月

一日、己亥天晴、入夜、余病惱如例、風病歟、溫氣如火、終夜惱亂、天曙、汗出溫氣散、

二日、庚子天晴、宰相中將定能來、相具息兵衛佐也、未刻、右衛門權佐親雅爲院御使來問云、前齋宮可有立后、而件齋宮自野宮退出之間、依無群行、歸京之儀、無難波祓、令備后位之時、不被行彼祓之條如何、被問例之處、外記答勘申篤子內親王口前齋院、不入本院、自所司退出云々、有議、修辛崎祓之後、有入內之例、依彼例可行祓哉否、可定申者、余申云、准據例尤可然、但難波祓者、歸京之便所被修也、而不遂群行、無歸京之儀之前、齋宮經十餘年之後爲立后、更被修難波祓之條、專不叶物議、何況修解齋祓者、爲從佛事也、而數年之間、能々被從佛事了、彌以〔此〕祓無所據歟、又入內而立后、聊可有差別歟者、親雅云、此事、左大臣、余、左大將、堀川中納言、長方卿等、被問此五人也、而左大臣、長方等申不可修祓之由、忠親申可被行之由、左大將未見返事云々、余依疾不謁、以人所傳示也、

三日、辛丑天晴申刻、又更發之心地歟、但非瘧病歟、只本病之所爲〔也〕、仍明後日可加灸治也、

〔四日、壬寅天晴、今日神心不快、〕

五日、癸卯天晴、故院御月忌也、余爲瘧病之發日之上、又當物忌、然而抛萬事參御堂、於報恩捨身命也、先例講、次有具一品經供養事、導師觀明、此講中間退去、依神心不快也、今日所勞體、聊以宜歟、二位中將僧都等參候、女房參入、大將相具之、早旦、招定成欲加灸治之處、稱瘧病之最初、加

灸治非穩便之由、不灸、〔退出了〕、

六日、(甲辰)及晩暴雨、法性寺座主被來、今日雖間日無術計、秦茂來、卜筮之處、申、今明平癒之期、又可加護身云々、

七日、(乙巳)天晴、智詮阿闍梨祈之、又請法印弟子六口、行觀音經讀經、今日不發、仍驗者賜單重、又自大將方給生衣、近日依無可然之牛馬、不引之、讀經僧〔都〕例、布施之外賜扇紙、智詮驗德可謂殊勝、今日、隆職參上、數刻祇候、平癒之後、退出了云々、

八日、(丙午)天晴、召典藥頭定成、加灸治、(十二箇所、)賜單重、瘧病之後、不經程灸治、人以不甘心、然而依本病無術、强所灸也、

九日、(丁未)陰晴不定、法印被來、只今向西山云々、自來十二日、可始如法經懺法前方便、自十八日正懺法云々、〔淸談之〕後被向西山了、

十日、(戊申)陰晴不定、定能卿來、

十一日、(己酉)天晴、傳聞、讃岐前司重季使、定入越前國了云々、故宮子若宮、一定奉相具云々、

十二日、(庚戌)雨下、花山大納言示送云、番長事、(右大將隨身、兼重替事、)也、重奏驚之處、兼繼、武友共御秘藏、可遣敦景次男、敦次、之由、有御氣色云々、雖非本意、敦助子男、(助廉、)事被仰下、而辭申之趣、被許容歟、以之可爲悅之由答了、重又有示送旨等、依委細不能記、入夜、宰相被來、示合隨身事等、今夕、前齋宮渡御法住寺殿、依明後日立后也、日來同居法皇宮、

十三日、(辛亥)天晴、番長事、大納言申悉報之趣了、仍可被召仰敦景云々、而件男父子共在河內國、被仰遣了云々、

十四日、(壬子)天陰、午後雨下、此日、前齋宮亮子內親王、(法皇第一女、母同仁和寺宮、)有立后事、(皇后宮、依天仁二條大宮例被行之、)內辨左大臣云云、余不出仕、右大將可參入之處、雖番長事申院、日來無沙汰、俄昨日被仰下、而件男(敦景男、)在河內國、今日不參會、又假番長、本府無其人之間、空籠居、番長參會之時可出仕歟、仍明後日可令出仕之支度也、今日事、追可尋記、此日、小兒女、密々有百日事、依余障、於大將第有此事、陪膳基輔朝臣、役人三四人、常祇候男共也、各布衣也、大將舍之云々、其事了、來此第、

十五日、(癸丑)天陰、早旦、大夫史隆職、注送〔宮司除目〕

云〕、
〔皇后宮〕大夫藤原實房、兼、
權大夫藤原實守、兼、
亮高階泰經、兼、
權亮藤原公衡、兼、
大進藤原親雅、兼、
權大進藤原定經、兼、
　藤原長經、兼、
少進藤原家實、兼、
權少進藤原光茂、
大屬大江景宗、兼、
少屬中原基康、兼、
權少屬同清重、兼、
　壽永元年八月十四日
〔宣命、〕
現神止、大八洲國所レ知須、倭根子天皇大命止良萬勅大命
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止
宣、無品內親王者、禪定法皇乃息女爾天、於レ朕天爲レ姑
太利、朕〔カ〕幼稚乃身乎惠賜天、已如二所生一志、故是以尊登
紙天、皇后止上奉利崇奉留、此事ハ、只朕加思慮爾、始行不
事爾ハ非須、往代乃要志〔も〕舊跡有利、故此狀乎悟而、供
奉止勅布、天皇御命乎衆聞食止宣、
　壽永元年八月十四日
參入公卿、
左大臣、內辨、　左大將、外辨上、
源大納言、　三條大納言、
藤〔原〕大納言、　左衞門督、
新中納言、宣命使、除目清書上、　修理大夫、
五條宰相中將、　源宰相中將、除目清書、
左大辨、除目執筆、　藤三位中將、賴實、
平三位中將重衡、
外辨上官、
右中辨光雅、　少納言重綱、
權少外記師親、　左少史能光、
甚雨之間、以二中門東面南腋一、爲二外辨座一、同門內北廊、
立レ標置二版位一、
　已上、隆職注進狀、
問二遣實守卿一、返報云、
昨日、左大臣、午刻參陣、奏二宣命一之後、數刻被レ相二待
大理之參一、可レ爲二宣命使一歟、遲參之間、申二事之由一、且被二始行一、于

レ時雨下、殿庭奉ヲ仕雨儀裝束ノ、左大臣行ニ內辨事ノ、左大
將已下就ニ外辨〔中門〕ノ、（〔二〕中門以前壁外東面、）實守爲ニ宣命使ノ、內辨
進退插レ笏、實守同前候レ儀了、於ニ攝政直廬ノ、有ニ除目一、
左大辨執筆、左大臣已下、群卿參集、事々如レ例、及ニ秉
燭一儀了、實守行ニ淸書事ノ、參議通親、相具着陣、左大
臣已下參ニ本宮ノ、啓ニ陣事ノ、實守同行レ之、今日、本宮
役等候歟、而納言不レ候、仍於ニ內裏一所役重疊候、冊命
使中將通資朝臣、攝政不レ被レ參ニ本宮ノ、候ニ兩女院ノ、法
皇密々渡御之由承レ之候、一獻、（左大臣、左大將、）二獻、（源大納言、三條大納言、）
三獻、（藤大納言、中御門大納言、）穩座勸盃、（別當、）御遊拍子、（中御門大納言、）笛、（藤大納言、）
笙、（左兵衛督、）篳篥、（盛定、）和琴、（別當、）琵琶、（右宰相中將實宗、）箏、（資盛朝臣、）
付歌、（雅賢、）無ニ別事一候、委事可ニ參啓一候云々、申刻、大
外記賴業來、召ニ簾前一談ニ雜事ノ、語云、昨日、內辨參內
之後、實家卿遲參、（件人、可レ爲ニ宣命使一云々、）奏ニ宣命一之後、更奏ニ事
由ノ、遣ニ使於里第一之間（後カ）數刻、猶（尙カ）不レ待ニ彼使之歸來ノ、被ニ
始行ノ、實家兼留（習カ）ニ宣命使作法於ニ左大臣ノ、又可レ爲ニ其
役人一之由、有ニ豫議ノ、而臨レ期稱レ疾遂不ニ參內ノ、參ヲ候
本宮ノ、人以爲レ奇、若〔有〕ニ所思一歟、不レ知ニ何事一云々、
今日、立后所第二日、上首源大納言云々、今夜爲レ違ニ
秋相方ノ、（戊亥、）宿ニ大將南宅ノ、先レ是有レ詩、題云、勝地翫ニ

明月一、
十六日、（甲寅、）天陰雨下、巳刻、相ヲ具大將ノ、歸ニ北家ノ、申刻、
右大將參ニ新皇后宮ノ、立后第三日也、秉燭歸來云、事未
レ始之間參入、左大將已下、公卿六七人許、以ニ對南庇一
爲レ座云々、一獻亮泰經朝臣、（瓶子諸大夫、）二獻參議通親朝
臣、（瓶子殿上五位、）次居レ汁、一度、次三獻右大將、（二三獻、共經ニ南東廣庇ノ、入レ自ニ東面南第二間ノ、居ニ奧座上一、勸レ之云々、）抑、所レ參之中納言時忠、大將實守等也、
而時忠昨日勤仕、實守於ニ左大將一有ニ家禮ノ、仍無下可ニ
勤仕ニ之人上云々、大夫實房、權大夫實守等、無ニ其人一之
由令ニ沙汰ノ、更親雅欲レ催ニ民部卿一云々、爰大將聞ニ此
沙汰ノ、爾如者盍ニ勤仕一哉之由示ニ實守ノ、人々稱レ善、仍
勤レ之云々、人々頗有ニ感氣一云々、且幼稚、且又有レ憚、
各得而難レ點ニ其役一歟、而進而勤ニ此役ノ、有ニ成人之量一
歟、三獻之後又居レ汁、其後欲レ勸ニ菓子一之處、遲々、仍
略レ之云々、次有ニ啓陣還祿事ノ、（一獻權亮公衡、二獻大進親雅、三獻權大進定經云々、）
事了、右大將退出、今日、新番長下毛野敦次參入、則
參ヲ仕御〔出〕ノ、生年十九歲云々、容貌無ニ過失ノ、但不レ可
レ及ニ兼重一歟、又頗得ニ馬意一歟、
十七日、（乙卯、）天晴、左大將送ニ書於右大將一云、昨日御勸
盃之間、人々感申事候き云々、又云、一拜、大臣殿不

有御出仕歟、然者、節下事可用意云々、可答不
可出仕之由之旨示了、
十八日、丙辰天晴、成菩提院彼岸初云々、去夜、院御幸
鳥羽云々、
十九日、丁巳天晴、此日、家所宛也、加補家司、（左中辨兼光朝臣、）職
事（兼時、季長二男也、）等、抑、兼光朝臣者、大將政所始之時、可補
家司之由、故女院有仰、而稱未補執柄（當時攝政、）家
司之由辭退、其後補彼家司之後、猶寄事於左右
辭遁、故院深思食奇恠之由、然而天下物騷馳過、知行
之兩庄可改易之樣、有內議之間、關東北陸爲謀
反之地、當時不及其沙汰、然間忽然而遷化、爰去比、
兼光付法性寺座主邊、謝申此恐、但可補余方家
司之由云々、事體雖奇恠、又如此令申上、强不能
貽意趣、仍今夜所宛之次所補也、
〔廿日、天陰、毎事神妙、〕
廿一日、己未天晴、申刻、花山大納言被來、日來候鳥
羽、今日所退出也云々、數刻言談之後、及日沒被
向大將之方了、又定能卿來、昨日、季長逢兼光云
々、家司事悅申之由、可申入之旨申云々、
廿二日、庚申天晴、故季行卿忌日也、催遣布施取等、女
房具尼上、密々行向其所、法性寺邊堂也、余參御
堂、入夜歸來、
廿三日、辛酉天晴、傳聞、來月五日、可有除書、前幕下
〔宗盛〕可任大納言、其後、可任大臣〔之〕故云
云、
廿四日、壬戌天陰、此日、進念珠十連（納銀筥、）於〔院〕、爲追
從也、付定能卿有御感云々、
廿五日、癸亥雨下、傳聞、北陸道追討使又猶豫出來、毎事
只無支度之沙汰歟、不便々々、成菩提院彼岸結願
云々、」
廿六日、甲子雨下、女房密々灸治、余指驗、
廿七日、乙丑天晴、此日、法皇御參八幡云々、入夜爲
方違參御堂、今日、大將少將有當座詩、文士少々會
合、不及夜、
廿九日、丁卯天晴、入夜、中御門大納言被來、大將習
始催馬樂、（伊勢海、先三句、）宰相中將定能卿同在此座、余依有
憚、暫不指出、彼對面後（後イ）、（亞相即イ）語談被歸了、無引出物也、今日、
二位中將被來、定長來、年來所祕之〔新〕渡醫書名、
今日申之、王氏篇類單方云々、

九月

一日、己巳、天陰雨下、傳聞、明日、法皇欲レ參二詣賀茂一、而一昨〔日〕夜、信業法師死去、仍依レ哭二〔其〕事一、被レ停二止御參詣一云々、

三日、辛未、天晴、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大將習二伊勢海殘三句一了、

四日、壬申、天晴、午後陰、今日、法皇參二籠今熊野一云々、此日、臨時有二除書一、前大納言兼右大將平宗盛還二任大納言一、可レ任二大臣一〔之料云々〕、

五日、癸酉、天陰、巳刻、御月忌如レ例、導師觀明、其後密々、大將同車、向二頼輔入道雲林院亭一、依レ爲二如法經十種供養一也、導師隆憲遲來、仍入レ夜歸二九條一、

七日、乙亥、天晴、參二御堂御所一、入レ夜歸來、今日、大將少將各加二少灸治一、余指驗各四五ヶ所也、

八日、丙子、天晴、自二此日一始二恒例念佛一、但爲下向二如法經所一加中讀懺法上、又非二一心不亂一、依レ沙二汰十種供養事一也、

十二日、庚辰、天陰、有二雨氣一、然而未レ降、此日、大將少將同車參二院內一、於レ院被レ召二御前一云々、大將車古弊、仍用二少將車一、(但車副遣レ之、)

十三日、辛巳、天陰、小雨、日來有二雨氣一、今日已降、恐天魔妨二明日事一歟、爲レ歎云々、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教二催馬(樂於大將一)

十四日、壬午、天晴、寅刻出京、辰刻到二着西山草庵一、所二相具一之男共、皆淨衣也、余用二人車一、又着二鈍色小直衣指貫等一、是淨衣之體也、前源中納言雅賴卿聞二及此事一、進而被レ示下可二結緣一之由上、仍所二相伴一也、勸レ饌(納言在二此座一、)之後、始二供養之儀一、十種供具、下官所二調具一也、美麗調レ之、抑、件經三箇年之間植(栽イ)二紙麻一、觀性法橋行二懺法一、法印爲二願立一、所レ被二書寫一〔也〕、自二寫經之所一到二堂場一、(於二別堂場一有二供養例一、)余、及納言降レ庭居レ地、加陀之段々有レ樂如レ例、盤食調也、其音合レ物、興味無レ極、事了納言歸了、其後奉レ禮二如法佛一、(佛眼曼陀羅也、)先レ是、如法經六部筒上、以二木筆一、石墨一奉レ書レ銘、(大神宮、八幡、賀茂、春日、日吉、天王寺、)件六所々願成就之後、可レ奉レ埋也、次手自奉レ植(栽イ)二紙麻一、善根時至、植二種々之勝因一、誠是非二一世二世之宿執一、可レ悅可レ尊、隨喜之涙、千行萬行、其後休息、酉刻皈京、戌刻到レ家、

十五日、癸未、甚雨、以二今日之雨一、彌悅二昨日之願一、何況、或不信之侶見下可二信仰一之夢上、所二相語一也、其趣非二直也

事ハ二世之願求成就不レ可レ疑々々々、此日故北政所御忌日也、仍參二御堂一、慶智律師爲二講師一、自二今夜一參二宿此御堂一、卽始二念佛一、七ヶ日可レ有也、今夜千反、

十六日、甲申雨猶不レ止、今日、念佛十萬反、

十七日、乙酉〔猶〕雨同、念佛十六萬遍、

十八日、丙戌陰晴不レ定、念佛十四萬遍、今旦、有二指掌之吉夢一、可二信仰一者也、

十九日、丁亥陰晴、不レ定、念佛十六萬反、〔及〕二此日一、六部如法經奉レ送二横川一、余所レ調之十種供具、同奉レ安二法界房一（慈覺大師御房也、）云々、

廿日、戊子天晴、念佛十四萬反、

廿一日、己丑雨下、念佛廿萬反、頭中將泰通朝臣來、可レ獻二五節一之由來二催大將一、申二女院御周忌經營有レ憚之由一了、

廿二日、庚寅雨下、念佛十萬反、今日結願也、五節事、重申二子細於院及攝政一了、

廿三日、辛卯天晴、懺法已後歸宅、法橋觀性來、

廿四日、壬辰天晴、大將大甞會御禊供奉事、奉行仰二國行一、

廿五日、癸巳天晴、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數刻言談、有二被レ示事等一、大將所望祈、使三智詮修二北斗供一、基輔朝臣沙法、

廿六日、甲午天晴、入レ夜、定能卿來、少將御禊供奉事、奉行仰二長俊一、佛師明圓參上、申二御法事御佛之間事一、傳聞、今旦、泰經朝臣眼前突レ鼻、蒙二院勘一了、籠居云々、大將所望事可レ祈二請春日御社一之由、示二法印之許一、又仰二覺乘一了、

廿七日、乙未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一、任（宗盛）大臣事、大略ハ、彼人滅亡在レ近之由令レ存歟、始二大將所望祈一、法印修レ之、不動供、

廿八日、丙申天晴、傳聞、泰經朝臣觸二逆鱗一籠居、然而、卽被二召出一了云々、大將祈愛染王供、實嚴修レ之、

廿九日、丁酉雨降、皇后宮權少進光茂、〔御禊所恐キ可二修理進一之由〕來催、申二重喪之身有レ憚之由一了、

十月〔大〕

一日、戊戌朝間陰、午後晴、自二今日一三ヶ日、大將奉二幣春日社一、爲二所望成就一也、但公卿之後、未レ奉二幣當社一、（每月朔幣外、）也、今日凶會也、仍只付二幣帛於社司一、（正預、有雅、）然而修レ祓、又遙拜、（衣冠、取レ笏、）入レ夜、宰相中將定能卿來、問二宣命作法一、其次談二雜事一、

二日、己亥、天晴、此日、自閑院第行幸大內、爲大嘗會御禊也、右大將戌刻參內、（蒔繪螺鈿劔、紺地平緒、）子刻歸來語云、攝政爲方違可被向宇治、仍被忩行幸、雖被待中御門大納言遲參、仍大將勤仕召仰、無殊失云々、先於奧座、藏人大輔定長下日時勘文、大將結申、定長仰々詞、（或只仰召仰詞云々、今不然、）大將微唯、卷文置前取笏、定長仰召仰、（其詞、召仰諸司與、不有行幸其所之詞云々、）次大將懷中日時、（常例取副笏也、而故殿令勤仕召仰給之御記、納懷中云々、仍隨其例也、）移着端座、以扇直沓之後、使官人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就軾、大將下日時、□□頼業取之、大將仰々詞、（依勘申之、）并召仰、（可有行幸內裏、召仰諸司與、職事雖不仰有行幸內裏之五字、然而案事理、召仰之由、大將所語也、）大輦路、（出御自左衞門陣、二條西行大宮城東、入御自陽明建春門云々、）頼業奉仰了、一度稱唯退下、次以官人召辨、（此間、權大納言宗家卿參陣奧座、）官人歸來云、辨未參云々、行幸殊被忩、仍不能相待起座、於中門之邊帶弓箭、次陣引、次右將渡東、次公卿列立、（左大將不參、）大將立南階西、（渡階前、隨身經池汀、）次闈司奏、次鈴奏、（少納言頼房、）次寄御輿、（鳳輦、）次源宰相中將通親、取御劔安輦中、次安璽、次左將下階以東格子、其（○其下恐有脫字、）數刻不下、以西格子、不知其故云云、良久、右將下之、次乘御、（大將稱警、）次公卿前行、大將同行御輿前右方、於東中門外溜內、東面而立、橫弓召大舍人、二音、（隨身、依不見眼路、以尋召之後召之、）大舍人稱唯、大將仰云、御綱張、大舍人又稱唯、於中門外、懸裾於劔、於左衞門陣、騎馬乘輿、幸大內、於建春門外下馬、入御自宣陽日華等門、先是、公卿列立南庭、大將立南階西、次寄御輿、次通親取劔璽授內侍、次下格子、次下御、（稱蹕、）次退御輿、次鈴奏、次名謁、次經階下、宣仁門、花德門等退出、先是、余爲方違參御堂御所、此間大將來也、今日奉渡興福寺講堂佛於南京云々、

三日、庚子、天晴、懺法之後、沙汰可奉居御法事佛之間事、又念誦讀心經百卷、奉法樂春日、又滿不空羂索咒千遍、是皆大將祈也、頗發勇猛之信心、能〔々〕祈念、未刻、定能卿、自院（依總社祭、院御蓮華王院、）告送云、大將殿御事、一定沙汰候歟、承旨候也云々、仍以此狀示法印及智詮、無障可遂之故也、卽歸宅、余候御堂之間、雅頼卿來余第云々、酉刻、頭辨親宗示送、大將事有其沙汰、又大將催外辨、〔令〕辭申了、此日、任大臣也、以權大納言平宗盛卿任內大臣、右大將良通任權大納言、正三位知盛任中納言、從三位基家任參

議云々、內辨權大納言實房卿、外辨上卿皇后宮權大夫實守卿云々、夜半許、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同時來臨、依大將慶歟、後聞、宣命使源宰相中將通親卿云々、

四日、辛丑天晴、依大將慶、人々少々來、又有賀札等、入夜參院、爲恐悅申大納言慶〔事〕也、依令逢愛染王護摩時給、不令逢給之由有仰、卽退出了、

今夜、大納言宗家卿被來、

五日、壬寅天晴、依御月忌參御堂、二位中將、僧都等候、大將依爲拜賀以前不參也、導師長宗、大將拜賀事可致沙汰之由、仰遣光盛之許了、又問遣日次了、

六日、癸卯陰陽頭泰親注申云、七八九日皆爲吉日云云、明日可遂之由致沙汰之處、自今日院中有穢氣云々、

七日、甲辰天晴、入夜中御門大納言被來、大將習催馬樂、此日、內大臣給兵仗、番長已下云々、大將還宣旨、又被行除目云々、

九日、丙午此日、內大臣欲申拜賀云々、然而依院穢延引、來十三日云々、智詮阿闍梨、相具宗賴參詣熊野、余付幣物、雖重喪無憚云々、

十二日、己酉天晴、今夜、女房爲余見最吉夢、信助阿闍梨、出自高野始來。

十三日、庚戌天晴、此日、內大臣拜賀、幷皇后宮入內云云、皇后宮卽退出云々、內大臣扈從公卿十二人、殿上人十五人云々、三位中將賴實扈從、可彈指々々、

十四日、辛亥陰晴不定、唐鞍修理今日了、實嚴阿闍梨來、猶候院中、護摩延行云々、今旦、女房見〔最〕吉夢、依此夢、奈良法印之許可謁之由示送了云々、

十七日、甲寅光盛申所々申次返事等、

十八日、乙卯天陰、然而雨不降、此日、右大將任大納言拜賀也、巳刻、花山院大納言被來、數刻言談、大嘗會御禊、大將作法不審事等、余問之、彼父相國、仁安元年令供奉之故也、罷歸可注獻之由被答、及申刻被還了、晚、頭宰相中將定能卿來、爲訪大將拜賀也、秉燭、大納言着裝束、蒔繪螺鈿劔、有文帶、紫緂平緒、大殿御笏等也、先降立中門、以家司季長朝臣先申余、不拜、光盛依所勞、今日不參、仍以家司上臈用長季也、次以同人申女房、再拜、次參皇后宮、申之、大進親經次申上西門院、御同宿也、以同人申之、次參院、依長講之間無御前召云々、申次內藏頭季能朝臣、次參建禮門院、光綱申之、謁女房云々、次參攝政亭、

棟範中レ之、有二答拜、引出物馬等一云々、馬主立二寢殿前座
儲棟廊一云々、扈從殿上人左少辨兼忠、受三取馬一賜二
前驅一、五位上﨟前驅、給二隨身一如レ例、次參內、經二
陽明、建春、敷政等門、幷階下等一、進二弓場一、入レ自二造
合間一、立二西第二間一、頗向レ乾立、頭中將泰通朝臣申
レ之、依レ召參二朝餉方一、其路經二無名神仙等門一、立二沓
脫下一、揖昇二殿上一、直經二下戶一、自二鬼間一參二大盤所一、女
房等謁レ之、主上御寢云々、次經二本路一退出、來二余亭一、
皇后宮再拜也、雖レ有下被レ准二母后一之儀上、先例元正拜
禮之後可レ用二舞踏一云々、仍今度再拜也、歸宅之後、
賜二隨身腰指一、將監三匹、將曹二匹、府生已下一匹、是
先例也、
隨身垂袴、番長着二方色一如レ例、下﨟褁袴、壺胡籙也、
一員如レ例、
前驅十二人、
季長朝臣、　貞俊、筑前守、
賴高、上野守、　兼親、
國行、前馬助、　保行、
長俊、　信政、
經泰、　兼時、
藤光茂、皇后宮權少進、　源國基、大將勾當、
寬治知足院殿、自二中納言大將一拜三任大納言一、御
拜賀之日、諸大夫前驅十二人也、今追二彼例一、但彼
度、殿上人前驅有二六人一、今度有二所思一、不レ召二殿
上人一、內大臣拜賀、爲二時之珍事一、似二二舞一之條、
見苦〔之〕故也
共殿上人一人、
左少辨兼忠、
十九日、丙辰、自レ院賜二大將可レ騎之馬一、黑鹿毛、飾レ之敢無二
驚氣一、明後日拂曉、可二持來一之由召三仰之一、陰陽頭泰親
朝臣來、召レ前問二天變事一、密々令レ見二奏案一、
廿日、丁巳、天晴、入レ夜向二定能卿六條坊門大宮亭一、明日
爲レ令レ出三立兩息一也、余兩息同車、女房姫君同車、共
召二人車一、無二前驅一、常祗候之男共乘レ車在二車後一、出車
二兩不レ出レ衣、每事最密儀也、
廿一日、戊午、天陰、此日、大嘗會御禊行幸也、三條末北邊、節下
內大臣宗盛、有二兵仗一、御前長官別當實宗卿、御後長官右兵
衞督光能、裝束司長官左衞門督時忠、次官左中辨兼光
等也、
巳刻、兩息着二束帶一、兵衞大夫忠光奉三仕之一、件男在二二位中將兼房許一、余兼日雇レ之、家無下可レ備二此役一之人上

故也、大將裝束如例、不着打衣、沉地銀樋劍、紺地平緒、少將裝束、闕腋袍、黃單織物半臂、同色紅裏下襲、(文共窠形、)濃蘇芳織物表袴、雖可着打衣、數重有着用之煩、仍略不令着之、紫壇地螺鈿野劍、竹豹尻鞘、櫨革裝束、□淡平緒繡菊花、垂繡紅葉、造銀花付之、紫壇地螺鈿、平胡籙、□□(卷弓不□、)魚袋纓如例、平胡籙丸緒棟淡也、

相具參內、別車、

共人基輔朝臣一人、前驅大將四人、賴高、兼親、國行、兼時、少將二人、長俊、信政、

大將依未着陣、徘徊南殿御後邊、少將於左衞門陣座邊、相待出御、騎馬供奉云々、先是、節下內大臣參入、今日卽着陣云々、而依無便宜、無申〔文〕、丞相着陣、無申文、例、古來未聞、只有藏人方吉書許、頭辨親宗下之、便返下之云々、大辨賜藏人方吉書、例、又古來未聞、件事等、左大臣今案隨時議之計云々、次女御代參入之後、節下就節旗、仰行〔鼓〕(諸イ)、不待出御、不奏仰之、康治例歟、次出御、右大將一人立階坤、乘御了、欲奉舁出御輿、鳳輦、之間、左大將參入云々、無鈴奏、闈司奏、警蹕、御綱等、出御自承明建禮待賢等門、經大宮二條京極三條等路、御頓宮、未刻出御、日沒之後着御頓宮云々、節下大臣兩度落馬、待賢門前一所、三條京極一所、節旗柄折了、是不吉之兆也云々、入自頓宮西幔門、經公卿幄北、先例多經南、今日依便宜經北云々、着御膳幄云々、次第事了、亥刻還宮、大將子終夜來九條亭、余相具女房、大將女房同前、〔最密々見物〕、行列次第散々、近代之例也、

法皇有御見物、二條烏丸[illegible]畔、

左大臣、大納言兼雅、中納言朝方、知盛等、着衣冠祗候、

御棧敷云々、左大臣之外三人不供奉行幸、祗候御棧敷、未曾有事也、

又上西門、八條院、建禮門院等、同有御見物云々、

傳聞、關白入道被見物云々、不可然事歟、後聞今日違例等、

一未御御禊幄之前、供晝御膳事、

一公卿先列西幔門外、次列御膳幄幔內事、

一獻物無其實、仍折松紅葉等枝代之事、古來未聞、

一狂物一人亂入御膳幄、吐種々狂言事、遂搦得之、然而所言之詞等、皆不快事云々、

一節旗柄折事、

大將供奉儀、付裝束已下雜事、

少將供奉儀、付裝束已下雜事、

廿二日、己未、山階寺別當法印被來、依先日之招請也、

竊示付祈、依二夢想告一也、
廿三日、庚申、天晴、左中辨兼光補二家司一之後始來、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語二頓宮狂男之間事一、未曾有之珍事也、誠是亂世之至也、
廿四日、辛酉、大外記頼業來、語二御禊之間違例等事一、
廿五日、壬戌、天晴、法性寺座主被レ來、
廿六日、癸亥、入レ夜、右少將雅行來二大將第一、申二〔春日〕使陪從裝束事一、答下可二調送一之由上云々、
廿九日、丙寅、午刻皈宅、入レ夜大夫史隆職來、○來下恐脱二談或語字一、世上事等、及二深更一歸了、
卅日、丁卯、雨下、祈願文清書、遣二法印之許一、於二寶前一可二讀申一之故也、自二明日一十箇日可レ參二籠御社一也、今日、佛嚴聖人來、

十一月

一日、戊辰、天晴、洗頭行水、自二今日一七箇日可レ始二不空羂索念誦一、今日五千反、又心經百卷、
二日、己巳、午上雨下、未刻以後天晴、念誦萬五千反、三時之別、五千反、每日如レ此也、心經百五十卷、奈良法印返事到來、自レ朔七箇日可レ參、心經最勝王經等、可レ奉二講讀一也云々、

四日、辛未、天晴、奈良法印返二送願書一、示云、此御願爲二殊勝事一之故歟、殊信心罷發、決定成就歟云々、見二此狀一、彌增二信力一者也、右大將春日祭使右少將雅行之許、遣二陪從裝束六具一、中將八具也、
青色單、半臂、下襲六具、襲二平一、
青末濃袴、布、濃色合下袴引二重之一六具、一裝、
已上二襲入二長櫃一、以二大將職事信政一衣冠、爲レ使、出納相具也、例也、或以レ侍爲レ使、依レ便歟、近代多用二職事一歟、
此日、依二重服一、不二奉幣一、仍又不二神齋一、
五日、壬申、晴、春日祭也、神齋如レ常、雖二重服一爲二神事一、先例也、仍不レ參二御月忌佛事一、於二心經不空羂索咒等一者、依レ爲二御社事一猶修レ之、雖レ憚二僧尼一、於二奈良法師一者不レ憚、爲二先例一之故也、
六日、癸酉、三時念誦如二日來一、明日着陣之由、仰二官外記及頭辨等一、爲二光盛奉行一、
七日、甲戌、三時念誦如二日來一、天晴、此日、右大將任二大納言一着陣也、不レ着二本陣一、只着二仗座一、承德元年知足院例也、余又如レ此、申刻出立、依二吉時一也、先仰二光盛一、使三陰陽師勘二申日時一、今月今日申時、

陰陽頭泰親朝臣可參入、而依候今熊野御精進屋、令進其息泰茂、仍勘文父子連署、次參內、蒔繪釼、紺地平緒、着陣之日、不向可禮之人、仍不來余第、自南家所出立也、隨身裝束如例、前駈六人、上野守賴高、前馬助國行、但馬權守長俊、散位信政、安藝權守經泰、散位兼時等也、永久例六人也、共殿上人〔二人〕、伯耆守基輔朝臣、右兵衛權佐盛定等也、承德、永久有扈從公卿、仍相觸宰相中將定能卿之處、依候今熊野御共裏イ不來、須延引之處、來十八日女院御法事、尤可豫參、而着陣以前可有憚、彼十八日以前無日次、仍今日不延引、仰檢非違使基廣、洒掃路次如例、亥刻歸來、依大辨遲參懈怠云々、抑、今日着陣、大將失禮、是余過怠也、非參議大辨先不着横切座、直着床子座、文見之後着座、有申文、先例也、或說、雖非參議、先着候氣色、而不敎此議、都忘却之故也、愚頑餘身、殆及子孫、彈指而有餘者也、但其間、大辨作法又希異也、大將遲着端座者、須着座之後、先問不審之處、無左右申之申文之由、卽顧眄、仍史捧書狀、入宣仁門、于時、大將追歸着移着遲イ ○移着二字一本作端座、此間、親宗起座、當背於我座、敬屈而立云々、未曾聞之作法也、

今旦、自奈良法印許、參社滿七箇日了之由、又所作目錄等示送之、又殊信心罷發、先〔々〕度々雖參籠社頭、未有如此信心起事、御願成就不可疑云々、可悅々々、

八日、乙亥、天晴、今日々中結願念誦心經千百卷、念誦十一萬反也、

十一日、戊寅、此日、被行國司除目、被加任衛府少々云々、法性寺座主被來、

十四日、辛巳、天晴、此日、月蝕也、虧初寅刻、復末明日辰刻云々、大將〔方〕、智詮〔率三口僧、修〕一〔字〕金輪念誦、同女房方〔請僧都弟子三口、〕修如意輪念誦、又大將祈、令經圓阿闍梨修八字文殊供云々、余方、實嚴闍梨率〔十〕三口弟子、修一字金輪念誦、各愼之由、勸申故也、

十五日、壬午、天晴、此日、月蝕也、明曉寅刻虧初、辰刻復末、然而依爲今日之月、爲望蝕也、今日、於院被行清暑堂御神樂、拍子合也、實國、實家取本末柏子云々、

十六日、癸未、天晴、爲見明後日御法事堂莊嚴、參御堂、依明日神事也、今日早旦、泰親朝臣來語天變事、有希代變等云々、子細在別紙、俊經卿進願文

草一、
十七日、甲申、天晴、吉田祭也、神齋如レ恒、有安來、大將習レ笛、遣二願文草於忠親卿許一、爲二淸書一也、諷誦同レ之、權右中辨行隆爲二院御使一來云々、大神宮禰宜等同二意東國一之由有二風聞一條、被二尋問一、文書如レ此、可レ有二罪科一哉否、可二計申一者云々、（余申云、縱雖二祭主一、同二意謀叛一之者、爭無二沙汰一哉、但如レ此浮說是如二文書一者、慥證據不レ見歟、猶被レ尋二嫌疑之者一、隨二所犯之實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
十八日、乙酉、天晴、此日、故女院周闋（關イ）御法事也、依二大治四條宮例一、修二曼陀羅供一、中陰雖レ爲二七僧法事一、周闋（關イ）如レ此、又奉レ供二養御墓所小堂一、仍卯刻着二烏帽直衣一、伴二大將一、（布衣、）參二御墓所一、（八葉車、前驅二人、共人兩三人、）導師大原聖人、（號二本淨房一、）件人依レ爲二御善知識一、殊所レ請也、請僧三口、（留候僧三人也、）件搭中、素奉レ安二石卒都婆一、其外無二別佛一、又奉レ副二供一養法華經一部一、說法供養法樂了、引二布施一、其後、直參二御堂一、奉レ居二御佛一、（半丈六、依レ無レ所、便宜撤レ座、奉レ居二華實於本佛壇上、本佛前一也、）佛師明圓給レ祿、（被物一重、）次導師之承仕等參上、餝二曼陀羅供壇一、此間、山法印僧都、二位中將等參上、其後、女房爲二聽聞一參入、午終、上達部少々參上、相續導師參上、未一點事始、先召二院司基輔朝臣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具了由一、仰二可レ始之由一、卽進二殿上座一告二示之一、卽中御門大納言已下、公卿着二廣庇座一、次導師權僧正公顯率二讚衆廿口一、（此中、僧綱四口、導師所二相具一十五口、殘五口、本御前僧也、（忠玄不參、））經二南庭一（有二莚道一、不レ用レ輿、異儀也、）參上、昇レ自二南階一、（蓋如レ常、自二階下一引退、）門前灑水了、越香象、行道三匝了、導師着二禮盤一、讚衆各着レ座、次惣禮、次啓白、次讀二願文一、（件願文、置二右脇机一、）次諷誦、（本院三百段、余二百段、女房及右大將百段、二位中將、山法印、并僧都等同前歟、）無二別導師一也、次說法、次三禮、（雖レ可レ敷レ座、其所狹之上、依二略儀一於レ座唱レ之、）次九方便、次供養法、（此間、誦二種々讚等一如レ常、）次後鈴了、行道三匝之後、導師着二下座一、次撤二經机等一、又僧綱從僧等、撤二草座、香爐筥等一、（初欲レ着之時、先置者也、）次引二布施一、（宗家卿先レ是退出、諸院司不レ取二布施一〔也、兼雅卿已下取レ之〕、同雖レ爲二院司一、人々意趣不レ同歟、）賜二導師一、布施了、讚衆布施中間、別當經家朝臣自二御所方一取二御衣一、賜二導師一、（大治例也、）賜二讚衆布施一之終頭、導師早出之由、執蓋之者遲參、又讚衆等、隨賜二布施一、且退出之由、猥藉無レ極、導師早出、尤違禮也、于レ時日沒之程也、事了、人人退出之後、法印、二位中將等退去、次女房歸宅之後、余相二具大將一退出了、
今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宗家、兼雅、
中納言（忠親、前中納言雅賴、）
參議、定能、經房、

散三位頼輔、
御願文、作者式部大輔俊經卿、清書忠親卿、
諷誦文、同前、
余、及大將諷誦、共加ニ自署一、但御墓所堂供養諷誦、家司加署、大將不レ修レ之、是又先例也、事未レ始以前、僧等申云、籠僧五口、其座可レ在レ別歟、將任ニ臈次一可レ居歟、先例共存、可レ隨レ仰云〔云〕、仰云、不レ知ニ案內一、只存レ例可ニ進止一、但別座之條、其〔所狹少之〕間、各難レ計歟、只任ニ臈次一別ニ座行一、共不レ可レ苦歟者、仍任ニ臈次一着座了、
佛經、布施等目錄在レ別、
此日、大將候ニ簾中一不ニ出座一、永久三年三月十二日、京極北政所周闋法事、故殿爲ニ大納言一不レ令ニ別ニ座行一、能有ニ議定一、猶爲ニ子孫一之人、顯イ喪家之習、不レ顯レ座之故也、仍隨ニ其例一也
十九日、丙戌去夜於ニ攝政第一有ニ清暑堂御神樂拍子合事一云々、
廿一日、戊子大原野祭也、神齋如レ常、
廿二日、己丑隆職、送ニ今度大嘗會式一、左大臣造云々、紫宸殿儀、委可レ被レ載歟、而不審甚多、
廿三日、庚寅此日、大嘗會叙位也、於ニ攝政直廬一行レ之、執筆源宰相中將通親、參入公卿、中御門大納言只一人云々、件人早出之間、無ニ入眼之上卿一、及ニ曉更一之間、攝政逐電退出、腹立云々、親實朝臣捧ニ叙位一、雖レ催ニ上卿一、敢無ニ指出之人一、空曙了云々、希代之勝事也、近世之爲レ體、悲而有レ餘者歟、今夜、左大臣被レ聽ニ輦車一、明日、駕ニ輦車一可ニ參內一云々、
廿四日、辛卯天晴、大將少將密々見レ標、余不ニ見物一、酉刻歸來云、標申刻引云々、悠紀行事左中辨兼光、國司重章、主基右少辨兼忠、國司淸邦、故邦綱子云々、悠紀標在レ前云々、此日、廻立殿行幸也、
後聞、戌刻行幸、前行左大臣云々、左大將雖レ不レ合レト、着ニ小忌一供奉云々、近代例也、中古以往雖レ爲ニ大將一不レ合レト者、多候ニ大忌一、右大將依ニ故女院朞年一揭焉之出仕、大將必可レ備ニ職掌〔事〕之外也、有レ憚之故、不レ參ニ童女御覽一、今夜行幸雖レ無ニ揭焉之儀一、又不レ可ニ必備ニ其儀一之上、聊有ニ相勞事一、不ニ出仕一也、仰ニ湯殿右少將實明一云々、大忌公卿僅三人、各不レ着レ幄、徘ニ徊便所一云々、又左大臣候ニ御在所邊一之間、前驅等列ニ居其前一、雜人圍繞云々、古來不レ聞事也、大嘗會、鳥居之內、一切不レ入ニ大忌人一也、末代之陵夷敢不レ可レ云者歟、昨日叙位、攝政早出、叙位空在ニ其前一、及ニ曉更一、朝方卿參上、參ニ空所一、自取ニ叙位一向レ陣云々、〔事〕涉ニ諱忌一者歟、未曾有

例也、今旦、大將進二膳部代三人一、各着二私裝束一、其色
目、
冠、垂纓、日陰蘰、小忌、青摺、非二所司小忌一、私所レ儲也、
柳色、面白、裏青、半臂下襲、例表袴等也、
〔傳聞、左大臣先蒙二輦車宣旨一、而忽不レ能レ調レ車之由被
レ申、仍被レ改二下牛車宣旨一云々、甚過分事也、依二自由
申狀一被レ改二宣旨一、朝廷之輕忽、爰而炳焉者歟、〕
廿五日、壬辰、天晴、此日、大嘗會辰日也、內辨左大臣云
云、戌刻、右大將參內、飾劍魚袋如レ例、亥刻事始、大將勤二外
辨一云々、其座如二例〔節〕會一、兩度就二外辨等一等如
レ式、近代、八省宴會、全不レ就二外辨一云云、仍必可レ着之由、兼所二相含一也、又近例、大嘗會外辨不
レ被レ問二諸司一、寬治、康治例也、寬治上卿右大臣顯房、康治上卿中院右府雅定、此事
無レ理、勘二舊例一、長和、齊信卿問二諸司一之由、見二權大
納言〔記〕一、仍仰二可レ問之由一、其詞、中臣大舍人刀禰列等也、中臣、長和問之由、見二同記一、但
始就二外辨一之時、上官不レ着二床子一、仍不レ能レ問、後就二
外辨一之時、上官着座、仍問レ之云々、此事頗失也、〔其
故〕者、事不レ始以前可レ問也、何況中臣者、已終二其役一
退出之後也、主基着座之間早出云々、大將語云、祭主
奏二壽詞一之時、諸卿跪候如レ例、辨奏二目錄一之時、諸
卿成レ疑、大將稱二不レ然之由一、諸卿從レ之云々、又供二御
膳一之時、自二東階一供レ之、仍諸卿可レ起哉否有二沙汰一、
逐猶立云々、此事太失也、八省之儀、南面有二三階一、或
用二中階一、或用二東階一、而紫宸殿之儀、南面階一也、東面
階者、已雨儀之路也、大極殿之儀、雖レ無二中階之說一、南
殿之儀、猶可レ用二南階一也、況彼已有二中階之說一、是
〔豈〕不レ用二南階一哉、何況用二雨儀之路一、旁無レ所レ據事
歟、又渡二主基一之時、被レ渡二階前一了云々、此事如何、
須レ經二階下一也、大極殿ハ無二階下之路一、紫宸殿之習、
未レ聞下〔渡〕二階前一之例上、里內渡二階前一之時、先奏二
事之由一、或申二執政一蒙レ許、經二此路一者也、今於二大
內一被レ行二大禮一之時、雖二其所一、便宜可レ有二進退一也、
就二八省之例一渡二階前一、可レ謂二守株一者歟、又主基內辨
兀子立二孔雀間一、尤可レ然、但愚案、暫可レ放二右近陣板
敷一歟、若雨儀之時、公卿壇可レ立二校書殿一之故也、如
レ此事、已大事也、〔委不〕レ被二搜行一、後鑒可レ恥者歟、
紫宸殿大禮今度始レ之、後代之主、偏取二今例一歟、八
省之造營、土木難レ被レ終レ功之故也、凡宴會之儀、見二
新式一、標引二立承明門內一、門小、山大、仍兼有二沙汰一、欲
レ縮二寸法一、有二禁忌一、不レ引二入承明門一者、可レ毀レ禮、仍
別々二造レ山天、取放天引入天後、如レ本指合云々、殿

庭裝束見指圖、仍不記、

今明兩日、進膳部代、午日不進也、

廿六日、癸巳天晴、今日內辨、左大將云々、

御膳自南階供之、可謂存禮、宴會了、有清暑堂御神樂、【於露臺有此儀云々、】拍子、【本實國、末實家、】付歌、【中將雅賢朝臣、前少將資時朝臣、】笛、【泰通朝臣、】篳篥、【定能卿、】和琴、【忠親卿、】御遊、【笙家通卿、箏兼雅卿、琵琶實宗卿、】自今日參御堂、讀懺法、每日三時、來廿八日□經加行也、

廿七日、甲午天晴、〔內〕辨左大將云々、親宗朝臣、內辨事催右大將、然而辭申了、今日、山僧都被修少佛事、導師性圓、說法無可無不可、今日、三時懺法如昨、今度一日經殊【嘗イ】致如法潔齋者也、依有〔等〕夢想事、加六根四悔之禮拜、可信可貴、

廿八日、己未雨下、寅刻懺法了、書始之條、大將已下舊臣之男女倍從等廿餘人、手自書〔之〕、書手皆三日潔齋、讀懺法、【各於家讀之也、】申刻書了、酉刻、導師參上、【澄憲僧都、】即事始、說法優美、衆人拭淚、於澄憲可謂得日、誠珍重也、此中釋云、一切女人ハ、三世諸佛眞實之母也、一切男子ハ、非諸佛眞實之父【人イ】、故何者、佛出世之〔時〕、必假宿胎內、縱爲權化胎生之條無論、於父者無陰陽和合之儀、身體髮膚不受其父、仍無父子之道理之故也、依之言之、女者勝男者歟云々、此事、尤可謂珍事有興之言、

廿九日、丙申晴、懺法之後歸宅、自今夕滿愛染〔卅萬遍〕、大咒、

十一月〔大〕

二日、戊戌天晴、此日、自大內幸閑院第、右大將供奉、【左大將不候、】其後參法成寺御八講、今夜、南京竪義之日也、探題別當法印、精義東大寺辨曉律師云々、

三日、己亥天晴、今日、奈良法印被來、數刻談語、先日祈之間有夢想事、仍令聞其事、有隨喜信伏之色、

四日、庚子法成寺御八講結願也、

五日、辛丑天晴、此日、故院御正日也、依大治例、無別法會之儀、導師覺智僧正也、雅賴、定能等卿參入、依爲密事、不觸他卿等也、殿上人已下衣冠、公卿直衣也、【但雅賴卿、兼示之、直衣、自故障歟、若必可參、先布衣如何、不可有難之由、大治記云、布衣人相交云々、仍示此由也、】堂童子二人、今日此次申上、一閑【聞イ】之間、妙經三千部轉讀、事訖、例時結願、又賜小施物、護摩、同今日結願、事訖參御墓所、右大將相伴、悲淚難抑、大將有難忍之色、見之彌焦肝膽、暫而歸宅、

六日、壬寅、天晴、入夜、密々向法性寺座主房、廿人、皆乘車、為結緣灌頂也、着淨衣鈍色直衣、指貫等也、着烏帽、于時、胎藏供養〔法〕中間也、子刻打胎藏、先法印被打了、至門前着袈裟、五條、於七條三條者、入袋懸左臂、塗香、合(食イ)香、灑水、覆面、已上教授人授之、法橋觀性勤之、越香像入堂場、先結金剛薩埵印、教授之人令結之、引其中指之端、令到壇前、令夾花枝於中、其中指起信心、奉打之、〔其〕後登蓮臺、受法冠、師主僧正全玄、授印、眞言等、其後解法冠歸出、撤覆面三衣等、歸休所、寅刻、打金剛界、其儀同前、其後、謁法印、被見布施目錄、大過差也、余相具野劔一腰、與僧正、密々相加法印布施給之、之後歸宅、天漸曙程也、抑、今日〔之〕結緣、非一世二世之宿緣、誠成佛之勝因、何事過之哉、可恐可悅、

七日、癸卯、此日、秋除目也、執筆左大辨經房云々、少將任中將、尤悅思不少、大將自四位侍從任中將、不經五位中將、此散其遺恨、如存拜任、尤可悅可悅、今日、請實嚴習愛染王法之間事、自今夜始其供養法、

八日、甲辰、三時行愛染王供養法、

十日、丙午、日中時結願供養法、今曉、女房見吉夢、折節尤可悅々々、今夜被行下名云々、經家任宮內卿、左衞門權佐親雅補五位藏人、檢非違使明基來、申犯人之間事、於別當門前被問之處、申狀有相違云々、別當之沙汰、甚有偏頗、如忘恥云々、今夜有仗議云々、神服使空歸洛事云々、上卿左府、職事頭中將云々、

十二日、戊申、雨下、入夜為方違參御堂御所、觀性法橋來、法印使也、

十三日、己酉、陰晴不定、午刻歸宅、傳聞、親雅依補五位藏人者、攝政廐司、所望之人繁多云々、又聞、去夏國司除目執筆經房、兼國任近江權守、其事院不知食、執筆謀計之由有沙汰、今度敍位、漏加級之恩了、其事攝政為自失、非執筆枉惑之由被稱云々、

十六日、壬子、入夜、左大將以使者遣基輔之許、示兼重犯人之間事、子細返答了、

十七日、癸丑、史持來法勝寺大乘會日時僧名、

十八日、甲寅、陰晴不定、大將敎(放イ)節會內辨事、有習禮、申刻、靜賢法印來、多談世上事、

十九日、乙卯、天晴、此日、於御堂修彌勒講、年來、故女院御時、雖被行此講、關東北陸御領等、依路塞、用

庭裝束見指圖、仍不記、
今明兩日、進膳部代、午日不進也、
廿六日、癸巳天晴、今日內辨、左大將云々、
御膳自南階供之、可謂存禮、宴會了、有淸暑堂
御神樂、於露臺有此儀云々、拍子、本實國、末實家、付歌、中將雅賢朝臣、少將資時朝臣、前 笛、
泰通朝臣、篳篥、定能卿、和琴、忠親卿、御遊、笙家通卿、箏兼雅卿、琵琶實宗卿、自今日
參御堂、讀懺法、每日三時、來廿八日口經加行也、
廿七日、甲午天晴、〔內〕辨左大將云々、親宗朝臣、內辨事
催右大將、然而辭申了、今日、山僧都被修少佛事、
導師性圓、說法無可無不可、今日、三時懺法如昨、
今度一日經殊致(僅イ)如法潔齋者也、依有〔等〕夢想
事、加六根四悔之禮拜、可信可貴、
廿八日、己未雨下、寅刻懺法了、書始之條、大將已下舊臣
之男女倍從等廿餘人、手自書〔之〕、書手皆三日潔齋、
讀懺法、各於家讀之也、申刻書了、酉刻、導師參上、澄憲僧都、即事
始、說法優美、衆人拭淚、於澄憲可謂得日、誠珍
重也、此中釋云、一切女人(入イ)ハ、三世諸佛眞實之母也、一
切男子ハ、非諸佛眞實之父、故何者、佛出世之〔時〕、
必假宿胎內、縱爲權化胎生之條無論、於父者
無陰陽和合之儀、身體髮膚不受其父、仍無父子
之道理之故也、依之言之、女者勝男者歟云々、此
事、尤可謂珍事、有興之言、
廿九日、丙申晴、懺法之後歸宅、自今夕、滿愛染〔卅萬
遍〕、大咒、

十一月〔大〕

二日、戊戌天晴、此日、自大內幸閑院第、右大將供奉、
左大將不候、其後參法成寺御八講、今夜、南京竪義之日也、
探題別當法印、精義東大寺辨曉律師云々、
三日、己亥天晴、今日、奈良法印被來、數刻談語、先日祈
之間有夢想事、仍令聞其事、有隨喜信伏之色、
四日、庚子法成寺御八講結願也、
五日、辛丑天晴、此日、故院御正日也、依大治例、無別
法會之儀、導師覺智僧正也、雅賴、定能等卿參入、依
爲密事、不觸他卿等也、殿上人已下衣冠、公卿直
衣也、但雅賴卿、兼示之、直衣、自故障歟、若必可參、先布衣如何、不可有難之由、大治記云、布(聞イ)衣人相交云々、仍示此由也、
堂童子二人、今日此次申上、一閑之間、妙經三千部轉
讀、事訖、例時結願、又賜小施物、護摩、同今日結願、
事訖參御墓所、右大將相伴、悲淚難抑、大將有難
忍之色、見之彌焦肝膽、暫而歸宅、

六日、壬寅、天晴、入レ夜、密々向二法性寺座主房一、廿人、皆乘車、爲二結縁灌頂一也、着二淨衣鈍色直衣、指貫等一也、着二烏帽一、于レ時、胎藏供養〔法〕中間也、子刻打二胎藏一、先法印被レ打了、至二門前一着二袈裟一、五條、於二七條三條一者、入レ袋懸二左臂一、塗香、合香、（貪イ）灑水、覆面、已上敎授人授レ之、法橋觀性勤レ之、越香像入二堂場一、先結二金剛薩埵印一、敎授之人令レ結レ之、引二其中指之端一、令レ到二壇前一、令レ夾二花枝於中一、其中指起二信心一、奉レ打レ之、二〔其〕後登二蓮臺一、受二法冠一、師主僧正全玄、授二印、眞言等一、其後解二法冠一、歸出、撤二覆面三衣等一、歸二休所一、寅刻、打二金剛界一、其儀同前、其後、謁二法印一、被レ見二布施目錄一、大過差也、余相二具野劔一腰一、與二僧正一、密々相二加法印布施一給レ之、之後歸宅、天漸曙程也、抑、今日〔之〕結縁、非二一世二世之宿緣一、誠成佛之勝因、何事過レ之哉、可レ恐可レ悅、

七日、癸卯、此日、秋除目也、執筆左大辨經房云々、少將任二中將一、尤悅思不レ少、大將自二四位侍從一任二中將一、不レ經二五位一、中將此散二其遺恨一、如レ存拜任、尤可レ悅可レ悅、今日、請二實嚴一習二愛染王法之間事一、自二今夜一、始二其供養法一、

八日、甲辰、三時行二愛染王供養法一、

十日、丙午、日中時結二願供養法一、今曉、女房見二吉夢一、折節尤可レ悅々々、今夜被レ行二下名一云々、經家任二宮內卿一、左衞門權佐親雅補二五位藏人一、檢非違使明基來、申二犯人之間事一、於二別當門前一被レ問之處、申狀有二相違一云々、別當之沙汰、甚有二偏頗一、如レ忘レ恥云々、今夜有二仗議一云々、神服使空歸洛事云々、上卿左府、職事頭中將云々、

十二日、戊申、雨下、入レ夜爲二方違一參二御堂御所一、觀性法橋來、法印使也、

十三日、己酉、陰晴不レ定、午刻歸宅、傳聞、親雅依レ補二五位藏人一者、攝政廐司、所望之人繁多云々、又聞、去夏國司除目執筆經房、兼國任二近江權守一、其事院不二知食一、執筆謀計之由有二沙汰一、今度叙位、漏二加級之恩一了、其事攝政爲二自失一、非二執筆狂惑一之由被レ稱云々、

十六日、壬子、入レ夜、左大將以二使者一遣二基輔之許一、示二兼重犯人之間事一、子細返答了、

十七日、癸丑、史持二來法勝寺大乘會（敎イ）日時僧名一、

十八日、甲寅、陰晴不レ定、大將敎二節會內辨事一、有二習禮一、申刻、靜賢法印來、多談二世上事一、

十九日、乙卯、天晴、此日、於二御堂一修二彌勒講一、年來、故女院御時、雖レ被レ行二此講一、關東北陸御領等、依二路塞一、用

途不通之〔由〕間被レ止、毎月御講等之中、同以停止、而故院御遷化、適相ニ當五日一、自ニ明年正月一、毎月行ニ件講一、可レ用ニ御月忌一也、仍以ニ吉曜一、今日所ニ始行一也、申刻、參ニ御堂一行レ之、僧三口、各布施一裹、捧物一也、是年來例也、巳刻、信範入道爲ニ攝政使一來云、明春可レ行ニ臨時客一、爲ニ尊者一者可レ來云々、答曰、故院御服、一期着レ之、今月御忌月也、仍不レ能ニ出仕一、元三之間、除服之後、始出仕、無ニ先例一之上、非レ無レ憚、仍不レ可ニ出仕一之由、素存知之間、忽出仕不レ可レ叶、又此條無ニ矯飾一事也、仍不レ能ニ參入一者、信範退歸了、今日、頭辨親宗傳ニ院宣一云、以ニ書札一國行之許一、示ニ女房淨土寺堂可レ有レ額、淨金剛院、可レ令ニ書進一者、申ニ承了之由一也、件女房、御愛物也、其名丹波、此日、臨時祭也、使基輔朝臣、給ニ馬鞍、平緒等一、上卿内大臣被レ奏ニ宣命一、大納言不レ候ニ庭座一、及ニ秉燭一云々、

廿日、丙辰天晴、此日、中將拜賀也、兼日告ニ兵部省一、拜仰ニ本府一、又觸ニ所々一、申次皆家司季長朝臣奉行也、申刻、着ニ束帶一、色目如レ常、葦手蒔繪劔、大殿御笏、瑪瑙帶、此間、兵部省持ニ參移文一、給レ祿如レ例、酉刻、先參院、申次判官代經仲、抑、院自レ昨參ニ籠清水寺一、七ヶ日可レ有ニ御參籠一云々、其後、年内無ニ日次一、仍今日、存ニ如在之禮一、所ニ參入一也、件御參詣、密々之故也、上西門院、少將基宗朝臣、八條院、隆信朝臣、皇后宮、申次經仲、宮職事也、宮司等、皆稱レ障之故也、已上皆同居ニ八條院御方一、有ニ女房召一、次參ニ建禮門院一、申次判官代光綱、次參ニ攝政第一之間、依ニ官奏一被レ候レ内云々、仍直參内、申次少將顯家朝臣、參ニ御前一、攝政被レ候ニ御前一、被レ稱ニ同事之由ニ云々 其後退出、基輔、宗雅等朝臣扈從、賴高、國行、保行等、騎馬在レ共、本府差進隨身五人、番長一人留候、垂袴也、近衞四人者共壺巾也、各狩胡籙、自ニ納殿一給レ之、本隨身二人布衣、候ニ雜色列一、不レ帶レ劔、一人花田、一人朽葉、不レ賜ニ當色一、各令レ着也、

廿一日、丁巳天晴、大將方有ニ密々詩講一、余行向、入レ夜歸來、

廿二日、戊午天晴、早旦、觀性法橋來、未刻、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晦日可ニ登山一、即無動寺拜堂云々、

廿四日、庚申大夫史隆職來、召レ前談ニ雜事一、近日公事陵遲、不レ可ニ已敢一云々、

廿五日、辛酉天晴、左大辨經房來、余謁レ之、數刻談ニ雜事一、今日、右衞門權佐定長申レ畏云々、其所ニ行向一、忠親、朝方、兩卿相訪、過分也云々、入レ夜、光長來、召ニ簾前一仰ニ雜事一、

廿六日、壬戌天晴、定能卿來、大將密々有ニ會之習禮一、此日定考云々、

廿七日、癸亥天晴、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又宰相中將定能

卿來、大將在二其座一、有二小盃酌事一、大納言有二故障一、不レ參二臨時客一云々、仍大將所レ〔可〕レ致二用意一也、然而猶有二未練之恐一、猶大納言相搆可レ被レ參之由示了、

廿八日、甲子今日、光長補二余方家司一、季長朝臣成二介旨一、政所事可二奉行一之由、同仰二下之一、光盛籠居辭退之替也、

卅日、丙寅此日、大嘗會御調度、〇以下闕文、追儺之次、有二除目僧事等一云々、

右養和二年壬寅改爲壽永元年此一帙墨付百拾三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蹟松殿右幕下道昭卿先年被繕寫之了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錄號玉葉爲後昆之軌則不讓他十襲而可祕之者也、

子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右養和二年壬寅一册者慶安二年己丑三月廿三日關白昭良公被借用之同年季夏朔日返給者也陶化翁(花押)記焉

玉葉卷三十七終

玉葉　巻第三十八

自壽永二年正月
至同九月

壽永二年癸卯春夏秋

正月〔小〕

一日、丁卯、陰晴不レ定、自二去夜一痛レ肩、仍不レ拜二天地四方一、但備二装束一如レ例、未刻、手水、陪膳範季朝臣、齒堅如レ例、巳剋、大將來二此第一、直衣、申刻、着二束帶一、餝劍、魚袋、紫綏平緒、參院、一員如レ常、前驅五位六人、基輔朝臣爲二扈從一、攝政家無二拜禮一、未レ知二其故一、後聞、長承二年故殿初被レ行二臨時客一、無二拜禮一云々、被レ追二彼例一歟、及二子刻一、大將歸來語云、院拜禮、攝政被レ練、左大臣内大臣以下公卿濟々、次建禮門院拜禮、六波羅第、攝政不レ練云々、次參内、先小朝拜、左大臣雖レ參、早出、内大臣未レ參之間、攝政已下列二立西上一、如二例年一、次節會、内辨内大臣、頭辨親宗朝臣、仰二内辨一之次、可レ停二止音樂一、幷國栖笛聲一之旨仰レ之云々、大將爲二外辨上首一、問二諸司一云、參列之間、左大臣、三條大納言等加レ上、國栖奏之間、大將退出了云々、

除夜追儺次、有二除目、僧事等一云々、今旦、隆職注二送聞書一、家俊任二少將一、可レ謂二過分一云々、備後國收公、帥(輔イ)入道、素院御氣色不快之人也、尤不便不便、又三井寺道證法印被レ任二權僧正一、度々天變御祈施二効驗一云々、又山階寺別當法印信圓任二權僧正一、是又雖レ爲二理運一、年齡太少歟、今年卅一、

節供如レ常、以政朝臣勤二仕之一、季長朝臣陪膳、

二日、戊辰、陰晴不レ定、手水陪膳季長朝臣、齒堅如レ昨、此日、攝政家臨時客也、天下無爲之時、可レ有二如レ此之宴飮一也、故殿攝籙之後、數年不二行給一、近日之天下、專不二相應一歟、左大臣、内大臣爲レ客、申剋、右大將參二彼第一、亥刻歸來云、參入已後及二半時一、内府參入、左大臣、大將參以前被レ參、數剋、云々、及二一時一被レ立二門外一、奇代之珍事也、大將沓、兵衛佐親能取レ之、定能卿息也、每事如レ例、但不レ敷二改大臣茵一云々、又五獻、倂先主人取、一度も無二客先受之度一云々、是又未曾有事也、内大臣着二火色下重、紅梅地平緒一云々、今日午時、花山院大納言被レ來、余謁レ之、

三日、己巳天晴、手水陪膳高佐朝臣、齒堅如例、申刻、左大辨經房來、余着烏帽直衣謁之、數刻談雜事、入夜定能卿相具其息兵衞佐親能來、謁之、又頭辨親宗朝臣來、又謁之、此次親宗仰云、御齋會內論義可被行哉否、正月十四日高倉院御國忌日也、被問例之處、寬德三年正月十四日御論義如例、（固關內、正日以前、）又永祚之比、延喜御國忌日、被行御讀經仁王會等、是雖廢務、猶被行嚴重佛事、加之、依遺詔被停止國忌、荷前等了、但依圓融院御國忌日、（非廢務）云々、被延大原野祭了、是爲神事故歟云々、（已上、外記申狀大概也、委載勘文、悉不覺悟、）余申云、云加持香水、云御論議、鎭護國家御祈也、今度被止此儀者、已永可被止也、（期萬歲之寶祚之故也、）被遂行之條、旁可無其難、故何者、寬德例雖非正日、固關之中憚之、輕重殊無差別、（雖爲國忌日、爲固關之後、今被停國忌之故、非廢務、校量彼是、其憚可同歟、）廢務被行公事之例、已以炳焉、（雖非當時之國忌、廢務被行、他事尤可准據、）然則、兩方之例、蹤跡共存、何況事非遊興、被遂行之條、可無殊難歟者、此次、右大將正二位事、示付頭辨了、此後〔行隆〕來、謁之、東大寺大佛奉鑄事、去年依爲大嘗會年、可有憚之由有沙汰、頗屬和暖可遂其事云々、但法皇可臨幸之由先日奏聞、頗有可然之御氣色、覆奏之後可一定云々、

四日、庚午天晴、大將來、有節會習禮、今日不違方、依吉曜、今日初念誦、不憚衰日也、

五日、辛未天晴、此日參御堂、依彌勒講也、卽歸宅、叙位執筆左大辨云々、頭辨、大將可（今カ）勤七日內辨之由催之、幼年者不可叶之由、人々答了、

六日、壬申陰晴不定、時々小雨、披聞書之處、大將叙正二位、悅思不少、中將入勘文云々、而不被叙、職事不驚奏歟、尋遣頭辨之處、大略不足言、仍以定長申入之、今日、大將明日內辨習禮也、花山大納言、源中納言、宰相中將等來會、（宰相早出了、有忩事云々、）其後、大納言、數刻言談、深更歸了、五位藏人親經來云、明日節會有可承事者、可存知云々、未刻可參陣之由答了、又大夫史隆職來仰同旨了、頭辨重催云、內大臣物詣、內辨如法闕如了、必可參云々、申承畢之由了、大將祈、自今日、使實嚴阿闍梨修不空羂索供、（三ケ日、）又仰全玄僧正、信助等、令祈念、示送無動寺法印之許了、（當時被住山也、）又明曉、春日社可奉幣帛、〔大將〕依叙正二位、可立叙列、此事大事也、仍今

日與人々、終日議此間作法、

七日、癸酉朝間天陰、午後晴、此日、白馬宴會、右大將始勤仕內辨、即立叙列、近年、位記案立樣、相違記文意、仍仰遣子細之處、猶稱爲代々例之由、不承引、追可尋證文、叙人標事、尋大外記賴業、可隨案立樣之由令申、其理可然、申刻、大將參內、（裝束色目如例、餝劔、魚袋、紫緂平緒、大殿御笏、）丑刻、歸來語云、依攝政遲參、戌訖被仰內辨、（親經、）先有加叙事、使左大辨經房書入之、（上﨟通親在座云々、）入筥奏聞、召大外記問諸司、六位外記持參外任奏、（今日、不申馬頭不參之由、）申代官、（未返給外任奏之間、）次下外任奏之後、着靴押笏紙、給下名、下二省、着兀子、內侍出（奏イ）受叙位宣命、給位記筥、謝座、昇殿等儀皆如常、（但依不解位記筥緒、以內豎令解之云々、）下殿催叙列、復座之後、諸卿列立、宣命使未降以前、（宣命使實守卿、依有上階、用納言、雖納言內辨、猶用納言例也、）〔降自〕東階、右廻向階揖、（寛治八年例也、）出自軒廊東間練□練行南、（雖入夜、爲初度之上、又爲珍事、仍令練步、但略於謝座時、）到二位三位標東、（未也、）一揖、（曲折揖、天慶六年例也、）折西經二三位標、（一列立也、）後先立本位標、（今日、不分別正從、只立二位三位標、仍推量（擬イ）立之、標立樣追可尋之、）揖、次宣命使、下殿就版、宣制兩段、共可再拜、而後段拜舞云々、上首賴盛卿、失儀可然、（叙人不拜、）公卿復座之後、輔代取位記之間、大將揖、離列進立輔代東方、（少後、）無揖、（余廻愚按、令教訓也、）輔代相共跪、置笏於右、取位記、作居一拜之後、取副笏起、無揖、左廻、（江次第說、宣命使作法、）又進自後立新叙標、（同量程立之、猶分別正從、可立標歟、）揖、次他叙人等一々給位記畢、輔代退之間、大將已下相倚馳道、（去留共無揖、惟南所乎、依予人々相共議定、令教訓之、先例不詳之故也、）拜舞（依天永例、進公卿位案之北也、）之後揖、右廻經列前、出東中門、（同又練步也、當軒廊程練止、）了、抑、天永例、左廻出承明門、今度可出自東中門、仍右廻也、（猶可左廻之由、定有令存之輩歟、然而、能所廻愚慮也、）親族拜畢、復座之後、（寛治、天永、共復座也、）更下殿見白馬奏、進弓場奏聞、（一府奏無禮紙、仍以懷紙用之云々、此事兼不教、只無奏之時、可用懷紙〔之〕由示之、而無禮紙之時用之、〔又〕可然、）三獻之後、讓賴盛卿退出、（不取替笏云々、）

〔內辨立叙列例〕

抑、內辨立叙列例、延喜、（貞信公、）天慶、（小野宮、）寛治、（堀川左大臣、）天永（久我相國、）等也、事已希代、人稱珍重、就中、天慶例爲大納言、右大將一族之嘉例也、年齒僅十七歲、白馬節會者、第一之大事也、先例多勤豐明、今度依闕如有催、且爲不失珍事、愁令出仕之處、云節會禮儀、云叙列作法、無一失之條、家之冥加、神之助也、可悅々々、後代定爲希代之例歟、

中將良經今日叙了、兩息同時浴朝恩、可謂面目

歟、

八日、甲戌天晴、藏人少輔親經來、示二去夜大將內辨八々感歎之由一、又實守卿送レ札感レ之、又八々多感歎之由所二傳聞一也、左大臣以二其子賴實說一具聞レ之、被レ拭二感淚一云々、

九日、乙亥雨下、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大將謁レ之、問二政之間作法一、今日、召二陰陽頭泰親一問二政始日、及中將拜賀日次等一、光長奉行、政始十六日、中將拜賀廿二日廿八日云々、

十日、丙子天晴、少納言重綱來、示二一日大將內辨事、經房卿殊感申之由一、

十一日、丁丑天晴、大將供二奉修正御幸一、法皇幸二圓勝寺一、直衣出衣、紅梅織物三重表衣也、裏紅也、薄色堅文織物奴袴、隨身上﨟布衣、冠如レ例、青唐衣上下、濃欵冬衣、下﨟布衣帶劔又如レ常、已上裝束下二給之一、頗遲參、出レ門給之間參會、卽帶劔、着二半靴一、騎馬供奉、舍人居飼裝束又給レ之、御馬舍人黃香、移馬舍人、青丹、內大臣同供奉云々、上﨟隨身等、或打金付レ之、或裁入レ錦云々、過差之至、同二花見御幸等一歟、未聞事也、御幸之後、頃之、參二法成寺一、而事了云々、仍歸宅、

十二日、戊寅天晴、仁和寺宮被レ送レ札、被レ賀二大將內辨事一也、此事已爲二世間之鼓騷一、實悅思不レ少者也、

十三日、己卯天晴、智詮阿闍梨、自二今日一七ヶ日參二籠賀茂一、依レ有二夢想告一也、今日定能卿來、余、大將、定能卿、同車參二御堂御所一、政習禮、依二庭廣一、立二幕柱竹柱等一、引二幔幕一、外記廳指圖也、歸來之後、花山大納言來、及二深更一議二政之間事一、今日定長來、余申二兼房卿中納言事一、

十四日、庚辰陰晴不レ定、今日、又參二御堂習禮一、此日、御齋會終、加持香水、內論義等、如二例年一云々、

十五日、辛巳天晴、此日、右大將叙二正二位一之後着陣也、吉時申刻、依レ無二大辨一、左大辨未二着陣一、今日可レ着云々、右大辨院御共參二日吉一、左少辨光長作二申文一云々、先使三大舍人頭業俊勘二申日時一、家司光長余、及大將、兩方家司也、覽レ之〔云々〕、前驅六人、共殿上人宗雅也、今日雅賴來、卽向二大將亭一、依レ爲二着陣日一、大將不レ來二余第一也、政之間事評定、有二少習禮一云々、其後參陣云々、大外記賴業依レ召來、明日事不レ可二懈怠一之由、以二光長一仰レ之、今日、院參二詣日吉一給云々、

十六日、壬午天晴、此日、年始政也、右大將初着二行之一、去康治元年未二着座一、公卿可レ着二行列見、定考、尋常政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以來、無二着座〔之〕人一、但宇治左大臣、及兼長卿等着座云々、誠雖レ被レ許未二着座一、非レ停二止着座一、然者、專正二禮法一、雖レ可レ遂二着座一、近年此禮絕了、又無二其用一、加レ之、余未三會二臨官外記之廳一、年來恨二此事一、

仍ロ以俟ヲ守宣旨一所ニ着行一也、且是存ニ奉公一之故也、
辰刻、大將來ニ此第一、着ニ束帶一、色目如レ恒、蒔繪劔、紺地平緒、笏又大殿御笏也、前驅六人、上野守賴高、前馬助國行、散位保行、長俊、兼時、經康等也、嘉保、天永、前驅六人也、隨身垂袴壺胡籙也、僕從等來集、雖レ欲ニ忩參一、陰陽師遲參、泰親朝臣、院御供參ニ日吉一、仍業俊爲ニ代官一所レ來也、巳刻、僅以參入、其後、光長又遲參已終參入之後、先令レ勘ヲ申日時一、入レ筥先覽ニ大將一、次覽レ余、依レ有ニ政刻限一、不レ勘ニ時先例一也、
擇申　可レ參ヲ給政一日、
今月十六日、壬午、
壽永二年正月十六日　大舍人頭安陪業俊、
其後參衙、左少辨光長連レ車扈從、嘉保三年有信候ニ御共一、天永三年爲隆扈從、皆依レ爲ニ辨官一、所ニ伺候一也、無ニ他御共人一、宰相中將定能、並右少辨兼忠遲參、各參ヲ會路頭一云々、于レ時巳四點也、未初參着云々、酉刻、歸來語云、次第無ニ違亂一、參議三人右京大夫基家、左宰相中將定能、左大辨經房、參入云々、中納言一人不レ參、兼日觸ニ忠親實守等一之處、實守卿爲ニ上西門院御共一、參ニ日吉一、忠親稱レ病不參、昨日候ニ御齋會竟一、今日不參、甚無ニ其謂一、奇怪々々、少納言重綱、左〔右〕少辨立ニ申文一、少納言有家勤ニ請印一云々、廳及南所儀如レ存云々、毎事無ニ違亂一、無ニ懈怠一、爲レ悦々々、抑、宇治左大臣入ニ陽明門一、自ニ門際一至ニ壬生一、併用ニ此路一、而嘉保三年、匣小路以西ハ經ニ路北一、以東ハ經ニ中路ニ之由、見ニ御記一、又天永自ニ中路一步入給之由、見ニ雅兼卿記一、仍今日、匣以東用ニ中路一、以西用ニ北路一了、參退同前也、政之間、作法見ニ大將記一歟、又改レ沓之處、前驅國行、番長敦次等參候、是又嘉保例、前驅重仲、番長厚淸等候例也、事了、相引參陣、左大辨候ニ申文一、無ニ藏人方吉書一、依ニ嘉保、天永等例一也、天喜六年、京極大殿、無ニ申文一、然而、承曆三年二條殿、以後、皆有ニ申文一、又近代政始多有ニ申文一、仍用ニ近代例一也、
十八日、甲申、雨下、入レ夜止ニ蓮華王院修正一也、有ニ御幸一云々、仍大將參入、今日不ニ出衣一、自餘事如ニ去十一日一、公卿濟々皆步ヲ行御車後一云々、大將供ヲ奉還御一、參ニ御箔一云々、
十九日、乙酉、陰晴不レ定、光長來語云、經房卿云、左大臣被レ奉レ褒ヲ譽大將殿一云々、又如レ此令レ勤ニ公事一給、是朝家可ニ直立一之先表也、殊悅申云々、余先日招ニ定長一、奏ニ二位中將中納言事於院一、今日、承ニ御返事之趣一、雖レ無ニ分明事一不レ惡云々、此日、奉ヲ爲高倉院一、於ニ最勝光院一被レ始ヲ修八講一、
廿日、丙戌、雨下、此日、除目初也、執筆左大辨經房朝臣云云、公卿僅三人云々、
廿一日、丁亥、天晴、除目、執筆同人、

廿二日、戊子、天晴、除目入眼、執筆同人、右馬頭長房朝臣初參、召前、即起座了、後聞、若蒙仰者、可申御返事之樣不覺、仍忩起了云々、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結願、左大將已下公卿十餘人參入云々、

廿三日、己丑、天晴、見聞書、時忠、忠親任大納言、八大納言歟、不能左右、家通、善政、實宗、甚早速、等任中納言、兩貫首拜參議、後聞、兼房卿事、御氣色不惡、大略、一定可拜任之由風聞、而自上西門院、實宗事枉被申之間、忽改定云々、微運之至、爰而顯然歟、但年來未曾達素意於天聽、余申披子細了、是不存爲彼人、爲報先閤之遺德也、

今日、右大將密々向宗家卿第、爲習催馬樂也、此事近代之禮、雖不必可然、知足院殿向經信第、聽琵琶、又故殿時々向中御門右府第給、拜大臣之日、爲賀其悅云々、於家有其例、爲親昵之上、又非趁權勢之儀、仍所令行向也、歸出之間、大納言降立庭中、其子息大夫褰車簾、可輦車之由、再三雖被示、大將不承引、猶於門外乘之云々、翌日、大納言被賀昨日大將向彼第之悅之由、自一昨日夕風病發動、

廿四日、庚寅、天晴、東大寺勸進聖人重源來、余依相招也、聖人云、大佛奉鑄成事、偏以唐之鑄師之意巧可成就云々、來四月之比可奉鑄云々、件聖人渡唐三箇度、彼國之風俗委所見知云々、仍粗問之、所語之事、實希異多端者歟、五臺山被打取大金國了、渡海之本意爲奉禮彼山也、仍空歎歸朝之處、天台山阿育王山等可奉禮之由、宋人等勸進、仍暫經廻、詣件兩所、天台山ハ有石橋、破戒罪業之人無渡得、其橋事、本國之人十之八九ハ不遂前途、但於日本國之人者、多分渡之、令感依此願渡海之志歟云々、即此重源聖人所渡其橋也、尤可貴々々、其橋體廣四寸長三四丈、亘大河上、河自南流北、橋自東亘西、其橋西邊有大巖、縱廣共六尺許也、其左右無人之可通之路、仍不知其奧云々、如傳聞者、自石橋六町入奧天有銀橋云々、奧有金橋云々、其奧、正身證果之羅漢五百十八人見住、人致信心備供具、祈念之時、顯現石橋西頭、奉禮彼正身之人、萬千萬人之中、一人猶難云々、又云、謂阿育王山者、即彼王、八萬四千基塔之其一被安置彼山、件塔四方皆削透云々、其上奉納金塔、當時、帝王所被造進云々、件根本塔、高一尺四寸云々、其上銀塔、其上金銅塔、如此重々被奉納云々、件

二月

一日、丙申天晴、春日祭也、神斎如恒、源中納言雅頼、左中辨兼光朝臣、装束司辨也、左少辨光長、大夫史隆職等來會、議定明日釋奠、官廳装束可改直之間事、大略相定、召仰隆職宿禰了、人々有甘心之色、及晩大將習禮明日作法、納言兼光等出了、光長一人殘候、今旦、釋奠之間條々事、仰遣在茂師尚等、光長奉行、

二日、辛酉天陰、此日、釋奠也、大將爲上卿參入、申刻、着束帶、蒔繪劔、具靴、參官廳、安元火災之時、大學寮爲灰燼、其後所被移行官廳也、往古以來無此例、仍摸本寮之儀之間、有失便宜之事等、入待賢門、郁芳門有其便歟、然而、列見、定考之時、多用此門、仍隨彼例也、官東門等、着北廊座、戸内西腋、東面、先是、源宰相中將通親在同廊座、戸外東腋、西面、次廟拜、上古、上官不列、近代列也云々、次着寮廳幄、東廳跡打之、次三獻了、着都堂、講論三問之後起座、更着百度座、三獻了起座、着宴座、不改座、三道授記之後、着穩座、詩講了退出、經房着寮廳之間、參入云々、凡今日儀式、具見大將記、

一改裝束事、

以北廊爲上卿已下座事、

本以南門擬廟門、便宜雖相似、道理不可然、故何者、大學寮者、廟堂之邊、無可然之所、廟門中門也之外、依無可設此座之便所、用來也、於官廳者、正廳東西有廻廊、列考之時、以東廊北面爲公卿座、釋奠之時、何固強可用南門哉、仍以北廊爲公卿座、但列考之時、廳西腋、北向西上設座、而釋奠之時、聊可顯其意趣歟、仍以廳擬門内外、所立上卿參議座也、

以東廊東面、爲辨少納言已下上官座事、

本南門東腋、打幄爲上官座、甚無便、若暴雨之時、無所立隱之便宜、加之、公卿座已在北廊、仍上官又可候東廊也、是如御斎會之時、

東廳跡打幄用寮廳、

南北妻打之、北上對座、上卿西面、參議東面、本大炊御門大路打此幄、太無便宜、本寮已灰燼、被移行他所之時、隨其所之便、可有裝束之儀也、大路儲卿相座、尤無其謂事歟、

南門内、打六位幄二宇事、

本東廳跡、打幄一宇擬之、是又無其理、本寮之儀、都堂前東西有堂、以上〔恭イ〕爲六位幄、東上官、西學生、而以西廳擬都堂、東廳跡其程遠、更以無便

宜一、仍南門内副レ南打二卯酉妻蜂二字一、須下於二一字一者打中北方上也、而廟堂前依二無骨一、午二二字一副レ南打レ之、是依二所之便宜一也、

都堂西南北面、兩方共、儲二公卿兀子床子一事、

本寮之説、正禮、都堂之後立二公卿兀子等一、(歟イ)近例、東壇上立レ之、共有レ例、今以二西廳一用二都堂一、移二行本寮之儀一者、正禮須レ立二後壇上一、而北面講論(此間イ)座事了、經二北壇上一可レ着二後座一之處、件壇上有レ壁無レ路、仍付二本寮之近例一、北壁(壁イ)外儲二此座一、於二後座一者、百度座事了、可二着座一之故、兩方儲二此座一也、近年只儲二後床子一、不レ立二北壁外座一、仍講論了、猶出二後戸一退出云々、是尤違例也、仍仰二子細一、儲二兩方座一也、

一五位博士令レ勤二問者一事、

舊例、助敎直講勤二問者一、定例也、而近代只異様、學生一人勤二問者一、仍五位博士一人、其外兩三人可レ催二出問者一之由仰二本道一、而晴儀〔之〕外、無下五位勤二問者一之例上之由、各以對捍云々、仍仰云、釋奠、晴儀者、齊信卿行レ之後、仁平被二興行一、其前數代、博士等皆勤レ之、近代久安元春、五位博士三人、助敎大外記師安、直講師元、師長等也、六位五人、勤二問者一、全非二晴儀一、各所レ遁之申狀、尤奇怪也、但本道事各可二執思一事也、上卿强不レ可レ及二骨張一歟者、此上無二申事一、直講近業勤二問者一、其外六位二人、合三人也、近日無二此例一歟、廟之中興之由、人々令レ稱云云、

一百度座、六位上官不レ令二着座一事、

近例着レ之、違例也、仍今度、兼誡仰、令二着座一也、

以前三ヶ條、依レ思二公事之陵夷一、仰二官外記、本道等一、所二誡沙汰一也、豈非二忠勤一哉、

三日、戊戌晴、自二去夜一有二五體不具穢一、仍立レ札、

五日、庚子參二御堂一、逢二御月忌一、彌勒講也、

九日、甲辰參二御堂一、謁二法性寺座主一、去夜自レ山下京云云、

十一日、丙午天晴、此日、女房竊密々詣二春日一、

十二日、丁未今日甚雨、入レ夜、女房歸洛、今旦參二東大寺一、奉レ禮二燒損之大佛一云々、

十八日、癸丑天晴、大原聖人本淨房、來、數刻談語、

廿一日、丙辰朝間甚雨、巳刻以後天晴、此日、今上始朝覲行幸也、正月依二御忌月一無二此禮一、後冷、後三、鳥羽院

等例也、依レ雨持レ疑、人々遲參、未刻出御、依二路次逗
留一、申終幸二法住寺殿一云々、雨息供奉、午刻參內之後、
人々參集、攝政未刻被レ參云々、
大將裝束、
浮文樺櫻下襲、櫻柳枝丸、白浮文表袴、
沉地螺鈿劒、紺地平緒、付二銀花一、平胡籙、
弓、卷纓、老懸如レ常、黃地鞍、蘇芳緂手綱、小豹下
鞍、 舍人裝束、蘇芳裏形木、萠黃衣、 移馬舍人、
萠黃□裏形木□、濃欵冬衣、 隨身、狩袴□、村濃伏
組□、造二櫻花一付レ之、
上﨟着二紅打衣一、下﨟濃打衣也、須三皆着二紅打衣一也、然而、着二濃打一又例也、
中將裝束、
紅梅下襲、梅散花、萠黃表袴、紫檀地螺鈿劒、無二尻鞘一、紅梅地
平緒、付二銀花一、平胡籙、弓纓如レ常、黑地鞍、小豹下鞍、
紫緂手綱、
隨身着二濃打衣一、造二梅花一付レ之、紅梅、白梅、〔栢〕交三付之一、
童二人、結髮上括、着二藁履一、大甞會御禊之時、雖レ爲二
垂袴一、常行幸之時、上括例也、 朽葉上下、顯文紗、青打
衣、同袙、蘇芳單衣、削二鶴咋松チ一、透二裏面一之間、
件ノ鶴、紙薄上彩三色之一、地萠黃上下裏頗濃、
舍人、靑唐紙、地萠黃ノ上下、裏頗濃文紫ノ龜甲、
具二院ノ居飼御廐舍人一也、雖レ申三請御馬一、依二異樣一
用二私馬一也、
賞、
院司、
正二位成範、 雅賴、 朝方、
正三位光能、
從三位通盛、 泰經、
正四位下公時、 公守、
從四位上基範、 正五位下有隆、
皇后宮、
從四位上公衡、
八條准后、
從五位上平能宗、
攝政家司、
正五位下平經淸、
從三位完子、攝政室、
廿四日、己未、天晴、此日、小御堂修二月也、仍余參入、但
不レ出二簾外一、公卿大將許也、今日依二吉日一、樂人左近將
曹大神宗賢笛師也、參入、大將依レ可レ習レ笛所レ召也、習二

始平調音取二了、

廿五日、庚申天晴、中御門大納言、左大辨等來、余共謁レ之、經房語云、去正月叙位之時、攝政乍レ入二叙位於筥一賜二入眼上卿忠親卿一、頗傾奇云々、又同除目之時、大間筥加三入兼國勘文、並成殘申文等一返上、而乍レ入給二清書上卿一、又以傾奇云々、如レ此事、委不レ被二沙汰一歟、尤不便事也

廿六日、辛酉天晴、大將參二院御逆修一、及レ晩皈來、今日、法性寺座主被レ來、親性法橋相共議三定住山之間事一、入レ夜依二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一、大將參二彼御堂一、定能卿經房卿等同參入、依二日次不一レ宜、余不參也、大將隨身、只布衣也、

廿七日、壬戌天陰、樂人宗賢參上、大將習二樂二一、三臺急、五常樂急等也、始所レ習也、

廿八日、癸亥雨下、此日、法皇御逆修、曼陀羅供也、導師公顯僧正、讃衆八口、非二本請僧一云々、左大臣已下公卿及二三十人一云々、大將參入、半蔀車、隨身上臈冠也、左大將、隨身布衣、網代車云々、公卿直衣、侍臣衣冠、

廿九日、甲子天晴、御逆修結願也、大將參入、今日、公卿以下布衣如二日來一云々、但大將直衣也、網代車、不レ引二移馬一也、自二昨日一、院中有二五體不具穢一云々、參入公卿廿三人皆穢了云々、

三月

一日、丙寅天晴、傳聞、法皇自二一昨日一有二御不豫事一、然而未レ及二披露一云々、

二日、丁卯天晴、大將中將密々有二作文一、題云、花色薫二冠佩一、春字、院別事不レ御云々、

三日、戊辰天晴、家節供如レ常、季廣勤二仕之一、陪膳秀長朝臣、行事國行、傳聞、院猶不二快御一、仍以二昌雲僧正一、自二今日一被レ移二邪氣一云云、年來無二如レ此事一、仍人々頗雖レ有二驚騒之氣一、其實別事不レ御云々、明後日臨時祭延引、院穢、穢物經二兩三日一取出、仍可レ及二六日一云々、

四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例、

五日、庚午天晴、依二彌勒講一參二御堂一、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今日、大將參院、依二御不豫事一也、

六日、辛未午後暴雨、此日、女房、姫御前等、密々參二詣廣隆寺六角堂等一、

七日、壬申天晴、樂人宗賢參入、大將習二萬歲樂一、入レ夜宰相中將定能卿來、

九日、甲戌、天晴、來十三日法勝寺千口御讀經、中將可進經四卷之由催、（觀音經也、）申承了之由、
十日、乙亥、天晴、樂人宗賢來、大將習笛、入夜爲方違、參宿御堂御所、
十一日、丙子、天晴、皈宅、入夜着冠直衣、（乘大將網代車、余車依不調也、）前驅布衣、隨身同之、參院、定能卿參會、以件人見參、仰云、修逆修之間、殊依有念誦事、風病更發、令企小湯治之間、不謁之、兼又女院御事無程過了、尤悦思食、後日必可給謁者、以基輔申八條院御方、女房謁之、推（於カ）刻退出、
十三日、戊寅、天晴、此日、密々大將中將來此第、有詩興、（惜花忘官日學、分一字、又當座有勒韵、）光長已下、殿上人、並儒者惣十八許、兩息詩、人々有感氣、
十四日、己卯、天晴、藏人少輔親經爲院御使來云、可被發遣公卿勅使、驛家雜事、爲省事煩、以平家公卿可爲勅使之由、豫議已了、是前内大臣家可被扶持之故云々、而或不合卜、或又辭退、如此之間、自然遲引、沙汰雖起去年十一月、徒及今年三月了、代始吉例正月、依如此之懈怠空過了、三月又爲吉例、而月内難調出神寶、一切不可叶、仍四月可被發遣之處、代始四月例、卽二條院也、頗爲不快、可被延五六月之處、依追討使事、可被忩立之由、内府計申、可被憚四月之條、同又彼家所申也、兩ケ之間、叡念不決、兼又神寶、縱雖不法、月内猶可被忩立歟、抑、彼二條院例、故平相國爲參議勤勅使、今度、平家公卿之中、賴教、知盛、（已上三皆堅辭、）經盛卿可當仁、然者卽云勅使、官（云カ）發遣月、共可叶不快例、然者若可被定他人歟、驛家雜事、可及闕乏、如此等之間、委可被奏者、申云、先依何事可被發遣勅使哉、只當今御時未被行此事、仍可被進發者、尤可被忌諱、又可撰人、若依追討事、可被忩謝申者、全不可忌四月、不可憚平卿、但雖他人、驛家雜事不可有煩者、又何事〔之〕有哉、於不被顧神寶之不法違例等之條者、一切不可然者、
十七日、壬午、今日、送故女院御處分狀於奈良僧正信圓、（二所、一所ハ備前通生、一所ハ越前今泉、並二位中將兼房、二所、〔一所ハ〕但馬上立衣、一所ハ石見益田、等）之許、各副余書狀、依爲吉日也、
十八日、癸未、天晴、招藏人右衞門權佐定長、有申入院事、（女院御領等之間事也、）又大將來此第、中將相共密々有詩、

文士七八許輩、不レ期而會、光長、定長共在二此座一、題
云、春深貴賤家、題中、長光入道獻レ之、卽候レ座也、泰
山府君祭如レ例、前右馬頭長房來、
十九日、甲申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入レ夜三位入道、俊成也、
來、數刻談二和歌事一、能入二其境一、當時此道之棟梁也、
廿日、乙酉天晴、此日、季御讀經初日也、未刻、大將參內、
秉燭歸來、語云、御前僧定了、參上人々着二殿上一之間
也云々、攝政雖レ被二着座一、不レ被レ立二行香一云々、尤不
審々々、上首三條大納言候二御前一、行事上卿忠親卿候二
南殿一、納言上卿之時、定例也云々、行香如レ例、不レ昇二
庇長押一、自二廣庇一經二僧前一也、又行香公卿不足、仍召二
藏人頭一、然而不レ參、出居顯家朝臣加レ之云々、
廿二日、丁亥及レ晚甚雨雷鳴、終夜不レ止、
廿三日、戊子天晴、午刻、暴雨雹降、定是異變歟、依レ有二夢
想事一、今日獻二幣帛於春日御社一、仍神齋修レ祓、大將中
將等、有二掩韵事一、
傳聞、前右馬頭長房、出家入道云々、無二指過失一、
停二任所帶一、其身無二思置事一、今之遁世、愚心感歎無
レ極也々々、季御讀經結願之次、有二僧事一、覺乘敍二法
眼一、

廿四日、己丑天晴、招二法性寺座主一、有二示合事一、今旦依
レ有二夢想事一也、
廿五日、庚寅天晴、請二親性法橋一、傳二授祕法一、
廿六日、辛卯天晴、自二今日一限以二三ヶ日一始二行法一、
廿七日、壬辰行法三時如レ昨、
廿八日、癸巳今日、行法結願、隨分致二信心一、此日、中將密
々參二詣法輪寺一、歸路之次見二廻大內一云々、
廿九日、甲午天晴、此日、大將、中將有二三月盡會一、題云、春
盡二舟車裏一、各分二一字一、五位藏人兩人、定長、親經已下
侍臣、大內記業實已下、儒士相並十八會合、詩講之後
有二連句一、先仙百韵、
今日、奉二幣帛於春日御社一、又立二使者一、仍終日神齋、但
奉レ轉二讀心經一千卷一、今百卷、今日不レ終レ功、仍明日
結願了、
今日、定長密々語云、來月五日、可レ有二任亟相事一、不
レ可レ有二大饗一云々、是平家例耳、此事未曾有也、下官
依二重喪一不レ儲二饗祿一、敢不レ可レ爲レ例、平家一族、他人
可レ爲二規摸一哉、始起二於希代之例一、不レ重レ職之條、奈二
天意一何、

壽永二年夏

四月

一日、乙未平座、上卿權中納言家通云々、依ニ恒例一春日朔幣、午上神齋如レ例、

二日、丙午行ニ向大將亭一、其間、隆職宿禰來云々、來五日任大臣一定云々、依レ不レ可レ儲ニ饗祿一、不レ可レ有ニ兼宣旨一云々、此日、平野祭、家通奏ニ宣命一、使木工頭棟範云々、

三日、丁酉天晴、中御門大納言、宰相中將等來、大將習ニ催馬樂庭生、於亞相一、定能卿密語云、今度中納言、三位中將頼實可レ任云々、爲ニ二位中將一實哀事也、不レ能ニ左右一云々、去春已欲レ被レ任、臨レ時改易、今被レ補ニ他人一、運報之至不レ能ニ左右一歟、先日示ニ付定長一、然而未ニ申達一歟、凡此人於レ余殊有ニ遺恨一、敢無ニ會釋一、然而依レ憶レ家、取ニ再三推擧一、無ニ許容一之條、又非ニ愚兄之過失一耳、定能又語云、余可レ讓ニ大臣於大將一之由、世間謳歌、一定之由遍令レ申云々、此事可レ有ニ許容一者、尤大望也、去年雖ニ奏聞一、敢相辭退事已以不レ許、殆觸ニ逆鱗一、況讓與之條、更不レ可レ叶、仍不ニ申出一之處、世之所レ推、大將之敢相已當仁歟、退猶加ニ思慮一、可ニ左右一、猶年齡幼少也、今一兩年可ニ相待一歟、今年重厄也、旁可ニ謙讓一歟、今日、梅宮祭、上卿中納言頼盛卿、

四日、戊戌雨下、依ニ彌勒講此イ一參ニ御堂一、今日、佛嚴聖人來、示ニ法文之間事一、今日、任大臣也、無ニ大饗一、希代之例也、

內大臣藤實定、

大納言實房、轉レ正也、　權大納言平頼盛、

中納言藤成範、　朝方、　平敎盛、已上轉レ正也、

權中納言藤頼實、　參議藤脩範、

今日儀、大外記頼業注送之狀如レ此、

五日、己亥自レ朝雨降、申刻止、今日在ニ任大臣事一、先左相府召ニ大外記頼業一、仰下可レ有ニ任大臣事一、可レ召ニ仰所司一之由上、未刻、權大納言實房卿、新權中納言家通卿、參議親宗朝臣着ニ仗座一、藏人頭左近中將隆房朝臣出レ陣仰ニ內辨事一、上卿移ニ外座一之後、更進仰ニ宣命趣一、内大臣藤原實定、大納言同實房、權大納言平頼盛、中納言藤原成範、同朝方、平敎盛、權中納言藤原頼實、參議同脩範、即召ニ大內記業實一仰レ之、上卿進ニ弓場代一、隆房朝臣奏ニ宣命一了、權大納言忠親卿、權中納言實家卿、家通卿、參議經房卿、親宗朝臣着ニ外辨座一、依ニ降雨一、中門外南腋設レ座、少納言有家、外記史以下着レ之、辨遂不ニ着座一、近レ仗陣ニ階下一、左中將清經朝臣立ニ中門內南腋一、右少將顯家朝臣立ニ西透廊內一、

内侍臨東檻、内辨實房卿、昇殿召舍人、少納言有家代進就版、（中門内北腋、）承内辨宣召之、權大納言忠親卿以下列立中門内北腋、（弓場代北第二間、）内辨召經房卿、給宣命、内辨復列之後宣制云、内府申詔大宮白河御所被坐、無饗祿、又無勅使云々、

六日、（庚子）天陰、以基輔朝臣、遣内府家、示慶賀事、出行之間、示置云、置飯了云々、

八日、（壬寅）灌佛如常云々、

九日、（癸卯）此日被行祭除目云々、上卿家通卿、參議泰通朝臣云々、又内大臣被仰大將還宣旨、大外記賴業奉仰云々、今日、依北陸征討事、太神宮以下被祈申云々、伊勢以下十六社、神祇官人等各參籠、五ヶ日祈申云々、

十日、（甲辰）披見聞書、驚耳目事、超過先々、中務少輔兼親、（此事、下官可推擧之由再三令申、依不當不執申、而付寵臣女房（成房妻）達奏云々、）少將宗長、（刑部卿賴輔孫、豐後前守賴經子、近日寵臣云々、）三品兩人（顯信、季能、）等、未曾有事也、凡末代之人、官位之望、敢無其詮事歟、可彈指々々々、

十三日、（丁未）武者郎從等、苅取近邑之間狼藉云々、警固上卿實宗卿云々、

十四日、（戊申）雨下、武士等狼藉如昨日云々、凡近日天下依此事、上下騷動、人馬雜物、隨懸眼路横奪取、雖訴前内大臣、不能成敗、雖有制止、更以不拘制法云々、於他所事者不可知、近邊濫吹、太有怖畏、仍示遣前内大臣許、雖有可制止之報、更無其始終、實可悲之世也、

十五日、（己酉）賀茂祭也、内藏助清科重榮（經イ）、右近少將藤成定、右馬權助朝房、皇后宮大進親雅等供奉云々、

十六日、（庚戌）解陣也、忠親卿行之、頭中將隆房已下直（說イ）列云々、

十七日、（辛亥）時忠卿着陣、左大辨經房、右少辨兼忠等、有申文云々、

十八日、（壬子）吉田祭也、上卿權中納言家通卿、

廿日、（甲寅）公卿勅使定、上卿宗家卿、五位藏人親經奉行、右中辨光雅爲行事辨云々、今日、召大内記光輔、仰宣命趣、勅使參議通親卿、參殿上承仰、宸筆宣命草、文章博士光範承之云々、

廿一日、（乙卯）晴、石清水臨時祭也、左近權中將平清經爲使、權大納言宗家卿奏宣命、去月依穢氣延引之由、被載辭別云々、右大將參入、

廿二日、丙辰今日、余參院、此日、權大納言賴盛卿拜賀云云、
廿三日、丁巳征討將軍（卒イ）等、或以前、或以後、次第發向、今日皆了云々、
廿四日、戊午此日向レ堂、賀茂幸平來、有ニ切立事一、依ニ大將命一也、女房等行向、
廿五日、己未神宮有ニ穢疑一、公卿勅使可レ延否有ニ御卜一、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召ニ官寮於中門邊一、令レ占ヲ申之ニ云云、官申ニ吉之由一、寮申ニ不快之由ニ云々、
又左大臣仰ニ左中辨兼光朝臣ニ云、源賴朝、同信義等、虜ヲ掠東國北陸一、仰ニ前內大臣一、可レ令ニ追討一者、
廿六日、庚申晴、今日、公卿勅使進發、上卿宗家卿、使宰相中將通親卿、攝政淸ヲ書宸筆宣命一、但攝政不レ參ニ神祇官一、上卿已下參向發遣、御願意趣、今年御厄、並近日變異、及追討事等也云々、
廿七日、辛酉雨下、今日、攝政被レ上下辭ニ內舍人隨身一表上、（兼光作レ之、親雅書レ之、）忠親卿行ニ勅答事一、大內記光輔作レ之、表使右少將成定、勅答使左中將通資朝臣云々、其後有ニ吉書一、如レ例、內大臣拜賀、扈從公卿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實家、實宗、參議經房等云々、
廿九日、癸亥此日向レ堂、少將親能（定能卿息、生年十五歲、）來蹴鞠、容貌美麗、又爲ニ堪能一、尤足ニ歎美一、

五月

一日、甲子傳聞、去月廿六日官軍攻ヲ入越前國ニ云々、
三日、丙寅有ニ軒廊御卜ニ云々、鴨御祖社羽蟻出來事云云、
四日、丁卯公卿勅使歸參云々、
五日、戊辰依ニ月忌ニ參ニ御堂一、此日、圓宗寺御八講始也、上卿不參、右少將兼忠參而行レ之云々、
十二日、乙亥傳聞、去三日官軍攻ヲ入加賀國ニ合戰、兩方多ニ死傷之者ニ云々、
十五日、戊寅今日、被レ立ニ佐保山陵使一、被レ謝ヲ申東大寺大佛燒損、並近日修補事ニ云々、上卿權大納言宗家卿、參議親宗卿、參ヲ着使座一、先被レ定ニ時日一、（今日己二點、）大內記光輔進ニ宣命使一、參議親宗朝臣、前和泉守季長朝臣（四位、）等參向云々、藏人二人敍爵云々、院供花如レ例云云、
十六日、己卯去十一日官軍前鋒乘レ勝入ニ越中國一、木曾冠者義仲、十郎藏人行家、及他源氏等迎戰、官軍敗績、過

半死了云々、今夜月蝕、皆既、於二内裏一被レ行二御讀經一、上卿實家卿云々、

十七日、庚辰、此日、被レ立二八幡奉幣使一、被レ告二申東大寺大佛燒損、並近日修補事一也、上卿權大納言實房卿、先有二日時定一、大內記光輔進二宣命草一、行事辨右少辨兼忠、使權中納言實宗卿云々、

十九日、壬午、寂勝講始日也、攝政、及內大臣已下參入云云、右大將參入、此日、實房卿着二仗座一、定二申賑給使事一云々、又今日奉レ鑄二東大寺大佛之面一云々、

廿一日、甲申、今日、於二院御所一、被レ始二修五壇法征討御祈一云々、

廿二日、乙酉、早朝、艮方有二赤雲一、其體似二紅旗一云々、此日、忠親卿着二仗座一、被レ行二減服御常膳詔事一、頭中將隆房仰レ之、大內記光輔進二詔書一、攝政加二御畫一云々、下二給中務少輔兼親一了、其後、家通卿着レ陣、給二位記請印一、

廿三日、丙戌、寂勝講了、右大將參入、事了後參入、不敵也、但申刻以前夕座了、攝政今夜依レ可レ有二方違一、被二忩行一云々、頗過法歟、

廿九日、壬辰、自二今夕一三ヶ夜於二內侍所一被レ行二神樂一、被レ祈下請征討事、並治承四年奉レ渡二攝州一事上云々、

六月〔小〕

四日、丁酉、傳聞、北陸官軍、悉以敗績、今曉飛脚到來、官兵之妻子等、悲泣無レ極云々、此事去一日云々、早速風聞雖レ有レ疑、六波羅之氣色事損云々、

五日、戊戌、依二故院御月忌一、參二御堂一、前飛驒守有安來、語二官軍敗亡之子細一、四萬餘騎之勢、帶二甲冑一之武士、僅四五騎許、其外、過半死傷、其殘皆悉弃二物具一、交二山林一、大略爭二其鋒一甲兵等、併以被二伐取一了云々、盛俊、景家、忠經等、已上三人、彼家第一之勇士〔等〕也、各小帷二前ヲ結テ、本烏チ引クタシ天逃去、希有雖レ存レ命、不レ伴二僕從一人一云々、凡事體非二直也事一、誠蒙二天之攻一歟、□□敵軍纔不レ及二五千騎一云々、彼三人郎等、大將軍等、相二爭權盛一之間、有二此敗一云々、

今日、自レ院有レ召、爲レ被レ定二北陸官軍敗績事一也、然而稱レ病不參、雖レ非レ重、不レ及二稠人之出仕一之故也、

六日、己亥、大藏卿泰經卿、爲二院御使一來、扶レ疾謁レ之、仰云、北陸官軍等、空以歸洛、此上何樣可レ被レ行哉者、

申云、百千萬事不レ可レ叶、只天下落居之時、可レ施ニ德化一之由、法皇起レ自ニ叡慮一、可レ被レ立ニ御願一也、此外他計、一切不レ可レ叶者、

七日、庚子祇薗御輿迎、如レ例云々、

八日、辛丑自ニ今日一渡ニ物氣一、依ニ病厚一也、

九日、壬寅泰經卿示下先日申狀、可ニ注送一之由上、仍注遣了、其狀如レ此、

可レ被レ鎭ニ關東北陸亂逆一間事、

重追討事、

征討之謀、將帥之㝡也、就ニ彼議奏之趣一、重可レ及ニ評定一歟、但如レ被ニ仰下一者、士卒其力疲ニ追討一、忽難レ叶云々、若然者、伊勢近江兩國各置ニ邊將一、可レ守ニ中夏一歟、

當時可レ被レ施ニ仁惠一事、

神社佛寺、及諸人之領、或寄ニ事於武威一、以ニ無道一押ニ領之一、或假ニ力於權勢一、以ニ非據一奪ニ取之一、非ニ啻佛意神慮之恐一、抑又衆庶萬民之愁也、任レ理可レ被ニ糺定一歟、但社寺司等、當ニ此時一爲レ貪レ利、於レ掠ニ申無道(之)事一者、一切非ニ裁斷之限一、熟可レ被ニ尋搜一歟、此條爲レ待ニ冥感一、爲レ協ニ人望一也、夫仁德之所レ覃、非ニ當時之至要一哉、且被ニ決斷一、何有ニ滯淳一哉、此外德化、難レ備ニ卒爾之要旨一歟、

神事御祈事、

云ニ奉幣一、云ニ神宴一、遮以有ニ其沙汰一云々、然而猶備ニ如法之幣帛一、重可レ被レ祈ニ申廿二社一也、幣物之不法、使等之如在、殊可レ被レ加ニ其誡一歟、此外、彼神領等事任レ理有ニ沙汰一者、神應盍レ及乎、

佛事御祈事、

顯密御祈彼是有レ數歟、猶訪ニ知法之輩一、可レ被レ修ニ祕法一歟、亂逆之時、殊可レ行ニ其法一之由、粗有ニ所見一云々、委可レ被ニ尋行一也、於ニ顯敎一者、論ニ鎭護國家之大綱一、在ニ㝡勝王經之功用一、殊致ニ精誠一、可レ被ニ勤行一歟、抑、內外御祈、國費民疲、雖レ不レ及ニ莫大之功一、於ニ佛神之納受一者、只可レ任ニ歸敬之淺深一歟、已是朝家第一之大事、不レ可レ准ニ近代不法之流例一、件用途等、少ニ諸國之煩一、殊可レ被レ廻ニ權議一歟、

可レ被レ立ニ御願一事、

此條、客星變異之時上奏、先年若其事默止者、此時可レ被レ遂歟、於ニ旨趣一者、偏在ニ叡慮一、但政道之反レ素、是其肝心也、何必尋ニ上古之風一、隨レ時立レ法、

非二聖代之德歟一哉、近則法皇之御宇、末代之中興也、治敎不レ可二外求一、尤足二遵行一者歟、海內令レ屬二和平一之時、天下可レ施二德化一之由、宜下載二御願書一被上レ申二太神宮一歟、凡國家之廢興、在二政敎之理亂一之故也、

廿日、癸丑今日又所勞大事發、大略如二發心地一、

廿二日、乙卯今日、大將女房、瘧病祈落了、知詮阿闍梨祈レ之、

廿三日、丙辰大將女房、今日、間日又發云々、

〔廿四日、丁巳〕余疾凡不レ減、然而如二發心地一、體事昨今事宜、

廿五日、戊午人々訪來、

廿六日、己未人々訪來、

廿七日、戊申人々訪來、此中有二刑部卿一〕

廿八日、辛酉今日、法皇參二御八幡一云々、御一宿、明日可レ有二還御一云々、

廿九日、壬戌六月祓如レ例、

七月〔大〕

一日、壬亥〔天〕晴、賊徒今日可レ入二洛一之由兼日風聞、然而無二其事一、傳聞、貞能議申云、不レ可レ遣二追討使一、只於二勢多邊一可二相待一云々、今日、所勞殊無レ術、法皇今日御二參賀茂社一、可レ有二御通夜一云々、

二日、甲子〔天〕晴、巳刻、右大辨親宗爲二院御使一來、雖二物忌一、依レ爲二勅使一呼二入之一、依二疾厚一隔レ簾謁レ之、仰云、賊徒可二入洛一之由風聞、其事若實者、可レ有レ行二幸院御所一歟、而內侍所御京外之條如何、兼又仙洞定物騷歟、其故平家武士等爲二守護一、定候二御所邊一歟、而賊徒打入者、縱於レ君無二害心一、與二守護之武士一、爲レ決二雌雄一、致二狼藉一云、已可レ爲二戰場一、此條如何、兩條可二計奏一者、申云、賊徒亂二入花洛一之程事、別段事也、院內同居之事、可レ被レ隨二有樣一也、若有二行幸一者、賢所各別之儀、不レ可レ候二京外一之條、一切不レ可レ有レ憚、是尋常之時之儀也、仙洞狼藉之事、臨レ期左右也、兼日之案不レ可レ叶、此條已大事也、短慮難レ及歟者、親宗云、左大臣同有二此問一、不レ及二他人一、彼亟相申云、內侍所差二副所司一、可レ令レ御二座溫明殿一歟、賊不レ可レ奉レ取二內侍所一之故也云々、此申狀聊有二所存一歟、而然余不二甘心一、有二行幸一者、劒璽可レ被レ奉レ具、賢所許雖レ奉レ離レ君、可レ無レ詮之故也、

今日、午後天陰、申刻、中御門大納言、前源中納言、左大辨等爲訪疾來、各不謁之、以人謝遣、病重之上爲物忌〔之〕故也、今日依鳥羽院〔御〕國忌、法皇、今旦、自賀茂直幸鳥羽也、及八條院御鳥羽、傳聞、賴朝忽不可出、只木曾冠者、十郎等分手於四方、可寄之由議定云云、

去夜有僧事、法印澄憲、前權大僧都、權大僧都覺憲、山階寺權別當、共爲法勝寺御八講證誠也云々、

三日、乙丑〔天〕晴、昨日物忌也、今旦、八條院渡御仁和寺御所、或云、秋節以前、賊徒可入京、或云、待關東之勢、九十月〔之〕比可入洛云々、閭巷縱橫之說、彼是難知、今日、依浮說武士騷動、

四日、丙寅天晴、去夜有小除目云々、內藏頭平信基、左京權大夫藤光綱、從三位平資盛、元藏人頭、藏人頭藤兼光、左中辨、又有僧事云々、權律師公胤、已講、

五日、丁卯晴、依疾不參女院御月忌、定能卿來語云、有遣推問使可和親之議云々、然而未一定云云、

六日、戊辰晴、右衞門權佐定長、示師量文書之間事、定長云、推問使事如定能談、

七日、己巳晴、節供、陪膳季長朝臣、分配範季辭退、仍年預光長勤仕之、乞巧奠等如例、佛嚴聖人來、今日遣使者等於師量堂、示文書目錄、法勝寺御八講結願也、

八日、庚午晴、入夜雷鳴、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有御幸云々、

九日、辛未〔天〕晴、今日、又遣使於師量之許、重令取目錄、今日終功了、今日、大夫史隆職來、召簾前談世間事、

十一日、癸酉〔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呼簾前、此夜、爲違秋節、參宿御堂御所、

十二日、甲戌晴、巳刻許歸宅、

十四日、丙子時々雨下、送瓫供於三所淨光明院、故殿、光明院、先妣、西御堂、故女院、各禮拜如例、

〔十六日、戊寅晴、靜賢法印來、談世上事、可被遣院御使於江州之間事、被問左府內府等、各被申可被遣廳御下文之由云々、〕

十七日、己卯陰晴不定、右衞門權佐定長來依召也、申師量文書紛失之間事、雖境節中間爲後恐也、定長云、院御使被遣江州之間事、下官同可被問之由有仰、而依御不例、稱無骨之由、泰經不參云々、此

事無レ謂、來レ亭問レ之、不レ可レ依ニ所勞事ー也、但如レ此
事、偏顧問、可レ悅也、
十八日、庚辰雨下、恒例泰山府君祭也、
十九日、辛巳〔天晴〕、右衞門權佐定長來、仰ニ師量文書之
間事ー、先日奏聞之勅報、任ニ師量契狀ー、早可レ致ニ沙汰ー、
夫文書撰レ正可レ進也、自餘書籍、汝進止也、抑、文書紛
失事、早可ニ尋沙汰ー、自レ院御沙汰、不レ可レ然云々者、
廿日、壬午天晴、召ニ知康法師ー、問ニ病之間事ー、請ニ佛嚴上
人ー、示ニ文書之間事ー、
廿一日、癸未〔天〕晴、午刻、追討使發向、三位中將資盛爲ニ
大將軍ー、肥後守定能相具、向ニ多原方ー、經ニ予家東小路ー、
富小路、家僕等、密々見物、其勢千八十騎云々、縫計レ之云々日
來、世之所レ推、七八千騎、及萬騎云々、而見在之勢、僅
千騎、有名無實之風聞、以レ之可レ察歟、今夜、法皇臨ニ
幸法住寺殿ー、事火急之時、可レ有ニ行幸ー之故云々、
廿二日、甲申朝間天陰、辰刻以後晴、卯刻人〔告〕、江州武
士等、已入ニ京六波羅邊ー、物騷無レ極云々、又聞、入京非ニ
實說ー、而地武士等登ニ台嶽ー、集ニ會講堂前ー云々、日來登
山之僧綱等倂下レ京、但座主一人、不レ下レ京云々、無
動寺法印、同以下レ京、又聞、十郎藏人行家入ニ大和國ー、
住ニ宇多郡ー、吉野大衆等與力云々、仍資盛、貞能等、不
レ赴ニ江州ー、相ニ待行家之入洛ー云々、貞能去夜宿ニ宇治ー、
今朝欲レ向ニ多原地ー之間、有ニ此事ー、仍止ニ彼前途ー、相ニ待
此入洛ー云々、又聞、多田藏人大夫行綱、日來屬ニ平家ー、
近日有下同ニ意源氏ー之風聞上、而自ニ今朝ー忽謀反、橫ニ行
攝津河內兩國ー、張ニ行種々惡行ー、河尻船等倂點取云々、
兩國之衆民皆悉與力云々、又聞、丹波追討使忠度、其
勢非ニ敵對ー之間、歸ニ大江山ー了云々、凡一々〔之〕事、
非ニ直事ー歟、今日、上皇宮卿相參集、有ニ議定之事ー云
云、予同雖レ有ニ其召ー、依レ疾不參、今日可レ有レ行ニ幸同
宮ー之由、雖レ有ニ其議ー、依レ爲ニ復日ー延引、明後日可ニ臨
幸ー云々、
廿三日、乙酉雨、六波羅之邊、歎息之外無ニ他事ー云々、今
旦、法皇渡ニ御法性寺御所ー云々、依ニ世間物忩ー也、
廿四日、丙戌〔天〕晴、此一兩日、江州武士登ニ台嶽ー、今夜
可レ有ニ夜打ー之由風聞、仍忽行ニ幸法性寺御所ー給、及ニ
曉天ー云々、依ニ此邊有レ恐、余女房相具渡ニ法性寺
家ー、
廿五日、丁亥〔天〕晴、寅刻、人告云、法皇御逐電云々、此
事日來萬人所ニ庶幾ー也、而於ニ今次第ー者、頗可レ謂

無支度〔歟〕、子細追可尋聞、卯刻、重聞一定之由、仍女房等、少々遣山奥小堂之邊、余法印相共（他僧達同之、）向堂、（最勝金剛院、）候佛前、此間、定能卿來、尋出幽閉之所、密々隱置了、及巳刻、武士等奉具主上、向淀地方了者、在籠鎭西云々、前內大臣已下一人不殘、六波羅、西八條等舍屋不殘一所、併化灰燼了、一時之間、煙炎滿天、昨者稱官軍、縱追討源氏等、今者違（遣カ）省等（寺イ）若（君イ）指邊土逃去、盛衰之理、滿眼滿耳、悲哉、生死有漏之果報、誰人免此難、恐而可恐、愼而可愼者也、攝政自然遁其殃、逃去雲林院（信範入道堂邊、）方了云々、或人告云、法皇御登山了、人々未參、暫之有祕藏云々、平氏等皆落了之後、定能卿登山了、付件卿申參入如何之由了、申刻、落武者等又歸京、敢不信用之處、事已一定也、貞能稱一矢可射之由云々、或又奉具主上及劍璽賢所等、欲趣鎭西、而不可無臣下、仍爲取具可然之公卿也云々、怖畏雖無限、忽不及計略、仰天任運、奉念三寶之處、歸京之武士等、以此最勝金剛院、可構城郭之由、下人來告、仍遣人令見之處、已少々來趣云云、非可同居、非可追却、仍周章相伴女房少々、（其殘隱山奥少堂了、）向日野邊之處、源氏已在木幡山云々、仍忽宿稻荷下社邊、狼藉不可勝計、然而、參社頭奉法施了、自然之參詣、可謂機緣（緒イ）歟、此邊猶有怖畏云々、仍明曉欲向日野、今朝此事已前、法印被歸白河房了、今之間送使者云、可來我房、今夜相具欲登山者、依有路次之恐、不行向、寄宿家之爲體、凡卑之至、未曾有、身無一過、今遇如此之難、宿業可悲、

廿六日、（戊子）〔天〕晴、拂曉欲向日野之間、依切塞其路、不能首途、此間、昨日歸京武士〔等〕、無成而又逃去了、歸京之本意、未知其詮、武勇之尫弱、所行之尾籠、奇異之至、取喩無物、辰刻、歸法性寺、巳刻、定能卿送札云、御參事、奏聞了、早可有御參、入道關白同所被參入也云々、楚忽出立、未刻登山、（烏帽直衣、）前驅共人相幷八人、各騎馬在車前、（季經經家參會坂下、）侍四五人、申終就西坂下、（自九條牛三頭也、）手輿遲引之間、暫經程、酉刻、輿、々舁等到來、（無動寺法印沙汰也、）即乘輿登西坂、共人皆悉步行、（坂口五六町、猶騎馬、）前驅等步輿前、於路頭、逢源納言、（相具其息兼忠、）舁居輿、退共人謁談、納言云、神璽、寶劍、內侍所、賊臣悉奉盜取了、而無左右可

追討平氏之由、被仰下之條、甚不便、先可有劔璽安全之沙汰、仍奏聞此旨、有勅許、以親宗、御教書遣多田藏人大夫行綱之許了、此事猶荒沙汰也、仍內々可被仰遣女院、若時忠卿(件卿伴賊、)之許之由、重以奏聞、可然之由有仰云々、即過了、戌刻、到東塔南谷青蓮院、先是、院主法印被座、自無動寺只今被渡云々、件房傳領之後未渡、今日依為吉曜、即用移徙之由所被談也、余暫休息之後、參法皇御所、(圓融房、是座主房也、)路之間、前驅等取松明前行、其程四五町許也、余烏帽直衣乘手輿、以定能卿入見參、依召參御前、暫祗候、粗申所思了、劔璽、及源氏入京之間事也、雖有和說之恐、蓋是存忠、於納否者在叡慮、勅定曰、依聞可被引奉西海之由、所密行也云々、余奏問兩條之不審、一者、神璽紛失事、(去治承四年之比、被盜取之由、有其聞、)一者、三條宮存否事、仰、兩事共不知眞僞、但風聞之旨、共以不實歟、(璽不失、宮不存之由也、)小時退出了、

廿七日、己丑、天晴、依風病發動、今朝不參御所、定能卿來、又定長為御使來云、前內大臣已下追討事、內々雖被仰下、猶可給證文、而宣旨歟、廳御下文歟如何、余云、人主已伴賊、宣旨之條已謀書歟、廳御下文可宜、定長又云若可為法皇之詔書歟、余云、此事雖為大事、不似被下攝政詔歟、只廳御下文可宜、余問云劔璽之沙汰如何、定長曰、主上劔璽共可有還御之由、定長書御教書、相具主典代景宗、可遣平大納言之許、余曰、此事甚尫弱沙汰歟、縱雖遣御教書、於御使者可被止、如召使兩三人可差遣歟、凡此劔璽事、以別奇謀、誘彼緣邊人、可被誘語歟、事雖似有私、安穩出來事、甚難有之故也、余又云、於今者、義仲、(木曾、)行家(十郎、)等、停止士卒之狼藉、早可入京歟、其後早速可有還御、不然者、京都濫吹敢不可止、此等之趣早可奏聞、定長歸了、未刻、定能卿告云、連々依無日次、今日俄還御、(明日復日、明後日御衰日、至晦日之際、甚可謝忌之故也、)即以出御、余御幸之後、同以出山、戌刻、到法性寺、依為歸忌日、宿僧房、法皇同依歸忌日、還御蓮花王院云々、今度可參中堂之由、相存之處、日次不宜之上、事卒爾之間、空以下洛、所願成就之時、可散此恨之由、中心祈願了、

廿八日、庚寅、天晴、今日、義仲行家等、自南北、(義仲北、行家南、)入京云々、晚頭、左少辨光長來語云、召義仲行家等於蓮

花王院御所一、被レ仰二遣追討事一、大理於二殿上緣一仰レ之、彼兩人跪レ地承レ之、依レ爲二御所一也、參入之間、彼兩人相並、敢不レ前二後一、爭權之意趣以レ之可レ知、兩人退出之間、頭辨兼光仰下京中狼藉可二停止一之由上云々、今朝、定能卿來、法印昨日下レ京、

廿九日、辛卯天晴、申刻、相二伴大將一參院、以二定長一申入、歸來示二暫可レ候之由一、數刻之後、定能卿來云、被レ始二御念誦一了、早可二退出一云々、仍退出、直歸二九條亭一、先レ是、女房等歸了、

卅日、壬辰天晴、早旦、泰經卿送二書於季長朝臣許一曰、今日、於レ院可レ被レ議二定大事一、巳刻可二豫參一者、午一點、着二冠直衣一、參二蓮花王院一、先レ是、左大臣、大納言實房、忠親、中納言長方等、在二御堂南廊東面座一、依二風吹一垂レ簾、余同加二彼座頭一、辨兼光朝臣奉レ仰來、仰二左大臣一云、條々事可二計申一者、其事三ヶ條、具載レ左、

一仰云、今度義兵、造意雖レ在二賴朝一、當時成功事、義仲行家也、且欲レ行レ賞者、賴朝之欝難レ測、欲レ待二彼上洛一、又兩人愁二賞之晚一歟、兩ヶ之間、叡慮難レ決、兼又三人勸賞可レ有二等差一歟、其間子細可二計申一者、

人々申云、不レ可レ被レ待二賴朝參洛期一、加二彼賞一、三人同時可レ被レ行、賴朝賞、若背二雅意一者、隨二申請一改易、有二何難一哉、於二其等級一者、且依二勳功之優劣一、且隨二本官之高下一、可レ被二計行一歟、惣論レ之、第一賴朝、第二義仲、第三行家也、

賴朝、京官、任國、加級、左大臣云、於二京官一者、參洛之時可レ任、余云、不レ可レ然、同時可レ任、長方同レ之、
義仲、任國、叙爵、
行家、任國、叙爵、但以二國之勝劣一任レ之、尊卑可二差別一云々、實房卿云、義仲從上、行家從下宜歟、

一仰云、京中狼藉、士卒巨萬之所レ致也、各可レ減二其勢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之處、不慮之難、非レ無レ所レ恐、爲レ之如何、兼又縱雖レ被レ減二人數一、無二兵粮一者、狼藉不レ可レ絕、其用途又如何、同可レ令二計奏一者、

人々申云、於レ今者、餘黨之恐、定不レ及レ成レ群歟、被レ減二士卒人數一、可レ謂二上計一、兵粮事、頗有二異議一、忠親、長方等云、各賜二一ヶ國一、可レ宛二其用途一、余難曰、勸賞任國之外、更賜レ國之條如何、

兩人云、其用訖者、被レ任二他人一、有二何難一、余曰、理可レ然、但彼等定含二收公之恨一歟、只沒官地之中、擇二可レ然之所一、可二宛給一歟、不レ然又以二一ヶ國一可レ分二賜兩人一歟、但此條頗爲二喧嘩之基一歟、猶賜二沒官之所一可レ宜、左大臣云、兩方之議各可レ然、可レ在二勅定一、頗被レ同二

余議二歟、
一仰曰、神社、佛寺、及甲乙所領、多在二關東北陸一、於レ今者、各遣二其使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可レ被レ仰二本所一歟、
一同申云、不レ可レ有二異議一、早可レ被レ仰者、
兼光聞二人々申狀一、參二御所一了、其後經二數刻一、此間、余問二左府一曰、若被レ行二勸賞一者、除目儀如何、左府曰、此事難題也、一昨日、議定之時雖レ被レ問、可レ有二除目一否、於二其間儀一者、未レ及二其沙汰一、但所存者、於二院殿上一、可レ被レ行二於下名一者、如二春秋除目一、於二官外記廳一可レ被レ下、余曰、於レ廳可レ被レ下二々名一者、只於レ陣可レ被レ行二除目一歟、凡以二宣旨官符一、被二施行一事等、皆被レ改二廳御下文一了、斯卽爲二院御沙汰一、成二宣旨一、請二印官符一之條、不レ可レ然之故也、何至二下名一可レ破二其儀一哉、惣院殿上除目、甚不二甘心一、左府云、此事自レ本希代之權議也、然而、依レ無二他計一、存二此儀一、余云、於二勸賞一者、只內々仰二其人一、新主踐祚之時、可レ被レ載二除目一歟、左府云、諸國多以有レ闕、併口宣之條不二穩便一、余云、於二他任人一者、暫可レ被二相待一歟、長方卿云、抑、被レ相二待主上還御一之條、尤以不定、立王事、以二何時一可レ期哉、余云、事之肝心只在レ是、左府云、就二勅問一可二評定一也、此條不レ被二尋問一、進申之條可レ無レ便歟、如レ此議定之間、兼光歸來云、勸賞除目其儀如何、宜レ令二計申一者、忠親卿云、准據之例、可レ被レ問二外記一歟、左府稱レ善、卽以二兼光一問レ之、歸來申云、賴業、師尙等申云、如二諸社行幸、御幸等賞一、先被レ仰二其人一、後日被レ載二除目一宜歟、又嘉承攝政詔、先帝崩御、新主未レ御、以二法皇詔一、於二仗下一被レ下了、然者、以二新儀一於二殿上一被レ行、又可レ在二御定一、但初議穩便歟、且是時中任二參議一例也、圓融院、太井川逍遙、依二舞賞一、被レ仰下任二參議一之由上、後日被レ載二除目一、此事見二小野宮記一、彼記意、以二上皇宣一被レ任二參議一之條、甚難レ之、人々皆以二此儀一爲レ是、左府又破レ執同レ之、兼光歸參了、卽出來云、各議奏之趣、皆以可レ然、早此定可レ被レ行者、於レ今者、各可レ有二御退出一者、余卽退出了、攝政今日下レ京云々、數日在二山上一、人以爲レ奇歟、今日、法印被レ來、如二日來一居二住西家一、自二今日一、籠二僧一人於吉田社一、七ヶ日之間令レ修二仁王講一、又奉二幣帛一、

八月

一日、壬巳天晴、今日、以二八條院一內々有二申入事一、御報

分明、
二日、(甲午)天晴、傳聞、攝政有二ケ條之由緒、不可動搖云々、一者、去月廿日比、前內府、及重衡等密議云、奉具法皇、可赴海西、若又可參住法皇宮云々、聞如此之評定、以女房(故邦綱卿愛物、白川殿女房冷泉局、)密告法皇、可被報此功云々、一者、法皇艶攝政、依其愛念、可抽賞云々、雖爲祕事、希異之珍事、爲令知子孫、所記置也、又聞、入道關白、乍帶病、(瘧病、)參宿院御所北對、以前中納言師家(生年十二歲、)可爲攝錄之由注所望、天氣不許之云々、
今日、前源中納言來、談世上事、此次語云、去六月一日、主上自南殿南階、令落溜下給、以外怪異也、藏人親資奉抱上陣邊、上官一兩見之、深以祕藏云々、」
三日、(乙未)天陰、傳聞、(藏人長正說、)去比、內裡板敷上牛昇臥、及數剋、長正見之、追下了云々、又晝御座上狐糞をまり置云々、今日午刻、頭辨兼光、爲御使來云、解官事、法皇勅歟、又內々可被仰歟、問大外記兩人之處、賴業申云、只可載宣奉勅、不可有法皇字、師尙申云、只內々被仰外記、追可被成宣旨云々、師尙申狀穩便歟、猶可有宣旨者、可載法皇勅也、只奉勅之條不甘心、此次、申京中繊外猥藉可被止之子細、立條之理令申了、是和說也、更不存可被用之由、只爲存忠也、
四日、(丙申)今日、大原野社、內々奉幣帛、又自今日限七ケ日、修仁王講、今日、神齋修祓、
五日、(丁酉)天晴、依彌勒講、參御堂、經家朝臣云、玄上出來了、檢非違使知康許女持來之云々、
六日、(戊戌)京中、物取追捕、兼日陪增、天下已滅亡了、山巖穴、無可閑之所、三界無安之金言、誠哉此言、
此日參院、以定能卿申入、以頭辨兼光被仰下云、立王事、所思食煩也、先可奉待主上還御哉、將又且雖無劍璽、可奉立新主哉之由、被行御卜之處、官寮共、申可被奉待主上之由、而猶此事依所思食、重被問官寮、各數人(官二人、寮八人、)申狀、彼是不同、但吉凶半分也、此上事、何樣可有沙汰哉、可計申者、申云、先次第沙汰、頗以依違歟、先有議定、人意不一決、偏可訪占卜之由、議奏之時、可有御卜也、而遮以被行御卜、今又被乖彼趣之條、太以無其謂、卜者不再三云々、而及度々之條、又以不可然、而於今者、偏可被用卜者、重

随良將吉神等之趣、可有斟酌歟、但愚案之所及、立王子今懈怠、愚心所傾思也、其故、先京華猥藉于今不止、是人主不御座令然也、（是一）次須被急征討之處、平氏等奉具主上、及三神、已赴海西、不立主有征伐、於議有妨、（是二）次我朝之習、不得劍璽践祚、曾無例、而繼體天皇爲臣下被迎之時、如國史文、書之践祚、甲申、天皇移樟葉宮、辛卯、得璽符鏡劍即位云々、往古雖無讓位即位之分別、如今文者、即位以前、已稱天皇、又謂践祚、即被移皇居、其後得劍璽即位云々、然則、准據尤可合之由所存也、（是三）凡天子之位、一日不可曠、政務悉亂云々、于今遲々之條、萬事違亂之源也、早速可有沙汰、不可有異議者、左大臣同參候云々、非一所、兼光參上、小時歸來云、所申可然、就中、爲征伐可奉立人主之條、事之肝心也、仍早可有立王之事云々者、（特イ）愚案次第之沙汰、悉以違亂散々、凡不能左右々々、未曾有之事也、天下滅亡、只此時也、可悲々々、

七日、（己亥）今日、春日社奉幣、又同社獻細劍一腰、（紫檀地銀、二筋樋鍛也、）修祓遙拜、又自讀心經千卷、法樂御社、又今日進鏡箱二於大神宮、（內外社料、）來十一日、可參着也、

八日、（庚子）自今日始祈、

九日、（辛丑）今日、修百度祓、傳聞、去六日、有解官二百餘人云々、時忠卿不入其中、是被申可有還御之由之故也云々、朝務之尫弱、以之可察、可憐々々、

十日、（壬寅）天晴、依昨日召、申刻、着直衣參院、先是、左大臣內大臣在西對代南庇座、余加其座、昨日催之時、申依所勞參入不定之由、仍余參入以前、大略議定了云々、兩府粗語其趣、各云、兼光爲奏聞評定之趣、參御所了、未歸來之間也云々、此間、三人交語、兼光猶不來、仍左大臣召藏人、觸余參入之由於兼光、暫之兼光來、仰左府曰、條々聞食了、但親王宣旨事、重可計申者、左大臣被目余、余曰、可被下親王宣旨之間儀歟、將彼宣旨可有否之議歟、兼光曰、兩條共可定申者、余云、任光仁天皇例、雖無親王宣旨、何事之有哉、且宣下之間、無便宜之上、寶龜例爲最吉者、左右兩府同之、此事余參入以前、兩府被申可有親王宣旨之由云々、而今爰其儀被同余議也、此後、兼光問條々事於余、兩府以前

申了事等也、

一皇居事、

申云、大内如何、閑院又宜歟、兩府云、閑院可レ宜之由申、且爲二吉所一之故也云々、余云、善、但内心所レ思、强不レ可レ謂レ吉歟、

一大刀契、鈴印等在二大内一、奉レ渡二閑院一之間、緣事諸司可二供奉一歟事、

申云、可二供奉一、

一漏刻、陰陽寮可二供奉一歟事、申狀同前、

一御倚子、多在二蘭林坊一、是大嘗會之時御物也、大略螺鈿也、可レ被レ用レ彼歟、將可レ被二新造一歟事、

申云、累代之物、出來之間、可レ被レ借二用舊物一、專不レ可レ及二新造一、

一時簡事、

申云、新造無二異議一、抑、被レ勘二日時一之間、可レ有レ議歟、寛和二年例、一條院受禪、於二新主宮一、被レ勘下可レ被レ渡二御倚子時簡一日時上、准二彼例一者、新造日時又可レ同歟、此事、兼人々不レ被レ申歟、余令レ申之時、人々有二可レ然之氣色一、兼光又甘心、

一傳國璽宣命、於二何所一可レ被二宣下一哉事、

申云院殿上歟、仗座歟、可レ在二時議一、左大臣曰、院殿上無二異議一、内府曰爲二當日事一、猶於二仗座一可レ被二宣下一歟、余此事不二思得一、仍不レ示二左右一、退案レ之、内府議可レ然、

一藏人瀧口所衆等、任レ例可レ被レ渡歟事、

申云、可レ然、

一可レ被レ渡二御裝束一歟事、

申云、多是所レ被レ渡也、但今度不レ可レ然、内府曰、御笏許可レ被レ渡、余云可レ然、

一劍璽事、可レ被レ召二諸道勘文一否事、

申云、可レ然、但如二當時議一者、立王可レ被レ待二劍璽一、賢所等一之議也、然者、遂紛失之時、可レ及二如レ此沙汰一歟、兩條可レ在二勅定一、兩府云、猶可レ被レ召二諸道勘文一、余不レ言、

一勘文事、内々以二御敎書一可二下知一歟、將可レ仰二上卿一歟、此事始所レ仰也、

左大臣云、御敎書可レ宜、他人不レ言、余追案レ之、猶可レ仰二上卿一歟、

一若宮御渡議事、此事始所レ問也、

内府云、法皇渡二御高松殿一例、不レ可二外求一、余、及左府云、善、

此後、左大臣退出、兼光云、除目事、猶於二院殿上一移二仗座一、可レ行レ被レ行レ之由、左大臣作二次第一、内々給二兼光一、經二奏聞一之處、其定、可レ行之由有二御定一、余云、無二異議一、内府云、猶於二殿上一、如二朝覲行幸賞一可レ被レ行也、余云、行幸賞者、不レ可レ似二此議一、只如二殿上定一可レ被レ行也、内府同レ之、（頗似レ無二意趣一、）内府又云、猶可レ申三破左府議二也、兩人一同之由早可レ奏、移二仗座一之儀、専可レ見苦一之故也、余云、此事不レ可レ然、愚意之所レ及經二奏聞一、於二用捨一者、可レ在二勅定一、於レ余者、全不レ可二執申一、若未レ達二天聽一者、尤可二奏聞一、兼光云、具奏聞了、余云、彌以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々々、内府又諾、其後、暫以言談、余先退出了、今日、院參以前、大外記頼業來、談二世上事一、上御沙汰違亂之上、源氏等惡行不レ止、天下忽欲二滅亡一、可レ悲々々、拭二紅涙一摧二丹心一、賢哉々々、小時退出了、今日、除目俄延引、只被レ行二勸賞許一云々、經房書レ之、實房下二外記一、（但非二除目之儀一云々、）

十一日、（癸卯、）雨下、先日、所レ進太神宮之劍箱等、今日參着日也、仍神齋、修レ祓遙拜、衣冠、見二去夜聞書一、

義仲、（從五位下、左馬頭、越後守、）行家、（從五位下、備後守云々、）

十二日、（甲辰、）雨下、傳聞、行家稱レ非二厚賞一忿怨、且是與二義仲賞一懸隔之故也、閉門辭退云々、

一昨日夜、所レ遣二時忠卿許一之御教書、返札到來、其狀云、京中落居之後、可レ有レ還三幸劍璽已下寶物等一事、可レ被レ仰二前内府一歟云々、事體頗似レ有二嘲哢之氣一、又貞能請文云、能樣可二計沙汰一云々、當時在二備前國小島一、船百餘艘云々、或說云、鎮西諸國補二宰吏（史イ）一云々、大略、天下之體、如二三國史一歟、西平氏、東頼朝、中國已無二劍璽一、政道偏暴虎與二㡳弱一也、甚似レ無二其憑一歟、征伐遲引、院中諸人、懸二心於闕國、及庄園等一、君又貪三着此欲一、上下逢境、歡喜無レ他、不レ知二天下之亡弊一、不レ顧二國家之傾危一、如二嬰兒一、如二禽獸一、可レ悲々々、今夜、爲二方違一向二大將宅一、

十四日、（丙午、）入レ夜、大藏卿泰經爲二御使一來、（先レ是有レ召、依レ疾申二其由一、仍所レ來也、）余隔レ簾謁レ之、泰經云、踐祚事、高倉院宮二人、（一人義範女腹五歲、一人信隆卿女腹四歲、）之間、思食煩之處、以外大事出來了、義仲、今日申云、故三條宮御息宮在二北陸一、義兵之勳功在二彼宮御力一、仍於二立王事一者、不レ可レ有二異議一之由所存也云々、仍重以二俊堯僧正一、（與二義仲一爲二親昵一之故、）被レ仰二子細一云、我朝之習、以二繼體守文一爲レ先、高倉院宮兩人御坐、乍レ置二其王胤一、強被レ求二孫王一之條、神慮難レ測、此

條猶不レ可レ然歟云々、義仲重申云、於二如レ此之大事一者、源氏等雖レ不レ及二執申一、粗案二事之理一、法皇御隱居之刻、高倉院恐二權臣一、如レ無二成敗一、三條宮依二至孝一亡二其身一、爭不レ思二食-忘其孝一哉、猶此事難レ散二其欝一、但此上事在二勅定一云々者、此事如何可二計奏一者、申云、於二他朝議一者、不レ顧二事之許否一、毎レ有二諮詢一述二愚欵一、至二王者之沙汰一者、非二人臣之㝡一、昔法皇御宇之始、近衞上皇御事之後、以レ誰可レ爲レ主哉之由、鳥羽院被レ問二仰此法性寺〔忠通〕入道相國一、卽奏以二我君御事一、從二彼言一踐祚已了、彼時猶依レ恐二冥鑒一、兩三度不レ言二是非一、只請二勅斷一、叡問及二再三一之時、以二道理一奏達、朝之重臣、國之元老、猶恐二重事之不一レ輕、屢不レ能二自專一、況區々之末生、不肖之愚臣、得而不レ可二言上一、偏任二叡慮一、須レ被レ行二御占一之由、雖レ可レ令二計奏一、其條猶有レ恐、只以二叡念之所一レ欲、可下令レ存二天運之令レ然之由一御上歟者、泰經退出了、

十五日、丁未天晴、晩頭、光長來、傳二院宣一云、成勝寺之內、可レ被レ立二神祠一之由所二思食一也、其故者、近曾以來亂逆連綿、天下不レ靜、依二彼寃靈一、有二此災難一之由、世之所レ思也、仍爲レ令レ蕩二其靈魂一、立二神祠一、可レ待二影降一之由、叡慮所二一決一也、其間之儀可二計奏一者、申云、此事暗難二計申一、被レ問二例於外記一、隨二勘申一、可レ有二其沙汰一歟者、〔光長云、可レ問二左內兩府一云々、此事、社歟廟歟〕、准二八幡宮、及北野宮例等一者、可レ爲レ廟歟云々、此次語云、平家餘勢非〇非或舟誤幾百餘艘、當時在二備前國小嶋一云々、鎭西閇二母字關一、仍不レ能レ通二鎭西一、可レ領二南海山陽兩道一之由雖二結構一、定不レ叶歟云々、入レ夜向二御堂一、法印率二弟子等一、令レ修二廿五三昧念佛一、源信僧都始二此行一云々、最上功德也、此法印、年來於二住房一修レ之、今月被レ座二此邊一、仍使レ參二御堂一被レ修、余爲二結緣一、率二女房一所二聽聞一也、爲二聽聞一所レ參也、天曙之後歸宅、大將同參入、余扇少々欲レ施二僧達一、法印相加八口、而依二別願一無二如レ此事一之由、法印被レ示、仍翌日送二彼房一也、

十六日、戊申長光入道來、談二古事等一、今夕有二受領除目一、於二院殿上一行レ之、上卿民部卿、參議右大辨親宗書レ之、無二淸書儀一云々、召二外記一下レ之、又有二解官等一云々、任人之體、殆可レ謂二物狂一、可レ悲々々、

十七日、己酉申刻、頭辨兼光送レ札云、明日可レ參二院一、神鏡劔璽等、諸道勘文之間事、並雜事等、可レ被二豫議一也云々者、稱レ疾不參、今日、法印被レ來、或人云、入道關白被レ申レ院云、經二東宮傳一之人、不レ任二攝錄一云々、此

事不レ被ニ信受一之處、以ニ兩人說一聞レ之、可レ奇々々、
十八日、庚戌終日雨降、今日議定之趣、追可レ尋ニ記之一、定無ニ異議一歟、近代之作法而已、靜賢法印以レ人傳云、立王事、義仲猶欝申云々、此事先始以ニ高倉院兩宮一被レ卜之處、官寮共以ニ兄宮一爲レ吉之由占ヨ申之一、其後、女房丹波御愛物遊君、今ハ號ニ六條殿一夢想云、弟宮(後鳥羽)四位信隆卿外孫也、有ニ行幸一、持ニ松枝一行之由見レ之、奏ニ法皇一、仍乖ニ卜筮一、可レ奉レ立ニ四宮一之様思食云々、然間、義仲推ヨ擧北陸宮一、仍入道關白、(藤基房、)攝政、(藤基通、)左大臣、(藤、經宗、)余、四人應レ召、三人參入、余依レ病不參、彼三人各被レ申云、北陸宮一切不レ可レ然、但武士之所レ申不レ可レ不レ恐、仍被レ行ニ御卜一、可レ被レ從ニ彼趣一、松殿ハ一向不レ及レ占、可被レ仰ヨ御子細於義仲一云々、余只奉ニ勅定一之由申了、仍折中被レ行ニ御占一之處、今度、第一四宮、(後鳥羽)依ニ夢想事一也、第二三宮、(後高倉)第三北陸宮、官寮共申ニ第一最吉之由一、第二半吉、第三始終不快、以ニ占形一遣ニ義仲一之處、申云、先以ニ北陸宮一、可レ被レ立ニ第一一之處、被レ立ニ第三一無レ謂、凡今度大功、彼北陸宮御力也、爭默止哉、猶申ヨ合郞從等一、可レ申ニ左右一之由申云々、凡勿論之事歟、不レ能ニ左右一、凡初度卜筮、與ニ今度卜筮一、被レ立ヨ替一二之條一、甚有ニ私事一歟、卜筮者不ニ再三一、而此立王之沙汰之間、數度有ニ御卜一、神定無ニ靈告一歟、小人之政、萬事不ニ一決一、可レ悲之世也、又聞、攝政被レ鍾ヨ愛法皇一事、非ニ昨今之事一、御逃去以前、先五六日密參以ニ女房冷泉局一爲レ媒云々、自ニ去七月御八講之比一、有ニ御艷氣一、七月廿日比、被レ遂ニ御本意一、去十四日參入之次、又有ニ艷言御戲等一云々、事體、御志不レ淺云々、君臣合體之儀、以レ之可レ爲ニ至極一歟、古來無ニ如レ此之蹤跡一、末代之事、皆以珍事也、勝事也、被レ報ニ密告之思一、其實只起レ自ニ愛念一云云、今旦、大將送レ札云、去夜夢想、春日大明神告仰云、不審申事、余運事、日來之間、中心疑レ之、乞ニ其告一云々、更不レ可レ有レ疑、卽夢中思レ之、信伏無レ極云々、幼少之心底思ニ此事一、尤可レ憐々々、此夢又可レ信々々、

十九日、辛亥陰晴不定、早旦、問ニ昨日定子細於兼光朝臣許一、國行奉書、注送旨如レ此、

參入公卿八人、

左大臣、 實房、 忠親、 成範、

雅賴、 長方、 通親、 親宗、

神鏡事、

左大臣、 皇后宮大夫、 前源中納言、

如二諸道勘申一、可レ被レ存二如在之儀一、然者、立二濱
床一設二御座一、可レ儼二恒例臨時之神事一、忽不レ可
レ及二御辛櫃一歟、兼又可レ被レ祈三申諸社並山陵一、
堀川大納言(忠親)八條中納言、源宰相中將、
神鏡忽不二全紛失一、暫御纛中、被レ行二如在之議一、還
似レ有二其恐一、女官等候二内侍所一、可レ致二祈請一歟、凡
可レ被レ申二伊勢已下諸社一歟、且行二德政一、且致二祈
請一者、定令二還坐一歟、但任二勘文之趣一、可レ存二如在
之禮一者、任二天德之例一、召二年料辛櫃一、可レ被レ奉レ安三
置内侍所一歟、神鏡縱不レ御、何可レ棄二内侍司一哉、
民部卿、 親宗朝臣、
事出二不慮之外一、更無二可レ准之例一、但如二諸道勘文
申一、致二如在之禮一、專可レ令二祈請一歟、御辛櫃已下
任レ例可レ奉二作儲一、先於二明後日一者、召二大藏省辛
櫃一、以二驛鈴一可レ付レ之歟、
劒璽事、
已上、諸卿一同申云、於二踐祚一者、忩可レ被二遂行一、
一日曠レ之、庶務悉亂云々、其後被二祈請一者、何不
レ令二還坐一哉、
源中納言、

其趣同上、但無二劒璽一者、行幸之夜、頗可レ無二禮
儀一、以二累代御劒一、暫可レ爲二御護一歟、
源宰相中將、
後漢光武、晉元帝、卽位之後、經レ年得レ璽、彼既
爲二明時一、何不二因准一乎、但於二本朝一者、敢無二其
類一歟、
固關事、
於二新帝仗座一、上卿召二外記一、傳二仰警固事一、又三關
便成二宣旨一、可レ付二本國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
宣命事、
嘉承之例、頗雖二相似一、偏難二准據一、彼者、自二皇太
子一有二登極事一、此者、卽日定二皇太子一、可レ奉レ授二
帝位一、然者、太上天皇詔二天、皇太子並踐祚、前主
不慮脫屣、攝政如レ舊事等ヲ、可二書載一、於二院殿
上一奏、淸書可レ傳三給中務一之由、可レ仰二外記一、
時簡事、
自二院廳一、仰二所司一、令レ作レ之、伊經染レ筆天、可レ相三
具新宮御物等一、
御讓位日時定事、
或勘、或不レ勘、今度不レ令二勘申一、何事有哉、

先主尊號事、

尤可作之由、一同議定、若無其議者、定有兩主之疑歟、

踐祚夜內侍事、

如例、理髮二人可伺候歟、

御卽位事、

其所官廳、其月十月可宜、紫宸殿儀、安和、治承甚以不快、十月例、上者光仁天皇、近者法皇御時是也、

二代同興事、

全不可有其憚、雖無先規、攝籙之例、尤可相准歟、早以皇后宮、可准母儀者、

新帝渡御內裏御裝束事、

常御直衣、二藍織物御指貫、生御單衣等可宜、抑、雖幼主不着袴之例、六條院頗以不快、明後日必可有御着袴、奉結御腰人、攝政被參者、頗可及大儀、院外戚公卿一人參簾中、儀可候此事、皇后宮大夫、得其便歟、

大刀契行列事、

如舊、不可有相違、

此日、頭辨送札、(院宣、)問新主御名字可否、(副勘文、)永仁尊成云々、(式部大輔俊經卿撰申之、)余請文狀如此、

御名字事、

近代多雖被用仁字、中古以往不必然、尊字後三條院、成字天曆聖主、件兩字、已彼二代之御諱也、加之、六府三事允(脩イ)治、卽是非禹之功哉、帝王之功、始於禹云々、今已可謂草創之主、尤可被尊大功歟、

右愚意所及、大槪如斯、永字、又無殊難歟、左右宜在聖斷、以此等趣、可被計披露之狀如件、

八月十九日　　右大臣、

壽永二年、八月廿日、(壬子、)天晴、此日、有立皇事、(高倉院第四宮御年四歲、母故正三位修理大夫信隆卿女、)兼日、頻有其沙汰、先以高倉院兩宮、(三四、)被卜筮、(以三宮立第一、)之處、官寮共申一吉之由、其後、女房有夢想事、(子細見先日記、四宮可立給之由也、)又義仲引級坐加賀國之宮、(子細見先日記、)如此之間、更又有御卜、(今度、以四宮立一、加賀宮立第三云々、)又卜申一吉之由、第二半吉、第三不快云々、以卜形遣義仲之處、大忿怨申云、先次第之立樣、甚以不當也、依御歲次第者、加賀宮可立第一也、

不然者、又如初可被爲先兒宮、事體似矯餝、不思食故三條宮至孝之條、太以遺恨云々、然而一昨日重遣御使、僧正俊堯、木曾之定使也、數遍往還、愁申可在御定之由、仍其後一決云々、今日之事、依爲新儀、左大臣造進次第、就彼趣可行云々、問刻限於兼光之處、申秉燭之由、然而人々已參院云々、仍酉刻、右大將着束帶、蒔繪劒、無文帶例、讓位螺鈿劒有文也、然而無宣命宣制之儀、事又非晴、仍可爲無文之由、人々存知之上、新造次第載此由云々、先參院、以西中門廊爲公卿座、二行敷疊、不立臺盤等、于時、御名字定間也、大將着座之後、經房發語、此事、兼一切不存之間、進退雖失度、左大臣頻被目、仍無所存、只申同其人之由了、同通親云々、定趣、

左大臣、皇后宮大夫、左大辨等、申尊成可被用之由、

右大將、實宗、長方、通親等、申永仁宜之由了、

兼光聞人々申狀、參御所了云々、

次有傳國宣命、奏問事、外記內記大外記光輔也、等注、自反御、外記敬屈稱唯、大臣大咎、被仰可居之由、然而賴業不居、又參上之時、猶不居云々、其後、人々引率參閑院、先是、若宮於院御所、密々御着袴之後、實房卿結腰、渡御閑院、秉燭以後、殿上人衣冠前驅云々、公卿、徘徊對南廣庇邊、此間、大刀契、鈴印等、共在大內、被渡之、緣事所司供奉如例、其後經數刻、殆及一時許云々、子終、主上出御、攝政着御前、以東對西面爲御座、補藏人、先朝一﨟、又仰公卿昇殿、勅授等皆如例、先攝政拜之後、公卿昇殿、拜又如例、左大臣已下、納言等皆退出、家通卿爲上卿云々、是皆大將口狀也、子細見左大臣次第、續左、不得劔璽踐祚之例、希代之珍事也、仍續加之、

踐祚次第、　左大臣造、

早旦、於院職事職事頭辨兼光也、今度攝政不參、召陰陽師、令勘踐祚日時、於便宜所可勘歟、刻限、攝政以下被參院、無文帶、蒔繪劔、大臣以下着殿上、次職事下踐祚日時於大臣、仰云、

今日可有踐祚事歟者、

次大臣召大外記、左大臣爲上卿、大外記賴業奉行、下給日時、仰云、

今日可有踐祚事、諸司仁召仰與、

次職事、職事兼光、奉院宣、可令作傳國宣命之由仰大臣、此間、職事又奉院宣、頭藏人昇殿、人々交名獻攝政、

次大臣召大內記內記光輔、仰宣命事、可載太上法皇

詔旨之旨、可仰下之、又攝政事可載之、先帝不慮脫履事、同可載歟、
次內記進宣命草、入筥、
　嘉承之例、无草奏、直進清書、但今度、宣命之趣、殊可有思慮、然者、先可進草歟、
次以職事、內覽並院奏、攝政若不被參者、以內記內覽之、一度先無內覽之儀、彼可覽之由、被仰外記云々、
次職事返下、
次大臣召內記、仰云、令清書可進、
次內記進清書宣命、其間儀如先、以職事內覽院奏、
次大臣召大外記、給宣命、乍入筥給之、仰云、中務仁可傳給、
次攝政以下相引、被參閑院、不可被渡劔璽、仍此間、大刀契以下、自大內可被渡閑院、不可有步行儀、緣事諸司任例可供奉、
　大刀契置內侍所邊、引立陣座、南庭置版位、立炬火屋、
　攝政以下、參入之後、勅授公卿可解劔、新帝着御畫御座、直衣、總角、不攝政着同御座邊圓座、
次攝政召藏人一﨟、先朝一﨟源清實、藏人候地上、仰可罷登之由、即候簀子敷、
次攝政仰云、藏人仁可補、下地拜舞退歸、候殿上、
次攝政又召藏人、初入、自殿上參入、
次攝政被仰云、公卿牛車、勅授昇殿如舊、頭藏人、昇殿人々、雜色、非雜色、出納、瀧口等事、又禁色、雜色、雜袍事、同被仰、
次藏人、牛車勅授、禁色雜袍事、仰大臣、
次大臣於弓場殿邊、召外記仰之、或於仗座仰之、此間、勅授公卿帶劍、
次攝政起座進弓場、奏慶賀拜舞、
次大臣以下公卿、於弓場拜舞、攝政加此例、又拜舞、
次攝政以下着殿上、居膳、三ヶ日居之、
次攝政歸參御前、
次藏人一﨟、於殿上口、召出納仰頭藏人、昇殿人、雜色、非雜色、出納、瀧口事、
次頭藏人、殿上人拜舞昇殿、
次立御調度等、如例、
　御笏、若先帝令相具御ハ、可然之人、兼可召牙笏歟、

此間攝政於二直廬一覽二吉書一、
次大臣以下、大臣已下多以退出、仍中納言家通卿爲二上卿一、着二仗座一、合二舍人所司置レ軾、大臣召
兼備レ膳、辨少納言勸盃、三ヶ日有二此事一、有二申文一、職事下二吉書一、レ辨、給
レ之、
次職事來、仰二警固、固關事一、
次大臣召二外記一、警固事可レ傳二仰六府三寮一之由被
レ仰レ之、
次召レ辨、三ヶ國固關、可レ付二國司一之由、被レ仰レ之、
次供二內侍所御供一、三ヶ日有二此事一、先レ是、可レ裝二內侍所濱床〔御〕座等一、
次御膳、朝夕、主上不レ可二着御一、幼主之時例也、藏人頭爲二陪膳一、
次藏人書二陪膳記一、
次懸二鈴繩於殿上一、
此間、書二所之簡一、
次殿上日給畢、封レ簡入レ袋、
次內豎奏レ時、
次瀧口申二問藉一、
次問二諸陣見參一、
次殿上名謁、或無レ之、
次近衛夜行、
翌日、不審事等問二兼光一、返事如レ此、

劔璽事、
　諸道勘文進二上之一、書寫返遣〔了〕、
時簡事、
　被二新調一候、伊經令レ書レ銘候、
御倚子事、
　被レ用二細殿螺鈿御倚子一候、但螺鈿彩色隱候也、
御笏事、
　累代御笏候、
御乳母事、
　未レ定候、
御卽位事、
　來十月廿七日之由、其聞候也、
藏人頭、
　左中將隆房朝臣、　左中辨兼光朝臣、
藏人、
五位、
　左衛門權佐親雅、　右衛門權佐定長、
　宮內少輔親經、
　　已上、皆先朝職事也、
六位、

源清實、先朝下﨟、藤原範綱、民部卿猶子、同光親、光雅子、
高階泰家、資泰子、源家光子、行家成實子、基明男、
殿上人、
正四位下、
內藏頭雅隆朝臣、　左中將通資朝臣、
右中將雅賢朝臣、　右中將實敎朝臣、
右中辨光雅朝臣、
從四位上、
左少將基宗朝臣、　右少將實明朝臣、
權右中辨行隆朝臣、　右少將定輔朝臣、
右少將基範朝臣、
從四位下、
左少將兼宗朝臣、　左中將良經朝臣、
正五位下、
左少辨光長、　右少將成定、
侍從成家、　右少將伊輔、
右少辨兼忠、　右少將範能、
出雲守朝定、　右少將親能、
左少將兼經、
所衆、瀧口等各三人、被レ渡レ自二先朝一云々、

內侍二人、
美作、勾當、　伊與、已上先朝、
廿一日、癸丑自二今夜一受二重病一、萬死一生、寸白所爲也、
今日、大原本成房來、數刻法文談、
廿二日、甲寅時々雨下、所惱同前、女房依二忌日一、密々向二
東山小堂一、母尼公相具、布施取少々催二送之一、
廿三日、乙卯所惱同前、及レ晚汗少出、辛苦少減、
廿五日、丁巳此日、除目云々、伯耆守基輔、推被レ任二安藝
守一、勿論々々、兼光以二院宣一先被二觸仰一、申下左右可レ在二
御定一、但於二藝州一者非レ望之由申了、然而猶推以被レ替
レ之、過怠尤不審々々、又或人告云、入道關白〔之〕息八
歲、中納言師家、生年十二歲、直可レ加二左大將一云々、仍內々
申二訴訟之由於院一了、今度無二此事一、若被レ容二訴狀一
歟、將又自レ本無二其沙汰事一歟、追聞、此事雖レ有二沙
汰一、忽然而止了云々、
廿六日、戊午見二聞書一、權大納言師家、權中納言兼房、此
外事不レ記、又良經叙二從上一、太冷然々々、定能卿來、
談二世間事一、
廿七日、己未今日、獻二假名書於八條院一、以二大臣一可レ讓二
大將一之由、可レ令レ申レ院給一之趣也、今日、佛嚴聖人

來、談二法文事一、
廿八日、庚申天晴、申刻、院別當式部權少輔範季爲二御使一來、自レ院被レ發二遣公卿勅使一之間、條々御不審事、可二計奏一云々、
一奏二公家召馬一事、可レ被レ下二宣旨一歟、將廳御下文歟事、
申云、可レ被レ尋二寛治、天承例一、無二所見一者、只廳御下文宜歟、
一神璽之外、五色幣可レ被レ獻哉否事、
申云、可レ被レ獻、此事、或人內々申云、忌部等參入猶有レ恐云々、余云、中臣可レ參、何憚二忌部一可レ有、金銀幣、何憚二五色一哉、範季服膺、
一自二進發之日一、至二歸京一、御行法不レ可レ退、而御拜如何、
申云行法以前可レ有二御拜一、
一神璽御覽之間、神馬誰人可レ爲レ儱哉事、
申云、可レ召二府之中候レ院之輩一、
一宣命御署所、可レ載二阿闍梨家一哉事、
申云、可レ被レ載、
余和說申云、脫屣之後、雖レ有下發二遣勅使一之例上、皆是非二御出家一、太神宮事、其齋殊密、以二法體一下二宸筆一、書二宣命一、奉二幣帛一、有二御拜一之條、曾無レ例、又乖レ理、今已踐祚之後、猶自二公家一可レ被レ立歟、若有二別御願一者、付二加祭主一可レ被二祈申一、又可レ被レ奉二可レ然之僧徒一歟、此事雖レ有レ恐、偏思二冥鑒一所レ申也、範季云、已被レ始二神寶一了、忽默止如何、余云、被レ渡二公家行事所一、尤可レ爲二善政一、若又猶有二進物之御志一者、非二幣物一之外物付二祭主一、若御使之僧徒等、密々奉納等、何難之有哉者、後聞、依二予申狀一、被レ行二御占一、猶申二被レ立吉之由一、仍被レ立了云々、今日、頭中將送二札於基輔一云、來月二日可レ被レ寄二瀧口一、右大臣殿御給名簿可下令二申進一給上云々、申二可レ進之由一了、基輔奉書、貫首之返事、自可レ書、然而此人白物也、仍以レ人令レ書レ之、傳聞、今日於二七條河原一、武士十餘人切レ頸云々、
廿九日、辛酉天晴、午後雨下、大外記賴業來、談二世上事一、歎息之外無二他事一、實可レ悲之世也、
卅日、壬戌天晴、及レ晚、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間事一、今夜家所宛也、如レ常、自二今夜一、法皇令レ入二公卿勅使御精進屋一給、明後日發遣、明日爲二前齋一之故也、

九月(小建)

一日、癸亥雨下、明日、瀧口大寄云々、仍付レ余分ニ名簿於頭中將隆房朝臣ニ了、名簿書樣如レ常、

正六位上豐原朝臣章資、

壽永二年九月一日

此男、先朝瀧口也、先例無レ(可)レ憚者也、依ニ口熱一歯下淦レ蛭、今日、依ニ方違一向ニ大將方一、

今日、大將敘ニ除目一、余遁世之志內催之故、如レ此事忩思之故也、

二日、甲子天晴、自ニ今日一、大將夫妻共始ニ服蒜一、余未刻歸宅、女房少々加ニ灸治一、余指驗也、今夜、女官除目、政始云々、

三日、乙丑天陰、時々雨降、自ニ隆職之許一、注ニ送去夜被レ行之事等一、

政始、上卿堀川大納言忠親卿、參議三人、(基家、定能、親宗、)

女官除目、上卿左兵衛督家通、執筆右大辨親宗、

開闢、解陣、上卿同人、

除目、

勅旨、

內侍司、

典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眞子、

典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公子、

掌侍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憲子、

掌侍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積子、

壽永二年九月二日

或人云、賴朝、去月廿七日出レ國、已上洛云々、但不ニ信受一、義仲偏可ニ立合一支度云々、天下今一重暴亂出來歟、凡近日之天下武士之外、無ニ一日存命計略一、仍上下多逃ニ去片山田舍等ニ云々、四方皆塞、(四國、及山陽道安藝以西、鎭西等、平氏征討以前、不レ能ニ通達一、北陸山陰兩道、義仲押領、院分已下宰吏一切不レ能ニ吏務一、東山東海兩道、賴朝上洛以前又不レ能ニ進退一云々、)畿內近邊之人領、併被ニ苅取一了、段步不レ殘、又京中片山、及神社佛寺ニ、人屋在家、悉以追捕、其外適所レ遂ニ不慮之前途一之庄上之運上物、不レ論ニ多少一、不レ嫌ニ貴賤一、皆以奪取了、此難及ニ市邊一、昨日失ニ買賣之便一云々、天何棄ニ無罪之衆生一哉、可レ悲々々、如レ此之災難、出レ自ニ法皇嗜慾之亂政與ニ源氏奢逸之惡行一、然間、思ニ社禝一之忠臣、遁ニ俗塵一之聖人、各遭ニ非分之横難一、殆怠ニ成佛之直道一、可レ哀者、只前世之宿業而已、

四日、丙寅陰晴未レ定、前源中納言雅卿賴來、余依レ疾隔

廉謁之、世上事等、多以談說、其中爲余有無用事等、去比、義仲之許有落書、卽義仲所行不當非法等、悉以注載、其次余不被登用、尤不便、爲朝之重器之由、具以載之云々、此事、余邊事不快存之輩、所爲歟云々、誠此事甚無由事也、又語云、賴朝必定可上洛、次官親能廣季男、者、與賴朝甚深之知音、當時同宿、件者又源中納言家人、卽左少辨兼忠之乳母夫也、件男一昨日以飛脚示送云、十日餘之比、必可上洛、先爲賴朝之使、有申院事、親能可上洛也、萬事其次可申承云々、如此等之事、多以談語、推刻之後歸了、明日、公卿勅使參着之日也、而被始供花、世之所傾也、入夜觀性法橋來、乍出謁之、件人籠內大臣母堂之忌之故也、語云、賴朝今月三日出國、來月一日可入京、是必定之說也云々、但猶不被信受事也、

五日、丁卯、雨下、早旦、或人云、平氏黨類、餘勢全不減、四國、並淡路、安藝、周防、長門、幷鎭西諸國、一同與力了、舊主崩御之由風聞、謬說也云々、當時在周防國、但國中、無可用皇居之家、仍乘船泛浪上云々、貞能已下、鎭西武士菊池原田等、皆以同心、鎭西已立內裏、隨出來、可入關中云々、明年八月可京上之由結構云々、是等皆非浮說也、未刻、依彌勤講、參御堂、及晚歸來、

近日、京中物取、今一重陪增、　塵之物、不能持出途中、京中之萬人、於今者一切不能存命、義仲院御領已下併押領、日々陪增、凡緇素貴賤無不拭淚、所憑只賴朝之上洛云々、彼賢愚又暗以難知、只我朝滅亡、其時已至歟、法皇敢不知國家之亂亡、近日被始大造作云々、院中之上下、歎息之外無他事歟、誠佛法王法滅盡之秋也、

六日、戊辰、天晴、自今日院供花云々、自昨日欲被始、而依爲勅使參着之日、忽延引云々、召女醫博士經基、鹵下加針、傳聞、入道關白〔基房〕、以少將顯家爲使、被示送行家之許云、院御逐電之刻事也、先於攝籙職者、非家嫡者、雖及二男、未有及三男之例、而下官當仁之由、世間謳歌太不當也云々、又被奏院之旨同前云々、此事日來雖聞及、不信用之處、今日聞定說、驚奇不少、凡天子之位、攝籙〔之〕運、全非人力之所及、結構之體、事似輕々、加之、不及三男之由如何、貞信公、大入道殿、御堂、此三代之例

棄置歟、法皇不レ辨ニ黑白ー、源氏不レ知ニ是非ー、只以ニ一言之狂惑ー、欲レ惣ニ萬機之巨務ー、謀計之至、冥罰定速歟、可ニ彈指ー々々々、但於レ余者、亂世之執柄非レ所レ好、

七日、己巳今日、洗レ頭、自ニ明日ー可ニ念誦ー、爲ニ潔齋ー也、

八日、庚午天晴、早旦、法印被レ來、巳刻、佛嚴聖人來、即余渡ニ御堂ー、自ニ今日ー、爲レ始ニ恒念念佛ー也、先受戒、聖人爲ニ戒師ー、午終許、始ニ念佛ー、今日二萬遍、

九日、辛未天晴、今日、念佛十四萬遍、此日、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來、傳ニ院宣ー〔云〕、余依ニ念佛ー不レ謁ニ之、使ニ人傳ニ申之ー、去七月十七日、太神宮有ニ奇代之恠異ー、而已爲ニ先朝之御時事ー、當今有ニ沙汰ー如何、可ニ計奏ー者、余申云、且被レ尋ニ淮據例ー、可レ有ニ計沙汰ー歟、若恠異之體、爲ニ奇異之事ー者、默止之條如何者、依レ爲ニ念誦之間ー、不レ見ニ文書ー、又不レ申ニ子細ー也、

十日、壬申此日、念佛十七萬遍、

十一日、癸酉此日念佛廿一萬遍、今日、頭辨兼光來ニ余南家ニ云々、然而聞ニ念佛之由ー、不レ來ニ此堂ー、示ニ置祗候之男ー退出了、〔事〕非ニ急事ー、仍御念佛以後參上、可レ承之由示云々、入レ夜所レ謁也、御即位之間條々事被ニ尋問ー、已念佛以後、委見下披可レ申ニ子細ー之文書等上、書ニ寫之ー、

此曉、女房夢云、余相共渡ニ新造宅ー、頗以半作云々、見廻之後、相共欲ニ就寢ー之間、人告ニ女房ー云、其殿ハ指レ余也、大職冠之後身也云々、女房、夢中ニ思樣、極有レ恐事也、年來立ニ種々大願ー、祈ニ社稷安全、佛法興隆等ー、事體不レ似ニ近代之風ー、奇思之處、今聞下爲ニ彼後身ー之由上、尤其謂ありけりと思ひて覺了云々、法成寺入道殿ハ、聖德太子、並弘法大師之後身也、先代も有事也、可ニ信仰ー々々々、

十二日、甲戌今日、念佛十八萬反、

十三日、乙亥□□念佛十二萬反、

十四日、丙子陰晴不定、今日、召ニ寄師尚文書等ー、惣二百七十餘合也、內府雖レ有ニ示旨ー、伏レ理避了、今日百萬遍了、今日十二萬反、

十五日、丁丑天晴、今日酉刻、念佛結願、其以前念佛一萬遍、其中、一千遍、高聲念佛也、阿彌院大咒一千遍、禮拜百遍、未ニ曾修ニ數反之禮拜ー、今度始致ニ此禮拜ー、然間、脚氣陪增、殆難レ遂ニ其功ー、然而偏爲ニ佛法ー捨ニ身命ー、滿ニ數遍ー了之後、偏以平臥、如レ存如レ亡、此夜、如レ例法印於ニ此堂ー、被レ修ニ廿五三昧ー、女房〔等〕來聽聞、

十六日、戊寅天晴、文書等、分レ櫃目錄了、即自ニ今日ー、仰ニ

付男共一分レ部可レ取二目錄一也、今日、入レ夜歸レ家之次、
向二大將方一依二時勢一也、
十八日、庚辰天晴、今日、大將更發、殆及二危急一仍余、女
房及法印等、遙以行向、立二種々願一、信助闍梨讀二願書一請レ之、又請二
佛嚴聖人一令レ受戒一、又使二法印修一藥師供一、入レ夜歸
了、
十九日、辛巳陰晴不レ定、今日、宮内權少輔親經五位藏人、來、余
隔レ簾謁レ之、親經云、御即位、藏人方事所二奉行一也、然
而、條々事、被レ問二人々一之間事、爲二兼光朝臣奉行一、而
依レ有二病者一近日不二出仕一、仍渡二文書一了、先日於二攝
政直廬一人々議定、然而未二事切一、若十月被レ遂二即位一
者、明日可レ有二即位定一、仍今日、承二令レ申御狀一可レ奏
レ院、先日議定も、未二奏聞一、且ハ兼光朝臣參上可レ承之
由依レ令レ申、所二參上一也云々、此事先日兼光來問、而
十五日以後可二忩申一之處、自他所勞、無二他事一之間、
自然及二今日一、然之間、〔親經來問、仍就二此問狀一〕所
レ令レ申二子細一〔也〕、
御即位十月廿七日可レ被レ遂、而聊有二日次難一之上、
期日近々、萬事難二出來一、延引如何、若延引者、十一
月一日、庚子十二月廿二日、壬午兩日之間、如何、抑、延
引者、朔旦不レ可二出御一、此條如何、
余申云、任二光仁天皇例一、八月受禪、十月即位、雖二理
可一レ然之、官廳修理之恒例用途、國費民疲、萬事難
レ叶者、被レ用二十二月廿二日一、何事之有哉、爲二吉例
之月一、又爲二康上之日一之故也、朔旦無二出御一之條、
頗雖レ爲二不穩之事一、粗案二我朝之規摸一、辨二昌泰之佳
例一、可レ求二何時之舊跡一哉、加レ之、記文不レ載二由緒一、
所レ疑只諸社祭許歟、今度又依二即位延引一、無二賀表一
之出御、非レ無二其故一歟、被レ用二昌泰之例一條、不レ可
レ及二異議一歟、
抑、不レ受二釼璽一、蹈二天下之位一例、人代以來曾無二蹤
跡一、依下一日不上レ可レ空二寶位一、於二踐祚一者被二忩行一、
雖二理可一レ然、至二于即位之時一、猶試可レ有二此沙汰一
〔歟〕、非三啻遺二無レ例之恨一、殆可レ爲二招レ亂之源一歟、
用レ茲暫延二引此大禮一、試被レ待二彼三神一如何、此條
定叶二神明宗廟之靈意一、自有二鏡釼璽符之歸來一者歟、
若然者、須下指二彼期一殊有中祈請上也、凡朝廷大事、
莫レ過二釼璽紛失一、而君臣共不レ歎二此事一、去十月廿六
日以後、天下之〔臣務、觸〕レ事雖レ多、至二于此條一者、
一切如レ無二沙汰一、賊徒盜〔取〕遂電了、實計略雖レ難

及、志之所之、或致祈請、或廻籌策、殆可被
忘他事之處、已不被重此大事、冥慮有恐歟、
早定即位之期、彼以前、無爲無事、可有彼歸來
之由、付内外、可有祈願之由、中心所庶幾也、
然而不能上蹤、今就此聖問、達愚意許也、

一初度行幸、被用曉更如何事、
申云、行幸雖不用晴禮儀更不失歟、臨時之經
營、頗爲國煩、曉天之臨幸、定此人望歟、

一〔以〕民部省南門、可擬會昌門歟事、
申云、儉約者、明王之所好也、何況、近日之天下
哉、爲省土木之煩費、被止門垣之修造事、可
叶時宜歟、但省南門、不當高御座正南、雖非
〔正〕難、頗不叶正禮歟、加之、彼省築垣、當時無
實云々、定有修復歟、若然者、與改立官南門、
不可有幾之差別、猶任治暦例、民部省北垣、移
立官南門尤宜歟、而其事猶不可叶者、不壞官
門、其中被締行裝束事如何、其條又猶難叶者、
雖不穩被用省南門之外、無他計歟、

一可被移紫宸殿高座於官廳哉否事、
申云、紫宸殿、即位彼處不吉、何故可被執高御
座哉、大極殿高御座者、依爲類〇類恐累代之物、每代
無新造者也、至于今之高座者、先朝之時新調
也、今度尤可被棄置、就治暦之寸法被新造、尤
叶物議歟、

一列見、定考、於何處可被行哉事、
申云、官西廳、外記廳之間、可奉時議、但西廳猶可
宜歟、抑、被忌南殿即位之條、中心鬱陶、然而不
能上奏、治承之度、依下官議奏、被用彼殿了、
其例已不吉、今猶申此旨、只依執申先度之議、不
顧例之吉凶歟之由、謗家各可難之、殆可爲
議奏之因縁、仍雖有憚、上蹤愚心之所欲、又難
默止、仍粗示聞事趣於親經了、其趣、何者、先以
大極殿、被行即位之禮、以豐樂院、被行大禮
〔之例〕其行來尚矣、而豐樂院依無基跡、移行大
極殿之後、不論例之吉凶、偏以用之、今大極殿
燒失之後、修造以前、以紫宸殿、被定即位之場
也、末代之作法、恐大嚮之造營、再難終土木歟、
縱又世及治政、雖可有造畢、正堂無合屋之
間、被移行正寢者、正禮也、乍置天子之居、於
諸司被行大禮、專不當也、凡求例者、是非難

決之時事也、至于此條者、以紫宸殿被定置即位之所、於理可然、若被定其所之上、又不可尋例之吉凶、凡定法事、臨期無有異變、於此事、每度有此沙汰、可謂少人之沙汰歟、若又官廳、非常事出來之時、又以何處、可用即位之場哉、殆永可止此禮歟、凡以勿論事也、何況官廳之修造、雖不及莫大、粗案國家滅亡之體、期日以前造畢、更以難叶歟、又人煩國費也、明王之政、不先忌諱、只以扶國爲事、云彼云此、紫宸殿之大禮、殆可叶冥衆之靈意歟、以此狀、具含親經了、縱雖爲嘲哢之基、更不爲苦、所存只爲朝而已、北陸宮、加賀、明日可有入洛、今日就寺云々、

廿日、壬午、天晴、向大將第、依爲發日也、驗者法印弟子承慶也、又以驗佛、藥師畫像、傳教大師入唐本尊、或人依夢告與余也、奉懸枕上、今日時下又心地宜、爲悅不少、自今日張蒜也、入夜人傳云、義仲今日俄逐電、不知行方、郎從大騷、院中又物忩云々、

廿一日、癸未、傳聞、義仲一昨日參院、被召御前、勅云、天下不靜、又平氏放逸、每事不便也云々、義仲申云、可罷向、明日早天可向云々、即院手取御劒給之、義仲取之退出、昨日俄下向、〔云々〕、

廿二日、甲申、天晴、今日、大將平愈了、驗者同人也、悅思不少、法印藥師供之驗也、可尊々々、八條院御不例、仍以基輔爲使、問御安否於女房、同前云々、

廿三日、乙酉、陰晴不定、家能卿來、談雜事、人傳云、行家を可遣追討使之由、自院再三被仰義仲、々々不申左右、俄以逃下、爲籠行家云々、

廿四日、丙戌、長者、以職事季佐、被告吉田怪異、今朝物忌也、

廿五日、丁亥、雨下、傳聞、賴朝以文覺聖人、令勸發義仲等云々、是追討懈怠、並損京中之由云々、即付〔件〕聖人陳遣云々、

廿六日、己子、雨下、或人云、法皇天下之政沙汰亂天、令惆然給云々、

廿七日、己丑、雨下、自八條院被仰云、彼讓之間事、重令申之處、所勞不危急ニハ、強不可忩事歟、無〔下ニ〕、世ニ人もなきやうなりと云々、重申子細了、

廿八日、庚寅、天陰、雨小下、或人云、賴朝上洛、明年四五月云々、如例浮說歟、夜半大風、今曉、或女房夢見爲

レ余最吉事也云々、

廿九日、辛卯朝間天晴、入レ夜或人來、數刻言談、思二社稷一之故也、佛天知見、今日、自二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之許一、注下送先日申狀上云、以レ詞卽奏聞了、然而爲二後代一猶可レ注下置令レ申御一之趣上、仍大概此定覺悟、若有二相違一者、可レ被二直付一云々、披見之處尤神妙也、但一兩所直付了、答二神妙之由一了、

抑、卽位猶可レ被レ用二紫宸殿一之由事定、有二天下之嘲一歟、然而全非レ執二議奏之旨一、歸爲レ存二政敎之道理一、令レ申之由申了、又申云、今般被レ用二正殿一之條、非三嘗貽二聖意無私之美一、抑又省二民力有レ煩之愁一者也、重欲二奏達一者、可レ招二謗難一、退欲二默止一者、難レ遁二不忠一、進退〔之間〕、偏〔任二賢慮一、可レ被〕レ相二計之一狀如レ件者、

右壽永二年辛卯春夏秋此一冊墨付百拾六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痕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三十八終

玉葉

卷第三十九

自壽永二年十月
至同年十二月

壽永二年冬〔癸卯歳也〕

十月〔大〕

一日、壬辰〔天〕陰雨下、晝間〔天〕晴、及レ晩風吹、傳聞、先日所レ遣二賴朝許一之院廳官、此兩三日以前歸參、與二巨多之引出物一云々、賴朝載二折紙一申二三ケ條事一云々、

二日、癸巳朝間天陰、午後雲晴、或人云、賴朝所レ申之三ケ條事、一は平家所二押領一之神社佛寺領、悉如レ本可レ付二本社本寺一之由、可レ被レ下二宣旨一、平氏滅亡爲二佛神之加護一之故也云々、一は院宮諸家領、同平氏多以虜掠云々、是又如レ本返二給本主一、可レ被レ休二人怨一云云、一は歸降參來之武士等、各宥二其罪一、不レ可レ被レ行二斬罪一、其故何者、賴朝昔雖レ爲二勅勘之身一、依レ全二身命一、今當下伐二君御敵一之任上、今又落參輩之中、自無二如レ此之類一哉、仍以レ身思レ之、雖レ爲二敵軍一、於二歸降之輩一、寛二宥罪科一、可レ令レ存二身命一云々、此三ケ條載二折紙一言上云々、一々之申狀、不レ齊二義仲等一歟、御卽位之間、人々申狀、去夜返二遣親經之許一、返事今日到來、可レ用二紫宸殿一之由、〔有〕二院宣一、而依二方角事一、其沙汰未レ切云々、傳聞、今年可レ有二五節一云々、卽位以前五節久壽例二條院、云々、

三日、甲午雨下、至二于今日一、服レ蒜惣廿五合也、如二只今一者、其驗未レ見、

四日、乙未陰晴不レ定、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密々持二來賴朝所レ進合戰注文、幷折紙等一、院御使廳官所二持參一云々、件折紙不レ違二先日所レ聞、然而爲二後代一注二置之一、

一可レ被レ行二勸賞於神社佛寺一事、

右日本國者神國也、而頃年之間、謀臣之輩、不レ立二神社之領一、不レ顧二佛寺之領一、押領之間、遂依二其咎一、七月廿五日忽出二洛城一、散二亡處所一、守二護王法一之佛神、所下加二冥顯之罰一給上也、全非二賴朝微力之所一レ及、然者可

レ被レ行二殊賞於神社佛寺一候、近年佛聖燈油之用途已闕、如レ無二先跡一、寺領如レ元可レ付二本所一之由、早可レ〔被〕二宣下一候、

一諸院宮博陸以下領、如レ元可レ被レ返二付本所一事、

右王侯卿相御領、平家一門押二領數所一、然間、領家忘二其沙汰一、不レ能二堪忍一、早降二聖日之明詔一、可レ拂二愁雲之餘氣一、攘レ灾招レ福之計、何事如レ之哉、賴朝尙領二彼領等一者、人之歎相二同平家一候歟、宜下任二道理一有中御沙汰上者、

一雖二姧謀者一、佞イ可レ被レ寬二宥斬罪一事、

右平家〔郎〕從落參之輩、縱雖レ有二科怠一、可レ被レ助二身命一、所以者何、賴朝蒙二勅勘一雖レ坐レ事、更全二露命一、今討二朝敵一、後代又無二此事一哉、忽不レ可レ被レ行二斬罪一、但隨二罪之輕重一、可レ有二御沙汰一歟、

以前三ヶ條事、一一心所存如レ此、早以二此趣一可下令レ計二奏達一給上、仍注二大概一上啓如レ件、

合戰記不レ遑二具注一、

五日、丙申天陰、此日依レ爲二蒜忌內一不レ參二御堂一、大將所レ參也、入レ夜按察入道資賢、來、依二蒜愼一閒隔レ簾謁レ之、談二世間事等一、余有二種々讒言一之由聞及、且謝二遣其事一也、

七日、戊戌天晴、及レ晚小雨、最勝金剛院領、伊賀國四ヶ庄皆悉停廢、國司山下兵衞尉義經、歷二院奏一所二停廢一云々、仍付二泰經卿一經二院奏一、今日以二兼親一所二示送一也、如二返事一者、大略勿論事歟、

八日、己亥天晴、傳聞、一昨日賴朝進二飛脚一、觸下申義仲等可レ伐二賴朝一之由結構事上云々、泰經卿之許、送レ札云々、

又聞、平氏等欲レ入二鎭西一之間、猶恐二國人等一、猶歸二到周防國一云々、此日、法皇幸二石淸水宮一、諸卿已下着二束帶一供奉云々、

九日、庚子天晴、靜賢法印來、談二世間事等一、賴朝進二使者一、忽不レ可二上洛一云々、一ハ秀平隆義等、可レ入二替上洛之跡一、二ハ率二數萬之勢一入洛者、京中不レ可レ堪、依二此二故一、上洛延引云々、凡賴朝爲レ體、威勢嚴肅、其性强烈、成敗分明、理非斷決云々、今度獻二使者一所二觸申一者、三郎先生義廣上洛也、本名義範、又義仲等不レ逐二平氏一、亂二朝家一尤奇恠、而忽被レ行レ賞之條太無レ謂云々、申狀等有二其理一歟、此外多談二雜事一、不レ能二具錄一、

〔傳聞義仲經二廻播州一、若賴朝上洛者、可レ超二北陸方一〕

若頼朝忽不二上洛一者、可レ伐二平氏一之由支度云々、」
今日有二小除目一云々、陰陽頭賀茂宣憲雖レ無二名譽一、
依二重代衰老一、被二抽任一歟、尤可レ然、又頼朝復二本位一
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
十日、辛丑朝晴、午後陰風吹、傳聞、去夜日吉諸社被レ加二
一階一云々、
二宮、　八王子、　客人宮、　十禪子、
大行事、　牛御子、　下八王子、　早尾、
又紀伊國丹生高野社等、各加二一階一云々、
十一日、壬寅雨下、佛嚴聖人來、談二後世菩提事一、
十三日、甲辰天晴、入レ夜雨下、深更大雨、爲二方違一向
レ堂、此日、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上事等一、院廳官々史生
泰貞、先日爲二御使一、向二頼朝許一、去比歸洛、重爲二御使一可レ赴二坂東一云々、件
男來二隆職之許一、語二頼朝仔細一云々、不レ遑レ記、又云、
御即位於二南殿一可レ被レ行、而依二方角之沙汰一、可レ參
レ陣之由親經相催云々、又云、平氏決定入二西海一了云
云、
十四日、乙巳天晴、辰刻大地震、同刻歸宅、尹明云、平氏
去八月廿六日入二鎭西一了、放レ火以外云々、肥後國住
人菊池、豐後國住人臼杵御方等未二歸服一云々、

十五日、丙午天晴、頭中將、大將五節事重加レ催、猶申二無
レ術之由一了、
十六日、丁未天晴、終日令レ沙二汰師量文書事一、
天文博士廣基、主税助晴光等來、示二天變事一、十三日雷
電、十四日大地震、幷鎭星入二大微一之變等也、鎭星之
變殊重云々、
十七日、戊申天晴、卯刻虹二筋、其色如レ常、但殊分明、自レ坤至レ艮、又
東天赤光云々、觀性入二西山一了、基輔相具行向、爲レ令
レ見二地形一也、入レ夜雨下、傳聞、義仲隨兵之中、少々
超二備前國一、而彼國幷備中國人等起レ勢、皆悉伐取了、
即燒二拂備前國一歸去了云々、又聞義仲無レ勢云々、
十八日、己酉午刻雨下、此日、法印被レ登二山一了、日來自二去六月下旬之比一也、被レ坐二近隣一、女院新御所、而且依二彼［崇］願一、且隨二余
勸進一、今日最上吉日、被レ登二無動寺一了、即自二今夜一
入レ堂可レ被レ始レ祈也、觀性昨日入二西山一、同自二今夜一
於二如法佛前一、可レ始二行法一也、智詮又北斗念誦、同
自二今夜一可二始修一也、今日、大將來、中將相共密々有
レ詩、五節事可二奉行一之由仰二光長一、依二所勞一辭申、然
而、只乍レ在二里亭一、放三御教書於二諸國一之間事許、可二
奉行一之由重仰了、今日夜精進行水、被二信心祈請一、依二

蒜忌內（二七日過了、三七日內也、）不及誦呪轉經、只心中之行也、
廿日、（己亥、）天晴、巳刻、大將方見出穢物、（小兒五體具足云々、）卽爲卅日穢、其後彼家之人來余亭、昇立緣上、（但不居云々、）暫經程云々、可爲穢哉否、依不審、爲尋問、召遣明基了、傳聞、去十八日、賴盛卿逐電、京中又鼓騷〔云云〕、申刻、頭中將隆房朝臣來、依有穢疑、呼緣邊、余在簾中、（是押上也、依不疾出簾外、簾以入謁之、々後謁之、）爲示五節之間事所來也、先日親宗御敎書、全非御氣色之趣、只課文章所書歟云々、奇特奇特、粗示穢次第、然而、忽不可有其免、仍殊不示、依此事可遁之狀、只示開仔細許也、參入御覽可被免之由同申了、是余大納言時令獻之例也、
廿一日、（壬子、）天晴、穢事明法博士基廣、道宗、明基等、返事到來云、
一日數事、
雖五體具足、無藏府之時、爲七日穢、雖五體不具、有藏府之時、爲三十日穢、今已雖有五體、腹中無藏府云々、然者可爲七日穢者、（兩人勘文同前、）
一穢始事、
以見香爲始例也、不然之時、只以見付可爲始者、（兩人同前、）
一乙所穢否事、
甲所之人參乙所、脫沓參上、停立緣上、頃之歸參者、以着座飮食爲穢、而今雖昇緣上不居、仍不論履之着否、依不着座飮食、不可爲穢者、
　兩人勘文同前、但明基云、着穢所履參入脫緣下、昇者、依履可爲穢、本自徒跣參者、不可爲穢云々、
依件等勘文、定七日穢了、又此第不穢、
廿二日、（癸丑、）天晴、巳刻、大外記賴業來、談世上事、竊所示之旨同愚案、可謂賢士云々、才學之卿大夫等、多入僻韻云々、政理與才學、素各別之道也、
廿三日、（甲寅、）天晴、奈良僧正送書云、來廿七日寺家有指合事、廿八九日之間、有吉日者可上洛〔云々〕、（小兒爲令付、可被上洛之由、先日示之、廿七日依爲吉日、觸其由、仍今有此旨、）問日次、自是可示之由答了、卽召陰陽師賀茂在宣、（圖書頭、）及晚來、召簾前問之、今日於院有御卜、思食事始終吉凶如何云々、兩度有御旨、（未時、申時、）未時占不快、申時占吉云々、因之遲參所申也、余次尋問事等、
一朔旦事、

申云、凡十九年爲二一章一、然者自二初朔旦年一、廿年ト云ニ相當也云々、久安朔旦以後、保元又朔旦冬至出來畢、當二十四年一云々、古來雖二一章一、猶有下無二朔旦一之例上、無下縮二年限一中間有二朔旦一之例上、仍有レ議（信西沙汰）、被レ止了、不レ待二一章一之條、雖レ有二不審一、算勘一切不レ誤、是天之與二嘉瑞一也、而遁而不レ被レ用之時、人所二傾奇一也云々、今度ハ大畧相當、雖レ有二聊之相違一、大都叶二算勘一云々、

一御即位所、幷方角事、

申云、去十四日有二其沙汰一、初無二異議一、可レ被レ用二官廳一之由有二沙汰一、而今度猶紫宸殿可レ宜之由議出來、而無二移徙之禮一之條、如何之由有二評定一、冬至以前爲二王方一、其後又當二御遊年方一、大將軍王相方ハ定本所宿、其所者一夜付レ忌、至二于遊年方一者、不レ論二本所旅所一、只以二四十五日一付レ忌、仍無下他所之可二臨幸一之故上、不レ能レ避二遊年之方一、春節以後無二日次一、十二月十九日戊日遷幸、廿二日（元所レ撰之日、即位日也、）即位可レ宜之由宣憲令レ申、而在宣申云、猶被レ犯二戊日一不快也。只當日拂曉有二臨幸一、即位之後不レ日還御、不レ可レ有二一宿一、然者不レ可レ及二方角之沙汰一、御移徙以前被レ行二即位一、可レ無二殊難一之由申了云々、大内自二閑院一當二乾方一云云、

一衰日申日晦等忌輕重事、廿八日者小童衰日也、廿九日ハ申日也、卅日ハ晦也、仍問レ之、

申云、申日者不レ行二吉事一、勿論晦日又不レ快。衰日者有下可レ行二吉事一之文上云々、其文云、修レ善拂レ惡云々、余云、如レ文者、祈二佛神一可レ拂レ惡之由也、非下可レ行二吉事一之意上歟者、在宣云、善ヲハ修シテ、惡ヲハ可レ拂ト可レ讀之由、先達令レ存歟、仍先達多申二此由一也云々、然而今仰又有二其謂一、所詮晦日與レ衰輕重之本文、幷被レ行二吉事一例等、可二注進一云々、

或人云、義仲ニ可レ賜二上野信濃一、不レ可レ虜二掠北陸一之由、被二仰遣一了、又賴朝之許ヘモ件兩國可レ賜二義仲一、可二和平一之由被レ仰了云々、此事依二或下﨟之申狀一、俊堯僧正一昨日參院、（御持佛堂時云々、）申二此由法皇一、稱レ善、即從二僧正諫言一、忽被レ降二此綸旨一了云々、此條愚案一切不レ可レ叶、凡國家滅亡之結願、只在二此事一、可二彈指一々々、〔在〕二朝廷一之王侯卿相、緇素貴賤、併顧レ私不レ在レ公、實是愚而猶愚也、非レ國者無レ建レ家、非レ君者無レ建レ親、思二身之安全一、先可レ廻二國家靜謐之籌策一之處、各恐二左右一、敢不二讜言一、又皆無下謀二重事一之量上歟、

可レ悲々々、
廿四日、乙卯天陰、傳聞、賴朝先日付二院使一也、泰貞令レ申事等、各無二許容一、天下者君之令レ亂給ニコソトテ、攀緣郎塞二其路一、美乃以東欲二虜掠一云々、但此條不レ知二實說一、
廿五日、丙辰雨下、入レ夜○以下闕文
廿六日、丁巳申刻、五位藏人親經來、問二御卽位之間事一、先本三人々所二定申一者、於二官廳一可レ被レ行二此禮一之由也、而余先日內々、相二含親經一之處、卽以二其趣一奏聞、仰云素所二思食一旨也、不レ可レ有二異議一、於二紫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之由被二仰切一了、而冬至以前自二閑院一ハ大內當レ乾云々、爲二王方一、春節以前、冬至以後、爲二御遊年方一、仍春節以後、見二移徙之日一、曾無二其日一、仍移徙行幸之禮不レ可レ叶、爲レ之如何、十九日戊日、被レ用二移徙一之條、一條院自二或御曹司一遷二御一條院一見二師尚勘文一、之外、無二其例一、件例非二初度一、非二大內一、猶今度可レ被レ憚歟、若又卽位之當日有二渡御一、其日夕還御如何、大外記賴業、圖書頭在宣申二此由一云々、條々可二計申一云々、申云、戊日遷宮例、不レ可レ過二一條院御移徙之例一、避レ日忌レ事可レ重二新造家一也、雖二大內一、雖二初度一、不レ可レ准二新第一事也、然者於二戊日之忌一者、依二彼例一不レ可レ被レ憚、但紫宸殿裝二高御座一、已准二八省院一、自二里內一直幸二大極殿一、被レ行二卽位一、其例也已多、准二彼例一、當日臨幸之條、又以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然者兩方共無レ難者、可レ被レ用二無レ煩儀一也、當時天下之有樣、暫閣二禮法一、被レ就二容易一之條、尤可レ爲二上計一歟者、親經可レ補二家司一之由仰レ之、領狀、入レ夜歸宅、
廿七日、戊午天晴、傳聞、來月法皇可レ幸二春日社一、於二宇治一、攝政可レ被レ儲二御膳已下雜事一云々、又聞、此一兩日今一重天下物忩、不レ知二何事一云々、
廿八日、己未天晴、傳聞、賴朝去十九日出レ國、來十一月朔比可二入京一、是一定說云々、又義仲去廿六日或廿八日、卽今日也、出レ國、來月四五日之間可二入洛一、與二賴朝一爲レ決二雌雄一云々、因レ茲院中已下天下之人皆以遽云々、人皆有レ所レ言歟、可レ恐々々、今日親經來、辭二五節事一、
廿九日、庚申天晴、雅賴卿來、談二世上事一、大略獲麟畢之世也、已失二存命之計略一、隨二有樣一可レ下二向勢州之所一レ知云々、此次語云、去比攝政竊云、自レ院被レ仰下合違イ右大將可レ任二大臣一之間事上、其趣云、此事忽不レ可レ速、而下官頻望申如何、松殿定被レ怨歟、於二公意一如何、左右只申下可レ在二叡慮一之由上了云々、定能卿告送云、五

節參入御覽事、相計追可被仰左右之由、有其仰
云々、一切不可叶、猶被懸者、可辭〔退〕五節之
由令申了、
卅日、辛酉天晴、自今日三ヶ日殊始念誦、信心甚起、
可悅々々、

閏十月

一日、壬戌天晴、此日、日蝕也、所載勘文、辰刻虧初、午
刻復末云々、而午刻虧初、申刻復末、算勘之相違歟、
先々雖時刻相違、今日殊乖勘文了、可尋之、
依春日朔幣、神事如常、又書心經、毎月之勤也、日
蝕御祈僧徒、依神事令候別屋也、
二日、癸亥天晴、午刻、右中辨光雅爲院御使來、余依
念誦之間、不出客亭、召簾前謁之、廣庇也、光雅仰云、
天下亂逆、連々無了時、是偏爲崇德院怨靈之由、
世之所謳歌也、仍可建神祠於成勝寺中之由、叡
慮有（一決イ）之、仰彼寺行事辨光長、有其沙汰之處、猶有
御思惟、去比被訪占者處、占趣太不快云々、仍重
被問可有改葬哉否之由、申最吉之由、仍就
其赴可有沙汰之處、先規已邂逅廢帝、及崇道天
皇等之例、大旨雖載國史、子細不詳、隨又事幽玄、
專難被遵行、隨宜可被計行歟、被仰彼息法
印、偏爲沙汰、被遂行、叶時議歟、將又自院可被
差副別使歟、可令計申者、兼又、日時於院可
被勘歟、又其地如何、又准廢帝等例者、可被置
山陵歟、如此之間事、委思量可令奏者、
申云、先改葬之條、雖不可必然、偏就御占之趣、可
被行之由被仰下、不可及異議、其上沙汰之趣、
只可在勅定、但彼法印、當時現存、尤可有便宜
歟、有其人者、自院被副御使、有何事哉、於日
時者、尤於院可被勘歟、無其人者、又雖不被
副人、何事之有哉、於其所者、暗只今難計奏、且
被仰合彼法印尤宜歟、兼又被置山陵事、不可
然歟、其故者、中古以來依遺詔、代々帝王已無此事、
旦爲蕩怨心、被置山陵之條、不合道理、只就
佛敎不可過被奉訪菩提歟云々、光雅又云、平
城上皇亂之時、弘仁被申柏原山陵一所、任彼例保
元〔亂〕之時、被申安樂壽院一所、今度之事、又尤可
被申彼寺歟、而被加法金剛院如何、又可有
告文哉、其〔使公卿歟〕如何者、申云、被申兩寺尤

可然、告文必可有使者、公卿四位殿上人之間、可
依時議、則光雅歸了、此事惣無所據歟、
申刻、頭辨兼光來、余謁之、（其儀同光雅、雖藏人頭、爲家司之故也、）語云、平
氏始雖入鎭西、國人必依不〔始〕用、逃出、向長門
國之間、又不入國中、仍懸四國了、貞能ハ出家シテ
留西國了云々、此由自周防伊豫兩國、進飛脚令
申云々、又私義仲送使於兼光之許、其男說如云々、
無相違、其上申云、自前内府之許、送使者於義仲之
許云、於今者偏可歸降、只欲乞命云々、此上神鏡
劔璽、無事之障、難被奉迎取事、第一之大事也、
次第沙汰又以乖說歟、兼光又云、可有改元之由、
賴業眞人令申、因茲可然哉否、可令計申給之
由、有御氣色者、申云、今度事已絕常篇、然者不
待年之改、忩被行改元、已叶經史之意、尤可然
者、兼光語云、北野御幸之賞、別當權別當共被補僧
都云々、此事未曾有也、別當ハ親範入道子也、三十未
滿之人云々、又云、件次北野社之內小神等、被增神
位之間、輔正定義兩人加神階云々、此事驚奇不
少、彼兩人者、昔任（作イ）朝端（延イ）、已是人臣也、今祝小神之
條、氏人之今案歟、非公家之所知食而被加階級

者、已贈位歟、其由緖如何、次第甚不當、大略有若亡
歟、勿論々々、良久兼光歸了、
三日、（甲子、）天晴、拂曉向西山、爲見草菴之地也、及
晚歸洛之次、參詣東寺、於金堂聊所作之後歸宅、
於西山如法佛前滿本尊咒遍、（佛眼、）今日修行、中將
相具之、大將依渡物氣不伴之、
五日、（丙寅、）天陰、午後雨下、依故院御月忌參御堂、大
將同之、自頭中將之許、大將五節猶可營參入之
儀之由、以消息示兼親之許、申猶不及力之由
了、（大將報狀、）
六日、（丁卯、）天晴、申刻、頭中將隆房來、仰大將五節參入
事、先以季長、示返事之後、余謁之、猶一切不可
叶之由申切了、凡家慣參入御覽共勤仕之、又有上雜
仕樋洗、又下仕四人也、而今勤一事混凡俗之條、
專不可然、余先年奉仕之時、故殿依奈良大衆事、
忩怨世間之間、兩事共不勤仕也、今度偏可依彼
例也、中心雖存此旨、上奏不出此詞、依善惡無
分別之世間也、傳聞、賴朝難成上洛之間、其實不
可然云々、又義仲今兩三日之間可歸洛、洛中又可
滅亡云々、獻下仕裝束色目於攝政、（基輔爲使、）

八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此日、頭中將隆房朝臣來仰云、余謂之、即位以前被行節會例、是則二三イ條院是也、其外無所見、彼例强不可爲規模、今度如何、可計奏者、申云、於有可被行節會之理者、何必被避彼例哉、凡即位以前、不可有南殿出御歟、代始初度節會、無出御之條、聊可有所憚歟、然而於件條者、被遂保元例、不可爲巨難、只惣以今年五節、愚意所不甘心也、所以者何、先例亮闇年無五節、是者別段之事也、此外有事故、如內裏燒亡是也、不被行五節例粗在之、皆以雖非吉事、大禮以前新嘗會、素世之所疑也、然而依永觀保元例、治承又有之、猶雖非無事之疑、例及再三、可守其跡之處、治承已非吉例之上、於今年者、不可被准常途例、神鏡劔璽、已從賊徒避宮出城、朝端之悲哀、何事過之哉、五節者雖爲神事、已是遊宴〔也〕、唱萬歲樂舞亂拍子、專非呪三神之禮歟、仍推量彼是、今年被停止五節、尤可叶時議歟、抑、今年可有朔旦之叙位、無新嘗會者、行下名之禮如何、依嘉承例、雖亮闇不可忌之、合行即位之叙位事、雖權議禮、爲便宜歟者、此際左大臣同申此由云々、後聞、忠親又申此旨云々、

隆房歸參了、

十日、辛未、依方違參御堂、頭辨兼光問改元事、

十一日、壬申、晴、傳聞、五節事、下官申狀可然之由、人々沙汰、大略可被停止歟云々、入夜定長告送云、五節可被行之由有沙汰、頭中將定令申歟〔者〕、今旦送頭辨返事、

　頭辨消息、

改元事、參上之次嘗イ申入候了、今年被行候之條、何事候哉之由令申給候ひき、若〔然者〕、何月可被行候哉、閏月例與朔旦後、〔此〕間尚可令計申給之由、所被仰下候也、便宜之時、得此御意、必令參上候、可令披露給候、恐々謹言、

　返事狀云、

改元何月可被行哉事、

右如風聞者、十二月廿二日可有即位云々、然者即位以前改元例、先可被尋問也、若無其例者、十二月改元、不可有異議歟、於不被踰年之條者、如賴業眞人勘申、可謂叶時議歟、至即位以前之條者、未見先例、又乖道理者也、抑、朔旦年改元、專不及求例、況於有先規哉、

此條勿論歟者、愚案如レ此、可レ被二計披露一之狀如
レ件、

後十月十日　右大臣、

十二日、癸酉天晴、隆房朝臣告送、有レ議被レ止二五節一之
由、尤善政也、初依二左大臣申狀一、可レ有二五節之沙汰一、
今度被レ問之時、被レ申下可レ被レ止之由上云々、余初沙汰
之時不レ預レ問、今度申狀被レ據用一歟、
十三日、甲戌天晴、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間事一、平氏
在二讚岐國一云々、或說、女房船奉レ具二主上幷劔璽一、在二
伊豫國一云々、但此條未レ聞二實說一云々、又語云、院御
使廳官泰貞、去比重向二賴朝之許一了、仰趣無二殊事一、
與二義仲一可二和平一之由也、抑、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之庄
薗、國領如レ本可二領知一之由、可レ被二宣下一之旨、賴朝
申請、仍被レ下二宣旨一之處、北陸道許、依レ恐二義仲一、不
レ被レ成二其宣旨一、賴朝聞レ之者、定結レ鬱歟、太不便事也
云々、此事未レ聞、驚思〔奇イ〕不レ少々々、此事隆職不レ耐二不
審一、問二泰經一之處、答云、賴朝ハ雖レ可レ恐在二遠境一、義
仲當時在レ京、當罰有レ恐、仍雖二不當一被レ除二北陸一了
之由令レ答云、天子之政、豈以如レ此哉、小人爲二近臣一、
天下之亂無二可レ止之期一歟、又語云、北野小神等、輔正、定義、
神位贈位之間事未レ被レ決、於レ社雖レ被レ仰二其由一、未
レ被二宣下一云々、此事偏定長之不覺也、不レ能二左右一云
云、又云、御卽位於二紫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之由、一日被二仰
下一了云々、良久退出了、入レ夜資隆入道來、令レ見二大
將所作之詩等一、加二褒譽一、及二深更一退出了、
十四日、乙亥天晴、申刻許人告云、平氏兵强、前陣〔之〕官
軍、多以被レ敗了、仍自二播磨一更義仲赴二備中一之由風
聞、隨又以二御使一被レ制二上洛一、申二承了由一、而忽以上洛
之由、〔今夕〕明旦之間、可二入洛一之由、昨日夕飛脚
到來、其後院中之男女、上下周章無レ極、恰如レ交二戰
場一、其事漏聞之間、京中之人屋、去夜今朝之間、運二雜
物於東西一、遣二妻子於邊土一、萬人失レ色、一天騷動、不
レ可レ云レ敢云々、余遲聞レ之、以レ使尋二遣範季院臣、許一之
處、事已實也云々、去夜子時、經家朝臣妻產二男子一、卽
夭亡了云々、賴輔入道最愛之娘也、入道在二飯室一遣告
了云々、父母現存、推二其哀慟一、實以可レ悲、凡今年之
產、多有二此聞一、可レ恐事歟、今夜終夜不レ寢、法皇可
レ有二逐電一之由、世人成レ疑之故也、然而遂以無二其事一、
天曙了、
十五日、丙子自レ夜甚雨、終日不レ止、頭辨兼光問送云、改

元事、御卽位前後之間事、外記勘申旨如レ此、重可レ令ニ計申一者、外記申狀不ニ寫留一、大畧賴業申下前後可レ在ニ勅定一之由上、師尙申ニ今年改元不レ可レ然之由一歟、返事云、

改元事、今度傳國之儀、縡異ニ常篇一、依ニ經史之說一、任ニ寶龜之跡一、不レ待レ踰レ年、被レ改ニ元號一、尤可レ叶ニ時議一之由、素可ニ存申一也、而卽位〔以前〕之條、乖レ例忘レ理、仍令ニ驚申一許也、爲下消ニ變異一鎭中騷亂上、被レ行ニ改元一者、事爲ニ定準一、理雖レ可レ然、論ニ其實一頗無益歟、只後鑒之所レ及、爲レ令レ顯ニ號令一之有ニ所以一也、然則年內改元、有レ理無レ難、何忽變ニ其儀一哉、抑、卽位同日後日之條、彼是共不レ可レ有ニ其難一、縱准ニ曩跡一、雖レ改ニ元號一、今就ニ近例一、被レ行ニ禮儀一、有ニ何妨一哉、若然者後日可レ被レ行歟、但兼日召ニ勘文一、豫諮ニ詢有識之輩一、當日被ニ仰下一、始終逐ニ薰風一、首尾可ニ相應一歟、兩ヶ之間、臨時可レ被ニ進退一歟、凡無ニ傍難一、無ニ禁忌一之事、只以レ隨ニ時宜一、可レ爲レ宥之故也者、以ニ此等之趣一、可レ被ニ洩奏一之狀如レ件、

師尙申狀云、依ニ天變怪異、幷天下亂逆一、可レ被レ行ニ改元一歟、不レ然者明年可レ被レ行、今年不レ可レ然之由令レ申也、仍所レ申ニ其仔細一也、只恐意所存者、代々依ニ受禪守文之儀一、皆期ニ踰年一也、今度爲ニ希代之立王一、仍爲レ顯ニ其旨趣一、勘ニ漢史晋史之例一、逐ニ神龜寶龜之例一、今年可レ有ニ改元一之由、賴業勘申之趣、可レ被ニ據用一旨、所ニ計申一也、而此條不レ申ニ是非一、只爲レ鎭レ亂、申下可レ有ニ改元一歟之由上之條、太無ニ所詮一、仍注ニ其旨一言上、定乖ニ時議一歟、又賴業勘文、申ニ閏月十一日等之例不レ惡之由一、此條雖ニ卽位以前一不レ可レ苦之由令レ存歟、此條勿論也、皆爲レ令レ融レ所ニ申出一、不レ知ニ朝政之違亂一、又爲レ難ニ人事一忘ニ道理一、末代人心、於レ事如レ此、何爲々々、

今日、義仲入京了、其勢甚少云々、

十六日、丁丑雨下、今日義仲參院、條々承レ仰又令レ申云云、仔細可レ尋レ之、入レ夜大將中將密々有レ詩、賢隆入道在ニ其座一、

十七日、戊寅天陰、靜賢法印密々告送云、昨日義仲參院、申云、平氏一旦雖レ乘レ勝、始終不レ可レ及ニ不審一、鎭西之輩、不レ可ニ與力一之由仰遣了、又山陰道武士等、併在ニ備中國一、更不レ可レ及レ恐云々、又賴朝弟九郞、(不レ知ニ實名一、)爲ニ大將軍一、卒ニ數萬之軍兵一、企ニ上洛一之由、所ニ承及一

也、爲防其事可忩上洛也、若事爲一定者、可行向、爲不實者非此限、今兩三日〔之〕內、可承其左右云々者、已上義仲申狀也、只今不可及外聞、竊所告申也云々、平氏不可有不審之由令申條、甚以荒涼事歟、或人云、賴朝郎從等、多以向秀平之許、仍秀平知賴朝之士卒有異心之由、內々以飛脚、觸示義仲、此時自東西、可攻賴朝之由也云々、得此告、義仲不知平氏、迷而歸洛云々、如此事實否難知事歟、午刻、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爲院御使來、問云、朔旦叙位、以式日行之者、賜下名位記等之儀如何、依嘉承例、欲合行卽位叙位、在亮闇之例也、可計申者、申云、嘉承例全不可被忌、合行之外無異議者、

十八日、己卯、雨晴、女醫博士經基來、取姫君幷中將等齒、又主稅頭定長來、令見醫書等、及晩範季來、談世上事、此次件男云、四方皆塞、中國之上下併可餓死、此事一切不可疑、於西海者、雖非謀叛之地、平氏在四國不令通之間、又同事也、加之、義仲之所存、君偏庶幾賴朝、殆以被欲殺義仲歟之由、成僻推歟、將有告示之人歟〔者〕、如此之間、奉怨法皇、兼又疑御逐電事、依之忽棄敗績之官軍、所迷上洛也、然而忽討平家事不可叶、平氏猶存者、西國之運上、又不可叶、〔仍〕且爲令討平氏、且爲協義仲之意趣、法皇起自叡慮、早可令赴西國御也、只先可有臨幸播磨國、然者南西國等之住人等、皆向風可子來也、其時發鎭西〔等〕之勢、可誅伐平氏了、以後可有還御也、此外凡無他計云々、卽以此旨示泰經、々々甘心、又示靜賢法印、靜賢又以服膺、然而未此旨不達天聽云々、余案之、所立之次第、其理可然歟、但若有臨幸西海者、偏被釣具義仲等、違乖賴朝之由、決定令存歟、此天下猶雖一日、賴朝有可執權之運歟之由、素所思案也、然者偏被變彼賴朝之條、尤可有思慮歟、思意所存、只以道理被仰聞、彼是祈請神佛、强不恐此勇士等、以正道被行天下者、衆災可消也、只先猶可討平氏之由、被仰義仲、以別使者、又賴朝之許、可被仰遣仔細也、無左右御下向之條猶非王者之翔歟、然而不口外者也、範季等之議、可謂小人之謀、可悲之世也、

十九日、庚辰、天晴、向堂有文書沙汰、或人云、來廿六日

可有御遠行云々、是昨日範季所語儀狀（四字一本作意見二字）〔歟〕、將又義仲奉具院已下爲宗公卿等、可向北陸之由風聞、此兩事之間歟、凡不能左右〔云々〕、法皇自今日三ヶ日雖可參籠今比叡給、依天下物騷、忽以還御云々、凡院中近臣周章無極云々、不知何事、

廿日、（辛巳）天晴、早旦大外記頼業來、依昨日召也、粗有示仰事、所申可然、今日、靜賢法印爲院御使、向義仲之家、仰云、其心不說之由聞食、仔細如何、不申身暇、俄可下向關東云々、此事等所驚思食也云々者、申云、奉怨君事二ヶ條、其一ハ、被召上頼朝事、雖申不可然之由、無御承引、猶以被召遣了、其二ハ、東海東山北陸等之國々所被下之宣旨云、若有不隨此宣旨之輩者、隨頼朝命可追討云々、此狀爲義仲生涯之遺恨也云々、又於下向東國之條者、頼朝上洛者、相迎可射一矢之由素所申也、而已以差數萬之精兵、令企上洛（其身不上）、云々、仍爲相防、欲下向、更不可驚思食、抑、奉具君可臨戰場之由、議申之旨聞食、返々恐申、無極無實也云々、（已上義仲申狀）、靜賢歸參、欲申此由之處、依御行法之間、不能申入、然間、義仲重以使者示送靜賢之許云、猶々關東御幸之條、殊恐申、早可承執奏之人云々、件事昨日行家以下一族源氏等會合義仲宅、議定之間、可奉具法皇之由、其議出來、而行家光長等一切不可然、若爲此儀者、可違背之由、執論之間、不遂其事、以件子細、行家令密達天聽云々、義仲申無實、定以詐僞歟、爲恐々、兼又、義仲殊有申請事云々、可討頼朝之由、賜一行之證文、欲見東國之郎徒等云々、此事已大事也、不能左右云々、又傳聞、平氏黨類、出九國向四國之間、甚尩弱、而今度官軍敗績之間、平氏得其衆、勢太強盛、於今者輙不可得進伐云々、而義仲等稱甚安平之由、是又僞言云々、天下滅亡、只在今來月歟、

廿一日、（壬午）雨降、義仲所望兩條、可討頼朝之由、申賜御敎書事、並宣旨之趣、非御定者、奉行之人、聊可有勘發之條、共以不許〔云々〕、此上今一重令攀緣歟云々、凡此兩條之望、太以不當、無許容之條、尤有其謂歟、

或云、平氏已來備前國、凡美作以西、併靡平氏了、

殆及二播磨一云々、〔疑者若義仲、與二平氏一同意歟云々、〕又〔云〕、基家卿逐電云々、依レ爲二賴盛之聟一、義仲有二意趣一云々、恐二其事一令二隱居一歟、

廿二日、(癸未、)天晴、傳聞、今日義仲參院、又聞、賴朝使雖レ來二伊勢國一、非二謀叛之儀一、先日宣旨云、東海東山道等庄土、有二不レ服之輩一者、觸二賴朝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云々、仍爲レ施二行其宣旨一、且爲レ令レ仰二知國中一、所レ遣二使者一也云々、而國民等惡二義仲郎徒(從イ)等之暴虐一、寄二事於賴朝之使一、切二塞鈴鹿山一、射二義仲行家等之郎從一了云々、因レ之、義仲郎從等遣二伊勢國一畢、今日家重書等遣二山上一了、法印無動寺房也、

廿三日、(甲申、)天晴、早旦人告、今夕明旦之間、法皇可レ幸二南都一云々、疑者可下引二籠吉野一給上歟、但未二一定一云云、巳刻、觀性法橋來語云、少將公衡依二大宮權亮能保(賴朝妹夫也、)之緣一、(公衡者、能保妹夫也、)頗成レ恐云々、午刻、靜賢法印來語云、去夜義仲參院、以二靜賢泰經等一傳奏云々、其申狀云、先奉レ取レ院、可レ引二籠北陸一之由風聞、以外無實、無レ極之恐也、此事、所二相伴一之源氏等、(指二行家已下一、)所二執奏一歟、返々恐申、早可レ承二證人一也云々、次平氏當時無二追討使一、尤不便、以二三郎先生義廣一欲レ令レ討、又依レ恐二平氏之入洛一、院中之緇素、洛下之貴賤、運二資財一匿二妻子一、太非二穩便一、早可レ有二御制止一、此三ケ條也云云、仰云、先可レ奉レ取レ院之條、全非二源氏等之執奏一、只只世間普依二申事一所二聞食一也、然而全以レ無二御信用一、不レ及二沙汰一云々、次義廣追討使事、雖レ被二仰切一、賴朝殊存二意趣一之者歟云々者、靜賢又言、實ニモ可レ奉レ具レ院事ハ、不レ可二必然一事歟、無二事理一、又無二其要一事也、只每事不レ許二忿怨一之間、若逃二籠北陸一歟、其時存二意趣一之輩、云二武士一云二院近臣一、自報レ怨歟、然者定物騷歟云々、(武士之中ニハ、葦敷重隆、殊結二意趣一云云、又院近臣如二泰經一同内々相怨云々、)雖レ然其恐不レ及二他人一歟云々、又云、彼宣旨之趣事、定長傳レ宣、兼光宣下云々、被レ問二兼光一之處、卽改直了、而以二不レ直以前之宣旨一聞及歟、全不レ可レ被レ用事也、以二其由一可レ被レ仰二義仲一之由、兼光申云々、良久歸〔出〕了、傳聞、攝政愛物母堂等、昨日曉遣二鞍馬方一了云々、又入道關白家中太以鼓騷云々、又聞、義仲郎從等、多遣二伊勢國美濃國等一了、京中無勢云々、平氏再可二繁昌一之由、有二衆人之夢想等一云々、範季申云、昨日謁二義仲一、如二申狀一者、無二謀叛之義一云々、入レ夜定能卿來、談二世上院中事等一、南都臨幸事、未二聞及一云

云、

廿四日、乙酉天晴、傳聞、義仲重申院曰、以義廣可追討平氏之由、申請不許之條、未得其意、猶枉欲遣義廣、兼又賜備後國於彼義廣、以其勢可討平氏云々、仰云、全非不許之儀、件男聞食尫弱之由、仍不可叶之由思食、不被仰左右也、而猶可宜之由、於計申者、不可及異儀云々、國事亦聞食了、但忽不可被任宰吏云々、奈良僧正送札云、自院密々有召、仍明日白地可上洛云々、

廿五日、丙戌天晴、此日奉鳳笙二管於賀茂社、上下各一管、奉琵琶一面於春日社、奉龍笛一管於熊野、但預給智詮阿闍梨、後日參詣〔之〕次、若令立使之時、可進之由仰含了、爲大將壽命長遠祈禱、兼又天下亂逆之間、一門之家中、爲安穩太平也、仍余及大將神齋修祓、先浴如常、入夜方違向堂、此夜、奈良僧正上洛云々、傳聞、頼朝起相模鎌倉〔之〕城、暫可住遠江國、是以精兵五萬騎、北陸一萬、東山一萬、東海二萬、南海一萬、可討義仲等、爲令沙汰其事云々、須其身參洛之處、奥州秀平又率數萬之勢、已出白川關云々、仍疑彼襲來、逗留中途、可伺形勢云々、去五日赴城云々、

廿六日、丁亥天晴、今日終日令見沙汰師量文書等、傳聞、義仲猶可討平氏之由、有院宣、愁領狀云々、又聞、義仲觸興福寺衆徒云、爲討頼朝、可赴關東、可相伴云々、衆徒不承引云々、入夜歸宅、此日、五位藏人親雅催大將云、朔旦日必可出仕者、申承了之由云々、此夜、大將中將竊有詩、無事不可他聞云々、

廿七日、戊子天晴、入夜或者來云、源氏武者也、源義兼號石川判官代、故兵衛尉義時孫、判官代〔源朝臣〕義基子也、爲討平氏、行家來月一日可進發、爲伴彼明日先可向河內所領云々、其次語云、義仲與行家已以不和、果以不快出來歟、返々不便云々、其不和之由緒者、義仲向關東之間、可相伴之由觸行家、行家辭遁之間、日來頗不快之上、此兩三日殊以嗷々、然間行家來月朔日必定下向、義仲又爲不被奪其功於行家、相具可下向之由風聞云々、如只今者、外相雖不惡、其實必相互指隙遂イ歟云々、又云、於行家者、不可立合頼朝之由、內々令議云云、

廿八日、己丑傳聞、行家義仲等、征伐了ニカ下向、來月一日、依爲御衰日、院、延引、或說二日、或八日云々、

廿九日、庚寅賀表加署事、先日左大臣造進、次第、當日

於二仗座一可レ加之由被二造載一、猶依二不審一、問三遣頼業之許一、申云、於レ事可レ有レ煩、仍兼日可レ賜二公卿判一之由、昨日申二一上一了云々、此日奈良僧正被レ來、去廿五日夕所レ被二上洛一也、依二院召一云々、仍廿七八日兩日參上、然而全無二殊仰一云々、大略催二大和國兵士等一、可レ被レ用三意平氏强者一、可二差遣一之故云々、始可レ催二衆徒一之由有レ仰、而若可レ發二大衆一者、決定惡僧等得レ力、致二濫行非法一歟、當時者隨分奔走、殊無二大衆狼藉之聞一、今漏三承此院宣趣一者、衆徒之濫吹、全不レ可レ叶二制法一、此條依二重仰一、可レ致二沙汰一、爲二後日之恐一、所レ申二仔細一也云々、重仰云、所レ申可レ然、大衆之條、可レ隨二重御定一、先只以二寺家之力一、催二末寺莊園之兵士一、可レ致二其用意一云々、先廿七日參上之處、與二行家一御双六之間無二他事一、雖レ入二見參一空退出、昨日參上奉レ仰云々、御堂御八講之次、又可二上洛一之由、所レ被レ示也、卽被二下向一了、今度不レ參二入道關白之許一、依レ無二其隙一也云々、

十一月

一日、辛卯、〔天〕陰、時々小雨、但不レ及レ濕レ衣、此日、朔旦冬至也、依レ爲二卽位已前一、不レ出二御南殿一、只奏二賀表一、付二御暦一、於二內侍所仗座一設レ饗、偏依二昌泰例一、所レ被レ行也、左大臣造二進次第一、件次第被レ作下載當座可レ加二賀表署一之由上、頗非也、依二大外記頼業申一、變二其儀一兼取二公卿判一、今日巳刻、史生持二來賀表一、頼業相二副書札一、內々示送曰、昨日申二攝政御判一之間、日暝了、右大將殿御判同可二申請一云々、余及大將共書二名二字一、雖二大臣一書レ名例也、返遣了、件表最末參議名下無二等言字一、寬治二年有二沙汰一被レ止了、具見二堀川左大臣記一、以往例或有レ之或無レ之、

未刻、右大將參內、蒔繪劔、紺地平緒、亥刻歸來語二今日次第一、具在二大將記一、申刻、左大臣參陣、先召二大外記頼業一、被レ仰下賀表案可二舁立一之由上、頼業申云、持二參表函一之間、於二途中一墮二入泥中一破損了、加二修理一之間遲々云云、大臣召二奉行職事一、親雅仰下可二尋沙汰一之由上、卽史生二人舁二立陣座下戸邊一、次外記二人舁レ之、經二陣小庭中門、及對南庭等一、立二軒廊西間一、惣二間也、次大臣以二官人一問二內侍候否於職事一、歸來申二儲候之由一、次左大臣已下起レ座列二立東對南庭一、大臣、納言、參議各一列、立二北上西面一、如レ常、次大臣就二案東頭一、此間內侍出二居東階上一、大臣待二內侍出一可レ進歟、而頗早進云々、但永承、延久等又如レ此云々、跪

挿レ笏、起取二表函一、不レ取二花足一、抑或乍レ跪取レ函、或起取レ函、共有二其例一云々、經二案北一昇二東階二級一、乍レ立授二函於內侍一、左廻經二案北一立二本列一、揖後更揖、左廻經二納言列前一退下也、次或左廻或右廻、大將左廻、余所レ示也、各經二後列前一退也、又歸〔入本所出之〕間復二陣座一、大臣早以二退出一、忠親卿爲二上首一、親經來二奥座一、仰下不レ可レ有二出御一、依レ例可レ行之由上、忠親乍レ在二奥座一、召二官人一仰二右中辨可レ召之由一、郎光雅朝臣裝束司歟、徘二徊陣座下馬道邊一、次居レ饗、依二左大臣次第一不レ居レ飯、追可レ居云々、而忠親猶先可レ居之由仰レ之、仍先居レ之云云、居訖光雅觸二忠親一、即公卿着二饗座一、忠親着レ端、大將着レ奥、自余相分、對座着云々、次一獻、光雅、次二獻、重綱、次三獻、兼忠、皆自二座下方一勸レ之、二獻居レ汁、左大辨經方申上、各下レ箸如レ恒、元不レ居レ上、依二上卿命一、一兩人前居レ之、皆不レ居云々、次外記進申二御暦奏候之由一、上卿目レ之、外記稱唯之後、仰下見參可二持參一之由上、次挿二見參祿法於杖一進レ之、忠親向二座上方一、如二南所儀一、見レ文、忠親問二外記一云、無下非侍從見參上如何、外記退歸問二賴業一、歸來申云、朔旦冬至、無下非侍從見參上先例也、忠親雖レ有二奇色一、不二重仰一、進二弓場一奏レ之、歸來仰下御暦奏、可レ付二內侍所一之由於外記上、以二官人一召二少納言賴房一給二見參一、外記退下、少納言未レ參之間、取二分見參祿法一云々、召二辨兼忠一給二祿法一、後上下退出云々、今日大將奉(歟イ)レ拜二龍顏一、事未レ始以前、參二御所一云々、御歲四歲、然而有二成人之量一云々、言語分明、敢不二面嫌給一云々、已上以二大將口狀一記レ之、定有二僻事一歟、

一當座可レ加二賀表署一之由、不レ可二必然一事、

正暦、長和、長元、永承、延久、寛治、大治、久安、

已上皆兼日加レ之、

嘉承、當座加署、堀川左大臣記云、加署事兼日事也、而今度依二日蝕現否一、可レ定二賀表之有無一、而依レ不レ現、忽有二此儀一、事卒爾之間、當座所二加署一也云々、

長寛、無二指故實一、不レ知二由緒一、偏執二嘉承例一、當時左大臣(于レ時右大臣、)所レ被レ行也、

今度偏就二嘉承長寛例一、被レ存二此儀一歟、而大外記賴業申改了、就レ中、下官依二所勞一不レ可二出仕一、若必當座可二加署一者、取二左大臣判一之後可レ持二來余亭一歟、太無二便宜一歟、又無レ障之大臣、不二加署一之例、未曾有也、仍旁當座加レ署之儀、不レ可レ然之由、先日賴業所レ示也、

又長元久安依二他事一、陣定等、公卿參陣之日、兼日取二賀表署一云々、此外皆所レ特二廻里第一也、

一公卿參列之時、出二陣座一間說々事、

大內陣座五間也、西一間稱二大將座一人不レ着、第二

間一位大臣座、第三間二位大臣並大納言座、第四間中納言並參議座、第五間者造合間也、然而、參議座當時在二第五間一、是自然敷二出其座一也、非二正法一、然者不レ可レ用二出入之路一云々、凡出入間有二兩說一也、

一說、一位大臣、出二西第二間東邊一、

二位大臣、出二第三間西頭一、

大納言、出二同間東邊一、

中納言、出二第四間西邊一、

參議、出二同間東頭一、

是出レ自二我座當間一之儀也、京極大殿令レ存二此儀一給、

又寬治二年匡房記置、以レ之爲レ是、

一說、大臣不レ論二一位二位一、出二西第三間西頭一、已下同前、

是長和御堂、嘉承堀河左大臣等例也、各雖レ爲二一位大臣一、猶用二二位大臣路一也、於二嘉承一者雖レ爲二里內一、准而知レ之也、又彼記置如レ此者也、

里內儀、依二間數縮一、隨レ宜可二相計一歟、延久、高陽院、寬治、堀川院、共仗座四間也、仍兩度共置二第一間一、以二殘三間一爲レ路、依二今一間縮一、不レ置二作合間一也、各雖レ有二失禮違亂等一、具見二江記一、大概如レ此也、今度仗座只三間、仍今一重爲二新儀一、人々所存兼以不審之處、如レ案有二不同等一云々、

今度路如レ斯、左大臣路、尤乖二愚案一、里內儀、雖レ不

レ可二守株一、猶可レ依二道理一歟、左大臣須レ出二西一間東頭一也、依二間數少一、雖レ不レ及レ置二一間一、猶可レ避二西頭一也、但定有レ所レ被レ存歟、此陣座不レ敷二大將座一、仍不レ可レ置二其所一之故歟、此條不レ可レ然、凡雖レ有下用二我座之次間一（大内儀、一位大臣、出二西第三間西頭一、即長和元年例是也、）之說上、未レ聞下經レ自二我座上間一之例上、若又就下不レ分二別一位二位一說上、大臣偏存下可レ用二第三間西頭一之由上歟、仍二余分一弃二西二ケ間一、以二東三ケ間一、准二當時之仗座一、於二第三間一者、准二造合間一、一切不レ可レ用（爲イ）路之儀歟、是又乖二延久寛治嘉承等里内之例一訖、旁不レ得二其心一者也、次忠親卿用二第二間東邊一之條、是本二愚意所存一也、尤叶二道理一、但左大臣之所爲雖二不當一、被レ用二第一間西頭一者、隨又大納言可レ出二第二間西頭一也、雖レ有下不レ置二一道一之說上、於二大臣一者、不レ分二一位二位一之儀也、未レ聞下置二二路一之例上、忠親之所存、只糺二左大臣之非道一、令レ顯二我正路一之意歟、凡於二大内一者、云二所之便宜一、云二人之作法一、式法已定、是非二分明一、仍必不レ隨二上﨟之失一、是例也、於二里内一者、准而用レ之間、意巧各異、難レ存二一定一歟、強正二之失一、所レ不二甘心一也、於二大將一者忠親之作法、叶二余所レ欽、仍遂二其跡一了云々、爲二後代一聊注二仔細一耳、

一公卿列立所事、

里内儀、如二延久古記一者、上首當二西巽角一立歟、（東禮儀坤角也、）如二寛治堀川左府記一者、與二西對東簀子一平頭立云々、（江記准云、猶可レ違レ東、可レ當二軒廊一云々、）今度當二東對西一間東程一立云々、相二違彼兩度之例一如何、但軒廊南庭、頗有二水石一之故歟、然而不レ及レ妨二上首立所一者也、

一退下之時左右廻事、

里内之時、先々人々所レ持レ疑也、然而可レ爲二右廻一（西禮之時左廻也、）之由、古賢議定了歟、永承古記、宇治殿仰又如レ此、（大二條關白、與二堀川左府一、有二相違一歟、而大二條殿說、爲レ是之由、宇治殿有レ仰、）延久京極大殿、寛次堀河左大臣、皆以如レ此也、仍今度又不レ可レ有二異儀一歟、而愚案右廻條、猶所レ不二甘心一也、凡殊於レ有二口傳秘說等事一者、雖二其理不當一、不レ能二末世之進退一、只守二訓說一、是故實也、至二于如レ此可レ依レ便之作法一者、只可二隨意一歟、仍可二左廻一之由、含二右大將一了、而大臣又左廻云々、於二忠親一者、存二先例一右廻云々、凡執二右廻一之故者、廻二御所方一之儀也、而倩加二愚案一、節會之時、着二端座一之人、退下之時右廻、是隨二便宜一、不レ廻二御所方一、又内辨於二東階下一、給二下名一、退下之時左廻、是又隨二便宜一、不レ依二

御所、就中、此例北上西面、御所當乾角、退下之路、各經後列之前遙行南、然則付退下之便、左廻之條、全非乖御所當時之進退、尤穩便也、強雖右廻、行南之間乖御所之條、只同前也、直退東者、右廻可然、更於廻南者、右廻殊失其便者也、雖古賢之一言、至于此條者、何強爲規模哉、加之、永承古記之意、深加了簡粗叶愚案、後人披彼記、可加深案歟、

一南殿御裝束事、

不出御南殿、已無旬儀、南殿裝束、曾不可替尋常之儀歟、而今度被懸御簾云々、未得其意耳、

已上五ヶ條、任愚意注置之、朔旦已爲邂逅之事、仍爲子孫之輩、見此趣、爲令用捨也、公事之習、不失先例、不破道理、以之可謂知禮也、

今度、賀表作者、式部大輔信經卿、淸書左中辨光雅朝臣、料紙左大臣下給白色紙、不折之、

此日、義仲行家等爲討平氏雖可首途、忽以延引、依爲院御衰日也云々、來八日可進發云々、

抑、朔旦不出御例、昌泰元年、不知由緖、長和元年、嘉承二年、已上亮闇也、

二日、壬辰天晴、傳聞、頼朝去月五日出鎌倉城、已京上、宿旅館、及三ヶ夜、而頼盛卿行向議定、依粮料蓩等不可叶、忽停止上洛歸入本城了、其替出立九郎御曹司、誰人哉、可尋聞、已令上洛云々、

或人云、今日義仲參院〔云々〕、

三日、癸巳天晴、伴兩息向堂、沙汰師量文書事、傳聞頼朝上洛決定延引了、其弟九郎冠者、副五千騎勢、可令上洛云々、然而猶以不定云々、來十日院可被供養北斗堂、蓮華王院內云々、

四日、甲午天晴、傳聞、頼朝上洛決定止了、代官入京也、今朝云々、今日着布和關云々、先奏事由、隨御定可參洛、義仲行家等於相防者、任法可合戰、不然者過平事、不可有之由仰含云々、又聞、平氏一定在讃岐國云々、此日隆職宿禰來、

五日、乙未天晴、春日社奉幣如例、陪膳季長朝臣奉行、國行依神齋不參御堂、彌勸講如例云々、傳聞、來八日行家下向鎭西一定、義仲不可下向、與頼朝軍兵可決雌雄云々、

六日、丙申天晴、春日祭也、神事如常、使左少將宗長云云、或人云、頼盛已來着鎌倉、唐綾直垂、立烏帽子、侍

二人、子息皆悉相具、各不レ持二腰刀劔等一云々、賴朝白糸葛水干立烏帽子對面、郎徒（從イ）五十八許群二居賴朝後一云々、其後賴盛宿二相模國府一、去二賴朝城一、一日之行程云々、以二目代一爲二後見一云々、能保宿二惡禪師家一云云、去二賴朝居一一町許云々、此事爲二修行者說一、雅賴卿所二注送一也、今夜、成長法師來、召二問文書事一、師景、自二今夕一〔有〕二五體不具穢氣一、今日始奉二御返報一、爲レ恐々々、重又進了、

七日、丁酉天陰、及レ晚雨下、傳聞、義仲因下可レ被二征伐一之由上、殊用心嚮念之餘、如レ此承及之由、令レ申レ院云云、仍被下入二院中警固之武士一申上了云々、行家已下、皆悉勤二仕其宿直一、而義仲一人、漏二其人數一之間、殊成レ奇之上、又有二中言之者一歟、行家明夕必定下向云云、賴朝代官今日着二江州一云々、其勢僅五六百騎云云、忽不レ存二合戰之儀一、只爲レ供二物於院一之使云々、次官親能、廣季子、幷賴朝弟、九郎、等上洛云々、

此日、梅宮祭、幣立レ自二河原一了、依二穢中一也、今日又有二御返札一、銘肝可レ莫レ言レ之、使（仰イ）二謁見一事、猶有二難澁一歟、

成長法師文等遣召了、召二入幡一、入レ夜持來、然而今夜不レ開レ之、成長法師猶宿候、

八日、戊戌天晴、今日、備前守源行家、爲レ追二討平氏一進發、見物者語云、其勢二百七十（廿イ）餘騎云々、太爲レ少如何々々、今日義仲已打立、只今如二亂逢事一、院中已下京都諸人、每家鼓騷、抑、神鏡劔璽、無事奉二迎取一之條、朝家第一之大事也、而君臣共無二此沙汰一、仍余竊以二此趣一、含二行家一了、全無二親睦之緣一、然而偏依レ思二社稷一、招二或僧一具以聞達了、中心之誓、上天可レ鑒耳、

〔九月已亥、天晴、〕

十日、庚子天陰、午後雨下、依二方違一宿レ堂、此日、蓮華王院內北斗堂供養也、權中納言賴實卿已下公卿五六人着二直衣一參入、殿上人束帶云々、傳聞、賴朝使於二供物一者着二江州一了、九郎猶在二近江一云々、以二澄憲法印一、爲二御使一遣二義仲之許一、賴朝使入京、不レ可二嚮存一之由云々、雖レ有二不レ悅之色一、愁領狀歟、於レ無レ勢者强不レ可二相防一之由、令レ申云々、

十一日、辛丑天晴、及レ晚雨下、中心有二悅喜之事一、

十二日、壬寅天晴、傳聞、資盛朝臣送二使於大夫尉知康之許一、奉レ別レ君悲歎無レ限、今一度歸二華洛一、再欲レ拜二龍顏一云々、人々所レ疑、若奉レ具二神鏡劔璽一歟云々、又聞、平氏其勢及二數萬一、追討忽不レ可レ計云々、入レ夜

觀性法橋來、依二實修僧都所勞一、白地出京、明旦可二歸入一云々、
十三日、癸卯雨下、季經朝臣來語云、院廳官康貞、〔一〕昨日上洛云々、閭巷說云、秀平可レ追三討賴朝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之〕旨、義仲示三遣秀平之許一、秀平以二件證文一付二康貞一進覽了云々、但此條定浮說歟云々、追可レ尋三聞之一、今旦行家起二鳥羽一了云々、
十四日、甲辰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大將中將兩息共受三始尙書於賴業一、是非二兼日〔之支〕度一、臨レ期所二思立一也、賴業於二明經道一、不レ耻二上古之名士一也、仍爲レ令レ受三習〔其說〕一也、申刻、頭辨兼光爲二院御使一來、召二簾前一謁レ之、（普通之禮、〔實首可〕レ招二上長押上一、然而、兼光〔依レ爲二家司一〕不レ正二其禮一耳、）仰云、神鏡劔璽、出レ城在レ外、吾朝之大事、莫レ過二於此一、仍試遣二御使一、誘以二勅命一如何、此事天下有レ變之時、人々議奏、豫雖レ有二其沙汰一、自然送二旬月一、而去九月之比、前內大臣上二書於法皇一、其狀云、於レ臣全無二奉レ背レ君之意一、事出レ不レ圖、周章之間、於二舊主一者且爲レ遁二當時之亂一、奉レ具蒙二塵外土一了、然而此上事、偏可レ任二勅定一云々、如レ此狀〔者、彌表〕二和親之儀一、可レ被レ奉三迎彼三神一歟、而義仲追討之時、官兵敗績、臨二此時一被レ遣二御使一者、邊民之愚、恐存下依二士卒之尫弱諂諛一之由上歟、此條如何、能思量可二計奏一者、申云、此事舊主蒙塵之刻、速可レ有二此儀一、而延而及二于今一、懈緩之條、悔而無レ益、況於レ有二彼漏達之趣一乎、被レ遣二御使一之條、不レ可レ及二異儀一、抑彼報奏之旨、密而可レ有二豫議一、遠境〔之〕間、御使更歸參之後、重有二其〔儀〕一者、擁怠之處、自有二變〔易〕一歟、仍智慮所レ及、〔然〕有二議定一、可レ被レ含二御使一也者、兼光云、攝政被レ申云、御使之上、以二手跡一可レ被レ献二女院一、爲レ避二疑殆一也、左府被レ申云、御使可レ有二二人一也云々、余云、此儀共可レ然、抑撰二器量一、可レ被レ献二其人一者、兼光退歸了、
十五日、乙巳天晴、及レ晚宰相中將來、語二院中事一、武士守護、逐日不レ懈云々、院中上下、或不レ受、或甘心、兩樣云々、又云、賴朝代官九郎、可二入洛一哉否、頗有二豫議一、大略所レ進物幷〔使者等、可〕二歸國一〔之樣〕、有二其沙汰一、然間又儀出來、以二澄憲一、重被レ仰三遣義仲許一之處、其勢不レ幾者、可レ被レ許二入京一之由、、慦承伏云々、又云、只今主典代景能來入、（所レ被レ遣二賴朝之許一御使也、）此一兩日入洛云々、仍問二賴朝報奏趣一之處、大略不レ及レ申二御返事一、專有二不レ悅之色一、於二仔細一者、申二始御使一（雜宮康直、）了、今

仰只同前也、早可歸參云々、敢無饗應之氣、殆可
謂攀緣歟云々、
十六日、丙午、陰晴不定、今〔曉地〕震、早旦傳聞、宰相中
將室平產了云々、仍示送悅之由、今日余欲參院之
處、定能卿告送云、（件卿不產穢、在法住寺直廬、但院中產婦之夫三ヶ日被忌、仍不參院云々、）今
日院可臨幸南殿、御用心之體、萬陪於日來、今日之
出仕指合〔歟〕云々、仍不參、今夕所々堀埋搆釘拔、
別段之沙汰云々、此事天狗之所爲歟、偏被招禍也、
不能左右々々、藏人清實來、催右大將云、寮御〔馬
不足〕、可進權立馬云々、申力不及之由、〔依無
馬也〕、
十七日、丁未、雨下、平旦人告云、院中武士群集、京中騷動
云々、不知何事、頃之、又人云、義仲可襲院御所
之由、風聞院中、又自院可被討義仲之由傳聞彼
家、兩方以僞詐有告言之者歟、依如此浮說、彼
是鼓騷、敢不可云云々、若乖勅命之者、隨罪之輕
重、被行罰科者例也、又縱雖有不服王化者、
虜領一州引籠外土、粗有先蹤、未聞洛中咫尺之
間有如此之亂、此事計也、義仲忽無可奉危國
家之理、只君搆城集兵、被驚衆之心之條、專至
愚之政也、是出自小人之計歟、果以有此亂、王事
之輕、不足論是非、可悲々々、及午後聊落居云
々、攝政依召參入、今夜可被宿候云々、是依爲
御愛物、殊應召也、他公卿近習、兩三輩之外、無參入
之人云々、可彈指々々々、長方卿一人參入、悲泣而
退出云々、以主典代景宗爲御使、被遣義仲、其狀
云、謀叛之條、雖諍申告言之人、稱其實者、不及
遁申歟、若事爲無實者、速任勅命、赴西國可
討平氏、縱又乖院宣、雖可防賴朝之使、不申
宣旨、一身早可向也、乍在洛中、動奉驚聖聽、令
騷諸人、太不當也、猶不向西方、逗留中夏者、風
聞之說、可被處實也、能思量可進退云々、其報奏
之趣未聞及、余以使者國行、令進院、示送定能卿
云、依所勞不早參、物騷之仔細委可被告示云、
返事之趣、大途如風聞、及晚左少辨光長來語之旨又
以同前也、此夜、八條院還御八條殿云々、疑者明曉
可被攻義仲歟云々、不能左右々々、義仲其勢
雖不幾、其衆太〔爲〕勇云々、京中之征伐、古來不
聞、若有不慮之恐者、後悔如何、小人等近習之間、
遂至于此大事、君之不見士之所致也、日本國之有

無、一時可決歟、無犯過之身、只奉仕佛神耳、
十八日、戊申天晴、此日、吉田祭也、奉幣如常、早旦伴大將欲參院之間、爲泰經卿奉行、有只今可參之仰、申承了由、卽相具參院、于時辰刻也、以泰經卿被仰下云、世上物騷、逐日倍增、然間浮言多出來、御所警固過法、義仲又似無伏命之意、事已及大事、仍昨日以主典代景宗爲御使被仰云、爲征伐可向西國之由、度々被仰下、而于今不下向、又可攻賴朝代官之由令申云々、然者早可行向、而兩方共不首途、已欲敵君、其意趣如何、若無謀叛之儀者、早可赴西海者、義仲報奏云、先可奉立合君之由、一切不存知、因玆度々書進起請了、今被尋下之條、生涯之慶也、於下向西國、賴朝代官引率數萬之勢、可入京者、一矢可射之由素所申也、彼不可被入者、〔早可〕下向西國云々、此上賴朝代官事、何樣可被仰乎、兼又依此騷動、可有行幸於院歟、將忽不可然歟、此等條々可令計申者、申云、先院中御用心之條頗過法、是何故哉、偏被敵對義仲也、太以見苦、非王者之行、若有犯過者、只任其輕重、可被加刑罰、又如被仰下者、申狀已穩便歟、然者先被遣可然之御使、且被尋問浮言之次第、且被勘發所行之不當、若指申告言之輩者、任法可被行刑罰、先罷當時敵對之儀、尤宜歟、義仲若伏理有和顏者、何不赴征伐哉、縱雖可有罪科、出境之後有其沙汰者、不可有當時之怖畏歟、洛中咫尺之間、被敵對君之條、當時後代、朝之耻辱、國之瑕瑾、何事過之哉、若又猶不肯受勅命者、彼時任法可有科斷歟、如今之沙汰者、王化如無、甚以見苦歟、於賴朝代官條者、勢少者可入之由、義仲申旨、先日有風聞、更不可變申歟、又率巨多之士卒者、可停止之由、可被仰彼代官歟、行幸之條、忽不可然歟者、泰經參御前了、其後人々多以參集、左大臣已下、大略無殘人歟、以定長卿被仰暫可候之由、仍祗候、及未刻、定能卿密々來告云、只今以御車、密々行幸成了、院不知食云々、頃之、定長來問云、不圖之外有行幸、以此亭可爲皇居歟、將又猶以閑院可爲皇居歟、可計申者、申云、以此御所爲皇居者、行幸之條太奇、仍只殿上已下事、可在閑院歟者、定長云、左大臣被申旨同前云々、左大臣已下公卿、在上達部座、余早參之間、在寢殿

東北盡之間、故不能加被座、及申刻祗候、殊無被詢問事、仍觸泰經退出了、大夫史隆職來、余謁之、隆職所存如余案、攝政自今夜被參宿院御所云々、仁和寺宮、八條宮、鳥羽法印等、皆自日來被候院中云云、

十九日、己酉天陰、時々小雨、早旦人告云、義仲已欲襲法皇宮云々、余不信受之間、甚無音、以基輔令參院、令尋仔細、午刻歸來云、〔已〕參上之由、雖有其聞、未無其實、凡院中之勢甚爲少、見者有興違之色云々、光長又來、爲奏院退出了、然而義仲之軍兵、已分三手、必定寄之風聞、猶不信用之處、事已實也、余亭依爲大路之頭、向大將之居所了、不經幾程、黑煙見天、是燒拂河原之在家云々、又作時兩度、于時未刻也、或云爲吉時云々、及申刻官軍悉敗績、奉取法皇了、義仲士卒等、歡喜無限、卽奉渡法皇於五條東洞院攝政亭了、武士之外、公卿侍臣之中、矢死傷之者、十餘人云々、夢歟非夢歟、魂魄退散、萬事不覺、凡漢家本朝天下之亂逆、雖有其數、未有如今度之亂、義仲者是天之誡不德之君使也、其身滅亡、又以忽然歟、憖生見如此之事、只可耻宿業者歟、可悲々々、攝政未合戰之前、被逃宇治之方了云々、入夜定能卿竊來、母堂之許、卽日來余居所之北隣也、今日、二位中納言兼房參院、合戰之間、爲雜人被隔僕從、乘物等、步行而迷出、當時在小屋、〔可送〕乘物之由、以雜色男被示送、仍相具牛車等、送遣之處、尋失了云々、後聞步行來法性寺僧都之許云々、及深更被歸家了云々、日來都(却イ)籠居之人、何故今日被院參哉、尾籠之甚、可謂嗚呼々々也、定爲天下之沙汰歟、主上、實淸卿奉相具云々、未知其御在所云々、今夜宿大將亭、

廿日、庚戌天晴、傳聞、入道關白自去夜參宿五條亭、義仲迎寄云々、花山大納言逃向日野方云々、或人云、雅賢被搦取了、又資時被伐取了云々、但不知一定說、後聞兩人共搦取在武士之許云々、

廿一日、辛亥天晴、今日、定能卿參院了、親信卿相替退出云々、昨日靜賢法印又依召參院、入見參云々、又義仲內々示云、世間事申合松殿、每事可致沙汰云云、頗靜賢不詳歟、今日申刻、攝政自奈良、前駈六人、共七八人濟々威光云々、憖案不甘心、忍可被

入京歟、余〔密々〕祈請云、今度義仲若行善政者、余當其仁、此事無極不祥也、仍今度事、不可入其中、不可順義仲之由、聊謝佛神了、莫言々々、

廿二日、壬子天晴、早旦大夫史隆職告送云、權大納言師家任內大臣、可為攝政之由被仰下了云々、昨夜丑刻云々、及晩隆職來語云、主上御閑院云々、今朝參新攝政、人々濟々、前攝政居所近々、事甚揭焉云々、余免今度事、第一之吉慶也、傳聞、座主明雲合戰之日、於其場被切殺了、又八條圓惠法親王、於華山寺邊被伐取了、又權中納言賴實卿、着直垂折烏帽子等、逃去之間、武士等不知為卿相之由、引張天欲斧處、自雖稱其名、衣裳之體、非尋常之人、僞稱貴種也、猶可打頸之由、各沙汰之間、下男之中、有見知之者、稱實說之由、仍忽免死、武士等相共、送父大臣之許云々、大臣憂喜相半、與纏頭於武士等云々、抑、今度之亂、其詮只在明雲、圓惠之誅、未聞貴種高僧遭如此之難、為佛法為希代之瑕瑾、可悲々々、又人之運報、誠難測事歟、前攝政去七月亂之時、專可去其職之處、依法皇之艷氣無動搖、今度依何過怠、被奪所職哉、入道關白之許、遂書札、賀其〔子吉慶〕事、本意之由有報札、又以使者、遣義仲之許、是等為遁當時之害也、又聞、大外記賴業子直講近業、中流矢失命云々、但未聞一定、仍問遣父眞人之許、今日送訪札於前攝政之許、此日依天下穢、無大原野祭、仍不奉幣、但神齋如恒、依殿曆說也、

廿三日、癸丑天晴、此日歸北家、傳聞、內大臣非解官、借用云々、凡闕官八三也、所謂死闕、〔轉任〕停イ、辭退也、借官始之、〔于〕當今禪門之計可然々々、

廿四日、甲寅以侍外記大夫政職、遣大外記賴業之許、弔其子親業安否、去十九日、於戰場夭亡之由、有風聞之故也、

廿五日、乙卯陰晴不定、入夜小雨、定能卿自院退出、余謁之、語云、法皇殊無御歎息之氣歟云々、此夜依方違參宿堂廊、

廿六日、丙辰天晴、今日有文書沙汰、師量文書也、大將、中將等、同會合、入夜歸家、早旦奈良僧正送書云、松殿邊事、寶イ最勝事也、凡世上〔事如夢、欲辭申〕、寺務、及僧正等如何、可計示云々、條々委細示返事了、

廿七日、丁巳傳聞、平氏付室泊了云々、實否不知、今

日宗雅朝臣語、前攝政邊事、義仲大略申下所領等事、不レ可レ有二相違一之由上云々、然而、又萬事松殿押沙汰云云、今日、佛嚴聖人來、傳聞、任大臣事、天下鼓騷、禪門頗有二耻色一云々、

廿八日、戊午天晴、範季光長等來、語二世上事等一、前攝政家領等、不レ可レ有二違亂一之由、義仲示二本所一云々、然間新攝政皆悉成二下文一、八十餘所賜二義仲一云々、狂亂之世也、傳聞、任大臣之次第、先入道關白、以二少將顯家一爲レ使、被レ觸二內大臣一云々、希異之又奇異、更非二言語所一レ及者歟、

廿九日、己未天晴、宰相中將定能卿來、只今歸二參院一云云、花山大納言頗成レ恐之由、示二送〔大將女房〕之許一云々仍送二訪札之報狀一云、雖レ不レ入二解官之中一、被レ沒二官所領一、又被レ停二止出仕一云々、尤不便事歟、晚頭、大夫史隆職注二送解官等一

解官、

中納言藤朝方、　參議右京大夫同基家、
太宰大貳同實淸、　大藏卿高階泰經、
參議右大辨平親宗、　右中將播磨守源雅賢、
右馬頭源資時、　肥前守同康綱、
伊豆守同光遠、　兵庫頭藤章綱、
越中守平親家、　出雲守藤朝經、
壹岐守平知親、　能登守高階隆經、
若狹守源政家、　備中守源資定、
左衞門尉平知康、大夫尉、

此外衞府廿六人云々、

今日申刻、五位藏人親經爲二院御使一來、問云、御卽位來月廿二日可レ被二遂行一也、而至二于十八日一、爲二穢氣一、仍其後廿二日、被レ立二伊勢幣一、廿八日本儲日也、卽位、此定可レ被二定行一之處、萬事難レ叶、仍被レ問二踰年例於外記一、天智、天武、皇極、陽成院等例也、或經二兩三年一、或及二七八年一云々、或又明年也、先例已存、明年可レ被レ行歟、可二計奏一云々、申云、文武以後數代、陽成院之外、未レ聞二踰年例一、仍無二左右一、歲中雖レ可レ被レ行、用途難レ叶、儀或可レ闕者非二此限一、就レ中近日之爲レ體、不レ可レ似二常途例一、況於レ有二先規一哉、延引叶二時儀一歟者、左大臣忠親、長方兩卿、皆申下可レ被二延引一之由上云々、入道關白頗被レ執二歲內一、院宣延引可レ宜云々、

卅日、庚申天晴、重送二使者賴業之許一、先日以レ使弔二其子近業事一、付二其返報一、聊有二申事一、可レ謂二忠言一、仍爲レ感二

其事、所仰遣也、

十二月大

一日、辛酉、天晴、今曉女房有最吉夢、依天下穢氣、不書心經、件寫爲法樂春日也、仍過穢限可奉書也、傳聞、去廿一日候院北面之下﨟二人也、公友到伊勢國、告示亂逆次第於賴朝代官、九郎、井齋院次官親能等也、即差飛脚遣賴朝之許、待彼皈來、隨命可入京、當時九郎之勢、僅五百騎、其外伊勢國人等多相從云々、又和泉守信兼同以合力云々、信牲闍梨皈來、自山示法印返事、先日爲余使、所登山也、

二日、壬戌、天晴、傳聞、義仲差使送平氏之許、在播磨國室泊云々、乞和親云々、又聞、去廿九日平氏與行家合戰、行家軍忽以敗績、家子多以被伐取了、忽企上洛云々、又聞、多田藏人大夫行綱弘イ引籠城內、不可從義仲命云々、

三日、癸亥、天晴、傳聞、義仲賜一所領八十六箇所云々、又新攝政政所始去廿八日云々、右中辨光雅爲執事家司云々、光長棄置歟如何、拜賀來八日云々、及晚隆職來、召前仰雜事、

四日、甲子、天晴、定能卿退出、自院來語云、昨日義仲奏院曰、賴朝代官日來在伊勢國、遣郎從等追落了、其中爲宗之者一人、乍生カ告搦取了云々、又語云、院中警固、近日陪於日來、至女車マテ、加撿知云々、今日終日寫經、

五日、乙丑、天晴、故女院御忌日也、早旦伴大將參御墓所、奉供養舍利、及昨日所奉書之諸眞言幷壽量品復一卷等、僧三口、事了引布施、參九條御堂、及未刻僧徒參入、籠僧六口也、但忠玄律師不參、仍諸加闕請一口、又以觀明法橋爲導師、依爲上﨟也、公卿右大將一人也、布施取衣冠、但無堂童子、略儀也、講演了、大將取被物、其後彌勒講三口、如日來、其後少所作、及日沒退出、傳聞、平氏猶在室、南海山陽兩道大略同于平氏了云々、又賴朝與平氏可同意云々、平氏竊奏院有可許云々、又義仲差使示可同意之由於平氏云々、平氏不承引云々、今日於御堂、光長語云、新攝政執事親經、年預光雅、又累代日記廐上司資泰朝臣云々、他事末聞云々、〔等〕、併在鴨院云々、

〔六日、丙寅、天晴、〕

七日、丁卯、天晴、早旦佛嚴聖人來、相次範季朝臣來、語

世上事、平氏一定可入洛之由、能圓法眼告送云々、與義仲和平哉否、未事切云々、今日又中御門大納言被來、余謁之、重喪以後、出仕之後、今日始被來也、又五位藏人親雅來、傳院宣云、朔旦叙位欲合行御卽位〔叙位〕之處、卽位延引、爲之如何者、申云、賜下名之儀、任先例可被行者、被付行正月叙位、七日可賜也、准臨時叙位、不可有賜下名之儀者、歲內可被行歟、可依下名之儀也者、傳聞、與平氏和平之事、義仲內々雖骨張、外相示不受之由云々、及晚宰相中將告送云、來十日義仲奉具法皇、可向八幡邊、自彼爲討平氏、可赴西國云々、又範季告送同狀、凡不能左右事歟、或云、明日可有御幸云々、然而謬說歟、

八日、戊辰天晴、送使者於靜賢之許、問御幸次第、返事云、凡不能左右、一定被仰下了、於今者無異儀、今一重滅亡了、京都又不可安堵、女房等少々、可遣遠所歟云々、凡京中上下周章無恒云々、又宰相中將退出、自院依可參御幸、爲出立所退出也、件相公室家、此兩三日所寄宿女院、新御所北對邊也、相公語云、今旦有御卜、被問御幸之吉凶云、雖占申不快之由、不及沙汰云々、然者又不可有御卜歟、不足言云々、當時御所五條殿、恠異頻示、仍欲有遷御八條院之處、義仲不受之間、忽八幡御幸之儀出來了云々、凡被忌恠異之條者、有若亡事歟、於今者、法皇〔之〕御身、何因可被惜思食哉、可彈指々々、余女房、大將妻等、密々明曉可遣南都之由、內々致其沙汰、然而、事猶非穩便、仍尋伺院邊之處、十日御幸頗不定、又公卿等參入、被尋問御幸事之由、秉燭以後聞及之、又縱雖有御幸、法皇之外他人不可參、不可有行幸、入道關白已下、諸卿留洛中、万事可致沙汰、爲不損亡京都、申行御幸之由、義仲令稱云々、仍明曉下向停止了、且又加卜筮之處、頗不快之故也、又左少辨光長同申、忽不可然之由也、及亥刻或人告云、明日可攻延曆寺云々、驚奇無極、凡日來山門衆徒蜂起、甚以不被甘心、世之爲時、訴詔も遺恨も可有事也、近日之事、只如不知如不見にて可有之處、大衆蜂起之條、還爲所可爲後鑒之耻歟、當時又依此蜂起、可被寄攻云々、誠台嶽之佛法滅盡之期至歟、可悲々々、賴輔入道今

日下二向南都一了、
九日、己巳天陰、頗風雪、傳聞、昨日左大臣、并忠親卿參院、以二成範卿一被レ問二左大臣一云、義仲申云、爲レ討二西國一可二罷向一也、而法皇御在京、非レ無二不審一、山門騷動之由風聞、仍奉レ具二法皇一欲二下向一者、此事如何、被レ行二御卜一之處、申二不快之由一、爲レ之如何、左大臣申云、御占事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義仲所レ申可レ然、早可レ有二御幸一〔云々〕、又以二靜賢法印一、被レ問二忠親卿一、申狀同二左大臣一、但竊申云、與二平氏一和平之儀可レ被レ仰二義仲一也云々、然而件事、義仲太（快イ）不レ請之由表二外相一云々、仍不レ及レ被二仰下一云々、而間、長方卿私以二使者一觸二義仲一云、穢中八幡御幸如何、縱雖レ無二御參社一、猶神慮有レ恐、太以不レ可レ然云々、因レ茲忽然而延引、穢以後可レ給レ候二御幸一之由定仰了云々、猶長方賢名之士也、今日、山法印白地被レ下レ京、大衆蜂起熾盛云云、實只天台之佛法可二滅亡一之時也、傳聞、俊堯被レ輔二座主一了云々、
十日、庚午天晴、法印被レ歸二登山上一了、百日之入堂、無動寺也、退轉依レ爲二遺恨一、以二隆憲一觸二義仲一蒙レ許被レ登了、是又愚身之慶也、昨日下レ京ハ、依二世間物忩一、下官之邊事不審之故下レ京云々、又山門既搆二城郭一、仍籠二城中之條、甚不二穩便一、加レ之已可レ攻二山上一之由風聞、仍且ハ可レ被レ下レ京之由、余所二示送一也、而追二討山門一之儀、又忽不レ可レ然云々、仍被レ觸二義仲一之處、如レ案有レ許、縱又雖レ有二内心之不一レ許、此願已難レ退之故、不レ顧二萬事一歸レ山、下官相共能令二評議一者也、山王大師有二知見證明一歟、大願之趣具難二注錄一者歟、只佛法興隆、政道反素之趣也、法印、下官、觀性三人之大願、已積二年序一了、今之入堂已祈二請此事一之故也、仍百千之事、不レ顧、只奉レ任二冥衆一而已、此夜被レ行二臨時除目一、

參議藤俊經、　藤隆房、即任二右兵衛イ右武衛一、　藤兼光、
左大辨兼光、　左中辨光雅、
右中辨行隆、　權　光長、　左少辨源兼忠、
右少辨平基親、右中將忠良、　義仲辭二退左馬頭一、

又被レ仰二下天台座主一俊堯僧正、云々、
十一日、辛未天晴、早旦、法印示送云、無爲無事登山了、夜内護摩以下所作等悉勤行了、爲レ悅不レ少云々、大衆事立二合義仲一之儀ハ停止、不レ可レ用二座主一之條ハ決定、可二熾盛一云々、

十二日、壬申天晴、及レ晩雨下、傳聞、山大衆蜂起、和平相半云々、五位藏人親雅、可レ定二申荷前事一之由、催二右大將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十三日、癸酉陰晴不レ定、時々風吹、傳聞、平氏入洛來廿日云々、或又明春云々、與二義仲一和平事一定云々、

【十四日、甲戌】

十五日、乙亥天晴、入レ夜向二法性寺一、宿二最勝金剛院堂廊一、依レ逹二春節一也、女房同相二具之一、主稅助安倍晴光來、示二天變之事一、

十六日、丙子天晴、早旦見二廻東北谷、幷南隍等一、辰刻許歸二九條一、

【十七日、丁丑】

【十八日、戊寅】

十九日、己卯陰晴不レ定、及レ晩小雨、參議右大辨兼光朝臣爲二拜賀一來、依レ申二請車一、借二定能卿車一給レ之、密々自二兼光之許一返遣云々、是雖二非禮一、近日候天下毎事、別段事歟、余又不レ持レ車之故也、

此夜被レ行二朔旦叙位一、須三十一月中被レ行之處、依レ不レ被レ行二五節一、御卽位叙位之次可レ合行一之由、豫有二議定一、是卽位之次、爲レ賜二下名一也、而依レ混二合嘉承之例、亮闇之時例一、可レ有レ憚、只各別行二叙位一、不レ可レ有下賜二下名一之儀上之由、法皇有レ仰云々、然間大事出來、仍合二行卽位叙位一之條、無二異議一之處、卽位又延引、若明春叙位之次、可レ被二加行一歟、將又歲内行レ之、先日法皇仰不レ可レ有下賜二下名一之儀上歟之由、豫有二其沙汰一、遂歲内所レ被レ行也、執筆左大辨經房卿、此日、山大衆和平、奉レ振二下神輿一了云々、無動寺法印密々被レ示二送大衆不レ可レ發之子細於一永辨智海等之許一、內々依二余示一也、各有二甘心之色一云々、今日早旦奉レ書二春日料心經一、依二穢限過一也、

廿日、庚辰天晴、早旦見二聞書一、無二殊事一、光長叙二四位一、依レ申二請大將袍一賜了、今明物忌也、今曉、智詮阿闍梨進二發熊野一、余及大將沐浴潔齋禮レ之、今日、左大將送レ札、被レ示二世上及自身之事等一、粗有二述懷之狀一、其次送二一首一、

あらき風ふきやをやむとまつほとに
もとの心のとゝこほりぬる

返歌

われもさそ風にとゝろくかけはしを
あやふむほとにとゝこほりぬる

天下騷亂之後、五ヶ年于玆一、心雖レ慕二一實之道一、首猶梳二雙華之鬢一、卽期二静謐之時一、爲レ修二念佛之行一也、以二愚心一察二賢慮一、猶豫宜歟、

廿一日、辛巳天晴、此夜被レ行二京官除目一云々、執筆左大辨一夜儀云々、今日送二心經一卷、復十三返、於二覺乘法眼之許一、於二社頭一爲レ奉二供養一也、今日奉レ讀二心經千卷一、

廿二日、壬午天晴、毎月書二寫心經十三卷一、復一卷、相二副小布施一、遣二覺乘法眼之許一也、是毎年之勤也、於二社頭一所レ奉二供養一也、今日又自奉レ讀二心經千卷一、奉二法樂春日御社一、信心殊發、利生炳焉者歟、未刻見二聞書一、左京大夫淸通、辭二侍從一讓二其子一、右京大夫季能、中納言隆忠、右衞門督家通、左兵衞督實守、此外不レ覺悟一、長方卿賜二備中國一也、元淡路也、今日下名云々、今夜子刻大地震、近代必有レ驗、可レ恐々々、入レ夜外記持二來闕官帳一云、昨日自二大外記師尙之許一送遣者、而參陣之間、不レ知レ給二今日除目一、了退出之時見レ之、所二持參一也云々、依レ無二先例一返給了、仰二甚奇恠之由一、今夜有二燒亡一、八條院之邊、故家朝後家云々、

廿三日、癸未天陰、午後雨降、入レ夜殊甚、早旦見二下名聞書一、去夜被レ行云々、今日、頭中將通資送二札於大將之許一、催下可レ參二臨時祭一之由上、其上所謹上云々、須レ書二進上一、仍返二札於使一了、今日、宗家卿被レ來、

廿四日、甲申天晴、一昨日所レ遣二覺乘許一之心經、使者遲持向、昨日爲二衰日一、今日可レ奉二供養一、所二示送一也、仍今日且聞二神事一、巳刻、大外記賴業着二布衣一密々來、談二自身及世上事一、今日晩頭始可二出仕一云々、賴業云、西海主君入御者、當今如何、若二六條院之體一歟云々、余〔聊〕示二所思一、賴業有二甘心之色一、此日、頭中將通資朝臣送レ札遣二基輔朝臣許一、示云、牙御笏不慮有二紛失事一、明日臨時祭料、可二尋進一者、申云、元不二相持一、又無下可二尋得一之力上者、

廿五日、乙酉天晴、此日、臨時祭也、使參議右兵衞督隆房朝臣、公卿忠親卿以下五六人參入云々、此日愚息小兒密々參二詣春日御社一、凡余子息七歳以前可レ令レ參二春日一之由、有二所願一之故也、

廿六日、丙戌天晴、行二向大將方一、入レ夜歸來、藏人少輔親經來、問云、崇德院可レ被レ立二神祠一之由有二其沙汰一、其所如何、可レ被レ申者、院宣云々、申云、此事先日依二御占不快一、止二神祠一、可レ爲二改葬一之由承レ之、今仰相違如何、但此條和說也、於二其所一者、暗難二計申一、若無二一定之

〔地〕ニ者、可ㇾ然之所兩三所相定、可ㇾ被ㇾ行ニ御占一歟、

廿七日、丁亥法皇正月十三日可ㇾ幸ニ天王寺一云々、此事親信卿、及業忠等、爲ㇾ追ニ從義仲一所ニ申給一云々、

廿八日、戊子此日、攝政初度上表云々、又有ニ不堪荒奏一云々、右少辨基親爲ニ拜賀一來、權中納言隆忠拜賀云云、定能卿來、

廿九日、己丑天晴、大夫隆職來、談ニ世上事一平氏義仲和平、一定之由、以ニ忠淸法師一說聞了云々、今日和奏云云、左大臣參陣、有ニ不堪定一云々、

卅日、庚寅天晴、今日、熊野御燈明日也、爲ニ大將使一智詮阿闍梨參入也、仍精進潔齋、追儺如ㇾ例〔云々〕、

右壽永二年辛卯冬此一冊墨付八拾八枚者以三緣道敎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記之

玉葉卷第三十九終

山田安榮
矢野太郎 校訂

明治一

明治一

正誤

初頁より十六頁迄は新任校訂者の校閲を經ざる爲め、又六〇〇頁以下は印刷の切迫により僅かに初校にて用を達せし爲め、原稿の誤を其儘傳へたる所多し、今略ぼ是を左に正す、猶此外にも多かるべけれど、其は他日を期し第一卷のと共に一括めにして正誤を出す考なれば讀者此旨を諒せられたし、

猶初頁―十六頁中には點、連讀線の誤脱等少からざれど今煩を恐れて是を省けり、

頁	段	行	誤	正
二	上	一六	宜仁門	宣仁門
三	上	八	若宮人傳仰可レ撤レ窩之由、時直參レ軾、	若宮人傳ニ仰可レ徹レ窩之由一時直參レ軾、
五	上	一九	檢レ之	撿レ之
六	上	三		
七	下	九	蓋レ有	盍レ有
八	上	六	纏(埋イ)	埋
九	上	一八	欲下(遑カ)下ニ公卿一給上	欲レ下ニ公卿給一
同	同	一九	仰ニ追自レ是	仰ニ追自レ是
同	下	一三	旦	且
一〇	下	一一	歐歌	謳歌
一二	下	一八	箸	着
一五	上	六	(守殊)	(守株)
一六	上	四	兩	雨
同	下	九	綱代	網代
二七	上	一九	輦	輩
三二	下	一五	訴詔	訴訟
四二九	下	一	文、殊不動明王	文殊、不動明王
六〇六	下	一八	而然	然而
六三九	下	五	旦	且
六五八	下	八	闕官	闕官

賣品

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表者

謙吉

町五丁目三番地

季男

町五丁目三番地

版株式會社